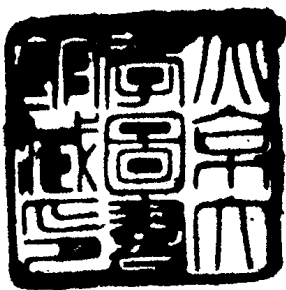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一六一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E1367/085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六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6.62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一六一冊目次

子部·雜家類

子苑一百卷(二)

不著撰者
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

.....
一

子苑一百卷(二)

不著撰者

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子苑一百

卷》提要

子苑卷之四十七

政治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疆梁物徹疏明李道不勸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未田猿狙之便執籙之拘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蹙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卒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南華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汝慎無撓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下因殺淖約柔乎剛強廉剝彫琢其

卷之四十七

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憤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撓人之心堯舜於是乎敗無肢脰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歲以為五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驩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峽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三年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誣信相訐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於是乎鉏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脊：大亂罪在撓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嵒巖之下而萬乘

之君憂懷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衽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意甚矣矣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為衽楊接摺也仁義之不為桎梏繫桎也焉知曾史之不為桎梏繫也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南華

子貢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偃堂而應徵曰子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名聲一也而先生獨以為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授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

卷之四十七

三

小子少進余語女三王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夭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為種而天下可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余女三王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王之知上情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惜於屬蠶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為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覽然立而不

安南華

卷之四十七

三

相矩矱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魯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蓄子獨先離之曰莫為盜莫為殺人榮辱立然後觀所病貨財聚然後觀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古之君人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己以正為在民以枉為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為物而愚不識大為難而罪不敢重為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偽繼之日出多偽士民安取不偽夫力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南華

聖人之治天下不我賢愚故因人之賢而賢之因人之愚而愚之不我是非故因事之事而是之因事之非而非之知古今之大同故或先古或先今知內外之大同故或先內或先外天下之物無得以累之故本之以謙天下之物無得以外之故舍之以虛天下之物無得以難之故行之以易天下之物無得以害之故變之以權以此中天下可以制禮以此和天下可以作樂以此公天下可以理財以此周天下可以禦侮以此因天下可以立法以此觀天下可以制器聖人不可以

一已治天下而以天下治天下：、歸功於聖人：、任功於天下所以堯舜禹湯之治天下天下皆曰自然閻戶子
文子問曰為國亦有法乎老子曰今天挽車者前呼邪呼後亦應之此挽車勸力之歎也雖鄭衛胡楚之音不若此之義也治國有禮在文辦法令茲彰盜賊多有文子

老子曰相坐之法立則百姓怨戢爵之令張則功臣叛故察於筆之迹者不治知亂之本習於行陣之事者不知廟戰之推聖人先福於重閑之內慮患於冥：之外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大害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此而忘於彼故仁莫大於愛人知莫大於知人愛人既無怨刑知人即無亂

政文子

卷之四十七

四

老子曰人皆知治亂之機而莫知全生之具故聖人論世而為之事推事而為之謀聖人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弱能強隨時動靜因資而立功睹物往而知其反事一而察其變化則為之象運則為之應是以終身行之無所因故事或可言而不可行者或可行而不可言者取捨也可言而不可行者詐偽也易為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名也此四者聖人之所留心也明者之所獨見也文子

老子曰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之使極自然至精之感弗召自來不去而往窈：冥：不知所為者而功自

成待目而照見待言而使命其於治難矣舉陶喆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何貴乎言者也師曠瞽而為太宰晉國無亂政何貴乎見者也不言之令不視之見聖人所以為師也民之化上不從其言從其所行故人君好勇弗使聞爭而國家多難其漸必有劫殺之亂矣人君好色弗使風議而國家昏亂其積至於淫佚之難矣故聖人誦誠別于內好憎明於外出言以副情發號以明旨是故刑罰不足以移風殺戮不足以禁奸唯神化為貴精至為神精之所動若春氣之生秋氣之殺故君子者其循射者也於此毫末於彼尋丈矣故理人者慎所以慮之文子

卷之四十七

五

老子曰懸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誠心不抱也故聽其音則知其風觀其樂即知其化夫抱真效誠者感動天地神諭方外令行禁止誠通其道而達其意雖無一言天下萬民禽獸鬼神與之變化故太上神化其次使不得為非其下賞賢而罰暴文子

老子曰上聖法天其次尚賢其下任臣任臣者危亡之道也尚賢者疑惑之原也法天者治天地之道也虛靜為主虛無不受靜無不持知虛靜之道乃能終始故聖人以靜為治以動為亂故曰勿撓勿撓勿撓萬物將自清勿驚勿駭萬物將自理是謂天道也文子

老子曰天子公侯以天下一國為家以萬物為蓄懷天下之大有萬物之多即氣實而志驕大者用兵侵小者倨傲凌下用心奢廣譬猶飄風暴雨不可長久是以聖人以道鎮之執一無為而不損冲氣見小守柔退而勿有法於江海不為故功名身化弗強故能成其王為天下牝故能神不死自愛故能成其貴萬乘之勢以萬物為功名推任至重不可自輕自輕則功名不成夫道大以小而成多以少為主故聖人以道莅天下柔順微妙者見小也儉嗇損缺者見少也見小故能成其大見少故能成其美夫天之道抑高而夸下損有餘補不足江海處地之不足故天下歸之奉之聖人卑謙清靜辭讓者見下也虛心無有者見不足也見下故能致其高見不足故能成其賢矜者不立奢者不長強梁者死滿足者亡飄風暴雨不終日小谷不能湏臾盈飄風暴雨行強梁之氣故不能久而滅小谷處強梁之地故不得不奪是以聖人執雌牝去奢驕不敢行強梁之氣執雌牝故能立其雄壯不敢奢驕故能長久矣

卷之四十七

七

老子曰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憎適情性即治道通矣原天命即不惑禍福治心術即不妄喜怒哀理好憎即不貪無用適情性即欲不過節不惑禍福即動靜順理不妄喜怒哀即賞罰不阿不貪無用即以不欲害性欲不過節即養生知足凡此四

者不求於外不假於人反已而得矣文子

文子問曰王者得其歡心為之奈何老子曰若江海即是也淡兮無味用之不既先小而後大夫欲上人者必以其言下之欲先人者必以其身後之天下必效其歡愛進其仁義而無苛氣居上而民不重居前而眾不害天下樂推而不厭雖絕國殊俗蚩蠕飛蠕動莫不親愛無之而不通無往而不遂故為天子貴文子

卷之四十七

七

老子曰執一世之法藉以非傳代之俗譬猶膠柱鼓瑟聖人者應時權變見形施宜世異而事變時移則俗易論世立法隨時奉事上古之王法度不同非故相反也時務異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為法者與化推移聖人之法可觀也其所以作法不可原也其言可聽也其所以言不可形也三皇五帝輕天下細萬物齊死生同變化抱道推誠以鏡萬物之情上與道為友下與化為人今欲孝其道不得其清明玄聖守其法籍行其憲令必不能以為治矣文子

老子曰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善而非其所惡夫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求合于己者也非去邪也去逐於心者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所謂是非也故治大國若烹小鮮勿撓而已夫趣合者即言中而益親身踈而謀當即見疑今吾欲正身而待物何知世之所從規我見乎吾

若與俗違~~徒~~猶逃兩無之而不濡欲在于虛則不能虛若夫
不為虛而自虛者此所歆而無不致也故通於道者如車軸
不運於已而與轂致于千里轉于無窮之原也故聖人休道
反至不化以待化動而無為文子

平王問文子曰吾聞子得道於老聃今賢人雖有道而遭淫
亂之世以一人之權而欲化久亂之民其庸能乎文子曰夫
道德者匡邪以為正振亂以為治化淫敗以為樸淳德復生
天下安寧要在一人主者民之師也上者下之儀也上美
之則下食之上有道德則下有仁義下有仁義則無淫亂之
世矣積德成王積怨成~~王~~積石成山積水成海不積而能成

卷之四十七

八

者未之有也積道德者天與之地助之鬼神輔之鳳凰翔其
庭麒麟遊其郊蛟龍宿其沼故以道莅天下天下之德也無
道莅天下天下之賊也以一人與天下為讐雖欲長久不可
得也堯舜以是昌桀紂以是亡平王~~寡~~人故聞命矣文子
老子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之所照形殊性異各有所
安樂所以為樂者乃所以為悲也安所以為安者乃所以為
危也故聖人之牧民也使各便其性安其居處其宜為其所
能周其所適施其所宜如此即萬物一齊無由相過天下之
物無貴無賤因其所貴而貴之物無不貴因其所賤而賤之
物無不賤故不尚賢者言不放魚於水不沈鳥於淵皆堯之

卷之四十七

九

治天下也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田疇奚仲
為工師其導民也水處者漁林處者採谷處者牧陵處者田
地宜其事宜其械宜其材阜澤織網陵坂耕田如是則
民得以而有易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是以離叛者寡
聽從者眾若風之過蕭忽然而感之各以清濁應物莫不就
其所利避其所害是以隣國相望鷄犬之音相聞而足跡不
接於諸侯之境車軌不結於千里之外皆安其居也故亂國
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有余虛者非無人也各
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微於末也有餘者非多財也欲
節而事寡也不足者非無化也民鮮而費多也故先王之法
非所作也所因也其業誅非無所為也所守也上德之道也
文子
老子曰以道治天下非易人性也因其所有而修之故因
即大作即小古之澆水者因水之流也生稼者因地之宜也
征伐者因民之歆也能因則無敵於天下矣物必有自然而
後人事有治也故先王之制法因民之性不可使順教有其
性無其資不可使遵道人之性有仁義之資其非聖人為之
法度不可無向方因其所惡以禁姦故刑罰不用威行如神
因其性即天下聽從拂其性即法度張而不用道德者則功
名之本也民之所懷也民懷之則功名立古之善為君者法

江海：、無為以成其大，宥下以成其廣，故能長久為天下
谿谷，其德乃足。無為故能取百川不求，故能得不行，故能至
是以取天下而無事，不自貴，故富；不自見，故明；不自矜，故長
處不有之，地故有天下；王不爭，故莫能與之爭；終不為大，故
能成其大。江海近于道，故能長久；與天地相保，王道修，道則
功成不有：、即強固：、而不以暴人道，深即德深：、
即功名遂成，此謂玄德深矣。遠矣，其與物反矣。天下有始，莫
知其理，唯聖人能知，所以非雌非雄，非牝非牡，生而不死，天
地以成陰陽，以形萬物，以生故陰與陽有圓有方，有短有長，
有存有亡，道為之命，幽沉而無事於心，甚微於當，甚當死生
同理，萬物變化合於一道，簡生忘死，何往不壽，去事與言慎
無為也。守道周密於物，不宰至微，無形天地之始，萬物同於
道而殊形，至微無物，故能周恤至大，無外故為萬物蓋至細，
無內故無萬物，貴道以存生德，以安形至道之度，去好去惡，
無有知，故易意和心，無以道近夫天地專而為一分而為二，
反而合之，上下不失專而為一分而為五，反而合之，必中規，
矩，夫道至親，不可踈，至近，不可遠，求之遠者往而復反，文子
老子曰：夫道者，體圓而法方，背陰而抱陽，左柔而右剛，覆幽
而戴明，變化無常，得一之原以應無方，是謂神。天圓而無端，
故不得現其形；地方而無涯，故莫窺其門。天化遂無形狀，地

生而長，無計量，夫物有勝唯道，無勝所以無勝者，以其無常
形勢也。輪轉無窮，象日月之運行，若春秋之代謝，日月之晝
夜終而復始，明而復晦，制形而無形，故功可成，物：而不物，
故勝而不屈。廟戰者，帝神化者，王廟戰者，法天道神化者，明
四時，修正於境內，而遠方懷德，制勝於未戰，而諸侯賓服也。
古之得道者，靜而法天地動，而順日月，喜怒合四時，號令比
雷霆，音氣不戾，八風詘申，不違五度，因民之欲，乘民之力，為
之去殘除害，夫同利者相死，同情者相成，同行者相助，循已
而動，天下為關，故善用兵者，用其自為，用不能，用兵者，用其
為已用：其自為，用天下莫不可用：其為已用，無一人之
可用也。文子
老子曰：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神清意平，百姓皆寧，養生
之本也。肥肌膚，充腹腸，供嗜欲，養生之末也。治國太上養化，
其次正法，民交讓，爭處卑財，利爭受，少事力，爭就勞，日化上
而遷善，不知其所以然，治之本也。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敢
為，非法令正於上，百姓服于下，治之末也。上世養本而下世
事末。文子
老子曰：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
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未有得已
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已而得人者也，故為治之本務在安人

安人之本在於是用：之本在於不奪時不奪時之本在於省事：之本在於節用：之本在於去驕：之本在於虛無故知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目悅五色口惟滋味耳淫五聲七竅交爭以害一性日引邪欲竭其天和身且不能治奈治天下何所謂得天下者非謂其履勢位稱尊號言其運天下心得天下力也有南面之名無一人之害此失天下也故桀紂不為王湯武不為放故天子得道守在四夷天子失道守在諸侯諸侯得道守在四境諸侯失道守在左右故曰無恃其不吾奪也恃吾不可奪也行可奪之道而非篡弑之行無益于持

卷之四十七

天下矣 文子

老子曰陰陽陶治萬物皆乘一炁而生上下離心炁乃上炁君臣不和五穀不登春肅秋榮冬雷夏霜皆賊炁之所生也天地之間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內一人之形也故明于性者天地不能奪也審於符者怪物不能惑也聖人由近以知遠以萬里為一同炁蒸乎天地禮義廉恥不設萬民莫不相侵暴虐由在乎混冥之中也廉恥陵遲及至世之衰用多而財寡事力勞而養不足貧民苦而忿爭生是以貴仁人鄙不齊比周朋黨各推其與懷机械巧詐之心是以貴義男女群居雜而無別是以貴禮性命之情濫而相迫於不得已則不

和是以貴樂故仁義禮樂者所以救敗也非通治之道也誠能使神明定於天下而心及其初則民性善則天地陰陽從而包之則財足而人贖貪鄙忿爭之心不得生焉仁義不用而道德定於天下而民不溢於采色故德衰然後飾仁義和失然後諧聲禮淫然後飾容故知道德然後知仁義不足行也知仁義然後知禮樂不足修也 文子

卷之四十八

主

老子曰治世之職易守也其事易為也其禮易行也其責易償也是以人不兼官：不兼事士農工商鄉別州異故農與農言藏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士無遺行工無告事農無廢工商無折貨各安其性異形殊類易事而不悖失業而賤得志而貴夫先知遠見之人才之盛也而治世不以責於人博聞強志口辨辭給人知之益也而明主不求於下教世賤物不從俗流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為化民故高不可及者不以為人量行不可逮者不為國俗故人才不可專用而度量道術可世傳也故國治可與愚守也而軍旅可與法同也不待古之英雋而人自足者因其所有而並用之末世之法高為量而罪不及也重為任而罰不勝也危為其難而誅不敢也民困於三責即飾智而詐上犯邪而行危雖峻法嚴刑不能禁其姦獸窮即觸鳥窮即啄人窮即詐此之謂也 文子

卷之四十七

十

卷之四十七

五

161-8

於鬼神即可以正治矣昔者三皇無制令而民從五帝有制令而無刑罰夏后氏不負言殷氏誓周人盟世末之衰也忍垢而輕辱貪得而寡羞故法度制令者論民俗而節緩急器械者因時變而制宜適夫制於法者不可與違李拘札之人不可使應變必有獨見之明獨聞之聰然後能擅道而行夫知法之所由生者即應時而變不知治道之源者雖循終乱今為李者循先襲業握篇籍守文法欲以為治非此不治猶持方枘而內圓鑿也欲得宜適亦難矣夫存危治乱非智不能道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法聖人不行也不驗之言明主不聽也 文子

卷之四十七

十一

國產問何由得人俗醇樸亢倉子曰政煩苛則人姦偽政省則人醇樸夫人俗隨國政之方圓猶蠖屈之於葉也食黃則身黃食蒼則身蒼曰何為則人富亢倉子曰賦歛以時官上清約則人富賦歛無節官上奢縱則人貧 亢倉子
景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國人盡服之公使吏禁之曰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斷帶相望而不止晏子見公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相望而不止者何也對曰君使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猶懸牛首於門而求買馬肉也公胡不使內勿服則外莫敢為也公曰善使內勿服不旋月而國莫之服也 說苑

齊人甚好轂擊相犯以為樂禁之不止晏子患之乃為新車良馬出與人相犯也曰轂擊者不祥臣其祭祀不順居處不敬乎下車棄而去之然後國人乃不為故曰禁之以制而身不先行也民不肯止故化其心莫若教也 說苑

景公問晏子曰謀必得事必成有術乎晏子對曰有公曰其術如何晏子曰謀度於義者必得事因于民者必成公曰奚謂也對曰其謀也左右無所繫上下無所靡其聲不悖其實不逆謀於上不違天謀于下不違民以此謀者必得矣事大則利厚事小則利薄稱事之小大權利之輕重國有義勞民有如利以此舉事者必成矣夫逃人而謀雖成不安傲民卒

卷之四十七

十一

事雖成不榮故臣聞義謀之法以民事之本也故及義而謀信民而動未聞不存者也昔三代之興也謀必度其義事必因于民及其衰也建謀不及義與事傷民故度義因民謀事之術也公曰寡人不敏聞善不行其危如何對曰上君全善其次出入焉其次結邪而羞問全善之君能制出入之君時問雖曰危尚可以沒身羞問之君不能保其身今君能危尚可沒其身也 晏子

景公問於晏子曰古者離散其民而隕失其國者其常行何如晏子對曰國貧而好大智薄而好專貴賤無親焉大臣無礼焉尚諂諛而賤賢人樂簡慢而玩百姓國無常法民無經

紀好辯以為忠流禍而忘國好兵而忘民肅於罪誅而慢于慶賞樂人之哀利人之難德不足以懷人政不足以惠人賞不足以勸善刑不足以防非亡國之行也今民間公令如寇讐此古離散其民隕失其國所常行者也晏子

晏子聘於魯、昭公問曰夫儼然辱臨敝邑竊甚嘉之寡人受貺請問安國衆民如何晏子對曰嬰聞傲大賤小則國危慢聽厚歛則民散事大養小安國之器也謹聽節儉衆民之術也晏子

景公問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夷吾保入齊國能遂武功而立文德紀合兄弟撫存盟州吳越受令荆楚懽懽與

卷之四十七

十九

不賓服勤於周室天子加德先君昭功管子之力也今寡人亦欲存齊國之政於夫子、以佐佑寡人彰先君之功烈而繼管子之業晏子對曰昔吾先君桓公能任用賢國有什五治徧細民賞不凌賤富不傲貧功不遺罷伎不吐愚率事不私聽獄不阿內妾無羨食外臣無羨祿繆寡無飢色不以飲食之辟害民之財不以宮室之侈勞人之力節取於民而普施之府無施倉無粟上無驕行下無誼德是以管子能以齊國免於難而以吾先君參乎天子今君欲彰先君之功烈而繼管子之業則無以多辟傷百姓無以嗜欲玩好怨諸侯臣敢不敢承善盡力以順君意今君疏遠賢人而任諂諛使

民若不勝籍歛若不得厚取於民而薄其施多求於諸侯而輕其礼府藏朽蠹而礼悖於諸侯故粟藏深而怨積於百姓君臣交惡而政刑無常臣恐國之危失而公不得享也又惡能彰先君之功業而繼管子之業乎晏子

卷之四十七

十九

景公問晏子曰古之盛君其行如何晏子對曰薄于身而厚于民約於身而廣於世其處上也足明以政行教不以威天下其取財也惟有無均貧富不以養嗜欲誅不避貴賞不遺賤不淫于樂不遁于哀盡智導民而不伐焉勞力歲事而不責焉為政尚相利故下不以相害行教尚相愛故民不以相惡為名刑罰中於法廢罪順於民是以賢者處上而不華不肖者處下而不怨四海之內社稷之中粒食之民一意同欲若夫私家之政生有遺教此盛君之行也公不圖晏子曰臣聞問道者更正聞道者更容今君稅歛重故民心離市買悖故商旅絕玩好充故家貨殫積邪在於上蓄怨藏於民嗜欲侈於側毀非滿於國而公不圖公曰善于是令玩好不御公市不豫宮室不飾業土不成止役輕稅上下行之而百姓相親晏子

景公問晏子曰寡人持不仁其無義耳也不然北面與夫子而義晏子對曰嬰人臣也公曷為出君言公曰請終問天下之所以存亡晏子曰縵密不能蔽直孝者拙身無以用人而

又不為人用者卑善人不能戚惡人不能陳者危交游朋友
從無以說於人又不能說人者窮事君要利大者不得小者
不為者饒修道立義大不能專小不能附者城此足以現存
亡矣 晏子

景公問晏子曰賢君之治國若何晏子對曰其政任賢其行
愛民其取下節其自養儉在上不犯下在治不傲窮從邪害
民者有罪進善奉過者有賞其政刻上而饒下赦過而救窮
不因喜以加賞不因怒以加罰不從欲以勞民不修怒而危
國上無驕行下無諂德上無私義下無竊權上無朽蠹之藏
下無凍餒之民不事驕行而尚司其民安樂而尚親賢君之

卷之四十七

二十

治國若此晏子

景公問晏子曰明王之教民若何晏子對曰明其教令而先
之以行義養民不苛而防之以刑辟所求于下者不務于上
所禁于民者不行于身守于民財無虧之以利立于儀法不
犯之以邪苛所求于民不以身害之故下之勸從其教也稱
事以任民中聽以禁邪不窮之以勞不害之以賞苟所禁于
民不以事逆之故下不敢犯其上也古者百里而異習千里
而殊俗故明王修道一民同俗上愛民為法下相親為義是
以天下不相遺此明王教民之理也晏子

景公問晏子廉政而長久其行何也晏子對曰其行水也美

其水乎清：其濁不無零途其清無不洒除是以長久也公
曰廉政而邀亡其行何也對曰其行石也堅其石乎落：視
之則堅循之則堅內外皆堅無以為久是以邀亡也晏子

景公問晏子曰國如何則可謂安矣晏子對曰下無諱言官
無怨治通人不華窮民不怨喜樂無羨賞忿怒無羨刑上有
礼於士下有恩於民地不博蕪小兵強不劫弱百姓內安其
政外歸其義可謂安矣 晏子

景公登東門防民單服然後上公曰此大傷牛馬蹄矣夫何
不下六尺哉晏子對曰昔者吾先君桓公明君也而管仲賢
相也夫以賢相佐明君而東門防全也古者不為殆有為也

卷之四十七

廿

蚤歲溜水至入廣門即下六尺耳鄉者防下六尺則無齊矣
夫古之重變古常此之謂也晏子

定公與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
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並出疆必具官以從請
具左右司馬定公從之至會所為壇土階三等以遇礼相見
揖讓而登獻酢既畢齊使萊人以兵鼓譟劫定公孔子歷階
而進以公退曰士以兵之吾兩君為好齊夷之俘敢以兵乱
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齊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
逼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僇義於人為失礼君必不然齊侯
心忤麾而避之有頃齊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前孔子

女可語王之道與曾子曰非敢以為足也請因所聞而李焉
子曰居吾語女夫道者所以明道也德者所以導道也是以
非德道不導非道德不明雖有國之良馬不以其道服棄之
不可以取道里雖有博地衆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致霸
王是故昔者明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然後可以守
三至行然後可以征明王之道其守也則必折衝千里之外
其征也則必還師在席之上故曰內修七教而上不勞外行
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王之道也曾子曰不勞不費之謂
明王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帝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帶而
天下治夫如此何上之勞乎政之不中君之患也令之不行

卷之四十七

苗

臣之罪也若乃十一而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
其時而無征閑譏市鄽皆不收賦此則生財之路而明王節
之何財之費乎曾子曰敢問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
益孝上尊齒則下益弟上樂施則下益寬上親賢則下擇友
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廉讓則下恥節此之
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政教定則本正矣凡上者民之
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是故人君先立仁於己然後大夫忠
而士信民敦俗樸男慤而女貞六者教之致也布諸天下四
方而不究納諸尋常之室而不塞等之以礼立之以義行之
以順則民之棄惡如湯之濯雪焉曾子曰道則至矣弟子不

卷之四十七

申

是以明之孔子曰參以為姑止乎文有焉昔者明王之治民
也法必裂地以封之分屬以理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
所伏使有司日省而時考之進用賢良退賤不肖則賢者說
而不肖者惧哀鰥寡養孤獨恤貧窮諄孝弟選才能此七者
修則四海之內無刑民矣上之親下如手足之於腹心下之
親上如幼子之於慈母矣上下相親如此故行則後施則行
民懷其德近者說服遠者來附政之致也夫布指知寸布手
知尺舒肘知尋斯不遠之則也周制三百步為里千步而井
三井而埒三而矩五十里而都封百里而有國乃為孺積
資聚焉恤行者有無是以蠻夷諸夏雖衣冠不同言語不合
莫不來賓故曰無市而民不乏無刑而民不亂田獵畢弋非
以盈宮室徵歛百姓非以盈府庫也憐恤以補不足礼節以
損有餘多信而寡貌其礼可守其言可復其跡可履如飢而
食如渴而飲民之信之如寒暑之必驗故視遠若近非道近
也見明德也是故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親此之謂明
王之守折衝千里之外者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
至礼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士說至樂無聲而天
下民和明王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天下之士可
得而臣天下之民可得而用曾子曰敢問此義何謂孔子曰
古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實又知

卷之四十七

某

聚語

家語

其政

卷之四十七

笑

君不必奉

也論之於任試之於事課之於功故羣臣公正而無私不隱賢不進不肖然則人主奚勞於選賢景公以百乘之家賜而說以節財是使景公無術以享厚樂而獨儉于上未免於貧也有君以千里養其口腹則雖樂樂而不侈焉齊國方千里而桓公以其半自養是侈下而自節者謂之貧明君使人無私以飾者謂之亂不能節下而自節者謂之貧明君使人無私以詐而食者禁力盡於事歸利于上者必聞者必常污穢為私者必知上者必誅然故忠臣盡忠於公民士竭力於家百官精勉於上侈倍景公非國之患也然則說之以節財非其急則也夫對禁於微則一言而三積姦無積則無比周無比周則明私分公私分則朋黨散朋黨散則誅實明則誅實明則比周則見精沐則誅賞明則比周則比周之患知下明則見精沐則誅賞明則比周之患

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崇道貴德說苑作善為刑罰非則聖人自來任
能黜否則官府治理宋君曰善哉豈不然乎寡人不佞不足
以致之也孔子曰此事非難唯欲行之云耳家語

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敢問三無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扶伏救之無服之喪也子夏曰言則美矣大矣言盡此而已乎孔子曰何謂其然吾語女其義猶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志氣不違無體之禮威儀之禮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所願必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施及萬邦既然而又奉之以三無私而勞天下此之謂五起子夏曰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載日月無私照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格遲、上帝是祗帝命式於九圍是湯之德也

卷之四十七

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志之

子苑卷之四之七終

子苑卷之四十八

政治

孔子見季康子、說孔子又見之宰予曰吾聞之夫子曰王公不聘不動今吾子之見司寇也少數矣孔子曰魯國以衆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聘我者孰大乎於是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可以不先自為刑罰乎自是之後國無爭者孔子謂弟子曰蘄山十里螳蛄之聲猶尚存耳政事無如膚之矣古之魯俗塗里之間羅門之羅收門之漁獨得於禮是以孔子善之夫塗里之間富家為貧者羅門之漁羅有親者取多無親者取少收門之漁有親者取巨無親者取小

卷之四十八

取小

孔子侍坐於哀公、曰敢問人道孰為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子及此言也百姓之惠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為大夫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而正矣君之所為百姓之從君不為正百姓何所從乎公曰敢問為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男女親君臣信三者正則庶物從之公曰寡人雖無能也願知所以行三者之道可得聞乎孔子對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矣大昏為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者敬之也是故君子與敬為親捨敬則是遺親也弗親弗敬弗專也

愛與敬其政之本與公曰寡人願有言也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下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公曰寡人實固不固安得聞此言乎寡人欲聞不能為辭請少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則足以振之國恥則足以興之故為政先乎禮其政之本與孔子遂言曰三代明王必敬妻子也蓋有道焉妻也者親之主也子也者親之後也敬不敢與是故君子無不敬也者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支也敬不敢與

卷之四十八

三

不敬其身是傷其親是傷其本也傷其本則支從之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能修此三者則大牝懷乎天下矣昔者大王之道也如此國家順矣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行則民作則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恭敬以從命若是則可謂能敬其身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公曰何謂成其親孔子對曰君子者人之成名也百姓與名謂之君子則是成其親為君而為其子也孔子遂言曰為政而不能愛人則不能成其身不能成其身則不能安其土不能安其土則不能樂天不能樂天則不成其身公曰敢問何謂能成身孔子對曰夫其行

已不過乎物謂之成身不過乎物合天道也公曰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曰貴其不已也如日月東西相送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而能久是天道也無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之是天道也公曰寡人且愚冥幸煩子志之心也孔子蹵然避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親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謂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如此言也無如後罪何如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是臣之福也

家語

孔子曰舟非水不行水入舟則沒君非民不治民犯上則傾是故君子不可不嚴也小人不可不整也

家語

卷之四十八

三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乃雍有諸孔子曰胡為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則世子委政於冢宰三年成湯既殁太甲聽於伊尹武王既喪成王聽於周公其義一也

家語

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孔子曰安身取譽為難子張曰為之如何孔子曰已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急已過勿發失言勿倚不善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自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後矣且夫忿怒者獄之所由生也距諫者慮之所由塞也慢易者禮之所由失也怠惰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由不足也專獨者事之所由不成也君子入官除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後政矣故君子南面臨官大城之中而公治之精

智而略行之合是忠信考是大倫在是美惡進是利而除是害無求其報焉而民之情可得也夫臨之無抗民之志勝之無犯民之言量之無狡民之辭養之無擾於其時愛之無寬於刑法若此則身安耆至而民德也君子以臨官所見則迎故明不可蔽所求於通故不勞而得也所以治者約故不用衆而耆立凡法象在內故法不遠而源泉不竭是以天下積而不寡長短得其量人志治而不亂政德貫乎心藏乎志形乎色發乎聲若此而身安耆至而民咸自治矣是故臨官不治則亂生則爭之者至爭之至又於亂明君必寬宥以容其民慈愛以優柔之而民自得矣行者政之始說者情之

卷之四十八

四

導也善政行易而民不怨言調說和則民不変法在身則民象之明在已則民顧之若乃供已而不節財則財利之生者微矣貪以不得則善政必簡矣苟以亂之則善言必不聽也詳以納之則規諫日至言之善者在所日間行之善者在所能為故君上者民之儀也有司執政者民之表通臣便辟者群僕之倫也故儀不正則民失表不端則百姓亂通臣便辟則群臣汙矣是以人主不可不敬手三倫君子修身及道察理言而服之則身安耆至終始在焉故夫女子必自擇絲麻良工必自擇完材賢君必自擇左右勞於取人佚於治事君子欲耆則必謹其左右為上者譬如操木為務高而畏下滋

甚六馬之爭離必於四達之交衢萬民之叛道必於君上之失政上者尊嚴而危民者卑賤而神愛之則存惡之則亡長民者必明此要故南面臨官貴而能驕富而能供有本而能圖末修事而能建業久居而不滯情近而暢手察一物而貫乎多治一物而萬物不能亂者以身本者也君子泣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而達諸民之情既知其性又習其情然後民乃從命矣故世率則民親之政均則民無怨故君子泣民不臨以高不導以遠不責民之所不為不強民之所不能以明王之功不因其情則民嚴而不迎薦之以累年之業不因其力則民引而不從若責民所不為強民所不能則民疾則

卷之四十八

五

僻矣古者聖主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紘總充耳所以掩聰也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民有小罪必求其善以赦其過民有大罪必原其故以仁輔化如有死罪其使之生則善也故德者政之始也政不和則民不從其教矣不從教則不習不習則不可得而使也君子欲言之見信也莫善乎先虛其內欲政之速行也莫善乎以身先之故雖服不強自非忠信則無可以取親於百姓者矣內外不相應則無以取信於庶民者矣此治民之至道矣入官之大統矣子張既聞孔子斯言遂退而記之家語

閔子騫為費宰問政於孔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子騫曰敢問古之為政孔子曰古者天子以內史為左右手以德法為銜勒以百官為轡以刑罰為策以萬民為馬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失善御馬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應轡策不忤而極千里善御民者壹其德法正其百官以均齊民力和安民心故令不再而民順從刑不用而天下治是以天地德之而兆民懷之夫天地之所德兆民之所懷其政美其民而衆稱之今人言五帝三王者其盛無偶威察者存其故何也其法盛其德厚故思其德必稱其人朝夕祝之升聞於上帝上帝俱歆用永厭世而豐其年不能御民者其德法專用刑辟譬猶御馬棄其銜勒而專用箠策馬必傷車必敗無德法而用刑民必流國必亡治國而無德法則民無修民無修則迷惑失道如此上帝必以其為亂天道也者亂天道則刑罰暴上下相誅莫知念忠俱無道故也今人言惡者必比之於桀紂其故何也其法不聽其德不厚故民惡其殘虐莫不吁嗟朝夕祝之升聞於上帝上帝俱歆用永厭世罰災害並生用殄厥世故曰德法者御民之本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聽治為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

卷之四十八

六

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六官在手以為轡司會均仁以為納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是故善御馬者正身以總轡均馬力齊馬心曲旋曲折唯其所之故可以取長道赴急疾此聖人所以御天地與人事之法則也天子以內史為左右手以六官為轡已與三公為執六官均五教齊五法故亦唯其所引無不如志以之道則國治以之德則國安以之仁則國和以之聖則國安以之禮則國定以之義則國入此御政之術也過失人之情莫不有焉過而改之是為不過故官屬不理分職不明法政不一百事失紀曰亂：則飭冢宰地利不植財物不蕃萬民飢寒教訓不行風俗淫僻人民流散曰危：則飭司徒父母不親長幼失序君臣上下乖異離志曰不和不和則飭宗伯賢能而失官爵功勞而失賞祿士卒疾怨兵弱不用曰不平不平則飭司馬刑罰暴虐邪不勝曰不義不義則飭司寇度量不審奉事失理都鄙不修財物失所曰貧：則飭司空故御者同是車馬或以取千里或不及數百里其所謂進退緩急異也夫治者同是官法或以致平或以致亂者亦其所以為進退緩急異也古者天子常以季冬考德正法以覲治亂德盛者治也德薄者亂也故天子考德則天下之治亂可坐廟堂之上而知之夫德盛則法修德不盛則飭法 興政威德而不衰

卷之四十八

七

故曰王者又以孟春論吏之德及功能：德法者為有德能
行能法者為有行能成德法者為有功能治德法者為有智
故天子論吏而德法行事治而功成夫季冬正法孟春論吏
治國之要家語

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
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濡作憐
弱民狎而說之則多死焉故寬難子卒子太叔為政不忍
猛而寬鄭國多掠盜左傳有取人於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
子必不及此左傳有與使兵以攻獲盜少止孔子聞之曰善哉政寬
則民慢：而紆以猛：則民殘：：則施之以寬：以濟猛

卷之四十八

八

猛以濟寬：猛相濟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
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
虐慘不畏明紆之以猛也柔遠能迩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
又曰不競不綏不剛不柔布政優：百祿是適和之至也子
產之卒也孔子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家語

孔子適齊過泰山之側有婦人哭於野檀弓者而哀夫子式
而聽之檀弓有使子曰此哀一似重有憂者使子貢往問之
子貢問之曰何不去手婦人曰無苛政子貢以告孔子檀
子貢曰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家語○新序云孔
子貢曰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家語○新序云孔

婦人哭於路者其哭甚哀孔子立輿而問曰曷為哀至此
也婦人對曰往年虎食我夫今虎食我子是以哀也孔子曰
也若則曷為不去也曰其政不苛吾是以不能去
也孔子曰子貢曰子記之夫政之不苛吏不苛乃甚於虎狼
也詩曰降喪既饒斬伐四國夫政不平也乃
斬伐四國而况二人乎其不去也

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桴請見之而曰不可公曰我其已
夫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
敬于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
哀于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
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
以汙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檀弓

卷之四十八

九

孔子曰為人君者猶孟也民猶水也孟方水方孟水圜韓非
子曰請問焉國曰問修身未嘗聞焉國也君者儀也儀正而
景正君者禁也禁國而水國君者孟也孟方而水方君射則
人故曰聞修身未嘗聞焉國也

孔子曰大節是也小節是也上君也大節是也小節一出焉
一入焉中君也大節非也小節雖是也吾無觀其餘矣荀子
孔子曰善為吏者樹德不能為吏者樹怨繫者平量者也吏
者平法者也治國者不可失平也韓非

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
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後君子知周道亡也故上下相虧也猶
水火之相滅也人君不可不察而大盛其臣下此私門盛而
公家敗也人君不容焉則國家危殆矣管子曰權不兩錯政

不二門故曰脰大於股者難以步指大於臂者難以把本小末大不能相使也說苑

子思問於夫子曰伋聞夫子之詔正俗化民之政莫善於禮樂也管子任法以治齊而天下稱仁焉是法與禮樂異用而同功也何必但禮樂哉子曰堯舜之化百世不輟仁義之風遠也管仲任法身死則法息嚴而寡恩也若管仲之知足以定法材非管仲而專任法終必亂成矣孔鮒

齊王謂子思曰今天下擾諸侯無伯吾國大人衆圖帝何如子思曰不可也君不能去君貪利之心王曰何害子思曰夫水之性清而土壤汨之入之性安而嗜欲亂之故能有天

卷之四十八

十

下者必無以天下為者也能有名者必無以名者為者也達此則其利心外矣

子華子見齊景公問所以為國奈何而治子華子對曰臣愚以為國不足為也事不足治也有意於為則狹矣有意於治則亂矣夫有國者有大物也所以持之者大矣伏且陋者果不足以有為也臣愚以為國不足為也事不足治也公曰然則國不可以為矣乎子華子曰非然也臣之所治者道也道之為治厚而不薄敬守其一正性內足群衆不周而務成一能盡能既成四境以平唯彼天符不周而同此神農之所以長也堯舜氏之所以章也夏后氏之所以勤也夫人主自

智而愚人自巧而拙人君此則愚拙者請矣巧智者詔矣詔多則請者加多矣請者加多則是無不請也主雖巧智未無

不知也以其未無不知應無不請其道固窮為人主而數窮於其下將何以君人乎窮而不知其窮又將自以為多夫是之謂重塞之國上有諱言之君下有苟且之俗其禍起於諛為也其禍起於願治也夫有諛為願治之心而獲重塞之禍是以臣愚以為國不足為事不足也昔者有道之世因而不為貴而不詔去想去意靜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覈實官庀其司以不知為道以奈何為寶神農曰若何而和萬物調三光堯曰若何而為日月之所燭舜曰若何而服四荒

卷之四十八

土

之外禹曰若何而治青北九陽之怪之所際是故此王者天下以為功後世以為能以故記之所道而君之所知也臣愚而不知方始而至於朝也竊有疑焉齊之所以為齊者抑以異矣鍾鼓祝囀日以振考而和聲不聞司空之刀鋸斷如也而罪罟滋長諸侯之賓客膏其唇吻而爭進諛言左右在廷之人主為蔽蒙僮夫堅諫曉然皆知公上之有愾心焉造為諂諛以蠱君心君曾不知之也冕旒清晨位守以聽怒焉以古人自耦君之心則泰矣夫其誰而願首以其一介之鄙試嘗君之嗜好而以干其不測之禍臣慙而不知方始而至於朝也竊有疑焉夷考所由來以君之心勝故也心勝則道

不集矣群臣之不肖者又隨而揚之故其弊日以深其固如
性而君曾不之知也夫以君之明疏濬其所底滯而開之以
鄉道夫孰能禦之抑臣聞之萬物之變也萬物之化也不可
為也不可究也因其言而推之則無不得其要者矣故臣愚
以為國不足為也事不足治也公曰洋：乎而之所以言吾
歆以有說而無所措吾辭而之道博大而無倪吾所不能為
也嘗曰有以拂吾之陋心子華子退而食於晏氏程本

夫言之所以感於響：欲絕而感已移意之所以將為思：
未革而事前輟何則精神之所弗包焉故也七十九代之君
法制不一號令不齊而俱王於天下明旌善類而誅鋤醜屬

卷之四十八

十三

者法之正也其所以能行焉精誠也精誠不定則無以王矣
其在後世以急刻而責恕以譌偽而諛忠言非其願意非其
真而保人之弗叛悲夫是正坐於夕室也其亦不可以幸而
幾矣是以歆治之君將以有為於是者必先正其本術定其
精而不搖保其誠而弗虧夫然後出言以副情端意以明指
世雖亂也俗雖汙也而曰感不效於影響者吾斯之未能信
程本

昔先王之制法也有本衍焉有末度焉因而弗作守而弗為
去羨去慕與四時分其叙與寒暑一其度不言而民以之化
不令而民以之服是以能因則大矣能守則固矣夫有心於

作法之地也作而刻其真法之原也法也者制世之嚴迹也
而且不可以容心焉而況於營道術手於傳有之循道理之
類而以輔萬物之自然六合不足均也七十九代之君其為
法不同而俱王於天下用此道也程本

延陵季子游於晉入其境曰嘻暴哉國手入其都曰嘻力屈
執國乎立其朝曰嘻亂哉國手後者曰夫子之入晉境未久
也何其名之不疑也延陵季子曰然吾入其境田畝荒穢而
不休雜增崇高吾是以知其國之暴也吾入其都新室惡而
故室美新墻卑而故墻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吾立其
朝君能視而不下問其臣善伐而不上諫吾是以知其國之

卷之四十八

十三

亂也說无

異同之不可別是非之不可定白黑之不可分清濁之不可
理久矣誠聽能聞於無聲視能見於無形計能規於未兆慮
能防於未然斯無他也不以耳聽則通於無聲矣不以目視
則照於無形矣不以心計則達於無兆矣不以智慮則合於
無然矣君者藏形匿影群下無私掩目塞聰萬民震恐鄧析
循名責實察法立威是明王也夫明於形者分不遇於事察
於動者用不失則利故明君審一萬物自定名不可以外務
智不可以從他求諸己之謂也鄧析

治世位不可越職不可亂百官有司各務其刑上循名以督

實下奉教而不違所美觀其所終所惡計其所窮喜不以賞怒不以罰可謂治世鄒析

夫自見之明借人見之聞也自聞之聰借人聞之聲也明君知此則去就之分定矣為君當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自歸莫之使也恬卧而功自成優游而政自治豈在振目盭脫手據鞭朴而後為治歟鄒析

夫治之法莫大乎私不行功莫大於使民不爭今也立法而行私與法爭其亂也甚於無法立君而尊愚與君爭其亂也甚於無君故有道之國則私善不行君立而愚者不尊民一於君事斷於法此國之道也明君之督大臣緣身而責名緣

卷之四十八

十四

名而責形緣形而責實臣惧其重誅之至於是行其私矣鄒析

明君之御世若御奔而無轡履水而負重親而踈之疎而親之故畏倫則福生驕奢則禍起聖人逍遙一世罕匹萬物之形寂然無鞭朴之罰莫然無呪咤之聲而家給人足天下太平視昭：知冥：推未運觀未然故神而不可見幽而不可見此之謂也鄒析

衛靈公於史鰌曰政孰為務對曰大理為務聽獄不中死者不可生也斷者不可屬也故曰大理為務少馬子路見公：以史鰌之言告之子路曰司馬為務兩國有難兩軍相當司

馬執抱以行之一聞不當死者數萬以殺人為非也此其為殺人者衆矣故曰司馬為務少馬子貢入見公以二子之言告之子貢曰不識哉昔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修教一年而有扈氏請服故曰去民之所事奚獄之所聽兵革之不陳奚鼓之所鳴故曰教為務也說苑

吳起衛左氏中人也使其妻織組而幅狹於度吳子使更之其妻曰諾及成復度之果不中度吳子大怒其妻對曰吾始更之而不可更也吳子出之其妻請其兄而索入其兄曰吳子為法者也其為法也且欲以與萬乘致功必先踐之妻妾然後行之子母幾索入矣其妻之弟又重於衛君乃因以衛

卷之四十八

十五

君之重請吳子吳子不聽遂去衛而入荆也一曰吳子示其我織組令之如是組與變就而效之其組與善起曰使子為組令之如是而今也吳善何也其妻曰用財若一也加務善之吳起曰非語也使之衣婦其父往

魏武侯問元年於吳子對曰言國君必慎始也慎始奈何曰正之正之奈何曰明智：不明何以見正多聞而擇焉所以明智也是故古者君始聽治大夫而一言士而一見庶人有謁必達公族請問必語四方至者勿距可謂不壅蔽矣分祿必及用刑必中君心必仁思君之利除民之害可謂不失民衆矣君身必正近臣必選大夫不兼官執民柄者不在一族可謂不推勢矣此皆春秋之意而元年之本也說苑

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物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夫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不損一毫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冲虛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群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歆東而東歆西而西使竟而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枝流鴻鵠高飛不集汚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鍾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冲虛

卷之四十八

七

夫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惡人者人必從而惡之害人者人必從而害之此何難之有特上弗以為政士不以為行故也昔者晉文公好士之惡衣故文公之臣皆牂羊之裘韋以帶錢練帛之冠入以見於君出以踐朝是其故何也君說之故臣為之也昔者楚靈王好士細腰故靈王之臣皆以一飯為節肱息然後帶扶牆然後起比期年朝有鰥黑之危是其故何也君說之故臣能之也昔者越王勾踐好士之勇教訓其臣和合之焚舟失火試其士曰越國之寶盡在此越王親自鼓其士而進之士聞鼓音破辟亂行蹈火而死者左右百人有餘越王擊金而退之是故子墨子言

曰乃若夫少食惡衣殺身而為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難也若苟君說之則眾能為之况兼相愛交相利與此異矣墨子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異此諸侯之所謂良寶也可以富國家眾人民治刑政安社稷乎曰不可所謂貴良寶者為其可以利也而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異不可以利人是非天下之良寶也今用義為政於國家人民必眾刑政必治社稷必安所為貴良寶者可以利民也而義可以利人故曰義天下之良寶也墨子

卷之四十八

七

凡言凡動利於天鬼百姓者為之凡言凡動害於天鬼百姓者舍之凡言凡動合於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為之凡少凡動合於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舍之墨子
子墨子曰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無法儀而其事能成者無有雖至士之為將相者皆有法雖至百工從事者亦皆有法百工為方以矩為圓以規直以繩正以縣無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為法巧者能中之不巧者雖不能中放依以從事猶適已故百工從事皆有法所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國而無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辯也然則奚以為治而可當皆法其父母奚若天下之為父母者眾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為法當皆法其孝奚若天下為孝者眾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孝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

可以為法當皆法其君奚若天下之為君者衆而仁者寡者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為法故父母李君三者莫可以為治法而可然則奚以為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聖王法之既以天為法動作有為必度於天之所欲則為之天所不欲則止然而天何欲何惡者也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以其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墨子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

卷之四十八

九

為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為者天也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議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不明於天道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不可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為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南華

卷之四十八

九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常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為而用天下、必有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辨雖凋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群之道也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鍾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經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涓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李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南華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刑名次之刑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是賞罰次之

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優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
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謀不
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曰書有形有名形名
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
率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
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迂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
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
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辨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教度形名
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南華
將聞苑見季徹曰魯君謂苑也曰請受教辭不復命既已告

卷之四十八

下

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
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徹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
帝王之德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徹則必不勝任矣且若是
則其自為處危其觀臺多物將往投跡者衆將聞苑觀然
驚曰苑也泣若於夫子之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季
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蕩攝民心使之成教易俗率滅其賊
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
豈兄堯舜之教民而溟滓然弟之執款同乎德而心居矣南華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肩吾曰告我君

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
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螭負山也夫聖人之
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
避網弋之害鼯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
蟲之無知南華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為
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予方將與造物
者為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
之鄉以處曠垠之野汝又何留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又復
問無名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心焉而

卷之四十八

下

天下治矣南華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忍天下濫其性也宥
之也者忍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
天下者哉昔堯舜治天下也使天下欣焉人樂其性是不
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
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人大喜邪
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
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
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驚而後有盜跖曹史之行
故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

下之大不覲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句：焉終以賞罰為事
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而且悅明邪是淫於色也悅聰邪
是淫於聲也悅仁邪是亂於德也悅義邪是悖於理也悅禮
邪是相於技也悅樂邪是相於淫也悅聖邪是相於藝也悅
知邪是相於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
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商春僉蒙而亂
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
而去之邪乃齊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儺之吾若是
何哉故君子不得已而臨渥天下莫若無為無為也而後安
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

卷之四十八

廿三

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有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
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為而萬物
欣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南華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鴻蒙方將拊髀爵躍而
遊雲將見之儼然止顰然立曰叟何人邪叟何為此鴻蒙拊
髀爵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
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
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群生為之奈何鴻蒙拊髀爵躍掉
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
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再

卷之四十八

廿三

非稽首願聞於鴻蒙：曰浮游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
遊者歟掌以規無妄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為猖狂而
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願聞一言鴻
蒙曰乱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群而鳥皆夜鳴
災及草木禍及昆蟲噫治人之過也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
蒙曰噫毒戕僂：乎歸矣雲將曰吾過天難願聞一言鴻蒙
曰噫心養汝徒處無為而物自化墮尔形体吐尔聰明倫與
物忘大同乎泮冥解心釋神莫然無覓萬物云：各復其根
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沌：終身不離者彼知之乃是離之
無問其名無閱其情物固自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
然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南華
淳芒將東之大壑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曰
將之大壑曰奚為焉曰大壑之為物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
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於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淳
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率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
事而行其所為行言自為而天下化手撓願指四方之民莫
不俱至此之謂聖治南華
孟軻問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仁
義固所以利之手子思曰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
樂為亂也此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

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孔 翰

穆公問子思曰吾國可與乎子思曰可公曰為之奈何對曰苟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恩百姓修禮鄰國其興也勃矣 孔 翰

道行於世則貧賤者不怨富貴者不驕愚弱者不懼智愚者不陵定於分也法行於世則貧賤者不敢怨富貴者不敢陵貧賤愚弱者不敢與智勇者不敢鄙愚弱此法之不及道也 尹 文子

俗苟沴必為治以矯之物苟溢必立制以檢之累於俗飾於物者不可與為治矣昔晉國苦奢文公以儉矯之乃衣不重

卷之四十八

五

帛食不兼肉無幾時人皆大布之衣服粟之飯越王勾踐謀報吳欲人之勇路逢怒而軾之比及數年民之長幼臨敵雖湯火不避居上者之難如此之驗聖王知民情之易動故作樂以和之制禮以節之在下者不得用其私故禮樂獨行禮樂獨行則私欲寢廢則遺賢之與遺愚均矣若使遺賢則治遭愚則亂是治亂屬於賢愚不係於禮樂是聖人之術與聖主而俱沒治世之法建易世而莫用則亂多而治寡亂多而治寡則賢無所貴愚無所賤矣 尹 文子

仁義禮樂名法刑賞凡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術也故仁以道之義以宜之禮以行之樂以和之名以正之法以齊之

刑以威之賞以勸之故仁者所以博施於物亦所以生編私

義者所以立節行亦所以成華偽禮者所以行恭謹亦所以

生惰慢樂者所以和情志亦所以生淫放名者所以正尊卑

亦所以生矜篡法者所以齊衆異亦所以垂名分刑者所以

威不服亦所以生靈暴賞者所以勸忠能亦所以生鄙爭凡

此八術無隱於人而常存于世非自顯於堯湯之時非自逃

於桀紂之朝用得其道則天下治失其道則天下亂過此而

往雖彌綸天地籠絡萬品治道之外非群生所餐挹聖人錯

而不言也 尹 文子

卷之四十八

五

田子讀書曰堯時太平宋子曰聖人之治以致此乎彭蒙在

側越次春曰聖法之治以至此非聖人之治也宋子曰聖人

與聖法何以異彭蒙曰子之亂名甚矣聖人者自己出也聖

法者自理出也理出於己非理也已能出理非已也故

聖人之治獨治者也聖法之治則無不治矣此萬世之利唯

聖人能護之宋子猶惑實於田子：曰蒙之言然 尹 文子

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人君之事無為

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適

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為而天下理矣書曰睿作聖詩人曰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宣王曰善 說苑

齊宣王問弋於唐易子曰弋者奚貴唐易子曰在於謹康王

曰何為謹廩對曰鳥以數十目視人：以二目視鳥奈何不
謹廩故曰在於謹廩也王曰然則為天下何以異此廩今人
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將何以自為廩乎對
曰鄭長者有言曰夫虛靜無為而無見也其可以為此廩乎
一作田子方問唐易鞠曰弋者何慎對曰鳥以數百目視子
子以二目視之子謹周子廩田子方曰善子加之弋我加之
其所以為廩夫虛無：見者廩也○韓非

田駢以道術說齊：王應之曰寡人有所者齊國也願聞齊
國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得政譬之若林木無
材而可以得材願王之自取齊國之政也駢猶淺言之也博
言之豈獨齊國之政哉变化應來而皆有章因性任物而莫

卷之十八

廿

不宜當彭祖以壽三代以昌五帝以昭神農以鴻烈曰田駢
願聞國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得政譬之若林木
雖無材而可以為材願王之自取齊國之政也駢猶淺言之也
博言之豈獨齊國之政哉变化應來而皆有章因性任物而莫
及陰陽：不及道

古者工不兼事士不兼官工不兼事則事省：則易勝士
不兼官則職寡：則易守故士位可世工事可常百工之
子不孝而能者非生巧也言有常事也今也國無常道官無
常法是以國家日繆教雖成官不足官不足則道理匱矣慎
到

夫投鉤分財投策分馬非鉤策為均也使得美者不知所以
美使得惡者不知所以惡此所以塞怨望也明君勸事必由
慧定罪分財必由法行聽制中必由礼故欲不得干時愛不
得犯法貴不得踰親祿不得踰位慧不得兼官工不得兼事
以能受事以事受利若是者上無羨賞下無羨財節析

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嗣君應之曰鴻烈有所有者千乘也
願以受教薄疑對曰鳥獲李千鈞又况一斤以呂覽又曰杜赫
昭文君昭文君謂杜赫曰願李所以安周杜赫對曰臣之所
謂以弗安而安者鴻烈曰故老子
曰大效無制割故致數與無與也

子死卷之四十八終

卷之十八

廿

子死卷之四十九

政治

鵬冠子曰天文也地理也月刑也日德也四時也檢度數節也陰陽氣也五行業也五政道也五音調也五聲故也五味事也賞罰約也此皆有驗有所以然者隨而不見其後迎而不見其首成功遂事莫知其狀圖弗能載名弗能舉強為之說曰苟乎芒乎中有象乎芒乎苟乎中有物乎宵乎冥乎中有精乎致信究情復反無貌見見不能為人業故聖人貴夜行鵬冠

聖王者有聽微決疑之道能屏說權實逆活辭絕流語去無

卷之四十九

十一

用杜絕朋黨之門嫉妬之人不得著明非君子術教之士莫得當前故邪弗能奸禍弗能中故天地之以無極者以守度量而不可盡日不踰辰月宿其列當名服事星守弗去弦望晦朔終始相踰年累歲用不繆此天之所柄以臨斗者也中參成位四氣為政前張後極左角右鉞九文循理以省官衆小大畢卒先無怨讐之患後無毀名敗行之咎故其威上際下交其澤四被而不隔天之不遠以不離一天若離一反還為物不創不作與天地合德節壑相信如月應日此聖人之所以宜世也知是以滑正略足以恬禍此危固之不可安亡固之不可存也鵬冠

天者神也地者形也地濕而火生焉天燥而水生焉法猛刑則神濕、則天不生水音 聲倒則形燥形燥則地不生

火水火不生則陰陽無以成氣度量無以成制五勝無以成執萬物無以成類百業俱絕萬生皆困濟、混、孰知其故天人同文地文同理賢不肖殊能故上聖不可乱也下愚不可辨也陰陽者氣之正也天地者形神之正也聖人者德之正也法令者四時之正也故一義失此萬或乱彼所失甚少所敗甚衆所謂天者非是蒼、之氣之謂天也所謂地者非是腠、之土之謂地也所謂天者言其然物而無勝者也所謂地者言其均物而不可乱者也音者其謀也聲者其事也

卷之四十九

二

音者天之三光也聲者地之五官也形神調則生理修夫生而倍其本則德專已無道上亂天文下城地理中絕人和治漸終始故聰而無聞視而無見白晝而闇有義而失謚失謚而惑責人所無必人所不及相史於既而不盡其愛相匿於成而不索其實虛名相高精白為黑動靜紐轉神絕復逆經氣不類形離正名五氣失端四時不成過生於上罪死於下有世將極驅馳索禍開門逃福賢良為笑愚者為國天咎先見苗害並難入執兆生孰知其極見日月者不為明聞雷霆者不為聰事至而議者不能使變無生故善度變者現本本足則盡不足則德必薄兵必老其孰能以福材為喪德博

原
书
缺
页

31-62

怒乃天之煖清寒暑也不可審其處而出也當暑而寒當
寒而暑必為惡歲矣人主當喜而怒當怒而喜必為亂世矣
是故人主之太守在於謹嚴而禁內使好惡喜怒必當義乃
出若煖清寒暑之必當其時乃發也人主掌此而無失使乃
好惡喜怒未嘗差也如春秋冬夏之未嘗過也可謂參天矣
深藏此四者而勿使妄發可謂天矣董仲舒

天之道有序而時有度而節變而有常及而有相奉微而至
遠蹕而致精一而稍積蓄實而實虛而盈聖人視天而行是
故其禁而審好惡喜怒之慶也歆合諸天之非其時不出煖
清寒暑也其告之以政令而化風之清微也歆合諸天之顛

卷之五十一

六

到其一而以成歲也其蓋淺末華虛而貴敦厚忠信也歆合
諸天之默然不言而積成也其不阿黨偏私而美汎愛無利
也歆合諸天之所以成物者少霜而多露也其內自省以是
而外顯不可以不時人主有喜怒不可不以時可亦為時
亦為義喜怒以類合其理一也故義不義者時之合類也而
喜怒乃寒暑之別氣也董仲舒

陰陽之氣在上天亦在人在人者為好惡喜怒在天者為暖
清寒暑出入上下左右前後平行而不止未嘗有所稽留滯
鬱也其在人者亦宜行而無留若四時之條然也夫喜怒哀
樂之止動也此天之所為人性命者臨其時至上而歆

其應亦天應也與煖清寒暑之至其時而亦發無異若留德
而待春夏留刑而待秋冬也此有順四時之名實逆於天地
之經在人者亦天也奈何其久留天氣使之鬱滯不得以其
正周行也是故脫天行穀朽實而秋生麥告除穢而繼乏也
所以成功繼乏以贍人也天之生有大經也而所周行者又
有害功也除而殺強者行急皆不待時也天之志也而聖人
承之以治是故春修仁而求善秋修義而求惡冬修刑而致
清夏修德而致寬此所以順天地陰陽然而方求善之時
見惡而不釋方求惡之時見善亦立行方致清之時見大善
亦立率之方致寬之時見大惡亦立去之以效天之方生之

卷之五十一

七

時有殺也方殺之時有生也是故志意隨天地緩急倣陰陽
然而人事之宜行者無所鬱滯且恕於人順於天之道兼
率此謂執其中董仲舒

君人者國之元發言動作萬物之樞机之發榮辱之端
也失之毫釐駟不及追故為人君者諱本詳始敬小慎微志
如死灰形如委衣安精食神寂寞無為休形無見影掩聲無
出嚮虛心下士親來察往謀於眾賢考求眾人得其偏見
其情察其好惡以泰忠佞者其往行驗之於今計其畜積受
於先賢釋其仇怨視其所爭差其族黨所依為集一作據位
治人用何一作為名累日積久何功不成可以內參外

可以小占大必知其實是謂開闢君人者國之本也夫為國其化莫大於崇本：則君化若神不崇本則君無以兼人無以兼人雖峻刑重誅而民不從是所謂驅國而棄之者也患孰甚焉何謂本曰天地人萬物之本也天生之地養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養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禮樂三者相為手足合以成體不可一無也無孝則亡其所以生無衣食則亡其所以養無禮樂則亡其所以成也三者皆亡則民如麋鹿各從其欲家自為俗父不能使子君不能使臣雖有城郭名曰虛邑如此者其君枕塊而僵莫之危而自危莫之喪而自亡是謂自然之罰自然之罰至喪毀石室分障險阻猶

卷之五十一

八

不能逃之也明主賢君必於其信是故肅慎三本郊祀致敬共事祖祢奉顯孝悌表異孝行所以奉天本也秉耒躬耕採桑親蚕墾草植穀開闢以足衣食所以奉地本也立辟雍庠序修孝悌敬讓明以教化感以禮樂所以表人本也三者皆奉則民如子弟不敢自專邦如父母不待恩而愛不須嚴而使雖野居露宿厚於宮室如是者其君安枕而卧莫之助而自強莫之緩而自安是謂自然之賞自然之賞至雖退讓委國而去百姓襁負其子隨而君之君亦不得離也故以德為國者甘於飴蜜固於膠漆是以聖賢勉而崇本而不敢失也君人者國之政也不可先倡感而後應故君居倡之位而不

行倡勢不居和之職而以和為德常盡其下故能為之上也
董仲舒

考積之法考其所積也天道積聚眾精以為光聖人積聚眾善以為功故日月之明非一精之光也聖人致太平非一善之功也明所從生不可為源善所從出不可為端量勢立權因事制義故聖人之為天下與利也其猶春氣之生也各因其生小大而量其多少其為天下除害也若川瀆之竭於海也各順其勢傾側而制於南北故異孔而同歸殊施而鈞德其趣於與利除害一也是以與利之要在於致之不在於多少除利之害在於去之不在於南北
董仲舒

卷之五十一

九

傳曰唯天子受命於天：下受命於天子一國則受命于君君命順則民有順命逆則民有逆命故曰一人有慶萬民賴之此之謂也傳曰政有三端父子不親則致其慈愛大臣不和則敬順其禮百姓不安則力其孝悌：者所以安百姓也力者勉行之身以化之天地之教不能獨以寒暑成歲必有春夏秋冬聖人之道不能獨以威勢成政必有教化故曰先之以博愛教之以仁也難得者君子不貴教以義也雖天子必有尊也教以孝也必有先也教以弟也此威勢之不足獨恃而教化之功不大乎
董仲舒

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疆者之政脅之夫

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為貴矣夫化之不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後脅之不變而後刑之夫至於刑者則非王者之所得已也是以聖王先德教而後刑罰立蓋恥而明防禁崇禮義之節以示之賤貨利之弊以變之修近理內政振機之禮一妃匹之際則莫不慕義禮之榮而惡貪亂之恥其所由致之者化使然也說苑

申韓之術不仁之至矣若何牛羊之用人也若牛羊用人則狐狸螻蛄不螻蛄也欬或曰刀不利筆不銛而獨加諸砥不亦可乎曰人砥則秦尚矣或曰刑名非道邪何自然矣曰何必刑名圖慕擊劍反自眩刑名皆自然也由其大者作正道

卷之五十一

十

由其小者作姦道或曰申韓之法非法欬曰法者謂唐虞成周之法也如申韓如申韓莊周申韓不乖寡聖人而漸諸篇則顏氏之子閔子之孫其如台楊雄

因秦之法清而行之可以致乎乎曰譬諸琴瑟鄭衛調俾變因之亦不可以致蕭韶矣或問處秦之世抱周之書益乎曰卒世寒貂狐不亦煥乎或曰炎之以火沃之以湯煥亦煥矣曰煥哉時亦有寒者矣非其時而望之亦不可以至矣秦之有司負秦之法度秦之法度負聖人之法度秦私違天地之道而天地為秦私矣楊雄

或問其有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秦已繼周矣不待夏禮而

治者其不驗乎曰聖人之言天也天妄乎繼周者未歆秦平也如歆秦平也捨之而圖他道亦無由至矣赫乎日出之光群目之用也渾乎聖人之道群心之用也楊雄

先知先知其幾於神乎敢問先知曰不知其道者其如視忽眇縣作炳先甲一日易後甲一日難或問何以治國曰立政曰何以立政曰政之本身也身立則政立矣楊雄

或問為政有幾曰思數或問思數曰昔在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王召伯述述蔽帝甘棠其思矣夫齊桓公歆往陳不果內執衆濬塗其歆矣夫嗚呼後政者審其思數而已矣或問何思何數曰老人老孤人孤病者養死者葬男子畝婦人

卷之五十一

十二

桑之謂思若汗人老屈人孤病者獨死者遺田畝荒村柚空之謂數為政日新或人敢問日新曰使之利其仁樂其義屬之以名引之以美使之陶然之謂日新楊雄

或問民所動曰民有三勤曰何哉所謂三勤曰政善而吏惡一勤也吏善而政惡二勤也政吏駢惡三勤也禽獸食人之食土木衣人之帛穀人不足於畫絲人不足於夜之謂惡政聖人之文質也車服以彰之藻色以明之聲音以揚之詩書以光之邇豆不陳玉帛不分琴瑟不鏗鍾鼓不眩吾則無以見聖人矣楊雄

或曰以往聖人之法治將來譬猶膠柱而調瑟有諸曰有之

曰聖君少而庸君多如獨守仲尼之道是漆也曰聖人之法未嘗不閱盛衰焉昔者堯有天下舉大綱命禹夏殷周屬其子不膠者卓矣唐虞象刑惟明夏后肉辟三千不膠者卓矣堯親九族協和萬國湯武桓桓征伐四克由是言之不膠者卓矣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之時齊晉實予不膠者卓矣楊雄

或曰人君不可不學律令曰君子為國張其綱紀謹其教化導之以仁則下不相賊蒞之以廉則下不相盜臨之以正則下不相詐修之以禮義則下多德讓此君子所當學也如有犯法則司獄在楊雄

卷之五十一

十三

或者亂曰綱紀曰惡在於綱曰大作綱小作紀如綱紀不紀雖有羅網惡得一目而正諸楊雄

或曰齊得夷吾而霸仲丘曰小器請問大器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楊雄

或曰正國何先曰躬工人績或曰為政先殺後教曰嗚呼天先秋而後春予將先春而後秋乎吾見玄駒之步雉之晨雌也化其可以已矣哉民可使觀德不可使觀刑觀德則純觀刑則亂象龍之致雨也難矣哉曰龍乎楊雄

或問政按曰真偽：則政按如真不真偽不偽則政事不校鼓舞萬物者其雷風乎鼓舞萬民者其號令乎雷不一風

不再聖人樂天陶成天下之化使入有士君子之器者也故不遁于世不離于群遁離者是聖人乎雌之不才其卵楊雄

君之不才其民野矣楊雄
或曰載使子章律曰吾不如弘恭草奏曰吾不如陳湯曰何為曰必也律不犯奏不剋甄陶天下者其在和乎剛則甄柔則懷龍之潛亢不獲其中矣是以過中則惕不及中則躍其近於中乎聖人之道譬猶日之中矣不及則未過則曷什一天下之正也多則榮寡則豁井田之田：也肉刑之刑：也田也者與眾田之刑也者與眾棄之法無限則庶人田侯田處侯宅食侯食服侯服人亦多不足矣為國不迫其法而望其效譬諸美乎楊雄

卷之五十一

十三

易曰陽一君二臣君子之道也陰二君一臣小人之道也然則寡者為人上者也衆者為人下者也一伍之長才足以長一伍者也一國之君才足以君一國者也天下之王才足以王天下者也愚役於智猶枝之附幹此理天下之常法也制國以分人立政以分事人遠則難綏事總則難了今遠州之縣或相去數百千里雖多山陵濬澤猶有可居人種穀者焉當更制其境界使遠者不過二百明里版籍以相數閱審什伍以相連持限夫田以斷魚并定五刑以救死亡蓋君長以興政理急農桑以豐委積去末作以一本業敦教學以移情

性表德行以厲風俗覈才藝以叙官宜簡精悍以習師田修
武器以存守戰嚴禁令以防僭差信賞罰以驗懲勸糾遊戲
以杜姦邪察苛刻以絕煩暴審此十六者以為政務操之有
常課之有限安寧勿懈墮有事不迫遽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仲長統

無慢制而成天下者三皇也畫則象而化四表者五帝也明
法禁而和海內者三王也行賞罰而齊萬民者治國也君立
法而下不行者亂國也臣作政而君不制者亡國也是故民
之所以不乱者上有吏之之所以無姦者官有法之之所以
順行者國有君也君之所以位尊者身有義身有義者君之

卷之五十一

五

政也法者君之命也人君思正以出令而貴賤賢愚莫得違
也則君位於上而民氓治於下矣人君出令而貴臣驕吏弗
順也則君災弑而民幾於亂矣夫法令者君之所以用其國
也君出令而不從是與無君等主令不從則臣令行國危矣
夫法令者人君之術也善策也而民者君之與馬也若使人
臣廢君法禁而施已政令則是奪君之轡策而已獨御之也
愚君闇主託坐於左而姦臣逆道執轡於右此齊騶馬傳所
以沈胡公於鼻水宋羊叔祥所以弊華元於鄭師而莫之能
御也是故陳恒執簡公於徐州李充害主父於沙丘皆以其
盡素奪君之轡策也故曰臣弑其君者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

之故也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蚤辨也是故妄違法之
吏造妄令之臣不可不誅也議者必將以為刑罰當不用而
德化可獨任此非變通者之論也非叔世者之言也夫上聖
不過堯舜而放四子盛德不過文武而赫斯怒詩云君子如
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足故君子之有喜怒也善

以止亂也故有以誅止殺以刑禦殘且夫治世者若登丘矣
必先躡其卑者然後乃得履其高是故先致治國然後三王
之政乃可施也道齊三王然後五帝之化乃可行也道齊五
帝然後三皇之道乃可後也且夫法也者先王之政也今也
者已之命也先王之政所以衆共也已之命所以獨制人也

卷之五十一

五

君誠能授法而時貸之布令而必行之則群臣百吏莫敢不
悉心從已令矣已令無違則法禁必行矣故政令必行憲禁
必從而國不治者未嘗有也此一弛一張以今行古以輕重
尊卑之術也王符

人君之治莫大於道莫盛於德莫美於教莫神於化道者所
以持之也德者所以苞之也教者所以知之也化者所以致
之也民有性有情有化有俗情性者心也本也化俗者行也
末也末生於本行起於心是以上君撫世先其本而後其末
慎其心而理其行心措苟已則姦匿所作邪意無所載矣夫
化變民心也猶政變民體也德政加於民則多滌暢姦好堅

疆考壽惡政加於民則多罷癘疴病夭昏托瘞故尚書美考終命而惡凶短折國有傷明之政則民多病國有傷聰之政則民多病身有傷賢之政則賢多橫夭夫形体骨幹為堅疆也然猶隨政變易又况乎心氣精微不可養哉因有者道之使也必有其根其氣乃生必有其使變化乃成是故道之為物也至神以妙其為功也至疆以大天之以動地之以靜日之以光月之以明四時五行鬼神神民億兆變異吉凶何非氣然及其垂庆天之尊也氣裂地之大也氣動山之重也氣徙水之流也氣絕之日月神也氣蝕之星辰虛也氣墮之且有晝晦宵有大風飛車拔樹傾電為水溫泉成湯麟龍駕

卷之五十一

十六

鳳蜺賊蜾蝗莫不氣之所為也以此觀之氣運動六誠大矣變化之為何物不能是故上聖不務治民事而務治民心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務厚其情而明則務義民親愛則無相害傷之意動思義則無奸邪之心夫若此者非律之所使也非威刑之所疆也此乃教化之所致有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惟葉握之又曰戴鵲戾天魚躍于淵愷悌君子胡不作人公劉厚德恩及草木羊牛六畜且猶感德缺仁不忍踐履生草則又况於民萌而有化者乎君子修其樂易之德上及飛鳥下及淵魚莫不惟忻悅豫則又况士庶而不仁者乎聖深知之

皆務正已以為表明禮義以為教和德氣於未生之前正表義於咳笑之後民之胎也合中和以成其生也立方正以長是以為仁義之心廉耻之志骨著脉通與体俱生而無羸穢之氣無邪淫之欲雖放之大荒之外措之幽冥之內終無違礼之行投之危亡之地納之鋒鏑之間終無苟全之心舉世之人行皆若此則又烏所得夫姦亂之民而加辟哉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此姬氏所以崇美于前而致刑措于後聖人其尊德礼而卑刑罰故舜先勅契以敬敷五教而後命皋陶以五刑三居是故凡立法者非以司民短而誅過誤乃以防姦惡而救過敗檢淫邪而內正道尔詩云

卷之五十一

十七

民之秉彜好是懿德故民有心也猶為種之有園也遭和氣則秀茂而成實遇水旱則枯槁而生孽民蒙善化則有士君子之心被惡政則人有懷姦亂之慮故善者之養天民也猶農工為耨鼓也起居以其時寒溫得其適則一蔭之耨鼓盡美而多量其愚拙工則一蔭之耨鼓皆與敗而棄捐今六合由一蔭也黔首之屬猶豆麥也變化云為在將者尔遭良吏則皆懷忠信而履仁厚遇惡吏則皆懷姦邪而行淺薄忠厚積則致太平姦薄積則致危亡是以聖帝明王皆敦德化而薄威刑德者所以修己也威者所以治人也上世則下愚之民少而中庸之民多中民之生世也猶銖金之在鑪也從

萬變化唯治所為方圓薄厚隨鎔制爾是故世之善否俗之薄厚皆在於君上聖和氣以化民心正表儀以率群下故能使民比屋可封堯舜是也其次躬道德而敦慈愛美教訓而崇禮讓故能使民無爭心而致刑措文武是也其次明好惡而顯法禁平賞罰而無阿私故能使民辟姦邪而趨公正理弱亂以致治彊中興是也治天下身處汙而放情怠民事而急酒樂近頑童而遠賢才親諂諛而疎正直重賦稅以賞無功妄加喜怒以傷無辜故能亂其政以敗其民獎其身以喪其國者幽厲也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我則改之詩美宜鑒于殷自求多福是故世主

卷之五十一

六

誠能使六合之內舉世之人咸懷忠厚之情而無淺薄之惡各奉公政之心而無姦取之慮則義農之俗復見于茲麟龍鸞鳳復畜于效矣

王符

曹參為漢相繼酒歌樂不聽政治其子諫之答之二百當時天下無擾亂之變淮陽鑄偽錢吏不能禁汲黯為太守不壞一鑪不刑一人高枕安卧而淮陽政清夫曹參為相若不為相汲黯為太守若郡無人然而漢朝無事淮陽刑錯者參德優而黯威重也

王充

問人主有公賦無私求有公用無私費有公役無私使有公賜無私患有公怒無私怨私求則下煩而無度是謂傷清私

費則官耗而無限是謂傷制私使則民撓擾而無節是謂傷義私惠則下虛望而無準是謂傷正私怨則下疑懼而不安是謂傷德

首也

故凡政之大經法教而已教者陽之化也法者陰之符也仁也者慈此者也義也者宜此者也禮也者履此者也信也者守此者也智也者知此者也是故好惡以章之喜怒以准之哀樂以恤之若乃二端不愆五德不離六節不悖則三才允序五事交備百工惟暨庶績咸熙天作道皇作極臣作輔民作基惟先詰王之政一曰承天二曰正身三曰任賢四曰恤民五曰明制六曰立業承承惟允正身惟常任賢惟固恤民

卷之五十一

九

惟勤明制惟典立業惟敬是謂政體也致治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偽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偽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未由行矣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礼亡雖聖人不全得其道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能充其求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直其心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民不畏死不可懼以罪民不樂生不可現以善雖使高布五教咎繇作士政不行焉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蚕宮國無遊民野無荒業則不虛用力不妄

加以周民事是謂養生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治者必本於真實而已故在上者審則儀道以定好惡善惡要於功罪毀譽效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或詐偽以蕩衆心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切善無不顯惡無不彰俗姦怪民無淫風百姓上下睹利害之存乎已也故肅恭其心慎修其行內不忒惑外無異望慮其睹去微倖無罪過不憂懼請謁無所聽財賂無所用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崇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礼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治其刑也君子不犯辱况於刑乎小人不犯刑况於辱乎君夫中人之倫則刑礼兼為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小人之情緩則驕則恣則急則恣則畔危則謀乱安則思欲非威彊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策旅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徒慎其刑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國治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既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疏而不失無為之使自施之無事

卷之五十一

子

事之使自交之不肅而治垂拱揖遜而海內平矣是謂為政之方也荀悅

惟察九風以定國常一曰治二曰衰三曰弱四曰乖五曰乱六曰荒七曰叛八曰危九曰亡君臣親而有礼百僚和而不同讓而不爭動而不怨無事惟職是司此治國之風也禮俗不一位職不重小臣終疾庶人作議此衰國之風也君好讓臣好逆士好遊民好流此弱國之風也君臣爭民朝廷爭功士大夫爭名庶人爭利此乖國之風也本多錄下以修為博以端法不定政多門此乱國之風也以侈為博以濫為道違礼謂之助守法謂之固此荒國之風也以苛為密以利為公以割下為能以附上為忠此叛國之風也上下相疏內外相蒙小臣爭寵大臣爭推此危國之風也上不訪下不諫婦言用私政行此亡國之風也故上必察乎國風也荀悅天子有四時朝有聽政畫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上有師傅下有讎臣有講業小有咨詢不拒直辭不耻下問公私不愆外內不二是有交荀悅問善治民者治其性者也或曰冶金而流去火則剛激水而升合之則降惡乎治曰不去其火則常流激而不止則常升故大冶之爐可使無剛踊水之機可使無降善立教者君茲則終身治矣故凡器可使與顏冉同趨拔百金於前白刃加

卷之五十一

止

其身雖巨距弗敢輟也善立法者若茲則終身不撥矣故臣
可使與伯也同功道悅

問民由水也濟大川者太上乘舟其次泗者勞而危乘舟
者逸而安虛入水則必溺矣以知能治民者泗也以道德治
民者舟也縱民之情謂之亂絕民之情謂之荒曰然則如之
何曰為之限使勿越也為之地勿越故水可使不濫不可
使無流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後人不善禁者先禁人而後身
善禁之至於不禁令如之若乃肆情於身而繩欲於衆行
詐於官而矜實於民求己之所有餘奪下之所不足捨己之
所易責人之所難怨之本也謂理之源斯絕矣自上御下猶

卷之五十一

廿二

夫釣者為隱於手應於釣則可以得魚自近御者猶夫御馬
為和於手而調於銜則可以使馬故至道之要不在於身非道
也睹孺子之驅雞也而見御民之方孺子驅雞者急則驚緩
則滯方其北也遽要之則折而過南方其南也遽要之則折
而過北迫則飛疎則放志閑則比之流緩而不安則食之不
驅之驅之至者也志安則循路而入門道悅

或曰三皇民至教也其治至清也天性乎曰皇民散秦民弊
時也山民樸市民玩處也桀紂不易民而亂湯武不易民而
治政也皇民寡斯散皇治純斯清矣惟性不求無益之
物不蓄難得之物節華嚴之飾退利進之路則民俗清矣簡

小忌去淫祀絕奇怪則妖偽息矣致精誠求諸己正大事則
神明應矣放邪說去淫智抑百家崇聖典則道義定矣去浮
華卒功實絕末伎同本務則事業修矣道悅

人君之大患也莫大於詳於小事而略於大道察其近物而
闕於遠則故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亂也未有如此而不
亡也夫詳於小事而察其近物者謂耳聽于絲竹歌謠之和
目視乎珎珠采色之章口給于辯慧切對之辭心運乎短言
小說之文手習乎射御書數之巧俸祿乎俯仰折旋之容凡
此者觀之足以盡人之心卒之足以動人之志且先王之末
教也非有小才小智則亦不能為也是故能為之者莫不自

卷之五十一

廿三

悅乎其事而無取於人以此人皆不能故也夫居南面之尊秉
生殺之權者其勢固足以勝人也而加以勝人之能懷是已
之心誰敢犯之者乎以匹夫行之猶莫之敢規也而况人君
哉故罪惡若山而不見也謗聲若雷而不聞也豈不甚
矣乎夫小事者味甘而大道者醑淡近物者易驗而遠圖者
難效非大明君子則不能兼通者也故皆惑於所甘而不能
至乎所淡然於所易而不能反於所難是以治君世寡而亂
君世多也故人君之所務者其在大道遠圖乎大道遠圖者
為仁足以覆幬群生惠足以撫養百姓明足以照見四方智
足以統理萬物權足以應變無端義足以阜生財用威足以

禁遏姦非武足以平定禍亂詳於聽受而審於官人達於興廢之原通於安危之分如此則君道畢矣夫人君非無治為也失所先後故也適有本末事有輕重聖人之異乎人者無他焉蓋如此而已矣魯桓公容貌美嚴且多技藝然而無宏才大智不能以礼防正其母使與齊桓淫亂不絕驅馳道路故詩刺之曰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下及昭公亦喜有容儀之習以亟其朝晉也自郊勞至於贈賄礼無違者然而不恤國政在大夫弗能取也子家羈賢不能用也奸大國之明禁凌虐小國利人之難而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其他思莫在於公不圖其終

卷之五十一

五

亦有出奔之禍春秋書而絕之曰公孫於齊次於陽州故春秋外傳曰國君者服寵以為美安民以為樂聽德以為聰致遠以為明又詩陳文王之德曰惟此文王帝度其心猶其德育其德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于文王其德靡恤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政應和曰猶照監四方曰明施動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實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曰比經緯天地曰文如此則為九德之美何技藝之尚哉今使人君視如離婁聰如師曠御如王良射如夷羿書如史籀計如隸首走追駟馬力折門鍵有此六者可謂善于有司之職矣何益於治乎無此

六者可謂乏於有司之職矣何增於亂乎必以廢仁義妨道德何則小器弗能兼容治亂既不繫於此而中才之人好也昔路豈舒晉知其亡也皆怙其三才恃其五賢而以不仁之故也故人君多技藝好小智而不通於大倫者適足以距諫者之說而鉗忠直之口也祇足以追亡國之迹而背安家之軌也不其然也不其然耶徐幹

卷之五十一

五

於接來矣而加之以自聞淺決水以進善釣絕絃以黜惡招德塞違庸親昵賢使規畫其圓矩竭其方繩肆其直斤劾其斷器無量表之任才無失授之用考名責實屢省勤卹樹訓典以示民極審褒貶以彰勸沮明檢齊以杜僭濫詳枉直以違悔各其與之也無叛理之幸其奪之也有伯氏之徐匠之以六藝軌之以忠信蒞之以慈和齊之以理刑楊父順以伸沈抑激情流以澄臧否使物無詭隨事無非分立朝收民者不得侵官越局推轂即戎者莫敢憚危願命悅近以懷遠修文以招攜阜百姓之財累聞進德之廣塗杜機偽之繁務則明罰勅法哀敬折獄淳化治則匿瑕藏疾五教在寬

外摠多士於文武內建維城之穆屬使親踈相持尾為身幹
枝雖茂而無傷本之憂流雖盛而無背源之勢石磐岳峙式
過觀觀葛洪

君以民為休民為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從之未
見心好而身不從君欲而民不隨也人之從君如草之從風
水之從器故君之德風之與器也人之情草之與水也草之
戴風：驚東則東靡風驚西則西靡是隨風之東西也水之
在器：方則水方器圓則水圓是隨器之方圓也下之事上
從其所行猶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言不虛也上所好物下必
有甚詩云誘人孔易言從上也昔齊桓公好衣紫闔境蓋被

卷之五十一

廿六

異綵晉文公不好服羔裘群臣皆衣絺羊魯哀公好儒服舉
國皆着儒衣趙武靈王好鷄鶡國人咸冠鷄冠紫非正色絺
非美裘儒非俗服鷄非冠飾而競之者隨君之所好也楚靈
王好細腰臣妾為之約食飢死者多越王勾踐好勇而捐闔
娃國人為之輕命兵死者眾命者人之所重死者人之所惡
今輕其所重：其所惡者何也從君所好也堯舜之人可比
家而封禁紂之人可按國而誅非堯舜之人性盡仁義而桀
紂之人止輒奸邪而善惡殊者染化故也是故明君慎其
所好以正時俗樹之風聲以流末世或謂上化而下不必隨
君好而人未必同也故唐堯之世而四凶縱殷紂之時而三

人貞漢文節儉而人庶奢齊景奢而晏嬰儉此未達之詞也
何者冬之德陰而有寒炎蕭丘夏之德陽而有霜霰以天地
之德猶不能一於陰陽況其賢聖豈能一於萬民哉故推衡
雖正不能無毫釐之差鈞石雖平不能無抄撮之較從君之
譬以多言之唐堯居上天下皆治而四凶獨亂猶曰堯治：
者多也殷紂在上天下皆亂而三仁獨治猶曰紂亂：者眾
也漢文節儉而人有奢猶曰世儉：者多也齊景太奢而晏
嬰躬儉猶曰國奢：者眾也水性宜冷而有華陽溫泉猶曰
水冷：者多也火性宜熱而有蕭丘寒炎猶曰火熱：者多
也迅風揚波高下相臨山隆谷窪較而較之猶曰水平拳大

卷之五十一

廿七

體也故世之論事皆取其多者以為之即今現言者當傾言
小之旨不得拘文以害意也劉晔前大器
法術者人主之所執為治之樞機也術藏於內隨務應變法
設於外適時御人：用其道而不知其教者術也懸教設令
以示人者法也人主以術化世猶天以氣變萬物氣變萬物
而不見其象以術化人而不見其形故天以氣為靈主以術
為神術以神隱成妙法以明斷為工淳風一澆則人有爭心
情偽既動則立法以檢之建國君人者雖能善政未有棄法
而成治也故神農不施刑罰而人善為政者不可廢法而治
人舜執干戚而服有苗征伐者不可釋甲而制寇立法者譬

如善御察馬之力揣筵之教齊其銜轡以從其勢故能登阪赴險無覆轍之敗乘危涉遠無越軌之患君猶御也法猶轡也人猶馬也馬猶軌也理猶執轡也執轡者欲馬之遵軌也明法者欲人循治也轡不均齊馬失軌也法不適時人乖理也今法者則溺於古律儒者則拘於舊禮而不識情移法宜變政也故制法者為禮之所由而非所以為治也禮者成化之所宗而非所以成化也成化之宗在於隨時為治之本在於因世末有不因世而欲治不隨時而成化以斯治政未為中也劉晔

卷之五十一

先

二帝三王吾不得而見也捨西漢將安之手大哉七制之主其以仁義公恕統天下乎其後簡其刑清君子樂其道小人懷其生四百年間天下無二志其有以結人心手終之禮樂則三王之幸也王通

唐虞之道直以大故以揖讓終焉必也有聖人承之何必定法其道甚潤不可格於後夏商之道直以簡故以放弑終焉必也有聖人扶之何必在我其道太曠不可制於下如有用我者吾其為周公野為乎王通

古之為政者先德而後刑故其人悅以恕今之為政者任刑而棄德故其人怨以詐王通

通其變天下無弊法執其方天下無善教故曰存乎其人王

通

帝者之制法：予其無所不容其有大制：天下而不割乎其上下湛然其下恬然天下之危與天下安之天下之失與天下正之千變萬化吾常守中焉其卓然不可動乎其感而無不通乎此之謂帝制矣王通

賈瓊問太平可致乎子曰五帝之典三王之誥西漢之制繁然可見矣王通

越公問政子曰恭以儉邳公問政子曰清以平安平公問政子曰子曰無聞人以名王通

卷之五十一

先

情敢問其次子曰言必忠行必恕鼓之以利害不動又問其次子曰謹而固廉而德觀：焉自保不足以發也子曰降此則穿窬之人耳何足及政抑可使備員矣王通

婦人預事而漢道危乎大臣均推而魏命亂矣諸后不順而晉室隳矣此非天命也人謀不臧咎矣夫王通

賈瓊問富而教之何謂也子曰仁生於歎義生於豐故富而教之斯易也古者聖王在上田里相距雞犬相聞人至老死

不相往來蓋自足也是以自治之代五典潛五禮措五服不章人知飲食不知蓋藏人知群居不知愛敬上如標枝下如

野稂何哉蓋上無為下自足故也賈瓊曰淳樸朴散其可歸

薛收問政於仲長子光：曰奉一綱衆目張弛一機萬事
聽不知其政也收告文中子曰子光得之矣王通
人不里居田不井受終苟道也雖舜禹不能理矣王通

卷之五十一

4

政猛寧若恩法速寧若緩獄繁寧若簡臣主之際其清也寧
信執其中者惟聖人乎 王通

四民不分五等不建六官不職九服不序皇墳帝典不得而職矣不以三代之法統天下終危邦也如不得已其兩漢之制乎不以兩漢之制輔天下者誠亂也已

桓公曰我欲勝民為之柰何管仲對曰此非人君之言也勝

民為易夫勝民之為道非天下之大道也君欲勝民則使有司疏獄而謁有罪者償數省而嚴誅若此則民勝矣雖然勝民之為道非天下之大道也使民畏公而不見親禍亟及于身雖能不久則人特莫之弑也危哉君之罔暇乎管子下係奇盜

管子以
下係奇察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緇左右旋中矩莊公以為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求焉故曰敗南華曰呂覽適威篇云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也使之鉤百而少及馬顏闔入見莊公曰子遇東野稷乎對曰然臣遇之其馬必敗莊公曰將何敗少頃東野之馬敗而中緇左右旋中規而問之曰子何以知其敗顏闔對曰夫非退至莊公召顏闔而問之曰子何以知其敗顏闔對曰夫非退中緇左右旋中規而問之曰子何以知其敗顏闔對曰夫非退情短為教而過不諱數為令而非不後巨為危而罪不反其為任則以罰不勝民進則款其當退則畏其罪知其能力之不足也則以為維矣以為維知則上又從而罪之是以難召罪則不聽禁多則不行禁紂之禁不可勝數故民困而身為戮上下之相讐也由是起矣故禮煩則不莊業煩則無功今苛極也不能用威適子陽極也周鼎有竊曲狀甚長上下皆曲以見應制拘而弑子陽極也周鼎有竊曲狀甚長上下皆曲以見

卷之五十一

華

極之敗也。荀子家微云：定公問於顏淵曰：「君固諱人，臣定公能席而起曰：『起駕召顏淵』。」至定公曰：「列西服入廐，定公能席而起曰：『起駕召顏淵』。」至定公曰：「前日家人問吾子：『何以知之？』顏淵對曰：『臣以政知之。』昔舜巧于使民造父無失馬也。今東野畢不窮其民造父不窮其馬是齊無失馳騁朝禮異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猶求馬不已，是以知窮則獲人，窮則詐自占及今未有窮其所下而能無危者也。」新序有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善御之謂也。定公曰：「善哉！」寡人之過也。前文亦少不同。顏淵作顏淵。

晉國苦盜有鄰雍者視能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

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晉侯大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

人而一國盜為盡矣奚用多為文子曰吾恃伺察而得盜

不盡矣且都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群盜謀曰吾所窮者都
雍也遂共盜而殘之晉侯聞而大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
如子言都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
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且欲君無盜莫若奉賢而任之使
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恥心則何盜之為於是用隨會知
政而群盜奔秦焉冲虛

昔趙文子問叔向曰晉六將軍其孰先亡乎對曰中行知
氏文子曰何乎對曰其為政也以苛為察以切新序為明以
刻下為忠以計多為功新序有以聚新序譬之猶廓新序革者也
廓之大則大矣裂之適也故老子曰其政悶其民純其

卷之五十一

三

政察其民缺鴻烈文子曰老子曰水之深十仞而
清也魚鰈蛟蛇莫之為也石在中形見于外非深且
所蔽故也故為政以苛為察以切為明以刻下為忠以計
多為功如此者譬猶操革者也夫則大矣裂之

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閭聞婦人之哭撫御其手而聽之
有間遣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異日其御問曰夫子
何以知之子產曰聲懼凡人於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
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或曰
之治不為多事手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後知則鄭子產
得者寡矣不任典成之吏不察參伍之政不明度量時
聽明勞智慮而以知為不察無行且夫物衆而智寡不
勝衆智不足不足以知物故因物以治物上察之不勝
衆者言智不足不足以知物故因物以治物上察之不勝
而事治智慮不用而姦得故宋人語曰一花過界必得之則

一罪証矣以天下為之難則雀不失矣夫知姦亦大難不失其
老其子曰以智治國之謂賊韓非

大水濁則無掉尾之魚政苛則無逸樂之士故令煩則民詐
政擾則民不定不治其本而務其末辟如拯溺鍾之以石救
火投之以薪鄒析

利害心愈明則親不睦賢惠心愈明則友不交是非心愈明
則事不成好醜心愈明則物不契是以聖人渾之閔子
老子曰法煩刑峻即民生詐上多事則下多態求多即得寡
禁多即勝少以事生事又以事止事辟猶揚火而使無焚也
以智生患又以智備之辟猶撓水而欲求其清也文子

卷之五十二

三

戴驪宋太宰夜使人曰吾聞數夜有乘輜車至李史門者謹
為我伺之使人報曰不見輜車見有奉筭而與李史語者有
間李史受筭韓非

韓昭釐侯視所以祠廟之牲其豕小昭釐侯令官更之官以
是豕來也昭釐侯曰是非嚮者之豕邪官無以對命吏罪之
使者曰君王何以知之君曰吾以其耳也申不害聞之曰何
以知其聲也其耳之聰也何以知其盲以其目之明也何以
知其狂以其言之當也故曰去聽無以聞則聰去視無以見
則明去智無以知則公去三者不任則治三者任則亂以此
言耳目心智之不足恃也耳目心智其所以知識甚關其所

之咎又何亡魚失鳥之有乎故矢不若繳、不若無形之像
夫釋大道而任小數無以異於使螭捕鼠蟪蛄捕蚤不足以
禁姦塞邪亂乃逾滋鴻烈

夫天地不包一物陰陽不生一類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山
不讓土石以成其高夫守一隅而遺萬方取一物而棄其餘
則所得者鮮而所治者淺矣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廣者智
不可以狹位高者事不可以煩民衆者教不可以苛夫事碎
難治也法煩難行也求多難贍也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
稱之至石必過石秤丈量徑而寡失簡絲數未煩而不察故
大較易為智曲辯難為慧故無於治而有益於煩者聖人不
為無益於用而有益於費者智者弗行也故功不厭約事不
厭省求不厭寡功約易成也事省易治也求寡易贍也衆易
之於以任人易矣孔子曰小辯破言小利破義小藝破道小
見不達、必簡鴻烈

卷之五十一

世六

子苑卷之五十一終

子苑卷之五十二

賞罰

昔者魯周公使康叔往守於殷成之曰與殺不辜寧失有罪
無有無罪而見誅無有、功而不賞戒之封誅賞之慎焉

凡牧民者欲民之可御也欲民之可御則法不可不審法者
將立朝庭者也將立朝庭者則爵服不可不貴也爵服如於
不義則民賤其爵服民賤其爵服則人主不尊人主不尊則
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力者也將用民力者則祿賞不可不
重也祿賞如於無功則民輕其祿賞民輕其祿賞則上無以

卷之五十二

一

勸民上無以勸民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能者也將用民
能者則授官不可不審也授官不審則民問其治民問其治
則理不上通理不上通則下怨其上下怨其上則令不行矣
法者將用民之死命者也用民之死命者則刑罰不可不審
刑罰不審則有辟就有辟就則殺不辜而赦有罪殺不辜而
赦有罪則國不免於賊臣矣故夫爵服祿賞輕民問其治
賊臣首難此謂敗國之教也

管子

允先王治國之器三攻而毀之者六明王能勝其攻故不盡
於三者而自有國正天下亂王不能勝其攻故亦不損於三
者而自有天下而亡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

六攻者何也曰親也貴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親令無以使下非斧鉞無以威衆非祿賞毋以勸民六攻之敗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者雖犯禁而可以得免者雖毋功而可以得富者凡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威衆有毋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民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足以威衆祿賞不足以勸民若此則民毋為自用民毋為自用則戰不勝戰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敵國制之矣然則先王將若之何曰不為六者更更於號令不為六者疑錯於斧鉞不為六者益損於祿賞若此則遠近一心遠近一心則衆寡同力衆寡同力則戰可以必勝而守可以必固非以斧鉞擄奪也以為天下政治也此正天下之道也管子

今未布而民或為之而賞從之則是上安予也上安予則功臣怨功臣怨而愚民操事於妄作愚民操事於妄作則大亂之本也今未布而罰及之則是上安誅也上安誅則民輕生民輕生則暴人興曹黨起而亂賊作矣今已布而賞不從則是使民不勸勉不勸勉不死節民不勸勉不死節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今已布而罰不及則是教民不聽民不聽則理者立理者立則主位危

矣故曰憲律制度必法道統令必著明賞罰必信密此正民之經也管子

故主有三術夫愛人不私賞也惡人不私罰也置儀設法以度量斷者上主也愛人而私賞之惡人而私罰之倍大臣離左右專以其心斷者中主也臣有所愛而為私賞之有所惡而為私罰之倍其公法損其正心專聽其大臣者危主也故為人主者不重愛人不重惡人重愛曰失德重惡曰失威德皆失則主危也管子

管子曰見其可說之有證見其不可惡之有形賞罰信於所見雖所不見其敗為之乎見其可說之無證見其不可惡之

無形賞罰不信於所見而求所不見之外不可得也

或曰廣廷嚴居衆人之所前也聖王獨處曾文之所慢也現人之所前非得情也且居上者臣下之所為也奸惡在所以見臣下之飾姦物以愚其君必也明不能燭遠奸見隱微而待之以現飾行定賞罰不亦樂乎管子

秦穆公相百里奚晉使叔虎齊使東郭襄如秦公孫枝請見

之公曰請見客子之事欵對曰非也相國使子乎對曰不也

公曰然則子事非子之事也秦國僻陋戎夷事羅其任人事其事猶懼為諸侯笑今子為非子之事退將論而罪公孫枝

出自數於百里氏百里奚請之公曰此所聞於相國欵枝無罪奚請有罪奚請焉百里奚歸辭公孫枝公孫枝徒自數於街百里奚令吏行其罪定分官此古人之所以為法也今終

公卿之矣其霸西戎豈不宜哉 呂覽

傳曰晉文公嘗出亡說苑有問反國三行賞而不及陶叔狐

陶叔狐謂答犯曰吾從而亡十有一說苑年顏色黧黑手足

胼胝今反國三行賞而我不與焉君其忘我乎其有大過乎

說苑子試為我言之答犯言之文公曰噫說苑我豈忘是子

哉高明至賢志行全成湛我以道說我以仁變化我行說苑

沈昭明我名使我為成人者吾以為上賓恭說苑我以禮防

作疎我以義滿授我使我不為非者說苑請于賢人之門 吾以

為次勇猛強武氣勢自御難在前則處前難在後則處後先

我危難之中者吾以為次然勞苦之士次之說苑有且子不

不知存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國三行賞之後而後勞

苦之士次之夫勞苦之士子同為首矣豈敢忘子哉同內史

叔與聞之曰文公其伯乎昔聖王先德而後力文公其當之

詩曰率履不越遂視既登今不內自訟過不悅百姓將何錫

之哉韓學呂覽云晉文公反國賞從亡者而問狐不與左

曰輔我以義導我以禮者吾以為上賓教我以善強我以聞

者吾以為次實拂吾所欲數者吾過者吾以為末賓三者所

以賞有功之臣也若實唐國之勞徒則問狐特為首矣同內

史與聞之曰晉文公其伯乎昔聖王先德而後力晉公其

當之

晉文公問於狐偃曰寡人甘肥周於堂庖酒豆內集於宮室

酒不清生肉不布殺一牛過一國中一歲之功盡以衣士卒

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弛關市之征而緩刑

罰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民之有喪貨者寡

人親使郎中視事有罪者赦之貧窮不足者與之其足以戰

民乎狐子曰對曰不足此皆所以慎產也而戰之者殺之也民

之從公也為慎產也公因而逆殺之失所以為從公矣曰然

則何如足以戰民乎狐子曰對曰今無得不戰公曰無得不戰

奈何狐子曰對曰信賞必罰其足以戰公曰刑罰之杜安至對

曰不辟親責法行所愛文公曰善明日今因於國陸期以日

中為期後期者行軍法焉於是公有所愛者曰顓頊後期吏

請其罪文公墮涕而愛吏曰請用事焉遂斬顓頊之脊以徇

百姓以明法之信也而後百姓皆懼曰君行顓頊之責重知

彼甚也而君猶行法焉況於我則何有矣文公見民之可戰

也於是遂與兵伐原克之伐衛來其亂取五鹿攻陽勝就伐

曹南圍鄭反之悍羅宋圍運與則人戰城濮大敗則人運為

踐土之盟遂城衛雍之義一率而八百功所以然者無他故

異物從狐偃之謀假顓頊之脊也韓非

晉文公將伐鄆趙衰言所以勝鄆之術文公用之果勝還時

行賞衰曰君將賞其本乎賞其末乎賞其末則駟乘皆存賞

其本則臣聞之卻子虎文公召卻子虎曰哀言所以勝鄆

既勝將賞之曰蓋聞之於子虎請賞子虎子虎曰言之為行

之難臣言之者也公曰子無辭却子虎不敢固辭乃受矣凡

行賞欲其博也博則多助今虎非規言者也而賞猶及之此
疎遠者之所以盡能竭智者也晉文公亡久矣歸而國大亂
之餘猶能以霸其由此歟 呂覽

景公燕賞於國內萬鍾者三千鍾者五令三出而賦計莫之從公怒令先賦計令三出而士師莫之從公不說晏子見公謂晏子曰寡人聞君國者愛人則能利之惡人則能疏之今寡人愛人不能利惡人不能疏失君道矣晏子曰嬰聞之君正臣從謂之順君僻臣從謂之逆今君賞諛諛之民而令吏必從則是使君失其道臣失其守也先王之立愛以勸善也其立惡以禁暴也昔者三代之興也利於國者愛之害於國

亦

者惡之故明惡而邪僻滅是以天下治平百姓和集及其衰也行安簡易身安逸樂順於己者愛之逆於己者惡之故明所愛而邪僻煩明所惡而賢良滅離散百姓危覆社稷君上不度聖王之興而下不觀情君之哀臣惧君之逆政之行有司不敢爭以覆社稷危宗廟公曰寡人不知也請從士師之策國內之祿所收者三也

景公伐萊勝之間晏子曰吾欲賞於萊何如對曰臣聞之以謀勝國者益臣之祿以民力勝國者益民之利故上有羨獲下有加利君上享其名臣下利其實故用智者不偷業用力者不傷苦此古之善伐者也公曰善於是破萊之臣東邑之

率皆有加利是上獨擅名利下流也 晏子

司城子罕謂宋君曰韓詩鴻烈有夫國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亂在君行賞罰慶賞賜與

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誅伐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宋

君曰諾於是出威令誅大臣君曰問子罕也

其怨寡人自知不為諸侯笑矣國人皆知殺戮之專制在子罕也 於是大臣畏韓詩之細民

弔韓姓詩畏作之處期年子罕殺宋君而奪政故子罕為出羣以

奪其君國文曰王子於期為宋君為千里之逐已駕轡手吻

在發之贏逸出於實中馬退而却笑不能進前也馬驛而走
轡不能正也韓非說苑曰司戒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國

家之危定百姓之治亂在君行之賞罰也賞當則賢人
得而小人止賞罰不當則賢人不勸小人不止小人比
周欺

上竊主以筆論禍不可不快也夫實昭昭與老人之所好也君自行之刑爵殺戮者人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君曰善子主

七

其惡寡人行其善吾知不為諸侯笑矣於是宋君行賞賜而與于罕刑到國人知刑戮之威寄在子罕也大臣親也百姓

附也居期年子罕逐其君而專其政故曰無弱君而強大
夫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借人此之謂也

簡公在上位爵重而誅嚴厚賦歛而殺戮民田成恒設慈愛

明憲厚簡公以齊民為渴馬不以恩加而田成恒以仁厚為

圖池也。一曰造父為齊王駟馬以渴服馬百日而服成。服成請飲駕齊王，曰：「飲駕於國中。」造父驅車入國，馬見。

國池而走造父不能禁造父以渴服馬久矣今馬見池驛而走雖造父不能治今簡公之以法禁其衆久矣而田成恒利

之是田成恒傾國
而渴民也韓子

晉魏獻子為政分祁氏及羊舌氏之田以賞諸大夫及其子。

戊皆以賢舉也又將賞賈辛曰今汝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

汝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孔子聞之曰親子之舉也近不失

親遠不失舉可謂美矣又聞其命賈辛以為忠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親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家語

叔向賦獵功多者受多功少者受少

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后入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焉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母乃不可乎弗果班禮弓正直者順道而行順而後入大史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焉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其國而有私也無乃不可乎莊是不班也柳莊正矣

齊王問於文子曰治國何如對曰夫賞罰之為道利器也君

卷之五十二

八

固握之不可以示人若如臣者猶默鹿也唯薦華而就非

越王問於大夫文種曰吾欲伐吳可乎對曰可矣吾賞厚而

信罰嚴而必君欲知之何不試焚宮室於是遂焚宮室人莫

救之乃下令曰人之救火死者比死敵之賞救火而不死者

比勝敵之賞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人塗其体被濡衣而赴

火者左三千人右三千人此知必勝之勢也韓非

夫人情發言欲勝舉事欲成故明者不以其短疾人之長不

以其拙病人之工言有善者則而賞之言有非者顯而罰之

塞邪枉之路蕩淫辭之端臣下聞之左右結舌可謂明君為

善者君與之賞為惡者君與之罰因其所以來而報之循其

所以進而答之聖人因之故能用之因之循理固能長久今之為無堯舜之才而慕堯舜之治故終顛頊乎混冥之中而事不覺於昭明之術是以虛慕欲治之名無益亂世之理也析對

魯人燒積澤天北風大南倚恐燒國哀公懼自將衆趣救火者左右無人盡逐歡而火不救乃召問仲尼仲尼曰夫逐歡者樂而無罰救火者苦而無賞此火之所以無救也哀公曰善仲尼曰事急不及以賞救火者盡賞之則國不足以賞於人請徒行賞哀公曰善於是仲尼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歡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過而火已救矣韓非

卷之五十三

九

趙襄子出圍實有功者五人高啟說苑作無功而張孟談曰晉陽之中敵無大功實而為首何也襄子曰寡人之國危社稷殆身在憂約之中說苑作言在與寡人交而不失君臣之禮惟救吾是以先之說苑作上賞不亦可乎仲尼聞之曰襄子可謂善賞矣賞一人而天下之為人臣莫敢失札為六軍則不可易北取代東迫齊令張孟談踰城潛行

與魏桓韓康期而學智伯斷其頭以為觴遂定三家豈非用賞罰當耶呂覽韓非曰仲尼不知善賞夫大善賞者百許之心如此則可謂善賞矣使襄子于晉陽也今不行禁不止是襄子死國晉陽無君也尚誰守哉今襄子于晉陽也知氏潰之穴寃生走而民無反心是君臣親也襄子有君臣親之澤操令行禁止之法而猶有驕侮之臣是襄子失罰也

+

豈獨兵乎

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南門之外者賜之上田上宅人莫

上田宅人爭趨之於是攻亭一朝而拔之

士

以失措其國家傾覆其社稷者以此故也 墨子

今王公大人之為刑政則文此政以為政譬宗於父兄故備以為左右置以為正長民知上置正長之非正以治民也是以皆比周隱匿而莫肯同其上是故上下不同義苟上下不同義實不足以勸善而刑罰不足以沮暴何以知其然也曰上惟毋立而為政乎國家為民正長曰人可賞吾將賞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賞則衆之所非曰人衆與處於衆得非則是雖使得上之賞未足以勸乎上惟毋立而為政乎國家為民正長曰人可罰吾將罰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罰則衆之所吝曰人衆與處於衆得吝則是雖使得上之罰未足以沮乎若立而為政乎國家為民正長賞善下足以

卷之五十二

十三

勸善而刑罰不可以沮暴則是不與鄉吾本言民始生未有正長之時同乎若有正長與無正長之時同則此非所以治民一衆之道故古者聖王唯以尚同以為正長是上下情誼為通上有隱事遺利下得而利之下有蓄怨積害上得而除之是以數千萬里之外有為善者其室人未徧聞天子得而賞之數千萬里之外有為不善者其室人未徧知鄉里未徧聞天子得而罰之是以奉天下之人皆恐懼震動惕慄不敢為淫暴曰天下之視聽也神先王之言曰非神也夫唯能使人之耳目助已視聽使人之吻助已言談使人之心助已思慮使人之股肱助已動作助之視聽者衆則其所聞見者遠

矣助之言談者衆則其德音之所撫循者博矣助之思慮者衆則其謀謀度速得矣助之動作者衆即奉其事速成矣故古者聖人之所以濟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無他故異物焉曰唯能以尚同為政者也 墨子

秦襄公病百姓為之禱病愈殺牛塞禱即中閭過公孫衍出而見之曰非社臘之時也奚自殺牛而祠社怪而問之百姓曰人主病為之禱今病愈殺牛塞禱閭過公孫衍說見王拜賀曰過堯舜矣王驚曰何謂也對曰堯舜其民未至為之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故臣竊以王過堯舜也王因使人問之何里為之嘗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閭過

卷之五十二

十三

公孫衍規不敢言居數月王飲酒酣渠閭過公孫衍謂王曰前時臣竊以王為過堯舜非直敢說也堯舜病且其民未至為之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今乃嘗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臣竊懼之王曰子何不知於此彼民之所以為我用者非以吾愛之為我用者也以吾勢之為我用者也吾釋勢與民相收若是吾適不愛而民因不為我用也故遂絕愛道也 孫述出見之入賀王曰百姓皆里買牛為王禱公孫衍人問之果有之王曰嘗之人二甲夫非今而擅禱是愛家法也夫愛家法之人二甲夫非今而擅禱是愛家法也王法不立亂亡之道也不知人 韓非

上興國行罰民利且罰實行上、民利且愛行刑重其輕者
輕其重者輕者不生重者不來國無力而行知巧者必亡性
民使以刑必勇、使以賞則死怯民勇、民死國無敵者強
、必王貧者使以刑則富、者使以賞則貧治國能令富者
貧令貧者富則國多力多力者王、者刑九賞一強國刑七
賞三罰國刑五賞五 商子

君人者舍法而以自治則誅賞奪與從君心出矣然則受賞
者雖當望多無窮受罰者雖當望輕無已君舍法而以心裁
輕重則是同功殊賞同罪殊罰矣怨之所由生也是以分馬
者之用策分田者之用鈞也非以鈞策為過於人智所以去

卷之五十一

十四

私害怨也故曰大君任法而弗躬則事斷于法、之所加各
以分蒙賞罰而無望于君是以怨不生而上下和矣 慎到
秦大軌應侯請曰五苑之草著蔬菜棗栗足以治民請
發之昭襄王曰吾秦法使民有功而受賞有罪而受誅今發
五苑之蔬菜者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也夫使民有功與無
功俱賞者此亂之道也夫發五苑而亂不如棄秦而治韓
非

衛君問於田讓曰寡人封侯盡千里之地賞賜盡御府繒帛
而士不至何也田讓對曰君之賞賜不可以功及也君之誅
罰不可以理避也猶本杖而呼狗張弓而視雞矣雖有香餌

而不能致者官之必也 說苑

韓昭侯使人藏弊袴侍者曰君亦不仁矣弊袴不以賜左右
而藏之昭侯曰非子之所知也吾聞明主愛一頓一笑頻有
為頻笑有為笑今夫袴豈特頻笑哉吾必待有功者故收藏
之未有子也 韓非

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易行也申子曰法者見功而與實
因能而受官今君設法度而聽左右之請此所以難行也昭
侯曰吾自今以來知行法矣寡人奚聽矣一日申子請仕其
從兄官昭侯曰非所李於子也聽子之謁敗子之道乎亡其
用子之謁申子辟舍請罪 韓非

卷之五十二

十五

秦韓攻魏昭昭而說而秦韓罷齊荆攻魏卯東說而齊荆罷
魏襄王養之以五乘將軍卯曰伯夷以將軍葬于首陽山之
下而天下曰夫以伯夷之賢與其稱仁而以將軍葬是手足
不掩也今臣罷四國之兵而王乃與臣五乘此其持功猶癰
勝而履矯 韓非

秦小主夫人用秦變羣賢不悅自匿百姓鬱怨非上公子連
亡在魏聞之欲入因群臣與民從鄭所之塞右主然守塞弗
入曰臣有義不兩主公子勉去矣公子連去入翟從馬氏塞
南改入之夫人聞之大駭令吏與卒奉命曰寇在邊卒與吏
其始發也皆曰往擊寇中道因變曰非擊寇也迎主君也公

子連國公孫氏之孫為獻公怨右主然而恃重罪之德簡改而欲厚賞

之監突爭之曰不可秦公子之在外者衆若此則人臣爭入

亡公子矣此不便主獻公以為然故復右主然之罪而賜簡

改官大夫賜守塞者人米二十石獻公可謂能用賞爵矣凡

賞非以愛之也爵非以惡之也用規歸也所歸善雖惡之賞

所歸不善雖愛之爵此先王之所以治亂安危也呂覽

民無道作治子知天民以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知天四

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當則諸生有血氣之類皆為得其處

而安其產人臣亦無道知主人臣以賞爵爵祿之所加知主

主之賞爵爵祿之所加者宜則親疎遠近賢不肖皆盡其力

而以為用矣呂覽

凡用民太上以義其次以賞爵其義則不足死賞爵則不足

去就若是而能用其民者古今無有民無常用也無常用

也難得其道為可閭廬之用兵也不過三萬吳起之用兵也

不過五萬、乘之固其為三萬五萬尚多今外之則不可以

拒敵內之則不可以守國其民非不可用也不得所以用之

也不得所以用之固雖大勢雖便卒雖衆何益古者多有天

下而亡者矣其民不為用也用民之論不可不熟矧不徒斷

車不自行或使之也夫種麥而得耒耨種稷而得耨人不恤也

用民亦有種不審其種而祈民之用惑莫大焉當禹之時天

下萬國至于湯而三十餘國今無存者矣皆不能用其民也

民之不用賞爵不充也湯武因夏商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

管商亦因有秦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民之用也有故得其

故民無所不用？民有紀有綱壹引其紀萬目皆起壹引其

綱萬目皆張為民紀綱者何也欲也惡也何欲何惡欲榮利

惡辱害辱害所以為罰充也榮利所以為賞實也賞爵皆有

充實則民無不用矣閭廬試其民於五湖劍皆加於有地流

血幾不可止勾踐試其民於夜官民爭入水火死者千餘矣

遽擊金而却之賞爵有充也莫邪不為勇者與怯者亦勇者

以工懼者以拙能與不能也風沙之民自攻其君而婦神農

竅頤之民自縛其主而與文王湯武非徒能用其民也又能

用非已之民國雖小卒雖少功名猶可立古昔多由布衣定

一世者矣皆能用非其有也用非其有之心不可不察之本

三代之道無二以信為管呂覽

凡人之動也為賞慶為之則見傷害為止矣故賞慶刑罰勢

詐不足以盡人之力致人之死為人主上其所以接下之百

姓者無礼義忠信為慮率用賞慶刑罰勢詐除扼其下獲其

功用而已矣大寇至則使之持危城則必畔遇敵處戰則必

北勞苦煩辱則必奔霍焉離耳下反制上故賞慶刑罰勢詐

之為道也偏徒鬻賣之道也不足以合大衆美國家故古之

卷之五十一

十

卷之五十二

十七

人羞而不道也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礼義以道之致忠信以愛之賞賢使能以次之爵服慶賞以申之時其事輕其任以調齊之長養之如保赤子政令以定風俗以一有離俗不順其上則百姓莫不敦惡莫不盡孽若核不祥然後刑于是起矣是大刑之所加也辱孰大焉將以為利耶則大刑加焉身苟不狂惑慙陋誰睹是而不改也哉然後百姓曉然皆知修上之法像上之志而安樂之於是有能化善修身正行積礼義尊道德百姓莫不貴敬莫不親咨然後賞於是起矣是高爵豐祿養之所加也榮孰大焉將以為害耶則高爵豐祿以持養之生民之屬孰不顧也雖馬縣責爵重賞於其前縣

明刑大辱於其後雖欲無化能乎哉故民歸之如流水所存者神所為者化而暴悍勇力之屬為之化而愿旁辟曲私之屬為之化而公矜糾收繆之屬為之化而調夫是之謂大化至一詩曰王猷允塞徐方其來此之謂也荀子刑當罪則威不當罪則侮爵當賢則貴不當賢則賤古者刑不過罪爵不踰德故殺其父而臣其子殺其兄而臣其弟刑罰不怒罪爵賞不踰德分然各以其誠通是以為善者勸為不善者沮刑罰恭省而威行如流政令致期而化易如神傳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之謂也亂世則不然刑罰怒罪爵賞踰德以族論罪以世奉賢故一人有罪而三族皆夷德雖

如舜不先刑均是以族論罪也先祖當賢後子孫必顯行雖如桀紂列從必尊此以世奉賢也以族論罪以世奉賢雖欲無罪得乎哉詩曰百川沸騰山冢萃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惜莫德此之謂也荀子人主之道靜退以為寶不自操事而知巧與拙不自計慮而知福与咎是以不言而善應不約而善增言已增則執其契事已增則操其符契之所合賞罰之所生也故群臣陳其言君以其言授其事以事責其功當其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不當其言則誅明君之道臣不陳言而不當是故明君之行賞也暖乎如時雨百姓利其澤其行罰也畏乎如雷霆神聖不能解也故明君無偷賞無赦罰賞偷則功臣墮其業赦罰則姦臣易為非是故誠有功則雖賤賤必賞誠有過則雖近愛必誅近愛必誅則疏賤者不怠而近愛者不驕也韓非

人主將欲禁姦則審合刑名者言不異事也為人臣者陳事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專以其事責其功當其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不當其言則罰故群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則罰非罰小功也罰功不當名也群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罰非不悅于大功也以為不當名也言甚于有大功故罰者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

上覺寢而說問左方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患罪
典衣與典冠其罪典衣以為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為越其
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為侵官之害甚于寒故明主之畜臣
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陳言而不當越官則死不當則罪守
業其官所言者貞也則群臣不得朋党相為矣韓非

聖王之立法也其實足以勸善其威足以勝暴其備足以必
完法治世之臣功多者位尊力極者賞厚情盡者名立善之
生知春惡之死如秋故民勸極力而樂盡情此之謂上下相
得上下相得故能使用力者自枉于權衡而務至於任鄙戰
士出死而願為貴守道者出金石金石之心以死子胥之節
用力者為鄙鄙戰如貴守守為金石則人君者高枕而守已
完矣韓非

卷之五十二

卅

王者之論德也而下尊無功不官無德不誅無罪朝無幸位
民無幸生故上賢使能而考級不踰折暴禁悍而刑罰不過
百姓曉然皆知夫為善于家取賞于朝也為不善于幽而蒙
刑于顯夫是之謂定論是王者之德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
位韓嬰

明主之賞罰非以為己也以為國也適于己而無功于國者
不施賞焉逆于己而便於國者不加罰焉故楚莊謂共雍曰
有德者受吾爵祿有功者受吾田宅是二者文無一焉吾無

以與女可謂不踰于理乎其謝之也猶未之莫與鴻烈
民無所好君無以權也民無所惡君無以畏也無以權無以
畏則君無以禁制也無以禁制則比有奔勢而無以為貴矣
故聖人之治國也因天地之情性孔竅之所利以立尊卑之
制以等一作貴賤貴賤之差設官府爵祿利五味盛五色調五聲
以誘其耳目自令清濁昭然殊體榮辱踴然相駭以感動其
心務致民令有所好有所好然後可得而動也故設賞以勸
之有有所好必有所惡有所惡然後可得而畏也故設罰以畏
之韓非

卷之五十二

廿二

既有所勸又有所畏然後可得而制制之者制其所好是以
初賞而不得多也制其所惡是以畏罰而不得過也所好多
則作福所惡過則作威、則君無權天下相怨作福則君
無德天下相賊故聖人之制民使之有欲不得過節使之
朴不得無欲、有欲各得以足而君道得矣國之所以為
國者德也君之所以為君者威也故德不可共威不可分德
共則失恩威分則失權、則君賤失恩則民散民散則國
亂君賤則臣叛韓非

是故為人君者固守其德以附其民固執其權以正其臣
有順逆必有清濁形有善惡必有曲故聖人聞其聲則別其
清濁見其形則異其曲直於濁之中必知其清于清之中必

知其濁於曲之中必見其直於直之中必見其曲於曲無細而不取於行無小而不奉不以著蔽微不以衆捨寡各進其事以致其報白黑分明然後民知所去就民知所去就然後可以致治是謂衆則為人君者居無為之位行不言之教寂而無聲靜而無形執一無端為國源泉固固以為身因臣以為心以臣言為言以臣事為形有聲必有響有形必有影出于內響報于外形立於上影報於下響有清濁影有曲直響有報非一聲也影所應非一形也故為君虛心靜慮聰聽其響明視其影以行賞罰之象其行賞罰也響清則生清者榮響濁則生濁者辱影正則生正者進影枉則生枉者絀孽名考實以參其實實不空施對不虛出是以群臣分職而治各敬其事爭進其功顯廣其名而人君得載其中此自然致力之術也聖人由之故功出於臣名歸於君也董仲舒考緒絀涉計事除廢一作有並者謂之公無並者謂之煩弊名責實不得虛言有功者賞有罪者罰功成者賞顯罪多者罰重不能致功雖有賢名不予之賞官職不廢雖有愚名不加之罰賞罰用於實不用於名賢愚在於實不在於文故是非不能混一作非奇喜惡不能傾一作萬物各得其真一作責則百官勸職爭進其功董仲舒天有和有德有平有威有相受之意有為政之理不可不審

也春者天之和也夏者天之德也秋者天之平也冬者天之威也天之序必先和然後發德必先平然後發威此可以見不和不可以發慶賞之德不平不可以發刑罰之威又可以見德生于和威生于平也不和無德不平無威天之道也起首以此見之矣我雖有所倫而趨必先和心以求其當然後發慶賞以立其德雖有所忿而怒必先平心以求其政然後發刑罰以立其威能常若是者謂之天德行天德者謂之聖人為入主者居至德之位操殺生之勢以變化民之從生也如草木之應四時也喜怒當寒暑威德當冬夏、者威德之合也寒暑者喜怒之偶也喜怒之有時而當發寒暑亦有時而當世其理一也當喜而不喜猶當暑而不暑當怒而不怒猶當寒而不寒也當德而不德猶當夏而不夏也當威而不威猶當冬而不冬也喜怒威德之不可以不直處而發也如寒暑冬夏之不可不當其時而出也故謹善惡之端何以效其然也春秋采善不遺小擷惡不遺大諱而不隱罪而不忽以是非正理以褒貶喜怒之發威德之處無不皆中其應可以參寒暑冬夏之不失其時已故曰聖人配天董仲舒五帝三王教以仁義而天下變也孔子亦教以仁義而天下不從者何也昔明王有綬冕以尊賢有斧鉞以誅惡故其實至重而刑至深而天下變孔子賢顏淵無以賞之賤孺悲無

以罰之故天下不從是故道非權不立非勢不行是道尊然
後行說苑按劉向之說則春秋之權且安所則之矣

治國有二机刑德是也王者尚其德而布其刑伯者刑德並
奏強國先其刑而後德夫刑德者化之所由興也德者養善
而進閔者也刑者懲惡而禁後者也故德化之崇者至于賞
刑罰之甚者至于誅夫誅賞者所以別賢不肖而列有功與
無功也故誅賞不可以謬誅賞謬則善惡亂矣夫有功而不
賞則善不功有過而不誅則惡不惧惡不惧善不功而能以
行化乎天下者未嘗聞也書曰畢協賞罰此之謂也說苑

礼記九錫車馬衣服樂朱戶納陛虎賁鈇鉞弓矢鉅鬯皆隨

卷之五十一

廿四

其德可行而賜車馬能安民者賜衣服能使民和樂者賜以
樂民衆多者賜以朱戶能進善者賜以納陛能退惡者賜以
虎賁能誅有罪者賜以鈇鉞能征不義者賜以弓矢孝道修
者賜以鉅鬯以先後興施行之次自不相踰相為本末然安
民然後富貴、而後樂、而後衆乃多賢、乃能進善退
善乃能退惡退惡乃能斷刑內能正己外能正人內外行備
孝道乃生能安民故賜車馬以著其功德安其身能使人富
足衣食倉庫實故賜衣服以彰其體能使民和樂故賜之樂
以事其先也礼曰夫賜樂者不得以時王之樂事其宗廟也
朱盛色戶所以紀民數也故民衆多賜朱戶也古者人君下

賢降階一等而礼之故進賢賜之納陛以優之也既能進善
當能戒惡故賜虎賁、者所以戒不虞而距惡距惡當斷

刑故賜之鈇鉞、所以斷大刑、爵既中則能征不義故
賜弓矢弓矢所以征不義伐無道也主瓚鉅鬯宗廟之盛礼
故孝道備而賜之鉅鬯所以極著孝道、純備故內和外
榮王以象德金以配情芬香條鬯以通神靈王飾其本君子
之性金飾其中君子之道君子有黃中通理之道美素德金者
精和之至也王者德美之至也也者芬香之至也君子有王
瓚鉅鬯平車者以配道德也其至矣合天下之極美以通其
志也其唯王也鉅瓚平車者謂有赤有青之蓋朱輪特能居

卷之五十一

廿五

前左右寢米底也以其進止有節德能綏民路車乘馬以安
其身言成章行成規卷龍之衣服表顯其德長於教誨內懷
至仁則賜時王樂以化其民尊賢達德動作有礼賜之納陛
以安其体居處修治房內鄭男女時配賁賤有別則賜朱戶
以明其德列威武有矜嚴仁堅強賜以虎賁以備非常善怒
有節誅當刑賜以鈇鉞使得專殺好惡無私執義不傾賜
以弓矢使得專征孝道之美百行之本也故賜以玉瓚得專
為賜也故玉制曰賜之弓矢然後專殺又曰賜主瓚然後為
主未賜者資鬯於天子主度記曰天子嘗諸侯薰大夫也蘭
士廉庶人艾車馬衣服樂三等者賜與其物礼天子賜諸侯

民服車路先設路下四惡之又曰諸公奉選服王制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說將之詩曰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與之路車乘馬又何與之玄衮及黼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朱尹納陞虎賁者皆與之制度而鈇鉞弓矢玉璫皆與之物各因其宜也拒者黑黍一稊二米鬻者以百單之香鬱金合而釀之成為鬯陽達於墻屋入於洞泉所以灌地降神也玉璫者署名也所以灌鬯之器也以圭飾其柄灌鬯貴玉器也白虎通

傳記所載援高伯夷臯陶伯翳日受封土周宣王特輔相大臣以德佐治亦獲有國故尹吉甫作封頌二篇其詩曰臺、

卷之五十一

廿六

申伯王績之事于邑于謝南園于式又曰四牡彭、八鸞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此言申伯山甫文德敦昇平而王封以樂土賜以盛服也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此言公不勝任則有渥刑也是故三公在三載之後宜明考績黜刺簡練其材其有稷卨伯夷申伯仲山甫致治之效者封以列侯令受南土八重之賜其尸祿素餐無進治之效無忠善之言者使從渥刑是則所謂明德慎罰而簡練能否之術也誠如此則三公競思其職而百寮爭竭其忠矣王符賞罰不可以疎亦不可以數、則所及者多疎則所漏者多賞罰不可以重亦不可以輕賞輕則民不勸罰輕則民亡懼

賞重則民徼倖罰重則民無聊故先王明庶以德之思中以平之而不失其節故書曰罔非在中察辭於差徐幹

治民御下莫正於法立法施教莫大於賞罰、者國之利器而制人之柄也故天以晷數成歲國以法教為治晷運於天則時成於地法動於上則治成於人晷之運也先春後秋法之動也先賞後罰是以溫風發春所以勸萌華也寒露降秋所以殞茂葉也明賞有德所以勸善人也顯罰有過所以禁下姦也善賞者因民所善以勸善、罰者因民所惡以禁奸故賞少而勸善刑薄而奸息賞一人而天下喜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用能教決而治廣事寡而功衆也昔王良之善

卷之五十一

廿七

御也識馬之飢飽規矩徐疾之節故鞭策不載而千里可期然不可以無鞭策者以馬之有佚也聖人之為治也以爵賞勸善以仁化養民故刑罰不用太平可致而然不可廢刑罰者以民之有縱也是以賞雖勸善不可無罰、雖禁惡不可無賞、平罰當則理道得矣劉玄天下無賞罰三百載矣元經可得不得乎薛收曰始於晉惠何也子曰昔者明王在上賞罰其有差乎元經褒貶所以代賞罰者也其以天下無主而賞罰不明乎薛收曰然則春秋之始周平魯隱其志亦若斯乎子曰其然乎而人莫之知也薛收曰乃今知天下之治聖人斯在上矣天下之亂聖人斯

在下矣聖人達而賞罰行聖人窮而褒貶作皇極所以後建而斯文不喪也不其深乎再拜而出以告董生、曰仲尼沒而文在茲乎王通

杜如晦問政子曰推爾誠率爾類賞一以勸百罰一以懲衆夫為政而何有如晦出謂實成曰謹人容其奸佞人杜其漸賞罰在其中吾知乎為政矣王通

子苑五十二卷終

卷之五十二

廿八

子苑卷之五十三

名分

賈仲說綽曰西伯昌賢百姓悅之諸侯附焉不可不誅不誅必為殷患紂曰子言義主何可誅賈仲曰冠雖穿弊必戴於頭履雖五采必踐之于地今西伯昌人臣也修義而人向之卒為天下惠其必昌乎人、欲以其賢為其主非可不誅也且主而誅臣焉有過紂曰夫仁義者上所以勸下也今昌好仁義誅之不可三說不用故亡韓非

度爵而制服量祿而用財飲食有量衣服有制宮室有度六

高露作人徒有數舟車陳露作器有禁修生則有軒冕服

卷之五十三

二

位穀祿田宅之分死則有棺槨絞衾塋壆之度雖有賢身貴

露作休母其爵不敢服其服雖有富家多資母其祿不敢

用其財天子服文有章而夫人不敢以燕以饗廟露作公

將軍大夫不得將軍大夫以朝官吏以命士止于帶錄散民

不敢服雜米百工商賈不得服長露作招露作刑餘戰民不

敢服統不敢畜連乘車露作不露作服露作子

奔桓公之始伯也翟人伐燕桓公為燕北伐翟乃至於孤竹

反而令燕君使復召公之職桓公歸燕君送桓公入齊地百

六十里桓公問於管仲曰禮諸侯相送固出境乎管仲曰非

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礼也寡人恐後世之

以寡人能存燕而朝之也乃下車而令燕君還車乃割燕君
所至而與之遂溝以為境而後去諸侯聞桓公之義口不言
而心皆服矣故九合諸侯莫不樂德扶與天子莫不勸從誠
退讓人也孰非戴也賈誼韓詩外傳云齊桓公伐山戎其退讓之
曰諸侯相送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畏
而失禮也寡人不可使燕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與之
諸侯聞之皆朝於齊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周礼天子莖用隧諸侯縣下周襄王出外伯鬬晉文公率師
誅賊定周國之亂復襄王之位於是襄王賞以南陽之地文
公辭南陽即死得以隧下襄王弗聽曰周國雖微未之或代
也天子用隧伯父用隧是二天子也以地為少余請益之文
公乃退賈子

卷之五十三

三

晉襄公薨嗣君少趙宣子相謂大夫曰立少君悞多難請立
雍、長出在秦、大足以為搜賈李曰不若公子樂、有寵
于君先君愛而仕之翟、足以為搜務贏抱太子以呼於庭
曰先君奚罪其嗣亦奚罪舍嫡嗣不立而外求君乎出朝抱
以見宣子曰惡難也故欲立長君長君立而少君壯難乃至
矣宣子患之遂立太子也說先
衛君入朝于周、行人問其號賈誼對曰諸侯辟疆周行人
却之曰諸侯不得於天子同號
賈誼作諸侯得用
乃自更曰諸侯燬賈誼作燬而後內之仲尼聞之曰遠哉賈誼作遠

名不以借人况實事乎賈誼作故善守上下之分者
楚共王多寵子而世子之位不定屈建曰楚必多亂夫一先
走於街萬人追之一人得之萬人不後追分未定則一先走
使萬人獲分已定則雖貪夫知止今楚多寵子而嫡位無主
亂自是生矣夫世太子國之基也而百姓之望也國既無基
又使百姓失望絕其本矣本絕則攬亂犹兔走也恭王聞之
立康王為太子其後犹有令尹圍公子夷疾之亂也說先詳
見灾祥門与山異

卷之五十三

三

又復問政於師曠曰太師奚以教寡人曰君必惠民而已矣
景公出之舍師曠送之又問政於師曠、曰君必惠民而
已矣矣景公歸思未醒而得師曠之所謂公子尼公子夏者景
公之二弟也甚得齊民家富貴而民悅之擬於公室此危吾
位者也今謂我惠民者使我與二弟爭民耶於是反國發廩
粟以賦衆貧散府餘財以賜孤寡舍無陳粟府無餘財官婦
不御者出嫁之七十受祿米衛德惠施於民也已與二弟爭
民居二年二弟出走公子夏逃楚公子尼走晉或曰景公不
與晏子不知除患夫獵者託車與之安用六馬之足使王良
佐轡則身不勞而易及難數矣今釋車與之利指六馬之足
与王良之御而下走逐數則難接季之足無時及數矣託良
為國車則滅獲有餘固若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夫不慮

勢以禁誅擅愛之臣而必德厚以興下齊行以爭名是皆不乘君之車不國焉之制舍車而下走者也故曰景公不知用勢之主也而師曠異子不知除患之臣也。韓非

孔子言於定公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古之制也今三家逼制諸皆損之乃使季氏宰仲由魯三都封孫不得意於

季氏因費宰公山弗擾率費人以襲魯孔子以公与季孫仲

孫叔孫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及臺側公命

申句須梁頡勒士衆下伐之費人北遂襲三都之城強公室

弱私家尊君卑臣政化大行家語

孔子侍韓非坐於哀公賜之桃與黍烏哀公曰請食孔子先

食黍而後食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公曰黍者所以雪桃非為

食之也孔子對曰丘知之矣然黍者五穀之長郊祀宗廟以

為上盛果屬有六韓非而桃為下韓非祀不用不登郊廟立聞

之君子以賤雪貴未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之下

者是從上雪下臣以為妨於教害於義故不敢公曰善哉家

語

孔子在齊、侯出田招虞人以旌不進公使執之對曰昔先

君之田也旌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

冠故不敢進乃舍之孔子聞之曰善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難

之家語

衛孫桓子便齊遇敗焉齊人乘之執新華大夫仲叔於奚以

其衆救桓子桓子乃免衛人以邑賞仲叔於奚于奚辭請曲

懸之樂繁縷以朝許之書在三官子路仕衛見其故以訪孔

子、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

所司名以出信、以守器、以嚴礼、以行義、以生利、

以平民政之大數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不

可止也家語賈誼曰礼天子之樂官縣諸侯之樂軒縣大

君之樂也家語賈誼曰礼天子之樂官縣諸侯之樂軒縣大

君之樂也家語賈誼曰礼天子之樂官縣諸侯之樂軒縣大

孔子通韓非作韓非李孫季孫之宰謂曰君使人假於馬將與之

乎季孫未言孔子曰吾聞之君取於臣之謂取韓非與於

臣謂之賜臣取於君謂之假與於君謂之獻季孫色然悟曰

吾誠未達此義遂命其宰曰自今以往君有取之一切不得

復言假也家語賈誼曰礼天子之樂官縣諸侯之樂軒縣大

子貢問於孔子曰晉文公實召天子而使諸侯朝焉夫子作

春秋云天王狩於河陽何也孔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亦

書其率諸侯事天子而已家語

孔子之弟子從遠方來者孔子荷杖而問之曰子之公不有

恙乎韓非持杖而問曰子之父母不有恙乎韓非置杖而問曰子

厚祿乎 呂覽

以匹夫敵國君非所敢行也雖君私之其若義何孔鮒

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說苑作獲

赤

卷之五十三
六

侵也。則必無劫殺之患矣。

與不善人名分日離不得審察而得也道不足以治則用法

七

卷之五十三

者有勢使群下得為非勢之重者大要在乎先正名分使不相侵雖然後術可秘勢可專名者名形者也形者應名者也然形非正名也名非正形也則形之與名居然別矣不可相亂亦不可相無、名故大無稱有名故名以正形今萬物具存不以名正之則亂萬名具列不以形應之則乖故形名者不可不正也善名命善惡名命惡故善有善名惡有惡名聖賢仁智命善者也頑嚚山愚命惡者也今即聖賢仁智之名以求頑嚚山愚之實亦未之或盡也使善惡盡然有分雖未能盡物之實猶不患其差也故曰名不可不辨也名稱者何彼此而檢虛實者也自古至今莫不用此而得用彼而失

卷之五十三

八

者由名分混得者由名分察今親賢而疎不肖賞善而罰惡賢不肖善惡之名宜在彼親疎實罰之稱宜屬我、之與彼又復一名、之察者也名賢不肖為親疎名善惡為賞罰合彼我之一稱而不別之名之混者也故曰名稱者不可不察也語曰好牛又曰不可不察也好則物之通稱牛則物之定形以通稱隨定形不可窮極者也設復言好馬則復連於馬矣則所好所通無方也設復言好人則復屬於人矣則好非人、非好也則好牛好馬好人之名自離矣故曰名分不可相亂也五聲五色五臭五味凡四類自然存焉天地之間而不期為人用人必用之終身各有好惡而不能辨其名分

名宜為彼分宜屬我、愛白而憎黑黷商而含微好臙而惡焦嗜甘而逆苦白黑商微臙焦甘苦彼之名也愛憎嗜含好惡嗜逆我之分也定此名分則萬事不亂也故人以度審長短以量受少多以衡平輕重以律均清濁以名指虛實以法定治亂以簡治煩惑以易御險難以萬事皆歸于一百度皆准於法歸一者簡之至準法者易之極如此頑嚚聲替可以察其慧聰明同其治也 尹文子

卷之五十三

九

之士莫不處其門庭臣其妻子必避宦諸侯之朝者利引之也遊於諸侯之朝皆志為卿大夫而不擬於諸侯者名限之也彭蒙曰雖充在野衆人逐之分未定也難永滿市莫有制者分定故也物奢則仁智相屈分定則貪鄙不得也 尹文子

天地與其所產為物也物以物其所物而不通為實也實以實其所實不曠為位也出其所位非位、其所位為正也以其所正正其所不正疑其所正其正者正其所實也正其所實者正其名也其名正則准乎其彼此為謂彼而彼不唯乎彼則彼謂不行謂此而行不唯乎此則此謂不行其以當不

不當也不當而亂也故彼、當乎彼則唯乎彼其謂行彼、此、當乎此則唯乎此其謂行此、其以當而當也以當而當正也故彼、止於彼此、止於此可彼此而彼且此、彼而此且彼不可夫名實謂也知此之非也知此之不在此也明不謂也知彼之非彼也知彼之不在彼也則不謂也至矣哉古之名王審其名實審其名實慎其所謂至矣哉古之名王公孫龍

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博乎曰不也王曰何也匡倩對曰博貴衆勝者必殺衆、者是殺所貴也儒者以爲害義故不博也又問曰儒者弋乎曰不也弋者從下害於上者也是從

卷之五十三

十一

下傷君也儒者以爲害義故不弋又問儒者鼓琴乎曰不也夫琴小絃爲大聲以大絃爲小聲是大小易序貴賤易位儒者以爲害義故不鼓也宣王曰善仲尼曰與其使民誦下也寧使民誦上韓非

名分未定堯舜禹湯且皆如物而逐之名定已定貧賤不取今法令不明其名不定天下之人得議之其議人異而無定人主爲法於上下謀之于下是法令不定以下爲正也此所謂名分之不定也夫名分不定堯舜猶將皆折而廢之而况衆人乎此今姦惡大起奪威勢之國滅社稷之道也今先聖人爲師而傳之後世必師受之乃所謂之名不師受之而人

以其心意謀之至死不能知其名與其意故聖人必爲法令置官也置吏也爲天下師所以定名分也名分定則大詐直信民皆愿慤而名自治也故夫名分定勢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勢亂之道也荀子

立天子者不使諸侯疑爲立諸侯者不使大夫疑爲立正妻者不使群妾疑爲立嫡子者不使庶孽疑爲立則動兩、則爭離則相傷害在有與不在獨也故臣有兩位者國必亂臣兩位而國不亂者君猶在也恃君而不亂失君必亂子有兩位者家必亂子有兩位而家不亂者親猶在也恃親而不亂失親必亂臣疑其君無不危之國孽疑其宗無不危之家快子

卷之五十三

十二

凡爲治必先定名君臣夫婦君臣父子夫婦六者當位則下不踰節而上不苟爲矣少不悖辟而長不簡慢矣金木異任水火珠事陰陽不同其爲民利一也故異所以安同也同所以危異也同異之分貴賤之別長少之義此先王之所慎而治亂之紀也呂覽

簡主謂左右車席太美夫冠雖賤頭必戴之履雖貴足必履之今車席如此太美吾將何備以履之夫美下而耗上妨義之本也韓非

分均則不偏勢齊則不一衆齊則不使有天有地而有上下

有差明王始立而處國有制夫兩貴之不能相事兩賤之不能相使是天數也勢位齊而欲惡同物不能賂則必爭、則亂、則窮矣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書曰維齊非齊此之謂也 荀子

離者不相待則窮群而無分則爭窮者患也爭者禍也故患除禍則莫明分使群矣強脅弱也知惧惡也民下違上少陵長不以德為政如是則老弱有失養之憂而壯者有分爭之禍事業所惡也功利所好也職業無分如是則人有樹事之患而有爭功之禍也男女之合夫婦之分婚姻聘送迎無禮如是則人有失合之憂而有爭色之禍也故知者為之分也 荀子

卷之五十三

十一

後王之成名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文名從禮散名之加於萬物者則從諸夏之成俗曲期遠方異俗之鄉則因之而為通散名之在人者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然而心為之擇謂之慮心慮而能為之動謂之偽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偽正利而為謂之事正義而為謂之行所以知之在人者謂之知、有所合謂之智知所以能之在人者謂之能、有所合謂之能性偽謂之病節遇謂之命是散名之

在人者也是後王之成名故王者之制名、定而實辨道行而志則慎率民而一焉故折辭擅作名以亂正名使民疑惑民多辨訟則謂之大姦其罪尤為符節度量之罪也故其民莫敢為奸辭以亂正名故其民慤、則易使、則公其民莫敢為異辭以亂正名故一於道法而謹於循令矣如是則其迹長矣迹長功成治之極也是謹于守名約之功也今聖王沒名守慢奇辭起名實亂是非之刑不明則雖守法之吏誦數之儒亦皆亂也若有王者起必將有循於舊名有作於新名然則所為有名與所緣有同異與制名之樞要不可不察也異形離心交喻異物名實玄鉅貴賤不名同異不別如是則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廢之禍故智者為之分別制名以指實上以明貴賤下以辨同異貴賤明同異別如是則志無不喻之患事無困廢之禍此所謂有名也然則何緣而以同異曰緣天官凡同類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約名以相期也形体色理以目異聲音清濁調等奇聲以耳異甘苦鹹淡辛酸奇味以口異香臭芬鬱腥臊洒酸奇臭以鼻異疾養滄熱滑鉞輕重以形体異說故喜怒哀樂愛惡欲以心異心有微知、則緣耳而知聲可也緣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微知必將待天官之當簿其類然後可也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微之而無說則

卷之五十三

十一

人莫不然謂之不知此所緣而以同異也然後隨而命之同則同之異則異之單足以喻則單不足以喻則兼單與兼無所相避則共雖共不為害矣和異實者之異名也故使異實者莫不異名也不可亂也猶使異實者莫不同名也故為物雖衆有時而欲偏奉之故謂之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則有共至於無共然後止有時而欲偏奉之故謂之鳥獸也者大別名也推而別之別則有別至於無別然後止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於約則謂之不宜名無固實約之以命實約定俗成謂之實名有固善經易而不拂謂之善名物有同狀而異所者有異狀而同所者可別也而為異所者雖可合為之二實狀變而實無別而為異者謂之化有化而無別謂之一實此事之所以稽實定數也此制名之樞要也後王之成名不可不察也見侮不辱聖人不愛己殺盜非殺人此惑於用名以亂名者也驗之所以為有名而現其熱行則能禁之矣山淵平情欲寡怨養不加甘大鍾不加樂此惑於用實以亂名者也驗之所緣無以同異而現其熱調則能禁之矣非而竭極有牛馬非馬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實者也驗之名約以其受所悖其所辭則能禁之矣凡邪說辟言之離正道而擅作者無不類於三惑者是故明君知其分而不與辯也夫民易一以道而不可與共

故、明君知其分而不與辯也臨之以勢道之以道申之以命章之以論禁之以刑故其民之化道也如神辨勢惡用矣哉今聖王沒天下亂嘉言起君子無勢以臨之無刑以禁之故辨說也實不喻然後命、不喻然後期、不喻然後說、不喻然後辨故期命辨說也者用之大文也而王業之始也名聞而實喻名之用也累而成文名之麗也用麗俱名謂之知名也者所以期累實也辭也者兼異實之名以論一意也辨說也者不異實名以喻動靜之道也期命也者辨說之用也辨說也者心之象道也心也者道之主宰也道也者治之經理也心合於道說合於心辭合於說正名而期實請而喻辨異而不過推類而不悖聽則合文辨則盡故正道而辨者猶引繩以持曲直是故邪說不能亂百家無所竄有兼聽之明而無矜奮之容有兼覆之厚而無代德之色說行則天下正說不行則白道而冥窮是以聖人之取容於事辨說也詩曰顯、叩、如珪如璋令聞令望豈第四子四方為綱此之謂也

荀子

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大夫之臣拜不稽首非尊冢臣也所以辟君也

荀子

愛臣太親必危其身人臣太貴必易主位主妾無等必危嫡子兄弟不服必危社稷臣聞千乘之君無備必有百乘之臣

在其側以從其民而輕其國萬乘之君無備必有千乘之家
在其側以從其威而傾其國是以姦臣蓄息主道衰亡是故
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群臣之太富君主之敗也將相之
管主而隆國家此君人者所外也萬物莫如身之至貴也位
之至尊也主威之重主勢之隆也此四美者不求諸外不請
於人謀之而得之矣故曰人主不能用其富則終于外也此
君人者之所識也昔者周之亡周之早皆從諸侯之博大也
晉之分也齊之奪也皆以群臣之太富也夫燕宋之所以弑
其君者皆以類也故上比之殷周中比之燕宋莫不從此術
也是故明君之蓄其臣也盡之以法質之以倫故不赦死不

卷之五十三

十六

宥刑赦死宥刑是謂威淫社稷將危國家威是故大臣之
祿雖大不得藉威城市黨與雖衆不得臣士卒故人臣嚴國
無私朝居軍無私交其府庫不得私貸於家此明君之所以
禁其邪是故不得四從不戴奇兵非傳非遽載奇兵革罪死
不赦此明君之所以備不虞者也韓非
聖主明君不適疑物以闕其臣也見疑物而無反者天下鮮
矣故曰孽有擬嫡之子配有擬妻之妾廷有擬相之臣有
擬主之寵此四者國之所危也故曰內寵並后外寃二政枝
子配適大臣擬主亂之道也故周記曰無尊妾而卑妻無孽
適子而尊小枝無尊孽臣而匹上卿無尊大臣以擬其主也

四擬者破則上無意下無怪也四擬不破則損身滅國矣韓非

皇太子官称家臣動作称從西京雜記

卷之五十三

十七

衣服疑者是謂爭先厚澤疑者是謂爭賞權力疑者是謂爭
疆等級無限是謂爭尊彼人者近則冀幸疑則比爭是以等
級分明則下不得疑權力絕尤則臣無冀志故天子之于其
下也加五等也往則為臣例臣之于下也加五等以往則以
為僕、則亦臣礼也然稱僕不敢稱臣者尊天子避嫌疑也
制服之道取至適至和以予民至美至神進之帝奇服文章
以等上下而差貴賤是以高下異則名號異則權力異則事
勢異則旗章異則符瑞異則環珮異則車馬異則妻妾異則
澤厚異則宮室異則牀席異則環珮異則器皿異則食飲異
則祭祀異則死喪異則故高則此品同高下則此品同下加
人者品此臨之堦人者品此承之遠則品此者進絀則品此
者損貴同賤賤同謙貴賤有級服位有等、級既設各處其
檢人循其度擅退則讓上僭則誅建法以習之設官以牧之
是以天下見其服而知貴賤望其章而知其勢分人定其心
各著其目故衆多而天下不眩傳遠而天下識祇卑尊已著
上下已分則人倫法矣於是主之与臣若日之与星臣不幾
可以疑主賤不幾可以冒貴下不凌等則上位尊臣不踰級

則主位安謹守倫紀則亂無由生賈誼

諸侯王所在之宮衛緘履躡屐以皇帝在所宮法論之即中
謁者受賜取告以官皇帝之法子之事諸侯王或不康潔平
端以事皇帝之法罪之曰一用漢事諸侯王乃事皇帝也誰
是則諸侯之王乃將至尊也然則天子之與諸侯臣之與下
宜換然齊等若是乎天子之相號為丞相黃金之印諸侯之
相號為相而尊無異等秩加二千石之上天子列卿秩二千
石諸侯列卿秩二千石則臣已同矣人主登臣而尊今既同
則法惡得不齊天子衛御號為大僕銀印秩二千石諸侯之
御號曰大僕銀印秩二千石則卿已齊矣卿既已齊則車飾

卷之五十三

本

惡得不齊天子親號云太后諸侯親號云太后天子妃號曰
后諸侯妃號曰后然則諸侯何損而天子何加焉要既已同
則夫何以異天子宮門曰司馬闔入者為城旦諸侯官門為
司馬闔入者為城旦殿門俱為殿門闔入之罪亦俱棄市宮
墻門衛同名其嚴一等罪已鈞矣天子之言曰令、甲令已
是也諸侯之言曰令儀之言是也天子卑號皆稱陛下諸侯
卑號稱陛下天子車曰乘輿諸侯車曰乘輿、一等也衣被
次齊貢、經緯也苟工巧而志欲之唯冒上軼主次也然則
所謂主者安居臣者安在人之情不異面目狀貌同類貴賤
之別非入天根著於形容也所持以別貴賤明尊卑者等級

勢力衣服號令也亂且不息滑曼無紀天理則同人事無別

然則所謂臣主者非有相臨之具尊卑之經也持面形而膚
之耳近習乎書近貌然後能識則疏遠無所效衆庶無以期
則下惡能不疑其上君臣同倫異服異等同服則上惡能不
眩於其下孔子曰長民者衣服不二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
民德一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裳行歸於周萬民所望孔子
曰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
臣不惑於其君與此之不行冰清無界可謂長太息者此也
賈誼

卷之五十三

九

古者有命民之有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居事力者命於其
君然後命得乘飾車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飾車駢馬乘者
皆有罰故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礼義功德則無所用故皆
興仁義而賤財利、、則不爭、、則強不陵弱衆不暴
寡是君之所以象典刑而民莫犯法民莫犯法而亂斯止矣
詩曰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韓嬰
周書有言曰上言者下用也上言者常也下言者權也此存
亡之術也唯聖人為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下之高
行也馮烈

春秋之法以人隨君以君隨天曰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
君不可一日無君而執三年祔子者為君心之未當立也此

非以人隨君也孝子之心三年不當三年不當而踰年即位者與天數俱始終也此非以君隨天耶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義也 董仲舒

春秋慎辭謹於名倫等物者是故小夷言伐而不得言戰大夷言戰而不得言獲中國言獲而不得言執各有辭也有小夷避大夷而不得言戰大夷避中國而不得言獲中國避天子而不得言執名備弗予嫌於相臣之辭也是故大小不踰等貴賤如其倫義之正也 董仲舒

春秋立義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諸山川不在封內不祭有天子在諸侯不得專地不專封不得專執天子之大夫不

卷之五十三

三

得舞天子之樂不得致天子之賦不得通天子之貴君親無將而誅大夫不得世大夫不得廢置君命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立夫人以嫡不以妾天子不臣母后之党親迎以來未有不先迎而致遠者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言自近者始也 董仲舒

凡衣裳之生也為蓋形煖身也然而染五采飾文章者非以為蓋肥膚血氣之情也將以貴尊賢而明別上下之倫使教至行使化易成為治為之也若去其度制使人從其欲快其意以逐無窮是大亂人倫而靡斯財用也失文采所達生之意矣上下之倫不別其勢不能相治故若亂也嗜欲之

物無厭其數不能相足故若貧也今教以亂為治以貧為富非反之制度不可古者天子衣文諸侯不以燕大夫以褻赤不以燕庶人衣緇此其大略也 董仲舒

治天下之端在審辨大辨大之端在深察名號名者大理之首章也錄其首章之意以窺其中之事則是非可知逆順自著其幾通於天地矣是非之正取之逆順、之自正取之名號、之正取之天地、為名號大之義也古之聖人譌而效天地謂之號鳴而命施謂之名、之為言鳴與命也號之為言譌而效也譌而效天地者為號鳴而命者為名、號是聲而同本皆鳴號而達天意者也天不言使人發其意

卷之五十三

廿一

弗為使人行其中名則聖人所發天意不可不深觀也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號為天子者宜視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號為諸侯者宜謹視所候奉之天子也號為大夫者宜厚其忠信教其礼義使善大於匹夫之義足以化也士者事也民者順也士不及化可使守事從上而已上號目謂各有分、中委曲、有名、繫於號、其大全順也者名其別離分散也號凡而名詳而目、者偏辨其事也凡者徂奉其大事也事鬼神者號一曰祭、之散名春曰祠夏曰杓秋曰嘗冬曰烝獵禽獸者號一曰田、之散名春苗秋蒐冬狩夏獮無有不皆中天意者物莫不有凡號、莫不有散名如選

是故事各順於名、各順於天、人之際合而為一同而通
理動而相並順而相受謂之德道詩云維統斯言有倫有脊
此之謂也深察王號之大意其中有五科皇科方科匡科黃
科往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謂之王、者皇也王者方也王者
匡也王者黃也王者往也是故王意不普大皇則道不能正
直而方道不能正直而方則德不能匡運周徧德不能匡運
周徧則美不能黃、、、則四方不能往四方不能往則
不全於王故曰天覆無外地載兼愛風行令而一其威兩布
施而均其德王術之謂也深察君號之大意其中亦有五科
元科原科權科溫科群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謂之君、者元

卷之五十三

廿二

也君者原也君者權也君者溫也君者群也是故君意不比
於元則動而失本動而失本則所為不立、、、則不效
於原、、、則自委舍自委舍則化不行用權於變則失
中適之宜失中適之宜則道不平德不溫道不平德不溫則
衆不親衆不親安則離散不群離散不群則不全於君名
生於真非其真弗以為名、者聖人之所以真物也名之為
言真也故凡百訛有黜、者各反其真則黜、者運昭、耳
欲審曲直莫如引繩欲審是非莫如引名、之審於是非也
猶繩之曲直也語其名實現其離合則是非之情不可以相
闕也董仲舒

或問秦伯列為侯爵卒吞天下而報曾無以制乎曰天子制
公侯伯子男也庸節、莫差於備、莫備於祭、莫重於地
、莫重於天則棄文宣靈其兆也昔者襄公始備西時以祭
白帝文宣靈宗興鄰容上下用事四帝而天王不匡及致文
武胙是以四疆之內各以其力來侵擾肌及骨報無何以制
秦乎楊雄

天子者爵稱也爵所以稱天子者何王者父母天地為天之
子也故援神契曰天覆地載謂之天子上法斗極鉤金訣曰
天子爵稱也帝王之德有優劣所以俱稱天子者何以其俱
命於天而王治五千里內也尚書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

卷之五十三

廿三

下王何以知帝亦稱天子也以法天下也中侯曰天子臣致
熱書無逸篇曰厥兆天子爵何以言皇亦稱天子也以其言
天覆地載俱王天下也故易曰伏羲氏之王天下也爵有五
等以法五行也或三等者法天光也或法三光或法五行何
質家者據天故法三光文家者據地故法五行合文嘉曰殷
爵三等周爵五等各有宜也王制曰王者之制祿爵凡五等
謂公侯伯子男此周制也所以名之為公侯者何公者通公
正無私之意也侯者候也侯逆順也春秋傳曰王者之復稱
公其餘人皆千乘象雷震百里所謂同大國稱侯小國稱伯
子男也王制曰公侯四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伯者

百也子者孽也孽、無已也男者任也人皆五十里差次功
德小者不滿為附庸附庸者附大國以名通也百里兩爵公
侯共之七十里一爵五十里復兩爵何公者加尊二王之後
侯者百里之正爵士上可有次下可有第中央故無二十五
里有兩爵者所以加勉進人也小國下爵猶有尊卑亦以勸
人也殷爵三等謂公侯伯也所以合子男從伯者何王者受
命改文從質無虛退人之義故上就伯也尚書侯甸任衛作
國伯謂殷也春秋傳曰合伯子男以為一爵或曰合從子貴
中也以春秋名鄭忽、者鄭伯也此未踰年之君當稱子嬖
為改赴故名之也地有三等不變至爵獨變何地比爵為質
故不變王者有改道之文無改道之實象所以令公居百里
侯居七十里何也封賢極於百里其政也不可空退人示優
賢之義欲褒尊而上之何以知殷家侯人不過七十里者也
曰士上有三等有百里有七十里有五十里其地半者其數
倍制地之理也多少不相配公卿大夫者何謂也內爵稱
也曰公卿大夫何爵者盡也各量其職盡其才也公之為言
公正無私也卿之為言章善明理也大夫之為言大扶進人
者也故傳曰進賢達能謂之大夫也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
故傳曰通古今辨然否謂之士禮曰四十強而仕不言爵為
士至五十爵為夫人何以知士非爵何以知卿為爵也以

卷之五十三

廿四

大夫知卿亦爵也何以知公為爵也春秋傳曰諸侯四伯諸
公六伯合而言之以是知公卿為爵內爵所以三等何亦法
三光也所以不變質文何內者為本故不改內也諸侯所以
無公爵者下天子也故王制曰上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下
士凡五等此謂諸侯臣也大夫但有上下何明卑者多也爵
皆一字也大夫獨兩字何春秋傳曰大夫無逆事以為大夫
職在之適四方受君之法施之于民故獨兩字言之或曰大
夫爵之下者也稱大夫明從大夫以上受下施皆大自著也
天子之士独稱元士何士賤不得休君之尊故加元以別諸
侯之士也禮經曰士見大夫諸侯之士王制曰王者八十一
元士天子爵連言天子諸侯爵不連言王侯何即言王侯以
王者同稱為衰弱備差生篡弑猶不能為天子也故連言天
子也或曰王者天爵王者不能生諸侯故不言王侯諸侯人
事自著故不著也王者太子亦稱士何李從下升以為人無
生得貴者莫不由士起是以爵時稱為天子必先試於士禮
士冠經天子之元士也中一婦一在父在稱世子何繫於君
也父沒稱子某者何屈於尸柩也既葬稱小子者即尊之漸
也踰年稱公者緣之民也不可一日無君也緣終始之義一
年不可有二君也故踰年即位所以繫民臣之心然後爵者
緣孝子之心未忍安言故春秋魯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乙

卷之五十三

廿五

已薨于小寢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四月丁巳薨我君
僖公韓詩內傳曰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所
以名之為世子何言欲其世、不絕也何以知天子亦稱世
子也春秋傳曰公會世子於首止或曰天子之子稱太子尚
書曰太子發升于舟也或曰諸侯之稱代子則傳曰晉有太
子申生鄭有太子華齊有太子光由是觀之周制太子代子
亦不定也漢制天子稱皇帝其嫡嗣稱皇太子諸侯王之嫡
稱代子後代咸因之世子三年喪畢必上受爵命於天子何
明爵土者天子之有也臣無自爵之義童子當受父爵命使
大夫就其國命之明王者不與童子為禮也以春秋魯成公
幼少與諸侯會公不見之經不以魯証明不與童子為禮也
世子上受爵命衣士服何謙不敢自尊也故詩曰韎韐有珌
世子始行也天子大歛之後稱王者明士不可一日君無也
故尚書王麻冕黼裳此歛之後也何以知王從死機加王也
以尚書言迎子釗不言迎王、者既殯而即繼體之位何緣
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
尚書曰再拜興對乃受銅瑁也明為繼體君也緣始終之義
一年不可有二君也故尚書曰王釋冕喪服吉冕受銅稱王
以接諸侯明已繼體為君也釋冕威銅及喪明未稱王以統
事也不曠年無君故適年乃即位改元名元年、以紀事君

卷之五十三

廿六

名其事矣而未發號令也何以言踰年即位謂改元位春秋
傳曰以諸侯踰年即位亦知天子踰年即位也春秋曰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改元位也王者改元年即事天地諸侯改
元即事社稷王制曰夫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為越縗
而行事春秋傳曰天子三年然後祔王者謂祔王統事發號
令也尚書曰高宗諒陰三年是也論語君薨百官總已聽於
冢宰三年祔孝子之心則三年不當也故三年除喪乃即位
統事即位踐祚為主南面稱臣下稱王以發號令也故天子
諸侯凡三年即位始終之義乃備所以諒陰三年卒孝子之
道故論語曰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聽於冢宰三年所
以听於冢宰三年者何以為冢宰職在制國之用是以由之
也故王制曰大冢宰制國用所以名之為冢宰者何冢宰大
也宰者制也大制事也故王度記曰天子冢宰一人爵祿如
天子之大夫或曰冢宰視卿周官所云也白虎通
帝王者何號也號者功之表也所以表功明德號令臣下者
也德合天地者稱帝仁義合者稱王別優劣也禮記謚法曰
德象天地稱帝仁義所生稱王帝者天號王者王行之稱也
皇者何謂也亦號也皇君也美也大也天之惣美大稱也時
有故惣之也號之為皇者煌、人莫違也煩一夫援一士以
勞天下不為皇也不援一夫一婦故為皇故黃金棄於山珠

卷之五十三

廿七

玉捐於潤岩居穴處衣皮毛飲泉液吮露英虛無寥廓与天地通英灵也號言為帝者何帝者諦也象可承也王者性也天下所歸往鈞訣曰三皇步五帝迨三王馳五伯鷲或稱天子或稱帝王何以為接上稱天子明以爵事天也接下稱王者得號天下至尊言稱以號令臣下也故尚書曰咨四岳曰裕汝猷或有一人王者自謂一人者謙也欲言己材能當一人耳故論語曰百姓有過在于一人臣謂之一人何亦所以尊王者也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內所共尊者一人耳故尚書曰不施予一人或稱朕何亦王者之謙也朕我也或稱予者予亦我也不以尊稱自也但自我皆謙或稱君子何道德

卷之五十三

廿八

之稱也君之為言群也子者丈夫之通稱也故孝經曰君子之教以孝也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何以言知其通稱也以天子至於民故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論語曰君子哉若人此謂弟子弟子者民也白虎通

何以言諸侯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大夫不世位何股肱之臣任事者也為其專權擅勢傾覆國家又曰孫首也肅不任輔政妨塞賢故不世也故春秋公羊傳曰訊世非礼也諸侯世位大夫不世安法所以諸侯南面之君体陽而行陽道不絕大夫大臣北面体陰而行陰道絕以男生內嚮有留家之義女生外嚮有從夫之義此陽不絕陰有絕之効也國在

卷之五十三

九

立太子者防篡然壓臣子之亂也春秋之弑太子罪與弑君同春秋曰弑其君之子奚齊明与我君也君薨適夫人無子有育遺腹必待其產立之何專適重正也會子問曰立適以長不以賢何以言為賢不肖不可知也尚書曰惟帝其難之立子以賢貴不以長防愛憎也春秋曰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賢不以長也始封諸侯無子死不得與兄弟何古者象賢也弟非賢者子孫春秋傳曰善及子孫不言及昆弟一尊同無相承養之義以閔公不繼莊公也昆弟不相繼之義至繼體諸侯無子得及親屬者以其俱賢者子孫也重其先祖之功故得及之礼服傳曰大宗不可絕同宗則可以為後為人作子何明小宗可以絕大宗不可絕故舍己之父往為後于太宗所以尊祖重不絕大宗也春秋傳曰為人後者為人子繼世諸侯無子又無弟但有諸父庶兄當誰庶與兄推親之序也王者受命而作興滅國繼絕世何為先王無道安殺無辜及嗣子幼弱為強臣所奪子孫皆無罪因而絕重其先人之功故復立之論語曰興滅國繼絕世誅君之子不立者義無所繼也諸侯世位象賢也今親被誅絕也春秋傳曰誅君之子立君見弑其子得立何所以尊君防篡弑春秋繼絕曰齊無知殺其君貴妾子公子糾當立也大夫功成未封子得封者善及子孫也春秋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地

也周公不之魯何為周公繼武王之業也春秋傳曰周公為不之魯欲天下一於周也詩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杜魯周公身薨天為之變成王以天子之禮葬之命魯郊以明至孝天所與也 白虎通

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愛厚親、遠禽獸別婚姻也故禮別類使生相愛死相哀同姓不得相愛皆為重人倫也姓生也人所稟天氣所以生者也詩云天生烝民尚書曰平章百姓、所以有百何以為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記其族人舍五常而生有五音官商角徵羽轉而相雜五、二十五轉生四時故百而異也氣殊音悉倫殊百也所以有氏者

卷之五十三

三

何所以貴功德賤伎力或氏其官或氏其事聞其氏即可知其所以勉人為善也或氏王父字何所以別諸侯之後為與滅國繼絕世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各以其王父字為氏故魯有仲孫季孫楚有昭屈原齊有高固崔立氏三以知其為子孫也王者之後二稱王子兄弟立而皆封也或曰王孫上稱王孫也充知命表稷契賜生子姓阜陶典刑不表姓言天任德遠刑禹姓姒氏祖以億生殷姓妣氏祖以玄鳥子也周姓姬氏祖以履大人跡生也人必有名何所以吐情自紀尊事人者也論語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三月名之何天道一時物有變人生三月日煦亦能笑與

卷之五十三

三

人相更答故因其始有知而名之故禮服傳曰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於祖廟於祖廟者謂子之親廟也明當為宗祖主也一說名之於燕寢名者幼少卑賤之稱也家暴故於燕寢禮內則曰子生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立于作階西嚮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命之士適子執其右手底子撫其首君曰欽有師夫人曰記有成告於四境、者所以遇絕萌芽榮備未然故魯子問曰世子生三月以名告於祖廟內則記曰以名告於社稷山川四境天子太子使士負子於南郊以桑弧蓬矢六射者何也此男子之事也故先表其事然後食其祿必桑弧何桑者相逢接之道也保傳曰太子生奉之以禮使士負之者何齊蕭端綏之效見于天韓詩內傳曰太子生以桑弧蓬矢六射上下四方明當有事天地四方也殷以生日名子何殷家質故直以生日名子也以尚書道殷家太甲武丁也於臣民亦得以生日名子何亦不止也以尚書道殷臣有巫咸有祖已也何以知諸侯不象王者以生日名子也以太王名亶父王季名歷殷之諸侯也易曰帝乙謂成湯帝乙謂六代孫也湯生于夏世何以用甲乙為名曰湯王後乃更變名子孫法耳本名履故論語曰予小子履、湯名也不以子丑何曰甲乙者幹也子丑者枝也幹為本、質故以甲乙為名也名或兼或單何示非一也或聽其聲以律定其名

或依事旁其形故名或兼或單也依其事者若后稷是也桑之同名之為桑也旁其形者孔子首類魯國尼丘山故名為丘或旁其名為之字者聞名即知其字聞字即知其名若名賜字子貢名鯉字伯魚春秋飢二名何所以飢者乃謂其無常者也若乍為名祿甫元言武庚名不以日月山川為名者少賤卑已之稱也臣子當諱為物示通故避之也曲禮曰二名不偏諱連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違父母則不諱王父母也君前不諱詩書不諱臨文不諱郊廟中不諱又曰君前臣名父前子名謂大夫名卿弟名兄也明不敢諱於尊者前也太古之時所不諱者何尚質也故臣子不言其君父之名故

卷之五十三

三十三

禮記曰朝日上值不諱正天名也人所以十月而生者何人天子之也經天地之數五故十月而備乃成人也人生所以位何本一幹而分得氣異息故泣重離母之義也尚書曰啟呱泣也人拜所以自名者何所以泣號自紀禮拜自後不自名何倫陰陽也人所以相拜者何所以表情見意屈節卑體尊事之者也拜之言服也所以必再拜何法陰陽也尚書曰再拜稽首也必稽首何敬之至也頭至地何以言首謂頭也禮曰首有瘍則沐所以先拜首後稽首何名順其文質也尚書曰周公拜首稽首人所以有字何冠德明功敬成人也故禮士冠經曰賓北面字之曰伯某甫又曰冠而字之敬其

名也所以五十乃稱伯仲者五十知天命思慮定也能順四時長幼之序故以伯仲號之禮檀弓曰幼名冠字五十乃稱伯仲論語曰五十而知天命稱號所以有四何法四時用事先後長幼兄弟之象也故以時長幼號曰伯仲叔季也伯者長也伯者子最長追近父也仲者中也叔者少也季者幼也適長稱伯禽是也庶長稱孟以魯大夫孟氏男支異長各自有伯仲法陰陽各自有終始也春秋傳曰伯姬者何內女稱也婦人十五稱伯仲何婦人值少變陰道促發成十五通乎織紵之事思慮定故許嫁笄而字故禮經曰女子十五許嫁笄禮之稱字之婦姓以配字何明不娶同姓也故春秋曰

卷之五十三

三十三

伯姬歸於宋姬者姓也值字所以於仲春何值者親故近于仲文子尊故於伯仲之時物尚值叔之時物失之章即如是周有八士論語曰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駟續於叔何蓋以兩俱生故也不續于伯季明其無二也文王十子詩傳曰伯邑考武王發周公旦管叔鮮蔡叔鐸成叔處霍叔武康叔封南季載所以或上其叔何也管蔡霍成康南皆來也故上置叔上伯邑叔震也以獨無乎蓋以為大夫者不是來地也白虎通

漢天子正號曰皇帝自稱曰朕臣民稱之曰陛下天子必有陳于陛側以備不虞謂之陛下者群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同卑連尊之義也

卷之五十三

三

三

独断

卷之五十五

三

姓 姓

里易日月星辰次千里

政
日
政
獨
斷

婦人婦之言服也。庶人巨妻、之齊言也。公侯有夫人有世

婦有妻有妾皇后赤綬玉璽貴人綈綬金印綈綬色似綠也
斷

天子后立六宮之別名三夫人帝嘗有四妃以象后妃四星
其一明者為正妃三皆為次妃也九嬪夏后氏增以三三而
九合十二人春秋天子一取十二夏制也二十七世婦殷人
又增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八十一御女周人上法帝嘗
正妃又九九八十一增之合百二十人也天子一取十二女
象十二月三夫人九嬪諸侯一取九女象九州一妻八妾卿
大夫一妻二妾士一妻一妾獨斷

卷之五十三

三十一

王者子女封邑之差帝之女曰公主儀比諸侯帝之姊妹曰
長公主儀比諸侯王異姓婦女以恩澤封者曰君比長公主
獨斷

五等爵之別名三公者天子之相、助也助理天下其地方
百里侯者侯也侯逆順也其地方百里伯者白也明白於德
其地方七十里子者滋也奉天王之恩德其地方五十里男
者任也立功業以化民其地方五十里獨斷

守者秦置也秦兼天下置三川守伊洛也漢改曰河南守
武帝謂曰太守世祖都洛陽改曰正獨斷

朝士卿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也群臣在其後右九棘
公侯伯子男位也群吏在其後三槐三公之位也州長衆庶

在其後獨斷

漢制皇子封為王者其實古諸侯也周末諸侯或稱王而漢
天子自以皇帝為稱故以王號加之總名諸侯又曰王子封
為王者稱諸侯王子弟封為侯者謂之諸侯群臣異姓有功
封者謂之徹侯後避武帝諱改曰通侯法律家皆曰列侯功
德優盛朝廷所異者賜位特進位在三公下其次朝侯位次
九卿下皆平冕文衣侍祠郊廟稱侍祠侯其次下士但侍祠
無朝位次小國侯以肺腑宿衛親公王子孫奉墳墓在京者
亦隨時見會謂之猥朝侯也獨斷

卷之五十三

三十一

子曰元經其正名乎皇始之帝微天以授之也晉宋之王近
於正休於是乎未忘中國穆公之志也齊梁陳之德斥之於
四夷也以明中國之有代太和之力也上通

董常習書告於子曰吳蜀遂忘乎子慨然嘆曰通也敗忘大
皇昭烈之懿識孔明公瑾之盛心哉董常曰大哉中國五帝
三王所自立也衣冠禮義所自出也故聖賢景慕焉中國有
一聖賢明之中國有並聖賢除之邪子曰噫非中國不敢以
訓董常曰元經之帝元魏何也子曰亂離斯瘼告誰適歸天
地有奉生民有痼即吾君也且居先王之國受先王之道子
先王之民矣謂之何哉董常曰敢問皇始之授魏而帝晉何
也子曰主中國將非中國也我聞有命未敢以告人則猶傷

之者也傷之者懷之也董常曰敢問卒帝之何也子曰貴其時大其事於是乎同義矣王通

叔恬曰敢問元經書陳亡而具五國何也子曰江東中國之舊也衣冠禮樂之所就也永嘉之後江東貴焉而卒不責無人也齊梁陳於是乎不與其為國也及其亡也君子猶懷之故書曰晉宋齊梁陳亡具五以歸其國且言其國亡也嗚呼棄先王之禮樂以至是乎叔恬曰晉宋亡國久矣今具之何謂也子曰衣冠文物之舊君子不欲其先亡宋堂有樹晉之功有復中國之志亦不欲其先亡也故具齊梁陳以歸其國其未亡則君子奪其國焉曰中國之禮樂安在其已亡則君

卷之五十三

三十八

子與其國焉曰我中國之遺人也叔恬曰敢問其志文中子注然而興曰銅川府君之志也通不敢廢書五國並時而亡蓋傷先王之道盡墜故君子太其言極其敗於是乎掃地而求更新也期逝不至而多為邨汝知之乎此元經所以書也王通

元經之專斷蓋臨於天命吾安敢至哉董常聞之曰元經之與天命夫子而不至其孰能至也王通

子苑卷之五十三終

子苑卷之五十四

用人

昔者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得太常而察於地利得奢龍而辨於東方得祝融而辨於南方得大封而辨於西方得后土而辨於北方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為當時大常察乎地故使為廩者奢龍辨乎東方故使為土師祝融辨乎南方故使為司徒大封辨於西方故使為司馬后土辨乎北方故使為司農是故春者土師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馬也冬者李也管子

卷之五十四

一

大撓作甲子默如作虜首容成作曆羲和作占日尚儀作占月后益作占歲胡曹作衣裳羿作弓祝融作市狄儀作酒高元作室虞姁作舟伯益作井赤冀作曰乘雅作駕寒哀作御玉冰作服牛史皇作圖巫彭作醫巫咸作筮此二十官者聖人之以所治天下也聖王不能二十官之事然而使二十官盡其巧畢其能聖王在上故也聖王之所不能也所以能之也不知也所以知之也養其神修其德而化矣豈必勞形愁

樊耳目哉呂覽

春危氏也止農正趣民耕種夏危氏農正趣民芸除秋危氏農正趣民收斂冬危氏農正趣民蓋藏棘危氏農正常謂茅氏一曰掌人百果卿行危氏農正書為民驅鳥

宵危氏晨正夜為民驅獸桑危氏晨正迎民養蠶也老危氏
農正趣民收麥

當堯之時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田疇夔為
樂正偃為工師伯夷為秩宗皋陶為大理益掌四裔充休力
便巧不能為一焉堯為君而九子為臣其何故也堯知九職
之事使九子者各受其事皆勝其任以成九功堯遂成厥功
以王天下是故知人者王道也知事者臣道也王道知人臣
道知事毋亂旧法而天下治矣說苑

禹之治天下也得皋陶得杜子業得既子得施子得得季子
齊得然子堪得軒子玉得七大夫以佐其身以治天下而天

卷之五十四

丁治鬻子

湯之治天下也得慶諸伊尹涅里且東門廐南門廐西門廐
北門側得七大夫佐以治天下而天下治鬻子

伊尹長而賢湯聞伊尹使人請之有仇氏有仇氏不可伊尹
亦欲得湯於是請取婦為嫁有仇氏喜以伊尹為媵送女
政賢主之求有道之士無不在為有道之士求賢主無不行
也相得然後樂不謀而親不約而信相為智智力犯危行
苦志懼樂之此功名所以大成也呂覽

一雀適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為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
湯以庖人籠伊尹也

然後可具夫三群之虫水居者鰓內獲者鰓草食者鰓是思
之為紅時時徐滅先除其害必以其勝無失其理調和
之變精微妙纖口弗能言志弗能喻若射御之微陰陽之
不滅幸而不烈瀆而不薄肥而不爛甘而不膩酸而不
有之矣魚之九族民所食魚之美者洞庭之鰻東海之鮑
魚名曰朱龍六足有珠白鰓蓬水之魚名曰鯉其狀若鯉而
有翼常從西海飛游於東海菜之美者菜之美者菜之美者
華指姑之東中容之國有赤木玄木之葉為餘香之葉具區
之產有菜其名曰嘉樹其色若碧陽華之葉若雲香之葉具區
之著浸潤之草名曰土英和之美者陽朴之葉若雲香之葉具區
之山其上有清泉焉其水曰沮江之丘名曰梧水曰山之水高泉
北枝潤之上有清泉焉其水曰沮江之丘名曰梧水曰山之水高泉
權馬江浦之精雲旁之樹漢上石耳所以致之為之美者青
龍之區遺風之乘非先為天子不可得而具天子不可得而具
必先知道者止彼在己成而天子成天子成則至味具
故當近所以知遠也成已所以成人也秦穆公以五羊之皮
籠百里奚見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呂
覽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之有道
乎伊尹對曰昔者堯見人而知舜任人然後知禹以成功奉
之夫三君之奉賢皆異道而成功然尚有失者况無法度而
任已直意用人必大失矣故君使臣自貢其能則萬一之不
失矣王者何以選賢夫王者得賢材以自輔然後治也雖有
堯舜之明而股肱不備則主恩不流化澤不行故明君在上

慎於擇士務於求賢設四佐以自輔有英俊以治官尊其爵重其祿賢者進以顯榮罷者退而勞力是以主無遺憂下無邪慝百官能治臣下樂職思流群生潤澤草木昔者虞舜左為右皋陶不下堂而天下治此使能之効也說苑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大夫列士其相去何如伊尹對曰三公者知通於大道應變而不窮辨於萬物之情通於天道者也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如是者奉以為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於道也九卿者不失四時通於溝渠修隄防樹五穀通於地理者也能通不能通能利不能利如此者奉以為九卿故九卿之事常在於德也大夫者出入與民同衆

卷之五十四

四

取去與民同利通於人事行執奉絕不傷於言、之於世不害於身通於閭閻實於府庫如是者奉以為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于仁也列士者知義而不知其心事功而不獨專其賞忠政彊誅而無有姦詐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奉以為列士故列士之事常在於義也故道德仁義定而天下正凡此四者明王臣而不臣湯曰何謂臣而不臣伊尹對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凡臣不名先王之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是謂大順也說苑

湯問伊尹曰古者所以立三九公卿大夫列士者何也伊尹對曰三公者所以參五事也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大夫者

所以參九卿也列士者所以參大夫也故參而有參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外內若一說苑

聖王在上賢士千里而有一人則猶無有也王道衰微暴亂在上賢士千里而有一人則猶比肩也鬻子

政曰民者賢不肖之杖也賢不肖皆具焉故賢人得焉不賢人休焉杖能側焉忠信歸焉民者積愚也雖愚明主選吏焉必使民與焉士民與之明上奉之士民苦之明上去之故王者取吏不忘必使民唱然後和民者吏之程也察吏於民然後隨鬻子

政曰民者至卑也而使之取吏焉必取所愛故十人愛之則

卷之五十四

五

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則萬人之吏也故萬人之吏選卿相矣卿相者諸侯之丞也故封侯之王秩出焉卿相君侯之本也鬻子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諸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順乘駿馬而偏朱蹄蹄曰富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蹙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卜焉遂迎臧

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
士壞植散群長官者不成德鮒斛不敢入於四境列士壞植
散群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鮒斛不敢入於四
境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為太師北面而問曰政
可以及天下乎滅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
終身無聞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耶又何以夢為乎
仲尼曰默汝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
斯須也而南華。呂覽云太公望東夷之士也欲定一世而無其主聞文王賢故釣於渭以觀之

武王問太公曰奉賢而以危亡者何也太公曰奉賢而不用
是有奉賢之名而不得真賢之實也武王然其失安在太公

卷之五十四

六

望曰其失在君好用小善而已不得真賢也武王曰好用小
善者何如太公曰君好聽善而不惡諛也以非賢為賢以非
善為善以非忠為忠以非信為信其君以善為功以毀為罪
有功者不賞有罪者不罰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群臣比
周而蔽賢百吏群黨而多姦忠臣以誅死於無罪邪臣以善
賞於無功其國見於危亡武王曰善吾今日聞誅善之情矣
說苑

武王問太公曰得賢敬士或不能以為治者何也太公對曰
不能獨斷以人言斷者殃也武王曰何為以人言斷太公對
曰不能定所去以人言去不能定所取以人言取不能定所

以人言為不能定所罰以人言罰不能定所賞以人言賞
賢者不必用不肖者不必退而士不必敬武王曰善其為國
何如太公對曰其為人惡聞其情而善聞人之情惡聞其惡
而善聞人之惡是以不必治也武王曰善說苑

桓公齊戒十日將相管仲管仲曰斧鉞之人也幸以獲生以
屬其胥顧臣之祿也若知國政非臣之任也公曰子大夫受
政寡人勝任子大夫受政寡人恐崩管仲許諾再拜而受相
管子

桓公解管仲之束縛而相之管仲曰臣有寵矣然而臣卑公
曰使子立高國之上管仲曰臣責矣然而臣貧公曰使子有

卷之五十四

七

三婦之家管仲曰臣富矣然而臣疏於是立以為仲父霄略
曰管仲以賤為不可以治國故請高國之上以貧為不可以
治國故請高國之上以貧為不可以治富故請三婦以疏為
不可治親故處仲父管仲非貪以便治也或曰今使滅莒本
不聽非相相卑而滅莒尊也主今所加莫敢不從也今使管
仲之治不緣桓公是無君也國無君不可以為治若負桓公
之威下桓公之令是滅君之所信也信也莫待高國仲父之尊
而後行哉當世之行事都孟之下繼令者不辟尊貴不就卑
賤故行之而法者雖巷伯信乎卿相行之而非法者雖大吏
賤乎民萌今管仲不務尊主明法而事增寵益爵是非管仲
貪歟富貴必聞而不知術也故曰管仲有失行霄略有過者
責桓公以為上國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對曰臣不能
使富桓公賜之齊國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對曰臣不能
治富桓公之賢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
管子

齊桓公將立管仲令群臣曰寡人將立管仲為仲父善者入門而左不善者入門而右東郭牙中門而立公曰寡人立管仲為仲父令曰善者左不善者右今子何為中門而立牙曰以管仲之智為能謀天下乎公曰能以斷為敢行大事乎公曰敢牙曰君知其智能謀天下斷敢行大事君因專屬之國柄焉以管仲能秉公之勢以治齊國得無危乎公曰善乃令隍朋治內管仲治外以相參結非。說苑曰桓公立仲父致告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對曰管子之知可與謀天下其強可與取天下居倚其信乎而政安焉外事斷於子矣政之所不及唯子是匡管仲故築三席之臺以自據於氏。荀子曰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聖子言羞稱乎五伯是何也曰安彼誠可羞稱也齊桓五伯之盛者也前事則幾兄而爭國內行則姑姊妹不嫁者一人閨門之內般梁齊太以齊之分奉之而不外事則詐詐襲莒并國三十五行事若是不亡乃霸何也曰於國局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若是而亡之徒然見管仲之能足以託國也有天下之大知也安仲其起而志其學也云以為中父之真國之天下之大決也立以為父而齊威莫之敢也。與之真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也。惡也。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青鐵長必莫不保。小焉從桓公而貴執之是天下之大節也。諸侯有一節如是其霸也。宜哉。非幸也。教也。口仲尼之。人五尺之聖子言羞稱乎五伯是何也。曰樂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恭反者也。非服人心也。抑方略密勞佚高猶利者也。小人之傑也。彼國局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

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桓公曰告仲父者三而優然曰易哉為君一曰仲父二曰仲父桓公曰吾聞忌人者勞於

索人佚於使人吾得仲父已難矣已得仲父之後何為不揚乎哉或曰桓公之所應使非君人者之言也桓公以君人為自以為勞干穆公虜所辱也宰所墨也蒙羞辱而接居上賢者之憂世急也然則君人者無逆賢而已矣索賢而不居人主難且官職所以任賢也爵祿所以賞功也設官職陳爵祿而士自至君人者美其勞戮使人又非所佚也人主雖使人必以度量準之以刑名恭之以事遇於法則行不過于法則止功當其言則賞不當則誅以刑名收臣以度量準下此不可釋也君人者為佚哉索人不勞使人不佚而桓公曰勞於索人佚於使人者不然而桓公得管仲不難管仲不死其君已歸桓公鮑叔牙讓能而任之桓公得管仲又不難明天子七沛管仲之後奚遽焉哉管仲非周公旦周公旦假為天子七年成王壯授之以政非為天下計也為其職也夫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肯死君而事其讐背死君而事其讐者必不難奪子而行天下不難奪子而行天下不能其君死而臣桓公管仲之取舍非周公旦未可知也若使管仲大賢也且為湯武湯武桀紂之臣也桀紂作亂湯武奪之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桀紂之行居湯武之上桓公危矣若使管仲不肖人也且為田常田常簡公之臣也而弑其君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簡公之易居田常之上也桓公又危矣管仲非周公旦止以明矣然為湯武與田常未可知也為湯武有桀紂之危為田常有簡公之亂已得仲父之後桓公奚遽易哉若使桓公之任管仲必知不欺已也是知不欺主之臣也雖然雖不知不欺桓公之臣今桓公以主與不欺主已明矣而任臣如使其專也故曰桓公闇主韓非曰新序曰有司請吏於齊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桓公曰以告仲父若是者二在側者曰一則告仲父二則告仲父易哉為君桓公曰吾未得管仲則難以得仲父易為其不易也故王者勞於求人佚於用賢辭李象賢在位垂衣裳恭己無為而天下治湯文用伊呂成周用周邵而刑措不用兵懼而不動用象賢也桓公用蓋善其則小桓公惜其不能以王也至明主則不然所用大矣詩曰濟多土文王以寧此之謂也以

桓公謂管仲曰官少而索者衆寡人憂之管仲曰君無聽左

右之請因能而受祿錄功而与官則莫敢索官君何患焉非

明君公國一民以聽於世忠臣直進以論其能明君不以祿爵私所受忠臣不誣能以干爵祿君不私國臣不誣能行此道者雖未大治正民之經也今以誣能之臣事私國之君而能濟功名者古今無之誣能之人易知也臣度之先王者舜之有天下也禹為司空契為司徒皋陶為李后稷為田此四士者天下之賢人也猶尚精一德以事其君今誣能之人服事任官皆兼四賢之能自此觀之功名之不立亦易知也故列尊祿重無以不受也勢利官大無以不從也以此事君此

卷之五十四

十一

所謂誣能獲利之臣者也世無公國之君則無直進之士無

也之則無成功之臣管子

平原之隄奚有於高大山之隄奚有於深營壘之人勿與任大撫臣者可以遠奉顧憂者可與致道其計也速而憂在近者往而勿召也奉長者可遠見也裁大者衆之所比也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也必得之事不足賴也必諾之言不足信也小謹者不大立營食者不肥休有無壽之言者必恭於天地也管子

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一樹一獲者穀也一樹十獲者木也一樹百獲者人也我

苟種之如神用之奉事如神唯王之門管子

君之所審者三一日德不當其位二日功不當其祿三日能不當其官此三本者治亂之原也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者則不可加於尊位功力未見於國者則不可授以重祿臨事不信於民者則不可使任大官故德厚而位卑者謂之過德薄而位尊者謂之失寧過於君子而毋失於小人過於君子其為怨浚失於小人其為禍深是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而處尊位者則良臣不進有功力未見於國而有重祿者則勞臣不勸有臨事不信於民而任大官者則材臣不用三本者審則下不敢求三本者不審則邪臣上通而便辟制威如此

卷之五十四

十二

則明塞於上而治墮於下正道捐棄而邪事日長三本者審則便辟無威於國道塗無行禽疏遠無蔽獄孤寡無隱治故曰刑省治寡朝不合衆管子
君之所慎者四一日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國柄二曰見賢不能讓不可與尊位三曰爵避親貴不可使主兵四曰不好本事不矜地利而輕賦歛不可與都邑此四務者安危之本也故曰卿相不得衆國之危也大臣不和同國之危也兵主不足畏國之危也民不懷其產國之危也故大德至仁則操國得衆見賢能讓則大臣和同爵不避親貴則威行於鄰敵好本事務地利重賦歛則民懷其產管子

修火憲鼓山澤林藪積草夫財之所出以時禁發為使民於
宮室之用薪蒸之所積虞師之事也決水潦通溝漬修障防
安水藏使時水雖過度無害於五穀歲有凶旱有所矜糴司
空之事也相高下視肥瘠觀地宜明詔期前後農夫以時均
修為使五穀桑麻皆安其處由田之事也行鄉里視宮室觀
樹藝簡六畜以時鈞修為勸勉百姓使力作毋偷懷樂家室
重去鄉里鄉師之事也論百工審時事辨功苦上完利監壹
五鄉以時鈞修為使刻鏤文采毋敢造於鄉工師之事也管
子

卷之五十四

十三

桓公召管仲管仲至公問曰社稷可定乎管仲對曰君霸王
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公曰吾不敢至此其大也定
社稷而已管仲又請君曰不能管仲辭於君曰君免臣于死
臣之幸也然臣之不死亂也為欲定社稷也社稷不定臣祿
齊國之政而不死亂也臣不敢乃走出至門公召管仲、
反公汗出曰勿已其勉霸乎管仲再拜稽首而起曰今日君
成霸臣貪承命趨立於相位乃令五官行事管子
桓公使鮑叔識君臣之有善者晏子識不仕與耕者之有善
者高子識工賈之有善者國子為李隰朋為東國賓胥無為
西士弗鄭為宅凡仕者近官不仕與耕者近門工賈近市凡
縣吏進諸侯士而有善觀其能之大小以為之賞有過無罪

卷之五十四

十三

令鮑叔進大夫勸國家得之成而不悔為上本從政治為次
野為原又多不發起訟不驕次之勸國家得之成而悔從政
雖治而不能野原又多發起訟驕行此三者為下令晏子進
貴人之子出不仕處不華而友有少長為上奉得二為次得
一為下士處靖敬老與貴交不失礼行此三者為上奉得二
為次得一為下耕者農、用力應於父兄事賢多行此三者
為上本得二為次得一為下高子進工賈應於父兄事長
養老承事敬行此三者為上奉得二者為次得一者為下令
國子以情斷獄三大夫既已選奉使縣行之管仲進而奉言
上而見之於君以卒年君奉管仲告鮑叔曰勸國家不得成
而悔從政不治不能野原又多而發訟驕凡三者有無赦
告晏子曰貴人子處華下交好飲食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士
出入無常不敬老而當富行此三者有罪無赦耕者出入不
應於父兄用力不農不事賢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告國子曰
工賈出入不應於父兄承事不敬而違老治危行此三者有罪
無赦凡於父兄無過州里稱之吏進之君用之有善無賞有
過無罰吏不進廉意於父兄無過於州里莫稱吏進之君用
之善為上賞不善更有罰君謂國子凡貴賤之義入與父俱
出與師俱上與君俱凡三者遇賊不死不知賊則無赦斷獄
情與義為義與祿易、祿可無歛有可無赦管子

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公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為義好學聰明質仁慈孝于父母長弟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孝弟股肱之力筋骨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于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於是乎鄉長退而修德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使之官公令官長期而書以伐告且令選官之賢者而復之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維順端慤以待時使民恭敬以勸其耕桑

卷之五十四

十四

則足以補官之不善政公宣問其鄉里而有考驗乃召而與之坐省相其質以參其成功成事可立而時設問國家之患而不內退而察其鄉里以觀其所能而無大過登以為上卿之佐名之曰三選高子國子退而修鄉退而修連退而修里退而修軌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故可得而奉也匹夫有不善故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朝不越歲士無伍罷女無家士三出妻逐於境外女三嫁入於春是故民皆勉為善士與其為善於鄉不如為善於里與其為善於里不如為善於家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為議皆有終身之功

於五屬大夫復事亦云

管子

管仲曰隰朋聰明捷給可令為東國賓胥無堅強以良可以為西士衛國之教危傳以利公子開方之為人也慈以給不能久而樂始可游於衛魯邑之教好進而訓於礼季友之為人也恭以精博於糧多小信可游於魯楚國之教巧文以利不好立大義而好結小信蒙孫博於教而文巧於辭不好立大義而好結小信可游於楚小侯既服大侯既附夫如是則始可以施政矣君曰諾乃游公子開方於衛游季友於魯游蒙孫於楚五年諸侯附管子

卷之五十四

十五

桓公曰甲兵大足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可乎管仲對曰未可治內者未具也為外者未備也故使鮑叔牙為大諫王子城父為將拉子旗為理賓戚為田隰朋為行曹宿孫處楚簡容慶宋孝勞慶魯徐開封慶衛匡尚慶燕審友慶晉又游士八千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糧財幣足之使出周游於四方需之諸侯以觀其上下之所貴好擇其沈亂者而先政之管子

桓公親於廐問廐吏曰廐何事最難廐吏未對管仲對曰要吾嘗為圉人矣傳馬棧最難先傳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傳直木無所施矣先傳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傳曲木無所施矣管子

齊威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為商旅將任車以至
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燭作新序火
甚盛從者甚盛齊威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呼
有前歌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之歌者非常人也命
後車載之桓公反至從者以請桓公賜鴻烈之以新序有冠
將見之齊威見說桓公以治新序合境內明日復見說桓公以
為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群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齊
不遠新序序作五百里君不若使人問之而固賢者也用新序序之未晚
也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以人之小惡止人之大美
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士也已劉向有乃夜奉火九聽必有
以鴻烈矣今聽而不復問合其所以也且人固難全鴻烈作
推而用其長者新序有遠奉大用當是奉也桓公得之笑曰
處其一焉以言其色鴻烈之也新序有所以霸也鴻烈大有四大王
齊桓公問於齊威曰管子今年老矣為棄寡人而就世也吾
恐法令不行人多失職百姓疾怨國多盜賊吾何如而使
邪不起民衣食足乎齊威對曰要在得賢而任之桓公曰得
賢奈何齊威對曰聞其道路察而用之尊其位重其祿顯其
名則天下之士騷然奉足而至矣桓公曰既以奉賢士而用
之矣微夫子幸而臨之則未有布衣屈奇之士踵門而求見
寡人者齊威對曰是吾察之不明奉之不顯而用之疑官之

卷之五十四

十七

卑祿之薄也且夫國之所以不得士者有五阻焉主不好士
諂諛在旁一阻也言便是者未嘗見用二阻也壅塞掩蔽必
因近習然後見察三阻也訊獄詰窮其辭以法過之四阻也
執事適欲擅國權命五阻也去此五阻則豪俊並興賢智求
處五阻不去則上蔽吏民之情下塞賢士之路是故明王聖
主之治若夫江海無不受故長為百川之主明王聖君無不
容故安樂而長久因此觀之則安主利人者非獨一士也桓
公曰善吾將著夫五阻以為戒本也說苑
秦穆公使賈人戴鹽於虞諸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羊皮穆公
觀鹽惟其牛肥問其故曰飯食以時使之不暴是以肥也公
令有司沐浴以衣冠之公孫支讓其卿位號為五羖大夫說
苑
文公出亡獻公使寺人披攻之蒲城披斬其袪文公奔翟惠
公即位又使攻之惠實不待也及文公反國披求見公曰蒲
城之役君令一宿而汝即至惠實之難君令三宿而汝一宿
何其速也披對曰君令不二除君之惡惟恐不堪蒲人懼人
余何有焉今公即位其無蒲翟乎且桓公置射鉤而相管仲
君乃見之或曰齊晉絕祀不亦宜乎桓公能用管仲之功而
桓公文公能容二子者也後世之君明不及二公後世之臣
賢不及二子以不忠之臣事不明之君不知則有無操子
罕田常之賊知則以管仲寺人自解君必不誅而自以為
有文公之德是臣執君而明不能燭多假之資自以為賢而

卷之五十四

十七

不戒則雖無後嗣不亦可乎且寺人之言也直飾君令而不
二者則退貞於君也死君後生臣不規而後為國今惠公朝
卒而慕事文公寺
人之不何如釋非

晉文公重耳亡過曹里鳧須從因盜重耳資而亡重耳無糧
餒不能行子推割股肉以食重耳然後能行及重耳反國
中多不附重耳者於是里鳧須造見曰臣能安晉國文公使
人應之曰子尚何面目來見寡人欲飲晉也里鳧須曰君沐
邪使者曰否鳧須曰臣聞沐者其心倒心倒者其言悖今君
不沐何言之悖也使若以聞文公見之里鳧須仰首曰離國
久臣民多過君、反國而民皆自危里鳧須又襲竭君之智
避於深山而君以餒介子推割股天下莫不聞臣之為賊亦

卷之五十四

十八

大矣至十族未足塞責然君誠赦之罪與驂乘進於中國
百姓見之必知不念舊惡人自安矣於是文公大悅從其計
使驂乘於國中百姓見之皆曰夫里鳧須且不誅而驂乘吾
何惧也是以晉國大寧故書云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若里
鳧須罪無赦者也詩曰濟、多士文王以寧驂乘新序曰
重耳之守府者也公子重耳出亡於晉里鳧須竊其寶貨而
逃公子重耳及國立為君里鳧須造門頭見文公方沐其鬚
者復文公推髮而應之曰吾里鳧須邪曰然謂鳧須曰若猶有
以面目而復見我乎謂者謂里鳧須、對曰臣聞之沐者
其心覆、者言悖君意沐邪何悖邪謂者復文公見之曰
若竊我寶貨而逃我謂汝有面目而見我邪汝曰君何悖
也是何也鳧須曰然君又國、之半不自安、驂乘守國之
半乎其守有全乎文公曰何謂也鳧須曰驂乘守國之
大於鳧須矣君謂驂乘出以為右如鳧須曰驂乘守國之
猶較之況有輕於鳧須者乎文公曰聞命矣遂赦之明也

行國使為右翕然晉國皆安語曰桓公任其賊而文王用其
盜故曰明主任計不任怒問主任怒不任計、勝怒者強起
此之謂也

荆文王有說楚文王曰見謔新序作楚管轅數犯我以義違
我以礼新序作忠我以義與處則不安曠之而不穀得焉說苑
見不思新序作不以吾身爵之後世有聖人將以非不穀
雖然吾有得也新序作是爵之五大夫申侯伯善持吾意
作必以吾時爵之新序作是爵之五大夫申侯伯善持吾意
總序作常吾所欲則先我為之說苑作吾所欲則先我為之
處則安曠之而不穀喪焉說苑作不見則思新序作不以
吾身遠之後世有聖人將以非不穀新序作其過不於是以
而行之申侯伯如鄭阿鄭君之心先為其所欲新序作必以

卷之五十四

十九

夫許諾乃爵管轅以大失贈申侯伯而行之申侯伯將之鄭
王曰必戒之矣而為人而欲得人之政母以之魯衛來鄭
之不昭遂三年而知鄭國之政也五月而鄭人殺之是後世之
聖人使文王為善於上世也呂覽。新序有魯子曰鳥之特
善言及其本性共王之謂也故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於
以關後嗣竟來世就愈沒身不寤者也
晉荆戰於岢晉師敗績荀林父將歸請死昭公將許之士貞
伯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勝於荆文公猶有憂色曰子玉猶存
憂未歇也困獸猶聞况國相乎及荆殺子玉乃喜曰莫予毒
也今天或者大警晉也林父之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
稷之衛也今殺之是德重荆勝也昭公曰善哉乃使復將說
苑

宋司城子罕之貴子常也入與共食出與同衣司城子罕亡子常不從子罕來復召子常而貴之左右曰君之善子常也君亡不從來又復貴之君獨不愧於君之忠臣乎子罕曰吾唯不能用子常故至于亡今吾之得復也尚是子常之遺德餘教也吾故貴之且我之亡也吾臣之削迹拔樹以從我者奚益於吾亡哉說苑

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楚有善為偷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偷也願以技齎一卒子發聞之衣不給帶冠不暇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為之礼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後無幾何齊興兵伐楚子發將師以當

卷之五十四

子

之兵三却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強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為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其辭而遣之偷則夜解齊將軍之幃帳而獻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幃使歸之於執事明又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恐取吾頭乃還師而去故曰無細而能薄在人君用之耳故老子曰不善人善人之寶也湯烈

老子曰知而好問者聖勇而好問者勝衆人之智者即無不任也用衆人之力者即無不勝也用衆人之力者烏獲不

足恃也衆衆人之勢者天下不足用也無權不可為之勢而不循道理之數雖神聖人不能以成功故聖人寧事未嘗不因其資而用之也有一功者處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力勝其任即本者不重也能勝其事即為者不難也聖人兼而用之故人無棄人物無棄材文子

老子曰屈寸而申尺小枉而大直聖人為之今人君之論臣也不計其大功總其畧行而求其小善即失賢之道也故人有厚德無間其小節人有大善無疵其小故夫人情莫不有所短成其大略是也雖有小過不以為累也成其大畧非也間里之行未足多也故小謹者無成功警行者不容衆體大

卷之五十四

子

者節疎度巨者奢遠論臣之道也文子

老子曰聖人天覆地載日月照臨陰陽和四時化懷萬物而不同無故無新無疎無親故能法天者天不一時也地不一材人不一事故緒業多端趨行多方故用兵者或輕或重或貪或廉四者相反不可一也輕者欲廢重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也故勇者可令進聞不可令持堅重者可令固守不可令凌敵貪者可令攻取不可令分財廉者可令守分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不可令應變五者聖人兼用而材使之夫天地不產一物陰陽不產一類江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山林不讓枉枕以成其崇聖人不辭其負薪之

言以廣其多夫守一隅而遺萬方取一物而棄其餘則所得寡而所治者淺矣文子

齊侯問於晏子曰為政何患對曰患善惡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則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也信矣善言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善言則善無由入矣說苑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吾國之政以干霸王之諸侯孔叢子以霸諸侯乎晏子作色對曰官未具也臣數孔叢子以聞而君不肯聽也故臣聞仲尼孔叢子聖人處情倦廉隅不正孔叢子則季次孔叢子原憲侍氣辭而疾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

卷之五十四

廿三

盛行不厚孔叢子則顏回孔叢子雍侍今君之朝臣萬人孔叢子兵車千乘不善政之所失於下霄墜下民者衆矣未有能士敢以聞者臣故曰官未具也公曰寡人今欲從夫子而善吾國之政可乎對曰嬰聞國有具官然後其政可善公作色不說曰吾國雖小則可謂官不具對曰此非臣之所復也昔吾先君桓公身體情懈辭令不給則隄朋孔叢子暱侍左右多過獄孔叢子則齊威孔叢子暱侍軍吏怠戎士偷則王子成孔叢子南孔叢子暱侍居處佚怠左右孔叢子懼畏繫乎桀者乎治則東郭牙孔叢子暱侍德義不中孔叢子信行衰微則管子孔叢子暱侍先君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

以辭令窮遠而不逆兵加於有罪而不損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其胙今君之過失多矣未聞一士以聞也故曰官不具公曰善晏子

景公問晏子曰蒞國治民善為國家者何如晏子對曰舉賢以臨國官能以勅民則其道也本賢官能則民與若矣公曰雖有賢能吾庸知乎晏子對曰賢而隱庸為賢乎吾君亦不務乎是故不知也公曰諸問求賢對曰親之以其游說之以其行君無以靡曼辯辭定其行無以毀譽非議定其身如此則不為行以揚聲不掩欲以榮君故通則事其兩幸窮則視其所不為富則視其所不取夫上士難進而易退也其次易

卷之五十四

廿三

進而易退也其下易進而難退也以此數物者取人其可乎晏子
晏公問晏子曰古之蒞國治民者其任人何如晏子對曰地不同生而仕之以一種責其俱生不可得人不同能而仕之以一事不可責備成責焉無已智者有不能給求焉無譽天地有不能賒也故明王之任人諛諛不進乎左右阿黨不治乎本朝任人之長不強其短任人之工不強其拙此任人之大畧也晏子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和民親下奈何晏子對曰君得臣而任使之与言信必順其令赦其過任大無多責焉使近臣無求

嬖馬無以其欲貧其家無信諱人傷其心家不外求而足事君不困人而進則臣和矣儉於餼飲節於薪財作工不歷時使民不盡力百官節適閭市省征山林陂澤不專其利領民治民勿使煩亂知其貧富勿使凍餒則民親矣公曰善寡人聞命矣故令諸子無外親謁辟梁丘據無使受報百官節適閭市省征陂澤不禁冤報者過留獄者請焉晏子

景公問晏子曰取人得賢之道何如晏子對曰舉之以語考之以事能論則尚而親之近而勿辱以取人則得賢之道也是以明君居上寡其官而多其行拙於文而工於事言不中不言行不法不為也晏子

卷之五十四

廿四

景公問晏子曰臨國蒞民所患何也晏子對曰所患者三忠臣不信一患也信臣不忠二患也君臣異心三患也是以明君居上無忠而不信無信而不忠者是故君臣同欲而百姓無怨也晏子

景公與晏子立於曲潢之上晏子稱曰衣莫若新人莫若故公曰衣之新也信善矣人之故相知情晏子歸負載使人辭於公曰嬰故老耄無能也請毋服壯者之事公自治國身弱於高國百姓大亂公恐復召晏子諸侯忌其威而高國服其政田疇墾辟蠶桑奉牧之虞不足綠蠶於燕牧馬于魯共貢入朝晏子聞之曰晏子知道景公知窮矣又曰晏子相景公

進之不同君所欲見不善則廢之不辟君所愛行已而無私直言而無諱有納書者曰廢置不周於君前謂之專出言不諱於君前謂之易專易之行存則君臣之道廢矣吾不知晏子之為忠臣也公以為然晏子入朝公色不悅故晏子歸備載使人辭曰嬰故老耄無能也請毋服壯者之事公不治國而窮處東海濱堂下生藜藿門外生荆棘七年燕魯分爭百姓惶亂而家無積公自治國權輕諸侯身弱高國公恐復召晏子至公一歸七年之權而無家藏晏子立諸侯忌其威高國服其政燕魯貢職心晏子

景公問於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善飲酒窮樂食味方丈好色無別辟若此何以能率諸侯以朝天子乎晏子對曰昔吾先君桓公變俗以政下賢以身管仲君之賊者也知其能足以安國濟功故迎之於魯郊自御禮之於廟異日君過于康莊聞竇戚歌止車而聽之則賢人之風也本以為大田先君

卷之五十四

廿五

見賢不留使能不怠是以內政則民懷之征伐則諸侯畏之今君聞先君之過而不能明其大節桓公之霸也君奚疑焉晏子

齊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婦召晏子而問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之不祥也晏子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也今上山見虎下澤之室也下澤見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為不祥也說苑

哀公問孔子曰請問取人之法孔子對曰事任於官無取捷

廿六

卷之五十四

女

卷之五十四

卷之五十四

女

卷之五十四

女

卷之五十四

亦臣之力也君何力之有師曠伏琴而笑之公曰太師奚笑也師曠對曰臣笑叔向之對君也凡為人臣者猶炮宰和五味而進之君新序作臣請璧之以五味管仲善斷割之隄而進君弗食孰敢強之也臣請璧之君若壤地也臣若草木也必壤地美然後草木碩大亦君之力也臣何力之有或曰師曠之對皆偏辭也大一臣天下九合諸侯美之大者也非專君之力也亦非專臣之力也昔者官之奇在虞信貞而在曹二臣之智言中事發中功震曹俱亡者何也此有其臣而無其君者也且塞叔慶平而干亡慶秦而秦伯非塞叔慶于干而智于秦也此有君與無臣也向曰臣之力也不然矣昔者桓公宮中、市婦問二百被髮而御婦人得管仲為伯長失管仲得豎刁而身死止流出尸不葬以為非臣之力也且不以管仲為伯而志歸咎於豎刁諒故使及晉國故桓公以管仲合文公以豎刁而師曠曰君之力也又不然矣凡此伯

卷之五十四

十八

所以能成功名於天下者必君臣俱有力焉故曰叔向師曠之對俱偏辭也。韓非

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善斷事子太叔善決而文公孫揮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變而立至又善為辭令裨諶善謀於野則獲於邑則否有事乃載裨諶與之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斷之使公孫揮為之辭令成乃受子太叔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也說苑

子苑卷之五十五

用人

政術至要力於審士、有才行比於一鄉委之鄉才行比於一縣比之縣才行比於一州委之州才行比於一國委之國政而後乃能無伏士矣人有惡疾於鄉者則誨之不改是為惡疾於縣則使之不改是為惡疾於國則誅之逆能無獲逆耶笑誠如是幸天下之人一一畏懷無有干謂諂慢之萌矣此之謂靖人凡為天下之務莫大求士、之待求莫善通政、之善莫若靖人、之才蓋以文章考之百無四五以言論考之十或一二以神器靖作態度考之十全八九是皆

卷之五十五

二

賢王慶代明識裁擇所能也王天下者若以文章取士則翦巧綺縠益至而正雅素實益藏矣以言論取士則浮狹游飾益來而蹇諤諍真益晦矣以神氣靖作態度取士則外正內邪益尊而清修明實益隱矣若然者賢愈倒政愈僻令愈動人愈孔矣夫天下至大器也帝王至重位也得士則靖失士則亂故人主勞於求賢逸於任使嗚呼守國聚人者其胡可以不事試於士乎元舍子克已復禮賢良自至君耕后食蒼生自化由是言之則賢良正可待不可求、得非賢也蒼生正可化不可刑、行非理也堯舜有為人主之勤無為人主之欲故天下各得濟其欲

有為人主之位無為人主之心故天下各得其心士有天下人愛之而主不愛者有主獨愛之而天下人不愛者用天下人愛者則天下安用主獨愛者則天下危人主安可以自故其愛憎哉由是重天下者當制其情所謂有天下者謂其有萬物也所謂有邦國者謂其有人衆也夫國以人爲本人安則國安故憂國之主務求理人之術玉之所以難辨者謂其有怪石也金之所以難辨者謂其有鉛石也今夫以隼翼而視之鵠視不明者正以爲隼明者視之乃鵠也今夫以小人多誦經籍方書或奇技通說而被以青紫章服使愚者聽而視之正爲君子明者聽而視之乃小人也故人主誠明以

卷之五十五

二

言取人理也以才取人理也以行取人理也人主不明以言取人亂也以才取人亂也以行取人亂也夫聖人之用人也貴耳不聞之功目不見之功口不可道之功而百姓暢然自理矣若人主貴耳聞之功則天下之人運貨逐利而市者笑責目見之功則天下之人恢形異藝而爭進矣責可道之功則天下之人習舌調吻而飾辭矣使天下之人市者爭進飾辭見達則政敗矣元倉子

以耳目取人者官多而政亂以心慮取人者官少而政清是知循理之代務求不可見不可聞之材澆危之代務取可聞可見之材於乎人主豈知哉以耳目取人皆教致以買者

以心慮取人皆靜正以勤德則不言而自化吏教致以買者則刑之而不畏代主豈不知哉元倉子

至理之代官得人而理之代人得官元倉子

徐公問賢材何從而不至元倉子曰賢正可待不可求材值在求不在無若天子靜大臣明刑不避貴澤不隔下則賢人自至而求用賢人用則四海之內明目而視清耳而聽坦心而無讎矣天自成地自寧萬物醇化鬼神不能靈故曰賢正可待不可求若天子勤明大臣和理之求士也則恢弘方大公直清人之材至若天子苛察大臣躁急之求士也則曲心巧應毀方破道之材至若天子疑忌大臣巧隨之求士也則奇姓異名多媚怪術之材至若天子自賢大臣固位之求士也則事文逐言貪濁浮虛之材至若天子休違大臣因倭之求士也則內忠外解情毒言和之材至故曰材慎在求不在無昔者皇帝得常仙封鴻臚容丘商王得伊尹中興得甫申齊桓得甯籍皆由數君体通過仁而昭聖武思輯光明寬厚昌正而衆賢求用非爲簡按而得也元倉子曰夫子云賢人不求而自至亦有非賢不求而自至者乎元倉子曰夫非賢不而自至者固衆矣夫天下有道則賢人不求而自至天下無道則非賢不求而自至人主有道者寡無道者衆天下賢人少不肖者多是知非賢不求而自至者多矣元倉子

卷之五十五

三

夫合事有不合者知与未知也合而不結者陽親而陰疎故遠而親者志相應也近而疎者志不合也就而不用者衆不得也去而反求者無遠行也近而不御者心相乖也遠而相思者合其謀也故明君擇人不可不審士之進退亦不可不詳鄧析

夫任臣之法闇則不任也慧則不從也仁則不親也勇則不近也信則不信也不以人用人故謂之神怒出於不怒為出於不為視於無有則得其所以見聽於無聲則得其所以聞故無形者有形之本無聲者有聲之母循名責實之極也按實定名之極也參以相平轉而相成故得之形名鄧析

卷之五十五

四

循名責實君之事也奉法宣令臣之職也不得自擅上操其柄而不理者未之有也君有三累臣有四責何謂三累惟親所信一累以名取士二累近故親疎三累何謂四責受重賞而無功一責居大位而不治二責理官而不平三責御軍陣而奔北四責君無三累臣無四責可以安國鄧析

鄭之圖澤多賢東里多才圖澤之役有伯豐子者行道東里遇鄭折頤其徒而哭曰為若舞彼來者奚若其徒曰所頤知也鄭折頤伯豐子曰汝知養之義乎受人養而不能自養者犬豕之類也養物而物為我用者人之力也使汝之徒食而飽衣而息執政之功也長切群聚而為牢籍庖厨之物矣

異犬豕之類乎伯豐子不應伯豐子之從者越次而進曰大夫不聞齊魯之多機乎有善治土木者有善治金車者有善治聲樂者有善治書數者有善治軍旅者有善治宗廟者群才備也而無相位者無能相使者而位之者無知使之者無能而知之與能為之使焉執政者過吾之所使子奚矜焉鄧析

折無以應目其使而退中虛
陽虎議曰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不肖則設姦而試之逐於魯疑於齊走而之趙趙簡主迎而相之左右曰虎善竊人國政何故相也簡主曰陽虎務取之我務守之遂執術而御之陽虎不敢為非以善事簡主興主之強幾至於霸也韓非

卷之五十六

五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為政於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衆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以然也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為政於國家者不能以尚賢事能為政也是故國有賢良之士衆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務將在於衆賢而已曰然則衆賢之術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譬若欲衆其國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將富之貴之教之善之然後國之善射御之士將可得而衆也况又有賢良之士厚乎德行辨乎言談博乎道術者乎此固國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必且富之貴之教之善之

之然後國之良士亦將可得而衆也是故古者聖王之為政
言曰不義不富不義不貴不義不親不義不近是以國之富
貴人聞之皆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富貴也今上奉義不辟
貧賤然則我不可不為義親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
者親也今上奉義不辟親疎然則我不可不為義近者聞之
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近也今上奉義不辟迩然則我不
可不為義遠者聞之亦退而謀曰我始以遠為無恃今上奉
義不辟遠然則我不可不為義遠至遠鄙郊外之臣門庶民
子園中之衆四鄰之萌人聞之皆競為義是其故何也曰上
之所以使下者一物也下之所以事上者一術也

卷之五十五

七

古者聖王之為政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
率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曰爵位不高
則民方弗敬蓄祿不厚則民不信政令不斷則民不畏事三
者授之賢者非為賢賜也歆其事之成故當是時以德就列
以官服事以勞殿賞量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
有能則率之無能則下之奉公義辟私怨此若言之謂也故
古者堯舜舜於服澤之陽授之政天下平禹益於陰方之
中授之政九州成湯伊尹於庖厨之中授之政其謀得文
王李閭大泰顓於豎圉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故當是時雖在
於厚祿尊位之臣莫不敬懼而施雖在農與工肆之人莫不

執勸而尚意故士者所以為輔相承嗣也故得士則謀不困
休不勞名立而功業彰而惡不生則由得士也

墨子

今若有一諸侯於此為政其國家也曰凡我國能射御之士
我將賞貴之不能射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
喜孰懼我以為必能射御之士喜不能射御之士懼我賞內
而誘之矣曰凡我國之忠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忠信之士
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為必忠信之士
喜不忠不信之士懼今雖無以尚賢為政其國家百姓使國
為善者勸為暴者沮大以為政於天下使天下之為善者勸
為暴者沮然昔吾所以貴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何故以哉
以其唯毋臨衆發政而治民使天下之為善者可而勸也為
暴者可而沮也然則此尚賢者也與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同
矣

卷之五十五

七

昔者傳說居北海之洲園土之上衣褐帶索庸築於傳巖之
城武丁得而率之立為三公使之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
民

墨子

子墨子言曰今王公大人之居人民主社稷治國家欲修保
而勿失故不察尚賢為政之本也何以知尚賢之為政本也
曰自貴且智者為政乎愚且賤者則治自愚自賤者為政乎
貴且智者則亂是以知尚賢之為政本也故古者聖王甚尊

尚賢而任使能不黨父兄不偏貴富不變顏色賢者奉而上之富而貴之以為官長不肖者抑而廢之貧而賤之以為徒役是以民皆勸其賞畏其罰相率而為賢者以賢者衆而不肖者寡此謂進賢然後聖人聽其言逆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此謂事能故可使治國者使治國可使長官可使治邑凡所使治國家官府邑里此皆國之賢者也賢者之治國者也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是以國家治而刑法正賢者之長官也夜寢夙興收歛閔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是以官府實而財不散賢者之治邑也蚤出莫入耕稼樹藝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故國家治則刑法正官府實則萬民

卷之五十五

八

富上有以絮為酒醴粱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為皮幣與四鄰諸侯交接內有以食飢息勞將養其萬民外有以懷天下之賢人是故上者天鬼富之外者諸侯與之內者萬民親之賢人歸之以此謀事則得幸事則成入守則固出誅則彊故唯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此亦其法已既曰若法未知所以行之術則事猶若未成是以必為置三本何謂三本曰爵位不高則民不敬矣蓄祿不厚則民不信也政令不斷則民不畏也故古聖王高與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夫豈為其臣賜哉欲其事之成也詩曰告女憂卹海女予鬱執能執熱解不用濯則此語古

者國君諸侯之不可以不執善承嗣輔佐也譬之猶執熟之有濯也將休其手焉古者聖王唯毋得賢人而使之敝爵以貴之裂地以封之終身不厭賢人唯毋得明君而事之竭四肢之力以任君之事終身不倦若有美善則歸上之是以美善在上而所怨謗在下寧樂在君憂慙在臣故古者聖王之為政若此今王公大人亦欲效人以尚賢使能為政高予之爵而祿不從也夫高爵而無祿民不信也曰此非中實愛我也假藉而用我也夫假藉之民將豈能親其上哉故先王言曰食於政者不能分人以事厚於貨者不能分人以祿事則不與祿則不分請問天下之賢人將何自至于王公大人之

卷之五十五

九

側哉墨子

夫不能治千人者使處乎萬人之官則此官什倍也夫治之法將日至者也日以治之日不什修知以治之知不什益而予官什倍則此治一而棄其九矣雖日夜相接以治若官猶若不治此其故何也則王公大人不明乎以尚賢使能為政也墨子

中山之相樂池以車百乘使趙選其客之有智能者以為將行中道而亂樂池曰吾以公為有智而使公為將行今中道而亂何也客因辭而去曰公不知治有威足以服人而利足以勸人故能治之今君臣之少客也夫從少正長從賤治貴

而不得操其利害之柄以制之此所以亂也嘗試使臣使之
善者我能以為卿相彼不善者我能以斬其首何故而不治
韓非

趙襄子之時以任韓非登為中牟令上計言於襄子曰中牟

有士曰膽胥已韓非作中章胥已又云其身請見于襄子見

而以為中大夫韓非作主曰子見之相國曰韓非作相室談

列也今無功而意者君耳而未之目耶為中大夫若此其見

也非晉國之故襄子曰吾奉登也已耳而目之矣登所奉吾

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遂不復問而以為中大夫

襄子可為任人則賢者畢力人主之患必在任人而不能

之用之而與不知者議之也呂覽

羊客問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使二公治之謂之二伯

周自后稷封為王者後子孫據國至太王季文王此固世

為諸侯矣焉得為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殷王帝乙之

時王季以功九命作伯受珪璜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

伐此以諸侯為伯猶周召之君為伯也孔鮒

魏文侯欲置相召李克問曰寡人欲置相非翟黃則魏成子

願卜之於先生說苑作置於季成子李克避席而辭曰臣聞

之卑不謀尊說苑作不謀內疎不問說苑作不問親臣外居者也不

敢當命說苑作不問文侯曰說苑作不問先生臨事勿讓李

卷之五十五

十

克曰夫親士也說苑作居不察居則視其所親富則視其所

與達則視其所奉窮則視其所不為貧則視其所不取此五

者足以觀矣文侯曰請先生就舍說苑作寡人之相定矣李

克出過翟黃曰今日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為之李克曰

魏成子為之翟黃惇然作色曰魏失望於我下文子之言克

曰子之居也說苑作在此翟黃不悅吾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

守吾所進也說苑作君以郭為憂吾進西門豹君欲

伐中山吾進樂羊中山既拔無守之者吾進先生君欲置太

子傳吾進趙盾說苑作皆有成功就事吾何負於魏成子克

曰子之言克於子之君也豈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置相非

成則黃二子何如臣對曰君不察故也居則視其所親富則

視其所與達則視其所奉窮則視其所不為貧則視其所不

取此五者以定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為相也且子焉

得與魏成子比魏成子食祿日千鍾什一在內以聘約天下

之士是以時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皆師友之說

之師也說苑作子之所進皆臣之說苑作人子焉得與魏成子比乎

翟黃遂巡再拜說苑作曰鄙人固陋失對於夫子說苑作

為相矣於是翟黃然說苑作也內不數出三日也詩曰明昭

有周式序在位韓嬰

魏文侯弟曰季成友曰翟璜文侯欲相之而未敢決以問季

充新序作季充對曰君欲置相則問樂騰新序與王孫苟

孰賢文侯曰善以王孫苟端而不肖翟璜進之以樂騰為貴

季成進之故相季成新序有故知人則智進賢受上賞季成

臣親屬也以所進者賢凡聽於主言人不可不慎季成弟也

翟璜友也而猶不能知何由知樂騰與王孫苟端哉疎賤者

知親習者不知理無自然而斷相過季充之對文侯也

亦過雖皆過譬之若金之與木金雖柔猶堅於木呂覽

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

白圭對曰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教改千木此名之所以過

桓公也卜相曰成與璜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新序

卷之五十五

十五

私愛妨公事在戰者不堪其事故功廢然而名號顯相也者

有官之長也擇者欲其博也今擇而不去二人與用其讐亦

遠矣且師友也者公可也戚愛也者私安也以私勝公衰國

之政也然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羽之也呂覽

薛公之相魏昭侯也左右有樂者子曰陽胡滿其於王甚重

而不為薛公患之於是乃召與之博予之人百金令之

昆弟博俄又益之人二百金方博有問者言客張季之子

在門公佛然怒撫兵而投擲者曰殺之吾聞季之不為父也

立有問時季羽在側曰不然竊聞季為公甚願其入陰未聞

耳乃輟不殺客而大札之曰曩者聞季之不為父也故殺

之今誠為文也豈忘季哉告康獻千石之粟告府獻五百金

告驕私廐獻良馬固車二乘因令奄將宮人之美妾二十八

人并遺季也樂子因相謂曰為公者必利不為公者必害吾

曹何愛不為公因斯競勸而遂為之薛公以人臣之勢假人

主之術也而害不得生况錯之人主乎夫馴鳥斷其下領焉

斷其下領則必恃人而食焉得不馴乎夫明主畜臣亦然今

臣不得利君之祿不得無報上之名夫利君之祿服上之

名焉得不服韓非

天下萬事不可備能責其備能於一人則聖賢其猶病諸設

一人能備天下之事能左右前後之宜遠近遲速之間必有

卷之五十五

十五

不兼者焉苟有不兼於治闕矣全治而無闕者大小多少各

當其分農工商賈不易其業老農長商習工舊仕莫不存焉

則處上者何事哉尸文字

圓者之轉非能轉而轉不得不轉也方者之止非能止而止

不得不止也因圓之自轉使不得止因方之自止使不得轉

何若物之失分故因賢者之有用使不得不用因愚者之無

用使不得用與不用皆非我用因彼所用與不可用而自

得其用矣愚物之乱乎物皆不能自能不知自知智非能智

愚非能愚而智而愚好非能好而好醜非能醜而醜夫不能

自能不知自知則智好何所貴愚醜何所賤則智不能得考

愚好不能得咄醜此為得之道也

尸文字

韓宣王謂繆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兩用田成闕止而簡公殺魏兩用厚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樹其寡寡力者借外推群臣有內樹黨以驕主有外為交以削地則王之國危矣或曰昔者齊桓公兩用管仲鮑叔成湯兩用伊尹仲虺一用淳于亦而手元乎東廟主父一用孝元城食而死主誠有附兩用不為患無附而用則為事而外事市一則專制而朝試今留無附以觀上使其主去而用一是不有西河耶印之憂則必有身死滅食之患是繆留未有善以知言也繆非齊有善相狗者其鄰假以買取鼠之狗期年乃得之曰是良狗也其鄰畜之數年而不取鼠以告相者相者曰此良狗也

卷之五十五

十四

其志在獐虞豕鹿不在鼠故其取鼠也則極之其鄰極其使足狗乃取鼠夫驢驚之氣鴻鵠之志有諭乎人心者誠也人亦然誠有之則神應乎人矣言豈足以諭之哉此謂不言之言也

呂覽
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故有莘氏之媵臣也湯立以為三公天下之治太平管仲故成陰之狗盜也天下之庸夫也齊桓公得之為仲父百里奚道之於路傳賣五羊之皮秦穆公委之以政甯戚故將車人也叩棘行歌於康之衢桓公任以國司馬喜顰脚於宋而辛相中山范睢折臂拉齒於魏而後為應侯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

人也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故詩曰赫赫之葛在於曠野良工得之以為絺紵良工不得枯死於野此七士者不遇

明君聖主幾行乞馬枯死於中野譬猶縣之葛矣說苑

衛嗣君謂薄疑曰子小寡人之國以為不足仕則寡人力能仕子請進爵以子為上卿乃進田萬頃薄子曰疑之母親疑以疑為能相萬乘所不寃也然疑家坐有蔡姬者疑母甚愛信之屬之家事焉疑習足以信言家事疑母盡以聽疑也然已與疑言者亦必復決之於蔡姬也故論疑之智能以疑為能相萬乘而不寃也論其親則子母之間也然猶不免議之於蔡姬也今疑之於人主也非子母之親也而人主皆有蔡

卷之五十五

十五

姬人主之蔡姬必其重人也重人者能行私者也夫行私者絕之外也而疑之所言法之內也絕之外與法之內離也不相受也一日衛君之晉謂薄疑曰吾欲與子偕行薄疑曰姬也君有意從之甚善衛君曰吾以請之姬曰許我矣薄疑歸言之姬也曰衛君之愛疑也甚矣姬曰曰不如吾愛子也衛君乃請決之於卜者蔡姬公衛君從疑而行雖與疑決計必與他蔡姬敗之如是則疑不得長為臣矣

韓非

如耳說衛嗣公衛嗣公說而太息左右曰公何為不相也公曰夫馬似鹿者而題之千金然而有百金之馬而無一金之鹿者馬為人用而鹿不為人用也今如耳萬乘之相也外有大國之意其心不在衛雖辯智亦不為寡人用吾是以不相

也歸非

徐渠問田鳩曰臣聞智士不繫下而遇君聖人不見功而接上令陽成義渠明將也而措於毛伯公孫壘固聖相也而閑於州部何哉田鳩曰此無他故異物主有度上有術之故也且足下獨不聞楚將宋軼而失其政魏相馮離而亡其國二君者驅於聲詞眩於辨說不試於毛伯不閑乎州部故有失政亡國之患由是觀之夫無毛伯之試州部之閑堂明主之備哉歸非

公孫龍在趙之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不能與遊有客衣褐帶素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謂弟子曰門下故有能

卷之五十五

十六

呼者乎對曰無有公孫龍曰與之弟子之籍後數日往說燕王至於河上而航在一汎使善呼者呼之一呼而航未故曰聖人之處世不逆有伎能之士故老子曰人無棄人物無棄物是謂襲明鴻烈 與薛公之倫類

先王用非其有如有之通乎君道者也夫君也者處虛素服而無智故能使衆智也智又無能故能使衆能也能執無為故能使衆為也無智無能無為此君之所執也人主之所藏者則不然以其智彊智以其能彊能以其為彊為此處人臣之職也處人臣之職而欲無壅塞雖舜不能為武王之佐五人武王之於五人者之事無能也然而世皆曰取天下者

武王也故武王取非其有如有之通乎君道也通乎君道則能令智者謀矣能令勇者怒矣能令辨者語矣夫馬者伯樂相之造父御之賢主乘之一日千里無御相之勞而有其功則和所乘矣今召客者酒酣歌舞鼓瑟吹竽明日不拜樂已者而拜主人主人使之也先王之立功名有似於此使衆能與衆賢功名大立於世不予佐之者而予其主使之也譬之若為宮室必任巧匠奚故曰匠不巧則宮室不善夫國重物也其不善也豈特宮室哉巧匠為宮室為國必以規為方必以矩為平直必以準繩功已就不知規矩繩墨而賞匠巧匠之宮室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曰善此某君某王之宮室也

卷之五十五

十七

此不可不察也人主之不通主道者則不然自為人則不能任賢者則惡之與不肖者議之此功名之所以傷國家之所以危呂覽

君人不能自專而好任下則智日困而數日窮一迫於下則不能申行隨於國則不能持知不足以為治威不足以行誅無以與下交矣故喜而使賞不必賞功怒而使誅不必誅罪不慎喜怒誅賞從其意而欲委任臣下故亡國相維殺君不絕古人有言衆口鑠金三人成虎不可不察也 新折
天道因則大化則細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不自為也化而使之為我則莫可得而用是故先王不受祿者不臣下厚

祿者不與入人不其所以自為也則上不取用焉故用人之
自為不用人之為我則莫不得而用矣此謂之因慎到

民雜處而各有所能者不同此民之情也大君者大上也兼
高下者也下之所能不同而皆上之用也是以大君因民之

能為資盡包而畜之無能取去焉是故必執於方商子作必鼓方以

求於人故所求者無一足也大君不擇其下故足不擇其下

則為下易矣易為下則莫不容故多下之謂大上君

臣之道臣有事而君無事也君逸樂而臣任勞臣盡智力以

善其事而君無與焉仰成而已事無不治之正道然也人

君自任而務為善以先下則是代下員任家勞也臣反逸矣

卷之五十五

十八

故曰君人者好為善以先下則下不敢與君爭善以君先矣

皆稱所知商子作私以自覆掩有過則臣反責君逆亂之道

也君之智未必最賢於衆也以未最賢而欲善盡被下則下

不聽矣若君之智最賢以一君而盡賤下則勞則有倦

則衰則復返於人不賤之道也是以人君自任而躬事則

臣不事也是君臣易位也謂之倒逆則亂矣人君任臣

而勿自躬則臣事矣是君臣之順治亂之分不可不察也

慎到

君也者端神明者也神明者以人為本者也人者以賢聖為

本者也賢聖者以博選為本者也博選者以五至為本者也

故北面而事之則伯己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默則什
己者至人趨已趨則若己者至憑几據杖指麾而使則斯役
者至樂嗟若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故帝者與師處王者與交
處亡主與徒處弱冠

天者萬物所以得立也地者萬物所以得安也故天定之地

處之時發之物受之聖人象之夫寒溫之變非一精之所化

也天下之事非一人之所能獨知也海水廣大非獨仰一川

之流也是以明主之治世也急於求人弗獨為也與天與地

建立四維以輔國政鈞繩相布衡擷相制參偶其備立位乃

固經氣有常理以天地動逆天時不祥有衆事不任賢無功

卷之五十五

十九

必敗出窞其道入窮其變張軍衛外禍又在內所備甚遠賊

在所愛是以先王置士也本賢用能無阿於世仁人居左忠

臣居前義臣居右聖人居後左法仁則春生殖前法忠則夏

功立右法義則秋成熟後法聖則冬閑藏先王用之高而不

墜安而不亡此萬物之本窮天地之門戶道德之益也此四

大夫者君之所取於外也弱冠

夫仁者君之操也義者君之行也忠者君之政也信者君之

教也聖人者君之師傅君通知人臣術知事故臨貨分財使

仁犯患應難使勇受言結辭使辯慮事定計使智理民處平

使謙賓奏贊見使礼用民獲衆使賢出封越境通絕國使信

制天地御諸侯使聖明王無為而用天下也嘗試論之古之
使辯使智使謀使和使賢使信使聖使義使廉使剛使直使
無私者也故威德施而天下歸之德澤流而天下服之德
者如是故上無遺事下無怨者守國固難處而久者用此
夫如是故上無遺事下無怨者守國固難處而久者用此
通也雖然知所使仁而不仁者其仁有大小知所使知而不
其智有遠近未可也故曰孟公綽以為趙魏走則使而不
以為勝薛大夫庭也可使而南面赤也可使而賓客言也求也
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由此而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
是現之則此書所云亦同任之大凡而已莊子曰因任夫仁
已明而察者次之因任如此然後可以察者故下文云云
之功善與不爭下不怨上辯士之功釋怨解難智士之功事
至而泊難至而應忠臣之功正言直行矯拂主過義臣之功
存亡繼絕救弱誅暴信臣之功正不易言貞謙之功廢私立
公礼臣之功尊君卑臣賢士之功敵國憚之四境不侵聖人
之功定制於冥以求至欲得言聽行從近親遠附明達四通
內有扶度然後有以量人富者觀其所予足以知仁貴者觀
其所予足以知忠觀其大祥長不讓少貴不讓賤足以知礼
達觀其所不行足以知義受官任治觀其去就足以知智迫
之不懼足以知勇口利辭巧足以知辯使之不隱足以知信
貧者觀其所取足以知廉賤者觀其所不為足以知賢測深
觀天足以知聖第不失次理不相舛近塞遠開備元變成明
事知分度數獨行鷗冠

卷之五十五

士

子義獲天下之至要也而子以為友鳴鶴與蜀狗其知甚少
而子玩之鳴鶴子皮日侍於屈春損頤為友二人者之智足
以為令尹不敢專其智而委之屈春故曰政其歸於屈春乎
說孔

子高任司馬又為將於齊與燕戰而敗齊君曰以子賢明故
信子也答曰君知穿窬若周公齊君曰周公聖人而子賢者
弗如也子高曰然臣固弗如周公也以臣之知入孰若周公
之知其弟齊君曰兄弟密於他人子高曰君之言是也夫以
周公之聖兄弟相知之審而近失於管蔡明人難知也臣與
又相見觀其材志察其所履齊國之士弗能過也書曰知人
則哲惟帝難之穿何慚焉且曹子為魯三與齊戰三敗失地
然後以勇敢之節奮三尺之劍要桓公管仲於盟壇卒收其
所喪夫君子之敗如日月之蝕人各有能又庸可棄乎今燕
以詐破人是又不能於詐也臣之稱又稱其武勇才藝不稱
其詐也又難敗臣固不失其所稱焉齊君屈辭而不黜司馬
又孔

魏王問人主所以為患子高對曰建大臣而不與謀嬖倖者
言用則知士以疎自疑嬖臣以過傲幸者內則射合主心外
則挺主之非此最人主之大患也 孔

子高謂魏王曰臣入魏國見君之二計臣為張叔謀有餘范

卷之五十五

士

威智不逮然其功一也王曰叔也有餘威也不逮何同乎答曰駕驥同轅伯樂為之皆嗟玉石相揉和氏為之嘆息故賢愚共貫則能士匿謀真偽相錯則正士結舌叔雖有餘猶威不逮也北鮪

魏王朝群臣問理國之所先季文對曰唯在知人王未之應子順進曰知人則哲帝堯所病故四凶在朝鯀任無功夫豈樂然哉人難知故也今文之對不稱吾君之所難行而乃欲強吾君以聖人所難此不可行之說也王曰先生言之對曰當今所急在修仁尚義崇德敦禮以接鄰國而已昔舜命衆官群臣競讓德禮之致也苟使朝臣皆有推賢之心主雖不知人則臣位必當若皆以知人為治則人主宜未過竟且其目所不見者亦必漏矣王曰善矣北鮪

卷之五十五

廿三

國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不可不善為擇所而後錯之錯險則危不可不善為擇道然後道之塗穢則塞危塞則亡彼國錯者非封焉之謂也何法之道推子之與也故道王者之法與王之人為之則亦王道霸者之法與霸者之人為之則亦霸道亡國之法與亡國之人為之則亦亡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而仁人之所務白也故國者重任也不以積持之則不立故國者世所以新者也是憚、非變也改玉改行也故一朝之日也一日之人也然而厭焉有千歲之固何也曰後

夫千歲之信士以持之也安與夫千歲之信士為之也人無百歲之壽而有千歲之信士何也曰以夫千歲之法自持者是乃千歲之信士矣故與積禮義之君子為之則王與端誠信全之士為之則霸與權謀傾覆之人為之則亡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仁人之所務白也善擇之者制人不擇善之者人制之彼持國者必不可以獨也然則疆國榮辱在於取相矣身能相能如是者王身不能知恐懼而求能如是者疆身不能不知恐懼而求能者安唯便僻左右親比已者之用如是者危削荼之而亡國者巨用之則大小用之則小荼大而王素小而亡小巨分流者存巨用之者先義而後利安不恤親疎不恤貴賤唯誠能之求夫是之謂巨用之小用之者先利而後義安不恤是非不治曲直唯便僻親比已者之用夫是之謂小用之巨用之者若彼小用之者若此小巨分流者亦一若彼也亦一若此也故曰粹而王駁而霸無一焉而亡此之謂也荀子

卷之五十五

廿三

牆之外目不見也里之前耳不聞也而人主之守司遠者天下近者境內不可不略知也天下之變境內之事有弛易齟差者矣而人主無由知之則是拘脅蔽塞之端也耳目之明如是其狹也人主之守司如是其廣也其不可以不知也如是其危也然則人主將何以知之曰便嬖左右者人主之所

遠收衆之門戶牖也。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將有便嬖左右足信者。然後可其知惠。足使規物其端。誠足使定物。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人主不能不有遊觀安燕之時。則不得不有疾病物故之憂。焉如是。國者事物之至也。如泉源一物不應亂之端也。故曰人主不可以獨也。卿相輔佐人主之基杖也。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將有卿相輔佐足任者。然後可其聽音。足以鎮撫百姓。其知慮足以應待萬變。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四鄰諸侯之相與。不可以不相接也。然而不必相親也。故人主必將有足使喻志決疑於遠方者。然後可其辯說。足以解煩。其知慮足以決疑。其齊斷足以距難。不

卷之五十五

子四

選秩不反君。然而應薄扞患。足以持社稷。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故人主無便嬖左右足信者。謂之聞無卿相輔佐。足任者。謂之獨所使。於四鄰諸侯者。非其人。謂之孤。獨而晦。謂之危。國雖若存。古人曰亡矣。詩曰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荀子

序官宰爵知賓客祭祀饗食儀牲牢之數。司徒知百宗城郭立器之數。司馬知師旅甲兵乘白之數。修憲命審詩商禁淫聲。以時順脩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大師之事也。脩堤梁通溝澮。行水潦。安水藏。以時決塞。歲雖凶。敗水旱。使民有所私。艾司空之事也。相高下視肥瘠。序五種。省農功。謹畜藏。以時

順修使農夫僕力而寡能治田之事也。修火憲。養山林。藪澤草木魚鼈百索。以時禁發。使國家足用而財物不屈。虞師之事也。順州里。定屋宅。養六畜。間樹藝。勸教化。趨孝悌。以時順修。使百姓順民安樂。處鄉師之事也。論百工。審時事。辨功。皆尚完利。便備用。使雕琢文采不敢專造。於家工師之事也。相陰陽。占祲兆。鑽龜陳卦。主禳擇五卜。知其吉凶。天祥偃。巫跛擊之事也。修抹清易道路。謹盜賊。平室律。以時順修。使賓旅安而貨財通。治市之事也。拊急禁悍。防淫除邪。戮之以五刑。使暴悍以吏奸。邪不作。司寇之事也。本政教。正法。則兼聽而時措之度。其功勞論其慶賞。以時慎修。使百吏免盡。而衆

卷之五十五

子五

庶偷不冢宰之事也。論禮樂正身行廣教化。美風俗。兼慶而調一之。辟公之事也。全道德。致高隆。綦文理。一天下。振毫末。使天下莫不順比。從服。天王之事也。故政事亂。則冢宰之罪也。國家失俗。則辟公之過也。天下不一。諸侯俗反。則天王非其人也。具。而王具。而霸具。而存具。而亡具。荀子

故治國有道人。主有職。若夫貫日而治。詳一日而曲。列之是以所使夫百吏。官人。為也。不足。以是傷游玩安燕之樂。若夫論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鄉方。而務是。夫人主之職也。若是。則一天下。名配堯禹之主者。守至約而詳事。

至佚而功垂衣裳不下葦席之上而海內之民莫不願得以為帝王夫是之謂至約樂莫大焉人主者以官人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為能者也人主得使人為之匹夫則無所移之百畝一守事業窮無所移之也今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使人為之也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必自為之然後可則勞者耗悴莫甚焉如是則雖城獲不肯與天子易勢業以是縣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為之者役國之通也墨子之說也論德使能而官施之者聖王之道也儒之所謹守也傳曰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議則

卷之五十五

二十

天子其已而已矣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禮法之大分也百里之地可以取天下是不虛其難者在人主之知之也取天下者非負其土地而從之之謂也道是以一人而已矣彼其人苟一則其土地且委去我而通他故百里之地其等位爵服足以容天下之賢士矣其官職事業足以容天下之能士矣循其舊法擇其善者而明用之足以順服好利之人矣賢士一焉能士官焉好利之人服焉三者具而天下盡無有是其外矣故百里之地足以竭勢矣致忠信著仁義足以竭人矣兩者合而天下取諸侯後同者先危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一人之謂

也羿蠡門者善服射者也王良造父者善服馭者也聰明君子者善服人者也人服而勢從之人不服而勢去之故王者已於服人矣故人主欲得善射遠中微則莫若羿蠡門矣欲得善馭及速致速則莫若王良造父矣欲調一天下制秦楚則莫若聰明君子矣其用知甚簡其為事不勞而功名致大甚易處而恭可樂也故明君以為寶而愚者以為難夫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名為聖王兼制人莫得而制也是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財物而制之合天下而君之飲食甚厚聲樂甚大臺榭甚高園囿甚廣臣使諸侯一天下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

卷之五十六

二十一

天子之禮制如是者也制度以陳政令以扶官人失要則死公侯失禮則幽四方之國有像離之德則必滅名聲若日月功積如天地天下之人應之如影嚮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故人之情口好味而臭味莫美焉耳好聲而聲樂莫大焉目好色而文章致繁婦女莫衆焉形体好佚而安重閒靜莫愉焉心好利而國穀祿莫厚焉合天下之所願同兼而有之宰宰天下而制之若制子孫人苟不狂惑慙陋者其誰能賭是而不樂也哉欲是之主並肩而存能建是之士不世絕千歲而不合何也曰人主不公人臣不忠也人主則外賢而偏幸人臣則爭職而妬賢是其所以不合

之故也人主胡不廣為無恤親踈無偏貴賤唯誠能之求若是則人臣輕職業讓賢而安隨其後如是則禹舜還至王業還起功一天下名配禹舜物由有可果如是其美焉者乎嗚呼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

歟修改美國則莫若求人其彼或積蓄而得之者不世絕彼其人生乎今之世而志乎古之道以天下之王公莫好之也然而于是獨好之以天下之民莫欲之也然而于是獨為之好之者貧為之者窮然而于是獨猶將為之也不為少傾軀焉曉然獨明於先王之所以得之所以失之知國之安危戒否若別白黑是其人者也

卷之五十五

子九

則天下為一諸侯為臣小用之則威行鄰敵韓詩有莫能能用使無去其疆域則國終身無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詩曰介人維藩太師維垣此之謂也韓詩有若殷之用伊尹周之遇太公可謂巨用之矣齊之用管仲楚之用孫叔敖可謂小用之矣巨用之者如彼小用之者如此故曰韓而王叔而霸無一而平詩曰四國無此不用其良臣而不亡者未之有也荀子為人主者莫不欲疆而惡弱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是禹桀之所同也要此三欲辟此三惡果何通而便曰在慎取相道莫徑是矣故知而不仁不可仁而不知不可既知且仁是人主之寶也而王霸之佐也不急得不知得而不用不仁無其人而幸有其功愚莫大焉今人主有六患使賢者為之則

與不肖者規之使知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修士行之則與汙邪之人訣之雖欲成立得手執譬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景之枉也感莫大焉語曰好女之色惡之者孽也公正之士衆人之座也倚乎道之人汙邪之賊也今使汙邪之人論其怨賊而求其無偏得乎執譬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景之直也亂莫大焉故古之人為之不然其取人有道其用人有法取人之道參之以礼用人之法禁之以等行義動靜度之以礼知慮取舍稽之以成日月積久校之以功故卑不得以臨尊輕不得以縣重愚不得以謀知是以萬事不遇也故校之以礼而觀其能安敬也與之參措遷移而觀其能應變也

卷之五十五

子九

與之安然而觀其能無隔也接之以聲色權利忿怒患險而觀其能無離守也彼誠有之者與誠無之者若黑白然可識邪哉故伯樂不可欺以馬而君子不欺可以人此明王之道也人主欲得善射遠中微者縣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能中是者取之是豈不必得之之道也哉韓詩作宜不謂雖聖人不能易也欲得善射及遠致遠者一日而千里縣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能致是者取之是豈不必得之之道也哉雖聖人不能易也欲治國馭民調壹上下將內以固城外以拒難治則制人不能制也亂則危辱滅亡可立而待

也然而求卿相輔佐則獨不若是其公也素雅便嬖親比已者之用也豈不過甚矣哉故有社稷者莫不欲疆俄則弱矣莫不欲安俄則危矣莫不欲存俄則亡矣古有萬國今有數十焉是無他故莫不失之是也故明主有私人以金石珠玉無私人以官職事業是何也曰本不利於所私也彼不能而主使之則是主闇也臣不能而誣能則是臣詐也主闇於工臣詐於下滅亡無日俱害之道也韓詩有故惟明主能受其夫文王非無貴戚也非無子弟也非無便辟也韓詩作文王比已倜然韓詩乃季太公於州乃季太公於州韓詩人而用之豈私之也哉以為親邪則周姬姓也而彼姜姓也韓詩作異以為故邪則

卷之五十五

子

未嘗相職也以為好鹿邪則夫人行年七十有二翻韓詩然而齒墜矣然而用之者夫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以惠天下韓詩作兼制天而不可以獨也非于是子莫足以季之故季是子而用之於是乎貴道果立貴名果明無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為天下之顯諸侯如是者能愛人也韓詩夫是之謂故季天下之大道立天下之大功然後隱其所憐所愛其下猶足以為天下之顯諸侯故曰唯明主為能愛其所愛闇主則必危其所愛此之謂也韓詩有大雅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小雅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危其所愛之謂也口首

卷之五十五

子

材人患慧拘錄計數纖番而無敢遺喪是官人吏吏之才也修飾端正尊法敬分而無傾側之心守職循業不敢益損可傳世也而不可使侵奪是士大夫官師之材也知陰礼義之為尊君也知好士之為美名也知愛名之為安國也知有常法之為一俗也知尚賢使能之為長功也知務本禁末之為多材也知無與下爭小利之為便於事也知明制度推物稱用之為不泥也是卿相輔佐之材未及居道也能論官此三材者而無失其次是為人主之道也若是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是人主之要守也人主不能論此三材者不知道此道安值將卑執出勞併耳目之樂而親自賈日而治詳一內而曲辨之慮與臣下爭小察而恭備能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亂者也是所謂視乎不可見聽乎不可聞為乎不可成此之謂也荀子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國寶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國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國用也口言善身行惡國故也治國者故其寶愛其器任其用除其故荀子

用人三

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於人有所智而聽之固與左右
論其言是與愚人論智也人主之左右不必賢也人主於人
有所賢而禮之固與左右論其行是與不肖論賢也智者決
策於賢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則賢智之士羞而人主之論悖
矣人臣之欲得官者其修士且以精潔固身而更不以枉
法為治則修智之士不事左右不聽請謁矣人主之左右行
非伯夷也求索不得貨賂不至則精辨之功息而毀誣之言
起矣治亂之功利於近習精潔之行決於毀譽則修智之吏

卷之五十六

廢而人主之明塞矣不以功伐決智行不以參伍審罪過而
聽左右近習之言則無能之士在廷而愚汙之吏處官矣韓
非

人臣非名譽請謁無以進取非悖法專制無以為威非假托
忠信無以不禁三者悖主懷法之資也人主使人臣雖有知
能不得背法而專制雖有賢行不得輸功而先勞雖有忠信
不得釋法而不禁此之謂明法韓非

今有人於此義不入危城不處軍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脰
一毛世主必從而禮之貴其智而高其行以為輕物重生之
士也夫上所以陳良田大宅設爵祿所以易民死命也今上

此即所謂明法不使
惡言過於有方之
以則世主必從而
之為日好之士大
新之於而安民也
我而後而安民也
可得也

卷之五十六

尊貴輕物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
藏書策習談論聚徒服文役而議說世主必從而禮之曰
敬賢士先王之道也夫吏之所稅耕耨者也而上之所養李士
也耕耨者則重稅李士則多賞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談不可
得也國平則養儒使難至則用介士所養者非所用所用者
非所養此所以亂也韓非

夫視鍛錫而察青黃區冶不能以必劍水擊鵲雁陸斷駟馬
則滅獲不疑銳利發齒吻形容伯樂不能以必馬授車就駕
而觀其末塗則滅獲不疑駑良視容服聽辭言仲尼不能以
必士試之官職課其功伐則庸人不疑於庸智韓非

天下有信數三曰一智有所不能立二曰力有所不能事三
曰強有所不能勝故雖有堯之智而無衆人之助大功不立
有禹獲之功而不得人助不能自奉有貴賈之強而無法術
不得長生故勢有不可得事有不可成故為獲輕千鈞而重
其身非其身重於千鈞也勢不便也離朱易百步而難眉睫
非百步近而眉睫遠也道不可也故明主不窮為獲以其不
能自奉不離困朱以其不能自見固可學求為道故用力寡
而功名立時有滿虛事有利害物有生死人主為三者發事
怒之色則金在之士離心為聖賢之操淺深矣故明主觀人
不使人觀已明於堯不能獨成禹獲不能自奉貴賈之不能

自勝以法術則觀行之道畢矣韓非

夫立名號所以為尊也今有賤名輕實者世謂之高設爵位所以為賤貴基也而簡上不求見者世謂之賢威利所以行令也而無利輕威者世謂之重法令所以為治也而不從法令為私善者世謂之忠官爵所以勸民也而好名義不進仕者世謂之烈士刑罰所以擅威也而輕法不避刑戮死亡之罪者世謂之勇夫民之急名也甚其求利也如此則士之飢餓之絕者為得無嚴居苦身以爭名於天下哉故世之所以不治者非下之罪上失其道也常責其所以亂而賤其所以治是故下之所欲常與上之所以為治相說也今下聽其上

卷之五十六

王

之所急也而惇慈純信用心一者則謂之宴守法固聽令審則謂之愚教上畏罪則謂之怯言時節行中適則謂之不肖無二心私李聽吏從教者則謂之陋難教謂之正難予謂之廉難禁謂之齊有令不聽從謂之勇無利於上謂之愚寬惠行聽謂之仁重厚自尊謂之長者私李成群謂之師徒閒靜安居謂之有恩損仁逐利謂之疾險躁佻反覆謂之智先為人而後自為類名號言汎愛天下謂之聖言大不稱而不可用行而爭於世者謂之大人賤爵祿不撓上者謂之傑下漸行如此入則亂民出則不便也上宜禁其欲滅其迹而不止也又從而尊之是教下亂上以為治也凡所治者刑罰也

卷之五十六

四

今有私行義者尊社稷之所以立者安靜也而躁險諛諛者任四封之內所以聽從者信與德也而破者傾覆者使令之所以行威之所以立者恭儉也不聽上而嚴居非世者顯倉廩之所以實者耕農之本務也而基組錦綉刻畫為末作者富名之所以成城池之所以廣者戰士也今死士之孤飢餓乞於道而優笑酒徒之屬乘車衣絲賞祿所以盡民力易下死也今戰勝攻取之士勞而賞不露而卜筮視手理孤姦為順辭於前者日賜上握度量所以擅生殺之柄也今守度奉量之士欲以忠嬰上而不得見巧言利辭行姦軌以倖偷世者數御據法直言名利相當循繩墨誅姦人所以為上治也而愈疏遠諛諛順意從欲以危世者近習慈租稅專民力所以脩難充倉府也而士卒之逃事伏匿附託有威之門以避徭賦而上不得者萬數夫陳善田利宅所以戰士卒也而斷頭裂腹播骨乎平原曠野者無宅容身、死田奪而女姝有色大臣左右無功者擇宅而受擇田而食賞利一從上出所擅制下也而戰介之士不得職而閒居之士尊顯上以此為教名安得無卑位安得無危夫卑名位者必下之不從法令有二心私李久逆世者而不禁其行不破其群以散其党又從而尊之用事者過矣上之所以立廢耻者所以屬下也今士大夫不羞汚泥醜辱而宦女姝私義之門不待次而宦

賞賜所以為重也而戰鬪有功之士貧賤而便辟優佞超絕名號誠信所以通威也而主掄陣近習文謁並行百官主爵遷人用事者過矣韓非

朱伍之道行叁以謀多揆伍以責失行叁必拆揆伍必怒不拆則潰上不忍則相和拆之微足以知多寡怒之前不及其衆觀聽之勢其微在比周而賞異也誅罰而罪同言會衆端必揆之以地謀之以天驗之以物叁之以人四微者符乃可以觀矣叁言以知其誠易視以改其澤執見以得非常一用以務近習重言以懼遠使本往以悉其前即迹以知其內疏置以知其外極明以問所聞說使以絕黷泄倒言以當所疑

卷之五十六

五

論反以得陰姦設諫以綱獨為本錯以觀最動明說以誘避過卑適以觀直諫宣聞以通未見作闕以散朋黨深一以警衆心泄異以易其慮似類則合其參陳過則明其固知罪以止威陰使時循以省衰漸更以離通比下約以侵其上相室約其廷臣、、約其官屬兵士約其軍吏遣使約其行介縣令約其辟吏即中約其左右姬約其官嬖此之謂條達之道言通事泄則術不行韓非

昔者有危氏有失度誰堯氏有孤男三苗有成駒桀有侯侈紂有崇侯虎晉有優施此六人者亡國之臣也言是如非言非如是內險以賊其外小謹以微其善祿道往古使良事阻

苦禪其主以集精微亂之以其所好此夫郎中左右之類者也往世之主有得人而身安國存者有得人而身危國亡者得人之名一也而利害相千萬也故人主左右不可不慎也為人主者誠明於臣之所言則別賢不肖如黑白矣若夫許由續牙晉伯陽秦顛頤衛僑如狐不稽重明董不識卞隨務光伯夷叔齊此十二人者皆上見利不喜下臨難不恐或典之天下而不取有卑辱之名則不樂食穀之利夫見利不喜上雖厚賞無以勸之臨難不恐上雖嚴利無以威之此之謂不令之民也此十二者或伏死於窟穴或槁死於草木或飢餓於山谷或沈溺於水泉有民如此先古聖王皆不能臣當

卷之五十六

六

今之世將安用之若夫閼龍逢王子比干隨季梁陳泄冶楚申胥吳子胥此六人者皆疾爭強諫以勝其君言聽事行則如師徒之勢一言而不聽一事而不行則陵其主以語從之以威雖身死家破要領不屬手足異處不難為也如此臣者先古聖王皆不能忍也當今之時將安用之若夫田齊恒宋子罕魯季孫意如晉僑如衛子南勁鄭太宰欣楚白公周車茶燕子之此九人者之為其臣也皆朋党比周以事其事隱正道而行私曲上逼君下亂治援外以撓內侵下以謀上不難為也如此臣者唯聖王智主能禁之若夫昏亂之君能見之乎若夫后稷皋陶伊尹周公旦太公望管仲溫朋百里奚

蹇叔勇犯趙衰范蠡大夫種逢同華登此十五人者為其臣也皆風興夜寐卑身賤體諫心白意明刑辟治官職以事其君進善言通道法而不取矜其善有成功立事而不取代其勞不難破家以便國投身以安主以其主為高天太山之尊而以其身為壑谷黼黻之卑主有明名廣譽於國而身不難受壑谷黼黻之卑如此臣者雖當昏亂之主尚可致功况於顯明之主乎此謂伯王之佐也若夫同濟伯鄭王孫申陳公孫寧儀行父荊羊尹中亥隨少師越種干吳王孫雒晉陽成泄齊豎刁易牙此十二人者之為其臣也皆思小利而忘法義進則掩蔽其良以陰間其主退則撓亂百官而為難禍皆

卷之五十六

七

輔其君共其欲苟得一說於主雖破國殺衆不難為也有臣如此雖當聖王尚恐奪之而况昏亂之君其能無失乎有臣如此者皆身死國亡為天下笑故周威公身殺國分為二鄭子陽身殺國分為三陳靈公身死於夏徵舒氏荆靈王死於乾谿之上隨亡於荆吳并於越智伯滅於晉陽之下桓公身死七日不收故曰誦諛之臣唯聖王知之而亂主近之故身死國亡韓非

夫居高者自處不可以不安履危者任政不可以不固自處不安則墜任政不固則仆是以聖人居高處上則以仁義為巢乘危履傾則以賢聖為杖故高而不墜危而不仆者克以

仁義為巢以禹稷契為杖故高而益安動而益固然處高之安乘克讓之敬德配天地光被四表功垂於無窮名傳於不朽蓋自處得其巢任政得其材也秦以刑罰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以趙高李斯為杖故有傾仆缺覆之禍何哉所任非也故杖聖者帝杖賢者王杖仁者伯杖義者強杖諛者滅杖賊者亡故懷剛者久而缺持柔者久而長躁疾者為厥速遲重者為常存尚勇者為悔近溫厚者行寬舒懷促急者必有所虧柔懦者制剛強小慧者不可以禦大小辨者不可以說衆高實巧為取貴之利而屈為貞良邪臣好為詐偽自媚偽非而不能為公方藏其端巧逃其事功故智者之所短

卷之五十六

八

不如愚者之所長文公種米曾子駕羊相士不熟信邪失方察者有所不見恢者何所不容朴質者近忠便巧者近亡君子遠佞之色故諍之聲絕恬美之味疎噬嚙之情天道以大制小以重顛輕以小治大亂度干貞諫夫似賢美言似信聽之者惑觀之者冥故蘇秦尊於諸侯商鞅顯於西秦世無賢智之君孰能別其形故克放驪堯仲尼誅少正卯甘言之所嘉靡不為之傾惟先知其實仲尼見其情故干聖王者誅過賢君者刑違九王者責社亂世者崇鄭僭亡齊而歸魯齊有九合之名而魯有乾時之耻夫據千乘之國而信諛佞之計未有不亡者也故詩云諛人罔極交亂四國衆邪

合党以回人君邦危民亡不亦宜乎陸賈

良馬非独驥驥利劍非惟干將美玄非獨西施忠臣非獨呂望今有馬而無王良之御有劍而無砥礪之功有女而無芳澤之飾有士而不遭文王道術蓄積而不舒美玉韞匱而深藏故懷道者須時抱璞者待工道為智者說馬為御者良賢為聖者用辯為智者通書為曉者傳事為見者明故制事者因其則服藥者因其良書不必起仲尼之門藥不必出扁鵲之方合之者可以為法因世而權行陸賈

王者官人有六等一日師二曰友三曰大臣四曰左右五曰侍御六曰廝役知足以為源泉行足以為表儀問焉則應求

卷之五十六

九

焉則入人之家足以重人之家入人之國足以重人之國者謂之師知足以為確礪行足以為輔助仁足以訪義明於進敢於退不肖內相匡正外相揚美謂之友知足以謀國事行足以為民率仁足以合上下之驩國有法則退而守之君有難則進而死之職之所守君不得以阿私託者大臣也脩身正行不愆於鄉曲道語談說不惑於朝廷智能不因於事業服一介之使能合兩君之驩執戟居前能奉君之失過不難以死持之者左右也不貪於財不淫於色事君不敢有二心居君旁不敢泄君之謀君有失過雖不能正諫以其死持之惟悴有憂色不勸聽從者侍御也孫色偃僕雅諛之行唯

實錄

卷之五十六

十

言之聽以睡毗之間事君者廝役也故與師為國者帝與友為國者王與大臣為國者伯與左右為國者彊與侍御為國者若存若亡與廝役為國者亡可立待也師取之禮皮幣先馬取左右之禮使先為取侍御之禮以令至焉取廝役之禮以令召矣師至清朝而侍小事不進友至則清殿而侍言樂技藝之人不並見大臣奏事則俳優侏儒逃隱方樂技藝之人不並奏左右在側方樂不見侍御者在側子玄不雜處故君樂雅樂則有友大臣可以侍君國樂燕樂則左右侍御者可以侍君閑北方從重服之樂則廝役從清展聽治罷朝而論議從容澤無矜莊皆殊序然後帝王之業可得而行也

倫色居車之容登降之礼見規宜諭見通則綱故職不率義則道行之任也調訊典博聞以掌卿采領時從比賢能天子出則為重右坐立則為位承帝之德高民之道礼之正應事之則職以歲刑獄之褒賞爵之誠已諾之信百官之經喪祭之共戎事之誠身行之禮則職以諭過大臣之敬遇小臣之忠坐立之端言默之序音聲之通揖讓之容俯仰之節立事之色則職以証出入不從礼衣服不從制御器不以度送逆非其章忽說忘其義取予失其節安易而榮湛則職以諫故善不微過不聞侍從不諫則調訊之任也典方典容儀以掌諸侯遠方之君誤之班爵列位執任之約朝親家廟會

卷之五十六

十一

同享聘貢職之數辨其民人之衆寡政之治乱率意道順僻淫犯禁之差第天子巡狩則先循于其方故或有功德而弗奉或有淫僻犯禁而不知典方之任也奉常典天以掌宗廟社稷之事天神地祇人鬼凡山川四望園之諸祭吉凶效祥占相之事序礼樂喪紀國之礼儀畢居其宜以識宗室親民風俗審詩商命禁邪言息淫声於四時之交有事于南郊以報祈天明故整天朝不得事鬼神不序經礼儀人倫不正奉常之任也執師典春以掌國之衆庶四民之序以礼義倫理教訓人民方春三月續施生遂動作自物是時有事于皇考祖考實誼

易使嘉難使怨者宜為君識人之功而忘人之罪者宜為貴故曰刑罰不可以慈民簡泄不可以得士故欲以刑罰慈民辟其猶以鞭狎狗也雖久弗親矣故欲以簡泄得士辟其猶以孤休鳥也雖久弗得矣夫士者弗敬則弗至夫民者弗愛則弗附故欲求士必附惟恭与敬忠典信古今母易矣諸澤有枯木而國無枯士矣故有不能求士之君而無不可得之士故有不能治民之吏而無不可治之民故君明而吏賢矣吏賢而民治矣故見其民而知其吏見其吏而知其君矣故君功見於選吏吏功見於治民故勸之其上者就其下而上睹矣此道之謂也 實題

卷之五十六

十一

故治國家者行道之謂國家必寧信道而以偽國家必空故政不可不慎也而吏不可不選也而道不可離也嗚呼戒之哉離道而災至矣無世而無聖或不得知也無國而無士或弗能得也故世未嘗無聖也而聖不得聖王則弗起也國未嘗無士也而士不得君子則弗助聖明則士闇飾矣故聖王在上位則士百里而有一人則就無有也故聖王者求則士沒矣故暴亂位上則千里而有一人則就比肩也故國者有不幸而無明君明也則國無不幸而無賢士矣故自古而至於今澤有無水則無士故士易得而難求也易致而難留也故求士而不以道周徧境內不能得一人焉故求士而

不以道周徧境內不能得一人為故求士而以道則國中多有之此之謂士易得而難求也故待士而以敬則士必至矣待士而不以道則士必去矣此之謂士易至而難留也王者有易國有易吏而無易民故因是國也而為安國是民也而為治故湯以桀之亂為治武王以紂之北辛為疆故民之治亂在于吏國之安危在于政是故明君之於政也慎之於吏也選之然後國興也故君能為善則吏必能為善矣吏能為善則民必能為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夫之者吏也故民之善者吏之功也是故君明而吏良民治矣故苟上好之其下必化之此道之政夫民之為言也暎也萌也之為言也育也故惟上之所扶而以之民無不化也故曰民萌：我直言其意而為之名也

卷之五十六

十三

夫民者賢不肖之材賢不肖皆具焉故賢人得焉不肖者伏焉技能輸焉忠臣飾焉故民者積惡也故夫民者雖愚也明上選吏焉必使民與焉故士民者之則明上察之見歸而奮之故士民苦之明上察之見非而去之故王者取吏不忘必使民唱然後和之故夫民者吏之程也察吏於民然後隨之夫民至卑也使之取吏焉必取其愛焉故十人愛之有歸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有歸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有歸

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有歸則萬人之吏也故萬人之吏選卿相焉夫民者諸侯之本也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後教也有教然後政治也政治然後民勸之民勸然後國豐富也故國豐且富然後君樂也忠臣之功也臣之忠者君之明也臣忠君明此之謂政之綱也故國也者得政之綱然後國威也故君之所信在於所信不信雖欲論信也終身不信矣故所信不可不慎也

卷之五十六

十四

事君之道不過於事父故不肖者之事父也不可以事君事長之道不過於事兄故不肖者之事兄也不可以事長使下之道不過於使弟故不肖者之使弟也不可以使下交接之道不過於為身故不肖者之為身也不可以接友慈民之道不過於愛其子故不肖者之愛其子不可以慈民居官之道不過於居家故不肖者之居家也故不可以居家夫道者行之於父則行之於君矣行之於兄則行之於長矣行之於弟則行之於下矣行之於身則行之於友矣行之於子則行之於民矣行之於家則行之於官矣故士則未仕而能以試矣聖王之選本也以為表也問之然後知其言謀焉然後知其枉任之以事然後知其信故古聖王君子不素距人以此為明察也國之治政在諸侯大夫士察士之理在其與徒君必擇其臣而臣必擇其所與故賢明者賢乎人之辭不出於室

而無不見也察明者衆人不出其官而無所不入也故王者
居於中國不出其國而明於天下之政何也則賢人之辭不
離其位而境內親之者謂人爲之行之也故愛人之道言之
者謂之其府故愛人之道行之者謂之其禮故忠諸侯者無
以易敬士也忠君子者無以易愛民也諸侯不得士則不能
興矣君子不得民則不能稱矣故士能言道而弗能行者謂
之器能行道而不能言者謂之用能言之能行之者謂之實
故君子訊其器任其用乘其實而治矣賈誼

三公者曰司空司馬司徒也司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
故陰陽不和四時不節星辰失度災變非常則責之司馬山

卷之五十六

十五

林崩竭川谷不流五穀不植草木不茂則責之司空君臣不
正人道不和國多盜賊下怨其上則責之司徒故三公典其
職憂其分本其辨明其隱此三公之任也詩曰濟、多士文
王以寧又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言各稱職也韓嬰

夫霜雪雨露殺生萬物者也天之事焉執之責天也執法厭
文治官治民者也君無事焉執之尊君也夫關土植
穀者後稷也決江流河者禹也聽獄執中者皋陶也然而聖
后者堯也故有道以御之身雖無能也必使能者爲己用也
無道以御之彼雖多能猶將無益於存亡矣詩曰執轡如組
兩騶如舞責能御也韓嬰

傳曰天子居廣廈之軒帷帳之內旃茵之上被驪騮視不出
閭闔然而知天下者以其賢左右也故獨視不若與衆視之
明也獨聽不若與衆聽之聰也獨慮不若與衆慮之工也故
明王使矣臣輻湊並進所以通中正而致隱居之士詩曰先
民有言詢于芻蕘此之謂也韓嬰

智如泉源行可以爲表儀者人師也智可以砥行可以爲軌
範者人友也據法守職而不敢爲非人吏也當前決意一呼
再諾人隸也故上主以師爲佐中主以友爲佐下主以吏
爲佐危亡之主以隸爲佐語曰潤廣者其魚大主明者其臣
慧相親而志合必由其中故同明相見同音相聞同志相從
非賢者莫能用賢故輔弼左右所任使者有存亡之機得失
之要也可無慎乎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
無陪無卿韓嬰

卷之五十六

十六

藍有青而綠假之青於藍地有黃而綠假之黃於地藍青地
黃猶可假也仁義之事不可假乎哉東海之魚名曰鰈比目
而行不相得不能達北方有獸名曰妻更食而更視不相得
不能飽南方有鳥名曰鷦比翼而飛不相得不能本西方有
獸名曰鴈前足鼠後足兔得甘草必銜以遺望、距虛其性
非能望、距虛將爲假之故也夫鳥獸猶相假而況萬衆
之主而独不知假此天下英雄俊士与之爲伍則豈不病哉

故曰以明扶明則昇於天以明扶闇則歸其人而替相扶不傷樹木不陷井窞則其幸也詩曰惟彼不順往以至垢闇行也韓嬰

有鳥於此架巢於葭葦之顛天喟然而風則葭折而巢壞何其所托者弱也稷蜂不攻而社鼠不薰非以稷蜂社鼠之神其所托者善也故聖人求賢者以輔夫衣舟之魚大矣蕩而失水則為螻蟻所制失其輔也故曰不明尔德時無背無側尔德不明以無陪無卿韓嬰

人主之疾十有二發非有賢醫莫能治也何謂十二發瘕瘕逆脹滿支脇盲煩喘痺風此之曰十二發賢醫治之何曰省

卷之五十六

十七

事輕刑則瘕不作無使小民飢寒則瘕不作無令財貨上流則逆不作無令倉庫積腐則脹不作無使府庫充實則滿不作無使群臣縱恣則支不作無使下情不上通則滿不作上財恤下則盲不作法令奉行則煩不作無使下怨則喘不作毋使賢伏匿則痺不作無使百姓歌吟誹謗則風不作夫重臣群下者人主之心腹支體無疾則人主無疾矣故非有賢醫莫能治也人皆有此十二疾而不用賢醫則國非其國也詩曰多將矯：不可救藥終亦必亡而已矣故賢醫用則衆庶無疾況人主乎韓詩

凡人各賢其所說而說其所快世莫不奉賢或以治或以亂

非自道求同乎已者也已未必得賢而求與已同者而欲得賢亦不幾矣使堯舜則可使桀度堯是猶以升量石也今謂狐狸則必不知狐又不知狸非未嘗見狐者必未嘗見狸也狐狸非異同類也而謂狐狸則不知狐狸是故謂不肖者賢則必不知賢謂賢者不肖則必不知不肖焉者矣鴻烈

賢主之用人也猶巧工之制木也大者以為舟航柱樑小者以為榱桷侖者以為欄棧短者以為侏儒析櫨無大小脩短各得其所宜規矩方員各有所施天下之物莫凶於難盡然而良藥藥而藏之有所用也是故林莽之材猶無可棄者而

卷之五十六

十八

況人乎今夫朝廷之所不奉卿曲之所不奉非其人不肖也其所以官之者非其職也鹿之上山獐不能跂也及其下牧豎能追之才有所脩短也是故有大畧者不可責以捷巧有小智者不可任以大功人有其才物有其形有任一而大重或任百而尚輕是故審臺鑒之計者必道天下之大數不失小物之選者感於大事之本譬猶狸之不可搏牛虎之不可搏鼠也今人之才或欲平九州并外方存危國繼絕世志在直道正邪決煩理擘而乃責之以閭閻之禮讓寔之間或佞巧小具諂進愉悅隨卿曲之俗卑下衆人之耳目而乃任之以天下之權治亂之機是猶以斧斲毛以刃抵木也皆失其

宜矣鴻烈

伊尹之興土功也脩脗者使之踳矍強脊者使之負土砂者使之准偃者使之塗各有所宜而人性齊矣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異形殊類易事而悖失處而賤得勢而貴聖人總而用之其數一也夫先知遠見達視千里人才之隆也而治世不以責於民博聞強志口辨辭給人智之美也而明主不求於下教世輕物不汙於俗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為民化神机陰閉剝削無迹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以為民業故黃弘師曠先知禍福言無遺策而不可與衆同職也公孫龍折辨抗辭別同堅白不可與衆同道也此人無擇非舜而

卷之五十六

十九

自投清冷之淵不可以為世儀魯般墨子以木為鳶而飛之三日不集而不可使為工也故高不可及者不可以為人量行不可逮者不可以為國俗夫擘輕重不失銖兩聖人弗用而縣之乎銓衡視高下不差尺寸明主弗任而求之乎浣準何則人才不可專用而度量可世傳也故國治可與愚守也而軍制可與叔用也夫待驥憂飛兔而駕之則世莫乘車待西施毛嫱而為配則終身不家矣然非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固所有而並用之夫驥驥千里一日而通駕馬十舍句亦至之由是觀之人才不足專恃而道術可公行也 鴻烈

夫牛驥之溲不能鯁顛而蜂房不容鵠卵小形不足以包大也夫人之情莫不有所短誠其大畧是也雖有小過不足以為累若其大畧非也雖有間里之行未足大率夫顏喙聚梁父之大盜也而為齊忠臣段干木晉國之大駟也而為文侯師孟卯妻其嫂有五子焉然而相魏寧其危解其患景陽灌酒被髮而御於婦人威服諸侯此四人者皆有所短然而功名不滅者其畧得也季襄陳仲子立節抗行不入滌君之朝不食亂世之食遂餓而死不能存亡接絕者何小節伸而大畧屈故小謹者無成功營行者不容於衆休大者節踰踧距者本遠自古及今五帝三王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易曰小

卷之五十六

二十

過利貞言人莫不有過而不欲其大也 鴻烈
夫物之相類者世主之所亂惑也嫌疑肖象者衆人之所眩耀也故張者類知而非知愚者類仁而非仁慧者類勇而非勇使人之相去也若玉之与石美之与惡則論人易矣夫亂人者茅竊之与蓬本也蛇牀之与麋蕪也此皆相似故劔工感劔之似莫邪者唯歐冶能名其種玉工眩玉之似碧璽者唯倚頓不失其情聞主亂于叢臣小人之疑君子者唯聖人能見微以知明故蛇本首八而脰短可知也象見其牙而大小可論也薛燭庸子見若狐甲於劔而利鈍識矣史見易牙溜湍之水合者堂一冷水而甘苦知矣故聖人之論賢也見

其一行而賢不肖分矣孔子辭原丘終不盜刀鉤許由讓天下終不利封侯故未嘗灼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所燒也未嘗傷而不敢握刃者見其有所害也由以此觀之見者可以論未發也而觀小節足以知大体矣 鴻烈

孫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雩婁之野莊王知其可以為令尹也子發辦擊刺而勞佚盡齊楚國知其可以為兵主也 鴻烈

體國之道在於尊神尊者所以奉其政也神者所以就其化也故不尊不畏不神不化夫欲為尊者在於任賢欲為神者在於同心賢者脩股肱則君尊嚴而國安同心相承則變化

卷之五十六

廿一

若神莫見其所為莫知其所以然而功德成是謂尊神也董仲舒

天積衆精以自剛聖人積衆賢以自強天序日月星辰以自光聖人序爵祿以自明天所以剛者非一精之力聖人所以強者非一賢之德也故天道務盛其精聖人務衆其賢盛其精而一其陽衆其賢而一其心一其陽然後可以致其神同其心然後可以致其功是以建治之術貴得賢而同心為人君者其要貴神者不可得而視也不可得而聽也是故視而不見其形聽而不聞其聲之不聞故莫得其響不見其形故莫得其影則無以曲直也莫得其響則無以

清濁也無以曲直則其功不可得而敗無以清濁則其名不可得而度也所謂不見形者非不見其進止之形也言其所以進止不可得而見也所謂不聞其聲者非不聞其號令之聲也言其所以號令不可得而聞也不見不聞是謂冥昏能冥則明能昏則彰能冥能昏是謂神人君貴居冥而明其位處陰而向陽惡人見其情而欲知人之心也故夫為人君者執無源之富行無端之事以不求奪以不問吾以不求奪則我利矣彼以不出則彼費矣吾以不問則我神矣彼以不對則彼情矣故終日問之彼不知其所對終日奪之彼不知其所出吾則以明而彼不知其所亡故人臣居陽而

卷之五十六

廿二

為陰人君居陰而為陽陰道尚形而露情陽道無端而貴神董仲舒

王者制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人而列臣倫矣吾聞聖王所取像金天之太經三起而成四轉而終官制亦然者此其像與三人而為一選儀於三月而為一時也四選而止儀於四時而終也三公者王之所以自持也天以三成之王以三自持立成數以為植而四重之其可以無失矣倫天數以參事治謹於道之意也此百二十臣者皆先王之所與直道而行也是故天子自參以三公、自參以九卿、自參以三大夫三大夫自參以三士三人為

選者四重自三之道以治天下若天之四重自三之時以終始歲也一陽而三春非自三之時與而天四重之其數同矣天有四時三月王者四選三臣是故有孟仲季一時之精也有上有下有中一選之精也三臣而為一選四選而止人情盡矣人之材固有四選如天之時固有四變也聖人為一選君子為一選善人為一選正人為一選由此而下者不足選也四選之中各有節也是故天選四堤十二而人更盡矣盡人之變合之天唯聖人者能之所以立王事也何謂天之大經三起而成日三日而成規三旬而成月三月而成時三時而成功寒暑與和三而成物日月與星三而成光

卷之五十六

廿三

天地與人三而成德由此現之三而一成天之大經也以此為天制是故禮三讓而成一節官三人而成一選凡四為一選三卿為一選三大夫為一選三士為一選凡四選三臣應天之制凡四時之三月也是故以其三為選取諸天之經其以時四為制取諸天之時其以十二臣為一條取諸歲之度其至十條而止取之天端何謂天之端曰天有十端一而止矣天為一端地為一端陰為一端陽為一端火為一端金為一端木為一端水為一端土為一端人為一端凡十端而畢天之數也天數畢於十五者受十端於天而一條之率每條一端以十二時如天之每終一歲以十二月也十者天之

數也十二者歲之度也用歲之度條天之數十二而天數畢是故終十歲而用百二十月條十端亦用百二十臣以率被之皆合於天其率三臣而成一慎故八十一元士為二十七慎以持二十七大夫二十七大夫為九慎以持九卿一為三慎以持三公一為一慎以持天子一積四十以為四選十慎三臣皆天數也是故以四選率之則選三十人三四十二人百二十人亦天數也以十端四選十端積四十慎三臣三四十二百二十人亦天數也以三公之勞率之則公四十八人三四十二百二十人亦天數也故散而名之為百二十且選而實之為十二長所以名之雖多莫若謂之

卷之五十六

廿四

四選十二長然而分列率之皆有所合無不中天數者也求天數之微莫若於人之人之身有四肢每肢有三節三四十二節相持而形體立矣天有四時每一時有三月三四十二月相受而歲數終矣官有四選每一選有三人三十四十二臣相參而事治行矣以此見天之數人之形官之制相參相得也人之與天多此類者皆微忽不可不察也天地之理分一歲之變以為四時一亦天之四選已足故春者少陽之選也夏者太陽之選也秋者少陰之選也冬者太陰之選也四選之中各有孟仲季是選之中有選故一歲之中有四時一時之中有三長天之節也人生于天而依天之

節故亦有大小厚薄之節人之氣也先王因人之氣而分其
變以為四選是故三公之位聖人之選也三卿之位君子之
選也三大夫之位善人之選也三士之位正直之選也分人
之變以為四選立三臣如天之分歲之變以為四時有
三節也天以四時之選與十二節相和而成就歲王以四時
之選與十二相砥礪而致極道必極於其所至然後能得天
地之美也董仲舒

王者所以立三公九卿何曰天雖至神必因日月之光地雖
至靈必有山川之化聖人雖有萬人之德必須俊賢三公九
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順天成其道司馬主兵司徒

卷之五十六

廿五

主人司空主地王者受命為天地人之職故八職以置三公
各主其一以効其功一公置三卿故九卿也天道莫不成於
三天有三光日月星地有三形高下平人有三尊君父師故
一公三卿佐之一卿三大夫佐之一大夫三元士佐之天有
三光然後能適照各自有三法物成於三有始有終明天道
而終之也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官
下應十二子別名記曰司徒典民司空主地司馬順天者
施生所以主兵何兵者為謀除害也所以全其生衛其養也
故兵稱天寇賊猛獸皆為除害者所主也論語曰天下有道
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司馬主兵言馬者馬陽物乳之所為

行兵用馬不以傷害為度故言馬也司徒主人不言人言徒
者徒衆也重民司空主土不言土言空者空尚主之何況於
實以微見著王者立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足以教道照幽
隱董仲舒

趙人吾丘壽王武帝時待詔上使從董仲舒受春秋高才通
明於事後為東郡都尉上以壽王之賢不置太守時軍發民
騷動歲惡盜不息上使壽王書曰子在朕前時輻湊並至以
為天下少雙海內寡二至連十餘城之甄任四千石之重
却尉俱二千石不置太尉則壽王提之故云而盜賊浮船行攻取於庫兵甚不稱
在前時何也壽王謝言難禁復召為光祿大夫王元

卷之五十六

廿六

眉睫之微接而形於色聲音而風感而動乎心竊威擊牛角
而商歌桓公聞而奉之鮑龍跪石而登嵯孔子為之下車亮
舜相見不違宗陰文王奉太公不以日久故賢聖之接也不
待久而親能者之相見也不待試而知矣故士之接也非必
與臨財分貨乃知其廉也非必與之犯難涉乃知其勇也本
事決斷是以知其勇也取與有讓是以知其廉也故見虎之
尾而知其大於狸也見象之牙而知其大於牛也一節見則
百節知矣由此觀之以所見可以占未發觀小節固足以知
大体矣說苑

昔者唐虞崇奉九賢布之於位而海內大康要荒來賓麟鳳

在郊商湯用伊尹而文武用太公閎夭成王任周召而海內
大治越蒙重譯祥瑞並降遂安千載皆由任賢之功也無賢
臣雖五帝三王不能以興齊桓公得管仲有霸諸侯之榮失
管仲而有危亂之辱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繆公用之而霸
楚不用伍子胥而破吳閻廩用之而霸夫差非徒不用子胥
也又殺之而國卒以亡燕昭王用樂毅推弱燕兵破彊齊之
讐屠七十城而惠王廢樂毅更代以騎劫兵立破亡七十城
此父事之子不用其事可見也故閻廩用子胥以興夫差殺
之而以亡昭王用樂毅以勝惠王逐之而敗此的然若白
黑秦不用叔孫通項王不用陳平韓信而皆滅漢用之而大

卷之五十六

廿七

興此未遠也夫失賢者其禍如彼用賢者其福如此人君莫
不求賢以自輔然而國以亂亡者所謂賢者不賢也或使賢
者為之與不肖者謀之使智者圖之與愚者謀之不肖嫉賢
愚者嫉智是賢者之所以而蔽也所以千載不合者也或不
肖用賢而不能久也或久而不能終也或不肖子廢賢父之
忠臣其禍敗難一二錄也然其要在於已不明而聽衆口譖
慝不行斯為明也 新序

子苑卷之五十七

用人

今觀俗士之論也以族奉德以位命賢茲得論之一休矣而
未獲至論之淑真也堯聖父也而丹山微舜聖子也而叟頑
惡叔向賢兄也而鮒貪暴季友賢弟也而慶父淫亂論若必
以族是丹宜禪而舜宜誅鮒宜賞而友宜夷也論之不可必
以族也若是昔祁奚有言縣陘而禹興管蔡為戮周公祐王
故書稱父子兄弟不相及也幽厲之貴天子也而又富有四
海顏原之賤匹庶也而又凍餓屢空論若必以位則是兩王
是為世王而二處為惡鄙也論之不可必以位焉又若是焉

卷之五十七

一

故曰仁重而勢輕位尊而義榮今之論者多此之及而又以
九族或以所來則亦遠于獲真賢矣昔自周公不求備於一
人况乎其德義既本乃可以宅故而弗之求乎由余生於五
狄越象產於八蠻而功施齊秦德立諸夏令名美譽載於圖
書至今不滅張儀中國之人也術數康叔之孫也而皆諛佞
反覆交亂四海由斯觀之人之善惡不必世族性之賢鄙不
必世俗中堂生員苞山野生蘭芷夫和氏之璧出於璞石隋
氏之珠產於蜃蛤詩云采芣菲無以下休故苟有大美可
尚於世則雖細行小瑕易足以為累乎是以用士不患其非
國士而患其非中世非患無臣而患其非賢蓋無霸廢陳乎

韓信楚俘也而高祖以為藩輔實平四海安漢室衛青霍去
病平陽之私人也而武帝以為司馬實攘北狄郡河西唯其
任也何卑遠之有然則所難於非此士之人非將相之世者
為其無是能而處是位無是德而居是責無以我尚而不秉
我勢也王符

且閭閻凡品何獨識哉苟望塵僂聲而已矣觀其論也非能
本閭閻之行逆察臧否之虛實也直以面奉我者為智諂諛
已者為仁處姦利者為行竊祿位者為賢尔豈復知孝悌之
原忠正之直綱紀之化本途之歸哉此鮑焦所以立枯於道
左徐衍所以自沈於滄海者也諺曰一犬吠形百犬吠聲世

卷之五十七

二

之疾此固久矣哉吾傷世之不察真偽之情也故設虛義以
喻其心曰今觀宰司之取士也有似於司原之佃也昔有司
原氏者燎獵中野鹿斯東奔司原縱謀之西方之衆有逐獐
者聞司原之謀也競奪音而和之司原聞音之衆則反輟已
之逐而往伏焉遇夫俗惡之獐司原喜而自以獲白瑞珍禽
也盡易養單固倉以養之承悅仰嘔啞為作容聲司原愈益
珍之居無何烈風興而澤雨作灌巨豕而惡塗淪遂駭惧真
声出乃知是家之艾豨爾此随声逐響之過也衆遇之未赴
信焉今世主之於士也目見賢則不敢用耳聞賢則恨不及
雖自有知也犹不能取必更待群司之所本則亦惧失麟鹿

而獲艾豨柰何其不分者也未過風之變者故也俾使一朝
奇政兩集則陰隘之徒聞聲之質亦將別矣夫衆小朋党而
固位諛妬群吠嚙賢為禍敗也豈希三代之以覆刈國之以
滅後人犹不能革此萬官所以屢失守而天命數靡常者也
詩云國既卒斬何用不監呼嗚呼時君俗主不此察可恠也王

凡南面之大務莫急於知賢知賢之近途莫急於考功誠
考則治亂暴而明善惡信則直賢不得見障蔽而佞巧不得
竄其奸矣夫劾不試則利鈍聞弓不試則勁撓誣厲不試則
巧拙臧否不試則良駑疑此四者之有相紛也由不考試故

卷之五十七

三

得然也今群臣之不試也其禍非直止於閭閻疑感而已又必
致於怠慢之節焉設如家人有五子十孫父母不察精快則
慙力者懈弛而情慢者遂非也耗業之道也父子兄弟一門
之計犹有若此則又况乎群目怨擢治公事者哉傳曰善惡
無彰何以沮勸是故大人不考功則子孫情而家破窮官長
不考功則吏怠傲而姦寬與帝王不考功則直賢抑而奸偽
勝故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盖所以昭愚賢而勸能者也
聖王之建百官也皆以承天治地物養萬民者是故有貌者
必稱典名理者必効於實則官無廢職位無非人夫守相令
長効在治民州牧刺史在憲聽名九卿分職以佐三公三公

惣統典和陰陽皆當考治以効實為王休者也侍中大夫博
士議即以言語為職諫諍為官及選茂才孝廉賢良方正惇
樸有道明經寬博武猛治劇此皆名自命而號自定羣臣所
當盡情竭慮稱君詔也今則不然令長守相不思立功貪殘
專恣不奉法令侵克小民州司不治令違詰闕上書訟訴尚
書不以責三公、不以讓州郡、不以討縣邑是以凶
惡狡猾易相寬也侍中博士諫議之官或處位歷年終無進
賢嫉惡拾遺補闕之語而貶黜之憂羣僚奉士者或以頑魯
應茂才以桀逆應主孝以貪饕應廉吏以狡猾應方正以諛
諂應直言以輕薄應敦厚以空虛應有道以區閭應明經以
殘酷應寬博以怯弱應武猛以愚頑應治劇名實不相副求
貢不相稱富者乘其材力貴者阻其勢要以錢多為賢以剛
疆為上凡在位所以多非其人而官聽所以數亂荒也古者
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載適謂之尚賢三適謂之有功則
加之賞其不貢士也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黜則爵土俱革
附下罔上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
進賢者逐其受事而重選奪審名實而取賞罰也如此故能
別賢愚而獲多士成教化而安民氓三有於世皆致太平聖
漢踐祚載祀四八而犹者末教不假而功不考賞罰稽而赦
贖數也諺曰曲木惡直繩重罰惡明證此羣臣所以樂愆罔

而惡考功也夫聖人為天口賢者為聖譯是故聖人之言天
之心也賢者之所說聖人之意也先師京君科察考功以遺
賢俊太平之基必自此始無為之化必自此來也是故世主
不循考功而思太平此犹欲舍規矩而為方圓無舟楫而欲
濟大水雖或云縱然不知循其慮度之易且速也羣寮師尹
咸有典司各居其職以責其効百郡千縣各因其前以謀其
後辭言應對各緣其文以責其實則奉職不鮮而陳言者不
得誣矣書云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誰能不讓誰能
不敬應此堯舜所以養黎民而致時雍也王符
人君之稱莫大於明人臣之譽莫美於忠此二德者古來君
臣所共願然明不難踵忠不萬一也非必愚闇不達而惡名
揚也所道求之非其道之耳夫明據下起忠依上成二人同
心則利斷全能如此者兩者俱具要在於明操法術自握權
柄而已矣所謂術者使下不得欺也所謂權者使勢不得亂
也術誠明則雖萬里之外出冥不得不求効權誠用則遠近
親疎貴賤賢愚無不歸心矣周室之末則不然離其術而舍
其權急於已而恃於人是以公卿不思忠百僚不盡力君王
孤蔽于上兆黎寃亂於下故遂衰微侵奪而不振也夫帝王
者其利重矣其威大矣徒懸重利足以勸善徒設嚴威足以
懲奸乃張重利以誘民操大威以驅之則奉世之人可令易

冒白刃而不恨赴湯火而不難豈云但率之以共治而不宜哉若鷹也然獵夫御之犹使終日奮擊而不敢怠豈有人臣而不可使盡力者乎詩云伐柯、其則不遠夫神明之術其在君身而君忽之故令臣銷口結舌而不敢言此耳目所以蔽塞聰明所以不得也制下之權日陳君前而君釋之故令懈弛而背朝此威德所以不照而功名所以不建也詩云我雖異事及尔同僚我即尔謀聽我教、夫惻隱人皆有之是故耳聞啼號之音無不為之慘悽悲懷而傷心者目見危急之事無不為之灼怛驚而赴救之者君臣義重行路禮輕過耳悟目之交未恩未德非貧非貴而猶若此則又況於此

卷之五十七

六

面稱臣被寵者乎是故進忠扶危者賢不肖之所共願也誠皆願之而行違者常苦其道不利而有害言未得言而身敗爾歷觀古來受君憂主敢言之臣治勢一成君自不能亂也況臣下乎法術不明而賞罰不必者雖曰號令然勢自亂、勢一成君自不能治也況臣下乎是故勢治者雖委之不亂勢亂者雖慙之不治也堯舜泰已無為而有餘勢治也胡亥王莽馳騁勢亂也故曰善者求之於勢弗責於人是以明王審法度而脩教令不行私以數法不黷教以奪命故臣下敬其言而奉其禁竭其心而稱其職由此法術明而威權任也夫術之為道也精微而神言之不足而行有餘、故能兼

四海而照幽冥權之為勢也健悍以大不待賁賤操之者重、故能奪主威而順當也是以明君未嘗示人術而借下權也孔子曰可与權是故聖人顯諸仁藏諸用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然後致其治而成其功、業効於民美善傳于世然後君乃得稱明臣乃得稱忠此所謂明據下作忠依上成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也 王符

卷之五十七

七

凡有國之君者未嘗不欲治也而治不世見者所任不賢故也世未嘗無賢也而賢不得用者羣臣妬也主有索賢之心而無得賢之術臣有進賢之名而無進賢之實此以人君孤危於上而道犹抑于下也夫國君之所以致治者公也公法行則軌亂絕佞臣之所以使身者私也私術用則公法奪列士所以建節者義也正節立則醜類代此姦臣亂吏無法之徒所謂日夜杜塞賢君義士之間咸使不相得者也夫賢者之為人臣不損君以奉佞不阿衆以取容不情公以聽私不撓法以吐剛其明能照姦而義不比党是以范武歸晉而國姦逃華元反朝而魚氏亡故正義之士與邪枉之人不兩立之夫人君之取士也不能參聽民氓斷之聰明反使信亂臣之說独用汚吏之言此所謂與仇遠使令因擇吏者也書云謀及乃心謀及庶人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故聖人之施舍也不必任衆亦不必專已必察彼己之為而

度之以義或舍人取已故奉無遺失而政無廢滅也惑君則不然已有所愛則因斷正不稽於衆不謀于心苟眩于愛雅言是從此政之所以敗亂而士之所以放佚者也王符

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忌危此古今之常論而世所共知也然衰國危君雖踵不絕者豈世無忠信正直之士哉誠苦忠信正直之道不得行尔夫十步之間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俊士賢才之生日月相屬未嘗之絕是故亂殷有三仁小衛多君子以漢之廣博士民之衆朝廷之清明上下之修治而官無直吏位無良臣此非今世之無賢也乃賢者廢錮而不得達於聖主之朝尔夫志道者少友逐俗者多儔

卷之五十七

是以奉世多党而用私競比質而行趨華貢士者非漢依其質幹準其材行也直虛造空美掃地洞說擇能者而書之公卿刺史掾從事茂才孝廉且二百員歷察其狀德倖頗淵卜冉最其行能多不及中誠使皆如狀文則是為歲得大賢二百也然則災異曷為至此非其實之効夫說梁什食肉有好於面而不若穢糞藜蒸之可食於口也園西施毛嫱可悅於心而不若醜妻陋妾之可御於前也虛張高香彊藏疵瑕以相誑耀有快於耳而不若忠還實行可任於官也周顒拘時故重蘇秦燕吟利虐者故讓子之皆合實聽聲唯哇之過也夫聖人純賢者駁周公不求備四肢不相兼况求世乎是故

高祖所輔佐光武所得相不遜偽奉不責兼行亡秦之所棄王莽之所捐二祖任用以誅暴亂成致治安太平之世而云無士數開機選而不得直甚可憤也夫明君之詔也若忠臣之和也當如響應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和也是故求馬問焉輒騷問驢求鷹問鷹求龍問龍由此教令則賞罰必也夫高論而相欺不若忠論而成實且攻玉以石治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治貴以醜治好者矣智者棄其所短而採其所長以致其功明君用士亦犹是也物有所宜不廢其材况於人乎夫修身慎行數方正直清廉潔白恬淡無為化之本也愛君哀民独親乱原好善嫉惡賞罰

卷之五十七

九

厥明治之材也明君兼善而兩納之惡行之器也為金玉寶政之材則鐵用無此二寶苟務作異以求名詐靜以惑衆則敗俗傷化今世慕虛者此謂堅白之行之行明君所憎而王制所不取是故選賢貢士必考覈其清素據實而言其有小疵勿彊衣飾以壯虛聲一能之士各貢所長出處語默勿彊相兼則蕭曹周韓之論何足得矣吳鄧梁實之徒而致十各以所宜量材授任則庶官無曠興功可成太平可致麒麟可臻且燕小其位卑然昭王尚能招集他國之英俊與誅暴亂成致治疆今漢之廣博天子尊明而曾無一良臣此誠不愍兆黎之愁不急賢人之佐治尔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

之有忠良之吏誠易得也顧聖王欲之不尔王符

向者天下戶過千萬除其老弱但戶一丁壯則千萬人也遺漏既多又垂夷戎狄居漢地者尚不在焉丁壯十人之中必有堪為其什伍之長推十長已上則百萬人也又十取之則佐史之才已上十萬人也又十取之則可使在政理之位者萬人也以筋力用者謂之人求丁壯以才智用者謂之士貴者老克此制以用天下之人猶將有儲何嫌乎不足也故物有不求未有無物之歲也士有不用未有少士之世也夫如此然後可以用天性究人理與頓廢屬斷絕網羅遺漏拱押天人矣仲長統

卷之五十七

十一

周礼六典冢宰貳王而理天下春秋之時諸侯明德者皆一卿為政爰及戰國亦皆然也秦兼天下則置丞相而貳之以御史大夫自高帝逮于孝成因而不改多終其身漢之隆盛是唯在焉夫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相倚政專則和諧相倚則違戾和諧則太平之所興也違戾則荒亂之所起也光武皇帝愠數世之失權忿疆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已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理猶如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堅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貿易選奉疲驚守境貪殘牧民撓擾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亂離斯瘼怨氣

卷之五十七

十一

並作陰陽失和三光虧缺恠異數至蟲螟食稼水旱為災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乃足為呼咻蒼天號咷泣血者也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慈謹慎循常習故者是婦女之檢押卿曲之常人耳惡足以居斯位邪勢既如此選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勲立於國家績加於生民不亦遠乎昔文帝之於鄧通可謂至愛而猶展中屠彘之志夫見任如此則何患乎左右小臣哉至如近世外戚宦豎請託不行意氣不滿立能陷人於不測之禍惡可得彈正者哉曩者任之重而責之輕今者任之輕而責之重昔賈誼感絳侯之困辱固陳大臣廉耻之分開引自裁之端自以此以來遂以成俗繼世之主生而見之習其所常曾莫之悟嗚呼可悲夫左手提天下之圖右手刳其喉愚者猶知其難况明哲君子哉先武奪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党以權數世而不行蓋親疎之勢異也母后之党左右之人有此至親之勢故其責任萬世當然之數無世而無之莫之斯鑒亦可痛矣未若丞相自總之若委三公則宜分任責成夫使為政者不當與之婚姻、者不當使之為政也如此在位病人奉用失賢百姓不安爭訟不息天地多灾人物多妖然後可以分此罪矣或曰政在一人權甚重也曰人實難得何重之嫌昔者霍禹竇憲鄧陽梁冀之徒藉外戚之權管國家之柄及

其伏誅以一言之詔詰朝而決何重之畏乎今夫國家滿神明於媒近輸推重於婦黨笑十世而為之者八九焉不此之罪而彼之疑何其詭耶仲長統

惟恤十難以任賢能一曰不知二曰不進三曰不任四曰不終五曰以小怨棄大德六曰以小過黜大功七曰以小失掩大美八曰以奸訐傷忠九曰以邪說亂正度十曰以諂嫉廢賢能是謂十難、不除則賢臣不用、臣不賢則國非其國也苟悅

誰毀誰奪：其有試者萬事之概量也以茲奉者試其事處斯職者考其績賞罰夫實以惡反之人焉飾哉語曰盜跖不能盜田尺寸、不可盜况尺乎夫事驗必若土田之張於野也則為私者寡矣若亂之陸於澳也則可信者鮮矣故事有考功有言考用動則考行靜則考守苟悅

卷之五十七

十三

或問致治之要君乎曰兩立哉非天地不生物非君臣不成治首之者天地也統之者君臣也哉先王道致訓焉故亡斯須之問而運道矣昔有上致聖由教或因輔弼欽順四鄰故檢押之臣不虛於側禮度之典不曠於目先哲之言不輟於身非義之道不宣於心是邪僻之氣未由入也有間必有入之者矣是故僻志萌則僻事作、則正塞、則公正亦未由入也矣不任所愛謂之公惟公是從之謂明齊桓公

中材也未能成功業由有異焉者矣委勝盈宮非無愛幸也群臣盈朝非無親近也然外則管仲射已衡姬色妾非愛也任之也然後知非賢不可任非智不可從也夫此之本弘矣哉膏肓純白二豎不生茲謂心寧省閑清靜孳孽不生茲謂政平夫膏肓近心而處阨鍼之不達藥之不中攻之不可二豎蔽焉是謂為患故治身治國者惟是之畏苟悅

或問祿曰古之祿也備漢之祿也輕夫祿必稱位一物不稱非制也公祿則私利生、則廉者匱而貪者豐也夫豐貪生私匱廉敗公是亂也先王重之曰祿可增乎曰民家財怒增之宜矣或曰今祿如何曰時匱也祿依食、依民泰相澹必也正貪祿省閑冗與時休息昭惠恤下損益以度可也苟悅

卷之五十七

十三

帝者昧旦而視朝廷南面而聽天下將與誰為之豈非群公卿士歟故大臣不可以不得其人也大臣者君之耳目股肱也所以視聽也所以行事也先王知其如是也故博求聰明睿哲君子措諸上位抗邪之政令焉執政則其事本其事則自條任其職、則庶事莫不致其治庶事致其治則九牧之民莫不得其所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故大臣者治万邦之重器也不可以衆香者也人主所宜觀察也衆香者可以聞斯人而已故堯之聞舜也以衆

及其任之者則以心之所自見又有不因衆譽而獲大賢其
文王乎政於渭水邊道遇姜太公皤然皓首方秉竿而釣文
王召而与之言則帝王之佐也乃載之歸以為太師姜太公
當此時貧且賤矣年又老矣非有貴顯之奉也其言誠當乎
賢君之心其術誠合乎致平之道文王之識也灼然若披雲
而見日霍然若開霧而觀天斯豈假之於衆人哉非惟聖然
也伯者亦有之齊桓公風出霸威方為旅人宿乎大車之下
擊牛角而歌、聲悲激其辭有疾於世桓公知其非常人也
召而與之言乃立功之士也於是奉而用之使知國政凡明
君之用人也未有不悟乎己心而徒因乎衆譽也用人而因

卷之五十七

十四

衆譽焉斯不欲為治也將以為名也然則見之不自知而以
衆譽為驗也此所謂效衆譽也非所謂效得賢能也苟以衆
譽為賢能則伯鯨無羽山之難而唐虞無九載之費矣聖人
知衆譽之或是或非故其用人也則亦或因或獨不以一驗
為也况乎譽非四歲也世非有唐虞也大道寢矣耶說行矣
臣已詐矣民已惑矣非有獨見之明專任衆人之譽不以已
察不以事考之何由獲大賢哉且大賢在陋巷也固非流俗
之所識也何則大賢為行也哀然不自滿偶然若無能不与
時爭是非不与俗必曲直不矜名不辭謗不求譽其味至淡
其觀至拙夫如是則何以異乎人哉其異乎人者謂心純乎

群理而不綴智周乎万物而不過变故暴至而不惑其偽叢
萃而不迷故其得志則邦家治以和社稷安以固兆民受其
慶群生賴其澤八極之內同為一斯誠非流俗之所豫知也
不然安得赫赫之譽哉其赫赫之譽者皆形乎流俗之觀而
曲同乎流俗之聽也君子固不然矣昔管夷吾嘗三戰而皆
北人皆謂之無勇与之分財取多皆謂之不廉不死子糾之
難人皆謂之背義若時無鮑叔之奉伯君之聽休功不立於
世盛名不垂於後則長為賤丈夫矣魯人見仲尼之好讓而
不爭也亦謂之無能為之謹曰素鯁羔裘求之無尤黑裘素
鯁求之無戾夫以聖人之德昭明顯融高宏博厚宜其易知

卷之五十七

十五

也且猶若此而况賢者乎以斯論之則時俗之所不齊者未
必為非也其所齊者未必為是也故詩曰山有扶蘇隰有荷
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言所謂好者非好醜者非醜亦由亂
之所致也治世則不然矣叔世之君生乎亂求大且置宰相
而信流俗之說故不免乎國風之訛也而欲與之興天和致
時順遇禍亂拜妖災無異策穿蹄之乘而登太行之險亦必
顛隕矣故書曰股肱隕哉萬世懲哉此之謂也然則君子不
為時俗之所稱乎曰孝悌忠信之稱也則有之矣治國致平
之稱則未之有也其稱也無以加乎習訓誥之儒也夫治國
致平之術不獨得其人則不能相通也其人又寡矣寡不稱

衆將誰使辨之故君子不遇其時則不如流俗之士声名彰
徹也非徒如此又為流俗之士所裁制為高下之分貴賤之
賈一由彼口是以沒齒窮年不先於匹夫昔荀卿生乎戰國
之際而有譽哲之才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明撥亂
之道然而列國之君以為迂闊不達事變終莫之肯用也至
於進說之士謂其邪僻率其徒虎而名震乎諸侯所如之國
靡不盡禮郊迎擁篲先驅受爵當為上客者不可勝數也故
名實之不相當也其所從來尚矣何世無之天下有道然後
斯物廢矣徐幹

種穀之人狼剛不戒其種之播突而以順為撓厲其抗

卷之五十七

十六

是故可以立法難與入微柔順之人緩心寬斷不戒其事之
不揖而以抗為劇安其舒是故可與尋常難與雄疑雄悍之
人氣奮勇決不戒其勇之毀跌而以順為恒竭其勢是故可
與涉難、與居約慎慎之人畏患多忌不戒其慎於為義而
以勇為抑增其疑是故可與保全難與立節凌楷之人秉意
勁特不戒其情之固護而以辨為偽彊其專是故可以持正
難與附衆辯博之人論理賡給不戒其辯之汎濫而以措為
繫遂其流是故可與汎序難與立約弘普之人意愛周洽不
戒其交之週難而以介為狷廣其濁是故可以撫衆難與為
倍狷介之人矜清激濁不戒其道之隘窄而以普為穢益其

拘是故可以守節難而變通休動之人志慕超越不戒其意
之太張而以靜為滯果其銳是故可以進趨難與持後沉靜
之人道思迴復不戒其靜之遲後而以動為疏美其慎是故
可與深慮難與捷速機露之人中疑實確不戒其實之野直
而以諂為誕露其誠是故可與立信難與消息輟讀之人原
度取容不戒其術之離正而以盡為愚貴其虛是故可與讚
善難與矯違夫李所以成材也怨所以推情也偏材之性不
可移轉矣雖教之以李材成而隨之以失雖訓之以怨推情
各從其心信者逆信詐者逆詐故李不入道怨不周物此偏
材之益失也劉邵

卷之五十七

十七

主德者聰明平淡總達衆材而不以事自任者也是故主道
立則十二材各得其任也清節之德師氏之任也法家之材
司寇之任也術家之材三孤之任也三材統備三公之任也
三材而微冢宰之任也臧否之材師氏之佐也智叢之材冢
宰之佐也伎倆之材司空之任也儒李之材安民之任也文
章之材國史之任也辨給之材行人之任也驍雄之材將帥
之任也是謂主道得而臣道序官不易方而太平用成若道
不平淡與一材同用好則一材處權而衆材失任矣劉劭
或曰人材有能大而不能小猶函牛之鼎可以烹雞愚以為
此非名也夫能之為言已定之稱豈有能大而不能小乎凡

所謂能大而不能小其語出於性有寬急、、、故宜有大小寬弘之人宜為郡國使下得施其功而搃成其事急小之人宜理百里使事辦於已然則郡之於縣異體之大小者也以實理寬急論辦之則當言大小異宜不當言能大不能小也若夫鷄之與牛亦異體之小大也故鼎亦宜有大小若以烹飪則豈不能烹雞乎故能治大郡則亦能治小郡矣推此論之人材各有所宜非独大小之謂也夫人材不同能各有異有自任之能有立法使人從之、能有消息辨護之能有德教師人之能有行事使人謹讓之能有司察糾摘之能有權奇之能有威猛之能夫能出於材、不同量材能既殊

卷之五十七

十八

任政亦異是故自任之能清節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冢宰之任為國則矯直之政立法之能治冢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司寇之任為國則公正之政計策之能術冢之材也故在朝也則三孤之任為國則變化之政人事之能智急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冢宰之佐為國則諧合之政行事之能謹讓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司寇之任為國則督責之政權奇之能使倆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司空之任為國則執事之政司察之能臧否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司氏之佐為國則刻削之政威猛之能豪傑之材也故在朝也則特帥之任為國則嚴厲之政凡偏材之人皆一味之美故長於辨一官而短於為一國何者

夫一官之任以一味協五味一國之政以無味和五味又國有俗化民有劇易而人材不同故政有得失是以王化之政宜於統大以之治小則迂辨獲之政宜於治煩以之治易則無易策術之政宜於治難以之治平則無奇矯抗之政宜於治侈以之治獎則殘諧和之政宜於治新以之治舊則虛公刻之政宜於糾姦以之治邊則失衆威猛之政宜於討亂以之治善則暴使倆之政宜於治富以之治貧則勞而下困故量能授官不可不審也凡此之能皆偏材之人也故或能言而不能行或能行而不能言至於國體之人能言能行故為衆材之雋也人君之能異於此故臣以自任為能君以用人

卷之五十七

十九

為能臣以能言為能君以能聽為能臣以能行為能君以能賞罰為能所能不同故能君衆材也刻即蓋人業之流各有利害夫節清之業者在儻容發於德行未用而章其道順而有化故其未達也為衆人之所進既達也為上下之所敬其功足以激濁揚清師範僚友其為業也無獎而常顯故為世之所貴法家之業本於制度待乎成功而效其道前苦而後治嚴而為衆改其未達也為衆人之所忌已試也為上下之所憚其功足以立法成治其獎也為群枉之所仇其為業也有微而不常用故功大而不終術家之業出於聰思持於謀得而章其道先微而後著精而且玄其未

達也為衆人之所不識其用也為明主之所珍其功足以運籌通變其退也藏於隱微其為業也奇而希用故或沈微而不章智意之業本於原度其道順而不忤故其未達也為衆人之所容已達也為寵愛之所嘉其功足以讚明計慮其故也知進而不退或離正以自全其為業也譎而難持故或先利而後害滅舌之業本乎是非其道廉而且斂故其未達也為衆人之所識已達也為衆人之所矜其功足以變察是非其故也為詆訶之所怨其為業也峭而不裕故或先得而後離衆伎倆之業本於事能其道辯而且速其未達也為衆人之所異已達也為官司之所任其功足以理煩糾邪其故也

卷之五十七

子

民勞而下因其為業也細而不泰故為治之末也 劉劭

魏種為河內大守兗州叛太祖曰唯種不棄孤及走太祖怒曰種不南走越北走胡不置汝之射犬平禽之公曰難其才也釋而用之 鄭道元

古者諸侯貢士通者謂之有功、者增班進爵貢士不通謂之有過、者黜位削地就後不能令詩人謚大車素餐之刺山林無伐檀置兔之賢况孝之無非才之罪受之無負乘之惠衡量一失其格多少安可復損乎夫孤立之翹秀威器以待賈瓊碌之輕薄人事以邀速夫唯待價故預論於窮瘁矣士唯邀速故佻竊而騰躍矣蓋象鵬也飛則驚風幽集

子萬洪

卷之五十七

子

豺狼當路則麒麟避道舉善而教則不仁者遠矣茲偽崇顯則英傑潛逝高概耻與聞葦為伍清節羞入簞簋之貫舉任並謬則群賢括囊、、、則凶邪相引凶邪相引則小人道長小人道長則精机比肩頌聲所以不作怨嗟所以嗽也高幹長材恃能勝已屈伸默語聽天任命窮通得失委之自然亦烏得不墮多党者之後而居有力者之下乎逸倫之士非礼不動山峙淵渟知之者希馳逐之後蔽而毀之故思賢之君終不知奇才之所在懷道之人願効力而莫從雖抱殺高之器負邀世之量遂沈滯詣死不得登叙也而有党有力者紛然鱗萃人之官曠致者又美亦安得不拾掇而用之

恐人之議已也達不由道者則愚言論之不美也乃共構合
虛誣中傷清德瑕累橫生莫敢救拔於是會閔獲商臣之謗
孔墨蒙盜跖之垢懷正居貞者填乎泥濘之中而狡猾巧偽
者軒翥乎虹霓之際矣而凡夫淺識不辨邪正謂守道者為
陸沈以履徑者為知變俗之隨風而動逐波而流者安能復
身於德行恬思於孝問哉是莫不棄檢括之勞而赴用賂之
速矣斯誠有漢之所以傾東轍之所宜深鑒也 昌洪

卷之五十七

孝

考其行校同異以脩虛偽令親族稱其孝友邦閭歸其信義
嘗小仕者有忠清之効治事之幹則寸錦足以知巧刺鼠足
以觀勇也又秀孝皆宜如舊試經卷策防其罪對之姦當令
必絕其不中者勿署吏如罰禁錮其所舉書不中者刺史太
守凡官不中左遷中者多不中者少後轉不過故若受賊而
奉所不當發竟有驗者除名禁錮終身不以赦令原所舉者
與同罪今試用此法治一二歲之間秀孝必多不行者亦足
以知天下貢奉不精之久矣過此則必多修德而勤孝者矣
又諸居職其犯公坐者以法律從事其以貪渎賊行為罪不
足至死者刑竟及過赦皆宜禁錮終身輕者二十年如此不

卷之五十八

孝

廉之吏必將化為夷齊矣若乃臨官受取金錢山積發倉則
自恤得了免退則旬日復用曾史亦將變為盜跖矣如此則
雖貢士皆中不辭於官長之不良或曰能言必不能行今試
經對策雖過豈必有政事之才乎抱朴子對曰古者猶以射
擇人况經術乎如其舍術則未見餘法之賢乎此也夫豐草
不秀塉土巨魚不生小水格言不吐庸人之口高文不墮頑
夫之筆故披洪範而知箕子有經世之器覽九術而見范生
懷治國之器省夷吾之言而明其有撥亂之幹視不害之文
而見其精伯王之道也今孝廉必試經無脫諫而秀才必對
策無失指則亦不得闇蔽也良將高第取其膽武抗復試之
以策况文士乎假令不能必盡得賢能要必愈於了不試也
今且令天下諸當在貢奉之流者莫敢不勤孝但此一條其
為長益風教亦不細矣若使海內長安李之失凡人息僥倖
之求背競逐之末歸孝問之本儒道將大興而私債必漸絕
奇才可得而役庶官可以不曠矣或曰先王欲舉貢奉之法
但禁錮之罪苛而且重懼者甚衆夫急響繁策伯樂所不為
察防峻法德政之所耻抱朴子曰夫骨填而補之藥長於養
體益壽而不可以救渴溺之急也務寬舍垢之政可以蕪教
御朴而不中以拯衰敝之變也虎狼見逼不揮戈奮劍而彈
琴詠詩吾未見其身可保也燔火及室不奔走灌漑而揖讓

盤旋吾未見其焚之自息也善法

騷能奮蘭筋以絕景而不能履水以乘深猛虎能奮雷震以搏噬而不能踣雲霧以凌虛鴻鵠不能振翅於籠罩之中輕鷗不能電擊於几筵之下物既然矣人亦如之故能調和陰陽者未必能兼百行修簡書也能數五過九者不必能小繫經曲碎也惠子上相之標也而不能役舟楫以凌陽侯漢高神武之傑也而不能治產業端檢淮陰良將之元也而不能修農商免飢寒周勃社稷之體也而不能荅錢穀清獄辭若以所短棄所長則迭倚拔萃之才不用矣責其體而論細礼則匠世濟民之熟不著矣天不能平其西北地不能隆其東南日月不能摘光牙曲穴衝風不能揚波於井底摘曲則松檟不及一寸之筵挑耳則棟梁不如鶴翔之羽彈鳥則十金不及九泥之用縫緝則長劍不及數分之針何必伏巨象而捕鼠制大鵬以司晨乎故姜牙賣照無所售而見師於文武蔣生憤慢於百里而徒步三槐易洪

卷之五十七

二十四

天道混然無形寂然無聲視之不見聽之不聞非可以影響求不得以毀譽稱也降此以往則事不雙美名不並盛矣雖天地之大三光之明聖賢之智犹未免乎咎也故天有折之象地有裂之形日月有薄蝕之變五星有孛彗之妖堯有不慈之誹舜有囚父之謗湯有放君之稱武有殺主之訛齊桓

卷之五十七

二十五

有貪淫之目晉文有不臣之聲伊尹有誣君之迹管仲借上之名以夫二儀七曜之靈不能無虧沴堯舜湯武之聖不能免於嫌謗桓公伊管之賢不能無纖瑕之過由此觀之宇宙儒流奚能自免於怨謗而無悔慙耶是以荆岫之玉必含纖瑕驪龍之珠亦有微類然馳光於千載飛價于侯王者以小惡不足傷其大美也今忌人之細短忘人之所長以此招賢是書空而尋跡披水而竟路不可得也定國之臣亦有短人主所以不棄之者不以小妨大也以小掩大非求士之謂也伊尹夏之庖廚傳說殷之胥靡百里奚虞之亡虜段干木魏之大跖此四子者非不賢也而其迹不免汚也名不兩盛事不俱美昔魏文侯問於李尅曰吳起何如人也尅對曰起貪而好色然其善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乃以為將拔秦五城北滅燕趙蓋起之力也魏無知薦陳平於漢王或人諺之曰平雖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可用也且聞盜嫂而受金王乃踈平讓無知曰曰臣進奇謀之士誠足以利國耳且其小過豈妨公家之大務哉乃擢為護軍海施其策故范增疽發死而楚國亡關氏開陣而漢軍全者平之謀也高祖棄陳平之小過採六奇之大謀文侯捨吳起之小失而取五城之功向使二主以其小過棄彼良材則魏國之存亡不可知漢楚之爭雄未可決也而吳起必埋名於食薪陳平

陷身於賄盜矣俗之觀士者見其威儀屑、好行細潔乃謂英彥士有大趣不修容儀不惜小儉而謂之棄人是見朱橘一子蠢因剪樹而棄之觀縛錦一寸點乃金匹而燔之齊桓深知齊威將任之以政群臣爭諫之曰齊威衛人去齊不遠君可使人問之若果真賢用之未晚也公曰不然惡其有小惡者民人知小惡忘其大美此世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乃夜奉火而爵之以為卿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桓公可謂善求士矣故仲尼見人一善而忘其百非鮑叔聞人一過而終身不忘夫子如斯之弘鮑叔如斯之隘也以此觀之聖哲之量相去遠矣牛獨之霍不生動鮑叔之棄不容鵠郭崇山廓澤不辭污穢佐世良材不拘細行何者量小不足以包大形器大無分小瑕也人之情性皆有細短若其量是也雖有小疵不足以為累若其量非也雖有衛門小操未足以論大謀獎譽屠販之賢蕭曹糾臂之吏英布刑墨之隸周勃俳優之任其行皆中律其質則將相才也張景陽郢中之大淫也而威諸侯賴油鄒梁父之大盜也而為齊勳臣此皆有所短然而功名不朽者大畧得也袁精目鮑魚立節抗行不食非義之食乃餓而死不能立功拯溺者小節不申而大節屈也伯夷叔齊水清玉潔義不為孤竹之嗣不食周粟餓死首陽楊朱全身養性去胙之一毛以利天下則不為也若此二子德

非不茂行非不高亦安能治代秦踰白刃而達功名乎此可以為百代之銘執不可居伊管之任也 劉晝

溫顏下氣之美然而不能及者方格猛獸不如操袂之宜也安陵神童通國之展也八音繁會使以數吹噴而人悅之則不及瞽師侏儒之美蛇銜之珠百代之傳璧以之彈鵲則不如泥凡之功也崇穰之劍天下之銘也用之獲德曾不如鈞錫之功也此四者美不常珍惡不終廢用各有宜也昔野人棄子貢之辨而悅馬圍之辭趙王退吹簫之音而好鄙野之聲非子貢不及馬圍吹簫不若野聲然而美不必合惡而見珍者物各有用也水火金木土數六府異物而皆有施規矩權衡準繩六法殊形而各有任故伊尹之興士功也長頸者使之踴錦強脊者使之負土眇目者使之準繩僂僂者使

之塗地因事施用仍便効才各盡其分而立為商歌之士鷄鳴之客才各有施不可棄也若使賓子結客於孟嘗則未免追軍之至囚繫之辱也若使鷄鳴託於齊桓必不能光輔於伯道允合諸侯也時頃遇閭莫若鷄鳴欲降伯王莫若商歌商歌之雅而鷄鳴之鄙雖美思有殊至於適理排難其一揆也楚之市偷天下之大盜而能却齊軍雖使孫吳用兵彼必與之拒戰未肯有望風而退也晉之叔魚一國之佞邪也而能歸季孫雖使甘蘇騁說彼必與之較辯不至恐憚而逃遁也大盜諫佞民之裨害無用之人也苟有一術猶能為國興利除害矧乃明智鍊才其為大盜豈可棄邪閭雖與於鳥而

卷之五十七

子苑

為風之首美其摯而有別也鹿鳴興於獸而為雅之端嘉其得食而自呼也以夫鳥獸之醜苟有一善詩人歌詠以為美談矣况人之有善而可棄乎夫摯相之斷也大者為之棟梁小者為之榱桷直者中繩曲者中鈞隨材所施未有可棄者是以君子善能拔士故無棄人良匠善能運斲故無棄材賢能人物交泰各盡其分而立功焉詩云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黽惓此之謂也 劉晔

楊素謂文中子曰天子求善傑遠者素聞惟賢知賢敢問夫子曰羊祜陸遜仁人也可使素曰已死矣何可復使子曰今公能為羊陸之事則可知不能廢求何益通聞遠者悅遠

者來折衝構組可矣何必臨邊也 王通

吏而登仕勞而進官非古也其慕之餘酷乎古者士登乎仕吏職乎役祿以報勞官以授德 王通

委任不一亂之媒也監察不止奸之府也裴駢聞之曰左右相疑非亂乎上下相同非奸乎古謂之蛇豕之政噫亡秦之罪也 王通

子苑卷之五十七終

卷之五十七

子苑

子苑卷之五十八

禮賢

堯不以帝見善緣北面而問焉堯天子也善緣布衣也何故
禮之如此其甚也善緣得道之士也得道之人不可驕也堯
論其德行達知而弗若故北面而問焉此之謂至公非至公
其孰能禮賢呂覽

湯得伊尹後之於廟燔以燿火蒙以犧猊明日設朝而見之
呂覽

周公旦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成王之叔父也所朝於窮
巷之中甕牖之下者七十人文王造之而未遂武王遂之而

卷之五十八

二

未成周公旦抱少主而成之故曰成王不唯以身下士邪呂覽
韓詩外傳云周公踐天子位七年布衣之士所贊而所善者
十人教士十人而天下之至者皆至矣子所與同衣食者百人而
下者七十人而天下之至者皆至矣子所與同衣食者百人而
曰周公攝天子位七年布衣之士所贊而所善者十人教士十人而
巷白屋之士先見者四十九人布衣之士所贊而所善者十人教士十人而
朝者萬人當此之時誠使周公下白屋之士則天下賢士至者
寡矣苟有至者則必貪而尸祿者且多矣則天下賢士至者
○論衡曰傳語曰周公執贄下白屋之士問巷之微賤者也三公
傾足之尊執贄候白屋之士非其貴也時或待士卑恭不
以壁迎之則言其往白屋之士其家也

嗚呼以人惡為美德乎君子好以道德故其民歸道彼其寬
也出無辨矣汝又美之彼其好自用也是所以寡小也君子
力如牛不與牛爭力走如馬不與馬爭走知如士不與士爭
知彼多者均者之氣也汝又美之彼其慎也是其以所淺也
聞之曰無越踰不見士問曰無乃不察乎不聞即物少
至少至則淺彼淺者賤人之道也汝又美之吾語女我文王
之為子武王之為弟成王之為叔父吾於天下不賤矣然而
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之士者
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於是吾僅得三士焉
以正吾身以定天下吾所以得三士者已於十人與三十人
中乃在百人與千人之中故上士吾薄為之貌下士吾厚為
之貌人皆以我為越踰好士然故士至而後見物
然後知其是非之所在戒之其汝其以魯國驕人幾矣夫仰
祿之士猶可驕也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彼正身之士舍貴而
為賤舍富而為貧舍佚而為勞顏色黎黑而不失其所是以
天下之紀不息文章不廢也呂覽
齊桓公見小新序臣稷一日桓公作三至弗得見從者曰萬
乘之主見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不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
曰不然士新序驚作祿爵者固輕其主驚伯王者亦輕其
士韓非非吾聞布衣之士不輕爵祿無以易萬乘之縱夫子驚
主萬乘之主不好仁義亦無以下布衣之士

將食之於岐山之陽繆公歎曰食駿馬之內而不還飲酒余
恐其傷女也韓嬰作此駿馬之於是韓嬰有徧飲而去處一
年鴻烈有為韓原之戰晉人已環繆公之車矣晉梁由靡已
扣繆公之左驂鴻烈有矣晉惠公之右路石奮投而擊繆公
之甲中之者已六扎矣韓嬰作明年晉師與繆公戰晉之左
美楚人之嘗食馬肉於岐山之陽者三百有餘人韓嬰有皆
而愛人不畢力為繆公疾聞於車下遂大克晉韓嬰作晉
之免繆公反獲惠公以歸鴻烈有此詩之所謂曰君
子則正以行其德君賤人則寬以盡其力者也人主其胡可
以無務行德人愛人乎愛人則民親其上民親其上則皆樂

卷之五十八

五

為其君死矣呂覽曰秦繆公嘗出而亡其駿馬自往
求之見人已殺其馬方共食其肉繆公謂曰是
吾駿馬也諸人皆懼而起繆公曰吾聞食駿馬肉不能飲者
殺人即以次飲之酒殺馬者皆慙而去居三年晉攻秦繆公
圍之往時食馬肉者相謂曰可以出死報食馬得酒之恩矣
遂潰圍繆公卒得以解難勝晉獲惠公以歸此德出而福反
也

楚莊王賜群臣酒日暮酒酣燈燭滅乃有人引美人之衣韓
作有章者美人援絕其冠纓韓詩作冠告王曰今者燭滅
王后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韓詩作冠告王曰今者燭滅

有引妾衣者妾援得其冠纓持之趣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
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
韓詩作王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惟韓詩作不
止王出令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惟韓詩作不
群臣百有餘人皆絕去其冠纓而上火卒盡懽而罷韓詩作

無完者不知王后所絕纓者居三年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
前韓詩作五合五奮首却敵卒得勝之韓詩作後吳興師攻楚有人
敵遂取大軍莊王恠而問曰寡人德薄又未嘗異子何故
出死不疑如是韓詩作何為對曰臣當死往者醉失禮王隱
忍不加誅也臣終不敢以陰蔽之德而不顯報王也常願肝
腦塗地用頸血湔敵久矣臣乃夜絕纓者也遂敗晉軍楚得
以強此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也韓詩作對曰臣先殿上絕纓
日久矣未有所效今幸得用於臣之義尚不可為王破吳而趙
楚詩曰有淮者淵莊王恠而問曰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孫叔敖曰
楚莊王問於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孫叔敖曰
國之有是衆之所惡也臣恐王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

卷之五十八

六

君子亦在臣乎孫叔敖曰國君驕士曰士非我無適貴富士
驕君曰國非士無適安強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飢
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國是無適定也夏桀殷紂不定國是而
以合其取舍者為是以為不合其取舍者為非故致亡而不
知莊王曰善哉願相國與諸侯士大夫共定國是寡人豈敢
以禍國驕士民乎韓詩作新序

昔趙宣孟將上之絳見翫桑之下有餓人卧韓詩作不能
起者宣孟止車為之下車韓詩作而餓者自合而餓者之再咽而後
能視宣孟問之曰女何為而餓若是對曰臣官韓詩作於絳婦
而糧絕羞行乞而憎自取故至於此宣孟與韓詩作之脯一

說二胸拜受而不敢食也問其故對曰說先有向者臣有老毋將以遺作說先有向者臣有老之宣孟曰斯食之吾更與女乃漢說先有向者臣有老賜之脯二束與錢百而遂去之慶二說先有向者臣有老孟伏士於房中以待之因發酒於宣孟說先有向者臣有老之中飲而出灵公房中之士疾追而殺之一人追疾先及宣孟之面曰嘻君舉吾固是君邪請為君反死宣孟曰而名為誰及夫說先有向者臣有老對曰何以名為臣散桑下之餓人也還闕而死宣孟遂活此書之所謂德幾無小者也說先有向者臣有老得其福惠小宣孟德一士猶活其身而况德說先有向者臣有老乎人我利施者福報怨往者禍來形於內者應於外不可不

慎故詩云趙武夫公侯干城濟多士文王以寧人主胡可以不務哀士士其難知唯博之為可博則無所遁矣說先有向者臣有老據霸王之餘尊而欲誅之窮變極詐說先有向者臣有老居就龍三之批

晉平公游於河而樂新序作中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人盍胥新序作跪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新序作君言過矣夫劍產于越夫珠出於江海王出於崑山無足而至者猶主君之好也新序作無足而至者皆士有足而不至者蓋主君無好士之意耳無患乎無士也新序作今君苟好平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門右千人朝食不足夕收市賦暮食不足朝收市賦吾可謂不好

士乎盍胥對曰夫鴻鵠一卒千里所恃者六翮刺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蓋一把飛不為加高損一把飛不為加下今君之食客門左門右各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矣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耶新序作平公曰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集韓嬰齊景公伐宋至于岐隄之上登高以望太息而歎曰昔我先君桓公長轂八百乘以霸諸侯今我長轂三千乘而不敢久處於此者豈其無管仲欽弦章對曰臣聞之水廣則魚大君明則臣忠昔有桓公故有管仲今管仲在此則車下之臣盡管仲也說先

晏子之晉至中牟睹樊冠反裘負芻息於塗側者以為君子也使人問焉曰子何為者也對曰我越石父者也晏子曰何為至此曰吾為人臣僕于中牟見使將涕晏子曰何為之僕對曰不免凍餓之切吾身是以為僕也晏子曰為僕幾何對曰三年矣晏子曰可得贖乎對曰可遂解左驂以贈之因載而俱之俱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父怒而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吾未嘗得交夫子也子為僕三年吾乃今日睹而贖之吾於子尚未可乎子何絕我之暴也越石父對之曰臣聞之士者誅乎不知已而申乎知已故君子不以功輕人之身不為彼功誅身之理吾三年為人臣僕而莫吾知也今子贖我吾以子為知我矣嚮者子棄不我辭也吾以子為忘今又不

辭而入是與臣我者同矣我猶且為臣請鬻於世晏子出見之曰嚮者見客之容而今也見客之意嬰聞之省行者不引其過察實者不幾其辭嬰可以辭而無棄乎嬰誠華之廼令糞灑改席尊醴而禮之越石父曰吾聞之至恭不修途尊禮不受擯夫子禮之僕不敢當也晏子遂以為上客君子曰俗人之有功則德、則驕晏子有功免人于厄而反詘下之其去俗亦遠矣此全功之道也晏子○呂覽曰晏子之昔見又使人問焉曰曷為而至此對曰齊人累之名為越石父晏子請總晏子使人應之曰嬰未嘗遇交也今免子于患吾子猶未邪也越石父曰吾聞君子屈手不知己者而伸手知己者吾是以請總也晏子乃出而見之曰嚮者見客之容而已今也見客之志嬰聞察實者不留聲現行者不訕辭嬰可以

卷之五十八

九

辭而無棄乎越石父曰夫子禮之敢不敬從晏子遂以為客俗人有功則德、則驕今晏子功免人于厄矣而反屈下之此全功之道也齊有北郭騷者結果園呂覽作捆蒲蓄織呂覽有履以養其母猶不足踵門見晏子曰竊說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母者呂覽有晏子之僕謁晏子曰此齊國之賢者也其義不臣乎天子不臣乎諸侯利不為取於害不為免今乞所以養母是悅夫子之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受粟有間義也必與之晏子見疑于景公出奔過北郭騷之門而辭北郭騷沐浴而見晏子曰夫子將焉適晏子曰見疑于齊君將出奔北郭騷曰夫子勉之矣晏子上車太息而嘆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不知士甚矣晏子行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吾說晏子之

義而嘗乞所以養母者為吾聞之養其親者身仇說死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白之著衣冠令其友操劍奉有晉字而造從于君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齊國齊必侵矣方見國之必侵不若死請以頸託白晏子也因謂其友曰盛吾頸于笥中奉以託退而自刎說死作死也而其友因奉託而謂復呂覽者曰此北郭子為國故死吾將為北郭子死又退而自刎景公聞之大駭乘駟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聞北郭子之以死白已也太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說死作死也因其所也而士以身明之哀哉○晏子

卷之五十八

十

孔子閑處喟然而歎曰嚮使銅鞮伯華無死則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願聞其人也何若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下人有此三者以定天下也何難乎子路曰幼而好學壯而有勇則可也若夫有道下人又誰下孔子曰由女不知也吾聞以衆攻寡無不克說作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者周公居冢宰之尊制天下之政而猶下白屋之士日見百七十人斯豈以無道也欲得士之用也惡有、通而無下天下君子於家語荆公子年十五而攝相事孔子聞之使人往視其為政焉使者反為視其朝清淨而少事其堂上有五老焉其堂下有二

十壯士馬孔子曰合二十五人之智以治天下其固免矣况
荆乎人語。說苑曰。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子聞之。使
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以治天下。其固免矣。二十
五十之力。于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

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君孰為最賢。孔子對曰。丘未之見
也。抑有衛靈公乎。公曰。吾聞其閨門之內。姑妹有無別。而子

次之賢何也。孔子曰。臣語其朝廷行事。不論其私家。堂陛
之際也。公曰。其事何如。孔子對曰。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

智足以治千乘。其信足以守之。靈公委而任之。又有士林國
者。見賢必進之。而退與多其祿。說苑作有賢人必進而任之。

其是以靈公無遊放之士。靈公賢而尊之。又有士曰慶足者
卷之五十八

衛國有大事則必起而治之。說苑作有無國無事則退而容賢
靈公說而敬之。又有大夫史鰌以道去衛。而靈公郊舍三日

琴瑟不術。必待史鰌之入而後敢入。臣以此取之。雖次之賢
不亦可乎。說苑作臣是以知其賢也。家語曰。仲尼

樂不聽國家之政。曰。史鰌也。伯常騫曰。夫史鰌之賢。公
者何耶。大我曰。是因是也。伯常騫曰。夫史鰌之賢。公

而浴史鰌之政。御而進也。伯常騫曰。夫史鰌之賢。公
人若此。其不吉也。是其所為。靈公也。伯常騫曰。夫史鰌之賢。公

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史鰌之賢。公
何足以識之。人
魯人攻鄆。曾子辭於鄆君。曰。請出冠履。而後復來。請姑毋使
狗豕入吾金。鄆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人無不聞。今魯人攻

我而先生去我。胡守先生之舍。魯人果攻鄆。而數之罪十
而曾子之所爭者。九。魯師罷。鄆君復修曾子舍。而後迎之。說

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載之。鴻烈作段干木。辭孫家居。其
僕曰。君胡為載。曰。此非段干木之閭。段干木蓋賢者也。吾

安敢不載。鴻烈作文侯曰。段干木在。是以載。其僕曰。段干木
超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且吾聞段干木未嘗肯以已

聲施。千里。寡人敢勿敬乎。且吾聞段干木未嘗肯以已
易寡人也。吾安敢驕。驕作高。序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

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鴻烈作勢。不若德。尊。財。不若義。高
財。不若義。寡人富乎財。鴻烈作勢。不若德。尊。財。不若義。高

何不相之。於是君請相之。段干木不肯受。則君乃致祿百萬
而時往館。新序之於是。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

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呂覽。段干木者。晉人也。
清節。遊西河。師事卜子夏。與田子方。李兌。翟璜。吳起。等居。子

魏。皆為得唯干木守道。不仕。魏文侯欲見。就其門。段干木
踰牆而避。文侯曰。子夏禮待之。出遇其。而載其僕。問曰。

移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且吾聞段干木未嘗肯以已
先手德。寡人先手勢。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勢。不若德。貴

財。不若義。寡人先手勢。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勢。不若德。貴
不取息。夫文侯名過齊桓公者。蓋能尊段干木。段干木。子夏。文
故也。
趙主父使李疵視中山。可攻不也。還報曰。中山可伐也。君不
亟伐。將後。齊燕主父曰。何故可攻。李疵對曰。其君見好。巖穴
之士。所傾蓋。與車以見。窮閭隘巷之士。以十數。仇礼下布衣

之士以百教矣。君曰：以子言論是賢君也。安可攻疵？曰：不然。夫好顯巖穴之士而朝之，則戰士怠於行陣；上尊孝者，下士居朝則農夫惰於田戰；士怠於行陣者，則兵弱也；農夫惰於田者，則國貧也。兵弱於敵國，貧於內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伐之，不可乎？主父曰：善。率兵而伐中山，遂滅也。韓非曰：此以禮士為不可。

亦可
子墨子南遊於楚，獻惠王。獻惠王以老辭，使穆賀見子墨子。子墨子說穆賀，大說。謂子墨子曰：子之言則誠善矣，而君王天下之大王也，毋乃曰賤人之所為，而不用乎？子墨子曰：唯其可行，譬若藥然。草之本，天子食之以順其侯，豈曰一

卷之五十八

十一

草之本而不食哉？今農夫入其稅於大人，大人為酒醴羹盛，以祭上帝，豈曰賤人之所為，而不享哉？故雖賤人也，上比之農，下比之藥，曾不若一草一木乎？且主君亦嘗聞湯之說乎？昔者湯將往，見伊尹。令彭氏之子御，彭氏之子半道而問曰：君將何之？湯曰：將往見伊尹。彭氏之子曰：伊尹天下之賤人也，君若欲見之，亦令召問焉。彼受賜矣。湯曰：非汝所知也。今有藥于此，食之則耳加聰，目加明，則吾必說而強食之。今夫伊尹之於我國也，譬之良醫善藥也。子不欲我見伊尹，是不欲吾善也。因下彭氏之子，不使御彼焉。然，後可也。墨子
靜郭君善刑，刑辨，刑辨之為人，也多譽，門人弗說。士尉以

證靜郭君。靜郭君弗聽。士尉辭而去。孟嘗君竊諫靜郭君。靜郭君大怒曰：刻而類，撥吾家，苟可以儼刑，刑辨者，吾無辭為也。於是舍之上舍，令長子御朝，暮進食，數年。威王薨，宣王立，靜郭君之交大不善於宣王。辭而之薛，與刑辨俱留，無幾何，刑辨辭而行，請見宣王。靜郭君曰：王之不與嬰也，甚公。往，必得死焉。刑辨曰：固非求生也。請必行。靜郭君不能止。刑辨辨行至於齊，宣王聞之，藏怒以待之。刑辨見宣王曰：子靜郭君之所聽愛也，刑辨辨答曰：愛則有之，聽則無有。王方為太子之時，辨謂靜郭君曰：太子之不仁，過順。緣視戰國策作：過順。若是者，倍反。不若華太子更主衛姬嬰兒，校師靜郭君

卷之五十八

十一

法而曰：不可。吾不忍為也。且靜郭君聽辨而為之也，必無今日之患也。此為一也。至於薛，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辨又曰：必聽之。靜郭君曰：受薛於先王，雖愚於後王，吾獨謂先王何乎？且先王之廟在薛，吾豈可以先王之廟予楚乎？又不肯聽辨。此為二也。宣王太息，動於顏色，曰：靜郭君之於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殊，不知此客肯為寡人少未。靜郭君手刑辨，辨答曰：敬諾。靜郭君未衣冠，王之服冠其冠，帶其劍。宣王自迎靜郭君於郊，望之而泣。靜郭君至，因請相之。靜郭君辭不得已，而受。十日，謝病強辭三日，而聽當是時也。靜郭君可謂能自知人矣。能自知人，故非之弗為阻。此刑辨辨之所以外

生樂趨患唯故也 呂覽

齊威宣王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尊寵若鄒衍田駢淳于
髡之屬甚衆號曰列大夫皆世所稱咸作書刺世是時孫卿
有秀才年十五始來遊學諸子之事皆以為非先王之法也
孫卿善為詩禮易春秋至襄王時而孫卿最為老師齊尚循
列大夫之缺而孫卿三為祭酒焉風俗通齊宣王喜文墨列
說之士師淳于髡田駢接于稷下之徒七十人皆賜列
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論議是以齊稷下之士復盛且數百十
人劉向別錄以稷下為齊城門名也談說之士期會于稷下
故曰稷下也鄒志曰張遼問贊云我先師林下生何時人鄭
玄云齊田氏時善學者所會處也齊人號之稷下生無常
人也余按左傳昭公二十二年營丘如齊盟于稷門之外漢
以叔孫通為博士號稷下先生記音義曰齊人號之稷下生
之風矣然稷下又是齊城內地名左傳定公八年陽虎初公

卷之五十八

十五

伐孟氏入自東門戰于南門之內又戰于林下者也蓋亦
儒者之所萃焉故張遼疑而發問鄭玄釋而辨之雖異名于
見大澤一也

齊王之謂尹文曰寡人甚好士以齊國無士何也尹文曰願
聞大王之所謂士者齊王無以應尹文曰今有人于此事君
則忠事親則孝交友則信處鄉則順有此四行可謂士乎齊
王曰善此真吾所謂士也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為臣乎王
曰所願而不可得也是時齊王好勇於是尹文曰使此人廣
庭大衆之中見侵侮而終不敢闘王將以為臣也王曰鉅士
也見侮而不闘辱也辱則寡人不可以為臣矣尹文曰唯見侮
而不闘未失其四行也是人未失其四行其所以為士也然

而王一以為臣一不以為臣則向之所謂士者乃非士乎齊
王無以應公孫龍

列精于高聽行乎齊渚王善衣東布衣白縞冠願推之履特
會朝兩祛衣堂下謂其侍者曰我何若侍者曰公狡且麗列
精于高因步而鏡于井繁然思丈夫之狀也喟然嘆曰侍者
為吾聽行於齊王也夫何阿哉又况乎所聽行於萬乘之主
人之阿之亦甚矣而無所鏡其殘亡無日矣孰當可而鏡其
唯士乎人皆知說鏡之明已也而思士之明已也鏡之明已
也功細士之明已也功大呂覽

卷之五十八

五

有一聖人繼踵也士與聖人之所自未若此其難也而治必
待之治奚由至維幸而有未必知也不知則與無賢同此治
世之所以短而亂世之所以長也故王者不四伯者不六亡
國相望因主相及得士則無此之患此周之所封四百餘服
國八百餘今無存者矣雖存皆嘗亡矣賢主知其若此也故
日慎一日以終其世譬之若登山者處已高矣左右視
尚巍焉山在其上賢者之所與處有似于此身已賢矣行
已高矣左右視尚盡視於已故周公旦曰吾不如者吾不與
處累我者也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
賢於已者處賢者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也主賢世治則賢者

在上主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今周室既滅天下既廢亂莫大於無天子則強者勝弱者暴寡以兵相刻不得休息而侵進今之世當之矣故欲求有道之士則於江海之上山谷之中僻遠幽間之所若此則幸於得之矣太公釣於滋泉遭紂之世也故文王得之文王千乘也紂天子也天子失之而千乘得之知之與不知也諸衆齊民不待知而使不待禮而令若夫有道之士必禮必知然後其智能可盡也

呂覽

張儀魏氏餘子也將西遊於秦過東周客有語之於昭文君者曰魏氏人張儀材士也將西遊於秦願君之礼免之也昭文君見而謂之曰聞客之秦寡人之國小不足以留客雖進

卷之五十八

七

然豈必遇其客或不過請為寡人而一歸也國雖小請與客共之張儀還走北面再拜張儀行昭文君送而資之至于秦留有間惠王說而相之張儀所德於天下者無若昭文君周千乘也重過萬乘也今秦惠王師之遂澤之會魏王嘗為御韓王為右名號至今不忘此張儀之力也

呂覽

燕昭王問於郭隗曰寡人地狹人寡齊人削取八城匈奴驅馳樓煩之下以孤之不肖得宗廟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有然恐王之不能用也昭王避席願請聞之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伯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賓也危國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賈

也今王將東面目指使氣以求臣則厮役之材至矣南面聽

朝不失揖讓之禮以求臣則人臣之材至矣西面等礼相亢

下之以色不乘勢以求臣則朋友之材至矣北面拘指逡巡

而退以求臣則師傳之材至矣如此則上可以王下可以伯

唯王擇焉燕王曰寡人願孝而無師郭隗曰王誠欲興道隗

請為天下之士開路於是燕王常置郭隗上坐南面居三年

蘇子聞之從周歸燕鉅衍聞之從齊歸燕樂毅聞之從趙歸

燕屈景聞之從楚歸燕四子畢至果以弱燕并強齊夫燕齊

非均權敵戰之國也所以然者四子之力也詩曰濟多士

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卷之五十八

七

官進歷說之民自遠而屆者多矣不欲令諸侯之客伺隙燕邦故修其下都館之南垂言燕昭王創之於前子丹踵之於後故彫牆敗館尚傳刻之名雖無紀可憑察其古跡似符傳矣

魏王遣使者奉黃金束帛聘子順為相子順名武後名子順

謂使者曰若王信能用吾道固為治世也雖蔬食飲水

吾猶為之若徒欲制服吾身委以重祿吾猶一夫尔則魏王

不才于一夫子度魏王之心以告我使者曰魏國狹小乏於

聖賢寡君久聞下風願委國先生親受教訓如肯降節豈惟

魏國君臣是賴其亦社稷之神祇實永受慶於是乃之魏

王郊迎謂子順曰寡人不肖嗣先君之業先生聖人之後道

德懿邵幸見顧臨願圖國政對曰臣羈旅之臣暴君高義是

以度此君辱貶而問以政事敢不敬受君之明令孔鮒

魏王謂子順曰吾欲致天下之士奈何子順對曰昔周穆王問祭公謀父曰吾欲得天下賢才對曰去其帝王之色則樂乎得賢才矣今臣亦請君去其尊貴之色而已王曰吾欲得無欲之士為臣何如子順曰人之可使以有欲也故欲多者其所得用亦多欲少者其所得用亦少夫夷齊無欲雖文武不能制君安得而臣之孔鮒

田伯昌好士而存其君白公好士而亂荆其好士則同其所以為則異公孫友自則而尊百里賢刁自宮而誦桓公其自刑則同其所以自刑之為則異慧子曰往者東走逐者亦東

卷之五十八

十九

走其東走則同其所以東走之為則異故曰同事之人不可不審察也韓非

文帝為太子立思賢苑以招賓客苑中有堂隍六所客館皆廣麻高軒屏風帟褥甚麗西京雜記

平津侯自以布衣為宰相乃開東閣營客館以招天下之士其一曰欽賢館以待大賢次曰翹材館以待大材次曰接士館以待國士其有德任毗贊佐理陰陽者處欽賢之館其有才堪九列將軍二千石者居翹材之館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藝居接士之館而躬自菲薄所得俸祿以奉侍之西京雜記

河間王德築日華宮置客館二十餘區以待客士自奉養不

踰賓客西京雜記

氣之清者為精人之清者為賢治身者以積精為室治國者以積賢為道身以心為本國以君為主精積於其本則血氣相承受賢積於其主則上下相制使血氣相承受則形体無所苦上下相制使則百官各得其所形体無所苦然後身可得而安也百官各得其所然後國可得而守也夫欲致精者必虛靜其形欲致賢者必卑謙其身形靜志虛者氣精之所趣也謙尊自卑者仁賢之所事也故治身者務執虛靜以致精治國者務盡卑謙以致賢能致精則合明而壽能致賢則德澤洽而國太平董仲舒

卷之五十八

二十

右扶風蔡伯僭辭林太守張孟嘗東萊太守李季公之徒心自通明覽達古今故其敬通人也如見太實燕昭為郭衍擁篲彼獨受何性哉東成令董仲綬知為儒臬海內稱通故其接人能別奇律是以鍾離產公以編戶之民受壁圭之敬知之明也故夫能知之也凡石生光氣不知之也金玉無潤色王充

信陵孟嘗平原春申食客數千稱為賢君大將軍衛青及霍去病門無一客稱為名將故賓客之會在好下之君利害之賢或不好士不能為輕重則眾不歸而士不附也王充

漢相王君造四縣邸碑文字剝落不可悉識其畧曰唯茲陳

國故曰淮陽郡云王清惠著聞為百姓畏愛求賢養士千有餘人賜與田宅更舍自損俸錢助之成邸五官掾西華陳騏等二百五人以延熹二年云故其頌曰修德立功四縣內附郡道元

宜城縣有太山、下有廟漢末多士其中刺史三千石卿長數十人朱軒華蓋同會於廟下荊州刺史行部見之雅歎其盛號為冠蓋里而刻石銘之此碑於永嘉中治為人所毀其餘文尚有可傳者其辭曰峨峨南岳烈烈離明寔數儔又君子以生惟此君子作漢之英德為龍光聲化鳴鶴郡道元

卷之五十八

世

壞種蟲入而越伯破國亡家失士者也豈徒有之者重無之者輕而已矣柳惠之墓猶挫元冠之銳况於坐之於朝廷乎干木之隱猶退踐境之攻况於置之於端右乎鄧都之象使勁虜振懼孔明之尸猶令大國寢鋒以此禦侮則地必不侵矣以此率師則主必不辱矣是以明主旅東帛於窮巷揚滯羽於瘁林飛翹車於河梁關四門而不倦不吝金璧不遠千里不憚屈已不耻卑辭而以致賢為首務得士為重寶奉之者受上賞蔽之者為竊位故公旦執贊於白屋秦卽拜昌於張生鄒子涉境而燕君擁篲莊周未食而趙惠珠王晉文接亥唐脚痺而坐不敢正齊佞之造穰丘雖頻繁而不辭其勞

楚王受笞於保申趙簡去申於公廩彼雖降高抑滿以貴下賤終亦并目以遠其明假耳以廣其聰龍騰虎據宜其然也

洪葛

昔安帝以玄纁玉帛聘周彥祖桓帝以玄纁玉帛聘常休明順帝以玄纁玉帛聘楊仲宣就拜侍中不到魏文帝徵管幼安不至又就拜光祿勳竟不到乃詔所在常以八月致羊一口酒二斛桓帝玄纁玉帛聘徐孺子就拜太原太守及東海相不到順帝以玄纁玉帛聘樊季高不到乃詔所在常以八月致羊一口酒二斛又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獻帝時鄭康成州辟季賢良方正茂才公府十四辟皆不就公車徵左中

卷之五十八

世

郎博士趙相待中大司農皆不起昭帝公車徵韓福到賜帛五十疋及羊酒法高卿再奉孝廉本州五辟公府八辟九奉賢良博士三徵皆不就桓帝以玄纁玉帛安車駟輪聘韓柏休不到以玄纁玉帛安車駟輪聘姜伯雅就拜太中大夫捷為太守不起然皆見優重不加威辟也葛洪
文中子在絳出於野遇陳守曰夫子何之乎子曰將之夏陳守令勸吏息後董常聞之曰吾知夫子行國矣未嘗虐行也
通王
子曰夫道不可不貴也中行文子倍道失義以亡其國而能禮賢以活其身聖人轉禍為福此謂是與王通

子死卷之五十九

薦賢自薦附

公孫無知主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管夷吾忽奉公子糾奔魯九年公孫無知虐於雍廩殺無知也桓公自莒先入魯伐人齊納公子糾戰於乾時管仲射桓公中鉤魯師敗績桓公踐位於是却魯使魯殺公子糾桓公問於鮑叔曰將何以定社稷鮑叔曰得管仲與召忽則社稷定矣公曰夷吾與召忽吾賊也鮑叔乃告公其故圖見門公曰然則可得乎鮑叔曰若亟召則可得也不亟不可得也夫魯施伯知夷吾為人之有慧也其謀必將令魯致政於夷吾受之則彼

卷之五十九

二

知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及於齊也必將殺之公曰然則夷吾將受魯之政乎其否也鮑叔對曰不受夫夷吾之不死也為欲定齊國之社稷也今受魯之政是弱齊也夷吾之事君無二心雖知死必不受也公曰其於我也曾若是乎鮑叔對曰非為君也為先君也其於君不如親也也紀之末死而况君乎君若欲定齊之社稷則亟迎之公曰恐不及奈何鮑叔曰夫施伯之為人也敏而多畏公若先反恐注怨焉必不殺也公曰諾施伯進對魯君曰管仲有急其事不濟今在魯君其致魯之政焉若受之則齊可弱也若不受則殺之殺之以說於齊也與同怒尚賢于已君曰諾魯未及致政

而齊之使至曰夷吾與召忽也寡人之賊也今在魯寡人願生得之若不得也是君與寡人賊比也魯君問施伯曰君與之臣聞齊君惕而亟驕雖得賢庸必能用之乎及齊君之能用之也管子之事濟也夫管仲天下之大聖也今彼反齊天下皆鄉之豈獨魯乎今若殺之此鮑叔之友也鮑叔因此以作難君必不能待也不如與之魯君乃遂束縛管仲與召忽與之國齊國之諸公子其可輔者非公子糾則小白也與子人一事一人馬先達者相收管仲乃從公子糾則小白也白國人果弑君小白先入為君魯人拘管仲而欲之鮑叔言而相之故請曰亟成雖善稅不能自後也秦醫雖善除不能自彈也以管仲之聖而待鮑叔之助此鄙語所謂庸自責棄而不信者自書也

卷之五十九

二

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身為宰鮑叔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有加惠於其臣使臣不凍飢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愛民柔愛臣不如也治國不失秉職折中臣不如也忠信可結於諸侯百姓臣不如也制禮義可法制札約法於四方臣不如也介冑執抱主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門使士卒勇臣不如也夫管仲民之父母也將欲治其子不可棄其父母公曰管夷吾親射寡人中鉤殆於死今乃用之可乎鮑叔曰彼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其為君亦猶是也公曰然則為之奈何鮑叔曰君使人請之魯公曰施

卷之五十九

三

卷之五十九

四

五

未

61-182

曰大匠不斲大庖不豆大勇不闢大兵不刃冠桓公行志
去私惡用管子而為五伯長行私阿所愛用堅弓而為出
戶人服私利而為五伯長行私阿所愛用堅弓而為出
者不稱公利而為五伯長行私阿所愛用堅弓而為出
不能不事公利而為五伯長行私阿所愛用堅弓而為出
幸而不知此病于家恒公從而問之曰伯長管仲之管仲
聞之如管仲曰不可則下牙若父君其試以心決之君曰
牙何則不事民曰不可則下牙若父君其試以心決之君曰
暴復則不事民曰不可則下牙若父君其試以心決之君曰
公曰然則堅中則足以為廉外則可以大任少欲則能臨
其多信則堅中則足以為廉外則可以大任少欲則能臨
之佐也君其用之君曰諾此伯者
百里奚之未遇時也亡號而虜晉飯牛于秦傳鬻以五羊之
皮公孫枝得而說之獻諸繆公請屬事焉繆公曰買之五羊
之皮而屬事焉無乃天下笑乎公孫枝曰信賢而任之君
之明也謙賢而下之臣之忠也君為明君臣為忠臣彼信賢
境內將服敵國且畏夫誰暇笑哉繆公遂用之謀無不當舉
必有功非加賢也使百里奚雖賢無得穆公必無此名矣今
馬知世之無百里奚矣故人主之欲求士不可不務博也
論衡曰傷書言禽息焉百里奚繆公未聽禽息出當門什
頭碎而死繆公痛之乃用百里奚此言賢者薦善不愛其
死然夫什頭以薦善古今有之禽息相激文書傳稱之其
非死是惜之也夫人之和頭痛者血流雖怨其言碎首
取首不可得也夫力不能自將也言禽息者自擊碎首不
此或和頭而死百里奚言其首碎也
孫叔敖沈尹筮相與友叔敖遊于郢三年聲聞不知修行不

卷之五十九

七

聞沈尹筮謂孫叔敖曰說義以聽方術信行能令人主上至
於王下至于伯我不若子也耦世接俗說義調均以適主心
子不如我也子何以不歸耕乎吾將為子游沈尹筮遊於郢
五年荆王欲以為令尹沈尹筮辭曰期思之鄙人有孫叔敖
者聖人也王必用之臣不若也荆王於是使人以王興迎叔
敖以為令尹十二年而荊王伯此沈尹筮之力也功無大乎
進賢呂覽
楚令尹虞丘子復於莊王曰臣聞奉公行法可以得榮能淺
行薄無望上位不名仁智無求顯榮才之所不著無當其處
臣為令尹十年矣國不加治獄訟不息廢士不升淫禍不討
久踐高位妨群賢路尸祿素餐貪欲無厭臣之罪當稽於理
臣竊選國後下里之士曰孫叔敖秀羸多能其性無欲君奉
而授之政則國可使治而士民可使附莊王曰子輔寡人寡
人得以長於中國令行于絕域遂伯諸侯非子如何虞丘子
曰久固祿位者貪也不進賢達能者誣也不讓祿位者不廉
也不能三者不忠也為人臣不忠君王又何以為忠臣願固
辭莊王從之賜虞子采地三百號曰國老以孫叔敖為令尹
先說
李曰使過異野見卻缺稱其妻媼之相敬如賓言之文公文
公命之為卿復與之異鄰道元

卷之五十九

八

九

卷之九

4

晉平公過九原而歎曰嗟乎此地之蘊吾良臣多矣若使死者起死也吾將誰與歸乎叔向對曰其趙武乎平公曰子黨於子之師也對曰臣敢言趙武之為人也主若不勝衣言者不出於口然其身卒士於白屋下者四十六人說苑作然所卒士也數十人皆得其意而公家甚賴之及文子之死也四十六人皆就寢位是其無私德也說苑作不利其家死不托于子臣故以為賢也平公曰善夫趙武賢臣也相晉天下無兵革者九年春秋曰晉趙武之力盡得人也新序

卷之九

蘧伯玉使至楚逢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接車卓而待曰敢問上客將何之蘧伯玉為之軾車公子皙曰吾聞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三者固可得而託邪蘧伯玉曰謹受命蘧伯玉見楚王使事畢坐談語從容言至于士楚王曰何國最多士蘧伯玉曰楚士最多楚王大說蘧伯玉曰楚最多士而楚不能用王造然曰是何言也蘧伯玉曰伍子胥生于楚逃之吳受而相之孫兵攻楚陸平王之墓伍子胥生于楚吳善用之墨金黃生於楚走之晉治七十二縣道不拾遺民不要得城郭不閉國無盜賊金黃生于楚而

晉善用之。今者臣之來逢公子皙。濮水之上。辭言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三言者。固可得而託身耶。又不知公子皙將何治也。於是楚王發使一駟副使二乘追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還重於楚。遽伯玉之力也。故詩曰。誰能烹魚。溉之釜鬲。誰將西歸。懷之好音。此之謂也。物之相得。固微甚矣。說苑

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

新序有史鮪患之數言蘧伯玉新序數以而不聽鮑叔牙諫而

不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堂於北堂吾生家語作吾在衛不能

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家語有是不能正君也吾為臣生不能正君

有正下富反豐也而置昆昆上堂家語作冬豐反家語作矣

家語有其靈公生弔新序有見問其故其子以父言聞靈公

子徒之。室公往。喪在北堂。月其古。二。以。一。月。室人。然。易。容。而。寤。矣。家。語。有。是。寡。人。之。過。也。新。序。作。寤。然。

死且不辭又以屍諫立召蘆伯玉而進之名彌子瑕而退之

徒喪於堂家語作於是命成禮而後去衛國以治史簡之力

也新序有史錯字子魚論語所謂直哉史魚也家語有孔子

感其君者也 夫生進賢而退不肖死且未止又以屍諫可謂

忠不棄矣紂殺王子比干而箕子被髮而佯狂陳靈公殺泄

治而鄧元去陳以疾徙自是之後殷并于周陳亡於楚以其

殺比干與泄治而失箕子與鄧元也燕昭王得郭隗而鄒衍

樂毅自齊魏至於是率兵攻齊樓閔王於莒燕度地計衆不齊均也然而所以能信意至於此者由得士故也故無常安之國無宜治之民得賢者顯昌失賢者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

賈誼

子貢問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為賢孔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

有鮑叔鄭有子皮賢者也子貢曰然則齊無筦仲鄭無韓嬰

字里子產乎子曰韓嬰作產荐賜汝徒知其一不知其二汝聞

進賢為賢耶用力為賢耶子貢曰進賢為賢車要自然則庶賢于賢

子曰然吾聞鮑叔之進筦仲也聞子皮之進子產也未聞筦

仲子產有所以進也
此三者又何加焉
○說苑
○列子曰昔子

賁問於孔子曰誰為大賢子曰魯有鮑叔牙鄭有子皮子貢曰

齊無管仲鄭無子產子曰吾聞進賢為腹排賢為美逾身

之賢所以致命而不辭者為國薦士其身無悔忠之至也德

汲黯將為好賢虛丘不薦叔敖樊姬為不肖東門不達髮
士後于不正各歸為國入寶不如能獻賢進賢受上賞哉

賢蒙顯教斯明鏡矣

陽虎去齊走趙簡主問曰吾聞子善樹人虎曰臣居魯樹三

人皆為令尹及虎抵罪於魯皆搜索於虎也臣居齊薦三人

一人得近王一人為縣令一人為侯吏及臣得罪近王者不

見臣縣令者迎臣執縛侯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

善樹人主俛而笑曰夫樹橘柚者食之則甘嗅之則香樹枳

子思居衛言苟變於衛君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君任軍旅率得此人則無敵於天下矣衛君曰吾知其於可將然變也嘗

主

為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鷄子以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
官人猶大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
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何也知其所妨者細也卒成不訾之
器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
不可使聞於鄰國者也衛君再拜曰謹受教矣

子思自齊反衛、君館而問曰先生魯國之士然不以衛之偏小猶步玉趾而慰存之願有賜於寡人也子思曰臣羈旅於此而辱君之盛尊亟臨華門其榮多矣欲報君以財幣則君之府藏已盈而後又貧欲報君以善言恐未合君志而徒言不聽也願未有可以報君者唯進賢爾衛君曰賢固寡人

賢者答曰君將以名取士耶以實取士耶君曰必以實子思曰衛之東境有李音者賢而有實者也君曰其父祖何也答曰世農夫也衛君乃胡廬大笑曰寡人不好農夫之子無所用之且世臣之子未悉官之子思曰臣稱李音稱其賢才也周公大聖廉叔大賢今魯衛之君未必皆同其祖考李音父祖雖善農則音亦未必與之同也君言世臣之子未悉官之則臣所謂有賢才而不見用果信矣臣之問君固疑君之

道

取士不以實也今君不問李晉之所以為賢才而聞其世譽
夫因愛而不愛則君取士果信名而不由實者也衛君屈而
無辭孔鮒

少室周者古之貞廉潔慤者也為趙襄主力士與中牟徐子

一曰牛角力不若也入言之襄主以自代也襄主曰子之庸
 子耕 人之所欲也何為言徐子以自代曰臣以力事君者也今徐
 子力多臣：不以自代恐他人言之而為罪也 韓非

田子方從齊之魏望翟黃乘軒騎駕出方以為文侯也移車異路而避之則徒翟黃也方問曰子奚乘是車也曰君謀節伐中山臣薦翟角而謀得果伐之臣薦樂羊而中山拔得中

齊有隱士東郭先生梁石君當曹相國為齊相也客謂隱生曰夫東郭先生梁石君世之賢也隱於深山終不誦身下志以求仕者也吾聞先生得謁曹相國願先生為之先臣里母相善婦見疑盜肉其姑去之恨而告於里母曰安行今令姑呼汝即束蘊請火去婦之家曰吾犬爭肉相殺請火治之姑乃直使人追去婦而還之故里母非談說之士束蘊請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所感事有可通何不為之先隱生曰愚恐不及然請盡力為東郭先生梁石君束蘊請火於是乃見曹相國曰臣之里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終身不嫁者則自為娶將何娶馬相國曰吾亦娶其終身不嫁者耳隱生

卷之九

七

曰齊有隱士東郭先生梁石君世之賢士也隱於深山終不誦身下志以求仕也相國娶婦欲娶其不嫁者取臣獨不取其不仕之臣耶於是曹相國因隱生束帛安車迎東郭先生梁石君厚客之詩曰既見君子我心則降韓嬰

文帝常輦過即署問中郎馬唐以趙將廉頗馬服唐言今雖有此人不能用也推輦而去還歸禁中召責讓唐頓首陳言聞之於祖父道廉頗李牧為邊將市租諸入皆輸莫府而趙王不問多少日擊牛灑酒勞賜士大夫賞異有故能立威名今臣竊聞雲中太守魏尚邊之良將也匈奴常犯塞為寇尚追之吏士爭居前樂盡死力斬首上功誤差數級下之吏

尚竟抵罪由是言之雖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風俗通。楊唐面文帝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諫子曰彼將有激也親屈帝親事以信臣夫之軍至頗牧曷不用哉德曰罪不擊宮不陵不墳

卷之九

八

馬蓋人君者開門開窓號號博求得賢而賞聞善若驚無適也無莫也周不綠城否而務蘊崇之韓演不唯善是務越此一槩夫不擇而強用之與可用而敗之其罪一也風俗通河南尹田歆外甥王湛名知人歆謂之曰今當奉孝廉欲用一名士以報國家尔助我求之明日湛送客遙見神嵩異之還白歆曰為尹得孝廉矣近洛陽門下吏也歆笑曰當在山澤隱滯近洛陽史邪湛曰山澤不必有異士不必在山澤歆即召嵩遂奉孝廉

陳留龐少都每薦諸生之吏常曰王甲某子才能百人太守非其能不谷少都更曰言之尚少王甲某子才能百萬人太

守慤曰親吏妄言少都曰文吏不通一經一文不調師一言諸生能說百萬章句非才知百萬人手太守無以應王充

漢末有補衡者年二十有三孔文季齒過知命身居九列文季冠郡少長稱譽名位殊絕而交衡於布衣又表薦之於漢朝以為宜起家作臺郎云惟岳降神異人並出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警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其歎之如此曹洪

夫火以吹熱生焰鏡以瑩拂成鑑火不吹則無外耀之光鏡不瑩必闇內影之照故吹為火之光瑩為鏡之華人之寓代亦須聲譽以發光華猶如火鏡假吹瑩也今雖智如樗里才

卷之九

九

若賈生居環堵之室無知己之談望迹流於地聲聞於天不可得也柳下惠不遇仲尼則貞潔之行不顯未免於三黜之臣無耻之人也季布不遇曹丘則百金之諾不揚未離于凡庸無羞之人也二子所以德洽于當時而聲流于萬代者聖賢吹瑩也劉畫

伍子胥欲見齊王而不得客有言之於子光者見之而思其貌不聽其說而辭之客請之王子光王子光曰其貌適吾所甚患也客以聞伍子胥伍子胥曰此易故也願令王子居于堂上重帷而見其衣若手請因說之王子許伍子胥說之半王子光奉帷搏其手而與之坐說畢王子光大說伍子胥以

為有吳國者必王子光也退而耕于野七年王子光代吳王僚為王任子胥乃修法制下賢良選練士習戰開六年然後大勝楚于柏舉九戰九勝追北千里昭王出奔隨遂有郢親射王宮鞭荆平之墳三百鄉之耕非忘其父之讎也待時也呂覽此下係自薦

楊因見趙蘭主曰臣居鄉三遂事君五去聞君好士故走來見蘭主聞之絕食而嘆跽而行左右進諫曰居鄉三遂是不容衆也事君五去是不忠上也今君有士見過入矣蘭主曰子不知也夫美女者醜婦之仇也盛德之士亂世所疏也正直之行邪枉所憎也遂出見之因授以為相而國大治由是

卷之九

十

現之遠近之人不可以不察也說苑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說苑有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群使五尺童子荷蓐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蓐而隨之則不能前矣說苑始也亂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枝流說苑鴻鵠高飛不集汚池何則其志遠也黃鍾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

成小說苑此之謂矣冲虛孟嘗君寄客於齊王三年而不見用故客反謂孟嘗君曰君

之寄臣也三年而不見用不知臣之罪也君之過也孟嘗君曰寡人聞之緣因針而入不固針而急嫁女因媒而成不因媒而親夫子之材必薄矣尚何怨乎寡人哉客曰不然臣聞周氏之妻韓氏之廬天下疾狗也見免而指屬則無失免矣望免而放狗也則累世不能得免矣狗非不能屬之者罪也孟嘗君曰不然昔華周杞梁戰而死其妻悲之向城而哭隅為之崩城為之陷君子誠能刑於內則物應於外聞夫土壤且可為忠况有食穀之君子客曰不能臣見鷦鷯巢於葦菴著之髮毛建之女工不能為也可謂完堅矣大風至則折卵破子死者何也其所託者使然也且夫狐者人之所攻也鼠

者人之所煙也臣未嘗見獲狐見攻柱鼠見煙也何則所託者然也於是孟嘗君復屬之齊王使為相說苑

張祿掌門見孟嘗君曰衣新而不舊倉廩盈而不虛為之道君亦知之乎孟嘗君曰衣新而不舊則是修也廩倉盈而不虛則是富也為之奈何其說可得聞乎張祿曰願君貴則舉賢富則振貧若是則衣新而不舊倉廩盈而不虛矣孟嘗君以其言為然說其意辨其辭明日使人奉黃金百斤文織百純進之張先生、辭而不受後先生復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前先生幸教文曰衣新而不舊倉廩盈而不虛為之有說汝亦知之乎文竊說教故使人奉黃金百斤文織百純進

之先生以補門內之不贍者先生易為辭而不受乎張祿曰君將掘君之偶錢發君之廩粟以補士則衣弊履穿而不贍耳何暇衣新而不舊倉廩盈而不虛乎孟嘗君曰然則為之奈何張祿曰夫秦者四塞國也游宦者不得入焉願君為吾丈尺之書寄我與秦王我往而遇乎固君之入也往而不遇乎雖人求間謀固不遇臣矣孟嘗君曰敬聞命矣因為之書寄之秦王往而大遇謂秦王曰自祿之來入大王之境田疇益辟吏民益治然而大王有一不得者大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曰夫山東有相所謂孟嘗君者其人賢人天下無急則已有急則能收天下英人推俊之士與之合交連友者疑獨此耳然則大王胡不為我友之乎秦王曰敬受命奉千金以遺孟嘗君孟嘗君輟食察之而寤曰此張生之所謂衣新而不舊倉廩盈而不虛者也說苑

宮他見子順曰他因貧賤將欲自託富貴之門庶免免乎子順曰夫富而可以託貧貴而可以寄賤者天下寡矣非信義君子明識窮達則不可今子所欲託者誰也宮他曰將通趙公子、順曰非其人矣雖好養士自奉而已終弗能稱也宮他曰將通燕相國子順曰彼徒兄弟甥舅各濟其私無求賢之志不足歸也宮他曰將通齊田氏子順曰齊大國也其士大夫皆有自多之心不能容子也他曰然則何向而可子順

順曰吾勿識也宮他曰唯先生知人願告所擇將往庇馬子順曰濟子之欲則宜若邱成子者也昔邱成子自魯聘晉過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作送以寶璧反過而不辭其僕曰日者右宰之觴吾子甚歡也今過而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歡也陳樂而不作告我來也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此現之衛其有乱乎背衛三十里聞竊喜作難右宰死之還車而臨三宰而歸反命于君乃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居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又其璧夫子聞之曰智可與微謀仁可與託孤廉可以寄財者其邱成子之謂乎今子若人之比庇馬可也宮他曰循先生之言舍先生將

卷之五十九

廿三

安之請從執事子順辭不得已乃言之魏而非諸朝孔鮒東方朔平原人也孝武皇帝時招延賢良文學之士待以不次之位故四方多上書言得失自衛鬻者於是朔詣闕自陳十二失父長養兄嫂年十三孝書十四擊劍十六誦詩十九習孫吳兵法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三長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如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由是見偉稍益親幸官至太中大夫倡優畜之不與國政風俗通晉有賣良馬於市者已三旦矣而市人不顧乃謂不樂曰吾賣良馬而市人莫賞顧子一顧請獻半馬之價於是伯樂造

造市來而迎睞之去而目送之一朝之價遂至千金此馬非昨為駑駘今成駑駘也由人莫之賞未有為之顧盼者也夫樟木盤根鉤枝癭節蠹皮輪囷擁腫則衆人不顧匠者採焉製為殿堂塗以丹漆畫為黼藻則百辟卿士莫不顧盼仰視木性猶是也而昔賤今貴者良工之為容也荆璞之珠夜光之璧薦之侯王必藏之以玉匣緘之以金縢若闇以投人則莫不相眈以愕按劍而怒何者為無因而至故也若物無所因而至則良馬一顧千金樟木光於紫殿珠擎之玉匣今人之居代雖抱才智幽鬱窮閭而無所因未有為之聲譽先之以吹竽欲望尸身之光名之顯猶捫虛縛煎湯覓雪豈可得乎劉晝

卷之五十九

廿四

得人

禹東至博木之地日出九津青羗之野攢樹之所樸天之山鳥谷青丘之鄉黑齒之國南至交趾孫樸續補之國丹粟漆樹沸水漂九陽之山羽人裸民之處不死之鄉西至三危之國巫山之下飲露吸氣之民積金之山共肱一臂三面之鄉北至人正之國夏海之窮衡山之上犬戎之國夸父之野禹疆之所積水積石之山不有懈墮憂其黔首顏色黎黑藏不通步不相過以求賢人欲盡地利至勞也得陶化益真

窺橫革之交五人佐禹故功績銘乎金石著於盤盂呂覽

楚莊王欲伐晉使豚尹覲焉反曰不可伐也其憂在上其樂

在下且賢臣在焉曰沈駒明年又使豚尹覲反曰可矣初之

賢人死矣諂諛多在君之廬者其君好樂而無禮其下危處

以怨上、下離心興師伐之其民必先反莊王從之果如其

言矣說苑

莊公闔門而圖營國人以爲有亂也皆操長兵而立於閭公

召睢休相而問曰寡人闔門而圖營國人以爲有亂皆操長

兵而立於閭問奈何休相對曰誠無亂而國以爲有則仁人

不存請令于國言晏子之在也公曰諾以令于國孰謂國有

卷之五十九

五

亂者晏子在焉然後皆散兵而歸君子曰夫行不可不務也

晏子存而民安此非一日之所爲也所以見于前信於後者

是以晏子主人臣之位而安萬人之心晏子

孟簡子相梁并衛有罪而走齊管仲迎而問之曰吾子相梁

并衛之時門下使者幾何人矣孟簡子曰門下使者有三千

餘人管仲曰今與幾何人來對曰臣與三人俱仲曰是何也

對曰其一人父死無以葬我爲葬之一人母死無以葬亦爲

葬之一人兄有獄我爲出之是以得三人來管仲上車曰嗟

茲乎我窮必矣吾不能以春風、人吾不能以夏雨、人吾

窮必矣說苑

晉將伐宋使人覲之宋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哭而哀覲

之及言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民咸悅宋

殆未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覲國乎詩云凡民有喪匍匐

救之子罕有焉雖非晉國其天下孰能當之是以周任有言

曰民悅其愛者弗可敵也家語

士尹池爲荆使於宋司城子罕新序有觴之南家之牆犢新

據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濼往新序其宮而不止士尹池問其

故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爲犢百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

恃爲親以作新序食三世矣今徙之是宋國之求親者不知吾

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爲是故吾弗徙也西

卷之五十九

五

家高吾宮庫濼之經吾宮也利新序有故弗禁也士尹池歸

荆、王適興兵而攻宋士尹池諫於荆王曰宋不可攻也其

主賢其相仁賢者能得民仁者能用人荆國攻之其無攻而

爲天下笑乎故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修之於廟堂之

上而折衝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宋在三夫萬

乘之間子罕之時無所相侵邊境四益相平公亢公景公以

終其身其唯仁且節與故人節之爲功大矣呂覽

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覲韓詩作晉平公使景公賜子

有安字韓詩作錫酒酣韓詩有范昭曰願請君之樽韓詩

作樂韓詩作公曰願請君之樽韓詩進韓詩

之於客范昭已飲晏子曰徹樽韓詩作徹樽更之樽解具矣范昭
佯醉不悅而起舞謂韓詩作佯醉太師曰能為我調成韓詩作周之樂
乎吾為子舞之韓詩作太師曰太師曰臣不習范昭趨而出
起出門景公謂晏子曰韓詩有晉韓詩有大國也使人來將
現吾政也韓詩作范昭未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柰何晏子
曰夫范昭之為人非陋而不識禮也且欲試吾君臣故絕之
也韓詩作嬰故不景公謂太師曰子何以不為客調成周之
樂乎韓詩作范昭使子奏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
也若調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也而欲舞天子之樂臣
故不為也韓詩作對范昭歸以告平公曰齊未可伐韓詩作并也
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韓詩作知之臣欲托其禮韓詩作樂而太師知
之仲尼聞之曰夫不出於樽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
之謂也可謂折衝矣而太師其與焉韓詩作善平晏子不出
之實右序有周韓詩作善平晏子不出之實左序有周
秦欲伐楚使者往現之寶器楚王聞之召令尹子西而問
焉曰秦欲現楚之寶器吾和氏之璧隋侯之珠可以示諸令
尹子西對曰不知也台昭奚恤而問焉昭奚恤對曰此欲現
吾國得失而圖之不在寶器在賢臣珠玉玩好之物非寶重
者王遂使昭奚恤應之昭奚恤發精兵三百人陳於西門之
內為東面之壇一為南面之壇四為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

卷之五十九

七

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面令尹子西南面太宗子敖
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及次之昭奚恤自居南面之壇
稱曰客欲現楚國之寶器楚國之所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
倉廩使民各得其所令尹子西在此奉珪璧使諸侯解忿憤
之難交兩國之歡使無兵革之變太宗子敖在此守封疆謹
境界不侵鄰國亦不見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整兵
戎以當強敵提枹鼓以動百萬之衆所使皆超湯火蹈白刃
出萬死不顧一生之難司馬子及在此懷霸王之餘議攝治
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唯大國之所視秦使者懼然無以對
昭奚恤遂揖而去秦使者及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
也遂不伐楚韓詩云濟多士文王以寧斯之謂也新序
晉人欲攻鄭令叔向聘焉視其有人與無人子產為之詩曰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叔向歸曰鄭有人
子產在焉不可攻也秦利近其詩有異心不可攻也晉人乃
輟攻鄭孔子曰詩云無競維人子產一稱而鄭國免呂覽
鄭簡公謂子產曰國小迫於荆晉之間今城郭不完兵甲不
備不可以待不虞子產曰臣聞其外也已遠矣而守其內也
已固矣雖小國猶不危之也君其勿憂是以沒簡公身無患
又曰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不樂也且子不飲
字琴不鳴琴人之事不一國不樂也且子不飲
亦子之罪有職事人亦有職守其職子產退而為政
年國無盜賊道不拾遺桃棗陸於街者莫有援也鍾刀遺道

卷之五十九

八

三晉公子謂子產曰內政無亂也。韓非說苑曰子產相鄭不飾也。子產相鄭終蘭公之身內無國中封疆之亂外無諸侯患也。

魯孟獻子聘於晉宣子觴之三徙鍾石之懸不移而具獻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孰與我家富獻子曰吾家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回茲無靈者使吾邦家安平百姓和協惟此二者耳吾盡於此矣客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養賢為富我鄙人也以鍾石金玉為富孔子曰孟獻子之富可著于春秋新序趙簡子從晉陽之邯鄲中路而止引車吏進問君何為止簡主曰董安于安在後吏曰此三軍之事也君柰何以一人留

光

三軍也晉道主主曰諾驅之百步又止更將進諫董安于通至簡
主曰諾驅之百步又止者吾忘令人塞之董安于曰此安于
之所為後也簡主曰官之寶璧吾忘令人載之對曰此安于
之所為後也簡主曰行人燭過年長矣言未嘗不為晉國法
也吾行忘令人辭且聘焉對曰此安于之所為後也簡主可
謂內省外知人矣哉故身佚國安御史大夫周昌曰人主能
誠如簡趙主朝不危矣說苑伐趙：按趙策智伯陰結韓魏將以
智伯之為人陽親而陰疎三使魏韓而寡人弗與焉其移兵
於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安于居晉之
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君澤循之其餘政教猶存君其定居晉
陽君曰諾乃使延陵君將車衛先之晉陽君因從之至行城
郭案府庫視倉庫廩名張孟談曰吾城郭之完府庫足用倉
廩實矣無矢素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官之

垣皆以發萬苦楚庸之其高丈餘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
之其堅則簡路之勁不能過也君曰矢足矣吾劍以若何張
孟張曰臣聞童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為柱簣
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此與說苑所載載人臣之
謀國不當如是乎

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默說苑作默往睹之期以一月六月而後反趙簡子曰何其久也史默曰謀利而得害猶弗察也今遽伯玉為相史黜佐馬孔子為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易曰渙其群元吉渙者賢也群者衆說苑作衆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賢也趙簡子按兵而不動凡謀者疑也疑則從義斷事從義斷事則謀不虧謀不虧則名實從之賢主之舉也豈必旗幟將斃而乃知勝敗哉察其理而得失榮辱安

臺

矣故三代之所貴無若賢也 呂覽
趙簡子晝居喟然太息曰異哉吾欲伐衛十年矣而衛不伐
侍者曰以趙之大而伐衛之細君若不欲則可也君若欲之
請令伐之簡子曰不如而言也衛有士十人於吾所吾乃且
伐之十人者其言不義也而我伐之是我為不義也故簡子
之時衛以十人者按趙之兵殄簡子之身衛可謂知用人矣
進十士而國家得安簡子可謂好從諫矣聽十士而無侵小
奪弱之名 呂覽
齊人欲伐魯忌下莊子不敢過下昔人欲伐衛畏子路不敢
過蒲 荀子

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且鴻烈作司馬唐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

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為然乃按

兵輟不敢攻之魏文侯可謂善用兵矣嘗聞君子之用兵莫

見其形其功已成其此之謂也呂覽○新序有野人之用兵

氣先夫如兩扶傷卒死履勝波血無罪之民其死者已

量于澤矣而國之存亡主之生死猶未可知也其離仁義亦

齊宣王與魏惠王會田於郊魏王曰亦有寶乎齊王曰無有

魏王曰若寡人之小國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十二乘

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無寶乎齊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

與王異吾臣有種子者使之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泗水

卷之九

上

上有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盼子者使之守高唐則趙

人不敢東漁於河吾臣有黔夫者使之守徐州則燕人祭北

門趙人祭西門從而歸之者十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之

備盜賊而道不拾遺吾將以照千里之外豈特十二乘哉魏

王慙不懌而去詩曰辭之懌矣民之莫矣韓嬰

經侯往適魏太子左帶羽王具劍石帶環珮左光照右：光

照左坐有頃太子不視也又不問也經侯曰魏國亦有室乎

太子曰有經侯曰其寶何如太子曰主信臣忠百姓上戴此

魏之寶也經侯曰吾所問者非是之謂也乃問其器而已太

子曰有徒師沼治魏而市無預賈都幸治陽而道不拾遺芒

卯在朝而四鄰賢士無不相因而見此三大夫乃魏國之大

寶於是經侯默然不應左解玉具右解環佩委之坐愆然而

起默然不謝趨而出上車驅去魏太子使騎操劍佩逐與經

侯使告經侯曰吾無德所寶不能為珠玉所守此寒不可衣

飢不可食無為遺我賊於是經侯杜門不出愧死說苑

傳曰太平之時無瘡痍跛眊尪蹇侏儒折短父不哭子兄不

哭弟道無襁負之遺育然各以其序終者賢賢之用也故安

止平正徐疾之道無他焉用賢而已矣詩曰有賢有替在周

之庭紂之餘民也韓詩

紂殺王子比干箕子被髮佯狂陳靈公殺泄冶鄧元去陳以

卷之九

上

族從此之後殷并於周陳亡於楚以其殺比干泄冶而失箕

子鄧元也燕昭王得郭隗郭衍樂毅是以魏趙興兵而攻齊

棲於莒燕之地計衆不與齊均也然所以信燕至於此者由

得士也故無常安之國無宜治之民得賢者昌失賢者亡自

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鏡者所以照形也往古者所以知

今也知惡古之所以危亡而不務襲蹈其所以安存則未有

以異乎却走而求建前人也太公知之故奉微子之後而封

比干之墓夫聖人之於賢者之後尚如是後也而况當世之

存者乎詩曰昊天泰憮予慎無辜韓嬰

六國之時賢才之臣入楚、重出齊：輕為趙：完畔魏：

傷韓用申不害行其三符兵不侵境蓋十五年 王元

尾大於身者不能掉臣賢君者不可任故口不容而強吞之者必哽才非匹而委仗之者見輕抱朴子曰詭哉言乎昔者荊子終而角攝相事實賴二十五老疎乎惠康子賤起家而治大邦實由勝已者多而招其弘孟齊桓殺兄而立鳥獸其行被髮纓酒婦問三百委政仲父遂為霸宗堯吾既終禍亂亟起魯用季子二十餘年內無稅政外無侵削人之亡沒珍痺響集豈非才所不逮其功如彼自任其事其禍如此乎漢高決策於玄幃定勝乎千里則不如良平治兵多而益善所向無敵則不如信布兼而用之帝業克成故疾步累趨未若託乘乎逸足尋飛遂走未若假伎乎鷹犬夫勁弩難發而可以摧堅遠達大舟難乘而可以致重濟深猛將難御而可以攸叙藝倫昔魯哀厲王也仲尼上聖不敢不盡其節齊景下才也而晏嬰大賢不敢不竭其誠豈有人臣嘗與其君校智力之多少計局量之優劣必須堯舜乃為之役哉何事非君何使非民耻令其君不及唐虞此亦達者之用心也

子曰甚矣齊宣文之虐也姚義曰何謂克終子曰有楊遵彥者寔掌國命視民如傷奚為不終文中子

子苑卷之六十

棄賢

昔有巢氏有臣而貴任之專國主斷已而奪之臣怒而生變有巢以民昔者清陽強力貴美女不治國而亡博物志

凡國之亡也有道必先失古今一也地從於城、從於民、從於賢故賢主得賢而民得、而城得、而地得夫地得豈必足行其地人說其民哉得其要而已矣夏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亂愈甚太史令終古乃出奔如商湯喜而告諸侯曰夏王無道暴虐百姓窮其父兄耻其功臣輕其賢良棄義聽讒衆庶咸怒守法之臣自歸於商殷內史向摯見紂之愈亂迷惑也於其載其圖法出亡之周武王大說以告諸侯曰商王大亂沈於酒德辟遠箕子爰近姑與息妫已為政賞罰無方不用法式殺三不辜民大不服守法之臣出奔周國 呂覽

武王始入殷表商容之問釋箕子之囚哭比干之墓天下向善矣天下國有俊士世有賢人迷者不問路溺者不問途亡人好獨詩曰我言維服勿以為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博問也 荀子

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使爵腐於酒肉腐於俎得無害於霸乎管仲對曰此極非其貴者耳然亦無害於伯也桓公曰何

如而害伯管仲對曰不知賢害伯知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
害伯任而不信害伯信而復使小人參之害伯桓公曰善說
晉獻公欲伐虞宮之奇存焉為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而不
敢加兵焉賂以寶玉駿馬宮之奇諫而不聽言而不用越疆
而去荀息伐之兵不血刃抱寶牽馬而去故守不待渠壑而
固攻不待衝降而後得賢之與失賢也故臧武仲以其智存
魯而天下莫能亡也蘧伯玉以其仁寧衛而天下莫能危也
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聞其無人者非無衆庶也
言無聖人以統理之也鴻烈

卷之六

子

蒹葭冬日則食橡栗營教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
其友曰子自以為不知已故去今又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
辨韓非作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為不知故去今死是果不
知我也韓非作也果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人主之不知
其臣者也韓非作也果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人主之不知
凡知則死之不知則弗死此直道而行者也柱厲叔能可謂
以亡其身者也沖虛說死曰營教公有臣曰朱厲叔事穆公
蒹葭公以難死朱厲叔將死之其友曰子事君而不見
君不吾知也今君死而我不死是果不知我也
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人主之不知我也
景公問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從車三百乘九合諸侯一匡

天下今吾從車千乘可以逮先君桓公之後乎晏子對曰桓
公從車三百乘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左有鮑叔右有仲父
今君左為倡右為優諂人在前諛人在後又焉可逮桓公之
後者乎荀子

卷之六

子

子圍見孔子於商太宰孔子出子圍入請問客太宰曰吾見
孔子則視子猶蚤虱之細者也吾今見之於子子圍恐孔子
貴於君也因謂太宰曰君已見孔子孔子亦將視子猶蚤虱
也太宰因弗復見也韓非

子路問於孔子曰治國何如孔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
路曰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其亡何也曰范中行氏尊賢
而不能用也賤不肖而不能去也賢者知其不己用而怨
之不肖者知其賤已而讐之賢者怨之不肖者讐之怨讐在
前中行氏雖欲無亡得乎說苑

孔子自衛將入晉至河間趙簡子殺竇犢鳴犢及舜華乃臨
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
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犢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簡
子未得志之時湏此二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也而殺之
丘聞之刺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處
其淵破巢覆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則君子遠傷其類者也
鳥獸之於不義尚知避之況於人乎遂還息於陬作樂操以

仲尼之齊見景公、說之欲封之以爾稽以告晏子晏子對曰不可彼浩裾自順不可以教下好樂綏於民不可使親治立命而建事不可守職厚葬破民貧國久喪道哀費日不可使子民行之難者在內而傳者無其外故異于服勉于容不可以衆道而馴百姓自大賢之減周室之卑也威儀加多而民行滋薄聲樂繁冗而世德滋衰今孔丘盛聲樂以侈世飾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禮趨翔之節以現衆傳學不

可以儀世勞思不可以補民兼壽不能殫其教當年不能究其禮積財不能購其樂繁飾邪術以營世君盛為聲樂以淫愚其民也不可以示其教也不可以導民今欲封之以移齊國之俗非所以導衆存民也公曰善于是厚其禮而留其敬見不問其道仲尼廼行公說欲封之以孔丘之齊見景公景曰不可夫儒浩居而自順者不可使導衆孔丘盛容修飾以盛世可使親治主命而怠事不可使導衆孔丘盛容修飾以盛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禮以示儀務趨翔之節以現衆儒季不可以議世勞思不可兼壽累世不能盡其年當年不能行其禮積財不能聽其樂繁飾邪術以營世君盛為聲樂以淫愚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樂節邪術以導衆今君封之以利齊俗非所以導國先衆善於是孔丘留其封發見而不問其通孔丘乃志怒於景公與晏子乃樹鵠妻于及于田常之門告南郭惠子以所欲為湯乃魯有頃間齊將伐魯告子貢曰賜子奉大事於今之時矣乃遣子貢之齊因南郭惠子以見田常勸之伐吳以教高國飽晏使母得害田常之亂勸越伐吳三年之內齊吳破國之難伏尸以言計數孔丘之謀也○孔叢子曰墨子為儒居而自順立命而息事崇喪遂哀戚用繁禮其道不可以治國其季不可以導家公曰善詰之曰即知此言晏子為非儒愚禮不欲崇喪遂哀也察傳記晏子之所行未有以異於儒焉又景公問所以為政晏子答以禮有景公曰其可以治乎晏子曰孔子政與天地並此則未有惡於禮也晏桓子卒晏嬰斬棄枕草並經帶杖管非食粥居子倚廬遂哀三年此又未有以異於儒也若能以口非之而躬行之晏子所弗為

景公上路寢聞哭聲曰吾若聞哭聲何為者也梁丘據對曰魯孔丘之徒鞠語者也明於禮樂審於服喪其母死壆埋甚厚服喪三年哭泣甚疾公曰豈不可哉而色悅之晏子曰古者聖人非不知能繁登降之禮制規矩之節行表綴之數以

教民以為煩人留日故制禮不義於便事非不知能揚千戚
鐘鼓琴瑟以勸衆也以為賞財留工故制樂不義于和民非
不知能累世彈國以奉死哭泣廢死以持久也而不為者知
其無補死者而深害生者故不以導民今品人飾禮煩事美
樂淫民崇死以害生三者聖王之所禁也賢人不用德毀俗
流故三邪得行于世是非賢不肖雜上妄說邪故好惡不足
以導衆此三者路世之政單事之教也公曷為不察聲受而
色悅之晏子

楚昭王召孔子將使執政而封以書社七百里西謂楚王曰
王之臣用兵有如子路者乎使諸侯有如季子者乎長官五

卷之六

四

官有如子貢者乎昔文王處鎬豐鎬之間百乘之地伐上殺
主立為天子世皆曰聖王今以孔子之賢而有書社七百里
之地而三子佐之非楚之利也楚王遂止夫善惡之難分也
聖人獨見貶而况於賢者乎是以賢聖罕合諂諛常與也故
有千歲之亂而無百歲之治孔子之見疑豈不痛哉說苑曰
或問孔子之時諸侯有知其聖者欤曰知之曰知之則易為
不用曰不能曰知聖而不能知也
之從之則棄其所習逆其所順強其所劣備其所
能衡一如也非天下之至德孰能用之
子思問於夫子曰為人君者莫不知任賢之逸也而不能
賢何故子曰非不欲也所以官人任能者由於不明也其君
以香為賞以毀為罰賢者不居焉孔鮒

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
士故不遠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塵垢百舍重趼不敢休息以
見君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
葉公子高好龍鈞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於是
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
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
今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以見君七日不禮君非好
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敢託
而去新序

卷之六

七

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哀公曰臣將去君黃鵠奉
矣哀公曰何謂也曰君獨不見夫雞乎首戴冠者文也足搏
趾新序序序作者武也敵在前敢鬥者勇也得食相告新序序序見
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難有此五德君猶日新序序序見
者何也則以其所從來者近也夫黃鵠一卒千里止君園池
食君魚鰲啄君黍粱新序序序作無此五者君猶貴之以其所從
來者遠矣臣將去君黃鵠奉新序序序作矣哀公曰止吾將書
子言也田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器陰新序序序作陰其樹者不
折其枝有臣新序序序作序不用何書其言遂去之燕主以為相三
年燕政太新序序序作大平國無盜賊哀公謂然太息為之辟屨三月
減新序序序作抽損上服曰不損其前而悔其後何可復得詩云逝將

去汝通彼樂國樂國、爰得我直新序有少長于君則君輕之此之謂也。韓嬰
穆公欲相子思、不願將去魯、君曰天下之王亦猶寡人也去將安之子思答曰蓋聞君子之猶鳥也疑之則卒今吾既疑矣又以已限天下之君臣竊以言之過也孔鮒

子華子遠趙、簡子不悅燭過典廣門之左簡子召而語之以其故燭過對曰彼庶人也而傲侮公上法所弗寔也且無以為國矣簡子曰而士以兵之燭過至答塞子華子之行着五日矣燭過反命曰無及也簡子悔之使、者於齊而使董安于寓書以招之子華子稽首而來再拜以肅使者于庭而授之辭曰主君之亡臣某不能束修越在諸侯以為主君憂

卷之六

臣聞之物局於所甘士局於所守主君之亡臣不佞而有四方之志其敢以為執事者之所辱夫丘陵崇而穴成於上狐狸藏矣溪谷深而淵成於下魚鼈安矣松柏茂而陰成於林塗之人則隆矣主君之亡臣不佞實有隱衷唯執事者昭明其所存如日月之非以先燭於晉國將四海之士重繭狎至以承主君之令聞夫豈唯亡臣、雖復野死以冥溝壑其敢忘主君之賜唯執事者財幸焉簡子得書召無恤而戒之曰燭過小人也實使我獲罪於本吾且死汝必反之慎不忘也襄子曰諾程本

子華子謂晏子曰天地之間有所謂隱戮者而莫之或知、

之者其幾於道乎晏子曰何謂也子華子曰天下地之生才也實難其有以生也必有所用也如之何其將擁之蔽之而使之以不得以植立也天地之所大忌也日月之所燭燎也陰陽之所抗移也鬼神之所伺察也是以帝王之典進賢者受上賞不薦士者罰及其身善、而惡、其實皆衍于後嘗試現之夫物之有材者其精華之蘊神明之所固護而秘惜不可以知力窺也蒙金以沙固玉以璞珠之所生漩桓之淵而隈澳之下也深章樞柵之可以大斲者必在夫大山穹谷孱顏峴嵒之區挾剔之持撫之剝削之苟不中於程度則有虎狼蛟螭蛇蝎之變雷霆崩墜覆壓之虞何以故天地之生才

卷之六

九

也實難其有以生也必有所用也如之何其將擁之蔽之而使之以不得以植立是之謂違天而黷明違天而黷明神則殛之雖大必折雖大必撲蕞落而類圯敗而族夫是之謂隱戮隱戮也者陰陽之反也如以匙勘鑰也如以重印塗也必以其類其應如響晏子曰駭乎哉吾子之言也嬰也願遂其所言聞子華子曰大夫無甚怪於余之所以言也余之所以言其有以云也今夫人之常情為惡其數也成惡其虧也於其所愛焉者則必有恪固之心萌於中虛卒然而攻其所甚愛則必曹起而爭、而不得則必氣沮而志奪氣沮而志奪則拂然而怒填乎膚拂然而怒填乎膚則將無與為敵者矣天

地之所以生材也甚愛之甚惜之則其所以有恪固之心曾何以異夫人之常情世之人莫之或知也徒恃其膏腹之私與其狡譎變詐之類命而訛巧舐而深排規以幸人不已勝也夫人之勝人也何有天地之鑒也神明之照也甚可畏也甚可怖也如使之氣沮而志奪拂然而怒以充塞乎兩間偏供厄屢聚而為陰陽之罰其中於人也必慘矣是必至之勢而無足經怪者悲夫世之人莫之或知之者其幾於道矣本也晉國之鄙人也嘗得故記之所道者矣昔先大夫樂武子之在位也夙夜靖共矯枉而惠直不忘其職守而以從其君厥有顯聞布在諸侯之冊書逮其嗣主則不然弗類

卷之六

十

于厥心放命以自贖怙寵專權剪棄人士圖以封殖于躬厥國人疾視之如目有昧焉日移其志以速厥罰樂氏以忘昔先大夫隨武子之在位也明唐以博識晉國之雋老也然且惜焉而不自居惟曰余有所不見惟曰余有所不知惟曰余有所不聞雖有所志且而升諸公是以晉國之士無遺其材者用能光融昭著以有立於朝父子兄弟以世及也而為晉宗卿逮其嗣主則不然器自庸而巧持其非心毀本塞原甚於虺蜮唯諛佞之小夫是暱是用潔然知者遠之洒然善者伏藏以在下日移其志以速厥罪范氏以已昔先大夫中行文子之在位也拔識俊良振其滯淹人之有技能如出於

厥躬恪謹弗解惟力是視是以能相其君以尋盟諸侯逮其嗣主以苛為察以欺為明以刻為忠以計多為善以聚斂為良崩角摘齒恐人之軌已也門如閭市惟利是視儉人乘間而會逢其患極其回邪如鬼如蜮日移其志以速厥罰中行氏以已凡此三主者晉國之世臣也所謂崇蘊寧陰而不遷之宗也而又其先大夫皆有玄德以媚于上下神祇其在嗣主荒墜厥訓用以覆宗滅緒餒其先灵而不得以血食于晉國無他故也恃其盛強昌庶而蔑棄於理憑人而勝天藏伎於中而以之遠天地之所恪固是以其酷如是也而况於單族後門之士竊人之爵祿而邀觀於一時之幸虐惕而惘疑

卷之六

十一

且懼人之出於其上也疑似之迹未明同異之志未講而墮之蔽之使之不得以植立也則其得禍也必有深於晉之三主者矣夫築壙者務其高而不務其實高不隱仞而基傾之矣以兩人而掩人之聰明自以為得也而不知其壘替之疾已移於已也悲夫豈不為之大哀矣乎晏子曰駭哉乎言也微吾子嬰無所聞之嬰也請刻諸佩觿以志其不忘也程智伯有五過人之材智伯美鬚長大一材也射御四材也材藝畢給三材也功也強毅果敢而不免於身死人手者不愛人也齊王建有三過人之巧力能引強走先而身虜於秦者不知賢也故仁莫大於愛人知莫大於知人二者不立雖察慧捷巧効祿疾力不

免於亂也 鴻烈

子墨子謂公良桓子曰衛小國也處於齊晉之間猶負家之
處於富家之間也貧家而學富家之衣食多用則速亡必矣
今簡子之家飾車數百乘馬食菽粟者數百匹婦人衣文繡
者數百人吾取飾車食馬之費與繡衣之財以畜士必千人
有餘若有患難則使百人處於前數百於後與婦人數百人
處前後孰安吾以為不若畜士之安也 墨子

吳起治西河之外王錯諧之於魏武侯使人召之吳起
至於岸門止車而望西河注數行而下其僕謂吳起曰竊現
公之意視釋天下若釋纜 呂覽作今去西河而注何也吳起

卷之六

五

抵注而應之曰予不識 呂覽作子君知我而使我有畢能
必可西河可以王今君聽諛人之議而不知我西河之為秦
取不久矣魏從此削矣吳起果去魏入楚有間西河畢入秦
日蓋大皆吳起之所先見而注也 鴻烈

齊宣王坐淳于髡侍宣王曰先生論寡人何好淳于髡曰古
之所好四而王所好三焉宣王曰古者所好何與寡人所好
淳于髡曰古者好馬王亦好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
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獨不好士宣王曰國無士耳有則
寡人亦說之矣淳于髡曰古者驂騑騶騶今無有王選於衆
王好馬矣古者有豹象之胎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味矣古

者有毛廬西施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色矣王必將待堯舜
禹湯之士而後好之則禹湯之士亦不好王矣宣王嘿然無
以應說 說

戴晉生弊衣冠而往見梁王曰前日寡人以上大夫之
祿要先生不如今過寡人邪戴晉生欣然而笑仰而永
嘆曰嗟乎由此現之君曾不足與遊也君不見大澤中雉手
五步一喝終日乃飽羽毛悅澤光照於日月奮翼爭鳴聲嚮
於陵澤者何彼樂其志也援置之困倉中常喝梁粟不旦時
而飽然猶羽毛憔悴志氣益下低頭不鳴犬食豈不善哉彼
不得其志故也今臣不遠千里而從君遊者豈食不足竊君

卷之六

五

之道耳臣始以君為好士天下無雙乃今見君不好士明矣
辭而去終不復往 韓嬰

宗衛 韓嬰作相齊遇逐罷歸舍召門尉田饒饒等二十有
七韓嬰人而問焉曰士大夫誰能與我赴諸侯者乎田饒等

皆伏而不對宗衛曰 韓嬰有悲乎此 何士大夫之易得而難用也饒
對曰非士大夫之難用也是君不能用也 韓嬰曰夫失諸已
失之已而宗衛曰不能用士大夫何若 饒對曰厨中有臭肉則門下無死士今夫三升 韓嬰之稷不
饒對曰厨中有臭肉則門下無死士今夫三升 足於士而君鷹鷂有餘粟 韓嬰有是君 統素綺繡 韓嬰作
靡麗堂楯從風兩翼而士曾不得以緣衣 三過也 果園

梨作李嬰作李栗後宮婦人擁以相適相適嬰作李以而士曾不得一嘗

之二過也且夫財者君之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

能用所輕之財而欲使士致所重之死將用之不亦難乎

豈不難乎於於是宗衛而有慚色遂巡避席而謝曰此衛之

過也說苑新序曰昔者燕相得罪于君將出曰名門下諸

亦有士之不足養也大夫有進者曰亦有君之不能養士也

有士之不足養也大夫有進者曰亦有君之不能養士也

楚丘先生曰噫將我而老乎老嬰作惡君謂我老意者將

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超距乎逐麋鹿而搏豹虎乎吾

已作則死矣何暇老乎噫將使我計遠謀乎出正辭而當諸

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有孟嘗君遂巡

避席面有愧色汗出詩曰老夫灌小子矯言老

夫欲盡其謀而少者驕而不受也秦穆公所以敗其師殷紂

所以亡天下也故書曰黃髮之言則無所愆詩曰壽考與試

美用老人之言以安國也新序

趙王問相於平原君平原君曰鄒文可王曰其行如何對曰

夫孔子高天下之高士也取友以行交游以道文與之遊稱

曰好義王其用之王卒不用後以平原君言問于順且曰先

生知之乎荅曰先父之所交也何敢不知王曰寡人雖失之

在前猶願聞其行於先生也荅曰行不苟合雖賤不渝君子

人也王遂礼之固以老辭孔鮒

公叔座疾惠王往問之曰公叔之疾嗟疾甚矣魏策作即將

柰社稷何公叔對曰臣之御庶子鞅願王以國聽之也為不

能為使出境王不聽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以公叔之賢

而令謂寡人必以國聽鞅悖也夫公叔死公孫鞅西遊秦

孝公用之秦果用強魏果用弱非公叔座之悖也魏王則悖

也夫悖者之患固以不悖為悖呂覽

周威公問於穽子曰取士有道乎對曰有窮者達之亡者存

之廢者起之四方之士則四面而至矣窮者不達亡者不存

廢者不起四方之士則四面而畔矣夫城固不能自守兵利

不能自保得士而失之必有其間夫士存則君尊士亡則君

卑周威王曰士一至如此乎對曰君不聞夫楚乎曰有士曰

楚僂胥丘負客王將殺之出亡走晉人用之是為城濮之

戰又有士曰苗賁皇王將殺之出亡走晉人用之是為鄢

未遂至于此也此四得罪於其士三骨其民骨一亡其國由是現之士存則國存士亡則國亡子胥怒而亡之申包胥怒而存之士胡可無責乎說苑

趙簡子游于河而樂之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古乘跪而對曰夫珠玉無足去此數千里而所以能來者人好之也今士有足而不來者此是吾君不好之乎趙簡子曰吾門左右客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征暮食不足朝收市征吾尚可謂不好士乎舟人告乘對曰鴻鵠高飛遠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無尺寸之數去之滿把飛不能為之益卑益之滿把飛不能為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

者有六翮之用乎將盡其毛也說苑

客有說春申君者曰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皆兼天下一海內今夫孫子者天下之賢人也君藉之百里之勢臣竊以為不便於君若何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去而之趙以為上卿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之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而入齊魯弱而齊強由是現之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善其國未嘗不安也今孫子天下之賢人何謂辭而去春申君又云善於是使請孫子因偽喜謝之韓嬰

作書數十篇疾濁世之政國亂君危相屬不遵大道而營于私利不以其道進者必不以其道退諸侯以大夫貴顯隨而笑之曰夫不以其道進者必不以其道退諸侯以大夫貴顯隨而笑之

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為酒甚美縣幟甚高著然不售酒酸怪其故問其所知長者楊倩曰汝狗猛耶曰狗猛則酒何故而不售曰人畏鳥或令孺子懷錢挈壺襲而往酤而狗逐而酤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狗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明萬乘之主大臣為猛狗迎而酤之此人主之所以蔽賢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

子順相魏凡九月陳大計輒不用乃喟然嘆曰不見用是吾言之不當也言不當于主而居人之官食人之祿是尸利也尸利素餐吾罪深矣退而以病故事魏王遣使入其館謝曰寡人昧於政事不顯明是非以放罪於先生今知改矣願先生為百姓故幸赦而教之辭曰臣有大馬之疾不任國事苟得從四民之列子弟共魏國之征乃君惠也敢辱君命以速

刑書人謂子順曰王不用子其行乎各曰吾將行如之山

東則山東之國將并於秦為不義所不入遂寢于家垣

固謂子順曰賢者所在必興化致治今子相親未聞興政而

退也且死病無良醫今君有疾天下之心以義事之固不

獲安教亡不暇何化之興昔伊摯在夏呂望在商而二國不

振豈伊呂之不欲執勢不可也當如今日山東之國弊而不

振三晉割地以求安二周折節而入秦燕齊宋楚已屈服矣

以此觀之不出二十年天下盡為秦乎孔鮒

昔者唐虞崇奉九賢布之於位而海內大康要荒來賓麟鳳

在郊商湯用伊尹而文武用太公闕天咸王任周召而海內

大治越裳重譯祥瑞並降遂安千載皆由任賢之功也無賢

臣雖五帝三王不能以齊齊桓公得管仲有伯諸侯之榮失

管仲而有危亂之辱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繆公用之而伯

楚不用伍子胥而破吳廬用之而伯夫差非徒不用子胥也

又殺之而國卒以亡燕昭王用樂毅推弱燕之兵破強齊之

仇屠七十城而惠王廢樂毅更代以騎劫兵立破亡七十城

此父用之子不用其事可見也故闔廬用子胥以興夫差殺

之而以亡昭王用樂毅以勝惠王逐之而敗此的然若白

黑秦不用叔孫通項王不用陳平韓信而皆滅漢用之而大

興此未遠也夫失賢者其禍如彼用賢者其福如此人君莫

不求賢以自輔然而國以亂亡者所謂賢者不賢也或使賢

者謂之與不肖者議之使智者圖之與愚者謀之不肖嫉賢

卷之十

六

愚者嫉智是賢者之所以勵敵也所以千載不合者也或不
肖用賢而不能久也或久而不能終也或不肖子廢賢父之
忠臣其禍敗難一二錄也然其要在于已不明而聽衆口譖
愆不行斯為明也新序

凡人君之治莫大於和陰陽者以天為本天心順則陰

陽和天心逆則陰陽乖天以民為心民安樂則天心順民愁

苦則天心逆民以君為親君政善則民和治君政惡則民冤

亂君以恤民為本臣忠良則君政善臣姦枉則君政惡政以

選為本選奉實則忠賢進選虛偽則邪黨貢選以法令為本

法令正則選舉實法令詐則選舉虛偽法以君為主君信法則

法順行君欺法則法委棄君臣法令之功必效於民故君臣

法令善則民安樂民安樂則天心愬天心愬則陰陽和陰陽

和則五穀豐五穀豐而民眉壽民眉壽則興於義興於義而

無姦行無姦行則世平而國家寧社稷安而君尊榮矣是故

天心陰陽君臣民善惡相輔至而代相徵也夫天者國之

基也君者民之統也臣者治之材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

器是故將致太平者必先調陰陽調陰陽者必先順天心順

天心者必先安其人安其人者必先審擇其人是故國家存

亡之本治亂之機在於明選而已矣聖人知之故以為黜陟

之首書曰爾安百姓何擇非人此先王致太平而發頌聲也

卷之十

九

否泰消息陰陽節並現其所聚而興衰之端可見也稷卨皋陶聚而致雍熙皇父厥齔聚而致災異夫善惡之象千里合符百世累迹性相近而習相遠是故賢愚在心不在貴賤信欺在性不在親疎二世所以共亡天下者丞相御史也高祖所以共取天下者繒肆狗屠也驪山之徒鉅野之盜皆為名將由此現之苟得其人不患貧賤苟得其材不嫌名節遠迹漢元以來驕貴之臣每受罪誅黨與在位并伏辜者常十二

卷之六

七

公卿列侯下訖令尉大小之官且十萬人皆自漢所謂賢明忠直貴寵之士也莽之篡位唯安衆侯劉崇東郡太守翟義思事君之禮義勇奮發欲誅莽功雖不成志節可紀夫以十萬之計其能奉公報恩二人而已由此現之衰世群臣誠少賢也其官益大者罪益重位益高者罪益深爾故曰治世之德衰世之惡常與爵位自相副也孔子曰國有道貧且賤焉耻也國無道富且貴焉耻也詩傷蛟：白駒在彼空谷巧言如流俾躬處休蓋言衰世之士志弥潔者身弥賤佞弥巧者官弥尊也方以類聚物以類聚以群分同明相見同聰相聞唯聖知聖唯賢知賢今當塗之人既不能昭練賢鄙然又却於貴人

之風指臂以權勢之囑託請謁開門禮贊輻湊迫于目前之急則且先之此正士之所獨嚴而群邪之所黨進也周公之為宰輔也以謙下士故能得真賢祁奚之為大夫也舉仇薦子故能得正人今世得位之徒依女妹之寵以驕士藉亢龍之勢以陵賢而欲使志義之士匍匐曲躬以事已毀顏諂諛以求親然後乃保持之則貞士採薇凍餒伏死岩穴之中而已爾豈有肯踐其闕而交其人者哉王符

卷之六

八

有千金之馬無千金之鹿、無益馬有用也儒者猶鹿有用之吏猶馬也夫韓子知以鹿馬喻不知以冠履譬使韓子不冠徒履而朝吾將聽其言也加冠於首而立於朝受無益之服增無益之任言與服相違行與術相反吾是以非其言而不用其法也煩勞人無益於人身莫過跪拜使韓子逢人不拜見君父不謁未必有賊於身體也然須拜謁以尊親者禮義至重不可失也故禮義在身、未必肥而禮義去身、未必瘠而化衰以謂有益禮義不如飲食使韓子賜食君父之前不拜而用肯為之乎夫拜謁禮義之效非益身之實也然而韓子終不失者不廢禮義以苟益也夫儒生礼義也耕

戰飲食也貴耕戰而賤儒生是棄禮義求飲食也使禮義廢綱紀敗上下亂而陰陽繆水旱失時五穀不登萬民飢死農不得耕士不得戰也王元

凡亡國之君其朝未嘗無致治之臣也其府未嘗無先王之書也然而不免乎亡者何也其賢不用其法不行也苟書法而不行其事爵賢而不用其道則法無異乎路說而賢無異乎本主也昔桀奔南巢紂培於京厲流於蠹幽滅於戲當是時也三后之典尚存良謀之臣猶存也下及春秋之世楚有伍季左史倚相右尹子革白公子張而靈王喪師衛有大叔儀公子鱗遷伯玉史鰌而獻公出奔晉有趙宣子范宣子太

卷之六

廿

史董狐而靈公被殺魯有子家羈叔孫婁而昭公野死齊有晏平仲南史氏而莊公不免虞虢有宮之奇舟之僑而二公絕祀由是觀之苟不用賢雖有無益也然此數國者皆先君舊臣世祿之士非遠求也乃有遠求而不用之者昔齊桓公立晏下之官設大夫之號招致賢人而尊寵之自孟軻之徒皆游於齊楚秦申君亦好賓客敬待豪傑四方並集食客盈館且聘荀卿置諸蘭陵然齊不益強黃歇遇難不用故也夫遠求賢而不用之何哉賢者之為物也非若美嬪麗妾之可現於目也非若冠冕帶裳之可加於身也非若嘉肴庶羞之可實於口也將以言策不用雖多亦奚以為若欲備百寮

卷之六

廿

之名而不問道德之實則莫若鑄金為人而列於朝也且無食祿之費矣然彼亦知有馬必待乘之然後致遠有醫必待行之而後愈疾至於有賢則不知必待用之而後興治者何哉賢者難知歟何以遠求之易知歟何以不能用也豈為寡不足用欲先益之歟此又惑之甚也賢者稱於人也非以力也力者必須多而知者不待衆也故王七萬而輔佐六卿也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周有亂臣十人而四海服此非用寡之驗歟且六國之君雖不用賢及其致人也猶修禮盡意不敢侮慢也至於王莽既不能用及其致也尚不能言莽之為人也內實奸邪外慕古義亦聘求名儒徵命術士政煩教虐無以致之於是脅之以峻刑威之以重戮賢者恐惧莫敢不至徒張設虛名以夸海內莽以卒以滅亡且莽之爵人其實因之也因人者非必著之桎梏而置之囹圄之謂也拘係之愁憂之謂也使在朝之人欲進則不得陳其謀欲退則不得安其身是則以綸組為繩索以印佩為鉗鐵也小人雖樂之君子則以為辱故明王之得賢也得其心也非謂得其軀也苟得其軀而不論其心也斯與籠鳥檻獸無以異也則賢者之於我也亦猶怨仇也豈為我用哉雖曰班萬鍾之祿將何益歟故苟得其心萬里猶近苟失其心同舍為遠今不修所以執賢者之心而務循所以執賢者之身至於社稷顛

覆宗廟廢絕豈不衰哉荀子曰人主之患不在乎言不用賢而在乎誠不用賢言賢者口也知賢者行也口行相反而欲賢者進不肖者退不亦難乎夫照蟬者務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樹無益也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則天下其歸之若蟬之歸火也善乎昔伊尹在田畝之中以樂堯舜之道聞成湯作興而自夏如商太公避紂之惡居於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亦自商如周其次則齊威如齊百里奚入秦范蠡如越樂毅遊燕故人君苟修其道義昭其德音慎其威儀審其教令刑無頗僻獄無放殘仁愛普敷惠澤流播百官樂職萬民得所則賢者仰之如天地愛之如親戚樂之如

卷之六

五

墳菴歆之如蘭芳故其歸我也猶決壅導滯注之大壑何不至之有焉粗穢暴虐馨香不登謬說在側佞媚充朝殺戮不辜刑罰濫害宮室崇侈妻妾無度撞鍾舞女淫樂日縱賦稅繁多財力匱竭百姓凍餓死孽盈野矜已自得諫者被誅內外震駭遠近怨悲則賢之視我容貌也如魍魎臺殿也如狴犴采服也如衰絰絃歌也如號哭酒醴也如滫潑肴饌也如糞土從事幸錯每無一善彼之惡我也如是其有至哉今不務明其義而徒設其祿可以獲小人難以得君子者行不踰合主不易方不以天下枉道不以樂生害仁安可以祿誘哉雖強搏執之而不獲已亦杜口佯愚苟免不暇國之安

危將何賴焉故詩曰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此之謂也徐幹鄭君又稱其師左先生隱居天柱山不營祿利不事諸侯然必顧太平竊憂桑梓乃慨然永歎於蓬屋之下告其門生曰漢火寢燿黃精載起續樞紐於太微迴紫蓋于鵷首聯天理物光宅東夏惠風被於區外玄澤洽乎宇內重譯接武貢楷盈庭蕩：巍：格于上下承平字文因循甚易而五絃謠響南風不詠上不獲恭己之逸下不聞康哉之歌飛龍翔而不集淵虬蟠而不躍驕虞翳于冥昧味華牙而未秀陰陽相沴寒燠繆節七政吉凶陵谷易所殷雷鞠殛于龍潛之月凝霜肅殺乎朱明之運玉燭不照沈醴不涌郊場多壘加生不遂

卷之六

五

其豈他哉誠由四凶不去元凱不奉用者不賢：者不用也然高概遠量被褐懷王守靜潔志無欲於物藏器淵濤得意遺世非禮不動非時不見困而無悶窮而不悔樂天任命混一榮辱進無悅色退無戚容者固有伏死乎甕牖安肯銜沽以進趨揭其不賢之實以競燕石之售哉孔墨之道昔曾不行孟軻楊雄亦居困否有德無時有自來耳世無離朱臾白混焉時乏管青騏驎糝馬磧磧積于金匱瑾瑜委于溝洫匠石絀而遐淪梓豫忽而莫識已矣悲夫我生不辰弗先弗後將見吳土之化為晉域南民之變成化隸也言猶在耳而孫氏興觀葛洪

夫直繩者枉木之所憎也清公者姦惡之所讎也人主不能運玄鑒以索隱而必須當塗之所奉然每現前代專權之徒率其所奉皆在乎附已者也所薦者先子利已者也毀所畏而進所愛所畏則至公者也所愛則同私者也至公用則姦黨破衆私立則主威奪矣姦黨破則昇泰之所由也主威奪則危亡之端漸矣毀所畏則恐辭之痛雖則割之猶未憐意焉故必除之而後快也彼進所愛則苦談之不美雖位超之猶未逞心焉故必危彼以安此也是故抱枉而死無愆而黜者有自來矣所以体道合真巍然特立才遠量逆懷霜履冰思線天地器執經衡門淵淳嶽立寧潔身以守滯耻脇

卷之六

共

肩以苟合樂飢陋巷以勵高尚之節藏器全真以待天年之盡非時不出非禮不動結褐嚼蔬而不悒也黃髮終否而不恨也安肯處太山之峻以通鑿柄之中歛垂天之羽為戒旦之役編於仕類而抑鬱庸兒之下捨鸞鳳之林通枳棘之藪競腐鼠於踞鵠而枉尺以直尋哉曾洪或問關朗子曰魏之賢人也孝文沒而宣武立穆公死關朗退魏之不振有由哉王通

棄逐

平王返正既宅天邑務求賢良等聞一善憫豫連日左右侍僕累言大臣有賢異者如是踰歲王曰余一人于德不明務

賢異並恐山澤遺逸不奉豈樂聞善以自閉塞哉迺者反媚僕臣累奪權任頗階左右意余屏昧無能斷明徒唯共依違浸長自賢敗德莫此為多不時匡遏就茲固黨于是棄左右近習三人於市貶庶司尹長五人曰無令人臣附下罔上持祿阿意天下聞之稱為齊明南海之西歸者七國元詹子管仲又言曰東郭有狗噬、旦暮欲齧我猥而不使也今夫易牙子之不能愛將安能愛君、必去之公曰諾管子又言曰北郭有狗噬、旦暮欲齧我猥而不使也今夫堅刁其身之不受焉能愛君、必去之公曰諾管子又言曰西郭有狗噬、旦暮欲齧我猥而不使也今夫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

卷之六

共

之太子而臣事君是所願得于君者是將欲過其千乘也君必去之桓公曰諾管子遂卒桓公去易牙堅刁衛公子開方五味不至於是乎復及易牙宮中亂復及堅刁利言卑辭不在側復及衛公子開方桓公內不量力外不量交而力伐四鄰公薨六子皆求立易牙與衛公子內與堅刁因共殺群吏而立公子無虧故公死七日不斂九月不葬孝公葬宋、襄公率諸侯以伐齊戰于鹹大敗齊師殺公子無虧立孝公而還管子○小稱云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矣還管子○小稱云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矣曰微君之命臣也故臣且竭之雖然君猶不能行也公曰仲父命寡人東寡人東今寡人西寡人西仲父之命于寡人寡人敢不從乎管仲攝衣冠起對曰臣惟恐嬰見之未嘗于

趙簡子沉鷺徵宋徵于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鷺致之
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鷺徵為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鷺
徵乘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鷺徵未嘗進一人是長說作說進說吾
過而絀吾善也故若簡子者能後以理督責於臣矣以理督
責于其臣則人主可與為善而不可與為非可與為直而不

卷之六

五

可與為枉此三代之盛教呂覽
孔子曰船非水不可行水入船中則其沒也故曰君子不可
不嚴也小人不可不閉也說苑
陽虎為難於魯走之齊請師攻魯齊侯許之鮑文子曰不可
也陽虎欲齊師破齊師破大臣必多死於是欲奮其詐謀夫
虎有寵于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容其求焉今君
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
又收之母乃害乎齊君乃執之免而奔晉說苑○韓非曰魯陽虎欲攻三桓不
鮑而奔齊景公禮之鮑文子諫曰不可陽虎有寵于季氏所
欲伐于季孫貪其富也今君富于季孫而齊大於魯陽虎所
以盡詐也景公乃囚陽虎或曰千金之家其子不仁人之急
利甚也桓公五伯之上也爭國而殺其兄其利大也臣主之

立之間非兄弟之親也。却殺之。功制萬乘而享大利。則臣
 執非陽虎也。事以微巧成。以踈拙敗。群臣之未起也。陽虎
 貪其天下。臣皆有陽虎之跡。而君上不知。是微而巧也。陽
 虎文士。而說反。臣之忠詐。知微之謂明。無救敎之謂嚴。不
 忠君懦而闇。則群臣詐知微之謂明。無救敎之謂嚴。不
 之巧臣而謀魯之成。執不亦妄乎。或曰。仁貪不同。心故公
 目夷辭宋而楚。商臣弑父。鄭去疾與弟而魯桓弑兄。五伯
 并而以桓律人。則是皆無貞廉也。且君承為亂也。君明則
 虎為亂于魯。不濟而疾。此見微之情。是語曰。諸侯以親
 謀嚴。陽虎之罪。亂也。失此無救敎之實也。則諸侯以親
 使群臣忠也。未知妄矣。今巧臣而發明亂之實也。則諸侯
 誅昭臣之罪。此則妄矣。今巧臣而發明亂之實也。則諸侯
 誅而可以說。何以為反。

李兌治中山苦陘令上計而入多李兌曰語言辨聰之說不
度于義謂之寃言無山林澤谷之利而入多者謂之寃貨君

卷之十

子不聽宛言不受宛貨子姑免矣或曰李子諒辭曰夫言謂
之宛言辨在言者說在聽者言非所聽者也則非說者也所謂
謂不度于義非謂聽者必謂所聽之義必不肯說也夫曰
小人無義必不能度于義者必不誠之言也入多之為宛貨
言語人無義之說不能度于義者必不誠之言也入多之為宛貨
以未可遠行也李子之甚弗委禁使至于計是遂禍也無術
以知而入多入多也緣也雖倍入將奈何季事任陰陽之和
種樹節四時之通無早晚之失寒溫之災則入多不以纖小
妨大務不以私欲害人事文夫盡于耕農婦人入多則功
入多務計蓄養之理察于土地之宜六畜遂五穀殖則入多
明于商市關梁之行能致所無客商之利用力少致功大則入多
利商于衣食宮室器械周于資用不事玩好則入多入多皆人
為也若天事風雨時寒溫適土地不加大而豐年之功則
入多人事天功二物者皆入多非山林澤谷之利也無山林
澤谷之利入多固謂之宛貨者無術之言也。韓非

者有務慶賞賜予以移衆者有務朋黨狗智專士以擅逞者有務解免赦罪獄以事威者有務奉下直曲怪言俾服現稱以眩民耳目者此五者明君之所執也而聖主之所禁也去此五者則謀詐之人不敢北面談立文言多實行寡而不當法者不敢誣情以談說是以群臣居則修身動則任力非上之令不敢擅作疾言誣事此聖王之所以收臣下也韓非

考試之法大者緩小者急貴者舒而賤者促諸侯月試其國州伯時試其部四試而一考天子歲試天下三試而一考前後三考而絀陟命之曰計考試之法合其爵祿并其秩積其日陳其實計功量罪以多除少以為名定實先內第之其先

卷之十

十一

此二三分以為上中下以考進退然後外集通名曰進退增減多少有率為第九分三、列之亦有上中下以為一最五為中九為殿有餘歸之于中、而上者有得中而下者有負得少者以一益之至于四負多者以四減之至于一皆逆行三四十二而成於計得滿計者絀陟之次、每計各逐其第以通來數初次再計次、四計各不失故第而亦滿計陟絀之初次再計謂上第二次也次、四計謂上第二次也九年為一第二得九并去其六為置三第六得六為置二并中者得三并去其三為置一第三得三并去其三為置一第六得六為置二并中者得六此為四計也絀者亦然。董仲舒計所以三歲一考績何三年有成故于是賞有功黜不肖尚書曰三歲考績三考黜陟何以知始考黜之尚書曰三年一

卷之十

十一

考少黜以地書所言三考黜者謂爵土異也小國考之有功增土進爵後考無功削黜後考有功上而賜之矣五十里不過五賜而進爵土七十里不過七賜而進爵土能有小大行有進退也一說盛德始封百里者賜三等得征伐專殺斷獄七十里伯始封賜二等至虎賁百人後有功賜弓矢復有功賜鉅鬲增爵為侯益土百里復有功入為三公五十里子男始封賜一等至樂復有功稍賜至虎賁增爵為伯復有功稍賜至鉅鬲增爵為侯未賜鉅鉞者從大國連率方伯而斷獄受命之君致太平之主美群臣上下之功故盡封之及中興征伐大功皆封所以著大功盛德之士亦封之所以尊有德也以德封者必試之以附庸三年有功因而封五十里元士有功者亦為附庸世其位大夫有功成封五十里卿功成封七十里公功成封百里士有功德遷為大夫大夫有功德遷為卿、有功德遷為公故爵主有德封主有功也諸侯有九賜習其賜者何子之能否未可知也或曰得之但未得行其習以專也三年有功則皆得用之矣二考無功則削其地而賜自并知明本非其身所得也身得之者得以賜當稍黜之爵所以封賢也三公功成當封而死得王其子為附庸賢者之休能有一也不二矣一削為七十里侯再削為七十里伯三削為寄公七十里伯一削為五十里伯二削為五十里子

三削地盡五十里子一削為三十里子再削為三十里男三削地盡五十里男一削為三十里男再削為三十里附庸三削爵盡所以至三削何禮成於三而不改雖及無孟也尚書曰三考黜陟先削地後黜爵者何爵者尊號也地者人所任也今不能治廣土衆民故先削其土地也故王制曰宗廟有不順者君黜以爵山川神祇有不奉者君削以地明爵土不相隨也或曰惡人貪狼重土故先削其所重者以惧之也諸侯始封爵土相隨者何君子重德薄刑賞疑從重詩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君幼稚唯考不黜者何君子不備責童子也禮八十曰老九十曰悼与老雖有罪不加刑

卷之六十

四

馬二王後不貶黜者何尊賓客重九主也以其當公也罪惡足以絕之即絕更立其次周公誅祿甫立微子妻父母不削已昆弟削而不黜何非以賢能得之也至於老少但令得大失受其罪而已諸侯嗜龍跋。璧惡疾不免黜者何尊人君也春秋曰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傳曰甲戌之日己丑之日死而得有狂易之病蜚亡而死由不絕也世子有惡疾廢者何以其不可承先祖也故春秋傳曰兄弟何以不立疾也何疾惡疾也 白虎通

臣七十懸車致仕者臣以執事趨走為職七十陽道極耳目不聰明歧踦之屬是以退去避賢者所以長廉耻也懸車示

不用也致仕者致其事于君不使自去者尊賢者也故曲禮大夫七十而致仕王制曰七十致政卿大夫老有盛德者留賜之几杖不備之以筋力之禮在家者三食其祿以一與之所以厚賢也人年七十卧非人不溫通四方乘安車與婦人俱自稱曰老夫曲禮曰大夫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王制曰臣致仕於君者養之以其祿之半几杖所以扶助衰也故王制曰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臣老婦年九十君欲有問則就其室以珍從明尊賢也故禮祭義曰八十不仕朝於君問就之大夫老婦死以大夫禮葬車馬衣服如之何曰盡如故也 白虎通。係致仕

卷之六十

五

黃帝問於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為一家為之有道乎伯高對曰請刈其莞而樹之吾謹畝其蚤牙則天下可陶而為一家黃帝曰此若言可得聞乎伯高對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諸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其榮君謹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為一壇是則使棄者下行：者趨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則典折取之遠矣修教十年而葛盧之山發而出水塗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為劍鎧矛戟是歲相兼者

諸侯九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為雍狐之戟萬戈是歲相兼者諸侯十二故天下之君頓戟一怒伏尸滿野此見戈之本也管子

君之所務者五一曰山澤不教於火草木不得成國之貧也二曰溝瀆不遂於隘郵水不安其藏國之貧也三曰桑麻不植於野五穀不宜於地國之貧也四曰六畜不育於家瓜瓞蕡菜百果不備具國之貧也五曰工事競於刻鏤女事繁於文章國之貧也故曰山澤教於火草木殖成國之富也溝瀆遂於隘障水安其藏國之富也桑麻殖於野五穀宜其地國之富也六畜育於家瓜瓞蕡菜百果備具國之富也工事無

地之不可食者山之無木者百而當一涸澤百而當一地之無草木者百而當一樊棘稊稊民不得入焉百而當一穀鍊纏得入焉九而當一蔓山其木可以為棺可以為車斧斤得入焉十而當一流水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林其木可以為棺可以為車斧斤得入焉五而當一澤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命之曰地均以實數方六里命之曰暴五暴命之曰部五部命之曰聚：者有市無市則民乏五聚命之曰某鄉四鄉命之曰方官制也官成而主邑五家而伍十家而連五連而暴五暴而長命之曰某鄉四鄉命之曰都邑制也邑成而制

事四聚為一離五離為一制五制為一田二田為一夫三夫為一家事制也事成而制器方六里為一乘之地也一乘者四馬也一馬其甲七其蔽五四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奉車兩器制也方六里一乘之地也方一里九夫之田也黃金一鎰百乘一宿之盡也無金則用其絹季絹三十三制當一鎰無絹則用其布絰暴布百兩當一鎰一鎰之金食百乘之一宿則所市之地六步一糾命之曰中歲有市無市則民不乏矣方六里名之曰社有邑焉名之曰央亦閭市之賦黃金百鎰為一篋其貨一穀籠為十篋其商苟在市者三十人其正月十二月黃金一鎰命之曰正春秋曰書

此立夏曰月程秋曰大稽與民數得亡三歲修封五歲修界十歲更制經正也十仞見丈不大潦五尺見水不大旱十一仞見水輕征十分見二三二則去三四：則去四五則去半比之於山五尺見水十分去一四則去三：則去二：則去一三尺而見水比之於澤距國門以外窮四境之內丈夫二犂重五尺一犂以為三日之功正月令農始作服于公田農耕及雪釋耕始馬芸卒馬士聞見博孝意察而不為君臣者與功而不與分焉賈知賈之貴賤日至於市而不為官賈者與功而不與分焉工治容貌功能日至於市而不為官工者與功而不與分焉不可使而為工則視貨離之實而出夫粟

卷之六十一

三

管子

行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以知也其耕之不深芸之不謹地宜不任草田多穢耕者不必肥荒者不必境以人猥計其野草田多而辟田少者雖不水旱飢國之野也若是而民寡則不足以守其地若是而民衆則國貧民飢以此遇水旱則衆散而不收彼民不足以守者其城不固民飢者不可以使戰衆散而不收則國為丘墟故曰有地君國而不務耕芸寄生之君也故曰行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知也管子

行其山澤現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夫

山澤廣大則草木易多也壤地肥饒則桑麻易植也薦草多衍則六畜易繁也山澤雖廣草木毋禁壤地雖肥桑麻毋數薦草雖多六畜有征閑貨之門也故曰時貨不遂金玉雖多謂之貧國也故曰行其山澤現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管子

課凶飢計師役現臺榭量國費而實虛之國可知也凡田野萬家之衆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為足矣萬家以下則就山澤可矣萬家以上則去山澤可矣彼野悉辟而民無積者國地小而食地淺也田半墾而民有餘食而粟米多者國地大而食地淺也國地大而野不辟者君好貨而臣好利者也

卷之六十一

四

辟地廣而民不足者上賦重流其藏者也故曰粟行於三百里則國母一年之積粟行於四百里則國母二年之積粟行於五百里則衆有飢色其稼亡三之一者命曰小凶：三年而大凶：則衆有大遺苞矣什一之師什三世事則稼亡三之一稼亡三之一而非有故蓋積也則道有損瘠矣什一之師三年不解非有餘食也則民有鬻子矣故曰山林雖近草木雖美宮室必有度禁發必有時是何也曰大木不可獨伐也大木不可獨斫也大木不可獨運也大木不可加之薄墻之土故曰山林雖廣草木雖美禁發必有時國雖充盈金玉雖多宮室必有度江海雖廣池澤雖博魚鱉雖多網罟

必有正船網不可一財而成也非私草木愛魚鱉也惡廉民於生穀也彼民非穀不食穀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動民非作力毋以致財天下之所生於用力之所生於勞身是故主上用財毋已是民用力毋休也故曰臺榭相望者其上下相怨也民毋餘積者其禁不必止衆有遺苞者其戰不必勝道有損瘠者其守不必固故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則危亡隨其後矣故曰課凶飢計師役觀臺榭量國費實虛之國可知也管子

卷之六十一

五

桓公踐穀十九年弛閭市之征五十而取一賦祿以粟案田而稅二歲而稅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歲飢不稅歲飢弛而稅管子

管子仲會國用三分二在賓客其一在國管仲懼而復之公曰吾子猶如是乎四鄰賓客入者說出者膏光名滿天下入者不說出者不膏汚名滿天下壤可以為粟木可以為貨粟盡則有生貨散則有聚君人者名之為貴財安可有管仲曰此君之明也管子

凡為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游食民無所游食則必農民事農則田墾則粟多則國富者兵強者戰勝者地廣是以先王知衆民強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

卷之六十一

六

事今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則民舍本事而事末作舍本事而事末作則田荒而國貧矣凡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上徵暴急無時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徵矣耕耨者有時而澤不必足則民倍貸以取庸矣秋糴以五春糴以束是又倍貸也故以上之徵而倍取於民者四閭市之租府庫之徵粟什一廩與之事此四時亦當一倍貸矣夫以一民養四主故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無積也常山之東河汝之間蚤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熟也四種而五穫中年畝二石一夫為粟二百石今也倉廩虛而民無積農夫以粥子者上無術以均之也故先王使農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終歲之利無道相過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民作一則田墾盡巧不生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姦巧不生則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管子夫法之制民也猶陶之於埴冶之於金也故審利害之所在民之去就如火之於燥濕水之於高下夫民之所生衣與食也食之所生水與土也所以富民有要食民有率三十畝而足於卒歲蕙美思畝取一石則人有三十石果藏素食當十石糠粃六畜當十石則人有五十石布帛麻絲旁入奇利未在其中也故國有餘藏民有餘食夫穀鉤者所以多寡也權衡者所以視重輕也戶籍田結者所以知貧富之不訾

也故善者必先知其田乃知其人田備然後民可足也管子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藉於臺榭何如管子對曰此毀成也吾欲藉於樹木管子對曰此伐生也吾欲藉於六畜管子對曰此殺生也吾欲藉於人何如管子對曰此隱情也桓公曰然則吾何以為國管子對曰唯官山海為可耳桓公曰何謂官山海管子對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桓公曰何謂正鹽筴管子對曰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此其大厝也鹽百升而釜令鹽之重升加分璵釜五十也升加一強釜百也升加二強釜二百也鍾二千十鍾二萬百鍾

卷之六十一

七

二十萬千鍾二百萬：乘之國人數問口千萬也禹筴之商日二百萬十日二千萬一月六千萬：乘之國正九百萬也月人三十錢之藉為錢三千萬今吾非藉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藉者六千萬使君施令曰吾將藉於諸君吾子則必驚號令夫給之鹽筴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主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鉋若其事主行服連軺輦者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主不尔而成事者天下無有今鐵之重加一也三十鍼一人之藉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藉也耜鐵之重加七三耜鐵一人之藉也其餘輕重皆准此而行然

則舉臂勝事無不服藉者桓公曰然則國無山海不王乎管子曰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國離鹽於吾國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我未與其本事也受人之事以重相推此人用之教也管子

利出於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誦出三孔者不可以卒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養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凡將為國不通於輕重不可為籠以守民不能調通民利不可以語制為大治是故萬乘之國有萬金之費千乘之國有千金之費然者何也國多失利則

卷之六十二

八

臣不盡其忠士不盡其死矣歲有凶穰故國有貴賤今有緩急故物有輕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賈游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強者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不廢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調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貧富之不齊也且君引鋸量用耕田發草上得其數也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畝之數矣計本量委則足矣然而民有飢餓不食者何也穀有所藏也人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也人有若干百千之數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藏也然則人君非能散

積聚鈞羨不足分并財利而調民事也則君雖強本趨耕而自為鑄幣而無已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愚能以為治乎管子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守國財而毋稅於天下而外因天下可乎管子對曰可夫水激而流渠令疾而物重先王理其號令之徐疾內守國財而外因天下矣桓公問於管子曰其行事奈何管子對曰夫昔者武王有巨橋之粟貴糴之數桓公曰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武王立重泉之戍令曰民自有百穀之粟者不行民舉所最粟以避重泉之戍而國穀二什倍巨橋之粟亦二什倍武王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市繒帛單五歲毋藉衣於民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衡黃金百萬終身無藉於民准衡之數也管子

卷之六十一

九

季康子欲以一井田出法賦焉使冉有訪孔子曰丘弗識也冉有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孔子不對而私于冉有曰求來汝弗聞乎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通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老者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黍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為足君子之行必度於禮施取其厚事奉其中歛從其薄若是其以丘亦足矣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季孫若欲行而取法則有周公之典在若欲犯法則苟行之又何訪焉

語家

老子曰古者明君取下有節自養有度必計歲而收量民積聚知有餘不足之數然後取奉如此即得承所受於天地而離於飢寒之患其慚慚於民也國有飢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冬不被裘與民同苦樂即天下無哀民閭主即不然取民不裁其力求下不量其積男女不得耕織之業以供上求力勤財盡有旦無暮君臣相疾且人之為生也十人驅耒而耕不益十畝中田之收不過四石妻子老弱仰之而食或時有災害之患無以供上求即人主慙之矣貪主暴居涸漁其下以通無極之欲則百姓不被天和履地德矣管子

卷之六十一

十

趙簡主出稅者吏請輕重簡主曰勿輕勿重則利入於上若輕則利歸於民吏無私利而正矣韓非韓宣子曰吾馬菽粟多矣甚懼何也寡人患之周市對曰使駒盡粟以食雖無肥不可得也名與多與之其寔少雖無驢亦不可得也主不審其情實坐而患之焉猶不肥也韓非解扁為東封上計而入三倍有司請賞之文侯曰吾土地非益廣也人民非益衆也入何以三倍對曰以冬伐木而積之於春浮之河而鬻之文侯曰民春以力耕暑以強耘秋以收歛冬間無事以伐林而積之負輓而浮之河是用民不得休息也民以弊矣雖有三倍之入將焉用之鴻烈

魏文侯出遊見路人反裘而負薪文侯曰胡為反裘而負薪
對曰臣愛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裏盡而毛無所恃耶明年
東陽上計錢布十倍大夫畢賀文侯曰此非所賀我也譬無
異夫路人反裘而負薪也將愛其毛不知其裏盡毛無所恃
也今吾田地不加廣士民不加衆而錢十倍必取之士大夫
也吾聞之下不安者上不可居也此非所以賀我也新序
魏襄王時史起為鄴令曰魏氏行田以百畝鄴獨以二百畝
是田患也漳水在其旁而河豹不知用於是引漳水灌田鄴
以富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為吏公決漳水兮灌鄴傍終古
鴻圖兮生稻粱

卷之六十一

十一

昔韓欲令秦無東伐使水工鄭國問秦鑿涇引水謂之鄭渠
首上承涇水于中山西敷口所謂陂中也爾雅以為周焦
誤矣渠並北山東注路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竟欲殺鄭
國曰始臣為間然渠成亦秦之利卒使就渠成而用注填
開之水溉澤園四萬餘頃皆畝一鍾閼中沃野無復凶年秦
以富強卒并諸侯命曰鄭渠鄭道元
無宿治則邪官不及為私利於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則農
戶餘日邪官不及為私利於民則農不救農不救而有餘日
則草必壅矣譽粟而稅則上一而民平上一則信：則臣不
敢為邪民平則慎：則難變上信而官不敢為邪民慎而難

變則下不非上中不苦官下不非上中不苦官則壯民疾農
不變壯民疾農不變則少民孝之不休少民孝之不休則草
必壅矣無以外權爵任與官則民不貴孝問又不賤農民不
貴孝則愚：則無外交無外交則國勉農而不偷民不賤農
則國安不治國安不治勉農而不偷則草必壅矣祿厚而稅
多食口衆者敗農者也則以其食口之數賤而重使之則辟
淫游食之民無所於食民無所於食則必農：則草必壅矣
使商無所糴農無得糴農無得糴則厥情之農勉疾商不得
糴則多歲不加樂多歲不加樂則裕歲無裕利無裕利則商
怯商怯則欲農厥情之農勉疾商欲農則草必壅矣聲服無
通於百縣則民行作不顧休居不聽休居不聽則氣不淫行
作不顧則意必一意一而氣不淫則草必壅矣無得取庸
則大夫家長不見繕愛子不情食情民不厥而庸民無所於
食是必農大夫家長不見繕則農事不傷愛子情民不厥則
故田不荒農事不傷農民益農則草必壅矣廢逐旅則姦偽
躁心私交疑農之民不行逐旅之民無以食即以農：則草
必壅矣一山澤則愚農慢情倍欲之民無所於食無所於食
則必農：則草必壅矣貴酒肉之價重其租令十倍其糶然
則商估少農不能喜酣輿大臣不為荒飽商估少則上不費
粟民不能喜酣輿則農不慢大臣不荒則國事不稽主無過

卷之六十二

十二

奉上不費粟民不慢農則草必墾矣重刑而連其罪則編之民不謂狠剛之民不訟怠惰之民不作巧諛惡心之民無變也五民者不生於境內則草必墾矣使民無得擅從則誅愚亂農、民無所于食而必農愚心躁欲主民一意則農民必靜農靜誅愚則草必墾矣均出愚子之使令以世使之又高其解舍令有庸官食縣不可以辟役而大官未可必得也則餘子不游事人則必農、則草必墾矣國之大夫諸大夫博聞辯慧游居之事皆無得為無得居游於百縣則農民無所聞變見方農民無所聞變見方則知農無從離其故事而愚農不知不好孝問愚農不知不好孝問則務疾農不離其故事則草必墾矣令軍市無有女子而令其商令人自拾甲兵使視軍興又使軍市無得私輸糧者則姦謀無所於伏盜輸糧者不私稽輕情之民不游軍市盜糧者無所售送糧者不私輕情之民不游軍市則農民不淫國粟不勞則草必墾矣百縣之治一形則從迂者不敢更其制過而廢者不能匿其卒過卒不匿則官無邪人迂者不飾代者不更則官屬少而民不勞官無邪則民不教民不教則業不敗官屬少徵不煩民不勞則農多日農多日徵不煩業不敗則草必墾矣重關市之賦則農惡商、有疑情之心農惡商、疑情則草必墾矣以商之口數使商令之斯與徒重者必當名則農逸而商

卷之六十一

十一

勞農逸則良田不荒商勞則去商喪寡之禮無通于百縣則農民不飢行不飾農民不飢行不飾則公作必疾而私作不荒則農事必勝農事必勝則草必墾矣今送糧無取僦無得及庸車牛與設、必當名然則往疾來疾則業不敗農業不敗農則草必墾矣無得為罪人請於吏而陳食之則姦民無主姦民無主則為姦不勉農民不傷姦民、無樓姦民無樓則農民不敗農民不敗則草必墾矣商子故為國任地者山林居什一穀澤居什一谿谷流水居什一都邑谿道居什四此先王之正律也故為國分田數小畝五百足待一役此地任也方土百里出戰卒萬人者數小也此其墾田足以食其民都邑遠路足以處其民山林穀澤谿谷足以供其利穀澤隄防足以畜故兵出糧給而財有餘兵休民作而畜長足此所謂任地待役之律也商子衛嗣君欲重稅以聚粟民弗安以告薄疑曰民甚愚矣夫聚粟也將以為民也其自藏之與在于上莫擇薄疑曰不然其在於民而君弗知其不如在上也其在於上而民弗知其不如在民也凡聽必反諸己審則令無不聽矣國久則固、則難亡今虞夏殷周無存者皆不知反諸己也呂覽王者富民伯者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墜墜實府庫墜墜已富府庫已實而百姓貧夫是之謂上溢而下漏入不

卷之六十一

十一

可以守出不可以戰則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故我聚之以
亡敵得之以強聚斂者召寇肥敵亡國危身之道也故明君
不蹈也荀子

萬物同宇而異体無宜而有用為人數也人倫並處同欲而
異知生也皆有可也知愚同所可異也知愚分勢同而知異
行私而無禍縱欲而不穷則民心奮而不可說也如是則知
者未得治也知者未得治則功名未成也功名未成則群衆
未懸也群衆未懸則君臣未立也無君以制臣無上以制下
害生縱欲：惡同物欲多而物寡，則必爭矣故百技所成
所以養一人也而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離居不相待則

卷之六十一

十五

窮群而無分則爭窮者患也爭者禍也救患除禍則莫若明
分使群矣強弱也知惧愚也民下逮上少陵長不以德為
政如是則老弱有失養之憂而壯者有分爭之禍矣事業所
惡也功利所好也職業無分如是則人有樹事之患而有爭
功之禍矣男女之合夫婦之分婚姻聘內送逆無禮如是則
人有失合之憂而有爭色之禍矣故知者為之分也足國之
道節用裕民而善藏其餘節用以禮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
餘裕民則民富：則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則出實百裕倍
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禮節用之餘若丘山不時焚燒無所藏
之夫君子憂患乎無餘故知節用裕民則必有仁義聖良之

卷之六十一

十六

名而且富有富厚丘山之積矣此無他故焉生於節用裕民也
不知節用裕民則民貧，則田瘠以藏穢田瘠以穢則出
實不半上雖好取侵奪猶將寡獲也而或以無禮節用之則
必有貪利糾譌之名而且有空虛窮乏之實矣此無他故焉
不知節用裕民也康誥曰弘覆乎天若德裕乃身此之謂也
禮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故天子祿
褰衣冕諸侯玄褰衣冕大夫褰衣冕士皮弁服德必稱位，必
稱祿，必稱用由上以上則必以禮樂節之衆庶百姓則必
以法教制之量地而立國計利而富民度人力而後事使民
必勝事：必出利：足以生民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埒必
時藏餘謂之稱數故自天子通於庶人事無大小多少由是
推之故曰朝無幸位民無幸生此之謂也輕田野之稅平閭
市之征省商賈之數罕興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國富矣夫
是之謂以政裕民人之生不能無群，而無分則爭，則亂
，則窮也故無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而
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樞要也故美之者是美天下之本也安
之者是安天下之本也貴之者是貴天下之本也古者先王
分割而等異之也故使或美或惡或厚或薄或佚或樂或劬
或勞非特以為淫泰奢麗之聲將以明仁之文通仁之順也
故為之雕琢刻鏤黼黻文章使足以辨貴賤而已不求其現

為之鍾鼓管磬琴瑟笙篳使足以辨吉凶合歡定和而已不求其餘為之宮室臺榭使足以避燥濕養德辨輕重而已不求其外詩曰雕琢其章金玉其相璽璽我王綱紀四方此之謂也若夫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財物而制之合天下而君之非特所以為淫泰也固以為王天下治萬變材萬物養萬民兼制天下者為莫若仁人之善也夫故其知慮足以治之其仁厚足以安之其德音足以化之得之則治失之則亂百姓誠賴其知也故相率而為之勞苦以務佚之以養其知也誠美其厚也故為之出死斷亡以覆牧之以養其厚誠美其德也故為之彫琢刻鏤黼黻文章以藩飾之以養其德

卷之六十一
十七

故仁人在上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為之出死斷亡而愉者無他故焉其所是焉誠美其所得焉誠大其所利焉誠多詩曰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此之謂也故曰君子以德小人以力者德之役也百姓之力待之而後功百姓之群待之而後和百姓之財待之而後聚百姓之勢待之而後安百姓之壽待之而後長父子不得不親兄弟不得不順男女不得不歡少者以長者以養故曰天地生之聖人成之此之謂也今之世而不然厚刀布之歛以奪之財重田野之稅以奪之食苛閭市之征以難其事不然而已矣有挾挈伺詐權謀傾覆以相顛倒以靡弊之百姓曉然皆

知其汙漫暴亂而將大危亡也是以臣或殺其君下或殺其上弑其城倍其節而不死其事者無他故焉人主自取之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掩地表畝刺少殖穀多糞肥田是農夫農庶之事也守時力民進事長功和齊百姓使民不偷是將率之事也高者不旱下者不水寒暑和節而五穀以時熟是天下之事也若夫兼而覆之兼而愛之兼而制之歲雖凶敗水旱使百姓無凍餒之患則是聖君賢相之事也墨子之言昭然為天下憂不足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今是主之生五穀也人善治之則數畝盆一歲而再獲之然後瓜桃

卷之六十二
十八

李一本數以盆鼓然後釐菜百疎以澤量然後六畜禽獸一切而刺車畜蠶魚鱉鰾以時別一而成群然後飛鳥鳧鴈若烟海然後昆蟲萬物生其間可以相食養者不可勝數也夫天地之生萬物也固有餘足以食人矣麻葛繭絲鳥獸之羽毛齒革也固有餘足以衣人矣夫有餘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天下之公患亂傷之也胡不當試相與求亂之者誰也我以墨子之非樂也則使天下亂墨子之節用也則使天下貧非將壞之也說不免焉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將威然衣粗食惡憂戚而非樂若是則廢則不足欲不足欲則賞不行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將

少人徒省官職上功勞苦與百姓均事業齊功勞若是則不
威不威則賞罰不行賞不行則賢者不可得而進也罰不行
則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賢者不可得而進也不肖者不可
得而退也則能不可得而官也若是則萬物失宜事變
失應上失天時下失地利中失人和天下放然若燒若焦墨
子雖為之衣褐帶索嚙菽飲水惡能足之乎既以伐其本竭
其原而焦天下矣故先王聖人為之不然知為人主上者不
美不飾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不威
不強之不足以禁暴勝悍也故必將撞大鍾擊鳴鼓吹笙竽
彈琴瑟以塞其耳必將彫琢刻鏤黼黻文章以塞其目必將

卷之十一

九

芻豢稻粱五味芬芳以塞其口然後衆人徒倍官職漸慶當
嚴刑罰以戒其心使天下生民之屬皆知已之所顧欲之牽
在于是也故其賞行皆知已之所畏恐之本在于是也故其
罰威賞行罰威則賢者可得而進也不肖者可得而退也能
不能可得而官也若是則萬物得宜事變得應上得天時下
得地利中得人和則財貨渾、如泉源汴、如河海暴、如
丘山不時焚燒無所藏之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故儒術誠
行則天下大而富使有功鐘鐃擊鼓而和詩曰鐘鼓喧、磬
筦將、降福穰、降福簡、威儀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及
此之謂也故墨術誠行則天下尚儉而珍貧非關而日爭勞

苦頓萃而愈無功慨然憂戚非樂而日不和詩曰天方薦瘥
喪亂弘多民言無加惜莫懲嗟此之謂也垂事恭民拊循之
呪嘔之冬日則為之饘粥夏日則與之瓜麤以偷取少頃之
膏焉是偷道也可以少頃得茲民之喜然而非長久之道也
事必不就功必不立是茲治者也儻然要時務民進事長功
輕非奢而恬失民事進矣百姓疾之是又不可偷偏者也徒
壞墮落必及無功故華事養奢不可以遂功而忘民亦不可
皆茲道也故古人為之不然使民夏不宛暘冬不凍寒急不
傷力緩不後時事成功立上下俱富而百姓皆愛其上人歸
之如流水親之歡如父母為之出死斷亡而愉者無他故焉

卷之十一

十

忠信調和均辨之至也故君國長民者欲趨時遂功則和調
累解連乎急疾忠信均辨說乎賞慶矣必先修正其在我者
然後徐責其在人者威乎刑罰三德者誠乎上則下應之如
影嚮雖欲無明達得手執書曰乃大明服惟民其慙懋和若
有疾此之謂也
子
現國之強弱貧富有徵驗上不隆禮則兵弱上不爱民則兵
弱已諾不信則兵弱慶賞不漸則兵弱將率不能則兵弱上
好攻取則國貧上好利則國貧士大人衆則國貧工商衆則
國貧無制數度量則國貧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故田野
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窳倉廩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事業得

叙者貨之源也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故明主必謹養其和
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漠然使天下必有餘而上不憂
不足如是則上下俱富交無所藏之是知國計之極也故禹
十年水湯七年旱而天下無菜色者十年之後年穀復熟而
陳積有餘是無他故焉知本末源流之謂也故田野荒而倉
庫實百姓虛而府庫滿夫是之謂國慶伐其本竭其源而并
之其末然則主相不知惡也則其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以
國恃之而不足以容其身夫是之謂至貪是愚主之極也將
以求富而喪其國將以求利而危其身古有萬國今有十數
焉是無他故焉其所以失之一也君人者亦可以竟矣百姓

之國足以獨立矣 荀子

卷之六十二

世

子苑卷之六十二

錢穀

銅布於下為天下留何以言之銅布於下則民鑄錢者大抵
必雜石鉛鐵焉黥罪日繁此一禍也銅布於下偽錢無止錢
用不信民愈相疑此二禍也銅布於下采銅者棄其田疇家
鑄者損其農事穀不用則鄰於飢此三禍也故不禁鑄錢則
錢常亂黥罪日積是陷阱也且農事不為有疑為苗故民鑄
錢不可不禁上禁鑄錢必以死罪鑄錢者禁則錢必還重錢
重則盜鑄錢者起則死罪又復積矣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
下其禍博矣今博禍已除七福可致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
布下則民不積錢黥罪不積一銅不布下則偽錢不繁民不
相疑二銅不布下不得采銅不得鑄錢則民及耕田矣三銅
不布下畢歸於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歛之錢重
則以術散之則錢必治矣四挾銅之積以鑄兵器以假貴臣
小大多少各布制度以別貴賤以差上下則等級明矣五挾
銅之積以貽萬貨以調盈虛以收畸羨則官必富而末民困
矣六挾銅之積制吾棄財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壞矣
此之謂七福故善為天下者因禍而為福轉敗而有功今願
退七福而行博禍可謂長太息者此其一也 賈誼

迺者竊聞吏復鑄錢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少者十數

家屬知識及吏之所疑繁因榜笞及奔走者類甚不少僕未
之得驗然其形必然抵罪禍者固乃始耳此無息時事甚不
少於上大不便願陛下幸無忽法使天下公得願租鑄錢鑄
錢之情非殺鉛鐵及石雜銅也不可不得而殺之甚微又易
為無異鹽羨之易而其利甚厚張法雖公鑄金賜而鑄者情
必奸偽也名曰願租公鑄法也而實皆黥罪也有法若此上
將何賴焉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奸今令細民操造幣之勢
各隱親其家而公鑄作因欲禁其大利微聊雖黥罪日報其
勢不二民理然也夫白著法以請之則吏隨而檢之為民設
阱孰積於是上弗登國之民力且盡矣曩禁鑄錢死罪積下

卷之六十二

平

今公鑄錢黥罪積下雖少異乎未甚也民方陷溺上且弗救
乎且世用民錢縣異而郡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輕小異
行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不立將使天下操權族而吏急
而一之乎則吏煩苛而民弗任且力不能而勢不可施縱而
弗苛乎則郡縣異而肆不同小大異同錢文大亂夫苟非其
術則何嚮而可哉夫農事不為而米銅者蕃釋其耒耨冶鑄
鑄炭奸錢日錢繁正錢日亡善人休而為奸邪怨民陷而之
刑僇黥罪繁積吏民且少聞矣少益於今將甚不祥奈何而
忽國知患吏必議曰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何以固
之令禁鑄錢、必還重四錢之粟必還二錢耳重則盜鑄錢

錢如雲而起則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不勝而禁法數
潰難言已大事也久亂而弗振恐不稱陛下之明凡治不
得應天地星辰有動非小故也或累主德陛下不可以怠方
今始伏望可善圖也賈誼

王者之等賦正事田野什一關市訖而不征山林澤梁以時
入而不禁相地而正壤理道而致貢萬物群來無有流滯以
相通移近者不隱其能遠者不疾其勞雖幽間僻陋之國莫
不超使而安樂之夫謂是之謂王者之等賦正事詩曰敷政
優、百祿是通韓嬰

卷之六十三

平

為治之本務在于安民、之本在于足用、之本在于
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于省事、之本在于節欲、之本
在于反性、之本在于去載、則虛、則平、者道
之素也虛者道之舍也鴻烈
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國者君之本也是故人君者
上因天時下盡地利財文子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長五穀
萬物文子蕃植教民養畜六畜以時種樹務修田疇滋植桑麻
肥境高下各因其宜丘陵阪險不生五穀者以樹竹木春伐
枯槁夏取果文子秋畜蔬食冬伐薪蒸以為民資是故
生無乏用死無轉文子尸故先生之法政不掩群不取廢天
群文子而取賦文子不涸澤而漁不焚林而獵豺未祭獸置罟不得

布文子通於野獺未祭魚網文子不得入于水鷹隼未擊文子羅

網不得張於谿谷文子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山林昆蟲未

蟄不得以火燒田孕育不得殺鷩卵不得探魚不長尺不得

取文子不期年不得食是故草木之發若蒸氣文子作

發文子出禽獸歸之若流泉飛鳥歸之若煙雲有所以致之也

文子有先王之所以應時修備富國利民之道也非故先王

之政四海之雲至而修封疆蝦蟇鳴燕降而達路除道陰降

百泉則修橋梁昏張中則務種穀大火中則種黍菽虛中則

種菽麥昂中則收歛畜積伐薪木上告于天下布之民先王

之所以應時修備富國利民實曠未遠者其道備矣鴻烈

卷之六

四

河間獻王曰管子稱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穀者

國家所以昌熾士女所以姣好禮義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

也尚書五福以富為始子貢問為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

之也此治國之本也說苑

孔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故有所積重則有所空虛矣大富

則驕大貧則憂則為盜驕則為暴此衆人之情也聖者則

於衆人之情見亂之所從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

者足以示貴而不致於驕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致於憂以此

為度而均調之是以財不匱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今世棄

其制度而各從其所欲無所窮而俗得自恣其勢無窮人

人病不足于上而小民羸瘠于下則富者愈貪利而不肯為

義貧者日犯禁而不可得止是世之所以難治也董仲舒

或曰弘羊權利而國用足盡權諸曰譬諸父子為人父而權

其子縱利如子何卜式之云不亦匡乎楊子

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六畜生於時百物聚於野此富國之

本游業末事以收民利此貧邦之原忠信謹慎此德義之基

也虛無誦詭此亂道之根也故力田所以富國也今民去農

桑赴游業披朱紫利聚之一門雖於私家有富然公計愈貧

矣百工者所以備器也器以便事為善以膠固為上今工好

造彫琢之器巧偽飾之以欺民取賄物以任用為要以堅牢

卷之六

五

為資今商競鬻無用之貨淫極侈之幣以惑民取產雖於淫

商有得然國計愈失矣此三者外雖有勤力富家之私名然

內有損民貧國之公實故為政者明督工商勿使淫偽困辱

游業勿使擅利寬假本農而寵遂孝士則民富厚而國平矣

符王

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於州郡田畝連於方國身無半

通青綸之命而竊三辰龍章之服不為編戶一位之最而有

千室名邑之役榮樂過於封君勢力侔於守令財賂自營犯

法不坐刺客死士為之投命至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敗

寄死不歛寃枉窮困不敢自理雖亦由網禁疎闊蓋貧田無

限使之然也今欲張太平之紀綱主至化之基址齊民財之
豐寡正風俗之奢儉非井田實莫由也此變有所敗而宜復
者也仲長統

夫子侍君子然後化理國待蓄積乃無憂患君子非自農桑
以求衣食者也蓄積非橫賦歛以取優饒者也秦祿誠厚則
剝削貿易之罪乃可絕也蓄積誠多則兵寇水旱之災不足
苦也故由其道而得之民不以為奢由其道而取之民不以
為勞天災流行開倉庫以粟貸不亦仁乎衣食有餘損靡麗
以散施不亦義乎彼君子居位為士民之長固宜重肉累帛
朱輪駟馬今反謂薄屋者為高養食者為清既失天地之性

卷之六十二

七

又開虛偽之名使小智居大位庶績不咸熙未必不由此也
得拘挈而失才能非立功之實也以廉卒而以貪去非士君
子之志也夫選用必取善士富者少貧者多祿不足以
供養安能不少營私門乎從而罪之是設机置阱以待天下
之君子也盜賊凶荒九州代作飢饉暴至軍旅卒發橫稅弱
人割奪吏祿所恃者寡所取者猥萬里縣之首尾不救徭役
並起農桑失業兆民呼嗟於昊天貧窮轉死於溝壑矣今通
肥饒之率計稼穡之入令畝收三斛取一斛未為甚多一
歲之間則有數年之儲雖興非徭之役忘奢侈之欲廣愛幸
之賜猶未能盡也不拘古法規為輕稅及至一方有警一面

被災未逮三年校計籌矩坐視戰士之蔬食主望饑殍之滿
道如之何為君行此政也二十稅一名之白貊况三十稅一
乎夫薄吏祿以豐軍用緣于秦征諸侯以續四夷漢承其業
遂不改更危亂國家此之由也今田無常主民無常居更食
日粟祿班未定可為法制畫一定科租稅十一更賦如舊今
者土廣民稀中地未墾雖然猶當限以大家勿令過制其地
有卓者盡曰官田力堪農事乃聽受之若聽其自取後必為
姦也仲長統

卷之六十二

七

而取之謂之偷竊則民偷之而不得則暴迫而取
之謂之掠奪民必交爭則禍亂矣高悅
諸侯不專封富人名田踰限富過公侯是自封也大夫不專
地人賣由己是專地也或曰復井田與曰否專地非古也井
田非今也然則如之何曰耕而勿有以俟制度可也高悅
或問貨曰五銖之制宜矣太公為周主九府圖法錢圖兩方
銖五曰今廣如之何曰海內既平行之而已曰錢散矣京畿
虛矣其勢必積於遠方若果行之則彼以無用之錢市吾有
用之物是墮近而豐遠也曰事勢有不得官之所急者穀也
牛馬之禁不得出百里之外若其他物彼以其錢取之於左

用之於右貿遷有無周而通之海內一家何患焉曰錢寡矣
曰錢寡民易矣若錢既通而不周於用然後官鑄而補之或
曰收民之藏錢者輸之官收遠輸之京師然後行之曰事枉
而難實者欺慢必衆奸僞必作爭訟必繁刑殺必深吁嗟紛
擾之聲章乎天下矣非所以撫遺民成緡熙也曰然則收而
積之與曰通市其可也或曰改鑄四銖曰難矣或曰遂廢之
曰錢實便於事用民樂行之禁之難今開難令以絕便事禁
民所樂不茂矣曰起而行之錢不可如之何曰尚之廢之弗
得已何憂矣

周穆王大征西戎
獻昆吾之劍火浣之布其劍長尺有

卷之六十三

尺鍊鋼亦用之切玉如泥博物志作磨馬火浣之布浣之必投

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皇子以
 為無此物傳之者妄蕭叔曰皇子果于自信果於誣理哉
 孔叢子曰秦王得西戎利刃以之割玉如割木馬以示東
 而戎獻昆吾之劍火浣之布其劍長尺有咫鍊劍赤劍用之
 切玉如泥馬是則古亦有也王者火浣之布若何對曰周書
 火浣布垢必投諸火布則火色垢乃灰色出火振之鳴然凝
 乎雪馬王曰今何以獨無對曰秦貪而多求然無厭是故
 西戎聞而不致此以素防絕之也然則人主貪欲乃異物所
 以大至不可不慎也○十洲記曰又有火林山中有火物所
 獸山林乃是此獸光照狀如火光相似取其獸毛以絝為布見
 此山號為火浣布此是也國人衣服垢污以灰汁浣之終無
 時人號為火浣布此是也國人衣服垢污以灰汁浣之終無
 繁淨唯火浣此衣服兩盤飯間振濯其垢自落潔白如雪亦
 多仙家博物志云布漢世有獻者刀則未聞○酈道元曰齊
 地教曰東武城東南有靈水側有勝火木方俗音曰聖子

其木經野火燒死炭不滅故東方朔不灰之木者也。以下係瑜異以見用物異物之低昂也。

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庫府金玉珍寶不可稱言其尤驚異者有青玉五枝燈高七尺五寸作蟠螭以口銜燈、燃鱗甲皆動煥炳若列星而盈室焉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有明人直來照之影則倒見以手捫心而來則見腸胃五臟歷然無礙人有疾病在內則掩心而照之則知病之所在又女子有邪心則膽張心動秦始皇帝以照宮人膽張心動者則殺之高祖悉封閉以待項羽、併將以東後不知所存

西京雜記

積草池中有珊瑚樹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有四百六十

卷之六十二

本

二條是南越王趙佗所獻號為烽火樹至夜光景常欲然京西

封禪書漢武帝獲寶鼎於汾陰將薦之甘泉湯至中山飢渴有黃雲蓋焉酈道元

祖洲近在東海之中地方五百里去西岸七萬里上有不死之草形如菰苗長三四尺人已死三日者以草覆之皆當時活服之令人長生昔秦始皇大苑中多枉死者橫道有鳥如烏狀銜此草覆死人面當時起坐而自活也有司聞秦始皇遣使人齋草以問北郭鬼谷先生云此草是海東祖洲上有不死之草生瓊田中或名為養神芝其葉似菰苗叢生一

株可活一人始皇於是慨然言曰可採得否乃使、者徐福發童男童女五百人率攝樓船等入海尋祖洲遂不返福道士也字君房後亦得道云十洲記

炎洲在南海中地方二千里去北岸九萬里有風生獸似豹青色大如狸張網取之積薪數車以燒之薪盡而不灰中而立毛亦不焦斫刺不入打之如灰囊以鉄鏈鍛其頭數十下乃死而張口向風須臾復活以石上菖蒲塞其鼻即死取其腦和菊花服之盡十斤得壽五百年十洲記

煮鳳喙及麟角合煎作膏名之為續絃膠或名連金泥此膠能續弓弩已斷之弦刀劍斷折之金更以膠連續之使力士

卷之六十二

十

擊之他處乃斷所續之際終無斷也武帝天漢三年帝幸北海祠恒山四月西國王使至獻此膠四兩吉光毛裘西京雜記曰武帝時西域獻吉光裘入水不濡上時服此裘以聽朝武帝受以付外庫不知膠裘二物之妙用也以為西國雖遠而上貢者不奇稽留使者未遣又時武帝幸華林園射虎而弩弦斷使者時從駕又上膠一令使口濡以續弩弦帝驚曰異物也乃使武王數人共對掣引之終日不脫如未續時也膠色青如碧玉博物志曰漢武帝時西國獻此膠半兩西使佩以自隨後從武帝射于甘泉宮帝以付外庫餘膠半兩西使佩以自隨後從武帝射香膠之座上左右莫不惟西使乃以口濡膠為以所送餘兩頭相連注弦遂相着帝乃使力士各引其一頭終不相離西使曰可以射終日不斷帝大怪吉光毛裘黃色蓋神馬之左右稱奇因名曰續弦膠

類也表入水數日不沉入火不焦帝於是乃悟厚謝使者而遣去賜以桂枝乾薑等諸物是西方國之所無者又益思東方朔之遠見周穆王時西胡獻昆吾割刀玉及夜光常滿盃刀長一尺盃受三升切玉如切泥盃是白玉之精光明夜照冥夕出盃於中庭以向天比明而水汁已滿于盃中也汁甘而香美斯實靈人之器秦始皇時西胡獻切玉刀無復常滿盃耳如此膠之所出從鳳麟洲來劔之所出必從流洲來並是西海中所有也十洲記

卷之六十二

十

相類而卷葉香聞數百里名為及魂樹扣其樹亦能自作声如群牛吼聞之者皆心震神駭伐其本根心於玉釜中取汁更微火煎如黑錫狀今可丸之名曰驚精香或名之為震灵丸或名之為及生香或名之為震檀香或名之為人鳥精或名之為却死香一種六名斯灵物也香氣聞數百里死者在地聞香氣乃却活不復亡也以香薰死人更加神驗征和三年武帝幸定安西胡月支國王遣使獻香四兩大如雀卵黑如桑椹帝以香非中國所有以付外庫又獻猛獸一頭形如五六十日犬子大似而黃色命國色將入呈帝見之使者抱之似犬鹿細充憚尤怪其非也問使者此小物可弄何

謂猛獸使者對曰夫威加百會者不必繫之以大小是以神
麟故為巨象之王焉鳳必為大鵬之宗百足之虫制於膝蛇
亦不在于巨細也臣國去此三十萬里國有常占東風入律
百旬不休青雲于呂運月不散者當知中國時有好道之君
我王固將賤百家而貴道儒薄金玉而厚靈物也故搜奇獵
而貢神香步天林而請猛獸乘龍車而濟弱淵策驥足以渡
飛沙契濶途遙辛苦蹊路于今已十三年矣神香起天殘之
死疾猛獸却百邪之魅鬼夫此三物實濟衆生之至要助政
化之昇平豈國陛下及不知真乎是臣國占風之繆矣今日
仰鑒天姿亦乃非有道之君也眼多視則貪色口多言則犯

卷之六十一

三

難身多動則淫賊心多飾則奢侈未有此四者而成天下
之治也武帝忽然不平又問使者猛獸何方而伏百獸食噉
何物腎力何比其所生何鄉耶使者曰猛獸所出或生崑崙
或生玄圃或生聚窟或生天路其壽不窮食氣飲露解人言
語仁慧忠恕當其仁也愛護蠢動不犯虎豹當其威也一聲
叫發千人伏息牛馬百物驚斷絙繫武王奄忽失其勢刀當
其神也主興風雨吐嗽雨露百邪遁走蛟龍騰鸞戲于太上
之廐役御獅子名曰猛獸蓋神光無常能為大禽之宗主乃
獲天之元王辟邪之長帥者也靈香雖少斯更生之神九也
疫病災死者將能起之及聞氣者即活也芳又特甚故難歌

也於是帝使、者令猛獸發聲試聽之使者乃指獸命喚一
聲獸咆厲良久忽叫如天大雷霹靂又兩目如鐵線之交光
光朗衝天良久乃止帝登時顛蹶掩耳震動不能自止侍者
及武士虎賁皆失伏伏地諸內外牛馬豕犬之屬皆絕絆離
繫驚駭放蕩久許咸定帝忌之因此獸付上林苑令虎食
之於是虎聞獸來乃相聚屈積如虎死伏獸入苑徑上虎頭
溺虎口去十步來顧視虎：輒閉目：傳物志曰漢武帝時大
小如狗然聲能驚人雖犬聞之皆走名曰猛獸胡人有獻一物
細小及出苑中欲使虎食之虎見此獸即低頭若地帝為
詭現見虎尾尾如蛇頭下主因掘虎面虎乃閉目低頭喜
不勝動搖鼻下下去之後虎輒閉目帝恨者使言不遜欲收之明
尾下頭去此獸頭之虎輒閉目帝恨者使言不遜欲收之明

卷之六十二

三

日失使者及猛獸所在遣使四出尋討不知所止到後元
年長安城內病者數百亡者太半帝試取月支神香燒之於
城內其死未三月者皆活芳氣經三月不歇於是信知其神
物也乃更秘錄餘香：傳物志曰漢武帝時西國有人乘
非中國之香：不禮其使：久之帝幸上林苑西使：乘
間奏其香：帝取之看大如燕卵三枚：帝相：帝不悅：以付
外庫：香：長安：以：大疫：帝：皆：病：帝：不：得：已：聽：之：宮：中：病：者：發：乞：見：請：燒
所：貢：香：一：枚：以：辟：疫：氣：帝：不：滿：斤：西：使：臨：去：乃：發：香：氣：如：大
長：安：中：百：里：咸：聞：香：氣：帝：不：滿：斤：西：使：臨：去：乃：發：香：氣：如：大
發：還：錢：送：一：說：漢：制：獻：香：不：滿：斤：西：使：臨：去：乃：發：香：氣：如：大
數：百：十：里：經：數：日：乃：歇：長：安：後：一：旦：又：失：之：檢：函：封：印：如：故
無復香也帝愈懷恨：不禮待於使者蓋貴方朔之遺語自
愧求李君之不勤慚衛叔卿於階庭矣明年帝崩于五柞宮

已亡月支國人鳥山震懼却死等香也向使厚待使者帝崩之時何緣不得灵香之用耶自合命殞矣 十洲記

釣影山去昭河三萬里有雲氣望之如山影丹藿生於影中葉浮水上有紫河萬里深十丈中有寒荷霜下方香盛有降

灵壇養灵池分光殿五間奔雷室七間望蟾閣十二丈上有金鏡廣四尺元封中有祇國獻此鏡照見魑魅不得隱形 洞冥記

都夷香如枣核食一斤則歷月不飢以粒如粟米設授水中俄而滿大盂也 洞冥記

波祇國亦名波弋國獻神精香草亦名荃靡一名春蕪一根

卷之六十二

五

百條其間如竹節柔軟其皮如絲可為布所謂春蕪布亦名春荃布堅冰如純水也握一片滿室皆香婦人帶之弥月芬

馥 洞冥記

俞韓國獻飛鼈狀如鹿青色以寒青之絲為繩繫之及死帝惜之而不瘞掛於苑門皮毛皆爛朽惟骨色猶青時人咸知其神異更以繩繫其足往視之惟見所繫處存而頭尾及骨皆飛去 洞冥記

元鼎元年起招仙閣於甘泉宮西編翠羽麟毫為簾青瑠璃為扇懸黎火齊為床其上懸浮金輕玉之啓浮金者色如色金自浮於水上輕玉者其質貞明而輕有霞光繡有藻龍繡

有連煙繡有走龍錦有雲鳳錦翻鴻錦閣上燒荃靡香屑燒粟許其氣三月不絕進嶠嶠細索出嶠嶠山臨碧海萬年一實如今之軟棗昨之有膏可燃燈西王母握以獻帝燃芳以燈光色紫有白鳳黑龍鼎足未戲於閣邊有青鳥赤頭道路而下以迎神女留玉釵以贈帝以賜趙婕妤至昭帝元鳳中宮人猶見此釵黃琳欲之明日示之既發匣有白燕飛昇天後宮人學作此釵因名玉燕釵言吉祥也 洞冥記

元鼎五年卸支國貢馬肝石百斤常以水銀養之內玉櫃中金泥封其上國人長四尺惟餌此石而已半青半白如今之

卷之六十三

五

馬肝春碎以和九轉之丹服之弥年不飢渴也以此拂髮白者皆黑帝座群臣於甘泉殿有髮白者以石拂之應手皆黑是時公卿語曰不用作方伯惟須馬肝石此石酷烈不和丹砂不可近髮 洞冥記

元封中起方山像招諸灵異召東方朔言其秘奧乃燒天下異香有沉光香精祇香明度香金磬香塗冤香外國所貢青檀之燈青檀未有膏如淳漆削置器中以蠟和之塗布燃照數里 洞冥記

吹勒國貢文犀四頭狀如水兕角表有光因名明犀置暗中

里在日南人長七尺被髮至踵乘犀象之車乘象入海底取寶宿于蛟人之舍得淚珠則蛟所泣之珠也亦曰泣珠洞冥記

瑤琨去玉門九萬里有碧草如麥割之以釀酒則味如醇酎飲一合三旬不醒但飲甜水隨飲而醒洞冥記

塗山之背梨大如升或云斗紫色千年一花亦云紫輕梨洞冥記

琳國去長安九千里生玉葉李色如碧玉數十年一熟味酸昔韓終常餌此李因名韓終李洞冥記

卷之六十二

十一

元封三年大秦國貢花蹄牛其色駁高六尺尾環繞其角端有肉蹄如蓮花善走多力帝使鑿銅石以起望仙宮跡在石上皆如花形故陽關之外花牛津時得異石長十丈高三丈主於望仙宮因名龍鍾石武帝末此石自陷入地唯尾出土上今人謂龍尾墩也洞冥記

元封四年脩弥弥國獻駮騾高十尺毛色赤斑皆有日月之象帝以金鋌為鑣絆以寶器盛芻以飼之洞冥記

太初二年東方朔從西那汗國得聲風木十枝獻帝長九尺大如指此木臨因桓之水則禹貢所謂因桓是也其源出甜波樹上有紫燕黃鸝集其間實如油麻風吹枝如玉聲因以為名帝以枝遍賜尊臣有凶者枝則汗臣有死者枝則折昔老聃在于周世年七百歲枝未汗偃佺生於堯時年三

千歲枝竟未一折帝乃以枝問朔曰臣已見此枝三過枯死而復生豈汗折而已哉里語曰年未半枝不半此木五千年一濕萬歲不枯洞冥記

太初三年起甘泉望風臺上得白珠如花一枝帝以錦蓋覆之如照月矣因名照月珠以賜董偃盛以琉璃之筐洞冥記

東方朔曰臣有吉雲草十種于九景山東二千歲一花明年應生臣走請刈之得以秣馬終不飢也朔曰臣至東極過吉雲之澤多生此草移于九景之山全不如吉雲之地帝曰何謂吉雲朔曰其國俗之雲氣占吉凶若樂事則滿室雲起五色照人若於草樹皆成五色露珠甚甘帝曰吉雲露可

卷之六十三

十二

得乎朔乃東走至夕而返得玄露青露盛青瓊瑤各受五合跪以獻帝遍賜群臣得嘗者老者皆少疾者皆愈凡五官嘗露董謂李充孟岐郭瓊黃安也洞冥記

有夢草似蒲色紅畫縮入地夜則出亦名懷莫懷其葉則知夢之吉凶主驗也帝思李夫人之容不可得朔乃獻一枝帝懷之夜果夢夫人因改曰懷夢草洞冥記

有鳳葵草色丹葉四長寸味甘久食令人身輕肌滑赤松子餌之三歲乘黃蛇入水得黃珠一枚色如真金或言是黃蛇之卵故名蛇珠亦名銷疾珠語曰寧失千里駒不失黃蛇珠洞冥記

有五味草初生味甘花時味酸食之使人不服名曰却睡草
米多國獻此草此國人長四寸纖麟毛為布以文石為牀人
形雖小而室宇崇曠纖鳳毛錦以錦為帷幕也 洞冥記

鳥哀國有龍爪薤長九尺色如玉煎之有膏以和紫桂為丸
服一粒千歲不飢故語曰薤如膏身生色 洞冥記

有掌中芥葉如松子取其子置掌中吹之而生一吹長一尺
至三尺而止然後可移於地上若不經掌中吹者則不生也
食之能空中孤立足不躡地亦名躡空草 洞冥記

有紫柰大如斗甜如蜜核紫花青研之有汁如漆可染衣其
汁著衣不可湔浣亦名閤衣奈 洞冥記

卷之六十一

水

有龍肝瓜長一尺花紅葉素生於水谷所謂水谷素葉之瓜
仙人瑕丘仲採藥得此瓜食之千歲不渴瓜上嘗如霜雪刮
嘗如蜜澤及帝封泰山從者皆賜水谷素葉之瓜 洞冥記

善苑國嘗貢一蟹長九尺有百足四螯因名百足蟹煮其殼
勝於黃膠亦謂之蟹膠勝於鳳喙之膠也 洞冥記

有玄都翠水中有菱碧色狀如鷄飛亦名翔雞菱仙人鳥
伯子常遊翠水之涯采菱而食之令骨輕兼身生毛羽也 洞冥記

記

有遠飛雞夕則還依人曉則絕飛四海朝往夕還常銜桂枝
之實歸於南山或落地而生高七八尺衆仙奇愛之到以釀

酒名曰桂膠嘗一滴奉休如金色陸通嘗餌黃桂之酒祝雞
公善養雞得遠飛雞之卵伏之名曰翻明雞如鷄大色紫有
翼：下有目亦曰目羽雞 洞冥記

影娥池中有龍龜望其群出岸上如連壁弄於沙岸也故語
曰夜未央待龜黃 洞冥記

影娥池北作鳴禽之苑有金樹破之皮間有屑如金而色
青亦名青金樹 洞冥記

有司夜鷄隨鼓節而鳴不息從夜至曉一更為一聲五更為
五更亦名五時雞 洞冥記

有喜日鷄至日出時銜翅而舞又名曰舞日鷄 洞冥記

卷之六十二

十九

有弁渠鴨赤色每止於芙蓉葉上不食五穀唯啣葉上垂露因
名垂露鴨一名丹毛鳧 洞冥記

有女香樹細枝葉婦人帶之香終年不減 洞冥記

有丹蝦長十丈鬚長八尺有兩翅其翼如鋸戴紫林之林以
鬚纏身急流以為栖息之處馬丹嘗折蝦鬚為杖後棄杖而
飛鬚化而為丹亦在海傍 洞冥記

帝昇望月臺時望望南端有三青鴨群飛俄而止於臺上帝
悅之至夕鴨宿於臺端日色已暗帝求海肺之膏以為燬焉

取靈澤布為經火光甚微而光色無幽不入青鴨化為三小
童皆著青絛文縐各握鯨文大錢五枚置帝几前身止影動

因名輕影錢 洞冥記

元封三年數過國獻能言龜一頭長一尺二寸盛以青玉匣廣一尺九寸匣上豁一孔以通氣東方朔曰唯承桂露以飲之置於通風之臺上欲往卜命朔而問焉言無不中 洞冥記西域獻虎龍高七尺映日看之光如聚炬火有童子遙見有黃鵠白首鼓翅於帝前即方朔着黃綾單衣頭已斑白漢朝皆異其神化而不測其年矣 西京雜記

宣帝被收繫郡邸獄臂上猶帶史良娣合承婉轉絲繩繫身盡國寶鏡一枚大如八珠錢舊傳此鏡見妖魅得佩之者為天神所福故宣帝從危獲濟及即大位每持此鏡感咽移辰

卷之六十二

二十

帝以琥珀笥盛之絨以戚里織成錦一曰斜文錦帝崩不知所在 西京雜記

成帝時交趾越雋獻長鳴鷄伺雞晨即下漏驗之晷刻無差雞長鳴則一食頃不絕長趾善聞 西京雜記

疏勒王盤遣使文時詣闕獻師子封牛師子似虎正黃有類形尾端首毛大如牛封牛其領上吻隆起若封然因以名之即今之峯牛 東觀記

魏文帝黃初三年武都西都尉王褒獻石膽二十斤四年獻二斤 博物志

徐公曰西域使王暢說石流黃出足弥山去高昌八百里有

石流黃數十丈從廣五六十畝有取流黃晝視孔中上狀如煙而高數尺夜視皆如燈光明高尺餘暢所親見之也言時氣不和皆往保此山 博物志

丹水出丹魚先夏至十日夜伺之魚水郭側赤光上照如火網而取之割其血以塗足可以走行水上長居淵中郡通元汴水又南與疎合水出中廬縣西南東流至即縣北界東入汴水謂疎口也水中有物如三四歲小兒鱗甲如鯢鯉射之不可入七八月中好在磧上自曝膝頭似虎掌爪常沒水中出膝頭小兒不知欲取弄戲便殺人或曰人有生得者摘其臍厥可以小使名為水唐者也 郡通元

卷之六十二

十一

廣州記稱吳平番盧循為刺史循鄉人語循鰕鬚長一尺循以為虛責其人乃至東海取鰕鬚長四尺連送示循始復謝厚為遣 郡道元

裴淵廣州記曰鰕魚長二丈大四圍皮皆鱗物生子小隨母覓食驚則遂入母腹吳錄地志曰鰕魚子朝索食暮入母腹南越志曰暮從脐入旦由口出腹裡兩洞腸貯水以養子腸容二子兩則四子 郡道元

建城縣出然石異物志曰石色黃白而理疎以水灌之便熱以湯著其上炊足以熟置之則冷灌之則熱如此無窮元康中雷孔章入洛賣石以示張公曰此謂然石於是乃知

其名鄺道元

西行極崦嵫之山在西海郡北山有石赤白色以兩石相打則水潤打之不已潤盡則火出山石皆然炎起數丈遂日不滅有大黑風自流沙出奄之乃滅其石如初鄺道元莫難珠一名木難色黃出東夷

卷之六十三

三

子施卷之六十三

禮記附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對曰丘也鄙人不足以知大禮也公曰吾子言焉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以生者禮為大非禮則無以節事天地之神焉非禮則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焉非禮則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婚姻親族疎數之交焉是故君子此之為尊敬然後以其所能教順百姓不廢其會節既有成事而後治其文章黼黻以別尊卑上下之等其順之也而後言其喪祭之紀宗廟之序品其犧牲設其豕腊修其歲時以敬其祭祀別其親疎序其昭穆而後宗族會醴即安其居以綴恩義卑其宮室節其服御車不雕璫器不彤鏤食不二味心不淫志以與萬民同利古之明王行禮也如此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對曰今之君子好利無厭淫行不倦荒怠慢遊固民是盡以遂其心以怨其政忤其良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虐殺刑誅不以其治夫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是即今之君子莫能為禮也言偃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乎孔子言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坤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此視之夫禮之初也始於飲食太古

之時燭赤臂豚汗樽杯飲養梓土鼓猶可以致敬鬼神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高某後然後飲腥宜熟形體則降魂氣則上是謂天望而地藏也故生者南嚮死者北首皆從其初也昔之王者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絲麻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範金合土以為宮室戶牖以地以燭以烹以炙以為醴酪治其絲麻以為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故玄酒在室醴醕在戶染醕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脩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謂承天之祜作其祝號玄酒以祭為其血毛腥其粗熟其敝越席以坐疏布以褻衣其浣帛醴醕以獻為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然後退而合烹休其犬豕牛羊實其簠豆籩豆銅姜祝以孝告假以慈告是為大祥此禮之大成也 家語

孔子問君子張子貢言游侍論及于禮孔子曰居汝三人者吾語汝以禮周流無不通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子貢曰敢問將何以為此中禮者子曰礼乎夫礼所以制中也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礼也領愚而全好者與子曰然子貢問何也子曰郊社之礼所以仁鬼神

卷之六十三

二

也神嘗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礼所以仁死喪也射饗之礼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礼所以仁賓客也明乎郊社之義禘嘗之礼治國其如指掌而已是故居家有礼政長幼辨以之閭門有禮故三族和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是以宮室得其度鼎俎得其象物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軌鬼神得其享喪紀得其哀辨說得其黨百官得其礼事得其施加於身而措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也言游退子張進曰敢問礼何謂也子曰礼者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國而無礼譬猶瞽之無相長一乎何所之譬猶終夜有求于幽室非燭何以見故無礼則手足無所指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其居處長幼失其別閭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勢宮室失其度鼎俎失其象物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軌鬼神失其享喪紀失其哀辨說失其黨百官失其体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措於前凡動之衆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四海子曰慎聽之汝三人者吾語汝礼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矣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一而懸興揖讓而升堂一而樂闌下管象舞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礼樂脩其百官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行中規旋中矩

卷之六十三

三

臺和中采齋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於
禮焉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管象舞示事
也是故古之君子不以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夫禮
者理也樂者節也無禮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謬不能
樂於禮素於德薄於禮虛子貢作而問曰然則變其窮與子
曰古之人與上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
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變達於樂而推禮 是以傳於
此者也古之人也凡制度在禮文為在禮行之其在人乎三
子者既得聞此論于夫子也煥若發矇焉家語

卷之市三

四

嘆言偃侍曰夫子何嘆也孔子曰昔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
吾未之逮也而有記焉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
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老有所終壯有所用於
寡孤疾皆有所養貨惡其棄於地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
於身不必為人是以致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不作故外戶
而不閉謂之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
子貨則為己力則為人大人世及以為常城郭溝池以為固
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而選未有不謹於禮之所興與
天地並如有不由禮而在位者則以為殃言偃復問曰如此
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所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

卷之六十三

五

列其鬼神達於喪祭鄉射冠婚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財天
下國家可得以禮正矣言偃曰今之在位莫知由禮何也孔
子曰嗚呼哀哉我覩周通幽厲傷之吾捨魯何適夫魯之郊
及禘皆非禮周公其已衰矣杞之郊也禹宋之郊也契是天
子之事守也天子以祀宋二王之後周公攝政致太平而與
天子同是禮也諸侯祭社稷宗廟上下皆奉其典而祝嘏奠
散易其常法是謂大嘉今使祝嘏辭說徒藏於宗祝巫史非
禮也是謂幽國醜聲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冕弁兵車藏
於私家非禮也是謂魯君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非
禮也是為亂國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
有婚者菽不使也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齋齒非禮也是
謂臣與君共國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
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天子通諸侯必舍其宗
廟而不禮猶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
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讎夫禮者君之柄所以別嫌明微
鬼神考制度列仁義立政教安君臣上下也故政不正則君
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弊則法無常法無
常則禮無別禮無別則士不仕民不歸是謂疵國是故夫政
者君之所以藏身也必本之天效以降命一降於社之謂教
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

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觀其所樂民之治也天生時地生財人其父主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政用之所以立於無過之地君者人所明非明人者人所非養人者也人所事非事人者也夫君者明人則有過故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明君以自治養君以自安事君以自顯是以禮達而分定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是故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凡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非意之必知其情從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惠然後為之何謂

卷之六十三

七

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帝季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脩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惠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脩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患存焉欲惡者人之大端人藏其心不可測度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欲一以窮之合禮何以哉故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會五行之秀天秉陽重日星地秉陰載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四氣而後月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缺五行之動其相竭也五行四氣十二月還相為本五聲五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五

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為質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為主故人者天地之心而五行之端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以日星為紀月以為量鬼神以為使五行以為質禮義以為器人情以為田四時為柄故業可別月以為量故功有藝鬼神以為使故事有守五行以為質故事可復也禮義以為器故事行有考人情以為田四時以為量何謂四時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為畜而魚鼈不諗鳳以為畜而鳥不抵麟以為畜而獸不獫狁以為畜而人情不失先王秉耒耨龜列祭祀瘞繒宣祝嘏

卷之六十三

七

設制度祝嘏辭說故國有禮官有御職有序先王惠禮之不違于下故饗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禘祖廟所以本仁也旅山川所以饋鬼神也祭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祀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著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是以禮行于郊而百神受職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郊社宗廟山川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藏夫禮必本于太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其降曰命其官于天也協於分藝其若於人也曰養所以講信脩睦而固人之肌膚之會筋骸之束

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
實聖人爲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破國喪家亡人必先去
其礼之于人猶酒之有藥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聖人修
義之柄礼之序以治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礼以耕之
陳義以種之講孝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故礼者
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有可以義起焉義者
藝之分仁之節協於藝講于仁得之者強失之者喪仁者義
之本順之体得之者尊故治國不以礼猶無耜而耕爲礼而
不本於義猶耕之而弗種爲義而不講於孝猶種而弗耨講
之以孝而不合以仁猶耨而不種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

卷之六十三

八

猶獲而弗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不肥四体既正
膚革充盛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
法小臣庶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車以
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
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
之常也故事大積焉而不苑並行而不謬細行而不失深而
通茂而有間連而不相及動而不相害此順之至也明於順
然後乃能守危夫礼之不同不豐不殺所以持情而合危也
山者不使居川渚者不使居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冬合
男女春頒爵位必當年德皆所順也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

災之災民無凶飢妖孽之疾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實人不
愛其情是以天降甘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
麒麟皆在郊擲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及卵胎皆可俯而覩
也則是無故先王能循礼以達義体信以達順此順之實也
家語

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而不欲得則不能無求而
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則乱則穷先王患其亂也故
制礼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
必不屈於欲兩者相待而長是礼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芻
豢稻粱五味調香所以養口也辨蘭芬苾所以養鼻也雕琢

卷之六十三

九

刻鏤黼黻文章所以養目也鍾鼓管磬琴瑟笙簧所以養耳
也疏房繡闥越席牀第几筵所以養体也故礼者養也君子
既得其養又好其别曷謂别曰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賤輕
重皆有稱者也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養体也側載畢芷所
以養鼻也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和鸞之聲步中武象趨中
韶護所以養耳也龍旗九旂所以養信也寢兕持虎蛟黼黻
末弥龍所以養威也故大路之馬必倍至教順然後乘之所
以養安也熟知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熟知夫出費用
之所以養財也熟知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熟知夫礼
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故人苟生之爲見若者必死苟利之

為見若者必害苟急情愉儒之為安若者必危苟情說之為樂若者必滅故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于情性則兩喪之矣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喪之者也是儒墨之分也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焉無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故王者天太祖諸侯不敢壞大夫士有常宗所以別貴始一得之本也郊止乎天子而社至於諸侯道及士大夫所以別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大者巨宜小者小故有天下者事十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秉之地者事三世有三秉之地者事二世持手而食者不得立宗廟所以承積厚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大饗尚玄尊而祖生魚先大羹貴食飲之本也饗尚玄尊而用酒醴先黍稷而飯稻梁祭齊大羹而飽庶羞貴本而親用也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大一夫是之謂大隆故尊之尚玄酒也祖之尚生魚也豆之先大羹也一也利爵之不醢也成事之俎不啻也三臭之不食也一也大昏之未發齊也大廟之未入尸也始卒之未小飲也一也大路之素未集也郊之麻說也喪服之先散麻也一也三年之喪哭之不文也清廟之歌一倡而三嘆也縣一鍾尚拊之隔朱絃而通越

卷之六十三

十一

也一也凡禮始乎稅成乎文終乎悅故至極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代勝其下獲情以歸大一也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鄰喜怒以當以為下則順以為上則明萬物變而不亂或之則喪也禮豈不至矣哉立隆以為極而天下莫之能損益也本末相順終始相應至文以有別至察以有說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從之者存不從者亡小人不能測也禮之理誠深矣聖白同異之察入焉而溺其理誠大矣擅作典制辟陋之說入焉而喪其理誠高矣暴慢恣睢輕俗之屬入焉而隊故繩墨誠陳矣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縣矣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施矣則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于禮則不可欺以詐偽故繩者直之至衡者平之至規矩者方圓之至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礼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礼之中焉能思索謂之能慮礼之中焉能勿易謂之能固能慮能固加好者焉斯聖人矣故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無窮者廣之極也聖人者道之極也故季者同季為聖人也非特季為無方之民也禮者以財物為用以貴賤為文以多少為異以隆殺為要文理繁情用省是礼之隆也文理省情用繁是礼之殺也文理情用相為內外表裏五行而雖是礼之中流也故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

卷之六十三

十一

致而中處其中步驟馳騁厲驚不外是矣是君子之壇宇宮
庭也人有是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於是其中焉方皇周挾曲
得其次第是聖人也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
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詩曰禮儀卒度哭語卒獲此之謂
也禮者謹于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
善人道畢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終始如一一是君子之道禮
義之文也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無知也
是姦人之道而倍叛之心也君子以倍叛之心接殯穀猶且
羞之而況以事其所隆親乎故死之為道也一而不可得再
復也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以致重其親於是盡矣故

卷之六十三

十三

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謂之野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君
子賤野而羞瘠故天子棺槨十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載
重然後皆有木余多少厚薄之數皆有晏姜文章之等以敬
飾之使生死終始若一足以為人願是先王之道忠臣孝子
之極也天子之喪動四海屬諸侯一之喪動通國屬大夫
一之喪動一國屬修士一之喪動一鄉屬朋友庶人之
喪合族黨動州里刑餘罪人之喪不得合族黨獨屬妻子棺
槨三寸衣衾三領不得飾棺不得畫行以昏殯凡緣而往埋
之反無哭泣之節無衰麻之服無親疏月數之等各及其平
各復其始已葬埋若無喪者而止夫是之謂至辱禮者謹於

吉凶不相厭者也絰纓聽息之時則夫忠臣孝子亦知其閔
已然而殯歛之具未有求也而涕悲懼然而幸生之心未已
持生之事未輟也矣然後作具之故雖備家必踰日然後
能殯三歲而成服然後告遠者出矣備物者作矣故殯久不
過七十日速不損五十日是時也曰遠者可以至矣百求可
以得矣百事可以成矣其忠至矣其都大矣其文備矣然後
月朝卜日月夕卜宅然後葬也當是時也其義止誰得行之
其義行誰得止之故三月之葬其貌以生設飾死者也殆非
直留死者以安生也是致隆恩慕之義也喪禮之凡變而飾
動而遠久而平故死之為道也不飾則惡則不哀介則既

卷之六十四

十三

則厭則忘則不敬一朝而喪其嚴親而所以送葬之
者不哀不敬則嫌於禽獸矣君子耻之故變而飾所以戒惡
也動而遠所以遂敬也久而平所以優生也禮者斷長續短
損有餘益不足達愛敬之文而滋成行義之美者也故文飾
粗惡聲樂哭泣恬愉憂戚是反也然而禮兼而用之時卒而
代御故文飾聲樂恬愉所以持平奉吉也粗衰哀泣憂戚所
以持險奉凶也故其立文飾也不至于寵治其立粗衰也不
至于瘠棄其立聲樂恬愉也不至於流淫惰慢其立哭泣哀
戚也不至于隘懣傷生是禮之中流也故情貌之變足以別
吉凶明貴賤親疎之節期止矣外是姦也雖難君子賤之故

量食而食之量要而帶之相高以毀瘠是養人之道也非礼
義之文非孝子之情也將以有為者也故說豫規澤憂戚萃
惡是吉凶憂愉之情發于顏色者也歌詠笑哭泣諦號是
吉凶憂愉之情發于聲音者也芻豢稻粱酒醴饔飧魚肉菽
藿酒漿是吉凶憂愉之情發于食飲者也卑執黼黻文織資
粗衰經菲總管屨是吉凶憂愉之情發于衣服者也跪房極
額越席牀第几筵屬茨倚廬席新枕塊是吉凶憂愉之情發
于居處者也兩情者人生固有端焉若夫斷之維之博之淺
之蓋之損之類之盡之盛之美之使本末始終莫不順比足
以為萬世則是礼也非順敦修為之君子莫之能知也故曰

卷之六十三

十四

性者本始材朴也偽者文理隆盛也無性則偽之無所加無
偽則性不能自美性偽合然後聖人之名一天下之功於是
就也故曰天地合而萬物生陰陽接而變化起性偽合而天
下治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載人不能治人也宇中萬
物生人之屬侍聖人然後分也詩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此
之謂也喪礼者以生者飾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
如死如生如存如亡終始一也始卒沐浴餐餼啜含象生執
也不沐則濡擲三律而止不浴則濡巾三式而止充耳而設
瑱履以生稻粢以搗骨反生術笑說襲衣襲三稱緇紳而無
鈎帶笑設掩面儼目簪而不冠冝笑書其名置于其重則名

不見而振獨明矣薦器則冠有釐而毋緇蠶廬虛而不實有
簾席而無牀第木器不成斷陶器不成物薄器不成內笙孚
具而不和琴瑟張而不均典藏而馬反告不用也具生器以
適墓象使道也畧而不盡額而不功趨輿而藏之金革轡勒
而不入明不用也象使道又明不用也是皆所以重哀也故
生器文而不功明器額而不用凡礼事生飾歡也送死飾哀
也祭祀飾敬也師旅飾威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
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故墳壙其額象室寢也棺槨其額象
版蓋斯象拂也無帙絲葛縷嬰其額以象菲帷幃紼也抗折
其額以象擗茨菴開也故喪礼者無他焉明死生之義送以

卷之六十三

十五

哀敬而終周藏也故塋埋敬塋其形也祭祀敬事其神也其
銘諒也世敬傳其名也事生飾始也送死飾終也終始具而
孝子之事畢聖人之道備矣刻死而附生謂之墨刻生而附
死謂之厭殺生而送死謂之賁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使死生
終始莫不称宜而好善是礼義之法式也儒者是矣三年之
喪何也曰称情而立文因以飾辟別親疎貴賤之節而不可
益損也故曰無適不易之術也創巨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
遲三年之喪称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飾也三年之喪二十
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礼以是斷之者豈不以
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凡生乎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

莫不有知：之屬莫不愛其類。今夫大鳥獸則失亡其群，
近越月踰時，則必反。然過故鄉，則必徘徊焉。鳴號焉。踟躕焉。
踟躕焉。然後能去之也。小者是燕爵，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
能去之也。故有血氣之屬，莫知於人。故人之于其親也，至死
無窮。將由夫愚陋淫邪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縱
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彼安能相與群居而無亂乎？將由
夫修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姻之過隙，
然。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聖人，安為之立中制節，一使
足以成文理，則舍之矣。然則何以分之？曰：至親以期斷。是何
也？曰：天地則以易矣。四時則以備矣。其在字中者，莫不更始。

卷之六十三

十七

也。故先王案以此象之也。然則三年何也？曰：加隆焉。案使倍
之。故載期也。由九月已下何也？曰：案使不及也。故三年以為
隆。總麻小功，以為殺期。九月以為間。上取象於天下，取象於
地中，取則於人。所以群居一之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
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君之
喪，所以取三年何也？君者，治辨之主也。文理之原也。情貌之
盡也。相率而致隆之，不亦可乎？詩云：「惟憊君子，民之父母。」彼
君子者，固有為民父母之說焉。父能生之，不能養之母能食
之，不能教誨之。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教誨之者也。三年畢
矣。我乳母飲食之者也。而三月慈母衣被之者也。而九月君

曲被之者也。三年畢乎哉？得之則治，失之則亂。文之至也。得
之則安，失之則危。情之至也。兩至者，俱積焉。以三年事之。猶
未足也。直無由進之耳。故社祭社也。稷祭稷也。郊者，并百王
于上天而祭祀之也。三月之殯，何也？曰：大之也。重之也。所致
隆也。所致親也。將奉錯之。遠徙之。離宮室而歸丘陵也。先王
恐其不文也。是以諒其期足之日也。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
大夫士三月，皆使其湫足，以容事。足以容成。足以容文。
足以容俗。曲容備物之謂道矣。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憊
說嗷悽，而不能無時。至焉。故人之歡忻和合之時，則夫忠臣
孝子亦憊說而有所至矣。彼其所至者，甚大動也。案屈然已

卷之六十三

十七

則其于志意之情者，惻然不嘿。其于礼制者，闕然不具。故先
王案為之立文尊，親之義至矣。故曰：祭者，志意思慕之
情也。忠信愛敬之至矣。禮節文貌之盛矣。苟非聖人，莫之能
知也。聖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為守百姓以成俗
其在君子以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為鬼事也。故鍾鼓管磬
琴瑟笙簧，韶夏漢武酌，節制簡象，是君子之所以為憊說其
所喜樂之文也。齊衰苴杖居廬食粥席薪枕塊，是君子之所
以為憊說其所哀痛之文也。師旅有制，刑法有等，莫不稱罪
是君子之所以為憊說其所教惡之文也。卜筮視日，齋戒修
塗，几筵饋薦，告祝如或饗之物，取而皆祭之，如或嘗之，母利

本爵主人有尊如或觴之賓出主人拜送及易服即位而哭如或去之哀夫敬夫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狀乎無形影然而成文荀子

夫行也者行禮之謂也禮也者貴者敬焉老者孝焉長者弟焉幼者慈焉賤者惠焉賜予其宮室猶用慶賞於國家也忿怒其臣妾猶用形罰于萬民也君子之于子愛之而勿面使之而勿親導之以道而勿強礼以順人心為本故亡於礼經而順人心者背礼者也礼之大凡事生飾驪也送死飾哀也軍旅飾威也親之故庸之勞仁之殺也貴一尊一賢一老一長一義之倫也行之得其節礼之序也仁愛也故親義

卷之六十三

十八

理也故行礼節也故成仁有里義有門仁非其里而虛之非禮也義非其門而由之非義也推恩而不理不成仁遂理而不敵不成義富而不知不成礼和而不發不成樂故曰仁義礼樂其致一也君處仁以義然後仁也行義以礼然後義也制禮反本成末然後礼也三者皆通然後道也荀子

禮者本末相順終始相應礼者以財物為用以貴賤為文以多少為異荀子

禮者治辨之極也強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統也王公由之所以一天下也不由之所以隕社稷也是故堅甲利兵不足以為武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為

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昔楚人蛟革犀兕以為甲堅如金石宛如鉅地像若蜂蟻輕剛疾卒如飄風然兵殆於垂沙唐子死莊蹻走楚分為三四者此豈無堅甲利兵也哉

所以統之非其道故也汝淮以為險江漢以為池緣之以方城限之以鄴林然秦師至于郢鄢奔若振槁然是豈無固塞限險也哉其所以統之非其道故也紂殺比干而囚箕子為炮烙之刑殺戮無時群下愁怨皆莫冀其命然周師至今不行于左右而豈其無嚴令繁刑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若夫明道而均分之誠愛而時使之則下之應上如影響矣有不由命然後侯之以刑一人而天下服下不非其

卷之六十三

十九

上知罪在己也是以刑罰就消而威行如流者無他由是道故也詩曰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如是則近者歌謳之遠者赴赴之幽閒僻陋之國莫不超使而安樂之若赤子之歸慈母者何也仁刑義立教誠愛深礼樂交通故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韓嬰

君人者以礼分施均偏而不偏臣以礼事君忠順而不解父寬惠而有礼子敬愛而致恭兄慈愛而見交弟敬誠而不慢夫照臨而有別妻柔順而聽從若夫行之而不中道即恐悞而自疎此全道也偏立則亂具立則治請問其能之奈何曰審理昔者先王審礼以惠天下故德及天地動無不當夫君

子恭而不難敬而不聳貧窮而不約富貴而不驕應變而不窮審之禮也故君子于禮也敬而安之其於事也經而不失其于人也寬裕寡怨而弗阿其於儀也修飾而不危其應變也齊給便捷而不累其於百官伎藝之人也不與爭能而致用其功其于天地萬物也不拂其所而謹裁其盛其侍上也忠順而不解其使下也均遍而不偏其于交遊也緣類而有義其于鄉曲也容而不亂是故窮則有名通則有功仁義兼覆天下而不窮明通天地理萬變而不疑血氣平和志意廣大行義塞天地仁知之極夫是謂先王審之禮也若是則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如赤子之歸慈母也曰仁刑義立

卷之六十三

二十

教誠愛深禮樂交通故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發

春秋有經禮有變禮為如安性平心者經禮也有至於性雖不安于心雖不平其道無以易之此變禮也是故婚禮不稱主人經禮也薛窮無稱主人變禮也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經禮也有物故則未三年而稱王變禮也婦人無出境之事經禮也母為子娶婦奔喪父母變禮也明乎經變之事然後知輕重之分可與適推矣難者曰春秋事同者辭同此四者為俱變禮而或達於經或不達於權何也曰春秋理百物辨別嫌微修本末者是故星墜謂之閏蠡墜謂之雨其所發之處不同或降於天或發於地其辭不可同也今四者

俱為變禮也同而其所發亦不同或發於男或發於女其辭不可同也是或達於常或達於變也董仲舒

澄濁剖判庶物化生羽族或能應對焉毛宗或有知言焉于攫識住歸終知來玄禽解陰陽蛇螳遠泉流蒼龜無以過焉甘苦不能勝焉夫雅無禮不賈貴性厥初遠古民無階級上聖悼混然之甚陋慈巢穴之可鄙故構棟宇以去鳥獸之群制禮數以異等威之品教以盤旋訓以揖讓立則整折拱則抱鼓趨步升降之節瞻視接對之容至于三千蓋檢則隄防八理之所急也故儼若冠于曲禮望貌首于五事出門有見賓之肅閑居有敬獨之戒顏生整儀于宵俗仲由臨命而結

卷之六十三

廿一

纓恭容暫廢情慢已及安上治民非此莫以蓋人之有禮猶魚之有水魚之失水雖暫假息然枯糜可必待人之棄禮雖猶覲然而禍敗之階也魯秉周禮暴兵不加魏式于水銳冠旋旆大楚帶甲百萬而有振攝之脆強秦殺函襲嶮而無折柳之固豈非棄三本而喪振抵之攸召哉葛洪
安上治民莫善于禮彌綸人理誠為由倏然冠婚飲射何煩碎之甚邪人倫雖以有禮為貴但當令足以叙等威而表情敬何在乎升降揖讓之繁重拜起俯伏之無已耶往者天下又安四方無事好古官長時或脩之至乃講試累月習以楚捷晝夜修習廢寢與食經時季之一日試之執卷從事案文

奉勅熱諫之罰又在其間猶有過誤不得其意而欲以此為
生民之常事至難行也此謂墨子所謂累世不能盡其孝當
年不能究其事者也余以為喪亂既平朝野無為王者所制
自君作古可命精李浴聞之士才任損益免於拘愚者使刪
定三札割棄不要次其源流總合其事類集以相從其繁重
游說辭異而義同者存之不可常行除之無所傷損卒可斷
約而卒之勿令沈隱復有凝滯其言凶器用之物俎豆觚觶
之屬衣冠車服之制旗章采色之美宮室尊卑之品朝饗賓
主之儀祭奠殯葬之變郊祀禘祫之法社稷山川之禮皆可
減省務令約儉夫約則易從儉則用少易從則不煩用少則

卷之六十五

廿三

費薄不煩則滋事者無過矣費薄則調求者不苛矣拜伏揖
讓之節升降盤旋之容使足敘事無令小碎條牒各別令易
案用今王禮混攪推飾紛錯枝分葉散重出牙見貫涉曰儒
尋案猶多所滯駸難漸廣異同無已殊理兼說歲增月長自
非至精莫不惑悶躊躇岐路之衢愁勞群疑之藪煎神瀝思
考校叛倒嘗有窮年竟不銘了治之勤苦決無地妨費日
月廢棄他業長致章句多于本書今若破合雜俗刪削不急
抗其綱較其令炳若日月之著明灼若五色之有定息孝者
萬倍之役弭諸儒爭訟之煩將來達者視之當美于今之視
周矣此亦改燒石去血食之比無所憚難而恨于惜懷推

車遲于去巢居也然守常之徒卒聞此義必將愕然創見謂
之狂生矣夫三王不相沿樂五帝不相襲禮而其移風易俗
安上治民一也或革或因損益可知何必乘船以登山策馬
以涉川被甲以升廟堂重裘以當陰暑乎若謂古事終不可
變則棺槨不當代新埋衣裳不宜改裸袒矣葛洪

卷之六十三

廿三

子苑卷之六十四

禮寄禮附 冠世

帝舜曰吾盡吾敬而以事吾上故見謂忠焉吾盡吾敬以接吾敵故見謂信焉吾盡吾敬以使吾下故見謂愛焉是以見受親於天下之民見歸樂於天下之人而見貴信於天下之君故吾詳取之以敬也吾得之以敬也故欲明道而諭教唯以敬者為忠必服之貴誼 此下係守禮

昔周文王使太公望傳太子發嗜鮑魚而公弗與太公曰禮鮑魚不登於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尋常之室無與剝之位則父子不別六尺之輿無左右之義則君臣不明尋

卷之六十四

常之室六尺之輿處無禮即上下躋逆父子悖亂而况其大者乎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脩爭辨詞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孝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者所以固國家定社稷使君無失其民者也主臣禮之正也威德在君禮之分也尊卑小大強弱有位禮之教也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屬士庶各愛其家失愛不仁過愛不義禮者所以守尊卑之經強弱之稱者也禮天子通諸侯之宮諸侯不敢自階階者主之階也天子通諸侯不敢有宮

不敢為主主人禮也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之至也君仁則不厲臣忠則不貳父慈則教子孝則協兄愛則友弟敬則順夫和則義妻柔則正姑慈則從婦聽則婉禮之賢也 賈誼

齊景公縱新序有酒醉而樂字解衣冠鼓琴以自樂新序有

冠自顧左右曰仁人亦樂此乎左右梁丘賢曰仁人耳目猶

人何為不樂乎景公曰駕車以迎晏子晏子聞之朝服而至

晏子有受新序有景公曰今者寡人此樂新序有寡人願與大夫同

之新序有晏子曰君言過矣晏子有群臣皆欲去禮以自齊

國五尺以工力皆能勝嬰與君所以不敢新序有者畏禮也故

卷之六十四

自天子無禮則無以守社稷諸侯無禮則無以守其國為人

上無禮則無以使其下為人下無禮則無以事其上大夫無

禮則無以治其家晏子作官吏不恭下有兄弟無禮則不同

居新序有大虞虎雖無禮故父子同處人之所人而無禮不

若過死新序有致禮景公色規離席而謝曰寡人不仁無良

左右淫酒寡人以至於此請殺左右以補其過晏子曰左右

無過新序有君好禮則左右有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君惡禮

則無禮者至有禮者去左右何罪乎景公曰善哉乃更永而

坐觴酒三行晏子辭去景公拜送新序有請羊衣冠更受命

子起出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韓嬰

景公飲酒酣曰今日頗興諸大夫為樂飲請無為禮晏子蹴然改容曰君之言過矣群臣固欲君之無禮也力多足以勝其長勇多足以執君而禮不使也禽獸矣力為政強者犯弱故曰易主今君去禮則是禽獸也群臣以力為政強者犯弱而日易主君將索立矣凡人之所以貴于禽獸者以有礼也故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禮不可無也公面而不聽少間公出晏子不起公入不起交卒則先飲公怒色更抑于疾視曰嚮者夫子之教寡人無禮之不可也寡人出入不起交卒則先飲禮也晏子避席再拜稽首而請曰嬰敢與君言而忘之乎臣以致無禮之實也君若欲無禮此是已公曰若是孤之罪也夫子就席寡人聞命矣賜三行遂罷酒蓋是後也飭法修禮以治國政而百姓肅也晏子

景公登射晏子修禮而侍說苑作侍公曰選射之禮寡人厭之矣吾欲得夫說苑作天下勇力士與之圖國晏子對曰君子無禮是庶人也庶人無禮是禽獸也夫說苑有臣字勇多則執其君說苑有子字力多則殺其長然而不敢者維禮之謂也禮者所以御民也轡者所以御馬也無禮而能治國家者嬰未之聞也景公曰善迺師射更席以為上客終日問禮晏子

景公病疽在背高子園子請公曰職當撫瘍高子進而撫瘍公曰熱何如曰如火其色何如曰如未熟李大小何如曰

如豆墮者何如曰如履辨二子者出晏子請見公曰寡人有病不能勝衣冠以出見夫子夫子其辱視寡人乎晏子入呼宰人具盥御者具巾制手溫之發席傳薦跪請撫瘍公曰其熱何如曰如日其色何如曰如蒼玉大小何如曰如璧其墮者何如曰如鞋晏子出公曰吾不見君子不知野人之拙也晏子

景公使晏子於楚王進橘置削晏子不削而並食之楚王曰當去削晏子對曰臣聞之賜人主前者此桃不削摘抽不剖今者萬乘無教令臣固不敢剖不然臣非不知也晏子晏子使魯仲尼命門弟子往覲子貢反報曰孰謂晏子習于禮乎夫禮曰登階不歷堂上不趨授玉不跪今晏子皆反此孰謂晏子習于禮者晏子既已有事于魯君退見仲尼仲尼曰夫禮登階不歷堂上不趨授玉不跪夫子反此乎晏子曰嬰聞兩楹之間君臣有位焉君行其一臣行其二君之來邀是以登階歷堂上趨以及位也君授玉卑故跪以下之且吾聞之大者不踰閑小者出入可也晏子出仲尼送之以賓客之禮不計之義維晏子為能行之晏子

韓詩外傳曰晏子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子貢怪之問孔子曰晏子知禮乎今者晏子來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何也孔子曰其有方矣侍其見我將問焉而晏子至孔子問之晏子對曰夫上堂之禮居行一臣行二今居行疾臣敢不趨乎今居之授幣也卑臣敢不跪乎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賜事使也何足以識禮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敦晏子

之謂也

景公獵休坐地而食晏子後至左右滅葭而席公不說曰寡人不席而坐地二三子莫席而子獨寡草而坐之何也晏子對曰吾聞介冑坐陣不席獄訟不席尸坐堂上不席三者皆憂也故不敢以憂侍坐公曰諾令人席曰大夫皆席寡人亦席矣

景公泰呂成謂晏子曰吾欲與夫子燕對曰未祀先君而以燕非禮也公曰何以禮為對曰夫礼者民之紀亂則民失亂紀失民危道也公曰善乃以祀焉晏子

公孟子高見顓孫子莫曰敢問君子之礼何如顓孫子莫曰

卷之六十四

五

去爾外厲與尔内色勝而心自取之去三者而可笑公孟不然以告曾子曾子愀然逡巡曰大哉言乎夫外厲者必内折色勝而心自取之者必為人殺是故君子德行成而容不知聞識博而辭不爭知慮微達而能不愚說苑

曾子有疾孟儀往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必有悲聲君子集大辟必有順辭礼有三儀知之乎對曰不識也曾子曰坐吾語汝君子修禮以立志則貪欲之心不來君子思礼以修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至君子修礼以仁義則忿爭暴亂之辭遠若夫置樽俎列籩豆此有司之事也君子雖勿能可也說苑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床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脫大夫之賁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瞿然曰呼曰華而脫大夫之賁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賁曾元曰夫子之病華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尔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季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檀弓

卷之六十四

六

而五色淪宮徵還徵生之聲足而八音汨陸有聲且水有網若而飛羽伏鱗無以幸其生矣詩不云乎潛維伏矣亦孔之昭今邾子非徒搖之也又從暴之也邾子而達於礼樂異乎吾所聞肅駕而起遵塗而歸程本

田子方侍魏文侯坐太子擊趨而入見賓客群臣皆起田子方獨不起文侯有不說之色太子亦然田子方揖曰為子起歟無如礼何不為子起歟無如罪何請為子誦楚恭王之為太子也將出之雲夢遇大夫工尹工尹遂趨避家人之門中太子下車從之家人之門中曰子大夫何為其若是吾聞之敬其父者不兼其子兼其子不祥莫大焉子大夫何為其若

是工尹曰向吾望見子之面今而後記子之心審如此汝將何之文侯曰善夫子擊前誦恭王之言誦三遍而請習之說

請問為人君曰以禮分施均偏而不偏請問為人臣曰以禮侍君忠順而不懈請問為人父曰寬惠而有禮請問為人子曰敬愛而致文請問為人兄曰慈愛而見交請問為人弟曰敬誠而不苟請問為人夫曰致功而不流致臨而有辨請問為人妻曰夫有禮則柔從聽侍夫無禮則恐惧而自諫也此道也偏立而亂俱立而治其足以稽矣請問兼能之奈何曰審之禮也古者先王審禮以方皇周浹於天下動無不當也

卷之六十四

七

故君子恭而不難敬而不華貧而不約富貴而不驕並遇變應而不窮審之禮也故君子之於禮敬而安之其於事也任而不失其于人也寡怨寬裕而無阿其所為身也謹脩勤而不危其應變故也齊給便捷而不惑其於天地萬物也不務說其所以然而致善用其材其於百官之事伎藝之人也不與爭之能而致善用其功其侍上也忠順而不懈其使下也均偏而不偏其交遊也緣義而有類其居鄉里也容而不亂是故窮則必有名達則必有功仁厚兼覆天下而不閔明達用天地理萬變而不疑血氣和平志意廣大行義塞于天地之間仁智之極也夫是之謂聖人審之禮也荀子

李之經莫速乎好其人隆禮次之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將李雜識志順詩書而已耳則末世窮年不免為陋隆儒而已將原先王本仁義則禮正其經緯蹊徑也若挈衆領屈五指而頤之順者不可勝數也不道禮憲以詩書為之譬之以指測河也以戈春黍也以雖殮壺也不可以得之矣故隆禮雖未明法士也不隆禮雖察辨散儒也荀子

扁鵲善之度以治氣養生則後彭祖以修身自名則配堯禹宜於時通利以處窮理信是也凡用血氣志意知慮由禮則治通不由禮則亂亂提侵食飲衣服居處動靜由禮則和即不由禮則觸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惟不由

卷之六十四

八

禮則美固辟遠庸衆而野故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荀子高者耆其左故下之於上曰左之臣歸也下者耆其右故上之於下曰右之君讓也故上左邊則失其所尊也臣右還則失其所貴矣

禮多儀或曰日晏不食肉必乾日晏不飲酒必酸賓主百拜而酒三行不已華乎曰賓無華則野華無賓則史華實則則禮揚雄

或問德表曰莫知作上作下請問莫知曰行礼於彼而民得於此奚其知哉曰執若無禮而德曰禮體也人而無禮焉以

為德楊雄

先治天下不待禮文與五教則吾以黃帝堯舜為疣贅或曰
太上無法而治法非所以為治也曰鴻荒之世聖人患之是
以法始乎伏羲而或乎堯匪伏匪堯禮義萌聖人不取也
楊雄

或問八荒之禮也樂也孰是曰殷之以中國或曰孰為中
國曰五政之所加七賦之所養中於天地者為中國過此而
往人也哉聖人之治天下也設諸以禮樂無則禽異則貉吾
見諸子之小禮樂也不見聖人之小禮樂也楊雄

或曰太古塗民耳目惟其見也聞也見則難蔽聞則難塞曰

卷之六十四

九

天之肇降生民使其目見耳聞是以視之禮聽之樂如視不
禮聽不樂雖有民焉得而塗諸楊雄

或問太古德懷不禮懷嬰兒慕駒犢從焉以禮曰嬰犢手嬰
犢母懷不父懷母懷愛也父懷教也獨母而不父未若父母
之德也楊雄

或問禮難以彊世曰難固彊世如夷俟倨肆羈角之哺果而
陷之奚其彊或性彊及其名一也見弓之張弓弛而不弛
其良弓或曰何謂也曰撒之而已矣川有防器有範見礼教
之至也經營然後知幹楨之克立也楊雄

所謂恭者內不敢傲於室家外不敢慢於士大夫見賤如貴

視少如長其禮先入其言後出思意無不答礼教無不報親
賢不居其上與人推讓事處其勞居從其德位安其卑養甘
其薄凡品則不然內慢易於妻子外輕侮於知交聰明不別
真偽心思不別善醜惡而喜傲賢少而好陵長思意不相答
禮教不相報親賢不相推會同不能讓動欲擇其佚居欲處
其安養欲擅其厚位欲爭其尊見人譏讓因而嗤之見人恭
敬因而傲之如是而自謂賢能智慧為賢如此難以稱忠王
符

或曰君子仁而已何用礼焉文中子曰不可行也或曰礼豈
為我輩設哉子不答既而謂薛收曰斯人也旁行而不流矣

卷之六十四

十

安知教意哉有若謂先王之道斯為美也王通

周齊之際王公大臣不暇及礼矣獻公曰安康天子失礼則

諸侯脩於國諸侯失礼則大夫脩於家礼樂之作獻公之失
也王通

裴嘉有婚會薛方士預焉酒中而樂作方士非之而出子聞
之曰薛方士知禮矣然猶在君子之後乎王通

張玄素問礼子曰直爾心儀尔形動思恭靜思坐問道子曰
禮得而道存矣玄素出子曰有心乎禮也夫礼有竊之而成

名者况躬親哉王通

子謂甯威曰既冠讀冠禮將婚讀婚禮居喪讀喪禮既塋讀

祭禮朝廷諸賓礼軍旅諸軍禮故君子終身不違禮實威曰仲尼言不季禮無以立此謂之子子述禮礼賈璽曰今皆亡又焉用繡子曰璽尔無輕礼無誦俗姑存之可也王通成王冠周公使祝雍曰近於民遠於侯近于義當於時惠於財任賢使能陛下摘頭先帝光耀以奉皇王之加祿欽順伸一之言曰遵並大道郊城康阜萬國之休靈始明元服推遠童稚之幼志弘積文武之就德肅愍高祖之清廟六合之内靡不蒙德歲一與天無極右孝昭用成王冠辭傳物志以下係冠禮

卷之六十四

十一

邾隱公既即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礼于孔子曰其禮如世子之冠于門者以著代也然於客位加其有成三加稱尊尊喻其志冠而字之敬其名也雖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其礼無變天下無生而貴者故也行冠事必於祖廟以裸享之禮以將之以金石之樂節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示不敢擅懿子曰天子未冠即位長亦冠乎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為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懿子曰然則諸侯之冠異天子與孔子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已人君無所殊也懿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礼也孔子曰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有自來矣今無識焉天子冠者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以治

天下明年夏六月既莖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亦有君也周公命祝雍作頌曰祝王達而弗多也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當於時惠於財親賢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嘉元服去王幼志服衮職欽若昊命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一無極此周之制也懿子曰諸侯之冠其所以為賓主何如孔子曰公冠則以卿為賓無介公自為主迎賓揖升自阼立于席北其醴也則如士饗之三獻之礼既醴降自阼階諸侯非公而自為主者其所以異皆降自西階玄端與皮弁異朝服素褙公冠四加玄冕祭其酬幣于賓則束帛秉馬王太子庶子之冠擬焉皆天子自為主其礼與士無變饗食實也皆同懿子曰始冠必加緇布之冠何也孔子曰示不忘古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緇也吾未之聞今則冠而敝之可也懿子曰三王之冠其異何也孔子曰周弁殷皐夏收一也三王共皮弁素綏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家語

卷之六十四

十二

音樂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感蕩然乃不自得帝曰女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儆之以天行之以礼義建之以太清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

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物猶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蟄虫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債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女故懼也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阮滿阮塗卻守神以物為量其聲揮縹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于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形充空虛乃至委蛇女委蛇故怠吾

卷之六十四

十三

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使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悅故有茲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故崇吾又次之以息、故適卒之于惑、故愚、故道、可載而與之俱也南幸昔黃帝以其緩急五聲以政五鍾令其五鍾一曰青鍾大音二曰赤鍾重心三曰黃鍾灋光四曰景鍾昧其明五曰黑鍾

隱其常五聲既調然後作在五行以正天時五官以正人位人與天調然後天地之美生管子

五帝三代樂之別名黃帝曰雲門顓頊曰六莖嚳曰五英堯曰咸池舜曰大韶一曰大招夏曰大夏殷曰大濩周曰大武天子八佾八、六十四人八者象八風所以風化天下也公之樂六佾象六律也侯之樂四佾象四時也獨斷

湯作護聞其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聞其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聞其角聲使人惻隱而愛仁聞其徵聲使人樂養而好施聞其羽聲使人恭敬而好禮詩曰湯降不逕聖教日路韓嬰白虎通曰聞角聲莫不惻隱而慈者聞徵聲莫不喜養好施者聞商聲莫不剛斷而正事者聞羽聲莫不深思而遠慮者聞宮聲莫不溫潤而寬和者也

卷之六十四

十四

凡聽徵如負豸豸豸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凡聽宮如牛鳴郭中凡聽商如離群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凡將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以是生黃鍾小素之首以成宮三分而益之以一為百有八為徵不無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有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羽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成角管子

晉平公驛為大鍾使工聽之皆以為調矣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平公曰工皆謂調矣師曠曰鴻烈云使後世無知音者則已後世有知音者將知鍾之不調也臣竊為君耻至之於師涓而果知鍾

之不調也是師曠欲善調鐘以為後世之知音者也呂覽
晏子朝杜局望羊待于朝晏子曰君奚故不朝對曰君夜發
不可以晏子曰何故對曰梁丘據偏入歌人虞變齊音晏子
退朝命宗祝修禮而拘虞公間之而怒曰何故而拘虞晏子
曰以新樂淫君公曰諸侯之事百官之政寡人願以請子酒
醴之味金石之聲願夫子無與焉夫樂何故必攻哉對曰夫
樂亡而禮從之禮亡而政從之政亡而國從之國衰臣懼君
之逆政之行有歌紂作百里幽厲之聲願夫淫以鄙而偕亡
君奚輕變夫故哉公曰不幸有社稷之業不擇言而出之請
受命矣晏子

卷之六十四

十五

魯哀公問書稱變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何
謂也孔子對曰此言善政之化乎物也古之帝王功成作樂
其功善者其樂和樂和則天地猶且應之況百獸乎變為帝
舜樂正實能以樂盡治理之情公曰然則政之大本莫尚變
乎孔子曰夫樂所以歌其成功非政之本也衆官之長既咸
熙然後樂乃和焉公曰吾聞夔一足有異於人信乎孔子
曰昔重黎奉堯而進又欲求人而佐焉舜曰夫樂天地之精
也唯聖人為能和六律均五音知樂之本以通八風變能若
此一而足矣故曰一足非一足也公曰善孔跽

聖王不為樂者諸侯倦於聽治息於鐘鼓之樂士大夫倦於

卷之六十四

十六

聽治息於琴瑟之樂農夫春耕夏耘秋歛冬藏息於聆缶之
樂今天子曰聖王不為樂此譬之猶馬駕而不稅弓張而不
弛無乃非有血氣者之所不能至邪子墨子曰昔者堯舜而
第期者且以為禮且以為樂湯放桀於大水環天下自立以
為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自作樂命曰九招武王勝殷殺紂
環天下自立以為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
作樂命曰象周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虞周成王之治天
下也不若堯舜故其樂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現之樂非所
以治天下也程繁曰子曰聖王無樂此亦樂已若之何其謂
聖王無樂也子墨子曰聖王之命也多寡之食之利也以知
飢而食之者智也因為無知矣今聖有樂少此亦無也墨
子
燕有泰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邠衍吹律而溫氣至則向利
音樂之所由來者遠矣生於度量本于太一太一出兩儀兩
儀出陰陽一變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渾一沌一離則復
合一則復離是為天常天地車輪終則復始極則復反莫不
咸當日月星辰或疾或徐日月不同以盡其行四時代興或
暑或寒或短或長或柔或剛萬物所出造於太一化於陰陽
萌芽始震發寒以形一休有處莫不有聲一出於和一出於
通和通先王定樂由此而生天下太平萬物安寧皆化其上

樂乃可成、樂有具必都嗜慾、不辟樂乃可務、樂有術必由乎出乎公、出于道故惟得道之人其可與言樂乎亡國戮民非無樂也不樂其樂溺者非不笑也罪人非不歌也狂者非不武也亂世之樂有似于此君臣失位父子失處夫婦失宜民人呻吟其以為樂也若之何哉呂覽

亂世之樂為木革之聲則若雷為金石之聲則若霆為絲竹歌舞之聲則若譟以此駭心氣動耳目搖蕩生則可笑以此為樂則不樂故樂愈侈而民愈鬱國愈亂主愈卑則亦失樂之情矣凡古聖王之所為貴樂者為其樂也夏桀殷紂作為侈樂大鼓鐘磬管簫之音以鉅為美以衆為觀假說殊瑰耳

卷之六十四

十九

所未嘗聞目所未嘗見務以相過不用度量宋之衰也作為千鍾齊之衰也作為大呂楚之衰也作為巫音侈則侈矣自有道者觀之則失樂之情失樂之情其樂不樂、不樂者其民必怨其生必傷其王之與樂也若魚水之於矣日反以自兵此生乎不知樂之情而以侈為務故也呂覽

耳之情欲聲心不樂五音在前弗樂目之情欲色心弗樂五色在前弗視鼻之情欲芬香心弗樂芬香在前弗嗅口之情欲滋味心弗樂五味在前弗食欲之者耳目鼻口也樂之弗樂者心也心必和平然後樂心必樂然後耳目口鼻有以欲之故樂之務在於和心和心在於行適夫樂之有適心非有

適人之情欲壽而惡夭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欲遠而惡勞四欲得四惡除則心適矣四欲之得也在於勝理勝理以治身則生全以生全則壽長矣勝理以治國則法立法立則天下服矣故適心之務在於勝理夫音亦有適太鉅則志蕩以蕩聽鉅則耳不容弗容則橫塞橫塞則振動大躁則志熾以熾聽小則耳不充不充則不磨不磨則寤太清則志危以危聽清則耳豁豁豁則不鑒不鑒則竭太濁則志下以下聽濁則耳不收不收則不特不特則怒故太鉅太清太濁皆非適也何謂適衷音之適也何謂衷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小大輕重之衷也黃鐘之宮音之本也清濁之衷也衷也

卷之六十四

十八

者適也以適聽適則和矣呂覽

樂所由來者尚也必不可廢有節有侈有正有淫矣賢者以昌不肖者以亡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風而陽氣畜積萬物散解果實不成故士達作為五弦瑟以采陰氣以定群生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撻牛尾投足以歌八闕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逐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帝德八曰總萬物之極昔陶唐氏之始陰多滯伏而湛積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氣鬱閉而滯着筋骨瑟縮不達故為舞以宣導之昔黃帝令詔伶倫作為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阮隃俗通之陰取竹於嶰谿之谷以生空竅厚鈞

者斷兩節間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吹日合
少次制十二筒以之阮喻之下聽鳳皇之鳴以別十二律其
雄鳴為六雌鳴亦六以此黃鐘之宮適合黃鐘之宮皆可以
生之故曰黃鐘之宮律呂之本黃帝又命伶倫與榮將鑄十
二鐘以和五音以施英韶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在豎始
奏之命之曰咸池帝顓頊生自弱水實處空桑乃登為帝惟
天之合正風乃行其音若熙、凄、澀、溺、帝顓頊好其音乃
令飛龍作效八風之音命之曰承雲以祭上帝乃令鰥先為
樂倡鰥乃偃浸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帝學命咸黑作為聲
歌九招六列、英有佺作為擊鼓鐘磬吹苓管簫簨韶推鍾

卷之六十四

十九

帝嚳乃令人抃或鼓擊鍾磬吹苓展管簨因令鳳鳥天翟
舞之帝嚳大喜乃以康帝德帝克立乃命質為樂質乃效山
林谿谷之音以歌乃以康輅置缶而鼓之乃拊石擊石以象
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獸鼓叟乃拌五弦之瑟作以為十
五弦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舜立仰廷乃拌簫叟之所
為瑟蓋之八弦以為二十三弦之瑟帝舜乃令質修九招六
列六英以明帝德禹立勤勞天下日夜不懈通大川決壅塞
鑿龍門降通澗水以導河疏三江五湖注之東海以利黔首
於是命皋陶作為夏籥九成以昭其功殷湯即位夏為無道
暴虐萬民侵削諸侯下用軌度天下患之湯於是率六州以

討桀罪功名大成黔首安寧湯乃命伊尹作為大謏歌晨露
修九招六列以見其善周文王處岐諸侯去殷三法而翼文
王散宜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許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
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惟新以緡文王之德武王即位
以六師伐殷六師未至以銳兵克之於牧野乃夢俘馘于京
太室乃命周公作為太武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踐伐之
商人服象為虐於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至於江南乃為三
畋以嘉其德故樂之所由來者尚矣非獨一世之所造呂覽
夏后氏孔甲田于東陽蒗山天大風晦盲孔甲迷惑入于民
室主人方乳或曰后来見良日也之子是必大吉或曰不勝

卷之六十四

二十

也之子是必有殃后乃取其子以歸曰以為余子誰敢殃之
子長成人舉動拆撻斧斫斬其足遂為守門者孔甲曰嗚呼
有疾命矣夫乃作為破斧之歌實始為東音禹行功見塗山
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侍禹于
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曰侯人兮猗實始作為南音周公及
召公取風焉以為周南召南周昭王親將征荊卒餘靡長且
多力為王右還反涉漢梁敗王及蔡公松於漢中卒餘靡振
王北濟又反振蔡公周公乃候之于西翟實為長公殷整甲
徙宅西河猶思故處實始作為西音長公繼是音以處西山
秦繆公取風焉實始作為秦音有娥氏有二佚女為之九成

覽

卷之六十四

五

之臺飲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視之鳴若誦隨二女愛而爭傳之覆以玉簾少選發而視之燕道二卵北飛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終曰燕往飛實始作為北音凡音者產乎人心者也感於心則蕩於音成於外而化乎內是故聞其聲而知其風察其風而知其志現其志而知其德盛衰賢不肖君子小人皆形于樂不可隱匿故曰樂之為現也深矣土弊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鱉不大世濁則禮煩而樂淫鄭衛之聲桑間之音此亂國之所好衰德之所說流弊越偏濫之音出則滔蕩之氣邪慢之心感矣感則百姦衆辟從此產矣故君子反道以修德正德以出樂和樂以成順和樂而民鄉方矣呂

師都也合奏以成文者也足以率一道足以治萬變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奈何故聽其雅頌之聲而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屈伸而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而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出所以征誅也入所以揖讓也征誅揖讓其義一也出所以征誅則莫不聽從入所以揖讓則莫不從服故樂者天下之大齊也中和之紀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奈何且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善也軍旅鉞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先王喜怒皆得其齊焉是故喜而天下和之怒而暴亂畏之先王之道禮樂正其盛者也而墨子非之故曰墨子之於道也猶瞽之于白黑也猶聾之于清濁也猶之楚而北求之也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謹為之文樂和平則民和而不流樂肅莊則民齊而不亂民和齊則兵幼城固敵國不敢嬰也如是則百姓莫不安其處樂其鄉以至足其上矣然後名聲於是白光輝於是大四海之民莫不願得以為師是王之始也樂姚冶以險則民流侵鄙賤矣流侵則亂鄙賤則爭亂爭則兵弱城犯敵國危之如是則百姓不安其處不樂其鄉不足其上矣故禮樂廢而邪音起者危削侮辱之本也故先王貴禮樂而賤邪者其在序官也曰修憲命審誅賞禁淫聲以時順修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太師

之事也墨子曰樂者聖王之所非也而儒者為之過也君子以為不然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夫民有好惡之情而無喜怒之應則亂先王惡其亂也故修其行正其樂而天下順焉故齊衰之服哭泣之聲使人之心悲帶甲嬰冑歌於行伍使人之心傷姚冶之容鄭衛之音使人之心淫紳端章甫舞韶歌武使人之心莊故君子耳不聽淫聲目不視女色口不出惡言此三者君子慎之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亂生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治生焉唱和有應善惡相象故君子慎其所去就也君子以鍾鼓

卷之六十四

子三

導志以琴瑟樂心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磬管故其清明象天其廣大象地其俯仰周旋有似於四時故樂行而志清禮修而行成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莫善於樂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其道小人樂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故樂者所以導樂也金石絲竹者所以導樂也樂行而民嚮方矣故樂者治人之盛者也而墨子非之且樂也者和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合同禮別異禮樂之統管乎人心矣窮本極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偽禮之經也墨子非之幾過刑也明王已沒莫之正也愚者李之危其身也君子明樂乃其德也亂

世惡善不此聽也於乎哀哉不得成也弟子免季無所營也聲樂之象鼓大麗鐘統實磬廉制字笙蕭和管籥發猛埙篪翁博瑟易良琴婦好歌清畫舞意天道兼鼓其樂之君邪故鼓似天鐘似地磬似水字蕭管籥似星辰日月執祝拊掌控搗似萬物曷以知舞之意曰目不自見耳不自聞也然而治俯仰誠信進退遲速莫不廉制盡筋骨之力以要鍾鼓俯會之節而靡有悖逆者指譁乎

子

賈咸縣有渝水夾水上下皆實民所居漢祖入關從定三秦其人勇健好歌舞高祖愛習之今已渝儻是也郡道元

今鼓舞者繞身若環曾撓摩地扶旋倚那動容轉曲便揭擬

卷之六十四

子高

神身若秋筠被風髮若結旌驪馳若驚木熙者舉梧擗據句狂踐自縱好茂葉龍天矯燕枝拘援豐條舞扶疏龍從鳥集搏援攫肆養家踊躍且夫觀者莫不為之損心酸足疲乃使徐行微笑被衣修擢夫鼓舞者非柔繼而木熙者非眇勁淹浸漬漸靡使然也

鴻烈

趙王遠流於房陵思故鄉作為山水之嘔聞者莫不殫涕荆軻西刺秦王高漸離宋意為擊筑而詩於易水之上聞者莫不瞋目裂眦髮植穿冠因以此聲為樂而入宗廟堂古之所謂樂外鴻烈

帝張四維運之以斗月從一人神反優其所正月指寅十二

月指丑一歲而匝終而復始指寅則萬物蟠律受太族太族者族而未出也指卯則茂然律受夾鍾者種始莢也指辰則振之也律受姑洗者陳去而新來也指巳則生以定也律受仲呂者中充大也指午午者忤也律受蕤賓者安而服也指未昧也律受林鍾者引而止也指申者呻之也律受夷則者易其則也德已去矣指酉者飽也律受南呂者任已大也指戌者戚也律受無射者入無猷也指亥者閑也律受應鍾者應其鍾也指子者茲也律受黃鍾者鍾已黃也指丑者紐也律受大呂者旅而去也其加卯酉則陰陽分日夜半矣故曰規生矩殺衡長權藏繩居中央為四時報鴻烈

卷之六十四

五

問者曰物改而天授顛矣其必更作樂何也曰樂異乎是制為應天改之樂為應人作之彼之所授命者必民之所同樂也是故大改制於初所以明天命也更作樂於終所以見大功也緣天下之所新樂而為之文曲且以和政且以興德天下未偏合和王者不虛作樂者盛於內而動發於外者也應其治時制禮作樂以成之或者本末質文皆以具矣是故作樂者必反天下之所始樂行已以為本舜時民樂其昭克之業也故韶者昭也禹之時民樂其三聖相繼故夏者

大也湯之時民樂其救之于患害也故護者救也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也故武者伐也四者天下同樂之一也其所同樂之端不可一也作樂之法必反本之所樂所樂不同事樂安得不世異是故舜作韶而禹作夏湯作饒而文王作武四樂殊名則各順其義始樂於己也吾見其效矣詩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樂之風也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是時紂為無道諸侯大亂民樂文王之怒而詠歌之也周人德已治天下反本以樂謂之大武言民所始樂者武也云爾故凡樂者作之于終而名之以始重本之義也董仲舒

卷之六十四

五

子苑卷之六十五

音樂琴歌附

黃帝詔伶倫作為音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崑崙之陰取竹於解谷以生竅厚薄均者斷而節間其長九寸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日含少次制十二管以崑崙之下聽鳳之鳴以別十二律其推鳴為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鍾之宮適合黃鍾之宮皆可生之而律之本也以上與呂覽同

故曰黃鍾微而均鮮全而不傷其為宮獨尊象大聖之德可以明至賢之功故奉而薦之于宗廟以敬迎功德世世不忘是故黃鍾生林鍾林鍾生大呂大呂生夷則夷則生太簇

卷之六十五

一

生南呂、生夾鍾、生無射、生姑洗、生應鍾、生蕤賓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工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為上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為下大聖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日至則日行其風以生十二律故仲冬短至則生黃鍾季冬生大呂孟春生太簇仲春生夾鍾季春生姑洗孟夏生仲呂仲夏生蕤賓季夏生林鍾孟秋生夷則仲秋南呂季秋生無射孟冬生應鍾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至也說苑
聖人作為執鼓控羯塤此六者德音之音然後鍾磬琴瑟以和之然後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此所

以獻酢醑酬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此可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說苑

鍾磬鑑以立號以立橫以立武君子聽鍾磬則思武臣石磬磬以立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熱聲哀以立庶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溫以立會以聚眾君子聽笙簫管之聲則思高聚之臣鼓鞀之聲權以立動以進眾君子聽鼓鞀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彼亦有所合之也說苑

卷之六十五

二

故先王著其教焉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感激懽悌之音作而民思憂嗟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向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滌之音作而民淫亂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礼義含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攝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季等廣其節奏省其文彩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疎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覲其深矣土敝則草木不長

水煩則魚鱉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湏以忘本廣則容恣狹則思欲感滌蕩之氣而戒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聲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樂興焉唱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以類相動也是故君子反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也

卷之六十五

三

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唱和清濁代相為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意廣樂以成其教故樂行而民向方可以規德矣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歌詠其聲舞蹈其容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惟樂不可以為偽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彩節奏聲之飾

也君子之動本樂其象也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足以見方再始以著性後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脩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飭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為大焉說苑

卷之六十五

四

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壯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肅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調人之善惡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故禮以定其意樂以和其性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立治道也說苑

凡音生人心者也情動于中而形於聲一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音亂則無法一之音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壤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動羽

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代相陵謂之慢如共則國之滅亡
無日矣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此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
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說苑

凡從外入者莫深於聲音變人最極故聖人因而成之以德
曰樂者得之風詩曰威儀抑一德音秩一謂禮樂也故君
子以禮正外以樂正內一酒吏離樂則邪氣生矣外酒吏離
禮則慢行起矣故古者天子諸侯聽鍾磬未嘗離於庭卿大
夫聽琴瑟未嘗離於前所以養正心而滅淫氣也樂之動於
內使人易道而好良樂之動于外使人溫恭而文雅一頌之
聲動人而正氣應之和成容好之聲動人而怒氣應之鄭衛

卷之六十五

五

之聲動人而淫氣應之是以君子慎其所以動人也說苑

荀子說苑大都皆樂記中語于此蓋信記之非經矣

元帝時郎中京房知五音六十律之數上使常玄成等試問
房一對受李於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
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一上生陽終於
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姑一一下生去戚上下相
生終於南事六十畢矣夫十二律之變於六十猶八卦變至
于六十四也

延陵季子之於樂也其庶幾乎如樂地雖札未如之何矣如
周之禮樂庶事之備也每可以為難矣衣而不裳未知其可

也裳而不衣未知其可也衣裳其順矣乎揚雄

或問交五聲十二律也或雅或鄭何也曰中正則雅多哇則
鄭請問本曰黃鍾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確乎鄭衛不能入也
揚雄

樂所以必歌者何夫歌者口言之也中心喜樂口欲歌之手
欲舞之足欲蹈之故尚書曰前歌後舞假于上下白虎通
禮記曰黃帝樂曰咸池顓頊樂曰六莖帝嚳樂曰五英堯樂
曰大章舜樂曰蕭韶禹樂曰大夏湯樂曰大護周樂曰大武
象周公之樂曰酌合合曰大武黃帝曰咸池者言大施天下
之道而行之天之所生地之所載咸蒙德施也顓頊曰六莖

卷之六十五

六

者言和律曆以調陰陽莖者著萬物也帝嚳曰五英者言能
調和五聲以養萬物調其陰莖華也堯曰大章大明天地人
之道也舜曰蕭韶者舜能繼堯之道也禹曰大夏者言禹能
順二聖之道而行之故曰大夏也湯曰大護者言湯承堯能
護民之急也周公曰酌合者言周公輔成王能斟酌文武之
道而成之也武王曰象者象太平而作樂示已太平也合曰
大武者天下始樂周之征伐行武故詩人歌之王赫斯怒爰
整其旅當此之時天下樂文王之怒以定天下故樂其武也
周室中制象湯樂何殷紂為惡日久其惡最甚斯涉剝胎殘
賊天下武王起兵前歌後舞翹股之後民人大喜故中作所

以部喜盛風俗通云易稱先王作樂崇德股肱之上帝以配
石村石百數率舞鳥獸且
夫樂者聖人所以動天地感鬼神於人乎況于鬼神乎
帝作威池顓頊作六莖營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韶禹作夏
湯作武王作武周公作勺勺言辭也先王之道也武官
以功定天下也護言教民也夏大承二帝也韶雖先也武官
之也五英一華茂也六莖及根莖也威池備矣其後周室
陵遲禮崩樂壞諸侯志行競悅所習桑間濮上鄭衛宋趙之
聲於以放遠淫心耳乃忘平和亂政傷民致疾損壽重遭
暴秦遂以閹忘漢興制代世掌大樂頗能紀其鏗鏘而不能
說其義武帝始定郊祀巡省告封樂官多所增飾然非雅正
故維其條暢天子八佾諸侯四佾所以別尊卑樂者陽也故
曰聲音也
以陰數法八風六律四時也八風六律者天氣也耶天地成
萬物者也亦執樂所以順氣變化萬民成其性命也故春秋
公羊傳曰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詩曰大夫士琴瑟
御八佾者何謂也佾者列也以八人為行列八八六十四人
也諸公六佾為行諸侯四佾為行諸公謂三公二王後大夫
士北面之臣非專事子民者也故但琴瑟而已王者有六樂
者貴公美德也所以作供養傾先王之樂明有法示亡其本
興已所以自作樂明作已也樂所必作四夷之樂何德廣及
之也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詩云奏
鼓簡一衍我烈祖樂元語曰受命而六樂先王之樂明有
法也與其所自作明有制與四夷之樂明德廣及之也故南
夷之樂曰兜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東夷之樂曰離
合觀之樂備於堂四夷之樂陳於右獨斷曰四夷樂之利名

卷之六十五

七

定天下之歡心祭神明和而歌之以管樂之為聲東方曰騶
南方曰任西方曰條備此方曰舞
先王所以得之順命重始也此言以人得之先以文謂持羽
毛儔也以武得之持于威儔也樂元語曰東夷之樂持毛舞
助時生也南夷之樂持羽舞助時養也西夷之樂持戟舞助
時然也北夷之樂持干舞助時藏也雖制夷狄之樂以為先
聖王也先王惟行道德和調陰陽履被夷狄故夷狄安樂采
朝中國於是作樂一之南之為言任也任養萬物味之為言
味也味者萬物老衰禁者萬物禁藏條離者萬物微離地而
生一說東方持矛南方執西方厥北方擊金夷狄質不如中
國文章但隨物名之耳故百王不易咸二者制夷狄樂不制
夷狄禮何以為禮者身當履而行也夷狄之人不能行禮樂
者聖人作為以樂之耳故有夷狄樂也殊為舞者以為使中
國人何以言之夷狄之人禮不備恐有過誤也作之門外者
何夷在外故就之也夷狄無禮義不在內明堂記曰九夷之
國在東門之外所以知不在門內也明堂記曰禹納蠻夷之
樂於太廟言納明有入也曰四夷之樂者何謂也以爲四夷
外無禮義之國故者在堂上舞者在堂下何故者象德舞者
象功君子上德而下功郊特牲曰歌者在堂上論語曰季氏八
佾舞于庭書曰管輅鼓笙鏞以聞降神之樂在上何為鬼神
季故書曰憂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采格何以用鳴球

卷之六十五

八

搏拊者何鬼神清虛賁賁也故尚書大傳曰搏拊鼓振以東琴瑟練絲戲絃鳴者貴玉聲也王者食所以有樂何樂食天下之太平富積之後也明天子至尊非功不食非德不飽故傳曰天子食時季樂由虎也

禮樂者何謂也禮之為言禮也可履踐而行樂者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聲者何謂聲鳴也聞其聲即知其所生音者飲也古其剛柔清濁和而相飲也尚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五聲者何謂也宮商角徵羽土謂宮金謂商木謂角火謂徵水謂羽月令曰盛德在木其音角盛德在大其音徵盛德在金其音商盛德在水其音羽所以名之為角者雖也陽氣動雖微者止也陽氣生商者張也陰氣開張陽氣始降也羽者舒也陰氣在上陽氣在下宮者容也合也合容四時者也風格通曰商強按則秋鍾律當商者章也物成熱可強按則秋鍾律當商者章也物成熱可

卷之六十五

八音者何謂也樂記曰土曰埴竹曰管皮曰鼓匏曰笙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鐘木曰祝敔此謂八音也法易八卦也萬物之數也八音萬物之聲也所以用八音何天子承絳萬物當知其數既得其數當知其聲即思其形如此頌飛蠕動無不樂其音者至德之道也天子樂之故樂用八音樂記曰燾坎音也管艮音也鼓震音也絃離音也鐘兌音也祝敔乾音也燾在十一月燾之為言勳陽氣於黃泉之下默蒸而萌風俗世本暴卒公作埴詩云天之福民和唱如龍埴埴土也圖五寸半長三寸半有四孔其二通孔為六孔

物之生故曰笙有七正之節焉有六合之和焉天下樂之故謂之笙風俗通云世本隨作笙長四寸十二簧像鳳之身正大笙謂之簧也物生故謂之笙詩云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小笙謂之和鼓震音煥氣也萬物憤懣震動而生雷以動之溫以煖之風以散之雨以濡之奮至德之聲威和平之氣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神明報應天地祐之其本乃在萬物之始耶故謂鼓也風俗通云易稱鼓之以雷霆聖人則之不知甲而出故謂之鼓周禮六鼓雷鼓八面路鼓四面軍鼓音鼓皆二面詩云擊鼓其聲論語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氣萬物生於無聲見於無形像也蕭也故謂之蕭者中以祿為本言承天絳物為民本人力加地道化然後萬物成也故謂之蕭也風俗通云尚書舜作蕭韶九成鳳凰來儀瑟者為

卷之六十五

而余嘆目而髮盡上指冠則刺入幕事敗而九淵離受名易
不為人保屋作于東于久之外若聞其家室上各擊鼓使
言是非家大人作樂有善不善使者皆其主曰使備乃知音
久畏的無窮已時乃退出使中與其善者不更容貌而前
不驚愕下與仇仇以為上家使擊鼓無不涕泣而去者家
惜其善擊鼓之聞於秦始皇始皇見人有識者乃高漸離
之漸離乃以鉛置於秦始皇之目使擊鼓永善不稱善漸
遂誅之易於日貴之離不鼓金而擊鼓云其擊鼓不中於
道立者九錫所以盛敬秦人鼓之以助其志太史公記趙
秦昭王會于洹也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
鼓瑟趙王鼓瑟前曰竊聞秦王善為琴瑟請奏之以相樂
瑟不許于是相如進曰五步之內相和請得血一滴大王
相如曰臣死且不避秦王請擊鼓也趙王曰臣死且不避
時丘仲之所作也而後又有焉焉融賦曰近世雙笛似
長二尺四寸七孔其後又有焉焉融賦曰近世雙笛似
羌起也八伐竹未及已龍為水中不見幾載竹吹之聲相

卷之六十五

十五

刻其上以通洞之材以雷便易持京居明賢識音律故本
四孔加以一孔明所加孔後出是謂商五音也世樂
家所作不知誰也四孔以手把周以三長三寸五寸法地
人與五行四時也四時以手把周以三長三寸五寸法地
今二十三管黃世本支柳作黃一管中黃也詩云吹笙
承應是將焉周孔樂師掌教國子吹簫詩云吹笙鼓簧
之器竹管三孔所以和衆聲也周孔樂師掌教國子吹
十孔長尺一管持云伯氏吹簫仲氏吹簫周孔樂師掌
也大者謂之簫其中謂之仲小者謂之簫漢書注簫吹
觀也簫者無也言其無威儀故漢書注簫也言其無聲
故一名自定也

月令云十一月律謂之黃鍾何中和之色鍾者動也言陽氣
動於黃泉之下動養萬物也十二月律謂之大呂何大
也呂者拒也言陽氣欲出陰不許也呂之為言拒者旅抑拒
難之也正月律謂之太簇何太亦大也簇者湊也言萬物始

大遠地而出也二月律謂之夾鍾何夾者乎甲也言萬物孚
甲種類分也三月謂之姑洗何姑者故也洗者鮮也言萬物
皆去故就其新莫不鮮明也四月謂之仲呂何言陽氣極將
彼故復中維之也五月謂之蕤賓何蕤者下也賓故也言陽
氣上極陰氣始賓敬之也六月謂之林鍾何林者衆也萬物
成熟種類衆多七月謂之夷則何夷傷則法也言萬物始傷
被刑法也八月謂之南呂何南者任也言陽氣尚有任生華
麥也故陰拒之也九月謂之無射何射者終也言萬物隨陽
而終也當復隨陰起無有終已十月謂之應鍾何鍾動也言
萬物應陽而動下藏也白虎通

卷之六十六

十六

淮南王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淮南服食求仙通礼方士遂與
八公相携俱去莫知所在小山之徒思慕不已乃作淮南王
之曲焉武溪深乃馬援南征之所作也援門生爰寄生善吹
笛援作歌以和之名曰武溪深其曲曰滔武溪一何深焉
飛不度歎不能臨嘆哉武溪多毒淫吳趨曲吳人以歌其地
也堂侯引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鹿玉所作也子高晨起刺
船而櫂有一白首狂夫被髮提壺亂流而渡其妻隨手而止
之不及遂墮河水死於是援堂侯而鼓之作公無渡河之歌
聲甚悽愴曲終自投河而死霍里子高還以其聲語妻鹿玉
玉傷之乃引堂侯而罵其聲聞者莫不墮淚飲泣焉鹿玉以

其聲傳鄰女鹿客名曰瑩復引馬平陵東翟義門人所作也
王莽殺義門人作歌以怨之薤露蒿里並喪歌也出田橫
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為之悲歌言人命如薤上之露易晞
滅也亦謂人死魂魄歸乎蒿里故有二章一章曰薤上朝露
何易晞露晞明朝還復入死一去何時歸其二曰蒿里誰家
地聚歛魂魄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躕至
孝武時李延年乃分為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
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呼為挽歌長歌短歌言人生壽命
長短定分不可妄求也陌上桑出秦氏女子秦氏邯鄲人有
女名羅敷為邑人千乘王仁妻王仁後為越王家令羅敷出
採桑於陌上道王登臺見而悅之因飲酒欲奪焉羅敷乃彈
箏乃作陌上歌以自明焉杞梁妻杞植妻妹明月之所作也
杞植戰死妻嘆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生人之苦
至矣乃抗聲長哭杞都城感之而頽遂投水而死其妹悲其
姊之貞操乃為作歌名曰杞梁妻為梁植字也鈞罕伯常子
妻所作也伯常子遊仇河濱為漁父其妻思之每至河側作
鈞罕之歌後司馬相如作鈞罕之詩今傳為古曲也董逃歌
後漢游童所作也後有董卓作亂卒以逃亡後人習之以為
歌章樂府奏之以為胡戎也短箫饒歌軍樂也黃帝使岐伯
所作也所以建武揚德風勸戰士也周礼所謂王大捷則令

凱樂軍大獻則令凱歌者也漢樂有黃門鼓吹天子所以宴
樂群臣短箫饒歌鼓吹之一章耳亦以賜有功諸侯上留田
地名也其地人有父母死兄不字其孤弟者鄰人為其弟作
悲歌以諷其兄故曰上留田日重光月重輪群臣為漢明帝
所作也明帝為太子樂人作歌詩四章以贊太子之德其一
曰日重光其二曰月重輪其三曰星重輝其四曰海重潤漢
末喪亂後其二章亡舊說云天子之德光明如日現輪如月
衆輝如星霄潤如海太子皆比德焉故云重爾橫吹胡樂也
張博望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唯得摩訶兜勒二曲李延年
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衆樂以為武樂後漢以給邊將
軍和帝時萬人將軍得用之魏晉以來二十八解不復具存
世用者黃鸝隴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董華子亦之
陽望行人等十曲古今注
水南有層臺號曰景升臺蓋劉表治襄陽之所築也言表盛
遊於此常所止憩表性好鷹鸞登此臺歌野鷹來曲其聲韻
似孟達上堵吟矣郗道元
漢末喪亂無金石之樂魏武帝至漢中得杜夔舊法始復設
軒懸鍾磬至于今用之于變也博物志
樂府者聲依永律和聲也鈞天九奏既其上帝居天不八閤
爰乃皇時自咸英以降亦無得而論矣至於塗山歌子候人

始為南音有絃誦乎飛燕始為北声夏甲歎於東陽東音以發殷髡思于西河西音以興本呂覽

音聲推移亦不一樂笑及夫庶婦謳吟土風詩官抹言樂育被律志感絲篴氣變金石是以師曠覩風於盛衰季札鑒微於興廢精之至也夫樂本心術故聖泐肌髓先王慎焉務塞淫濫敷訓胄子必歌九德故能情感七始化動八風自雅聲浸微溺音騰沸秦燔樂經漢初紹復制氏紀其鑑錯叔孫炎其容與於是武德興乎高祖四時廣於孝文雖纂韶夏而頗襲秦舊中和之響聞其不還暨武帝崇礼始立樂府總趙代之音撮齊楚之氣延年以曼声協律朱馬以騷體製歌挂華

卷之六十五

十七

雅曲麗而不經赤鴈群篇靡而非典河間薦雅而罕御故汲黯致譏於天馬也至宣帝雅頌詩效鹿鳴逕及元成稍廣淫樂正音垂俗其難也如此暨後郊廟惟雅雅章辭雖典文而律非變曠至于魏之三祖氣爽才麗宰割辭調音靡都平現其苑上衆引秋風列篇或述酣宴或傷羈戍志不出於滯蕩辭不離於哀思雖三調之正声實韶夏之鄭曲也逮於晉世則傳玄曉音創定雅歌以詠祖宗張華新篇亦充度萬然杜變調律音奏舒雅荀勗改懸聲節哀急故阮咸識其離聲後人驗其銅人和樂精妙固未衷而相資矣故知詩為樂心聲為樂体樂体在聲聲師務調其器樂心在詩君子宜正其文

好樂無荒晉風所以稱遠伊其相譖鄭國所以云亡故知季札觀辭不直聽聲而已若夫豔歌婉孌怨志誅絕淫辭在曲正響為生然俗聽飛馳職競新異雅詠溫恭必欠伸魚睨奇辭切至則拊髀雀躍詩声俱鄭自此階矣凡樂辭曰詩声曰歌聲表被辭繁雜節故陳思稱李延年開於增損古辭多者則宜減之明貴約也現高祖之詠大風孝武之數采還歌童被聲莫敢不協于建士衡咸有嘉篇並無詔伶人故事猷絲管俗稱乖調蓋未思也至後軒伎鼓吹漢世銳挽雖戎喪殊事而並總入樂府綴襲所致亦有可算焉昔子政品文詩與歌別故略具樂篇以標區界劇騷

卷之六十五

十八

樂者天地之聲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人心喜則笑則樂則口欲歌之手欲鼓之足欲舞之歌之舞之容發於音聲形發於動靜而入于至道音聲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故人不能無樂則不能無形則不能無道則不能無龍先王惡其亂也故制雅樂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淫使其音調倫而不詭使其曲繁省而應均是以感人之善惡不使放心邪氣是先王立樂之情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各像勲德應時之變故黃帝樂曰雲門顓頊曰五莖帝嚳曰六英堯曰咸池舜曰蕭韶禹曰大夏湯曰大護武曰大武此八樂之所異名也先王聞五声播五音

非苟欲愉心滿耳聽其鑑錯而已將順天地之體成萬物之性協律呂之情和陰陽之氣調八風之韻通九歌之分奏之國丘則神明降用之方澤則幽祇昇擊拊球石即百獸率舞樂終九成則瑞禽翔上能感動天地下則移風易俗此德音之音雅樂之情盛德之樂也明王既泯風俗凌遲雅樂殘廢而溺音競興故夏甲作破斧之歌始為東音殷辛作靡之樂始為北聲鄭衛之俗好淫故有溱洧桑中之曲楚越之俗好勇則有赴湯蹈火之歌各詠其所好散其所欲作之者哀聽之者泣由心之所感則形于聲之所感必流於心故哀樂之心感則然故嗶嘯之聲應濮上之音作則淫泆邪放之

卷之六十五

十九

志生故延年造傾城之歌漢武思靡嫺之色雅門作松栢之聲齊潘願未寒之服制軻入秦宋意擊筑歌於易水之上聞者睨目髮直穿冠趙王遷於房陵心懷故鄉作山水之謳听者嗚咽泣涕流連此皆淫泆悽愴憤厲哀思之聲非理性和情德音之樂也桓帝听楚琴慷慨嘆息悲酸傷心曰善哉為琴者此豈非樂乎夫樂者聲樂而心和所以為樂也今則聲哀而心悲灑淚而歎歎是以悲為樂也若以悲為樂亦何樂之有哉今怨思之聲施於管絃听其音者不淫則悲淫則亂男女之悲辨則感怨思之聲豈所謂樂哉故奸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

成象而和樂興焉樂不和順則氣有蓄滯氣有蓄滯則有悖逆詐偽之心淫泆妄作之事是以奸聲亂色不留聰明淫聲惑禮不接心術使人心和而不亂者雅樂之情也故為詩頌以宣其志鐘鼓以節其目羽旄以制其目聰之者不傾視之者不邪耳目不傾不邪則邪音不入邪音不入則情性內和情性內和然後乃為樂也劉晔

化至九變王道其明乎故樂至九變而淳氣洽矣裴晞曰何謂也子曰夫樂家成者也象成莫於形而流於聲王化始終所可見也故韶之成也虞氏之恩被動植矣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也鳳凰何為而藏乎王通

卷之六十六

廿

文中子謂武德之舜芳而決其發謀動慮經天下乎漢高祖廟奏武德謂昭德之舜芳而決其發謀動慮經天下乎原府君曰何如子曰或決而成之或泰而守之吾不知其變也噫武德則功存焉不如昭德之善也且武之未盡善又奚其時乎其時乎王通

文中子遊太學聞龍舟五更之曲瞿然而歸曰靡：樂也作之邦國焉不可以遊矣王通

景公新成柏寢之室使師開鼓琴師開左撫宮右彈商曰室夕公曰何以知之師開對曰東方之聲薄西方之聲揚公召大匠曰室何如大匠曰立室以宮矩為之於是召司空曰

立宮何為？司空曰：立宮以城垣為之。明日，晏子朝公。曰：先君太公以營丘之封，立城曷為？晏子曰：古之立國者，南望北斗，北戴極星，彼安有朝夕哉！然而以今之夕者，周之達國國之西方以尊周也。公蹇然曰：古之臣乎？晏子以下席，孔子學琴。師襄子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為官，然能於琴，今子於琴已習，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人也。有間，孔子有所默然思焉。有頃，畢然高望而遠眺，曰：丘迨得其為人矣！近黜而黑，頤然長，廣如望羊，奄有四方，非文王其孰能為此！師襄子避席葉悌而對曰：子聖人也。其傳曰：文主祿，祿謂詩也。云：孔子亦

也。問曰：夫子何以進矣？孔子曰：丘已得其數矣，而未得其人也。有間曰：然則遠望，誰乎？翼子曰：必作其聲也。然則思感而快也。以文王為之操也。故孔子持文王之聲，知文王之為人所

也。昔者孔子鼓瑟，曾子貢側門而聽，曲終曾子曰：嗟乎！夫

以為然不對而入。夫子望見子貢有諫過之色，應難之狀，釋瑟而待之。子貢以曾子之言告子曰：嗟乎！夫參天下賢人也，其習知音矣。卿者丘鼓瑟有闕出時，但見於屋衡梁微行處。

鳥而避厥目曲脊求而不得立以瑟瑟其音參以丘為貪狼
那僻不亦宜乎詩曰鼓鍾于宮聲聞于外麟嬰孔叢子曰
鼓琴鳥聞子自外聞之以告曾子曰嚮也夫子之音清微而
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為幽沉之聲也則利欲之所為發沉則
貪得之所為施夫子何所之感若是乎吾遊子入而問焉
曾子曰諾二子入問夫子夫子曰然女言是也吾有之向見
猶方取單欲其得之故為之音也女二人者孰識諸曾子對
曰聞子夫子曰可以听音矣

子路鼓琴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
制音也奏中聲以為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
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厚
慈之感不如於心暴厲之動不在於休夫然者乃所謂治安
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麗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
感不載於心溫和之動不存於休夫然者乃所以為亂亡之
風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
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唯脩此
化故其興也勃焉德如泉流至於今王公大人述而弗忘殷
紂好為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於今王公大人舉以為誡
夫舜起布衣積德含和而終以帝紂為天子荒淫暴亂而終
以亡非各所脩之效乎由今也匹夫之徒曾無意於先王之
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六七尺之休哉冉有以告子路
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夫子曰過而能改其進
矣乎

家語 說苑曰子路鼓琴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曰信矣乎
矣由之不才也冉有侍孔子曰求來尔爾不謂由夫先

卷之六十年

琴

王之制音也奏中聲為中節流入于南不歸於北南者生育
之音溫而居中以象生育之氣憂哀悲痛之感不加乎心暴
屬淫荒之動不在乎休夫然者乃治存之風安樂之為也彼
小人則不然執末以論本務剛以為基故其音湫厲而微末
以象殺伐之氣和而中不正之感不加乎心溫廉恭莊之動不
存乎休夫殺者乃亂亡之風奔比之為也昔舜造南風之聲
其興也勃焉至今王公述而不釋紂為北鄙之聲其廢也怨
焉至今王公以為笑彼聲以匹夫積止合仁履中行善而年
以興紂以天子好慢淫荒剛厲暴戾而卒以滅今由也且夫
之徒布衣之醜也既無意乎先王之制而又有亡國之聲豈
能保七天之身哉丹有以吉子路曰由之罪也小人不能
耳而孔子曰由之改過矣夫子之言也遂自悔不食七日而骨
立焉孔子曰由之改過矣

卷之六十五

莫不中道問月子

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稅車而放馬設舍以宿夜分而
聞鼓新聲者而說之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乃召師涓而告
之曰有鼓新聲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神子為
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靜坐撫琴而寫之師涓明日報曰臣
得之矣而未習也請復一宿習之衛靈公曰諾因復留宿明
日而習之遂去之晉平公賜之於施夷之臺酒酣灵公起
公曰有新聲願請以示平公曰善乃召師涓令坐師涓之旁
援琴鼓之未終師涓撫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平公
曰此道奚出師涓曰此師延之所作與紂為靡之樂也及

卷之六十六

中

武王伐紂論斷有懸師延東走至於濮水而自技故聞其聲
者必於濮水之上先聞其聲者其國必削不可遂平公曰寡
人好者音子其使遂之師涓鼓寬之平公問師涓曰此所
謂何聲也師涓曰此所謂清商也公曰清商最悲乎師涓曰
不如清徵公曰清徵可得而聞乎師涓曰不可古之聽清徵
者皆有德義之君也今吾君德薄不足以聽平公曰寡人之
好者音也願試聽之師涓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
鶴二八道南方來集於即門之垓風俗通再奏之而有風俗通
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聞于天公
大說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為師涓壽又坐而問曰音莫
悲於清徵乎師涓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而聞乎師
涓曰不可昔者皇帝合鬼神於泰山之上駕象車而六蛟龍
作風通畢方並鎡蟲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洒道虎狼在前
鬼神在後騰蛇伏地鳳凰論衡作覆上大合鬼神作清角
今主君德薄不足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
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涓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玄雲從
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風俗通作暴風裂帷幕
破俎豆隳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於廊室之間風俗通
自遂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瘡論衡作瘡病故曰不務
聽治而好五音不已則窮身之事也韓非論衡曰傳書言師

物下降風雨暴至平公因之病晉國亦地成言師勝清角
之曲一奏之有實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惟
幕破垣墮墮廊瓦生有散走平公恐俱伏乎廟室晉國大旱
亦地三年平公癰病夫白雪與清角同曲而異名其禍敗
同矣也傳書之家載以為是世俗見信以為然原省其
實始虛言也夫清角之音是也清角之音是也清角之音
而如木為風而與風俱一嘆下霜之類也師勝鼓動天地何
神也此復一哭崩城一嘆下霜之類也師勝鼓動天地何
所受非能實性生也其初受李之清角時宿習其非直一
耳奏也審如傳書之言師勝鼓動天地何神也此復一哭
一奏已鼓琴淵魚出聽即獲鼓琴六馬仰秣或言師勝鼓
一奏之有玄崔二日自南方來集于廟門之危再奏之而
平公大悅坐者皆善為書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此豈奇怪
然尚可進信何則鳥獸好悲聲耳與人耳同也禽獸見人飲
食亦欲食之聞人之樂何為不樂然而魚聽仰秣玄崔見人
百獸率舞蓋且其安風雨之至清角大旱亦地三年平公癰
病殆虛言也或時奏清角時天偶風雨而後晉國適早
平公好樂喜笑過度偶發癰病傳書之家信以為然世人見
見遂以為實者樂聲不敵鼓此何以驗之風雨暴至是陰

卷之六十五

五

陽也樂能亂陰陽則亦能調陰陽也王若何酒正行終月
止行攝施善政使鼓調陰陽之曲氣和自至太平自至矣
師已鼓琴而鳥舞魚躍鄭師文聞之棄家從師襄遊柱指鉤
弦三年不成章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師文舍其琴歎曰文非
弦之不能鉤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弦所志者不在聲
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器故不敢發手而動弦且少假之其
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
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而涼風忽至草木成
實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夾鍾溫風徐迴草木發榮當夏而
叩羽弦以召黃鍾霜雪交下川地暴注及冬而叩徵弦以激
蕤賓陽光熾烈聖水立散將終命宮而總四弦則景風翔慶

雲浮甘露降澤泉涌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之獲神也
雖師曠之清商卻衍之吹律亡以加之彼將扶琴執管而徒
子之後耳冲虛

伯牙學琴於成連先生三年不成成連云吾師方子春今在
東海中能移人情乃與伯牙俱往至蓬萊山留伯牙曰子居
習之吾將迎之刺船而去旬時不返伯牙望無人但聞海
水洞湧山林杳冥愴然嘆曰先生移我情矣乃援琴而歌水
仙之操曲終成連回刺船迎之而還伯牙遂為天下妙矣此
可見李問無有不自出樓栢

卷之六十六

五

雍門子周以琴見乎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
悲乎雍門子周曰臣何獨能令足下悲哉臣之所能令悲者
有先貴而後賤先富而後貧者也不若身材高妙適遭暴亂
無道之士妄加不道之理焉不若處勢隱絕不及四鄰詘折
厭襲於窮無所告懇不若父歡相愛無怨而任離遠越絕
國無復相見之時不若少失二親兄弟別離家室不足憂感
盈旬當是之時也固不可以聞飛鳥疾風之聲旁為馬固無
極已凡若是者臣一為之微膠援琴而長太息則流涕沾衿
矣今若足下千乘之君也居則廣夏邃房下羅帷來清風倡
優侏儒處前迭進而諛諛燕則關象棋而舞鄭女激楚之功
風絳色以淫目流聲以娛耳水遊則連方舟載羽旗鼓吹乎

下測之淵野遊則馳騁七獵乎平原廣岡格猛獸入則撞鐘擊鼓乎深宮之中方此之時視天地曾不若一指忘死與生雖有善鼓琴者固未能令足下悲也孟嘗君曰否：文固以為不然雍門子周曰然臣之所為足下悲者事也夫聲敵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之約南面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則橫從成則楚王橫成則秦帝楚王秦帝必報仇於弱薛璧之猶摩蕭斧而伐朝菌也必不瀾行笑天下有識之士無不足為下寒心酸鼻者千秋萬歲之後廟堂必不血食矣高墨既以壞曲池既以漸墳墓既以下而青廷笑嬰兒聖子樵採新斃者踰躅其足而歌其下眾人見之無不憮焉為足下悲之曰夫以孟嘗君尊貴乃可使若此乎於是孟嘗君泣然泣涕承睫而未殞雍門子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微揮羽角切終而成曲孟嘗君涕浪汗增歎而就之曰先王之鼓琴令文若破國忘色之人也說先鴻烈曰昔雍門而陳辭通意撫心發聲孟嘗君為之增歎歎也流涕浪浪不得可止精神形于內而外輪衰于人心此下傳之道使俗不得其居形者而致其勞必為人災心哀而歌不樂心樂而哭不哀夫子曰絃則是也其聲非也文者所以接物也情繫於中而欲發外者也以文滅情則失情以情滅文則失文：情理通則鳳麟極矣言至德之懷遠也說先

卷之六

七

齊人劉道強善彈琴能作單鵠寡鳧之美聽者皆悲不能自攝西京雜記

趙后有賢琴曰鳳凰皆以金玉隱起為龍鳳鵠鳧古賢列女之象亦善為婦風送遠之操西京雜記

雄朝飛者牧犢所作也齊處士潘宣時人年五十無妻出新於野見雄雉雌相隨而飛意動心悲乃作朝飛之操將以自傷為其聲中絕魏武帝宮人有盧女者故冠軍將軍陰淑之妹年七歲入漢宮學鼓琴：特鳴異於諸妓善為新聲能傳此曲盧女至明帝崩時放出嫁為尹更生之妻別鶴操高陵牧子所作也娶妻五年而無子父兄將為之改娶娶妻聞之

卷之六

八

中夜起倚戶而悲嘯牧子聞之愴然而悲乃歌曰將卑比翼隔天端山川悠遠路漫漫：攬衣不寢食忘餐後人因為樂章焉走馬引檣里牧蔡所作也為父報冤殺人而亡藏於山谷之下有天馬夜降園其室而鳴夜覺聞其聲以為吏追乃奔而七去明視之馬跡也乃惕然大悟曰豈吾所居之處將危乎遂荷衣糧而去入于沂澤援琴鼓之為天馬之聲號曰走馬引馬古今注

後漢蔡邕益琴為九絃後還用七絃古今注

楊雄琴清英曰尹吉甫甫子伯奇至孝後母譖之自投江中衣苔帶藻忽夢見水仙賜其美藥惟養親揚聲悲歌船人聞

之而李之吉甫聞船人之聲疑似伯奇授琴作子安之操道元

竹書紀年曰武王親禽帝受年于南單之臺遂分天之明南單之臺蓋鹿臺之異名也武王以殷之遺民封紂子武庚於茲邑分其地為三曰邯鄲衛使管叔蔡叔霍叔輔之為三監叛周討平以封康叔為衛箕子佯狂自悲故琴操有箕子得遂其嘯父母之邦也不勝悲作琴歌道元

子遊汾亭坐鼓琴有舟而釣者過曰美哉琴意傷而和怨而靜在山澤而有廊廟之志非太公之都礪溪則仲尼之宅四瀕也子驟而鼓南風釣者曰嘻非今日事也道能利生民功

卷之六十一

九

足濟天下其有虞氏之心乎不如舜自鼓也聲存而操變矣王通

薛譚李謳於秦音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秦青願謂其友曰昔韓娥東之齊匿櫬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梁欐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因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為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躍抃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發之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故韓娥之遺聲中唐以下

宋王與齊仇也築武宮謳葵倡行者止現築者不倦王聞之而賜之對曰臣師射稽之謳又賢于葵王召射稽使之謳行者不止築者知倦王曰行者不止築者知倦其謳不勝如葵美何也對曰王試度其功葵四板射稽八板猶其堅葵五寸射稽二寸錦非

夫教歌者使先呼而誦之其聲反清微者乃教之一曰教歌者先撥以法疾呼中宮徐呼中徵疾不中宮徐不中徵不可謂教錦非

高帝戚夫人善鼓琴擊筑帝常擁夫人倚瑟而絃歌畢每泣下流連夫人善為翹袖折腰之舞歌出塞入塞望歸之曲侍

卷之六十二

十

婦數百皆習之後宮齊首高唱聲入雲霄西京雜記
東方生善嘯每曼聲長嘯輒塵落帽西京雜記

得雨也由此言之早不為湯至而不應自責然而前早後雨者自然之氣也此言書之語也雖之曰春秋大書董仲舒設上龍皆一時問也一時不雨恐其害於求諸陰陽之理也湯遭旱七年以五過自責謂何時也夫遭旱一時自責手早至七年乃自責也謂一時自責七年乃雨天應之誠何其留也始謂七年乃自責念百姓何其遲也不合書祭之法不厭憂民之義書之言未可信也由此論之周成王之雷風發亦此類也金縢曰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斃邦人大恐當此之時周公死儒者說之以為成王狐疑於周公欲以大子立之周公曰公死儒者說之以為成王公曰有王功狐疑於周公欲以大子立之周公曰公死儒者說之以為成王或以為信其二家未可審且訂莖疑之說秋夏之際陽氣尚盛未嘗無雷雨也故其後不頓為狀耳當雷之時成王已天偶風雷之書見周公之功執書位過自責之深自責通苟謂雷雨為天怒乎是則皇天歲時也正月陽氣發泄雷聲始動秋夏陽至極而雷折為秋夏之雷為天大怒正月之雷天小怒乎雷為天怒兩為思施使天為周公怒徒當雷不當雨今雷雨俱至天怒且喜乎于是日也哭則不歌周禮于卯饗食菜羹黍稷不並行哀樂不並行吉怒反并至乎成湯大戊之時此花有殺王武丁之時有殺生於庭昏而生比旦其大拱 韓嬰作三 其吏請卜其故湯退卜者 韓嬰無卜十字作湯問伊尹曰何物也對曰穀樹也湯問何為而生于此伊尹曰穀之出澤野物也今生天子之庭殆不吉也湯曰奈何伊尹曰吾聞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為不善則福斷而作祖已曰吾聞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為不善則福不至妖者禍之先者也見妖而為善則禍不至於是早朝晏退韓嬰作焉或靜問疾吊喪務鎮撫百姓通曉窮 三日而穀止家昌論衡有遂享百年之福 故禍乃福之所倚福乃禍之所伏聖人所獨見眾人焉知其極呂覽 說苑曰高宗之故號高宗成湯之後先王道缺刑法違紀桑穀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武丁石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弗

第六十六卷

三

得言也問諸祖已桑穀者野草也而生于朝意者國亡乎武丁恐其妨身修德先王政與國絕世本遠明春老三年之後變為重譯而朝者七國此之謂存亡繼絕之主是以高而尊之也 新序曰殷王武丁之時先王道缺刑法是桑穀俱生于朝七日而大拱工人占之曰桑穀者野物也野物生于朝意者國亡乎武丁恐其妨身修德先王政與國絕世本遠明春老三年之後變為重譯而朝者七國此之謂存亡繼絕之主其城國絕世本遠明春老三年之後變為重譯而朝者七國此之謂存亡繼絕之主警天子諸侯惡夢者所以禱士大夫也故妖孽不勝善政惡夢不勝善行也至治之極禍反為福故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

尚書太傳曰高宗祭成湯之廟有雉昇鼎耳而鳴高宗問祖乙祖乙曰遠方君子殆有至者祖乙見雉有似君子之今從外來則曰遠方君子將有至者矣夫鳳皇麒麟猶雉也其來之象亦與雉同 王克

昔者殷王帝辛之時爵生鳥於城之隅工人占之曰凡小以生巨國家必社王名必倍帝辛喜爵之德不治國家亢暴無極外寇乃至遂亡殷國此逆天之時詭福反為禍說苑家語于孔子曰夫國家之存亡禍福信有天命非唯人也孔子對曰存亡禍福皆已而已天災地祲不能如也公曰善吾子對曰豈有其事乎孔子曰昔者殷王帝辛之世有雀生大鳥于城隅焉占之曰凡以生大則國家必王而名益昌于是帝辛以此為吉不修國政亢暴無極朝臣莫敢諫外寇乃至殷國以亡此即已逆天時詭福反為禍者也又其先王殷王太戊之時道缺法弛以致妖孽桑穀生于朝七日而大拱工人占之曰桑穀俱生于朝七日而大拱工人占之曰桑穀者野物也野物生于朝意者國亡乎武丁恐其妨身修德先王政與國絕世本遠明春老三年之後變為重譯而朝者七國此之謂存亡繼絕之主先王之政明矣民之道三年之後遠方慕義重譯而至者十有六國此即已逆天時得禍為福者也故天災地祲所以儆人不勝善行能知此者至治之極也唯明王達此公曰寡人不鄙國此亦不得聞

第六十六卷

四

宋康王時有爵止鷄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大必伯
於天下康王大喜于是滅滕伐諸侯新序取淮新序有之地
乃愈自信欲伯之至成故射天笞地伐新序杜稷而焚之曰
威新序有服天地鬼神罵國老之諫者為無頭之棺以視新
示有勇剖偃之背新序朝汲之胫而國人大駭齊王聞而
伐之民散城不守乃王逃于郕新序侯之館遂得病而死故
見祥而為不可祥反為禍賈子新序曰臣向惡以鴻範傳
謂黑青者也備魯之有鸛為黑祥也為不謀其咎急也
鷄者是來居且行急暴擊伐會切之行距諫以生大禍以自
害也故爵生鷄于城陬者以亡國也明禍且害國也康王不
悟遂以滅亡
此其効也

第六十六卷

五

周文王立韓詩國八年歲韓詩六月文王寢疾五日而地動
東南西北不出國郊百吏皆請曰臣聞地之動為人主也今
王寢疾五日而地動四面不出周郊群臣皆恐曰請移之文
王曰若何其移之也對曰與事動眾以增國城其可以移之
乎文王曰不可夫天之見妖也以罰有罪也我必有罪故天
以此罰我也今故與事動眾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不可昌
也請改行重善以移之其可以免乎於是謹其禮秩韓詩作
皮革以交諸侯飭其辭令幣帛以禮豪士頒其爵列等級田
疇以賞群臣韓詩作有功又有無幾何疾乃止文王即位八
年而地動已動之後四十三年凡文王立國五十一年而終

此文王所以止殃剪韓詩妖也

有大赤鳥銜穀之種而集王屋之上者武王喜諸大王皆喜
周公曰茂哉天之見此以勸之也董仲舒

武王伐紂到于刑丘楯折為三天兩三日不休武王心懼召
太公而問之曰意者紂未可伐乎太公對曰不然楯折三者
軍當分為三也天雨三日不休欲灑吾兵也武王曰然何若
矣太公曰愛其人及屋上鳥惡其人者憎其骨餘咸劉厥敵
靡使有餘武王曰於戲天下未定也周公趨而進曰不然使
各度其宅而佃其田無獲奮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曰

第六十六卷

六

於戲天下已定矣乃修武勳兵於寧更名邢丘曰寧曰修武
行克紂于牧之野詩曰牧野洋洋、檀車皇、駟驥彭、維師
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韓詩
武王伐紂東面而迎歲至汜而水至共頭而墜彗星出而授
殷人其柄當戰之時十日亂於上風雨擊於中然而前無難
難之賞而後無遁北之刑白刃不畢拔而天下得矣鴻烈賦
此孽即當與伯夷之意知其必勝而見此
武王勝殷得二虜而問焉曰若國有妖乎一虜對曰吾國有
妖晝見星而天雨血此吾國之妖也一虜對曰此則妖也雖
然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甚大者子不聽父弟不聽兄君令

不行此妖之大者也武王避席再拜此非貴虜也貴其言也
易曰想履虎尾終吉 呂覽

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為一秀大幾滿車長幾充箱

說苑有民得成王問說苑有周而王之上成王周公曰三苗同一秀意者天

下殆同一也說苑作意天下其和而為一乎比幾三年累有越嘗氏重九譯

而至獻白雉於周公道路悠遠山川幽深恐使人之未達也

故重譯而來周公曰吾何以見賜也說苑作德澤不加則君

則君子不譯曰吾受命國之黃髮曰久矣天之不迅風疾雨

臣其人也海不波濤也三年於茲矣意者中國殆有聖人蓋往朝之

於是未也周公乃敬求其所以來詩曰於斯萬年不遐有佐

韓嬰

第六十六卷

七

周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

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

能蒸於是地有地震今三川震是陽失其所而填陰也陽溢而

壯陰源必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足用也土無所演民乏

財用不亡何待昔伊雉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如二

代之季矣其川源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山川崩川竭亡之

徵也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天之所棄

不過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

說苑

傳曰宋大水魯人弔之曰天降淫雨害於衆盛說苑作路谷

延及君地以憂執政使臣弔宋人應之曰寡人不仁說苑

齊戒不修說苑作謹又邑使民不時天加以災又遣君憂弔

命之辱孔子聞之曰宋國其庶幾矣弟子曰何謂孔子曰昔

桀紂不任其過其亡也忽焉成湯文王知任其過其興也勃

焉過而改之是不過也宋人聞之乃夙興夜寐說苑有早

死問疾戮力宇內三歲年豐政平卿使宋人不聞孔子之言

則年穀未豐而國家未寧詩曰佛時仔有示我顯德行韓嬰

春周秋榮冬雷夏有霜雪此皆氣之賊也刑德易節失次則

賊氣邀至賊氣邀至則國多留殃是故聖王務時而寄政焉

第六十六卷

八

作教而寄武作祀而寄德焉此三者聖王所以合於天地之

行也日掌陽月掌陰星掌和陽為德陰為刑和為事是故日

食則失德之國惡之月食則失刑之國惡之彗星見則失和

之國惡之風與日爭明則失生之國惡之是故聖王日食則

修德月食則修刑彗星見則修和風與日爭明則修生此四

者聖王所以免于天地之誅也信能行之五穀蕃息六畜殖

而甲兵強治積則昌暴雪積則亡管子

晉文公將與楚城王戰於城濮彗星出楚操其柄以問咎

犯咎犯對曰以彗闢倒之者勝王允

晉文公出獵前驅曰前有大蛇高如隄阻道竟之風俗通作其長竟路

文公曰寡人聞之諸侯夢惡則修德風俗通作天子見姓大
夫夢惡則修官士夢惡則修身如是而禍不至矣今寡人有
過天以戒寡人還車而反前驅曰臣聞之喜者無賞怒者無
刑今禍福已在前矣不可變何不遂驅之文公曰不然夫神
不勝道而妖亦不勝德禍福未發猶可化也還車反宿齋三
日風俗通作乃即齋請於廟曰孤少穢不肥風俗通作穢牲
幣風俗通作不厚罪一也孤好弋獵無度數風俗通作無度數
二也孤多賦歛重刑風俗通作賦稅罪三也風俗通作有
死請自今以來者閉市無征澤梁毋賦歛赦罪人舊田半稅
新田不稅行此令未半旬風俗通守蛇吏夢天帝殺蛇曰何

第六十六卷

九

敢當聖君之道為而罪當死風俗通作及明視蛇臭腐矣謁之
文公曰然夫神果不勝道而妖亦不勝德奈何其無究理而
任天也應之以德而已新序賈子曰晉文公出敗前驅還
曰還車而歸其御曰臣聞祥則迎之妖則避之今前有妖請
以從吾者攻之文公曰不可吾聞之曰妖則避之今前有妖請
侯夢惡則修政大夫夢惡則修官風俗通作及明視蛇臭腐矣謁之
禍不至今我修政大夫夢惡則修官風俗通作及明視蛇臭腐矣謁之
歸齊宿而請於廟曰孤實不修德若攻之是逆天命也乃
左右不為吾罪風俗通作不修德若攻之是逆天命也乃
百姓吾罪四齊肅不莊風俗通作不修德若攻之是逆天命也乃
德行善以導百姓風俗通作不修德若攻之是逆天命也乃
大蛇曰何敢當明君之路文公竟使人視之蛇已魚爛矣
德妖反為梁山崩晉君召大夫伯宗道逢輦者以其輦服其
道伯宗使其右下欲鞭之輦者曰君趙道豈不遠矣不知事

而行可乎伯宗喜問其居曰絳人也伯宗曰子亦有聞乎曰
梁山崩壅河顛三日不流是以名子伯宗曰如之何曰天有
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伯宗將如之何伯宗私問之曰君
其率群臣素服而哭之既而祠焉河斯流矣伯宗問其姓名
弗告伯宗到君問伯宗以其言對於是君素服率群臣而哭
之既而祠焉河斯流矣君問伯宗何以知之伯宗不言受輦
者詐以自知孔子聞之曰伯宗其無後穰人之善詩曰天降
喪亂滅我立王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第六十六卷

十

晉侯問於士文伯曰三月朔日有蝕之寡人李愔焉詩所謂
彼日而蝕于何不滅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
用善則自取譴於日月之災故不可不慎也政有三而已一
曰困民二曰擇人三曰從時說苑
宋景公之時災惑在心公懼召子常而問焉曰災惑在心何
也子常曰災惑者天罰也心者宋之分野也禍當於君雖然
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與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新序
人請自子常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為君乎新序
死子常曰可移於歲公曰鴻烈云歲歲害則民飢民飢必死
為人君而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為君乎是寡人之命
固盡已子無復言矣子常還走北面再拜曰臣敢賀君天之
威高而聽卑君有至德新序作仁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

昔新序夕榮惑其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何以知之
對曰有三善言必有三賞榮惑有新序三徙舍之行七星鴻烈
作星一徙當一年三七二十一故曰君延年二十一歲矣
臣請伏於陛下以伺候新序之榮惑不徙臣請死公曰可是
夕榮惑果徙三舍新序有如子常言鴻烈曰故光子曰能
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呂覽
獻公都櫟陽天雨金周太史儋見獻公曰周故與秦國合而
別、五百歲復合、七十歲而伯王出至孝文作咸陽築冀
闕而徙都之鄒道元

晉平公築鹿祈之室石有言者平公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
對曰石不能言有神焉馬不然民聽之濫也臣聞之作事不

第六十六卷

十一

時怨謠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屈盡
百姓疾怨莫安其性石言不亦可乎說苑

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不祥也晏子曰國
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不祥也晏子曰國
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
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今上山見虎、
之室也下澤見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
為不祥也晏子

齊有彗星齊侯使祝禱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
誦論衡不貳其命若之何禱之也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

無穢德又何禱焉若德之穢穢之何損論衡詩云惟此文王
小心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
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哉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
民卒流亡若德之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
乃止晏子

景公之時榮惑于守虛暮年不去公異之召晏子而問曰吾
聞之人行善者天賞之行不善者天殃之榮惑天罰也今留
虛具執當之晏子曰齊當之公不說曰天下大國十二皆曰
諸侯齊獨何以當晏子曰虛齊野也且天之下殃固于富彊
為善不用出政不行賢人使遠諛人反昌百姓疾怨自為祈

第六十六卷

十一

祥祿、饔食進死何傷是以列舍無次變星有芒榮惑回逆
孽星在旁有賢不用安得不亡公曰可去乎對曰可致者可
去不可致者不可去公曰寡人為之若何對曰盡去冤聚之
獄使反田矣散百官之財施之民矣振孤寡而敬老人矣夫
若是者百惡可去何獨是孽乎公曰善行之三月而榮惑遷
晏子

晏子為路寢之臺成而不踊焉相常驚曰君為臺甚急臺成
君何為而不踊焉公曰然有梟昔者鳴鳶不為也吾惡之
甚是以不踊焉相常驚曰臣請禱而去公曰何具對曰築新
室為置白茅公使為室成置白茅焉相常驚夜用事明日問

公曰今昔聞鴉聲乎公曰一鳴而不復聞使人往視之鴉當墜布翌伏地而死公曰子之道若此其鳴明亦能益寡人之壽乎對曰能公曰能益幾何對曰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公曰子亦有徵兆之見乎對曰得壽地且動公喜令百官趣具騫之所求栢常騫出遭晏子于塗拜馬前騫辭曰為櫟君鴉而殺之君謂騫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壽乎騫曰能今且大祭為君請壽故將往以聞晏子曰嘻亦能善為請君壽也雖然吾聞之維以政與德而順乎神為可以益壽今徒祭可以益壽然則福兆有見乎對曰得壽地將動晏子曰騫昔吾見維星絕樞星散地其動汝以是乎栢常騫俯有

問仰而對曰然晏子曰為之無益不為無損也汝薄歛毋費民且無令君知之晏子

齊大旱逾時景公召群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飢色吾使人卜云祟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歛以祠靈山可乎群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為身以草木為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景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何乎晏子曰不可說苑有祠此夫河伯以水為國以魚鱉為民天久不雨水泉說苑有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用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為之奈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

而雨乎於是景公出野居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樹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乎其惟有德也晏子

孔子在齊大旱春飢景公問於孔子曰如之何孔子曰凶年則乘駕馬力役不興馳道不修祈以幣玉祭祀不懸祀以下牲此賢君自貶以救民之禮也家語

楚共王有五子、招子圍于干子皆棄疾五人皆有寵共王無適立乃望祭山川請神決之乃與巴姬埋璧於太室之庭令五子齋而入拜康王跨之子圍肘加焉于干子皆皆遠之棄疾弱抱而入拜皆歷紐故共王死招為康王至于失之圍為共王及身而弑于干為王十有餘日子皆不立又懼誅

死皆絕無後棄疾後立竟續楚祀如其神符其王日之長短與拜去璧遠近相應也夫璧在地中五子不知相隨入拜遠近不同歷紐若神將教誥之矣王充

宋人有好行仁義者鴻烈作善者三世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鴻烈作先王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

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近後合其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婦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于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壯者皆棄

城而戰死者大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鴻烈作丁壯者死牢守而不下楚王大怒城已破諸守城者皆屠之此獨以父子有之故得無東城及圍解而疾俱復中虛

五雲之變可以卜當年之豐歉八風之朝可以卜當時之吉凶是知休咎災祥一氣之運耳渾人我同天地而彼私智認而已之閑尸子

亢倉子居息壤五年靈王使旅公致籬帛與綬略曰余末小子否德忝位水旱不時藉為人君何以禳之亢倉子曰水陰沴也陰於國政類刑人事類私旱陽過也陽於國政類德人事類盈楚以為凡遭水旱天子宜正刑修德百官宜去私戒盈則以類而消百福日至矣亢倉子

第六十六卷 十五

北宮意問曰上古之世天不愛其室是以日月淑清而揚光五星循軌而不失其次鳳凰至著龜兆甘露下竹實滿流黃出朱草生敢問何所重修為而至于是也子華子曰異乎吾聞夫禎祥瑞應之物有之足以備其教無之不缺於治也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有也上古之世居有以虛宰多以少所以同于人者周舍也所以異于人者神明也神明之運其由也甚微其效也甚徑與變相蕩還與化相推移陰陽不能更四序不能虧洞於纖微之域通於恍惚之底挹之而不冲注之而不滿彼其視鳳凰麒麟也秦牢之養爾彼

其視澧液甘露也則澮之寫爾彼其視芝房竹實凡草木之異者畦園之毓爾彼其視玉石瓊恆凡種之族者筐篚之藏爾故曰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有也昔者有虞氏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之詩而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周公之佐成王也希膳不徹於前鍾鼓不懈於懸而歌雍詠勺六服承德凡禎祥瑞應之物有之足以備其教無之不缺於治聖王已沒天下大亂父子失性君臣失紀未有甚於今日也然且日月星辰衝陳於上與治世同焉而已矣故曰天道遠人道逼待蒼龜而襲吉福之末也顛蹶望拜而謂焉其待則薄矣故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有也吾恐後

第六十六卷 十六

世之人主方且睢眦、眦、唯此之事而為人臣者巧詐誕譎以容悅於其君舍其所當治而責成于天惜或氣然而數終忽也有鍾其變也色澤狀貌非耳目之所屬也於是奉以為祥君臣動色士庶革聽以至作為聲歌而薦之於郊廟錯采績畫而以奏諸其臣民奄然以為後世莫我之如也彼其却數於上世其所謂秦牢之養也則澮之寫也畦園之毓也筐篚之藏也章、焉如日星之在上也乃始矜誇而以希有之事為世而不可以幸冀者也甚矣其亦弗該於帝王之量者矣程本

古之至人探幾而鈎深與天通心清明在躬與帝同功是以

進為而在上則至精之感流通而無礙以上行而浮際以下
行而極憂以旁行而塞於四表不言而從化不召而效證以
其所以感之者內也伏羲神農之世其民童蒙瞶瞶不
知所以然而然是以永年黃帝堯舜之世其民樸樸以有立職
植植而弗鄙弗天是以難老末世之俗則不然煩稱文辭
而實不效知誦相誕而情不雅蓋先霜霰以戒衰妒者矣机
括存乎中而群有詐心者族攻之于外是以父哭其子兄喪
其弟長短頓指百疾俱作四方疫癘道有繼負有亮狂偃萬
怪以生所以然者氣之所感故也夫神氣之所以動可謂微
矣日月薄食虹蜺晝見五緯相凌四時相乘水竭山崩宵光

第六十六卷

七

畫寘石言犬病夏霜冬雷繆監之族諸禍之物不約而摠至
所以然者氣之所成故也夫神氣之所以動可謂微矣故天
之與人具有以相通此之謂也程本

魯昭公之時鸛鵒未巢師已採文成之世童謡之語有鸛鵒
之言見今有未巢之驗則占謂之凶其後昭公為季氏所逐
出於齊國果空虛都有虛驗按漢書云昭公二十五年夏鸛
鵒不巢又黑祥也視不明聽不聰不聽之謂也劉向以為有蜚言或
不言者氣所生所謂青也鸛鵒言未者氣所生所謂青也
將遂昭公去宮室而居外野也鸛鵒白羽早之祥也穴居而
好水黑色為主急之應也天戒若曰既失眾不可急暴
季氏為季氏所敗出奔于齊遂死故野鳥未巢師已處之禍
于外野董仲舒指略略同

意如占使昭公聞師已言之修行政改為善居高宗之操終
不能消何則鸛鵒之謡已兆出奔之禍已成也鸛鵒已出於
文成之世矣根生葉安得不茂源發流安得不廣此尚為近
未足以言之夏將衰也二龍戰於庭吐漿而去夏王憤而藏
之夏亡傳於殷亡傳於周皆莫之發至幽王之時發而視
之漿流于庭化為玄龜走入後宮與婦人交遂生褒姒褒姒
婦周厲王惑亂國遂滅亡劉向以為夏后季世周之幽厲皆
孽也漿血也一日沫也縻孤桑子也其服蓋以其草為箭服
近射妖也女童者禍將生于女因以兵寇亡也
幽厲王之去夏世以為千數歲二龍戰時幽厲褒姒皆未為
人也周亡之妖已出久矣妖出禍安得不就瑞見福安得不

第六十六卷

十八

至若二龍戰時言曰余褒之二君也是則褒姒當生之驗也
龍稱褒姒不得不生則厲王不得不惡則國不得不
亡微已見雖五聖十賢相與卻之終不能消善惡同實善
祥出國必具惡祥見朝必亡謂惡異可以善行除是謂善瑞
可以惡政滅也河源出於崑崙其流播於九河使充禹卻以
善政終不能還者水勢當然人事不能禁也河源不可禁二
龍不可除則桑穀不可卻也王命之當興也猶春氣之為夏
也其當亡也猶秋氣之為冬也見春之微葉知夏有莖葉觀
秋之寒實知冬之枯葉桑穀之生其猶春葉秋實也必然猶
驗之今詳修政改行何能除之夫以周亡之詳見於夏時又

此六行當作
注焉

第六十六卷

十九

何以知桑穀之生不為紂亡出乎或時祖已言之信野草之
古夫遠近之實高宗問祖已之後側身行道六國諸侯偶朝
而至高宗之命自長未終則謂起桑穀之問改政修行享百
年之福矣夫桑穀之生殆為紂出亦或時言而不凶故殷朝
不亡高宗壽長祖已信野草之占謂之當亡之徵漢孝武皇
帝之時獲白麟戴兩角而共載使謂者終軍謀之軍曰夫野
獸共一角象天下合同為一也又云孝武皇帝西巡狩得
白麟一角而五趾又有木枝出復合于本武帝謀問群臣竭
者終軍曰野禽并角明同本也衆枝內附示無外也如此瑞
者外國宜有降者是若應殆且有解編髮則左衽襲冠帶要
衣裳而家化焉其後數月越地有降者匈奴名王亦得數千
人未降竟如終軍之言終軍之言得瑞應之實矣麒麟野獸
也桑穀野草也俱為野物獸草何別終軍謂獸為吉祖已為
野草為凶高宗成湯之面有蓂莢升陽而惟祖已以為遠
人將有未者說尚書家謂雖凶謙駁不同且從祖已之言雖
未吉也雖伏于野草之中草履野鳥之形若民人處草履之
中可謂其人吉而所凶乎民人入都不謂之凶野草生朝何
故不吉雖則民人之類如謂含血者吉長秋未何故謂之凶
如以從夷狄未者不吉介葛盧未朝是凶也如以草木者為
凶未草莖莢是不吉也未草莖莢皆草也宜生於野而生于

第六十六卷

十一

朝是為不吉何故謂之瑞一野之物未至或出吉凶異謀朱
草莖莢善草故為吉則是以善惡為吉凶不以都野為好醜
也周時天下太平越嘗獻雉于周公高宗得之而吉雉亦草
野之物何以為吉如以雉所分有似於士則鷹亦仍有似君
子公孫術得白鹿占何以凶然則雉之吉凶未可知則夫桑
穀之善惡未可驗也桑穀或善物象遠方之士將皆立於高
宗廟故高宗獲吉福享長久也王充
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曰天久不雨吾欲暴起而奚若曰天
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母乃不可與然則吾欲暴起而奚若
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母乃已疏乎徙市則
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為之徙市不亦
可乎檀弓按左傳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尫滅
也仲何為天欲殺之則勿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滅
也公從之是歲也飢而不害文仲對速過縣子
趙簡子問於翟封荼曰吾聞翟雨穀三日信乎曰信又聞雨
血三日信乎曰信又聞馬生牛、生馬信乎曰信簡子曰大
執妖亦足以志國矣對曰雨穀三日畜風之所飄也雨血三
日驚鳥擊於上也馬生牛、生馬雜牧也非此翟之妖也簡
子曰然則翟之妖奚也對其國數散其君幼弱其諸卿貨其
大夫比黨以求祿爵其百官肆斷而無告其政令不竟而數
化其士巧貪而有怨此其妖也說苑

魏文侯御廩災文侯素服辟正殿五日群臣皆素服而弔公
子成父獨不弔文侯復殿公子成父趨而入賀曰甚大善矣
夫御廩之災也文侯作色不悅曰夫御廩者寡人實之所藏
也今火災寡人素服辟正殿群臣皆素服而弔至於子大夫
而不弔今已復辟矣猶入賀何為公子成父曰臣聞之天子
藏于四海之內諸侯藏于境內大夫藏于家士庶人藏篋櫝
非其所藏者不有天災必有人患今幸無人患乃有天災不
亦善乎文侯喟然嘆曰善說苑

凡五穀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為養也故民無仰則君無
養民無食則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務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

第六十六卷

壬子

可不節也五穀盡收則五味盡街于主不盡收則不盡御一
穀不收謂之饑二穀不收謂之旱三穀不收謂之凶四穀不
收謂之饑五穀不收謂之飢歲饑則仕者大夫以下皆捐祿
五分之一旱則捐五分之一凶則捐五分之一饑則捐五分
之四飢則盡無祿粟食而已矣故凶飢存乎國人君徹馮食
五分之五大夫徹縣士不入李君朝之衣不華制諸侯之客
四鄰之使雍食而不盛徹縣駢塗不芸馬不食粟婢妾不衣
帛此告不足之至也今有肩其子而汲者墜其子於井中其
母必從而道之今歲凶民飢道餓重其子此疫於隊其可無
察邪墨子

昔秦文公之世有陽伯者逢二重曰曰彼兩重二雉也得
雉者伯雉者王二重翻飛化為雙雉光武獲雉於此山以為
中興之祥故置縣以名焉酈道元

史記秦本紀云秦武王三年渭水赤三日秦昭三十四年渭
水又大赤三日洪範五行傳曰赤者火色也水盡以火沴水
也渭水秦大川也陰陽亂秦用嚴刑貶亂之象酈道元按
火沴水也秦連相坐之法棄灰於道者殺問姦而刑虐加以
武伐橫出殘賊鄰國至于變亂五刑氣象謬亂天威若曰勿
為刻急將致敗亡秦遂不改至始皇滅六國二世而亡昔三
代居三河洛出圖書秦居渭陽而渭水數赤瑞異應德之
故也京房易傳曰居酒于酒淫于色
凡人謂國家厄異流水赤也

第六十六卷

壬子

凡帝王者將與也天必先見祥乎下民黃帝之時天先見大
蟬大螻黃帝曰土氣勝土氣勝故其色尚黃其事則土及禹
之時天先見草木秋冬不殺禹曰木氣勝木氣勝故其色尚
青其事則水及湯之時天先見金刃生於水湯曰金氣勝金
氣勝故其色尚白其事則金及文王之時天先見火赤鳥銜
丹書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氣勝火氣勝故其色尚赤其事則
火伐火者必將水天且先見水氣勝水氣勝故其色尚黑其
事則水氣至知不知數倍將徙于土呂覽
凡生非一氣之化也長非一日之任也成非一形之功也故
衆正之所積其福無不及也衆邪之所積其禍無不逮也其
風雨則不適其甘雨則不降其霜雪則不時寒暑則不當陰

陽失次四時失序人民淫樂不固禽獸胎消不殖草木瘁小
不滋五穀萎敗不成其以為樂也若之何哉故至亂之化君
臣相賊長少相殺父子相忍弟兄相誣知交相倒夫妻相冒
日以相危失人之紀心若禽獸長邪苟利不知義理其雲狀
有若犬若馬若白鵠若重車有其狀若人蒼衣赤首不動其
名曰天衡有其狀若懸金而赤其名曰雲旒有其狀若衆馬
以關其名曰滑馬有其狀若衆植華以長黃上白下其名蚩
尤之旒其日有闕蝕有倍備有暈珥有不光有不及景有衆
日並出有晝盲有宵見其月有薄蝕有暉珥有偏盲有四月
並出有二月並見有小月承大月有大月承小月有月蝕星
有出而無光其星有炎惑有彗星有天搖有天撓有天竹有
天英有天干有賊星有闕星有賓星其氣有上不屬天下不
屬地有豐上殺下有若水之波有若山之揖春則黃夏則黑
秋則蒼冬則赤其妖孽有生如帶有鬼投其珥有莧生雉
亦生鷄有螟集其國其音曰國有游蛇西東馬牛乃言犬
鼠乃連有狼入於國有人自天降市有舞鵩國有行飛馬有
生角雄雞五足有豕生而獮鷄那多假有社遷處有豕生狗
國有此物其主不知驚惶至華上帝降禍凶災必亟其殘亡
死喪殄絕無類流散循飢無日矣此皆亂國之所生也不能
勝數盡剋越之竹猶不能書故子華子曰夫亂世之民長短

頤頤百疾民多疾病道多機穽盲禿偃危萬怪皆生故亂世
之主烏聞至樂不聞至樂其樂不樂呂覽
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
凶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修道
而不貳則天不能禍故水旱不能使之飢渴寒暑不能使之
疾疫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養略而
動罕則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則天不能使之吉故水
旱未至而飢渴寒暑未薄而疾疫怪未至而凶受時與治世
同而殃禍與治世異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於天人之
分則可謂至人矣不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謂天職如是
者雖深其人不如慮焉雖大不如能焉雖精不如察焉夫是
之謂不與天爭職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
能參合其所以參而頤頤其所參則惑矣列星隨旋日月遞炤
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
養以成不見其事以見其功夫是之謂神皆知其所以成莫
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唯聖人為不求知天職既立天功
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惡喜怒哀樂藏焉夫是之謂天情耳目
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心居中虛以
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財非其類以養其類夫是之謂天養
順其類者謂之福逆其類者謂之禍夫是之謂天政暗其天

君亂其天官棄其天養逆其天政背其天情以喪天功夫是之謂大凶聖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備其天養順其天政養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則知其所為知其所不為矣則天地官而萬物役矣其行曲治其養曲適其生不傷夫是之謂知天故大巧在所不為大智在所不慮所志於天者已其見象之可以期者矣所志在於地者已其見宜之可以息者矣所志於四時者已其見數之可以事者矣所志於陰陽者已其見知之可以治者矣官人守天而自為守道也治亂天耶曰日月星辰瑞曆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天也時耶曰繁啓蕃長於春夏蓄積收藏於秋冬是又禹桀

第六十六卷

廿五

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時也地耶曰得地而生失地則死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地也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美文王康之此之謂也荀子星墜木鳴國人皆曰是何也曰無何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薄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是無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並世起無傷也上闇而政險則雖無一至者無益也夫星之墜木之鳴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畏之非也物之已至者韓詩作萬物人祿則可畏也楷耕傷稼耘耨失歲政險失民田稼歲惡糴貴民飢道路

有死人夫是謂之人祿政令不明舉錯不時本事不理道路人下韓詩作鄰人相暴對門相盜禮義不修牛馬相生六畜作妖臣下殺上父子相疑夫是之謂人祿禮義不修內外無別男女淫亂則父子相疑上下乖離寇難並至夫是之謂人祿是生於亂三者錯無安國其說其迹其甚甚慘勉力不時則牛馬相生六畜作妖可怪也傳曰韓詩有天地之萬物之怪書不說無用之辨不急之察韓詩棄而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則日切磋而不舍也荀子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賤而不肯事貴不肯而不肯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荀子

第六十六卷

廿六

魏王問子順曰寡人聞昔者上天神異后稷而為之下嘉穀周以遂興往中山之地無故有穀非人所為云天雨之反亡國何故也答曰天雖至神自古及今未聞下穀與人也詩美后稷能太教民種嘉穀以利天下故詩曰誕降嘉種猶書所謂稷降播種農殖嘉穀皆說種之其義一也若中山之穀妖怪之事非所謂天祥也孔鮒

燕丹子曰燕太子丹質於秦王遇之無禮乃求歸秦王為機不發機之橋欲以陷丹之過之橋不為發又一說交龍捧擊而機不發殺之言能致天雨粟為頭白馬生角厨門象生肉足舟上株木跳度滑之瑞者可得生活丹有神靈天為感應格太史記燕太子丹與秦始皇遇之蓋不善丹恐而亡歸求

勇士制刺秦武陽出樊於期之首貢之也禮而見之變起而繼之問事啟而制刺立死始皇大怒乃蓋發兵伐燕王走保遼東使新丹以謝秦燕亦遂滅丹畏死逃歸耳自為其父所戮手足已絕安在其能使兩眾其餘云乎原其所以為茲語者丹實好士無所愛也故問閭小論筋成之耳

秦始皇二十一年長狄十二見於臨洮長五丈餘以為善祥

鑄金人十二以象之各重二十四萬斤坐之宮門之前按漢書云

史記秦始皇二十六年有大長五丈足履六尺皆更狄服凡十二人見於臨洮天成若曰勿大為畏狄之行將受其禍是歲始皇初并六國交喜以為瑞鑄天下兵器作金人十二以象之遂自習聖端詩書坑儒士會淫暴虐務欲廣地南成五嶺北築長城以備胡越聖山填谷西起臨洮東至遼東徑數千里故大人見於臨洮明禍亂之起後十四年而秦亡自咸卒陳勝發愚以為謂瑞謂之金狄皆銘其胸云皇帝二固非謂或亦未得也

十六年初兼天下以為郡縣正法律同度量大人未見臨洮

第六十六卷

廿七

身長五丈足六尺李斯書也故衛恒叙篆曰秦之李斯號為工篆諸山及銅山銘皆斯書也漢自防房徙之未央前俗謂之翁仲矣地皇二年王莽夢銅人泣惡之念銅人銘有皇帝初兼天下文使尚方工錫滅所夢銅人膚文後董卓毀其九為錢具在者三魏明帝欲徙之洛陽重不可勝至霸水西停之漢晉春秋曰或言金狄泣故留之酈道元

秦始皇帝三十六年焚惑守心有星墜下至地為石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始皇聞之令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家人誅之因燔其石妖王充

神異傳曰卷縣秦時長水縣也始皇時縣有童謡曰城門當

有血城陷沒為湖有老嫗聞之憂懼且往窺城門侍欲縛之嫗言其故嫗去後門侍煞犬以血塗門嫗又往見血走去不敢顧忽有大水長欲沒縣主簿令幹入白令見幹曰何忍作魚幹又曰明府亦作魚遂乃淪陷為谷矣因目長水城水曰谷水也酈道元

第六十六卷

廿八

昔已垂有五姓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其擲劍於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為君已氏子務相乃中之人又令乘土舟約浮者當以為君唯務相獨浮因立之是為廩君乃乘土舟從夷水下至監陽監水有神女謂廩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願留共居廩君不許盟神暮輒來宿旦化為蟲群飛蔽日天地晦暝積十餘日廩君因伺便射殺之天乃開明廩君乘土舟下及夷城石岸嶮曲其水亦曲廩君望之而嘆山崖為廩君登之上有平石方二丈五尺因立城其傍而居之四姓臣之死精魂化為白虎故已氏以虎飲人血遂以人祀酈道元

高皇帝母曰劉媪皇甫謐云媪蓋姓王氏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蛟龍在上及生而有美質姓好用酒嘗從王媪武負貫酒飲醉止卧媪負見其身常有神怪每留飲醉酒售數倍後行澤中手斬大蛇一姬當道而哭云赤帝子殺吾子此驗阮著聞矣秦始皇帝嘗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遊以

獻當之高祖之氣也與呂后隱於芒碭山澤間呂后與人求之見其上常有氣直起往來輒得其處後與項羽約先入秦閼王之高祖先至項羽怨恨范增曰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成五采此皆天子之氣也急擊之高祖往謝項羽與亞夫謀殺高祖使項莊拔劍起舞項伯軼以身覆高祖之身劍遂不得下殺勢不得成會有張良樊噲之救卒得免脫遂王天下水經曰漢書高祖將見項羽楚漢春秋曰項王在鴻門亞夫曰吾使人望沛公其氣衝天五色相照或似龍或似雲非人臣之相可誅之漢高祖會項羽范增目羽不應樊噲狀盾撞入食豕有羽壯字初姪身有蛟龍之神既生酒舍見雲氣之怪夜行斬蛇一樞悲哭始皇呂后望見光氣項羽謀殺項伯為蔽謀遂不成遭

第六十卷

廿九

得良噲蓋富貴之驗氣見而物應人助輔援也王充

漢興老父授張良書已化為石是以石之精為漢興之瑞也猶河精為人持璧與秦使者秦止之徵也王充

安危之效吉凶之徵一出于身之道成敗之驗一起於

行堯舜不易日月而興桀紂不易星辰而亡天道不改而人道易也夫持天地之政操四海之綱不可以失度動作

不可以離道謬誤出於口則亂及萬里之外况刑及無罪於獄而殺及無辜於市乎故世衰道亡非天之所為也及國君

者有所取之也惡政生于惡氣生於災異蝮虫之類隨氣而生虹蜺之屬因政而見治道失於下則天文度於上惡

政流於民則虫災生於地賢君知辟知隨變而改思之於

變聖人之理恩及昆虫澤及草木乘天氣而生隨寒暑

而動者莫不延頸而望治傾耳而聽化聖人察物無所遺失

上及日月星辰下至鳥獸草木昆虫六鷁之退飛治五

石之所預所以不失纖微至於鵲鵲未冬多廢言鳥獸之類

也十有二月李梅實十月殞霜不熟菽言寒暑之氣失

其節也鳥獸草木尚欲各得其所綱之以法紀之以教而况

於人乎聖人承天之明正日月之行錄星辰之度因天地之

利苛高下之宜設山川之便平四海分九州同好惡一風俗

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天出善道聖人得之言御占

第六十六卷

三

國曆之變下衰風化之失以匡衰盛紀物定世後無不可行

之政無不可治之民故曰則天之明因地之利觀天之化推

演萬事之類散見於彌漫之間調之以寒暑之節養之以四

時之氣同之以風雨之化故絕國異俗莫不知樂則歌

哀則哭蓋聖人之教所齊一也陸賈

樊將軍噲問陸賈曰自古人君皆云受命於天云有瑞應豈

有是乎賈應之曰有之夫目睨得酒食燈火萼得錢財乾鵲

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嘉小既有徵大亦宜然故目睨

則呪之火華則祥之乾鵲噪則饒之蜘蛛集則放之况天下

大寶人君重位非天命何以得之哉瑞者實也信也天以宝

為信應人之德故曰瑞應無天命無至信不可以力取也西京雜記按此蓋晉自其志而實為是言以斯之耶

子苑卷之六十七

灾祥二

惠帝七年夏雷震南山大木数千株皆火燃至末其下數十畝地草皆焦黃其後百許日家人就其間得龍骨一具較二具西京雜記

文帝自代微到後期不得至日為再中按高皇后八年後九月己酉夕即位就未央幸前殿下赦令即位時以昏夜日不再中風俗通

文帝初多雨積霖至百日而止西京雜記

竇太后弟名曰廣國年四五歲家貧為人所掠賣其家不知

第六十九卷

其所在傳賣十餘家為其主人入山作炭暮寒卧炭下百余人炭崩盡壓死廣國獨得脫自卜數日當為侯從其家之長安聞竇太后新立家在清河現津乃上書自陳竇太后言于文帝召見問其故果是乃厚賜之景帝立拜廣國為章武侯夫積炭崩百餘人皆死廣國獨脫命當富貴非徒得活又封為侯王充

一穀不升謂之饑二穀不升謂之飢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荒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礼君食不兼味臺榭不飾道路不除百官補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祠此大侵之礼也詩曰戎居御卒荒此之謂也韓嬰

人主之清上通於天故誅暴則多飄風枉法令則多蟲螟殺
不辜則國地亦令不收則多淫雨

人無能作也有能為也有能為也而無能成也人之為天成
之終身為善非天下不行終身為不善非天下不亡故善否
我也禍福非我也故君子順其在己者而已矣性者所受於
天也命者所遭於時也有其材不遇其世天也太公何力比
干何罪循性而行止或害或利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故君子
能為善而必能得其福不忍為非而未能必免其禍
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四海之內寂然無聲一言聲然大動天
下是以天心喆嗟者也故一動其本而百枝皆應若春雨之

第六十七卷

卷一

灌萬物也渾然而流沛然而施無地而不澍無物而不生故
聖人者懷天心聲然能動化天下者也故精誠感於內形氣
動于天則景星見黃龍下祥鳳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
海不溶波故詩云懷柔百神及河嶠岳逆天暴物則日月薄
蝕五星失行四時干爭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詩曰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天之典人有以相通也故國危亡而天
文受世戡亂而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精稜有以相蕩也

夫雌雄相接陰陽相薄羽者為雛驚毛者為駒犢柔者為皮
肉聖者為靈角人弗怪也水生蠃蝦山生金玉人弗怪也老

槐生火火血為燐人弗怪也山出鳴陽水生罔象木生畢方
并生宵羊人怪之聞見

所獨見也利害之反覆知者之所獨明也同異嫌疑者世俗
之所眩惑也夫見不可布於海內聞不可明於百姓是故因
鬼神机祥而為之立禁總形推類而為之變象何以知其然
也世俗言曰饗大高者而羸為上牲墜死人者喪不可以藏
相戲以刃者太祖耐其肘枕尸構而卧者鬼神雖其首此皆
不著於法令而聖人之所不口傳也夫饗大高而羸為上牲
者非羸能賢於野獸麋鹿也而神明獨饗之何也以羸為牲
家人所常畜而易得之物也故因其便以尊之表不可以藏

第六十八卷

卷二

者非表不能具絺綌曼帛溫煖於身也世以為表者難得貴
賈之物也而可傳於後世無益於益死者而足以養生故因
其賈以擊之相戲以刃太祖耐其肘者夫以刃相戲必為過
失過失相傷其患必大無涉血之仇爭忿聞而以小事自內
於刑戮愚者所不知忌也故因太祖以累其心枕尸構而卧
鬼神履其首者使鬼神能玄化則不待尸構之行若循虛而
出入則亦無能履也夫尸構者風氣之所從往來而風氣者
陰陽相通者也離者必病故託鬼神以申誠之也凡此之屬
皆不可勝著於書策竹而藏於官府者也故以机祥明之為
愚者之不知其害乃借鬼神之威以申其教所由來者遠矣

而愚者以為祇祥而狠者以為非唯有道者能通其志

楚王英宮樓未成鹿走上皆其後果薨魯昭公旦出鷄鴒未

巢其後季氏逐昭公昭公奔齊遂死不還賈誼為長沙王傳

鷄鳥集舍發書占之曰主人將去其後還為梁王傳懷王好

騎墜馬而薨賈誼傷之亦病而死昌邑王時曼鴒鳥集宮殿

下王射殺之以問郎中令龔遂對曰曼鴒野入宮亡之應也

其後昌邑王竟亡按漢書昭帝時有鴒或曰亮鴒集昌邑

青祥也時上馳騁無度慢侮大臣不敬至尊有服妖之象

故青祥見也野鳥入殿宮室將空王不悟卒以亡京房易傳

曰鴒退有德殿皆狂廢妖水盧奴令田光與公孫弘等謀反

且且竟時狐鳴光舍屋上光心惡之其後事竟坐誅會稽東

部都尉禮文伯時羊父廳下其後還為東萊太守都尉王子

鳳時鷹入府中其後還丹陽太守夫吉凶同占遷免一驗俱

象空亡精氣消去也故人且也野鳥入澤城且空也草蟲

入邑奇類聚多行事也略舉較者以定實驗也王充

漢景帝三年有白頸烏與黑鳥群闚於縣國呂縣白頸烏

不勝墮泗水中死者數千京房易傳曰逆親之厥妖白黑鳥

開時有吳楚之反鄭道元按漢書昭帝元鳳元年有鳥與

時燕王旦謀為亂遂不改寤伏辜而死楚燕皆骨肉藩臣以

驗也而謀逆俱有鳥鵲闚死之祥行同而占合此天人之明

表也燕一鳥鵲闚于宮中而黑者死楚以萬數闚于野外而

白者死象燕陰謀未發獨王自殺于宮故一鳥水色者死楚

也京房易傳曰專征劫殺厥妖鳥鵲闚愚謂若此則驗之甚

矣然又多不驗者何也

竹書紀年梁惠王三年秦子向命為藍君孟子向之故邑也

川有漢臨江王瑩冢景帝以罪徵之將行祖於江陵北門車

軸折老父泣曰吾王不反矣榮至中尉郅都急切責王年

少恐而自殺瑩於是川有驚數里街土置冢上百姓矜之

元

烏孫王號昆莫匈奴攻殺其父而昆莫生棄於野鳥銜肉食

之單于怪之以為神而收長及壯使兵數有功單于乃復以

其父之民予昆莫命令長守於西城夫后稷不當棄故牛馬

不踐鳥以羽翼覆愛其身昆莫不當死故鳥銜肉就而食之

王充

京師大水泰山川以止兩丞相御史二千石禱祠如求雨法

西京雜記

濟陰王興居反始舉兵大風從東來直吹其旌旗飛上天入

雲而墮城西井中馬皆悲鳴不進左右李郭等諫不聽後卒

自殺西京雜記

漢武帝未誕之時景帝夢一赤龍從雲中直下入棠蘭閣帝

覺而坐於閣上果見赤氣如烟霧未蔽戶牖望上有丹霞箭

鏘而起乃改棠蘭閣為綺閣殿後王夫人生武帝於此殿有

青雀群飛於霸城門乃改為青雀門乃更修飾刻木為綺櫺

此段不用

雀去因名為青綺門洞真記

元封二年大寒雪深五尺野鳥獸皆死牛馬皆蹇縮如蜎三

輔人民凍死者十有三西京雜記

瓠子河決有蛟龍從九子自決中逆上入河噴沫流波數十

里西京雜記

武帝議問群臣謂者終軍曰野禽并角明同本也眾枝內附

示無外也如此瑞者外國宜有降者是若應殆且有解編髮

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焉其後數月越地有降者旬

奴名王亦將數千人來降竟如終軍之言終軍之言得瑞應

之妄矣

第六十七卷

六

天地之物有不常之變者謂之異小者謂之災常先至而
異乃隨之災者天之譴也異者天之威也譴之而不知乃畏
之以威詩云畏天之威殆此謂也凡災異之本盡生於國家
之失國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災害以譴告之譴告之而
不知變乃見怪異以驚駭之驚駭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
至以此見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謹按災異不以見天意
有欲也有不欲也所欲所不欲者人內以自省宜有懲
於心外以現其事宜有驗於國故見天意者之於災異也畏
之而不惡以為天欲振吾過救吾失故以此救我也春秋之
法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者謂幸國孔子曰天之所幸

有為不善而屢極其災王曰天不見災地不見孽則禱之于
山川曰天其將亡予耶不說吾過極吾罪也以此現之天災
之應過而至也異之顯明可畏也此乃天之所以欲救也春秋
之所獨幸也莊王所以禱而請也聖主賢君尚樂受忠臣之
諫而况受天譴也董仲舒

第六十七卷

七

功封有德土有變大風至兩穀傷此不信也不敬父兄淫泆
無度宮室榮教之者省宮室去彫文孝悌恤黎元金有變
畢昂為田三覆有武多兵多盜寇此棄義貪財輕民命重貨
賂百姓趣利多奸執教之者奉廉潔立正直隱武行文東甲
械水有變冬濕多霧春夏雨雹此法令緩刑罰不行教之者
憂國圖案奸究誅有罪蔓五日董仲舒
禹水湯旱非常經也遭遭世氣之變而昧陽失平竟視民如
子民親親克如父母尚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百姓喪
考妣四海之內閭閻八百三年三年陽氣壓於陰氣大興
此禹所以有水名也桀天下之殘賊也湯天下之盛德也天

下除殘賊而得盛德大善者再是重陽也故湯有旱之名皆
適遭之變疑平生之常則所守不失則正、道益明董仲舒
今平地注水去燥就濕均薪施火去濕就燥百物具去所與
異而從其所與同故氣同則會聲比則應其驗顯然也試調
琴瑟而錯之鼓其宮則他宮應之鼓其商而他商應之吾音
比而自鳴非有神其數然也美事召美類惡事召惡類、之
相應而起也如馬鳴則馬應之帝王之將興也其美祥亦先
見其將亡也妖孽亦先見物固以類相召也故以龍致雨以
扇逐暑軍之所處以棘楚美惡皆有從來以為命莫知其處
所天將陰雨人之病故為之先動是陰相應而起也天將欲

第六十七卷

八

陰雨又使人欲睡卧者陰氣也有憂亦使人卧者是陰相求
也有喜者使人不欲卧者是陽相索也水得夜益長數分東
風而酒湛溢病者至夜而病益甚難至幾明皆鳴而相薄其
氣益精故陽益陽而陰益陰陽陰之氣固可以類相益指也
天有陰陽人亦有陰陽天地之陰氣起而人之陰氣應之而
起人之陰氣而天之陰氣亦宜應之而起其道一也明於此
者欲致雨則動陰以起陰欲止雨則動陽以起陽故致雨非
神也而疑於神者其理微妙也非獨陰陽之氣可以類進退
也雖不祥禍福所從生亦由是也無非已先起之而物以類
應之而動者也故聰明聖神內視反聽言為明聖內視反聽

故獨明聖者知其本心皆在此耳故琴瑟報彈其宮他宮自
鳴而應之此物之以類動者也其動以聲而無形人不見其
動之形則謂之自鳴也又相動無形則謂之自然其實非自
然也有使之然者矣物固有實使之其使人無形

孝武建元四年天雨粟孝元景寧元年南陽、郡雨小者如
黍粟而青黑味苦大者如大豆亦黃味如麥下三日生根葉
狀如大豆初生時也 博物志

漢興多瑞應至武帝之世特甚麟鳳數見王莽時郡國多稱
瑞應歲、相尋皆由順時之欲承旨求媚多無實應乃使人
猜疑 博物志

第六十七卷

九

元光元年七月京師雨雹鮑敞問董仲舒曰雹何事也何氣
而生之仲舒曰陰氣脅陽氣天地之氣陰陽相半和氣同迴
朝夕不息陽德用事則和氣皆陽建巳之月是也故謂之正
陽之月陰德用事則和氣皆陰建亥之月是也故謂正陰之
月十月陰雖用事而陰不孤立此月純陰疑於無陽故謂之
陽月詩人所謂日月陽止者也四月陽雖用事而陽不獨存
此月純陽疑於無陰故亦謂之陰月自十月已後陽始生於
地下漸丹流散故言息也陰氣轉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
至四月純陽用事自四月已後陰氣始生於天上漸丹流散
故云息也陽氣轉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十月純陰用

事二月八月陰陽正等無多少也以此推移無有差謬運動抑揚更相動薄則熏蒸而風雨雲霧雷電雹生焉氣上薄為雨下薄為霧風其意也雲其氣也雷其相擊之聲也電其相擊之光也二氣之初蒸也若有若無若實若虛若方若圓指聚相合具休重故雨乘虛而墜風多則合速故雨大而疎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其寒月則雨凝於上体尚輕微而因風相襲故成雪焉寒有高下上暖下寒則上合為大雨下凝為冰霰雪是也雹霰之流也陰氣暴上雨則凝結成雹焉太平之世則風不鳴條閉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塊潤業津莖而已雷不驚人號令啓發而已電不晦目宣示光耀而

第六十七卷

十一

已霧不寒望漫淫被泊而已雪不封條凌殄毒害而已雲則五色而為慶三色而成霜露則結珠而成甘結潤而成膏此聖人之在上則陰陽和氣雨時也政多純繆則陰陽不調風發屋雨溢河雪至牛目電殺驢馬此皆陰陽相蕩而為侵淫之妖也故曰四月無陰十月無陽何以明陰不孤立陽不獨存邪仲野曰陰陽雖異而所資一氣也陽用事此則氣為陽陰用事此則氣為陰陽之時雖異而二体常存猶如一鼎之水而未加火純陰也加火極熱純陽也純陽則無陰息火水寒則更陰矣純陰則無陽加水熱則更陽矣然則建巳之月為純陽不容都無復陰也但是陽家用事陽氣之極耳

第六十七卷

十二

蓀麥枯由陰殺也建亥之月為純陰不容都無復陽也但是陰家用事陰氣之極耳蓀麥始生由陽升也其著者蓀蘆死於盛夏秋冬蓀于嚴寒水極陰而有溫泉火至陽而有涼燄故知陰不得無陽不容都無陰也故曰冬雨必暖夏雨必涼何也曰冬氣多寒陽氣自上躋故人得其暖而上蒸成雲夏氣多暖陰氣自下昇故人得其涼而上蒸成雨矣故曰雨既陰陽相蒸四月純陽十月純陰斯則無二氣相薄則不雨乎曰然則純陽純陰雖在四月十月但月中之一日耳故曰月中何日曰純陽用事未夏至一日純陰用事未冬至一日朔旦夏至冬至其正氣也故曰然則未至一日其不雨乎曰然頗有之則妖也和氣之中自生災沴能使陰陽改節暖涼失度故曰災沴之氣其常存也邪曰無也時生耳猶乎人四肢五臟中也有時及其病也四支五臟皆病也故遷延負牆俛揖而退西京雜記

帝好微行於長安城西夜見一鰐將於路董謁曰昔樂嫫末喜於膝上以金簪貫玉螭腹為戲今螭腹餘金簪穿痕安非此邪曰白龍魚鱗網者食之帝曰試我洞真記

帝嘗見彗星東方朔折指星之木以授帝以木指彗星尋則沒也星出之夜野獸皆鳴別說謂之獸鳴星洞真記有鵲銜火於清溪之上鵲化成龍洞真記

元后一在家嘗有白燕銜白石大如指墜后續筐中后取之
后自割為二其中有文曰母天地后乃合之遂復還合乃寶
錄焉後為皇后常并置筮筮中謂為天筮也西京雜記

春秋左傳僖公十四年沙鹿崩晉史卜之曰陰為陽雄土火
相乘故有沙鹿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與其齊田乎
按左傳作卜權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後王翁孺自齊徙元城正真其地
日月當之王氏為舜後土也漢火也王禁生政君其母夢見
月入懷年十八詔入太子宮生成帝為元后漢祚道沿四世
稱制故曰火土相乘而為雄也及崩大夫楊雄作諫曰太陰
之精沙鹿之灵作合於漢配元生成者也酈道元

第六十七卷

十三

夫水旱俱天下陰陽所為也大旱則雩祭而請雨大水則鳴
鼓而劫社何也曰陽者陰之長也其在鳥則雄為陽雌為陰
其在獸則牡為陽而牝為陰其在民則夫為陽而婦為陰其
在家則父為陽而子為陰其在國則君為陽而臣為陰故陽
貴而陰賤陽尊而陰卑天之道也今大旱者陽氣太甚以厭
於陰、厭陽固陽其填也惟填厭之太甚使陰不能起也亦
雩祭拜請而已無敢加也至于大水及日蝕者陰皆氣太盛
而太滅陽精以賤秉貴以卑陵尊大逆不義故鳴鼓而攝之
朱絲索而劫之由此觀之春秋乃正天下之位微陰陽之失
直責者不避其難是亦春秋之不畏強禦也故劫厭社而不

為猶灵出天王而不為不尊上辭廟壻之命不為不聽其父
絕文姜之屬而不為不愛其母其義之盡邪其義之盡耶說苑

古者有舊者謂之厲君一時素服使有司弔死問疾憂以巫
醫旬旬以救之湯粥以方之善者必先乎鰥寡孤獨及病不
能相養死無以葬埋則葬埋之有親喪者不呼其門有齊衰
大功五月不服力役之征具有重尸多死者急則有聚眾童
子擊鼓莖火入官宮里用之各擊鼓莖火逐官宮里家之主
人冠立于作事畢出乎里門出乎邑門至野外此旬旬救厲
之道也師大敗亦然說苑

第六十七卷

十三

京房易侯曰何以知賢人隱師曰視四方常有大雲五色具
而不雨其下賢人隱矣酈道元
或問聖人占天乎曰占天也若此則史也何異曰史以天占
人聖人以人占天或問星有甘石何如曰在德不在星德隆
則眾星、隆則眾德也楊雄

朱圉山在梧中聚有石鼓不擊自鳴、則兵起漢成帝鴻加
三年天水冀南山有大石自鳴声隱、如雷有頃止聞于平
襄二百四十里野鷄皆鳴石大長三尺廣厚略等在崕脇去
地百餘丈民俗名曰石鼓石鼓鳴則有兵是歲廣漢黠于攻
死囚盜庫兵略民吏衣繡衣自號為仙君黨與浸廣明年冬

伏誅自歸者三千餘人信而有徵郡道元

光武帝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生于濟陽宮後殿第二內中
皇考為濟陽令時夜無火室內自明皇考恠之即召功曹史
充蘭使出問卜工蘭與馬下卒蘇永俱之卜王長孫所長孫
卜謂永蘭曰此吉事也母多言是歲有禾生景天僞火中三
本一莖九穗長於禾一二尺蓋嘉禾也元帝之初有鳳凰下
濟陽宮一有故今濟陽有鳳凰廬始與李父等俱起到紫界
中遇賊兵惶惑走濟陽舊廬比到見光若火正赤在舊廬道
南光耀煌煌上屬天有頃不見王莽時謁者蘇伯阿能望氣
使過春陵城郭鬱鬱蔥蔥及光武到河北與伯阿見問曰卿

第六十七卷

十

前過春陵何用知其氣佳也伯阿對曰見其鬱鬱蔥蔥耳蓋
天命當興聖王當出前後氣驗照察明著雖休守文因據前
基稟天光氣驗不足言創業龍興由微賤起於顛沛若高祖
光武者曷嘗無天人神怪光顯之驗乎王充

漢官曰開陽門始成未有名宿昔有一柱來在樓上琅邪開
陽縣上言南城門一柱飛去光武皇帝使來識視良是遂堅
傳之刻記年月日以名焉郡道元

昔洛水泛決漂害者衆津陽城門校將築以遏水諫議大夫
陳宜止之曰王遵臣也水絕其足朝廷必不入矣水乃造門
而退郡道元

天所以有災變何所以謹告人君竟悟其行欲令悔過修德
深思慮也援神契曰行有玷缺氣違于天情感變出以戒人
也災異者何謂也春秋潛潭已曰災之言傷也隨事而誅異
之言依先感動之也何以言災有災也春秋曰新宮火三日
哭傳曰必三日哭何禮也災三日哭所以然者宗廟先禮所
處鬼神無形体曰今忽得天火得無為災所中乎故哭也變
者何謂變者非常也耀嘉曰禹將受位天意大變迅風靡木
雷兩書箕服乘者何謂衣服乍大乍小言語非常故尚書太
傳曰時則有服乘也孽者何謂也曰介蟲生為非常尚書傳
曰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龜孽堯遭橫水湯遭大旱示有

第六十七卷

十五

謹告乎堯遭洪水湯遭大旱命運時然所以或災變或異何
各隨其行因具事也霜之為言亡也陽以散去雹之為言合
也陰氣專精積合為雹日食者必殺之何陰侵陽也鼓用牲
于社者衆陰之主以朱絲索之鳴鼓攻之以陽責陰也故
春秋曰日食鼓用牲于社所以必用牲者社地別神也尊之
故不敢虛責也日食大水則鼓於用牲於社大旱雩則祭未
雨非苟虛也勅陽青下求陰道也月食救之者陰失明也故
角尾交日月食救之者謂夫人擊鏡傳人擊杖度人之妻櫻
搔白虎通

天下太平符瑞所以未至者以為王者承天統理調和陰陽

陰陽和萬物序休氣充塞故符瑞並臻皆應德而至德至天則斗極明日月光甘露降德至地則嘉禾生蓂莢起拒鬯出太平感德至文表則景星見五緯順軌德至草木則朱草生木連理德至鳥獸則鳳凰翔鸞鳥舞麒麟臻白虎到狐九尾白雉降白鹿見白鳥下德至山陵則景雲出芝實茂陵出異丹阜出蓮雨山出器車澤出神品博物志云名山生神芝不為人形下芝為陸畜和氣相感則生芝草山出象車澤出神馬陵出黑冊阜出土怪江南大貝海出明珠人主壽民延壽命天下太平名山大穴相和所則生石脂德至淵泉則玉膏食之不死神龍靈龜行於穴中矣黃龍見醴泉通河出龍圖洛出龜書江出大貝海出明珠德至八方則祥風至佳氣時喜鍾律調音度施四夷化越裳貢

第六十七卷

十六

孝通至則以蓮雨者樹名也其葉大於門扇不搖自扇於欣食清涼助供養也繼嗣平明則賓連生於房戶賓連者木名連累相承故在於房戶象繼嗣也日曆得其分度則蓂莢生階間蓂莢樹名也月一生一莢十五日畢至十六日去莢故蓂階生似日月也賢不肖位不相踰則平路生于庭平樹者樹名也官位得其人則生失其人則死狐九尾何狐死首丘不忘本也明安不忘危也必九尾者何九妃得其所子孫繁息也於尾者何明後當盛也景星者大星也月或不見景星常見可以夜作有益於人民也甘露者美露也降則物無不盛者也朱草者赤草也可以染絳別尊卑也醴泉者美泉也

狀若醴酒可以養老嘉禾者大禾也成王時有三苗異畝而生同為一穗太幾盈車長幾充箱民有得而上之者成王訪周公而問之公曰三苗為一穗天下當和為一乎以是果有越裳氏重九譯而來矣風俗通

虞子大陳留東莞人也其生時以夜遯免母身母見其上若一疋練狀經上天明以問人、皆曰吉貴氣與天通長大仕宦位至司徒公廣文伯河東蒲坂人也其生亦以夜半時遣生有人從門呼其父名父出應之不見人有一木杖植其門側好善異於眾其父持杖入門以示人、占曰吉文伯長大李宦位至廣漢太守文伯當富貴故父得賜杖其占者若曰

第六十七卷

十七

杖當予力矣王充

漢濟北戴封字平仲為西華令遇天旱慨治功無感乃積柴坐其上以自焚火起而大雨暴至遠近歎服郡道元

桂陽太守汝南李叔堅少時為從事在家狗人立行家言當殺之叔堅云犬馬諭君子狗見人行效之何傷叔堅見縣令還解冠榻上狗戴特走家大驚時僕云誤觸冠、繫挂著之耳狗於窻前蓄火家益恠恠復云見婢皆在田中狗助蓄火幸可不煩鄰里此有何惡里中相罵不言無狗恠遂不肯殺後數日狗自暴死卒無纖介之異叔堅辟太尉掾固陵長原武令終享大位于條蜀郡都尉威龍司徒掾凡變恠皆婦女

下賤何者小人愚而善畏欲信其說類復裨增文人亦不改
察與俱悼懾邪氣承虛故速咎謚易曰其亡斯自取災若叔
聖者心固於金石妖至而不惧自求多福壯矣哉風俗通
魯相右扶風臧仲英為侍御史家人作食設按欬有不清潔
土投汚之炊臨熟不知釜處其弩自行火從篋簾中起衣服
燒盡而麗故完婦女婢使悉亡其鏡數日堂下櫛屢中有人
聲言汝鏡女孫年三四歲亡之求不能得二三日乃於清中
冀下啼若此非一汝而有許季山者素善卜卦言家當有老
青狗物內中號御者益喜與為之誠欲絕殺狗達益喜婦鄉
里皆如其言因斷無纖介仲英遷太尉長史風俗通

第六十七卷

十八

五克田儒者論太平瑞應皆言氣物卓異朱草醴泉翔鳳甘
露景星嘉禾蓬藿蓂莢屈軼之屬又言山出車澤出舟男女
異路市無二價耕者讓畔行者讓路頌白不提挈閭閻不閉
道無掠虜風不鳴條雨不破塊五日一風十日一雨其盛茂
者致黃龍麒麟鳳皇夫儒者之言有溢美過實瑞應之物或
有或無夫言鳳皇麒麟之屬大瑞較然不得增飾其小瑞微
應恐多非是夫風氣雨露本當和適言其鳳翔甘露風不鳴
條雨不破塊可也言其五日一風十日一雨褒之也風雨雖
適不能五日十日正如其數言男女不相干市價不相欺可
也言其異路無二價褒之也太平之時豈更為男女各作道

蜀當作注

我不更作道一路而行安得異乎不曰男子由左女子由右
乎又不曰耕者讓畔行者讓道乎太平之時無商人則可如
有必求便利以為業買物安肯不求賤賈賈安得不求賈有
求賈賤之心必有二價之語此皆有其事而褒增過其實若
夫蓬藿蓂莢屈軼之屬殆無其物何以驗之說以實者太平
無有此物儒者言蓬藿生於庖厨者言厨中自生肉脯薄於
莢形搖鼓生風寒涼食物使之不耗夫太平之氣雖和不能
使厨生肉莢以為寒涼若能如此則能使五穀自生不須人
為之也能使厨自生肉莢何不使飯自蒸於甑火自燃於竈
乎凡生莢者欲以風吹食物也何不使食物自不耗何必生

第六十七卷

十九

莢以風之乎厨中能自生莢則米室何事而復伐米以寒物
乎人夏月操蓬瀝手搖之然後生風從手握持以當疾風蓬
不鼓動言蓬瀝自鼓可也瀝風乃鼓不風不動從手風來自
是以寒厨中之物何須蓬瀝世言燕太子丹使日冉中天雨
栗烏白頭馬生角厨門象生肉足論之既虛則蓬瀝之語五
應之類恐無其實儒者又言古者蓂莢夾階而生月朔日一
莢生至十五日而十五莢於十六日一莢落至月晦莢盡
來月朔一莢復生王者南面視莢生落則知日數多少不須
煩從案日曆以知之也夫天既能生莢以為日數何不使莢
有日名王者視莢之字則知今日名乎徒知日數不知日名

猶復業屠然後知之是則王者視日則更煩擾不若其英之
 生安能為福夫草之實也猶豆之有英也春夏未生其生
 必于秋末冬月隆寒霜雪實寒萬物皆枯儒者取謂其英連
 冬獨不死乎如與萬物俱生俱死英成而以秋末是則季秋
 得察英春夏三時不得案也極靈瑞之物豈與萬物同其
 枯榮且月十五日生十五英於十六日英落二十一日六英
 落一英棄殞不可得教猶當計未落英以知日數是勞心苦
 意非善祐也使英生於堂上人君坐戶牖間望察英生以知
 日數匪謂善矣今云夾階而生于堂下也王者之堂墨子
 稱充舜高三尺儒家以為卑下假使之然高三人之堂其英
 生于階下王者欲視其英不能從戶牖之間見也須臨堂察
 之乃知英數夫起視堂下之英孰與懸曆日子辰坐傍顧輒
 見之也天之生端欲以娛王者須起察乃知日數是生煩物
 以累之也且英草也王者之堂旦夕所坐古者雖質宮室之
 中草生輒安得生英而人得經月數之乎且凡數日一二
 者欲以紀識事也古有史官典曆主日王者何事而自數英
 竟候四時之中命儀和察四星以占時氣四星至重猶不躬
 視而自察以數日也按察英之類半屬雙語月有盈虛前
 後落二儒者又言太平之時屈軼生於庭之末若草之狀主
 英也指倭人倭人入朝屈軼庭末以指之聖王則知倭人所在夫

天能故此生物以指倭人不使聖主性自知之或倭人本不
 生出必復更生一物以指明之何天不憚煩也聖王莫過堯
 舜之治最為平矣即屈軼已自生于庭之末倭人未輒
 指知之則舜何難於知倭人而使臯陶陳知人之術經曰知
 人則哲惟帝難之人含五常音氣交通且猶不能相知屈軼
 草也安能知倭如儒者之言是則太平之時草木踰賢聖也
 獄訟有是非人情有曲直何不并令屈軼指其非而不直者
 必苦心聽訟三人斷獄乎故夫屈軼之草或時無有而空言
 生或時實有而虛言能指假令能指或時草性見人而動古
 者曾朴見草之動則言能指則言指倭人司南之杓投之於
 地其柢指南魚肉之蟲集地北行夫蟲之性然也今草能指
 亦天性也聖人因草能指宣言曰庭末有屈軼能指倭人百
 官臣子懷姦心者則各變性易操為忠正之行矣猶今府廷
 畫臯陶臯臯也儒者說云臯臯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
 臯陶治獄具罪疑者令羊觸之有罪則觸無罪則不觸斯蓋
 天生一角聖獸助獄為驗故臯陶敬羊起坐事之此則神奇
 應之類也曰夫臯臯則復屈軼之語也羊本二角臯臯一角
 休損於群不及眾類何以為奇驚三足曰能龜三足曰育案
 能與育不能神于四足之龜驚一角之羊何能聖於兩角之
 禽往知往乾鵠知來鸚鵡能言天性能一不能為二或時

魍魎之性徒能触人未必能知罪人臯陶欲神事助政惡受
罪者之不厭服因魍魎觸人則罪之欲人畏之不犯受罪之
家沒齒無言也夫物性各自有所知如以魍魎能觸謂之為
神則往々之徒皆為神也巫知吉凶占人禍福無不然者如
以魍魎謂之巫類則巫何奇而以為善斯皆人欲神事立化
也師尚父為周司馬將師伐紂到孟津之上杖鉞把旄號其
衆曰倉光倉光者水中之獸也善覆人船因神以化欲令急
渡不急渡倉光害汝則復魍魎之類也河中有此異物時出
浮楊一身九頭人畏惡之未必覆人之舟也尚父緣河有此
異物因以威衆夫魍魎之觸罪人猶倉光之覆舟也蓋有虛
名無其实效也人畏怪奇故空褒增又言太平之時有景星
尚書中候曰堯時景星見于軫夫景星或時五星也大者歲
星太白也被或時歲星太白行于軫度古質不能推步五星
不知歲星太白何如狀見大星則謂景星矣按堯典曆象日
星定時立閏豈復不
知歲星太白乎詩又言東有啓明西有長庚亦或時復
曰啓明長庚矣然則長庚與景星同皆五星也太平之時日
月精明五星日月之類也太平更有景星可復更有日月乎
詩人俗人也中候之時質世也俱不知星王莽之時太白經
天精如半月使不知星者見之則亦復名之曰景星爾雅釋

第六十七卷

廿三

四時章曰春為發生夏為長贏秋為收成冬為安寧四氣和
為景星夫如爾雅之言景星乃四時和氣之名也恐非着天
之大星爾雅之書五經之訓故儒者所共現察也而不信從
更為大星為景星豈爾雅所言景星與儒者之說異哉爾雅
又言甘露時降萬物以蕃謂之醴泉醴乃謂甘露也今儒者
說之謂泉從地中出其味甘若醴故曰醴泉二說相遠實未
可知案爾雅釋水泉章一見一否曰濺醴泉正出正出涌出
也沃泉懸出懸出下出也是泉出之異輒有異名使太平之
時更有醴泉從地中出當于此章中言之何故反居釋四時
章中言甘露為醴泉乎若此儒者之言醴泉從地中出又言
甘露其味甚甜未可然也儒曰道至大者日月精明星辰不
失其行翔風起甘露降雨濟而陰一者謂之甘雨非謂雨水
之味甘也推此以論甘露必謂其降下時造潤養萬物未必
露味甘也亦有露甘味如飴蜜者俱太平之應非養萬物之
露也何以明之案甘露如飴蜜者着于樹木不着五穀彼露
味不甘者其下時土地滋潤流濕萬物洽沾濡溥由此言之
爾雅且近得實緣爾雅之言驗之於物案味甘之露下着樹
木衆所着之樹不能茂于所不着之木然今之甘露殆異於
爾雅之所謂甘露欲驗爾雅之甘露以萬物豐熟災害不
生此則甘露降下之驗也甘露下是則醴泉矣王充

第六十七卷

廿三

一曰人且吉凶妖祥先見人之且死見百怪鬼在百怪之中故妖怪之動象人之形或象人之聲為應故其妖動不離人形天地之間妖怪非一言有妖有妖文有妖或妖氣象人之形或人含氣為妖象人之形諸所見鬼是也人含氣為妖巫之類是也是以實巫之辭無所因據其吉凶自從口出若童之謠矣童謠口自言巫辭意自出口自言意自出則其為人與聲氣自立音聲自發同一實也世稱紂之時夜郊鬼哭及倉頡作書見夜哭氣能象人聲而哭則亦能象人形而見則人以為鬼矣鬼之見也人之妖也天地之間禍福之至皆有兆象有漸不卒然後象不猥來天地之道人將止凶亦出

第六十七卷

廿五

國將止妖亦見猶人且吉、祥至國且昌、瑞到矣故夫瑞應妖祥其實一也而世獨謂鬼者不在妖祥之中謂鬼猶神而能害人不通妖祥之道不睹物氣之變也國將亡妖見其亡非妖也人將死鬼來其死非鬼也亡國者其也殺人者病也何以明之齊襄公將滅賊所殺游于姑蘇遂田于具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引弓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喪履而為賊殺之夫殺襄公者賊也先見大豕於路則襄公且死之妖也人謂之彭生者有似彭生之狀也按人死所見鬼物大都皆平生味心而生恐怖者齊襄之彭生武安之霍灌是也至其特死則王充不達此也世人皆知殺襄公者非豕而獨謂鬼能殺

人一惑也天地之氣為妖者太陽之氣也妖與毒同氣中傷人者謂之毒氣變化者謂之妖世謂童謠焚惑使之彼言有所見也焚惑火星火有毒焚故當焚惑守宿國有禍敗火氣恍惚故妖象存亡龍陽物也故時變化鬼陽氣也時藏時見陽氣亦故世人盡見鬼其色純朱蜚凶陽也陽火也故蜚凶之類為火光火焦物故止集樹木枝葉枯死鴻範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火同氣故童謠詩歌為妖言、出文成故世有文書之怪世謂童子為陽故妖言出于童、巫合陽故大雩之祭舞童暴巫雩祭之礼倍陰合陽故猶日食陰勝攻社之陰也日食陰勝故攻陰之類天旱陽勝故愁陽之黨巫

第六十七卷

廿五

為陽黨故魯僖遭旱議欲焚巫詳見前巫合陽氣以故陽地之民多為巫、黨於鬼故巫者為鬼巫鬼巫比於童謠故巫之審者能處吉凶吉凶能處吉凶之徒也故申生之妖見于巫巫合陽能見為妖也申生為妖則知杜伯莊子義厲鬼之徒皆妖也杜伯之厲為妖則其子矢投皆皆妖毒也妖象人之形其毒象人之其鬼毒同色故杜伯子矢皆朱形也毒象人之其則其中人、輒死也中人微者即為腓病者不即時死何則腓者毒氣所加也妖或施其毒不見其形或見其形不施其毒或出其聲不成其言或明其言不知其音若夫申生見其成其言者也杜伯之厲見其其體施其毒者也詩妖童謠

石言之屬明其言者也。濮水琴声紆，却鬼哭出其声者也。妖之見出也，或且凶而豫見，或凶至而因出，因出則妖與俱毒。行豫見妖出，不能毒申生之見豫見之妖也。杜伯莊子義屬鬼至，因出之妖也。周宣王燕簡公米夜姑時，當死故妖見毒。因擊晉惠公身當獲命未死，故妖直見而毒不射，然則杜伯莊子義屬鬼之見，周宣王燕簡公夜姑且死之妖也。申生之出，晉惠公且見獲之妖也。伯有之夢，駟帶公孫段且卒之妖也。亦或時杜伯見之妖也。蒼大噬吕后吕后且死妖象犬形也。武安且卒妖象鬻灌夫之面也。故凡世間所謂妖祥所謂鬼神者，皆太陽之氣為之也。太陽之氣，天氣也。天能生人之

第六十七卷

卷六十七

体故能象人之容。夫人所以生者，陰陽氣也。陰氣主為骨肉，陽氣主為精神。人之生也，陰陽氣具，故骨肉堅精氣盛，精氣為和，骨肉為強，故精神為談，形体固守，骨肉精神合錯，相持故能常見而不滅亡也。太陽之氣盛而無陰，故徒能為象不能為形。無骨肉有精氣，故一見恍惚輒復滅亡也。王充新語陸賈所造，蓋董仲舒相被服焉。皆言君臣政治得失，言可采行事美足規，鴻知所言參貳經傳，雖古聖之言不能過。增陸賈之言未見遺闕，而仲舒之言零餘可以應天土龍，可以致雨，頗難曉也。夫致旱者以零餘不夏，却之祀豈晉侯之過邪？以政失道，陰陽不和也。晉廢夏却之祀，晉侯寢疾用鄭

子產之言祀夏却而疾愈，如審寧不修龍不治與晉同禍為之再也。以政致旱宜復以正，虧而復修零治龍其何益哉？春秋公羊氏之說亢陽之節足以復政，陰陽相渾旱湛相報天道然也。何乃修零設龍乎？零祀神喜哉？或兩至亢陽不改早禍不除，變復之謀安所施哉？且夫寒溫與旱湛同俱政所致，其咎在人獨見亢旱求福不為，寒求枯未晚其故如當復報寒溫宜為零龍之事。鴻材巨寶弟兩疑焉。王充

第六十七卷

卷六十七

仲淵說道其意狀曰：此陰乘陽也。昔臣擅權母后黨盛多致此異，然乃漢家大忌時下却長孫子逸止仲淵第聞是言也。心善之，因見上說焉。上台季彦季彦於見德陽殿陳其事如與仲淵言也。曰：陛下增修聖德慮此二者而已。夫物之相感必以類，推其甚者必有山崩地震，乖氣相因，其事不可盡論。往者延平中鄧后稱制而東垣巨屋山大崩，声動安邑。即前事之驗者，帝然左右皆不善其言。季彦聞之曰：吾豈容媚勢臣而欺天子乎？孔鮒附

延熹九年濟陰東郡濟北平原河水清，襄楷上疏曰：春秋注記未有河清而今有之，易乾鑿度曰：上天將降嘉應，河水先

清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天垂翼地吐妖民厲疾三者並作而有河清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以為異河者諸侯之相清者陽明之徵豈獨諸侯有窺京師也明年宮車皇駕徵解濟侯為漢嗣是為靈帝建寧四年二月河水又清也

常山上常有白馬群行悲鳴則河決馳走則山崩

郗道元

天人之應所由來漸矣故履霜堅冰非一時也仲尼之禱非一朝也且日食行事或擱或曠一年二交非其常也洪範傳云六沴作見若是王都未見之無聞焉耳官修其方而先王之禮保章視祲安宅叙降必書雲物為備故也太史上事無

隱焉勿寢可也

首悅

第六十卷

卷八

或問曰時群忌曰此天地之數也非吉凶所生也東方主生死者不鮮西方主殺生者不寡南方火也居之不懌北方水也蹈之不沈故甲子昧爽殷滅周興咸陽之地秦亡漢隆或問五三之位周應也龍虎當之會晉祥也

虎當之會晉祥也

曰官府設陳富貴者值之布衣寓焉不符其爵也獄行若居有罪者触之貞良入焉不受其罰也或曰然則日月可廢歟曰否曰元辰先王所用也人承天地故動靜焉順其陰陽順其日辰順其度數內有順實外有順文、實順禮也休徵之符自然應也故益泉朝歌孔墨不由惡其名者順其心也

苟無其實徵福於忌斯成難也

首悅

或問避疾厄有諸曰大疾厄何為者也非身則神身不可避神不可逃可避非身可逃非神也持身隨天萬里不逸譬夫孺子掩目巨夫之掖而曰此可乎

首悅

傳言臨平湖草穢壅塞天下亂是湖開天下平孫皓天竺元年吳郡上言臨平湖自漢末穢塞今更開通又於湖邊得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二寸餘刻作皇帝字於是改天冊為天竺元年孫盛以為元皇中興之符徵五湖之石瑞也

郗道元

第六十卷

卷八

太康末京洛始為折楊之歌有兵革平昔之辭楊駿後被誅太后幽死折楊為之應也

郗道元

晉永嘉元年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有二鵠出蒼色者飛翔冲天白色者止焉陳留孝廉董養曰步廣周之狄泉盟會之地今色蒼胡象矣其可盡言乎

郗道元

豫章城之南門松楊門、內有樟樹高凡丈五尺大二十五圍枝葉扶疎垂陰數畝應劭漢官儀曰豫章郡樹生庭中故以名郡矣此樹嘗中枯逮晉永嘉中一旦更茂豐蔚如初咸以中宗之禪也禮斗威儀曰君政訟平豫章常為生太具中元皇果具大業於南故郭景純南郊賦云獎樟擢秀於祖邑是也以宣王祖為豫章故也

郗道元

此段不用

此段不用

有赤光流真室及誕背赤色隱起若篆文石氏亂符聖伯父
健及父雄西入閨健夢天使神者朱衣冠拜有頭為龍驤將
軍有頭聖小字也健即拜為龍驤以應神命後健借帝號死
子生立凶暴群臣殺之而立聖世號新語

江河水赤名曰泣血道路涉骸於河以處也博物志

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封內名山者通靈助化相

亞也故地動臣殺名出王道川竭神去國隨亡海投

九仞之魚流水涸國之大誠也澤川水溢臣君衰百

川沸騰山冢辛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小人握命君子陵遲

白黑不別大亂之徵也博物志

第六十七卷

幸

石山坐祿芝不死芝草山出象車澤出神馬陵出黑丹阜
畜○和氣相感則生芝草山出象車澤出神馬陵出黑丹阜
出土怪江南大貝海出明珠人主壽民延壽命天下太平○
名山大川孔穴相內和氣折出則生石脂主膏食之不死神
龍靈龜行於穴中後

女水道川東北流甚有神馬化陰則水生改薄則津竭燕建

平六年水忽暴竭玄明惡之寢病而亡燕太上四年女水又

竭慕容超惡之燕祥遂渝郡道元

洲裏有駕部口宋景平二年迎文帝於江陵法駕頓此因以
為名文帝車駕發江陵至此黑龍躍出帝所乘舟左右失

色上謂長史王曇首曰乃夏禹所以受天命矣我何德以堪
之故有龍穴之名焉郡道元

禍福同根妖祥共域禍之所倚反以為福之所伏還以成
禍妖之所見或能為吉祥之所降亦迴有凶有知禍之為福
之為禍妖之為吉祥之為凶則可與言物類矣吳兵大勝
以為福也而有姑蘇之困越棲會稽以為禍也而有五湖之
伯戎王強盛以為福也而有樽下之執陳駢出奔以為禍也
終有卑遇之禍禍福為旋難以類推昔宋人有白牯之祥而
有失明之禍雖有失明之禍以至獲全之福北史有胡馬之
利卒有奔墜之患雖有奔墜之患以至保身之福以見不祥
而修善則妖反為祥見祥而不為善即祥還成妖矣昔武丁
之時是有桑穀共生于朝史占之曰野草生朝其亡乎武
丁恐懼側身修德桑穀自枯八紘之內重譯而來殷道中興
帝辛之時有雀生鳶於城之隅史占之曰以小生大國家必
王帝辛驕暴遂亡殷國故妖孽者所以警王侯也怪夢者所
以警人也妖孽不勝善政則凶反成吉怪夢不勝善言則
福轉為禍必慎之必敬之則有福則有善則有驕則則
有禍是以君子祥至不深喜逾敬慎以儉誠其身妖見不為
威逾修德以為務故招慶於神祇災消而福降也劉重

第六十七卷

幸

子苑

軍旅

處士東鬼塊黃禹亂天下事禹退作三章強者攻弱者守敵戰城郭蓋禹始也傳物志

三苗不服禹請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孔

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為險矣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郵傳命周明堂金其在後有以見先德後武也舜其

猶此乎其臧武通於周矣呂覽

夏后相與有扈戰於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夏后相曰不可吾也不淺吾民不寡戰而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於

第六十八卷

是乎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鐘鼓不修子女不飾親

長尊賢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故欲勝人者必先自勝

欲論人者必先自論欲知人者必先自欲詩曰執轡如組孔

子曰審此言也可以為天下呂覽

文王曰吾欲用兵誰可伐容涓氏疑於我我先伐伐管叔曰

不可其天下之明也為伐之不義太公望曰臣聞之先王

伐枉不伐順伐險不伐易伐過不伐不及文王曰善遂伐容

涓氏滅之也說苑按此言甚不經不知更生何以錄之

文王欲伐崇先宣言曰余聞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長老聽

獄不中分財不均百姓力盡不得衣食余將來征之唯為民

乃伐崇令母殺人母壞室母填井母伐樹木母動六畜有不

如令者死無赦崇人聞之因請降說苑又曰宋國曹不換

崇軍其城三旬不降退而修德無聞而後動韓非曰文公伐宋

乃先宣言曰吾聞宋君無道蔑侮長老分財不中教化不信

余來為宋謀之又曰越伐吳乃先宣言曰我聞吳王築如室

以盡民力余為民謀之

周公旦已勝殷將攻商蓋辛公甲曰大難攻小易服不如服

眾小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商蓋服矣韓非

太公兵法曰致慈愛之心立武威之戰以卑其眾練其精銳

砥礪其節以高其氣分為五選異其旗章勿使冒亂堅其行

第六十八卷

陣連其什伍以禁淫墨陣之次車騎之嚴勒兵之勢軍之

法令賞罰之數使士赴火蹈刃陷陳取將死不旋踵者吳

於今之將者也說苑

蔡女為桓公妻桓公與之乘舟夫人蕩舟桓公大惧禁之不

止怒而出之乃且復召之因復更嫁之桓公大怒將伐蔡仲

父諫曰夫以寢席之戲不足以伐人之國功業不可冀也請

無以此為規也桓公不聽仲父曰必不得已楚之菁茅不貢

於天子三年矣君不如率兵為天子伐楚服因還繫蔡曰

余為天子伐楚而蔡不以兵聽從遂滅之此義於名而利於

實故必有天子誅之名而有報讐之實為兵之教存乎聚財

而財無散存乎論工而工無散存乎制器而器無散存乎

選士而士無敵存乎政教而政教無敵存乎服習而服習無敵存乎偏知天下而偏知天下無敵存乎明於机數而明於机數無敵故兵未出境而無敵者八是以欲正天下財不蓋天下財蓋天下而工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工蓋天下而器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器蓋天下而士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士蓋天下而教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教蓋天下而習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習蓋天下而不偏知天下不能正天下偏知天下而不明於机數不能正天下故明於机數者用兵之勢也大者時也小者計也王道非廢也而天下莫能窺者王者之正也衡庫者天子之禮也是故器成卒選則士知勝矣偏知天下審御机數則獨行而無敵矣所愛之國而獨利之所惡之國而獨害之則令行禁止是以聖王貴之而服百則天下畏之矣立少而現多則天下懷之矣罰有罪賞有功則天下從之矣故聚天下之精財論百工之銳器春秋角試以練精銳為右成器不課不用不試不藏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駿雄故本之如飛鳥動之如雷電發之如風雨莫當其前莫害其後獨出獨入莫敢禁圍成功立事必順於礼義故不礼不勝天下不義不勝人故賢知之君必立於勝地故正天下而莫之敢御也管子

若夫曲制時事不失天地母曠地利其數多少其要必出於

計數故凡攻伐之為道也計必先定于內然後兵出乎境計未定於內而兵出乎境是則戰之自勝攻之自毀也是故張軍而不能戰圍邑而不能攻得地而不能實三者見一焉則可破毀也故不明于敵人之政不能加也不明于敵人之情不可約也不明于敵人之將不先軍也不明于敵人之士不先陣也是故以眾擊寡以治擊亂以富擊貧以能擊不能以教卒練士擊敵眾白徒故十戰十勝百戰百勝故事無備兵無主則不蚤知野不辟地無制吏則無蓄積官無常下怨上而器械不功朝無政則賞罰不明賞罰不明則民幸生故蚤知敵人如獨行有蓄積則久而不匱器械功則伐而不費賞罰明則人不幸人不幸則勇士勸之故兵也者審於地圖謀十官日量蓄積齊勇士偏知天下審御机數兵主之事也故有風雨之行故能不遠道里矣有飛鳥之幸故能不險山河矣有雷電之戰故能行獨而無敵矣有水旱之功故能攻國救邑有金城之守故能定宗廟育男女矣有一休之治故能出疏令明憲法矣風雨之行故能速也飛鳥之幸者輕也雷電之戰者士不齊也水旱之功者野不收耕不穫也金城之守者用備財設耳目也一体之治者去奇說禁雕俗也不遠道里故能滅絕域之民不險山河故能服恃固之國獨行無敵故令行而禁止故攻國救邑不恃權輿之國故所指必聽定

宗廟育男女天下莫之能傷然後可以有國制像法出號令莫不嚮應然後可以治民一衆矣管子

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謀得兵勝者伯故夫兵雖非備道至也然而所以輔王成霸今代之用兵者不然不知兵權者也故卒兵之日而境內貪戰不必勝則多死得地而國敗此四者用兵之禍者也四禍其國而無不危矣大度之書曰舉兵之日而境內不貪戰而必勝而不死得地而國不敗為此四者若何舉兵之日而境內不貪者計數得也戰而必勝者法度審也勝而不死者教器備利而敵不敢校也得地而國不敗者因其民也因其利則號制有發也教器

第六十八卷

五

備利則有制也法度審則有守也計數得則有明也治衆有數勝敵有理察數而知理審器而識勝明理而勝故定宗廟遂男女官四分則可以定威德制法儀出號令然後可以一衆治民兵無主則不蚤知敵野無吏則無蓄積官無常則下怨上器械不巧則朝無定賞罰不明則民輕其產故曰早知敵則獨行有蓄積久則而不匱器械巧則伐而不費賞罰明則勇士勸也三官不終五教不亂九重者明則危而無害窮而無難故能致遠以數縱強以制三官一曰鼓之所以任也所以起也所以進也二曰金之所以坐也所以退也所以免也三曰旗之所以立兵也所以利兵也所以偃兵也此

之謂三官有三令而兵法治也五教一曰教其目以形色之旗二曰教其身以號令之教三曰教其足以進退之度四曰教其手以長短之利五曰教其心以賞罰之威五教各習而士負以勇矣九章一曰卒日章則晝行二曰卒月章則夜行三曰卒龍章則行水四曰卒虎章則行林五曰卒鳥章則行六曰卒蛇章則行澤七曰卒鵠章則行陸八曰卒狼章則行山九曰卒韓章則戰食而駕九章既定而動靜不過三官五教九章始乎無端者道也卒乎無窮者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也故不可量則衆強不能圖不可數則偽詐不敢嚮兩者備施則動靜有功徑乎不知發乎不意徑乎不知故莫

第六十八卷

六

之能禦也發乎不意故莫之能應也故全勝而無害因便而教准利而行教無常兩者備施動乃有功器成教施追亡逐遁若飄風擊刺若雷電絕地不守恃固不拔中處而無敵令行而不留器成教施散之無方聚之不可計教器備利進退若雷電而無所疑匱一氣專定則傍通而不疑屬士利械則液難而不匱進無所疑退無所匱敵乃為用凌山坑不待鉤梯履水谷不須舟楫往於絕地攻於恃固獨出獨入而莫之能止室不獨入故莫之能止寶不獨見故莫之能飲無名之至盡而不意故不能疑神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諧故能輯諧輯以悉莫之能傷定一至行

二要縱三權施四教發五机設六行論七教守八應審九器
章十號故能全勝大勝無守也故能守勝數戰則士罷數勝
則君驕夫以驕君使罷民則國安得無危故至善不戰其次
一之破大勝強一之至也亂之不以變乘之不以詭勝之不
以詐一之妄也近則用實遠則施號力不可量強不可度氣
不可極德不可測一之原也衆若時雨寡若飄風一之終也
利適器之至也用敵教之盡也不能致器者不能利遠不能
盡教者不能用敵不能用敵者窮不能致器者困遠用兵則
可以必勝出入異塗則傷其敵深入危之則士自修士自修
則同心同力善者之為兵也使敵若據虛若搏景無設無形

第六十八卷

七

焉無不可以成也無形無為焉無不可以化也此之謂道矣
若存若亡若後而先威不足以命之管子

桓公曰民辨軍事矣則可乎對曰不可甲兵未足也請薄刑
罰以厚甲兵於是死罪不殺刑罪不罰使以甲兵贖死罪以
犀甲一戟刑罰以骨盾一戟過罰以金軍無所計而訟者成
以束矣小匡曰制重罪入以甲兵犀盾二戟輕罪入簡盾輪
以束矣小匡曰制重罪入以甲兵犀盾二戟輕罪入簡盾輪
訟者正三禁之而不直則入一束矢以罰之美金以錫戈
劍矛戟試諸狗馬惠金以錫斤斧組裘錫鑄試諸木土管子

桓公曰民居定矣事已成矣吾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其可乎
管子對曰未可民心未安公曰安之奈何管子對曰修舊

第六十八卷

八

法擇其善者舉而嚴用之慈於民子無財寬政役教百姓則
國富而民安矣公曰民安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欲正
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君有征戰之事則
小國諸侯之臣有守圉之備矣然則難以速得意於天下公
欲速得意於天下諸侯則事有所隱而政有所寓公曰為之
奈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寓軍令焉為高子之里為國子之
里為公里三分齊國以為三軍擇其賢民使為里君卿有行
伍卒長則其制令且以田獵因以賞罰則百姓通於軍事矣
桓公曰善于是乎管子乃制五家以為軌、為之長十軌為
里、有司四里為連、為之長十連為鄉、有良人以為軍
令是故五家為軌五人為伍軌長率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
為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率之十
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率之五鄉一師故萬人一軍
五卿之師率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高子之鼓有國子之
鼓春以田曰蒐振旅秋以田曰獮治兵是故卒伍政定於里
軍旅政定於郊內教既成令不得遷徙故卒伍之人、與人
相保家與家相愛少相居長相游祭祀相福死喪相恤禍福
相憂居處相樂行作相和哭泣相哀是故夜戰其聲相聞足
以無亂晝戰其目相見足以相識驪故足以相死是故以守
則固以戰則勝君有此士三萬人以橫行於天下誅無道以

定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圖也管子

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圓輟轅之險濫車之水名山通谷經川陵陸立阜之所在苴草林木滿帶之所茂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困殖之地必盡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錯者盡藏之然後可以行軍藝邑舉錯知先後不失地利此地圖之常也人之聚寡士之精粗器之功苦盡知之此乃知形者也知形不如知能不如知意故主兵必參具者也主明相知將能之謂參具故將出令發士期有日教矣宿定所征伐之國使群臣大吏父兄便辟左右不議成敗人主之任也論功勞行賞罰不敢蔽賢有私行用貨財供給軍之求索使百吏肅敬不敢解怠行邪以待君之令相室之任也繕器械選練士為教服連什伍偏知天下審御机數此兵主之事也管子

第六十八卷

九

君之所以卑尊國之所以安危者莫要於兵故誅暴國必以兵禁辟民必以刑然則兵者外以誅暴內以禁邪故兵者尊主安國之經也不可廢也若夫世主則不然外不以兵而欲誅暴則地必虧矣內不以刑而欲禁邪則國必亂矣故凡用兵之計三驚當一至三至當一軍三軍當一戰故一期之師十年之蓄積彈一戰之費累代之功盡今交刃接兵而後利之則戰之自勝者也攻城圍邑主令易子而食之析骸而費

之則攻之自拔者也是以聖人小征而大匡不失天時不空

地利用日維夢其數不出於計故計必先定而兵出於竟計未定而兵出於竟則戰之自敗攻之自毀者也得衆而不得其心則與獨行者同矣兵不究利與無操者同矣甲不堅密與伐者同矣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實射而不能中與無矢者同矣中而不能入與鏃者同矣將徒人與伐者同矣短兵待遠矢與坐而待死者同實故凡兵有大論必先論其器論其士論其將論其主故曰器盡惡不利者以其士予人也士不可用者以其將予人也將不知兵者以其主予人也主不積務於兵者以其國予人也故一器成往夫具而天下無戰心二器成往夫具而天下無守城三器成往夫具而天下無聚衆所謂無戰心者知必不勝故曰無戰心所謂無守城者知城必拔故曰無守城所謂無聚衆者知衆必散故曰無聚衆管子

第六十八卷

十

凡兵之所以先爭聖人賢士不為愛身爵道術知能不為愛官職巧伎勇士不為愛重祿賜耳明目不為愛金財故伯禹叔齊非於死之日而後有名也其前行多修矣武王非於甲子之朝而後勝也其前政多善矣故小征千里徧知之築堵之牆十人之聚日五間之大征徧知天下日一聞之散金財用聰明也故善用兵者無溝壘而有耳目兵不呼敵不苟聚

不妄行不強進呼傲則敵人戒為聚則衆不用妄行則群卒
困強進則銳士挫故凡用兵者攻堅則軻乘瑕則神攻堅則
瑕者堅乘瑕則堅者瑕故堅其堅者瑕其瑕者屠牛坦朝鮮
九牛而刀可以莫鐵則刃游閒也故天道不行屈不足從人
事荒亂以十破百器備不行以半擊倍故軍爭者不行於完
城池有道者不行於無君故莫知其將至也去而不可止故
人雖衆不能止待治者所道富也治而未必富也必知富之
事然後能富者所道強也而富未必強也必知強之數然後
能強者所道勝也而強未必勝也必知勝之理然後能
勝者所道制也而勝未必制也必知制之分然後能制是

第六十八卷

十一

故治國有器富國有事強國有數勝國有理制天下有分管
子

凡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有數以至焉曰大者
親戚墳墓之所在也田宅富厚足居也不然則州縣卿黨與
宗族足懷樂也不然則上之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無
所往而得之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不然則地形險
阻易守而難攻也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不然則賞明而足
勸也不然則有深怨於敵人也不然則有厚功於上也此民
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也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
智用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將不戰之卒而幸以勝此兵之三

閻也管子

桓公欲賞死事之後曰吾國者衛虞之國儲食之都虎狼之
所棲也今每戰扶死與傷如孤荼首之孫仰傳載之實吾無
由與之為之奈何管子對曰吾國之豪家遷封食邑而居者
居章之以物則物重不章以物則物輕守之以物則物重不
守以物則物輕故遷封食邑富商蓄賈積餘藏義時蓄之家
此吾國之豪也故君請竭素而就士室朝功臣世家遷封食
邑積餘藏義時蓄之家曰城脆致衝無委致國天下有慮齊
獨不與其謀于大夫有五穀菽粟者勿敢左右請以平買之
子與之定其券契之直金匱之數不得為侈命焉困窮之民

第六十九卷

十二

聞而糴之釜錙無止遠通不推國粟之費坐長而四十倍君
出四十倍之粟以振孤寡救貧病視獨老窮而無子者靡得
相鬻而養之勿使赴於溝澮之中若此則士爭前戰為顏行
不偷而為用與死扶傷死者過半此何故也士非好戰而輕
死輕重之分使然也管子

桓公曰天下之國莫強於越今寡人欲北舉事孤竹離枝恐
越人之至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君請遏原流大夫立沼池
令以矩游為樂則越人安敢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
請以今隱山川立冢都立大舟之都大身之都有深淵量十
仞令曰能游者賜千金未能用金千齊民之游水不避吳越

桓公終北舉事於孤竹離枝越人果至隱曲蓄以水齧管子
有扶身之士五萬人以待戰於曲蓄大敗越人此之謂水據
管子

管子入復桓公曰終歲之租金四萬二千金請以一朝素賞
軍士桓公曰諾以至鼓期於秦舟之野期軍士桓公乃即璽
而立齊威鮑叔隰朋易牙賓胥無皆差肩而立管子執枹而
揖軍士曰誰能陷陳破衆者賜之百金三問不對有一人秉
劍而前問曰幾何人之衆也管子曰千人之衆千人之衆臣
能陷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兵接弩張誰能得卒長者賜之
百金問曰幾何人卒之長也管子曰千人之長千人之長臣
能得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誰能聽旌旗之所指而得執將
首者賜之千金言能得者墨千人賜之人千金其餘言能外
斬首者賜之人十金一朝素賞四萬二千金廓然虛桓公惕
然太息曰吾曷以識此管子對曰君勿患且使外為名於其
內卿為功於其親家為德於其妻子若此則士必爭報名德
無北之意矣吾舉兵而攻破其軍并其地則非特四萬二千
金之利也五子曰善桓公曰諾乃誡大將曰百人之長必為
之朝礼千人之長必拜而送之降兩級而有親戚者必遣之
酒四石內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遺其妻子酒三石肉三鼎行
教半歲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妻諫其夫曰見其若此其厚而

不死列陳可以反於卿乎桓公終卒兵攻萊戰于莒必市里
鼓旗未相望衆少未相知而萊人大遁故遂破其軍其地而
虜其將故未列地而封未出金而嘗破萊軍并其地禽其君
此素賞之功也管子

秦繆公與師以襲鄭蹇叔諫曰不可臣聞之襲國邑以車不
過百以里人不過三十里皆以其氣之趨與力之盛至是以
犯敵能滅去之能速今行數千里又絕諸侯之地以襲國臣
不知其可也君其重圖之繆公不聽也蹇叔送帥於門外而
哭曰師乎見其出而不見其入也蹇叔有子曰申與視與師
偕行蹇叔謂其子曰晉若邊師必於穀女死不於南方之岸
必於北方之岸為吾尸女之易繆公聞之使人讓蹇叔曰寡
人與師未知何如今哭而送之是哭吾師也蹇叔對曰臣不
敢哭師也臣老矣有子二人皆與師行比其反也非彼死則
臣必死矣是故哭師行過周王孫滿要門而窺之曰嗚呼是
師必有疵若無疵吾不復言道矣夫秦非他周室之連國也
過天子之城宜索甲束兵左右皆下以為天子礼今初服回
建左不執而右之超乘者五百乘力則多矣然而寡禮安得
無疵師過周而東鄭魯人弦高奚施將西市於周道遇秦師
曰嘻師所從來者遠矣此必襲鄭遽使奚歸告乃矯鄭伯
之命以勞之曰寡君固聞大國之將至久矣大國不至寡君

與士卒竊為大國憂日無所與焉惟恐士卒罷弊與樸獲匱
乏何其久也使入臣犒勞以璧膳以十二牛秦三帥對曰寡
君之無使也使其三臣丙也林也視也於東侯晉之道過是
以迷惑陷入大國之地不敢固辭再拜稽首受之三帥乃俱
而謀曰我行數千里數絕諸侯之地以襲人未至而人已先
知之矣此其備必已盛矣還師去之當是時也晉文公遣堯
未莖先軫言於襄公曰秦師不可不擊也臣請擊之襄公曰
先君堯尸在堂見秦師利而因擊之無乃非為人子之道
欤先軫曰不弔吾喪不憂吾哀是死吾君而弱其孤也若是
而擊可大懼臣請擊之襄公不得已而許之先軫遇秦師於
殽而擊之大敗之獲其三帥以歸繆公聞之素服臨以說
於眾曰天不為秦國使寡人不用蹇叔之諫以至於此患此
繆公非欲敗於殽也智不至也智不至則不信而言不可不
信師之不反也從此生故不至之為害大矣呂覽 秦繆公與師將
以秦鄭蹇叔曰不可臣聞襲國者以車不過百里以人不過
三十里為其謀未及殽也甲兵未及銳也糧食未及足
絕也人民未及罷病也皆以其氣之高與其力之盛至是以
犯敵能威今行數千里又數絕諸侯之地以襲國臣不知其
可也君重國之禍公不聽蹇叔之諫而哭之師遂行過
周而東鄭曹人弦高犒師伯之命以十二牛勞秦師而省之
三帥乃俱而謀曰吾行數千里以襲人未至而人已知之其
備必先成不可襲也還師而去當此之時晉文公遣堯未
先軫言于襄公曰昔吾先君與秦交天下莫不聞諸侯莫
不知今吾君堯未莖而不弔吾喪而不憂吾哀是死吾君而
弱其孤也請擊之襄公許諾先軫率兵而與秦師遇于殽大
之擒其三帥而歸繆公聞之素服臨以說于眾故老子曰

知而不知尚矣不
知而知病也

宋襄公與楚人戰於涿谷上宋人既成列矣楚人未及濟右
司馬購強趨而諫曰楚人眾而宋人寡請使楚人半渡未成
列而擊之必敗襄公曰寡人聞君子曰不重傷不擒二毛不
推人於險不迫人於死不鼓不成列今楚未濟而擊之害義
請使楚人畢涉成陣而後鼓士進之右司馬曰君不愛宋民
腹心不完特為義焉公曰不反列且行法右司馬反列楚人
已成列撰陣矣公乃鼓之宋人大敗公傷股三日而死韓非
晉伐楚三舍不止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
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孤之過也若何其辱群大夫大夫曰
先臣之時晉不伐楚今臣之身而晉擊楚此臣之罪也請三
擊之王俛而泣涕沾襟起而拜群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
以過為在己且輕其下臣新序有所謂上下
一心君臣同力不可伐也夜還
師而歸故老子曰能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新序有孔子聞
其有方矣下士以一言而敵還以安社稷其伯不亦且乎詩
曰柔遠能迩以定我王此之謂也 鴻烈
齊興師伐楚子發帥師當之師三卻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
齊師愈強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為君行之子發曰
諾不問而遣之偷夜解其將軍之情帳而獻之子發因使人
歸之曰卒有新者得將軍之帷使之歸於執事明又復往
取其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復歸

之齊將軍大駭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軍恐取吾頭則還師而去鴻烈曰子發之戰進如敵失合如雷電解如風雨圓之中規方之中矩破敵陷陣莫能禦御澤戰必克攻下城必

秦康公築臺三年荆人起兵將欲以兵攻齊任妄曰飢召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三年荆人起兵將攻齊臣恐其攻齊為聲而以楚秦為實也不如脩之成東邊荆人輟行歸非

秦晉戰交敵秦使人謂晉將軍曰三軍之士皆未息明日請復戰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將遁矣迫之河必敗之趙盾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迫人於險無勇

也請待秦人夜遁說苑
第六十八卷 十七

鄭公子歸生伐宋：華元率師應之大棘羊斟御明日將戰華元殺羊斟士羊斟不與焉明日戰怒謂華元曰昨日之事子為制今日之事我為制遂驅入於鄭師宋師敗績華元虜夫弩机差以米則不獲戰大机也禦士而忘其御也將以此敗而為虜豈不宜哉故凡戰必悉熟備備知彼知已然後可也呂覽

闔廬攻郢戰三勝問子胥曰可以退乎子胥對曰溺者一傾而止則無溺者以其不休也不如乘之以沈之韓非

吳王闔廬與荆人戰於柏舉大勝之至於郢郊五敗荆人闔

廬之臣五人進諫曰夫深入遠報非王之利也王其返乎五將毀頭闔廬未之應五人之頭於墜馬前闔廬乃名伍子胥而問焉子胥曰五臣者俱也夫五敗之人者其俱甚矣王姑少進遂入郢南至江西北至方城方三千里皆服於吳矣說苑

吳攻荆使人宣言于荆曰子期用將擊之子常用將去之荆人聞之因用于常而退于期也吳人擊之遂勝之韓非
荆伐陳吳救之軍問三十里兩十日夜星左史倚相謂子期曰兩十日甲輯而兵聚吳人必至不如脩之乃為陳：未成也而吳人至見荆陳而反左史曰吳反覆六十里其君子必休小人必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可敗也乃從之遂破吳軍

韓非 說苑 曰楚莊王伐陳吳救之兩十日十夜暗左史倚相曰吳必夜至申列重陳彼必薄我何不行列鼓出待之吳師至楚見成陳而還左史倚相曰追之吳行六十里而無功王羅卒寢果擊之大敗吳師
第六十八卷 十八

楚伐蕭：潘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同挾纊蓋恩使之然矣鄭道元

楚鄢圍宋：人惧使華元乘闔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弊邑易于而食折骨以費城下之盟所不能也子反退一舍宋楚乃平鄭道元

越王之栖於會稽也有酒投江民飲其流而戰氣自倍鄭道元

越已勝吳又索卒於荆而攻晉左史倚相謂荆王曰夫越破

吳豪士死銳卒盡大甲傷今又索卒以攻晉示戒不病也不
如起師以分吳荆王曰善因起師以從越王怒將擊之大
夫種曰不可吾豪士盡大甲傷我與戰必不勉不如略之乃
割露山之陰五百里以賂之韓非

齊國書伐魯季康子使冉有率左師禦之樊遲為右師不輸
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
入齊軍遁冉有用戈故能入焉孔子聞之曰義也既戰季孫
謂冉有曰子之於戰學之乎性達之乎對曰季之季孫曰後
事孔子惡乎季冉有曰即學之孔子也夫孔子者大聖無不
該文武並用兼通求也通聞其戰法猶未之詳也季孫說樊

第六十八卷

十九

遲以告孔子孔子曰季孫於是乎可謂說人之有能矣家語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吾欲小則守大則攻其道若何仲尼曰
若朝廷有禮上下有親民之衆皆君之畜也君將誰攻若朝
無禮上下無親民衆皆君之讐也君將誰與守於是廢澤梁
之禁弛閭市之征以為民惠也說苑

子路問於孔子曰臧武仲率師與朱人戰于狐鮑遇敗焉師
人多喪而無罰古之道然與孔子曰凡謀人之軍師敗則死
之謀人之國邑危則亡之古之正也其君在焉者有詔則無

討家語

楚伐吳子極子尹商陽與陳棄疾追吳師及之弃疾曰王事

也子手子而可商陽手子弃疾曰子射諸射之斃一人張其
子及又弃疾謂之又及弃疾復謂之極子無又及弃疾復謂之句斃二人

每斃一人輒掩其目止其御曰吾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
足以反矣孔子聞之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子路佛然進曰
人臣之節當君大事唯力所及死而後已夫子何善此子曰
然如汝言也吾取其有不忍殺人之心而已極子無子路佛然下四十六字
老子曰霸王之道以論慮之以衆國之扶義而動以圖存也
將以存止也故聞敵國之君有暴厲其民者即率兵而臨其
境則以不義刺之以道行兵至其郊令軍帥曰無伐樹木無
掘墳墓無敗兵穀無焚積聚無捕民虜無聚六畜乃發號施

第六十八卷

十

今曰其國君之逆天地侮鬼神決獄不平殺戮無罪天之所
誅民之所讐也兵之未也以廢不義而愛有德也有敢逆天
道亂民之賊者身死族滅以家聽者祿以家以里聽者賞以
里以鄉聽者封以卿以縣聽者使其縣免其國不及其民廢
其君易其政尊其秀士顯其賢良振其孤寡恤其貧窮出其
困國賞其有功百姓聞戶而內之積米而儲粟之惟恐其不
未也義兵至於不戰而止不義之兵至於伏尸流血相交以
前故為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為身求者不能立其功奉事以
為人者衆助之以自為者衆去之衆之所助雖弱必強衆之
所去雖大必亡文子

文子問曰王道有幾老子曰一而已矣文子曰古有以道王者有以兵王者何其一也曰以道王者德也以兵王者亦德也用兵者五有義兵有應兵有忿兵有貪兵有驕兵誅暴救弱謂之義敵來加已不得已而用之謂之應爭小故不勝其心謂之忿利人土地欲人財貨謂之貪恃其國家之大矜其人民之衆欲見賢於敵國者謂之驕義兵王應兵勝忿兵敗貪兵死驕兵滅此天道也文子

老子曰聖人天覆地載日月照臨陰陽和四時化懷萬物而不同無故無新無疎無親故能法天者天不一時地不一材人不一事故緒業多端趣行多方故用兵者或輕或重或貪

第六十八卷

十一

或廢四者相反不可一鴻烈有無字也輕者欲發重者欲止貪者欲取廢者不利非其有也故勇者可令進關不可令持聖

作重者可令固守鴻烈作填固不可令凌敵貪者可令攻鴻烈作進取不可令分財鴻烈作守職廢者可令守分不可令進取信者可

令持約不可令應變五者聖人兼用而材使之夫天地不懷一物陰陽不產一類故江海不讓水潦以成具大山林不讓

枉桡以成其崇聖人不辭其負薪之言以廣其名夫守一隅而遺萬方取一物而棄其餘則所得者寡而所治者淺矣文子

故善守者無與禦善戰者無與關乘時勢因民欲而天下

服故為善政者積其德善用兵者畜其怒德積而民可用也怒畜而威可立也故文之所加者深則權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制者廣即我強而敵弱善用兵者先弱敵而後戰故費不半而功十倍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萬乘之國好用兵者亡王兵先勝而後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此不明於道也文子

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地而貪寶賂也將以存亡乎亂為民除害也貪功多欲之人殘賊天下萬民搖動莫寧其所有聖人勃然而起討強暴平亂世為天下除害以濁為清以危為寧故不得不中絕赤帝為火災故黃帝擒之共工為水害故顓

第六十八卷

十二

頊誅之教人以道導之以德而不聽即臨之以威武臨之不從則制之以兵革殺無罪之民養不義之主害莫大焉聚天下之財賄一人之欲禍莫深焉肆一人之欲而長海內之患此天倫所不取也所為立君者以禁暴亂也今乘萬民之力反為殘賤是以虎傳翼何謂不除夫畜魚者必去其蝨蠅養禽獸者必除其豺狼又况牧民乎是故兵革之所為起也文子

晉智伯伐鄭齊田恒救之有登蓋必身立焉車徒有不進者必令助之壘合而後敢嚴井窺成而後敢食智伯曰吾聞田恒新得國而愛其民內同財其外同其勤勞治軍若此其得

衆也不可待也乃去之耳說苑

魏武韓詩文侯侯之居中山也問於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

李克對曰驟戰而驟勝武侯曰驟戰而驟勝國家之福也其

獨以亡何故對曰驟戰則民罷驟勝則主驕以驕主使罷民

然而國不亡者天下少矣新序作此其所以亡也是故好戰

驕則恣則極物罷則怨則應慮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

此夫差之所以自殄於干隧也韓外傳云詩曰天降喪亂滅

吳起為魏將而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吳起跪而自吮其膿

傷者之母立泣人問曰將軍於子如是尚何為而泣對曰

吳起吮其父之瘡而父死今是子又將死也今吾是以泣韓非

說苑作吳子吮此子父之劇殺之於注水之戰不旋踵而

死今又吮之安知是子何戰而死是以哭之矣

中行穆伯攻鼓弗能下覬聞倫曰鼓之盍夫聞倫知之請無

羅武大夫而鼓可得也穆伯弗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

卒而鼓可得也君奚為弗使穆伯曰聞倫為人佞而不仁若

使聞倫下之吾可以勿賞乎若賞之是賞佞人佞人得志是

使晉國之武舍仁而為佞雖得鼓將何所用之類林

中行穆子圍鼓人有以城反者不許軍吏曰師徒不動可

得城奚故不受曰有以吾城反者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我

獨奚好焉嘗所甚惡是失賞也若所好何若不賞是失信也

奚以示民鼓人又請降使人視之其民尚有食也不聽鼓人

告食盡力竭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說苑曰左傳昭公十

五年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國鼓三月鼓人請降穆子曰猶有

食也不許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動民而煩兵何以事君穆子

曰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以費怠不如完舊賈急無

卒棄曰不祥教民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與好惡

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義而死二心不亦可乎鼓人

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為觀歸

既獻而返之鼓子為觀歸使決佗守之者也

趙簡子攻陶有二人先登死於城上簡子欲得之陶君不與

承盆疽謂陶君曰簡子將掘君之墓以與君之百姓市曰喻

邑梯城者將舍之不者將掘其墓朽者揚其灰未朽者辜其

尸陶君俱請效二人之尸以為和說苑

趙簡子攻衛附郭自將兵及戰且遠立又居於犀蔽屏櫓之

下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桴而嘆曰嗚呼士之邀獎一若此

乎行人燭過免胄橫戈而進曰亦有君不能耳士何獎之有

簡子艷然作色曰寡人之無使汝身自將是眾也子親謂寡

人之無能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昔君獻公即位五年燕

國十九用此士也惠公即位二年淫色暴慢身好玉女秦人

繫我遜去絳七十用此士也文公即位二年底之以勇故三

年而士盡果敗城濮之戰五敗荆人圍衛取曹援石社定天

子之位成尊名於天下用此士也亦有君不能取士何獎之

有簡子乃去犀蔽屏櫓而立於矢石之所及一鼓而士盡乘

燭過可謂能諫其君矣戰聞之上抱鼓方用實不加厚罰不加重一言而士皆樂為其上死呂覽韓非曰趙簡子圍衛之所不及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抱鼓曰嗚呼吾之士教獎也行人燭過免責而對曰臣聞之亦有君之不能耳士教獎也昔者吾先君獻公并國十七服國三十八戰十有二勝是民之用也獻公沒惠公即位淫亂暴虐身好玉女秦人患之去薛立矢石之所及鼓之而士乘之戰大勝簡子曰與吾得華車千乘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也或曰行人未有以說也乃道惠公以此人是敗文公以此人是伯未見所以用人也簡子未可以速去備櫓也嚴親在國輕犯矢石孝子之所愛親也孝子愛親百數之一也今以爲身處危而人尚可戰是以百族之子愛于上皆若孝子之愛親也是行人之誼也好利惡害夫人之所有也當厚而信人輕散矣刑重而必人不北矢長行狗上數百不一人喜利畏罪人莫不然將衆者不出乎莫不然之數而道乎百無失夫人之行一人未知用衆之道也

第六十八卷

卷六

昔者趙簡子堯而未葬而中牟畔之鴻烈作堯五日襄子與師而攻之圍未匝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作合軍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者是天助之也君曷為而退新序之襄子曰吾聞之於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厄鴻烈人於險使其城然後攻之中牟聞其義而請降曰善哉襄子之謂也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未鴻烈有先子曰夫能與之爭新序有此之謂也襄子遂滅知氏併代為天下田單為齊上將軍與師十萬以攻翟往見魯仲連子仲連子曰將軍之攻翟必不能下矣田將軍曰單以五里之城十里之郭復齊之國何為攻翟三月而不能下去車上不與言決

攻翟三月而不能下齊嬰見諶之曰大寇如箕長劔柱頤攻翟不能下壘於梧丘於是田將軍恐駭往見仲連子曰先生何以知單之攻翟不能下也仲連子曰夫將軍在即墨之時坐則織簞立則杖耒為士卒倡曰宗廟亡矣魂魄喪矣婦何黨矣故將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今將軍東有掖邑之封西有淄上之寶金銀黃帶馳騁乎淄澠之間是以樂生而惡死也田將軍明日結髮往立矢之所乃引枹而鼓之翟人之故將者士之心也士者將之肢體也心猶與則肢體不用田將之謂乎說苑與趙簡子事同

第六十八卷

卷六

齊今章子將而與韓魏攻利、今唐蔑將而拒之軍相當六月而不戰齊令周最趣章子急戰其辭甚刻章子對周最曰殺之免之殘其家王能得此於臣不可以戰而戰可以戰而不戰王不能得此于臣與荆人夾泚水而軍章子令人視水可絕者荆人射之水不可得近有芻水旁者告齊候者曰水淺深易知荆人所盛守盡其淺者也所簡守皆其深者也侯者載芻者與見章子章子甚喜因練卒以夜奄荆人之所盛守果殺唐蔑章子可謂知將分矣呂覽鄒通元曰齊今事應之夾泚而軍欲視水之淺深荆人射之而莫也兵盛則淺矣章子夜襲之斬殺於是水之上也秦攻趙邯鄲且降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勝分家財饗士得死者三千人李同與赴秦軍秦軍退李同死封其父為李

侯卿通元

龐子問鵠冠子曰聖人之道何先鵠冠子曰先人龐子曰人道何先鵠冠子曰兵先龐子曰何以舍天而先人乎鵠冠子曰天高而難知有禍不可請有禍不可避法天則天地廣大深厚多利而鮮威法地則辱時本錯代更無一法時則二三

第廿九章

十

者不可以立化樹俗故聖人弗法龐子曰陰陽何若鵠冠子曰神靈威明與天合勾萌動作與地俱陰陽寒暑與時至三者聖人存則治亡則亂是故先人雷則騎會則藏兵者百歲不一用然不可一日忘也是故人道先兵龐子曰先兵奈何鵠冠子曰孔教忠信龐子曰願聞兵義鵠冠子曰失道故敢

第廿九章

十

以賤運貴不義故敢以小侵大龐子曰用之奈何鵠冠子曰行枉則禁反正則舍是故不殺降人主道所高莫貴約東得地失信聖王弗據倍言負約各將有故龐子曰弟子聞之曰地大者國實民衆者兵強兵強者先得意於天下今必所見合所不見蓋殆不然今大國之兵反拙而辭窮禁不止令不行之故何也鵠冠子曰欲知未者察往欲知古者察今擇人而用之者王用人而擇之者亡逆節之所生不肖侵賈命曰凌百姓不敢言命曰勝今者所問子慎勿言夫地大國富民衆兵強曰足士有餘力而不能以先得志於天下者其君不賢而行驕溢也不賢則不能無為而不可與致為驕則輕敵

輕敵則與所私謀其所不知為使非其任力欲取勝於非其敵不計終身之患樂須臾之說是故國君被逆聽之誘醜於天下而謀臣負監首之責于故國故國乃責則却則說者羞其弱萬賤之直不能撓一貴之曲國被伸創其發則戰則是使元之民往死邪臣之失剗命也過生於上罪死於下譬既外結諸侯畜其罪則危覆社稷世主懾懼寒心孤立不伐此人二國之唯不解君立不復悔累郵過謀徒計易濫首不足蓋以累重滅門殘族族公譴天下以讓敵國不然則戰道不絕國創不息大乎哉夫弗知之害悲乎哉其禍之所極此倚貴離道少人自有之咎也是故師未發輒而兵可選也今大國之君不聞先聖之道而易事群臣無明佐之大數而有滑正之碎智龐子曰何若滑正之智鵠冠子曰法度無人不百其法者不能為天下主今無數而自因無法而自備之乎身主智不明以意為道以意為法事時誰世適下蔽禍孰大焉若此者此反義而行之逆德以將之兵拙而辭窮走之日後知命亡

反義而行之逆德以將之兵拙而辭窮

今不行禁不止又奚足怪哉鵠冠

昔善戰者舉兵相從陳以五行戰以五音指天之極與神同方類、生成用一不旁明者為法微道是行齊過進退參之天地出實觸虛禽將破軍旅如鐵矢動如雷霆暴疾擣虛殷若壤牆執急節短用不緩、避我所死就吾所生趨吾所時

援吾所勝故士不折北兵不因窮得此道者驅用市人乘流以逝與道翱翔、授取鋼據堅守呼吸鎮移與時更為一先一後音律相奏一右一左道無不可受數於天定位於地成名於人彼時之至安可擾還安可控博天地不倚錯以待能度數相使陰陽相攻死生相攝氣威相滅虛實相因得失浮縣兵以勢勝時不常使蚤晚結羸反相殖生變化無窮何可勝言水激則旱矢激則遠精神回薄振蕩相轉遲速有命必中三五合散消息孰識其時至人遺物獨與道俱縱驅委命與時往來盛衰死生孰識其期倏然至湛孰知其尤禍乎福之所倚福乎禍之所伏禍與福如糾纏渾沌錯紛其狀若一交解形狀孰知其則勿芒無貌唯聖人而後決其意幹流遂從固無休息終則有始孰知其極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雀籠中之鳥空窺不出眾人唯、安之禍福憂喜聚門吉凶同域失反為得成反為敗吳大兵強夫差以困越棲會稽勾踐伯世遠人大觀乃見其可備枋一術奚足以遊往古未今事孰無郵舜有不孝堯有不慈文王桎梏管仲拘囚垓軋森垠孰燬得之至得無私泛、乎若不擊之舟能者以濟不能者以覆天不可與謀地不可與慮聖人捐物從理與舍眾人域迫於嗜欲小知立趨好惡自懼夸者死權自貴矜容列士徇名貪夫徇財至博不給知時何羞不肖繫俗賢爭於時細

第廿九卷

三

故裂廟奚足以疑事成欲得又奚足夸千言萬說卒賞謂何勾踐不官二國不交文王不幽武王不正管仲不羞辱名不與大賢功不三王鉅面倫矣鵲冠
龐子問鵲冠子曰用兵之法天之地之人之賞以勸戰罰以必眾五者已固然九夷用之而勝不必者其故何也鵲冠子曰物有生故金木水火未用而相制子獨不見夫閉閤乎立而倚之則婦人揭之仆而措之則不擇性而能奉其若操其端則雖選士不能絕地閤尚一身而輕重異之者孰使之然也夫以閉言之則物有而孰在矣九夷用之而勝不必者其不達物生者也若達物生者五尚一也耳龐子曰以五為一奈何鵲冠子曰天不能以早為晚地不能以高為下人不能以男為女當不能勸不勝任罰不能必不可龐子曰取功奈何鵲冠子曰天不能使人、不能使天因物之然而窮達存焉之二也在權在孰在權故生財有過富在孰故用兵有過勝財之生也力之於地順之於天兵之勝也順之於道合之于人其弗知者以逆為順以患為利故其兵禽昔之知時者與道證弗知者危神明道之所亡神明之敗何物可以留其創故曰道乎、與神明相保乎龐子曰何如而相保鵲冠子曰賢生聖、生道、生法、生神、生明神明者正之末也末受之本是故相保鵲冠

第廿九卷

四

武靈問龐煥曰寡人聞飛語流傳曰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勝善之善者也願聞其解龐煥曰工者貴無與爭故大上用計謀其次因人^事其下戰克用計謀者焚惑敵國之主使變更淫俗侈暴驕恣而無聖人之教愛人而與功而爵未勞而賞喜則釋^怨怒則安殺法民而自慎少人而自至繁無用奢龜占高義下合意內之人所謂因人事者結縻帛用貨財閉近人之復其口使其所謂是者盡非也所謂非者盡是也離君之際用忠臣之路所謂戰克者其國已素破兵從而攻之勾踐用此而吳國亡楚用此而陳蔡舉三家用此而智氏亡韓用此而東分今世之言兵也皆強大必勝小弱者必滅是則小國之君無霸王者而萬乘之主無破亡也昔夏廣而湯狹殷大而周小越弱而吳強此所謂不戰而勝善之善者也此陰經之法夜行之道天武之類也今或僵尸百萬流血千里而勝未決也以為功計之每已不若是故聖人昭然獨思忤然獨喜若夫耳聞金鼓之聲而希功目見旌旗之色而希陳手握兵刃之枋而希戰出進合關而希勝是策王之所破亡也武靈慨嘆曰存亡在身微乎執福之所生寡人聞此日月有以自見昔克德者不詭命得要者其言不衆

鷄冠

四戰之國貴守戰負海之國貴攻戰四戰之國好樂興兵以

第六十九卷

五

距四鄰者國危四鄰之國一興事而已四興軍故曰國危四戰之國不能以萬室之邑含距萬之軍者其國危故曰四戰之國務在守戰守有城之邑不知以死人之力與客生力戰其城拔者死人之力也客不盡城夷客無從入此謂以死人之力與客生力戰城盡夷客若有從入則客必罷中人必佚矣以佚力與罷力戰此謂以生人力與客死力戰皆曰圍城之患無不盡死而邑此三者非患不足將之過也守城之道盛力故曰客治薄撤三軍之多分以客之候車之效三軍壯男為一軍壯女為一軍男女之老弱者為一軍此之謂三軍壯男之軍使盛食勵兵陳而待敵壯女之軍使盛食負壘陳而待令客至而作土以為險阻及耕格併發梁撤屋給從之不洽而燬之使客無得以助攻備老弱之軍使收牛馬羊羖草木之可食收而食之以獲其壯男女之食而慎使三軍無相過壯男過壯女之軍則男貴女而姦民有從謀而國亡喜與其恐有蚤聞勇民不戰壯男壯女遇老弱之軍則老使壯悲弱使強憐悲憐在心則使勇民更慮而怯民不戰故曰慎使三軍無相過此盛力之道高子

戰又得無戰是謂重弱高子

秦惠王時蜀亂國人相攻擊告急于秦惠王欲發兵伐蜀以

第六十九卷

六

以為道險峽難至而韓人未侵秦、惠王欲先伐韓恐蜀亂
先伐蜀恐韓襲秦之弊猶豫未決司馬錯與張子爭論於惠
王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子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
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什谷魏策作軒之口當屯留之道
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
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室器必出據九鼎按
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
西僻之國而戎狄之倫魏策作長也也樊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
地不足以為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
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去王遠矣司馬錯
曰不然臣聞之欲富者務廣其地欲強者務富其民欲王者
務博其德三寶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
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
攻之譬如豺狼逐群羊也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
富民繕兵不傷衆而服焉拔一國而天下不為暴利盡西海
而諸侯不以為害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又有禁暴止魏策作正
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魏策作切惡名也而未必利也有不
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魏策作無臣請論魏策作謂其故
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魏策作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
自知亡三川則必臣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

第六十九卷

七

乎楚魏以鼎予楚以地予魏以鼎予楚以地予魏王不能止
秦策此臣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秦惠王曰善寡人請聽子
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王更號為侯而使陳叔相
蜀、既屬秦、日益強富厚而制魏策作莊諸侯司馬錯之謀也
新序
子高造魏會秦兵將至信陵君俱造于高之館而問析勝之
禮馬子高曰命勇謀之將以禦敵先使之迎於敵所從來之
方為壇祈禱于五帝衣服隨其方色執事人教從其方之數
牲則用其方之牲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和域之內名山大川
君親素服誓衆于太廟曰某人不道侵犯大國二三子尚皆
同心比力死守將帥稽首再拜受命既誓將帥勒士卒陳于
廟之右君立太廟之庭祝史立于社百官各警其事御于君
以待命乃大鼓于廟門詔將帥命卒習射三發擊刺三行告
廟用兵于敵也五兵備放乃鼓而出以即敵此諸侯應敵之
禮也信陵君曰敬受教信陵君問于高曰古者軍旅賞人必
於祖戮人必於社其義何也答曰賞功於祖告分之均示不
敢專也戮罪於社告中於土示聽之當也孔鮒
李悝為上地守而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曰人之有狐疑之
訟者令之射的中之者勝不勝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疾射習
者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敗之韓非

第六十九卷

八

古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僱兵之所自來者上矣與始有民俱凡兵也者威也威也者力也民之有威力性也所受於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武者不能華而工者不能移兵所自來者久矣黃炎故用水火矣其工氏固次作難矣五帝固相與爭矣邈興廢勝者用事又曰蚩尤作兵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矣未有蚩尤之時民固剝林木以戰矣勝者為長則猶不足治之故立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子天子之立也出於君之立也出於長之立也出於爭之聞之所自來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故古之習王有義兵而無僱兵家無怒咎則聖子嬰兒之有過也立見國無刑罰則百姓之悟相侵也立見天下無誅伐則諸侯之相暴也立見故怒咎不可僱於家刑罰不可僱於國誅伐不可僱於天下有巧有拙而已矣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僱兵夫有以歸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悖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悖有以用兵喪其國者欲僱天下之兵悖夫兵不可僱也譬之若水火然善用之則為福不能用之則為禍若用藥者然得良藥則活人得惡藥則殺之義兵之為天下良藥也亦大矣且兵之所自來者遠矣未嘗少選不用貴賤長少賢者不肖相與同有巨有微而已矣察兵之微在心而未發兵也疾視兵也作色兵也傲言兵也援推兵也連反兵也侈聞兵也三軍攻戰兵也

此八者皆兵也微巨之爭也今世之以僱兵疾說者終身用兵而不自知悖故說雖強談辯雖文李維博猶不見聽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僱兵誠義以誅暴君而振苦民之說也若孝子之見慈親也若饑者之見美食也民之號呼而走之若強弩之射於深谿也若積大水而失其壅隄也中主猶若不能有其民而況于暴君乎呂覽凡君子之說也非苛辯也士之議也非苛語也必中理然後說必當義然後議故說義而王公大人益好理矣士民黔首益行義矣義理之道彰則暴虐姦詐侵奪之術息也暴虐姦詐之與義理反也其執不俱勝不兩立故兵入於教之境則民知所庇矣黔首知不死矣至於國邑之郊不虐五穀不掘墓墳不伐樹木不燒積聚不焚屋室不取六畜得民庸奉而題歸之以彰好惡信與民期以奪散資若此而猶有憂恨冒疾遂過不聽者雖行武焉亦可先發聲出號曰兵之來也以救民之死子之在上無道据傲荒怠貪戾虐眾恣睢自用也辟遠聖制警醜先王排替舊典上不順天下不惠民微飲無期求索無厭罪殺不辜慶當不當若此者天之所誅也人之所讐也不當為君今兵之來也將以誅不當為君者也以除民之讐而順天之道也民有逆天之道衛人之讐者身死家戮不救有能以家聽者祿之以家以里聽者祿之以里以鄉

聽者祿之以卿以邑聽者祿之以邑以國聽者祿之以國故
克其國不及其民獨誅所誅而已矣舉其秀士而封侯之選
其賢良賢而尊顯之求其孤寡而振恤之見其長老而敬禮
之皆益其祿加其級論其罪人而救出之分府庫之金散倉
廩之粟以鎮撫其衆不私其財問其叢社大祠民之所不欲
廢者而後興之曲加其祀禮是以賢者榮其名而長老說其
禮民懷其德今有人於此能生死一人則天下必爭事之矣
義兵之生一人亦多矣人孰不說故義兵至則隣國之民歸
之若流水誅國之民望之若父母行地之遠得民之衆兵不
接刃而民服若化

呂覽 亢倉子曰秦景王將誅強兵於天
下使庶長鮑戎必致命亢倉子待以壞邑

第十二周突迫之亢倉子至自秦泉肩子上館景王三日而得
所問下度北首頓曰天果無意恤孤抑亢倉子油然對曰
曰朕以主為異之問而寧娶焉以所利為故抑者隨其所而
得正者無如可矣主一得再求敵隨而歸矣抑者隨其所而
安惟天所命亢倉子仰視而虛俯正相色曰原兵之所起與
始有人俱夫兵也者出人之威也人之有威性受于天故兵
之所自來上矣堂無少選之不用費收長火習愚相與察同
兵兆在心懷志而未發兵也疾視作色兵也微言推後兵也
修材木以開矣貴帝用水火共工稱亂矣五帝相與爭矣
一兵一廢勝者用事夫有以用藥而死者欲禁天下之醫非
也而有以禁舟而死者欲禁天下之船非也有以用兵而喪其
國者欲禁天下之兵非也夫兵之不可廢譬水火焉善用之
則為福不善用之則為禍是故怒咎不可懼於家刑罰不可
威於國征伐不可懼於天下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難兵
誠義以誅暴君而振苦人之悅也若孝子之見慈親被辱
之過美食號呼而走若強弩之射深谷也勝者之見慈親被辱
他必反人情人之情欲生而惡死欲榮而惡辱死生榮辱之
道一則三軍之士可使一心矣凡軍欲其衆也心欲其一也
三軍一心則今可使無敵古人古之至兵蓋重令也故其令強

者其敵弱令其信者其敵強先勝之於此則勝之於彼誠若
此則敵弱足勝也凡敵人之來也以求利也今求而得死且
以反為利則刃無所與接矣此之謂至兵也夫古之所謂
理兵也其勢不俱勝不相立故義兵之於敵也如天之
與水至其於國邑之郊不與果稼不穴丘墓不踐墳墓不
屋得人房屋而婦之郊不與果稼不穴丘墓不踐墳墓不
順若此而猶有懷懷凌凌不聽者雖行武焉可也先登聲出
疏令曰兵之來也以除人之仇以順天之義故其求見孤
其人獨誅所誅而已於是不逞秀士賢良而尊封之求見孤
疾長老而極敬之餘府庫之財散倉廩之粟不私其物曲加
其禮今有人於此能生死一人則天下必爭事之矣義兵
之生一人亦多矣人孰不說故義兵至則隣國之民歸
水諸國之人望之若父母行地之遠得民之衆兵不
主與起首曰孤復聞先生教言不意氣盛宇宙志知所如也
而心滋益於於是步前稱賜為亢倉子為拜居首列師位度
千番室又月淡句辰加天閣曰白昼行鴻烈曰故霸王之
兵以論慮之以果國之以義扶之非以亡存也將以存亡也
故開敵國之君有知者乃令軍師曰無伐樹木毋焚民之
義利之以過行兵至其知者乃令軍師曰無伐樹木毋焚民之
母焚五穀毋焚積聚毋掘民廬毋收六畜乃發號施令曰具
國之君散天侮免殃不事殺戮無罪此天之所以誅也民
之所以仇也仇也兵之來也以除人之仇以順天之義故其
帥民之賊者身死族滅以家聽者祿以家以里聽者賞以里
以御聽者封以卿以縣聽者侯以縣聽者侯以縣聽者侯以縣
而易其政尊其秀士而顯其賢良振其孤寡恤其貧窮出其
困國賞其有功百姓開門而待之浙來而儲之唯恐其不來
也此湯武之所以成霸也王齊桓

晉文之所以成霸也

義也者萬事之紀也君臣上下親疎之所由起也治亂安危
過勝之所在也過勝之勿求於他必反於己人情欲生而惡
死欲榮而惡辱死生榮辱之道一則三軍之士可使一心矣
凡軍欲其衆也心欲其一也三軍一心則今可使無敵矣今
能無敵者其兵之於天下也亦無敵矣古之至兵民之重令
也重乎天下貴乎天子其藏於民心捷於肌膚也深痛執固

不可搖蕩物莫之能動若此則敵胡足勝矣故曰其令強者其敵弱其令信者其敵誑先勝之於此則必勝之於彼矣凡兵天下之凶器也勇天下之凶德也舉凶器行凶德猶不德已矣舉凶器必殺、所以生之也行凶德必威、所以懾之也敵懾民生此義兵之所以隆也故古之至兵才民未合而威已諭矣敵已服矣豈必用炮鼓干戈哉故善諭威者於其未發也於其未通也宵、乎冥、莫知其情此之謂至威之誠呂覽

第六十九卷

三

凡兵欲急疾捷先欲急疾捷先之道在於知緩徐遲後而急疾捷先之分也急疾捷先此所以決義兵之勝也而不可久處知其不可久處則知所免起是舉死殆之地矣雖有江河之險則凌之雖有大山之塞則陷之并氣專精心無有慮目無有視耳無有聞一諸武而已矣冉州誓必死於田侯而齊國皆懼豫讓必死於襄子而趙氏皆恐成荊致死於韓主而周人皆畏又况乎萬衆之國而有所誠必乎則何敵之有矣月未接而欲已得矣敵人之悼懼憚恐單蕩精神盡矣咸若狂魄形性相離行不知所之走不知所往雖有險阻要塞鉅兵利械心無敢據意無敢處此夏桀之所以死於南巢也今以木擊木則拌以水投水則散以水投水則沉以塗投塗則陷此疾徐先後之勢也夫兵有大要知謀物之不謀之不禁

也則得之矣專諸是也獨手拳劍至而已矣吳王壹成又况乎義兵多者數萬少者數千密其獨路間敵之塗則士豈特與專諸議哉呂覽

第六十九卷

十四

夫兵有本幹必義必智必勇義則敵孤獨敵孤獨則上下虛民解落孤獨則父兄怨賢者誹亂者作智則知時化知時化則知虛實盛衰之變知先後遠近縱舍之數勇則能決斷能決斷則能若雷電飄風暴雨能若崩山破潰別辨實墜若驚鳥之擊也搏攫則墮中木則碎此以智得也夫民無常勇亦無常怯有氣則奮、則勇無氣則虛、則怯、勇虛奮其由甚微不可不知勇則戰怯則北戰而勝者戰其勇者也戰而北者戰其怯者也怯勇無常倏忽往來而莫知其方惟聖人獨見其所由然故商周以興桀紂以亡巧誑之所以相通以益民氣與奪民氣以能開衆與不能開衆軍雖大卒雖多無益於勝軍大卒多而不能開衆不若其寡也夫衆之為福也大其為禍也亦大譬之若魚深淵其得魚也大其為害也亦大善用兵者諸邊之內莫不與聞雖所與白徒方數百里皆來會戰執使之然也幸也者審於戰期而有以羈誘之也凡兵貴其因也因也者因敵之險以為己固因敵之謀以為己事能審因而加勝則不可窮矣勝不可窮之謂神、則能不可勝也夫兵貴不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彼聖人必在己

者不必在彼者故執不可勝之術以遇不勝之敵若此則兵
無失矣凡兵之勝敵之失也勝失之兵必隱必微必稽必博
隱則勝闡矣微則勝顯矣稽則勝散矣博則勝離矣諸博擲
抵噬之獸其用齒角爪牙也必託於卑微隱蔽此所以成勝
呂覽

齊攻廩丘趙使孔青將死士而救之與齊人戰大敗之齊將
死得車二千得尸三萬以為二京寧越謂孔青曰惜矣不如
婦尸以內攻之越聞之古善戰者蒞隨貪服却舍延尸車甲
盡於戰府庫盡於莖此之謂內攻之孔青曰敵齊不尸則如
何寧越曰戰而不勝其罪一與人出而不與人入其罪二與

第六十九卷

十五

之尸而弗取其罪三民以此三者怨上無以使下無以
事上是之謂重攻寧越可謂知用文武矣用武則以力勝用
文則以德勝文武盡勝何敵之不服趙國廩丘趙使孔青攻
五萬擊之趙勝齊軍獲尸三萬趙王詔勿婦其尸將以困之
子順趙王曰不婦尸其困何也曰其父兄子弟悲苦無
已廢其產也子順曰非所以困之也死一也婦尸與不悲苦
胡異焉以臣愚計當齊之術乃且婦尸王曰何謂對曰使其
家速未迎尸不得事農一費婦尸王曰何謂對曰使其
一年之中喪卒三萬三費也欲無困貧不能得已王曰善既
而齊大夫聞其子順之謀曰
名子之謀其利博哉

臨武君與孫卿議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臨武君
對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
兵之要術也孫卿曰不然臣所聞古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

在乎一民韓詩作附親 方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馬不

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

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也故兵要在乎附民而已臨武君

曰不然兵之所貴者勢利也所行者變詐也善用兵者感忽

悠閑韓詩作 猶脫兔莫知所從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豈必待附

民哉孫卿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

貴權謀勢利韓詩作諸侯之事 也所行攻奪變詐者諸侯之事

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路置者也君臣

上下之間滑韓詩作 然有離德也故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

以桀詐充譬之以卵投石以指澆沸若赴水火韓詩作抱羽

入焉焦沒耳韓詩有夫何 故仁人上下百將一心三軍同力

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

扞頭目也而覆胸腹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且

仁人之用十里之國則將有百里之聽用百里之國則將有

千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必將聰明聖戒和

傳而一故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則若莫邪之長

刃嬰之者斷兇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圍居而方正則

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案角鹿墮隴種東籬而退耳且夫暴

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韓詩有 其民也其民

之親我歟若父母其好我哉若椒蘭彼反顧其上則若灼黥

若仇讎韓詩如惜毒蜂人之情雖桀跖豈又肯為其所惡賊

其所好者哉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彼必將來告之

韓詩作彼先夫又何可詐也故仁人用國日明諸侯先順者

安後順者危慮敵之者削反之者亡韓詩作且仁人之兵聚

則莫若邪之長刃嬰之者斷銳居則莫若邪之利鋒當者

潰圓居則若丘山之不可移也方居則若盤石之不可拔也

融之摧角折節而退詩曰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

莫我敢遏此之謂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兵設

何道何行而可孫卿子曰凡在大王將率末事也臣請遂道

王者諸侯強弱存亡之效安危之勢君賢者其國治君不能

者其國亂陰禮貴義者其國治簡禮賤義者其國亂治者強

亂者弱是強弱之本也上足叩則下可用也上不足叩則下

不可用也下可用則強下不可用則弱是強弱之常也陰禮

效功上也重祿貴節次也上功賤節下也是強弱之凡也好

士者強不好士者弱愛民者強不愛民者弱政令信者強政

令不信者弱民齊者強不齊者弱賞重者強賞輕者弱刑威

者強刑侮者弱械用兵革攻完便利者強械用兵革窳惰不

便利者弱重用兵者強輕用兵者弱權出一者強權出二者

弱是強弱之常也齊人陰技擊其技也得一首者則賜暗鎬

金無本賞矣是事小敵彘則偷可用也事大敵堅則與焉難

耳若飛鳥然傾側反覆無日是亡國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

第六十九卷

七

第六十九卷

八

其貨市傭而戰之幾矣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

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置戈其上冠軸帶劔齧三日

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是數年而衰

而未可奪也改造則不易周也是故地雖大其稅必寡是危

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狹隘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勢德

之以阨阻之以慶賞黜之以刑罰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於

上者非閭無由也阨而用之得而後功之功賞相長也五甲

首而隸五家是最為眾強長久多地以正故四世有勝非幸

也數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

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

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燕

是數國者皆干賞誦利之兵也傭徒鬻賣之道也未有貴上

安制禁節之理也諸侯有能微妙之以節則作而兼殆之耳

故招近慕遠陰勢詐尚功利是漸之也禮義教化是齊之也

故以詐遇詐猶有巧拙焉以詐遇齊辟之猶以錐刀墮太山

也非天下之愚人莫敢試故王者之兵不試湯武之誅桀紂

也拱挹指麾而強暴之國莫不趨使誅桀紂若誅獨夫故秦

誓曰獨夫紂此之謂也故兵大齊則制天小下齊則治隣敵

若夫招近慕遠陰勢詐尚功利之兵則勝不勝無常代俞代

張代存代亡相為雌雄耳矣秦之衛鞅燕之終蟻是皆世俗

之所謂善用兵者是其巧拙強弱則未有以相若也若其道一也未及和齊也倚契司詐權謀傾覆未免盜兵也齊桓晉文楚莊吳閭閻越勾踐是皆和齊之兵也可謂入其域矣然而未有本統也故可以伯而不可以王是強弱之效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荀子

臨武君請問為將孫卿曰知莫大乎棄疑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至無悔而止矣不可必也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用以故徙本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急

第九卷

卷九

勝而亡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事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受命於主而行三軍三軍既定百官得序群物皆正則主不能害故不能怒夫是之謂至臣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終如始終始如一夫是之謂大言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教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教勝怠則言急勝教則威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教謀無壙故事無壙教吏無壙教眾無壙教敵先壙夫是之謂五無壙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壙夫

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於神明矣臨武君曰善荀子

臨武君請問王者之軍制孫卿曰將死鼓馭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順命為上有功次之令不進而進猶令不退而退其罪惟均不殺老弱不獵禾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赦奔命者不獲凡誅非誅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捍其賊則是亦賊也以故順勇者死奔命者有微子開封於宋曹觸龍斷於軍殷之服民所以養生之者也無異周人故近者誨誨而樂之遠者竭慶而趨之無幽閒僻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

第十卷

卷十

無思不服之謂也王者有誅而無戰城守不攻兵格不擊上下相喜則慶之不屠城不潛軍不留眾師不越時故亂者樂其政不安其上欲其至也臨武君曰善荀子
凡攻人者非以為名則案以為利也不然則忿之也仁人之用國將修志意正身行仇隆高致忠信期文理布衣紃屨之士誠是則雖在窮閭漏屋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以國戰之則天下莫之能隱匿也若是則為名者不攻也將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與之遠卒極戰則不可境內之聚也保固視可午其軍取其將若撻建彼得之不足以藥傷補敗彼愛其爪牙畏其仇敵若是則為利者不攻也將

修小大強弱之義以持慎之禮卽將甚文珪壁將甚碩貨賂將甚厚所以說之者必將推文辨慧之君子也彼苟有人意焉夫誰能忿之若是則忿之者不攻也為名者否為利者否為忿者否則固安于盤石壽於旗翼人皆亂我獨治人皆危我獨安人皆失喪之我獨按起而制之故仁人之用國非特將持其有而已也又將兼人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 荀子

陳薦問孫卿子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為本仁者愛人義者循理然則又何以兵為凡所為有兵者為爭奪也孫卿子曰非女所知也彼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

第六十九卷

十一

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若時雨之降莫不說喜是以克伐殲寇舜有伐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武王伐紂此二帝四王皆以仁義之兵行於天下也故近者親其善遠方慕其德兵不血刃遠邇來服德盛於此施及四極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此之謂也 荀子

李斯問孫卿子曰秦四世有勝兵彊海內威行諸侯非以仁義為之也以便從事而已孫卿子曰非如所知也女所謂便者不便之便也吾所謂仁義者大德之便也彼仁義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則民親其上樂其君而輕為之死故曰凡在

於君將率末事也秦四世有勝認：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已也此所謂末世之兵未有本統也故湯之放桀也非其逐之鳴條之時也武王之誅紂也非以甲子之朝而後勝之也皆前行素修也此所謂仁義之兵也今女不求之於本而索之於末此世之所以亂也禮者治辨之極也強國之本也功名之總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所以損社稷也故聖甲利兵不足以為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為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楚人駁革犀兕以為甲如金石宛鉅鐵鉋如漆墨輕利便速卒如飄風然而兵殆於垂沙唐蔑死莊喬起楚分而為三四是豈無聖甲

第六十九卷

十一

利兵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汝預以為險江漢以為池限之以節林緣之以方城然而秦師至而郢都率振槁然是豈無固塞隘阻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剋比干囚箕子為炮烙刑殺戮無時臣下震然莫必其命然而周師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豈令不嚴刑不繁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古之戈兵矛矢矢而巳矣然而敵國不待試而誅城郭不辨溝池不掛固塞不樹機變不張然而國晏然不畏外而明內者無故焉明道而分均之時使而誠愛之下之和上也如影嚮有不由令者然後誅之以刑故刑一人而天下服罪人不尤其上知罪之在已也是

故刑罰省而威流無他故焉由其道故也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傳曰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此之謂也荀子

往者齊南破荆東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土地廣而兵強戰赴攻取詔令天下齊之清濟濁河足以為限長城巨防足以為塞齊五戰之國也一戰不克而不齊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聞之曰削跡無遺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端非

今有堅甲利兵不足以施敵破虜予良天調不足射遠中微與無母兵華爾有民不足強用嚴敵與無民苛爾故盤石千

第廿九卷

廿三

里不為有地愚民百萬不為有民詩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楊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韓詩

陳王問太師曰行軍之禮可得偕聞乎答曰天子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必以歲之孟秋賞軍師武人於朝簡練傑俊任用有功命將選士以誅不義於是孟冬以級授軍司徒執扑北面而誓之誓于社以習其事先期五日太史筮於祖廟擇吉日齊戒告于社社稷宗廟既置則獻兆於天子天子使有司以牲特告社告以所征之事而受命焉舍尊于帝李以受成然後乃類于上帝柴於郊以出以齊車遠廟之主及社主行大司馬職奉之無違廟主則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稱謂

之主命亦載齊車凡行主皮圭幣帛皆每舍奠焉而後就館

主車至於中門之外門之內廟主居於道左社主居於道右其所經名山大川皆祭告焉及至敵所將戰太史卜戰日卜右御先期三日有司明以敵人罪狀告之史定誓命戰日將帥陳列車甲卒伍于軍門之前有司讀誓誓使周定三令五申既畢遂橋戰所克于上帝然後即敵將士戰全已克敵史擇吉日復禱於所征之地柴于上帝祭社稷祖以告克者不煩兵傷士也戰不克則不告也凡類禱皆用甲丙戊庚壬之剛日有司簡功行賞不稽于時其用命者則加爵受賜于祖奠之前其奔北犯令者則加刑罰于社主之前然後鳴

第六十卷

廿四

金振旅有司徧告捷于時所有事之山川既至舍于國外三日齊以特牛親格於祖禰然後入設奠以反主若主命則卒奠歛主埋之於廟兩階間及社主如初迎之禮舍奠于帝李以訊敵告大享於群吏用備樂饗有功於祖廟舍爵策勲焉謂之飲至天子親征之禮也陳王曰其命將出征則如之何太師曰古者大將受命而出則忘其國即戎師陣則忘其家故天子命將出征親繫齊盛服設奠于祖以詔之大將先入軍吏畢從皆北面再拜稽首而受天子當階南面命授之節成大將受天子乃東向西面而揖之亦弗御也然後告太社家宰執屨宜于社之右南面授大將大將北面稽首再拜而

受之承所須賜于軍吏其出不類其克不禍戰之所在有大山川則祈焉禱免于五帝捷則報之振旅復命簡其功勳親告廟告社而後通朝禮也王曰將居軍中之禮勝敗之變則如之何太師曰將帥尚左士率尚右出國先鋒入國後刃介冑在身就銳在列雖居父不拜若不章軍敗則驛馳赴告于戰臺鼓八于素服哭於庫門之外三日大夫素服於社亦如之亡將失城則皆哭七日天子使一迎于軍命將帥無詰罪然後將帥結草自縛袒右肩而入蓋喪禮也王曰行古禮如何太師曰古之禮固為於今也有其人行其禮則可無其人行其禮則民弗與也 孔刪

第六十卷

五

用兵者必先自廟戰主執將帥能民就附國執治首種

執多士卒執精甲兵執利器備執便故運籌於廟堂之上決勝于千里之外矣夫有形埒者天下公見之有篇籍者世人傳季之此皆以形相勝者也善形者弗法也所貴道者昔其無形也無形則不可制迫也不可度量也不可巧詐也不可現慮也智見者人為之謀形見者人為之功衆見者人為之伏器見者人為之偽動作周旋還俗句拙伸可巧詐者皆非善者也善者之動也神出而鬼行星耀而玄遂進退拙伸不見朕整翼舉翮振鳳飛龍騰發如秋風疾如駿龍當以生擊

第七十卷

一

死以盛乘衰以疾掩遲以飽制飢若以水滅火若以湯沃雪何往而不遂何之而不達也在中虛神在外漠志運於無形出於不意與飄往與忽未莫知其所之與條出與間入莫知其所集卒如雷霆疾如風雨若從地出若從天下獨出獨入莫能應固疾如鏃矢何可勝偶一晦一明孰知其端緒未見其發固已至矣故善用兵者見敵之虛乘而勿假也追而勿舍也迫而勿去也擊其猶陵其與疾雷不及塞耳疾霆不暇掩目善用兵者若聲之與響若鐘之與輪昧不給撫呼不給吸當此之時仰不見天俯不見地手不麾戈兵不盡拔擊之若雷薄之若風炎之若火陵之若波散之靜不知其所守動不知其所為故鼓鳴其度當者莫不廢滯崩弛天下孰敢屬威抗節而當其前者故凌人者勝待人者敗為人杓者死兵靜則固專一則威分決則勇心疑則北力分則弱故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鎗銖有餘不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數倍不足故紂之卒百萬之心武王之卒三千人皆專而一故千人同心則得千人力萬人異心則無一人之用將卒吏民動靜如身乃可以應敵合戰故計定而發分決而動將無疑謀卒無二心動無隨容口無虛言事無嘗試應敵必敏發動必亟故將以民為休而民以將為心誠則支休親力心疑則支休挽北心不專一則休不助動將不誠心則卒

不敢勇故良將之卒若虎之牙若兕之角若鳥之羽若蜃之足可以行可以舉可以噬可以觸強而不相敗衆而不相害一心以使之也故民誠從其令雖少無畏民不從令雖衆爲寡故下不親上其心不用卒不畏將其形不戰守有必固而攻有必勝不待交兵接刃而存亡之機固已形矣兵有三勢有二權有氣勢有地勢有因勢將克勇而輕敵卒果敢而樂戰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志厲青雲氣如飄風聲如雷霆誠積踰而威加敵人此謂氣勢破路津關大山名塞龍蛇蟠却笠居羊腸道極奇門一人守隘而千人弗敢過也此謂地勢因其勞倦急亂飢渴凍暍摧其捨、擠其竭、此謂因勢善用

第七十卷

間謀審錯規虞設蔚施伏隱其形出於不意敵人之兵無所適備此謂知權陳卒正前行選進退俱什伍搏前後不相然左右不相干受刃者少傷敵者衆此謂事權、勢必形更卒專精選良用才官得其人計定謀決明於死生舉錯得失莫不振奮故攻不待衝陰雲梯而城拔戰不至交兵接刃而敵破明於必勝之攻也 鴻烈

靜以合躁治以持亂無形而制有形無爲而應變雖未能得勝於敵、不可得勝之道也故先我動則是見其形也彼躁我靜則是能其力也形見則勝可制也力罷則威可立也視其所爲因與之化現其邪正以制其命餌之以所欲以罷

其足彼若有閑急填其隙極其變而束之蓋其靜而仆之敵若反靜爲之出奇彼不吾應獨盡其調若動而應有見所爲彼持後節與之推移彼有所積必有所虧精者轉左陷其右彼敵潰而走後必可移故迫而不動名之曰奄遂擊之如雷運斬之若草木燿之若火電欲疾以邀人不及步銷車不及轉殺兵如植木弩如羊角人雖衆多勢莫敢格諸有象者莫不可勝也諸有形者莫不可應也是以聖人藏形於無而遊心於虛風雨可障蔽而寒暑不可開閉以其無形故也夫能滑淖精微貫金石窮至遠放乎九天之上蟠乎黃虛之下唯無形者也善用兵者當擊其亂不攻其治是不襲堂、之寇

第七十卷

不擊填、之寇客未可見以數相持彼有死形因而制之敵人執數動則就陰以虛應實必爲之禽虎豹不動不入陷阱麋鹿不動不離且果飛鳥不動不註網羅魚鼈不動不探脣啄物未有不以動而制者也是故聖人貴靜、則能應躁後則能應先數則能勝疏博則能擒缺故良將之用卒也同其心一其力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止如山移如風雨所凌必破靡不毀阻動如一体莫之應圍是故傷敵者衆而手戰者寡矣夫五指之更彈不若捲手之一握萬人之更進不如百人之俱至也今夫虎豹便捷熊羆勇力然而人食其肉而席其革者不能通其知而一其力也夫水勢勝火章

華之臺燒以升勺沃而救之雖涸井而竭池無奈之何也舉
壺槩盆盎而以灌之其威可立而待也今人之與人非有水
火之勝也而欲以少耦衆不能成其功亦明矣兵家或言曰
少可以耦衆此言所將非言所戰也或將衆而用寡者勢不
齊也將寡而用衆者用力諧也若乃人盡其才悉用其力以
少勝衆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神莫貴於天勢莫便於地動
莫急於時用莫利於人凡此四者兵之幹植也然必待道而
後行可一用也夫地利勝天時巧舉勝地利勢勝人故任天
者可迷也任地者可束也任時者可迫也任人者可惑也夫
仁勇信廉人之美才也然勇者可誘也仁者可奪也信者易

第七十卷

四

欺也廉者易謀也將衆者有一見焉則為人禽矣由此觀之
則兵以道理制勝而不以人才之賢亦自明矣是故為廉鹿
者則可以且果設也為魚鼈者則可以網罟取也為鴻鵠者
則可以增繳也加唯無形者無可禁也是故聖人藏於無原
故其情不可得而現運於無形故其陳不可得而輕無法無
儀未而為之宜無名無狀變而為之象深哉明遠哉悠々
且冬且夏且春且秋上窮至高之末下測至深之底變化消
息無所疑滯達心乎窈冥之野而藏志乎九旋之淵雖有明
目孰能窺其情鴻烈

將軍之心涵々如春廣々如夏湫潞如秋典凝如冬因形而

與之化隨時而與之移夫景不為曲物直響不為清音濁現
彼之所以來各以其勝應之是故挾義而動推理而行掩節
而斷割因資而成功使彼知吾所出而不知吾所入知吾所
出舉而不知吾所集始如狐狸彼故輕未合如兕虎敵如奔
走夫飛鳥之勢也使其首猛獸之攫也匿其爪虎豹不外其
爪而噬不見齒故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剛示之以
弱而乘之以強為之以歛而應之以張將欲西而視之以東
先作而後合前冥而後明若鬼之無迹若水之無創故所御
非所之也所見非所謀也舉措動靜莫能識也若雷之擊不
可為俗所用不便故勝可百全與玄明通莫知其門是謂至

第七十卷

神鴻烈

內修其政以積其德外塞其醜以服其威察其勞佚以知飽
飢故戰日有期視死若歸故將必與卒同甘苦俟飢寒故其
死可得而盡也故古之善將者必以其身先之暑不張蓋寒
不被裘所以程寒暑也險隘不乘上陵必下所以齊勞佚也
軍食熟然後敢食軍井通而後敢飲所以同飢渴也合戰必
立矢射之所及以共安危也故良將之用兵也常以積德擊
積怨以積愛擊積憎何故而不勝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求民
為之勞也欲民為之死也民之所望於主者三飢者能食之
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德之民以備其二積而上失其三望

國雖衆兵猶且弱也若昔者必得其樂勞者必得利斬首之功必全死事之後必賞四者既信於民矣主雖射雲中之鳥而釣深淵之魚彈琴瑟鐘磬竿數六博投高壺兵猶且強令猶且行也是故上足仰則下可用也德足慕則威可立也

烈

將者必有三隧四教五行十守所謂三隧者上知天道下習地形中察人情所謂四教者便國不負兵為主不顧身見難不畏死決疑不辟罪所謂五行者柔而不可卷也剛而不可折也仁而不可犯也信而不可欺也勇而不可凌也所謂十守者神清而不濁也謀遠而不可慕也操固而不可遷也知

第七十卷

六

明而不可蔽也不貪於貨不淫於物不盪於辨不推於方不可喜也不可怒也是謂至於窈冥冥孰知其情發必中詮言必合教動必順時解必中機通動靜之機明開塞之節審奪指之利害若合符節疾如擣方勢如登矢一龍一蛇動無常休莫見其所中莫知其所窮攻則不可守守則不可攻

烈

其貴謀之不可測也形之隱匿也出於不意不可以設備也謀見則窮形見則制故善用兵者上隱之天下隱之地中隱之人隱之天者無不制也何謂隱之天大寒甚暑疾風暴雨大霧冥晦因此而為變者也何謂隱之地山林丘阜林叢險

阻可以伏匿而不見形者也何謂隱之人蔽之於前望之於

後出奇行陳之閑發如雷霆疾如風雨墜巨旗止鳴鼓而出

入無形莫知其端緒者也故前後正齊四方如繩出入解縛

不相越凌翼輕邊利或前或後雖合聚散不失行伍此善修

行陳者也明於奇正賓陰陽刑德五行望氣候星龜策机祥

此善為天道者也設規慮施蔚伏見用水火出珍怪鼓譟軍

所以營具耳或稍肆崇揚塵起竭所以營具目此善為詐佯

者也鏖敵牢重固植而難恐勢利不能誘死亡不能動此善

為克幹者也剽疾輕悍勇敢輕敵疾若滅沒此善用輕出奇

者也相地形處次舍治壁壘審煙斥居高陵舍出處此善為

第七十卷

七

地形者也因其飢渴勞倦怠亂恐懼窘步乘之以選卒

擊之以宵夜此善因時應變者也易則用車險則用騎涉水

多方隘則多弩畫則多旌夜則多火晦冥多鼓此善為設施

者也凡此八者不可一無也然而非兵之貴者也夫將者必

獨見獨知獨見者見人所不見也獨知者知人所不知也見

人所不見謂之明知人所不知謂之神明者先勝者也守

不可攻謂之固是也上下有隙將吏不相得所持不直卒心積

不服所謂虛也主明將良上下同心氣意俱起所謂實也若

以水投火所當者陷所薄者移牢柔不相通而勝相奇者虛

實之謂也故善戰者不在少善守者不在小勝在得威敗在

失氣夫實則開虛則走盛則強衰則北吳王夫差地王二千
里帶甲七十萬南與越戰棲之會稽北與齊戰破之艾陵西
遇晉公橋之黃池此用民氣之實也其後驕溢縱欲拒諫喜
諛悅悍遂過不可正喻大臣怨懟百姓不附越王選卒三千
人擒之于遂因制其虛也夫氣之有虛實也若明之必晦也
故勝兵者非常實也敗兵者非常虛也善者能實其民氣以
待人之虛也不能者虛其民氣以待人之實也故虛實之氣
兵之貴者也凡國有難君自官台將詔之曰社稷之命在將
軍即今國有難願請子將而應之將軍受命乃令祝史太卜
齋宿三日之太廟鑽龜卜吉日以受旗鼓君入廟門西面

第七卷

八

而立將入廟門趨至堂下北面而立主親操鉞持頭授將軍
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頭授將軍其柄
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將已受斧鉞各曰國不可從外
治也軍不可從中御也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
臣既以受制於前矣鼓鉞斧鉞之威臣無還請願君亦以垂
一言之命於臣也君若不許臣不敢將君若許之臣辭而行
乃似辭設明衣也鑿凶門而出束將軍車載旌旗斧鉞累若
不勝其臨敵決戰不顧必死無有二心是故無天於上無地
於下無敵於前無主於後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和
合於主國之實也上將之道也如此則智者為之慮勇者為

之聞氣厲青雲疾如馳驚是故兵未交接而敵人恐懼若戰
勝敵奔半受功賞吏還官益爵祿割地而為調決於封外率
論斷軍中願反於國放旗以入斧鉞報畢於君曰軍無後治
乃縞素辟舍請罪於君曰敕之退齊服大勝三年反舍中
勝二年下勝明年鴻烈

夫兵之所以佐勝者眾而所以必勝者寡甲堅兵利車固馬
良畜積給足士卒殷於此軍之大管也而勝亡焉明於星辰
日月之運刑德奇賁之數背御左右之便此戰之助也而全
亡焉良將之所以必勝者恒有不原之智不道之道難以眾
同也夫論陰謀動靜時吏卒辨兵甲治正行伍連什伯明鼓

第七卷

九

旗此尉之官也前後知險易見敵知難易發斥不忘遺此候
之官也隨路而行輜治賦文均慶軍輯并龜通此司空之官
也收藏於後選舍不離無淫與無遺輜此與之官也凡此五
官之於將也猶身之有股肱手足也必擇其人技能其才使
官勝其任人能其事告之以政申之以令使之若虎豹之有
爪牙飛鳥之有六翮莫不為用然皆佐勝之具也非所以必
勝也兵之勝敗本在於政、勝其民下附其上則兵強矣民
勝其政下畔其上則兵弱矣故德義足以懷天下之民事業
足以當天下之急選舉足以得賢士之心謀慮足以得強弱
之勢此必勝之本也鴻烈

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國為禮至卿之戰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今晉變而為夷狄楚變而為君子故移其辭以從其事夫莊王之舍鄭有可貴之美晉人不知其善而欲擊之所救已解如挑與之戰此無善之之心而輕救民之意也是以賤之而不使得予賢者為禮秦穆侮蹇叔而大敗鄭文輕衆而喪師春秋之敬賢重民如是故戰攻侵伐雖數百起必一二書傷其害所重也問者曰其書戰伐甚謹其惡戰伐無辭何也曰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事後者主先苟不惡何為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惡戰伐之辭已且春秋之法凶年不修舊意在無苦民尔苦民尚惡之况傷民乎傷民尚病之况殺民乎故曰凶年舊修則訛造邑則諱是害民之小者惡之小也害民之大者惡之大也今戰伐之於民其為害訛何政意而現指則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驅民而殘賊之其所好者設而勿用仁義以服之也詩云矢其文德洽此四國此春秋之所善也夫德不足以親也而文不足以未遠而斷之以戰伐為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難者曰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詐擊而善偏戰耻伐喪而榮復擊奈何以春秋為無義戰而盡惡之也曰凡春秋之記災異也雖畝有數莖猶謂之無麥苗也今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戰攻侵伐不可勝數而

第七十卷

十

復擊者有二焉是何以異於無麥苗之數莖哉不足以難之故謂之無義戰以無義戰為不可則無麥苗亦不可矣若春秋之於偏戰也善其偏不善其戰有以效其然也春秋愛人而戰者殺人君子奚說善殺其所愛哉故春秋之於偏戰也猶其於諸夏也隱之魯則謂之外隱之夷狄則謂之內比之詐戰則謂之義比之不戰則謂之不義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謂盟善戰不如不戰然而有所謂善戰不義之中有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於指非精心達思者其孰能知之詩云常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尔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由是現之見其指者不任其辭不任其辭然後可與通矣董仲舒

春秋記國家存亡以察來世雖有廣土衆民聖甲利兵威猛之將士卒不親附不可以戰勝取功晉僖獲於韓楚子玉得臣敗於城濮蔡不待敵而衆潰故語曰文王不能使不附之民先軫不能勝不教之卒造父王良不能以敝車不作之馬趨疾而致遠羿逢蒙不能以枉矢弱弓射遠中微故強弱成敗之要在乎附士卒教習之而已說苑

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夫兵不可玩則無威兵不可廢則台寇昔吳王夫差好戰而亡徐偃王無武亦滅故明王之制國

也上不玩兵下不廢武易曰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說苑

好戰之臣不可不察也羞小恥以構大怨貪小利以亡大眾春秋有其戒晉先軫是也先軫欲要功獲名則以秦不假道之故請邀秦師襄公曰不可夫秦伯與吾先君有結先君一日薨而興師擊之是孤賁吾先君敗隣國之交而失孝子之行也先軫曰先君薨而不弔贈是無哀吾喪也具師經吾地而不假道是弱吾孤也且桓畢尚薄屋無哀吾喪也具師卜曰大國師將至請擊之則聽先軫具兵邀之殺擊之匹馬隻輪無脫者大結怨構禍於秦接刃流血伏屍暴骸糜爛國

第七十卷

十三

家十有餘年卒喪其師衆禍及大夫憂累後世故好戰之臣不可不察也說苑
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繫不可以制末是以春秋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華而後夷狄及周惠王以遭亂世繼先王之休而強楚稱王諸侯背叛欲申先王之命一統天下不先廣養京師以及諸夏以及夷狄內治未得愈則不料力權得失興兵而征強楚師大敗擄辱不行大為天下戮矣幸逢齊桓公以得安尊故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繫不可以制末說苑

將師受命者將率入軍吏畢入皆北面再拜稽首受命天子

南面而授之鉞東行西面而揖之示弗御也故受命而出忘其國即或忘其家聞炮鼓之聲唯恐不勝忘其身故必死必死不如樂死樂死不如甘死甘死不如義死、不如視死如歸此之謂也故一人必死十人弗能待也萬人必死橫行乎天下令行禁止王者之師也說苑

狙詐之家曰狙詐之計不戰而屈人兵克舜也需頃漸謀克舜乎街玉而賈石者其狙詐乎或問狙詐與亡孰愈曰亡愈或曰子將六師則誰使曰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故有天下者審其御而已矣或問威震諸侯須於征歟狙詐之力也如其亡也曰威震諸侯須於狙詐可也末若威震諸侯而不須狙詐也或曰無狙詐將何以征乎曰縱不得不征不有司馬法乎何必狙詐乎楊雄

第七十卷

十三

請問將曰若條侯之守長平冠軍之征伐博陸之持重可謂名將矣請問古曰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義與尸血刃皆所不為也楊雄

更始元年王莽徵天下能為兵法者選練武衛招募猛士旌旗輜重千里不絕又驅諸獮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自秦漢出師之盛未嘗有也世祖以數千兵徵之陽關諸將見尋邑兵盛反走入昆陽世祖乃使成國上公王鳳廷尉大將

軍王常當守夜與十三騎出城南門收兵於郕尋邑圍城數重雲車十餘丈瞰臨城上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人負戶而汲王鳳請降不許世祖帥營部俱進頻破之乘勝以敢死三千人徑衝尋邑兵敗其中堅於渚水之上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地會大雷風屋瓦皆飛莽兵大潰郕道元

更始三年秋光武追銅馬於館陶大破之遂降之賊不自安世祖令其婦營乃輕騎行其壘賊乃相謂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遂將降人分配諸將衆十萬人故關西號世祖曰銅馬帝也 郕道元

第七十卷

古

討者何謂討猶除也欲言臣當掃除君之賊春秋曰衛人熱州吁于濮傳曰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伐者何謂伐擊也欲言伐擊之也尚書曰武王伐紂征者何謂也征猶正也欲言其正也輕重從辭也誕以爾東征誅祿甫也又曰甲戌戎惟征徐戎戰者何尚書大傳曰戰者憚警之也春秋識曰戰者延改也襲者何謂也行不假掩人不備也春秋傳曰其謂之秦何夷狄之也曷為夷狄之秦伯將襲鄭人國掩人不備行不假途人銜枚馬纏勦晝夜行為襲也諸侯家國入人家宜告主人所以尊敬防并兼也春秋傳曰桓公假途于陳而伐楚禮曰使次斤先假途用束帛即如是諸侯曹王者道禮

無往不及非所謂書者也將人入國先使大夫執幣假道主人亦遣大夫迎於郊為賓主設禮而待之是其相尊敬也防併兼余何諸侯之行必有師旅恐掩人不備士卒歛取恒遲先假途則預備之矣白虎通

國有三軍何所以戒非常伐無道尊宗廟重社稷安不忘危也何以言有三軍也論語曰子行三軍則誰與語云周王于邁六師及之三軍者何法天地人也以為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二千五百人師為一軍六師一萬五千人也傳曰一人必死十人不能當百人必死千人不能當千人必死萬人不能當萬人必死橫行天下

第七十卷

十五

雖有萬人猶謙讓自以為不足故後加五千人因法月數月者群陰之長也十二足以窮盡陰陽倫物成功二千人亦足以征伐不義致太平也穀梁傳曰天子有六軍諸侯上國三軍次國二軍下國一軍諸侯所以一軍者何諸侯蕃屏之臣也任兵革之重距一方之難故得有一軍王者征伐所以必皮弁情何伐者凶事素服示有悽愴也伐者質故衣古服禮曰三王共皮弁素情又招虞人亦皮弁知伐亦皮王者將出辭於彌還格祖禰者何言子辭面之禮尊親之義也王制曰王者將出類于上帝宜于社造于彌尚書曰歸假于藝祖出所以告天至告祖無二元后廟後告者示不敢留尊者之命

也告天何示不敢自專非出辭反面之道也與宗廟異義還
不復告天者天道質無內外故不復告也尚書言歸假于祖
禘不見告于天知不告也王者受命質家先伐文家先正何
質家言天命已也使已也誅無道今誅得為王故先伐文家
言天命已成爲王者乃得誅伐王者耳故先改正朔也又改
正朔者文代其質也文者先其文質者先其質故論語曰予
小子履敢昭告于皇天上帝此湯伐桀告天用夏家之法也
詩云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此文王誅伐故改號爲周易邑
爲京也明天著忠臣孝子之義也湯親北面稱臣而事桀不
思相誅也禮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王法天誅者天子自
出者以爲王者夫之所立而欲謀社稷故自出重天命也犯
王法使方伯誅之尚書曰命予惟恭行天之罰此所以言閭
自出伐有扈也王制曰賜之弓矢乃得專征伐犯王誅者也
大夫將兵出必不御者欲盛其威使士卒一意繫心也故但
聞將軍令不聞君命也明進退大夫也春秋傳曰此受命于
君如伐齊則還何大其不伐喪也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
夫也天子遣將軍必於廟何示不敢自專也獨於祖廟何制
法度者祖也王制曰受命于祖受成於孝此言于祖廟命遣
之也王法言此受兵何重不絕人嗣也師行不必勝故須具
有世嗣年六十婦人者何不忍並閭人父子也王制曰六十

第七十卷

七

不損服戎又八十一子不從政九十家不從政父子之喪三
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三年不從政麻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
從政古者師出不踰時者爲慈思也天道一時生一時養人
者天之貴物也踰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詩云昔我往矣
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春秋曰宋人取長葛傳曰外
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父也王者有三年之喪喪秋有內侵伐
之者重天誅爲宗廟社稷也春秋傳曰天王居于狄泉傳曰
此未三年具稱天王何者有天子也白虎通
誅不避親戚何所以尊君卑臣強幹弱枝明善惡之義
也春秋傳曰季子然其母兄何善示誅不避母兄君臣之義
尚書曰肆朕誕以爾東征誅弟也諸侯有三年之喪有罪且
不誅何君子恕己哀孝子之思慕不忍加刑罰春秋曰晉士
丐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旋傳曰大其不伐喪也諸侯
之義非天子之命不得動衆起兵誅不義者所以強幹弱枝
尊天子卑諸侯論語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
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世無聖賢方伯諸侯有相滅者
力能救者可也論語曰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
王者侯之子篡弑其君而立臣下得誅之者庸討賊之義也
春秋傳曰臣弑君臣不討賊非臣也又曰蔡世子弑其君
楚子誅之王者受命而起諸侯有臣弑君而立當誅臣君身

第七十卷

七

死子不得繼者以其逆無所天也詩云毋封靡于爾邦惟王其崇之此言追誅大罪也或盜天子土地自立為諸侯絕之而已父然其子當誅何以為天地之性人為貴人皆天所生也托父母之氣而生耳王者以養長而教之故父母不得專也春秋傳曰晉侯然世子申生不出蔡佞人當誅何為其亂善行傾覆國政韓詩內傳孔子為魯司寇先誅少正卯謂佞道已行亂國政也佞道未行章明遠之而已論語曰放鄭聲遠佞人子得為父報讐者臣子於君父其義一也忠臣孝子所以不能已以恩義不可奪也故曰父之讐不與共天下兄弟之讐不與共國朋友之讐不與同朝族人之讐不共隣故

第七十卷

十八

春傳曰子不復讐非子檀弓記子夏問曰居兄弟之讐如之何仕不與同國衛君命遇之不聞父母以義見然子不復讐者為往來不止也春秋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誅猶責也誅其人責其罪極其過惡春秋曰楚子虎誘蔡侯班然之子申傳曰誅君之子不立弒者弒也欲言臣子殺其君父不敢卒候問伺事可稍弒之易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篡者何謂也篡猶奪也取也欲言廢奪嫡孽奪宗引奪取其位春秋傳曰其人何篡辭也稍然之冬至所以休兵不奉事問閭商旅不行何此日陽氣微弱王者承天理物故率天下靜不復行役扶助微氣成萬物也故孝經識曰

夏至陰氣始動冬至陽氣始萌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閭商旅不行夏至陰始起反大熱何陰氣始起陽氣推而上故大熱也冬至陽始起陰氣推而上故大寒也白虎通

太古之民淳厚敦朴上聖撫之恬澹無為休道履德簡刑薄威不殺不誅而民自化此德之上也德稍弊薄邪心孽生次聖繼之視民設教坐為誅賞以威勸之既作五兵又為之惡以正厲之詩云修爾輿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遊藝方故曰兵之設也久矣涉歷五代以迄于今國未嘗不以德昌而以兵強也今兵巧之械盈于府庫孫吳之言昭乎將耳然諸將用之進戰以兵敗退守則城亡是何也哉曰彼此之情不

第七十卷

十九

聞乎主上勝負之數不明乎將心士卒進無利而自退無畏此所以然也夫服重上阪出馳千里馬之禍也然節馬樂之者以王良足為盡力也先登陷陣赴死嚴敵民之禍也然節士樂之者以明君可為效死也凡人所以肯赴死亡而不辭非為趨利則因以避害也無賢鄙愚智皆然顧其所利害有異爾不利顯名則利厚賞也不避重辱則避禍亂也非四者雖聖不王能以要其臣慈父不能以必其子明主深知之故崇利顯害以與下市使親疎貴賤賢鄙愚智皆必順我今乃得其欲是以一旦軍鼓雷震旌旗並發士皆奮激競於死敵者豈其情厭久生而樂害死哉乃義士且以激其名貪夫且

以求其實爾今吏從軍敗沒死公事者以十萬數上不聞吊
言嗟嘆之榮名下又無祿賞之厚實卽士無所勸慕庸夫無
所貪利此其所以人懷沮懈不肯復死也軍起以未暴師五
羊典兵之吏將下千數大小之戰歲十百合而希有功厯察
其敗無他故焉皆將不明變執而士不勸於敵死也其士之
不能死也乃其將不能效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士進
有獨死之禍退蒙衆生之福此所以臨陣亡戰而競思奔北
者也孫子曰將者智也仁也敬也信也勇也嚴也故是智以
折敵仁以附衆敬以招賢信以必賞勇以益氣嚴以一令故
折敵則能合衆附衆則思力戰賢智集則英謀得賞罰必則

第七十卷

上

士盡力勇氣益則兵勢自倍威令一則唯將所使必有此六
者乃可折衝擒敵輔主安民 王符

孝武皇帝以四夷未賓寇賊姦宄初置武功賞官以寵戰士
若今依此科而崇具制置尚武之官以司馬兵法選位秩比
博士講司馬之典簡蒐狩之事掌軍功爵賞小統於五校大
統於太尉既周時務禮亦宜之周之末景兵革繁矣莫亂於
秦民不荒珍今國家忘戰日久每寇難之作民瘁幾盡不教
民戰是謂棄之信矣 荀悅

閔羽屯軍益陽縣水北孫權令魯肅甘寧拒之寧謂肅曰羽
聞吾嘔吐之聲不敢渡也渡則成擒矣羽夜聞寧處分曰興

霸聲也遂不渡 卽道元

討山越、中有善禁者每當交戰官軍刀劍不得拔弓弩射
矢皆還自向輒致不利賀將軍長情自思乃曰吾聞兵有月
者可禁彼必是能禁吾兵者也必不能禁吾刀物矣乃多作
勁木白楮選有勇精帥五千人為先登盡持楮彼山越恃其
善禁者了不嚴備于是官軍以白楮擊之彼禁者果不復行
所擊殺者萬計 葛洪

第七十一卷

四

是與昭相禦殿也 卽道元

閔馬臺基高五丈列現其上石虎每講武於其下升現以望
之虎自於臺上放鳴鵠之矢以為軍騎出入之節 卽道元
昔大安中石冰作亂六州之地柯鎮業靡遠正黨逆義軍大
都督邀為洪將兵都尉累見敦迫既桑梓恐虜禍深憂大古
人有急疾之義又畏軍法不敢任志遂募合數百人與謁虜
軍旅進會攻賊之別將破之日發帛山積珍玩蔽地諸軍莫
不 兵收拾財物繼敎連營洪獨約今所領不得妄離行陣
士有撫得衆者洪即斬之以徇於是無敢委杖而果有伏賊
數百出蕩諸軍、悉發無部隊皆人馬皆重無戰心遂致

驚亂死傷狼藉殆欲不振獨洪軍整齊鼓張無所損傷以救諸軍之大崩洪有力焉後別戰斬賊小帥多獲甲首而獻捷幕於是大都督加洪伏波將軍例給布百疋諸將多封閉之或送還家而洪分賜將士及施知故之貧者餘之十匹又徑以市肉酤酒以饗將吏于時竊擅一日之美談焉

廣固城四周絕澗岨水深隍晉永嘉中東萊人曹窺所造也水側山際有五龍口義熙五年劉裕伐慕容超於廣固也以藉嶮難攻兵力勞弊河間人玄文說裕云昔趙攻曹窺望氣者以為絕水帶城非可攻拔若塞五龍口城當必陷石虎後之疑請降後五日大雨雷電震開後慕容超之攻拔窺十

第七十卷

卷七

司不援塞城而窺降後無幾又震開之舊基猶存宜城修梁裕塞之超及城內男女皆悉脚弱病者大半超遂出奔焉晉所擒也然城之所誇實憑地嶺其不可固城者在此

太古淳樸民心無欲世薄時澆則爭起而戰鬪生焉神農氏弦木為弧剡木為矢矢矢之利以威天下其後蚩尤時強暴好習攻戰鎗金為刃剡革為鉞而兵遂興矣黃帝戰於涿鹿顓頊爭於不周克戰丹水舜征有苗夏討有扈殷攻葛伯周伐崇侯夫兵者凶器財用之蠹而民之殘也五帝三王弗能弭者所以禁暴而討亂非欲耗財以害民也然衆聚則財散

鋒接則民殘勢之所然也故兵貴伐謀不重交刃百戰百勝非用兵之善也善用兵者不戰而勝善之善也王者之兵修正道以服人霸者之兵奇譎變而取勝夫將者國之安危民之性命不可不重故詔之以廟堂授之以斧鉞受命既已則服明衣繫凶門臨軍之日則忘其親提鼓之時則忘其身用能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顧於死以全國為重以智謀為先故將必明天時辨地勢練人謀明天時者察七緯之情洞五行之趣聽八風之動鑒五雲之候辨地勢者識七合之形列九地之勢明人謀者抱五德之美握柄之要五德者智信仁勇嚴也二柄者賞罰也智以能謀信以約來仁以

第七十卷

卷七

愛仁勇以陵敵嚴以鎮衆智以勸功罰以懲過故智者變通之源運奇之所兵者詭者道而行以其智勝也是以萬弩上較孫臏之奇千牛俱奔田單之策囊土壅水韓信之權拽柴楊塵樂枝之譎舒車豕突尹子之術雲梯烟浮魯生之巧用奇出於不意少可以挫多弱可以折強况夫以衆擊寡以明攻昧兵形象水之行避高而就下兵之勢避實而擊虛避強而攻弱避治而取亂避銳而擊衰故水因地而行兵因敵而制勝則兵無成勢水無定形現形而運奇隨勢而應變反經以應巧無形以成妙故風雨有形則可以惟幕捍寒暑無形不可以閑鑰遏也是以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如畏雷電

擊無常處善守者教不知其所攻如尋囊中不見其際視吾之謀無畏敵聖視吾之聖無畏敵謀以此言之不可不知也夫將者以謀為本以仁為源謀以制敵仁以得人故能謀制敵者將也力能勝敵者卒也將以權決為本卒以齊力為先是列宿滿天不及龍月者形不一光不同也虎尤多力而受制於人者心不一力不齊也萬人離心不圖如百人同力千人逆戰不如十人俱至今求同心之眾必死之士在於仁恩洽而賞罰明胥靡者臨危而不惧履冰而不慄以其將刑而不憂生也今士捨白刃而不顧死赴水火而如歸非輕死而樂傷仁恩驅之也將得眾必心與同患暑不張蓋寒不御裘所以均寒暑也隘險不乘丘陵必下所以齊勞逸也軍食熟然後敢食軍井通然後敢飲所以同飢渴也三軍合戰必立矢石之下所以共安危也故醇醪注流軍下通醉溫辭一酒師人挾纊苟得眾心則人競赴死以此眾戰猶轉石下山決水赴壑孰能當之矣劉晔按孔昭之言非知兵者笑皆司馬法曰國家雖大好戰則忘天下雖安忘戰必危至戰則民彫不習則民怠彫非保全之術怠非擬寇之方故兵不妄動而習武不輟所以養民命而修戎備也孔子曰不教戰是謂棄之易曰君子修戎器以備不虞是以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以農隙以講武事三年而治兵習戰敵也出曰治兵始

其事也入曰振旅言整眾也還歸而飲至告于廟所以昭文章明貴賤順少長辨貴列習威儀夫三軍浩漫則立表號言不相聞故為鼓鐸以通其耳視不相見故制旌麾以宣其目若民不習戰則耳不聞鼓鐸之音目不察旌麾之號進退不應令疎數不成行故士未戰而震慄馬未馳而沫汗非其人怯而馬弱不習之所致也吳王宮人教之戰陣約之法令迴還進退盡中規矩雖蹈水火而不顧者非其性勇而氣剛教習之所成也鑊鉞不為巧者銳而為拙者鈍然而巧以生勝拙而之勇者習與不習也閭閻習武試其民於五湖劔刃加有流血不止勾踐習戰試其民於寢處民爭入水火死者千餘遽擊金而退之豈其惡生而貪死賞罰明而教習至也是以蓬蒙善射不能用不調之方造父善御不能策不服之馬般倖善斷不能運不利之斤孫吳善將不能戰不習之卒魏繇疾獸而黃帝教之戰鷹鷂驚鳥而羅氏教之擊夫鳥獸無知之性猶隨人指授而能戰擊者教習之功也奚况國之士民而不習武乎故射御慣習至於馳獵則能擒獲教習之所致也若弗先習覆遠是惧奚擬望獲今以練卒與不練卒爭鋒若胡越爭遊不競明矣是以先王因於閑隙大閱簡眾繕修戎器為國豫備也劉晔

李眾見文中子而論兵子曰禮信仁義則吾論之孤虛詐力

吾不與也 王通

楚公問用師之道于曰行之以仁義曰若之何決勝莫如仁義過此敗之招也 王通

強國戰兵霸國戰智王國戰義帝國戰德皇國戰無為天子而戰兵則王伯之道不抗矣又焉取帝取名乎故帝制沒而名實散矣 王通

第七十卷

妙

子苑卷之七十一

刑名

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傳曰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此之謂也 荀子

武王使人候殷反報岐周曰殷其亂矣武王曰其亂焉至對曰諛慝勝良武王曰尚未也又復往反報曰其亂加矣武王曰焉至對曰賢者出走矣武王曰尚未也又往反報曰其亂甚矣武王曰焉至對曰百姓不敢誹怨矣武王曰嘻遽告太公太公對曰諛慝勝良命曰戮賢者出走命曰崩百姓不敢誹怨命曰刑勝其亂主矣不可以駕矣故選車三百虎賁三千朝要甲子之期而紂為禽則武王固知其無與為敵也因其所用何敵之有矣 呂

卷之七十一

見人主猛毅則伐懦弱者何也輕誅殺人之謂猛毅懦弱者何也重誅殺人之謂懦弱者何也輕誅殺人之謂猛者殺不辜而重誅者失有事故上殺不辜則道正者不安上失有罪則行邪者不道正者不安則材能之人去亡行邪者不道則群臣朋黨才能之人去亡則宜有外難群臣朋黨則宜有內亂故猛毅者伐懦弱者殺也 荀子

晉文侯使李離為大理過聽殺人自拘於廷請死於君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罪非子之罪也李離對曰臣居

卷之七十一

—

五

鴻烈

卷之七十

五

五

於崔澤將遂以為鄭禍游吉率車騎與戰一日一夜而僅能
勉之游吉喟然嘆曰吾蚤行夫子之教必不悔至於此矣非
景公藉重而獄多拘者滿圜怨者滿朝晏子諫公不聽公謂
晏子曰夫獄國之重官也願托之夫子晏子對曰君將使嬰
勅其功乎則嬰有壹妄能書足以治之矣君將使嬰勅其意
乎夫民無欲殘其家室之生以奉暴上之僻者則君使吏比
而焚之而已矣景公不悅曰勅其功則使一妄勅其意則比
焚如是夫子無所謂能治國乎晏子曰嬰聞與君異今天胡
貉我狄之蓄狗也多者十有餘寡者五六然不相害傷今東
鷄豚妄投之其骨折決皮可立得也且夫上正其治下審其
論則貴賤不相踰越今君奉千鍾爵祿而妄投之于左右左
右爭之甚於胡狗而公不知也寸之骨無當天下不能足之
以粟今齊國丈夫耕女子織夜以接日不足以奉上而君側
皆彫文刻鏤之觀此無當之管也而君終不知五尺童子操
寸之煙天下不能足以薪今君之左右皆操煙之徒而君終
不知鍾鼓成肆千戚成舞雖禹不能禁民之觀且夫飾民之
欲而嚴其聽禁其心聖人所難也而况奪其財而飢之勞其
力而疲之常致其苦而嚴苦聽其獄痛誅其罪非嬰所知也
晏子

孔子由司空為魯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姦民家語

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於是朝政七日而誅政大夫少正
卯戮之於兩說東觀之下尸於朝三日說苑有門人聞之楚
也一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為政而始誅
之或者為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以其故說苑作賜也天下
有大惡者說苑作王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說苑作
辨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辨四曰記醜說苑作
博五曰順非而澤說苑作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
正卯皆兼有之說苑作是以此先誅其居處足以振作聚徒成
黨說苑作其談說足以飾寢室說苑作其強禦足以反是獨
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夫殷湯誅尹諧說苑作
文王誅潘正說苑作止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華士說苑作
付之說苑作子產誅史何說苑作付凡此七子皆異世而同
誅者以七子異世而同誅故不可赦也說苑作五子者未有
之徒也此固君子之罪則誅之說苑作皆備說苑作云憂心憤
于群小說苑作人成群斯是憂矣說苑作尹文子曰治主之與必
用君之一時之大害非亂政之本也說苑作亂政之本下侵上之權臣
論衡曰少正卯在魯與孔子並孔子之門三盈三虛說苑作不
論去類說苑作獨知孔子之聖也夫門人夫門人夫門人夫門人
能知孔子之聖也夫門人夫門人夫門人夫門人夫門人夫門人
才知孔子之聖也夫門人夫門人夫門人夫門人夫門人夫門人
劉子曰少正卯在魯與孔子同時孔子門人三盈三虛說苑作

蛇虺之虺
床切之
秘之
縻乱
縻蕪人
也参

卷之七十一

六

也百仞之山重載陟焉首子作任何哉陵遲故也有子數

卷之七十一

七

有可與人共之者
君子不獨有也

冉有問於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孔子曰聖人之設防責不犯制五刑而不用所以為至治也凡夫之為姦邪竊盜靡法妄行者生於不足不足生於無度：則小者偷盜大者侈靡各不知節是以上有制度則民知所止民知所止則不犯故雖有姦邪盜賊靡法妄行之獄而無陷刑之民不孝者生於不仁不仁者生於喪祭之無礼明喪祭之礼所以教仁愛也能教仁愛則喪思慕祭祀不解人子饋養之道也喪祭之礼明則民孝矣故雖有不孝之獄而無陷刑之民弑上生於不義：所以別貴賤明尊卑也貴賤有別尊卑有序則民莫不尊上而敬長朝聘之礼者所以明義也義

卷之七十一

八

必明則民不犯故雖有弑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鬪變者生於相陵：者生於長幼無序而遺敬讓鄉飲酒之礼者所以明長幼之序而崇敬讓也長幼必序民懷敬讓故雖有鬪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淫亂者生於男女無別男女無別則夫婦失義昏礼聘享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男女既別夫婦既明故雖有淫亂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此五者刑罰之所生各有源焉不豫塞其源而輒繩之以刑是謂為民設罪而陷之刑罰之源生於嗜欲不節夫節度者所以禦民之嗜慾而明好惡順天之道礼度既陳五教畢修而民猶或未化尚必明其法典以申固之其犯姦邪靡法妄行之獄者則

飭制量之度有犯不孝之獄者則飭喪祭之礼有弑上之獄者則飭朝覲之礼有犯鬪變之獄者則飭鄉飲酒之礼有犯淫亂之獄者則飭昏聘之礼三皇五帝之所以化民如此雖有五刑不用不亦可乎孔子曰夫罪有五而殺人為下逆天地者罪及五世誣文武者罪及四世逆人倫者罪及三世謀鬼神者罪及二世手殺人者罪及其身故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為下矣家語

仲弓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是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

卷之七十一

九

以礼齊之其次以政事道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變道之弗從傷義而敗俗於是乎用刑矣顯五刑必即天倫行刑罰則輕無赦刑罰也制威也壹成而不更故君子盡心焉仲弓曰古之聽訟尤罰嚴於事不以其心可得聞乎孔子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情立君臣之義以推之論意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正其忠愛以盡之大司寇正刑明辟以察獄：必三訊焉有指無簡則不聽也附從輕赦從重疑獄則泛與衆共之疑則赦之皆以小大之比成也是故爵人必於朝與衆共之也刑人必於市與衆棄之也古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不養也士遇之塗以弗與之

言屏諸四方唯其所之不及與政弗欲生之也仲弓曰聽獄
獄之成、何官孔子曰成獄成於吏、以獄成告於正、既
聽之乃告大司寇聽之乃奉於王、命三公卿士參聽棘木
之下然後乃以獄之成疑於王、三宥之以聽命而制刑焉
所以重之也仲弓曰其禁何禁孔子曰巧言破律誣名改作
執左道以亂政者殺作淫聲造異服設伎奇器以蕩上心者
殺行偽而堅言詐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惑衆者殺假
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者殺此四誅者不以聽仲弓曰其
禁盡於此而已孔子曰此其急者其餘禁者十有四焉命服
命車不粥於市珪璋璧琮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兵
車旌旗不粥於市犧牲粢粍不粥於市戎器兵甲不粥於市
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粗不中數廣狹不中量不粥
於市姦色乱正色不粥於市文錦珠玉之器雕飾靡濫不粥
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果實不時不粥於市五木不中伐
不粥於市鳥獸魚鱉不中殺不粥於市凡執此禁以齊衆者
不赦過也家語

卷之七十一

十

不受刑先王之道也書曰大辟疑赦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
不經孔
仲弓問古之刑教與今之刑教孔子曰古之刑省今之刑繁
其為教古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今無禮以教
而齊之以刑、是以繁書曰伯夷降典折民無刑謂下禮以
教之然後維以刑折之也夫無禮則民無恥而正之以刑故
民苟免孔
孔子通衛、將軍文子問曰吾聞魯父父氏不能聽獄信乎
孔子荅曰不知其不能也夫公父氏之聽獄有罪者懼無罪
者恥文子曰有罪者懼是聽之察刑之當也無罪者恥何予
孔子曰齊之以禮則民恥矣刑以止刑則民懼矣文子曰今
齊之以刑、猶弗勝何禮之齊孔子曰以禮齊民譬之於御
則轡也以刑齊民譬之於御則鞭也執轡於此而動於彼御
之良也無轡而用策則為失道矣文子曰以御言之左手執
轡右手用策不亦速乎若徒轡無策焉何惧哉孔子曰吾聞
古之善御者執轡如組而駢如辨非策之助也是以先王虛
於禮而薄於刑故民從命今也廢禮而尚刑故民怨暴孔子
曰吳越之俗無禮而亦治何也孔子曰夫吳越之俗男女無
別同廁而浴民輕相犯故其刑重而不勝由無禮也中國之
教為外內以別男女異器服以殊等類故其民為而法其刑

卷之七十一

十

輕而勝由有禮也 孔解

孔子曰民之所以生者衣服也上不教民：置其生飢寒切於身而不為非者寡矣故古之於道惡之而不殺也今不先其教而一殺之是以刑行而善不及刑張而罪不省夫赤子知慕其父母由審故也况為政與其賢者而廢其不賢者化民乎知審此二者則上盜息 孔解

書曰茲殷罰有倫子張問曰何謂也孔子曰不失其理之謂也今諸侯不同德而君異法折獄無倫以意為限是故知法之難也子張曰古之知法者與今之知法者異乎孔子曰古之知法能遠能遠者止其源而以禮教先之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不失有

卷之七十一

十三

罪其於怨寡矣能遠則於獄其防深矣寡怨近乎濫防深治乎本書曰維敬五刑以成三德言敬刑所以為德也 孔解
書曰若保赤子：張問曰聽訟可以若此乎孔子曰可哉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君必與眾共焉今之聽訟者不惡其意而惡其人求所以殺是反古之道也 孔解

子張問曰堯舜之世一人不刑而天下治何則以教誠而愛深也龍子以為一夫而被以五刑敢問何謂孔子曰不然五刑所以佐教也龍子未可謂能為書也 孔解
孔子見齊景公梁丘據自外至公曰何遲對曰陳氏戮其小

小臣：有辭為是故遲公笑而目孔子曰周書所謂明德慎罰陳子明德也罰人而有辭非不慎矣孔子吞曰昔康叔封衛統三監之地命為孟侯周公以成王之命作康誥為稱述文王之德以成勅誡之文其書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克明德者能顯用有德卒而任之也慎罰者并心而慮之眾平然後行之致刑錯也此言其所任不失德所罰不失罪不謂已德之明也公曰寡人不有過言則安得聞吾子之教也 孔解

卷之七十一

十三

書曰非從維從孔子曰君子之於人也有不語也無不聽也况聽訟乎必盡其辭矣夫聽訟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辭：不可從必斷以情書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尔有厥德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為肯災適尔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孔解

曾子問聽獄之術孔子曰其大法有三焉治必以寬：之：術歸於察：之：術歸於義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察而不中義是私也私則民怨故善聽者雖不越辭：不越情：不越義書曰上下比罰無僭乱 孔解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實霜不殺赦何為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而夫宜殺而不殺梅李冬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况於君人乎 韓非

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沆其宮而猶焉蓋君踰月而後舉國家語

人情失宜主所深恤失宜之大莫痛刑獄夫明達之才將欲聽訟或誘之以詐或脅之以威或開之情或吾之以戕雖作設推異而必也公平故使天下之人生無所於德死無所於怨夫秉國建史持刑者此可謂至官至官之代群情和正諸產咸宜愛敬交深上下條固不可搖蕩有類一家苟違鎖凌逆安得動哉元倉子

吏刑曰肯災肆赦之不款赦教則惡者得計平人生心而賢良否塞矣夫人大為賊害官吏捕獲因廣條引誣陷貞良

卷之七十一

十五

濶遠牽率冀推時序卒蒙赦宥遇賊害者訖無所快自毒而已由是平人遞生黠計吏勞政酷莫能鎮止此由赦赦之過也夫人之所以惡為道不善者為其有罰也所以勉有道行義者為其有賞也今無道不義者赦之而有道行義者被始而不賞欲人之就善也不難乎代有賢士秀士肯察此論元倉子

老子曰民不畏死如何以死懼之凡民之不畏死由刑罰過刑罰過則民不賴其生、無所賴視君之威末如也刑罰中則民畏死畏死由生之可樂也知生之可樂故可以死懼之此人君之所宜執臣下之所宜慎尹文子

刑昭王之時有士焉曰石渚韓外傳其為人也公直無私序作公正主使為政韓外傳廷有殺人者石渚追之則其父也而好焉作公正

還車而反立於廷曰殺人僕之父也以父行法不忍阿有罪作公正廉國法不可失法伏罪人臣之義也韓外傳以父成政非地罪廉法而伏其於是乎伏斧鑕請死於王新序作王曰追事臣之冊也於是不及豈必伏罪哉新序作庸子復事矣石渚辭曰不私其親不可謂孝子事君枉法不可謂忠臣韓外傳有以死君令赦之上之惠也不敢枉法臣之行也不去斧鑕致頭乎王廷新序作劉顯正法枉必死父犯法而不忍王赦之而不肯石渚之為人臣也可謂忠且孝矣呂覽韓外傳新序有曰子

卷之七十一

十七

為父隱父為子隱直在其中矣子曰彼其之子邪之司直石先生之謂也季孫子之治魯也衆殺人而必當其罪多罰人而必當其過子貢曰暴哉治乎季孫聞之曰吾殺人必當其罪罰人必當其過先生以為過何也子貢曰夫奚不若子產之治鄭一年而負罰之過省二年而刑殺之罪亡三年而庫無拘人故民歸之如水就下愛之如孝子敬父母子產病將死國人皆呼嗟曰誰可使代子產死者乎及其不免死也士大夫哭之於朝商賈哭之於市農夫哭之於野哭子產者皆如喪父母今竊聞夫子疾之時則國人喜活則國人皆駭以死相賀以生相恐非暴而何哉賜聞之託法而治謂之暴不戒致期謂之

今者前刑而法此俗之所感也今世之所謂義者將立民之所好而廢其所惡此其所謂不義者將立民之所惡而廢其所樂也二者名實實易不可不察也立民之所樂則民傷其所惡立民之所惡則民安其所樂何以知其然也夫民憂則思則出度樂則淫則主佚故以刑治則民威則無姦無姦則民安其所樂以義教則民緝則亂則民傷其所惡吾所謂利者義之本也而世所謂義者暴之道也夫正民者以其所惡必終其所好以其所好必敗其所惡治國刑多而賞少故王者刑九而賞一罰國賞九而刑一夫過有厚薄則刑有輕重善有大小則賞有多少此二者世之常用

卷之七十一

廿

也刑加於罪所終則姦不去賞施於民上義則過不止刑不能去姦而賞不能止過者必亂故王者刑用於無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必強一國行之境內獨治二國行之兵則少寢天下行之至德復立此吾以殺刑之反於德而義合於暴也古者民叢生而群處故求有上也將以為治也今有主而無法其害與無主同有法不勝其亂與不法同天下不安無君而樂勝其法則奉世以為惑也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於治而治莫康於立君之道莫廣於勝法之務莫急於去姦之本莫深於嚴刑故王者以賞禁以刑勸求道

不求善藉刑以去刑商子

故善治刑不善而不賞善故不刑而民善不刑而民善刑重也刑重者民不敢犯故無刑也而民莫敢為非是一國皆善也故不賞善而民善賞善之不可也猶賞不盜故善治者使跖可喜信而况伯夷乎不能治使伯夷可疑而况跖乎勢不能為姦雖跖可信也勢得為姦雖伯夷可疑也商子

信陵君問曰古之善為國至於無訟其道何由荅曰由乎政善也上下勤德而無私德無不化俗無不移衆之所善政之所是也衆之所毀政之所非也毀善是非與政相應所以無訟也孔鮒

卷之七十一

廿

子死卷之七十一終

子苑卷之七十二

刑名

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衣加於君之上覺寢而說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其罪典衣以為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為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為侵官之害甚於寒韓非論衡曰韓昭侯醉而問之知典冠愛己也以越職之故加之罪衛之駭乘者見御者之過後後乎車有救危之義不被其罪夫乘之危仁車典冠之加衣同一意也加衣恐主之寒呼車恐主之危仁惠之情俱發於心然而於辭有罪於衛為忠駭乘偶典冠不也偶

卷之七十二

世俗之為說曰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墨黥劓嬰共艾畢非紂優殺赭衣而不純治古如是、不然以為治邪則人固莫觸罪非獨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以為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然則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傷也罪至重而刑至輕庸人不知惡也亂莫大焉凡刑人之本禁暴惡、且徵其未也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是謂惠暴而寬賊也非惡惡也故象刑殆非生於治古並起於亂今也治古不然凡列爵列官職賞慶刑罰皆報也以類相從者也一物失稱亂之端也夫德不稱位能不稱官賞不當功罰不當罪不祥莫大焉昔者武王伐有商誅紂斷其首懸之赤旆夫征暴誅悍治之盛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未有知其所以

來者也刑稱罪則治不稱罪則亂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荀子

聖王在上分義行於下則士大夫無流淫之行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眾庶百姓無姦慝之俗無盜賊之罪莫敢犯太上之禁天下曉然皆知夫盜竊之人不可以為富也皆知夫賊害之人不可以為壽也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為安也由其道則人得其好焉不由其道則必遇其所惡焉故刑罰甚省而威行如流治世曉然皆知夫為姦則雖隱竄逃亡之由不足以免也故莫不服罪而請書曰凡人自得罪此之謂也荀子

卷之七十二

聖人者審於是非之實察於治亂之情也故其治國也正明法陳嚴刑將以救群生之亂去天下之禍使強不凌弱眾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長邊境不侵君臣相親父子相保而無死以繫虜之患此六功之至厚者也愚人不知願以為暴愚者固欲治而惡其所以治皆惡危而喜其所以危者何以知之夫嚴刑重罰者民之所惡也而國之所以治也哀憐百姓輕刑罰者民之所喜而國之所以危也聖人為法固者必逆於世而順於道德知之者同於義而異於俗弗知之者異於義而同於俗天下知之者少則義非矣處非道之位被聚

口之諧溺於當世之言而欲當嚴天子而求安幾不難哉
韓非

昔者舜使吏決鴻水先令有功而舜殺之禹朝諸侯之君會稽之上防風之君後至而禹斬之以此觀之先令者殺後令者斬則古者必貴如令矣
韓非

且夫重刑者非為罪人也明主之法按也治賊非治所按也治所按也者是治以人也刑盜非治所刑也治所刑也者是治胥靡也故曰重一姦之罪而止境內之邪此所以為治也重罰者盜賊也而憚懼者良民也欽治者奚疑於重刑今不知治者皆曰重刑傷民輕刑可以止姦何必於重哉此不察

卷之七十二

三

於治者也夫以重止者未必以輕止也以輕止者必以重止矣是以上設重刑者而姦盡止姦盡止則此奚傷於民也所謂重刑者姦之所利者細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加大罪故姦必止者也所謂輕刑者姦之所利者大上之所加焉者小也民慕其利而傲其罪故姦不止也故先聖有諺曰不躐於山而躐於垤山者大故人順之垤微小故人易之也今輕刑罰民必易之犯而不誅是驅國而棄之也犯而誅之是為設陷也是故輕罪者民之垤也是以輕罪之為民道也非亂國也則設民陷也此則可謂傷民矣
韓非

今學者皆道書算之煩語不察當世之實事曰上不愛民賦

歛常重則用不足而下恐上故天下大亂此以為是其財用以加愛焉雖輕刑罰可以治也此言不然矣凡人之取重罰因已足之、後也雖財用足而厚愛之然而輕刑猶之亂也夫當家之愛子財貨足用則輕用、則侈泰親愛之則不忍不忍則驕恣侈泰則家貧驕恣則行暴此則財用足而愛厚輕利之患也凡人之生也財用足則賒於用力上懦治則則肆於為非財用足而力作者神農也上治懦而行修者曾史也夫民之不及神農曾史亦明矣
韓非

卷之七十二

四

市猶不止者不必得也故今有於此曰予汝天下而殺汝身庸人不為也夫有天下大利也猶不為者知必死故不必得也則雖辜磔竊金不止知必死則天下不為也
韓非

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礼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礼之所為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礼云、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眚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

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毆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毆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賈誼

梁人取後妻殺其子又殺之季彥反魯過梁相曰此子當以大逆論禮繼母如母是殺母也季彥曰言如母則與親母不等欲以義督之也昔文姜與弑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曰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絕不為親即凡人尔且夫

卷之七十二

五

手殺重於知情猶不得為親則此下手之時母名絕矣方之古義是子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為殺母而論以逆也梁相從之孔鮒附

司寇行刑君為之不舉樂聞死刑之報君為流涕此所舉先王也夫以君臣為如父子父則必治推是言之是無亂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於父母皆見愛而未必治也雖厚愛奚遽不亂今先王之愛民不過父母之愛子不亂也則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為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為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勝其法不聽其泣則仁之不可以為治亦明矣

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者罪持重本直者其論輕是逢丑父當斮而轅濤塗不宜執魯季子追慶父而吳季子釋闔廬此四者罪同異論其本殊也俱欺三軍或死或不死俱弑君或誅或不誅聽訟折獄可無審邪故折獄而是也理益明教益行折獄而非也闇理迷衆與教相妨教政之本也獄政之末也其事異域也用一也可以不相順故君子重之也董仲舒

卷之七十二

六

矣仲尼曰國有道雖加刑無刑也國無道雖殺之不可勝也其所謂有道無道者示之以德行與不示尔董仲舒
孝宣皇帝初即位守冢尉吏路溫舒上書言尚德緩刑其詞曰陛下初即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德天下幸甚臣聞往者泰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吏是也昔秦之時滅文學奸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謂之誹謗過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害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薰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海內賴陛下厚恩無金車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婦戮力安家天下幸

甚然太平之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天下之命死者不可生
斷者不可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
上下相驅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吏皆
欲入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
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計此聖人所以
傷太平之未洽凡以是也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
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誣詞以示之吏治者利
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恐却則鍛煉而周内之蓋秦當之
成雖臯陶聽之猶以為死有餘罪何則成鍊之者衆而文致
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無理倫為一切不顧

卷之七十二

七

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作獄議不可入刻木為
吏期不可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
於獄敗法亂政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臣所謂一尚
存也臣聞鳥獸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
良言進故傳曰山數藏疾川澤納汚國君舍垢天之道也臣
昧死上聞願陛下察誹謗聽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
改亡秦之一失遷文武之嘉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廣煩獄則
太平之風可興於世福價和樂與天地無極天下幸甚書奏
皇帝善之後卒於臨淮太守說先
丞相西平侯于定國者東海下邳人也其父號曰于公為縣

獄吏決曹掾決獄平法未嘗有所冤郡中離文法者于公所
決皆不敢隱情東海郡中為于公生立祠命曰于公祠東海
有孝婦無子少寡養其姑甚謹其姑欲嫁之終不肯其姑告
鄰之人曰孝婦養我甚謹我哀其無子守寡日久我老累丁
壯奈何其後母自縊死母女告吏曰孝婦殺我母吏捕孝婦
孝婦辭不殺姑吏欲毒治孝婦自証服具獄以上府于公以
為養姑十年以孝聞此不殺姑也太守不聽數爭不能得于
是于公辭疾去吏太守竟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
卜求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強殺之咎當在此於
是殺牛祭孝婦冢太守以下自至焉天立大雨歲豐熟郡中

卷之七十二

八

以此益敬重于公築治廬舍謂匠人曰為我高門我治獄未
嘗有所冤我後世必有封者今容高蓋駟馬車及子封為西
平侯說先

前待詔賈捐之為孝元皇帝言太宗時民賦四十斷獄四百
餘案太宗時民重犯法治理不能過中宗之世地都元年天
下斷獄四萬七千餘人如指之言復不類前世斷獄皆以萬
數不三百人風俗通

聖人治天下必有刑罰何所以佐德助治順天之慶也故懸
罰賞者示有所勸也設刑罰者明有所懼也刑所以立何法
五行也科條三千者應天地人情也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

屬二百官辟之屬三百腓辟之屬五百劓墨辟之屬各千張布羅衆非五刑不見劓墨何其下刑者也腓者其贖官者女子淫執置官中不得出也丈夫淫割去其勢也大辟者謂死也刑不上大夫何尊大夫礼不下庶人欲勉民使至於士故礼為有知制刑為無知設也庶人雖有千金之弊不得服刑不上大夫者據礼無大夫刑或曰梃笞之刑也礼不及庶人者謂酬酢之禮也白虎通

肉刑之廢輕重無品下死則得髡鉗則得鞭笞死者不可復生而髡者無傷於人髡笞不足以懲中罪安得不至於死哉夫雞狗之攘竊男女之淫奔酒醴之賂遺謬誤之傷害皆非

卷之七十一

九

值於死者也殺之則甚重髡之則甚輕不制中刑以稱其罪則法令安得不參殺生安得不過謬乎今惠刑輕之不足以懲惡則假減貨以成罪託疾病以諱殺科條無所準名實不相應恐非帝王之通法聖人之良制也或曰過刑惡人可也過刑善人豈可復哉曰若前政以未未嘗枉害善人者則有罪不死也是為忍於殺人也而不忍於刑人也今令五刑有品輕重有款科條有序名實有正非殺人逆亂鳥獸之行甚重者皆勿殺嗣周氏之秘典續呂侯之祥刑此又宜復之善者也仲長統

凡治病者必先知脉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為之方故疾可

愈而壽可長也為國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設之以禁故奸可塞國可安矣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奚以明之哉曰孝悌之家修身慎行不犯上禁後生至死無銖兩罪赦有赦贖未嘗蒙恩常反為禍何者正直之士之為吏也不避疆禦不辭上官從事督察方懷不快而奸猾之黨又加誣言皆知赦之不久則且共橫枉侵冤誣奏罪法令主上妄行刑辟高至死徙下乃淪冤而被冤之家乃甫當乞鞠告故以信直亦無益於死亡矣及隱遯行士淑人君子為諂佞利口所加誣覆冒下士冤民能至闕者萬無教人其得省問者不過百一既對尚書

卷之七十二

十

空遣去者復十六七雖蒙考覆州郡轉相顧望留吾真事春夏待秋冬、復涉春夏如此行逢赦者不可勝數又謹慎之民用天之道分地之利擇真犯法謹身節用積累纖微以致小過此言賢良蓋民惟國之基也輕薄惡子不道凶民思彼姦邪起作盜賊以財色殺人父母戮人之子滅人之門取人之賄及貪殘不軌凶惡吏掠殺不辜侵冤小民皆望聖帝當為誅惡治冤以解蓄怨及一門赦之令惡人高會而夸詫老盜服藏而過門孝子見討而不得討亡主見物而不得取痛莫甚焉故將赦而見暴寒者以且多冤結悲恨之人也夫養稊稗者傷禾稼惠姦宄者賊良民書曰文王作罰刑茲

無赦是故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傷人肌膚折人壽命者也乃以威奸懲惡除民害也天下本以民不能相治故為立王者以統治之天子在於奉天威命共行賞罰故經稱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天罰有罪五刑五用詩刺彼宜有罪汝反脫之古者唯始受命之君承大亂之極被前王之惡其民乃並為敵讐罔不寇賊消義姦宄奪攘以革命受祚為之父母故得一赦繼體以下則無違焉何者人君配乾而仁順育萬物以成大功非得養姦治罪為仁放縱天賊為賢也今夫性惡之人居家不孝悌出入不恭敬輕薄慢傲凶悍無辨明以威侮侵利為行以賊殘酷虐為賢故教陷王法者此乃民之賊

卷之七十二

十一

下愚極惡之人也雖脫桎梏而出囹圄終無改悔之心自詩以羸教頭出獄蹢躅復犯法者何不然洛陽至有主諧合殺人者謂之會任之家受人十萬讎客數千又重饋部吏無通姦利入深重幡黨盤牙請至貴戚寵臣說聽於上謂行於下是故雖嚴令尹終不能破攘斷絕何者凡敢為大姦者材必有過於衆而能自媚于上者也多散畜得之財奉以諂諛之辭以轉相驅非有第五公之廉直孰能不為願今案洛陽主殺人者高至數十至四五身死不則殺不止皆以教赦之所致也由此觀之大愚之資終不可化雖歲赦適勸姦耳或云三辰有候天氣當赦故人主順之而施德焉未必殺也王

者至貴與天通精心有所想意有所慮未發聲色天為之移或若休咎庶徵月之從星此乃宜有此事故見瑞異或戒人主若忽不察是乃已所感致而反以為天意欲然非直也俗人又曰先世欲赦常先遣馬分行市里聽于路隅咸云當赦以知天之教也乃因絕德若使此言也而信則殆過矣夫民之性固好意度者也見久陰則稱將水見久陽則稱將旱見小貴則言將飢見小賤則言將穰然或信或否由觀此之民之所言未必天教前世贖赦稀疎民無觀覲近時以來赦贖稠數故每春夏輒望復赦或抱罪之家僥倖蒙恩故宣此言以自悅喜誠令仁君聞此以為天教而輒從之誤莫甚焉論

卷之七十二

十二

者多曰久不赦則姦宄熾而吏不制故赦贖以解之此乃招亂之本原不察禍福之所生者之言也凡民所以輕為盜賊吏之所以易作姦匿者以赦贖數而有僥望也若使犯罪之人終身被命得而必刑則計姦之謀破而慮惡之心絕矣夫良贖可孺子可令但中庸之人可弘而下故其諺曰一歲載赦奴兒噫嗟言王誅不行則痛癢之子皆輕犯况孩孺者誠思畏盜賊多而姦勝故赦則是為國為姦宄報也夫天道賞善而刑淫天工人其代之故凡立王者將以誅邪惡而養正善而以逞邪惡逆妄莫甚焉且夫國無常治又無常亂法令行則國治法令弛則國亂法無常行法無常弛君欲法則法

行君慢法則法弛昔孝明帝時制李茂才過關恩賜食事
訖聞何異聞對曰臣有刺賊九人刺史教以竊郡訖不能得
帝曰汝非部南郡從事邪對曰是帝乃振怒曰賊發部中而
不能擒然材何以為茂捕數百便寬官而切讓州郡十日之
間賊即伏誅由此觀之擒賊盜賊在於明法不在教赦今不
顯行賞罰以明善惡嚴督牧守以擒姦猾而反教赦以勸之
其文曰謀反大逆不道諸犯不當得赦皆除之將與士大夫
灑心更始歲灑之然未嘗見姦人冗吏有肯變心悔服稱
詔者也有司奏事又俗以赦前之微過妨今日之顯奉然則
改往修來更始之詔亦不信也詩譏君子屢盟亂是用長故
不若希其令必其若良不能子無赦者罕之為愈令世歲
老古時一赦則姦宄之減十八九可勝必也昔大司馬吳漢
老病將卒世祖問以遺戒對曰臣愚不智不足以知治慎無
赦而已矣夫方以類聚物以群分人之情皆見乎辭故諸言
不當赦者非修身修行則必憂哀謹慎而嫉姦惡者也諸
利教赦者也非不達赦務則交內懷隱憂有願為者人君
之發令也必諮於群臣之姦臣者固必伏罪雖正直吏
猶有公過自非鬻拳李離孰肯刑身以正固然則是皆接私
計以論公政也與瓜議喪無時焉可傳曰民之多幸國之不
幸也夫有罪而備辜竟結而信理此天之正也而王之法也

卷之七十二

主

故曰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君枉善人以惠姦惡此謂欽怨以
為德先帝制法論衷刺刀者何則以其懷姦惡之心有殺害
之意也聖主有子愛之情而是人有殺害之意故誅之况成
罪乎尚書康誥王曰於戲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匪肯乃惟
終自作不典戒尔有厥罪小乃不可赦言恐人有罪雖小
然非以過差為之也乃欲終身行之故雖小不可不赦也何
則是本頑凶惡而為之者也乃有大罪匪終乃惟省其適
尔既道極厥罪時亦不可赦言殺人雖有大罪非欲以終身
為惡乃過誤尔是不赦也若此者雖曰赦之可也金作贖刑
赦作宥罪皆謂良人吉士時有過誤不幸陷離者尔先王議
獄獄以制原情論意以救善人非欲令兼縱惡逆以傷人也
是故周官差八議之辟此先王所以整萬民而致時雍也易
故觀民設教交通移時之議今日救世莫乎此意王符
孔子稱庶則富之既富則教之是礼義生於富足盜賊起於
貧窮富貴生於寬暇貧窮起於無日聖人深知力者乃民之
本也而國之基故務省役而為民愛日是以堯勅羲和欽若
昊天敬授民時邵伯訟不忍煩民聽斷棠下能興時雍而致
刑錯今則不然萬官撓民令長自銜百姓廢桑而趨府庭者
非朝晡不得通非意氣不得見訟不訟輒連月日奉室釋作
以相瞻視隣人之家輒請鄰里應對送餉比事訖竟亡一歲

卷之七十三

主

功則天下獨有受其飢者矣而品人俗士之司典者曾不覈也郡縣既加寬枉州司不治今破家活達詣公府：不能昭察真偽則但欲罷之以久困之資故撰說一科令此注百日乃為移書其不滿百日輒更造教甚違邵伯訟棠之義此所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雖多奚以為者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從此觀之中材以上皆議曲直之辨刑法之理鄉亭部吏足以斷決使無怨言然所以不者蓋有故焉傳曰惡直醜正實繁有徒夫直者貞正而不撓志無恩於吏惡家務主者結以貨財故鄉亭與之為排直家後有反覆時吏坐之故共枉之於庭以藏民與豪吏訟其勢不如也是故縣

卷之七十二

五

與部并後有反覆長吏坐之故本縣排之於郡以一人與一縣訟其勢不如也故郡與縣并後有反覆太守坐之故本郡排之於州以一人與郡訟勢不如也故州與郡并而不并治故乃遠詣公府尔公府不能察而苟欲以錢刀課之則貧弱少貨者終無以贖旬滿祈豪富饒錢者取容使往可盈千日非徒百也治訟若此為務助豪猾而鎮貧弱也何寬之能治非獨鄉部辭訟也武官折獄亦皆始見枉於小吏終重寃於大臣怨故未仇輒逢赦令不得復治正士懷寃結而不得信猾吏崇姦宄而不痛坐郡縣所以易侵小民而天下所以多飢窮也上天感動降災傷教但以人功見事言之今自三府

以下至於縣道鄉亭及從事督郵有典之司民廢農桑而守之辭訟告訴及以官事應對吏者一人之日廢十萬人：復下計之一人有事二人獲餉是為日三十萬人離其業也以中農率之則是歲三百萬口受其飢也然則盜賊何從消太平何從作孝明皇帝常問今且何得無上書者左右對曰反支故帝曰民既廢農遠來詣關而復使避反支是則又奪其日而寬之也乃敕公車受章無避反支明聖主為民愛日如此而有司輕奪民時如彼盡所謂有君無臣有主無佐元首聰明股肱怠惰者也詩曰國既卒斬何用不輶傷三公居人尊位食人重祿而曾不省察民之盡瘁也孔子病夫未之得

卷之七十二

五

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者今公卿始起州郡而致宰相此其聰明智慮未必闕也患其苟先私計而後公義尔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今民力不暇穀何以生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嗟哉可無思乎王符傳書言鄒衍無罪見拘於燕當夏五月仰天而嘆天為隕霜此與杞梁之妻哭而崩城無以異也言其無罪見拘當夏仰天而嘆實也言天為之雨霜虛也夫萬人牽口並解吁嗟猶未能感天鄒衍一人寃而一嘆安能下霜鄒衍之寃不過曾子伯奇曾子見疑而吟伯奇被逐而歌疑與拘同吟歌與嘆等曾子伯奇不能致寒鄒衍何人獨能雨霜被逐之寃尚未

是言申生伏劍子胥勿頸實孝而賜死誠忠而被誅且臨死時皆有聲辭：出口與仰天歎無異天不為二子感動獨為郈衍動豈天痛見拘不悲流血卦伯奇冤痛相似而感動不同也夫燠一炬火燠一鑊水終日不能熱也倚一尺水置庖厨中終夜不能寒也何則微小之感不能動大巨也今郈衍之歎不過如一炬尺水而皇天巨大不徒鑊冰庖厨之醜類也一仰天嘆天為隕霜何天之易感霜之易降也夫哀與樂同喜與怒均衍與怨痛使天下霜使衍蒙非望之賞仰天而笑能以冬時使天熱乎變復之家曰人君秋賞則溫夏罰則寒：不累時則霜不降溫不兼日則冰不釋一夫冤而一嘆天輒下霜何氣之易變時之易轉也寒溫自有時不合變復之家且從變復之說或時燕王好用刑寒氣應至而衍因拘而歎：時霜適自下世見適歎而霜下則謂郈衍歎之致也王充

儒書稱堯舜之德至優至大天下太平一人不刑又言文武之隆遺在成康刑錯不用四十餘年是欲稱堯舜褒文武也夫為言不益則美不足稱為文不渥則事不足褒堯舜雖優不能使一人不刑文武雖盛不能使刑不用言其犯刑者少用刑希疏可也言其一人不用：錯不用增之也夫能使一人不刑則能一人不伐能使刑錯不用則能使兵寢不施案

堯伐丹水舜征有苗四子服罪刑兵設用成王之時四國暴畔淮夷徐戎並為患夫刑人用刀伐人用兵罪人用法誅人用武：法不殊兵刀不異巧論之人不能別也夫德劣故用兵犯法故施刑：與兵猶足與翼也走用足飛用翼形體雖異其行身同刑之與兵金衆禁邪其實一也稱兵之不用言刑之不施是猶人耳缺目完以目完稱人休全不可後也人桀於刺虎稱謂之勇不可聽也身無敗缺勇無不進乃為全耳今稱一人不刑不言一兵不用褒刑錯不用不言一人不畔未得為優未可謂盛也王充

四代獄之別名唐虞曰士官史記曰皋陶為理尚書曰皋陶作士夏曰均臺周曰囹圄漢曰獄獨斬

惟慎庶獄以昭人情天地之大德曰生萬物之人極曰死死者不可以生刑者不可以復故先王之刑也官師以成之棘槐以斷之情訊以寬之朝市以共之矜哀以恤之刑斯斬柴不舉慎之至也刑哉：其慎矣夫荀悅

惟稽五赦以綏民中一曰原心二曰明德三曰勸功四曰褒化五曰權計凡先王之攸赦必是族也非是族焉刑茲無赦荀悅

肉刑古也或曰復之乎曰古者人民盛焉今也至寡整眾以威撫寡以寬道也復刑非務必也生刑而極死者復之可也

自古肉刑之除也斬右趾者死也惟復肉刑是謂生死而息民為說

問德刑並用常典也或先或後時宜刑教不行勢極也教初必簡刑始必略事漸也教化之隆莫不興行然後責備刑法之定莫不避罪然後求密未可以脩謂之虛教未可以密謂之峻刑虛教傷民峻刑害民君子弗由也設必違之教不量民力之未能是招民於惡也故謂之傷化設必犯之法不度民情之不堪是臨民於罪也故謂之害民莫不興行則一毫之善可得而勸也然後教脩莫不避罪則纖介之惡可得而禁也然後刑密荀悅

卷之七十二

九

赦令權也或曰有制乎曰權無制其義不制其事舉以行權義制也權者反經無事也問其象曰無妄之災大過凶其象矣不得已而行之禁其憂也曰絕之手曰權曰權弗之絕也荀悅

內刑明王之制荀卿無論之及漢文帝感大倉公女之言而廢之班固著論宜復迄漢末魏初陳紀又論宜申古制孔融云不可復欲申之鍾繇王朗不同遂寢夏侯玄李勝曹叡丁謚建私議各有彼此多云時未可復故遂寢焉博物志

夫德教者黼黻之祭服也刑罰者捍刃之甲冑也若德教治校暴猶以黼黻御剡鋒也以刑罰施平世是以甲冑升廟堂

也故仁者養物之器刑者懲非之具我利之而彼欲害之加仁無悛非刑不止刑為仁佐於是可知也譬存玄胎息呼吸吐納含景內視熊經鳥伸者長生之術也然艱而且遲為者少成能得之者萬而一焉痛萬痛甚身困命危則不得不攻之以鍼石怕之以毒烈若廢和鵠之方而慕松喬之道則死者衆矣仁之為政非為不美也然黎庶巧偽趨利忘義若不齊之以威糾之以刑遠羨裁農之風則亂不可振其禍深大以殺止殺豈樂之哉荀洪

卷之七十二

十

凶醜而不可罷者以殺弊也六軍如林未必皆勇排鋒陷火人情所憚然恬顏以勸之則投命者少斬斬以威之則莫不奮擊故後歡笑者不及叱咤之速用誘悅者未若刑戮之齊是以安于感深谷而嚴其法衛子疾棄灰而峻其辟夫以其所畏禁其所醜峻而不犯全民之術也明病之術者杜未生之疾達治亂之要者遏將來之患若乃以輕刑禁重罪以薄法衛厚利陳之滋章而犯者弥多有似穿窬以當路非仁人之用懷也善為政者必先端此以率彼治親以整疎不曲法以行意必有罪而無赦若石碯之割愛以威親晉文之忍情以斬頑故仁者為治之脂粉刑者御世之鸞策脂粉非体中

此開進親敬殷為不長於諫者務攻前人之性而闇於情之
所來是以彼此嫌貳猜忌日積鬻子

衛武侯謂其臣曰小子無謂我老而贏我有過必謁之是武

侯如弗贏之必得贏故老而弗舍通乎存亡之論者也鴻烈

荆文王得茹黃之狗宛路說苑作之增以敗於夢雲三月不

反得丹說苑作之姬淫期年不聽朝說苑作徐申曰先王卜以

臣為徐吉今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增敗三月不反得丹之

姬淫期年不聽朝王之罪當咎說苑作王曰不穀免衣說苑

於緇縵而齒說苑作於諸侯願請變更而無咎徐申曰臣承先

王之令不敢廢也王不受咎是廢先王之令也臣寧抵罪於

王毋抵罪說苑作於先王曰敬諾引說苑作席王伏徐申束

細荆說苑作五十跪而加之于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王曰有

咎之名一也遂致之徐申曰臣聞君子恥之小人痛之恥之

不變痛之何益徐申趨出自流於淵請死罪說苑作徐申自

文王曰此不較之過也徐申何罪王乃變更召徐申殺茹黃

之狗折宛路說苑作放丹之姬說苑作後荆國兼國三十九令

荆國廣大至於此者徐申之力也極言之功也呂覽何王說苑

聞之曰聖主能奉先世之業而以成功名者其惟荆說苑

文王乎故天下譽之至今明主忠臣孝子以為法說苑

桓公在位管仲隰朋見之有聞有二鴻飛而過之桓公歎曰

仲父今彼鴻鵠有時而南有時而北有時而往有時而來四

卷之七十三

二

方無遠所欲至而至焉非唯有羽翼之故是以能通其意於

天下乎管仲隰朋不對桓公曰二子何故不對管子對曰君

有霸王之心而夷吾非伯王之臣也是以不敢對桓公曰仲

父胡為然盡不當言寡人其有鄉乎寡人之有仲父也猶飛

鴻之有羽翼也若濟大水有舟楫也仲父不一言教寡人寡

人之有耳將安聞道而得度哉管子對曰君若將欲霸王舉

大事乎則必從其本事桓公變躬遷席拱手而問曰敢問何

謂其本管子對曰齊國百姓公之本也人甚憂飢而稅歛重

人甚懼死而刑政險人甚傷勞而上率事不時公輕其稅歛

則人不憂飢緩其刑政則人不懼死率事以時則人不傷勞

桓公曰寡人間仲父之言此三者聞命矣不敢擅也將薦之

先君於是令百官有司削方墨筆明日皆朝於太廟之門朝

定令於百吏使稅者百一鍾孤幼不刑澤梁時縱閑訊而不

征市書而不賦近者示之以忠信遠者示之以禮義行此數

年而民歸之如流水說苑作桓公曰管子之言此三者聞命矣不敢擅也將薦之

先君於是令百官有司削方墨筆明日皆朝於太廟之門朝

定令於百吏使稅者百一鍾孤幼不刑澤梁時縱閑訊而不

征市書而不賦近者示之以忠信遠者示之以禮義行此數

年而民歸之如流水說苑作桓公曰管子之言此三者聞命矣不敢擅也將薦之

先君於是令百官有司削方墨筆明日皆朝於太廟之門朝

定令於百吏使稅者百一鍾孤幼不刑澤梁時縱閑訊而不

征市書而不賦近者示之以忠信遠者示之以禮義行此數

年而民歸之如流水說苑作桓公曰管子之言此三者聞命矣不敢擅也將薦之

先君於是令百官有司削方墨筆明日皆朝於太廟之門朝

定令於百吏使稅者百一鍾孤幼不刑澤梁時縱閑訊而不

卷之七十三

三

雖處老境置太子可也然則晚置太子庶孽不亂又非其難也物之所謂難者必借人成勢而弗侵害已可謂一難也

齊桓公時江國黃國小國也在江淮之間近楚大國也數

侵伐欲滅取之江人黃人患楚齊桓公方存亡繼絕救危扶

傾專周室攘夷狄為陽穀之會貫澤之盟與諸侯將伐楚江

人黃人慕桓公之義未會盟於貫澤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

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無以宗諸侯不可受也桓

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人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君子

聞之是後桓公信壞德衰諸侯不附遂陵遲不能復興夫仁

智之謀即事有漸力所不能救未可以受其質桓公受之過

也管仲可謂善謀矣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序

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非有國之

耻也公胡其不雪之以政公曰善因發倉囷賜貧窮論囷

出薄罰廩三日而民歌之曰公胡不復遺冠乎桓公之耻雪

小國而生桓公之耻於君子矣使桓公發倉囷而賜貧窮論

囷而薄罰廩三日而民歌之曰公胡不復遺冠乎桓公之耻

雪而後行之則桓公之行義非為遺冠也且夫發倉囷而

賜貧窮論囷而薄罰廩三日而民歌之曰公胡不復遺冠乎

桓公之耻雪而後行之則桓公之行義非為遺冠也且夫發

倉囷而賜貧窮論囷而薄罰廩三日而民歌之曰公胡不復

遺冠乎桓公之耻雪而後行之則桓公之行義非為遺冠也

且夫發倉囷而賜貧窮論囷而薄罰廩三日而民歌之曰公

胡不復遺冠乎桓公之耻雪而後行之則桓公之行義非為

遺冠也且夫發倉囷而賜貧窮論囷而薄罰廩三日而民歌

之曰公胡不復遺冠乎桓公之耻雪而後行之則桓公之行

義非為遺冠也且夫發倉囷而賜貧窮論囷而薄罰廩三日

而民歌之曰公胡不復遺冠乎桓公之耻雪而後行之則桓

公之行義非為遺冠也且夫發倉囷而賜貧窮論囷而薄罰

卷之七十三

七

得而不自與者仁也吾北伐孤竹剗令支而反者武也吾為

葵丘之會以偃天下之兵者文也諸侯抱貮玉而朝者九國

寡人不受者義也然則文武仁義寡人盡有之矣寡人之行

豈避堯舜哉鮑叔曰君直言臣直對昔者公子糾在上位而

不讓非仁也背太公之言而侵魯境非義也壇場之上詘於

一劍非武也姪娣不離懷社非文也凡為不善遍於物不自

知者無天禍必有人害天處甚高其聽甚下除君過言天且

聞之桓公曰寡人有過乎幸記之是社稷之福也子不幸教

幾有大罪以辱社稷說苑

後諸侯欲通吏役行者令一人為輔以車若宿者令人養其

馬食其委客與有司別契至國八契費義教而不富有罪凡

庶人欲通鄉吏不通七日因出欲通吏不通五日因貴人子

欲通吏不通三日因管仲

鄭君問於被瞻曰聞先生之義不死君不亡君信有之乎被

瞻對曰有之夫言不聽道不行則罔不事君也若言聽道行

又何死亡哉故被瞻之不死也賢乎其死亡者也按被瞻

欲殺晉公子重耳鄭文公不聽是為言聽道行乎既而與為

晉文公所是為不死君乎晏子曰景公問于晏子曰忠臣

之事君也何者晏子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公不悅曰君

之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之難死也死而後見終身

之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之難死也死而後見終身

之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之難死也死而後見終身

之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之難死也死而後見終身

之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之難死也死而後見終身

之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之難死也死而後見終身

之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之難死也死而後見終身

之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之難死也死而後見終身

之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之難死也死而後見終身

卷之七十三

七

亡其有不亡陳成子曰然子何以與常對曰未死去元未去
利君謂之忠逆命謂之亂君謂之過不諫諍將危國則可
雖生不用則死謂之諍有能比之則力率群下相與諫諍
危國謂之亂伐之有能抗君之命及君之事君之重以安國
人所賞聞君之明也明君之所尊則君之利也明君之所
業聞君之忠而當其賢使能而享其功聞君之畏賢而能
以傾此之謂大命

晉文公出田逐獸踴入大澤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漁者文公
謂曰我若君也道安從出我且厚賜若漁者曰臣願有獻公
曰出澤而受之於是遂出澤公令曰子之所以教寡人者何

卷之七十三

八

等也願受之漁者曰鴻鵠保河海之中厭而欲移欲之小澤
則必有九繒之憂鼃鼃保深淵厭而出之淺渚則必有羅網
釣射之憂今君逐獸踴入至此何行之太遠也文王曰善哉
謂後者記漁者名漁者曰君何以名為君其尊天事地敬社
稷固四國慈愛萬民薄賦歛輕租稅者臣亦與焉君不敬社
稷不固四國外失札於諸侯內逆民心一國流亡漁者雖得
厚賜不能保也遂辭不受曰君亟歸國臣亦反吾漁所晉文
公遂廉而失之問農夫老古曰吾廉何在老古以足指曰如
是往公曰寡人問子以足指何也老古振衣而起曰一不意
人君之淺也虎豹之居也嚴閑而近人故得魚鼈之居也
深而君放不婦人將君之於是文公恐婦過乘武子乘武子
獵得獸手而有悅乎文公曰寡人逐廉而失之得善言故有

悅也樂武子曰其人安在乎曰吾未與來也樂武子曰居上
位而不恤其下驕也緩急誅暴也取人之言而棄其身過
也文公曰善深載老

荆莊王立三年不聽而好聽成公賈入諫曰不殺禁諫者今
子諫何故對曰臣非敢諫也願與君王譏也王曰胡不殺不
殺矣韓非作楚莊王莊政三年無令發對曰有鳥止于南方
之阜三年不動韓非作楚莊王莊政三年無令發對曰有鳥止于南方
射之曰有鳥止于南方之阜其三年不動將以定志意韓非
羽也其不飛將以長羽翼也其不鳴將以覽民則韓非作不
以現也是鳥雖無飛之將冲天雖無鳴之將駭人賈出矣不
教知之矣明日朝所進者五人所退者十人群臣大悅荆國

卷之七十三

九

之衆相賀也韓非作楚莊王莊政三年無令發對曰有鳥止于南方
射之曰有鳥止于南方之阜其三年不動將以定志意韓非作不
羽也其不飛將以長羽翼也其不鳴將以覽民則韓非作不
以現也是鳥雖無飛之將冲天雖無鳴之將駭人賈出矣不
教知之矣明日朝所進者五人所退者十人群臣大悅荆國
徐州勝晉河難合諸侯于宋遂伯天下莊王不為小害善故
詩曰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何其慶也必有與也其莊王之謂
邪成威賈之譏也賢於太宰嚭之說也太宰嚭之說聽乎夫
差而吳國為墟成公賈之譏喻乎荆王而荆國以霸新序曰
楚莊王莊政三年不治而好聽成公賈入諫曰不殺禁諫者今
子諫何故對曰臣非敢諫也願與君王譏也王曰胡不殺不
殺矣韓非作楚莊王莊政三年無令發對曰有鳥止于南方
之阜三年不動韓非作楚莊王莊政三年無令發對曰有鳥止于南方
射之曰有鳥止于南方之阜其三年不動將以定志意韓非作不
羽也其不飛將以長羽翼也其不鳴將以覽民則韓非作不
以現也是鳥雖無飛之將冲天雖無鳴之將駭人賈出矣不
教知之矣明日朝所進者五人所退者十人群臣大悅荆國

王曰寡人居泥塗中子所與寡人言者內不及國家外不及諸侯如子者可謂而不可謂也於是乃出其國室璧玉以賜之

楚莊王立為君王年不曉朝乃令於國曰寡人惡為人臣而遽諫於君者今寡人有國家立社稷有諫則死無赦蘇從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愛其死而不諫其君則非忠臣也乃入諫莊王立鼓鍾之間左伏楊姬右擁越姬左稠衽右朝服曰吾鼓鍾之不暇何諫之聽蘇從曰臣聞之好道者多資好樂者多迷好道者多道好樂者多亡荆國亡無日矣死臣敢以告王王曰善左執蘇從手右拍陰刀劍鍾鼓之懸明日授蘇從為相說元

卷之七十三

十一

莊楚王將興師伐晉告士大夫曰敢諫者死無赦孫叔敖曰臣聞畏鞭箠之嚴而不敢諫其父非孝子也俱斧鉞之誅而不敢諫其君非忠臣也於是遂進諫曰說其作吳王欲伐荆者死告其少子者欲諫不敢則懷九挾彈遊於後園露沾其衣如吳王曰子來何苦沾衣如此對曰臣園中有榆其上有蟬方奮翼悲鳴飲飲清露高居悲鳴飲不知螳螂之在後曲其頸欲攫而食之也螳螂方欲食蟬不知黃雀在後奪其頸欲啄而食之也黃雀方欲食螳螂不知彈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欲得生而不知其死也臣聞前之利而不顧後害者前利而不顧其後之有患此皆言前之利而不顧後害者

也非特獨昆蟲象庶若此也人主亦然君今知貪彼之土而樂其士卒國不怠而昔國以寧孫叔敖之力也說其作吳王

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王之伐越何也曰政亂兵弱杜子曰臣愚患之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王之兵自敗於秦晉喪地數百里此兵之弱也莊蹻為盜於境內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王之弱亂非越之下也欲伐越此智之如目也王乃止故知之難不在見人在自見故曰自見之謂明韓非

卷之七十三

十一

陳獻靈公行僻而言失泄治曰陳其亡矣吾驟諫君不吾聽而愈失威儀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為之靡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慎也夫樹曲木者惡得直景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者未有能保帝王之號垂顯令之名者也易曰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近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近者乎言出于身加于民行發乎近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机之發榮辱之主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天地動而萬物變化詩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此之謂也今君不之慎而縱恣焉不亡必弑靈公聞之以泄治為妖言而殺之微果弑於微舒說元

陳夏徵舒弑其君楚莊王伐之陳人聽令莊王以討有罪遣卒戍陳大夫畢賀申叔時使於齊及還而不賀莊王曰陳為無道寡人起九軍以討之征暴亂誅罪人群臣皆賀而子獨不賀何也申叔時曰牽牛蹊人之田立殺其人而奪之牛罪則有之罰亦重矣今君王以陳為無道興兵而攻因以誅罪人遣人戍陳諸侯聞之以王為非誅罪人也貪陳國也盡聞君子不棄義以取利王曰善乃罷陳之戍立陳之後諸侯聞之皆朝於楚此務崇君之德者也鴻烈

楚莊王欲伐陽夏師久而不罷群臣欲諫而莫敢莊王獵於雲夢椒舉進諫曰王所以多得獸者馬也而王國亡王之馬豈可得哉莊王曰善不穀知拙強國之可以長諸侯也知得地之可以為富也而忘吾民之不用也明日飲諸大夫酒以椒舉為上客罷陽夏之師說苑

卷之七十三

士

楚莊王築曾臺延石千重延壤百里士有及三月之糧者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已者違楚百里而耕謂其耦曰吾將入見於王其耦曰以身乎吾聞之說人主者皆聞暇之人也然且至而死矣今子特草茅之人耳諸御已曰若與子同耕則比力也至於說人主不與子比智矣委其耕而入見莊王王謂之曰諸御已來汝將諫耶諸御已曰君有義之用有法之行且已聞之士負水者平木負繩者正君受

諫者聖君築曾臺延石千重延壤百里民之暴各血成於通塗然且未敢諫也已何敢諫焉願臣愚竊聞昔者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陳不用子家羈而楚并之曹不用倍負羈而宋并之萊不用子猛而齊并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秦人不用蹇叔之言而秦國危桀殺閔龍逢而湯得之紂殺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宣王殺杜伯而周室卑此三天子六諸侯皆不能尊賢用辨士之言故身死而國亡遂趨而出楚王遽而追之曰已子反矣吾將用子之諫先日說寡人者其說也不足以動寡人之心又危一作加諸寡人故皆至而死今子之說足以動寡人之心又不危加諸寡人故吾將用子之諫明日令曰有能入諫者吾將與為兄弟遂解曾臺而罷民楚人歌之曰薪乎菜乎無諸已訖無子乎菜乎薪乎無諸御已訖無人乎說苑

卷之七十三

士

晉平公之時藏寶之臺燒士大夫間皆趨車馳馬救火三日三夜乃勝之公子晏子韓嬰無字獨束帛而賀曰甚善矣平公勃然作色曰珠玉之所藏也國之重寶也而天火之士大夫皆趨車走馬而救之子獨束帛而賀何也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公子晏子曰何敢無說臣聞之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韓嬰有農藏於國便商賈藏於篋匱今百姓乏於外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口虛而賦歛無已收太半而藏之臺是以天火之

子 161-371

且臣聞之昔者桀殘賊海內賦歛無度萬民甚苦是故湯誅之為天下戮笑今皇天降災於藏臺是君之福也而不自知悟亦恐君之為隣国笑矣公曰善自今已往請藏於百姓之間詩曰稼穡維寶代食維好韓嬰

晉文公春築臺叔向曰不可昔者聖王貴德而務施緩刑辟而趨民時今春築臺是奪民時也夫德不施則民不歸刑不緩則百姓愁使不歸之民後愁怨之百姓而又奪其時是重竭也夫牧百姓養育之而重竭之豈所以定命安存而稱為人君於後世哉平公曰善乃罷臺役說苑

晉向公問叔向曰歲飢民疫翟人攻我將若何對曰歲飢

卷之七十三

中

來年而反矣疾疫將止矣翟人不足患也公曰患有大於此

者乎對曰夫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左右

顧寵於小官而君不知此誠患之大者也公曰善於是令國

中曰欲有諫者為隱左右言及國吏罪說苑新序曰晉文

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也公曰善於是令國曰欲進善言

罪當死

晉平公使叔向聘於齊人拭舟以迎之左五百人右五百

人有繡衣而豹裘者有錦衣而狐裘者叔向歸以告平公

公曰吳其亡乎奚以敬舟奚以敬民叔向對曰君為馳底之

臺上可以發千兵下可以陳鍾鼓諸侯聞君者亦曰奚以敬

臺奚以敬民所敬各異也於是平公乃罷臺說苑

晉平公好樂多其賦歛下治城郭曰敢有諫者死國人憂之有咎犯者見門大夫曰臣聞主君好樂故以樂見門大夫入言曰晉人咎犯也欲以樂見平公曰內之止坐殿上則出鍾磬等瑟坐有頃平公曰客子為樂咎犯對曰臣不能為樂臣善隱平公召隱士十二人咎犯曰隱臣竊願昧死御平公曰諾咎犯申其左臂而誅五指平公問於隱官曰占之為何隱官皆曰不知平公曰婦之咎犯則申其一指曰是一也便游楮盡而峻城闕二也柱梁衣繡士民無褐三也侏儒有餘酒而死士渴四也民有飢色而馬有粟秩五也近臣不敢諫遠

卷之七十三

十五

臣不敢達平公曰善乃屏鍾鼓除琴瑟遂與咎犯參治國說苑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鍾鼓杜蕢自外來聞鍾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北而堂上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善曠者尔心或開予是以不與尔言尔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大矣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也尔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為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也尔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

杜黃洗而揚解公謂侍曰如我死則必毋糜斯爵也至於今既畢獻斯揚解謂之杜牽檀弓

晉平公閒居師曠侍坐平公曰子生無目朕甚矣子之墨也師曠對曰天下有五墨而臣不得與一焉平公曰何謂也師曠曰辟臣行賂以采名奢百姓侵冤無所告訴而君不悟此一墨也忠臣不用臣不忠下才處高不肯臨賢而君不悟此二墨也姦臣欺詐空虛府庫以其少才覆塞其惡賢人逐姦邪貴而君不悟此三墨也國貧民罷上下不和而好財用兵嗜欲無厭諂諛之人容在旁而君不悟此四墨也至道不明法令不行吏民不正百姓不安而君不

十六

悟此五墨之也。固有五墨之而不危者。未之有也。臣之墨之。
小墨之耳。何害乎墨家哉。新序

晉平公與群臣飲：酣乃喟然嘆曰：莫樂為人君，惟其言而莫之違。師曠侍坐於前，援琴撞之。公披衽而避，琴壞於壁。公曰：「太師誰撞？」師曠曰：「今者有小人言於側者，故撞之。」公曰：「寡人也。」師曠曰：「嗟！是非君人者之言也。」左右請除之。公曰：「釋之，以為寡人戒。」
或曰：平公失君道，師曠失臣礼，夫非其行而誅其身，君之于臣，亦非其行而陳其言，善諫不諫，遠其身者，臣之誅矣。琴而親其體，非平公之行，不陳人臣之諫而行人主之誅矣。琴而親其體，非平公之行，不陳人臣之礼也。夫為人臣者，君有過則諫，不聽則輕爵祿以待之。此人臣之礼義也。今師曠非平公之過，卒琴而親其體，雖衛
衛公喜而聽之，是失君道也。故平公之迹不可行也。使人主

過於聽而不悟其失謂兩明此謂兩過故曰平公失君道諫

景公敗于署梁十有八日而不返晏子自國往見公比至衣冠不正不單衣冠望游而馳公望見晏子下而急帶曰夫子何為遽國家無有故乎晏子對曰不亦急也雖然嬰願有復也國人皆以君為安野而不安國好獸而惡民毋乃不可乎公曰何哉吾為夫婦獄訟之不正乎則泰士子牛存矣為社稷宗廟之不享乎則泰祝子游存矣為諸侯賓客莫之應乎則行人子羽存矣為田野之不辟倉庫之不實則申由存焉為國家之有餘不足聘乎則吾子存焉寡人之有五子猶身

李

之有四支心有四支故心得佚焉今寡人有五子故寡人得
 佚焉豈不可哉晏子對曰嬰聞之與君言異若乃心之有四
 支而心得佚焉可得佚焉支無心十有八日不亡久乎公于
 是罷政而歸晏子韓嬰曰齊景公出田十有七日而反不
 晏子乘而往比從衣冠不正景公見而怪之曰
 夫子何遽乎得無有急于晏子對曰然有急于人皆以君為
 惡民好禽臣聞之魚鰲厭深淵而就乾淺故得於釣網禽獸
 厭深山而下于都澤故得于田獵今君出田十有七日而不
 反不亡可也景公曰不然為賓客莫應待邪則行人子牛在
 為宗廟而不血食邪則祝人太宰在為獄不中邪則大理
 幾在為國家有餘不足邪則巫賢在寡人有四子猶有四股
 也而得代焉不可患焉晏子曰然人在寡人有四股而得代
 焉則善矣今四肢無心十有七日不死乎景公曰善哉言遂
 授晏子之手與駟乘而歸若
 晏子者可謂善諫者矣
 景公飲酒七日七夜不止弦章諫曰君欲飲酒七日七夜章

願君廢酒也不然章賜死晏子入見公曰章諫吾曰願君之廢酒也不然章賜死如是而聽之則臣為制也不聽又愛其死晏子曰幸矣章遇君也今章遇桀紂者章死久矣于是公遂廢酒晏子

景公之時霖雨十有七日公餘酒日夜相繼晏子請發粟於民三請不見許公命相連巡國致能歌者晏子聞之不說遂分家粟于氓致仕器于陌徒行見公曰十有七日矣懷寶鄉有數十飢氓里有敎家百家老弱凍寒不得短褐飢民不得糟糠故撤無走四顧無告而君不卹日夜飲酒今國致樂不已馬食府粟狗饕餮三保之妾俱足梁肉狗馬保妾不已

卷之七十三

六

厚乎民氓不姓百六薄乎故里窮而無告無樂有上矣飢餓而無告無樂有君矣嬰奉教之災以隨百官之吏民飢餓窮約而無告使上淫漏失本而不卹嬰之罪大矣再拜稽首請身而去遂走而出公從之兼于塗而不能速令趣駕追晏子其家不及粟米盡于氓任器存于陌公駭及之康內公下車從晏子曰寡人有罪夫子倍棄不援寡人不足以有約也夫子不顧社稷百姓手願夫子之幸存寡人：請奉齊國之粟米財貨委之百姓多寡輕重惟夫子之令遂拜于途晏子乃返命稟巡氓家有本縷之本而絕食者使有終月之委絕本之家使有終年之食無委積之氓與之新榆使足以畢家

兩令相巡氓家室不能禦者予之金巡求氓寡用財乏者死三日而畢後者若不用令之罪公出舍損肉撤酒馬不食府粟狗不食飢肉辟拂噍齊酒徒城賜三日吏告畢上貧氓萬七千家用粟九十七萬鍾薪榆萬三千乘懷寶二千七百家用金三千公然後就內退食琴瑟不張鍾鼓不陳晏子請左右與可令歌舞足以留思虞者退之辟拂三千謝於下陳人待三士待四出之闕外也晏子

晏子復於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朝居嚴則曷害於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吾謂之暗上無聞則吾謂之聵：暗則非害治國家而如

卷之七十三

九

何也且合升鼓說苑作鼓之微以滿倉廩合疏縷之縹說苑作縹以成幃幕太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治天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固有受而不用惡有罪而不入者哉晏子齊景公遊於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令左右者敢有先言歸者致死不放顏蠲趨進諫曰君樂治海上而六月不歸彼儻有治國者君且安得樂此海也景公援戟將所之顏蠲趨進撫衣待之曰君奚不斫也昔者樂殺閔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君之賢非此二主也臣之材亦非此二子也君奚不所以臣參此二人者不亦可乎景公說遂歸中道聞國人謀不內矣說苑韓非云田成子游于海而樂之號令諸大夫曰言歸者死顏蠲趨進曰君游海而樂之秦臣有圖國者何君雖樂之

將安得田成子曰寡人布令曰言者死今子犯寡人之令
援戈將擊之顏頤聚曰昔者殺閼閼而紂殺王子比干今
君雖殺臣之身以三之可也臣言為國非為身也延頸而前
曰君擊之君乃釋之趣駕而歸至三日而聞國人有罪不納
田成子者顏頤聚之力也

景公過晏子曰子宮小近市請徙子家豫章之圃晏子再拜
而辭曰且嬰家貧待市食而朝暮趨之不可以遠景公笑曰
子家習市識貴賤乎是時景公繫於刑晏子對曰踴貴而履
賤景公曰何故對曰刑多也景公造然变色曰寡人其暴乎
於是損刑五也此不察治之患乎夫刑當無多不當無少無
於不當聞而以太多說無術之患也敗軍之誅以千百數猶
此且不止即治亂之刑如忍不勝而吝尚不盡今晏子不察
其當否而以太多為說不亦妄乎夫惜草茅者耗禾穗惠盜
賊傷良民今錢刑罰行寬惠是利姦邪而害善人也此非所

卷之七十三

廿二

以為治也
韓非

景公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閭則跪擊其馬而反
之曰尔非吾君也公慚而不朝晏子睹裔款說堯而問曰君
何故不朝對曰昔者君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閭
則跪擊其馬而反之曰尔非吾君也公慚而出友不果是以
不朝晏子入見景公曰昔者寡人有罪被髮乘六馬以出正
正閭則跪擊其馬而反之曰尔非吾君也寡人以天子大夫
之賜得率百姓以守宗廟今見戮於則跪以辱社稷吾猶可
以齊於諸侯乎晏子對曰君勿說堯作惡為臣聞下無直辭
上無隱君民多諱言君有驕行古者明君在上下多直辭君

上好善民無諱言今君有失行則跪直辭禁之是君之福也
故臣未慶請賞之以明君之好善礼之以明君之受諫公笑
曰可乎晏子曰可於是令則跪倍資無征時朝無事晏子

齊景公出弋昭華之池顏鄧聚主鳥而亡之說堯作景公好
而亡之晏子怒而欲殺之晏子曰夫鄧聚有死罪四請教
而誅之說堯作燭雛有罪請景公曰諾說堯作可晏子曰鄧聚為
吾君主鳥而亡之是罪一也使吾君以鳥之故而殺之是罪
二也使四國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而輕士是罪三也天子
聞之必將貶絀吾君危其社稷絕其宗廟是罪四也此四罪
者故當死無赦臣請加誅焉說堯作燭雛有罪景公曰止此

卷之七十三

廿二

亦吾過矣願夫子為寡人敬謝焉詩曰邦之司直說堯作止
之韓嬰嬰子曰景公射鳥野人駭之公怒令吏誅之晏
子曰野人不知也臣聞賞無功罰之亂罪不知謂之虐而
先王之禁不可令君不明先王之制而無仁義之心是以
欲而輕誅夫鳥獸固人之養也野人駭之不仁宜乎公曰善
之禁無以苛民也

景公使圉人養所愛馬暴死公怒令人操刀解養馬者是時
晏子侍前左右執刀而進韓嬰作齊有得罪于景公者晏公
敢諫晏子止而問于公頭右手磨刀仰而問曰堯舜支解人
從何軀始公雙然曰從寡人始遂不支解公曰以屬獄晏子
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為教之使知其罪然後致之獄公曰
可晏子教之曰尔罪有三公使汝養馬而殺之當死罪一也

一作而使吾國人

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
百姓兵弱于隣國汝當死罪三也今以
子釋之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晏子

子釋之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晏子

之公出過之有斬竹者焉公以車逐得

子入見曰公忘聞吾先君丁公乎公曰

曲沃勝之止其財出其民公曰自蒞之

怪之令吏視之則其中金與玉焉吏請

曰以兵降城以衆圍財不仁且吾聞之

身傳誅令捨之公曰善晏子退公令出

三

室而望見人有斬雍門之櫺者公令吏
晏子趣誅之晏子默然不對公曰雍門

此見斬之故使夫子誅之然而不應
之古者人君出則闢道十里非畏也見

之罪日中之朝君過之則赦之嬰未嘗

民者公曰晏子

冰月之間而寒民多凍餒而功不成公

晏子曰諾少為閒晏子曰昔者先君莊

殺兵四人今令而殺兵二人是殺師之

之過也令止之晏子

也景公使國人起大臺之役歲寒不已

人望晏子：至已復事公廼坐飲酒

曰庶民之言曰凍水洗我

喟然嘆而流涕公就止之

夫寡人將速罷之晏子再

不務者曰吾細人也皆有

成何為國人皆曰晏子助

罷役車馳而人趨仲尼聞

名婦之人君禍災婦之身

其君之德義是以雖事惰

功當此道也其晏子是耶

葦

兩作公與晏子入坐飲酒

手不得獲秋風至弓彈零

歌終頷而流涕張躬而舞

賜而誠于寡人是寡人之

築長康之臺晏子侍坐餽
晏子起舞曰歲已暮矣而

之矣而後不罷憊
罷長康之後
晏子美如之

長康之後二年未息又為

美公不息乎公曰堊將成

財者不得其利不窮民力

三年未息也又為章華之

臺五年又不息也乾溪之後八年百姓之力不足而息也靈王死于乾溪而民不與君歸今君不遵明君之義而循靈王之跡嬰懼君有暴民之行而不睹長庚之樂也不君息之公曰善非夫子者寡人不知得罪于百姓深也于是令勿委壞餘財勿收斬板而去之晏子

景公春夏游獵又起大臺之後晏子諫曰春夏起役且游獵奪民農時國家空虛不可景公曰吾聞相賢者國治臣忠者主逸吾年無幾矣欲遂吾所樂卒吾所好子其息矣晏子曰昔文王不敢盤游于田故國昌而民安楚靈王不廢乾溪之後起章華之臺而民叛之今君不單將危社稷而為諸侯笑

卷之七十三

五

臣聞忠不避死諫不違罪君不聽臣、將游矣景公曰唯、將弛罷之未幾朝韋罔解後而歸晏子

景公為臺、成又欲為鍾晏子諫曰君不勝欲為臺今復欲為鍾是重斂於民、之哀矣夫斂民之哀而以為樂不祥景公乃止

說元

齊景公賞賜及後宮文繡被臺榭故粟食鳧雁出而見狸謂晏子曰此何為死晏子對曰此餒而死公曰嘻寡人之無德也甚矣晏子對曰君之德著而彰何為無德也景公曰何謂也對曰君之德及後宮與臺榭君之玩物衣以文繡君之鳧雁食以菽粟君之營內自樂延及後宮之族何為其然也願

臣願有請於君由君之意自樂之心推而與百姓同之則何殪之有君不推此而苟營內好私使財貨偏有所聚菽粟帛腐於囷府惠不遍加于百姓公心不周乎國則桀紂之所

以亡也夫士民之所以叛由偏之也君如察臣嬰之言推君之盛德公布之於天下則湯武可為也一殪何足恤哉景公曰遊于臺者皆死而默然不問晏子諫曰昔吾先君桓公出先君將遊百姓皆曰君當幸遊吾鄉子今君幸遊于臺東錢死而相望而君不問失君之德矣財屈力竭此三代所以衰也今君行之嬰懼公族之危以為異姓之禍也公曰然為上而忘下厚藉斂而忘民吾罪大矣于是飲死焉發粟于民公三月不出游晏子

卷之七十三

五

景公走狗死公令外共之棺內給之祭晏子聞之諫公曰公細物也特以與左右為笑耳晏子曰君過矣夫厚藉斂不以反民棄貨財而笑左右傲細民之憂而崇左右之笑則國公無望已且夫孤老凍餒而死狗有祭鰥寡不恤而狗死有棺行辟若此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怨聚於百姓而推輕於諸侯而乃以為細物君其圖之公曰善趣庖治狗以會朝屬晏子

景公祿晏子以平陰與臺邑及市者十一社晏子辭曰吾君好治宮室民之力弊矣又好盤游耽好以飭女子民之財竭矣又好興師民之死近矣弊其力竭其財近其死下之疾其

上甚矣此嬰之所為不敢受也公曰是則可矣雖然君子獨不欲富與貴乎晏子曰嬰聞為人臣者先君後身安國而度家宗君而處身易為獨不欲富與貴也公曰然則曷以祿夫子晏子對曰君商賈鹽關市議而不征耕者十取一焉弛刑罰若死者刑若刑者罰若罰者免若此三言者嬰之祿君之利也公曰此三言者寡人無事焉請以從夫子公既行看三言使人聞大國之君曰齊安矣使人聞小國之君曰齊不加我矣晏子

景公將現于淄上與晏子閑立公喟然歎曰嗚呼使國可長保而傳于子孫豈不榮哉晏子對曰嬰聞明王不徒立百姓

卷之七十三

七

不虛至今君以政亂國以行禁民久矣而聲欲保之不亦難乎嬰聞之能長保國者雖終善者也諸侯並立能終善者為長列士並學能終善者為師昔先君桓公其方任賢而贊惠之時亡國恃以存危國仰以安是以民樂其政而世高其德行遠征暴勞者不疾驅海內使朝天子而諸侯不怨當是時盛君之行不能進焉及其卒而衰怠于聽而并于樂身溺于婦侍而謀因堅刃是以民苦其政而世非其行故身死乎胡宮而不卒蟲出而不收當是時也桀紂之卒不能惡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不能終善者不遂其君今君臨民若寇讐見善若避熱亂政而危賢必逆于眾肆欲于民而誅虐於

下恐及於身嬰之年老不能侍于君使美行不能革則持節以沒世耳晏子

景公出遊公阜北面望睹齊國曰嗚呼使古而無死何如晏子曰昔者上帝以人之沒為善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若使古而無死丁公太公將有齊國桓襄文武將皆相之君將戴笠衣褐執鉞耨以躡行獻酬之中孰暇患死公忿然作色不悅又曰景公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因之有達伯陵因之樂姑氏因之而後太公無幾何而梁丘因之古若無死與梁丘氏之樂非君所願也據御六馬而來公曰是誰也晏子曰據也公曰何如曰大暑而疾馳甚者馬死薄者馬傷非據孰敢為之公曰據與我和

卷之七十三

七

者夫晏子曰此所謂同也所謂和者君甘則臣酸君淡則臣鹹今據也甘君亦甘所謂同也安得為和公忿然作色不悅無幾何日暮公西面望睹彗星召伯常騫使禳去之晏子曰不可此天教也日月之氣風雨不時彗星之出天為民之亂見之故詔之妖祥以戒不敵今君若設文而受諫謁聖賢人雖不去彗星將自亡今君嗜酒而并于樂政不飾而寬于小人近諂好優惡文而疏聖賢人何暇在彗第又將見矣公怒然作色不悅及晏子卒公出背而立曰嗚呼昔者從夫子而遊公阜夫子一日而三責我今誰責寡人哉晏子

景公欲率兵伐魯問於晏子對曰不可魯公好義而民

戴之好義者安見戴者和伯禽之治存焉故不可攻：義者不祥危安者必困且嬰聞之伐人者德足以安其國政足以和其民國安民和然後可以率兵而征暴今君好酒而辟德無以安國厚藉飲意使令無以和民德無以安之則危政無以和之則亂未免乎危亂之理而欲伐安和之國不可不若修政而待其君之亂也其君離上怨其下然後伐之則義厚而利多義厚則敵寡利多則民歡公曰善遂不果伐魯晏子莊公將伐晉問於晏子：對曰不可君得合而欲多養欲多意驕得合而欲多者危養欲而意驕者困今君任勇力之士以伐明王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公作色不說晏子辭不為臣退而窮處堂下生蓼藿門外生荆棘莊公終任勇力之士而伐晉取朝歌及太行孟門茲於允菴而民散身城於崔氏：之暮逐群公及慶氏亡晏子楚靈王怵侈右尹子革侍坐左史倚相趨而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夫良史記君之過揚君之善而此子以潤辭為官不可為良史曰臣又嘗問焉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將通行天下使皆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以正王心是以獲戢於文宮臣聞其詩焉而不知若問遠焉其為能知王曰子能手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惜：乎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刑民之方

卷之七十三

廿

而無有醉飽之心靈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則固不能勝其情以及於難孔子讀其志曰古者有志克已復禮為仁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子革之非左史所以屈也誦詩以諫順哉家語石益謂孫伯曰吳將亡矣吾子亦知之乎孫伯曰晚矣子之知之也吾何為不知石益曰然則子何不諫孫伯曰昔桀罪諫者紂焚聖人剖王子比干之心袁氏之婦絡而失其紀其妾告之怒棄之夫亡者豈斯人知其過哉說苑鄭有鄉校之士非論執政蔽明欲悔鄉校新序作鄭人游于善然明謂子產子產曰何以毀為也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日何不毀鄉校子產曰何以毀為也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否者吾則改之新序是吾若之何其毀也我聞為國有忠善以損怨不聞立序作威以防怨：猶防水也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弗克救也不如小決使導之不如吾聞而樂之新序有然明曰毀也也小人笑不材者累行此其孔子聞是言也曰吾以是觀之鄉固安賴之豈惟二三臣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家語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湯有司直之人武有戒慎之銘此四君子者聖人也而猶若此之勤至于栗陸氏敬東里子宿沙氏戮箕文桀誅龍逢紂剗比干四主者亂君故其疾賢若仇是以賢愚之相竟若百丈之谿與萬仞之山若九地

卷之四十七

廿

之下與重天之顛 鄭析

孔子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諫諍二曰諷諫三曰降諫四曰直諫五曰諷諫惟度主而行之吾從其諷諫手家語
孔子曰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逆耳而利於行湯武以諤而昌桀紂以唯說苑作唯而亡君無爭臣說苑作諤之父
無爭子兄無爭弟說苑有夫無士無爭友無其過者未之有也
也說苑作其亡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
弟得之說苑有夫失已失之友得之是以國無危亡之兆家
無悖亂之惡父子兄弟無失而交友無絕也說苑作故無亡
婦放兄棄弟狂夫淫絕交敗友家語

卷之七十三

卅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昔者舜冠何冠乎孔子不對公曰寡人有問于子而子無言何也對曰以君之問不先其大者故方思所以為對公曰其大何乎孔子曰舜之為君也其政好生而惡殺其任授賢而替不肖德若天地而靜虛化若四時而變物是以四海承風暢於異類鳳翔麟至鳥獸馴德無他好生故也君舍此道而冠是問是以緩對家語
子對曰古之王者有務而拘者矣其政好生而惡殺焉是
子對曰古之王者有務而拘者矣其政好生而惡殺焉是
哀公問之於孔子曰寡人聞東益不與焉夫損人自益身之不祥棄老子曰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夫損人自益身之不祥棄老子

而取幼家之不祥擇作釋賢而任不肖國之不祥老者不教

幼者不學俗之不祥聖人伏匿愚者擅權天下不祥有
五東益不與焉新序有詩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未聞東益
益定矣以問其傳折西益不祥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數諫不
所乃以問其傳折西益不祥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數諫不
吾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祥有三不祥一不祥公大誓而

卷之七十三

卅

藏田人所飲食宅不祥居處三者於人吉凶豈等西益宅不祥
西益宅不祥居處三者於人吉凶豈等西益宅不祥
何可不之藏田人所飲食宅不祥居處三者於人吉凶豈等西益宅不祥
魯哀公為室而大公宣子諫曰室大衆與人處則諱少與人
處則悲願公之適公曰寡人聞命矣繁室不輟公宣子復見
曰國小而室大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魯
君曰聞命矣繁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左昭而右昭為大室
以臨二先君之廟得無害於子乎公乃令罷役除版而去之
魯君之欲為室誠矣公宣子止之必矣然三說而一聽者其
二者非其道也夫臨河而釣日入而不能得一魚者非江
河魚不食也所以餌之者非其欲也及至良工執竿投而探

脣吻者能以其所歆而釣者也 呂覽

陳惠公大城因起凌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夫子適陳聞之見陳侯與俱登臺而覲焉夫子曰美哉斯臺自古聖王之為城臺未有不戮一人而能致功若此者也陳侯默而退遽竊敝所執吏既而見夫子問曰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荅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之衆各以子道未故區之臺未及期日而已成矣何戮之有乎夫以少少之衆能立大之功唯君尔 孔鮒

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冷之淵化為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曰當是之時

卷之七十三

世

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下清冷之淵化為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夫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宋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棄千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 說苑

吳王夫差將伐齊子胥曰不可夫齊之與吳也習俗不同言語不通我得其地不能處得其民不得使夫吳之與越也接土鄰境壤交通屬習俗同言語通我得其地能處之得其民能使之越於我亦然夫吳越之勢不兩立越之於吳也譬若心腹之疾也雖無作其傷深而在內也夫齊之與吳也瘡癰之疾也不苦其已也且其無傷也今釋越而伐齊譬之猶懼

虎而刺猶雖勝之其後患未央太宰嚭曰不可君王之令所以不行於上國者齊晉也君王若伐齊而勝之徙其兵以臨晉必聽命矣是君王一卒而服兩國也君王之令必行于上國夫差以為然不聽子胥之言而用太宰嚭之謀子胥曰天將亡吳矣則使君王戰而勝天將不亡吳矣則使君王戰而不勝夫差不聽子胥而祛高蹠而出於廷曰嗟乎吳朝必生荆棘矣夫差興師伐齊戰於艾陵大敗齊師反而誅子胥子胥將死曰與吾安得一日以視越人之入吳也乃自殺夫差乃取其身而流之江挾其目著之東門曰女胡視越人之入我也數年越報吳殘其國絕其世滅其社稷夷其宗廟夫

卷之七十三

世

差身為擒夫差將死曰死者如有知也吾何面以見子胥於地下乃為幘以冒面死夫患未至則不可告也患既至雖知之無及矣故夫差之知慙於子胥也不若勿知 呂覽

子
卷之七十三終

子苑卷之七十四

獻納

衛靈公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後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隅陬作新序有龜是以不寒今民衣樂不補履決不組新序君則不寒矣公曰善令罷後左右以諫曰君鑿池不知天之寒也而春也知之以春之知之也令罷之福將歸於春也而然將歸於君公曰不然夫春也魯國之匹夫也而我幸之夫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見之曰春也有善於寡人有也春之善非寡人之善歟靈公之論宛春可謂知君道矣君者固無任而以職受任工拙下也賞罰法也君奚事哉若是則受賞者無德而抵誅者無怨矣人自反而已此治之至也呂覽

春之七十四

楚王將遊荆臺司馬祺子諫王怒之令尹子西賀於殿下諫說苑作楚昭王欲之荆臺遊司馬子綦進諫曰荆臺之游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衡山下臨方淮其樂使人遺老乃忘死也人君游者盡以忘其國顧大王勿徙游者王曰荆臺尹子西賀安車曰荆臺之現不可失也王喜撫子西之背曰西馬往于殿下與子共樂之矣子西步馬十里引轡止曰臣有說苑有荆與子共樂之矣子西步馬十里引轡止曰臣有不敢下願言有道王肯聽之手王曰子其言之說苑作子西曰臣聞為人臣而忠其君爵祿不足以賞也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夫子祺者忠臣而臣者諛臣也願王賞忠而誅諛

馬說苑作司馬子綦王曰今我聽司馬之諫說苑作止聽是獨能禁我耳若後世游之何極說苑有無子西曰禁後世易耳大王萬歲後起山陵於荆臺之上則子孫必不忍遊於父母之墓以為歡樂也王曰善乃還說苑作司馬子綦未嘗有持鐘鼓管弦之樂而遊于父母之墓上孔子聞之曰至者也于是王還車卒不游荆臺今罷先置後者也家語

春之七十四

晏子沒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唱善者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播弓矢弦章入公曰章自吾失晏子於今十有七年未嘗聞吾過不善今射出質而唱善者若出一口弦章對曰此諸臣之不肖也知不足知君之不善勇不足以犯君之顏色然而有一焉臣聞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夫尺蠖食黃則其食黃食蒼則其身蒼君其猶有誦人言乎公曰善今日之言章為君我為臣是時海人入魚公以五十乘賜弦章歸魚乘塞塗撫其御之手曰曩之唱善者皆欲君魚者也昔者晏子辭賞以正君故過失不掩今諸臣誦諛以干利故出質而唱善如出一口今所輔於君未見於衆而受若魚是反晏子之義而順誦諛之教也固辭魚不受君子曰弦章之廉乃晏子之遺行也

曰公盧望見簡子大笑簡子曰子何笑對曰臣有夙笑簡子曰有以解之則可無以解之則死對曰當桑之時臣隣家夫與妻俱之田見桑中女因見追之不能得還及其妻怒而去之臣笑其曠也於是罷師而歸說苑

趙簡子說苑有曰厥也愛我鐸說苑作也緡下同也不愛我厥

之諫我也必於無人之所說苑作不必鐸之諫我也喜質我

於人中必使我醜尹鐸對曰厥也愛君之醜也而不愛君之

過也鐸也愛君之過也而不愛君之醜也說苑有孔子曰君

之臣嘗聞相人於師敵顏而土色者忍醜不質君於人中恐

君之不變也此簡子之賢也人主賢則人臣之言刻簡子不

卷之七十四

賢鐸也卒不居趙地有况乎在簡子之側哉呂覽

趙簡子有臣曰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曰子

欲見寡人何事新序作夫子周舍對曰願為諤之臣墨筆

操牘從君之過新序作隨君之後而日有記也月有成新序

也歲有效新序作也簡子居則與之居出則與之出居無幾何

而周舍死簡子如喪子新序作簡子厚後與諸大夫飲於洪

波之臺酒酣簡子涕泣諸夫皆出走曰臣有罪而不自知簡

子曰大夫皆無罪昔者吾友周舍有言曰千羊之皮不如一

狐之腋衆人諾新序作不若一士之諤昔者商紂默

而亡武王諤而昌今自周舍之死吾未嘗聞吾過

也吾亡無日矣新序有故人君不聞其非及聞是以寡人泣

也韓嬰或謂趙簡子曰君何不更乎簡子曰諾左右曰君未有過何

更君曰吾謂是諾未必有過也吾將求以來諫者也今我却

之是却諫者必止我過無日矣說苑

韓武子田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傳來告曰晉公薨武子謂衆

懷子曰子亦知君好田獵也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吾可以卒

獵而後吊乎懷子對曰范氏之亡也多輔而少拂今臣於君

輔也晶於君拂也吾胡不問於晶也武子曰盈而欲拂我乎

而拂我矣何必晶哉遂輟田說苑

卷之七十四

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乎河山之固也

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

彭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

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

太行常山在其北太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伐之由此現

之在德不在險君君不修德船中之人盡敵國也武侯曰善

說苑楊子曰魏武侯與吳起浮於西河實河山之固起曰

在德不在險固曰美哉言乎使起之兵每如斯則太公何以

諸如魏文侯與田子方語有兩童子衣青白而侍於君前子方曰

此君之寵子乎文侯曰非也其父死於戰此其幼孤也寡人

收之子方曰臣以君之賊心為足矣今滋甚君之寵此子也
又且以誰之父殺之乎文侯愍然曰寡人受令矣自是以後
兵革不用說苑

師經鼓琴魏文侯起舞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師經援琴而
撞文侯不中：旒潰之文侯謂左右曰為人臣而撞其君其
罪如何左右曰罪當烹提師經下堂一等師經曰臣可一言
而死乎文侯曰可師經曰昔堯舜之為君也唯恐言而人不
違桀紂之為君也唯恐言而人違之臣撞桀紂非撞吾君也
文侯曰釋之是寡人之過也懸琴於城門以為寡人符不補
旒以為寡人戒說苑

卷之七十四

魏文侯燕飲皆令諸大夫論已或言君之智也至於任座任
座曰君不肖君也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
以知君之不肖也文侯不說知於顏色任座趨而出次及翟
黃翟黃曰君賢君也臣聞其主言其臣之言直今者任座之
言直是以知君之賢也文侯喜曰可及次翟黃對曰奚為不
可臣聞忠臣畢其忠而不敢遠其死座殆尚在於門翟黃往
視之任座在門於以君令召之任座入文侯下階而迎之終
座以為上客文侯微翟黃則幾失忠臣矣上順乎主心以顯
賢者其唯翟黃乎呂覽新序曰魏文侯與士大夫坐問曰寡
黃曰君非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
之弟而以封君之長子臣以此知君之非仁君文侯怒而逐

翟黃：起而出次至任座文侯問寡人何如君也任座對曰
君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臣聞之其君仁者其臣直向
翟黃之言直臣是以知君仁君也
文侯曰善復召翟黃入拜為上卿

卷之七十四

魏文侯見箕季其墻壞而不築文侯曰何為不築對曰不時
其墻枉而不端問曰何不端曰固然從者食其園之堯箕季
禁之少為日晏進糲餐之食瓜瓠之羹文侯出其僕曰君亦
無得於箕季矣曩者進食臣竊觀之糲餐之食瓜瓠之羹文
侯曰吾亦無得於季也吾一見季而得四焉其墻壞而不築
云待時者教我無季農時也墻枉而不端對曰固然者是教
我無侵封疆也從者食園桃李禁之豈愛桃李教我下無
侵上也食我以糲餐者季豈不能具五味哉教我無多飲於
百姓以省飲食之養也新序
偏臣傷君詭下傷上此必有弗之臣上有詔之之分議者
延之而支苟者詭之為可以長生保國臣下重其爵位而不
言近臣則暗遠臣則陰怨結民心誑諛在側善議障塞則國
危矣桀紂不以其無天下之士邪殺其身而喪天下故曰婦
國實不若獻賢而進士墨翟
靜邵君將城薛客多以諫者多烈作賓客靜邵君謂陽者曰
母為客通齊人有請見者曰臣請三新序言而已過三言臣
請烹靜邵君因見之新序作湯客趨進而與因稱曰海大
魚因反走靜邵君請聞其說新序有曰嘗齊人客曰臣不敢

以死為戲鴻烈作靜郭君曰願為寡人之言鴻烈作先生不遠
之稱答曰君聞海大魚乎網不能止繳不能結鴻烈作釣也蕩
作新序有而失水居字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海也君長
有齊奚以薛為君火齊雖陰薛城至於天猶無益也靜郭曰
善乃輟不城薛韓非曰此所謂斷於耳於心而得事
不若海大魚故物或遠之而
近或近之而速呂覽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回聞衛君
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之者以國
量乎澤若焦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
就之賢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

卷之七十四

七

諸君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則多、則擾、則憂、而
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已者未定何
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
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
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矜未達人氣名聞不爭
未達人心而強以仁義縵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
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為人菑夫
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詔王公必
將乘人而聞其捷而目將焚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
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多之曰益多順始無

卷之七十四

八

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且昔者桀殺關龍
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偃拊人之民以下拂其
上者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
胥敖禹攻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
已足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
勝也而況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未顏回曰端而
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可夫以陽為充孔楊采邑不定常
人之所不達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
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
乎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
徒者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已言斲乎而人善
之斲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為
徒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擊詛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
吾敢不為邪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
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其言雖教誨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
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為病是之謂與古為徒若是則可乎仲
尼曰惡、可太多政法而不謀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
夫何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
仲尼曰齋吾將語若而有為之其易邪易之者皞天不置顏
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

齊子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氣而聽之以氣。聽止於心，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也。夫子曰：盍矣。吾語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罅，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絕迹易，無行地難。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者矣，未聞以無知者。也。瞻彼閼者，虛空生白，吉祥止之。夫且不止，是以謂坐馳者也。夫狗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

卷之七十四

九

莊周

齊宣王為大室，大室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之大具之。三年而未能成，群臣莫敢諫。王春新序居閼於宣王曰：荆王釋先王之禮樂而樂為輕新序為濫，樂敢問荆國為有主乎？王曰：為無主。賢臣以千數而莫敢諫，敢問荆國為有臣乎？王曰：為無臣。今王為大室，其大益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國之大具之。三年而弗能成，群臣莫敢諫，敢問王為有臣乎？王曰：為無春居。曰：臣請辟矣。趨而出。王曰：春子春子，反新序作何諫？寡人之晚也。寡人請今止之。遽召掌新序書曰：書之。寡人不肖而好

為大室，春子止，寡人箴諫，不可不熟。莫敢諫者，非弗欲也。春居之所，以欲之與人同，其所以入之與人異。宣王徵春居，幾為天下笑矣。由是論之，失國之主多如宣王。然患在乎無春居，故忠臣之諫者，亦後入之，不可不慎。此得失之本也。呂覽孟子三見宣王，不言事，門人曰：曷為三遇齊王而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荀子

卷之七十四

十

齊王行車裂之刑，群臣諍之弗聽。子高見於齊王，曰：聞君行車裂之刑，無道之刑也。而君行之，臣竊以為下吏之過也。王曰：寡人亦民多犯法，為法之輕也。子高曰：然此誠君之盛意也。夫人五合常之性，有喜怒哀樂，喜怒哀樂無過其節。過則毀於義，民多犯法，以法重無所措手足也。今天下悠士，無定處，有德則住，無德則去。欲規霸王之業，與眾大國為難，而行酷刑以懼遠近，國內之民將叛，四方之士不至，此乃亡國之道也。君之下吏不具以聞，徒恐逆主意，以為憂不慮不諫之危亡，其所矜者，小所喪者大。故曰：下吏之過也。臣現之又非徒不諍而已也。心知此事之為不可，將有非議，在後則因曰：君忿意實然，我諫諍必有龍逢比干之禍，是為虛自居於忠正之地，而闢推君主使同於桀紂也。且夫為人臣見主非而不諍，以陷主於危亡罪之大者也。人主疾臣之禍已而惡之，資臣以其子比干之忠，惑之大者也。齊王曰：謹聞命。遂

除車裂之法為孔鮒

齊宣王出獵於社山：父老十三人相與勞王，曰：父老若矣，謂左右賜父田，不租父老皆拜閭丘先生，不拜王曰：父老以為少矣，謂左右復賜父老無徭役，父老皆拜閭丘先生，又不拜王曰：拜者去不拜者前，曰：寡人今日來觀父老幸而勞之，故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先生，獨不拜寡人，自以為少，故賜父老無徭役，父老皆拜先生，又獨不拜寡人，得無有過乎？閭丘先生對曰：惟聞大王來遊，所以為勞，大王望得壽於大王，望得富於大王，望得貴於大王，曰：天殺生有時，非寡人所得與也，無以壽先生，倉廩雖實，以備菑害，無以富先生。

卷之七十四

十一

生大官無缺，小官卑賤，無以貴先生，閭丘先生對曰：此非人臣所敢望也。願大王選良富家子，有修行者，以為吏，平其法度，如此，臣少可以得壽焉。春秋夏振之以時，無煩擾百姓，如是，臣少可以得富焉。願大王出令：少者敬長，老者敬老，如是，臣少可以得貴焉。今大王幸賜臣田，不租，然則倉廩將虛也。賜臣無徭役，然則官府無使焉。此固非人臣之所敢望也。齊王曰：善。願請先生為相，說死。

齊有婦人，極醜，無雙號曰無鹽女。其為人也，白頭深目，長壯大節，鼻莫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胷，皮膚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街嫁不售，流棄莫執。於是乃拂拭短褐，自詣宣王，願

一見，謂渴者曰：妾齊之不售女也。聞君王之聖德，願備後宮之掃除，頓首司馬門外。唯王幸許之，謁者以聞。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左右聞之，莫不拊口而大笑曰：此天下強顏女子也。於是宣王乃召而見之，謂曰：昔先王為寡人取妃匹，皆已備有，列位矣。寡人今日聽鄭衛之聲，嘔吟感傷，揚激楚之遺風，今夫人不容鄉里而衣而歌，千萬乘之主，有奇能乎？無鹽女對曰：無有。宜竊慕大王之美義耳。王曰：雖然，何善良久？曰：竊嘗喜隱王曰：隱固寡人之所願也。試一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見矣。宣王大驚，立發隱書而讀之，退而惟之，又不能得明，日復更召而問之，又不以隱對，但揚目銜齒，拳手拍肘曰：殆

卷之七十四

十二

我殆哉！如此者，四宣王曰：願遂聞命，無鹽女對曰：今大王之君國也，西有衛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讐，外有三國之難，內聚姦人，眾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務眾子而務眾婦，尊所好而忽所恃，一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重，黃金白玉，琅玕龍璠，翡翠珠璣，莫洛連飾，萬民罷極，此二殆也。賢者伏匿於山林，諂諛強於左右，邪偽立於本朝，諫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酒漿流酒，以夜續朝，女樂俳優，從橫大笑，外不備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治，此四殆也。故曰：殆哉！於是宣王掩然無聲，意入黃泉，忽然而昂，喟然而嘆曰：痛乎！無鹽君之言，吾今乃一聞寡人之殆，幾不全於此。

立停漸臺罷女樂退詣設去琢彫選兵馬實府庫四關公門招進直言延及劉陋擇吉日立太子進慈母顯隱女拜無盟君為王后而國大安者醜女之力也

新序

王斗者齊人也修道不仕與顏歎並時曾造齊宣王門欲見宣王宣王使謁者延斗入斗曰斗趨見王為好勢王趨見斗為好士於王何如謁者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王趨而趨之於門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之愛尺穀也王曰何謂也斗曰王使人為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為能之也今王治齊國非左右便辟則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穀也

卷之七十四

十三

也王起謝曰寡人有罪於國家矣於是舉士五人任之以官齊國大治王斗之力也

孟嘗君將西入秦賓客諫之百通則不聽也曰以人事諫我我盡知之若以鬼道諫我則殺之謁者入曰有客以鬼道聞曰請入之客曰臣之來也過於淄水上見一土耦人方與水槓人語水槓謂土耦人曰子先土也持子以為耦人遇天大雨水潦並至子必沮壞應曰我沮乃反吾真耳今子東園之桃也刻子以為槓遇天大雨水潦並至必浮子泛子乎不知所止今秦四塞之國也有虎狼之心恐其有木槓之患於孟嘗君遂巡而退而無以應卒不敢西嚮秦說先

魏王將起中天臺令曰敢諫者死許綰負操鍾入曰聞大王將起中天臺臣願加一力王曰子何力有加綰曰雖無力能商臺王曰若何曰臣聞天與地相去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當起二千五百里之臺高既如其址須方八千里王必起此臺先以兵伐諸侯盡有其地猶不足又伐四夷得方八千里乃足以為臺趾材木之積人徒之衆倉廩之儲教以萬億度八千里之外當定農畝之地足以奉給王之臺者臺具以備乃可以作魏王默然無以應乃罷起臺新序

卷之七十四

十四

襲下車撫矢曰君止梁君忿然作色而怒曰襲不與其君而願與他人何也公孫襲對曰昔齊景公之時天大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兩景公下堂頓首曰凡吾所以求雨者為吾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且兩寡人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雨方千里者何也為有德於天而惠於民也今主君以白雁之故而欲射人襲謂主君言無異於虎狼梁君援其手與上車歸入廟門呼萬歲曰幸哉今日也他人獵皆得禽獸吾獵得善言而歸新序

莊辛諫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從新安君與壽陵君同軒淫衍侈靡而亡國政鄙其危矣王曰先生老悖欲妄為

楚國妖欽莊辛對曰臣非敢為楚妖誠見之也君王辛近此四子者則楚必亡矣辛請留於趙以視之於是十月王果亡巫山江漢鄢郢之地於是王乃使召莊辛至於趙辛至王曰嘻先生來邪寡人以不用先生言至于此為之奈何莊辛曰君王用辛言則可不用辛言又將甚乎此庶人有稱曰亡羊而固為未為遲見鬼而呼狗未為晚湯武以百里王桀紂以天下亡今楚雖小絕長繼短以千里數豈特百里哉且君王獨不見夫青蛉乎六足四翼翹翹乎天地之間求蚊虻而食之時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民無爭也不知五尺之童子膠絲竿加之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蟲蛾食已青蛉猶

卷之七十四

十五

其小者也夫爵俯啄白粒仰棲茂樹鼓翼奮其身自以為無患與民無爭也不知公子王孫左把彈右攝丸定操持審參連故畫遊乎茂林夕和乎酸醎爵猶其小者也鴻鵠嬉遊乎江漢息留乎大沼俛啄鯉鯉仰奮陵衡修其六翮而陵清風庶攝高翔一舉千里自以為無患與民無爭也不知弋者選其弓弩修其防翳加增繳其頸授子百仞之上引纖繳揚微波折清風而殞故朝遊乎江河而暮調乎鼎俎鴻鵠猶其小者也蔡侯之事故是也蔡侯南遊乎高陵北徑乎巫山逐麋麋鹿橫谿子隨時鳥嬉遊乎高蔡之園溢滿無涯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子孫受命宣王厄以淮水填以巫山庚子之朝

纓以朱絛臣而秦之手宣王也君王之後新安君與壽陵君淫行侈靡康樂遊娛馳騁乎雲夢之中不以天下與國家為事不知穰侯方與秦王謀寘之以黽厄而投之乎龜塞之外而襄王大惧形体掉栗曰謹受令乃封莊辛為成陵君而用計焉與舉淮北之地十二諸侯新序

卷之七十四

十六

以亡比干以死諄而不足以舉故人主之性莫過乎所疑而過於其所不疑不過乎所不知而過於其所以知故雖不疑雖已知必察之以法揆之以量驗之以數若此則是非無所失而幸錯無所過矣夫堯惡得賢天下而試舜惡得賢天下而試禹斷之於耳而已矣耳之可以斷也反性命之情也今夫惑者非知反性命之情其次非知現於五帝三王之所以成也則奚自知其世之不可也奚自知其身之不逮也太上知之其次知其不知不知則問不能則學周歲曰夫念斯李德未暮李賢問三代之所以昌也不知而自以為知百禍之宗也名不徒立功不自成固不虛存必有賢者之之道

年而難知妙而難見故見賢者而不覺則不惕於心不惕於心則知之不深不深知賢者之所言不祥真大焉呂覽

夫得言不可以不察數傳而白為黑為白故狗似猿似

母猴似人似人之與狗則遠矣此愚者之所以大過也聞

而審則為福矣聞而不審不若無聞矣齊桓公聞管子於鮑

叔楚莊聞越王勾踐沈尹筮審之也故國霸諸侯也吳王聞

越王勾踐於太宰嚭智伯聞趙襄子於張武不審也故國亡

身死也凡聞言必熟論其於人必驗之以理呂覽

郭人有遺燕相國書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云而

過書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說之曰舉燭者尚明

卷之七十四

七

也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大說國以治則治

矣非書意也呂覽

天子即位上卿進曰如之何憂之長也能除患則為福不能

除則為賊授天子一策中卿進曰配天而有下土者先事慮

事先患慮患先事慮事謂之接則事優成先患慮患謂之

豫則禍不生事至而後慮者謂之後則事不舉患則而

後慮者謂之固則禍不可禦授天子二策下卿進曰敬戒

無怠慶者在堂吊者在閭禍與福鄰莫知其門豫哉萬

民望之授天子三策荀子韓外傳云傳曰言為王之不易

執策北面而吊天子曰大命之至其大矣太祝斯服服

天子策一矣曰敬事以終永主天命畏之無疆厭射無敢寧

授天子策二矣曰敬之夙夜伊祀厥躬無怠萬民望之授天子策三矣曰天子南面受於帝位以治為憂未以位為樂也詩曰天難忱斯不易惟王

凡聽威嚴猛厲而不好假道人則下畏恐而不親周閉而不

竭若是則大事殆乎弛小事殆乎遂和辭調通好假道人而

無所凝止則姦言並至嘗試之說鋒起則聽大事煩是又傷

之也故法而不議則法之不至者必廢職而不通則職之

所不及者必隊故法而議職而通無隱謀無遺善而百事無

過非君子莫能故公平者職之衡也中和者德之繩也其有

法者以法行其無法者以類率聽之盡也偏黨而無經聽之

辟也故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

卷之七十四

十八

嘗聞也傳曰治生乎君子亂生乎小人此之謂也荀子

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固賊者以德復君而化之

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補之次君也以是諫非而怒之下忠也

不恤君之榮辱不恤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之持祿養交而

已耳國賊也若周公之於成王也可謂大忠矣若管仲之於

桓公可謂次忠矣若子胥之於夫差可謂下忠矣若曹觸龍

之於紂者可謂固賊矣荀子

衡聽顯幽重明退姦進良之術朋黨比周之害君子不聽殘

賊加累之譖君子不用隱忍雍蔽之人君子不近貨財貪情

之請君子不許凡流言流說流事流謀流譽流愬不官而衡

至者君子慎之聞聽而明譽之定其當而當然後士其刑賞而還與之如是則姦言姦說姦事姦謀姦譽姦怨莫之試也忠言忠說忠事忠謀忠譽忠怨莫不明通方起以尚盡矣夫是之謂衡聽顯幽重明退姦進良之行荀子

人臣為主設事而恐其非也則先出說設言曰議是事者姦事者也人主藏是言不更聽群臣之畏是言不敢議事二勢者用則忠臣不聽而奢臣不任如是者謂之鑿於言鑿於言者制於臣矣主道者使人臣必有言之責又有不言之責言無端末辨無所驗者此言之責也以不言避責持重位者此不言之責也人主使人臣言者必知其端以責其實不言者必問其取舍以為之資則人臣莫敢妄言矣又不敢默然矣言默則皆有責矣韓非

卷之七十四

九

凡聽之道以其所出反以為之入故審名以定位明分以辨類聽言之道容若甚醉唇手齒手吾不為始乎齒乎唇手愈惛乎彼自離之吾因以知之是非輻湊上不與構虛靜無為道之情也參伍比物事之形也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虛根幹不卑則動泄不失矣動之容之無為而政之喜之則多事惡之則怨故去喜去惡虛心以為道合上不與共之民乃寵之上不與義之使獨為之上固閉內為從室視庭參咫尺已具皆之其處以賞者賞以刑者刑因其所為各以自成善

惡必及孰敢不信韓非

夫龍之為蟲也柔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主有攫之者則必殺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攫人主之逆鱗則幾矣韓非

秦始皇帝太后不謹幸郎嫪毐封以為長信侯為生兩子毒專國事浸益驕奢與侍中左右貴人俱博飲酒醉爭言而闕瞋目大叱曰吾乃皇帝之假父也寡人子何敢乃與我亢所與聞者走行白皇帝大怒盡俱誅因作亂戰咸陽宮毒敗始皇乃取毒四肢車裂之取其兩弟囊撲殺之取皇太后還之於負陽宮一作城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從

卷之七十四

十

族裂其脊肉幹四肢而積之闕下諫而死者二十七人矣齊客茅焦乃往上謁曰齊客茅焦願上諫皇帝使使者出問客得無以太后事諫也茅焦曰然使者還白曰果以太后事諫皇帝曰走往告之若不見闕下積死人邪使者問茅焦茅焦曰臣聞之天有二十八宿今死者已有二十七人矣臣所以來者欲滿其數耳臣非畏死人也走入白之茅焦邑子同食者盡負其衣物行亡使者入白之皇帝大怒曰是子故來犯吾禁趣炊鑊湯煮之是女得積闕下手趣召之入皇帝按劍而坐口正沫出使者召之入茅焦不肯疾行足趣相過耳使者趣之茅焦曰臣至前則死矣君獨不能忍吾須臾乎

使者極哀之茅焦至前再拜謁起稱曰臣聞之夫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聖主所欲急聞也不審陛下欲聞之不皇帝曰何謂也茅焦對曰陛下有狂悖之行陛下不自知邪皇帝曰何等也願聞之茅焦對曰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囊橐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貧陽宮有不孝之行從蒺藜於諫士有桀紂之治今天下聞之盡瓦解無繫秦者臣竊恐秦亡為陛下危之所言已畢乞行就質乃解衣伏質皇帝下殿左手接之右手麾左右曰赦之先生就衣今願受事乃立焦為仲父爵之上卿皇帝立駕千乘萬騎空左方自行迎太后黃陽

卷之七十四

廿

宮歸于咸陽宮后大喜乃大置酒待茅焦及飲太后曰抗枉令直使敗更成安秦之社稷使妾母子復得相會者盡茅君之力也說苑申叔問子順曰禮為人臣三諫不從可以稱其君之非乎荅曰禮所不得也曰叔也昔者逮事有道先生問此義焉而告叔曰得稱其非者所以使天下人君不敢遂其非也子順曰然吾亦聞之是亡考起時之言非禮意也禮受放之臣不說人以無罪先君夫子曰事君諫諫不諫陳言不諫顯君之非也申叔曰然則晏子叔向皆非禮也荅曰此二大夫相與私燕言及國事未以為非禮也晏子既陳僂賤而踊貴於其君

其君為之省刑然以及叔向：：聽晏子之私又承其問所宜亦荅以其事也孔鮒

漢文帝常欲從霸西馳下峻坂衣盜攪轡於此處上曰將軍怯也盜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立不倚衡聖王不乘危今馳不測如馬驚車敗柰高廟何上乃止鄒道元湯曰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故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教也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後聞者其言也少故以是明上之於言也必自也說苑作他下同聽之必自也擇之說苑有必自他聞之必自他取之必自也聚之必自也藏之必自也

卷之七十四

廿二

行之故道以教取之為明以教行之為章以教施之萬姓說苑為臧是故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積道者以信樹道者以人故人主有治欲安之心而無治安之政者雖欲治顯榮也弗得矣故治安不可以虛成也顯榮不可以虛得也故明君敬士察吏愛民以泰其極非此者則四美不附矣賈誼

孝景皇帝時吳王濞及梁孝王中郎故乘聞之為書諫王其辭曰君王之外臣乘竊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韓非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天下湯武之地方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

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敢避以直諫故事無廢業而功流於萬世也臣誠願披腹心而效愚忠恐大王不能用之臣誠願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之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其愚之人且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而重驚之係方絕而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於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誠能用臣乘言一舉必脫必若所欲為危如重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太山今欲極天命之壽弊無窮之樂保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以居太山之安乃欲乘重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影而

卷之七十四

三

惡其迹者却背而走無益也不知就陰而止影滅迹絕欲人勿聞者莫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冷令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救火也養由基楚善射者也去揚葉百步百發百中揚葉之小而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所止乃百步之中耳比於臣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從來也泰山之溜穿石引繩久之乃以挈水木非石之錯亂非木之鋸也而漸靡使之然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於蘗可引而絕可摧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磨

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長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修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行惡為非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誠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王不易之道也吳王不聽卒死丹徒說苑

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昔殷王紂殘賊百姓絕逆天道至斷朝涉剝孕婦脯鬼侯醢梅伯然所以不亡者以其有箕子比干之故微子去之箕子執囚為奴比干諫而死然後周加兵而誅絕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吳王夫差為無道至驅一市之民以塞閭閻然所以不亡者有伍子胥之故也胥以死越王勾踐欲伐之范蠡諫曰子

卷之七十四

四

胥之計策尚未忘於吳王之腹心也子胥死後三年越乃能攻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季氏為無道偕天子舞八佾旅泰山以雍徹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然不亡者以冉有季路為宰臣也故曰有諤諤爭臣者其國昌有默諛諛者其國亡詩曰不明爾德時無皆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言大王咨嗟痛殷商無輔弼諫諍之臣而亡天下矣韓嬰

遂而直上也切次之諍諫為下懦為死詩曰柔亦不如韓嬰古者天子聽朝公卿正諫博士誦詩鼓箴師誦庶人傳語史書其過宰徹其膳猶以為未足也故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諫

謗之木湯有司直之人武王立戒慎之軺過者毫釐而既已
倫也夫聖人之於善也無小而不敢其於過也無微而不改
堯舜禹湯文武皆坦然天下而南面焉為烈鄭道元曰謂
失下得書之於闕所以求論舉於人故謂之闕矣今闕前水
南道右置登聞鼓以納諫也昔皇帝立明臺之議堯有衢室
之問舜有咎善之旌禹有立鼓之訊湯有總街之
諫武王有靈臺之復皆所以廣設過誤之倫也

孝武皇帝好廣宮室揚子雲上甘泉頌妙稱神怪若曰非人
力所能為鬼神之力乃可成皇帝不竟為之不止長卿之賦如
言仙無實效子雲之頌言奢有害孝武豈有僊之氣者孝
成豈有不竟之惑哉王充

卷之七十四

廿五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人臣之所以蹇蹇為難而諫其君
者非為身也將欲以匡君之過矯君之失也君有過失者危
亡之萌也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夫輕君之
危亡者忠臣不忍為也三諫而不用則去不去則身亡身亡
者仁人之所不為也是故諫有五一曰正諫二曰降諫三曰
忠諫四曰懇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矣乎夫不諫
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而終不用則諫
亦無功矣智者度君權時調其緩急而處其宜上不敢危君
下不以危身故在國而國不危在身而身不殆昔陳靈公不
聽泄冶之諫而殺之曹羈三諫曹君不聽而去春秋序義雖

俱賢而曹羈合禮說

臣所以有諫君之義何盡忠納誠也愛之能無勞乎忠焉能
無誨乎孝經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
有諍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諍臣三人雖無道不
失其家士有諍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諍子則身不陷於
不義天子置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以順左輔主修政刻不法
右弼主紀綱周言失傾前疑主紀度定德經後丞主匡正常考
變以順弼與道率主行仁夫陽變于七以三成故建三公序
四諍列七人雖無道不失天杖辟賢也諸侯諍不從得去何
以屈尊卑孤惡君也去曰某質性頑鈍言愚不任用請退

卷之七十四

廿六

避賢如是之謂待以禮臣待放如不以禮待遂去君待之以
禮奈何曰子思思夫子言未得其道今子不且留聖王之制
無塞賢之路夫子欲何之則遣大夫送至於郊必三諫者何
以為得君臣之義必送於郊者忠厚之至也與君竟悟能用
之所以必三年古者臣下有喪喪君三年不呼其門所以復
君恩今已所言不合於禮義君欲罪之可得也援神契曰三
諫待放復二千盡慙也所以言放者臣為君諱君言有罪
放之也所諫事已行首遂去不留凡待放與君用其言可事
已行纂各去無為留也易曰介石不終日貞吉論語曰三
日不朝孔子行臣待於郊者君絕其祿者示不欲去也頃不

合耳祿參三與之一留與其妻長子使終祿宗廟賜之環則
反賜之玦則去明君子重恥也王度記曰反之以訣其不待
放者亦與之物明有介主無介民也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
土或曰天子之臣不得言放天子以天下為家也親屬諫不
得放者骨肉無相去離之義也春秋傳曰司馬皮曰請處乎
此臣請歸子皮者楚公子曰時不待放士不得諫者士賤不
得預政事故不得諫也謀及之固得盡其忠耳礼保傅大夫
進諫士傳民語妻得諫夫者夫婦榮恥共之詩云相鼠有依
人而無礼人而無礼胡不遘死此妻諫夫之詩也諫不從不
得去之者本娶妻非為諫正也故一與齊終身不改此地無

卷之七十四

廿

去天之義也子諫父不去者父子一体而分無相離之法猶
火去木而滅也論語事父母幾諫下言又敬不違臣之諫君
何取法之金正木也子之諫父法火以揉木也臣諫君以義
故折正之也子諫父以恩故但揉之也本無毀傷也待放本
取法於水火無金則相離也諫者何諫者間也因也更也是
非相間革更其行也人懷五常故有五諫謂諷諫順諫規諫
指諫伯諫諷者智也惠禍之萌深暗其事未彰而諷告此智
性也順諫者仁也出辭遜順不逆君心仁之性也窺諫者礼
也視君顏色不悅且卻悅則復前以進退此礼之性也指諫
者信也指質相其事也此信之性也伯諫者義也惻隱發於

中直言國之害勵志忘生為君不避身喪義之性也孔子曰
諫有五吾從諷之諫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去而不訕諫
而不露故曲礼曰為人臣不顯者纖微未見於外如詩所刺
也若過惡已著民蒙盡整天見災變事白異露作詩以刺之
幸其覺悟也明王所以立諫諍者皆為重民而求己失也礼
保傅曰於是立進善之旌懸誹謗之木建招諫之鼓王法立
史記事者以為臣下之儀樣人之所取法則也動則當應礼
是以必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礼王藻曰動則左史書之言
則右史書之礼保傅曰王失度則史書之士誦之三公進讀
之宰夫徹其膳是以天子不得為故史之義不書則死宰不

卷之七十四

廿

徹膳亦死所以謂之史何明王者使為之也謂之宰何宰制
也使制法度也宰所以徹膳何陰陽不調五穀不熟故王者
為不盡味而食之礼曰一穀不升不脩鶚鶚二穀不升不脩
三牲人臣之義當掩惡揚美所以記君過何各有所錄也掩
惡者謂廣德宣礼之臣所以為君隱惡何君至尊故設輔弼
置諫官本不當有遺失故論語曰陳司敗問昭公知礼乎孔
子曰知礼此為君隱也君所以不為臣隱何以為君之於臣
無遠無莫義之與比賞一善而衆臣勸罰一惡而衆臣懼若
為卑隱為不可殆也故尚書曰必力賞罰以定厥功諸侯臣
對天子必為隱乎然本諸侯之臣今未者為聘問天子無恙

非為告君之惡來也故孝經曰將順其美臣救其惡故上下治能相親也君不為臣隱父獨為子隱何以為父子一体而分榮恥相及故論語曰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兄弟相為隱乎曰然與父子同義故周公誅四國常以祿甫為主也朋友相為隱者人本接朋結友為欲立身揚名也朋友之道四為通財不在其中近則正之遠則稱之樂則思之患則死之夫妻相為隱乎傳曰曾去妻黎蒸不熟問曰婦有七出不蒸亦預乎曰吾聞之也絕交令可交棄妻令可嫁也黎蒸不熟而已何問其故乎此為隱之也白虎通

長沙太守汝南郭曄少時為郡功曹郡俗冬饗百里內縣皆

卷之七十四

九

齊牛酒到府宴飲時太守司徒歐陽歆臨饗禮訖教曰西部督郵縣延天資忠貞秉性公方典部折衝摧破姦雄不嚴而治漢書書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蓋本善以教則不能者勸今與諸侯共論延功顯之于朝主簿讀教戶吏引延受賜曄前跪曰司正舉能以君之罪告讎于天明府有言而誤不可覆掩按延資性貪邪外方內圓朋黨構姦罔上害民所在荒亂虛而不治怨惡並作百姓苦之而明府以惡為善股肱莫爭此既無君又復無臣君臣俱喪孰與偏有君雖傾危臣子扶持不至於亡憚敢再拜奉觥甚慙謹按禮諫有五風為上猶為下故入則造膝出則跪辭善則稱君過則稱己暴諫

卷之七十四

十

路言罪之大者而歛於饗中用延為吏以紫亂朱大妨王命造次顛沛不及諷諭雖舉觥彊歛可行也今曄久見授任職在昭德塞違為官擇人知延貪邪罔上害民所在荒亂怨惡並作此為惡積愆非一旦一夕之漸也孔子以匹夫朋後無幾習射豐相之圃三誓而去者過半汝南中士大郡方城四十養老復敬化之至延姦黨著彰無與比崇臧文仲有言見無礼於君者君鷹鷂之逐鳥雀農夫之務去草也何敢宿留不即彈黜姦佞而須於萬人之中乃暴引之是為陷君之子不臨深以為高不因少以為多况創病君父以為已功者哉而論者苟眩虛聲以為美談汝南楚之界也其俗急疾有氣決然自君章之後轉相放式好干上怵伎以采名譽末流論起於愛憎政在陪隸也風俗通建初孟年中州頗歎穎川汝南民流四散聖主要懷詔書教至論衡之人奏記郡守宜禁奢以備困乏言不納用退題記草名曰脩之酒廢五穀生起盜賊沉湎飲酒盜賊不絕奏記郡守禁民酒退題記草名曰楚酒王充李雲字行祖甘陵人好學善陰陽舉孝廉遷白馬令中常侍單超等立掖庭民女寔氏為后家封者四人賞賜巨萬雲上書移副三府曰孔子云帝者諦也今尺一拜用不遜御省是帝欲不諦乎帝大怒下獄殺之鄒遺元范曄論曰孔有

情因文載言使言之皆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貴在于意達
言後理歸于正易其然許摩上以銜沽成名其李雲草茅之
生不識失身之義遂乃露布帝者班機三公至于誅死而不
顧斯豈古之任也夫木信而諫則以為謗已故說者識其難
焉

青囊所以盛印也奏劾者則以青布囊盛印於前示奉王法
而行也非奏劾日則以青繒為囊盛印於後謂奏劾尚質直
故用布非奏劾日尚文明故用繒也自晉朝以來劾奏之官
專以印居前非劾奏之官專以印居後也古今註

程雅問曰堯設誹謗之木何也荅曰今之華表木也以橫木
交柱頭故若花也形似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或謂之表木
以表王也納諫也亦以表識衢路也秦乃除之漢始復修焉

卷之七十四

世一

今西京謂之交午也古今註

人主之患常立於二難之間在上而國家不治難也治國家
則必勤身苦思矯情以後道難也有難之難聞主取之無難
之難明主居之大臣之患常立於二罪之間在職而不盡忠
直之道罪也盡忠直之道焉則必矯上拂下罪也有罪之罪
邪臣由之無罪之罪忠臣置之人臣之義不曰吾君能矣不
我須也言無補也而不盡忠不曰吾君不能矣不我識也無
益也而不盡忠必竭其誠明其道盡其義斯已而已矣不已
則奉身以退臣道也故君臣有義無乖有怨無憾有屈無辱
人臣有三罪一曰導非二曰阿失三曰尸寵以非引上謂之

導後上之非謂之阿見非不言謂之尸導臣誅阿臣刑尸臣
紬進忠有三術一曰防二曰救三曰戒先其未然謂之防發
而止之謂之救行而責之謂之戒防為上救次之戒為下
不鉗口上不塞耳則可有聞矣有鉗之鉗猶可解也無鉗之

鉗難矣哉有塞之塞猶可除也無塞之塞其甚矣夫首悅
違上順道謂之忠違道順上謂之諛臣忠所以為上也諛所

以為自也忠臣安於心諛臣安於身故在上者必察乎違順
審乎所為慎乎所安廣川王弗察故殺其臣楚莊王察之而

遲故有遺言齊宣王其察之故賞諫者首悅
或問人君人臣之戒曰莫匪戒也請問其要曰君戒專欲臣

卷之七十四

世三

戒專利患之甚矣缺五城重譯而獻珍非寶也腹心之人旬
旬而獻善寶之至矣故明王慎內守除外寇而重內寶善從
于龍風後于虎鳳儀于韶麟集于孔應也出於此應於彼善
則祥、則福否則青、則咎故君子應之君子食和羹以平
其氣聽和聲以平其志履和行以平其德夫酸醎甘苦不同
嘉味以濟謂之和羹宮商角徵不同嘉音以章謂之和聲滅
否損益不同中正以訓謂之和音趨舍動靜不同雅度以平
謂之和行人之言曰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則幾於喪國焉孔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晏子亦云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一
聲誰能聽之詩曰亦有和羹既戒且平奏假無言時靡有爭

此之謂也易悅

或問進諫受諫孰難曰後之進諫難也以受之難故也君受諫不難則進諫斯易矣易悅

言畫施於當時事效在於後日：選至而當時速決也故今巧者常勝拙者常負其勢然也此謂中主之聽也至於闇君則不察辭之巧拙也二策並陳而後其致已之歆者明君不察辭之巧拙也二策並陳而後其致已之福者故高祖光武能收群策之所長棄群策之所短以得四海之內而立皇帝之鄉也吳王夫差楚懷王襄棄伍員屈平之良謀收宰嚭上官之諛言以失江漢之地而喪宗廟之主此二帝三王者亦有後人亦有違人然而成敗殊馳與廢興門者見策與不見策耳不知後人甚易而見策甚難夷考其驗斯為甚矣徐幹

卷之七十四

世三

盡節無隱者可為也若夫使言必納而身必安者頃時之否也夫奸凶之徒始所不逮抑上抑下惡直醜正憂畏公方之彈擊邪枉是以務除勝已以紓其誅明主不世而出庸君迷於皂白既不能受用忠益或乃宣泄至言於是弘恭石顯之徒飾巧辭以構象似假至公以售私奸今獻長生之術者反獲立死之罪進安上之計者旋受危身之禍故曰非言之難也談之時難也夫以賢說聖猶未必即受故伊尹干湯至

于七十也以智告愚則必不入故文王諫紂終於不納也言

不見信猶之可也若乃李斯之誅韓非龐涓之則孫臏上官之毀屈平袁盎之中晁錯不可勝載也為臣不易豈一塗也哉蓋往而不及者所以功在身後而藏器俟時者所以百無一遇高勲之臣曠代而一有陷冰之徒委積乎史策悲夫時之難遇也如此其甚哉由茲以言吾知渭濱呂尚之傳巖間傳說之厲懷其王佐之器抱其邈世之材秉竿擁櫓老死於庸兒之伍布遂不遭文王高宗者必不訾矣葛洪

廣仁益智莫善於問乘事演道莫善於對非明君孰能廣問非達臣孰能專對手其因宜取類無不經乎洋：乎晁董公

卷之七十四

世四

孫之對王通

有美不揚天下何觀君子之於君贊其美而匡其失也所以進善不暇天下有不安哉王通

議其盡天下之心乎昔黃帝有合官之聽堯有衢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皆議之謂也大哉乎併天下之謀兼天下之智而理得矣我何為哉恭己南面而已王通

改過不悞無咎者善補過也古之明王誰能無過後諫而已矣故忠臣之事君也盡忠補過君失於上則臣補於下臣諫於下則君從於上此王道所以不跌也取泰於否易昏以明非諫孰能臻乎王通

賈瓊曰虛執漢武未嘗後諫也子曰孝武其生知之乎雖不從未嘗不悅而從之故賢人櫛於朝直言屬於耳斯有志於道故能知悔而康帝業可不謂有志之主乎王通
隋文帝從容謂王隆曰朕何如主也王隆曰陛下聰明神武得之於天發號施令不盡稽古雖負堯舜之姿終以不學為累帝默然曰先生朕之陸賈也何以教朕王隆承詔著興衰要論七篇

卷之七十四

世

子苑卷之七十四終

子苑卷之七十五

壅蔽

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夫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執勝也百官識非惠也刑罰必也故君臣共道則亂專授則失夫國有四亡令求不出謂之滅出而道留謂之擁下情求不上通謂之塞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故夫滅侵塞擁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不滯意於法之外不為惠於法之內也動無非法者而以禁過而外私也威不兩錯政不二門以法治國則牽錯而已是故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偽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今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矣是故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為賞以毀為罰也然則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術矣比周以相為匿是忘主死交以進其譽故交衆譽多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是使忠臣死於非罪而邪臣起於非功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也然則為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十至私人之門不一至於庭百慮其家不一圖國屬數雖衆非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此之謂國無人國無人者非朝臣之衰也家與家務於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貴而不任國小臣持祿養交不以官

卷之七十五

二

為事故官失其能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故能匿而不可蔽敗而不可飾也譽者不能進而誹者不能退也然則君臣之間明別：則易治也主雖不身下為而守法為之可也管子

君失其道則大臣比權重以相舉於國小臣必循利以相就也故奉國之士以為亡黨行公道以為私惠進則相推於君退則相齎於民各便其身而忘社稷以廣其居聚徒成群上以蔽君下以索民此皆弱君亂國之道也故國之危也擅國權以深索於民者聖王之禁也其身母任於上者聖王之禁也進則受祿於君退則藏祿於室母事治職但力事屬私王

卷之七十五

官私君事去非其人而人私行者聖王之禁也文行則不以親為本治事則不以官為主舉母能進母功者聖王之禁也交人則以為己賜奉人則以為己勞仕人則與分其勞者聖王之禁也交於利通而獲於貧窮於其民而重致於其君創上以附下枉法以求於民者聖王之禁也用不稱其人家富於其列其德甚寡而資財甚多者聖王之禁也拂世以為行非上以為名常反上之法制以成群於國者聖王之禁也飾於貧窮而發於勤勞權於貧賤身無職事家無常姓列上下之間謠言為民者聖王之禁也重士以為亡資修田以為亡本則生之養私不死然後失矯以深與上為市者聖王之

禁也審飾小節以示民時言大事以動上遠交以踰群假爵以臨朝者聖王之禁也卑身雜處隱行辟倚側入迎遠遁上而遁民者聖王之禁也詭俗異礼大言法行難其所為而高自錯者聖王之禁也守委閒居博分以致眾動身遂行說人以貨財濟人以買譽其身甚靜而使人求者聖王之禁也行辟而堅言詭而辨術非而博順惡而澤者聖王之禁也以朋黨為友以蔽惡為仁以教變為智以重歛為忠以遂忿為勇者聖王之禁也固固之本其身務往於上深附於諸侯者聖王之禁也聖王之身治世之時德行必有附是道義必有所明故士莫敢詭俗異礼以自見於國莫敢布惠緩行修上下

卷之七十五

三

之交以和親於民故莫敢趨等踰官漁利蘇功以取順其君聖王之治民也進則使無由得其利退則使無由避其所害必使反手安其位舉其群務其職榮其名而後止矣故踰其官而離其群者必使有勇不能其事而失其職必使有恥是故聖王之教民也以仁錯之以恥使之修其能致其所成而止故曰絕而定靜而安而尊舉錯而不變者聖王之道也管子

為人上者制群臣百姓通中央之人和是以中央之人臣主之參制令之布於民也必由中央之人中央之人以緩為急急可以取威以急為緩可以惠民威惠遷於下則為人上

者危矣賢不肖之知于上必由中央之人財力之貢於上必由中央之人能易賢不肖而可威黨於下有能以民之財力上陷其主而可以為勞於下兼上下以環其私爵制而不可加則為上者危矣管子

人主失令而蔽已蔽而刳已刳而弑凡人君之所以為君者勢也故人君失勢則臣制之矣勢在下則君制於臣矣勢在上則臣制於君矣故君臣之易位執在下也在臣期年臣雖不忠君不能奪也在子期年子雖不孝父不能服也故春秋之記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矣故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君門遠於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

卷之七十五

四

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也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矣門庭有事期年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萬里也故請入而不出謂之塞城絕侵壘之君者非杜其門而至謂之侵出而道止謂之塞城絕侵壘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政之有所不行也一日凡君之德行威嚴非獨從而賞之不敗論其德行之高卑有故為其殺生急於司命也富人貧人使人相富也貴人賤人使人相賤也人主操此六者以畜其臣人臣亦望此六者以事其君臣之會六者謂之媒六者在臣期年臣不忠君不能奪也在子期年子不孝父不能奪故春秋之記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得此六者而君父不智也六者在臣則主蔽矣主蔽則其令不行謂之令入而不出謂之蔽令出而不入謂之壘令出而不行謂之牽令入而不至謂之塞牽殺蔽壘之事君非敢杜其門而

守其戶也為令之有所不行也此其所以然者由賢人不主而忠臣不用也故人主不可以不慎其令者人主之大寶也一日賢人不主則謂之蔽忠臣不用謂之塞令而不行謂之障禁而不止謂之逆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敢杜其門而守其令之不行也管子

晏子見於子華子曰日者嬰得見於公惡夫群臣之有黨也曰子將何方以弭之嬰無以應也吾子幸教以所不逮庶心以承子華子曰嘻君之及此言也齊其殆矣哉游士之所以不立於君之朝以黨敗之也人主甚惡其黨則左右得事之臣有以藉口矣夫左右執事之臣其託寵也深其植根幹也固背詭死黨之交布離散立聯累羅絡而為之疏苟非其人也則小有異焉者不得以參處乎其中間也士以繫廉而

卷之七十五

五

自好者夫孰肯舍其昭昭從人之昏々洒焉君將有說焉必不容矣是以左右執事之臣因其修而隱之曰黨人也人君曾不是察隨其所甚惡而甘心焉於是流放戮辱之事夫士之自好者則斷教操足以自庇而一簞之食足以糊口其孰肯以不賞之軀而授人主之所必怒者耶嘻君之及此言也齊其殆矣乎小人之始至於齊也小異者不容而已矣今則似者削跡矣小人之始至於齊也媼媚脂韋者未必御也今則服冕而乘軒者矣小人之至於齊為日未數也而其變更如此齊其未艾也人君曾不是察而左右執事之臣又原君之所甚惡因以聽游士之修奉齊之朝將化而為私人

齊其殆矣乎

程本

卷之七十五

亦

有放志而下多忌諱齊之謂也且合升勺合以登之斛廩則成矣太山之高非一石之積也琅邪之東渤海稽天非一水之鍾也所以治國家天下者非一士之言也今齊之執事者其悖矣乎墨以為明狐而為蒼以一為二以二為三公不能禁也植黨與而護其所同忌前而排孤嫺脂韋者日至於君之前固寵而恃便公不能禁也猶之買馬者然不論其足力而以色物毛澤而為儀則廐無走馬矣猶之售玉者然不論其廉貞溫粹而無瑕者而以大小徑廣為儀則篋無連城矣唯士亦然論士不以其才而以執地為儀則伊尹仲父不立于朝矣且齊之為國也表海而負嶠輪廣隈澳其遠之

程本

景公問於晏子曰治國何患晏子對曰患夫社鼠公曰何謂

卷之七十五

本

也對曰夫社東本而塗之鼠因往託焉韓詩作社鼠出巢熏於外入託於社之則恐燒其本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焉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賣推重于百姓韓非作出則為勢重以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諛侮數惡以欺於君內間主之情以告臣百吏以為富不誅之以為亂誅之則為人主所案據腹而有之此六國之社鼠也韓詩作今君之左右出則賣君以要利入則託君不罪乎亂法又并覆而肯之此社鼠之患也需公曰豈其然人有酤酒者為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狗之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是也有道術之士歆于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覲之

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為社鼠用事者為猛狗主安得無憂
國安得無患乎韓詩有詩曰瞻彼中林侯薪侯蒸言朝廷皆
乎對曰使人終夫之在君則者好惡良臣而行與小人此國
之長患也公曰終夫之在君則者好惡良臣而行與小人此國
患乎晏子曰君曰使臣之目而好其職事則君之耳目終也夫
上君之耳目之使臣之目而好其職事則君之耳目終也夫
是乎寡人將去之晏子曰公何能去也公忿然作色不說曰
夫子何小寡人甚也對曰臣不能去也公忿然作色不說曰
不能入則求君之嗜欲不識于中者必謹小謹于外以成其大
之出則行威以取富夫何容近不為大利而變而務與君至義
者也此則行威以取富夫何容近不為大利而變而務與君至義
審見賓客聽治不留群臣皆得事其誠終對曰先聖之治也
曰然則夫子初寡人之有威也寡人亦事其誠終對曰先聖之治也
去諸侯之人隱君之威以自守也是難去為晏子

卷之七十五

八

公叔文子為楚令尹三年民無敢入朝公叔子見曰嚴矣文
子曰朝廷之嚴也寧云妨國家之治哉公叔子曰嚴則下暗
下暗則上聾聾不能相通何國之治也蓋聞之也順針綫
者成帷幕合升斗者實倉廩并小流而成江海明主者有所
受命而不行未嘗有所不受也說苑
晏子聘于魯昭公問焉吾聞之莫三人而迷今吾以魯一
國迷慮之不免于亂何也晏子對曰君之所尊奉而富貴入
所以與國身出所以與國國及左右偏近皆同於君之心者
也犒魯國化而為一心魯無與二其何暇有三夫偏近于君
之側者距本朝之勢國之所以治也左右諛諛相與塞善行
之所以衰也士者持祿祿者養交身之所以危也詩曰芄

域撲薪之類之濟之辟王左右趨之此言古者聖王明君之
使以善也故外知事之情而內得心之誠是以不迷也又曰
聘魯公問曰語曰莫三人而迷今寡人與慮之魯不免於
此何也晏子曰古之所謂莫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
之三人足以為衆矣故曰莫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
百教一言于季氏之私人數非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
今寡人率事與群臣之寡人而國愈亂其故何也孔子對曰
主之問臣一人知不一時同執乎季孫首季魯國盡化為一
猶之不免于亂也

卷之七十五

九

物不能當也人君兼燭一人人一人不能擁也故將見人主
者夢見日夫竈一人燭為則後人無從見矣今或者一人有
燭君者予則臣雖夢見竈不亦可乎或曰休儒者假於夢以
休儒之言去竈而進子而用司空狗者足去所愛而用
所愛而用所愛而進子而用司空狗者足去所愛而用
明今而用所愛而進子而用司空狗者足去所愛而用
暗今而用所愛而進子而用司空狗者足去所愛而用
無恤而用所愛而進子而用司空狗者足去所愛而用
故楚莊王用之與愛而用之同賢而用之則必危矣或曰
未可也然則楚莊王用之與愛而用之同賢而用之則必危矣
則必危而加知之也曰不加知而用之則必危矣或曰
江乞為魏王使荆謂荆王曰臣入王之境內聞王之國俗曰

君子不蔽人之美不言人之惡誠有之乎王曰有之然則若
白公之亂得無危乎誠得如此臣免死罪矣韓非

張儀欲以秦韓與魏之勢伐齊荆而惠施欲以齊荆偃兵二
人爭之群臣左右皆為張子言而以攻齊荆為利而莫為惠
子言王果聽張子而以惠子言為不可攻齊荆事已定惠子
入見王言曰先生毋言矣攻齊荆之事果利矣一國盡以為
然惠子因說不可不察也夫攻齊荆之事也誠利一國盡以
為利是何智者之衆也攻齊荆之事誠不利一國盡以為利
何愚者之衆也凡謀者疑也疑也者誠疑以為可者半以為
不可者半今一國盡以為可可是王亡半也劫主者固亡其半

者也韓非

卷之七十五

十

衛嗣君重如耳愛世姬而忍其皆因其愛重以墮已也乃
貴薄疑以敵之如耳尊魏姬以耦世姬曰以是相參也嗣君
知欲無墮而未得其術也夫不使賤議貴下必坐上而必待
勢重之鈞也而後敢相議則是益樹墮塞之臣也嗣君之墮
乃始韓非

州侯相刑貴而主斷荆王疑之因問左右左右對曰無有如
出一口也韓非

燕人李季好遠出其妻私有通於士季突之士在內中妻患
之其室婦曰令公子裸而解髮直出門吾屬伴不見也於是

公子從其計疾走出門季曰是何人也家室皆曰無有季曰
吾見鬼乎婦人曰然為之奈何曰取五牲之矢浴之季曰諾
乃浴以矢一曰浴以蘭湯韓非

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為王吹竽宣王說
之廩食以數百人宣王死湣王立好一聽之處士逃韓非
田嬰相齊人有說王者曰終歲之計王不以一教日之間自
聽之則無以知吏之姦邪得失也王曰善田嬰聞之即跪請
於王而聽其計王將聽之矣田嬰令官具押券斗石泰升之
計王自聽計不勝聽罷後復坐不復暮食矣田嬰復謂曰
群臣所終歲日夜不敢偷怠之事也王以一夕聽之則群臣

卷之七十五

十

有為勸勉矣王曰諾俄而王已睡矣吏盡偷刀削其押券升
石之計王自聽之亂乃始生一曰武靈王使文王為相武靈王不以身躬親政生
之柄故劫於
李兌
韓非

卒善不以官拾過不以冥決此法之所貴也若譬磨不
用賜物雖誦有不効者矣上下有間於是防設知敵並起故
政在私家而弗能取重人擢權而弗能止賞加無功而弗能
奪法廢不奉而弗能立罰行於非其人而弗能絕者不與其
民之故也夫使百姓釋已而以上為心者教之所期也八極
之卒不能時贊故可墮塞也昔者有道之取政非於耳目也
夫耳之主聽目之主明一葉蔽目不見大山兩豆塞耳不聞

雷霆道開而否未之聞也鸛

凡人三百六十節九竅五臟六腑肌膚欲其比也血脉欲其通也筋骨欲其固也心志欲其和也精氣欲其行也若此則病無所居而惡無由生矣病之留惡之生也精氣鬱也故水鬱則為汚樹鬱則為蠹草鬱則為實亢倉子有鬱為病國亦有鬱主德不通民欲不達此國之鬱也國鬱慶久則百惡並起而萬災叢至矣亢倉子作亂不禁上下之相忍也由此出矣故聖王之賞豪士與忠臣也為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周厲王虐民國人皆謗召公以告曰民不堪命矣王使衛巫監謗者得則殺之國莫言敢道路以目王喜以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召公曰

卷之七十五

三

是障之也非弭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壅而潰敗人必多夫民猶是也是故治川者決之使導治民者宣之使言是故天子聽政使公卿列士正諫好李博聞獻詩矇箴師誦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下無遺善上無過舉今王塞下之口而遂上之過恐為社稷憂王弗聽也三年國人流王於彘此鬱之敗也鬱者不陽也周鼎著鼠令馬履之為其不陽不陽者亡國之俗也說苑

欲知平直則必准繩欲知方圓則必規矩人主欲自知則必直士故天子立輔弼設師保所以率過也夫人故不能自知人主猶其存亡安危勿求於外務在自知竟有欲諫之鼓舜

有誹謗之木湯有司過之士武王有戒慎之報猶恐不能自知今賢非堯舜湯武也而有掩蔽之道奚繇自知矣荆成齊莊不自知而殺吳王智伯不自智而亡宋中山不自知而滅晉惠公趙括不自知而虜鑽荼麗涓不自知不自知而死敗莫於不自知范氏之亡也百姓有得鍾者欲負而走則鍾大不可負以椎毀之鍾况然有音恐人聞之而奪已也遽掩其耳惡人聞之可也惡已自聞之悖矣為人主而惡聞其過非猶此也惡人聞其過尚猶可呂覽

卷之七十五

三

以此治國賢主猶惑之也又况乎不肖者乎賢不肖不分以此治國賢主猶惑之也曉馬冥之中有昭焉亡國之主不自以為惑故典桀紂幽厲皆也然有亡者國無二道矣呂覽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一曰在同牀何謂同牀曰貴夫人愛孺人便僻好色此人主之所惑也託於燕處之虞乘醉飽之時而求其所欲此必聽之術也為人臣者內事之金玉使惑其主此之謂同牀二曰在旁何謂在旁曰優笑侏儒左右近習此人主未命而唯々未使而諾々先意承旨現貌察色以先主心者也此皆俱進俱退皆應皆退一辭同軌以移主心者也為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玩好姦為之行不法

使之化其主此之謂在旁三曰父兄何謂父兄曰側室公子人主之所親愛也大臣廷吏人主之所與度計也此皆盡力畢議人主之所必聽也為人臣者事公子側室以音聲子女收大臣廷吏以辭言處約言事成則進爵約祿以勸其心使犯其主此之謂父兄四曰養殃何謂養殃曰人主樂美宮室臺池重飾子女狗馬以娛其心此人主之殃也為人臣者盡民力以美宮室臺池重賦歛以飾子女狗馬以娛其主而亂其心從其所欲而樹私其間此謂養殃五曰民萌何謂民萌曰為人臣者散公財以說民人行小惠以取百姓使朝廷市井皆勸者已以塞其主而成其所欲此之謂民萌六曰流

卷之七十五

五

行何謂流行曰人主者固望其言談希於聽論議易移以辨說為人臣者求諸侯之辨士養國中不能說者使之以語其私為巧文之言流行之辭示之以利勢惧之以患害施屬虛辭以壞其主此之謂流行七曰威強何謂威強曰君人者以群臣百姓之所善為威強者也群臣百姓之所善則君善之非群臣之所善則君不善之為人臣者聚帶劍之客養必死之士以彰其威明為己者必利不為己者必死以恐其群臣百姓而行其私此之謂威強八曰四方何謂四方曰君人者國小則事大國兵弱則畏強兵大國之所索小國必聽強兵之所加弱兵必服為人臣者重賦歛盡府庫虛其國以事大

國而用其威求誘其威甚者率兵以聚邊境而制歛於內薄者數內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懼此之謂四方凡此八者人臣之所道以成姦世主所以壅劫失其所有也不可不察為

韓非

凡姦臣皆欲順人主之欲心以取親幸之勢者也是以主有所善臣從而善之主有所增臣因而毀之凡人之大休取舍同者則相是也取舍異者則相非也今人臣之所譽者人主之所是也此之謂同取人臣之所毀者人主之所非也此之謂同舍夫取舍合而相與逆者未嘗聞也此人臣之所以信幸之道也夫姦臣得乘信幸之勢以毀善進退群臣者人主

卷之七十五

十五

所有術數以御之也非參驗以審之也必將以累之合也信合之言此幸臣之所以得欺主成私者也故主必欺於上而臣必重於下矣此之謂擅主之臣韓非

人主有五壅臣蔽其主曰壅臣制財利曰壅臣擅行令曰壅臣得義曰壅臣得樹人曰壅臣閉其主則主失位臣制財利則主失德臣擅行令則主失制臣得行義則主失名臣得樹人則主失黨此人主之所以獨擅也非人臣之所以得操也韓非

秦二世之時趙高駕鹿而從行王曰丞相何為駕鹿高曰馬也王曰丞相誤也以鹿為馬高曰陛下以臣言不然願問群

臣：半言廢半言馬當此之時秦王不能自信其目而從邪臣之說夫馬鹿之異形象人所知也然不能分別是非也况於闇昧之事乎易曰二人同心其義斷金群臣合意以傾一君孰不移哉陸賈

人君莫不知求賢以自助近賢以自輔然聖賢或隱於田里而不預國家之事者乃聽觀之臣不明於下則閉塞之訛歸於君閉塞之訛歸於君則忠賢之士棄於野忠賢之士棄於野則佞臣之黨存於朝佞臣之黨存於朝則下不忠於君下不忠於君則上不明於下上不明於下是故天下所以傾覆也陸賈

卷之七十五

十六

國之所以治者君明也其所以亂者君闇也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所以闇者偏信也是故人君通必兼聽則聖日廣矣庸說偏信則過日甚矣詩曰先民有言詢於芻蕘夫堯舜之治關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是以天下輻湊而聖無不昭故共鯀之徒弗能塞也靖言庸回弗能惑也秦之二世務隱藏已而斷百僚隔損疏賤而信趙高是以聽塞於貴重之臣明蔽於矯妬之人故天下潰叛弗得聞也皆高所殺莫敢言之周章至戲乃始駭聞樂進勸乃後悔不亦晚矣故人君兼聽納下則貴臣不得誣而遠人不得欺也慢賤信貴則朝廷諫言無以至而繫士奉身伏罪于野夫朝臣所以統理而多此周

卷之七十五

十七

則亂賢人以奉已而隱避伏野則君孤而能存者未之嘗有也是故明君位衆務下言以昭外微納卑賤以誘賢也其無距言未必言者之盡可用也其無慢賤未必其人盡賢也乃懼慢不肖而絕賢望也是故聖王責小以厲大賞鄙以招賢然後良士集於朝下情達於君也故上無遺失之榮官無亂法之臣此君民之所利而奸佞之所患也昔張祿一見而穰侯免袁絲進說而周勃黜是以當塗之人恒嫉正直之士得一介言於君以矯其邪也故飾偽辭以彰主心下設威權以固士民趙高亂政恐惡聞上乃預要二世曰屢見群臣衆議政事則黷且示短不若藏已獨斷神且尊嚴天子稱朕固但聞名二世於是乃深自幽隱獨進趙高：入稱好言以說主出倚詔令以自尊天下魚爛相帥叛秦趙高恐懼歸患於君乃使閹樂貴而殺之願一見高不能而死夫田嘗因閹公淖齒懸湣王二世亦既聞之矣然猶復襲其敗迹者何也過在於不納卿士之箴規不受民氓之謠言自以已賢於簡湣而高賢於二臣也故國已亂而上不知禍既作而下不殺此非衆共棄君乃君以衆命繫趙高病自絕於民也後末世之君危何知之哉舜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故國之道勸之使諫宣之使言然後君明察而治情通矣且凡驕臣之好隱賢也既惠其正義以繩已矣又耻居上位而明

不及下尹其職而策不出於己是以邪宛得衆而子常殺之
屈原得君而拊蘭提謬耿壽建常平而嚴延妬其謀陳湯殺
邳支而匡衡救其功由此現之處位卑賤而欲效善於君則
必先與寵人為讐恃舊寵沮之於內接賤欲自信於外思善
之君願忠之士所以雖並生一世憂心相儆而終不得遇者
也王符

昔紂好色九侯聞之乃獻厥女紂則大喜以為天下之麗莫
若此也以問妲己曰：懼進御而奪已愛也乃偽俯而泣邪
君王年即耆邪明既衰邪何貌惠之若此而覆謂之好也紂
於是渝而以為惡妲己恐天下之愈進美女者因白九侯之

卷之七十五

十一

不道也乃欲以此惑君王也王而弗誅何以單後紂則大怒
遂脯厥女而烹九侯自此之後天下之有美女者乃皆重室
畫閉唯恐紂之聞也趙高專秦將殺二世乃先權示于衆獻
鹿于君以為駿馬二世占之曰鹿高曰馬也二世收目獨視
曰丞相誤邪此鹿也高終對以馬問於朝臣曰：或助二世
而非高曰：因白二世此皆阿主惑上不忠莫大乃盡殺之自
此之後莫敢正諫而高遂殺二世於望夷秦竟以亡夫好之
與惡放於目而鹿之與馬著於形者也已又定矣還至諫如
臣妾之飾偽言而作辭也則君王必已心而人物喪我休矣
況乎逢幽隱囚人而待校其信不若察妖女之留意也其辨

賢不肖也不若辨鹿馬之審固也此二物者皆得進見於朝
堂暴質於心臣矣及歡愛苟媚佞諂巧辨之惑君也猶燭耀
君目變奪君心便以好醜以鹿為馬而況於郊野之賢闕外
之士未嘗得見者乎夫在位者之好賢而務進黨也自古而
然昔唐堯之大聖也聰明宣昭虞舜之大聖也德音發聞堯
為天子求索賢人訪於群后曰：不肯薦舜而反稱共鯀之
徒賴堯之聖後乃卒舜而放四子夫以古聖之質也堯聰之
明也舜德之彰也君明不可欺德彰不可蔽也質鮮為佞而
位者尚直若彼今夫列士之行其不及堯舜乎遠矣而佞之
荒唐世法滋彰然則求賢之君哀民之士其相合也亦必不

卷之七十五

十一

幾矣文王遊畋遇姜尚於渭濱察言觀志而見其心不諸左
右不諏群臣遂載及歸姜之以政用能造周故堯泰鄉黨以
得舜文王泰已以得呂尚豈若殷辛秦政既得賢人反決滯
於讐誅正直而進任姦臣之黨哉是以明聖之君於正道也
不專驅於貴寵惑於嬖媚不棄疎遠不輕幼賤又恭而任之
故有周之制也天子聽政使三公至於列士獻典良史獻書
師箴瞽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補察瞽瞽教
誨耆父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無敗也未世之不
然徒信貴人嬌妬之議獨用苟媚前惑之言行豐札者蒙僥
咎論德義者見尤惡於是諛臣又從以詆訾之法被以議正

之刑此賢士之始困也夫詆譽之法者伐賢之斧也而驕妬者噬賢之狗也人君內秉伐賢之斧權噬之狗而外招賢敵其至也不亦悲乎 王符

子苑卷之七十五終

卷之七十五

子

子苑卷之七十六

守令

太公為淮壇令武王夢婦人謂曰夜夢見吾是東海神

女嫁於西流神童今淮壇令當道廢我行必有風雨

而太公有德吾不敢以暴風雨過是毀君德武王明日召太

公三日三夜果有疾風暴雨從太公邑外過

景公使晏子為東宰阿三年毀聞於國景公不說召而免之

晏子辭曰嬰知嬰之過矣請復治阿三年而譽必聞於國景

公不忍復使治阿三年而譽聞於國景公說召而賞之景公

問其故對曰昔者嬰之治阿也築蹊徑急門閭之政而潘民

卷之七十六

惡之卒儉力孝弟罰偷窳而惰民惡之決獄不避貴強惡之

左右所求法則予非法則否而左右惡之貴人休不遇禮

而貴人惡之是以三邪毀乎外二讒毀于內三年而毀聞乎

君也今臣謹更之不築蹊徑而緩門閭之政而潘民說不卒

儉力孝弟不罰偷窳而惰民悅決獄阿貴強而貴強悅左右

所求言諾而左右說事貴人休過禮而貴人說是三邪譽乎

外二讒譽乎內三年而譽聞于君也昔者嬰之所以當誅者

宜賞今所以賞者宜誅是故不敢受景公不晏子賢選任以

國政三年而齊大興

晏子治阿三年毀聞於國景公不說召而免之晏子辭曰嬰知嬰之過矣請復治阿三年而譽必聞於國景公不忍復使治阿三年而譽聞於國景公說召而賞之景公問其故對曰昔者嬰之治阿也築蹊徑急門閭之政而潘民惡之卒儉力孝弟罰偷窳而惰民惡之決獄不避貴強惡之左右所求法則予非法則否而左右惡之貴人休不遇禮而貴人惡之是以三邪毀乎外二讒毀于內三年而毀聞乎君也今臣謹更之不築蹊徑而緩門閭之政而潘民說不卒儉力孝弟不罰偷窳而惰民悅決獄阿貴強而貴強悅左右所求言諾而左右說事貴人休過禮而貴人說是三邪譽乎外二讒譽乎內三年而譽聞于君也昔者嬰之所以當誅者宜賞今所以賞者宜誅是故不敢受景公不晏子賢選任以國政三年而齊大興

卷之七十六

二

家語

斯謂

家語

美乎家語

卷之七十六

五

1

焉說元傳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毋所傷也言人之惡者無所得而有所傷也故君子慎言語美毋先已而後人擇言如之

宓子賤為單父宰辭於夫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說元

宓子賤為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賤曰釣道奈何陽晝曰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為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為魚也博而厚味宓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接於道子賤曰車驅

卷之七十六

四

之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說元

孔子弟子有宓子賤者仕於魯為單父宰恐魯君聽謬言使

已不得行其政於是辭行故請君之近史二人與之俱至官

宓子賤其邑吏呂覽作邑令二史書新序作使書憲書教方

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從而怒之新序作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書觀則怒之故好書則又

引二史患之辭請歸魯宓子賤之書甚不善子免而歸矣

二史歸報于君曰呂覽有宓子不可宓子使臣書而掣肘書

惡而又怒臣邑吏皆笑之此臣之所以去之而未也魯君以

問孔子：曰宓不齊君子也其才任霸王之佐屈節治單父

將以自試也意者以此為諫乎公寤太息而嘆曰此寡人之

不肖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呂覽作宓子以此

疾人之亂子而使宓子不得行其術必數有之微二使寡人

無以知其過微夫子寡人無以自寤遽發所愛之使告宓子

曰自今以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便于民者子決為

之五年一言其要新序作乃命有司無得擅宓子曰敬奉詔

遂得行其政於是單父治焉躬敦厚明親尚篤敬施至仁

加懇誠致忠信百姓化之齊人攻魯道由單父之於請曰麥

已熟矣今齊寇至不及人：自收其麥請放民出皆獲傳郭

之麥可以益糧且不資於寇三請而宓子不聽俄而齊寇速

卷之七十六

五

於麥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子宓曰民寒耕熱耘曾不得食豈

不哀哉不知猶可以告者三而子不聽非所以為民也宓子

蹙然曰今茲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獲是使民樂有寇

且得單父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強喪之不加弱若使民有自

取之心其創必數世不息季孫聞之赧然而愧曰地若可入

吾豈忍見宓子哉二年孔子使巫馬期遠觀政馬巫馬期陰

免衣：敝裘入單父界易容絕往現化馬見漁者得魚輒舍

之巫馬期問焉凡漁者為得何以得魚即舍之漁者曰魚之

大者名為鱣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為鰕吾大夫欲長之是

以得二者輒舍之呂覽魚之大者下作宓子不飲人巫馬期

以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使民聞行若有嚴刑在於旁敢
問宓子何行而得于是孔子曰吾嘗與之言烈作問曰誠
烈作問曰誠於此者刑乎彼宓子行此術於單父也家語曰去彼

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懼也宓子曰君不知賤不
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懼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弦
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而憂治天下
將柰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
無害于治無術而御之身雖瘁臞猶有未益韓非
韓非之彈鳴琴身不
下堂豈得
之此哉

卷之七十六

六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至馬期以星出
以星入日夜不居韓外傳以親之而單父亦治至馬期問
其故於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為任力：者故勞
任人者故逸宓子則君子矣逸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
以治義矣任其教而已矣至馬期則不然樊生事精勞手足
煩教詔韓外傳雖治猶未至也韓外傳曰詩曰子有不
韓外傳曰詩曰子有不弗馳弗驅
呂覽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衆說子何施而得之也子語丘
所以為之者對曰不齊之治也父恤其子其子恤諸孤說父
說父其父子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

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孔子
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悌矣友事十一
人可以舉善說孝矣中節也中人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
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而稟度焉皆教不齊之道

說苑作教不齊 孔子歎曰其大者乃于此乎有矣昔堯舜聽
天下身以聽說苑天下務求賢以自輔說苑夫賢者百福
作宗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者小也說苑
治者大其與堯舜繼矣家語韓詩外傳云子賤治單父
其民附孔子曰告丘之所以治之者對曰不齊時發倉粟振
困窮補不足孔子曰是士附耳未也對曰貴有能治賢才
退不肖孔子曰是士附耳未也對曰貴有能治賢才
人五人所友者五人是士附耳未也對曰貴有能治賢才
人所兄事者五人是士附耳未也對曰貴有能治賢才

卷之七十六

七

殺矣野師者一人足以應無失策李無敗功矣惜乎不齊為
之大功乃與堯舜泰矣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子則其似
成人有其兄死不為衰者聞子臯將為成宰遂為衰成人曰
蚤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綏兄則死而子臯為之衰
禮子

董安於治晉時問政於蹇老：曰：忠曰信曰敢董安于
曰安忠乎曰忠於主曰安信乎曰信於令曰安敢乎曰敢於
不善人董安于曰此三者是矣說苑

智伯令人之趙請蔡臯狼之地趙襄子弗與伯知因陰約韓
魏將以伐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夫智伯之為人也陽規

而陰疎三使韓魏而寡人不與焉其措兵於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開于簡主之才臣也其治晉陽而尸鐸循之其餘救猶存君其定居晉陽而已矣君曰諾乃召延陵生令將軍車騎先至晉陽君因從之君至而行其城郭及五官之藏城郭不治倉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邑無守具襄子懼乃召張孟談曰寡人行城郭及五官之藏皆不備具吾將何以應敵張孟談曰臣聞聖人之治藏於臣不藏於府庫務修其教不治城郭君其出令民自遺三年之食有餘粟者入之倉遺三年之用有餘錢者入之府有奇人者使治城郭之繕君夕出令明日倉不容粟府無積錢庫不受

卷之七十六

八

甲兵居五日而城郭已治守備已具君召張孟談而問曰吾城郭已治守備已具錢粟已足甲兵有餘吾奈無箭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搭楚牆之有桮高至於丈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雖菌幹之勁弗能過也君曰吾箭已足矣奈何金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治晉陽也公宮令舍之堂皆以鍊銅為柱質君發而用之有餘金矣雖今已定守備已具三國之兵果至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於鄴告之曰必全功成名布義豹曰敢問全功成名布義為之奈何文侯曰子往矣是無邑不有賢豪辨博者也無邑不有好揚人之惡敵人之善者也往必

問豪賢者因而親之其辨博者因而師之問其好揚人之惡敵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聞從事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辨之人始入官始入晦室久而愈明乃治乃行說苑

西門豹治鄴廩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官無計會人數言其過於文侯身行其縣果若人言文侯曰翟璜任子治鄴而大亂子能道則可不能將加誅於子西門豹曰聞臣王主富民伯主富武亡國富庫今王欲為霸王者也臣故畜積于民君以為不然臣請升城鼓之一鼓甲兵粟米可立具也於是乃升城而鼓之一鼓民被甲括矢操兵弩而出再鼓

卷之七十六

九

負策粟而至文侯曰罷之西門豹曰與民約信非一日之積也一卒而欺之復不可復也燕常侵魏入城臣請北擊之以復侵地遂率兵擊燕復地而後反此可罪而可賞也魏烈戰國之世俗巫為河伯取婦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約請三老曰為河伯取婦卒來告知吾欲送女皆曰諾至時三老廷掾賦歛百姓取錢百萬巫覡行里中有好女者祝當為河伯婦以錢三萬聘女沐浴脂粉如嫁狀豹甚會之三老巫掾與民咸集赴覡巫覡年七十從十女弟子豹呼婦視之以為非妙令巫覡入報河伯投巫於河中有頃曰何久也又令三弟子及三老入白並投於河豹聲折曰三老不來奈何復欲

使廷掾豪長趣之皆叩頭流血乞不為河伯取婦淫祀雖斷地留祭陌之稱焉共鄰道元按漢書汝南縣有唐后二山民歲改易既而不取嫁娶前後守令莫敢禁宋均乃下書曰自今以後為山娶者勿擾良民於是遂絕此俗得授正意淮陽鑄偽錢吏不能禁汲黯為太守不壞一鑪不刑一人高枕安卧而淮陽政清論衡

淮陽都尉尹齊為吏酷虐及死怨家欲燒其尸亡去歸葬王涿郡王遵自益州刺史遷東郡太守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堤決壞遵躬率民吏投沈白馬祈水神河伯親執圭璧請身填堤廬居其上吏民皆走遵立不動而水波齊足而止公私壯其勇節鄒道元

卷之七十六

十

劉桓公為郡虎相隨渡河光武聞而善之鄒道元九江多虎百姓苦之前將募民捕取武吏以除賦課郡境界皆設陷穽後太守宋均到乃移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當獵在淵物性之所托故江淮之間有猛獸猶江北之有鸛豚今數為民害者咎在貪殘居職使然而反逐捕非政之本也壞檻穽弗復課錄退貪殘進忠良後虎悉東渡江不為民害謹按尚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擒紂於牧野言猛怒如虎之奔赴也詩美南仲闕如唬虎易稱大夫虎變其文炳君子豹變其文蔚傳曰山有猛虎草木茂長故天之所生備物致用非以傷人也然時為害者乃其政使然也今均思求

其政舉清黜濁神明報應宜不為灾江渡七里上下隨渡近有二十餘虎山棲穴處毛鬣豈能犯陽侯凌濤瀾而橫厲哉俚語狐欲渡河無柰尾何舟人揖擢猶尚畏怖不敢迎上與之周旋云悉東渡誰指見者堯舜欽明在上稷契允懿于下當此時也寧復有虎耶若均登據三事德被四海虎豈可抱負相隨乃至兇方絕域之地乎風俗通

昔先王撫世選總明德以統理民建正封不過百取法於震以為賢人聰明不是過也又欲德能優而所治纖則職修理而民被澤矣今之守相制地千里威權勢力盛於列侯材明德義未必過古而所治逾百里此所治多荒亂也是故守相

卷之七十六

十

不可不審也昔宣皇帝興於民間深知之故常嘆曰萬民所以安田里無憂患者政平訟治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於是明選守相其初除者必躬見之觀其志趣以昭其能明察其治重其刑賞姦宄滅少戶口增息者賞賜金帛爵至封侯其耗亂無狀者皆銜刀漚血於市賞重而信罰痛而必群臣畏勸競思其職故能致治安而世界平降鳳皇而麒麟天悅嘉符瑞並臻功德茂盛立為中宗由此觀之牧守大臣者誠盛衰之本原也不可不選練也法令賞罰者誠治亂之樞机也不可不嚴行也昔仲尼有言政寬則民慢政嚴則民畏則民殘則施之以寬以濟猛以濟寬政

是以和今者刺史守相率多怠慢違背法律廢忽詔令專情
務利不卹公事細民冤結無所控告下土邊遠能詣闕者萬
無數人其得省治不能百一郡縣負其如此也故至敢延期
民日往書此皆太寬之所致也嗟嗟之卦下動上明其象
曰先王以明罰刺法夫積怠之俗實不降則善不勸罰不重
則惡不懲故凡欲變風改俗者其行賞罰也必使足驚心破
膽民乃易視聖主誠官明察群臣竭精稱職有功効者無愛
金帛封侯之費其懷姦藏惡別無狀者圖鉄鑕之決然則良
臣如王成王霸彘遂邵信臣之徒可比郡而得也神明瑞應
可基年而致也 王符

卷之七十六

三

世稱南陽卓公為維氏令蝗不入界蓋以賢明至誠災蟲不
入其縣也此又虛也夫賢明至誠之化通於同類能相知心
然後羣服蝗蚤聞虻之類也何知何見而能知卓公之化使
賢者處深野之中聞虻能不入其舍乎聞虻不能避賢者之
舍蝗蟲何能不入卓公之縣如謂蝗蟲變與聞虻異夫寒溫
亦災變也使一郡皆寒賢者長一縣之界能獨溫乎夫
寒溫不能避賢者之縣蝗蚤何能不入卓公之界夫如是蝗
虫適不入界卓公賢名稱於世則謂之能却蝗虫矣何以
驗之夫蝗之集於野非能普博盡蔽地也往積聚多少有
處非所積之地則盜跖所居所少之野則伯夷所處也集過

有多少不能盡蔽覆也夫集地有多少則其過縣有留去矣
多少不可以驗善惡有無安可以明賢不肖也蓋時蝗自過
不謂賢人界不入明矣 王充

李子長為政欲知囚情以梧桐為人象囚之形鑿地為楯以
盧為擗則木囚其中囚罪正則木囚不動囚寃侵奪木囚動
出不知囚之精神着木人乎將精神之氣動木囚也 王充
長沙舊傳捕極措為趙郡太守常有遺糞栗於路者行人掛
囊粟於樹莫敢取之 鄒道元

張導字景明以建和三年為鉅鹿太守漳津汎濫土不稼穡
導披按地圖與丞彭恭掾馬道嵩等原其逆順揆其表裏修

卷之七十六

三

防排通正水路功績有成民用嘉賴題云漳河神壇碑 鄒道
漁陽太守張堪於縣開稻田教民植種百姓得以殷富童謡
歌曰桑無附枝麥秀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句
奴不敢犯寒 鄒道元

漢和帝時右扶風魯恭字仲康以太尉掾遷中牟令政專德
化不任刑罰吏民敬信蝗不入境河南尹袁安疑不實使吏
掾肥親按行之恭隨親行阡陌坐桑樹下雉止其旁有小
兒親曰兒何不擊雉曰將雛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雖不入
境一異化及鳥獸二異豎子懷仁三異久留非優賢請還是
年嘉禾生縣庭安美其治以狀上之徵博士侍中車駕每出

恭常陪乘上顧問民政無所隱諱故能遺愛自古祠祭來今矣鄒道元

劉陶為長政化大行道不拾遺以病去官童謡歌曰悵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見思如此鄒道元

東觀記曰建武十六年四方牛大疫臨淮獨不鄰鄰人多牽牛入界朱曄

任棠字季卿少有奇節以春秋教授隱身不仕龐參為漢陽太守到先就家候焉棠不與言但以簾一大本水一盂置戶

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主簿白以為倨傲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置一盂水者欲諭太守清也拔一本簾者欲諭太守

擊強宗也抱孫兒當戶者欲諭太守開門卹幼也終參去不言詔徵不至及卒鄉人圖畫其影至今稱任徵君也

許荆為桂陽太守嘗行春到來陽縣人有蔣均者兄弟爭財互相言訟荆對之歎曰吾荷國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

乃領使吏上書陳狀乞請廷尉均兄弟感悔各求受罪按荆

曰世兄子世嘗報仇殺人怨者操兵攻之荆逆怨者跪而謝傷其威絕領身代之怨家扶荆起曰許君中稱賢吾何敢相犯因委去荆有此誼故出言而人化之苟其不然雖乞請

動於民何公卿不為郡二千石不為縣未是也小能其職以極登於大

故下位競大撓其任以墜於下故上位慎其鼎覆刑焉何憚

卷之七十六

十四

於降若夫千里之任不能充於郡而縣邑之功廢惜矣其不以過職絀則勿降所以優賢也以過職絀則降所以懲儆也

或問曰州牧刺史監察御史三制孰優漢御史泰官守監郡

年又遣御史監三輔郡所察之事凡九條漢御史泰官守監郡

復諸州復置監察御史文帝三年以御史大夫為御史中丞其

職乃遺丞相史出刺并解察御史大夫為御史中丞其

不復監至五年乃置部刺史掌奉詔六條察州凡十二州為

居部九條察為守相成帝紀和元年以為刺史位下大夫而

十二年復為刺史元帝二年復為刺史秩二千石位下大夫而

十二人各主一州舊以八月復行所部錄囚徒考殿最初史

歲盡詣京師奏事中外與計吏不復自詣京師雖父母之

喪不得去職或謂州府為外臺靈帝中平五年改刺史為牧

牧是時天下方亂多自九卿出曰時制而已曰天下不既定

卷之七十六

十五

其牧乎曰古諸侯建國世位權柄存焉於是置諸侯之賢者

者以牧總其紀綱而已矣不統其政不御其民今郡縣無常

推輕不固而無益治民之實勢異於古非所以強幹弱枝也

而無益治民之實監察御史斯可也若權時之宜則異論也

荀悅

台九列坐而論道州牧郡守操綱舉領其官益大其事愈

優煩劇所鍾其唯百里衆役於是乎出調求之所業赴牧守

雖賢而令長不堪則國事不舉萬機有關其損貶豈徒止乎

或父兄貴重而子弟以聞望見選或高人囑託而凡品以無能見叙或是所宿念或親戚匪他知其不可而能用也等亦時有快者不為盡無所中也要于不精者率多矣其能自效立勉修清約夙夜在公以求衆善懼風績之不美恥知已之謬幸少矣庸猥之徒器小志近冒于貨賄唯富是圖肆情恣慾無止無是在所司官知其有是賴主人與効彈糾終于當解慮其結怨反見中傷不敢犯觸而恣其貪殘矣如此黎庶亦安得不困盡而離叛者衆則不得不也聚而為群盜矣夫百尋之室焚于分寸之颺千丈之波潰于一蟻之穴何可不深防乎何可不改張乎而秉斤兩者或舍銓衡而任情

卷之七十六

十六

掌柯斧者或曲繩墨于附已選之者既不為官擇人而求之者又不自謂不任於是蒞政而政荒收民而民散或有穢濁驕奢而困百姓者矣或有苛虐酷烈而多怨叛者矣或有闇塞退憤而庶事亂者矣或有潦倒疏緩而致地壞者矣或有好興不急而疲人力者矣或有藏養逋逃而行凌暴者矣或有不曉法令而受欺弄者矣或有以音聲酒色而致荒蕩者矣或有圍基墾殖而廢政務者矣或有田獵遊飲而忘庶事者矣或有不省辭訟而刑獄亂者矣百姓不堪起為寇賊發谷發聞寘于業棘虧君上之明益刑書之煩而民之荼毒亦已深矣夫用非其人譬猶被木馬以繁纓何由騁迹于追風

以壞龍當雲雨安能耀武於天衢哉若秉國之鈞出納王命者審良樂之顧盼不令跛蹇厠騷驛冒昧苟得闔于自量者慮中道之顛躓不以驚僞服蕩衡則何患庶績之不康何憂四凶之不退三皇豈足四五帝豈難六哉葛洪

房玄齡問郡縣之治子曰宗周列國八百餘年皇漢雜集四百餘載魏已降滅亡不暇吾不知其用也王通

子見牧守晏易曰堯舜三載考績仲尼三年有成今旬月而易吾不知其道薛收曰如何子曰三代之興邦家有社稷焉而漢之盛牧守有子孫焉不如是之亟也無定主而責之以忠無定民而責之以化雖曰能之末由也已文中子

卷之七十六

十七

子曰郡縣之政其異列國之風乎列國之風深以固其人篤曰我君不卒求我也其上下相安乎及其變也勞而散其人蓋傷君恩之薄也而不敢怨郡縣之政悅以幸其人慕曰我君不卒撫我也其臣主屢遷乎及其變也苛而迫其人蓋怨吏心之酷也而無所傷焉雖有善政未及行也魏徵曰敢問列國之風變傷而不怨郡縣之政變怨而不傷何謂也子曰傷而不怨則不曰猶吾君也吾得逃乎何敢怨而不傷則不曰彼下矣吾將賊之又何傷故曰三代之末尚有仁義存焉六代之季仁義盡矣何則導人者非其路也文中子

陳叔達為絳郡守下捕賊之令曰無急也請自新者原之以

觀其後陳守可與言政矣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苟非君子焉能固窮導之以德懸之以信且觀其後不亦善乎

文中子

子苑卷之七十六終

卷之七十六

十八

子苑卷之七十七

風俗世變附

夫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粗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越之水濁重而泊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澁寂而稽淤滯而雜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齊晉之水枯旱而運淤滯而雜故其民諛諛詐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沈滯而雜故其民愚嚙而好貞輕疾而易死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閒易而好正是以聖人之化世也其鮮在水故水一則人心正水清則民心易一則欲不汚民心易則行無邪是以聖人之治於世也不人告也不戶說也其樞在水

管子

卷之七十七

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而治亂之因可知也州里不鬲閭閻不設出入毋時早晏不禁則攘奪竊盜攻擊殘賊之民毋自勝矣食谷水巷鑿井場圃接樹木茂宮牆毀壞門戶不閉外內交通則男女之別毋自正矣鄉毋長游里毋士舍時毋會同喪蒸不聚禁罰不嚴則齒長輯睦毋自生矣故昏礼不謹則民不修廉論賢不鄉舉則士不及時貨財行於國則法令毀於官請謁得於上則黨與成於下鄉官毋法制百姓群徒不從此亡國弒君之所自生也故曰入州里現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者而治亂之因可知也

管子

何謂國之經俗所好惡不違於上所貴賤不逆於令毋上拂之事毋下比之說毋侈泰之養毋踰等之服謹於鄉里之行而不逆於本朝之事者國之經俗也管子

夫管仲之匡天下也其施七尺瀆田悉徙五種無不宜其立

后而手實其木宜蜺菴與杜松其草宜蕪棘見是土也命之

曰五施五七三十五尺而至于泉呼音中角又云凡聽角如維按木以鳴音

清以其水倉其民強赤廬歷強肥五種無不宜其麻白其布

黃其草宜白茅與藿其木宜赤棠見是土也命之曰四施四

七十二八尺而至于泉呼音中商又云凡聽商如雞其水白

而甘其民壽黃唐無宜也唯宜黍稷也宜縣澤行腐落地潤

數毀難以立邑置廬其草宜黍稷與茅其木宜櫟櫻棠見是

土命之曰三施三七二十一尺而至于泉呼音中宮又云凡

辨鳴其泉黃而揆流徙斥埴宜大菽與麥其草宜藿藿其木

宜杞見是土也命之曰再施二十四尺而至于泉呼音中羽又

此聽羽如其泉鹹水流徙黑埴宜稻麥其草宜萍蓂其木宜

白棠見是土也命之曰一施七尺而至于泉呼音中徵又云

微如負諸其水黑而苦管子

墳延者六施六七四十二尺而至于泉陝之旁七施七、四

十九尺而至于泉祀陝八施七八五十六尺而至于泉杜陵

九施七九六十三尺而至于泉延陵十施七十尺而至于泉

卷之十七

卷之十七

環陵十一施七十七尺而至于泉萇山十二施八十四尺而

至泉於付山十三施九十一尺而至于泉付山白徒十四施

九十八尺而至于泉中陵十五施百五尺而至于泉青山十

六施百一十二尺而至于泉青龍之所居庚泥不可得泉亦

壤勢山十七施尺一十九尺而至于泉其下清商不可得泉

陞山白壤十八施百二十六尺而至于泉其下駢石不可得

泉徙山十九施百三十三尺而至于泉其下有灰壤不可得

泉高陵土山二十施百四十尺而至于泉山之上命之曰縣

泉其地不乾其草如毛與走其木乃櫟鑿之二尺乃至于泉

山之上命曰復呂其草魚腹與猶其木乃柳鑿之三尺而至

於泉山之上命之曰泉莠其草漸白昌其木乃楊鑿之五尺

而至于泉山之材其草菰與蒿其木乃格鑿之二七十四尺

而至于泉山之側其草蒿與萋其木乃品榆鑿之三七二十

一尺而至于泉凡草土之道各有穀造或高或下各有草土

葉下於欒、下於薊、下於蒲、下於葦、下於藿、下於

萋、下於芥、下於蕭、下於薜、下於雀、下於茅凡彼

草物有十二衰各有所歸九州之土為九十物每州有常而

物有次群土之長是唯五粟五粟之物或赤或青或白或黑

或黃五粟五章五粟之狀淖而不剛而不穀不滯車輪不

汚手足其種大重細重白莖白秀無不宜也五粟之土者在

陵在山在隴在衍其陰其陽盡宜摘柞莫不秀長其榆其柳其栗其桑其柘其櫟其槐其楊群木蕃滋數大條直以長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地其樊俱宜竹箭藻龜猶蠃五臭生之薜荔白芷蘼蕪椒連五臭所校寡疾難老士女皆好其民工巧其泉黃白其人夷姁五粟之土乾而不格湛而不澤無高下葆澤以處是謂粟土：：之次曰五沃：：之物或亦或青或黃或白或黑五沃五物各有異則五沃之則則索土蟲易全處志剽白不下乃以澤其種大苗細苗種黑秀箭長五沃之土若在山在隴在岡若在阪陵之陽其左右宜彼群木桐柞扶櫟乃彼白梓其梅其杏其桃其李其秀生莖起其棘其棠其槐其榆其桑其杞其枋群木數大條直以長其陰則生之植葵其陽則安樹之五麻若蒿若下不擇疇所其麻大者如箭如葦大長以美其細者如藿如蒸欲有與各大者不類小者則治揣而藏之若衆練絲五臭疇生蓮與蘼蕪蘼本白芷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泉白青其人堅勁寡有疥癩終無疥癩五沃之土乾則不斥湛則不澤無高下葆澤以處是謂沃土：：之次曰五位：：之物五色稌莠各有異章五位之狀不埒不灰青志以治及其種大常無細葦無細莖自秀五位之土若在山在隴在衍在丘在山皆宜竹箭求芾摘櫟其山之淺有龍與斥群木

卷之七十七

四

安遂條長數大其桑其松其杞其首種木晉容榆桃柳棟群藥安生莖與桔梗小辛大蒙其山之泉多桔符榆其山之末有箭與苑其山之旁有彼黃蜜及彼白昌山藜葦芒群藥安聚以圍民殃其林其澤其槐其櫟其柞其穀群木安逐鳥獸安施既有蘼蕪又且多鹿其泉青黑其人輕直省事少食無高下葆澤以處是謂位土：：之次曰五隱：：之狀黑土黑箔青牀以肥芬然若灰其種櫟葛藟黃秀志目其葉若苑以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二是謂隱土：：之次曰五壤：：之狀芬然若澤若也土其種大水腸細水腸細莖黃秀以慈忍水旱無不宜也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二是謂壤土：：之次曰五浮：：之狀悍然如米以葆澤不離不圻其種忍隱忍葉如藿葉以長狐葦黃莖黑莖黑秀其桑大無不宜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二凡上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中土曰五志：：之狀原焉如盤潤濕以處其種大稷細稷莖黃秀慈忍水旱細粟如麻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志土之次曰五纒：：之狀強力剛堅其種大耶郎細耶郎莖葉如扶櫟其粟大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纒土之次曰五盤：：之狀芬焉若糠以肥其種大荔細荔青莖黃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盤土之次曰五剽：：之狀華然如芬以賑其種大粗

卷之七十七

五

細拒黑莖青秀蓄植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割土之次
曰五沙：之狀栗馬如屑塵屬其種大莖細莖白莖青秀
以蔓蓄植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四沙土之次曰五塌五
塌之狀累累如僕累不忍水旱其種大樛杞細樛杞黑莖黑
秀蓄植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凡中七三十物種十二
物下土曰五猶：之狀如莖其種大華細華白莖黑秀蓄
植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猶土之次曰五壯：之狀如
鼠肝其種青梁黑莖黑秀蓄植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
壯土之次曰五殖：之狀甚澤以疏離圻以牒堵其種鴈
膳黑實朱附黃實蓄植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五殖之
次曰五穀：之狀莖：然不忍水旱其種大穀細穀多白
實蓄植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穀土之次曰五鳧：
之狀堅而不豁其種陵稻黑鵠馬夫蓄植果木不如三土以
十分之七鳧土之次曰五桀：之狀甚鹹以苦其物為下
其種白稻長狹蓄植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凡下土三
十物其種十二物凡土物九十其種三十六管子
南國之人祝髮而裸北國之人鞞巾而裘中國之人冠冕而
蒙九土所資或農或商或田或漁如冬裘夏葛水舟陸車然
而得之性而成之越之東有輒之沐國其長子生則鮮而食
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同

卷之七十七

六

居處楚之南有炎人之國其親戚死殯其肉而棄之然後埋
其骨迺成為孝子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積
而焚之燼則烟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為孝子此上以為政下
以為俗而未足為異也冲虛
非濱之東夷穢之鄉大解陵魚其鹿野搖山揚島大人之居
多無君揚漢之南百越之際故凱諸夫風餘靡之地縛婁陽
禺驩兜之國多無君氏羌呼唐離水之西燹人野人篇乍之
川舟人送龍突人之鄉多無君雁門之北鷹隼所驚須窺之
國饕餮窮奇之地叔逆之所僭耳之居多無君此四方之無
君者也其民麋鹿禽獸少者使長：者畏壯有力者賢暴傲
者尊日夜相殘無時休息以盡其類呂覽
地形之所載六合之間四極之內明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
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天地之間九州八極土有九山：
有九塞澤有九數風有八等水有六品何謂九州東南神州
曰農土正南次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南兗州曰并
土正中冀州曰中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濟州曰成土東
北薄州曰隱土正東陽州曰申土何謂九山曾稽泰山王屋
首山太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何謂九塞曰太汾滎阨荊阮
方城穀阪井陘令疵句注居庸何謂九數曰越之具區楚之
雲夢秦之陽紆晉之大陸鄭之圃田宋之孟諸齊之海隅越

卷之七十七

七

之鉅原燕之昭余何謂八風東北曰炎風東風曰條風東南曰景風南風曰巨風西南曰涼風西方曰颼風西北曰嚴風北方曰寒風何謂六水曰河水赤水遼水黑水江水淮水閩四海之內八千里通谷其名川六百陸徑三千里禹乃使太章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一億三萬三千七百七十五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凡鴻水淵數自三百仞以上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里有九淵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為名山握崑崙虛以下地中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上有木禾其脩五尋珠樹玉樹璇樹不死樹在其西沙塘琅玕在其東絳樹在其南碧樹瑤樹在其北旁有四百四十門之間四里之間九純之丈五尺旁有九井玉橫維其西北之隅北門開以內不周之風傾宮旋室縣圖涼風樊桐在崑崙閭闔之中是其疏圃之池浸之黃泉黃水三周復其原是謂丹水飲之不死河水出崑崙東北陬貫渤海入禹所導積石山赤水出其東南陬西南注南海丹澤之東赤水之東弱水出自窮石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絕流沙南至南海洋水其出西北入于南海羽民之南凡四水者帝之神泉以和百藥以潤萬物崑崙之丘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縣圖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帝登

之乃神是謂太帝之居扶木在陽州日之所曠建木在都廣衆帝所自上下日中無景呼而無響蓋天地之中也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華照下地九州之大純方千里九州之外乃有八殯亦方千里自東北方曰大澤曰無通東方曰大渚曰少海東南方曰具區曰元澤南方曰大夢曰浩澤西方曰大冥曰寒澤凡八殯八澤之雲是兩九州八殯之外廼有野東南方曰大窮曰衆女南方曰都廣曰反戸西南方曰焦僊曰炎土西方曰金丘曰沃野西北方曰一目曰沙所北方曰積水曰委羽凡八紘之氣是出寒暑以合八正必以風雨八紘之外乃有八極自東北方曰方土之山曰蒼門東方曰東極之山曰開明之門東南方曰波母之山曰陽門南方曰南極之山曰暑門西南方曰編駒之山曰白門西方曰西極之山曰闔閭之門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門北方曰北極之山曰寒門凡八極之雲是兩天下八門之風是節寒暑八紘八殯八澤之雲以兩九州而和中土東方之美者有鸞母閭之珣玕琪焉東南方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西南方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珠玉焉西北方之美者有崑崙之球

琳琅玕為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為東北之方美者有
斥山之文皮為中央之美者有岱岳以生五穀桑麻魚鹽出
焉鴻烈

東方川谷之所注日月之所出其人兌形小頭隆鼻大口鵠
肩企行竅通於目筋氣屬焉蒼色主肝長大早知而不壽其
地宜麥多虎豹南方陽氣之所積暑濕居之其人修形兌之
大口決眦竅通於耳血脉屬焉赤色主為早壯而夭其地宜
稻多兕象西方高土川出為日月入為其人面未倭脩頸印
行竅通於鼻皮革屬焉白色主肺勇敢不仁其地宜黍多旄
犀北方幽晦不明天之所閉也寒水之所積也蟄蟲之所伏

卷之七十七

十一

也其人翁形短頸大肩下尻竅通於陰骨幹屬焉黑色主腎
其人蠢愚禽獸而壽其地宜菽多犬馬中央四達風氣之
所通雨露之所會也其人大面短顴美鬚惡肥竅通於口膚
肉屬焉黃色主胃慧聖而好治其地宜禾多牛羊六畜鴻烈
凡海外三十六國自西北至而南方有修股民天民肅慎民
白民決民女子民丈夫民奇股民一臂民三身民自西南至
東南方有結胃民謹頭國民裸國民三苗民交股民不死民
穿胃民反舌民豕喙民鑿齒民三頭民脩臂民自東南至東
北方有大人國君子國黑齒民玄股民毛民勞民自東北至
西北方有跂踵民句嬰民深目民無腸民柔利民一目民無

繼民維常武人在西北取儼魚在其南有神二人連臂為帝

候夜在其西南方三珠樹在其東北方有玉樹在赤水之上

崑崙華丘在其東南方爰有遺玉青鳥視肉楊桃甘櫨甘華

百果所生和丘在其東北陬三桑無枝在其西夸父耽耳在

其北方夸父棄其策是為鄧林昆吾丘在南方軒轅丘西方

巫咸在其北方立登葆之山陽谷搏桑在東方有城在不周

之北長女簡翟少女建嫫西王母在流沙之朔樂民擊閭在

崑崙弱水之洲三危在樂民西宵明燭光在河洲所照方千

里龍門在河淵湍池在崑崙玄曜不周中池在海隅孟諸在

沛少室大室在冀州燭龍在鴈門北蔽于委羽之山不見日

卷之七十七

十一

其人神而龍身而無足一曰燭龍燭以照大陰蓋長千后
稷龍在建木西其人死復蘇其半魚在其間流黃沃民在其
北方三百里狗國在其東雷澤有神龍身人頭鼓其腹而照
鴻烈

水之性淖以清窮谷之汙生以情苦不治其性也掘其所流
而深之決其所決而高之使得循勢而行乘衰而流雖有腐
醴流漸弗能汙也其性非異也通之與不通也風俗猶此也
誠決其善志防其邪心啓其善道塞其姦路與同出一道則
民性可善而風俗可美也所以貴扁鵲者非貴其隨病而調
藥貴其摩息脉血知病之所從生也所以貴聖人者非貴隨

罪而鑒刑也貴其知亂之所由起也若不修其風俗而繼之
淫僻乃隨之以刑繩之以法雖賊天下弗能禁也鴻烈

秦國失礼天下大敗衆掎寡知欺愚勇劫懦怯凌衰攻擊奪
者為賢貴人善突盜者為忻諸侯設誦而相飭設輟而相紹
者為知天下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振海內從德天下曩
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今者何如進取之時去矣兼并之
勢過矣胡以孝悌循順為善書而為吏耳胡以行義礼節為
家富而出官耳驕恥偏而為尊黜者攘臂而為政行惟
狗彘也苟家富財足隱机行視而為天子耳惟告罪昆弟欺
突伯父逆於父母乎然錢財多也衣服循也我何妨為世之

卷之七十七

主

基公唯愛季母妻公之接女手車馬嚴也走犬良也矯誣而
家美盜賊而財多何傷歟交吾擇貴寵者而交之歟勢擇吏
推者而使之取婦嫁女非有推勢吾不與婚姻非貴有庶不
與兄弟非富大家不與出入因何也今俗侈靡以出相驕出
倫踰等以富過其事相競今世貴空爵而賤良俗靡而尊奸
富民不為奸而貧為里母也廉吏釋官而歸為邑笑居官敢
行奸而富為賢吏家處者犯法為利為材士故兄勸弟其父
勸其子則俗之邪至於此矣商君違礼義棄倫理并心於進
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秦人有子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
壯則出贅假父擾鉏杖箕耳慮有德色矣母取瓢梳常箕慮

立許語抱哺其子與公併踞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眦其慈
子嗜利而輕簡父母也念罪非有倫理也亦不同禽獸僅焉
耳然猶并心而赴時者曰功成而敗義耳賈誼

賈誼曰夫邪俗日長民相然席於無廉耻礼義非循也豈為
人子背其父為人臣因忠於君哉豈為人弟欺其兄為人下
因信其上哉陛下雖有權柄事業將何寄之管子曰四維一
曰礼二曰義三曰廉四曰耻四維不張國廹滅亡使管子愚
無識人也則可使管子而少知治体則是豈不可為寒心今
世以侈靡相競而上無制度棄礼義捐廉耻日甚可謂月異
而歲不同矣逐利乎否耳慮念非願行也今其甚者到大父

卷之七十七

主

賊大母矣嫫嫫矣刺兄矣盜者慮探柱下之金剽竄戶之簾
攫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偽者出幾萬
石累賦六百萬餘錢乘傳而行郡諸侯此靡無行義之尤至
者已其餘猖獗而趨之者乃豕羊驅而往是類管子謂四維
不張者與竊為陛下惜之以臣之意吏慮不動於耳目以為
是時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移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
所為能也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
使父子有礼六親有紀非此天所設也夫人之所設弗為不
立弗植則儘不循則壞秦城四維不張故君臣乖而相攘上
下亂僭而無差父子六親殃僂而失其宜奸人並起萬民離

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為墟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奸人冀幸而
衆下疑惑矣豈如今定經制令主臣上下有差父子六
親各得其宜奸人無所冀幸群衆信上而不相惑哉此業一
定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
無緝楫中流而過風渡也船必覆矣悲夫儻不豫具也可不
察乎賈誼

瀛洲東在海中地方四千里大抵是對會稽去西岸七十萬
里上生神芝仙草又有玉石高且千丈出泉如酒味甘名之
為玉醴泉飲之數升輒醉令人長生洲上多仙家風俗似吳
人山川如中國也○玄洲在北海之中戊亥之地方七千二

卷之七十七

五

百里去南岸三十六萬里上有太玄都仙伯真公所治多丘
山又有風山聲響如雷電對天西北門上多太玄仙官宮室
宮室各異饒金芝玉草乃是三天君下治之處甚肅也○
長洲一名青丘在南海辰巳之地方各五千里去岸二十
五萬里上饒山川及多大樹乃有二十園者一洲之上專
是林木故一名青丘又有仙草靈藥甘液王英靡所不有又
有風山恒震聲有紫府宮天真仙女遊於此地○元洲在
北海中地方三千里去南岸十萬里上有五芝玄澗水如
蜜漿飲之長生與天地相畢服此五芝亦得長生不死亦多
仙家○生洲東海丑寅之間接蓬萊十七萬里地方二千五

卷之七十七

五

百里去西岸二十三萬里上有仙家數萬天氣安和芝草長
生地無寒暑安養萬物亦多山川仙草衆芝一洲之水味如
飴酪至良洲者也○鳳麟洲在西海之中央地方一千五百
里洲四面有弱水繞之鴻毛不浮不可越也洲上多鳳麟數
萬各為群又有山川池澤及神藥百種亦多仙家○聚窟洲
在西海中申木之地方三千里北接崑崙二十六萬里去
東岸二十四萬里上多真仙靈官宮第北門不可勝數○滄
海島在北海中地方三千里去岸二十一萬里海四面繞島
各廣五千里水皆蒼色仙人謂之滄海也島上俱是大山積
石至多石象八石腦石桂英流丹黃子石膽之輩百餘種
皆生於島石服之神仙長生島中有紫石宮室九老仙都所
治仙官數萬人居焉○方丈洲在東海中心西東南北岸正
等方丈方而各五千里上專是群龍所聚有金玉琉璃之宮
三天司命所治之處群仙不欲昇天者皆往來此洲受太玄
生籙仙家數十萬耕田種芝草課計頃畝如種稻狀亦有玉
石泉上有九源丈人宮主領天下水神及龍蛇巨鯨陰精水
獸之輩○扶桑在東海之東岸直陸行登岸一萬里東復
有碧海廣狹浩汗與東海等水既不鹹苦正非碧色甘香
味美扶桑在碧海之中地方萬里上有太帝官太真東王父
所治處地多林木葉皆如桑又有樹樹長者數千丈大二千

餘圓樹兩、同根偶生更相依倚是以名為扶桑仙人食其
堪而一体皆作金光色飛翔空玄其樹雖大其葉堪故如中
夏之桑也但堪稀而色赤九千歲一生實耳味絕甘香美地
生紫金九玉如中夏之瓦石狀真仙靈官變化萬端蓋無常
形亦有能分形為百身十丈者也○蓬丘蓬萊山是也對東
海之東北岸周迴五千里外別有圓海繞山圓海水正黑色
而謂之冥海也無風而洪波百丈不可得往來上有九老丈
人九天真王宮蓋太上真人所居唯飛仙有能到其處耳○
崑崙曰崑崙在西海之戌地北海之亥地去岸十三萬里又
有弱水周迴繞市山東南接積石圓西北接北戶之室東北

卷之七十七

七

臨大活之井西南至承淵之谷此四角大山寔崑崙之支輔
也積石圓南頭是王母告周穆王云咸陽去此四十六萬里
山高平地三萬六千里止有三角方廣萬里形似偃盆下狹
上廣故名曰崑崙山三角其一角正北千辰之輝名曰閼風
巔其一角正西名曰玄圃堂其一角正東名曰崑崙宮其一
角有積金為天墉城西方千里城上安金臺五所玉樓十二
所其北戶山承淵山又有墉城金臺玉樓相鮮如流精之闕
光碧玉之堂瓊華之室紫翠丹房錦雲燭日朱霞九光西王
母之所治也真官仙靈之所宗上通瑤瑤元氣流布五常玉
衡理九天而調陰陽品物群生希奇特出皆在于此天人齊

濟不可具記此乃天地之根紐萬度之綱柄矣是以太上名
山鼎於五方鎮地理也號天柱於珉城象網輔也諸百川極
深水靈居之其陰難到故治無常處非如丘陵而可得論尔
乃天地設位物象之宜上聖現方緣形而著爾乃處玄風於
西極坐王母於坤鄉昆吾鎮於流澤扶桑植於碧津離合火
生而光獸生於炎野坎總象陰是以仙都具以海島良位名
山蓬山鎮於寅丑巽休元女養巨木於長洲高風鼓于群龍
之位暢靈符於瑤丘至妙玄深幽神難盡真人隱宅靈陵所
在六合之內豈唯數處而已哉此蓋舉其標本耳臣朔所見
不博未能宣通王母及上元夫人皆言昔曾聞之於得道者

卷之七十七

七

說此十洲大丘靈阜皆是真仙輿墟神官所治其餘山川萬
端並無觀者矣其北海外又有鍾山在北海之子也隔弱水
之北一萬九千里高一萬三千里上方七千里周旋三萬里
自生王芝及神草四十餘種上有金臺玉閣亦元氣之所舍
天帝居治處也鍾山之南有平邪山北有蛟龍山西有勁草
山東有東朮山四山並鍾山之枝幹也四山高鍾山三萬里
官城五所如一登四面山下望乃見鍾山爾四面山乃天帝
君之城域也仙真之人出入道經自一路從平邪山東南入
穴中乃到鍾山北阿門外也天帝君總九天之維貴無比焉
山源周源具有四城之高但當心有現於崑崙也昔禹治洪

水既畢乃乘蹕車度弱水而到此山祠上帝於北阿婦大於九天又禹經諸五嶽使工刻石識其里數高下其字科斗書非漢人所書今丈尺里數皆禹時書也不但刻劇五岳諸名山亦然刻山之獨高處尔今書是臣朔所具見其王母所道諸靈寶禹所不價唯書中夏之名山尔臣先師谷希者太上真官也昔授臣崑崙山蓬萊山及神州真形圖昔素入漢留以寄知故人此書又尤重於嶽形圖矣昔也傳授年限正同尔陛下好道思微甄心內向天尊下降並傳授實秘臣朔區、亦何嫌惜而不止所有執然術家幽其事道法秘其師術泄則事多疑師顯則妙理散願且勿宣臣之謫也武帝欣

卷之七十七

十一

聞至說明年遂復從受諸真形圖常帶之時後八節當朝拜靈書以書求度脫焉朔謂滑稽逆知預覩帝心故弄萬乘傲公侯不可得而師友不可得而喜怒故武帝不能盡理於此人東方朔

勒畢國人長三十有翼善言語戲笑因名善語國常群飛往日下自曝身熱乃歸飲丹露為漿丹露者日初出有露如珠也洞冥記

太初四年東方朔從支提國來國人長三丈三尺三寸三指多力善走國內小山能移之有澗泉飲能盡結海管為衣其戲笑取犀象相投擲為樂西京雜記

天漢二年帝昇蒼龍閣思仙術召諸方士言遠國遐方之事唯東方朔下席操筆跪而進帝曰大夫為朕言乎朔曰臣遊北極至種火之山日月所不照有青龍銜燭火以照山之四極亦有園圃池苑皆植異木異草有明莖草夜如金燈折枝為炬照見鬼物之形仙人竊封常服此草於夜眠時轉見腹光通外亦名洞冥草帝令剉此草為泥以塗雲明之館夜坐此館不加燈燭亦明照昧草以籍足履水不沉西京雜記春秋曰四民均則王道興而百姓寧所謂四民者士農工商也婚姻之道廢則男女之道悖而淫泆之路興矣說苑揚子雲好事常懷鉛提槧從諸計吏訪殊方絕域四方之語

卷之七十七

九

以為神補輔軒所載亦洪意也說苑數夷狄者後東故卒太以為之惣名也言夷狄者舉終始也言蠻舉遠也言貉舉惡也則別之東方為九夷南方為八蠻西方為六戎北方為五狄故曾子問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百姓之難至者也何以知夷在東方礼王制曰東方曰夷被髮文身又曰南方曰蠻雕題交趾西方曰戎被衣皮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東所以九何蓋未者過九之為言究也德偏究故應德而未亦九也非故為之道自然也何以名為夷蠻曰聖人本不治外國非為制名也因其國名而言之耳一說曰名其短而為之制名也夷者傳狄無礼義東方者少陽易

化故取名也北方太陰鄙鄙故必重虫難化執心為邪戎者強惡也狄者易也辟易無別也白虎通齊舒緩秦慢易楚促急燕薏投王充

子苑卷之七十七終

卷之七十七

子

子苑卷之七十八

風俗

東方少陽日月所出山谷清其人佼好西方少陰日月所入其土幻冥其人高鼻深目多毛南方太陽下土水濕其人大口多傲北方太陰土平廣深其人廣面縮頭中央四折風雨交山谷峻其入端正○南越巢居北朔穴居避寒暑也東南之人食水產西北之人食陸畜食水產者龜蛤螺蚌以為珍味不食其腥臊也食陸畜者狸兔鼠雀以為珍味不食其腥然○有山者採有水者漁山氣多男澤氣多女平衍氣仁高陵氣犯叢林氣僻故其所居：在高中之平下中之高則產好人○居無近絕溪群家狐蟲之所近此則死氣陰匿之處也○山居之民多癩種疾由於飲泉之不流者今荆南諸郡山東多此疾者由踐土之無鹵者今江外諸山縣偏多此病也博物志

夷海內西北有軒轅國在窮山之際其不壽者八百歲諸沃之野鷲自舞民食鳳卵飲甘露○白民國有乘黃狀如狐背上有角乘之壽三千歲○君子國人衣冠帶紉使兩虎民衣野絲好禮讓不爭土千里多薰華之草民多疾風氣故人不番息好讓故為君子國○三苗國昔唐堯以天下讓於虞三苗之民非之帝殺有苗之民叛浮入南海為三苗國○驩兜

國其民盡似仙人帝堯司徒驩兜民常捕海島中人面鳥口
去南國萬六千里盡似仙人也。大人國其人孕三十六年
生白頭其兒則長大能乘雲而不能走蓋龍類去會稽四萬
六千里。○厭光國民光出口中形盡似猿猴黑色。結胷國
有城蒙鳥奇眩民善為拭扛以殺百禽能為飛車後風遠行
湯時西風至吹其車至豫州湯破其車不以視民十年東風
至乃復作車遣返而其國去王門關四萬里。○利民國民有
翼飛不遠多寫鳥民食其卵去九疑四萬三千里。○穿胸國
昔禹平天下會諸侯會稽之野防風氏後剋殺之夏德之盛
二龍降之禹使范成光御之行域外既周而還至南海經房
風房風之神二臣以塗山之戮見禹使怒而射之迅風雷雨
二龍昇去二臣恐以刃自貫其心而死禹哀之乃拔其刃瘞
以不死之草是為穿胷民。○交趾民在穿胸東。○孟舒國民
人首鳥身其先主為嘗氏訓百禽夏后之世始食卵孟舒去
之鳳凰隨焉。○河圖王板云龍伯國人長三十丈生萬八千
而死大秦國人長十丈中秦國人長一丈臨洮人長三丈五
尺。○禹致率臣於會稽防風氏後至戮而殺之其骨專車長
狄喬如身橫九畝長五丈四尺或長十丈。○秦始皇二十六
年有大人十二見于臨洮長五丈足迹六尺東海之外大荒
之中有大人國焦僥氏長三丈時含神霧日東北極人長九

丈。○東方有蟾蜍大焦防風氏長三丈短人處九寸遠夷之
名雕題黑齒穿胷擔耳大竺岐首。○子利國人一手二足拳
反曲。○無啓民居穴食土無男女死埋之其心不朽百年還
化為人細民其肝不朽百年而化為人皆穴居處二國同類
也。○蒙雙民昔高陽氏有同產而為夫婦帝放之此野相抱
而死神鳥以不死草覆之七年男女皆活同頸二頭四手是
蒙雙氏。○有一國亦在海中純女無男又說得一布衣從海
浮出其身如中國人衣兩袖長二丈又得一破船隨波出海
岸邊有一人項中復有面生得與語不相通不食而死其地
皆在沃沮東大海中。○南海中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織績
其眼能泣珠。○嘔絲之野有女方跪據樹而嘔絲北海外也
○江陵有猛人能化虎俗又云虎化為人好著紫葛人足無
踵。○日南有野女群行見丈夫狀晶目裸袒無衣襖。○越之
東有駭沐之國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父死則負
其母而棄之言鬼妻不可與同居。○楚之南有炎人之國其
親戚死朽之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乃為孝也。○秦之西有
義渠國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歟之即煙上謂之登遐然
後為孝此上以為政下以為俗中國未足為非也此事見墨
子自越之東至此。○荊州極西南界至蜀諸民曰獠子婦人
姪娠七月而產臨水生兒便置水中浮則收養之沉便棄之

然千百多浮既長皆拔去上齒牙各一以為身飾。○母丘儵遣王領追高句麗王宮盡沃沮東界問其耆老言國人常乘船捕魚遭風吹數十日東得一島上有人言語不相曉其俗常以七夕取童女沈海。○交州夷名曰俚子俚子弓長數尺箭長尺餘以燠銅為鏑塗毒藥於鏑鋒中人即死不時歛藏即降脹沸爛頭更燠煎都盡唯骨耳其俗誓不以此藥治語人治之飲婦人月水及糞汁時有差者唯射猪犬者無他以其食糞故也燠銅者故燒器其長老唯別燠銅聲以物忤之徐聽其聲得燠毒者偏鑿取以為箭鏑。○景初中蒼梧史到京云廣州西南接交州教郡桂林番禺浦間人有病將死便有飛蟲大如小麥或云有甲在舍上人氣絕未食亡者雖復撲殺有斗斛而來者如風雨前後相尋續不可斷截肌肉都盡唯餘骨在更去盡貧家無相纏者或殯殮不時皆受此弊有物力者則以衣服布帛五六重裹亡者此蟲惡梓木氣氣即以枝鄰防左右并以作器此蟲便不敢近也入交界更無轉近郡亦有但微少耳博物志

蜀山高山上物如猱猴長七尺能人行健走名曰猱猴一名化或曰猱猴同行道婦交有好者輒盜之以去人不得知行者或每遇其旁皆以長繩相引然故不免此得男女氣自死故取男也取去為室室其年少者終身不得還十年之後形

皆類之意亦迷惑不復思歸有子者輒俱送還其家產子皆如人有不食養者其母輒死故無敢不養也及長與人無異皆以揚為姓故今蜀中西界多謂楊率皆猱猴化之子孫時相有猱爪者也博物志

交州外城記曰從日南郡去到林邑國四百餘里淮達相符然則城故西捲縣也地理志曰水入海有竹可為杖王莽更之曰日南亭林邑記曰其城治二水之間三方際山南北瞰水東西澗清流湊城下城西折十角周圍六里一百七十步東西度六百五十步磚城二丈上起磚牆一式開方陳孔罅上倚板：上五重層閣：上架屋：上架樓：高者七八丈下者五六丈城開十三門凡殿南向屋宇二千一百餘間市居周匝繞岨峭地險林邑故兵器戰具悉在區粟多城壘自林邑王范胡達始秦餘徙民染同夷化日南舊風交易俱盡巢棲樹宿負郭接山榛棘蒲薄騰林拂雲幽烟冥緬非生人所安區粟遺八尺表日影度南八寸自此影以南在日之南故以名郡望北辰星落在天際日在北故開北戶以向日此其大較也范泰古今善言曰日南張重舉計入洛正旦大會明帝問日南郡北向視日也重曰今郡有雲中金城者必不皆有其實日亦俱出於東耳至於風氣暄暖日影仰當官民居止隨情面向東西南北迴背無定人性凶悍果於戰鬪便

山習水不開平地古人云五嶺者天地以隔內外况綿遠於海表顧九嶺而弥邈非復行路之途咀信幽荒之冥域者矣

鄒道元

林邑記曰松原以西鳥獸馴良不知畏弓寡婦孤居散髮至老南移之嶺岬不踰仞倉庚懷春於其北翡翠景煦乎其南雖嚶譁接響城隅殊非獨步難遊俗姓塗分故也

鄒道元

自盧容縣至無恋越烽火至此景縣日中頭上影當身下與影為比如淳曰故以此影多縣關駟曰此讀蔭庇之庇影在已下言為身所庇也林邑曰渡庇景至朱吾縣浦今之封界朱吾以南有文狼人野居無室宅依樹止宿魚食生肉

卷之七十八

木

採香為業與人交市若上皇之民矣

鄒道元

船官川源徐即外夷皆裸身男以行筒掩体女以樹葉蔽形外名狼賸所謂裸國者也雖習俗裸袒猶耻無蔽惟依暝夜與人交市闇中與金便知好惡明朝曉看皆如其言

鄒道元

林邑記曰漢置九郡儋耳預馬民好徒跣耳廣垂以為飾雖男女褻露不以為羞暑熱薄日自使人黑積習成常以黑為美離騷所謂去國矣然則儋耳即離耳也

鄒道元

風者氣也俗者習也土地水泉氣有緩急聲有高下謂之風焉人居此地習以成性謂之俗焉風有薄厚俗有淳澆明王之化當移風使之雅易俗使之正是以上之化下亦為之風

焉民習而行亦為之俗焉楚越之風好勇其俗赴死而不顧鄭衛之風好嫖其俗輕蕩而忘歸晉有唐虞之遺風其俗節財而儉嗇齊有景公之餘化其俗奢侈以誇競陳太姬無子好巫祝其俗事鬼神祈福燕丹結客納勇士於後宮其俗侍妻妾於賓客斯皆上之風化人習為俗也越之東有幹沐之國其人父死即負其母而棄之云是鬼妻不可與同居其長子生則解肉而食其母謂之宜弟楚之南有啖人之國其親戚死拆其肉而埋其骨謂之為孝秦之西有義舉之國其人死則聚柴而焚之煙上燻天謂之昇霞胡之北有射姑之國其人親戚死則棄屍於江中謂之水仙此皆四裔之異俗也

卷之七十八

七

先王傷風俗之不善故立礼教以隔其弊制礼樂以和其性風移俗易而天下正矣

劉晝

問曰古之時與今之時同乎曰同其人同乎曰不同可與政其誅倍毫之時混吾之美在下其道非獨出人也山不童而用鰥澤不弊而蒸足耕以自養以其餘應良天子故平牛長之牧不相及人民之俗不相知不出百里而求足故卿而不理靜也其獄一跽腓一跽筴而當死今周公斷指滿指斷足滿指斷足滿指而死民不服非人性也敝也地重人戴毀敝而養不足事末作而民興之是以下名而上實也聖人者省諸本而游諸樂大昏也博夜也

管子

以下係世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
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群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
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
燧人伏羲始為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
始為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為天下興治
化之流渙醇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
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
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及其性情而復其初由是
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矣道之人何由興
乎世亦何由興乎道哉南華

卷之七十八

八

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
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
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
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
延頸踵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
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
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遺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
邪夫公智畢弋机變之知多則鳥動於上矣鉤鈞罔罟罾笱
之知多則魚亂于水矣削格羅落置罟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
知詐漸毒頤為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

下每：大亂罪在于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
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
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燔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喘
與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
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之民而悅夫後之之佞釋夫恬
淡之為而悅夫噍之之意噍之已亂天下矣南華
至德之世其行填：其視顛：當是時也水無蹊隧澤無舟
梁萬物群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群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
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闚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
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執同手無知其德不離同手無

卷之七十八

九

欲是謂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蹙蹙為仁踳跂為
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為樂摘僻為禮而天下始分矣南華
文子問仁義何以薄於道德也老子曰為仁者必以哀樂論
之為義者必以取與明之凶海之內哀樂不能遍竭府庫之
財貨不足以贍萬民故知不如修道而行德因天地之性萬
物自正而天下瞻仁義因附是以大丈夫居其厚不居其薄
夫礼者實之文也仁者恩之效也故礼因人情而制不過其
實仁不溢恩悲哀抱於情送死稱予仁夫養生不強人所不
能及不絕人所不能已度量不失其適非奢無由生矣故制
樂足以合歡不出於和明於死生之分通於侈儉之適也末

世即不然言與行相悖情與貌相反禮飾以煩樂擾以淫風俗溺於世非奢萃於朝故至人廢而不用也與驥逐走即人不勝驥託於車上即驥不勝人故善用道者衆人之資以立功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也主與之以時民報之以財主遇之以禮民報之以死故有危國無安居有憂主無樂臣德過其位者尊祿過其德者凶德貴無高義取無多不以德貴者竊位者不以義取者盜財也聖人安貧樂道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已故不違義而妄取古者無德不尊無能不官無功不賞無罪不誅其進人也以禮其退人也以義小人之世其進人也若上之天其退人也若內之淵言古者以疾今也相

卷之七六

十

馬失之瘦選士失之貧豚肥充厨骨膏不官君子察實無信諄言君過而不諫非忠臣也諫而不聽君不明也民沉溺而不憂非賢君也故守節死難人臣之職也衣寒食飢慈父之恩也父子

古之至人探幾而鈞深與天通心清明在躬與帝同功是以進為而在上則至精之感流通而無礙以上行而際浮以下行而極憂以旁行而塞於四表不言而後化不召而效證以其所以感之者內也伏羲神農之世其民童蒙瞶瞶不識知所以然而然是以永年黃帝堯舜之世其民樸樸以有五職職植植而弗鄙弗大是以難老末世之俗則不然煩稱文辭

而實不效知謫相誣而情不應蓋先霜霰以戒裘爐者矣機括存乎中而詐有詐心者族攻之於外是以父哭其子兄喪其弟長短頓悟百疾俱作時方疾癘道有緼負盲狂偃萬怪以生所以然者氣之所感故也夫神氣之所以動可謂微矣日月薄食虹蜺晝見五緯相凌四時相乘水竭山崩宵光晝冥石言犬狗夏霜冬雷繆盩之族諸禍之物不約而總至所以然者氣之所感故也夫神氣之所以動可謂微矣故曰天之與人其有以相通此之謂也

程本

卷之七十八

土

有亂當此時也民務勝而力征負勝則爭力征則訟而無正則莫得其性也故賢者立中設無私而民曰仁當此時也親上賢立矣凡仁者以愛利為務而賢者以相出為道民衆而無制久而相出為道則有亂故聖人承之作爲土地貨財男之分定而無制不可故立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設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既立其君則上賢廢而貴立矣然則上世親而愛私中世上賢而親仁下世貴貴而尊官上賢者以羸相出也而立君者使賢無用也親者以私為道也而中正者使私無行也此三者非事相反也民道弊而所重易也世事變而行道異也故曰王者有繩先

王道一端而臣道亦一端所道則異而所繩則一也商子

古之所謂士仕者厚敦者也合群者也樂富貴者也樂分施者也遠罪過者也務事理者也羞獨富者也今之謂士仕者汙漫者也賊亂者也恣睢者也貪利者也觸抵者也無理義而唯權勢之嗜者也古之所謂處士者德盛者也能靜者也修正者也知命者也著是者也今之所謂處士者無能而云能者也無知而云知者也利心無足而佯無欲者也行偽險穢而強高言謹慤者也以不俗為俗離眾而致譽者也堯問於舜曰人情何如對曰人情甚不美又何問焉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辭祿盈而忠衰於君人之

卷之七十八

士

情乎人之情乎甚不美又何問焉唯賢者為不然荀子

太平之時民行役者不踰時男女不失時以偶孝子不失時以養外無曠夫內無怨女上無不慈之父下無不孝之子父子相成夫婦相保天下和平國家安寧人事倫乎下天道應乎上故天下變經地不易形日月昭明列宿有常天施地化陰陽和合動以雷電潤以風雨節以山川均其寒暑萬民育生各得其所而制國用故國有所安地有所主聖人剖木為舟剡木為楫以通四方之物使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餘行之財有所流故豐膏不獨樂硤確不獨苦雖遭凶年飢歲禹湯之水旱而民無凍餓之色故生不之用死不轉尸夫是

之謂樂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晦韓嬰

至德之世甘暝於溷濶之域徙倚於汙漫之宇提挈天地而委萬物以鴻濛為景柱而浮揚乎無畛崖之際是故聖人呼吸陰陽之氣而群生莫不顯然仰其德以和順當此之時莫之領理決離隱密而自成渾蒼純樸未散旁薄為一而萬物大優是故雖有罪之智而無所用之及世之衰也至伏羲氏其道昧茫然吟德懷和被施頗烈而知乃始昧昧昧昧之背欲離童蒙之心而竟視於天地之間是故其德煩而不能一乃至神農黃帝剖判大宗竅領天地襲九竅重九熱提挈陰陽嫖嫖婉婉柔枝鮮葉貫萬物百族使各有經紀條

卷之七十八

士

貫於此萬民睢于然莫不鍊身而戴聽視是故治而不能和下棲遲至於昆吾夏后之世嗜欲湮於物聰明誘於外而性命失其得施及周室之衰澆淳散朴離道以偽儉德以行而巧故萌生周室衰而王道廢儒墨乃始列道而議分徒而訟於是博學以疑聖華誣以脅眾弦歌鼓舞緣飾詩書以買名譽於天下繁登降之禮飾綬冕之服聚眾不足以極其變積財不足以贍其費於是萬民乃始備離離跋各欲行其智慧以求鑿枘於世而錯擇名利是故百姓受衍於荒滯之陂而失其大宗之本夫世之所以喪性有衰漸以然所由未者久矣鴻烈

容成氏之時道路雁行列處託嬰兒於巢上置餘糧於晦首
豹可尾也蛇可蹶而不知其所由然逮至堯之時十日並出
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猱偷鑿齒九嬰大風封豨修蛇
皆為民害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殺九嬰於凶水之
上繳大風於青丘之澤上射十日而下殺猱偷斷修蛇於洞
庭擒封於桑林萬民皆喜置堯以為天子於是天下廣狹險
易遠近始於道里舜之時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龍門未
開呂梁未發江淮通流四海溟洋民皆上丘陵赴樹木舜乃
使禹疏三江五湖開伊闕導滎澗平通溝陸流注東海鴻水
漏九州乾萬民皆寧其性是以稱堯舜以為聖晚世之時帝

卷之七十八

十四

有桀紂為璇室瑤臺象廊玉床紂為肉圃酒池焚燎天下之
財罷苦天民之少刻諫者剔孕婦擗天下虐百姓於是湯乃
以革車三百乘伐桀于南巢放之夏臺武王甲卒三千破紂
牧野殺之於宣室天下寧定百姓和集是以稱湯武之賢由
此觀之有賢聖之名者必遭亂世之患也今至人生亂世之
之中含德懷道拘無窮之智鉗口寢說遂不言而死者衆矣
然天下莫知貴其不言也 鴻烈

黃帝治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輔之以治日月之行律治陰陽
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歷之數別男女異雌雄明上下等貴
賤使強不掩弱衆不暴寡人民保命而不夭歲時熟而不凶

百官正而無私上下調而無尤法令明而不闇輔佐公而不
阿田者不侵畔漁者不爭隈道不失遺市不豫賈城郭不閑
邑無盜賊鄙旅之人相讓以財狗彘吐菽粟於路而無忿爭
之心於是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登熟虎
狼不妄噬驚鳥不妄搏鳳凰翔於庭麒麟游於郊青龍進駕
飛黃伏皂諸北僭耳之國莫不獻其貢職然猶未及虞戲氏
之道也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天下不魚覆地不火戴火
燼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猛獸食顓民驚鳥攫老弱於是
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斬鯀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
州積蘆灰以止滌水蒼天補四極正滌水涸冀州平狡虫死

卷之七十八

十五

顓民生背方州抱圓天和春陽夏殺秋約冬枕方寢繩陰陽
之所壅沈不通者竅理之逆氣戾物傷民厚積者絕止之當
此之時卧倨之興賜之自以為馬一自以為牛其行蹟之
其視瞋之侗然皆其和莫知所由生浮游不知所求魍魎不
知所往當此之時禽獸蝮蛇無不匿其爪牙藏其螫毒無有
攫噬之心考其功烈上際九天下契黃墟名聲被後世光輝
重萬物乘雷車服駕應龍騃青虬援絕瑞席羅圖黃雲絡前
白螭後奔蛇浮游消搖道鬼神登九天朝帝於靈門必穆休
於太祖之下然而不彰其功不揚其聲隱真人之道以從天
地之固然何則道德上通而智故消滅也逮至夏桀之時主

闇晦而不明道瀾漫而不修棄捐五帝之恩刑推蹶三王之法籍是以德威而不揚帝道揜而不興奉事戾蒼天發號逆四時春秋縮其和天地除其德人君處位而不安大夫隱道而不言群臣準上意而懷當疏骨肉而自容邪人參耦比周而陰謀居君臣父子之間而競戴驕主而像其意亂人以成其事は故君臣乖而不親骨肉疏而不附植社槁而墻裂容臺振而掩覆犬群嘯而入淵豕銜蓐而席澳美人擘首墨面而不容曼聲吞炭內閉而不歌喪不盡其哀獵不聽其樂西姥折勝黃神嘯吟飛鳥鍛翼走獸糜脚山無峻幹澤無注水狐狸首穴馬牛放失田無立禾路無莎蒨金積折廉壁裂

卷之七十八

七

無理磬龜無腹著策曰施晚世之時七國異族諸侯制法各殊習俗從橫間之率兵而相角攻城濫殺覆高危安掘墳墓揚人骸大衝車高重京除戰道便死路犯嚴敵殘不義百姓一反名聲苟盛也是故質壯輕足者為甲卒千里之外家老羸弱悽愴於內廝徒馬圍輪車奉饒道路遠霜雪亟集短褐不完人羸車弊泥塗至膝相攜於道奮首於路身枕格而死所謂兼國有地者伏尸數十萬破車以千百數傷弓弩子戟矢石之創者扶柩於路故世至於枕人頭食人肉茹人肝飲人血甘之於芻豢故自三代以後者天下未嘗得安其性情而樂其習俗保其修命天而不夭於人虐也

鴻烈

或問太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乎現書及詩溫：乎其和可知也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閔睢作乎上習治也齊桓之時繼而春秋美邵陵習亂也故習治則傷始亂也習亂則好始治也漢德其可謂允懷矣黃支之南大夏之西東觀北女來貢其珍漢德其可謂允懷矣世鮮為芒：聖德遠人或慕上也武義橫：兵征四方次也宗夷猾夏蠶螽王人屈國喪師無次也麟之儀：鳳之師：其至矣乎螭虎桓：鷹隼：暴也未至也楊子

卷之七十八

七

馬車輿填塞道路游手為功充盈都邑治本者少浮食者衆商邑翼：四方是極今察洛陽浮末者什於農夫虛偽游手者什於浮末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縣市邑萬數類皆如此本末何足相供則民安得不飢寒：：並至則安能不為非：：則姦宄：：繁多則吏安能無嚴酷：：教加則下安能無愁怨愁怨者多則俗微並臻下民無聊則上天降災上天降災則國危矣夫貧生於富強生於強亂生於安是故明王之養民也憂之勞之教之誨之慎微防萌以斷其邪故易美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七月詩大小教之終而復始由此觀之

民固不可恣也。今民奢衣服，侈飲食，事口舌，而習調欺，以相詐，給比肩是也。或以謀姦，合任為業，或以游教博奕為事，或丁夫世不傳犁鋤，懷九挾彈，攜手遨遊，或取好土作九竇之於彈外，不可以禦寇，內不足以禁鼠，晉靈好之以增其惡，未嘗聞志義之士喜操以遊者也。唯無心之人，群豎小子，接而持之，妄彈鳥雀，百發不得一，而反中面目，此寂無用而有害也。或坐作竹簧，削銳其頭，有傷害之象，傳以蠟蜜，有甘舌之類，皆非吉祥，善應或作泥車瓦狗，馬騎倡排，諸戲弄小兒之具，以巧詐詩刺，不續其麻女也。妻妾今多不修中饋，休其蚕績，而起季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熒惑百姓，婦女羸弱，疾病之家，懷憂憤，皆易恐懼，至使奔走便時，去離正宅，崎嶇路側，上漏下濕，風寒所傷，姦人所利，賊盜所中，益禍益崇，以致重者不可勝數，或棄監藥，更往事神，故至於死，已不自知為巫所欺，誤乃反恨事巫之晚，此熒惑細民之甚者也。或裁好繒作為疏頭，令工彩畫，佳人書祝，虛設巧言，欲邀多福，或裂折繒彩，裁廣教分，長各五寸，縫繒佩之，或紡彩絲而縻斷截，以繞臂，此長無益於吉凶，而空殘滅繒，縻紫悖小民，剋削綺縠，寸竊八采，以成榆葉，無窮水波之文，碑刺縫紵，詐為芻囊裙褌，衣被費繒百縑，用功十倍，此等之偽，既不助長農工，女無有益於世，而坐食加數消費，白日毀敗，成功以見為

卷之七十八

六

破以牢為行，以大為小，以易為難，皆宜禁者也。王符漢興以來，相與同為編戶齊民，而以財力相君長者，世無數焉。而清素之士，徒自苦於茨棘之間，無所益損於風俗也。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婢奴千群，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章美妾，填乎綺室，倡謳妓樂，列乎深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而不敢進，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可飲，睇眴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慮，此皆公侯之廣樂，君長之厚賞也。苟運智詐者，則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以為罪，焉源發而橫流，路開而四通，矣求士之舍榮樂而居窮苦，棄放逸而赴束縛，夫誰肯為之者？邪？夫亂世長而化世短，亂世則小人肯寵君，子困賤，當君子困賤之時，踴高天，踰厚地，猶恐有鎮厭之禍也。逮至清世，則復入於矯枉過正之檢，老者耄矣，不能及寬，饒之俗，少者方壯，將復困於衰亂之時，是使姦人擅無窮之福利，而善士挂不赦之罪，辜苟目能辨色耳，能辨聲口，能辨味，體能辨寒溫者，將皆以修潔為諱，愚設智巧，以避之焉。况肯有安而樂之者？邪？斯下世人主一切之愆也。昔春秋之時，周之氏亂世也，逮乎戰國，則又甚矣。秦政乘并兼之執，放虎狼之心，屠裂天下，吞食生人，暴虐不已，以招楚漢用兵之苦。

卷之七十八

九

甚於戰國之時也漢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亂計其殘夷滅亡之數又復倍于秦項矣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絕而無民者不可勝數此則又甚於亡新之時也悲夫不及五百年大難三起中間之亂尚不數焉變而彌猜下而加酷推此以往可及於盡矣嗟乎不知末世聖人救此之道將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窮此之數欲何至邪仲長統

好惡之不行其俗尚矣嘉守節而輕狹陋疾威福而尊權右賤求欲而崇克濟貴求已而榮華奢萬物類是已夫心與言言與事參相應也好惡毀譽賞罰參相福也六者有失則實亂矣守實者益榮求已者益達處幽者益明然後民知本也

卷之七十八

廿二

荀悅

漢之末世吳之晚年望冠蓋以選用任朋黨之華譽有師友之名無拾遺之實匪唯無益乃反為損故其所講說非道德也其所貢進非忠益也唯在於新聲艷色輕休妙手評歌謳之清濁理管絃之長短相狗馬之勦驚議遨遊之處所比錯塗之好惡方雕琢之精粗校彈棊搏蒲之工拙計漁獵相培之勝負品藻妓妾之妍媸指摘衣服之鄙野爭騎乘之善否論子劔之疎密招奇合異至於無限盈溢之過日增月甚其談宮殿則遠擬瑤臺瓊室近效阿房林光以千門萬戶為局促以昆明太液為淺陋簞茅茨為不肖以土階為朴駿民力

竭於功役儲蓄靡於不急起土山以准嵩霍決渠水以象九河登凌霄之華觀闢雲際之綺窓淫音噪而惑耳羅袂揮而亂目橫上北里迭奏迭起或號或呼俾畫作夜流連於羽觴之間沈淪乎絃節之側或建翠翳之青蔥或射勇禽於郊坰馳輕足於嶮峻之上暴僚隸於盛日之下舉火而往乘星而返執事廢而不修賞罰棄而不治或浮文舐於澆濫布密網於綠川聚香餌於漣潭縱權歌於清淵飛高緋以下輕鴻引沈綸以援潛鱗或結置呆於林麓之中合重圍於山澤之表列丹雘於豐草騁逸騎於平原縱盧獵以噬狡獸飛輕鷁以驚翔禽勁弩殪狂兕長戟斃熊虎如此既弥年而不厭歷載

卷之七十八

廿二

而無已矣而又加之以四時請會祖送慶賀要思歡之密客接執贄之嘉賓人間之務密勿罔極是以雅正稍遠邀逸漸焉其去儒學綽乎遠矣葛洪

王澤竭而諸侯伏義矣帝制衰而天下言利矣文中子

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昏禮廢天下無家道矣喪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嗚呼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文中子

宗祖廢而氏姓離矣朋友廢而名字亂矣仲長子光字不耀稱德矣子之叔弟子無功子曰朋友之職也稱名矣子無功子曰稱字矣子無功子曰稱能矣子無功子曰稱保名矣子無功子曰稱有誠子無功子曰稱生于是乎可與友矣文中子七十八卷終

子苑卷之七十九

言語

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鉤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鄰
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
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悟其言乃止引師而還未至
而有伐其北鄙者矣韓非曰說苑曰晉文公伐衛入郭坐士
之文公曰奚笑對曰臣之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
臣之妻則亦有送之者矣文公俱還師而歸至國而歸人攻
地其

文公之時宰臣上矣而髮繞之文公召宰臣而問之曰女欲
寡人之哽邪奚為以髮繞之宰人頓首再拜請曰有死罪三

卷之七十九

援礪砥刀利猶干將也切肉：斷而髮不斷臣之罪一也援
木而貫腐鬻而不見髮臣之罪二也秦熾燼炭火盡赤紅而
炙熟而髮不燒臣之罪三也堂下得無有微疾臣者乎公曰
善乃召其堂下而譙之果然乃誅之一曰晉平公賜客少座
公趣殺助人也有人呼天曰嗟乎臣有三罪死而不
自知乎平公曰何謂之對曰臣刀之利風靡靡而髮不斷
是臣之一死也桑炭火之內紅白而髮不焦是臣之二死也
是臣之三死也而視之髮繞矣而目不見是臣之三死也意者
堂下有賢憎臣者乎殺
臣不亦蚤乎○韓非

鄭伐陳入之使子產獻捷于晉：人問陳之罪焉子產對曰
陳忘周之大德介恃楚衆馮陵敝邑是以有往年之咎未獲
命則又有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天誘其

秉啟敝邑心陳知其罪授首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
小對曰先王之命惟命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一圻列國
一同自是以來周之制也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
至焉晉人曰其辭順子聞之謂子貢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
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晉為伯鄰入陳
非文辭不為功小子慎哉家語

卷之七十九

所謂大辨者別天下之行具天下之物選善退惡時措其宜
而功德至矣小辨則不然別言異道以言相射以行相伐使
民不知其要無他故焉故淺知也君子并物而錯之兼塗而
用之五味未嘗而辯於口五行在身而布于人故何方之道

不從面從之義不行治亂之法不用懷然寬裕蕩然簡易略
而無失精詳入纖微也鄭析

荆王伐吳：使沮衛馮融犒於荆師荆將軍曰縛之殺以纂
鼓問之曰女未卜乎荅曰卜卜吉乎荅曰吉荆人曰今荆將
欲女纂鼓其何也荅曰是固其所以吉也吳使臣來也固視
將軍怒將軍怒將深溝高壘將軍不忍將懈急今也將軍殺

臣則吳必警守矣且國之卜非為一臣夫殺一臣而存一國
其不言吉何也且死者無知則以巨累無益也死者有知也

臣將當戰之時臣使鼓不鳴荆人固不殺也韓非曰說苑曰
使人使楚：王使人戲之曰子未亦卜之乎對曰然卜之何
謂對曰吉楚人曰噫甚矣子之國無良龜也王方殺子以纂

鍾其言如曰何使者曰秦楚兵語王使我先死而不還則吾王知警戒整齊兵以備楚是謂吉也且使死者而無知也又何憂于鍾死者而有知也吾豈錯秦相楚哉我將使楚之鍾鼓無聲鍾鼓無聲則將無以整齊其士卒而理君軍夫殺人之使絕人之謀非古之通義也子大夫試熟計之使者以報楚王楚王赦之此之謂道命

吳侵陳斬祀殺厲師還出竟陳太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蓋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太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曰反尔地歸尔子則謂之何曰君王討敵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名乎齊景公使人於楚：王與之上九重之臺頭使者曰齊有臺若此乎使者曰吾君有治位之坐土階三等茅茨不剪棟椽

卷之七十九

三

不斷者猶以謂為之者旁居之者泰吾君惡有臺若此者於是楚王蓋愜如也使者可謂不辱君命其能專對矣謂非也翟王使：至楚，王諒使者以華之臺：甚高三休乃至楚王曰翟國亦有此臺乎使者曰否翟國也惡見此臺也翟王之自為堂也堂高三尺墮階三索弗茨弗剪弗剗且翟王猶以作之者太苦居之者太佚翟國惡見此臺也楚

媿王晏子使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蓋北方之辯于辭習于禮者也命償者客見則稱天子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楚然行人又曰天子請見晏子楚然又曰天子請見晏子楚然者三曰臣受命敵邑之命君將使于吳王之所以不敏說然而迷惑入于天子之朝敢問吳王惡乎存然後

吳王曰夫差請見：以諸侯之禮晏子

晏子聘於吳：王曰子大夫以君命辱在敵邑之地施賜寡人寡人受賜矣願有私問焉晏子巡遁而對曰嬰北方之賤臣也得奉君命以超于末朝恐辭令不審訊於下吏懼不知所對者吳王曰寡人聞夫子久矣今乃得見願終其問晏子避席對曰敬受命矣吳王曰國如何則可處如何則可去也晏子對曰嬰聞之親疏得處其倫大臣得盡其忠民無怨治國無虐刑則可處矣是以君子懷不逆之君居治國之位親疏不得居其倫大臣不得盡其忠民多怨治國有虐刑則可去矣是以君子不懷暴君之祿不處亂國之位又曰晏子聘于吳

卷之七十九

四

王問君子之行何如晏子對曰君順懷之政治歸之不懷暴君之祿不居亂國之位君子見此則退不與亂國俱賊不與暴君偕亡晏子使魯見昭公昭公說曰天下以子大夫語寡人者衆矣今得見而美乎所聞請私而無為罪寡人聞大國之君蓋回曲之君也易為以子大夫之行事回曲之君乎晏子逡巡對曰嬰不肖嬰之族又不若嬰待嬰而祀先者五百家故嬰不敢擇君晏子出昭公語人曰晏子仁人也反亡君安危國而不私利焉魯崔杼之尸城賊亂之徒不獲名焉使齊外無諸侯之憂內無國家之患不伐功焉雖然不滿退託于族晏子可謂仁人矣晏子使吳：王曰寡人得齊卿也嬰之鄉希見教君子之行請私而無為罪晏子楚然辭位

也謂

吳王夫差將與哀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今諸侯會而君與寡君見晉成為伯矣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遂囚景伯謂太宰嚭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果何也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其不會則祝宗將曰吳實然詔言于夫差婦之子貢聞之見於孔子曰子服氏之子拙於說矣以實獲因以詐得免孔子曰吳子為夷德可欺而不可以實是聽者之蔽非說者之拙也

家語

卷之七十九

七

顏問曰於孔子曰小人之言有同乎君子者不可不察也孔子曰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故君子於為義之上相疾也退而相愛小人於為亂之上相愛也退而相惡家語孔子行道而息馬逸食人之稼野人取其馬子貢請往說之畢鴻烈辭野人不聽有鄙人始視孔子者曰請往說之鴻烈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聽說人辟以太平享野獸以九諸樂飛鳥也予之罪也非彼人之罪也乃使馬圖往說之謂野人曰子不耕于東海吾不耕于西海也鴻烈作子耕於吾馬何得不食子之禾其野人大說相謂曰說亦如此其辭也獨如嚭之人解馬而與之說如此其無方也而猶行外物豈可必哉

品覽口鴻烈曰事有所至而乃不若拙故聖人量鑒而正補夫歌采菱發陽阿鄙人聽之不若此是

路陽局非歌者拙也聽者異也

卜商衛人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習于詩能誦其義以文學著名為人性不弘好論精微時人無以尚之家語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欲甚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減焚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水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

卷之七十九

八

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終之以言必或傳之夫傳相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安則信之也莫

莫則傳言者缺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
且以巧闕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
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
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
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歟死不
擇音氣息第然於是並生心厲尅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
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以終故法言
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
不及改可不慎歟且夫棄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養中至矣
何作為報也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南華

卷之七十九

九

衛君朝于吳王因之欲流之於海說者冠蓋相望而弗能
止魯君聞之徹鍾鼓之縣縞素而朝仲尼入見曰君胡為有
憂色魯君曰諸侯無親以諸侯為親大夫無黨以大夫為黨
今衛君朝於吳王吳王因之而欲流之於海孰意衛君之仁
義而遭此難也吾欲免之而不能為奈何仲尼曰若欲免之
請子貢行魯君召子貢授之將軍之印子貢辭曰貴無益于
解患在所由之道飲躬而行至於吳見太宰嚭太宰嚭甚悅
之欲薦之于王子貢曰子不能行說于王奈何吾因子也太
宰嚭曰子焉知說之不能也子貢曰衛君之來也衛國之半
曰不若朝于晉其半曰不若朝于吳然衛君以為吳可以歸

骸骨也故束身以受命今子受衛君之命而因之又欲流之於海
是賞言朝於晉者而罰言朝于吳也且衛君之來也諸侯皆
以為著龜兆今朝於吳而不利則皆移心於晉矣子之欲成
伯王之業不亦難乎太宰嚭入復之于王王報出令於百官
曰比十日而衛君之禮不具者死子貢可謂知所以說矣說
齊將攻魯使子貢說之齊人曰子言非不辯也吾所欲者
土地也非斯言所謂也遂舉兵伐魯去門十里以為界韓非
子路與子貢過鄭神社樹有鳥神牽率子路子貢說之乃
止傳物志

卷之七十九

十

宰我問君子尚辭乎孔子曰君子以理為尚博而不要非所
察也繁辭富說非所聽也唯知者不失理孔子曰吾於子取
其言之近類也於賜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則足以喻之切
事則足以懼之孔鮒
端木賜有口才著名孔子每誦其辯又云宰予字子我魯人
有口才以言語著名家語
惠盜鴻烈見宋康王康王呂覽作康王蹀足警欬足聲連疾言
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為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
寡人惠盜對曰臣有道于此使人雖勇剽之不入雖有力擊
之弗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盜
曰夫剽之不入擊之弗中此猶辱也臣有道于此使人雖有

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呂覽有大王獨無意邪王夫弗敢非無其志
作意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呂覽夫無其志者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于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
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盎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盎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有宋王俗主也而心猶可服因矣因則貧賤可以勝富貴矣小弱可以制強大矣鴻烈曰故老子曰勇于不敢則活由此見之大勇反

卷之七十九

士

徐無鬼因女商見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嗜慾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嗜慾擊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狔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亡其一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鈎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卸若失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失其所武侯大悅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

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縱說之則以金版六璽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而吾君未嘗啟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悅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國而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于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迷虛空者蒙瞶柱乎黠黠之送跟位其空聞人足音蛩然而喜矣而况乎昆弟親戚之警款其側者乎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警款吾君之側乎南華

卷之七十九

士

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國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諡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而况為大乎夫為大不足以為大而况為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莫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已也反已

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南華

司馬喜難墨者師於中山王前以非攻曰先生之所術非攻夫墨者師曰然曰今王興兵而攻燕先王將非王乎墨者師對曰然則相國是攻之乎司馬喜曰然墨者師曰今趙興兵而攻中山相國將是之乎司馬喜無以應

魏文侯有子曰擊次曰訴、少而立以嗣封擊中山三年莫

往來其傳趙蒼唐曰父忘子、不可忘父說苑作為人子三為孝為人父三年說苑作為人父三年不問子不可謂慈何不遣使乎擊曰願之說苑作有而未有使也蒼唐曰臣請使擊曰諾于是乃問君之所好與所嗜曰

君好北犬嗜晨鴈遂求北犬晨鴈說苑作於是乃遣蒼唐行唐繹北犬晨鴈獻

卷之七十九

七

于文蒼唐至曰北蕃中山之君有北犬晨鴈使蒼唐拜獻

之說苑作擊之使者不敢當大夫之朝請文侯曰擊知吾好北犬嗜晨鴈也說苑作擊愛我知則見使者文侯曰擊

無恙乎蒼唐唯、而不對三問而三不對文侯曰不對何也

蒼唐曰臣聞諸侯不名君既已賜敝邑使得小國侯君問以

名不敢對也文侯曰中山之君說苑作倉唐曰唯、如是者三乃出太子而封之謂君名

之非禮也文侯休然為無恙乎蒼唐曰今者臣之來拜送於

郊說苑作拜文侯曰中山之君長短若何矣說苑作文侯稱

與是執蒼唐曰問諸侯比諸侯、之朝則側者皆人臣無

所比之然則所賜衣裘幾能勝之矣說苑作倉唐曰禮人

所假之曰長大貌與容人倉唐曰君賜之外文侯曰中山之

君亦何好乎對曰好詩文侯曰於詩何好曰好黍離與晨風

文侯曰黍離何哉說苑作文侯對曰彼黍離、彼稷之苗行

邁靡、中心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

、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說苑有怨乎曰非敢怨也時思也

敢時思耳文侯曰晨風謂何說苑作文侯對曰彼晨風

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說苑作文

唐曰不敢時思解於是文侯大悅說苑曰文侯于是遣倉唐

君鳴時至太子起拜受賜發簾視衣盡顛倒太子曰說苑

以為寒也欲召擊擊無誰與謀故勅子以鳴鳴時至詩曰東方

未明顛倒衣裳顛倒之自公召之遂面至謂文侯大喜乃

置酒而稱曰夫遠賢而近所愛非社稷之曰欲知其子視其

母說苑作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君不賢惡能得賢遂廢太

子訴召中山君以為嗣說苑作趙倉一使而文侯為詩曰鳳

凰于飛翺、其羽亦集愛止詩、王多吉士惟君子使媚于

天子說苑作倉君子曰夫使非直敵車罷馬而已亦將喻誠

信通氣志明好惡然後可使也韓嬰

田駟欺鄰君、將使人殺之田駟恐告惠子、見鉅君

曰今有人見君則欺其一目美如君曰我必殺之惠曰說苑

目欺君奚為不殺君曰不能勿欺惠子曰田駟東慢齊侯南

欺荆王駟之於欺人替也君奚怨焉鉅君乃不殺韓嬰

魏王謂鄭王曰始鄭梁一國也已而別今願復得鄭而合之梁鄭君患之召群臣而與之謀所以對魏鄭公子謂鄭君曰此甚易應也君對魏曰以鄭為故魏而可合也則弊邑亦願得梁而合之鄭魏王乃止韓非

魏惠王使人謂韓昭侯曰夫鄭乃韓氏亡之也願君之與其後也此所謂存亡繼絕之義君若封之則大名昭侯患之公子食我曰臣請往對之公子食我至于魏見魏王曰大國命敝邑封鄭之後弊邑不敢當也弊邑為大國所患昔出公之後聲氏為晉公拘于銅鞮大國弗憐也而使弊邑存亡繼絕弊邑不敢當也魏王慙曰固非寡人之志也客請勿復言是

卷之七十九

五

本不義以行不義也魏王雖無以應韓之為不義愈益厚也公子食我之辯適足以飾非遂過呂覽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耻之曰君為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讐衍請受甲二十萬為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扶其背折其脊季而聞而耻之曰築十仞之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

矣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于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于蝸之右角者曰重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為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乎君曰無辨客出而君惘然若有亡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鳴也吹劍首者映而已矣堯舜人之所書也道堯舜于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呖也南華

卷之七十九

五

客謂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無譬則不能言矣王曰諾明日見謂惠子曰願先生言事則直言耳無譬也惠子曰今有人于此而不知彈者曰彈之狀何若應曰彈之狀如彈則論乎王曰未諭也於是更應曰彈之狀如弓而以竹為弦則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說者固以其所知論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無譬則不可矣王曰善說苑楚魏會於晉陽將以伐齊王患之使人召于髡曰楚魏謀欲伐齊願先生與寡人共憂之淳于髡大笑而不應王復問之又復大笑而不應三問而不應王憊然作色曰先生以寡人國為戲乎淳于髡對曰臣不敢以王國為戲也臣笑臣隣

之祠田也以盍飯與一鮒魚其祝曰下田濬邪得穀百車
操者宜木臣笑其所以祠者少而所求者多王曰善賜之千
金車百乘立為上卿說苑○又曰十三年諸侯兵以伐
夫告曰有智為寡人用之於是博學士于髡仰天大笑而不
應王復問之又大笑不應三笑不應王絕然作色不悅曰先
生以寡人語為戲乎對曰臣非敢以大王語為戲也臣笑臣
謫之祠田也以一盍飯一盍酒三鮒魚祝曰髡者宜未濬
邪者百車傳之後世洋有餘臣笑其賜也薄而請之厚也
於是王乃立淳于髡為上卿賜之千金車百乘與平諸侯
之事諸侯聞之立罷其兵休其士卒

孟嘗君前在於薛荆人攻之淳于髡為齊使於荆還反過於
薛孟嘗君令人禮貌而親郊迎之謂淳于髡曰荆人攻薛夫
子勿為憂文無以復待也淳于髡曰敬聞命矣至於齊畢報

卷之七十九

七

王曰何見於荆對曰荆甚固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
對曰薛不量其力而為先王立清廟荆固而攻薛清廟必
危故曰薛不量其力而荆亦甚固齊王如顏色曰嘻先君之
廟在焉疾卒兵救之由是薛遂全顛覆之請坐拜之謂雖薄
則薄矣故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見人之急也若自在危厄
之中豈用強力哉強力則鄙矣說之不聽也任不獨在所說
亦在說者呂覽

齊人淳于髡以從說魏王辯之約車十乘將使荆薛而
行人以為從未足也復以衡說其辭若然魏王乃止其行而
疏其身失從心志而有不能成衡之事是其所以固也夫言

有宗事有本失其宗本技能雖多不若其寡也故周鼎著傳
而使鮫其指先王以見大巧之不可也故慎子曰匠人知為
門能以門所以不知門也故必杜然後能門鴻烈

昔趙文王喜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
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
患之募左右曰孰能悅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
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弗受與使者俱
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
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
所欲秦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

卷之七十九

八

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
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
莊子曰諾周善為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
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悅之今夫子必
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
太子太子乃與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
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
以劍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
不留行王大悅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為劍者示之以虛
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

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于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為鋒齊岱為鏑晉魏為脊周宋為鏑韓魏為銑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刺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本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决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劍

卷之七十九

七

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鏑以賢良士為脊以忠直士為鏑以豪傑士為銑此劍直之亦無前本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鬚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决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鬪鷄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于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為大王薄之王乃幸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

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南華

田贊衣補新序作儒衣而見荆王荆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惡也田

贊對曰衣又有惡於此者也荆王曰可得聞乎對曰甲惡於

此王曰何謂也對曰冬日則寒夏日則暑衣無惡乎甲者贊

也貧故衣惡也今大王萬乘之主也富貴新序作厚無敵而好衣

民以甲臣弗得也新序作臣為意者為其義耶甲之事兵之

事也新序作斬人之頸新序作斬人之腹陳人之城墉刑人之父

子也新序作係其名又甚不榮意者謂其實新序作貴下耶苟慮

害人亦必慮害之苟慮危人亦必慮危之其實則人甚

不安之二者臣為大王無取焉王無以應說雖未大行田贊

卷之七十九

七

可謂能主其方矣若夫偃息之義則未之識也呂覽口新序

問陳孔子言趙王賤兵而貴禮也夫儒服光王之服也而荆

王惡之兵者國之凶器也而荆王喜之所以屈于田贊而危

其國也故春秋曰善為國者不師此之謂也

空權之過秦趙相與約曰自今以來秦之所欲為趙助之

趙之所欲為秦助之居無幾何秦興兵攻魏趙欲救之秦王

不悅使人讓趙王曰約曰秦之所欲為趙助之趙之所欲為

秦助之今秦欲攻魏而趙因欲救之此非約也趙王以告平

原君平原君以告公孫龍公孫龍曰亦可發使而讓秦王曰

趙欲救之今秦王獨不助趙此非約也韓非

論曰堅白石三可乎曰不可曰一可乎曰可曰何執曰無堅

得白其舉也二無白得堅其舉也二曰得其所白不可謂無
白得其所堅不可謂無堅而之石也之於然也非三也曰視
不得其所堅而得其所白者無堅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
所堅得其堅也無白也曰天下無白不可以視石天下無堅
不可以謂石堅白石不相外藏三可乎曰有自藏也非藏而
藏也曰其白也其堅也而石必得以相盛盈其自藏奈何曰
得其白得其堅見與不見離一一不相盈故離一也者藏也
曰石之白石之堅見與不見二與三若廣脩而相盈也其非
舉乎曰物白馬不定其所白物堅馬不定其所堅不定者兼
惡乎甚石也曰循石非彼無石非石無所取乎白石不相離

卷之七十九

世

者固乎然其無已曰於石一也堅白三也而在于石故有知
焉有不知焉有見焉有不見焉故知與不知相與離見與不
見相與藏故孰謂之不離曰目不能堅手不能白不可謂
無堅不可謂無白其異任也其無以代也堅白域於石惡於
離曰堅未與石為堅而物兼未與為堅而堅必堅其不堅石
物而堅天下未有若堅而堅藏白固不能自白惡能白石物
乎若白者必白則不白物而白焉黃黑與之然石其無有惡
取堅白石乎故離也離也者因是力與知果不若因是且猶
白以目以火見而火不見則火與目不見而神見神不見而
見離堅以手而手以撫是撫與手知而不知而神與不知神

乎是之謂離馬離也者天下故獨而正公孫龍

公孫龍者平原君之客也好刑名以白馬為非白馬或謂子
高曰此人小辨而毀大道子盡往正諸子高曰大道之悖天
下之交往也吾何病焉或曰雖然子為天下故往也子高適
趙與龍會平原君家謂之曰僕居魯聞下風而高先生之行
也願愛業之日久矣然所不取於先生者獨不取先生以白
馬為非白馬爾誠去非白馬之李則寧請為弟子公孫龍曰
先生之言悖也龍之學正以白馬非白馬者也今使龍去之
則龍無以教矣今龍為無以教而乃李於龍不亦悖乎且夫
李於龍者以智與李公孫龍有馬為字不逮也今教龍去白馬非馬

卷之七十九

世

是先教也而後師之不可也先生之所教龍者似齊王之問
尹文也齊王曰寡人甚好士而齊國無士公孫龍有領聞大
王無以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君則忠事親則孝交友則信處
鄉則順有此四行者可謂士乎王曰善是真謂吾所士者也
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為臣乎王曰所願不可得也公孫龍
好勇尹文曰使此人於廣庭大衆之中見侮而不敢聞王將
以為臣乎王曰夫士也公孫龍見侮而不聞是辱則寡人不
以為臣矣尹文曰雖見侮而不聞是未失所以為士也然而
王公龍有不以為臣則卿所謂士者乃非士乎公孫龍有
應尹文曰今有人君將理其國人有非則非之無非則亦非
之有功則賞之無功則亦賞之而怨人之不理也亦可乎齊王

曰不可尹文曰臣竊現下吏之理齊其方若此矣王曰寡人
理國信若先生之言人雖不義人不敢怨也意未至然與
尹文曰言之敢無夫王之令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民有畏王
令故見侮終不敢聞是全王之法也而公孫龍有而王曰見侮
非之也無非而王辱之故而不以為臣是罰之也公孫龍
因除其罪不以為臣也而王不以為臣是罰之也公孫龍
罪而王且王以不敢聞為辱必以敢聞為榮公孫龍作且王
罰之也且王以不敢聞為辱必以敢聞為榮公孫龍作且王
榮敢聞者也榮敢聞者是而王是之必以為是王之所賞更
臣矣必以為臣者賞之也彼無功而王賞之是王之所賞更
之所罰也上之所是法之所非也賞罰是非相與曲
謬雖十黃帝固所不能治也齊王無以應子之言有似齊王
子知難白馬之非馬不知所以難之說且白馬非白馬者乃
以此猶知好士之名而不知察士之類
子先君仲尼之所取也龍聞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
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園反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也
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
遂亦曰人得之而已矣何必楚乎若是者仲尼異楚人於所
謂人也夫是仲尼之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之異白馬於
所謂馬悖也先生好儒術而非仲尼之所取也欲李而使龍
去所以教雖百龍之智固不能當前也子高莫之應退而告
人曰言非而悖巧而不理此固吾所不答也異日平原君會
衆賓而延子高平原君曰先生聖人之後也不遠千里來顧
臨之欲去夫公孫子白馬之李今是公非未分而先生翻然
欲高逝可乎子高曰理之至精者則自明之豈遑穿之退哉

卷之七十九

廿三

平原君曰至精之說可得聞乎荅曰其說皆取之經傳不敢
以意春秋記六鵬退飛觀之則六察之則鵬猶馬也六猶
白觀之得見其白察之則知其馬色以名別內由外顯謂之
白馬名實當矣若以絲麻加之女工為縹素青黃色名雖殊
其質則一是以詩有素絲不曰絲素禮有縹布不曰布縹縹
牛玄武此類甚衆先奉其色後名其質萬物之所同聖賢之
所常也君子之謂貴當物理不貴繁辭若尹文之折齊王之
所言與其法錯故也穿之所說於公孫子高其智悅其行也
去白馬之說智行固存是則穿未失其所師者也稱此云
沒其理矣是楚王之言楚人亡弓楚人得之先君夫子探其
本意欲以示廣其實狹之故曰不如亦曰人得之而已也是
則異楚王所謂楚非異楚王之所謂人也以此為喻乃相擊
切矣凡言人者總謂人也亦猶言馬者總謂馬也楚自國也
白自色也欲廣其人宜在去楚欲正名色不宜去白沈察此
理則公孫之辨破矣平原君曰先生言於理善矣固須謂衆
賓曰公孫子能荅此乎燕客史由對曰辭則有焉理則否矣
文曰願聞何謂士王曰見齊王王曰齊王曰齊王曰齊王
孝事君則忠交與則信居鄉則悌有此行者可謂士乎齊
王曰此真所謂士也尹文曰使若人于廟朝中見侮則王將
以為臣乎王曰否大夫見侮而不問則失其四行也夫士
行為是未失其所以為士一矣未失其所以為士一而王以

卷之七十九

廿四

為臣失其所以為士一而王不以為臣則嚮之所歸士者乃
士乎王無以應尹文曰今有人於此將治其國民有非則非
之民無非則非之民有罪則罰之民無罪則罰之而愚民之
難治可乎王曰不可尹文曰竊見下吏之治齊也方若此也
王曰使寡人治信若是不則雖請不治寡人弗怨也意者未至
然乎尹文曰有畏王之令深見海而不欲謂之辱者非此之謂
也而王曰見侮而不欲謂之辱者非此之謂也王曰王之令
以為臣不以為臣者罪之也此無罪而王罰之也齊王無以
應論皆若此故國殘身危走而之穀如衛齊王周室之孟
此伯也太公之所老也桓公嘗以

孔穿公孫龍相與論於平原君所深而辯至于藏三牙
耳大公孫龍言之藏三牙甚辯孔穿不應少選辭而出明日
孔穿朝平原君謂孔穿曰昔者公孫龍之言甚辯孔穿子有
如何孔穿曰然幾能令藏三牙矣雖然難頗得有問于君謂

卷之七十九

某

藏三牙甚難而實非也謂藏兩牙甚易而實是也知君將從
易而是也者乎將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不應明日謂公孫
龍曰公無與孔穿辯孔穿子有云其人理勝于辭公判柱國
莊伯令其父視曰曰在天視其奚如曰正圓視其時曰當今
令謁者駕曰無馬令消人取冠進上問馬齒圍人曰齒十二
與牙三十人有任臣不亡者臣亡莊伯決之任者無罪
中山公子牟者魏國之賢公子也好與賢人游不恤國事而
悅趙人公孫龍樂正子輿之徒笑之公子牟曰子何笑牟之
悅公孫龍也子輿曰公孫龍之為人也行無師孝無友佞給
而不中漫衍而無家好怪而妄言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與

卷之七十九

某

韓檀等肆之公子牟變容曰何子狀公孫龍之過欲請問其
實子輿曰吾笑龍之詔孔穿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
相及夫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絕落後矢之括猶衛弦視
之若一焉孔穿駭之龍曰此未其妙者逢蒙之弟子曰鴻超
怒其妻而怖之引鳥號之弓綦衛之箭射其目矢未注眸子
而睚不睚矢墜地而塵不揚是豈智者之言與公子牟曰智
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曉後鏃中前括鈞後于前矢注眸子
而睚不睚盡矢之勢也子何疑焉樂正子輿曰子龍之徒焉
得不飾其闕吾又言其尤龍誑魏王曰有意不心有指不至
有物不盡有影不移髮引千鈞白馬非馬孤憤未嘗有母其
負類反倫不可勝言也公子牟曰子不諭至言而以為尤也
尤其在子矣夫無意則心同無指則皆至盡物者常有影不
移者說在改也髮引千鈞勢至等也白馬非馬形名離也孤
憤未嘗有母非孤憤也樂正子輿曰子以公孫龍之鳴皆條
也設令發於餘戮子亦將承之公子牟默然良久告退曰請
待餘日更謁子論冲虛
世間悲哀喜樂嗔怒憂愁久惑于此今轉之在已為哀在他
為悲在已為樂在他為喜在已為嗔在他為怒在已為愁在
他為憂在已若扶之與携謝之與議故之與已相去千里也
夫言之術與智者言依於博與博者言依於辯與辯者言依

於安與貴者言依於勢與富者言依於豪與貧者言依於利與勇者言依於敢與愚者言依於說此言之術也不用在早圖不窮在早稼非所宜言勿言非所宜為勿為以避其危非所宜取勿取以避其咎非所宜爭勿爭以避其聲一聲而非駟馬勿追一言而急駟馬不及故愚言不出口苟語不留耳此謂君子也鄧析

夫謀莫難於必聽事莫難於必成必合於數聽必合於情故抱薪加火陳者必先燃平地注水濕者必先濡故曰動其類安有不應者獨行之術也鄧析

葉成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帶玉劔履鵠馬立于進水之上大

卷之七

七

夫擁鍾、縣令執將號令呼誰能渡王者於是也楚大夫莊辛過而說之遂造托而拜謁起立曰臣願把君之手其可乎襄成君忿作色而不言莊辛遷延盥手而稱曰君獨不聞夫鄂君子皙之汎舟于新波之中也乘青翰之舟極蘭芷張翠蓋而檢犀尾班麗柱桂會鍾鼓之音畢榜枻越人擁楫而歌辭曰濫兮拊草濫兮昌棖濫兮昌州馬乎秦齊、纓予乎昭潭秦踰添悵隨河鄧君子皙曰吾不知越歌子試為我楚說之於是乃召越譯乃楚說之曰今夕何夕兮掌中洲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耻心義頹而不絕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

知於是鄂君子皙乃櫓修袂行而擁之舉繡被而覆之鄂君子皙親楚王母弟也官為令尹爵為執珪一榜枻越人猶得交歡盡意焉令尹何以踰於鄂君子皙臣獨何以不若榜枻之人願把君之手其不可何也葉成君乃奉手而進之曰吾少之時亦嘗以色稱于長者矣未嘗遇慘如此之卒也自今以後願以壯少之禮謹受命說苑

路說謂周頌曰公不愛趙天下必從周頌曰固欲天下之從也天下從則秦利也路說應之曰然則公欲秦之利夫周頌曰欲之路說曰公欲之則胡不為從矣呂覽

秦王立帝宜陽令許綰誕魏王魏王將入秦魏敬謂王曰以

卷之七

七

河內孰與梁重王曰梁重又曰梁孰與身重王曰身重又曰若使秦求河內則王將與之乎王曰弗與也魏敬曰河內三論之下也身三論之上也秦索其下而王弗聽索其上而王聽之臣竊不取也王曰甚然乃輒輟行呂覽

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于牛目群臣多諫於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行葬民必甚疾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更日太子曰為人子者以民勞與官費用之故而不行先生之葬不義也子勿復言群臣皆莫敢諫而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是其唯惠公乎請告惠公惠公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歷葬於渦諫作渦

山之尾葉水論衡作擊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語先君必欲

一見群臣百姓也天故使葉水見之于是出而為之張朝百

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

甚及牛日難以行太子為及日之故得無嫌於欲亟葬乎願

太子易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撫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雨雪甚

因弛期而更為日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不為意者羞法文

王也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葬日惠子不徒行說也又令

魏太子未葬其先君而因有說文王之義說文王之義以示

天下豈小功也哉呂覽

韓氏城新城期十五日而成段喬為司空有一縣後二日既

卷之七

先

喬執其吏而囚之囚者之子走告封人子高曰唯先生能活

臣父之死願委之先生封人子高曰諾乃見段喬自扶而上

城封人子高左右望曰美哉城乎一大功矣子必有厚賞矣

自古及今功若此其大也而能無有罪戮者未嘗有也封人

子高出段喬使人夜解其吏之束縛也而出之故曰封人子

高為之言也而匿己之為而為也段喬聽而行之也匿己之

行而行也說之行若此其精也封人子高可謂善說矣呂覽

溫人之周、不納客問之曰客邪對曰主人問其巷人而不

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也而自謂非客何

也對曰臣少也誦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

王臣今君天子則我天子之臣也豈有為人之臣而又為之

容哉故曰主人也君使出之韓非

有獻不死之藥于荆王者謁者操之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

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大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

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

謁者也且容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是容

欺王也夫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也不如釋臣王乃不

殺韓非傳物志曰君山有道與吳也山潛通上有美酒數

殺年得飲者不死漢武帝帝崩七日遣男女數十人至君山得

酒飲之東方朔曰臣請視此酒請視之因一飲盡帝欲殺之

趙王使人於楚鼓瑟而遣之說先有之字曰慎無失說先有之字吾言

卷之七

幸

使者受命伏而不起曰大王鼓瑟未嘗若今日之悲也王曰

調國方調矣說先有之字使者曰調則可記說先有之字其柱王曰不可天

有燥濕絃有緩急柱有推移不可記也說先有之字可知是以不書

使者曰請借此以喻楚之去趙也千有餘里亦有吉凶之變

說先有之字說先有之字任之以事不制以辭說先有之字凶則弔之吉則賀之說先有之字

憂患猶柱之有推移不可記也故王之使人必慎其所之

而不任以辭詩曰征夫捷、每懷靡及蓋傷自上而御下也

韓詩

相劍者曰白所以為堅也黃所以為物也黃白雜則堅且物

則不堅且不物也又柔則鏗堅則折折且鏗馬得為利劍
之情未平而或以為良或以為惡說使之也故以聰明聰
說則妄說者止無以聰明聰說則堯桀無別矣此忠臣之所
患也賢者之所以廢也 呂覽

見說宋人善辯者也持白馬非馬也服齊稷下之辯者乘白
馬而過關則頽白馬之賦故藉之虛詞則能勝一國考實按
形不能謾於一人 韓非

虞慶為屋謂匠人曰屋大尊匠人對曰此新屋也塗濡而椽
生虞慶曰不然夫濡塗重而生椽撓以撓椽任重塗此宜卑
更日久則塗乾而椽燥塗乾則輕椽燥則直以直椽任輕塗

卷之七十九

世

此益尊匠人誦為之而屋壞 韓非曰鴻烈曰高陽魁將為室
生如塗其上必將撓以生材任重塗今雖成後必敗高陽魁
曰不然本枯則益勁塗乾則益輕以動材任重塗今雖成後
必善也後果敗此所謂直于辭而不可用者也

范且曰弓之折必於其盡也不於其始也夫工人張弓也伏
桀三旬而蹈弦一日犯机是節之其始而暴之其盡也焉得

無所折范且曰不然伏桀一日而蹈弦三旬而犯机是暴之

其始而節之其盡也工人窮也為之弓折 文選且虞慶之言皆

之情人主說而不禁此所以敗也夫不謀治強之功而說事
辨說文麗之聲是却有所之士而任壞屋折弓也故人主之
于國事也然則士旁矣 韓非

東周欲為田西周不下水蘇子見西周君曰今不下水所以

富東周也民皆種他種欲食之不如下水以病之東周不必

復種稻種稻而復奪之是東周受于君矣西周遂下水 柳道

子豐曰夫物有定名而論有一至是故有可以一言而得其

極雖十言不能奪者惟析理即實為得不以濫鹿費辭為賢

也然而世俗之人聰達者寡隨聲者衆持論無主俯仰為資

因貴勢而附從託浮說以為定不求之于本不考之于理故

允長濶散之言而衆莫能折其中所以為口實而無得也夫

論辨者貴其能別是非之理非巧說之謂也當要者納言得

理此乃辨也聰者由弗之察辭氣支離取喻多端幸較以類

理不應實而聰者因形飾偽徒讚然之是所謂以巧辭多喻

卷之七十九

世

為辨而莫識一言之別實者也人皆欲剖析分理極度真偽

固不知所以精之如自為得其謬惑莫之甚焉是故事多欺

事而寡特之知困于群醜也夫聰者不可亂以淫聲明者不

可眩以邪色而世人不求聰明故有氣勢者益得之半無此

二者損得之半也 孔鮒

凡言不合先王不順禮義謂之姦言雖辯君子不聽法先王

順禮義當孝者然而不好言不樂言則必非誠士也故君子

之於言也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辯 荀子

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為甚故贈人以言重于金石

珠玉現人以言美于黼黻文章聽人之言樂于鍾鼓琴瑟故

君子之於言無厭鄙夫反是好其實不恤其文是以終身不免坤汙庸俗故易曰括囊無咎无吝腐儒之謂也荀子

凡說之難以至高遇至卑以至治接至亂未可直至也達李則病繆近世則病庸善者于是間也亦必遠李而不繆近世而不庸與時遷徙與世偃仰緩急贏絀府然若渠堰括之于已也曲得所謂焉然而不折傷故君子度已則以繩接人則用拙度已以繩足以為天下法則矣接人用拙故能寬容固求以成天下之大事矣故君子賢而能容罷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淺粹而能容雜夫是之謂兼術詩曰徐方既同天子之功此之謂也談說之術韓嬰作齊莊以莊之端誠以處

卷之七十九

三

之堅強以待韓嬰之分別以論之譬稱以明韓嬰之欣驩芬作待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常無不受雖不說人莫不貴韓嬰有若夫無類之說不形之行不替之夫是之謂為能貴其所貴傳曰唯君子為能貴其所貴此之謂也荀子

子苑卷之八十

言語

君子必辨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為甚焉是以小人辨言險而君子辨言仁也言而非仁之中也則其言不若其默也其辨不若其訥也言而仁之中也則所言者上矣不好言者下也故仁言大矣起于上所以道下正令是也起於下所以忠於上謀救是也故君子之行仁也無厭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言君子必辨小辨不辨不如見端見端不如見本本小辨而察見端而明本分而理聖人士君子之分具矣荀子

卷之八十

一

有小人之辨者有士君子之辨者不先慮不早謀發之而當成文而類居錯遷徙變不窮是聖人之變者也先慮之早謀之斯須之言而足聽文辨而致實博而黨正是士君子之辨也聽其言則辭辨而無統用其身則多詐而無功上不足以順明王下不足以和齊百姓然而口舌之均嚙唯則節足以為奇偉假却之厲夫是之謂姦人之推聖王起所以先謀也然後盜賊次之盜賊得變此不得變荀子言順比滑澤洋：灑：然則見以為華而不實敦祗恭厚顯固慎完則見以為拙而不倫多言繁稱連類比物則見以為虛而無用摠微說約徑省而不飾則見以為剗而不辯激意

親近探知人情則見以為諧而不讓闊大廣博妙遠不測則見以為夸而無用家計小談以其數言則見以為陋言而近世辭不悖逆則見以為貪生而諛上言而遠俗詭譎人間則見以為誕捷敏辯給繁於文采則見以為史珠釋文李以實信言則見以為鄙時稱詩書道法往古則見以為誦韓非

上古有湯至聖也伊尹至智也夫至智說至聖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為庖宰昵近習親而湯乃僅知其賢而用之故曰以至智說至聖未必至而必受伊尹說湯是也以智說愚必不聽文王說紂是也故文王說紂而紂囚之翼侯翼

卷之八十

五

乞傳說轉驚孫子膺脚於魏吳起收注於岸門痛西河之為秦卒枝解於楚公叔座言國器反為憐公孫鞅奔秦聞龍逢斬義弘弑尹子宰於棘司馬子期死而浮於江田明辜射愛子賤西門豹不聞而死人手董安于死而陳於市宰予不免於田常范雎折脅於魏此十數人者皆世之仁賢忠良有道術之士也不幸而遇悖亂闇惑之主而死然則雖聖賢不能必死也逆幾辱者何也則愚者難說也故君子不少也且至言忤於耳而倒於心非賢聖莫能聽賴大王熟察之也

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為名高

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過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陰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疎之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顯棄其身矣此不可不察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彼顯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說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為如此者身危規異事而當知者揣之外而得之事泄於外必以為已也如此者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忘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此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禮義以挑其

卷之八十

五

惡如此者身危貴人或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如此者身危強以其所不能為為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故與之論大人則為以問已矣與之論細人則以為貴重論其所愛則以為藉資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已也徑省其說則以為不智而拙之未盡博辯則以為多而交之畧事陳意則曰怯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矜而減其所耻彼有私急也必以公義示而強之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說者因為之飾其美而少其不為也其心有高也而實不能及說者為之舉其過而見惡而多其不行也有所矜以智能則為之

舉異事同類者多為之地使之資說於我而佯不知也以資其智欲內相存之言則必以美名明之而微見其合於私利也欲陳危害之事則顯其毀誹而微見其合於私患也善與人與同行者規與事與同計者有與同行者則必大飾其無傷也有與同敗者則必以明飾其無失也彼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也自勇其斷則無以其謫怒之自智其計則無以其欺窮之大意無所拂忤辭言無所擊摩然後極智辯焉此道之所得親近不疑而得盡為辭也

韓非

陸賈從高祖定天下名為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陀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陀印

卷之八十

四

為南越王陸生至尉陀推結箕踞見陸生陸生因說陀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棄反天性捐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惟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籍倍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也至強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諸侯遠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強於此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家墓夷種宗族使一偏將十

萬眾臨越則殺王已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陀乃蹶然起坐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問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強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理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眾車輿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嘗有也今王眾不過數十萬皆蠻夷踞山海之間譬若漢一郡何可乃比於漢王尉陀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乃大悅陸生與留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去令我日間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使送亦千金陸生拜

卷之八十

五

尉陀為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為太中大夫說死

天下之辯有三至五勝而辭置下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悖輸公適意揚其所謂使人預知焉不務相迷也是以辯者不失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故辯可現也夫繁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悖數譬以相移外人之身使也不得反其意則論便然後害生也夫不疏其指而弗知謂之隱外意外身謂之諱幾幾倚跌謂之移指緣謬辭謂之引四者所不為也故理可同暗也夫隱諱移引爭言競為而後息不能無害其為君子也故君子不為也論語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

而已矣詩曰無易由言無曰可矣歸嬰

孝武皇帝時汾陰得寶鼎而獻之於甘泉宮群臣賀上壽曰
陛下得周鼎侍中虞丘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召而問曰
朕得周鼎群臣皆以為周鼎而壽王獨以為非何也壽王有
說則生無說則死對曰臣壽王安敢無說臣聞夫周德始產
于后稷長於公劉大子太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洞
天下漏泉無所不通上報天應鼎為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
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陛下之身
逾盛天瑞並至徵祥畢見昔始皇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
得天昭有德寶鼎自至此天之所以予漢乃漢鼎非周鼎也

卷之八十

六

上曰善群臣皆稱萬歲是日賜虞丘壽王黃金十斤說苑
武帝欲殺乳母乳母告急於東方朔曰帝忍而後旁人言
之益死之速耳汝臨去但屢顧我當設奇以激之乳母如
言朔在帝側曰汝宜速去帝今已大豈念汝乳哺時恩邪帝
愴然遂舍之西京雜記

宣帝時公卿大夫朝會丞相語次云曩生子長食其母乃飛
時有者應曰但聞鳥子反哺其母丞相大慙海失言
孫卿曰夫談說之術齊莊以立之端誠以處之堅強以持之
譬稱以諭之分別以明之歡忻憤滿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
如是則說常無不行矣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傳曰唯君子

為能貴其所貴也詩云無由易言無曰可矣思谷子曰人之
不善而能矯之者難矣說之不行言之不從者其辭之不明
也既明而不行者持之不固也既固而不行者未必其心之
所善也辨之明之持之固之又中其人之所善其言神而珍
白而多能入於人之心如此而說不行者天下未嘗聞也此
之謂善說子貢曰出言陳辭身之得失國之安危也詩云辭
之緝矣民之夷矣夫辭者人之所以自通也主父偃曰人而
無辭安所用之昔子產修其辭而趙武致其敬王孫滿明其
言而楚莊以慙蘇秦行其說而六國以安蒯通陳其說而身
得以全夫辭者乃所以尊君重身安國全生者也故辭不可

卷之八十

七

不辭脩而說不可不善說苑
孔季彥見劉公容適有獻魚者公熟視魚歎曰厚哉天之於
人也生五穀以為食育鳥獸以為肴衆座僉曰誠如明公之
數季彥曰賤子愚意竊與衆君子不同以為不如明公之數
教也何者萬物之生各稟天地未必為人徒以知得而食
焉故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有知也伏羲始嘗草木一
日而遇七十二毒然後五穀乃形非天本為人而生也蚊蚋
食人蚋蚋食土非天故為蚊蚋生人為蚋蚋生地也知此不
然則五穀鳥獸之生本不為人以為無疑矣公良久曰辨
哉衆坐默然孔附曰薛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

較生魚鳥以爲之用眾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二預干
次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與我並生類也類無貴賤徒以
小大智力和相制逆相食非相爲而生之也取食者而食
之豈天本爲人而生之且蚊蚋蟻虎狼食肉非天本爲蚊
蚋生人虎復生肉者哉

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瓏璽其聲者其質玉乎
聖人矢口而成言肆筆而成書言可聞而不可殫書可覩而
不可盡揚子

辨於口言甘辭巧爲賢乎則夫子貢之徒是也子貢之辨勝
顏淵孔子序置於下實才不能高口辨机利人決能稱之夫
自文帝尚多虎園畜夫少上林尉張釋之稱周勃張相如文
帝乃悟夫辨於口虎園畜夫之徒也王充

卷之八十

八

俗士之所謂辨者非辨也非辨而謂之辨者蓋聞辨之名而
不知辨之實故目之妄也俗之所謂辨者利口者也彼利口
者苟美其聲氣繁其辭令如激風之至如暴雨之集不論其
非之性不識曲直之理期於不窮務必於勝以故淺識而好
奇者見其如此也固以爲辨不知木訥而達道者雖口屈而
心不服也夫辨者求服人心也非屈人口也故辨之爲言別
也爲其善分別事類而明處之也非謂言辭切給而以陵蓋
人也故傳稱春秋微而顯婉而辨者然則辨之言必約以至
不煩而論疾徐應節不犯禮教足以相稱樂盡人之辭善致
人之志使論者各盡得其願而與之得解其稱也無以名其

卷之八十

九

理也不獨顯若此則可謂辯故言有拙而辯者焉有巧而不
辯者焉君子之辯也欲以明大道之中也是豈取一坐之勝
哉人心之於是非也如口於味也口者非以己之調膳則獨
美而與人調之則不美也故君子之於道也在彼猶在己也
苟得其中則我心悅焉何擇於彼苟失其中則我心不悅焉
何取於此故其論也遇人之是則止矣遇人之是而猶不止
苟言苟辯則小人也雖美說何異乎鵠之好鳴鐸之誼諱哉
故孔子曰小人毀譽以爲辯絞急以爲智不遜以爲勇斯乃
聖人所惡而小人以爲美豈不哀哉夫利口之所以得行乎
世也蓋有由也且利口者心足以見小教言足以盡巧辭給
足以應切問難足以斷俗疑然而好說而不倦謀如也夫
類族辨物之士者寡而愚闇不達之人多孰知其非乎此其
所無用而不見棄也至賤而不見遺也先王之法析言破律
亂名改作者殺之行僻而堅言僞而辯記醜而傳順非而澤
者亦殺之爲其疑衆惑民而潰亂至道也孔子曰巧言亂德
惡似而非者也徐幹

夫建事立義莫不須理而定及其論難鮮能定之夫何故哉
蓋理多品而人材異也夫理多品則難通人材異則情詭情
詭難通則理失而事違夫事有四部明有四家情有九偏流
有七似說有三失難有六構通有八能若夫天也氣化盈虛

損益道之理也法制正事：之理也禮教宜通義之理也人情樞机情之理也四理不同其於才也須明而章明待質而行是故質於理合：而有明：足見理：足成家是故質性平淡思心玄微能通自然道理之家也質性警徹權略机捷能理煩速事理之家也質性和平能論禮教辯其得失義理之家也質性机解推情原意能通其变性理之家也四家之明既異而有九偏之情以性犯明各有得失剛畧之人不能理微故其論大体則弘博而高遠歷纖理則宕往而踈越抗厲之人不能迴撓論法直則括濫而公正說變通則否戾而不入堅勁之人好攻其事實指机理則類灼而徹盡涉大道

卷之八十

十一

則徑路而單持辯給之人辭煩而意銳推人事則情識而窮理即大義則恢愕而不周浮沉之人不能沉思序踈數則豁達而傲博主事要則熾炎而不定淺解之人不能深難聽辨說則擬鏗而愉悅審精理則掉轉而無根寬恕之人不能速捷論仁義則弘詳而長雅趨時務則遲緩而不及溫柔之人力不休強味道理則順適而和暢擬難則濡悞而不盡好奇之人橫逆而求異造權譎則個儻而瓌壯案清道則詭常而恢迂此所謂性有九偏各從其心之所可以為理若乃性不精暢則流有七似有漫談陳說似有流行者有理少多端似若博意者有迴說合意似若讚解者有慶後持慶長從衆

所安似能聽斷者有避難不應似若有餘而實不知者有慕通口辭解似悅而不擇者有因勝情失窮而称妙跌則倚蹠實求兩解似理不可屈者凡此七士似衆人之所惑也夫辯有理勝有辭勝理勝者正白黑以廣論釋微妙而通之辭勝者破正理以求異求異則正失矣夫九偏之才有同有反有雜同則相解反則相非雜則相抵故善接論者度所長而論之歷之不動則不說也傍無聽達則不難也不善接論者說之以難反說之以難反則不入矣善喻者以一言明數事不善喻者百言不明一意百言不明一意則不聽也是說之三失也善難者務釋事本不善難者舍本而理末舍本而理末

卷之八十

十二

則辭構矣善攻強者下其威銳扶其本指以漸攻之不善攻強者引其誤辭以挫其銳意挫其銳意則氣構矣善躡失者指其所跌不善躡失者因抵而抵其性因屈而抵其性則怨構矣或常所思求久乃得之倉卒論人：不速知則以為難諭以為難諭則怨構矣夫盛難之時其誤難迫故善難者微之使還不善難者凌而激之雖欲預藉其勢無由其勢無由則妄構矣凡人心有所思則耳且不能聽是故並思其說競相制止欲人之聽己人亦以其方思之故不了己意則以為不解人情莫不諱不解諱不解則怨構矣凡此六構變之所由興也然雖有變構猶有所得若說而不難各陳所見則莫

知所由矣由此論之談而定理者取矣必也聰能聽序能聽高
求物能名如顏回思能造端子展謀侵晉乃明能見机史
聰哭蒼舒量象動即如辭能辯意伊籍答吳王一拜捷能攝失郭淮答魏帝
秦師退守能待攻墨子謂楚人吾弟攻能奪守毛遂進曰今日
之謀而謝之楚王從奪能易子以子之才易子之兼此八者然後乃能
通於天下之理通於天下之理則能通人矣不能兼有八美
通有一能則所達者偏而所有異目矣是故聰能聽序謂之
名物之材思能造端謂之構架之才明能見机謂之連識之
材辭能辯意謂之贈給之材捷能攝失謂之權捷之材守能
待攻謂之持論之材攻能奪守謂之推徹之材奪能易予謂
之賢說之材通材之人既兼此八材行之以道與通人言則
同解而心喻與衆人言則察色而順性雖明包衆理不以尚
人聰敵資給不以先人善言出已理足則止鄙誤在人過而
不迫爲人之所懷扶人之所能不以事類犯人之所憚不以
言例及己之所長說直說變無所畏惡矣蟲聲之善音贊愚
人之偶得奪與有宜去就不留方其盛氣折謝不怪方其勝
難勝而不矜心平志諭無適無莫期於得道而已矣是可論
經世而理物也劉劭

卷之八

主

材故談不三日不足以盡之一以論道德二以論法制三以
論策術然後乃能竭其所長而舉之不疑然則何以知其兼
偏而與之言乎其爲人也務以流數杆人之所長而爲之名
目如是兼也如陳以美欲人稱之不欲知人之所有如是者
偏也不欲知人則言無不疑是故以深說淺益深益異則
相反則相非是故多直處直則以爲見美靜聽不言則以
爲虛空抗爲高談則以爲不遜謙不盡則以爲淺陋言稱
一善則以爲不博歷發衆奇則以爲多端先意而言則以爲
介美因失難之則以爲不喻說以對反則以爲較已博以異
雜則以爲無要論以同体然後乃悅於是乎有親愛之情稱
舉之譽此偏材之常失劉劭

說者悅也言皆悅懌過悅必爲說之善者伊尹以論味隆殷
太公以辨釣興周及燭武行而紆鄭端木出而存魯亦其美
也暨戰國爭雄辯士雲涌從橫參謀長短角勢轉丸騁其巧
辭飛鉗伏其精術一人之辯重於九鼎之寶三寸之舌強於
百萬之師六印磊落以佩五都隱賑而封至漢定秦楚辯士
頽節鄭君即斃於齊蘇蒯子幾入乎漢鼎雖復陸賈籍甚張
釋傳會杜欽文辨棲護唇舌頽頽萬乘之階抵噓公卿之席
並順風以託勢莫能逆波而沂泗矣夫說貴撫會弛張相隨
不專緩頰亦在刀筆范曄之言事李斯之止逐客並煩情入

卷之八

主

机動言中務雖批逆鱗而功成計合此上書之善說也至鄒陽之說吳梁喻巧而理至故雖危而無咎矣故通鮑鄧事緩而文繁所以歷聘而罕過也凡論之樞要必使時利而義貞進有契於成務退無阻於榮身自非謫敵則唯忠與信披肝膽以獻主飛文敏以濟辭此說之本也而陸氏直稱說煒燁以謫誰何哉劉勰

王孝逸謂子曰盍說乎子曰嗚呼言之不見信久矣吾將正大人以取吉尚口則窮也且致命遂志其唯君子乎文中子魏徵問君子之辯子曰君子奚辯而有時乎為辯不得已也其猶兵乎董常聞之曰君子有不言之辯不殺之兵亦時乎

卷之八十

十四

子曰誠哉不知時無以為君子文中子

容止附冠服

聖人皆有表異傳曰伏羲祿衡連珠唯大目鼻龍伏潛夫論云其相角作易八卦以應樞黃帝顓得天匡陽上法中宿取象文昌顯頊戴午替夫論云是謂清明發節移度蓋象招搖帝嚳辨齒上法月參康度成己取理陰陽堯眉八彩是謂通明曆象日月璇璣玉衡舜重瞳子是謂玄景上應攝提以象三光禮曰禹耳三漏是謂大道興利除害決河踈江舉陶禹喙是謂至誠決獄明白察於人情湯臂三肘是謂柳翼據去不義萬民蕃息文王四乳是謂至仁天下所歸百姓所親武王望羊

潛夫論云是謂攝揚肝目陳兵天下富昌周公背僕是謂強俊成就周道輔於幼主孔子反宇是謂尼甫立德澤所與藏

元通流聖人所以能獨見前觀與神通精者蓋皆天所生也潛夫論云黃帝龍顏棄相被頤曰白虎通曰鴻烈曰堯眉八彩九竅通洞而公正無私一言而萬民齊舜二瞳子是謂重明作事成法出言正華為仁天下所歸百姓所親堯陶禹喙是謂至信決獄明白察於人情湯臂三肘是謂通明發節移度蓋象招搖帝嚳辨齒上法月參康度成己取理陰陽堯眉八彩是謂通明曆象日月璇璣玉衡舜重瞳子是謂玄景上應攝提以象三光禮曰禹耳三漏是謂大道興利除害決河踈江舉陶禹喙是謂至誠決獄明白察於人情湯臂三肘是謂柳翼據去不義萬民蕃息文王四乳是謂至仁天下所歸百姓所親武王望羊

卷之八十

十五

陳平貧而飲食不足說倭倭好而眾人望之曰平可食而肥及韓信為滕公所鑒免于獄韓亦以面狀有異面狀肥亦一相也

伍子胥欲見吳王而不得客有言之於子光者見之而惡其貌不聽其說而辭之客請之王子光王子光曰其貌適吾所甚惡也客以聞伍子胥伍子胥曰此易故也願令王子居於堂上重帷而見其衣若手請因說之王子許伍子胥說之半王子光舉帷搏其手而與之坐說畢王子光大說呂覽潛夫論云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克其辯孔子曰里云相馬以與相士以居弗可虞矣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則失之宰子又云潛夫論明

卷之八十

為臨淄孔鮒

然是子弟之容也荀子

三丈六尺文貌情用內外相為表裏

形中四色發外維如志色之涵容有四起朝廷之容跡然

卷之八十

友

掉肩不上下身似不則從然而任行趨以微啓之容觀然翼然肩狀若不足如射箭旋以微啓之容其始動也穆如驚條其固復也旋如濯絲之容跪以微啓之容掄右而下進左而起手有抑揚各尊其紀跪拜以啓折之容吉事尚左凶事尚右隨前以舉項衡以下寧遠無違背項之狀如屋之玄拜而未起欲坐乘以經坐之容手撫式視五旅欲無顧不遇數小禮動中禮式大禮下之容立乘以經立之容右持綏而左臂詘存劍之緒欲顧不過數小禮動中禮式大禮下之容禮介不拜兵車不式不顧不言反抑式以應武容也兵之容若夫立而枝坐而踞體怠懈志驕傲趨視數顧容色不比

卷之八十

子

動靜不以度妄咳唾疾言嗟氣不順皆禁也古者年九歲入就小亭張小節馬業小道馬束髮就大亭張大節馬業大道馬是以邪放非辟無因入之馬諺曰君子重襲小人無由入正人十倍邪辟無由來古之人其謹於所近乎詩曰光、棧、樸薪之類之濟、辟王左右趨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趨也古者聖王居有法則動有文章位執戒輔鳴玉以行佩玉也上有雙珩下有雙璜衡牙捍珠以納其間珣璜以難之行以采齊趨以肆夏步中規折中矩登車則馬行而鳴鳴、而和應聲曰和則敬故詩曰和鳴雍、萬福攸同言動以紀度則萬福之所聚也故曰明君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

周旋可則容貌可現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承其上以接其等以臨其下以畜其民故為之上者敬而信之等者親而重之下者畏而愛之民者肅而樂之是以上下和協而士庶順一故能宗攝其國以備衛天子而行義足法夫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文富不可為量多不可為數故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棣、富也也不可選衆也言接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品事之各有容志也子鱣由其家來謁於孔子孔子正顏舉杖啓折而立曰子之太親世乃不寧乎放杖而立曰子之兄弟亦得無恙乎曳杖倍下行曰妻子家中得無病乎故身之侶何

卷之八十

子

手之高下顏色聲氣各有宜稱所以尊卑別疎戚也子路見孔子之背啓折舉哀曰唯由也見孔子聞之曰由也何以遺忘也故過猶不及有餘猶不足也語曰況乎明王執中履衡言秉中通而據乎宜故威勝德則淳德勝威則弛威之與德交若繆繆且畏且懷君道正矣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然後君子龍也者人主之辟也亢龍往而不返故易曰有悔、者凶也潛龍入而不能出故曰勿用勿用者不可也龍之神也其唯茲龍乎能與細、能與巨、能與高、能與下、吾故龍變無常能幽能章故聖人者在小不實大

迫不自喪明是審非察中居宜此之謂有威儀古之為路也蓋園以象天二十八捺以象列星軫方以象地三十幅以象月故仰則觀天文俯則察地理前視則觀萬和之聲側聽則觀四時之運此與教之道也今主大淺則知闇太博則業厭二者異同敗其傷必至故詩傳之道既美其施又慎其齊適疾徐任多少造而勿趣稍而勿苦省其所省而堪其所堪故力不勞而身大成此聖人之化也賈誼

上之人所遇色為先聲音次之事項行為後故望而宜為人君者容也近而可信者色也發而安中者言也久而可觀者行也故君子容色天下儀象而望之不假言而知為人君者詩

卷之八十

三

曰顏如渥丹其君也孔韓嬰

古者天子左五鍾將出則撞黃鍾而右五鍾皆應之馬鳴中律駕者有文御者有數立則磬折拱則抱鼓行步中規折旋中矩然後太師奏升車之樂告出也入則撞蕤賓以治容貌容貌得則顏色齊顏色齊則肌膚安難賓有聲鶴震馬鳴及僕介之蟲無不延頸以聽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然後少師奏升堂之樂即席告入也此言音樂相和物類相感同聲相應之義也詩曰鍾鼓樂之此之謂也韓嬰

張湯之父五尺按漢書湯父湯長八尺湯孫長六尺按漢書為長安故安世大將軍安世兄賀不知六尺者誰也○王充

書曰五事一曰貌：若男子之所以恭敬婦人之所以姣好也行步中矩折旋中規立則磬折拱則抱鼓其以入君朝尊以嚴其以入宗廟敬以忠其以入鄉曲和以順其以入州里族黨之中以親詩曰溫，恭人惟德之基孔子曰恭近於禮遠耻辱也說苑

夫法象立所以為君子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慎威儀是故先王之制禮也為冕服采章以旌之為佩玉鳴璫以聲之欲其尊也欲其莊也焉可懈慢也夫容貌者人之符表也符表正故情性治情性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威德著威德著故可以為法象斯謂之君子矣君子者無尺土之封而萬民尊

卷之八十

三

之無刑罰之威而萬民畏之無羽籥之樂而萬民樂之無爵祿之賞而萬民懷之其所以致之者一也故孔子曰君子威而不猛恭而不驕詩云敬爾威儀惟民之則若夫墮其威儀恍其瞻視忽其辭令而望民之則我者未之有也莫之則者則慢之者至矣小人皆慢也而致怨乎人患己之卑而不知其所以然哀哉故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夫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胡可忽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微鬼神不得見其隙也詩曰肅，鬼置施於中林處獨之謂也又有顛沛而不可亂者則成王季

路其人也昔者成王將崩体被冕服然後發預命之辭季路
遭亂結纓而後死白刃之難夫以弥留之困白刃之難猶不
忘敬况於遊宴乎故詩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
之游之言必濟也君子口無戲謔之言：必有防身無戲謔
之行：必有檢故雖妻妾不可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可得而
狎也是以不愠怒而德行：於閨門不諫論而風聲化於鄉
黨傳稱大人正己而物自正者蓋此之謂也以匹夫之居猶
然况得意而行於天下者乎唐虞之帝允恭克讓而光被四
表成湯不敢怠遑而奄有九域文王祇畏而造彼區夏易曰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言下觀而化也禍敗之由也則有媒

卷之八十

五

慢以為階可無慎乎昔宋閔辟首基局見君陳靈被禍於戲
言間即造逆於相詬子公生執於嘗見陳靈被禍於戲
子居身也謹在敵也讓臨下也莊奉上也敬四者備而怨咎
不作福祿從之詩云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
汝故君子之交人也歡而不牾和而不同好而不佞詐李而
不虛行易親而難媚多恕而寡非故無絕交無畔朋書曰慎
始而敬終不以困夫禮也者人之急也可終身蹈而不可須
臾離也須臾離則慢之行殊焉須臾忘則慢之心生焉
况無禮而可以終始乎夫禮也者敬之經也敬也者禮之情
也無敬無以行禮無禮無以節敬道不偏廢相須而行是故

能盡敬以從禮者謂之成人過則生亂：則災及其身昔晉
惠公以慢驕而無嗣文公以肅命而興國卻犇以傲享徵亡
冀缺以敬妻受服子園以大明昭亂蓬蓬以既醉保祿良實
以鶉奔喪家子展以草蟲昌族君子感凶德之如彼見吉德
之如此故立必磬折坐必抱鼓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視不離
乎結繪之間言不越乎表著之位聲氣可範精神可愛俯仰
可宗揖讓可貴述作有方動靜有常帥禮不荒故為萬夫之
望也徐幹

卷之八十

五

理其儀安閑夫儀動成容各有態度直容之動矯：行：休
容之動業：蹇：德容之動頤：印：夫容之動作發乎心
氣心氣之徵則聲變是也夫氣合成聲：應律呂首和平之
聲有清暢之聲有回衍之聲夫聲暢於氣則實存貌色故誠
仁必有溫柔之色誠勇必有矜奮之色誠智必有明達之色
夫色見於貌所謂徵神：見貌則情發于目故仁目之精
然以端勇膽之精睥然以強然皆偏至之材以勝体為質
者也故勝質不精則其事不遂是故直而不柔則木勁而不
精則力固而不端則愚氣而不清則越暢而不平則蕩是故
中庸之質異於此類五常既備色以滋味五質內充五精外

章是以目彩五輝之光也故曰物生有形：有神精能知精
神則窮理盡性：之所盡九質之微也然則平陂之質在於
神明暗之實在於精勇怯之勢在於筋強弱之植在於骨躁
靜之決在於氣慘懣之情在於色衰正之形在於儀態度之
動在於容緩急之狀在於言其為人也質素平澹中散外朗
筋勁植固聲清色懌儀正容直則九微皆至則純粹之德也
九微有違則偏雜之材也三度不同其德異稱故偏至之材
以材自名兼材之人以德為目兼德之人更為美號是故兼
德而至謂之中庸中庸也者聖人之目也具體而微謂之德
行德行也者大雅之稱也一至謂之偏材：小雅之質也

一微謂之依似、亂德之類也一至一遠謂之間雜、
無恒之人也無恒依似皆風人末流末流之質不可勝論是
以畧而不繫也劉劭
哀公問曰紳委章甫有益於仁乎孔子作色然對曰
君胡作然馬裘麻子作直杖者志不存乎樂非耳弗聞
服使然也黼黻象冕子作者容不褻慢子作非性矜
莊子作非口服使然也介冑執戈者無退懦之氣非体純
猛服使然也且臣聞之好肆不守折而長者不為市竊夫有
益與無益君子所以知子作家語此下係冠服矣。
季康子朝服以鵠曾子問於孔子曰禮乎孔子曰諸侯皮弁

告朔然服之以視朝若此禮者也家語

子高衣長裾振褰袖方履簞簞見平原君、曰吾子亦儒服
乎子高曰此布衣之服非儒服也儒服非一也平原君曰請
吾子言之答曰夫儒者居位行道則有衮冕之服統御師旅
則有介冑之服從容徒步則有若穿之服故曰非一也平原
君曰儒之為名何取尔子高曰取包衆美兼六藝動靜不失
中道孔鮒

孔子曰長民者衣服不二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一詩
云彼都人士狐裘黃裳行婦于周萬民之望孔子曰為上可
望而知也為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
其君矣賈子
天地之生萬物也以養人故其可食者以養身体其可威者
以為容服禮之所為興也劍之在左青龍之象也刀之在右
白虎之象也鈎之在前赤鳥之象也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
四者人之威飾也夫能通古今別然不然乃能服此也一作通古
別今然後蓋玄武者貌之最嚴有威者也其象在右一作其
服反居首武之至而不用矣聖人之所以超然雖欲從之未
由也已夫執介冑而後能拒敵者故非聖人之所貴也君子
顯之於服而勇武者消其志於貌也矣故文德為貴而威武
為下此天下之所以永全也於春秋何以言之孔父義形於

色而奸臣不敢容邪虞有官之奇而獻公為不寐晉厲之強中國以寢尸流血不已故武王克殷裨見而播笏虎賁之士說劍安在勇猛必任武毅然後威是以君子所服為上矣故望之儼然者亦已至矣豈可不察乎董仲舒

人笑也 鴻烈

知天道者冠鉢知地道者履屨能治煩決亂者佩鵬能射御者佩鵀能正三軍者播笏衣必荷規而承矩負絕而準下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得接其服而象其德故望貌玉而行能

有所定矣詩曰光蘭之枝童子佩鵬說行能者也 說苑

卷之八

九

聖人所以制衣服何以為絺綌散形表德勸善別尊卑也所以名為裳何衣者隱也裳者輶也所以隱形自輶閉也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何以知上為衣下為裳以其先言衣也詩云裳裳涉漆所以合為衣也弟子職言振衣而降也名為衣何上兼下也獨以羔裘何取輕暖因狐死首丘明君子不忘本也羔者取跪乳遜順也故天子狐白諸侯狐黃大夫蒼士羔裘亦因別尊卑也所以必有紳帶示謹敬自約整緒繒為結於前下垂三分身半紳居二馬以有鞶帶者示有事也所以必有佩者論語曰去喪無所不佩天子佩白玉

卷之八

九

諸侯佩玄玉大夫佩水蒼玉士佩瑤珉石佩即象其事者農夫佩其耒耜工匠佩其斧斤婦人佩其鍼錢何以知婦人亦佩玉詩曰將翱將翔佩玉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白虎通 紳者何謂也紳者敬也行以敬前紳敬者小有事因以別尊卑彰有德也天子朱紼諸侯赤紼詩云朱紼斯皇室家君王又赤紼金馬會同有繹又云赤紼在股皆謂諸侯也書曰黼黻衣黃朱紼亦謂諸侯也並見衣服之制故遠別之謂黃朱亦赤矣大夫蔥衡別於君矣天子大夫赤紼蔥衡士紼紵朱赤者或盛色也是以聖人塗法之用為紼服為百王不易也紼以常為之者反古不忘本也上廣一尺下廣二尺天一地二也長三尺法天地人也所以有冠者帳也所以帳持其髮也人懷五常莫不貴德示成禮有修飾首別成人也士冠經曰冠而字之敬其名也論語曰冠者五大人童子六七人禮所以十九見正者而冠何漸二十之人耳男子陽也成於陰故二十而冠曲禮曰二十弱冠言見正何以知不謂正月也以禮士冠經曰夏葛屨冬皮屨明非歲之正月也皮弁者何謂也所以法古至質冠名也弁之言契也所以契持其髮也上古之時質先加服皮以鹿皮者取其文章也禮曰三王共皮弁素積裳也腰中辟積至質不易之服反古不忘本也戰伐田獵此皆服之麻冕者何周宗廟之冠也禮曰周冕而祭

又曰殷嗶夏收而祭此三代宗廟之冠也十一月之時陽氣見仰黃泉之下萬物被施前見而後仰故謂之冕謂之謂者十二月之時施氣受化謂張而後得牙故謂之謂謂之收者十三月之時氣收本舉生萬物而達出之故謂之收冕仰不同故前後垂也謂張故前大時物亦牙萌大也收而達故前蔥大者在後時物亦前蔥也終所以用麻為之者女功之始亦不忘本也即不忘本不用皮乃太古未有禮文之服故論語曰麻冕禮也尚書曰王麻冕所以前後遂延者何示進賢退不能也垂旒者示不現邪纁塞耳示不聽諂也故水清無魚人察無佞明不尚極知下故禮玉藻曰十有二旒前後遂延禮器曰天子麻冕朱綠藻垂十有二旒者法四時十二月也諸侯九旒大夫七旒士爵弁無旒委兒者何謂也周朝廷理政事行道德之冠名士冠經曰委兒周道章甫殷道毋追夏后氏之道所以謂之委兒何周統十一月為正萬物萌小故為冠飾最小故曰委兒委兒者委曲有兒也殷統十二月為正其飾微大故曰章甫章甫者尚未與極其本相當也夏者統十二月為正其飾最大故曰毋追毋追者言其追太也爵弁者周人宗廟之冠也禮郊特牲曰周弁士冠經曰周弁殷嗶夏收爵何以知指謂其色又作言爵弁作但言弁周之冠色所以爵何為周尚赤所以不純赤但如爵頭何以

本制冠者法天：色玄者不失其質故周加赤殷加白夏之冠色純玄何以知殷加白也周加赤知殷加白也夏殷白士冠不異何古質也以士冠禮知之白虎通

冕冠周曰爵弁殷曰嗶夏曰收皆以三十升漆布為之廣八尺長尺二寸加爵冕其上周黑而赤如爵頭之色前小後大殷黑而微白前大後小夏純黑而赤前小後大皆有收以待笄詩曰常服黼嗶禮朱干玉戚嗶而舞大武周書曰王與大夫盡弁古皆以布中古以絲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漢雲翹冠樂祠天地五郊舞者服之冕冠垂旒周禮天子冕前後垂朱綠藻有十二旒公侯大夫各有差別漢興至孝明

帝永平二年詔有司採尚書皋陶篇及周官禮記定而制焉皆廣七寸長尺二寸前圓後方朱綠裏而玄上前垂四寸後垂三寸繫白玉珠於其端是為十二旒組纓如其綬之色三公及諸侯之祠者朱綠九旒青玉珠卿大夫七旒黑玉珠皆有前無後組纓各視其綬之色旁無纁纁當耳郊天地祠宗廟祀明堂則冠之衣黼衣佩玉佩綬綬履孔子曰服周之冕鄙人不識謂之平天冠獨斷

天子冠通天冠諸侯王冠遠遊冠公侯進賢冠公王三梁卿大夫尚書二千石博士冠兩梁千石六百石以下至小吏冠一梁天子公卿特進朝侯祀天地明堂皆冠平冕獨斷

天子十二旒三公九諸侯卿七其纓與組各如其綬之色衣玄上纁下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祠宗廟則長冠褐玄其武官太尉以下及侍中常侍皆冠惠文冠侍中常侍加貂蟬御史冠法冠謁者冠高山冠其卿射行禮公卿冠委貌衣玄端執事者皮弁服宮門僕射冠却非大樂郊社祝舞者冠建華其狀如婦人綰篋迎氣五郊舞者冠亦為冕車駕出後有巧士冠其冠似高山冠而小獨斷

幘者古之卑賤執事不冠者之所服也孝武帝幸館陶公主家召見董偃傳青繡綠幘主贊曰主家苑人臣偃昧死再拜謁上為之起乃賜衣冠引上殿董仲舒武帝時人其上兩

卷之八十

三

書曰執事者皆赤幘知皆不冠者之所服也元帝額有壯髮不欲使人見始進幘報之群臣皆隨焉然尚無巾如今半幘而已王莽無髮乃施巾故語曰王莽禿幘施屋冠進賢者宜長耳冠惠文者宜短耳各隨所宜獨斷

通天冠天子常服漢服受之秦禮無文遠遊冠諸侯王所服展筭無山禮無文高山冠齊冠也一曰側注高九寸鐵為卷梁不展筭無山秦制行人使官所冠今謁者服之禮無文太傅胡公說曰高山冠蓋齊王冠也秦滅齊以其君冠賜謁者○進賢冠文官服之前高七寸後三寸長八寸公侯三梁卿大夫尚書博士兩梁千石六百石以下一梁漢制禮無文○

法冠楚冠也一曰柱後惠文冠高五寸以纁縷鐵柱卷秦制

執法服之今御史廷尉監平服之謂之獬豸冠獬豸獸名蓋

一角今冠兩角以獬豸為名非也太傅胡公說曰左氏傳有

南冠而縶者國語曰南冠以如夏姬是知南冠蓋楚之冠秦

滅楚以其君冠賜御史武服或曰繁冠今謂之大冠武官服

之侍中常侍加黃金附貂蟬尾飾之太傅胡公說曰趙

武靈王效胡服始施貂蟬之飾秦滅趙以其君冠賜侍中齊

冠或曰長冠竹裏以纁高七寸廣三寸形狀制如板高祖

冠以竹皮為之謂之劉氏冠楚制禮無文鄙人不識謂之鵲

尾冠○建華冠以鐵為柱卷貫大珠九株枚今以銅為珠形

卷之八十

三

制似綰篋記曰知天文者服之左傳曰鄭子誠好聚鴈冠前圖以為此制是也天地五郊明堂月令舞者服之方山冠以五朱縷為之漢祀宗廟大享八佾樂五行舞人服之衣冠各從其行之色如其方色而舞焉○術士冠前圓吳制遷迺四重趙武靈王好服之今者不用其說未聞○巧士冠高五寸要後相通埽除從官服之禮無文都非冠宮門僕射者服之禮無文○樊噲冠漢將軍樊噲造次所冠以入項籍營廣七寸前出四寸司馬殿門大護衛士服之○却敵冠前高四寸通長四寸後高三寸監門衛士服之禮無文○珠冕爵皐收通天冠進賢冠長冠緇布冠委貌冠皮弁惠文冠古者天子

冠所加者其次在漢禮獨斷

襌衣廝役之服也取其便於用耳乘輿進食者服襌衣前漢

董偃綠幘青幘加襌衣以見武帝厨人之服也古今注

古者兵士服常弁今戶伯服赤幘練衣素韎弁之遺法也○

文官冠進賢冠古委貌之遺象也武官冠惠文冠古緇布冠

之遺象緇布冠上古之法武人尚質故取法焉古今注

駟以木置履下乾腊不畏泥濕也天子赤舄凡駟色皆象於

裳履者屨之不帶者也不借者草履也以其輕裁易得故人

人自有不假借於人故名不借也又漢文帝履不借視朝古今注

注

卷之八十

五明扇弁所作也然受堯禪廣開視聽求賢人以自輔故作

五明扇馬秦漢公卿士大夫皆得用之魏晉非乘輿不得用

古今注

貂蟬胡服也貂者取其有文采而不炳煥外柔易而內剛勁

也蟬取其清虛識變也在位者有文而不自耀有武而不示

人清虛自牧識時而動也古今注

帔魏武帝所制初以章身服之輕便又作五色帔以表方面

也古今注

白筆古項筆示君子有文武之備焉古今注

漢末喪亂絕無玉佩始復作之今之王佩受於王粲古者男

子皆絲衣有故乃素服又有無幘故雖凶事皆著冠也漢中
興士人皆冠烏巾建安中魏武帝造白帟於是遂廢唯二學
書生猶著也博物志

陳留風俗傳曰縣南有渙水故傳曰睢渙之間出文章天子
郊廟御服出焉尚書所謂厥篚織文者也鄭通元

楊素謂文中子曰古之為衣冠裳履何樸而非便也子曰先

王法服不其深乎為冠所以莊其首也為履所以重其足也

衣裳襜如劔珌鐙如所以防其躁也故曰儼然人望而畏之

以此防民猶有疾驅於道者今捨之曰不便是故魚於淵寔

猿於木也天下庸得不馳騁而狂乎引之者非其道也文中子

卷之八十

五



勾粵之鋒鏃以精金鷲隼為之羽以之梧箬則其與槁櫟也無擇及夫蕩寇爭衡觀武決勝加之駭駟之上則三百步之外不立敵矣蜚景之劍威奪白日氣紫盛蜺以之封獲則其與厠刃也無擇及夫凶邪流毒沸渭不靖加之運掌之上則千里之內不留行矣夫材有分而用有當所貴善因時而已耳

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七十則屠牛朝歌行年九十身為帝師鄭道元

卷之八十一

昔周人有仕數不遇年老白首泣涕於塗者人或問之何為泣乎對曰吾仕數不遇有傷年老失時是以泣也人曰仕素何不一遇也對曰吾年少之時李為文德成就始欲仕官人君好用老用老主亡後主又用武吾更為武節始就武主又亡少主始立好用少年吾年又老是以未嘗一遇仕官有時不可求也王克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厲王使玉人新序作尹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為詭新序作而則其左足及厲王堯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為詭而則其右足武王堯文王即位和乃

抱其璞而哭于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淚盡而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其故曰天下之則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則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詭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之曰和氏之璧

夫珠玉人主之所急也和雖獻璞而未美未足為主之害也然猶兩足斬而寶乃論若此其難也人主之於法術也未必和璧之急也而禁群臣士民之私邪然則有道者之不修也特帝王之璞未獻耳

生新者不可屬何所之璞也乃使人理其璞而得寶焉故名之曰和氏之璧故曰珠玉者人主之所貴也和雖獻璞而未美未足為主之害也然猶兩足斬而寶乃論若此其難也人主之於法術也未必和璧之急也而禁群臣士民之私邪然則有道者之不修也特帝王之璞未獻耳

卷之八十一

之君其難萬倍于和氏之璧又無斷兩足之臣以推其難猶後山也千歲一合若離雖後伯王之君與焉其賢而不用也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南華

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綈而徙於越或謂之曰子必窮矣魯人曰何也曰屨為屨之也而越人跣行綈為冠之也而越人

被髮以子之所長游於不用之國欲使無窮其可得矣韓非曰魯人身善制屨妻善織綈徙徙于越而大困窮以其所修而游不用之鄉譬猶樹橘於山上而畜火井中操釣上山得越乘梓而入湖欲無窮不可得也

宋玉事楚襄王而不見察意氣不得形于顏色或謂曰先生何談說之不揚計畫之疑也宋玉曰不然子獨不見夫玄螭

此子則與此
同室而居

年當其居桂林之中峻嶺之上從容遊戲超騰往來龍興而
為樂悲嘆長吟當此之時雖罪蒙逢不得正目而視也及其
在桂林之中也恐懼而憚憚危視而竄行衆人皆得意焉此
皮筋非加練而體益短也廢勢不便故也夫廢勢不便豈可
以量功校能哉詩不云乎駕彼四牡四牡項領夫久駕而長
不得行項領不亦宜乎易曰臂無膚其行趨趨此之謂也序
宋有蘭子者以伎于宋元宋元召而使見其技以雙枝長倍
其身屬其股並起並馳弄七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空中元
君大驚立賜金帛又有蘭子又能燕戲者聞之復以千元君
玩泥大怒曰者有異技于寡人者技無庸適值寡人有喪心
故賜金帛彼必聞而此進復望吾賞拘而戮之經月乃放
景公問晏子曰聖人之不得意何如晏子對曰上作事及天
時從政送鬼神藉歛葬百姓四時易序神祇並慈道忠者不
聽薦善者不行說過者有善教失者有罪故聖人伏惠隱
不干長上紮身守道不與世隔乎邪是以卑而不失義瘁而
不失廉此聖人之不得意也聖人之得意何如對曰世治政
平舉事調乎天藉飲和乎百姓樂及其政遠者懷其惠四時
不失序風雨不降虐天明象而贊地長育而具物神降福而
不靡民服教而不偽治無怨業居無廢民此聖人之得意也
晏子

卷之十

三

叔向問晏子曰世亂不遵道上辟不用義正行則民遺曲行
則道廢正行而遺民乎與待民而遺道乎此二者之于行何
如晏子對曰嬰聞之卑而不失尊曲而不失正者以民為本
也苟持民矣安有遺道乎遺民矣安有正行焉晏子
孔子見老聃而問焉曰甚矣道之於今難行也吾比執道而
今委質以求當世之君而弗受也道於今難行也老子曰夫
說者流于辯聽者亂於辭如此二者則道不可以忘也家語
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被褐而懷玉何如子曰國無道
隱之可也國有道則袞冕而執玉家語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
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
君無所鈞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耶老子曰幸矣
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
哉今子之所欲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白鵲
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雖鳴于上風雖應於下風而風
化類自為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
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
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鵲魚傳沫細腰者化有弟而兄啼
久矣夫丘不與化為人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
得之矣南華

卷之十

四

孔子讀詩說苑作論詩至於正月六章惕焉如惧說苑作懼曰彼不達

不達時之君子豈不殆哉說苑作世從上依世則道廢遠上離世則身

危時不與善說苑作世已獨由之則曰非妖即妄說苑作孽也故

賢者既不遇天說苑作時恐不終其命焉桀殺龍逢紂殺比

干皆是類也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

此言上下畏罪無所自容也家語

孔子曰以富貴而下人何人不尊以富貴而愛人何人不親

發言不逆可謂知言矣言而衆嚮之可謂知時矣是故以富

而能富人者欲貧不可得也以貴而能貴人者欲賤不可得

也以達而能達人者欲窮不可得也家語

卷之八十一

五

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君子其未得也則

樂其意既已得之又樂其治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

小人者其未得也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

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荀子

子路問於孔子曰由聞丈夫居世富貴不能有益于物處貧

賤之地而不能屈節以求信則不足以論乎人之域矣孔子

曰君子之行已期于必達于已可以屈則屈可以信則信故

屈節者所以有待求信者所以及時是以雖受屈而不毀其

節志達而不犯於義家語

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仲由問曰由聞君子禍至

不懼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

不曰樂以貴下人乎家語。列子仲尼篇云仲尼問居子貢

曰樂何樂而然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

不憂何樂而然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

此吾昔日之樂也孔子曰然則吾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

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志也孔子曰然則吾聞之夫子

也孔子曰然則吾聞之夫子曰然則吾聞之夫子曰然則吾

教子治亂而不知其然者非古人之樂也孔子曰然則吾

然吾得之矣夫樂者知者非古人之樂也孔子曰然則吾

是禮樂何樂之有樂者知者非古人之樂也孔子曰然則吾

卷之八十二

六

孔子為魯司寇見季康子康子不說孔子又見之宰予進曰

昔予也嘗諸聞夫子曰王公弗我聘則弗動夫子之於司寇

也日少而屈節數矣不可以已乎孔子曰然魯國以衆相陵

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則將亂也其聘我者孰大

於是哉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何不先自遠于刑罰自此之

後國無爭者孔子謂宰子曰遠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在於耳

故政事莫如應之家語

孔子在魯齊人患其將伯欲欺其政乃選好女子八十人衣

以文飾而舞容璣及文馬四十駟以遺魯君陳女樂列文馬

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文子微服往覲之再三將受焉告魯君

為周道游現：之終日怠於政事子路言于孔子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若致燔於大夫是則未廢其常吾猶可以止也桓子既受女樂君臣淫荒三日不聞國政郊又不致燔俎孔子遂行宿于郭北師已送曰夫子非罪也孔子曰吾歌可乎歌曰彼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人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家語

趙簡子使聘夫子夫子將至馬及河間鳴犢與實犢之見殺也廼興而旋之衛息鄒遂為操曰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既墜吾將焉歸周遊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琬實鳥鳴春然顧之慘然心悲中車命駕將適唐都黃河洋、攸、之魚

卷之八上

七

臨津不濟還轅息鄒傷予道窮哀彼無辜翔翔于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孔鮒○說苑曰趙簡子曰晉有澤鳴可圖也於是乃召澤鳴擊任之以政而殺之使人聘孔子于魯孔子至河臨水而鳴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于此命也夫子路超進曰敢問奚謂也孔子曰夫澤鳴情擊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之未得志也與之同聞見及其得志也殺之而從後政故丘聞之則始知夫則麟不至乾澤而漁蛟龍不遊澤樂毀卵則鳳凰不翔丘聞之君子重傷其類者也

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修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八事決王道脩精和聖制上通于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於是喟然而嘆曰天以至明為不可蔽乎日何為而食地以至安為不

可危乎地何為而動天地而尚有動蔽是故賢聖說于世而不得行其道故災異並作也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李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說苑

孔子抱聖人之心彷徨乎道德之域逍遙乎無形之鄉倚天地理現人情明終始知得失故與仁義厭勢利以持養之于時周室微王道絕諸侯力強政劫弱眾暴寡百姓靡安莫之紀綱禮儀廢壞人倫不理於是孔子自東自西自南自北旬旬救之韓嬰

孔子生於亂世莫之能容也故言行於君澤加於民然後仕言不行于君澤不加于民則處孔子懷天覆之心扶仁聖之

卷之全

八

德憫時俗之汙泥傷紀綱之喪壞服重歷遠周流應聘乃侯幸施道以于百姓而當世諸侯莫能任用是以德積而不肆大道屈而不伸海內不蒙其化群生不被其恩故喟然嘆曰而有用我者則吾其為東周乎故孔子行說非欲私身運德於一城將欲舒之于天下而建之于群生者耳說苑

孔子卦得賁喟然仰而嘆息意不平于張進奉手而問曰師聞賁者吉卦而歎之乎孔子曰賁非正色也是以歎之吾思也質素白當正白黑當正黑文質又何也吾亦聞之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寶珠不飾何也質有者不受飾也說苑
孔子西游于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為奚如師金曰

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奎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筐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焚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筐衍巾以文繡居游寢卧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昧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游居寢卧其下故伐樹于宋削迹于衛窮於高周是非其夢邪圍于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昧耶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于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

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王五帝之礼義法度不矜于同而矜于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礼義法度其猶祖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獲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齕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覲古今之異猶獲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顰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顰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顰而不知顰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南華

哀公使以幣如衛迎夫子而卒不能賞故夫子作丘陵之歌

曰登彼丘陵巔其阪仁道在迓求之若遠遂迷不復自嬰
也蹇喟然迴慮題彼泰山礪確其高梁甫迴連枳棘充路陟
之無緣將伐無柯患茲蔓延惟以永歎涕實潺湲孔鮒
楚王使、奉金幣聘夫子宰予冉有曰夫子之道至是行矣
遂請見問夫子曰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孰與許由
之賢夫子曰許由獨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天下者也然今
世無文王之君也雖有太公孰能識之乃歌曰大道隱兮礼
為基賢人寢兮將待時天下如一欲何之孔鮒

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采薪于大野獲麟焉折其前左足載以歸叔孫以為不祥棄之郭外使人告孔子曰有麇而角

者何孔子往視之曰麟也胡為來哉胡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襟叔孫聞之然後取之子貢問曰夫子何泣尔孔子曰麟之至為明王也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傷哉

家語。孔子曰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獵于野而獲獸焉聚莫之識以為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夫子腐身而肉角豈天之妖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將視焉遂往謂其御高柴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到視之與信言淫問曰飛者宗鳳走者宗麟為其惟致也麟敢問今見其宗周之子曰天下無主孰為來哉遂泣曰予之于先為之祥今宗周滅天下無主孰為來哉遂泣曰予之于人猶麟之于獸也麟出而死吾道穷矣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吾何求麟兮我心憂

曾子曰入其國也言信于群臣而留可也行忠於卿大夫則仕可也澤施于百姓則富可也孔子曰參之言此可謂善處身矣

家語

胡毋豹謂子思曰子好大夫世莫能容子也蓋亦隨時乎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凡所以求容於世為行道也毀道以求容：何行焉大不見容命也毀大而求容罪也吾弗改矣孔鮒

曾申謂子思曰屈己以伸道乎抗志以貧賤乎子思曰道伸吾所願也今天下王侯其孰能抗與屈己以富貴不若抗志以貧賤屈己則制於人抗志則不愧于道孔鮒

齊有梧子者材可以振國行可以獨立事父母孝謹鄉黨恭循念居貧無以為養施信義而遊者久之矣所如寡合或為桀時季毗者所蚩結於是負杖步足問乎亢倉子曰吾聞至

卷之八十一

十一

人忘情黎人不事情存情之曹務其教訓而遵信義吾乃不知為工受不信為信：而不見信為信為勤慕義為義然則信義之士常獨厄隨退胡以取貴乎時而教理之所上也亢倉子俯而循衽仰而謠超然歌曰時之陽兮信義昌時之默兮信義伏陽與默昌與伏汨吾無誰私兮卷忽不知其讀夫運正性以如適而物莫之應者真不行也真且不行謂之道喪道喪之時上士為隱：之為義有可為也莫可為者也有可用也莫可用者也亢倉子

人生于時或有事不遂志而宣言云不遇時者是無異負丹頤之罪俟時行幾豈不殆哉其有博才通識未見稱用者正

可云時非不清命未與耳豈不韙欤亢倉子

死生自命貧富自時怨天折者不知命也怨貧賤者不知時也故臨難不惧知天命也貧窮無憾達時序也凶飢之歲父死於室子死于戶而不相怨者無所顧也同舟渡海中流遇風救患若一所憂同也張羅而吹唱和不差者其利等也故體痛者口不能不呼心悅者顏不能不笑責疲者以奉千鈞責元者以及走兔驅逸足於庭求援捷于楹斯達理而求之猶倒裳而索領鄭析

卷之八十二

十二

夫游而不見敬不恭也居而不見愛不仁也言而不見用不信也求而不能得無始也謀而不見喜無理也計而不見從遺道也固勢而發者則行等而名殊人齊而得時則力敵而功倍其所以然者乘勢之在外推辯說非所聽也虛言向非所應也無益亂非至也故談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論志通意非務相乖若師詞以相亂匿辭以相移非古之辯也鄭析

今世之士其無幸欽川閼水以成川世閼人而為世河之下龍門也疾如箭之脫筈人壽凡何而期以有待也治古之時積美于躬如膚革之就充惟恐其不修弗憂於無聞如擊考鼓鍾其傳以四達繹如也今則不然荒馳怒號而獨秀者先隕霜露宵零而朱草立葉墟市之徒又從而媒孽以髡搖之

是以萌意於方寸未有毫分也而觸机穿展布其四体未有以為容也而得拱梧懷抱其一槩之操泯然而願有以試也而漫之長夜特未旦也疾雷破山澍雨如雷鷄鳴于埽而失其所以為司晨也人壽几何而期以有待也今世之士其無幸歟程本

子華子往見季沈、曰自吾從于夫子也轍迹不遺於四國未有終歲以廢也夫子亦勤且病矣哀也鄙人不通於夫子之量天下失道黑白溷而吾夫子駕其說將安之哀將有以請而弗敢也願質之於吾子、華子曰然仲尼天也其可違物而莫廢乎其可絕物而自營乎日月不宇宙四指必

卷之八十一

幸

迷所向矣仲尼人之準繩也仲尼之轍迹則病矣而亦皇暇之恤季沈曰敢問吾子之不試何也子華子曰本也何足以望夫子夫子軫方而轍圓者也將無乎而不可我則有所可也夫以我之所可而從夫子之無乎不可逝將從其後也程本陳子說梁王、說而疑之曰子何為去陳侯之國而散小國之孤於此乎陳子曰夫善亦有道而遇亦有時昔傅說衣褐帶劍而築于紂傳之城武丁夕夢旦得之時王也甯戚飯牛康衢擊車輻而歌頌見桓公得之時伯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為秦人虜虜穆公得之時強也論若三子之行未得為孔子駿徒也今孔子經營天下南有陳蔡之阨而北干景

公三坐而五立未嘗離也孔子之時不行而景公之時怠也以孔子之聖不能以時行說之怠亦獨能如之何乎說苑

楊布問曰有人于此年兄弟也言兄弟也才兄弟也貌兄弟也而壽夭父子也貴賤父子也名譽父子也愛憎父子也吾惑之楊朱曰古之人有言吾常識之將以告若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今昏昧紛若、隨所為隨所不為日去日來孰能知其故皆命也夫信命者亡壽夭信理者亡是非信心者亡逆順信性者亡安危則謂之都亡所信都亡所不信真矣慙矣奚去奚就奚哀奚樂奚為奚不為黃帝之書云至人居若死動若械亦不知所以居亦不知所以不居亦不知

卷之八十一

幸

所以動亦不知所以不動亦不以眾人之現易其情貌亦不謂眾人之不現不易其情貌獨往獨來獨入孰能礙之度冲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季其一好兵好季者以術干齊侯齊侯納之為諸公子之傳好兵者之楚以法干楚王、悅之以為軍正祿富其家爵崇其親施氏之鄰人孟氏同有二子所業亦同而窘於貧孟施氏之有因從請進趨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孟氏之一子之秦以術干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遂宮而放之其一子之衛以法干衛侯、曰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

之間大國吾事之小國吾撫之是求安之道若賴兵權滅亡
可待矣若金而歸之適於他國為吾之患不輕矣遂別之而
還諸魯既反孟氏之父子叩胃而讓施氏施氏曰凡得時者
昌失時者亡子道與吾同而功與吾異失時者也非行之謬
也且天下理無常是事無常非先日所用今或棄之今之所
棄後或用之此用與不用無定是非也投隙抵時應事無方
屬乎智：苟不足使若博如孔丘術如呂尚馬往而不窮北
孟氏父子含然無愠容曰吾知之矣子勿重言冲虛

子墨子使管黔漱游高石子於衛：君致祿甚厚設之於卿
高石子三朝必盡言而言無行者去而之齊見子墨子曰衛

卷之八士

五

君以夫子之故致祿甚厚設我于卿石三朝必盡言而言無
行是以去之也衛君無乃以石為狂乎子墨子曰去之苟道
受狂何傷古者周公旦非閭叔薛三公東處于商蓋人皆謂
之狂後世稱其德揚其名至今不息且翟聞之為義非避毀
害就去之道苟受狂何傷高石子曰石去之焉敢不道也昔
者夫子有言曰天下無道仁士不處厚焉今衛君無道而貪
其祿爵則是我為苟陷人長也子墨子說而召子禽子曰姑
聽子乎夫倍義而鄉祿者我常聞之矣倍祿而鄉義者於高
石子焉見之也墨子

墨者有田鳩者欲見秦惠王約車申轅：留于秦周年不得

見客有言之楚王者徃見楚王：甚悅之予以節使於秦
至因見予之將軍之節惠王見而說之出舍喟然而嘆告從
者曰吾留秦三年不得見不識道之可以從楚也呂覽作之
秦之道乃之楚物故有近之而遠：之而近者故大人之行不掩以繩
至所極而已矣此所謂筌子巢飛而維繩者鴻烈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比朕力
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
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十八仲
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于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
上而居君位季札無爵於吳田恒專有齊國夷齊餓于首陽

卷之八士

六

季氏富於展禽若是女力之所能奈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
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邪力曰若如若言我固無功
于物而物若此邪此之若者之所制邪命曰既謂之命奈何有
制之者邪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
自賤自富自貧朕豈能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冲虛

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達並族也而人
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庸並行也而人子誠
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子富並商也而人子利朕衣
則短褐食則糲糲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子衣則文錦食則粱
肉居則連櫺出則結駟在家煦然有棄朕之心在朝謬然有

教朕之色請謁不相及邀游不同行固有年矣子自以德過朕邪西門子曰子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北宮子無以應自失而歸中途遇東郭先生先生曰汝奚往而反倘而步有深愧之色耶北宮子言其狀東郭先生曰吾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西門氏而問之曰汝奚辱北宮子之深乎固且言之西門子曰北宮子言世族年貌言行與予並而賤貴貧富與予異予語之曰子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汝並汝之顏厚矣東郭先生曰汝之言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薄異於是矣夫北宮

卷之八十一

十七

子厚于德薄於命汝厚于命薄于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也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愧皆不識夫固然之理矣西門子曰先生止矣予不敢復言北宮子既歸衣其短褐有貉狐之溫進其菰藿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廈之廕乘其輦輅若文軒之飾終身適然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東郭先生聞之曰北宮子之寐久矣一言而能寤易恒也哉冲虛

可以生而生天福也可以死而死天福也可以生而不生天罰也可以死而不死天罰也可以生可以死得生得死有矣不可以生不可以死或死或生有矣然而生、死、非物非

我皆命也智之所無奈何故曰窮然無際天道自會漠然無分天道自運天地不能犯聖賢不能干鬼魅不能欺自然者默之成之平之寧之將之迎之冲虛

墨戢戢至嚙啗慙慙四人相與游于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知情自以智之深也巧佞愚直婢所便辟四人相與游于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與術自以巧之微也矜情露慙極凌諱四人相与游于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曉悟自以為才之得也眼挺譁譁勇敢怯疑四人相与游于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譴發自以行無戾也多偶自專乘權隻立四人相与游于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顧盼自以時之適也此衆態也

卷之八十二

十八

其貌不一而咸之于道命所歸也冲虛有孫休者踵門而說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修臨難不見謂不勇而田園不過歲事君不過世賓于鄉里逐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患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耶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為而不恃長而不宰今汝飾智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數無中道夭於聲言彼害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座有問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為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

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未矣入美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為具大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已養之鳥也若夫以鳥養之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歎啟寡聞民之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鼙以車馬樂鸛以鍾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南華

卷之八上

七

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古之行身者不以辨飾智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又其性已又何為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己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僅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故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現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己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南華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廩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柝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雖羿蓬蒙不能睥睨也及其得柝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震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冀得耶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南華

前宋王
詰稍同

卷之八上

十

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緣循偃佷因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智慧外通勇敢多怨仁義多責達生之情者傀達於智者肖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南華命者自然也命之所立賢不必得不肖不必失命者挈己之文者也故有一日之命有一年之命有一時之命有終身之命終身之命無時成者也故命無所不在無所不施無及不及時或後而得之命也既有時有命引其聲合之名其得時者成命日調引其聲合之名其失時者精神俱亡命日垂時命者唯聖人而後能決之鶡冠子子石登吳山而四望喟然而嘆息曰嗚呼悲哉世有明于事情不合於人心者有合於人心而不明於事情者弟子問曰

何謂也子石曰昔者吳王夫差不聽伍子胥盡忠極諫抉目而辜太宰嚭公孫雍倫合苟容以順夫差之志而伐吳二子沈身江湖頭懸越旗昔者賈仲惡來革長鼻決耳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於意武王伐紂四子身死牧之野頭足異所比干盡忠剖心而死今欲明事情恐有抉目剖心之禍欲合人心恐有頭足異所之患由是現之君子道狹耳誠不逢其世主狹道之中又將險危閉塞無可從出者說死

昔扁鵲居宋得罪于宋君出亡之衛人有病將死者扁鵲至其家欲為治之病者之父謂扁鵲曰吾子病甚篤將為迎為迎良醫治非子所能治也退而不用乃使靈巫求福請命

卷之八十一

早

對扁鵲而呪病者卒死靈巫不能治也夫扁鵲天下之良醫而不能與靈巫爭用者知與不知也故事求遠而失近廣藏而狹棄斯之謂也陸賈

貧則怨人賤則怨時而莫有自怨者此人情之大趣也然則不可以此是人情之大趣而一槩非之亦有可矜者焉不可不察也今能同筭鈞而彼富我貧能不怨則美矣雖怨無所非也才鈞智同而彼貴我賤能不怨則美矣雖怨無所非也其敝在於不知乘勢藉權之異而雖曰智能之同是不達之過君子之郵亦君子之怨也人貧則怨人富則驕人怨人者苦人之不祿施于已也起於情所難安而不能安猶可怨也

卷之八十一

早

驕人者無苦而無故驕人此情所易貴而弗能貴弗可怨矣眾人見貧賤則慢而疎之見富貴則敬而親之貧賤者有請賄於已疎之可也未必損已而必疎之以其無益於物之具故也富貴者有施於已親之可也未必益已而必親之則彼不敢親我矣三者獨立無致親疎之所人情終不能不以貧賤富貴易慮故謂之大惑焉窮獨貧賤治世之所共矜亂世之所共侮治世非為矜窮獨貧賤而治是治之一事也亂世亦非為侮窮獨貧賤而亂亦是亂之一事也每事治則無亂、則無治視夏商之盛夏商之衰則其驗也貧賤之望富貴甚微而富貴不能酬其甚微之望夫富貴者之所惡貧者之所美貴者之所輕賤者之所榮然而弗酬弗與同苦樂故也雖弗酬之於物弗傷今萬民之望人君亦如貧賤之望富貴其所望者蓋欲料長幼平賦歛時其飢寒省其疾痛賞罰不濫使役以時如此而已則於人君弗損也然尸而弗酬弗與同勞役故也故為人君不可弗與民同勞逸焉故富貴者不可不酬貧賤者人君不可不酬萬民不酬萬民則萬民之所不願戴所不願戴則君位替矣危莫甚焉禍莫大焉尹文子夫亂世者以粗智為造意以中險為道以利為情若不相與同惡則不能相親相與同惡則有相憎說者言仁則以為誣發於義則以為謗平心而直告之則有弗信故賢者之於亂

世也絕豫而無由通異類而無以告告乎我賢人之潛亂世也上有隨君下無直辭君有驕行民多諱言故人乖其誠能士隱其實情心雖不說弗敢不書事業雖不善不敢不力趨舍雖不合不敢弗從故現賢人之於亂世也其慎勿以為定情也 弱冠子

應侯與賈午子坐聞其鼓琴之聲應侯曰今日之琴一何悲也賈午子曰夫張急調下故使之悲耳急張者良材也調下者官卑也取夫良材而卑官之安能無悲乎應侯曰善哉凡遇合也時不合必待合而後行故比翼之鳥死乎木比目之魚死乎海孔子周流海內再千世主如齊至衛所見八十

卷之六

七

餘君委質於弟子者三千人達徒七十人七十人者萬乘之主得一人用可為師不於無人以此遊僅至魯冠此天子之所以時絕也諸侯之所以大亂也 呂覽

客有以吹簫見越王者羽角宮徵商不謬越王不喜為野音而反善之說之道亦有如此者也 呂覽

君子之自行也動必緣義行必誠義俗雖謂之窮通也行不誠義動不緣義俗雖謂之通窮也然則君子之窮通有異乎俗者也故當功以受賞當罪以受罰當不當雖與之必辭罰誠當雖赦之不外度之於國必利長久長久之於主必宜內及於心不慙然後動 呂覽

人有三必窮為上則不能愛下為下則好非其上是人之一必窮也鄉則不若爵則護之是人之二必窮也知行淺薄曲直有以懸矣然而仁人不能推知士不能明是人之三必窮也 荀子

故良農不為水旱不耕良賈不為折閱不市士君子不為貧窮急乎道休恭敬而心忠信術禮義而情愛人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貴勞苦之事則爭先競樂之事則能讓端慤誠信拘守而詳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任休倨固而心執詐術順墨而精雜汗橫行天下雖達四方人莫不賤勞苦之事則偷懦轉脫競樂之事則佞兌而不曲避遠而不怒程

卷之六

七

後而不錄橫行天下雖達四方人莫不棄行而供冀非清淖也行而俯頂非擊戾也偶視而先俯非恐懼也然夫士欲獨修其身不以得罪於比俗之人也 荀子

昔者吳起教楚悼王以楚國之俗曰大臣太重封君太衆若此則上偏主而下虐民此貪國弱兵之道也不如使封君之子孫三世而收爵祿絕滅百吏之祿秩損不急之技官以奉選練之士悼王行之期年而薨矣吳起枝解於楚商君教秦孝公以連什伍設告坐之過燭詩書而明法令塞私門之請而遂公家之勞禁游宦之民而顯耕戰之士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國以富強八年而薨商君單裂於秦秦不用吳起而削

亂秦行商君法而富強二子之言也已當矣然而枝解吳起而車裂商君者何也大臣苦法而細民惡治也當今之世大
臣貪重細民安亂甚於秦楚之俗而人主無悼王孝公之聽
則法術之士安能蒙二子之危也而明已之法術哉此世所
以亂無伯王也韓非

堂谿公謂韓子曰臣聞服禮辭讓全之術也修行退智遂之
道也今先生立法術設度量臣竊以為危於身而殆於國何
以效之所聞先生術曰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君而富
強二子之言已當矣然而吳起支解而商君車裂者不逢世
遇主之患也逢遇不可必也患禍不可斥也夫舍乎全遂之

卷之六十一

五

道而肆乎危殆之行竊為先生無取焉韓子曰臣明先生之
言矣夫治天下之柄齊民萌之度甚未易處也然所以廢先
王之教而行賤臣之所取者竊以為立法術設度量所以利
民萌便衆庶之道也故不憚亂主闇上之患禍而避乎死亡
之害知明而不見民萌之資夫利身者貪鄙之為也臣不忍
嚮貪鄙之為不敢傷仁智之行先生有幸臣之意然有大傷
臣之實韓非

秦始皇東并子魚謂其徒叔孫通曰子之孝可矣盡仕乎對
曰臣所孝於先生者不用於今不可仕也子魚曰子之材能
見時變今為不用之孝殆非子情也叔孫通遂辭去以法仕

秦孔鮒

賢美者以通為貴才良者以顯為能何以言之夫梗枿豫章
天下之名木生於深山之中產於溪谷之旁主則為太山衆
木之宗仆為萬世之用浮於山水之流出任其野因江
河之道而達於京師之下因於斧斤之功舒其文彩之好精
捍直理密緻博通虫蝎不能穿水濕不能傷在高柔軟入地
堅強無膏澤而光潤生不尅畫而文章成上為帝王之御物
下賜公卿庶賤不得以偽器械閉絕以閭梁及隘於山阪之
阻隔於九坑之堤仆於鬼崔之山頓于宵冥之溪樹蒙籠蔓
延而無間石崔嵬嶄岩而不開廣者無舟車之通狹者無步

卷之六十二

六

檐之蹊商賈所不至工匠所不窺知者所不見者所不知
功棄而德亡腐朽而枯傷轉於百仞之壑惕然而獨儻當斯
之時不如道旁之枯楊巢：詰屈委曲不同然生於大都之
廣地近於大匠之名工則材器制斷規矩度量堅者補朽短
者續長大者治樽小者治觴飾以丹漆數以明光上備大牢
春秋禮庠饗以文彩立禮粉莊冠帶正容對酒行觴卿士列
位布陳宮堂望之者目眩近之者鼻芳故士聞之則絕吹之
則通抑之則沉興之則揚廢地梗枿賤於枯楊德美非不相
絕也才力非不相懸也彼則槁枯而遠棄此則為宗廟之器
者通與不通亦如是也夫劣澤之民據犁鋤報之士或懷不

羈之才身有堯舜禹皋之美綱紀存乎身萬世之術藏於心然身不用於世者之通故也夫公卿之子弟貴戚之黨友雖無過人之才然在尊重之位者輔助者強飾之者巧靡不達也陸賈

榮辱之六分安危利害之常体先義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榮者常通辱者常窮通者常制人窮者常制於人是榮辱之大分也材慤者常安利蕩悍者常危害安利者常樂易危害者常憂險樂易者常壽長憂險者常夭折是安危利害之常体也夫天生烝民有所以取之志意致修德行敦厚智慮致明是天子之所以取天下也政令法舉措時聽斷公

卷之八

七

上則能順天子之命下則能保百姓是諸侯之所以取國家也志行修臨官治上則能順上下則能保職是士大夫之所以取田邑也修法則度量刑辟圖籍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慎不敢損益也父子相傳以持王公是故三代雖亡治法猶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祿秩也孝悌慈惠勸繇疾力以敦比其事業而不敢怠傲是庶人之所以取煖衣飽食長生久視以免於刑戮也飾邪說文姦言為倚事陶誕突盜惕悍暴以偷生反側於亂世之間是姦人之所以取危辱死刑也其慮之不深其擇之不謹其定取舍措便是其所以危也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榮惡辱好利惡害是君子小人之所

同也若其所以求之：道則異矣小人也者疾為誕而欲人之信已也疾為詐而欲人之親已也禽獸之行而欲人之善已也慮之難知也行之難安也持之難立也成則必不得其所好必遇其所惡焉故君子者信矣而亦欲人之信已也忠矣而亦欲人之親已也修正治辨矣而亦欲人之善已也慮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必不遇其所惡焉是故窮則不隱通則大名明身死而名稱白小人莫不延頸牽踵而願曰知慮材性固有似賢人也夫不知其與已無以異也則君子注錯之當而小人注錯之過也故熟察小人之知能足以知其有餘可以為君子之所為也譬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錯習俗之節異也仁義德行常安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危也汙慢突盜常危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安也故曰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怪荀子

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之馬教其所愛者相驚馬千里之馬時一其利緩驚馬日售其利急此周書所謂下言而上用者惑也韓非

朝廷之士為祿故入而不出山林之士為名故往而不返入而亦能出往而亦能返通移有常聖也詩曰不競不綏不剛不柔言得中也韓嬰

湯氏之璧夏后之璜揖讓而進之以合歡夜以役人則為怨
與不時鴻烈

莊王誅里史孫叔敖制冠浣衣文公棄蒞席微黑舅犯辭歸
故桑葉落而長年悲也鴻烈

趨舍同誹謗在俗意行鈞窮達在時湯武之累行積善可及
也其遭桀紂之世天授也今有湯武之意而無桀紂之時而
欲成伯王之業亦不幾矣鴻烈

孔子元以即校書時劉歆大用事而子元校書七年官不益
故或訛以為不恤於進取唯楊子雲善之孔明

山雌之肥其意得乎或曰回之簞瓢臞如之何曰朋在上

卷之八

九

官牛羊亦山雌也閭在上簞瓢梓茹亦山雌也無何其臞

子楊

或曰仲尼聖者歟何不能居世也曾范蔡之不若曰聖人者

范蔡乎若范蔡如其聖何楊子

或問君子在治曰若鳳在亂曰若鳳或人不諭曰未之思矣

曰治則見亂則隱鴻飛冥弋人何慕焉鶴明遠集食其繁

者矣鳳鳥踰之匪堯之庭亨龍潛升其貞利乎或曰龍何可

以貞利而亨曰時未可而潛不亦貞乎可而升不亦利乎潛

升在已用之以時不亦亨乎楊子

或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曰紆朱懷金之樂不如

顏氏之樂顏氏之樂也內紆朱懷金之樂也外楊子

或曰孔子之事多矣不用則亦勤且憂乎曰聖人樂天知命
樂天則不動知命則不憂楊子

凡人遇偶及遭累害皆由命也有死生壽夭之命亦有貴賤
貧富之命自王公逮庶人聖賢及下愚凡有首目之類含血

之屬莫不有命當貧賤雖富貴之猶涉禍患矣命當富貴
雖貧賤之猶逢福善矣故命貴從賤地自達命賤從富位自

危故夫富貴若有神助貧賤若有鬼禍命貴之人俱幸獨達
並仕獨運命富之人俱求獨得並為獨成貧賤反此難達難

還難成獲過受罪疾病亡遺失其富貴貧賤矣是故才高行

卷之九

十

厚未必保其必富貴智寡德薄未可信其必貧賤或時才高

行厚命愚廉而不進知寡德薄命善典而超踰故夫臨事知

愚操行清濁性與才也仕宦貴賤治產富命與時也命則

不可勉時則不可力知者滯也之於天故坦蕩恬忽雖其貧

賤使富貴治整溝洫新加勉力之超致強健之勢鑿不依則

溝深斧不止則薪多無命之人皆得所願安得貧賤凶危之

患哉然則或時溝未通而遇湛新未多而遇虎仕官不貴治

產不富整溝過湛伐新遇虎之類也王充

白圭子貢轉貨致富積累金玉人謂術善李明主父偃辱賤

於齊排擯不用赴闕舉蹠遂用於漢官至齊相趙人徐樂亦

上書與偃章會上善其言徵拜為郎人謂偃之才樂也慧非也儒者明說一經習之京師明如匡穉圭深如趙子都初階甲乙之科遷轉至郎博士人謂經明才高所得非也而說若范睢之干秦明封為應侯蔡澤之說范睢拜為客卿人謂睢澤美善所致非也皆命祿貴富善至之時也王充

長數仞之竹大連抱之木二枝之人裁而用之或成器而見舉持或遺材而遭廢棄非工技之人有愛憎也刀斧如有偶然也蒸穀為飯釀飯為酒之成也甘苦異味飯之熟也剛柔殊和非庖厨酒人有意異也手指之詞有偶適也調飯也珠簾而居甘酒也異器而處蟲墮一器酒棄不飲汎淡一筐

卷之八上

世

飯筐不不夫百草之類皆有補益遭醫人未擬成為良藥或遺枯澤為火所燥等之金也或為劍戟或為鋒鋸同之木也或梁於宮或柱於橋俱之火也或燥脂燭或燭枯草均之土也或基殿堂或塗軒戶皆之水也或溉畝釜或深腐臭物善惡同遭為人用其不幸偶猶可傷痛況含精氣之徒乎瘠癯聖人也在世宜蒙全安之福父頑母嚚弟象傲狂無過見憎不惡而得罪不幸甚矣孔子舜之次也生無尺土周流應聘削迹絕糧俱以聖才並不幸偶舜尚遭堯受禪孔子已死於闕里以聖人之才猶不幸偶庸人之中被不幸偶禍必衆多矣王充

龜生三百歲大如錢游於蓮葉上之三千歲青邊緣巨尺二寸著生七十歲生一莖七百歲生十莖神靈之物也故生遲留歷歲長久故能明審實賢儒之在世也猶靈著神龜也計學問之日固已盡年之半矣銳意於道遂無貪仕之心及其仕也純持方正無負銳之操故世人選取難也針錐所穿無不暢達使針錐末方穿物無一分之深矣賢儒方節而行無針錐之銳固安能自穿取暢達之功乎且驥一日行千里者無所服也使服任車輿驚馬同音驥曾以引鹽車矣垂頭蹙汗行不能進伯樂顧之王良御之空身輕馳故有千里之名今賢儒懷古今之孝負荷禮義之重內累於胃中之知外劬

卷之八下

世

於禮義之操不敢妄進苟取故有稽留之難無伯樂之交不遭王良之將安得馳於清明之朝三千里之跡乎且夫含血氣物之生也行則背在上而腹在下其病若死則背在下而腹在上何則背肉厚而重腹肉薄而輕也賢儒俗吏並在當世有似於此將明道行則俗吏載賢儒：乘俗吏將闢道廢則俗吏棄賢儒：處下位猶物遇害腹在上而背在下也且背法天而腹法地生行得其正故腹背得其位病死失其宜故腹反而在背上非唯腹也凡物仆僵者足又在上賢儒不遇什廢於世蹠足之吏皆在其上東方朔曰目不在面而在於目足救昧不給能何見乎汲黯謂武帝曰陛下用吏

如積薪矣後來者居上原汲黯之言察東方朔之語獨以非俗吏之得地賢儒之失職也王充

驚飛輕於鳳凰兔走疾於麒麟龜躍躁於炙龜蛇騰便於神龍呂望之徒白首乃顯百里奚之知明於黃髮深為國謀因為王輔皆夫沉重難進之人也王充

充仕數不偶而徒著自紀或戲曰所貴鴻材者仕宦耦合身容說納事得功立故為高也今吾子涉世落魄仕數黜斥材未練於事力未盡於職故徒幽思厲文著記美言何補於身衆多欲以何趨乎荅曰材鴻莫過孔子孔子才不容斥逐伐樹接漸見園削迹困鐵陳蔡門徒菜色今吾材不逮孔子不

卷之六十一

世三

偶之厄未與之苛偏可輕乎且達者未必知窮者未必愚遇者則得不得失之故夫命厚祿善庸人尊顯命薄祿惡奇俊落魄必以偶合材量德則夫專城食土者材賢孔墨身貴而名賤則居潔而行墨食千鍾之衆祿無一長之德乃可戲也若夫德高而名白官卑而祿泊非才能之過未足以為累也士願與憲共廬不慕與賜同衡樂與夷俱旅不貪與驢比迹高士所貴不與俗均故其名稱不與世同身與草木俱朽聲與日月並彰行與孔子比窮文與楊雄為雙吾榮之身通而知困官大而德細于彼為榮於我為累偶合容說身尊体佚百載之後與物俱歿名不流于一嗣文不遺於一札官雖

傾倉文德不豐非吾所減德汪濊而淵懿知滂沛而盈溢筆瀧漉而兩集言溶溶而泉出富材羨知貴行尊志体列于一世名傳于千載乃吾所謂異也王充

卷之六十一

世四

子苑卷之八十二

窮達

楊震問孔季彥曰吾聞臨晉君異才博聞周合群藉如世不
歸大儒何答曰不為祿幸故也惠直醜正實繁有徒辨經說
義輒見憎嫉但以所據者正故衆人不能用尔免害為幸何
大儒之能歸乎孔鮒附

世治所貴乎位者三一日達道於天下二曰達惠於民三曰
達德於身衰世所貴乎位者三一日以貴高入二曰以富奉
身三曰以報肆心治世之位真位也衰世之位則生災矣苟
高入則必損之災也苟奉身則必遭之災也苟肆心則必否
之災也荀悅

卷之八十二

或問古之君子貴爵祿歟曰然諸子之書稱爵祿非貴也資
財非富也何謂乎曰彼遭世之亂見小人富貴而有是言非
古也古之制爵祿也爵以居有德祿以養有功大者祿厚
德遠者爵尊功小者其祿薄德近者其爵卑是故現其爵則
別其人之德也見其祿則知其人之功也不待問之古之君
子貴爵祿者蓋以此也非以黼黻華乎其身易泰適於其口
也非以美色悅乎其目鍾鼓樂於其耳也孔子曰邦有道貧
且賤焉耻也明王在上序爵班祿而不以達也君子以為至
羞何賤之有乎先王將建諸侯而錫爵祿也必於清廟之中

陳金石之樂宴賜之禮宗人擯相內史作策也其頌曰文王
既勤止我應受之數時繹思我祖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
由此視之爵祿者先王之所重也非所輕也故書曰無曠庶
官天工人其代之爵祿之賤也由廢之者不宜也賤其人斯
賤其位矣其貴也由廢之者宜之也貴其人斯貴其位矣詩
云君子至止黼衣綉裳佩玉鉞壽考不忘黻衣綉裳君子
之所服也受其德故美其服也暴亂之君子非無此服也而
民非美也位亦如之昔周公相王室以君天下聖德昭聞王
勛弘大成王封以少昊之墟地方七百里錫之山川土田附
庸備物典策官司彝器龍旗九旒祀帝於郊太公亮武王克
商寧亂王封之與鳩氏之墟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
陵北至於無棣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世祿太師撫寧東夏當
此之時孰謂富貴不為榮寵者乎自時厥後文武之教衰黜
陟之道廢諸侯僭恣大夫世位爵人不以德祿人不以功竊
國而貴者有之竊地而富者有之茲邪得願仁賢失志於是
則以富貴相詬病矣故孔子曰邦無道富且貴焉耻也然則
富貴美惡存乎其世也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為聖人
之大寶曰位也者立德之機也勢也者行義之杼也聖人
蹈机握杼織成天地之化使萬物順焉人倫五馬六合之內
各竟其願其為大宝不宜何哉故聖人以無勢位為窮百工

卷之八十二

二

以無器用為困、則其資亡窮則其道廢故孔子栖、而不
居者蓋憂道廢故也易曰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
並受其福夫登高而建旌則其所視者廣矣順風而振鐸則
其所聞者遠矣非旌色之益明鐸聲之益遠也所托者然也
况居富貴之地而行其政令者也故舜為匹夫猶民也及其
受終於文祖稱曰予一人則西王母來獻白環周公之為諸
侯猶臣也及其踐明堂之祚負斧扆而立則越裳氏來獻白
雉故身不尊則施不光居不高則化不博易曰豐亨元咎王
假之勿憂宜日中身尊居高之謂也斯事也聖人之所務也
雖然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舜禹孔子可謂求之有道矣舜禹
得之孔子不得之可謂有命矣非惟聖人賢者亦然稷契伯
益伊尹傳說得之者也顏淵閔子騫冉耕仲弓不得者也故
良農不患疆場之不脩而患風雨之不節君子不患道德之
不建而患時世之不遇詩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
威、靡所騁傷適之不遇也豈一世哉豈一世哉徐幹
夫人所處異勢、有申壓富貴遂達勢之申也貧賤窮賈勢
之壓也上材之人能行人所不能行是故達有勇謙之稱窮
有著明之節中材之人則隨世損益是故藉富貴則貨財充
於內施惠周於外見瞻者求可稱而書之見援者聞小美而
大之雖無異材猶行成而名立處貧賤則欲施而無財欲援

卷之八十二

三

而無勢親戚不能恤朋友不見濟分義不復立思愛浸以離
怨望者並至歸非者日多雖無罪尤猶無故而廢也故世有
侈儉名由進退天下皆富則清貧者雖苦必無委頓之憂且
有辭施之高以獲榮名之利皆貧則求假無所告而有窮乏
之患且生鄙吝之訟是故鈞材而進有與之者則休益而茂
遂私理卑抑有累之者則微降而稍退而衆人之觀不理其
本各指其所在是疑於申壓者也劉劭
還鄰道元
鱣鮪也出華穴三月則上渡龍門得渡為龍矣否則點額而
洪既自叙之篇或人難曰昔王充年在耳順道窮望絕俱身

卷之八十三

四

名之偕滅故自紀於終篇篇先生以始立之誠值乎有道之運
方將申公之束帛登牧生之蒲輪耀藻九五絕聲昆吾何憾
芬芳之不揚而務老生之彼務洪答曰夫二儀殊邈而人居
若寓以朝菌之耀秀不移晷而珍倖類春華之暫榮未改旬
而凋墜雖飛颿之經霄激雷之乍照未必速也夫期頤猶奔
星之騰烟黃髮如激箭之過隙况或未明而殞穉逆秋而零
碎者哉故項子有含穗之嘆揚焉有風折之哀歷覽遠古選
倫之士或以文藝而龍躍或以武功而虎踞高熱著於盟府
德音被乎管絃形器雖沈鏤於淵壤美談飄飄而日載故雖
千百代猶穆如也余以庸陋沉抑婆娑用不合時乖舛於世

發音則響與俗乖抗足則迹與衆迕內無金張之援外乏彈冠之交循塗雖坦而足無駢麟六虛雖曠而翼非大鵬上不能鷹揚匡圖下無顯親垂名、不寄於良史聲不附乎鍾鼎故因著述之餘而為自叙之篇雖無補於窮達亦賴將來之有述焉葛洪

余之友人有居冷先生者恬愉靜素形神相忘外不飾驚愚之容內不寄有為之心遊精墳誥樂以忘憂晝競羲和之末景夕照望舒之餘耀道靡遠而不究言無微而不研然車迹不輟權右之國尺牘不經貴勢之庭是以名不出蓬戶身不離畝畝於是翼亮大夫候而難之居冷先生應曰士以自衛

卷之八十二

五

不高女以自媒為不貞何必委洗耳之峻標效負狙之于榮哉夫其窮也則有虞婆娑而陶鈞尚父見逐於愚姬范生來辱於溺簣弘式匿奇於耕牧及其達也則淮陰投竿而稱孤文種解屣而紆責傳說釋築而論道管子脫袵為上卿蓋君子藏器以待也稽德以有為也非其時不見也非其君不事也窮達任所植出處無所繫其靜也則為逸民之宗其動也則為元凱之表或遲思於立言或銘勲乎國器殊塗同歸其致一焉士能為可貴之行而不能使俗必貴之也能為可用之才而不能使世必用之也被褐茹草垂綸且免則志歡意得如將終身服冕垂貂兼朱重紫則若固有之常如布衣

衣比至人之用懷也若席人之珍不積環堵之操不粹者予之過也知之者希名位不臻以玉為石謂鳳曰鷄者非余罪也葛洪

或問一流之才而或窮或達其故何也俊逆繁滯其有憾乎抱朴子曰夫器業不異而有抑有揚者無知己也故否泰時也通塞命也審時者何怨於沉潛知命者何恨於卑瘁故沉問得鈞精勁之良也而不以擊則朝菌不能斷焉璣華繁瑤連城之寶也委之泥滓則瓦礫積其上焉故可珍而不必見珍也可用而不必見用也庸俗之夫闇於別物不分朱紫不辨菽麥惟以達者為賢不知僥求者之所達也惟以窮者為

卷之八十三

六

劣不詳守道之所窮也且夫懸象不麗天不能大明灼無外焉嶽不托地則不能竦峻極概云霄兔足因夷塗以騁迅龍艘汎激流以效連離光非逐人不熾楚金非歐冶不剡豐華伴榮春而表艷棲鴻待衡轡而輕辰四嶽不明揚則有鯀不登庸叔牙不惟賢則夷吾不式厚見鷹穰苴賴平仲以超躡淮陰固蕭公以鷹揚雋生由勝之、談曲逆緣無知之薦元直起卧龍之孔明公瑾貢虎卧之吳霸故能美名垂于帝籍弘勲著于當世也漢之末年吳之季世則不然焉李士也必附己者為前取人也必多黨者為決而附己者不必足進之器也同乎我故不能遺焉而多黨者不必逸羣之才也信衆

口故謂其可鳥或信此之庸猥而不能遺所念之近情或通
彼之英異而不能平心于至公于是釋銓衡而以疏數為輕
重棄度量而以綸集為多少于時之所謂雅人高韻秉國之
鈞黜陟決已褒貶由口者歟哉免乎斯累也又况于胷中卒
有憎獨立疾非黨忌勝已忽寒素者乎悲夫邀俗之士不羣
之人所以比肩不遇不可勝計或抑賴于戮澤或立朝而非
退也蓋修德而道不行藏器而時不會或俟河清而齒已沒
或竭忠勤而不見知遠用不聘于一世勲澤不加于生民席
上之珍鬱于泥濘濟物之才終于無施操築而不值武丁抱
竿而不遇西伯自曩迄今將有何限而獨悲之不亦陋哉瞻

卷之八十二

七

徑路之遠而耻由之知大道之否而不改之齊通塞于一途
付榮辱於自然者豈懷抱闊於知希典永歎於川逝乎疑其
有憾是未識至人之用心也小年之不知大年井畦之未曉
滄海自有未矣曹洪

夫含氣庶品未有不託附物勢以成其便者也故霜雁託於
秋風以成輕舉之勢騰蛇附於春霧以希凌霄之遊歷鳳附
於雲以攀追日步之技碧蘿附於青松以茂凌雲之態以
夫鳥獸虫卉之志猶知因風假霧託峻附高以成其事何況
於人而無託附以就其名乎故所託英賢則跡光名顯所附
閭閻則身悴名朽天之始旭則目察輕煙歲之將暮則蓬卷

卷之八十二

八

雲中目之能見蓬之能高託日之光附風之勢也綴羽於金
鐵置之於江湖必也沉溺陷於泥沙非羽質重而性沉所託
沉也載石於舟置之江湖則披風截波汎颶長澗非石質輕
而性浮所託浮也搏牛之螭飛極百步若附鷲尾則一翥萬
里非其翼工所託迅也棲季足捷追越奔光若駕疲驪則日
不涉一舍非其胫遲所託蹇也以是觀之附得其所則重石
可浮短翅能遠附失其所則輕羽淪溺迅足成蹇夫燕之巢
幕銜泥補綴爛若綬紋雖陶匠逞妙不能為之可謂固矣然
凱旋別幘則巢破子裂是所托危也鶴鵲巢葦之莖絳之以
絲髮珠圓羅繡雖女工運巧不能為之可謂固矣然臺風歟
至則葦折卵破者何也所託輕弱使之然也故鳥有擇木之
性魚有避渾之情所以務其翔集蓋斯為美也劉晝
命有否泰遇有屈伸否與泰相翻屈與伸殊貫邀泰遇伸不
盡取智遇否會屈不專膚敏何者否泰由命屈伸在遇也命
至於屈才通即壅遇及於伸才壅即通之來也非其力所
招壅之至也豈其智所廻勢苟就壅則口目雙掩遇苟屬通
則聲眺俱明故陵穴大呼聲轉數仞順風長呼響通百里入
井望天不過圓蓋登峰眺目極於煙際向在井穴之時聲非
卒頃目非暴昧而聞見苟者其勢壅也及其乘風蹈峰聲非
孟賁目非離婁而響徹眺遠者其勢通也買臣忍飢而行歌

王章苦寒而坐泣蘇秦握錐而憤德班超執筆而慷慨當彼
四子勢屈之時容色黧黑神情沮沮言為瓦礫行成狂狷髮
露心憂形銷貌悴引嘆而雷轉噴氣則雲湧如騏驎之伏於
鹽車玄猿之束於籠園非無千里之駛萬仞之捷然而不異
羸鈍者無所肆其巧也何異處穴而望聲徹入井而欲睥睨
於及其勢伸志得或佩錦而還鄉或聲玉於廊廟或合縱於
六合之內或懸旌於崑崙之外當斯之時也容彩光液神氣
開發言成金玉行為世則乘肥衣輕怡然自得快若輕鴻之
汎長風冲若巨魚之縱大壑何異順風而縱聲登峯而長騰
也人猶是也而昔如彼今如此者非為昔愚而今賢故醜
而新美墜之與通也水之性清動墜以堤則波縮而氣
腐决之使通循勢而行從澗而轉雖有朽腐爛腐不能汚也
非水之性異通之與墜也人之通猶水之通也德如寒泉假
有沙塵弗能汚也以是現之通塞之路與榮悴之容相去遠
矣劉晝

卷之八十二

九

賢有常質遇有常分賢不賢性也遇不遇命也性見於人故
賢愚可定命在於天則否泰難期命運多遇危不必禍愚不
必窮命運不遇安不必福賢不必達故患齊而死生殊德同
而榮辱異者遇不遇也春日麗天而隱者不照秋霜被地而
蔽者不傷遇不遇也昔韓昭侯醉卧而寒典冠加之以衣竟

而問之知典冠有愛於己者以越職之故而加誅焉衛之驂
乘見御者之非從後呼車有救危之意不蒙其罪加之以衣
恐主之寒呼車憂君之危忠愛之情是同越職之愆亦等典
冠獲罪呼車見德遇不遇也鵠墮腐鼠非虞氏之慢瓶水沃
地非射姑之微事出處外固非其罪俠客大怒而虞氏見滅
郭君大怒而射姑獲免遇不遇也齊之華士燒志丘壑而太
公誅之魏之干木遁世幽居而文侯敬之太公之賢非有域
於文侯干木之德非有逾於華氏而或榮或戮者遇不遇也
董仲舒智德冠代位僅過士田千秋無他殊操以一言取相
同遇明主而貴賤懸隔者遇不遇也莊姜通衛美而無寵嬰
痛適齊醜而蒙幸遇不遇命也賢不賢性也然不肖者不通
性也傷不遇者不知命也如能臨難而不懼貧賤而不憂可
為性命者矣劉晝

卷之八十二

十

登峭嶺者則欲望遠臨峻谷者必欲窺壑、墓之間使情哀
清幽之中使心敬此處無心而情偽之發者地勢使之然也
故駛雪多積荒城之隈急風好起沙河之上克已類出甕牖
之祇决命必在吞氣之士何者寒荒之地風雪之所積慷慨
之懷忠義之所聚是以梗枿鬱鬱以成緹錦之瘤蚌蛤結痂
以御明月之珠鳥飛則能翔青雲之際矢驚則能踰白雪之
嶺斯皆仍瘁以成明文之珍因激以致高遠之勢衝騰之激

則折木湍波之湧必漂石風之休虛水之性弱而能披堅木
轉重石者激勢之所成也故居不隱者思不遠也身不危者
志不廣也蘇秦若有負郭之田必不佩六國之印主父無親
父之蔑必不竄五鼎之食張儀不有堂下之耻必無入秦之
志范雎若無刑中之辱不懷復讐之心甯越激而修文卒為
周威之師觀李班超憤而習武終見西域之績現其數賢皆
困窘而發志緣泥而顯名故平原五達易行之衢也孤峰九
折難陞之途也從高越下駕馬之步也騰峭登危飛馳之足
也以險而陞然後為貴以難而昇所以為貴古之烈士已而
能通屈而能伸彼皆有才智又遇其時得為世用劉畫

卷之八十二

上

太熙之後天子所存者號尔烏乎索化列之以政則蕃君比
之矣元經何以不興乎房玄齡謂薛收曰道之不行也必矣
夫子何嘗乎薛收曰子非夫子之徒歟天子失道則諸侯
修之諸侯失道則大夫修之大夫失道則士修之士失道則
庶人修之修之道從師無常誨而不倦窮而不濫死而後
已得時則行失時則蟄此先王之道所以續而不墜也古者
謂之繼時詩不云乎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如之何以不行
而廢也玄齡惕然謝曰其行也如是之遠乎王通

吾於續書元經也其知天命而著乎王通
文中子不豫聞江都有變洙然而興曰生民厭亂久矣天其

或者將啟堯舜之道運吾不過焉命也文中子

文中子曰道之不勝時久矣吾得若之何董常曰夫子自秦
歸晉宅居汾陽然後三才五常各得其所文中子

叔恬曰文中子之教興其常隋之季世皇家之末造乎將敗
者吾傷其不得用將興者吾惜其不得見其志勸其言徵其
事以蒼生為心乎文中子

尚書召子仕子使姚義往辭焉曰必不得已署我於蜀或曰

僻子曰吾得從嚴楊潯泳以卒世何患乎僻文中子

無功作五斗先生傳王績字無功不遇時則縱酒一飲文中

子曰汝忘天下乎縱心賦矩吾不與也文中子

卷之八十三

上

魏徵宿文中子之家言六經逾月不出及去謂薛收曰明王
不出而夫子生是三才九疇屬布衣也文中子

賈瓊薛收曰道不行如之何文中子曰父母安之兄弟愛之
朋友信之施於有政道亦行矣奚謂不行文中子

文中子出自蒲閭史陸逢止之曰未可以遊我生民也子
為之宿望日而行陸逢送子曰行矣江湖鱸魚非溝瀆所
容也文中子

裴晞曰人壽幾何吾視仲尼何其勞也子曰有之矣其勞也
敢違乎天焉知後之視今不如今之視昔也文中子

文中子謂易至於華歆曰可矣其孰能為此於至初九曰吾

當之矣入安行乎文中子

董常之喪子赴洛道於河也主人不授館子有飢色坐荆棘間讀易不輟也謂門人曰久矣吾將輟也而竟未獲不知今也而通大困而不憂窮而不憚通能之斯季之力也主人聞之召令其餐焉文中子

子曰天下有道聖人藏焉天下無道聖人彰焉董常曰願聞其說子曰反一無跡庸非藏乎因貳以濟能無彰乎如有用我者當處於泰山矣董常曰冲而用之乎易不云乎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文中子

江都有變子有疾謂薛收曰道廢久矣如有王者出三十年

卷之八十三

三

而後禮樂可稱也斯已矣收曰何謂也子曰十年平之十年富之十年和之斯成矣文中子

子曰治亂運也育衆之者有單之者窮達時也有行之者有遇之者吉凶命也有作之者有偶之者一來一往各以數至

豈徒云哉文中子

文中子遊馬頰之谷遂至牛首之谿晉州有馬頰河牛首山登降信宿

從者樂姚義審威進曰夫子遂得潛乎子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矣曰聞朝廷有召子議矣子曰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亦不我力姚義曰其車既載乃棄爾輔審威曰終喻絕險曾是不意子喟然遂歌正月終焉既而曰不可為矣文中子

子

仁壽三年文中子冠矣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西遊長安見隋文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策十有二策尊王道推伯器稽今驗古恢乎運天下於指掌矣帝大悅曰得生幾晚矣天以生賜朕也下其議於公卿不悅時將有蕭牆之變文中子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曰我思國家兮遠遊京畿忽逢帝王兮降禮布衣遂懷古人之心兮將興太平之基時異事變兮志乖願違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東歸皇之不斷兮勞身西飛帝聞而再徵之不至四年帝崩大業元年一徵又不至辭以疾謂所親曰我周人也家于祁水加

卷之八十三

五

之亂蓋東遷焉高祖穆公始事魏周之際有大功於生人天子錫之地始家於河汾故有墳隴於茲四代矣茲土也其人憂深思遠乃有陶唐氏之遺風先君之所懷也有弊廬在茅簷土堦撮如也道之不行欲安之乎退志其道而已文中子

貧富

故凡治亂之情皆道上始故善者園之以害牽之以利能利害者財多而過寡矣夫凡人之情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續日千里而不遠者利在前也漁人之入海深萬仞就彼逐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源之下

無所不入焉故善者勢利之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求不煩不擾而民自富如鳥之覆卵無形無聲而唯見其成管子

桓公問管仲富有涯乎答曰水之以涯其無水者也富之以涯其富已足者也人不能自止于足而亡其富之涯乎韓非子孔謂顏淵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淵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飢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怍丘誦之

卷之八十二

五

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南華

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腫喙手足胼胝三日不食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從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山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南華

子朝簋位與敬王戰取周之寶玉沉河以祈福後二日津人得之於河上將賣之則變為石及敬王位定得王者獻之復為玉也鄭道元

南宮敬叔以富得罪於定公奔衛侯請復之載其寶以朝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喪不若速貧之愈也子游侍曰敢

問何謂如此孔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弗改吾惧其將有後患也敬叔聞之驟如孔氏而循禮施散焉家語

子貢家富累千金論衡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賜本不受天之術也夫得其術雖常結駟連騎以造原憲居蒿蘆蓬戶之中與之言先王之義原憲衣敝衣冠并日蔬食衍然有自得之志子貢曰甚矣子之病也原憲曰吾聞無財者謂之貧孝道不能行者謂之病吾貧也非病也子貢慚終身耻其言之過子貢好販與時轉貨歷相魯衛而終於齊家語韓原憲居魯環堵之室張以蒿萊蓬戶甕牖桑而無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子貢乘肥馬衣輕裘中絰而素軒不容

卷之八十三

六

卷之八十三
則時見之原憲者冠緼袍而應門正冠而纓絕從衿聞之無財之謂貧李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交李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患與焉之患乃係步曳歌商頌而反身浴於天地如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南華

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為盜始吾為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穰自此以往施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為盜之言而不喻其為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未及時以賊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謬已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為盜

昔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若失為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
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潤山
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
魚鱉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鱉皆天之所生豈吾之
所有然吾盜天而亡殃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
天之所與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向氏大惑以為國氏之重
閭已也過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
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况外物而非盜哉誠然天地萬
物不相離也認而有之皆惑也國氏之盜公道也故亡殃若
之盜私心也故得罪有公私者亦盜也亡公私者亦盜也公
私、天地之德知天地之德者孰為盜邪孰為不盜邪
齊有貧者常乞於城市城市患其亟也眾莫之與遂通田氏
之廩從馬鑿作後而假食郭中人戲之曰從馬鑿而食不以
辱乎乞兒曰天下之辱莫過於乞、猶不辱豈辱馬鑿哉
莊周家貧故往資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
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
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郭對
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
且南游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
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

卷之八十二

七

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南華曰莊周貧者往貸
而賦之周曰乃今者周之來見道旁牛蹄中有鮒魚焉大魚
謂周曰我尚可活也周曰爾為汝南見楚王決江淮以溉
女鮒魚曰今吾命在盆盎之中耳乃為我見楚王決江淮以
溉我則求我枯魚之肆矣今周以貧故求貸粟而曰爾我邑
粟未也而賜臣即求亦求臣備罪矣文臣
齊女徐吾者齊東海上貧婦人也與鄰婦李吾之屬會燭相
從夜績徐吾最貧而燭數不屬李吾謂其屬曰徐吾燭數不
屬請無與夜也徐吾曰是何言與妾以貧燭不屬之故起常
先息常後灑掃陳席以待來者自與蔽薄坐常處下凡為貧
燭不屬故也夫一室之中並一人燭不為暗損一人燭不為
明何愛東壁之餘光不使貧妾得蒙見哀之恩長為妾役之
事使諸君常有惠施於妾亦不可乎李吾莫能應遂復與夜
終無後言
戰國之世范蠡既雪會稽之耻乃變姓名寓之於陶為朱公
以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之所交易也治產數千金富
好行德子孫修業遂致富故言富者皆曰陶朱公也酈道
牧產問子順曰臣墮於財聞倚頓善殖貨欲學之然先生同
國也當知其術願以告我各曰然知之倚頓魯之窮士也耕
則常飢桑則常寒聞陶朱公富往而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
欲速富當畜五特於是乃通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
年之間其滋息不可計甯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興富於猗氏

卷之八十二

六

故曰猗頓且夫為富者非唯一術今子徒問猗頓何也牧產曰亦將問之於先生也答曰吾貧而子問以富術縱有其術是不可用之術也昔人有言能得長生者道士聞而欲幸之比往言者死矣道士高蹈而恨夫所欲幸不死也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為幸也今子欲求殖貨而問術於我且自貧安能教子以富乎子之此問有似道士之學不死者也孔鮒

文帝時鄧通得賜蜀銅山聽得鑄錢文字肉好皆與天子錢同故富侔人主時吳王亦有銅山鑄錢故有吳錢徵重文字肉好與漢錢不異西京雜記

卷之六

九

青城山：有嘉穀山下有蹲鴟即芋也所謂下有蹲鴟至老不飢卓氏之所以樂遠徙也酈道元

司馬相如初與卓文君還成都居貧愁懣以所著鸛鵲裘就市人陽昌貰酒與文君為飲既而文君抱頰而泣曰我平生富足今乃以衣裘貰酒遂相與謀於成都賣酒相如親者擗鼻禪滌器以耻王孫王孫果以為病乃厚給文君文君遂為富人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柔滑如脂十七而寡為人放誕風流故悅長卿之才而越禮焉長卿素有消渴疾及還成都悅文君之色遂以發痼疾乃作美人賦欲以自刺而終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文君為誄傳於世

西京雜記

或謂子之治產不如冊主之富曰吾聞先生相與言則以仁與義市井相與言則以財與利如其富或曰先生、無以養死無以葬如之何曰以其所以養之、至也以其所以葬之、至也或曰猗頓之富以為孝不亦至乎顏其酸矣曰彼以其粗顏以其精彼以其回顏以其貞顏其劣乎楊子

樊重司馬彪曰仲山甫封於樊因氏國焉爰自宅陽徙居湖陽能治田殖至三百頃起廬舍高樓連閣波陂灌注竹林成林六畜放牧魚蠃梨棗檀棘桑麻閉門成市兵器器械贊至百萬其興工造作為無窮之巧不可言富擬封君世祖之少

卷之八

十

數婦外氏及之長安受業齋送甚至世祖即位追爵敬侯詔湖陽為重立廟置吏奉祠廼祠章陵常幸重墓酈道元政之為理取一切而已非能斟酌賢愚之分以開盛衰之數也日不如古弥以遠甚豈不然邪漢興以來相与同為編戶齊民而以財力相君長者世無數焉而棘清之士徒自苦於茨棘之間無所益損於風俗也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寮居積貯滿於都城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室填乎綺室倡謳伎樂列乎深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而不敢進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可

飲睇盼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慮此皆公侯之廣樂君長之厚實也苟運智詐者則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以為罪焉源發而橫流路開而四通矣求士之舍榮樂而居窮苦棄放逸而赴束縛夫誰肯為之者哉仲長統龍陽縣之汜州長二十里吳丹陽太守李衡植柑於其上臨死教其子曰吾洲里有木奴千頭不責衣食歲絹千疋太史公曰江陵千樹橘可當封君此之謂矣吳末衡柑成歲絹千疋今洲上猶成陳根餘柑蓋其遺也酈道元

姚義困於宴房玄齡曰傷於宴也蓋請乎姚義曰古之人為人請猶以為捨讓也況為己乎吾不願子聞之曰確哉義也

卷之六十二

實行古之道矣有以發我也難進易退文中子

權寵

孔子曰鶯雀爭善處于一屋之下卅子相哺也區、馬相樂也自以為安矣竈突決上棟焚燕雀顏色不變是何也不知禍之將及之也不亦愚乎為人臣而免于燕雀之智者寡矣夫為人臣者進其爵祿富貴父子兄弟相與比周於一國區、馬相樂也而以危其社稷其以竈突近矣而終不知也其與燕雀之智不異故曰天下大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一家盡亂無有安身此之謂也故細之安必待大之安必待小細大賤貴交相為贊然後皆得其所樂呂覽

則陽游於楚婁節言之於王：未之見婁節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為者邪曰冬則獨覽於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夫與節已不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婁節夫婁節之為人無德而有智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顯其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暘者及冬乎冷飈夫楚王之為人也形尊而嚴其于罪也無赦如虎非夫妄人正德其孰能撓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於物也与之為娛矣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己焉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

卷之六十三

使人化父子之宜彼其手歸居而一間其所施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南華

中山公子牟謂臆曰鴻子曰身在江湖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臆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臆子曰不能自勝則從從之覽作神無思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鴻烈曰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使氣曰強是故用其光復歸其明也隱岩穴也難為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于道可謂有其意矣南華世之君子使之為一彘之宰不能則辭之使為一國之相不能而為之豈不悖哉墨子

境內之民及取官爵者見朝廷之可以巧言辨說取官爵也故官爵不可得而常也是故進則曲主退則慮私所以實其私然則下賈權矣夫曲主慮私非國利也而為之者以其爵祿也下賈權非忠臣也而為之者以末貨也然則下官之冀遷者皆曰多貨則上官可得而欲也曰我以不貨事上而求遷者則如以狸餌鼠尔必不異矣若以情事上而求遷者則如引諸絕繩而求乘枉木也愈不異之矣二者不可以得遷則我焉得無下動衆取貨以事上而以求遷乎商子

卷之八十二

三

公叔相韓而有功齊公仲甚重於王公叔恐王之相公仲也使齊約而攻衛公叔因納齊軍於鄭以劫其君以固其位而信兩國之約韓非

翟黃魏王之臣也而善於韓乃召韓兵令之攻魏因請為魏王構之以自重也又云呂倉魏王之臣也而善於秦荆微諷秦荆令之攻魏因請行和以自重也韓非

大成牛從趙謂申不害於韓曰以韓重我於趙請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我有兩趙韓非

白圭相魏暴譴相韓白圭謂暴譴曰子以韓輔我於魏我請以魏待子於韓臣長用魏子長用韓韓非

宋太宰貴而主斷季子將見宋君梁子聞之曰語必可與太宰三坐乎不然將不免季子因說以貴主而輕國韓非

韓子

白圭謂宋令尹曰君長自知政公無事矣今君少主也而務名不如令荆賀君之孝也則君不奪公位而大敬重公則公常用宋矣韓非

陳需魏王之臣也善於荆王而令荆攻魏荆攻魏陳需因請為魏王行解之因以荆勢相魏韓非

卷之八十二

四

趙王游于園中左右以菟與虎而輟現之眇然環其眼王曰可惡哉虎目也左右曰平陽君之目可惡過此見此未有害也見平陽君之目如此者則必死矣其明日平陽聞之使人殺言者而王不誅也韓非

秦武王令甘茂擇所欲為於僕與行事孟卯曰公不如為僕公所長者使也公雖為僕王猶使之於公也公佩僕室而為行事是兼官也韓非

張譴相韓病將死公乘無正懷三十金而問其疾居一日自問張譴曰若子死將誰代子答曰無正重法而畏上雖然不如公子食我之得民也張譴死因相公乘無正韓非

陳軫貴於魏王忠子曰必善事左右夫楊橫樹之即生倒樹

之即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之而一人拔之即無生
楊至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
而去之易也子雖工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子必危矣非韓
周趙謂宮他曰為我謂齊王曰以齊資我於魏請以魏事王
宮他曰不可是示之無魏也齊王必不資於無魏者而以怨
有魏者公不如曰以王之所欲臣請以魏聽王齊王必以公
為有魏也必因公是公有齊也因以有齊魏矣韓非
有欲以御見荆王者衆駒始之因曰臣能激鹿見王、為御
不及鹿自御及之王喜其御也乃言衆駒始之韓非
詎者齊之居士屠者魏之居士齊魏之君不明不能親照境

卷之八十二

五

內而聽左右之言故二子費金璧而求入仕也韓非

楚王問群臣曰吾聞北方畏昭奚恤亦誠何如江乙答曰虎
求百獸食之得一狐、曰子毋敢食我也天帝令我長百獸
今子食我是違天帝命也以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
現百獸見我無不走虎以為然隨而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
獸畏己而走也以為畏狐也今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
專任之於昭奚恤也北方非畏昭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
也猶百獸之畏虎故人臣而見畏者是見君之威也君不
用則威亡矣新序

求善處六重理任大事擅寵於萬乘之國必無後患之術莫

若好同之後賢博施陰然而無妨害之能耐任之則慎行此
道能而不耐任且恐失寵則莫若早同之推賢讓能而安隨
其後如有寵則必榮失寵則必無罪是事君者之寶而必
無後患之術也故知者之本事也滿則慮嗾平則慮險安則
慮危曲重其豫猶恐及其既是以百奉而不陷也孔子曰巧
而好度必節勇而好同必勝知而好謙必賢此之謂也愚者
反是處重擅權則好專事而妬賢能抑有功而擠有罪志驕
盈而輕舊怨以蒼畜而不行施道乎上為重招權於天下以
妨害人雖欲無危得乎哉是以位尊則必危任重則必廢擅
寵則必辱可立而待也可炊而竟也是何也則墮之者衆而
持之者寡矣荀子

卷之八十一

六

智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不能燭私能法之士必強
毅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姦人臣循令而從事案法而治官
非謂重人也重人也者無令而擅為虧法以利私耗國以便
家力能得其君此所為重人也智術之士明察聽用且燭重
人之陰情能法之士勁直聽用且矯重人之姦行故智術能
法之士用則貴重之臣必在繩之外矣是智法之士與當塗
之人不可兩存之仇也當塗之人擅事要則外內為之用矣
是以諸侯不因則事不應故敵國為之訟百官不因則業不
進故群臣為之用即中不因則不得近主故左右為之匿學

士不因則養祿薄禮卑故學士為之談也此四助者邪臣之所以自飾也重人不能忠主而進其仇人主不能越四助而燭察其臣故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凡當塗之於人主也希不信愛也人且習故若夫即主心同好惡固其所自進也官爵貴重朋黨又衆而一國為之訟則法術為之士欲干上者非有所信愛之親習故之澤也又將以法術之言矯人主阿辟之心是與人主相反也處世卑賤無黨孤特夫以疏遠與近愛信爭其數不勝也以新旅與習故爭其數不勝也以反主意與同好爭其數不勝也以輕賤與貴重爭其數不勝也以一口與一國爭其數不勝也法術之士操五不勝之勢以

卷之八十二

七

歲數而又不見當塗之人乘五勝之資而且暴獨說於前故法術之士奚道得進而人主奚時得悟乎故資必不勝而勢不兩存法術之士焉得不危其可以罪過誣者公法而誅之其不可被以罪過者以私劍而旁之是明法術而逆主上者不謬於吏誅必死於私劍矣朋黨比周以弊主言曲以便私者必信於重人矣故其可以功伐借者以官爵貴之其可借以美名者以外權重之是以弊主上而趨於私門者不顯於官爵必重於外權矣今人主不合參聽驗而行誅不待見功而爵祿故法術之士安能蒙死已而進其說姦邪之臣安肯棄利而退其身故主上愈卑私門益尊夫越雖國富兵強

卷之八十二

六

中國之主皆知無益於已也曰非吾所得制也今有國者雖地廣人衆然而人主壅蔽大臣專權是國為越也智不類越而不知不越類其國不察其類者也人主所以謂齊亡者非城與城亡也呂氏弗制而田氏用之所以謂晉亡者亦非地與城亡也姬氏不制而六卿專之也今大臣執柄獨斷而上弗知收是人主不明也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事者不可存也今襲跡於齊晉欲國安存不可得也韓非萬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且人臣有大罪人主有大失臣主之利與相異者也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無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勞而爵祿臣利在無功而富貴主利在豪傑使能臣利在朋黨用私是以國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勢而臣得國主更稱蕃臣而相室剖符此人臣之所以誦主便私也故當世之重臣主變勢而得固寵者十無二三是其故何也人臣之罪大也臣有大罪者其行欺主也其罪當死也也智士者遠見而畏於死已必不從重人矣賢士者修廉而羞與姦臣欺其主必不從重臣矣是當塗者之徒屬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汚而不避姦者也大臣挾愚汚之人上與之欺主下與之收利侵漁朋黨比周相與一口惑主欺法以亂士民使國家危削主上勞辱此大罪也臣有大罪而主弗禁

此大失也使其主有大失於上臣有大罪於下索國之不已者不可得也韓非

司徒九江朱儀以年老為司隸廣誦所奏耳目不聰明見塚屬大怒曰顧而不扶焉用彼相君若臣辱何用臣為於是東閣祭酒周奉曰昔聖帝明王莫不歷象日月星辰以為鏡戒受惑比有變異豈能手書密以上聞儀曰可自力也奉為創草臣聞易曰天垂象見吉凶現乎天文以察時變臣竊見九月庚辰今月丙辰過熒惑於東井辟金光輝合并移時乃出經術淺末不曉天官見其非常昭、再見誠切怪之誠謂熒惑夫月者太陰熒惑火星不宜相干臣聞盛德之主不能無異

卷之八十一

七

但當更改有以供御孔子曰雖明天子災謀惑必謀禍福之微慎察用之孝宣皇帝地節元年月食熒惑明年有霍氏亂孔子曰火上不可握熒惑班變不可息志帝應其修無極此言熒惑火精尤史家所宜察也楚莊曰災異不見寡人其亡今變異屢臻此天以佑助漢室竟悟國家也臣誠恐史官畏忌不敢極言惟陛下深留聖思按圖書之文鑒古今之戒召見方直極言而靡諱親賢納忠推誠應人猶影響也宋景公有善言熒惑徙舍延年益壽况乎至尊感不旋日書曰天威棗謏言天德輔誠也周公將沒戒成王以左右常伯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言此五官存亡之機不可不謹也臣願陛

下思周旦之言詳左右清禁之內謹供養之官嚴宿衛之身

申勅屢省務知戒慎以退未萌以此無疆謹匍自手書

密上、覽儀表嘉其忠諫儀目數病手能細書誦按大臣苟

肆私意誦坐上謝儀蒙慰勞謹按論語能以禮讓為國乎何

有夫子溫良恭儉上以得之傳曰心苟不競何憚於病朱儀

位極人臣視事數年訖無一言弛緩時闕又儀年且九十足

以憤憤義當自引以避賢路就使有枉欣以俟命耳何乃發

忿欲自提理周奉為人謀而不忠維訖匡陳起自營衛夫奉

義順之謂禮愛人而不以德不可謂仁信不由中又辭何為

向遇中宗永平之政殺罪不暇何慰勞之有李統內省不疚

卷之八十二

七

進對溫雅明主是察終為長者統事見諫御門風俗通

歷現前世之用心也與嬰兒等嬰兒有常病貴臣有常禍父

母有常夫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飽也貴臣常禍傷寵也

父母常失在不能已於媚子人君常過在不能已於驕臣哺

乳太多則必掣縱而生癰貴富太盛則必驕佚而生過是故

媚子以賊其軀者非一門也驕臣用滅其家者非一世也或

以背叛橫逆不道或以德薄不稱其貴文昌莫功司命奉過

現惡深淺稱罪降罰或捕格斬首或拉髀掣臂皆死深穿街

刀都市殭屍破家覆宗滅族者皆無功於民氓者也而後人

貪權冒寵蓄積無極思登顛隕之臺樂循覆車之迹願禪福

祚以備貲滿貫者何世無之當呂氏之貴也太后稱制而專政祿產秉事而握權擅立四五多封子弟兼據將相外內磐結自以難湯武典五伯作弗能危也於是廢仁義而尚威虐滅禮信而務譎詐海內怨痛人欲其亡故一朝摩滅而莫之哀也霍氏之貴專相幼主誅滅同僚廢帝立帝莫之敢違禹繼父位山雲屏事諸壻專典禁兵婚姻本族王氏之貴九族五將朱輪二十三太后專政秉權三世莽為宰衡封安漢公居攝假號身當南面卒以篡位十有餘年身以居之已久滅立恩行永無禍敗故遂肆心恣意私近忘遠崇聚群小重賦殫民以奉無功動為姦詐託之經義迷罔百姓欺誣天地自

卷之八上

世

以我密人莫之知皇天從上鑒其姦神明自幽照其態豈有誤哉夫鳥以山為巢而櫓巢其上魚以淵為涸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之者餌也貴戚俱家之不吉而聚諸令名俱門之不堅而為作鐵樞卒其以敗者非苦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苦崇財貨而行驕僭虐百姓而失民心爾王符或問祿曰古之祿也俗漢之祿也輕夫祿必稱位一物不稱非制也公祿貶則私利生私利生則廉者匱而貪者豐也夫豐貪生私匱廉貶公是亂也先生重之曰祿可增乎曰民家財懲增之宜矣或曰今祿如何曰時匱也祿依食依民參相濟必也正貪祿省閑冗與時消息昭惠恤下損益以度何

也苟悅

世道多難儒教淪喪文武之軌將遂凋墜或沈溺於聲色之中或驅馳于競逐之路孤貧而精六藝者以游夏之資而抑頓乎九泉之下因風而附風翼者以驚庸之質猶迴遑乎霞霄之表含本逐末者謂之勤修庶幾擁經求已者謂之陸沈迂濶於是莫不蒙塵融雨戴霜履水懷黃握白提清紫肥以赴邪徑之近易規朝種而暮穫矣若乃下帷高枕遊神九典精義順隱味道居靜確乎建不拔之操揚青於歲寒之後不揆世以投迹不隨眾以萍漂者蓋亦鮮矣汲於進趨悒悶於否滯者豈能舍至易速達之通塗而守甚難必窮之塞路

卷之八上

世

乎此川上所以無人子矜之所為作慙俗者所以痛心而長慨憂道者所以含悲而頽思也葛洪入則蘭房窈窕朱帷組帳文茵兼舒於華第艷容聚爛於左右輕休柔聲清歌妙舞宋蔡之巧陽阿之妍口吐採菱延露曲足躡淥水七槃之節和音悅耳治姿娛心密宴繼集醺醺不輟仰登綺閣俯映清淵遊果林之丹翠戲蕙圃之芬馥文鱗澆滯采頤頤飛激墮雲鴻沉綸引魴鯉遠珍不索而交集玩弄絳華而自至出則朱輪耀路高蓋接軫丹旗雲蔚聖節俞赫金口嘈囂戈甲錯錯得意託於後乘加旨盈乎屬車窮遊現之娛極畋漁之懽聖明之香滿耳而入詣悅之言異

口同辭于時耿然意茂古人謂伊呂管晏不足算也豈堯崇
替之相為首尾哀樂之相為朝暮肯謝貴盛乞骸骨背朱門
而反丘園此若乃聖明在上大賢謹事百揆非我則不叙兆
民非我則不濟高而不以危為憂滿而不以為慮者所不論
也

文中子謂賀若弼曰壯于壯而已矣文中子

卷之八十二

三

子苑卷之八十三

高道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蟬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
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主而天
下治而我猶尸之我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
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實也吾
將為實乎鷦鷯巢于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數腹婦
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為意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
代之矣莊子曰徐無鬼曰云云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
後世其人與我相食與夫同不離聚也愛之則利之則至
害之則散其利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指仁義者寡利仁
義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貪者器是以一人
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視也夫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
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子賢者知之矣呂覽云遂之其
山之下積水之陽耕而食終身無怨天下之為之也揚子曰或
有堯將讓天下于許由而食終身無怨天下之為之也揚子曰或
求于世而已矣堯將讓天下于許由而食終身無怨天下之為之也
矣或曰奚取于未為我曰時未則來時往則往能往者
謂歟

卷之八十三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于子州支呂覽父子州支
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
之未暇治呂覽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
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為者呂覽作惟不可以託天下也南
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見生此

有道者之所
異乎俗者也
按支伯延即支父

舜以天下讓善善卷善卷曰予立于宇宙之中冬日夜皮毛夏
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
作日入而息逍遙于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
哉悲夫子之不知予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
南華

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乎后之為人
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
於海終身不交也南華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

卷之八十三

二

居于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污

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冷呂覽作之淵南華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授禹伯成子高辭

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超就下風立新序作下

問焉曰堯昔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新序作有

吾新序作而吾子辭為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

昔堯治天下新序有傳之他人至無欲也擇賢而與之其不

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呂覽作其如赤子而新序有舜亦猶然今子

賞罰而民且不仁呂覽作其如赤子而新序有舜亦猶然今子

知之自此始矣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呂覽作利自此後世之亂

自此始矣新序作吾不思見以是野夫子闔行邪新序作無

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

知也湯又因瞽瞍而謀瞽瞍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

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

尹謀伐桀桀之以讓卞隨卞隨曰隨下隨辭曰后之伐桀也亦乎我必

以我為賊也勝桀則讓我也以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

道之人再來呂覽作論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稠呂

卷之八十四

三

顧水而死湯又讓瞽瞍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

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瞽瞍辭曰廉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

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

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

沉於廬呂覽作水又曰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瞽

吊之三年申屠狄因以路河南華曰韓非說林云湯以伐

受之也呂覽作人說務光曰湯殺君而欲傳惡瞽瞍子故讓天

下子之也務光因自說務光曰湯殺君而欲傳惡瞽瞍子故讓天

而從過不以禮遂投浮梁後武丁欲以為相不從武丁以與迎

知之自此始矣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呂覽作利自此後世之亂

而為以受利為本以萬民為義譬之若

商容嘗執羽箭焉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遂去伏于太行

及武王克殷立為天子欲以為三公商容辭曰吾嘗焉於馬

徒欲以伐紂而不能愚也不爭而勇無勇也愚且無勇不足

以備乎三公遂固受辭不受命君子聞之曰商容可謂內省

而不誣能矣君子執去素餐遠矣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商先王之謂也韓嬰

太公望東封於齊東海上有居士曰狂蕢華士昆弟二人

者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

吾無求于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太公望

至於營丘使吏執殺之以首誅周公旦從魯聞之發急傳而

問之曰夫二子賢者也今日饗國而殺賢者何也太公望曰

是昆弟二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

井而飲之吾無求于人也無上之氣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

力彼不臣天子者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者望不得而

使也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無求於人者是望不得以賞

罰勸禁也且無上名雖知不為望用不仰君祿雖賢不為望

功不仕則不治不任則不忠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

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當誰為君乎不服

兵革而顯不親耕耨而名又非所以教于國也今有馬於此

如驥之狀者天下之至良也然而驅之不前却之不正左之

不左右之不右則滅獲雖賤不託其足滅獲之所願託其足

於驥者以驥之可以追利辟害也今不為人用滅獲雖賤不

託其足馬已自謂以為世之賢士而不為主用行極賢而不

用於君此非明主之所臣也亦驥之不可左右矣是以誅之

一曰太公望東封於齊海上有賢者狂蕢太公望聞之往請

公且魯馬于門而狂蕢不報見也太公望誅之當是時也周

辛論魯曰段干木闔門不出魏文侯之表式其間秦軍聞之

不勝其兵如千魏無干木秦兵入境主危亡秦強國也兵無

門之士却強秦之兵全魏國之境洛三軍之衆功莫大焉

莫先焉有強秦之兵全魏國之境洛三軍之衆功莫大焉

不仕非其主太公望誅之韓子善之以此二子無益而有損也夫狂蕢

之路同時誅之韓子善之以此二子無益而有損也夫狂蕢

華士段干木之類也太公望誅之無所師範文侯之師強

也狂蕢段干木之類也太公望誅之無所師範文侯之師強

為有行下魏大者使韓子善之以此二子無益而有損也夫狂蕢

不仕非其主太公望誅之韓子善之以此二子無益而有損也夫狂蕢

謂人無性行華木無質也太公望誅之韓子善之以此二子無益而有損也夫狂蕢

不仕非其主太公望誅之韓子善之以此二子無益而有損也夫狂蕢

其化堯不誅許由唐民不皆其身使無二子之類雖養之終無

不誅二子之類雖養之終無

夫使然則太公誅之不能使化人所能為誅之民當無功

無事也夫誅之不能使化人所能為誅之民當無功

功太公望誅之不能使化人所能為誅之民當無功

任未有功之人則其誅之不能使化人所能為誅之民當無功

不誅二子之類雖養之終無

不誅二子之類雖養之終無

秦穆公使孟盟舉兵襲鄭過周以東鄭之賈人弦高塞他相與謀曰師行數千里數絕諸侯之地其郵勢必襲鄭凡襲國者以為無備也今示以知其情必不敢進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之三率相與謀曰凡襲人者以為弗知今已知之矣守備必固進必無功乃還師而反晉先軫率兵擊之大破之殺鄭伯乃以存國之功賞弦高弦高辭之曰誕而得賞則鄭國之信廢矣為國而無信是俗敗也賞一人而敗國俗仁者弗為也以不信得厚賞義者弗為也遂以其屬徒東夷終身不反鴻烈

卷之八十三

八

楚莊王使：賁金百斤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箒之使，願入計之。即謂婦人曰：楚欲以我為相，今日相即結駟列騎，食方丈於前。如何？婦人曰：夫子以織屨為食，粥羹履無怵惕之憂者，何哉？與物無治也。今如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以安膝之安，一肉之味，而徇楚國之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聘。與婦去之詩曰：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有人於此居處甚約論議甚高為我求之願為兄弟請為三
公司馬子期舍車徒求之五日五夜見之謂曰國危不救非
仁也君命不從非忠也惡富貴於上甘貧苦於下意者過也

今君願為兄弟請為三公不聽君何也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于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韓詩有辭不受命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韓外傳吳師入郢臣畏冠避患君反國說何事焉王曰見之韓詩則見之韓詩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韓外傳作商人欲見于君者必有大獻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韓外傳有云而勇重質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韓外傳有云而勇重質不足以死韓詩待冠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冠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於天下也韓詩

卷之八十三

九

有然見之非法也遂不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不受命而入于閭中

陳義甚高子其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王

旌之位吾知其貴于屠羊韓詩作刀俎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

富于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

乎韓詩作今見爵祿之利而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

遂不受也角華曰韓詩作遂辭三公之位而反乎屠羊之肆

窮而處人之國矣說曰何謂窮吾謙之以禮而忠其國也曰

在深淵之中而不獲彼之危臣昭王德衰于吳而懷寶絕跡

以病其國欲獨全己者也是厚于已而薄于君有乎非救世

者也何如則可謂救世矣曰若申伯仲山甫可謂救世矣昔

者周德大衰道廢于厲申伯仲山甫輔相宣王撥亂世反之

正天下畧振宗廟復興申伯仲山甫乃並順天下匡救邪失

喻德教本遺士海內翕然向風故百姓勃然詠宣王之德詩

曰周邦咸喜或有良翰又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

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如是可謂
殺世矣晉文公遇漁者類說見獻納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置

鹿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

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

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

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愚富貴者也呂覽作非愚富貴也由

多以富貴驕得道之人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

家其土宜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

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

悲哉呂覽作彼且美以此之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

之與其所以為今且有人於此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

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

隋侯珠之重哉南華

柳下惠處魯三黜而不去憂民救亂妻曰無乃濫乎君有二

耻國無道而責耻也國有道而賤耻也今當亂世三黜而不

去亦近耻也柳下惠曰油之民將陷於害吾能以乎且彼

為彼我為我彼雖裸裎安能汚我油然與之處仕於下位

列女傳

叔向問晏子曰進不能事上退不為能家傲世樂業枯槁為

名不疑其所守者可能謂行其道乎晏子對曰嬰聞古之能

行道者世可以正則正不可以正則曲其正也不失上下之

倫其曲也不失仁義之理道用與世樂業不用有所依歸不

以傲上華世不以枯槁為名故道者世之所以治而身之所

以安也今以不事上為道以不顧家為行以枯槁為名世行

之則亂身行之則危且天之與地而上下有衰矣明王始立

而居國為制矣政教錯而民行有倫矣今以不事上為道反

天地之衰矣以不顧家為行倍先聖之道矣案以枯槁為名則

世塞政教之途矣有明上不可以為下遭亂世不可以治亂

說若道謂之惑行若道謂之狂惑者狂者木石之槩也而道

義未戴焉晏子

卷之八十三

曾子問晏子曰古者嘗有上不諫上下不顧民退處山谷以

成行義者也晏子對曰察其身無能也而託乎不欲諫上謂

之誕意也上悖亂德義不行而邪辟朋黨賢人不用士亦不

易其行而從邪以求進故有隱有不隱其行法士也她夫議

上則不取也夫上不諫上下不顧民退處山谷嬰不識其何

以為成行義者也晏子

司馬子期問晏子曰士亦有不干君不恤民徒居無為而取

名者乎晏子對曰嬰聞之能足以贖上益民而不為者謂之

不仁而取名者嬰未聞得之也晏子

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滑、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仰而視之曰柰何曰鑿木為机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洸湯其名為槩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必有机心、存于胸中則純白不脩純白不脩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對有間為圃者曰子奚為者曰邪孔丘之徒也為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子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体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

往矣無之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頽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為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為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者形全、者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於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汙乎淳倫執功利机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奪之得其所謂擊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儼然不受天下之非奪無損益焉是謂全德之人我之謂風波之民反於魯以告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識

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為復朴体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南華

衛有五丈夫俱負釜而入井灌韭終日一區鄧析過下車為教之曰為机重其後輕其前命曰橋終日溉韭百區不倦五丈夫曰吾師言曰有机知之乃必有机知之敗我非不知也不欲為也其子往矣我一心溉之不知改已鄧析去行數十里顏色不悅憚自病弟子曰是何人也而恨我君請為君殺之鄧析曰釋之是所謂真人者也令守國說苑

孔子適楚、狂接輿按列仙傳云陸通者楚狂接輿也好在野城福山上世見之歷數百年去高士傳曰陸通字接輿楚人也好養性躬耕以爲食楚昭王時通見楚政無常乃伴狂不仕故時游其門曰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世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于地莫之知避已乎、臨人以德殆乎、畫地而趨迷陽、無傷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南華

楚狂接輿躬耕以食其妻之市未遑楚王使、者賁金百鎰造門曰大臣奉金百鎰願請先生治河南接輿笑而不應使

者遂不得辭而去妻從市而來曰先生少而為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車軼何其深也接輿曰今者王使、者費金百鎰欲使我治河南其妻曰豈許之乎曰未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是遺義也不如去之乃夫負釜鬻妻戴經器變易姓字莫知其所以論語曰邑斯季矣翔而後集接輿之妻是也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樂土、爰得我所歸嬰孔子之楚舍于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褻、何為者邪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旁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是其市宜南條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已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為必使楚王之召已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况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南華

卷之八十三

四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琴鼓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容指孔子曰彼何為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礼樂選人倫

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容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屨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之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李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修李以至于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

卷之八十五

五

吾之所有而絰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群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礼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礼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恭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

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患謂之諛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之惡擇善否兩善願通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人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使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已則可不同於已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慨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于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慨然變容曰甚矣子

卷之八十五

七

之唯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卒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通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慨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于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懼樂

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以適為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札矣札者世俗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早湛於人偽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

卷之八十五

七

而去延緣常聞顏淵還車子路授綆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擊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為役父矣未嘗見夫子過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介庭抗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桴逐立而夫子曲要磬折再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嘆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棲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過長不敬失札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仁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為事逆之則敗順

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可矣吾敢不敬乎南華

申徒狄非其世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曰吾聞聖人仁士之於天地之間也民之父母也今為儒雅之故不救溺人可乎申狄曰不然桀殺閼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泄冶而滅其國故曰國殘家非無聖智也不用故也遂抱石而沉於河君子聞之曰廉矣如仁欤則吾未之見也詩曰天實為之謂之何哉韓嬰

顏回貧而樂道退居陋巷曲肱而寢孔子曰回未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

卷之八十三

太

粥郭內之圃十畝足以為絲麻致宮商之音足以自娛習所聞於夫子足以自樂回何仕焉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也

魯哀公聞曾參賢致邑焉參辭不受曰吾聞愛受人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不我驕我豈無畏乎終不受後卒於魯

佛肸以中牟叛置鼎於庭致士大夫曰與我者受邑不吾與者烹大夫皆從之至於田單中牟之邑人也曰義死不避斧鉞之罪義窮不受軒冕之服無義而生不仁而富不如烹褰衣將就鼎佛肸脫屣而生之趙氏聞其叛也攻而取之

聞田單不肯與也求而賞之田單曰不可也一人舉而萬夫飽首智者不為也賞一人以慚萬夫義者不取也我受賞使中牟之士懷耻不義辭賞從慶曰以行臨人不道吾去矣遂南之楚新序

魯人有公儀僂者砥節礪行樂道好古恬於榮利不事諸侯子思與之交穆公因子思欲以為相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參魯國而與之一子其言之子思對曰如君之言則公儀子愈所以不至也君若飢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水飲飯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官厚祿釣餌君子無信用之意公儀子之智若魚鳥可也不然則彼將終其身不躡君之庭

卷之八十三

九

矣且臣不佞又不任為君操竿下釣以蕩守節之士也孔鮒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綬登車仰天而呼曰君子！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愚為君也愚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為君也南華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有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中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

將洩尾於塗中南華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鵩鵩子知之乎夫鵩鵩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鵩得腐鼠鵩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耶南華

荊君熊圍問水旱理亂亢倉子曰水旱由天理亂由人若人事和理雖有水旱無能為害堯湯是也故周之秩官云人強勝天若人事壞亂縱無水旱日益崩離且桀紂之滅豈惟水旱荊君北面遵循稽首曰天不棄不穀及此言也乃以弘璧

卷之八十三

七

千朋為亢倉子壽拜為亞尹曰庶吾國有瘳乎亢倉子不得已中宿微服違之他邦亢倉子

子華子居於卷塞趙簡子將用之使使者將幣於簡子曰寡大夫夫之使下臣敬修不腆以勤先生之將命者子華子反幣再拜以肅使者而進之於庭又拜而受辭曰主君之民某如獲罪戾其敢逃刑以其弗畜之故而適抱薪紉之憂疾且有間則我請造於朝其敢重辱我主君之命使者曰寡大夫且有緒言使下臣敬致諸執事唯是晉國之寵靈願與先生共之先生不違勤而貺以行請祿從者以爵執圭子華子沒階而進再拜而言曰主君之民某未有職業於朝也且有惡

疾不堪君之命弗敢以與聞再拜而送使者於門反其室聚

帑將行其子弟族主而疑北宮子曰意聞之身修於私名升於公古今之通誼也主君國之宗卿也政所自出以礼交而弗答無乃不可乎子華子曰意吾以爾為可以忘言也而猶有萌焉夫萌于中必著于外其意之謂矣且彼召我者夫豈徒然哉必有以處我者矣為人之所處者不得安其所自處矣是故古之人慎於其所以處也昔者吾友自鄴聞語於孔子屬焉焉不忘於心孔子之所志其過人者遠矣日者主君之召也孔子輒環於河澨而弗肯以濟援琴而寫志命之曰臨河之操其辭曰河之洋洋兮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孔子

卷之八十三

七

之所以弗至是乃我之所以行也意吾以爾為可忘言也而猶有萌焉夫以小人之所察而量君子之心意爾其殆矣北宮子遂強以見趙簡子聞子華子至再拜而迎曰不穀得奉社稷之靈以撫有四封之內先君有礼所以賤賓客而交際之紀廬實典治之吾子辱而在此弊邑有日矣以嚴之不易而隸人有朝夕之虞願我邑方三四十里若五六十里以為芻秣之共吾子其曲意以臨之子華子曰臣也不武年運而往矣願毛種懼不任君之事以為司敗憂也君有四圍以扞四方臣弗堪也明日子華子行食於姜亭之口北宮子曰秦未有失也絕人之善意而又刮迹以去之夫子

所以責人者太察矣子華子曰然非爾所及也夫秦君之志大而求遠其所以望於我者厚則吾無以堪其求矣且爾亦聞牧野之事乎周之六師壓郛而陳武王親解馬有五臣者將受事誓於前王顧而使之係五臣者相目而對曰臣之所以事君王非為係者也王不得已乃釋旄鉞而親係之夫人臣能致其君能有所不為然後能無不為也本也未能無不為者也能有所不為矣程本

子留子築居於五源之溪使其徒公子賓胥見子華子於齋曰先生之役子留子使賓胥也敬以有請夫五源之溪天下之至窮處也馳吟而馳啼且曉昏而日映也蒼：踟躕四顧

卷之八十三

廿三

而無有人聲雖然其土脉膏以發其植物也兌：以澤其清流四注無乏於濯漑其蘋草之芰足以供祭也流光馳景都傾於斷蹊絕壑之下雲雨之所出入也其石鈹栗爛如赭霞藹卓之芳從風以揚壟耕溪飲為力也佚而坐嘯行歌可以卒歲今先生之年運而往矣而其所以蘊藏者無期惟是汾河之間不吾容也而寄食於海瀕歲又弗稔其何以供億今之諸侯其地相埒也其德相若也先生之車軫其將誰氏知之是以子留子使賓胥也敬以有請無寧先生而肯照臨於山蹊之中將使斯人也耳聞而目明先生豈無意於此乎子華子曰爾婦而語而夫子矣而以所以屬於我者渠：不忘

於我之心焉：如也吾聞之太上遠世其次遠地其次遠人而之所志其遠地矣乎曩者吾有緒言於會矣曰我必死尔以吾骨反而涉河以從吾先人於岑塞之下我之意也已有所在矣不得而從於爾之求矣夫志之所存雖逝而親雖缺而成殭裂壞斷不吾間也而今而後吾之神爽坐馳於五源之間而亦將朝夕而唯余是從吾何必往也嘻來賓胥我之不得往猶而夫子之不得來也詩不云乎莫往莫來使我心疚吾之與而夫子也其弗覩矣夫程本

國之所以取爵祿者多塗亡國之欲賤爵祿祿不作而食不戰而帶無爵而尊無祿而富無官而長此之謂姦人商子

卷之八十三

廿三

子魚生於戰國之世長於兵戎之間然獨樂先生之道講習不倦季則子魚曰丈夫不生則已生則有云為於世者也今先生淡泊世務修無用之業當身不蒙其榮百姓不獲其利竊為先生不取也子魚曰不如子之言也武者可以進取文者可與守成今天下將擾：馬終必有所定子修武以助之取吾修文以取之守不亦可乎且吾不才無軍旅之任徒能保其祖業優游以卒歲者也孔鮒
渥水徑大翻小翻山南高齋雲層陵斷霧雙車共秀競李群峰之上郡人王次仲少有異志弱冠變蒼頡曰文為今隸書始皇時官務煩多以次仲所易文簡便於事要奇而召之

三徵而輒不至次仲履真懷道窮數術之美始皇怒其不恭
令檻車送之次仲首發于邁化為大鳥出在車外翻飛而去
落三翻於斯山其峯巒有大翻小翻之名矣鄒道元

夫播布華亂毛髮登高山食木實視之無優游之容聽之無
仁義之辭忽若狂痴推之不往引之不來當世不蒙其功
後代不見其才君傾而不扶國危而不持寂寞而無隣家
而獨寐可謂避世非謂懷道者也故殺身以避難則非計也
懷道而避世則不忠也是以君子居亂世則合道德採微善
絕纖惡修父子之禮以及君臣之序乃天地之通達聖人之
所不失也故隱之則為道布之則為文詩在心為志出口為

卷之八十三

廿四

辭矯以雅僻砥礪鈍才雕琢文彩抑定狐疑通塞理順分別
然否而情得以利而性得以治綿、漢、以道制之察之無
兆通之恢、不見其行不覩其仁湛然未悟久之乃殊論思
天地動應樞机俯仰進退與道為俱藏之於身優游待時故
道無廢而不興器無毀而不治孔子曰有至德要以順天下
德行而其下順之矣陸賈

古者至德之世賈便其肆農樂其業大夫安其職而處士修
其道當此之時風雨不戢折草木不夭九鼎重味珠玉潤澤
浴出丹書河出綠圖故許由方回善卷披衣得達其道何則
世之主有欲利天下之心是以人得自樂其間四子之才非

能盡善蓋今之世也然莫能與之同光者遇唐虞之時逮至
夏桀殷紂燔生人辜諫者為炮烙鑄金柱剖賢人之心析才
士之脰臨危侯之女蘄梅伯之骸當此之時峴山崩三川涸
飛鳥鐵翼走獸擠脚當此之間豈獨無聖人哉然而不能通
其道者不過其世夫鳥飛千仞之上獸走叢薄之中禍猶及
之又况編戶齊民乎由此觀之體道者不專在於我亦有繫
於世矣歷陽之都一夕反而為湖勇力聖知與罷怯不肖者
同命巫山之上順風縱火膏夏紫芝與蕭艾俱死故河魚不
得明目穉穉不歸育時其所生者然也今繒繳机而在上罟
罟張而在下雖欲翱翔其勢焉得故詩云采芣耳不盈傾

卷之八十三

廿五

崔嗟我懷人置彼周行以言慕遠世也馮烈
孔子建與崔義當作幼善相長相親也義仕王莽為建新大
尹數以世利勸子建仕子建答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衮冕
之志各從所好不亦善乎且習與子幼同志故相交也今子
以富貴為榮而吾以貧賤為樂志已乖矣乖而相交非中情
也請與子辭遂歸鄉里孔融

子逸相魯李季彦孝廉固辭不就會遭兄長彥憂遂止于家
季彦為人謙退愛厚簡而不華終不以榮利變其恬然之志
見不義而富貴者視之如僕隸季筆則典諧成章吐言必正
名務理故每所交游莫不推先以為楷則也孔融

王元性恬淡不貪富貴為上所知拔擢越次不慕高官不為上所知貶黜抑屈不意下位比為縣吏無所擇避或曰心難而行易好友同志仕不擇地濁操傷行世何效放答曰可效放者莫過孔子孔子之仕無所避矣為棄田委吏無於邑之心為司空相國無悅豫之色舜耕歷山若終不免及受堯禪若卒自得憂德之不豐不患爵之不尊耻名之不白不患位之不遷垂棘與瓦同積明月與礫同囊苟有二寶之質不害為世所同世能知善雖賤猶顯不能別白雖尊猶辱處卑與尊齊操位賤與貴比德斯可矣王元

聘士彭城姜肱伯雅京兆常著休明靈帝踐祚太后臨朝陳

卷之八十三

其

竇以忠見害中常侍曹節秉國之權大作威福異寵名賢以預已謗於是起姜肱為犍為太守著東海相肱告其人吾以虛獲實蘊藉聲價盛明之際尚不委質況今改在家世遂棄桴浮莫知其極而著雖以承命駕言宵征民不見德唯戮是聞論輸左校謹按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傳曰朝廷之人入而不能出山林之士往而不能返言各有長也孔子嘉虞仲夷逸作者七人亦終隱約姜肱高尚其事見得思義豈不綽有餘裕哉常著適種其德少有云補可也虐刑以逞民心怨痛德薄位尊力小任重古人惧旃鮮然不及矣風俗通

魏武帝亦刑法嚴峻果於殺戮乃心欲用乎孔明明字孔明也自陳不樂出身武帝謝遣之曰義不使高世之士辱於汙君之朝也易漢

魏步兵校尉陳留阮籍中散大夫譙國嵇康晉司徒河內山濤司徒琅邪王戎黃門郎河內向秀建威參軍沛國劉伶始平太守阮咸等同居山陽結自得之進時人號之為竹林七賢也鄭道元

滅榮緒晉書稱孫登嘗經宜陽山作炭人見之與語登不應作炭者竟其精神非常咸共傳說太祖聞之使阮籍往現與語亦不應籍因大嘯登笑曰復作向聲又為嘯求與俱出登

卷之八十三

其

不肯籍因別去登上峯行且嘯如簫韶笙簧之音聲振山谷籍怪而問作炭人作炭人曰故是向人聲籍更求之不知所止推問久之乃知姓名余按孫綽之叔高士傳言在蘇門山又別作登傳孫盛魏春秋亦言在蘇門山又不列姓名阮嗣宗感之著大人先生論言吾不知其人即神遊自得不得與物交阮氏尚不能動其英操復不識何人而能得其姓名鄭道元劉凝之字志安兄盛公高尚不仕凝之慕老萊嚴子陵之為人主屋江湖非力不食妻梁州刺史郭全女亦能安貧宋元嘉中夫妻隱于衡山終焉不返矣鄭道元故人譙國嵇居道見用為廣州刺史乃表請洪為參軍雖非

所樂然利可避地於南故勉就焉見遣先行催兵而居道於後遇害遂停廣州頗為節將見邀用皆不就永惟富貴可以漸得而不可預合其間屑亦足以勞人且榮位勢利譬如寄客既非常物又其去不可得留也隆者絕赫者滅有若春華須臾凋落得之不喜失之安悲悔吝百端憂懼戰不可勝言不足為也且自度性篤懶而才至短以篤懶而御短才雖翕肩屈膝趨走風塵猶必不辦大致名位而免患累況不能乎未若修喬松之道在我而已不由於人焉將登名山服食養性非有廢也事不兼濟自不絕棄世務則曷緣修習玄靜哉且知之誠難亦不得惜問而與人議也是以車

卷之八十三

廿二

馬之跡不經貴世之城片字之書不交在位之家又士林之中雖不可出而見造之實意不能拒妨人所作不得專一乃嘆曰山林之中無道也而古之修道者必入山林者誠欲以遠遠謹謹使心不亂也今將遂本志委桑梓通嵩岳以尋方平梁公之畝先所作子書內外篇章已用功夫聊復撰次以示將來云尔又曰洪少有定志決不出身每覽巢許子州北人石戶二姜兩素法真子龍之傳當麻書前席慕其為人愈精治五經著一部子書令後世知其為文儒而已易洪禍莫大於無足福莫厚乎知止抱盈居冲者必全之算也宴安盛滿者難保之危也若夫善卷巢許管胡之徒咸蹈雲物

以高鷺依龍鳳以疎迹覘繡鋒於香餌之中潛覆車乎朱軻之路遠險塗以遐濟故能免屠何之約繒可謂善料微景于形外觀堅冰於未霜徙薪曲突於方熾之火纒舟弭楫於衝風之前瞻九窟而深沈望尉羅而高逝不托巢於常若之末不偃寢乎崖山之崖者也斯皆器大量弘審機識勢凌侪獨往不牽常慾神參造化心遺萬物可欲不能營介其純粹近理不能耗滑其清澄焉無若人之自然誠難企及乎絕軌也徒令知功成身退膚切大者不賞狡兔訖則知獵犬之不用高鳥盡則竟良弓之將棄鑒彭韓之明鏡而念抽簪之術觀越種之閭机則識金象之貴若范公汎艘以絕景薛生避亂

卷之八十三

九

以全潔二疏投印於方盈田豫釋綬於漏盡進脫亢悔之咎退無濡尾之吝清風足以揚千載之塵德音足以祛將來之惑方之陳實不亦邈乎或智小敗於謀大或輒弱折於載重或獨是陷於衆非或盡忠許於兼會或唱高聲算而受是錯之禍或竭心盡力而遭吳起之害故有竭高躋厚猶不免焉公旦之放仲尼之行賈生遭擯於下士子長重骨乎無辜樂毅平齊伍負破楚白起以百勝拓疆文子以九術伯越韓信功蓋於天下點布滅家以佐命榮不移數辱已及之不避其禍豈智者執為臣不易豈將一塗要而言之決在澤主我不足賴其驗如此告退避賢潔而且安美名厚實福莫大焉能

修此術萬未有一吉凶在人可勿思乎通耳之言樂之者希
獻納斯榮將連身禍殺誘其不暇何信受之可必哉夫矧
繳紆紆則驚雖個翻坑弄元蹊則麟虛歛跡情不可極慾不
滿達人以道制情以計遣慾為謀者猶宜使忠況自為榮而
不詳哉蓋知足者常足也不知足者无足也常足者福之所
赴無足者禍之所鍾生之後殺或生矣宋氏引苗郢人張
華誠欲其快而實速萎裂知進忘退斯之謂乎夫笑奔而不
止者歎不傾墜凌波而無休者希不沉溺弄刃不息者傷刺
之由也斫擊不輟者缺毀之原也盈則有損自然之理周而
之器豈欺我哉故養由之射行人識以弛弦東野之御顏子

卷之八十三

七

知其方敗成功之下未易久處也夫飲酒者不必盡亂而亂
者多焉富貴者豈其皆危而危者有焉智者料事於倚伏之
表伐木於毫末之初吐高言不於累綦之際議治衆不於群
狐之中古人佯狂為愚豈所樂哉時之宜然不獲已也亦有
深迹而陸遭清波曲遁而水被焚燒若繫勝之絕粒以殞命
李 煎感以吞醢由乎迹之有朕景之不滅也若使行如蹈
水身如居陰動无遺蹤可尋靜與無為一豈有斯患乎又
况乎揭日月以隱形擊建鼓以徇利器者哉夫值明時則
優於濟四海遇險世則劣於保一身為此永慨非一士也吾
聞無熾不滅靡溫不損煥赫有委灰之兆春草為秋瘁之端

日中則昃月盈則蝕四時之序成功者退遠取諸物則構高
崇峻之無限而頽壞惟憂矣近取諸身則加膳肯酒之不節
而結疾傷性矣况乎高概雲霄而積之猶不止威震人主而
加崇又不息者乎蚊蚋墮山適足翱翔兕虎之墜碎而為齧
此言大物不可失所也且夫正色彈遠直道而行打撲干紀
不慮難陳則怨深恨積若舍法容非屬託如嚮吐剛茹柔委
曲綆墨則忠喪名敗居此地者不亦勞乎是以身名並全者
甚希而折足覆餗者不乏也 曹洪

卷之八十三

七

閭闔千乘之而渡謂此三嶺為三石頭丹陽葛洪避世居之
基井存焉瓊邪王方平性好山水又愛定蘭風垂釣於此以
詠終朝行者過之不識問曰賣魚師魚賣否方平答曰釣亦
不得復不賣 鄭道元

薛收問仲長子光子曰天人也收曰何謂天子子曰耿然小
乎所以屬於人曠哉大乎獨能成其天 王通

文中子謂仲長子光曰山林可居乎曰會逢其適也馬知其
可子曰達人執隱居放言也子光退謂董薛曰子之師其至
人乎死生一矣不得與之變 文中子

文中子在長安曰歸來乎今之好異輕進者率然而作無所

取焉文中子

虞世基遣使謂子曰盡仕乎子曰通有疾不能仕也飲使者歌小明以送之世基聞之曰吾特遊繒繖之下也若夫子可謂冥矣文中子

楊素使謂子曰盡仕乎子曰疏屬之南汾水之曲有先人之敝廬在可以避風雨有田可以具饘粥彈琴著書講道勸義自樂也願君侯正身以統天下時和歲豐則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文中子

文中子游河間之渚河上丈人曰何居乎斯人也心若醉六絃目若營四海何居乎斯人也文中子去之薛收曰何人也

卷之八十五

三

子曰隱者也收曰盡從之乎子曰吾與彼不相從父矣至人相從乎子曰否也文中子

文中子在河上曰滔：乎昔吾願止焉而不可得者也吾今得之止乎越公聘文中子：謂其使者曰存而行之可也文中子

文中子謂姚義蓋官乎義曰捨道干祿義則未暇子曰誠哉

文中子

薛收問隱子曰至人天隱其次地隱其次名隱文中子

子之夏城薛收姚義後遇收豕者問塗焉收者曰從誰欲薛曰從王先生也收者曰有鳥：則飛于天有魚：則潛于淵知道者蓋默焉子聞之謂薛收曰獨善可矣不有言

者誰明道乎文中子

或問嚴光楚英名隱子曰古之避言人也問東方朔子曰人隱者也子曰自太伯虞泉已求天下鮮避地者也仲長子光天隱者也無往而不適矣子曰遁世無悶其避世之謂乎非夫無可無不可不能齊也文中子

子謂見隋祖一棲而陳十二策編成四卷薛收曰辨矣子童常曰非辨也理當然爾房玄齡請習十二策子曰時異事變不足習也文中子

子曰嚴子陵釣於滌石爾朱榮控勒天下故君子不貴得位文中子

卷之八十五

三

杜淹問隱子曰非伏其身而不見也時命大謬則隱其德矣惟有道者能之故謂之退藏於密杜淹曰易之興也天下其可疑乎故聖人得以隱子曰顯仁藏用中古之事也淹曰敢問藏之：說子曰泯其迹閱其心可以神會難以事求斯其說也文中子

好名

釣名之人無賢士焉釣利之君無王主焉賢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功成也賢人之行王主之道其所不能已也管子

子路問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

相齊也。君盈則已，帑君歛則已，施民皆歸之，因有齊國子孫。

左右皆引試之中闕當作而止皆曰不下九石非大王

不能用是宣王悅之然則宣王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為

九石三石實也九石名也宣王悅其名而喪其實尹文子

趙主父令工施鈎梯而緣潘吾刻踈人跡其上廣三尺長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常遊於此韓非

秦昭王令工施鈎梯而上華山以松栢之心為樽箭長八尺

棊長八寸而勒之曰昭王常與天神博於此矣韓非

名與道不兩名明人受名則道不用道勝人則名息矣道與人

競長章人者息道者也人彰道息則危不遠矣故世有聖名則衰之日至矣欲尸名者必為善欲為善者必生事生則釋公而就私貨數而任已欲見善於為善而立名於為賢則

卷之八十五

其

治不修故而事不須時治不修故則多責事不須時則無功

責多功鮮無以塞之則晏發而邀當晏為而要中功之成也

不足更責事之敗也不足以獎身故重為善者重為非而樂

於道矣鴻烈

為之而行動之而光者其德乎或曰知德者鮮何其光曰我

知為之不我知亦為之厥光大矣必我知而為之光亦小矣

或曰君子病沒世而無名蓋勢諸名卿可几也曰君子德名

為几梁齊趙楚之君非不富且貴也惡乎成名谷口鄭子不

屈其志而耕乎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豈其卿楊子

孔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者雖語我曰吾為善吾不信之矣

何者以其泉不自中涌而注之者徒外來也苟如此則處道

之心不明而執義之意不著雖依先王稱詩書將何益哉以

此毒天下之民莫不離本趨末事以偽成紛擾馳騁不

已其流於世也至於父盜子名兄竊弟名骨肉相詬朋友相

詐此大亂之道也故求名者聖人至禁也昔衛公孟多行無

禮取憎於國人齊豹殺之以為名春秋書之曰其傳曰是故

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以義疚或求名而不

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

不義其書為盜郭庶其書牟夷郭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

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

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

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實力焉是以春秋書齊

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問者曰齊

豹之殺人以為己名故仲尼惡而盜之今為名者豈有殺之

罪邪曰春秋之中其殺人者不為少然而不盜不已聖人之

善惡也必權輕重數衆寡以定之夫為名者使真偽相冒是

非易位而民有所化此邦家之大災也殺人者一人之害也

安可相比也然則何取於殺人之罪也而仲尼惡之何也以其亂

德也今偽名者之亂德也豈徒鄉愿之謂乎萬事雜錯變數

滋生亂德之道固非一端而已書曰靜言庸遠象恭滔天皆亂德之類也春秋外傳曰姦仁為佻姦礼為羞姦勇為賊夫仁禮勇道之美者也然行之不以其正則不免乎大患故君子之於道也必審其所以守之慎其所以行之也問者曰仲尼思沒世而名不稱又疾偽名然則將何執曰是安足怪哉名者所以名實也實立而名從之非名立而實從之也故長形立而名之曰長短形立而名之曰短非長短之名先立而長短之形從之也仲尼之所貴者名實之名也貴名乃所以貴實也夫名之繫於實也猶物之繫於時也物者春也吐華夏也布葉秋也凋零冬也成實斯無為而自成者也若強為

卷之八十三

廿九

之則傷其性矣名亦如之故偽名者皆欲傷之者也人徒知名之為善不知偽善者為不善也惑甚矣求名有三少而求多遲而求速無而求有此三者不僻為幽昧離乎正道則不獲也固非君子之所能也君子者能成其心一成則內定內定則物不能亂物不能亂則獨樂其道獨樂其道則不聞為聞不顯為顯故礼稱君子之道闇然而日彰彰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不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君子之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夫如是者豈將反側於亂世而化庸人之未稱哉

幹餘

山下潭中有杜元凱碑元凱好尚後名作兩碑並述已功一碑沈之岷山水中一碑下之於此潭曰百年之後何知不深谷為陵也

賈瓊曰甚矣天下之不知子也文中子曰爾願知乎哉姑修馬天將知之况人乎文中子

賈瓊請六經之本曰吾恐夫子之道或墜也文中子曰爾將為名乎有美玉姑待價焉文中子

卷之八十三

廿九

子苑卷之八十四

尊生

桓公曰寡人悖不知四害之服奈何管仲對曰冬作土功發地藏則夏多暴雨秋霖不止春不收枯骨朽脊伐枯木而去之則夏旱至矣夏有大露原煙墮下百草人米食之傷人疾病而不止民乃恐殆君令五官之吏與三老里有司伍長行里順之令之家起火為溫其田及宮中皆蓋井毋發毒下及食器將飲傷人有下蟲傷禾稼凡天雷害之下也君子謹避之故不八九死也大寒大暑大風大雨其至不時者此謂四刑或遇以死或遇以生君子避之是亦傷人故吏者所以

卷之八十四

教順也三老里有司伍長者所以為率也五者以其民無顧者顧其畢也故常以冬日順三老里有司伍長以冬賞罰使各應其賞而服其罰五者不可害則君之法犯矣此示民而易見故民不比也管子

老子曰道者守其所已有不求其所未得求其所未得即所求者亡循其所已有即所欲者至治未固於不亂而事為治者必危行未免於無非而急求名者必剋故福莫大於無禍利莫大於不喪故物或益之而損之而益故道不可以勸就利者而可以安神避害故嘗無禍不嘗有福嘗無罪不嘗有功道曰芒、昧、從天之威與天同氣無思慮也無設儲

也來者不迎去者不將人雖東西南北獨立中央故陵衆枉不失其直與天下並流不離其域不為善不避醜導天之道不為始不專已循天之理不豫謀不棄時與天為期不求得不辭福從天之則內無奇福外無奇禍故禍福不生焉有人賊故至德言同輪事同福上下一心無岐道旁見者退之於邪開道之於善而民向方矣管子

老子曰不求可非之行不憎人之非已修足善之德不求人之善已不能使禍無至信已之不迎也不能使福必來信已之不讓也禍之至非已之所生故窮而不憂福之來非已之所成故通而不矜是故閑居而樂無為而治管子

卷之八十四

老子曰天有明不憂民之晦也地有財不憂民之貧也至德道者若丘山鬼然不動行者以為期直已而足物不為人賜用之者亦不受其德故安而能久天地無與也故無奪也無德也故無怨也善怒者必多怨善與者必善奪唯隨天地之自然而能勝理故善見即毀隨之善見即愚從之利為害始福為禍先不求利即無害不求福即無禍身以全為常富貴其寄也管子

老子曰道者直已而待命時之至不可迎而返也時之去不可足而援也故聖人不進而求不退而讓隨時三年時去我走去時三年時在我後無去無就中立其所天道無親唯德

是與福之至非已之所求故不伐其功禍之來非已之所生故不悔其行中心其恬不累其德狗吠不驚自信其情誠無非也故通道者不惑知命者不憂

文子

老子曰萬物之總皆闕一孔萬事之根皆出一閤故聖人一度循軌不變其故不易其常故準循繩曲因其常夫喜怒者道之衰也憂悲者德之失也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欲者生之累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薄氣廢音驚怖為狂憂悲焦心疾乃成積人能除此五者即合於神明得其內者五藏寧思慮平耳目聰明筋骨剛疏達而不憚堅強而不匱無所太過無所不逮天下莫柔弱於水為道也廣不可極深不可測

卷之八十四

三

長極無窮遠倫無隄息耗減益過於不訾上天為雨露下地為潤澤萬物不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苞群生而無私好澤及蛟蜃而不求報富贍天下而不既德施百姓而不費行不可得而窮極微不可得而把握擊之不創刺之不傷斬之不斷灼之不焦渾約流循而不可靡散利貫金石強淪天下有餘不足任天下取與稟受萬物而無所先後無私無公與天地洪同是謂至德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者以其渾約潤滑也故曰天下之至柔馳聘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其間子叔向問晏子曰人何以則可謂保其身晏子對曰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不庶幾不要幸先其難

乎而後幸得之時其所也失之非其罪也可謂保其身矣子孔子見羅雀者所得皆黃口小雀夫子問之曰大雀獨不可得何也羅雀者曰大雀善驚而難得黃口貪食而易得黃口從大雀則不得大雀從黃口亦可得孔子頷謂弟子曰善驚以遠害利食而忘患自其心矣而以所從為禍福故君子慎其所從以長者之慮則有全身之階隨小人之慙則有危亡之敗也家語

卷之八十四

四

知為之戒者過也南華

南宮韜魯人字子容以智自將世清不廢世濁不污孔子以兄子妻之家語

夫道一也我與道而為三矣而我之百骸九竅毛髮膏澤膚肝腸吹噓吸引滋液吐納無非道也自此以往大撓甲子所不能紀也是故道主于一而萬物之變也百事之化也散而為萬殊齋海而無涯古之知道者務全其生務全其生者不亡其所有也不亡其所有者道之守也道之守者神之舍也是故全生為上虧生者次之死次之迫斯為下矣所為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所謂虧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夫虧

之兩臂重于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

者爪牙不足以供守衛肌膚不足以自捍禦趨走不足以逃

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為養性任智而不任力故智之所貴存我為貴力之所賤侵物為賤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不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養之主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橫私天下之身橫私天下之物其唯聖人乎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此之謂至者也冲虛

禽子問楊朱曰去子体之一毛以利一世汝為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為之乎楊子曰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

卷之八十四

七

膚獲萬金者子為之乎曰為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

國子為之乎禽子默然有問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

微於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

毛固一体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

谷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問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

禹墨翟則吾言當矣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說他事冲虛

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羖曰汝奚患死吾將三月犧汝十

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則汝為之乎為

羖謀曰不如食以糟糠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為謀則苟生有

軒冕之尊死得於豚楯之上聚俸之中則為之為羖謀則去

自為謀則取之所異羖者何也南華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觀一異雀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處周之類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蹇裳躓步執彈而留之觀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臂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評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蘭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為頃聞甚不達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現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穎游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為鶡吾所以不達也南華

卷之八十四

八

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智主体尽無窮而游無

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

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南華

貴富而不知適足以為患不如貧賤一之致物也難雖

欲過之奚由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命之曰招廢之机肥酒厚

肉務以相強命之曰爛腸之食靡曼皓齒鄭衛之音務以自

樂命之曰伐性之斧三患者富貴之所致也故古之人有不

肯富貴者由重生故也非夸以名也為其實也吕覽

世之人主貴人無賢不肖莫不欲長生久視而日遂其生欲

之何益凡生長也順之也使生不順者欲也故聖人必先適欲室大則大陰臺高則多陽多陰則慶多陽則痿此陰陽不適之患也故先王不處大室不為高臺味不衆珠衣不燂熱燂熱則理寒則氣不達味衆珠則胃充則中大艱中大艱而氣不達以此長生可得乎昔先聖王之為苑囿園池也足以現望勞形而已矣其為宮室臺榭也足以避燥濕而已矣其為輿馬衣裘也足以逸身煖骸而已矣其為飲食醢醢也足以適味充虛而已矣其為聲色音樂也足以安性自娛而已矣五者聖王之所以養性也非好儉而惡費也節乎性也呂覽

卷之八十四

九

天生陰陽寒暑燥濕四時之化萬物之變莫不為利莫不為害聖人察陰陽之宜辨萬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壽得長鳥長也者非短而續之也畢其數也畢數之務在乎去害何謂去害大甘大酸大苦大辛大鹹五者充形則生害矣大喜大怒大憂大恐大哀五者接神則生害矣大寒大熱大燥大濕大風大霖大霧七者動精則生害矣故凡養生者莫若知本則疾無由至矣呂覽
凡食無彊厚味無以烈味重酒是以謂之疾首食能以時身必無灾凡食之道無飢無飽是之謂五藏之葆口必甘味和精端容將之以神氣百節震歡咸進受氣飲必小咽端直無

戾今世上卜筮禱祠故疾病愈來譬之若射者射而不中反修于招何益于中夫以湯止沸愈不止去其火則止矣故巫醫毒藥逐除治之故古之人賤之也為其末也呂覽

卷之八十四

十

凡語治而待去欲者無以道欲而困於有欲者也凡語治而待寡欲者無以節欲而困於多欲者也有欲無欲異類也生死也非治亂也欲之多寡異類也情之所也非治亂也欲不待可得而求者從所可得不得可得乎天也求者從所可得乎心也所受乎天之一欲制於所受乎心之多固難類所受乎天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惡死甚矣然而人有從生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故欲過之而動不及心止之也心之所可中理則欲雖多奚傷於治欲不及而動過之心使之也心之所可失理則欲雖寡奚止於亂故治亂在於心之所可已於情之所欲不求之其所求而求之其所已雖曰我得之失之矣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質也欲者情之應也以所欲以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欲不免也以為可而道之知所必出也故雖為守門欲不可去性之具也雖為天子欲不可盡欲雖不可盡可以近盡也欲雖不可去求可節也所欲雖不可盡求者猶近盡欲雖不可去所求不得慮者欲求節也道者進則近退則節求天下莫之若也凡人莫不從其所可而去其所不可知道之莫

之若也而不從道者死之有也假之有人而欲南無多而惡北無寡豈為夫南者之不可盡也離南行而北走也哉今人所欲無多所惡無寡豈為夫所欲之不可盡也離得欲之道而取所惡也哉故可道而從之莫以損之而亂不可道而離之莫以益之而治故知者論道而已矣小家珍說之頤皆衰矣凡人之取也所欲未嘗粹而來也其去也所惡未嘗粹而往也故人無動而不可以不與權俱衡不正則重懸於仰而人以為輕、懸於俛而人以為重此所以惑於輕重也權不正則禍託於欲而人以為福、託於惡而人以為禍此亦人所以惑於禍福也道者古今之正權離道而內自擇則不

卷之八

上

知禍福之所託易者以一易一人曰無得亦無喪也以一易兩人曰無喪而有得也以兩易一人曰無得而有喪也計者取所多謀者從所可以兩易一人莫之為明其教也從道而出猶以一易兩也奚喪離道而內自擇是猶以兩易一也奚得其累百年之欲易一時之嫌然且為之不明其教也有嘗試深現其隱而難其察者志輕理而不重物者無之有也外重物而不內憂者無之有也行離理而不外危者無之有也外危而不內恐者無之有也心憂恐則口銜芻豢而不知其味耳聽鐘鼓而不知其聲目視黼黻而不知其狀輕煖平簞而不知其安故嚮萬物之美而不能噍也假而得問而噍

之則不能離也故嚮萬物之美而盛憂萬物之利而盛害如此者其求物也養生也粥壽也故欲養其欲而縱其情欲養其性而危其形欲養其樂而攻其心欲養其名而亂其行如此者雖封侯稱君其與夫盜無以異乘軒戴綬與其無足無以異夫是之謂以己為物役矣心平愉則色不及傭而可以養目聲不及傭而可以養耳蔬食菜羹而可以養口布衣粗綌之履而可以養体屋室庖廩葭藁尚机筵而可以養形故無萬物之美而可以養樂無勢利之位而可以養名如是而加天下矣其為天下多其和樂少矣夫是之謂重已役物無稽之言不見之行不聞之謀君子慎之

卷之八

上

所謂方者內外相應也言行相稱也所謂廉者必生死之命也輕恬實財也所謂直者義必公正立心不偏黨也所謂光者官爵尊貴衣裘壯麗也今有道之士雖中外信順不以諂諂窮墮雖死節輕財不以侮罷羞貪雖異端不黨不以去邪罪私雖勢尊衣美不以夸賤欺貧其故何也使失路者而肯聽習問知即不成迷也今衆人之所以欲成功而反為敗者生於不知道理而不肯問知而聽能衆人不肯問知聽能而聖人強以其禍敗通之則怨衆人多而聖人寡之不勝衆數也今奉勳而與天下為讐非全身長生之道也是以行軌節而奉之也故曰方而不割廉而不褻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聰明睿智天也動靜思慮人也也者乘於天以視寄於天聰以聰託於天智以思慮故視豫則目不明聰甚則耳不聰思慮過度則智識亂目不明則不能決黑白之分耳不聰則不能別清濁之聲智識亂則不能審得失之地目不能決黑白之色則謂之盲耳不能別清濁之聲則謂之聾心不能審得失之地則謂之狂盲則不能避晝日之險聾則不能知雷霆之害狂則不能免人間法冷之禍書之所謂治人者適動靜之節省思慮之費也所謂事天者不極聰明之力不盡智識之任苟極盡則費神多費神多則盲聾悖狂之禍至是以畜之者愛其精神畜其智識也故曰治人事天莫如

畜韓非

卷之八十四

十一

夫兕虎有域動靜有時避其域省其時則免其兕虎之害矣民獨知兕虎之有爪角也而莫知萬物之尽有爪角也不免於萬物之害何以論之時雨降集曠野閒靜而以昏晨犯山川則風露之爪角害之事上不忠輕犯禁令則刑法之爪角害之虞鄉不節憎愛無度則爭鬪之爪角害之嗜慾無限動靜不節則瘞疽之爪角害之好用其私智而棄道理則網羅之爪角害之兕虎有域而萬害有原避其域塞其原則免於諸害矣凡兵革者所以備害也重生者雖入軍無忿爭之心無忿爭之心則無所用殺害之備此非獨謂野處之軍也聖

人之遊世也無害人之心則必無人害無人害則不備人故曰陸行不遇兕虎入山不恃備以救害故曰入軍不備甲兵遠諸害故曰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錯其爪兵無所容其刃不設備而必無害天地之道理也休天地之道故曰無死地焉動無死地而謂之善攝生矣韓非

傳曰喜名者必多怨好與者必多辱唯滅跡于人能隨天地自然為能勝理而無愛名興則道不用道行則人無位矣夫利為害本而福為禍先唯不求利者為無害不求福者為無禍詩曰不伐不求何用不滅韓嬰

夫治氣養心之術血氣剛強則務之以調和智慮潛深則一

卷之八十四

十一

之以易諒勇毅強果則輔之以道術齊給便捷則安之以靜退卑攝貪利則抗之以高志容衆好散則劫之以師友怠慢標棄則慰之以禍災慈婉端慤則合之以禮樂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優得師莫慎一好一則博一則精一則神一則化是以君子務給心乎一也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韓嬰

人之所以好富貴安榮為人所稱譽者為身也惡貧賤危辱為人所誘毀者亦為身也然身何貴也莫貴於氣人得氣則生失氣則死其氣非金帛珠玉也不可求於人也非繒布五穀也不可糴買而得也在吾身耳不可不慎也詩曰既明且

哲以保其身韓嬰

尊勢厚利人之所貪也使之主據天下圖而右手刺其喉愚夫不為由此現之生尊于天下也聖人食足以接氣衣足以蓋形通情不求餘無天下不虧其性有天下不羨其和有天下無天下一實也今韓人教倉予人河水飢而餐之渴而飲之其入腹者不過糲食瓢漿則身飽而教倉不為之減也腹滿而河水不為之竭也有之不加飽無之不為飢與守其箠箠有其井一實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大憂內崩大怖生狂除穢去累莫若未始出其宗乃為大通清目而不以視靜耳而不以聽鉗口而不以言委心而不以慮棄聰明而反太

卷之八十四

五

素休精神而棄知故竟而若昧以生而若死終則反本未生之時而與化為一體死之與生一體也今夫繇者揭鑊而負籠土鹽汗交流喘息薄喉當此時得葆越下則脫然而喜矣巖穴之間非直越下之休也病疵瘕者捧心抑腹膝上叩頭踉蹌而誦通夕不寐當此之時噲然得卧則親戚兄弟歡然而喜夫修夜之寧非直一噲之樂也故知宇宙之大則不可劫以死生知養生之和則不可縣以天下未知生之樂則不可畏以死知許由之貴于舜則不貪物墻之立不若偃也又况不為墻乎水之凝不若其釋也又况不為水乎自無墻有自有墻無終始無端莫知其所萌非通於外內孰能無好憎

卷之八十五

六

無外之外至大也無內之內至貴也能知大貴何往而不遂衰世湊季不知原心反本直雕琢其性矯拂其情以與世交故目雖欲之禁之以度心雖樂之節之以禮趨翔周旋詘即昇拜肉凝而不食酒澄而不飲外束其形內總其德鉗陰陽之和而迫性命之情故終身為悲人達至道者則不然理情性治心術養以和持以適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性有不欲無欲而不得心有不樂先樂而弗為無益於情者不以累德不便於性者不以滑和故縱體肆意而度制可以為天下儀今夫儒者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不原其所以樂而閉其所樂是猶決江河之源而障之以手也夫牧民者猶畜禽獸也不塞其園垣使有野心系絆其足以禁其動而欲修生壽終豈可得乎夫顏回季路子夏冉伯牛孔子之通季也然顏淵夭死子路道于衛子夏失明冉伯牛為厲此皆迫性拂情而不得其和也故子夏見曾子一牖一肥曾子問其故曰出見富貴之樂而欲之入見先王之道又悅之兩者心戰故懼先王之道勝故肥推此志非能不貪富貴之位不便侈靡之樂直宜迫性閉欲以義自防也雖情心鬱蹙形性屈竭猶不得已自強也故莫能終其天年若夫至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容身而遊通情而行餘天下而不貪委萬物而不利處太廓之宇游無極之野登太皇馮太一統天地於掌握之

中夫豈為貧富肥臞哉故儒者非能使人弗欲而能止之非能使人弗樂而能禁之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豈若能使無有盜心哉越人得蹀蛇以為上肴中國得而棄之無用故知其無所用貪者能辭之不知其無所用廉者不能讓也烈聖人審動靜之變而適受與之度理好憎之情和喜怒之節夫動靜得則患弗遇也受與適則罪弗累也好憎理則憂弗近也喜怒節則怨弗犯也故達道之人不為得不得讓福其有弗棄非其有弗索常滿而不溢恒虛而易足今夫雷水足以溢壺槩而江河不能實漏卮故人心猶是也自當以道術度量食充虛衣御寒則足以養七尺之形矣若無道術度量而以自儉約則萬乘之勢不足以為尊天下之富不足以為樂矣鴻烈

天地之行美也是故春繁暑夏居陰秋避殺風冬避重濕就其和也衣欲常漂食欲常飢體欲常勞而無常佚居多也凡天地之物乘於其泰而生厭於勝而死四時之變是也故冬之水氣東加於春而木生乘其泰也春之生西至金而死厭於勝也生於木者至金而死生於金者至火而死春之所生而不得過秋之所生不得過夏天之數也飲食臭味每至一時亦有所勝有所不勝之理不可不察也四時不同氣各有所宜之所在其物代美視代美而代美之同時美

者雜食之是皆其所宜也故齊以冬美而芬以夏成此可以見冬夏之所宜服矣冬水氣也齊甘味也乘於水氣而美者甘勝寒也齊之為言濟與濟大水也夏火氣也芬苦味也乘於火氣而成者苦勝暑也天無所言而意以物不與群物同時而生死者必深察之是天所告人也故齊成告之甘芬成告之苦也君子察物而成告謹是齊不可食之時而盡遠甘物至芬成就也天獨所代之成者君獨代之是冬夏之所宜也春秋雜物其和而冬夏代服其宜則當得天地之美四時和矣凡釋味之大体各其時之所美而遠天不遠矣仲舒或問活身曰明哲或曰童蒙則活何乃明哲乎曰君子所貴亦越用明保慎其身也如庸行翳路衝而活君子不貴也楚兩襲之繫其清矣乎蜀莊沉其蜀莊之才之珍也不作苟見不治苟得父幽而不改其操雖隋和何以加諸幸茲以旃不亦寶乎吾在珍莊也居難為也不慕由即夷矣何免欲之有楊子

翔集而不擇木者必有離爵之禽矣出身而不料時者必有危辱之士矣時之得也則飄乎猶應龍之覽景雲時之失也則蕩然若巨魚之枯崇陸是以智者藏其器以有待也隱其身而有為也若乃高巖將霄非細緜所緹龍門沸騰非掬壤所遏則不且於乾沒不投險於僥倖矣葛洪

人之稟氣必有情性：之所感者情也情之所安者慾也情出於性而情遠性慾出於情而慾害情：之傷性、之妨情猶煙波之與水火也煙生於火而煙鬱火水生於水而水遏水故煙微而火熾水津而水通性貞則情銷情熾則性滅是以珠瑩則塵埃不能附性明而情慾不能染也故林之性靜所以動者風搖之也水之性清所以濁者土渾之也人之性貞所以邪者慾眩之也身之有慾如樹之有蝎樹抱蝎則還自鑿身抱慾而返自害故蝎盛則木折慾熾則身亡將收情慾先歛五閤：者情慾之路嗜好之府也目愛綠色命曰伐性之斤耳樂淫聲命曰攻心之鼓口貪滋味命曰腐腸之

卷之十四

九

藥鼻悅芳馨命曰煉喉之煙身安舉駟命曰召慶之机此五者所以養生亦以傷生耳目之於聲色鼻口之於芳味肌膚之於安適其情一也然亦以之死亦以之生或為賢智或為庸愚由於處之異也譬由愚者之養魚鳥也見天之寒則內魚於溫湯之中而棲鳥於火林之上水木者所以養魚鳥也養之失理必至焦爛色声芳味所以悅人也悅之過理還以害生故明者剝情以遺累約慾以守貞食足以充虛接氣衣足以益形禦寒靡麗之華不以滑性哀樂之感不以亂神處於止足之泉立於無害之所此金性之道也夫蜂蟻螫指則窮日煩擾蚊蚋噬膚則通宵失寐蜂蚊小害指膚外疾人入

山則避蜂蠆入室則驅蚊蚋何者以其害於體也嗜欲攻心正性顛倒嗜慾大害攻心內疾方於指膚亦以多也外疾之害輕於秋毫人知避之內疾之害重於太山而莫之避是棄輕患而負重害不亦倒乎人有牛馬放逸不歸必知收之情慾放逸而不知收之不亦惑乎將收情慾必在脆微情慾之萌如木之將藥火之始熒手可掣而斷露可滴而滅及其熾也結條凌雲煽燄章華雖窮力運斤竭池灌穴而不能禁其勢盛也嗜慾之萌耳目可闕而心意可鑰至於熾也雖繫情卷慾而不能收其性敗也如能塞兌於未形禁慾於脆微雖求悔怯其可得乎劉晝

卷之十四

二

樂生

黃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已養正命娛耳目供鼻口然肌色好黥昏然五情爽惑又十有五年憂天下之不治竭聰明進智力苦百姓然肌色好黥昏然五情爽惑黃帝乃喟然讚曰朕之過淫矣養一已其患如此治萬物其患如此於是放萬机舍官寢去直侍徹鍾懸城厨膳退而閒居大庭之館齊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其國無師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慾自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夭傷不知親

已不知踈物故無愛憎不知逆背不知向順故無利害都無
所愛惜都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所避無傷痛指摘
無情癢乘空如履實寢處若處牀雲霧不礙其視雷霆不亂
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躓其步神行而已黃帝既寤怡
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告之曰朕聞居三月齊心服形
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獲其術疲而睡所夢若此今知至
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又
二十有九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而帝登假百姓號
之二百餘年不輟冲虛

卷之八十四

廿二

禹之治水也迷而失途謬之一國濱北海之北不知距齊州
几千萬里其國名曰終北不知際畔之所齊限無風雨霜露
不生鳥獸蟲魚草木之類四方悉平周以喬陾當國之中有
山一名臺嶺狀若甌窠頂有口狀若負環名曰滋穴有水湧
出名曰神瀆臭若蘭椒味過醪醴一源分為四埒注于山下
經營一國亡不悉徧土氣和已扎屬人性婉而從物不競不
爭柔心而弱骨不驕不忌長幼儕居不君不臣男女雜游不
媒不聘緣水而居不耕稼土氣溫適不織不衣百年而死
不夭不病其民孽阜亡數有喜樂無耄老哀苦其俗好聲相
攜而迭謠終日不輟音飢倦則飲神瀆力志和平過則醉經
旬乃醒沐浴神瀆膚色脂澤香氣經旬乃歇周穆王北遊過

其國三年忘歸既返周室慕其國慨然自失不進酒肉不召
嬪御者數月乃復管仲勉齊桓公因游遼口俱之其國幾克
奉隍朋諫曰君舍齊國之廣人民之衆山川之現殖物之阜
禮義之盛章服之美妖靡盈進忠良滿朝肆咤則徒卒百萬
視撫則諸侯從命亦奚羨於彼而棄齊國之社稷從戎夷之
國乎此仲父之髦奈何從之桓公乃止以隍朋之言告管仲
曰此固非朋之所及也臣恐彼國之不可升之也齊國之
富奚患隍朋之言奚煩冲虛

卷之八十四

廿二

老子曰古之存已者樂德而忘賤故名不動志樂道而忘貧
故利不動心是以謙而能樂靜而能澹以數笑之壽憂天下
之亂猶憂河水之涸注而益之也故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
自治者可與言道矣文子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
位矣蚊虻噉膚則通臂不寐矣夫仁義嗾然乃憤吾心亂莫
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樸德而立矣
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夫鵠不日浴而白鳥不
日黜而黑白之朴不足以為辯名譽之現不足以為廣泉
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啣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南
晏平仲問養生於管慶吾管慶吾曰肆之而已勿墮勿親要
平仲曰其目奈何慶吾曰忘耳之所欲聽忘目之所欲視忘

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體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
夫耳之所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謂之聞聰目之所欲見者
美色而不得視謂之聞明鼻之所欲向者椒蘭而不得嗅謂
之聞顛口之所欲言者是非而不得言謂之聞智體之所欲
安者美厚而不得從謂之聞適意之所欲為者放逸而不得
行謂之聞性凡此諸聞廢唐之主去廢唐之主熙然以俟
死一日月一十年十年吾所謂之養拘此廢唐之主錄而不
舍戚然以至久生百年千年萬年非吾所謂養管夷吾曰
吾既告子養生矣送死奈何晏平仲曰送死畧矣將何以告
馬管夷吾曰吾固欲聞之平仲曰既死豈在我哉焚之亦可

卷之八

三

沈之亦可瘞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棄諸溝壑亦可衣衣
繡裳而納諸石椁亦可唯所遇焉管夷吾顧謂鮑叔黃子曰
生死之道吾二人進之矣冲虛

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啓家語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
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家語有其
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而吾家語得為人是一樂也男女之
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
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家語矣是三樂
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
曰善乎能自寬者也冲虛

子貢現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
知其為樂也孔子曰百日之勞一日之樂一日之澤非尔所
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弛而弗張文武弗為一張一弛文
武之道也家語

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子曰無也君子之修行也
未嘗得之也樂其意既得之又樂其治是以有終身之樂無
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得也患弗得之既得之又恐失
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家語

卷之八

四

玩也墻屋臺榭園圃池沼飲食車服聲樂嬪御擬齊楚之君
馬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所欲嘗雖殊方偏
國非齊土之所產育者無不致之猶藩牆之物也及其游
也雖山川阻險途遠降遠無不之猶人之行咫尺也賓客
在庭者日百住庖廚之下不絕煙火堂廡之上不絕聲樂奉
養之餘先散之宗族之之餘次散之邑里之之餘乃散
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
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不為子孫留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
儲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
之反其子孫之財焉禽骨盤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

矣段干生聞之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為也衆意所驚而誠理所取衛之君子多以禮教自持固未足以得此人之心也冲虛

楊朱曰原憲妻於魯子貢殖於衛原憲之妻損生子貢之殖累身然則妻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在曰可在樂生可在逆身故善生者不妻善逸者不殖冲虛

楊子曰天下之美婦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婦之桀紂然而舜耕於河南陶於雷澤四体不得暫安口不得美厚父母之所不愛弟妹之所不親行告三十不苦而娶及受堯之禪年已長智已衰商鈞不才禪位於禹咸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

卷之八十四

其

窮毒者也鮀治水土績用不就強諸羽山禹纂業事饑惟荒土功子產不字過門不入身休偏枯手足胼胝及受舜禪卑宮室美綬冕戚然以至於死天人之憂苦者也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召公不悅四國流言居東三年誅兄放弟僅免其身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危懼者也孔子明帝王之道應時君之聘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受屈於李氏見辱於陽虎戚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遑遽者也凡彼四聖者生無一日之欲死有萬世之名者固非實之所取也雖稱之弗知雖賞之不知與株塊無以異矣桀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智足以距群下威足

以震海內恣耳目之所娛窮意慮之所為熙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逸蕩者也紂亦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威無不行志無不從肆情於傾宮縱欲於長夜不以禮義自苦熙然以至於誅此天民之放縱者也彼二凶也生有從欲之歡死被愚暴之名實者固非名之所與也雖毀之不知雖稱之弗知此與株塊奚以異矣彼四聖雖美之所歸苦以至終同歸於無死矣彼二凶雖惡之所歸樂以至終亦同歸於死矣冲虛

卷之八十四

其

楊朱曰豐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有求而求外者無厭之性無厭之性陰陽之靈也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域焉利物不由於義而義名絕焉君臣皆安物我兼利古之道也冲虛

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預畫竟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癢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適然而自得亡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耳則人之生也奚為哉奚樂哉為美厚耳為聲色耳而美厚復不可常厭足聲色不可常歡聞乃復為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遑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偶、尔慎耳目之觀聽惜

身意之是非徒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因繫縶何以異於太古之人知生之暫未知死之暫往故徃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不為名所勸從性而遊不逆萬物所好死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為形所及名譽先後年命多少非所量也冲虛

莊子與惠子游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知之濠上也南華

卷之八十四

廿七

天下有至樂無有執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執今奚為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奚思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逆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執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踈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憺、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烈士為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為善矣不足活身以為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踵循

勿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執今俗之所與為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現夫俗之所樂者群趨者競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執吾以無為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善無善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為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惟無為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皆從無為殖故曰天地無為也而無不為也人也孰能得無為哉南華

卷之八十四

廿八

市南宜僚見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季先王之道修先君之業吾敬鬼神尊賢親而行之無煩吏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岩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机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執其皮為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剝形去皮洒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獨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

俗與道相輔而行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
奈何市南子曰君無形侂無留居以為君車君曰彼其道幽
遠而無人吾誰與為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
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
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崖而
反君自此遠矣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免非有人非
見有於人也吾願去也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
莫之國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未觸舟雖有憐心之人不怒
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歛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
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

卷之八十四

九

也實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南華

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
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南
古之人有居有穴而神不遺者末世有勢為萬乘而日憂悲
者由此現之聖人乎治人而在于得道樂在乎富貴在于得
和知大已而小天下則幾於道矣所謂樂者豈必處京臺章
華游雲夢沙丘耳聽九韶六堂六堂頌也口味煎熬芬芳馳騁
婁道釣射鷗鷀之樂乎吾所謂樂者人得其得者夫得其得
者不以奢為樂不以廉為悲與陰俱開與陽俱開故子夏心
戰而懼得道而肥聖人不以身役物不以欲滑和是故其為

樂不欣其為悲不懼萬方百變消搖而無所定吾獨恍
恍遺物而與道同出是故有以自得也喬木之下空穴之中
足以適情無以自得也雖以天下為家萬民為民妾不足以
養生也能至於無樂者則無不樂無不樂則至極樂矣夫建
鍾鼓列管絃廣旃茵傳旋象耳聽朝歌北鄙靡之樂齊靡
曼之色陳酒行觴夜以繼日強弩弋高鳥走犬逐狡兔此其
為樂也矣赫、赫、休然若有所誘慕解車休馬罷酒徹樂而
心忽然若有所喪悵然若有所亡也是何則不以內樂外而
以外樂內樂作而喜曲終而悲喜轉而相生精神亂營不
得須臾平察其所以不得其形而日以傷生失其得者也是

卷之八十四

三十一

故內不得於中稟授於外而以自飾也不浸于肌膚不決於
骨髓不留於心志不滯於五藏故從外入者無主於中不止
從中出者無慮於外不行故聽善言便計雖愚者知說之稱
至德高行雖不肖者知慕之託之者衆而用之者鮮慕之者
多而行之者寡所以然者何也不能反諸性也鴻烈
心有憂者筐牀衽席弗能安也菰飯糲牛弗能甘也琴瑟鳴
竿弗能樂也患解憂除然後食甘寢寧居安游樂由是現之
生有以樂也死有以哀也今務孟性之所不能樂而以害性
之所以樂故雖富有天下貴為天子而不免為哀之人凡人
之性樂恬而憎憫樂佚而憎勞心常無欲可謂恬矣形常無

事可謂佚矣遊心於恬舍形於佚以俟天命自樂於內無急於外雖天下之大不足以易其一聚日月度而無慨於志故雖賤如貴雖貧如富鴻烈

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源溝池環市竹木周布塲園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蹢躅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風乎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

卷之八十四

卅二

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此則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美夫人帝王之門哉仲長統曰按仲長統以為先遊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耳而名不當存人生易或優游偃仰可以自娛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故云

且夫交靈升於造化運天地於懷抱恢然世故不棲於心術芒然寵辱不汨其純白流俗之所欲不能染其神近人之所惑不能移其志榮華猶贅疣也萬物猶蜩翼也若然豈肯詰屈其支休俯仰其容儀抱於其所不喜脩索於其所棄適怡顏以取進曲躬以避退恐俗人之不悅感我身之凌遲屈龍淵為鉏耰之用抑靈竅為鼃鵲之音推黃鉞以通彭

鍾之持撓華旗以入林杞之下乎古公杖策而猶之越騎入穴以逃之季札退耕以委之老萊灌園以遠之從其所好莫與易也故醇而不雜斯則富矣身不受役斯則貴矣若夫剖符有土所謂祿利耳非富貴也且夫官高者其責重功大者人忌之獨有貧賤莫與我爭可得長寶而無憂焉濯裘布被拔葵去織不掩豆菜肴糲食又獲逼下邀偽之訕樹塞反玷三歸玉食穰侯之富安昌之泰則有僭上滲濁之累未若遊神典文吐故納新求飽乎耒耜之端索緼乎杼軸之間復仰河而已滿身集一枝而餘安萬物芸化為塵埃矣饘粥餬口布褐緼袍淡泊肆志不憂不喜斯為導樂喻之無物也

卷之八十四

卅三

夫仕也者欲以為名邪則修毫可以洩憤懣為章可以寄姓字何假乎良史何煩乎錢鼎孔孟子不以矢石為功楊雲不以治民益世求仁而得不亦可乎昌洪

子苑卷之八十五

勞生

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南華

民勞思佚治暴思仁刑危思安國亂斯天詩曰靡有旅力以念穹蒼韓嬰

撞鈞石之鍾六樂合奏於庭所以寓樂也而隱憂者臨之而逾悲不主乎樂故也鬱搖而行歌促絃而急彈所以寓憂也而安恬者得之而逾懼不主於憂故也然則憂樂在外也所

卷之八十五

以主之者內也內之所慮者諸蒼五色東西貿區而昧者莫之知也故曰覓流水者與水俱流其目運而心逝者歟程本周舍見子華子曰舍聞之身修而名不立無為於擇術矣庶品羞百品雖進於盤几而咽不下無為於貴饌矣抱璧而使乞無為於貴寶矣敢問夫子之所以志子華子曰然釜聚之於量也不能以容於所不受尋墨之於度也不能以及其所不至鈞天廣奏飛鳥過而不止崇楹續棋騷脫逃焉且負動而方息所性不同也火炎而水流習使之然也今以大夫之所處而議本之所志必不諧矣無以則有一焉而願固有以獻也夫六虛有精純粹美之氣而不敢傳焉託於物以寓

其響流形於萬有而不敢以有為嘗試論其微矣倭鹿之苦藏也而醜則堅牢華壁之易以碎也而金鐵則難陶甚矣物之不可以全也如是、不可以一方取也是不可以一伎為也惟知道者幾、乎其能全今大夫少修而端慤壯長伉以有立方將揭其昭明焉而以為人之的其犯難也果其量物也褊而又且往往而直前矯拂人之所不欲而規以自主甚無所用之虛名此非本之所得知也夫目之明能見於百步之外而顧不見其背也帷牆之後則無睹也無以則有一焉而顧因以有獻也程本

卷之八十五

徐無鬼見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芋栗厭慈韭以賓寡人父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耶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敢嘗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之典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為長居下不可以為短君獨為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為義僱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為義僱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君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器也君雖為仁義幾且偽於形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君亦必無盛鶴列於

鹿譙之間無徒驥於錙壇之宮無藏逆於得無以巧勝人夫
殺人之士民萬人之上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
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修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
勿嬰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夫用夫假兵哉南華

今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商人用一布之不
敢繼苟而擊焉必擇良者今士之用身則不然意之所欲則
為之厚者入刑罰薄者被毀醜則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
一布之慎也墨子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
相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

卷之八十五

三

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曰鑿一竅七
日而渾沌死南華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
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
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
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
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
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形據
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南華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性哉而侈於

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乎而非道德之正也是
故駢於足者運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
駢枝於五藏之精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
也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非乎而

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鍾大呂之
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
簞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辨者繫危結繩
亂心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啟跬步無用之言非乎而楊
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南華

卷之八十五

四

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
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
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
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
也滅與殺二人相與收羊而俱亡其羊問滅奚事則挾笑讀
書問殺奚事則憐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
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
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
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
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子焉若其殘生

於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愚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北南華

山林與臯壤與使我欣、然而樂歎樂未畢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也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為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而不知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為去為齊知之所知則淺矣而華

徹志之惇解心之繆去德之累遠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悖意者也容動色理氣理意六者繆心者也愚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者也智能去就取舍六者塞道者也此四六者不蕩乎胸中則正、則靜、則明、則虛、則無為而無不

為也南華

卷之八十五

五

人有能游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夫流通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及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為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狶希氏之流現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適順人而不適已彼教不學承意不彼目徹為明耳徹為聰鼻徹為齶口徹為甘心徹為知、徹為德凡道不欲壅、則哽、而不止則跖、則衆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願塞其竇胞有重聞心有天游室無室虛則婦姑

勃礫心無天游則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

不勝德溢乎名、溢乎暴謀稽乎諒知出乎爭榮生乎守官事果乎衆宜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耨於是乎始修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靜然可以補病晉滅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馬聖人之所以賊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馬賢人所以賊世聖人未嘗過而問馬君子所以誠國賢人未嘗過而問馬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馬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為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堯典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師弟子而跋於霖水諸侯吊之三

卷之八十五

六

年申徒狄因以路河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蹄忘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南華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詐之事則不樂皆囿于物者也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忠兵惠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礼教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參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為也此

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
悲夫南華

尊酌者衆則連盡萬物之酌大貴之生者衆矣故大貴之生
常速盡非徒萬物酌之又損其生以資天下之人而終不自
知功雖成乎外而生虧乎內耳不可以聽目不可以視口不
可以食胸中大擾妄言想見臨死之上顛倒驚惧不知所為
用心如此豈不悲哉世人之事君者皆以孫叔敖之遇荊莊
王為幸自有道者論之則不然此荊國之幸荊莊王好周遊
田獵馳騁弋射歡樂無遺及傳其境內之勞與諸侯之憂於
孫叔敖孫叔敖日夜不息不得以便生為故使莊王功述

著手竹帛傳手後世呂覽

卷之八十五

七

僂至巧也人不愛僂之指而愛己之指有之利故也人不愛
昆山之玉江漢之珠而愛己之一蒼璧小璞有之利故也今
吾生之為我有而利哉亦大矣論其貴賤爵為天子不足以
比焉論其輕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論其安危一曙失之
終身不復得此三者有道之所慎也有慎之而反害之者不
達乎性命之情也不達乎性命之情情之何益是師者之愛
子也不免乎枕之以糠是瞽者之養嬰兒也方雷而窺之于
堂有珠弗知慎者夫弗知慎者是死生存亡不可未始有
別也未始有別其所謂是未嘗是其所謂非未嘗非是其所

謂非其所謂是此之謂大惑呂覽

狸知往而不知來乾鵲知來而不知往昔者黃弘周室之
執教者也天地之氣日月之行風雨之變律曆之數無所不
通然而不能自知車裂而死蘇秦匹夫徒步之人也韉躄齧
蓋終營萬乘之主服諸侯然不自免於車裂之患徐偃王
被服慈惠身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然而身死國亡
子孫無類大夫種輔翼越王勾踐而為之報怨雪耻擒夫差
之身開地數千里然而身伏屬鏐而死此皆達於治亂之機
而未知全性之具者故黃弘知天道而不知人事蘇秦知權
謀而不知禍福徐偃王知仁義而不知時大夫種知忠而不

知謀鴻烈

卷之八十五

八

自身以上至於荒芒亦遠矣自死而天地無窮亦滔矣以數
雜之壽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少注而益之也過三千歲
浮游不過三日以浮游而為憂憂養生之具人必笑之矣故
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之治也可與言道矣鴻烈
福莫大於無禍利莫美於不喪動之為物不損則益不成則
毀不利則病皆險也道之者危故秦勝乎我而敗乎毅楚勝
乎諸夏而敗乎相率故道不可以勸而就利者而可以寧避
害者故常無禍不常有福常無罪不常有功聖人無思慮無
設儲未者弗迎去者弗將人雖東西南北獨立中央故慶眾

枉之中不失其直天下皆流獨不離其壇城故不為善不避
醜遵天之道不為始不專已循天之理不豫謀不乘時與天
為期不求得不辭福從天之則不求所無不求所得內無旁
禍外無旁福禍福不生安有人賊為善則現為不善則議現
則生貴議則生患故道術不可以進而求名而可以退而脩
身不可以得利而可以離害故聖人不可行求名不以智見
善法修自然已無所與慮不勝數行不勝德事不勝道為者
有不成就者有不得人有窮而道無不通與道爭則凶故詩
曰弗識弗知順帝之則鴻烈

卷之八十五

九

不求利者為無害唯不求福者為無禍侯而求伯者必失其
侯伯而求王者必喪其伯故國以全為常伯王其寄也身以
生為常富貴其寄也能不以天下傷其國而不以國害其身
者焉可以託天下也不知道者釋其所已有而求其所未得
也苦心愁慮以行曲故福至則喜禍至則怖神勞於謀智竭
於事禍福萌生終身不悔已之所生乃反愁人不喜則憂中
未嘗平持無所監謂之枉生鴻烈

問貽

或謂仲尼事彌其年蓋天勞諸病矣夫曰天非獨勞仲尼亦
自勞也天病乎哉天樂天聖樂聖楊子

景公于魯君地山陰數百社使晏子致之魯使子叔昭伯受
地不盡受也晏子曰寡君獻地忠慮也曷為不盡受子叔昭
伯曰臣命受於君曰諸侯相君交讓爭處其卑禮之文也交
委多爭受少行之實也禮成文於前行成章於後交之所以
長久也且吾聞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吾是以不盡
受也晏子歸報公喜笑曰魯君猶若是乎晏子曰臣聞大
國貪于名小國貪于實此諸侯之公患也今魯處卑而不貪
乎尊辭實而不貪乎多行廉不為苟得道義不為苟合不盡
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其交君之道義珠于世俗國免於
公患公曰寡人說魯君故予之地今行果若此吾將使人賀

卷之八十五

十

之晏子曰不君以驩予之地而賀其辭則交不親而地不為
德矣公曰善於是重魯之幣毋比諸侯厚其禮毋比賓客君
子於魯而後明行廉辭地之可為重名也晏子
魯有儉嗇者无鬲羹食之自美盛之土型以進孔子孔子
受之而悅如受大牢之饋子路曰瓦甌陋器也羹食薄膳也
夫子何喜之如此乎夫子曰夫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思其
親吾非以饌具之為厚以其食厚而我思焉家語
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焉說苑有子孔不受漁者曰天暑市
遠無所鬻也說苑作賣思慮棄之糞壤不如獻之君子故敢
以進焉於是夫子再拜受之使弟子掃地說苑將以享祭則

人曰彼將棄之而夫子以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諸惜其腐
餘而欲以務施者仁人之偶也惡有仁人之饋而無祭者乎
說苑作務施而不腐餘財者聖人也
今受聖人之賜可無祭乎○家語

楚人有獻魚楚王者曰今日魚獲食之不盡賣之不售棄之
又惜故未獻也左右鄙北辭也楚王曰子不知漁者仁人也
蓋聞園倉粟有餘者國有饒民一本作下後宮多幽女者下
民多曠夫餘衍之蓄聚于府庫者境內多貧困皆失君人之
道故厨庖有肥魚廐有肥馬民有飢色是以亡國之君藏於
府庫寡人聞之久矣未能行也漁者知之其以此諭寡人也
且今行之於是乃遣使恤鰥寡而存孤獨出倉粟發幣帛而

卷之八十五

十一

賑不足罷去後宮不御者出而妻鰥夫楚民欣大悅鄰國
歸之故漁者一獻餘魚而楚國賴之可謂仁智矣新序

孔子曰季孫之賜我粟千鍾而交孟親自南宮敬叔之藥我
車也而道加行見周禮云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傳
今將往矣對曰謹受命遂言於魯君曰臣受先王命云云
子聖人之後也哉子宋其祖崇父何始有國而後屬公及王
考父佐戴武宣三命益恭故其歸錫曰一命而後屬公及王
偃三命而後屬公及王偃三命而後屬公及王偃三命而後屬公及王
口其恭儉也若此滅孫紇有言聖人之後若不當世則必有
明君而達者馬孔子少而好禮其將與之屬臣曰女必師之
今孔子得通周禮先王之道與孔子車一乘馬二匹聖子
孟以乘資之臣請與之孔子曰諾與孔子車一乘馬二匹聖子
侍御與之則察廟堂朝之度自周禮樂於其遠方弟子
考明堂之則察廟堂朝之度自周禮樂於其遠方弟子
之進蓋故道雖貴必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微夫二子之
三千馬故道雖貴必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微夫二子之

賤財則丘之道殆將廢矣家語

子思居貧其友有饋之粟者受二車馬或獻樽酒束脩子思
弗為當也或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醪是辭少而取多也於
義則無名於分則不全而子行之何也子思曰然彼不幸而
貧于財至乃困乏將恐絕先人之祀夫以受粟為周之也酒
脯則所以飲宴也方之于食而乃飲宴非義也吾豈以為分
於度義而行也或者擔其酒脯以歸孔鮒

衛公子交饋馬四乘於子思曰交不敢以此求先生之歡而
辱先生之潔也先生久降於鄙主蓋為賓主之饋馬子思曰
彼寄命以未度身以服衛之衣量腹以食衛之粟矣又且朝

卷之八十五

十二

夕受酒脯及祭燔之賜衣食已優意氣已定以無行志未敢
當車馬之貺禮雖有爵賜人不踰父兄今重違公子之盛旨
則有失禮之僭焉若何公子曰交已言於君矣若曰不可為
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公子曰我未之聞也謹受教孔鮒
尉他獻高祖鯨魚荔枝高祖報以蒲桃錦四疋西京雜記
閼越王獻高帝石蜜五斛蜜燭二百枚白鵲黑鵲各二雙高
帝大悅厚報遣其使西京雜記

趙飛鸞為皇后其女弟在昭陽殿遺飛鸞書曰今日嘉辰貴
姊懋膚洪冊謹上襪三十五條以陳踴躍之心金華紫輪帽
金華紫羅面衣 織成上襦 織成下裳 五色文綬

鴛鴦襦 鴛鴦被 鴛鴦褥 金錯繡襦 七寶綦履 五色文玉環 同心七寶釵 黃金步搖 合歡圓瑤 琥珀枕 龜文枕 珊瑚玦 馬瑙珥 雲母扇 孔雀扇 翠羽扇 九華扇 五明扇 雲母屏風 五層金博山香爐 迴風扇 柳葉席 同心毒 含枝李 青木香 沉水香 香螺卮 出南海一名丹螺 九真雄麝身 七枝鏤 西京雜記 燕會

滕侯薛侯未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薛侯曰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富有礼主則擇之周之宗盟

卷之八十五

十三

異姓為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賜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者也 鄭道元

陳敬仲飲桓公酒樂曰以火薛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

君子曰酒以成礼弗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礼弗納于淫仁也

桓公加之愛敬日新位比高國始食田采姓田氏焉風俗通

陽侯殺慕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 鴻烈

管仲觴桓公日暮矣桓公樂之而徵燭管仲曰臣卜其晝未

卜其夜君可以出矣公不說曰仲父年老矣寡人與仲父為

樂將幾之請幾之管仲曰君過矣夫厚於味者薄于德沈于

樂者及於憂壯而怠則失時老而解則無名臣乃今君為君

勉之若何其沈于酒也管仲可謂能立行矣凡行之墮也於樂今樂而益飭行之壞也於貴今主欲留而不許伸志行理貴樂弗為變以事其主此桓公之所以伯也 呂覽

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其火晏子辭曰詩曰側弁之俄言失德也屢舞僇言失容也既醉以酒既飽以饌德既醉以出並受其福賓主之礼也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主之罪也嬰以卜其日未卜其夜公曰善奉酒而祭之再拜而出曰豈過我哉吾託國于晏子也以其家貨奉寡人不欲其淫侈也而况於寡人謀國乎晏子

吾現于卿而知王道之易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自

卷之八十五

十四

皆賓從之至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

之義別矣三揖至於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

及介省矣至於衆賓升受坐祭主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

矣上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

合樂三終上皆樂備而遂出 前子 人揚解乃立司正焉知其

能和樂而不流也賓酬主人主人酬介、酬衆賓少長以齒

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也降說履升坐修爵無

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

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

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

天下安故曰吾現於鄉而知王道之易也家語

孔子食于季氏食祭主人不辭不食亦不飲而食子夏問曰禮也孔子曰非禮也從主人也吾食于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礼吾食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食而作辭曰疏食不敢以傷吾子之性主人不以礼客不敢盡礼主人盡禮則客不敢不盡禮也家語

傳曰南假子過程本為之烹鯉魚南假子曰聞君子不食鯉魚本子曰此乃君子食也我何與焉假子曰夫高比所以廣德也下比所挾行也比于善者自進之階比于惡者自退之原也且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止吾豈自比君子哉

卷之八十五

志慕之而已矣韓嬰

五侯不相能賓客不得來往委護豐傳食五侯間各得其歡心競致奇膳護乃合以為鯖世稱五侯鯖以為奇味焉西京

雜記

崔瑗愛士好賓客盛修肴膳或言太奢瑗聞之怒敕妻子曰吾并日而食以供賓客而反以獲議士大夫不足養如此後勿過菜其無為諸子所豈終不能改奉極盡于賓客也華陽已縣有官橘官荔枝園夏至則熟二千石常設厨膳命士大夫共會樹下食之

子苑卷之八十六

游覽以覽奇絕勝故以一切奇勝附焉

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礙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慈愛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為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厨饌腥臊而不可饗王之嬪御腫惡而不可視穆王乃為之改築土木之功緒聖之色無遺巧焉五府為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號曰終天之臺間鄭衛之虞子娥媚靡曼者施芳澤正蛾眉設筭珥衣阿錫曳齊統粉白

卷之八十六

黛黑珥玉環雜並若以滿之秦承雲六堂九韶晨露以樂之月獻玉衣旦薦玉食化人猶不舍然不得已而臨之居無幾何謂王同遊王執化人之祛騰而上者中天廼止暨及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也雲鳥耳目所現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王實以為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王俯而視之其宮榭若累塊積蘇馬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化人復謂王同游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百戲六藏悖而不疑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化人移之王若碩虛焉既寤所坐猶

嚮者之慶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拂王問
所從來左右曰王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
人化人曰吾與王神游也形奚動哉且業之所居奚異王之
宮曩之所游奚異王之圖王問恒疑變亡變化之極徐疾之
間可盡模哉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妾肆意遠游命駕八
駿之乘右服窮面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紫主車則造
父為御周商為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
而右山子柏天主車參伯為御余我為右馳驅千里至于巨
蒐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漣以洗
王之足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遂宿於崑崙之阿赤水之陽

別日升崑崙之丘以視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詒後世遂賓於
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為王謠王和之其辭哀焉迺
現日之所入一日行萬里王乃嘆曰於乎予一人不盈於德
而諧於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穆王幾神人批能窮當身之
樂猶百年乃但世以為登假焉
初子列子好遊壺丘子曰樂冠好遊、何所好列子曰游之
樂所玩無故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遊也觀其所變游乎
游乎未有能辨其游者壺丘子曰樂冠之游固與人同坎而
曰周與人異坎凡所見亦恒見其變玩彼物之無故不知我
之無故務外遊不知務內現外遊者求倫於物內現者取足

於身取足於身遊之至也求倫於物遊之不至也於是列子
終身不出自以為不知遊壺丘子曰游其至乎至游者不知
所適至現者不知所賦物、皆遊矣物、皆現矣是我之所
謂遊是我之所謂現也故曰遊其至矣乎遊其至矣乎
列子居鄭國四十年人無識者豈以是歟
盧敖游乎北海經乎太陰入乎玄闕至於蒙穀之上見一士
焉深目而玄鬢淚注而鵞肩豐上而殺下論衡作深目而玄鬢
上而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慢論衡作然下其臂遊
子辟盧敖就而視之方倦龜殼而食蛤蜊盧敖教與之語曰
有言唯教為背群俗去群信離黨窮現於六合之外者非教

而已乎教幼而好遊至長不渝論衡作倫周行四極唯北陰
之未闕今卒暗夫子於是子殆可與教為友乎若士者論衡
然而笑曰嘻子中州之民寧肯而遠至此、猶光乎日月
而載列星陰陽之所行四時之所生其比夫不名之地猶安
與論衡作也若我南遊乎罔實之野北息乎沉墨
西窮窅冥之黨東開鴻濛濛濛論衡作之先此其下無地而上無
天聽焉無聞視焉無瞻論衡作此其外猶有汰沃之汜其餘
論衡作此其外猶有一舉而千里萬吾猶未能之在今子游始
於此乃語窮現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于九垓
之外吾不可以久駐若士舉臂而躡身遂入雲中盧敖仰而

鼠同穴伊出上魏維出熊耳浚出畢巽維山覆舟汾出燕京
社出漬熊溜出目飴丹水出高褚股出雉山鎬出鮮于京出
茅盧石梁汝出猛山淇出大號晉出龍山給結合出封手遼
出砥石釜出景岷出石橋呼沱出魯平泥塗淵出櫛山維濕
北流出於燕鴻烈四清河出崑崙江出岷山漢水出洛
水有五色有濁有清汝出燕泉泗出尾山出月台沃出太山
明味而岸不枯山澤通氣以與雷雲氣
觸石膚寸而合不崇朝以雨

漢武帝始知東方朔非世常人是以此之曲室而親問十洲
所在所有之物名故書記之方朔云臣李仙者耳非得道之
人以國家之盛美將招召名儒墨於文教之內抑絕俗之道

卷之八十六

八

於虛詭之迹臣故輟隱逸而赴王庭藏養生而待朱闕矣亦
由尊上好道且復欲抑絕其威儀也曾隨師主履行比至朱
陵扶桑蜃海冥夜之丘純陽之陵始青之下月宮之間內遊
七丘中旋十洲踐赤縣而遊五嶽行陂澤而息名山臣自少
及今周流六天廣涉天光極於是矣未若凌虛之子飛真之
官上下九天洞視百萬北極勾陳而華蓋南翔太丹而棲
大夏東之通陽之霞西薄寒穴之野日月所不逮星漢所不
與其上無復物其下無復底臣所識乃及於是愧不足以及酬
廣訪矣十洲記

太液池邊皆是彫胡紫葳綠節之類菰之有米者長安人謂

為彫胡葳蘆之未鮮葉者謂之紫葳菰之有首者謂之綠節
其間鳬雛雁子布滿充積又多紫蘆綠鰈池邊多平沙上
鵝鴈鷓鴣鸛鵒鴻鵠動輒成群西京雜記

終南山多離合草葉似江離而紅綠相雜莖皆紫色氣如羅
勒有樹直上百丈無枝上結聚條如車蓋葉一青一赤望之
班駁如錦長安謂之丹青樹云華蓋樹亦生熊耳山西京雜記

太液池中有鳴鶴舟容與舟清曠舟採菱舟越女舟

太液池西有一池名孤樹池中有洲上黏樹一株六十
餘圍望之重如蓋故取為名西京雜記

卷之八十六

九

昆明池中有戈船樓船各數百艘樓船上建樓櫓戈船上建
戈矛四角悉垂幡旌旒葆麾蓋照灼涯涘余少時猶憶見之
西京雜記

旦露池西有靈池方四百步有連錢符浮根菱倒枝藻連錢
符如錢文浮根菱根出水上葉沉波下實細薄皮甘香葉
半青半白霜降即萎因名青水菱也倒枝藻者枝橫倒水中
長九尺餘如結網鰕鳧及鷗鷺來翔水上入此草中皆不
得出如繒網也亦名水網藻中有羽轉舫凌龍舫凌波舫帝
常游晏於此洞冥記

李固與弟固書曰固今年五十七鬢髮已白所謂容身而遊

滿腹而去周觀天下獨未見益州耳昔嚴夫子常言經有五
步其四州有九遊其八欲類此子矣酈道元

葉前有藍田之鎮後有胡苑之塞左峭函有隴蜀西通流沙
險阻之國也蜀漢之士與秦同域南跨邛笮北阻褒斜西即
限嶺隔以劔閣窮險極峻獨守之國也周在中樞西阻峭谷
東望荆山南面少室北有太嶽二河之分雷風所起四險之
國也魏前枕黃河背漳水瞻王屋望梁山有藍田之寶浮池
之淵趙東臨九州西瞻恒嶽有沃瀑之流飛壘井陘之險至
於潁陽潒鹿之野燕却背沙漠進臨易水而至君都東至于
遼長蛇帶塞險陸相乘也齊南有長城巨防陽關之險北有

卷之八十六

十

河濟是以為固越海而東通十九夷西界岱嶽配林之險坂
固之國也魯前有淮水後有岱嶽蒙羽之向洙泗之流大野
廣土曲阜尼丘宋北有泗水南迄淮過有孟諸之澤碭山之
塞也楚後背方城前及衡嶽左則彭蠡右則九疑有江漢之
流實險阻之國也南越之國與楚為鄰五嶺已前至于南海
負海之邦文趾之士謂之南裔吳左洞庭右彭蠡後瀟長江
南至豫章水戒險阻之國也東越通海處南北尾閭之間三
江流入南海通東治蒿海深險絕之國也衛跨南于河北得
洪水南過漢上左通魯澤左指黎山博物志
地上有四遊冬至地上北而西三萬里夏地至下南而冬三

萬里春秋二分其中矣地常動不止譬如人在舟而坐舟行
而人不覺七戎六蠻九夷八狄形體而言之謂之四海言皆
近海之言晦昏無所睹也博物志

風山之首方高三百里風穴如雷突深三十里春風自此而
出也何以知還風也假令東風雲反從西來說之而疾此不
旋踵立西風矣所以然者諸風皆從上下或薄於雲行疾
下雖有微風不能勝上風來到反矣博物志
酈道元曰
風山上有穴如輪風氣蕭瑟習常不止當其衝也而風無
生草蓋不穴如輪風之門故也又曰風井山迴曲有與穴口
大如盆蓋山崧云夏則風出冬則風入春秋分則靜無佳現
之其時四月仲去穴數丈湧更寒驟卒至六月月中尤不可當
月還步揚漢得其生則知潛通矣

卷之八十六

十一

舊說云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八月有浮槎
去來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飛閣於查上多齋糧乘槎而去十
餘日中猶見星辰日月自後芒忽亦不覺晝夜去十餘
日奄至一處有城郭狀屋舍甚嚴遠望宮中多織婦見一丈
夫牽牛渚次飲之牽牛人乃驚問曰何由至此人具說來
意并問此是何處荅曰君還至蜀郡訪嚴君平則知之竟不
上岸因還如期後至蜀問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牽牛
宿計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時也博物志
地以名山為輔佐石為之骨川為之脉草木為之毛土為之
肉二尺以上為壤二尺以下為地博物志

漢北廣遠中國人歟有至北海者漢使驃騎將軍霍去病北伐單于至瀚海而還有北海明矣周日用曰余聞北海言蘇地見有瀛洲湖非比冥之海博物志

漢使張騫渡西海至大秦西海之濱有小崑崙高萬仞方八百里東海廣漫未聞有渡者博物志

南海短狹未及西南夷以窮斷今渡南海至交趾者不絕也博物志

史記封禪書威宣燕昭遣人乘舟入海有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神人所集欲採仙藥蓋言先有至之者其鳥獸皆白金銀為宮闕悉在勃海去人不遠博物志

卷之八十六

十一

允街縣有龍泉出允街泉眼之中水文成蛟龍或試撓破之尋平成龍畜生將飲者皆畏避而走謂之龍泉鄒道元

石崖山石之上自然有文畫若戰馬之狀粲然成著類是圖焉故亦謂之畫石山也鄒道元

周陰縣西五十里有鴻門亭天封宛火井廟火從地中出鄒道元

三累山其山層密三成故俗以三累名山按爾雅山三成為崑丘斯山豈亦崑丘乎山下水際有二石室蓋隱者之故居矣鄒道元

漢水出汾陰縣南四十里西去河三里平地開源清泉上湧

大幾如輪深則不測俗呼之為瀼則古人壅其流以為陂水種稻東西二百步南北一百餘步與郃陽漢水夾河中渚上又有一漢水皆相潛通故呂悅曰爾雅異出同流為漢水鄒道元

沫水西南迤張陽城東又西南屬於陂分二城南面西陂左右澤渚東陂世謂之晉興澤東西二十五里南北八里南

樹鹽道山其西則石壁千尋東則磻谿萬仞方嶺雲迴奇峯霞舉孤標秀出羣給群山之表翠柏蔭峯清泉灌頂郭景純云世所謂鸞臺也發于上而潛于下矣殿頂方平有良藥神

農本草曰地有固活女踈銅芸紫莞之族也是以緇服思玄

卷之八十六

十一

之士鹿裘念一之失代往遊焉路出北嶽勢多懸絕來去者咸援蘿騰攀尋葛降深於東則連木乃陟百梯方降巖側摩鎖之跡仍今存焉故亦曰百梯山也鄒道元

廬山川明淨風澤清曠氣爽鬱和土沃民逸嘉遯之士繼響窟巖龍潛鳳永之賢往者忘歸矣秦始皇漢武帝及太史公司遷馬咸升其巖望九江而眺鍾彭馬廬山之北有石門

水出嶺端有雙石高竦其狀若門固有石門之目焉水導雙石之中縣流飛瀑近三百許步下散漫十數步上望之連天若曳飛練於霄中矣下有磐石可坐數十人冠軍將軍劉敬宣每登陟焉其水歷澗逕龍泉精舍南太元中沙門釋慧

遠所建也其水下入江南嶺即彭蠡澤西天子彰也峰磴險峻人跡罕及嶺南有大道順山而下有若畫焉傳云匡先生所遊至江道巖上有宮殿故基者三以次而上最上者極于山峰山下又有神廟號曰宮亭廟故彭湖亦有宮亭之稱焉余按爾云大山曰宮之為名蓋起於此不必一由三宮也山東有石鏡照水之所出一圓石懸崖明淨照見人形晨光初曜則延曜八石毫細必察故名石鏡焉又有二泉常懸注若白雲帶山廬山記曰白水在黃龍南即瀑布也水出山復挂流三四百丈飛湍林表望若縣素注處悉巨井其深不測其水下入江淵廬山之南上有霄石高壁絢然與霄漢連

卷之六

五

接秦始皇三十六年嘆斯嶽遠遂記為上霄焉上霄之南大禹刻石誌其丈尺里數今猶得刻石之號焉湖中有落星石周迴百餘步高五丈上生竹木傳曰有星墜此因以名焉又有孤石介立大湖中周迴一里竦立百丈巖然高峻特為環異上生林木而飛禽罕集言其上有玉膏可采所未詳也舊云昔禹治洪水至此刻石紀功或言秦始皇所勒然歲月已久莫能辨之也豫章舊志曰房山俗名孝山性區父東野俗於鄒陽曰越房山漢武帝南巡觀山以爲神靈封於大明之山故世謂之房山漢武帝南巡觀山以爲神靈封於大明之山故世謂之房山漢武帝南巡觀山以爲神靈封於大明之山故世謂之房山山時人謂其山止爲神仙之窟因以名山矣又按周鼎武曰山時人謂其山止爲神仙之窟因以名山矣又按周鼎武曰山時人謂其山止爲神仙之窟因以名山矣又按周鼎武曰山時人謂其山止爲神仙之窟因以名山矣又按周鼎武曰

哀天也旦暮同焉世稱房山故山取號焉斯乃傳之談非為辭也故陳壽記以房山爲因氏周氏遠師或託房山為記錄遠矣故海內東經曰房山出三子都入江彭澤西是曰子孫引之此類用成章句耳又按張華博物志晉書傳其事自云姓徐受封房山後吳猛居過山神迎猛又贈詩曰君王此仙館俯察王神宅曠載暢山懷傾蓋付三益此乃神道之事亦有神宅曠載暢山懷傾蓋付三益此乃神

卷之六

五

津渠隱沒而不恒流故有隱泉之名矣鄰道元焦泉：發于天門之左天井固石天門山石自空狀若門焉廣三丈高兩匹深丈餘更無所出世謂之天門也東五百餘步中有石穴西向裁得容人平得東南入徑至天井直上三匹有餘板蹻而昇至上東平西二百步南北七百步四面絕無由昇陟矣上有比丘釋僧訓精舍寺十有餘僧給有難周多出下平有志者居之寺左右雜樹疎挺有一石泉方丈餘湛水湛然常無增減山居者資以給飲北有石室二間舊是隱者念一之所今無人矣泉發於此阜南流成溪也世謂焦泉也次東得魚鮑泉次東得波泉次東得三淵泉櫻柯谷

連女宿相屬是四川在重門城西並單川南注也 酈道元
隆慮縣有黃水出於神岡之山黃華谷地崖山高十七里水
出木門帶三即山之第三級也去地七里縣水東南注壑直
瀉巖下狀若鷄翅故謂之鷄翅洪蓋亦天台赤城流也其水
東流至谷口潛入地下東北一十里復出名柳渚周四五
里是黃水重源再發也 酈道元

王隱晉書地道志上谷郡在谷之頭故因以上谷名焉王莽
改名朔調也水出郡之西南聖水谷東南流迳大防嶺之東
首山下有石穴東北洞開高廣四五丈入穴轉更崇深穴中
有水者舊傳言昔有泌門釋惠弥者好精物隱嘗篝火尋之

卷之八十六

十六

傍水入穴三里有餘穴分為二穴殊小西北出不知趣詣一
穴西南出入水迳五六日方還又不測窮深其水夏冷冬溫
春秋有白魚出穴數日而返人有採捕食者美珍常味蓋亦
丙穴嘉魚之流類也 酈道元

魏天安三年齊平徙其民於縣立平齊郡渥水又東北流左
會桑乾水縣西北上下洪源七輪謂之桑乾泉即漆涪水者
也舊老云其水潛承太原汾陽縣北燕京山之大池在山
原之上世謂之天池方里餘其水澄淨鏡淨而不流若安定
朝那之湫淵也清水流潭皎焉冲照也中嘗無斤草及其風
澤有淪輒有小鳥翠色投淵銜出若會稽之私鳥也其水陽

悍不耗陰霖不濫無能測其淵深也古老相傳言嘗有人乘
車於池側忽過大風飄之於水有人獲其輪於桑乾泉故知
二水潛通流注矣池東隔阜入有一石池方可五六十步清
深鏡潔不異大池 酈道元

黃水又東注武周川又東歷故亭北右合火山山西谿水導
源火山西北流山上有火山井南北六十七步廣減尺許源深
不見底炎勢上升常若微雷發響以草爇之則煙騰火發東
方朔神異傳云南方有火山焉長四十里廣四五里其中皆
生不燼之木晝夜火然烈雨猛風不滅火中有鼠重百斤毛
長二尺餘細如絲色白時出火以水逐而沃之則死取其

卷之八十六

十七

毛績以為布謂之火浣布是山亦其類也但井物則不能然
其山以火從地中出故亦名榮臺矣火井東五六尺又東有
湯井廣輪與火井相狀勢熱又同以草內之則不然皆沾濡
露結故俗以湯井為目井東有文井祠以時祀祭焉井北百
餘步有東西谷廣十許步南岸下有風殿大容人其深不測
而穴中肅肅常有微風雖三伏盛暑猶須襲裘寒吹陵人不
可暫停而其山出雉鳥形類雅烏純墨而姣好音與之同續
采紺發嘴者丹砂性馴良而易附小童子幼捕而執之曰赤
嘴烏亦曰阿維烏按爾雅純黑反哺謂之慈烏小而腹下白
不反哺者謂之雅烏白頸而群飛者謂之燕烏大而白頸者

謂之蒼鳥爾雅曰鶯斯卑居也孫又曰卑居楚鳥犢為舍人以為壁屋說文謂之雅：楚鳥莊子曰雅賈矣馬融亦曰賈鳥者也又按瑞應圖有三足鳥赤鳥白鳥之名而無記於此

故書其異耳自恒山已北並有此矣酈道元

渭水之右磻谿水注之水出南山茲谷乘高激流注于谿中谿中有泉謂之茲泉：水潭積自成淵渚即呂氏春秋所謂太公釣茲泉也今人謂之凡谷石壁深高幽隍邃密林障秀阻人跡交東南隅有石室蓋太公所居也水流次平石釣處即太公垂釣之所也其授竿罷餌而鄰遺跡猶存是有磻谿之稱也其水清冷神異北流十二里注于渭酈道元

卷之八十六

十九

太白山在武功縣南去長安二百不知其高幾何俗云武功太白去天三百山下軍行不得鼓角：則疾風雨至杜彥達曰太白山南連武功山於諸山最為秀傑冬夏積雪望之皓然山上有谷春祠春操陽人成病死而尸不寒後忽出襟南門及光門上而入太白山民為立祠於山嶺春秋未祠中山宿焉酈道元

余按漢書梁孝王傳稱王以功親為大國築東苑方三百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複道自宮東出揚州之門左陽門即睢陽東門也連屬於平臺側近矣屬之城隅則不能是知平臺不在城中也梁

王與鄒枚司馬相如之徒極遊於其上故齊隨郡王山居序所謂西園多士平臺盛賓鄒馬之客咸在伐木之歌屢陳曼用追芳昔娛神遊千古故亦一時之盛事謝氏賦雪亦曰梁王不悅遊於兔園今也歌堂淪宇律管埋音孤墓塊立無復曩日之望矣酈道元

從征記曰汶水出縣西南流又言自入萊蕪谷夾路連山百數里水隍多行石澗中出草藥饒松柏林藿綿濛崖壁相望或傾岑阻徑或迴巖絕谷清風鳴條山壑俱響凌高降深蕭愴慄之懼危溪徑過懸度之艱未出谷十餘里有別谷在孤山谷有青泉：上數丈有石穴二口容人行入穴丈餘高九

卷之八十六

十九

尺許廣四五丈言是昔人居山之處薪爨煙墨猶存谷中林木緻密行人渺有能至矣又有少許山田引灌之漿尚存出谷有平丘面山傍水土人悉以種麥云此丘不宜殖稷黍而而宜麥齊人相承以殖之意謂麥丘所棲愚公谷也何其深沈幽翳可以託業怡生如此也余時逐此為之踟躕為之晏春矣余按麥丘愚公在齊川谷猶傳其名不在魯蓋謂者之謬耳酈道元

臨朐縣熏冶泉水注之水出西谿飛泉側瀨於窮坎之下泉谿之上源麓之側有一祀目之為冶泉祀按廣雅金神謂之清明斯地蓋古冶官所在故水取稱焉水色澄明而清冷特

異淵無潛石淺鏤沙文中有古壇參差相對後人微加功飾
以為嬉遊之處南北還岸凌空疎木交合先公以太和中作
鎮海貳余搃角之年持節東川至若炎夏火流閑居倦想提
琴命友嬉娛永日挂筍尋汲輕林委浪琴歌既洽惟情亦暢
是焉棲寄實可憑衿小東有一湖佳饒鮮筍匪直芳齊芍藥
實亦繁並飛鱗其水東北流入巨洋謂之重冶泉鄭道元

秦始皇二十六年滅齊遂登琅邪大樂之山作層臺於其上
謂琅邪臺在城東南十里孤立特顯出于衆山上下周二
十里餘傍濱巨海秦王樂之因留三月乃徙黔首二萬戶於
琅邪山下復十二年所作臺基三層高三丈上級平敞方二

卷之八十六

廿

百餘步高五里刊石立碑記秦功德臺上有神淵主靈焉
人汙之則竭齊則通神廟在齊八祠中漢武帝亦嘗登之
鄭道元

漢中記曰自西城涉黃金峭寒泉嶺陽都坂峻嶸百重絕日
萬尋既造其峯謂已踰崧岱復瞻前嶺又倍過之言涉羊腸
越烟雲之際顧看向塗杳然有不測之嶮山豐野牛野羊騰
巖越嶺馳走若飛觸突樹木十圍皆倒山殫艮岵地窮坎勢
矣其水南歷還陰谿謂之還陰水而南流注于漢謂之陰口
鄭道元

泗水又東南逕蔡州漢長水校尉蔡瑁居之故名蔡州大

岸西有涸湖停水數十畝長數里廣減百步水色常渌楊儀
居上涸楊顯居下與蔡洲相對在峴山南廣昌里又與襄

陽湖水合水上承鴈湖東南流逕峴山西又東南流注白馬
陂水又東入侍中襄陽侯習郁魚池郁依范蠡養魚法作大
陂長六十步廣四十步池中起釣臺池北亭郁慕所
在也列植松篁于池側沔水上郁所居也又作石伏逗引大
池水於宅北作小魚池長七十步廣十二步西枕大道東
北二邊限以高隄楸竹夾植蓮芙蓉水足遊宴之名處也山
季倫之鎮襄陽每臨此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恒言此是我高
陽池故時人為之歌曰山公出何去往至高陽池日暮倒載

卷之八十六

廿

歸酩酊無所知鄭道元

山陰縣西四十里有二谿東谿廣一丈九尺冬暖夏涼西谿
廣三丈五尺冬冷夏暖二谿北出行三里至徐村合成一谿
廣五丈餘而溫涼又雜蓋山海經所謂茗水也鄭道元

東北海中有大洲謂之郁洲山海經所謂郁山在海中者也
言是山自蒼梧徙此云山上猶有南方草木今郁州治故崔
季珪之敘述初賦言郁州者故蒼梧之山也心悅而怪之聞
其上有仙士石室也乃枉觀所見一道人獨處休然不談
不對顧非已及也即其賦所云吾夕曰濟于郁州者也鄭道元

溫泉口水出北山阜炎勢奇毒痼疾之徒無能濕其衝濡救

養者咸去湯十許步別池然後可入湯側有石銘云皇女湯可以療萬疾者也故杜彥達云然如沸湯可以熟米飯而愈百病道士清身沐浴一日三飯多少自在四十日後身中萬病愈三蟲死學道遭難逢危終無悔心可以牢神存志即南都賦所謂湯谷湧其後者也然宛縣有紫山：東有一水東西十五里南北二百步湛然沖滿無所通會冬夏常溫世亦謂之湯谷也非魯陽及南陽之縣故也 鄴道元

瀘水出縣東南大洪山：在隋郡之西南竟陵之東北槃基所跨廣圓一百餘峯曰縣鈎處平縣衆阜之中為諸嶺之秀山下有石門夾郭層峻巖高皆數百許仞入石門又得鍾乳穴：上素崖壁亦非人跡所及穴中多鍾乳凝膏下垂望齊水雪微津細液滴瀝不斷幽穴潛遠行者不極窮深而穴內常有風熱火無能以經久故也 鄴道元

溫水出竟陵之新陽縣東澤中口徑二丈五尺堰岸重沙端淨可愛靖以察之則淵泉如鏡聞人聲則揚湯奮發無所復見矣其熱可以燂鷄洪澗百餘步冷若寒泉東南流注于瀘水 鄴道元

又羊摩江淮江西於玉女房下作三石人於白沙鄴：在堰官上立水中刻要江神水竭不至是盛不沒要身以蜀人旱則藉以為溉雨則不遏其流故記曰水旱從人不知飢饉沃

卷之八十六

世

野千里世號陸海謂之天府也俗謂之都安之堰亦曰渝堰又謂金隄左思蜀都賦云西踰金隄者也 鄴道元

三峽七百里中西岸連山略無闕處重巖疊嶂隱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見曦月至於夏水襄陵沿沂阻絕王命急宣有時朝發白帝暮到江陵其間千二百里雖乘奔御風不以疾也春冬之時則素湍流潭迴清倒影絕巖多生檉柏懸泉瀑布飛漱其間清榮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澗肅常有高猿長嘯屢引凄異空谷傳響哀轉久絕故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 鄴道元

卷之八十六

世

江自建平至東界峽盛引之謂空冷峽：甚高峻毫平二郡界也其間遠望交嶺表有五六峯參差互出上有奇石如二人像攘袂相對俗傳兩郡督郵爭界于此宜都督郵厭勢小東傾議者以為不如也 鄴道元

黃牛灘南岸重嶺疊起最外高崖間有色如人負刀牽牛以黑牛黃成就分明既人跡所絕莫得究焉此巖既高加江湍紆迴雖遙信宿猶望見此物故行者謠曰朝發黃牛暮宿黃牛言水路行深迴望如一矣 鄴道元

宜都記曰自黃牛灘東入西陵界至峽口一百許里山水紆曲而兩岬高山重嶂非日中夜半不見日月絕壁或千許丈其石彩色形容多所像類林木高茂略盡冬春猿鳴至清山

谷傳響冷、不絕所謂三峽此其一也崧言常聞峽中水疾
書記及口傳悉以臨懼相戒魯無稱有山水之美也及余來
踐躋此意既至欣然始信之耳聞不如親見矣其疊嶂秀峰
奇構異形固難以辭叙林木蕭森離、蔚、乃在霞氣之表
仰矚俯睇彌習弥佳流連信宿不覺忘沒目所履歷未嘗有
也既自欣得此奇觀山水有靈亦當警知已於古矣酈道元
夷陵縣北三十里有石穴名白馬穿嘗有白馬出穴食人逐
之入穴潛行出漢中、人失馬亦嘗出此數千里袁宏言
江北多連山登之望江南諸山數十百重莫識其名高者千
仞多奇形異勢自非煙霧雨霽不辨見此遠山矣余嘗往返

卷之八十六

廿四

十餘過正可再見遠峰耳酈道元

江水又東逕白鹿巖江有峻壁百餘丈援所不能遊有一

白鹿陵峭登崖乘巖而上故世名此巖為白鹿云酈道元

建安二十年立朱提郡、治縣故城郡西南二百里得所綰

堂琅縣西北行上高山羊腸繩屈八十餘里或驚木而升或

繩索相牽而上緣陟者若將階天故袁休明巴蜀志云高山

嵯峨巖石磊落傾側索迴下臨峭壑行者扳緣牽援繩索三

蜀之人及南中諸郡以為至險酈道元

漢武帝時通博南山道渡蘭倉津土地絕遠行者苦之歌曰

漢德廣開不宵渡博南越倉津度蘭倉為作人山高四十里

蘭倉水出金沙越人收以為黃金又有光珠穴、出光珠又
有琥珀珊瑚黃白青珠也蘭倉水又東北逕不韋縣與類水
合水出雋唐縣漢武帝置類水西南流曲折又北流東至不
韋縣注蘭倉水又東與禁水合水自永昌縣而北逕其郡西
水左右甚饒犀象山有鈎蛇長七八丈尾末有岐蛇在山澗
水中以尾鈎岸上人牛食之此水旁瘴氣時惡氣中有物不
見其形其作有聲中木則折中人則害名曰鬼彈惟十一月
十二月差可渡正月至十月逕之無不害人故郡有罪人徙
之禁防不過十日皆死也酈道元

卷之八十六

廿五

自朱提至犍道有水步道有黑水羊官水至陰難三津之阻

行者苦之故俗為之語曰楸溪亦木盤蛇七曲盤羊鳥籠氣

與天通看都獲泚住柱呼尹康陰賈子老檐七里又有牛扣

頭馬搏頸坂其艱險如此也酈道元

難留城南城即山也獨立峻絕西面上里餘得石穴把火行

百許步得二大石磧並立穴中相去一丈俗名陰陽石陰石

常濕陽石常燥每水旱不調居民作威儀服飾往入穴中早

則鞭陰石應時雨多雨則鞭陽石俄而天晴相承所說往、

有效但提鞭者不壽人頗惡之故不為也酈道元

吳遣步騭為交州騭到南海見土地形勢觀尉陀舊治處負

山帶海博陲渺漫高則乘土下則沃衍林陸鳥獸於何不有

海怪魚鰲鼉鱉鱉珍怪異物千種萬類不可勝紀他因岡作臺北面朝漢固基千步直峭千丈頂上三畝復道廻環遠迤曲折朔望升拜名曰朝臺前後刺史郡守遷除新至未嘗不乘車升履於焉道通騰登高望遠觀巨海之浩茫觀原藪之殷阜乃曰斯誠海島膏腴之地宜為都也鄒道元

九疑山磐基蒼梧之野峰秀數郡之間羅巘九舉各導一谿岫壑負異阻嶺同勢遊者疑焉故曰九疑山大舜寔其陽商君莖其陰鄒道元

晉懷帝以永嘉元年分荊州湘中諸郡立湘州治此城之內郡解西陶侃廟云舊是賈誼宅地中有一井是誼所鑿極小

卷之八十六

廿

而深上欽下大其狀似壺旁有一腳石牀終容一人坐形流俗相承云誼宿于坐床又有大柑樹亦云誼所植也鄒道元湘中記曰湘川清照五六丈下見底石如桴蒲矣五色鮮明白沙如雪霜赤崖者朝霞是納瀟湘之石矣故名為立祠於水側焉荊州牧劉表刊石立碑樹之於廟以不旌朽之傳矣鄒道元

湘中記曰屈潭之左有玉筍山道士遺言此福地也一日地脚山鄒道元

洞庭湖水廣圓五百餘里日月若出沒于其中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焉沅澧之風交相之浦出入多飄風暴

兩湖中有君山編山君山有石穴潛通吳之包山郭景純所謂巴陵地道者是山湘君之所遊處故曰君山矣昔秦始皇遣風於此而問其故博士曰湘君出入則多風秦皇乃赭其山漢武帝亦登之射蛟於是山東北對編山多篋竹兩山相次去數十里迴峙相望孤影若浮湖之右岸世謂之笛島頭石北右會翁湖口水上承翁湖左合洞浦所謂三苗之國左洞庭者也鄒道元

江水又西迳始興縣南又西入曲江縣即水注之水出浮嶽山一躡一處則百餘步動若在水也因名浮嶽山鄒道元

卷之八十六

廿

耆舊傳言石本桂陽武城縣因夜迅雷之變忽然遷此彼人未見歎曰石乃逃來因名逃石以其有靈運徙又曰靈石其傑處臨江壁立霞駁有若續焉水石驚濤傳響不絕商舟淹留聆訖不已鄒道元

滇石山廣圓三十里挺嶸大江之北盤趾長川之際其陽有石室漁叟所憩昔欲於山北開達郡之路輒有大蛇斷道不果是以今行者必於石室前汎舟而濟也漆水又西南歷鼻口太尉二山之間是曰滇陽峽兩岸傑秀壁立虧天昔嘗鑿石架閣令兩岸相接以拒徐道覆漆水出峽左則漆水注之鄒道元

湘波村有圓水廣圓可二百步一邊暖一邊冷處極清綠淺則見石深則無底暖處水白且濁玄素既殊涼暖亦異厥名除泉其猶江乘之丰湯泉也水盛則瀉黃溪水耗則津徑輟流柳舊縣也鄺道元

津步西行二十里曰散原山登障四周杳邃有趙晉陰安木沙門竺曇顯建精舍於山南僧徒自遠而至者相繼焉西北五六里有洪井飛流懸注其深無底舊說鴻雁先生之井也此五六里有風雨池言山高潮激著樹木霏散遠洒若雨西若寫置洪雁先生來寫所憩泊也置西有鵠嶺云王子喬控鶴所逕過也有二雁號曰小蕭言蕭史所遊萃處也

卷之八十六

六

雷次宗云此乃紫風捕影之論據實本所未辨聊記奇聞以廣井魚之聽矣又按謝莊詩莊常遊像章觀井賦詩言寫置四周有水謂之寫陂似非虛論矣鄺道元

恠山本瑯琊郡之東武縣山也飛來徙此歷殺數百家吳越春秋稱恠山者康武海中山也一名自來山百姓恠之號曰恠山亦云越王無疆為楚所伐去瑯琊山東武人隨居山下遠望此山其形似龜故亦有龜山之稱也越起靈臺於山上又作三層樓以望雲氣川土明秀亦為勝地故王逸少云從山陰道上猶如鏡中行也鄺道元

浦陽江又東北逕始寧縣嶠山之成工嶠壁立臨江歆路

峻狹不得并行者牽木稍進不敢俯視嶠西有山孤峰特上飛禽罕至嘗有采藥者於山見通谿尋上於山頂樹下有十二方石地甚方潔還復更尋遂迷前路言諸仙之所憩讌故以壇讌名山嶠北有嶧浦口有廟甚靈驗行人及樵伐者皆先敬焉若相侵竊必為蛇虎所傷北則嶧山與嵯山接二山雖曰異縣而峯嶺相連其間傾瀾懷煙泉谿引霧吹畦風聲觸岫延賞是以王元琳謂之神明境事備謝康樂山居記鄺道元

子充卷之八十六終

卷之八十六

九

子苑卷之八十七

疑信

晉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餐而從迷而失道與公相失飢而道
泣寢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率兵攻原而拔之文公曰夫
輕忍飢餓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不以原叛乃卒以為原令
大夫渾軒聞而非之曰以不動壺餐之故怙其不以原叛也
不亦無術乎故明主者不恃其不我叛也恃吾不可叛也不
恃其不我欺也恃吾不可欺也韓非

彌子瑕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則彌子瑕之世
疾人聞夜往告之彌子瑕擅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賢之曰孝

卷之八十七

武為母之故犯刑罪武君遊果園彌子瑕食桃而甘不盡而
奉君曰曰愛我而忘其口味及彌子瑕色衰而愛弛得罪于
君曰是故嘗矯吾車又嘗食我以餘桃故子瑕之行未必
變初也前見賢後獲罪者受憎之生變也說苑

孔子既於陳蔡從者七日不食子貢以所齋貨竊犯園而出
告糴於野人得米一石馬顏回仲由炊之於壞屋之下有埃
墨墮飯中顏回取而食之子貢自井望見之不說以為竊食
也入問孔子曰仁人廉士窮改節乎孔子曰改節即何取於
仁廉孔子貢曰若回也其不改節乎子曰然子貢以所飯告
孔子曰吾信回之為仁久矣雖女有云弗以疑也其或者

必有故乎女止吾將問之召顏回曰疇昔予夢見先人豈或
啟祐我哉子炊而進飯吾將進焉對曰向有埃墨墮飯中欲
置之則不潔棄之則可惜回即食之不可祭也孔子曰然乎
吾亦食之顏回出孔子頌謂二三子曰吾之信回非待今日
也二三子由此乃服之家語曰呂覽曰孔子窮乎陳蔡之間
未得而食之凡熱孔子望見顏回而攪其甑中而食之問食
熱謂孔子而進食孔子曰子望見顏回而攪其甑中而食之
君食而後進食孔子曰對曰不信者曰也而日猶不可信
回攪而飯之孔子曰不信者曰也而日猶不可信回攪而
故知非也孔子之所以知人難也

卷之八十七

孔子始用於魯人驚誦之曰魯衰而誦投之無戾譚而庸
衰投之無郵用三年男子行乎塗右女子行乎塗左財物之
遺者民莫之舉大智之用固難逾也子產始治鄭使田有封
洫都鄙有服民相與誦曰我有田疇而子產賦之我有衣冠
而子產貯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後三年民又誦之曰我有
田疇而子產殖之我有子弟而子產誨之子產若死其使誰
嗣之使鄭簡肅哀當民之誹訛也而因弗遂用則國必無功
矣子產孔子必無能矣非徒不能也雖罪施於民可也今世
皆稱簡公哀公為賢稱子產孔子為能此二君者達乎任人
也舟車之始見也三世然後安之夫開善豈易哉故聽無事
治事治之立也人主賢也呂覽

人有亡鈇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言語竊鈇也動

作態度無為而不竊鉄也俄而相其谷得其鉄他日復見其隣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鉄者冲虛。呂覽去尤蒞云其隣之子非變也已則變矣變也者無他有尤也

邾之故法為甲蒙以帛公息忌謂邾君曰不凡以組凡甲之
 所以為固者以滿竅也今竅滿矣而任力者丰耳且組則不
 然竅滿則盡任力矣邾君以為然曰將何所以得組也公息
 忌對曰上用之則民為之矣邾君曰善下令官為甲必以
 組公息忌知說之行也因令其家皆為組人有傷之者曰公
 息忌之所以欲用組者其家多為組也邾君不說於是復下
 令官為甲無以組此邾君之有所尤也為甲以組而便公
 息忌雖多為組何傷也以組不便公息忌雖無組亦何益也
 為組與不為組不足以累公息忌之說用組之心不可不察
 也呂覽

樂羊為魏相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說苑有中山懸其子示樂羊樂羊不為哀志攻
急之愈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
一盃說苑休有中山見其誠也不忍與之戰果下之羹為文侯開地文侯謂堵師贊曰樂羊
以我故而食其子之肉荅曰其子而食之且誰不食樂羊罷
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麋使秦巴說苑作西巴西巴
載之持歸其母隨之而啼秦巴西弗忍而與之孟孫歸至而
求麋荅曰余弗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以

為其子傳其御曰曩將罪之今召以為子傳何也孟孫曰夫
不忍慶又且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見
疑秦巴西以有罪益信說死有由仁與不仁也。韓非。鴻烈曰魏將樂羊攻中山其子執在城
中城中縣其子以示樂羊樂羊曰君臣之義不得以子為
私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遺之羶羹與其首樂羊循而
哭之曰是吾子已不可忍也遂降之為魏文侯大開地有功自
伏約死節者已不信此所謂有功而見疑者也此之謂有罪而益
信孟孫曰而得免使秦西巴謂秦西巴帝之慶無隨之而慶秦西
面弗忍縱而予之孟孫求慶安在秦西巴對曰其母隨而
虎臣誠弗忍腐綴而予之孟孫怒逐秦西巴居一年取以為
子傳左右曰秦西巴有罪于君今以為子傳何也孟孫曰夫
一慶而不忍又何況于人乎此所謂有罪而益信者也
魏攻中山樂羊將已得中山還反報文侯有貴功之色文侯
知之命主書曰群臣賓客所獻書者操以進之主書本兩篋
以進今將軍視之盡書難攻中山之事也將軍還走北面再
拜曰中山之舉非臣力君之功也當此時也論士殆之日幾
矣中山之不取也奚宜二篋升一寸而亡矣文侯賢主也而
猶若此又况於中主邪中主之患不能勿為而不可與真為
凡奉無易之事氣志視聽動作無非是者人臣且孰敢以非
是邪疑為哉皆壹於為則無敗事矣此湯武之所以大立功
於夏商而句踐之所以能報其報也也以弱小皆壹於為而猶
若此又况於以強大乎呂覽

惠子曰羿執鞬持杆操弓閨机越人爭為持的弱子杆弓慈
母入室閉戶故曰可必則越人不疑羿不可必則慈母逃弱

子韓非

唐尚敵年為史其故人謂唐尚願之以謂唐尚、曰吾非不得為史也羞而不為也其故人不信也及魏園邯鄲唐尚說惠王而解之園以與伯陽其故人乃信其羞為史也居有間其故人為其兄請唐尚曰衛君死吾汝將兄以代之其故人反與再拜而信之夫可信而不可信而信此愚者之患也知人情不能自道以此為君雖有天下何益故敗莫大於愚之患在必自用、則慙陋之人從而賀之有國若此不若無有古之與賢從此生矣非愚其子孫也非微而矜其名也反其實也 呂覽

卷之八十七

五

宋有富人 說林篇作鄭人有一子將官 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築必將有盜其隣人之父 說林篇亦云暮而果大已其財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隣人之父 韓非

曾從子善相劔者也衛君怨吳王曾從子曰吳王好劔臣相劔者也臣請為吳王相劔拔而示之因為君刺之衛君曰子為之是也非緣義也為利也吳強而富衛弱而貧子必往吾恐子為吳王用之於我也乃逐之 韓非

人主之患在於信人、則制於人、臣之於其君非有骨肉之親也縛於勢而不得不事也故為人臣者窺覷其君心也無須臾之休而人主怠傲處其上此世所以有劫君弑主

卷之八十七

六

也為人主而大信其子則姦臣得乘於子以成其私故李兌傳趙王而餓主父為人主而大信其妻則姦臣得乘於妻以成其私故優施傳麗姬殺申生而主奚齊夫以妻之近與子之親而猶不可信則其餘無可信者矣且禹乘之主千乘之君后妃夫人適子為太子者或有欲其君之蚤死者何以知其然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愛則親不愛則疏語曰其母好者其子抱然則其為之反也其母惡者其子釋犬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婦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以棄美之婦人事好色之丈夫則身見疏賤而子疑不為後此而妃夫人之以冀其君之死者也惟母為后而子為主則今無不行禁無不止男女之樂不減於先君而擅萬乘不疑此鴆毒扼昧之所以用也故挑左春秋曰人主之疾死者不能廢半人主弗知則亂多資故曰利君死者眾則人主危 韓非

賓有見人於密子者賓出密子曰子之賓獨有三過望我而笑是樓也談語而不稱師是逆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賓曰望君而笑是公也談語而不稱師是通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故賓之客一体也或以為君子或以為小人所自視之異也故趣舍合即言忠而益親身疏即謀當而見疑親母為其子治抱禿而血流至耳見者以為其愛之至也使在於繼母則過者以為嫉已事之情一也所從覲者異也從城上視牛

如羊視羊如豕所居高也開而於盤水則負於杯則隨而形
不變其故有所負有所隨者所自闕之異也今吾雖欲正身
而待物庸遽知世之所自窺我者乎若轉化而與世競之譬
猶逃雨也無之而不濡常欲在於虛則有不能為虛矣若夫
不為虛而自虛者此所慕而不能致也故通於道者如車軸
不運於已而於轂致千里轉無窮之原也不通於道者若迷
惑告以東西南北所居聆一曲而辟然忽不得復迷惑也
故終身隸於人辟若視之見風也無須臾之間定矣故聖人
体道反性不化以待化則凡於免矣鴻烈

河南太守季布治郡有聲文帝召欲以為御史大夫左右或

卷之八十七

七

數言使酒後不用布見辭去自陳曰臣幸得待罪河東無故
而見徵召此人必以臣欺國者既到無用此人亦有以毀傷
臣者今以一人言則進之以一人言則退之臣恐天下有以
見朝廷短也上有慚色卒遣布之官風俗通

或說聽計當而身疏或言不用計不行而益親何以明之三
國伐齊圍平陸括子以報於牛子曰三國之地不接於我踰
隣國而圍平陸利不足貪也然則求名於我也請以齊侯往
牛子以為善括子出無害子入牛子以括子言告無害子無
害子曰異乎臣之所聞牛子曰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何
謂貴智無害子曰臣聞之有裂壤土以安社稷者聞殺身破

家以存其國者不聞出其君以為封疆者牛子不聽無害子
之言而用括子之計三國之兵罷而平陸之地存自此之後
括子曰以疏無害子曰以進故謀患而患解圍國而國同括
子之智得矣無害子之慮無中於策謀無益於國然而心調
於君有義行也今人待冠而飾首待履而行地冠履之於人
也寒不能煖風不能障暴不能蔽也然而冠履者其所
自託者然也夫咎犯戰勝城濮而雍季無尺寸之功然而雍
季先賞而咎犯後存者其言有貴者也故義者天下之所賞
也百言百當不如擇超而審行也鴻烈

予之祖父柳為汲令以夏至日見主簿杜宣賜酒時北壁上

卷之八十七

八

懸赤弩照於杯形如蛇宣畏惡之然不敢不飲其日便得胸
腹痛切妨損飲食大用羸露攻治萬端不為愈後柳因事過
至宣家闕視問其变故云畏此蛇入腹中柳遂聽事思惟
良久預見懸弩必是也則使門下史將鈴下侍徐扶輦載宣
於故處設酒杯中故復有蛇因謂宣此壁上弩影耳非有他
怪宣遂解甚夷釋由是廖平官至尚書歷四郡有威名焉凡
俗通

恩怨

隋侯出而見大蛇中断因奉而藥之故謂之斷蛇丘後蛇銜
明珠報德世謂之隋侯珠亦曰靈蛇珠鄭道元

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邠歌之父爭田不勝及即位乃掘而
則之而使歌為僕奪閭職之妻而使職為參乘公游於申池
二人浴於池歌以鞭扶職怒歌曰人奪女妻而不敢怒一
扶女庸何傷職曰孰與則其父而不病奚若乃謀殺公納之
竹中說苑

楚人獻鼃於鄭靈公子家見公子宋之食指動謂公子家
曰我如是必嘗異味及食大夫鼃召公子宋而不與公子宋
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之公子宋與公子家謀先
遂弑靈公子夏曰春秋者記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也此非一日之事也有漸以至也說苑

卷之八十七

九

鄭伐宋人將與戰華先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馬及戰
曰疇昔之羊羹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華元馳入鄭師
宋人敗績說苑

齊伐莒子奔紀鄆莒之婦人怒莒子之害其夫老而託訪
焉取其繯而夜縊絕鼓譟城上人亦譟莒其公懼啟西門
而出齊遂入紀鄆通元。按左傳昭公十九年秋齊高姜帥
人營子殺其夫已為發婦及老託於紀鄆紉馬以度而去之
又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使人夜縊而登者六
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鄆與此異
伍員如吳過於荆至江上欲涉見一丈人刺小船方將漁從
而請焉丈人度之絕江問之名族則不肯告解其劍以予丈

人曰此千金之劍也願獻之丈人丈人不肯受曰荆國之法
得五員者爵執圭祿萬擔金千鎰昔者子胥過吾猶不取今
我何以子之千金劍為乎五員過於吳使人求之江上則不
能得也每食必祭之祝曰江上之丈人天地至大矣至衆矣
將奚不有為也而無以為之矣而無以為之名不可得而聞
身不可得而見其惟江上之丈人乎呂覽

卷之八十七

十

吳亦市使於智氏假道於衛甯文子具紆絺三百製將以送
之大人豹曰吳雖大國也不壞交假之道則亦敬矣又何礼
焉甯文子不聽遂致之吳亦市至於智氏既得事將歸吳智
伯命造舟為梁吳亦市曰吾聞之天子濟於水造舟為梁諸
侯維舟為梁大夫方舟。臣之職也且敬太甚必有故使
人視之視則用兵在後矣將以襲衛吳亦市曰衛假吾道而
厚贈我見難而不告是與為謀也稱疾而留使人告衛
人警戒智伯聞之乃止說苑

越王苦會稽之耻欲深得民心以致必死於吳身不安枕席
口不甘味目不視靡曼耳不聽鍾鼓三年苦身勞力焦唇乾
肺內親群臣下養百姓以求其心有甘脆不足分弗敢食有
酒流之江與民同之身親耕而食妻親織而衣味禁珍衣禁
襲色禁二時出行路從車載食以視孤寡老弱之潰病困窮
顏色愁悴不瞻者必身自食之於是屬諸大夫而告之曰願

犀首與張壽為怨陳需新入不善犀首因使人微殺張壽魏王以為犀首也乃誅之韓非

中山有賤公子馬甚瘦車甚弊左右有私不善者乃為之請王曰公子甚貧馬甚瘦王何不益之馬食王不許左右因微令夜燒芻廐王以為賤公子也乃誅之韓非

魏有老儒不善濟陽君客有與老儒私怨因攻老儒殺之以德於濟陽君曰臣為其不善君也故為君殺之濟陽君不察而貴之齊使老儒掘渠于馬梨之山濟陽君欲入愛于君者功入見於君曰齊使老儒掘渠于馬梨之山名掘渠也實則君之國君殺之是將以濟陽君抵罪于齊矣臣請刺君曰可於濟陽君還孟親之韓非

韓信常從南昌亭長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早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意遂絕去釣城下有一漂母見信飢飯之竟漂數十日信曰吾必重報母怨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耳豈望報乎淮陰少年有侮信者曰君雖狡黠好帶長劍怯耳能死刺我不能則出我跨下於是信熟視之俛出跨下匍匐一市人皆笑以為信怯後佐命大漢功冠天下封為楚王賜所食母千金及亭長與百錢公小人也為德不竟召辱信之少年以為中尉告諸侯將相曰此人壯士也方辱我時豈不能殺之無名故忍至於此也風俗通

竊聞之曰目見正而口言枉則害陽言吉錯之民而凶則敗

倍道則死障光則晦無神而逆入則天必敗其事故昔者楚

平王有臣曰伍子胥王殺其父而無罪奔走而之吳王曰父

死而不死則非父之子也死而無補則過計也與吾死而不

一明不若奉天地以成名於是紆身而乃通闔閭治味以求

親闔閭任而安之說其謀果其本及其得用而任吳國之政

也民保命而不失歲時熟而不凶五官公而不私上下調而

無尤天下服而御四境靜而無虞然後忿心發怒出凶言陰

必死提伐以伐楚五戰而五勝伏尸數十萬入郢之門執高

兵傷五職之實毀十龍之鍾捷平王之墓昭王失國而奔妻

生虜而入吳故楚平王懷陰賊殺無罪殃既至此矣子胥發

鬻胃忿輔闔閭而行大虐還十五年闔閭沒而夫差即位乃

與越人戰江上樓之會稽越王之窮至乎吳山草飲膽水易

子而食於是履屨戴壁吮陰告母罪呼皇天使大夫種行成

於吳王將許子胥曰不可越國之俗勤勞而不愠好勝

而無禮黷傲而輕絕俗姐詛而倍盟放此類者鳥獸之脣徒

狐狸之醜類也生之為患殺之無咎請無成大夫種拊心嘆

啼沫泣而言信割白馬而為犧指天而為證請婦人為妻大

夫為臣百世名賢因問官為積孤身為閭內諸侯世為忠臣

吳王不忍縮師與成還而謀伐齊子胥進爭不聽忠言不用

越得成稱善累德以求民心於是上帝降禍絕吳命乎直江

君臣垂而不調置社稷而分裂高臺榭而掩敗則犬群噪而入淵羣衛道而通與燕雀剖而蛇虵生食羣道而蛭日浴清水而遇蠆伍子胥見事之不可為也何龍而自投水目抉而望東門身鵠夷而浮江懷賊行虐深報而歎不辜禍至子深矣越於是果遂謀負約襲剽夫差兼吳而拊闔閭事濟功成范蠡習室而逃五湖大夫種挈領謝室渠如廢車裂田泉自此之後勾踐不樂憂悲荐至內崩而死故天之誅伐不可為廣虛幽閒攸遠無人雖重襲石中而居其必知之乎若誅伐順理而當辜殺三軍而無咎誅殺不當辜殺一匹夫其罪聞皇天故曰天之慶高其聰卑其目芒其視察故凡自行不可

不謹慎也曹謹

卷之八十七

十五

孝景時吳楚反袁盎以太常使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為吳相時從史與盎侍兒私通盎知之不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者懼亡歸盎自追遂以侍兒賄之復為從史及盎使吳見圍守從史通為守盎校司馬夜引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不信曰公何為者也司馬曰臣故為君從史盜侍兒者也盎乃敬對曰公見親吾不足以累公司馬曰君去臣亦且亡避吾親君何患乃以刀決帳車徒卒道出令皆去盎遂歸報說苑李廣去雲中太守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當夜縱一騎出飲

田間還霸陵尉呵止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邊西大為邊害於是孝武皇帝乃召廣為北平太守廣請霸陵尉與俱至軍斬之上書謝罪上報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殊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於秦霸威稜懾乎鄰國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稱朕之指哉風俗通

郎吉有陰德於孝宣皇帝徵時孝宣皇帝即位眾莫知吉亦不言吉從大將軍長史轉遷至御史大夫宣帝聞之將封之

卷之八十八

十六

會吉病甚將使人加紳而封之及其生也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之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其子孫今此未獲其樂而病甚非其死病也後病果愈封為博陽侯終饗其樂說苑

太原司黨伯況少為鄉佐發黨於人中辱之黨季春秋長安聞報讐之義輟講下辭歸報讐到與鄉佐相聞其間日鄉佐多從正往使鄉佐先拔刃然後相擊佐欲直令正擊之黨被創困之佐服其義勇復與養之數日蘇興乃知非其家即往歸其主勇果乃至於是謹按孝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樂正子春下堂而傷足三月不出既瘳矣猶

害之樞机不可不慎也劉晔

情者是非之主而利害之根有是必有非能利亦能害是非利害存於衷而彼此還相疑故無情以接物在遇而恒通有情以接人相應而成礙由此現之則情之所處物之所疑也是以媒揚奪人而受奪者不以為德身膚強飯而蒙飽者不以為惠嬰兒傷人而被傷者不以為慈侏儒嘲人而獲嘲者不以為辱何者挾利以為己有情于奪飽雖蒙惠而非德無情於傷辱也雖獲毀而無憾魚不畏網而畏鵝復讎者不怨鎗鉤而怨其人網無心而鳥有情劒無情而人有心也使信士分財不如投策探鈎使廉士守藏不如閉局全封何者有

卷之八十七

九

心之於平不若無心之不平也有慈之於廉不若無慈之不廉也今人目若驪珠心如權衡評人好醜雖言得其實彼必嫌怨及其自照明鏡摹倒其容醜狀既露則內慙而不怨向之評者與鏡無殊然而向怨今之慙者以鏡無情而人有心也三人居室二人交爭必取信于不爭以辨彼此之得失夫不爭者未必平而交爭者未必偏而信於不爭者何也以爭者之心並挾勝情故也飄瓦擊人虛舟舂已雖有忤心而不怒者以彼無情於擊觸也是以聖人棄智以全真道情以接物不為名尸不為謀府混然無際而俗莫能累矣劉晔

子死卷之八十八

嫉害

仲尼為政於魯道不拾遺齊景公患之黎且謂景公曰去仲尼猶吹毛耳君何不迎之以重祿高位遺哀公女樂以驕榮其意哀公新樂之必怠於政仲尼必諫必輕絕於魯景公曰善乃令黎且以女樂六遺哀公、樂之果怠於政仲尼諫不聽去而之楚韓非曰晏子曰仲尼相魯景公患之謂晏子曰魯國如晏子對曰君其勿憂彼彼君弱主也孔子聖相也君不如陰重孔子對曰君其勿憂彼彼君弱主也孔子聖相也魯何如晏子對曰君其勿憂彼彼君弱主也孔子聖相也君不如陰重孔子對曰君其勿憂彼彼君弱主也孔子聖相也

卷之八十八

十二

相也通齊君勿受則孔子用矣語之曰按如此則則景公晏子畏孔子之聖也上乃云非聖賢之行上下相荆王使人之秦、王甚禮之王曰敵國有賢者國之憂也今荆王之使者甚賢寡人患之群臣諫曰以王之賢聖與國之資厚顧荆王之賢人王何不知深之而陰有之荆以為外用也則必誅之韓非

惠子為魏惠王為鴻烈有法為法已成以示諸民人鴻烈作民人皆善之獻之惠王、善之以示翟剪鴻烈作翟剪曰善也惠王曰可行耶翟剪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故翟剪對曰今舉大木者前呼與謗鴻烈作後亦應之此其於秦

大木者善矣鴻烈作此字重勸力之歌也。豈無鄭衛鴻烈有之之音哉。然不若此其宜也。夫國亦木之大者也。呂覽。鴻烈曰。治國有札。不在文辭。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東方之墨者謝子將西見秦惠王、問秦之墨者唐姑果。唐姑果恐王之親謝子賢於己也，對曰：「謝子，東方之辯士也，其為人甚險，將奮於說以取少主也。」王因藏怒以待之。謝子說王，弗聽。謝子不說，遂辭而行。凡聽言以求善也，所言苟善，雖奮於取少主，何損所言不善？雖不奮於取少主，何益不以善為之慙，而徒以取少主為之悻？惠王失所以為聽矣。用志若是見客，雖勞耳目，雖弊猶不得所謂也。此史定所以

卷之八十八

得行其邪也此史定所以得飾鬼以人罪殺不辜群臣擾亂
國儿大危也入之老也形益衰而智益盛今惠王之老也形
與智皆衰耶呂覽曰問唐姑梁唐姑梁曰謝子見于秦惠王
取少主惠王因藏怒而待之後曰復見逆而弗听也非其說
異也所以聽者易夫以微為明非經之罪以苦為苦非味之
過

甘茂相秦惠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言曰寡人將相
子甘茂之吏通穴聞之以告甘茂。入見王曰王得賢相
臣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安更得賢相對曰將相厚
首王曰子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犀首之泄乃逐之曰
犀首天下之善將也梁王之臣也秦王欲得之與治天下犀
首曰衍其人臣者也不敢離主之國居期年犀首抵罪于梁

王逃而入秦。王甚善之，樗里疾養之，將也。鑿穴于王之常隱語者，俄而王果與犀首計曰：吾欲攻韓，奚如？犀首曰：秋可矣。王曰：吾欲以國累子，必勿泄也。犀首反走，再拜曰：受命於吳，樗里疾已道盡聽之矣。即中皆境內虛起，攻韓。犀首為將，於是日也。卽中盡知之，于是日也。犀首曰：吾無與犀首言也。其犀首何執？樗里疾曰：犀首已逃入諸抵罪，其心孤是言自嫁于衆。王曰：然使人召犀首。

魏王遺荆王美人荆王甚悅之夫人鄭袖知王悅愛之也亦悅愛之甚於王衣服玩好擇其所欲為之王曰夫人知我愛新人也其悅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所以養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夫人知王之不以己為妬也因謂新人曰王甚悅愛子然鬼子之鼻子見王常掩鼻王謂夫人曰新人見寡人常

卷之八

掩鼻何也對曰不已知也王強問之對曰頃嘗言惡聞王鼻
王怒曰劓之夫人先誠御者曰王適有言必可從命御者因
揄刀而劓美人又曰荆王所愛妾有鄭袖者荆王新得美女
鄭袖因教之曰王甚喜人之掩口也為近王
必掩口美女入見近王因掩口王問其故鄭袖曰此固言惡
王之鼻及王與美女鄭袖三人坐袖因先誠御者曰王適有
言必從聽從王言美女前近王甚教掩口王勃
勃怒曰劓之御因揄刀而劓美人口韓非

荆威王學書於沈尹華昭釐惡之威王好制有中謝佐制者
昭釐謂威王曰國人皆曰王乃沈尹華之弟子也王不悅因
疏沈尹華中謝細人也一言而令威王不聞先王之術文奎
之士不得進今昭釐得行其私故細人之言不可不察也且
數怒人主以為姦人除路姦路以除而惡壅却豈不難哉夫

激矢則遠激水則早激主則悖則無君子矣夫不可激者其唯先有度呂覽

韓廐相韓哀侯嚴遂重于君二人甚相害也嚴遂乃令人刺韓廐於朝韓廐走君而抱之遂刺韓廐而兼哀侯韓非

田恒相齊闕止重于簡公二人相憎而欲相賊也田恒因行私惠以取其國遂殺簡公而奪之政韓非

戴驩為宋太宰皇喜重于君二人爭事而相害也皇喜遂殺宋君而奪之政韓非

士有妒友則賢交不親君有妒臣則賢人不至蔽公者謂之昧隱良者謂之妒奉妒昧者謂之交誦一人妒昧之臣

卷之八十八

四

國之嚴孽荀子

鮑丘之德行非不高於李斯趙高也然伏隱於蒿廬之下而不歸于世利口之臣害之也陸賈

世之所以不治者由賢難也所謂賢難者非直休聰明服德義之謂也此則求賢之難得爾非賢者之所難也故所謂賢者乃將言手循善則見妬行賢則見嫉也而必遇患難者也

虞舜之所以放殛子胥之所以被誅上聖大賢猶不能自免於嫉妬則又況乎中世之人哉此秀士所以雖有賢材美質

然猶不得直道而行遂成其志者也處士不得直其行朝臣不得直其言此俗化之所以敗闇君之所以孤也齊侯之以

奪國魯公之以放逐皆敗績厭覆於不暇而用及治乎故德薄者惡聞美行政亂者惡聞治言此亡秦之所以誅偶語而

現術士也今世俗之人自慢其親而憎人敬之自簡其親而憎人愛之者不少也豈獨品庶賢材時有焉鄧通幸於文帝

盡心而不違吮癰而無怪色帝病不樂從容曰天下誰最愛朕者乎鄧通欲稱太子之孝則因對曰莫若太子之最愛陛下也及太子問疾帝令吮癰有難之色帝不悅而遣太子既

而聞鄧通之常吮癰也乃慙而怨之及嗣帝位遂致通罪而使至於餓死故鄧通行所以盡心力而無害人其言所以譽太子而昭孝慈也太子自不能盡其稱則反結怨而歸咎焉

卷之八十八

五

稱人之長欲彰其孝且猶為罪又况明人之短矯世者哉且凡士之所以為賢者且以其言與行也忠正之言非徒害人而已也必有觸焉孝子之行非徒吮癰而已也必有駁焉然

則循行論議之士不得不遇于嫉妬之名免於刑戮之咎者蓋其幸者也此于之所以剖心箕子之所以為奴伯宗之以死

却死之以亡夫國不乏於妬男也猶家不乏於妬女也近古以來自外及內其爭功名妬過已者豈希也予以唯兩賢為

宜不相害乎然也范雎絀白起公孫弘抑董仲舒此同朝共君寵祿爭故邪唯殊邪異途利害不干者為可以免乎然也

孫臏脩能於楚龐涓自魏變免誘以別之韓非明治于韓李

斯自秦作思致而殺之嗟士之相妬豈若此甚乎此未達于君故受禍邪唯見知為可以將信乎然也京房數與元帝論難使制考功而選守是錯雅為景帝所知使漢法而不亂夫二子之於君也可謂見知深而寵愛殊矣然京房冤死而上曾不知是錯既斬而帝乃悔此材明未足衛身故及難邪唯大聖為能無累乎然也帝乙以義故囚文王以仁故拘夫体至行仁義據南面師尹卿士且猶不能無難然則夫子削迹叔嚮縲紲屈原放沈賈誼貶黜鍾離廢替何敵束縛王章抵罪平阿斥逐蓋其輕士者也詩云無罪無辜謫口教之彼人之心于何不臻由此現之妬媚之攻擊也亦誠上矣賢聖之居世也亦誠危矣故所謂賢難也者非賢難也免則難也彼大聖群賢功名成遂或爵侯伯或位公卿尹據天官束在帝心宿夜侍宴名達而猶有若此則又况乎猷畝佚民山谷隱士因人乃達時論乃信者乎此智士所以鉗口結舌括囊共默而已者也王符

且夫愛憎好惡古今不鈞時移俗易物同賈異譬之夏后之璜叢直連城鬻之於今賤於銅鐵故昔以隱居求志為高士今以山林之儒為不肖故聖世之良幹乃閭俗之罪人也往者之介潔乃末葉之羸劣也弘偉之士履道之生其崇信匪徒重仞之墻其淵澤不唯呂梁之深也故短近不能賞而淺

促不能測焉因以異乎已而薄之矣以不求我而疾之矣不貴不用何足言乎乃有播埃塵於白珪生瘡痛於玉肌訕訕雷同攻我獨立曾參蒙剗剗之垢巢許獲穿踰之謗自匪明並懸象玄鑒表微者焉能披泥抽淪玉澄川撥沉珠執夫珪璋居肆而不售矧乃賢於槃璞乎奇士扣角而見遇况乃潛於臯穀乎孫臏思騁其秘略而司馬刑之韓非建治績而李斯殺之賈誼慷慨懷經國之術而武士排之子政忠良有匡危之具而恭顯陷之和氏所以抱璞而泣血禽息所以發憤而辟首也夫玉石易別於賢愚愛實情篤於好士以易別之實合篤好之物猶獲罪戾趾歷世受誣况乎難知之賢非意所急諗人畫蛇足於無形姦臣畏忠貞之害已体曲者忌繩墨之容夜裸者憎明燭之來是以高孝美行抑而不揚虛構之謗先形生影又無楚人號哭之薦萬無一遇固其宜矣洪

說諧

晉獻公之時驪姬貴擬於后妻而欲以其子奚齊代太子申生因患申生於君而殺之遂立奚齊為太子韓非齊中大夫有夷射者御飲於王醉甚而出倚於即門者則跪請曰足下無意賜之餘酒乎夷射曰叱去刑餘之人何事乃敢乞飲長者則跪走退及夷射去則跪因捐水即門雷下類溺者之狀明日王出而訶之曰誰溺於是則跪對曰臣不

見也雖然昨日中大夫夷射主此注因諫夷射而殺之○按左傳定公二年都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關乞肉馬奪之秋以戲之三年春二月辛卯都子之門臺臨延閣以解水沃垣都子望見之怒問曰夷射姑旋馬命執之弗得遂怒自投于牀廢于爐炭燬遂幸先蓋以車五乘跽五人莊公下故及是

荆平王有臣曰費無忌害太子建欲去之王為建娶妻於秦而美無忌勸王奪之王已奪之而疏太子無忌說王曰晉之伯也近於諸夏而荆僻也故不能與爭不若大城之父而置太子焉以求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使太子居于城父居一年乃患之曰建與璉尹將以方城外及鴻烈作因命太子建守城父命伍子奢傳之居一年伍奢非人於王側言太子甚仁且勇能得民心王以告費無忌曰臣固聞之太子內

卷之八十八

八

無百姓外約諸侯齊晉又輔之王曰已為我子矣又尚奚求將以害楚其事已構矣對曰以妻事怨且自以為猶宋也齊晉又輔之將以害荆其事已集矣王信之使執連尹太子建出奔左尹都宛國人說之無忌又欲殺之謂令尹子常曰都宛欲飲令尹酒又謂都宛曰令尹欲飲酒於子之家都宛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必來辱我且何以給待之無忌曰令尹好甲兵子出而實之門令尹至必觀之已固以為酬及饗日惟門左右而實甲兵焉無忌因謂令尹曰吾幾禍令尹都宛將殺令尹甲在門矣令尹使人視之信遂攻都宛殺之國人大怨動作者莫不非令尹沈尹戌謂令尹曰夫無忌荆之謀人也亡夫太子建

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今令尹又用之殺衆不辜以興大謗患幾及令尹令尹子常曰吾罪也敢不良圖乃殺費無忌滅其族以說其國動而不論其義知害人而不知人害已也以滅其族費無忌之謂乎呂覽

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強楚北威齊晉南伐越王勾踐迎擊之敗吳於姑蘇傷闔廬指軍却闔廬謂太子夫差曰尔忘勾踐殺而父乎夫差對曰不敢是夕闔廬死夫差既立為王以伯嚭為太宰習戰射三年伐越敗于夫湫越王勾踐乃以兵五千人入棲於會稽山上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為人

卷之八十八

九

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子胥諫曰不可勾踐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能用此人死不為吳患今越腹心之疾齊猶疥癬耳而王不先越乃務伐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遂與鄒魯之君會以歸益疏子胥之言其後四年吳將復北伐齊越王勾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衆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為言於吳王王信用嚭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疾今信其游辭偽詐而貪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盤庚曰古人有顛越不恭是

甘茂下蔡人也西入秦數有功至武王以為左丞相樗里子為右丞相樗里子及公孫子皆秦諸公子也其外家韓也數攻韓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至周室者其道乎韓之宜陽欲使甘茂伐韓取宜陽以通周室甘茂曰請約魏與伐韓令向壽輔行甘茂既約魏許甘茂還至息壤謂向壽曰子歸言之至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名為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昔者曾參之處鄭人有與曾參同名姓者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然一人又來告之其母曰吾子不殺人有頃一人又來告其母投杼

卷之八十八

十一

下机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然三人疑之其母惧焉陸賈曰昔人有與曾子同姓亦名參者有人告其母參殺人母織如故有人復來告如是者三曾子母乃投杼踰垣而去曾子之母非不知子不殺人也不言今臣之賢也不若曾參王之信臣也又不如曾參之母之信曾參疑臣者非特三人也臣恐大王投杼也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語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見前疑今臣將族也樗里子公孫子二人挾韓而議王必信之是王欺魏而臣受韓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使伐宜陽五月而宜陽未拔樗里子公孫子果爭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

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使甘茂將擊之遂拔宜陽及武王薨昭王立樗里子公孫子謀之甘茂遇罪卒奔齊故非至明其孰能毋用諂乎新序

春申君有愛余春申君之正妻子曰甲余欲君之棄其妻也因自傷其身以視君而泣曰得為君之妻甚幸雖然適夫人非所以事君也適君非所以事夫人也身故不肖力不足以適二主其勢不俱適與其死夫人所者不若賜死君前妾以賜死若復幸於左右願君必察之無為人笑君因信妻余之詐為棄正妻余又欲殺甲而以其子為後因自裂其親身衣之裹以示君而泣曰余之得幸君之日久矣甲非弗知也今

卷之八十八

十二

乃欲強戲余與爭之至裂余之衣而此子之不孝莫大於此矣君怒而殺甲也故妻以妻余之詐棄而子以之死從是現之夫父之愛子也猶可以諉而害也君臣之相與也非有父子之親也而群臣之毀言非特一妾之口也何惟夫賢聖之戮死於此高君之所以車裂于秦而吳起之所以枝解於楚者也韓非

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不信新序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不信新序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龐恭曰市之無虎也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冷邯鄲之去魏也遠

於市議臣者過於三人顧王察之新序有魏王曰龐恭從邯鄲反新序有魏王曰竟不得見韓非

樂毅為昭王謀必待諸侯兵齊乃可伐也於是乃使樂毅使諸侯遂合連四國之兵以伐齊大破之閔王亡逃僅以身脫匿莒樂毅追之遂屠七十餘城臨淄盡降唯莒即墨未下盡復收燕寶器而歸復易王之辱樂毅謝罷諸侯之兵而獨圖莒即墨時田單為即墨令患樂毅善用兵田單不能詐也欲法之昭王又賢不肯聽謀會昭王死惠王立田單使人諂之惠王使騎劫代樂毅去之趙不歸燕騎劫既為將軍田單大喜設詐大破燕軍殺騎劫盡復收七十餘城是時

卷之八十八

五

齊閔王已死田單得太子於莒立為齊襄王而燕惠王大慙自悔易樂毅以致此禍惠王乃使人遺樂毅書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志故君捐國而去寡人不肖明矣敢謁其願焉而君弗肯聽也故使者陳愚志君誠論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於先王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覆蓋之不虞君明棄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明罪之也寡人之罪百姓弗聞君微出明慈以棄寡人必有罪矣然恐君之未盡厚矣諺曰厚者不損人以自益仁者不危軀以要名故覆人之邪者厚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之道也世有覆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惠所望之今君厚受德於

先王之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覆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厚薄故施異行有得失故患同今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為君擇無所取國有封疆猶家之有垣墻所以合好覆患也室不能相和出訟鄰家未為過計也怨患未見而明棄之未為盡厚也寡人雖不肖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未得志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不內盡寡人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高義而薄于行也非然苟可以成君之高明君之義寡人雖惡名不難受也本以為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毀而君不得榮是一幸而兩失也義者不毀人以自益况傷人以自損乎願君無以寡人之不肖累往

卷之八十八

五

事之美昔者柳下季為理於魯三絀而不去或曰可以去矣柳下曰苟與人無惡往而不絀乎猶且絀也寧故國耳柳下季不以絀自累故自前業不忘不以去為心故遠近無議寡人之罪國人不知而議寡人者天下諺曰仁不輕絕知不簡功簡功棄大者仇也輕絕厚利者怨也仇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乎君今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損怨和怒追順先王以復教寡人意君之曰余將快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循初退不得變過此君所制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志敬以書謁之樂毅使人獻書燕王報曰臣不肖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抵

斧鉞之罪以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自負以不肖之罪而不敢有辭說今王教之以罪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臣之理不白乎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不敢不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受能當者處之故曰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學覩先王舉措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乎賓客之中主之乎群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為臣卿臣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臣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欲以齊為事臣對曰夫齊者伯王之餘業戰勝之遺

卷之八十八

六

事聞於兵革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必與天下圖之、莫若徑結趙且淮北宋地楚魏之願也趙若許約楚魏盡力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王曰善臣乃受命具符節南使趙願反起兵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奉之濟上之兵受命而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齊：王遁逃走營僅以身免珠玉貨寶車甲珍器皆收入燕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于唐室齊器設於寧臺薊丘之植：於汶篁五伯以來功業之盛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快其志以臣不損令故裂地而封臣使比小國諸侯臣聞賢聖之君功立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

卷之八十八

七

雪醜夷萬乘之齊收八百年之積及其棄群臣之日餘令詔後嗣之義法執政任事循法令順庶孽施及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吳為遠迹至郢夫差不是也賜之衰夷沉之江故夫差不計先論之可以立功也況子胥而不悔子胥不登見王之不同量也故入江而不化夫免身而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虧辱之誹墮先王之明臣之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君子絕交無惡言去臣無惡聲臣雖不肖數奉教於君子臣恐侍御者親交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以書謝新序曰按戰國策所載樂毅書多同燕王書全異故錄之以備參考○先王率國而委將軍：一為燕破齊報先王之讐天下莫不震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將軍父暴露于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而歸趙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遇將軍意乎言之信者在乎區蓋之間疑則不宥未問則不立智者明於事達於數不可以不誠事也故曰君子難說：之不以道不說也語曰流丸止於甌臯流言止於智者此家言邪學之所以愚儒者也是非疑則度之以遠事驗之以近物參之以平心流言止焉惡言死焉荀子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大夫有博通之知清潔之行懷王用之秦欲吞滅諸侯并兼天下屈原為楚東使於齊以結強黨

秦國患之使張儀之楚貨楚貴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屬上及
今尹子蘭司馬子椒內賂夫人鄭袖共譖屈原，遂放於
外乃作離騷張儀因使楚絕齊許謝地六百里懷王信左右
之姦謀聽張儀之邪說遂絕強齊之大輔楚既絕齊而秦欺
以六里懷王大怒舉兵伐秦大戰者數秦兵大敗楚師斬首
數萬級秦使人願以漢中地謝懷王不聽願得張儀而甘心
焉張儀曰以一儀而易漢中地何愛儀請行遂至楚，因之
上官大夫之屬共言之王，沛之是時懷王悔不用屈原之
策以至於此於是復用屈原，使齊遠聞張儀已去大為
王言張儀之罪懷王使人追之不及後秦嫁女于楚與懷王
歡為藍田之會屈原以為秦不可信願勿會群臣皆以為可
會懷王遂會果見囚拘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懷王子頃襄王
亦知群臣譖誤懷王不察其罪反聽群臣之口復放屈原屈
原疾聞王亂俗汶，嘿，以是為非以清為濁不忍見于世
將自投于淵漁父止之屈原曰世皆醉我獨醒世皆濁我獨
清吾獨聞之新浴者必振衣新沐者必彈冠又思能以其冷
，更爭事汶，嘿，者哉吾寧投淵而死遂自投湘水汨羅
之中而死新序

武士之鋒端避辯士之舌端詩曰我友敬矣諱言其興輔嬰
齊人鄒陽客游於梁人或譖之於孝王，怒繫而將欲殺
之鄒陽客游見譖自冤乃從獄中上書其辭曰臣聞忠無不
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爾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
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計太白食昂昭
王疑之夫精變天地而信不論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
誠畢義願知左右不明幸從吏訊為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
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熟察之昔者玉人獻寶楚王
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世恐遭此
變也願大王熟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無使
臣為箕子接輿所歎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鴆夷臣始不信乃
今知之願大王熟察之必加憐焉諺曰有白頭而新傾蓋而
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昔者樊於期逃秦之燕籍荊軻首以奉
丹之事王舍去齊之魏臨城自頸以卻齊而存魏王舍樊於
期非新于齊秦而故于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
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于天下為燕尾生白圭
戰三六城為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
惡之於燕王，按劍而怒食之以駭驍白圭顯于中山中
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投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
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居室見妬士無賢不肖

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臆于宋宰相中山范睢拉脇折齒於魏卒為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交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狄徒蹈流之河衍胥石入海不容于世義不為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乞食于道路繆公委之以政寧戚飭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藉官於朝假李于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于心合于行堅于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于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信子丹之計逐墨翟夫以孔墨之辨而不能自免何則衆口鑠金積毀消骨是以秦用由余而伯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強威宣此

微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懷隳肝膽施德厚終與之分通無變于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光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之沉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衆無不按劍相眦者何則無因至前也燭木根抵輪困離奇而為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為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侯之珠夜光之璧祇以結怨而不見得故有人先游則以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使天下布衣窮居之士雖蒙堯舜之術使伊管之辨素無根抵之容而欲竭精神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繫按劍相眦之迹矣是使布衣不得當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俗獨化于陶鈞之上能不率乎卑亂之言不惑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恬之言以信荆軻之說故匕首竊發周文王狡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弑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拘李之語馳域外之議獨現于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沉于諛諛之辭牽于帷牆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之所忿忿於世而不留于富貴之樂也臣聞盛飾以朝者不以私行義砥礪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而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廼車今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勝於勢位之貴回面汙行以事諛諛之人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

伏死囑穴巖藪之中耳安有尽精神而趨闕下者哉書奏孝

王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新序

夫鄉里有三累朝廷有三害累生於鄉里害發於朝廷古今才洪行淑之人遇此多矣何謂三累三害凡人操行不能擇友、同心恩篤異心疎薄、怨恨毀傷其行一累也人才高下不能鈞同、時並進高者得榮下者慙志毀傷其行二累也人之交遊不能常歡、則相親念則疎遠、怨恨毀傷其行三累也位少人衆仕者爭進、者爭位見將相毀增加傳致將昧不明然納其言一害也將吏異好清濁殊操清吏增郁、之白奉涓、之言濁吏懷恚恨徐求其過因纖微

卷之八十八

廿二

之謗被以罪罰二害也將或幸佐吏之身納信其言佐吏非清節必援人越次遷失其意毀之過度清正之仕抗行伸志遂為所憎毀傷於將三害也夫未進也身被三累已用也身蒙三害雖孔丘墨翟不能自免願回曾參不能全身也動百行作萬事嫉妬之人隨而雲起棘鉤掛容體露萬之黨啄螫懷操皇徒六卦王元

絃者思折伯牙之指御者頡頏王良之手何則欲專良善之名思彼之勝已也是故魏女色艷鄭袖鼻之朝吳忠貞無忌逐之威施弥始遺除多佞是故溫堂不灑塵卑屋不蔽風、衡之物不得育水端之岸不得峭如是臍里陳蔡可得知沉

江蹈河也以軼才取容媚於俗求全功名於將不遭鄧析之禍取子胥之誅幸矣孟賁之尸人不刃者氣絕也死灰百斛人不沃者光滅也動身章智溫光氣於世奮志教黨立卓異於俗固常通人所諂嫉也以方心偶俗之累求益反損益孔子所以憂心孟軻所以惆悵也王元

諺曰衆口鑠金口者火也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與火直故云燠金王元

美酒為毒酒難多飲蜂液為害、難益食勇夫強國勇夫難近好女說心好女難畜辯士快意辯士難信故美味腐腹好色惑心勇夫招禍辯口致殃四者世之毒也辯口之毒為害

卷之八十八

廿三

尤酷何以明之孔子見陽虎却行白汗交流陽虎辯有口舌口舌之毒中人病也人中諸毒一身死之中于口舌一國潰亂詩曰謔言罔極交亂四國、猶亂况一人乎故君子不

畏虎獨畏謔夫之口謔夫之口為毒大矣王元

害者揚善之樞也毀者宣惡之机也揚善生於性美宣惡出於情妬性美以成物為恒情妬以傷人為務故李以論善則辭以極善為功毀以善過則言以劣惡為巧何者俗人好奇不奇不用也害人不增其義則聞者不快於心毀人不蓋其惡則聽者不滿於耳代之以善人少而惡人多則害者寂寞而謔者諠譁是以洗垢求瘻吹毛覓瑕揮室為有轉白為黑

提輕當重引寸至尺墨子所以注素絲楊朱所以注岐路以
其變為青黃迴成左右也昔人興諺言於青蛇譬利口於刀
劍者以其點素成緇刀勁傷物故有四畏不可不慎鳥之曲
頸鉅距者羽類畏之獸之方喙鉤爪者毛群畏之魚之哆脣
鋸齒者鱗屬畏之之人之利口諛誦者人共畏之三言與韓詩外傳小異
諛嫉之人必好聞人惡聞人善如才智之在己前善富貴
之在其上猶喉中有噎吞之思入目上有翳決之顧去吞決
之情深則妻非之辭作故揚蛾眉者為醜女之所始行貞潔
者為諛邪之所嫉昔直不疑未嘗有兄而諛者謂之盜嫂弟
五倫三娶孤女而世人譖其搗婦翁此聽虛而責嚮視空而
索影悖情倒理誣罔之甚也以二子之賢非身行之不潔與
人有讐也而不免於世謗者豈非歎惡其網人思其上耶故
諛邪之蔽善人也猶朝日洞明霧甚則不見天沙石至淨流
濁則不見地雖有明淨之質而不發明者水霧蔽之也蘭蓀
雖茂秋風害之賢哲欲正諛人敗之故諛者但知害嫉於他
人而不知傷所說之主知傷所說之主而不知還害其身故
無極之諛子常蒙謗鄰費嬰城見前諛誦流弊一至於斯嗚呼
後代之君子可不慎者也劉晝

鄭中諧文中子於越公曰彼實慢我公何重焉越公使問子
子曰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

焉越公待之如舊文中子
賈瓊事楚公因諛而歸以告文中子曰瓊汝將開門却掃
歟不知緘口而內修也瓊未達古人之意焉文中子
子曰聞諛而怒者諛之由也見善而喜者佞之媒也絕由去
媒諛佞遠矣文中子
賈瓊問何以息謗文中子曰無辯曰何以止怨曰無爭文中子

子死卷之八十九

賈禍

晉公子重耳過曹：君欲見其駢脇使之袒而捕魚鼈負龜止之曰公子非常也從者三人皆伯王之佐也遇之無礼必為國憂君弗聽重耳反國起師而伐曹遂滅之身死人手社稷為墟禍生於袒而捕魚齊楚欲救曹不能存也聽釐負龜之言則無患矣今不務使患無生患生而救之雖有聖知弗能為謀耳患禍之所由來者萬端無方是故聖人深居以避辱靜安以待時小人不知禍福之門戶妄動而結羅網雖曲為之備何足以全其身譬猶失火而鑿池被表而用簍也耳

卷之八十九

塘有萬穴塞其一魚遽無由出室有百戶閉其一盜遽無由入夫牆之壞也於礮劍之折必有鬻聖人見之審故萬物莫能傷也鴻烈

翟人有獻豐狐玄豹之皮於晉文公文公受客皮而歎曰此以皮之美自為美夫治國者則以名號為罪徐偃王是也則以城與地為罪虞虢是也故曰罪莫大於可欲韓非

晉之三卿郤錡郤犇郤至從晉厲公會諸侯於柯陵周單襄公在任晉厲公視遠步高郤錡見單子其語犯郤犇見其語訐郤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其語盡單襄公告魯成公曰晉將有亂其君與三卿其當之乎魯侯曰寡人固晉而強其君

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意人故也對曰吾非瞽史也焉知

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卿之語矣殆必有禍矣君子目以正体足以從之是以現容而知其心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体而是不步目其心必異矣体目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民之大事也於是現存亡之徵焉故國將有福其君步言視聽必皆得通順善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曰絕其義足高曰棄其德言與曰反其信聽淫曰離其名目以廢義足以踐德口以庇信耳以聽名者矣故不可不慎也偏亡者有咎既亡則國從之今晉侯無一可焉吾是以云夫郤氏晉之寵人也是族在晉有三卿五大夫貴矣亦可以戒懼矣今郤

卷之八十九

伯之語犯郤叔許郤李伐犯則凌人許則無人伐則捨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齊國武子亦將有禍齊亂國也立於淫亂之朝而好盡言以暴人過怨之本也惟善人能受盡言今齊既亂其能善乎居二年晉殺三卿明年厲公弑於東門是歲也齊人果弑國武子詩曰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茲毋曰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季有緒熙于光明佛時仔肩視我顯德行故弗順弗敬天命弗定意敬而怠人必棄之嗚呼戒之

孔曾謹

楚昭王行無度殺伍子胥父兄蔡昭公朝之因請其喪昭公

不與吳王非之舉兵加楚大敗之君舍乎君室大夫舍乎大夫室妻楚君之母禽暴之所致也晉厲公行暴道殺無罪人一朝而殺大臣三人明年臣下畏恐晉國殺之陳侯佗淫乎蔡人殺之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左右備二師以備不虞今蔡侯恣以其身出入民間至死閭里之庸甚非人君之行也董仲舒

楚莊王使文無畏於齊過於宋不先假道還及華元言於宋昭公曰往不假道是以宋為野鄙也楚之會田也故鞭君之僕於孟諸請誅之乃殺文無畏於揚梁之隈莊王方削袂聞之曰嘻投袂而起履及諸連劍及諸門車及之蒲疏之市遂

卷之八十九

三

舍於郊興師圍宋九月宋人易子而食之析骨而爨之宋公由袒執犧妾服告病曰大國若宥圖之唯命是聽莊王曰情矣宋公之言也乃為却四十里而舍於廬門之闔所以為成而歸也凡事之本在人主之患人主之患在先事而簡人簡人則事窮矣今人臣死而不當親帥士民以討其故可謂不簡人矣宋公服以病告而還師可謂不窮矣夫舍諸侯於漢陽而飲至者其以義進退邪彊不足以成此也呂覽衛莊公立欲逐石圖登臺以望見戎州而問之曰是何為是也侍者曰戎州也莊公曰我姬姓也戎人安敢居國使奪之定殘其州晉人適攻衛戎州人因與石圖殺莊公立公子起

此小物不審也人之情不慶于山而慶于垤呂覽宰子事齊為貽當大夫與田常為亂費其三族孔子耻之曰不在利病其在害我宋語

楚之邊邑曰卑梁其處女與吳之邊邑處女桑於境上戲而傷卑梁之處女卑梁人操其傷子以讓吳人、應之不恭怒殺而去之吳人往報之盡屠其家卑梁公怒曰吳人焉敢攻吾邑率兵反攻之老弱盡殺之矣吳王夷昧聞之怒使人率兵侵楚之邊邑克喪而後去之吳楚以此大隆吳公子光又率師與楚人戰於雞父大敗楚人獲其帥蒲子臣小帷子陳夏留得荊平王之夫人以歸寶雞父之戰凡持國太上知

卷之八十九

四

始其次知終其次知中三知不能國必危身必窮呂覽蔡使師強王堅使于楚、王聞之曰人名多章、者獨為師強王堅乎起見之無以次視其人狀疑其名而觀其聲又思其形楚王大怒曰今蔡無人乎國可伐也有人不遺乎國可伐也端以此人誠寡人乎國可伐也故發二使見三謀伐者蔡也說苑

老子曰其施美者其報美其怨大者其禍深薄施而厚望者怨而無患者未之有也察其所以往者即知其所以來矣子產治鄭鄧析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民之獻衣襦袴而爭訟者不可勝數以非為是以是為非

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所欲勝因勝所欲罪因罪鄭國
大亂民口譁譁子產患之於是殺鄧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
非乃定法律乃行今世之人多欲治其國而莫之誅鄧析之
類此所以欲治而愈亂也 呂覽

宋王謂其相唐鞅曰寡人所殺戮者衆矣而群臣愈不畏其
故何也唐鞅對曰王之所罪盡不善者也罪不善者故為
不畏王欲群臣之畏也不若無辨其善与不善而時罪之若
此則群臣畏矣居無几何宋君殺唐鞅 之對也不若無
對 呂覽

宋桓司馬有寶珠抵罪出亡王使人問珠之所在曰投池中

卷之八十九

五

於是竭池而求之無得魚死焉此言禍福之相及也 呂覽

樊遲問於孔子曰鮑季子齊君執政不撓可謂忠矣而君則
之其為至闇乎孔子曰古之士者國有道則忠以輔之國
無道則退身以避之今鮑莊子食於淫亂之朝不量主之明
暗以受大刑是智之不如葵猶能衛其足家語

哀公問孔子曰有智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
自取之也居處不理 說死作 飲食不節勞過者病共殺之

居下而好干上 說死作 嗜欲無厭求索不止者刑共殺之
少以敵衆弱以侮強忿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故有三死而非
命者自取之也詩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韓嬰曰文子曰人

飲食不節則其病共殺之樂得無已好求不
止刑共殺之以害其衆以弱凌強兵共殺之

火宿於心炎上而排下其神躁而無準人之暴急以取禍者
心使之也木宿於肝觸突干抵而銳其神獨束而無當人之
撲斃以取禍者肝使之也金宿於肺理旬而不屈罄而不能
仰也其神潤法而無法人之訐決以取禍者肺使之也水宿
於腎瑟縮以湊險其神伏而不發人之姁姁脂膏以取禍者
腎使之也土宿於脾磅礴而不盡其滲漉也下注而不止其
神好大而無功人之重遲澀訥以取禍者脾使之也火氣之
喜明也木氣之喜達也金氣之喜辨也水之氣藏也土之氣
發生也是故事心者宜以孝事肝者宜以仁事肺者宜以義
事腎者宜以知事脾者宜以誠實而不詐五物宿於其所喜
五事官施其所宜外邪之不入內寃之泄夫是之謂善完

卷之八十九

六

魯季氏與邱氏聞雞邱氏介其雞季氏為之金距季氏之雞
不勝季平子怒因歸邱氏之宮而益其宅 鴻烈作因使邱
昭伯怒傷之於昭公曰神於襄公之廟也舞者二人而已其
餘盡舞於季氏 之舞道無上久矣弗謀必危社稷公怒
不審 鴻烈作公以告子家駒子家駒曰季氏之得衆乃使邱
昭伯將師侯以攻季氏遂入其宮仲孫氏叔孫氏相與謀曰
無季氏則吾族也死已無日矣遂起甲以往陷西北隅以入

之三家為一邱昭伯不勝而死昭公懼遂出奔齊卒於乾湖
有故禍之所從生者始於難侯魯昭聽傷而不辨其義俱以
距及其大也至於亡社稷
魯國不勝季氏而不知仲叔氏之怨而與季氏同患也是不
達乎人心也不達乎人心位雖尊何益於安也以魯國恐不
勝一季氏况於三季同患固相助權物若此其過也非獨仲
叔氏也魯國皆恐魯國皆恐則是與一國為敵也其得至軋
侯而卒猶遠呂覽

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充殷盛錢帛無量財貨無訾登高樓
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傳者射明
瓊張中反兩榆魚而笑飛鸞通墜其腐鼠而中之俠客相與

卷之八十九

七

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侵犯之
而乃辱我以腐鼠此而不報無以主慍鴻烈於天下請與若
等戮力一志率徒為必滅其家為等倫皆許諾至期日之夜
聚眾積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冲虛

物類之起必有所始榮辱之來必象其德肉腐出蟲魚枯生
蠹急慢忘身禍灾乃作強自取柱柔自取束邪穢在身怨之
所構施薪若一火就燥也平地若一水就濕也草木疇生禽
獸群鳥物各從其類也是故賢的張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
斧斤至焉樹成蔭而衆鳥息焉醴醖而蚋聚焉故言有台禍
也行有招辱也君子其慎所立乎

王子慶忌死於劍羿死於桃梧子路殖於衛蘇秦死於口人
莫不貴其所有而賤其所短然而皆溺其所貴而極其所賤
所貴者有形所賤者無朕也故虎豹之強未射螭豹之捷未
措人能貴其所賤其所貴可與言至論矣鴻烈

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鏤虎豹之文未射獲豹之捷未措
故子路以勇死義弘以智困能以智知而未能以智不知也
烈鴻

或問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死乎說難敢問何反也曰說難
蓋其所以死乎曰何也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
確乎不憂其不合也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

卷之八十九

八

或曰說之不合非憂邪曰說不由道憂也由道而不合非憂
也楊子

晉陽秋稱晉太傅東海王越之東奔也石勒追之債師於寧
平數十萬眾歛手受害勒縱騎圍射尸積如山王夷甫死焉
余謂俊者所以智勝羣情難者所以文身祛惑夷甫雖休荷
雋令口擅雌黃汗辱君親獲罪獨勒史官方之幸正諒為褒
矣廓通元

小利大利之殫小害大禍之津苟貪小利則大利必亡不遺
小害則大禍必至昔蜀侯性貪秦惠王聞而欲伐之山澗峻
險兵路不通乃琢石為牛多與金玉置牛後號牛莫言以道

蜀：侯禽之乃斬山填谷使五丁力士以迎石牛秦人帥師隨後而至滅國之身為天下所笑以貪小利而失大利也楚白公勝其性貪素既殺子西據有荆國積斂財寶填之府庫不以分衆石乞諫曰今患至國將危不願勝敗存亡之機固以形於胷中矣不能散財以求人心則不如焚之無令彼衆還以害我又不能從及葉公入乃發大府之財以與衆出庫之寶以賦人因而攻之十有九日白公身滅財非已有而欲有之以此小芥而大禍生焉塞土有獸其名曰貍生角當心俯而居之憤心而死炎州有鳥其名曰鳥嫗伏其子百日而長羽翼既成食母而飛蜀侯之迎秦牛：愈近而身轉危

卷之八十九

九

何異貍磨其角：愈利而身速亡乎白公之據財：愈積而身愈滅何異鳥之養子：愈長而身就害也是以達人觀禍福之機鑒成敗之原不以苟得自傷不以過吝自害老子曰多藏必厚亡礼云積而能散明止足之分祛貪吝之萌也

慮禍

鄭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難子安逃死乎史伯曰虢鄆公之民遷之可也鄭氏東遷虢鄆十邑焉邠道元晉獻公之時東郭民有祖朝者上書獻公曰草茅臣東郭民祖朝願請聞國家之計獻公使：出告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朝對曰大王獨不聞古之將曰桓司馬

者朝：其君卒而晏御呼車驂亦呼車御肘其驂曰子何越云為乎何為藉呼車驂謂其御曰當呼者呼乃吾事也子當御正子之轡銜耳子今不正轡銜使馬卒然驚妄轡道中行入必逢大敵下車免劔涉血履肝者固吾事也子寧能辟子之轡下佐我乎其禍亦及吾身與有深憂吾安得無車乎今大王曰食肉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設使食肉者一旦失計於廟堂之上若臣等之藿食者寧得無肝膽塗地於中原之野與其禍亦及其臣之身臣與有憂深臣安得無與國家之計乎獻公召而見之三日與語無復憂者乃主以為師也說苑

卷之八十九

十

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於曹：君袒裼而視之釐負羈與叔瞻侍於前叔瞻謂曹君曰臣觀晉公子非常人也君遇之无礼彼若有時反國而起兵即恐為曹傷君不如殺之曹君不聽釐負羈歸而不樂其妻問之曰公從來外而有不樂之色何也負羈曰吾聞之有福不及禍來連我今日吾君召晉公子其遇之无礼我與在前吾是以不樂其妻曰吾觀晉公子萬乘之主也其左右從者萬乘之相也今窮而出亡過於曹：遇之无礼此若反國必誅無禮則曹其首也子奚不先自貳焉負羈曰諾盛黃金於壺充之以餐加璧其上夜令人遺公子公子見使者再拜受其餐而解其璧公子即年三年卒兵

而伐曹因令人告曹君曰懸叔膽而出之我且殺而以爲大戮又令人告璧負羈曰軍旅薄城吾知子不遠也其表子之問寡人將以爲令：軍勿敢犯曹人聞之率其親戚而保璧負羈之間者七百餘家鴻烈曰曹公子重耳出亡過曹死孔曹子何不先加德焉璧負羈遺之重食而加璧焉重耳受其餽而反其璧及其父國起師伐曹趙之今三食無入璧負羈之里故老子曰曲則全枉則直○按事亦見賈禍門其敘事之意亦不同也

下蔡威公閉門而哭三日三夜泣盡而結以血旁鄰窺牆而問之曰何故而哭悲若此乎對曰吾國且亡曰何以知也應之曰吾聞死之將死也不可爲良醫國之將亡也不可爲計

卷之八十九

十一

謀吾教諫吾君：不用是以知國之將亡也於是窺牆者聞其言則奉宗而去之於楚居數年楚王果率兵伐蔡窺牆者爲司馬將兵而往未虜甚衆問曰得無有昆弟故人乎見威公縛在虜中問曰若何以至于此且吾聞之也言之者行之役也行之者言之主也汝能行我能言汝爲主我爲役吾亦何以不至于此哉窺牆者乃言之於楚王遂解其縛與俱之楚故曰能言者未必能行：者未必能言說苑

白公勝虜亂罷朝而立倒杖策鋌上貫頤韓非作頤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不忘哉意之所屬著其行足躓株塤頭抵直木而不自知也韓非有將何不忘哉非故曰其出強遠者其智少

此言智周乎遠即所謂遠在近也是以聖人無常行也能並智外能而利其上也故曰不爲而成鴻烈作此言精神之越于則所遺者近也故老子曰不出戶知天下不窺

天下之理是或化爲非：或化爲是恩或化爲讐：或化爲恩是以聖人居常慮變閔尹子

夫子適齊晏子就其館既宴其私焉曰齊其危矣譬若載無轄之車以臨千仞之谷其不顛覆亦難冀也子吾心也子以

齊爲游息之館當或可救子幸不吾棄也夫子曰夫死病無

可爲醫矣夫政令者人君之術轡所以制下也今齊君失之已久矣子雖欲扶其輻而扶其輪良弗及也抑猶可以終齊

卷之八十九

十二

君及子之身過此以往齊其田氏矣孔鮒。按嬰之謀于夫子者若此尼丘之封或然乎

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執贄見夫子而訪焉夫子曰子義也丘

不足與計事揖子貢使各之子貢謂之曰今子士也位卑而

圖大位卑則人不附也圖大則人憚之殆非子之任也盍姑

已乎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縣之於無極之高下垂

之於不測之深旁人皆哀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危子之謂

乎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而填之馬奔車覆六轡不禁

繫絕於高墜入於深其危必矣東郭亥色戰而跪曰吾已矣

願子無言既而夫子告子貢曰東郭亥欲爲義者也子亦告

之以難易則可矣奚至懼之哉孔曰按春秋之義亂臣賊子凡在位者殺無赦陳恒弑君夫

老子曰德少而寵多者訖才小而位高者危無大功而有厚

祿者微故物或益之而損或損之而益眾人皆知利而不知

病聖人知病之為利之為病故再實之木必損必傷掘藏

之家其後必殃夫大利者反為害天之道也文子

魯穆公使眾公子或宦於晉或宦於荆犂鉏曰假人於越而

救溺子越人雖善游子必不生矣失火而取水於海、水雖

多火必不滅矣遠水不救近火也今晉與荆雖強而齊近魯

患其不救乎韓非

卷之八十九

費子陽魯大夫謂子思曰吾念宗周將滅泣涕不可禁也子

思曰然此亦子之善意也夫能以智知可知而不能以智知

未可知危之道也今以一人之身憂世之不治而泣涕不禁

是憂河水之濁而以泣清之也其為無益莫大焉故微子去

殷紀季入齊良知時也唯能不憂世之亂而患身之不治者

可與言道矣孔鮒

魯季孫新弒其君吳起仕焉或謂起曰夫死者始死而血已

血而血已血而灰已灰而土反其土也無可為者矣今季孫

乃始血其母乃未可知也吳起因去之昔韓非

魯監門之女嬰相從續中夜而泣涕其偶曰何謂而泣也嬰

曰吾聞衛世子不肖所以泣也其偶曰衛世子不肖諸侯之

憂也子曷為泣也嬰曰吾聞之異手子之言也昔者宋之桓

司馬得罪於宋君出於魯其馬佚而馬吾園而食吾園之葵

是歲吾聞園人亡利之半越王勾踐起兵而攻吳諸侯畏其

威魯往獻女吾姊與焉兄往視之道畏而死越兵威者吳也

兄死者我也由是觀之禍與福相反也今衛世子甚不肖好

兵吾男弟三人能無憂乎詩曰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是非類

與乎嬰按魯漆室之女過時未適人當穆公時君老太

後之遊謂曰何嘯之悲也子欲嫁也吾為子求偶漆室女曰

吾憂魯君老太子幼鄰婦笑曰此乃魯大夫之憂婦人何與

為漆室女曰不然非子所知也昔晉客舍吾家繫馬園中馬

佚馳遠踐吾桑使我終歲不食桑鄰人女奔隨人以其家備

有患者君臣父子弟其辱禍及眾無婦人獨安所避子吾

所及三年魯果亂齊楚攻之魯連有冠男子戰聞婦人轉輸

不得休息君子曰遠矣漆室女之思也

秦昭王中朝而歎曰夫楚劍利倡優拙夫劍利則士多慄悍

倡優拙則思慮遠也吾恐楚之謀秦也此謂當吉念凶而存

不忘亡也卒以成霸焉說苑

秦兵攻趙魏大夫以為於魏便子順曰何謂曰勝趙則吾因

而服焉不勝趙則可乘弊而擊之子順曰不然秦自孝公以

來戰未嘗屈今皆良將何弊之乘大夫曰縱其勝趙於我何

損鄰之不修國之福也子順曰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
求吾恐於時奚其師也先人有言燕雀處屋于母相哺煦
然其相樂也自以為安矣竈突炎上棟宇將及已可以人而
同於燕雀乎孔鮒

鳥有翮者重首而屈尾將欲飲於河則必顛乃銜其羽而
飲之人之所有飲不足者不可不察其羽也韓非

有與悍者鄰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也遂去之或
曰勿之矣子姑待之荅曰吾恐其以我滿貫也遂去之故曰
物之茂者非所靡也韓非

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非謂善為一足

卷之八十九

五

以利天下小不善為一足以亂國家也當夫軀始而傲傲則
其流而令於大亂是故子民者謹焉彼人也登高而望臨深
則窺人之性非窺且望也勢使然也夫事有逐奸勢有召禍
老聃曰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管仲曰倫患於未形上曰
語曰燒、弗滅炎、奈何萌芽不伐且折斧柯智某於微次
也事之適亂如地形之惑人也机漸而往俄而東西易面人
不自知也故墨子且見衢路而哭之悲一跬而終千里也賈
高牆豐上激下未必崩也降兩興流潦至則崩必先矣草木
根淺淺未必振也飄風興暴雨墜則振必先矣君子居是邦
也不崇仁義尊賢臣以理萬物未必亡也一旦有非常之變

諸侯交爭人趨車馳迫然禍至乃始憂愁乾喉焦唇仰天而
嘆庶幾乎望其安也不亦晚乎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
嗟乎雖悔無及矣詩曰嘷其泣矣何嗟及矣韓嬰

福生於無為患生於多慾害生於弗脩穢生於弗轉聖人為
善若恐不及備禍若恐不免蒙塵而欲毋跖涉水而欲毋濡
不可得也是故知己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福由已發禍
由已生聖人不求奢不辟諱正身直行眾邪自息今釋正而
追曲倍是而從眾是與俗儂走而內行無繒故聖人反已而
弗由也鴻烈

卷之八十九

六

秦王挾錄圖見其傳曰亡秦者胡也因發卒五十萬使蒙公
楊翁將築脩城西屬流沙北擊遠水東結朝鮮中國內郡輓
車而餉之又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睢發卒
五十萬為五軍一軍塞鐔城之嶺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
耆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三年不解甲
弛弩使監諒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
殺而嘔君諱吁宋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為秦
虜相置桀駿以為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伏尸流
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墨子不得修農畝婦
人不得剡麻者縷羸弱服格於道大夫箕會於衢病者不得
養死者不得葬於是陳勝起於大澤奮臂大呼天下席卷而

主於戲劉項興義兵隨而定者折槁振落遂失天下禍在倫胡而利越也歟知築修城以備亡不知築修城之所以亡也發適戍以備越而不知難之從中發也夫鵲先識歲之多風也去高木而巢扶枝大人過之則探殼嬰兒過之則挑其卵知倫遠難而忘近患故秦之設倫也鳥鵲之智也

鴻烈

亡羊而得牛則莫不利失也斷指而免頭則莫不利為也故人之情於利之中則爭取大焉於害之中則爭取小焉至意雖難喻孟聖人者貴除天下之患故春秋重而書天下之患偏矣以為本於見天下之所以致患其意欲以除天下之患何謂哉天下者無患然後性可善性可善然後清廉之

卷之八十九

七

化流清廉之化流然後王道率礼樂興其心在此矣傳曰諸侯相聚而盟君子修國曰此將率為也哉是以君子以天下為憂也患乃至於弑君三十一亡國五十二細惡不絕之所致也辭已喻矣故曰立義以明尊卑之分強幹弱枝以明大小之職別嫌疑之行以明正世之義承撫托意以矯失礼書無小而不舉惡無小而不去以純其義別賢不肖以明其專親近以來遠因其而容天下名倫等物不失其理公心以是非賞善誅惡而王澤洽始於除患正一而萬物備故曰大矣哉其號而言而管天下此之謂也

董仲舒

孝宣皇帝之時霍氏奢靡茂陵徐先生曰霍氏必亡夫在人

之右而奢亡之道也孔子曰奢則不遜夫不遜者必侮上侮上者逆之道也出入之右人必害之霍氏秉權天下之人疾害之者多矣夫天下害之而又以逆道行之不亡何待乃上書言霍氏奢靡陛下即愛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於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果滅董忠等以其功封人有為徐先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曰曲其突遠其積薪否者將有大患主人嘿然不應居無幾何家果失火鄉聚里中人哀而救之火幸息於是殺牛置酒燔髮灼爛者在上行餘各用功次坐而反不錄言曲突者向使主人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無火患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向使福說得行則無裂地出爵之患而固安平自如今往事既已而福獨不得與其功惟陛下察客從薪曲突之策而使燔髮灼爛之方書奏上使人賜徐福帛十匹拜為郎說免

卷之八十九

八

斯下世人主一切之愆也昔春秋之時周士之亂世也逮乎戰國則又甚矣秦政乘并兼之執放虎狼之心屠裂天下吞食生人暴虐不已以昭楚漢用兵之苦甚於戰國之時也漢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亂計其殘夷滅亡之教又復倍乎秦項矣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絕而無民者不可勝數此則又甚於亡新之時也悲夫不及五百年大難三起中間尚不數為變而強猜下而加酷推此以往可及於盡矣嗟乎末世聖人救此之道將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窮此之教欲何至邪仲長統

卷之八十九

九

余友人有潜居先生者慕寢丘之莫爭蘭塔土以葺宇銳精藝文意忽學稼屢失有年飢色在顏或人難之潜居先生曰造遠者莫能兼通於岐路有為者莫並舉於耕學休瘁而神豫亦何問於居約且又處塔則勞不學清而清至矣居沃則逸不學奢而奢來矣清者福之所集也奢者禍之所赴也福集則雖微可著雖衰可興焉禍赴則雖強可弱雖存可以焉此不期而必會不招而自來者也故君子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輟其流則遏其源故道德之功建而侈靡之門閉矣夫二人分財取少為廉余今讓天下之豐沃處茲邦之偏壠舍安昌之膏腴取北郭之無欲誠萬物之可細亦何往而不足哉昔被衣以棄財止盜庾氏以推璧屬貪疏廣散

金以除子孫之禍叔敖取塔以弭可飲之憂牛缺以載珍致寇陶谷以多藏召殃得失較然可無鑒乎葛洪

過者怨之梯也怨者禍之府也禍之所生必由積怨過之所始多因忽小過之未出於意表積怨之成在於慮外故其未也不可悔其成也不可防怨不密而禍害臻焉故登峭坂而不跌墜者慎於大也濬阜垤而好顛蹙者輕於小也苟競其步雖履險能安輕易其足雖夷路亦踰智者識輕小之為害故慎微細之危患每畏輕微懷為若朽索之馭馬也為毳性輕積之沉舟縉縞質薄臺之折軸以毳縞之輕微能收舟軸積多之所致也故牆之崩墮必因其隙劍之毀折皆

卷之八十九

十

由於疊尺蚓穿堤能漂一邑寸湮泄突致灰千室悲之始也微於隙壘及其為害大於牆劍禍之所傷甚於邑室將防其萌急於水火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國故怨不在大亦不在小災不滅能焚崑山消不絕能成江河怨之所生不可類推禍之所延非可情測或怨大而或小或憾輕而為重深讐不必危而睚眦未可易也譬如風為披雲飛石卷水壓木而人血脉不為之傷隙穴之風輕塵不動毛髮不搖及中肌膚以為深疾大不為害小而成害者大風散漫小風激射故漢祖免貫高之逆魏后泄張繡之讐韓信削少牢之辱安國釋田甲之慢此皆遇英達之主寬廓之矜得以深怨而不

為讐也魯酒薄而邯鄲圍羊羹偏而宋師敗邠孫以關鷄亡
身齊侯以笑嬖破國皆以輕蔑細怨忘樹禍端以酒食戲笑
之故敗國滅身為天下笑不慎故也代之聞者皆以小害易
微之事以至於大患禍之至也人自生之福之未也人自成
之禍福同門害與利同鄰者非至精真非分矣是以智慮者
禍福之門戶動靜者利害之樞机不可不慎也劉晝

利害者得失之本也得失者成敗之源也故就利而避害愛
得而憎失物之恒情也人皆知就利而避害莫知緣害而見
利皆知愛得而憎失真識由失以至得有知利之為害之
為利得之成失之成得則可與談利害而語得失矣夫內

卷之八十九

廿三

熱者之飲盡藥非不害也疽瘰用砭石非不痛也然而為之
者以小痛來而大痛滅小害至巨害除也飢而倍食渴而大
飲熱而投水寒而投火雖暫怡性必為後患葛蒲去毒風而
未蚰蜒蟻石止齒齕之痛而朽牙根躁痛雖拜必生後害此
取小利而忘大利惟去輕害而負重害也瘕疾填胃而不敢
鉞薑尾蜚跗而不敢斫非好疾而愛毒以鉞斫之患甚疾螫
也醕酒盈厄渴者弗飲非不渴也飲之立死銷金在鑷盜者
不拘非不欲也拘而灼爛虺虎在前地有隋珠雖貪如盜蹠
則手不暇拾懸轂向心路有西施雖媼如景陽則目不暇視
非不愛寶而悅色而不顧者利緩而害急也昔齊有貨美錦

於市盜於衆中而竊之吏執而問曰汝何盜錦於衆中對曰
吾但見錦不只有人故取之耳若斯人者眩於利而忘於害
黃口以貪餌而忘害故擒於羅者異鵲以見利而忘身且休
於莊周是以智者見利而思難闇者見利而忘患思難而難
不至忘患而患反生以是現之利害之道去就之理亦以明
矣劉晝

董常歌鄧桓每文中子聞之曰天寶為之謂之何北文中子
古者進賢退不肖猶患不治今則吾樂賢者而哀不賢者如
是寡怨猶懼不免詩云惴惴小心如臨空谷文中子

遼東之後天下治船子曰林麓盡矣帝省其山其將何辭以

對文中子

卷之八十九

廿三

子苑卷之九十

救難

晉人伐邢齊桓公將致之鮑叔曰太蚤邢不亡晉不敵晉不敵齊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如存亡之德大君不如晚救之以敵晉齊實利待邢亡而復存之其名實美桓公乃不救晉公子重耳自楚入秦三年秦穆公召群臣而謀曰昔者晉獻公與寡人交諸侯莫弗聞獻公不幸離群臣出入十年矣其嗣子不善吾恐此將令其宗廟不祧除而社稷不血食也如是弗定則非與入交之道吾欲輔重耳而入之晉何如群臣皆曰善君因起卒車五百乘疇騎二千步卒五萬

卷之九十

輔重耳入之於晉王為晉君韓非

晉文公秦穆公共圍鄭以其無禮而附於楚鄭大夫佚之狐言於鄭君曰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圖必解鄭君從之召燭之武使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鄭君曰吾不能蚤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用焉燭之武許諾夜出見秦君曰秦晉圍鄭知已矣若亡而有孟於君敢以煩執事鄭在晉之東秦在晉之西越晉而取鄭君知其難也馬用亡鄭以陪晉秦之鄰也鄰之強君之憂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資糧亦無所害且君立晉君許君焦瑕朝得入而夕設版而畫界

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取鄭又欲廣其西境不闢秦將焉取之闢秦而利晉顧君圖之秦君說引兵而還晉咎犯請擊之文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能獎鄭因人之力以獎之不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矣亦去鄭圍遂解燭之武可謂善謀一言存鄭而安秦鄭君不蚤用善謀所以削國也因而寬焉所以得存新序

卷之九十

晉屠岸賈作難誅趙盾之子朔死其妻有遺腹子及岸賈聞之索於宮毋置見於袴中祝曰趙氏宗滅乎若當啼即不滅若無聲及索之而終不啼遂脫得活程嬰齊負之匿於山中至景公時韓厥言於景公乃與韓厥共立趙孤續趙氏祀是為文子當趙孤之無聲若有掩其口者矣由此言之趙文子立命也王元

司馬子反為其君使廢君命與敵情從其所請與宋平是內專政而外擅名也專政則休君擅名則不臣而春秋之大義由哉曰為其有慘怛之思不忍餓一國之民使之相食推恩者遠之而大為仁者自然而美今子反出已之心矜宋之民無計其間故大之也難者曰春秋之法卿不憂諸侯政不在大夫子反為楚臣而恤宋民是憂諸侯也不復其君而與敵平是在大夫也溴梁之盟在大夫而春秋刺之其為奪君尊也平在大夫亦奪君尊而春秋大之此所問也且春秋之義

臣有忠名美故忠臣不顯諫欲其由民出也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尔君于内尔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君之德此為人臣之法也古之良大夫其事君皆若是今子反去君近而不復莊子可見而不告皆以其解二國之難為不得已也柰其奪君名美何此所惑也曰春秋之道固有常有變用於變常用於常各正其科非相妨也今諸子所稱皆天下之常雷同之意也子反之行一曲之變術修之義也夫目驚而失休其容心驚而事有所忘人之情也通于驚之情者取其一美不盡其失詩云采芣未菲無以下休此之謂也今子反徃視宋聞人相食大驚而哀之不意之至於此也是以心

卷之九十

三

駭目動而違常礼者兼仁文質而成休者今使人相食大失其人安著其礼方救其質奚恤其文故曰當仁不讓此之謂也春秋之辭有所謂賤者夫有賤乎賤者則亦有貴乎貴者矣今讓者春秋之所貴雖然見人相食驚人相愛救之忘其君子之道有貴於讓者也故說春秋者無平定之常義變故之大則義幾可諭矣春秋記天下之得失而見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無傳而著不可不察也董仲舒楚人滅江秦伯降服出次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叔向之弟羊舌虎善樂達呂覽作達有罪於晉誅羊舌虎

叔向謂之奴既而祁奚曰吾聞小人得位不爭不義君子所憂不救不祥乃徃見范桓子而說之曰聞善為國者賞不遇刑不濫呂覽賞過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君子與不幸而過寧過而賞淫人無過而刑君子故堯之刑也殛鯀於羽山而用禹周之刑也僂管蔡而相周公不濫刑也桓子乃命吏出叔向救人之患者行危苦而不避煩辱猶不能免今祁奚論先王之德而叔向得免焉李豈可已哉說苑

卷之九十

四

我惟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是現之衛其有乱乎倍衛三十里聞寧喜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還車而臨三卒而歸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孔子聞之曰夫知可以微謀仁可以託財者其祁成子之謂乎呂覽有祁成子之現右宰志可謂能現人矣顏譽善事親子路義之後譽以非罪執於義將厄子路請以金贖焉人將許之既而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子曰義而贖之貧取於友非義而何愛金而令不辜陷辟凡人且猶不忍况二三子於

由之所親乎詩云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苟出金可以生人雖百倍古人不以為多故二三子其故由也成其義非汝之所知也孔鮒

齊攻魯子貢見哀公請求救於吳公曰奚先君寶之用子貢曰使吳責吾寶而與我師是不可恃也於是揚幹麻筋之弓六往子貢謂吳王曰齊為無道欲使周公之後不血食且魯賦五百邾賦三百不識以此益齊吳之利與非與吳王懼乃與師救魯諸侯曰齊伐周公之後而吳救之遂朝於吳公輸般為高陽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聞

卷之九十

五

闢大王將攻宋信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必得宋乃攻之乎己其不得宋且不義猶攻之乎王曰必不得宋且有不義則易為攻之墨子曰甚然臣以宋必不可得王曰公輸般攻天下之巧工也已為攻宋之械矣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設攻之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之墨子九却之不能入故剋輟不攻宋墨子能以術禦剋免宋之難者此之謂也呂覽曰鴻烈曰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憐之必裂衣裹足至于郢見楚王曰臣聞大王之兵將攻宋計必得宋而後攻之乎楚王曰然墨子曰宋小國也天下之不義之名而不得咫尺之地猶且攻之乎王曰必不攻宋又且為不義易為攻之墨子曰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般設攻之臣請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

守宋之備九攻而墨子九却之弗能入於是乃偃兵輟不攻宋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然當今之時天下之害孰為大曰若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劫弱衆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敖賤此天下之害也人與人君者之不惠也臣者之不忠也父者之不慈也子者之不孝也此又天下之害也又與今人之賤人執其兵刃毒藥水火以交相虧賊此又天下之害也姑嘗本原若衆害之所自此胡自生此自愛人利人生與即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惡人賊人生分名乎天下惡人而賊人者兼與別與即必曰別也然即之交別者果生天下之大害與是故

卷之九十

六

別非也子墨子曰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無以易之譬之猶以水救火也其說將必無可焉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別然即兼之可以易別之故何也曰藉為人之國若為其國夫誰獨舉其國以攻人之國者哉為彼者由為己也為人之都若為其都夫誰獨舉其都以伐人之都者哉為彼猶為己也為人之家若為其家夫誰獨舉其家以亂人之家者哉為彼猶為己也然即國都不相攻伐人家不相亂賊此天下之害與天下之利與即必曰天下之利也姑嘗本原若衆利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賊人生與即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愛人利人生分名乎天下愛人而利人者別與兼與即必曰

兼也然即之交兼者果生天下之大利者與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且鄉吾本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今吾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也吾本原別之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

墨子

入人園圃竊其桃李衆聞則非之上為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雞豚者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其不仁滋甚罪益厚至入人欄廐取人馬牛者其不仁義又甚攘人犬豕雞豚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虧人愈多其不仁滋甚罪益厚至殺不辜人也抱其衣裘取戈劍者其不義又甚入人欄廐取人馬

卷之九十

七

牛此何人也以其虧人愈多虧人愈多其不仁滋甚矣罪益厚當此天下之君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為不義攻國則弗之非從而夸之謂之義情不知其不義也故書其言以遺後世若知其不義也夫奚說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今有人於此少見黑曰黑多見黑曰白則以此人不知白黑之辨矣少嘗苦曰苦多嘗苦曰甘則必以此人為不知甘苦之辨矣今小為非則知而非之大為非攻國則不知而非從而夸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辨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辨義與不義之亂也

墨子

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大國之攻小國譬猶童子之為馬也

童子之為馬足用而勞今大國之攻小國也攻者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守為事攻人者亦農夫不為耕婦人不得織以攻為事故大國之攻小國也譬猶童子之為馬也子墨子曰言足以復行者常之不足以奉行者勿常不足以奉行者而常之是傷口也

墨子

虞卿游說之士也一見趙孝成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拜為上卿故號為虞卿其後范雎之仇魏齊亡過平原君於是秦昭王請平原君願為布衣之交與飲數日請曰周文王得呂尚而以為太公齊桓得管夷吾而以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取其頭不然

卷之九十

八

吾不出君於閼平原君曰貴而交者為賤也富而友者為貧也大魏齊者勝之交也在固不出况今又不在所臣乎昭王乃遣趙王書曰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率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閼趙孝成王乃發兵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印與魏齊間行念諸侯莫可以赴急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以至楚而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與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哉時侯嬴在傍曰人固未易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斤再見拜為上卿三見卒受相印萬戶侯當是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

困過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辭相印捐萬戶侯而間行以急士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知人固未易也信陵大慙駕如野迎之魏齊信聞陵君之初重見之大怒而自刎趙王聞之卒取其頭與秦乃遣平原君虞卿遂留於魏趙畏秦莫復用困而不得意乃著書八篇號虞氏春秋風俗通

五國西誅秦子順會之秦未入境而還諸侯留兵於成臯子順謂市丘子曰此師楚為之主今兵罷而不散殆有異意君其備之市丘子曰先生幸而教之願以國寄先生子順許諾遂見楚王曰王約五國而西伐秦事既不集又久師於市丘謗君者或以君欲攻市丘以償丘費天下之士且以是輕君

卷之九十

九

而重秦又且不義君之為矣王胡不卜交乎楚王曰奈何子順曰王出令使五國勿攻市丘五國重王則聽王之令矣不重王則且反王之令而攻市丘以此卜五國文王之輕重必明矣楚王敬諾而五國散孔鮒

趙聞魏將以求親於秦子順謂趙王曰此君之下吏計過也此目之魚所以不見得於人者以偶視而俱走也今秦有兼吞天下之志日夜伺間不忘於側息也趙魏與之鄰接而強弱不敵秦所以不敢圖弄趙魏者徒以二國并目周旋者也今無故自離以資強秦天下拙謀無過此者故臣曰君之下吏計過也夫連鷄不能上捷亦猶二國構難不能自免於秦

也願王熟慮之趙王曰敬受教孔鮒

韓與魏有隙子順謂韓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賢相也韓與魏敵倂之國而釐侯執圭見梁君者非好卑而惡尊慮過而計失也與嚴敵為鄰而動有城亡之變獨勁不能支二難故降心以相從屈已以求存也申不害慮事而言忠臣也昭釐聽而行之明君也今韓弱於始之韓魏弱於始之魏秦強於始之秦而背先人之舊好以區區之衆居二敵之間非良策也齊楚遠而難恃秦魏呼吸而至舍近而求遠是以虛名自累而不免近敵之困者也為王計者莫如除小忿全大好也吳越之人同舟濟江中流遇風波其相

卷之九十

十

救如左右手者所患同也今不恤所同之患是不如吳越之舟人也韓王曰善孔鮒

太尉沛國劉矩叔方為尚書今失將軍梁冀意還常山相去官輿妻兄孫礼為沛相矩不敢還鄉相訪友人彭城環玉都素敬重矩欲得其意喜於見歸為除廩所意氣周密人有謂王都者禍至無日何宜為其主乎王都因事遠出家人不復占問暑則鬱蒸寒則凜凍且飢且渴如此一年矩素直亮衆談同愁與亦本悟轉得為厚上補從事中郎復為尚書令五卿三公為國光鎮王都慙悔自絕風俗通

司徒中山祝恬字伯休公車徵道得溫病過友人鄴令謝著

者距不通因載病去至汲積六七日止客舍中諸生曰今君
所苦沈結困無醫師聞汲令好事欲往語之恬曰謝著我舊
友也尚不相見視汲令初不相知語之何益死生命也醫藥
曷為諸生事急坐相守吉凶莫見枚奉便至寺門口白寺令
汝南應融義高聞之驚愕即嚴便出徑詣牀摩手自收摸對
之垂涕曰伯休不世英才當為國家幹輔人何有生相知者
默止客舍不為人所知邂逅不自貞執家上有尊老下有弱
小願相隨俱入解傳伯休辭讓融遂不聽歸取衣車厚其薦
蓐躬自御之手為丸藥口嘗饘粥身自分熱三四日間加甚
劣極便制衣棺器送終之具後稍加損又謂伯休吉凶不諱

所在流稱今以公徵往便景除不宜深入以介意氣過於
所望到亦遇赦其間無幾演為沛相斌去官乃臨中台首辟
符馬風俗通

洪性深不好干煩官長自少及長曾教知己之抑者教人不
得有言於在位者然其人皆不知洪之恤也不忍見其陷於
非理密自營之耳其餘雖親至者在事秉勢與洪無惜者終
不以片言半字少累之也 葛洪

患難

文王砥德修政三年而天下二垂婦之紂聞而患之曰余風
興夜寐與之競行則苦心勞形繼而置之恐伐余一人崇侯
虎曰周伯昌行仁義而善謀太子發勇敢而不疑中子且恭
儉而知時若與之從則不堪其殃縱而赦之身必危亡寇雖
獎必加於頭及未成請圖之屈商乃拘文王於羑里於是散
宜生乃以下金求天下之珍恠得騶虞難斯之乘玄玉百工
大貝百朋玄豹黃熊青犴白虎文皮千合以獻於紂因當仲
而通紂見而說之乃免其身殺牛而賜之文王歸乃為玉門
築靈臺相女童擊鐘鼓以待紂之失也紂聞之曰周伯昌改
道易行吾無憂矣乃為炮烙剖比干剔孕婦殺諫者文王乃
遂其謀故老子曰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 鴻烈曰鄭道元
謂里在蕩陰縣廣雅稱犴也夏曰夏臺殷曰羑里周曰宮
園皆園土昔殷紂納崇侯虎之言因西伯於此散宜生南宮

子胥出走邊侯得之子胥曰上索我者以我有美珠也今我已亡之矣我且曰子取吞之侯因釋之韓非

已亡之矣我且曰子取吞之候因釋之韓非

楚昭王聘孔子。三往拜礼焉。路出於陳蔡。二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聖賢。其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遂使徒兵距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外無所通。藜羹不糝。從者皆病。孔子愈慷慨講誦。絃歌不衰。乃君子路而問焉。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乎。奚為至於此。子路作色而對曰。君子無所困意者。夫子未仁。與人之弗吾信也。意者夫子未智。與人之弗吾行也。且由也。昔者聞諸夫子曰。為善者

卷之九十

主

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禍夫子積德懷義美懷行之久矣奚居之窮
子由未之識也吾語女
女以仁者為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女以智者為
必用也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女以忠者為必報也則閔龍
逢不見刑女以諫者為必聽也則伍子胥不見殺補子蘇東
門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學深謀補子有
者多矣由是觀之而不遇時補子世者眾矣何獨丘也且芝蘭生於溲
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為困窮而改節為之
者人也生者死命也補子不芳下作君子之孝非為通也為
向心不感也夫賢不肖者材也為不為者也遇不遇者時
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時雖賢其能行乎苟過其

時何難之有故君子博學深謀修身端行以俟其時孔子曰由居吾語女是以齊小白之有伯心生於莒晉重耳之有伯心生於曹衛越王勾踐之有伯心生於會稽故居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遠處身而常逸者則志不廣庸知其終始乎荀子作汝庸安知吾不得之落桑之下子路出貢子貢告如子路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盍少貶焉子曰賜良農能稼不必能穡良工能巧不能為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不必其能容今不修其道而求其容賜爾志不廣矣思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問亦如之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國者之醜也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歎曰有是

卷之九十

十四

哉顏氏之子使尔多財吾為尔宰
 家語
 孔丘窮於陳蔡之間藜羹不糲十日子路為烹豚孔丘不問
 肉之所由來而食號人衣以酤酒孔丘不問酒之所由來而
 飲哀公迎孔丘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子路進請曰何其
 與陳蔡反也孔丘曰未吾語女曩與女為菴義夫飢約則不
 辞妄取以活身蠹飽偽行以自飾汙邪詐偽訛大於此
 墨子
 叢子曰墨子曰孔子厄於陳蔡之間子路烹豚孔子不問肉
 之所由來而食之剝人之衣以沽酒孔子不問酒之所由來
 而飲之詰之曰所謂厄者沽酒無鹽藜羹不粒乏食七日若
 烹豚飲酒則何言乎厄斯不然矣且子路為人勇於見義縱
 有豚酒不以義不取
 之可知也又何問焉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糲顏色甚憊而弦

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圖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耻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推琴喟然而嘆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求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圉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

卷之九十

五

亦樂所樂非旁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于潁陽而共伯得乎共首南華

孔子困于陳蔡之間即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蔡羹不稼弟子有飢色讀書習禮樂不休子路進諫曰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賊今夫子積德累仁為善久矣意者當遣行乎奚居之隱也孔子曰由來汝小人也未講于論也居吾語汝子以知者為無罪乎則王子比干何為剝心而死子以義者為聽乎則伍子胥何為抉目而懸吳東門子以廉者為用乎則伯夷叔齊何為餓於首陽之山子以忠者為用乎則鮑叔何為而不用葉公子高終身不仕鮑焦抱木而泣子

推登山而蟠故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衆矣豈獨丘哉賢不肖者材也遇不遇者時也今無有時賢安所用哉故虞舜耕於歷山之陽立為天子其遇堯也傳說負土而版築以為大夫其遇武丁也伊尹故有莘氏僮也負鼎操俎調五味而立為相其遇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年七十屠於朝歌九十乃為天子師則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自檻車以為仲父則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為秦伯牧牛季為大夫則遇秦繆公也虞丘於天下以為令尹讓於孫叔敖則遇莊楚王也伍子胥前功多後戮死非知有盛衰也前遇閻閻後遇夫差也夫驥罷監車此非無形容也莫知之也使

卷之九十

六

驥不得伯樂安得千里之足造父亦無千里之手矣夫蘭茝生於茂林之中深山之間人莫見之故不芳夫季者非為通也為窮而不困憂而志不衰先知禍福之始而心無惑焉故聖人隱居深念獨聞獨見夫舜亦賢聖矣南面而治天下惟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于刑戮之中則為善矣亦何位之有桀殺閼龍逢紂殺王子比干不慧乎於此皆不遇時也故君子務季修身端行而須其時者也子無惑焉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韓嬰

孔子困于陳蔡之間七日不食太公任往吊之曰子几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子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島焉

其名曰意忌其為鳥也盼、帳、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且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師知以驚愚修身以明遲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成者無功、成者隳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眾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純、常、乃比于狂削迹指勢不為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赭褐食杼粟入獄不亂群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况人乎南華

卷之九十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姦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木拱還目而窺之仲恐其廣已而造大也愛已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渴寒暑窮極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為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况乎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已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于鵲

卷之九十

十八

鷓鴣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尔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神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休遊而終矣南華
孔子遭厄于陳蔡之間絕糧七日弟子餒病孔子絃歌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礼乎孔子弗應曲終而曰由來吾語汝君子好樂為無驕也小人好樂為無懼也其誰之子不我知而從我者乎子路說援戚而舞三終而出明日免於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遭此難也其弗忘矣孔子曰善惡何矣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也吾聞之君上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行不彰庸知其非激憤厲志之始於是乎在家語
子遭難陳蔡之境絕糧弟子皆有飢色孔子歌兩柱之間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礼乎孔子不應曲終而曰由君子好樂無為驕也小人好樂為無懼也其誰知之子不我知而從我者乎子路不悅援干而舞三終而出及至七日孔子修樂不休子路慍見曰夫子之修樂時乎孔子不應樂終而曰由昔者齊桓伯心生于管勾踐伯心生于會稽晉文伯心生于驪氏故居不出思不遠身不約則智不廣庸知而不遇之於是

興明日見於尼子貢就轡曰二子從夫子而遇此難也其不可忘也孔子曰惡是何也語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醫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人也吾聞人君不困不成王列士不困不成行昔者湯困於呂文王困於羑里秦穆公困於殽齊桓困於長勺勾踐困於會稽晉文困於驪氏夫困之為道從寒之及燠之及寒也唯賢者獨知而難言之也易曰困亨貞大人言无咎有言不信聖人所與人難言信也說苑

孔子之宋匡人蘭子韓詩說苑有將類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戰將與之戰下開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世

卷之九十

九

俗之愚者手韓詩說苑作何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以迷先王好古法而為咎者則非丘之罪也命也夫韓外傳作若吾非陽虎而命也由敬予和女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韓詩有詩曰來游來無為孔子曰不現高崖何以知顛墜之患不臨深淵何以知沒溺之患不現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者其不在此乎士慎此三者則無累於身矣家語曰莊子秋水篇云孔子游於梁而魚見之命也求通父矣而不得時也當免矣而天下無窮矣人無非知也韓詩說苑有將類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戰將與之戰下開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世

制矣無凡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國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孔子適衛路出於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衛而止之孔子弟子有公良儒者為人賢長有勇力以私車五乘從夫子行喟然曰昔吾從夫子遇難於匡伐樹於宋今遇困於此命也夫與其見夫子仍遇於難寧我闕死挺劍而合眾將與之戰蒲人懼曰苟無適衛吾則出子以盟孔子而出之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乎孔子曰要我以盟非義也衛侯聞孔子未喜而郊迎之問伐蒲對曰可哉公曰吾大夫以為蒲者衛之所以待晉楚也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吾之所伐者不過四五人矣公曰善卒不果伐他日吳公又与

卷之九十

十

夫子語見飛雁過而仰視之色不說孔子乃逝家語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盜於耦沙之中盡取其衣裳車牛步而去視之歎然無憂去之色盜追而問其故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盜曰嘻賢矣夫既而相謂曰以彼之賢往見趙君使以我為必困我不如殺之乃相與追焉之中下作盜求其索中之載則與之求其車馬則與之求其衣被則與之牛缺出而盜相謂曰此天下之闕也今辱之若此必不復生不如相與追而殺之以滅其跡而殺之燕人聞之聚族相戒曰遇盜莫如上地之牛缺也皆受教俄而其弟適秦至閭下果遇盜憶其兄之戒因以盜力爭既而不如其弟適秦至閭下果遇盜憶其兄之戒因以盜力爭既而不

將者焉既為盜矣仁將焉在遂殺之又傍害其黨四五人焉
冲虛鴻烈曰秦牛飲徑于山中而遇盜奪之車馬解其囊
盜問其衣被盜還又領之無恨色也志雖然有以自得也
缺曰車馬所以載身也衣被所以掩形也聖人不動何也秦牛
其來盜相視而笑曰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者世之聖
人也以此而見王必且以我為事也還反殺之此能知也
有通者應卒而不知也而能于敢而未敢者于不敢也
行也而未知所以為人知也而能于知而不知者于知而
于冥則几于通矣詩曰人亦有言無哲不愚此之謂也
趙使人謂魏王曰為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
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自上屋騎危謂使者曰與其以死
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趙不如王地則王奈何故不
若與定割地然後殺痤魏王曰善痤因上書信陵君曰痤故
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痤而魏王聽之有如強姦亦將襲趙
之欲則君且奈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說苑
燕太子丹質於秦王遇之無礼不得意思欲歸請於秦王
王不聽謬言曰令烏頭白馬生角乃可丹仰而嘆烏即頭白
馬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為机發之橋欲陷丹驅馳過
之而橋不發遁到關門不開丹為鷄鳴於是眾鷄悉鳴遂
歸博物志
俗說高祖與項羽戰於京索道于薄中羽追來之時鳩止鳴
其上追之者以為必無人遂得脫及即位異此鳩故作鳩狀
以扶老庸道元

近塞上之人有善術者馬無故亡而入胡人皆弔之其父曰
此何遽不為福乎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
父曰此何遽不能為禍乎家富良馬其子好騎墮而折其髀
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不遽為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
壯者引絃而戰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父子相
保故福之為禍之為福化不可極深不可測也鴻烈
或曰斯道豈信哉曰何為其不信也世之治也行善者獲福
為惡者得禍及其亂也行善者不獲福為惡者不得禍變數
也知者不以變數疑常道故循福之所自未防禍之所由至
也遇不遇非我也其時也夫施吉報凶謂之命施凶報吉謂
之幸守其所志而已矣易曰君子以致命遂志然行善而不
獲福猶多為患而不得禍猶少總夫二者豈可舍多而從少
也曾子曰人而好善福雖未至禍其遠矣人而不好善禍雖
未至福其遠矣故詩曰習谷風惟山崔嵬何木不死何草
不萎言盛陽布德之月草木猶有枯落而與時謬者况人事
之應報乎故以歲之有凶穰而荒其稼穡者非良農也以利
之有盈縮而棄其資貨者非良賈也以行之有禍福而改其
善道者非良士也詩云顯中如圭如璋令聞令望懔懔
君子四方為綱舉珪璋以喻其德貴不変也徐幹
仲長子光曰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為文中子以為知

言又曰其名弥消其德弥長其身弥退其道弥進此人其知之矣文中子

尤悔

桀固於焦門而不能自非其所行而悔不殺湯於憂臺紂拘於宜室而不反其過而悔不誅文王於羑里鴻烈

魯昭公棄國走齊詳見君齊公問焉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

之蚤奚道至于此乎昭公對曰吾少之時人多愛我者吾休

不能親人多諫我者吾志不能用說先作臣始為太子時人多愛臣是則內無拂說死而外無輔拂無一人諫諛我

者甚衆譬之猶秋蓬也孤其根而美枝葉秋風一至根且拔

卷之九

廿

矣景公辨其言以語晏子曰使是人反其國豈不為古之賢

君子晏子對曰不然夫愚者多悔不肖者自賢溺者不問墜

迷者不問路溺而後問墜迷而後問路譬之猶臨難而遽鑄

兵噎而遽掘井雖速亦無及已晏子

南容說仲孫何忌既除長而昭公在外未之命也定公即位

乃命之辭曰先臣有遺命焉曰夫礼人之幹也非礼則無以

立屬家老使命二子季子孔子孔子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

云君子是則是微孟倍子可謂則微矣懲已所病以誨其嗣

大雅所謂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是類也夫家語

衛灵公襁被以與婦人游子貢見公曰衛其亡乎對曰昔

者夏桀殷紂不任其過故已成湯文武知任其過故興衛其亡也

景公登路寢之臺不能終而息乎陸愆然而作色不悅曰孰

為臺病人之甚也晏子曰君欲節于身而勿高使人高之而

勿罪也今高從之以罪卑亦從之以罪敢問使人如此可乎

古者之為宮室也足以便生不以為奢侈也故節于身謂於

民及夏之衰也其王桀背棄德行為瑤室玉門殷之衰也其

王紂作為頃宮靈臺卑狹者有罪高大者有賞是以身反焉

今君高亦有罪甚于夏殷之王民力殫乏也而不免于罪嬰

悲國之流失而公不得事也公曰善寡人自知誠費財勞民

卷之九

廿

以為無功又從而怨之是寡人之罪也非夫子之教豈得守

社稷哉遂下再拜不果登臺晏子

齊簡公有臣曰諸御鞅諫於簡公曰陳成常與宰予之二臣

者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也相攻唯固則危上矣願君之去

一人也簡公曰非而細人所能識也君先凡何陳成常果攻

宰予于庭即簡公于廟簡公喟然太息曰余不能用鞅之言

以至此患也失其數無其勢維悔先所鞅也與無悔同是不

知恃可恃而恃不恃也見君臣門

東閭子嘗富貴而後乞人問之曰公何為如是曰吾自知吾

嘗相六七年未嘗薦一人也吾嘗富三千萬者再未嘗富一

人也不知是出身之咎然也孔子曰物之難矣小大多少各有怨惡數之理也人而得之在於外假之也說苑

宋昭公出亡至于鄙喟然嘆曰吾知所以亡矣吾朝臣千人發政舉吏無不曰吾君聖者侍御數百人被服以立無不曰吾君麗者內外不聞吾過是以至此由宋君視之人士之所

卷之九十

五

環佩左光照右：光照左太子讀書不視莊侯他問曰齊國有寶乎太子曰主信臣忠百姓戴之寶也莊侯他應

秦襄王賜白起伏劍將自刎曰我有何罪於天乎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我詐而盡坑之是以

死遂自殺白起知已前罪服更後罰也夫白起知已所以罪不知趙卒所以坑如天審罰有過之人趙降卒何辜于天如

秦二世使、者詔殺蒙恬、喟然歎曰我何過于天無罪而死良久徐曰恬罪故當死矣夫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徑萬

卷之九十

某

與功此其子弟過誅不亦宜乎何與乃罪地脉也夫蒙恬之言既非而太史公非之亦非是何則蒙恬絕脉罪至當死地

之內暴戾恣睢聚黨數千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獨何道哉
若此言之顏回不當早夭盜跖不當全活也不怪顏淵不當
夭而獨謂蒙恬當死過矣王充

漢將李廣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
其中而諸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然以胡軍功取侯者數十
人而廣不為侯後人然終無尺寸之功以得見封邑者何也
豈吾相不當侯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常有恨者乎廣
曰吾為隴西太守羌常反吾誘而降之八百餘人吾詐而同
日殺之至今恨之獨此矣朔曰禍莫大于殺已降此乃將軍
所以不得侯者也李廣然之聞者信之夫不侯猶不王者也

卷之九十

華

不侯何恨不王何負乎孔子不王論者不謂之有負李廣不
侯王朔謂之有恨然則王朔之言失論之實矣王充

子苑第九十一卷

壽夭



壽夭

卷之九十一

一

堯親乎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舜使
聖人富堯曰舜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舜封人曰壽富多男子
人之所欲也汝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
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為
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
則何懼之有富而使八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鵠居而數
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備德就
聞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三患莫至身常
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而
齊桓公逐白鹿至麥丘之邦遇人曰何謂者也對曰臣麥丘
之邦人桓公曰叟年幾何對曰臣年八十有三矣桓公曰美
哉與之飲曰叟蓋為寡人壽也對曰野人不知為君王之壽
桓公曰蓋以叟之壽祝寡人矣邦人奉觴再拜曰使吾君固
壽金玉之賤人氏是寶桓公曰善哉祝乎寡人聞之矣至德
不孤善言必再叟蓋優之邦人奉觴再拜曰使吾君好學士
而不惡問賢者在側諫者得入桓公曰善哉祝乎寡人聞之
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叟蓋優之邦人奉觴再拜曰無使群臣

百姓得罪於吾君無使吾君得罪於群臣百姓桓公不悅曰此言者非夫前二言之祝史其卑之矣邦人潛然而涕下曰願君熟思之此一言者夫前二言之上也臣聞子得罪於父可因姑姊妹謝也父乃赦之臣得罪於君可使左右謝也君乃赦之昔者桀得罪於臣也至今未有為謝也桓公曰善哉寡人賴宗廟之福社稷之靈使寡人遇史於此扶而載之自御以歸薦之於廟而斷政焉桓公之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車者非獨管仲也亦遇之於是詩云濟、多士文王以寧韓嬰曰新序曰桓公田至北麥丘見麥丘邑人問子三矣公曰美哉壽乎其以子壽祝寡人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壽金玉是賤人高寶桓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

卷之九十一

三

言必再吾子其復之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無恙李無惡下問賢者在傍諫者得人桓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吾子其復之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無恙李無惡百姓桓公憐然作色曰吾聞之子得罪於父臣得罪於君未索聞君得罪於臣者也此一言者非夫二言之長也子更之麥丘邑人坐拜而起曰此一言者非夫二言之長也子更於父可以因姑姊妹謝也此一言者非夫二言之長也子更因使群左而謝之君能赦之昔桀得罪於臣得謝於君可以王此則君之得罪於臣者也莫為謝至今不赦公曰善桓公家之福社稷之靈使寡人遇史於此扶而載之自御以歸禮之於廟而斷政焉桓公之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子其封人曰年幾何矣對曰鄭人子之年八十五矣公遊於麥丘復之曰使君之嗣壽皆若鄭君之年長于胡公曰善哉子其君得罪於臣者乎要子諫曰君過矣彼雖有罪則可安有乎民諫乎公曰寡人固也于是賜封人麥丘以高邑

哀公問於孔子曰仁者壽乎智者壽乎孔子對曰然人有三

死而非其命也已自取也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勞佚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干其君嗜慾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以少犯眾以弱侮強忿怒不類動不量力兵共殺之此三者死非命也人自取之若夫智士仁人將身有節動靜以義喜怒以時無害其性雖得壽焉不亦宜乎家語

哀公問於孔子曰二三大夫皆勸寡人使隆敬於高年何也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將天下實賴之豈唯魯哉公曰何也其義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後氏貴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焉高年者貴於天下久矣次於事

卷之九十一

三

親是故朝廷同爵而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則不仕朝君問則就之而憐達乎朝廷矣其行也肩而不並不錯則隨班白者不以其任於道臨矣居鄉以齒而老窮不墮強不犯弱眾不暴寡而憐達乎州巷矣古之道五十不為甸後頒禽隆之長者而憐達乎蒐狩矣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憐達於軍旅矣夫聖王之教孝悌發諸朝廷行於道路至於州巷放於蒐狩循於軍旅則眾咸以義死之而弗敢犯公曰善哉寡人雖聞之弗能成家語

或曰壽可益乎曰德曰田牛之行德矣冒壽之不得益也曰德故爾如四之殘牛之賊也焉得尔曰殘賊或壽曰彼要也

君子不妄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自然之道也君子忠人况已乎小人欺人乎楊子

或問龍龜鴻鵠不亦壽乎曰壽曰人可壽乎曰物以其性人以其仁楊子

命者何謂也人之壽也天命已使生者也命有三科以記驗有壽命以保度有遭命以遇暴有隨命以應行習壽命者上命也若言文王受命惟中身享國五十年隨命者隨行為命若言急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矣又欲使民務仁主義闕無滔天滔天則司命舉過言則用以弊之遭命者逢世殘賊若上遭亂君下必災變暴至天絕人命沙鹿崩于受邑是也冉伯牛危言正行而遭惡疾孔子曰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白虎通

卷之九十一

四

天子父事三老者適成於天地人也兄事五更者訓於五品也更者長也更相代至五也能以善道改更已也又三老一謂父也舊也壽也皆取首妻男女完具者古者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饌三公設几九卿正履使者安車轅輪送迎而至其家天子獨拜于屏其明旦三老詣闕謝以其禮過厚故也又五更或為叟、老稱與三老同義也獨斷

或問仁者壽何謂也曰仁者內不傷性外不傷物上不違天下不違人處正居中形神和故邪微不至而休嘉集之壽之

術也曰顏冉何曰命也麥不終夏花不濟春如和氣何雖云其短長亦在其中矣荀悅

或問有數百歲人乎曰力稱烏獲捷言堯禹期實言聖云仲尼壽稱彭祖物有俊傑不可誣也荀悅

或問孔子稱仁者壽而顏淵早夭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而此千子奮身陷大禍豈聖人之言不信而欺後人耶故司空圖川荀爽論之以為古人有言死而不朽謂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其身致矣其道猶存故謂之不朽夫形體者人之精魄也德義令聞者精魄之榮華也君子愛其形體故以成其德義也夫形體固自朽斃消亡之物壽與不壽

卷之九十一

五

不過數十歲德義立與不立差數千歲豈可同日言也哉顏淵時有百年之人今寧復知其姓名耶詩云萬有千歲屆壽無有害人豈有萬壽千歲者皆令德之謂也由此觀之仁者壽豈不信哉傳曰所好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比于子胥皆重義輕生者也以其所輕獲其所重求仁得仁可謂慶矣挺鍾擊磬所以發其聲也焚香燒薰所以揚其芬也賢者之窮厄戮辱此挺擊之意也其死亡陷溺此焚燒之類也北海孫卿以為死生有命非他人之所致也若積善有慶行仁得壽乃數化之義誘人而紬於善之理也若曰積善不得報行仁者凶則愚惑之民將走於惡以反天常故曰民可使

由之不可使知之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至也若夫求名之徒殘疾厭體冒厄危戮以徇其名則曾參不為也子胥違君而適仇國以雪其耻與父報仇悖人臣之禮長叛弑之原又不深見二主之異量至於懸首不化斯乃凶之大者何慶之有幹以為二論皆非其理也故作辨天壽云幹聞先民稱所惡於知者為鑒也不其然乎是以君子之為論也必原事類之宜而循理焉故曰說成不可問也義立而不可亂也若夫二難者苟既違本而死又不以其實夫聖人之言廣矣大矣變化云為固不可以一槩齊也今將妄舉其目以明其非夫壽有三有王澤之壽有聲聞之壽有行仁之壽

卷之九十一

六

書曰五福一曰壽此王澤之壽也詩云其德不爽壽考不忘此聲聞之壽也孔子曰仁者壽此行仁之壽也孔子云老者以仁者壽利養萬物萬物亦受利矣故必壽也荀氏以死而不朽為壽則書何故曰在昔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於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乃乃雖不敢荒寧加靖殷邦至於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依能保惠庶民不侮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知小人之勞苦

卷之九十一

七

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者周公不知天壽之意乎故言聲聞之壽者不可同於王澤是以達人必參之也孫氏專以王教之義也惡惡感之民將反天常孔子何故曰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又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欲使知去食而必死也昔者仲尼乃欲民不仁不信乎夫聖人之教乃為明允君子豈徒為惡感之民哉惡感之民威以斧鉞之戮懲以刀墨之刑遷之他邑而流於裔土猶或不悛况以言乎故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然則荀孫之義皆失其情亦可知也昔者帝嚳已前尚矣唐虞三代承事可得畧聞乎自堯至于武王自稷至於周召皆仁人也君臣之數不高少矣考其年壽不高矣斯非仁者壽之驗耶又七十子豈殘酷者哉顧其仁有優劣耳其天者惟顏回據一顏回而多疑其餘無異以一鈞之金權於一車之羽云金輕於羽也天道迂闊昧難明聖人取大畧以為成法亦安能委曲不失毫芒無差跌乎且夫信無過於四時而春或不華夏或墮霜秋或雨雪冬或無冰豈復以為難哉所謂禍者已欲違之而反觸之者也此于子胥已知其必然而樂為焉天何罪焉天雖欲福仁亦不能以手臂引人而亡之非所謂無慶也苟今以此設難而解以捷擊薰燒於事無施孫氏識此于子胥亦非其理也殷有三仁

比干居一何必啟手然後為德子胥雖有仇君之過猶有觀心知仁懸首不化故臣之節也夫且賢人之道者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或見危而授命或望善而避舉或披髮而狂歌或三黜而不去或辭聘而山棲或思屏而俯就豈得責以聖人也哉嗚呼通節之士實閔斯事其審之云耳徐幹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蒯聶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也

顏回魯人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早死家語

卷之九十一

八

昔王子山有異才年二十而得惡夢作夢賦二十一溺死於湘浦郡道元

歎逝

孔子有母之喪既練陽虎吊焉私於孔子曰今季氏將大饗境內之士子開諸孔子曰丘弗聞也若聞之雖在衰絰亦欲與往陽虎曰子謂不然乎季氏饗士不及子也陽虎出曾點問曰之何謂也孔子曰已則衰服猶應其言示所以不非也家語

孔子之弟子琴張與宗魯友衛齊豹見宗魯於孔子孟繁孟

繁以為參蕪焉及齊豹將殺孟繁告宗魯使行宗魯曰吾由子而事之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可也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中公孟宗魯皆死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孔子曰齊豹之盜而孟繁之賊也汝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利病子回不以回事人不蓋非義不犯非禮汝何弔焉琴張乃止家語

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皆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之寢朋友吾哭之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今於野則已踈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而見

卷之九十一

九

我吾哭於賜氏遂命子貢為之主曰高爾哭也來者汝拜之知伯高而來者汝勿拜既哭使子張往弔焉未至冉求在衛攝束帛蔡馬而以將之孔子聞之曰異哉使我不成禮於伯高者是冉求也家語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耶曰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斲言而言不斲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於新

火傳也不知其盡也南華

秦佚死充奮子哭之其役曰天下皆死先生何哭為也充奮子曰天下皆哭安得不哭其役曰哭者必哀而先生未始哀何也充奮子曰舉天之下吾無與樂安所取哀充奮子

顏回死魯定公吊焉使人訪於孔子孔子對曰凡在封內皆臣子也禮君吊其臣升自東階向尸而哭其恩賜之施不有也家語○抱朴子有定公乃升自東階行君臣禮焉

季桓公死魯大夫朝服而吊子游問於孔子曰禮乎夫子不答他日又問子曰始死則哭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汝何疑焉家語

卷之九十一

十一

魯昭公夫人吳孟子卒不計於諸侯孔子既致仕而往吊焉適于季氏季氏不經孔子授經而不拜子游問曰禮與孔子曰主人未成服則吊者不經焉禮也

季孫之母死哀公吊焉曾子與子貢吊焉閭人為君在弗內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廄而修容焉子貢先入閭人曰鄉者已告矣曾子歆入閭人辟之涉內需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檀弓

哀公使人吊黃尚過諸道辟於路室官而受吊焉曾子曰黃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吊之對曰君之臣不免

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檀弓

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吊焉主人未小歛經而往主人既小歛子游出經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經檀弓

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吊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無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檀弓

曾子襲裘而吊子游褫裘而吊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焉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褫裘而吊也主人既小歛袒括髮子游即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曾子曰我過矣夫夫是也檀

卷之九十一

十二

子游即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曾子曰我過矣夫夫是也檀

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吊進書子服惠伯為介及郊而慙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檀弓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吊曾子曰我吊也與執檀弓

有若之喪悼公吊焉子游擯由左檀弓

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吊舍曰寡君使容居坐舍進侯玉其使容居以舍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則易于

則于易于雜者未之有也容居對曰容居聞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祖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魯人也不敢忘其祖也

魏公子無忌死韓君將親吊焉其子崇之以告子順曰必辭之禮鄰國君吊君主之令君不命子則子無所受其君也其子辭韓君乃止孔鮒

生而相與交通故曰留賓自天子至士各有次贈死不及柩尸吊生不及悲哀非禮也故古者吉行五十里奔喪百里贈謂及事之謂時禮之大者也春秋曰天王使宰嚭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者何喪事有賵者蓋以乘馬束帛與馬曰賵

卷之九十一

十一

貨財曰賵衣被曰襚口實曰啗玩好曰贈知生者賵賵知死者贈賵所以送死也賵賵所以佐生也與馬束帛貨財衣被玩好其數奈何曰天子乘馬六匹諸侯四匹大夫三匹元士二匹下士一匹天子束帛五疋玄纁二各五十尺諸侯玄纁二各三十尺大夫玄纁二各三十尺元士元一纁一各二丈下士綵纁各一疋庶人布帛各一疋天子之賵乘馬六匹乘車諸侯四匹乘輿大夫曰參與元士下士不用與天子文繡衣各一襲到地諸侯覆跗大夫到跗士到跗天子啗實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璣士以貝庶人以穀實位尊德厚及親者賵賵啗厚貧富亦有差二三四五之數取之

天地而制奇偶度人情而出節文謂之有因禮之大宗也

益州郡有葉榆縣西北十里有吊鳥山衆鳥千百為群其會鳴呼啁嘶每歲七八月至十六日則止一歲六至雖雀來吊夜燃火而取之其無味不食似特悲者以為義則不取也俗言鳳凰死於此山故衆鳥來吊因名曰吊鳥郡通元

董常死文中子哭於寢門之外拜而受吊文中子鄉人有喪文中子必先往反必後文中子

文中子見線絰而哭不輟者遂吊之間喪期曰五載矣予泣然曰先王之制不可越也文中子

卷之九十一

十一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墮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墮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斲之匠石曰臣則嘗斲斷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南華

介休城東有徵士郭林宗宋子浚二碑宋浚以有道司徒徵林宗縣也辟司徒掾太尉以疾辭其碑文云將蹈洪崖之遐迹紹巢由之逸軌翔匠外以舒翼起天路以高峙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三建寧四年正月丁亥卒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痛乃樹碑表墓昭銘景行云陳留蔡伯喈范陽盧子

幹扶風馬日碑等遠來奔喪朋友服心表暮年者如韓子助
宋子浚等二十四人其餘門人著錫裏者千數其碑文故蔡
伯喈謂盧子幹馬日碑曰吾為天下碑文多矣皆有慙容唯
郭有道無愧於色矣

諸葛亮亮百姓野祭步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向充共表云臣
聞周人思邵伯之德甘棠高之不伐越懷范蠡之功鑄金以
存其像亮德軌遐逝勲蓋來世王室之不壞實賴斯人而使
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追述在昔者也今若
盡順民心則黷而無典建之京師又逼宗廟此聖懷所以惟
疑也臣謂宜近其墓立之汚陽斷其私祀以崇正礼始聽立

卷之九十一

十四

紀斯廟蓋所放置也鍾士季征蜀枉駕設祠營東即八陣圖
也遺墓略在崩旆難識

羊祐之墓陽也與鄒潤甫嘗登峴山及祐薨後人立碑於故
處望者悲感杜元凱謂之墮淚碑郡道元

董常死文中子哭之終日不絕門人曰何悲之深也曰吾悲
夫天之不相道也之子歿吾亦將逝矣明王維與無以定礼
樂矣文中子

賈誼天漢文崩則漢祚可見矣文中子

達生

何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閭戶晝瞑何荷甘

日中夢尸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嚶然放杖
而笑曰天知子僻陋慢弛故棄子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子
之狂言而死矣夫余惆悵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
繫焉今於道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
而死又况夫體道者乎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
之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南華

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
生無而生有形必終者也天地終乎與我偕終：進乎不知
也道終乎本無始進乎本不义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
於無形不生者非本不生者也無形者非本無形者也生者

卷之九十二

十五

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而欲
恒其生盡其終感於數也精神者天之分骨髓者地之分屬
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歸
也歸其真宅黃帝曰精神入其門骨髓反其根我尚何存人
自生至死大化有四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其在嬰
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如焉其在少壯則血
氣飄溢歡慮先起物所攻焉德故衰焉其在老耄則欲慮去
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雖未及嬰孩之全方於少壯間矣其
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反其極矣冲虛

庖人羹蟹遺一足凡工蟹已羹而遺足尚動是生死者一氣

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若何滯去此而死乎艾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晏子獨笑于旁公劓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遊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涕泣子之獨笑何也

集

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勇者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則吾君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于君也而獨為之流涕是不仁也不仁之君見一諂諛之臣見二此臣之所以獨竊笑也又曰景公出遊于公年北面望諸齊國曰嗚呼使古無死何如晏子曰昔者上帝以人之沒為善仁者無死不仁者伏焉若使古而無死丁公太公將有齊國桓襄文武將皆相之君將戴笠衣褐執鉞搢耒以墮竹畝畝之中孰敢患死又曰景公飲酒樂公則因之有違伯陵因之蒲姑氏得焉昔矣鳩氏始居此地季則因之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其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晏子曰列子曰齊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嗚呼國乎嗚呼國乎若何滿去此國而死乎使古無死者寡人今日之食惡肉可得而食焉兩後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況吾君乎晏子獨笑于旁景公雪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之

林類年且百歲底春披裘拾遺穗於故畦並歌並進孔子適
衛望之於野碩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
行逆之隴端面之而嘆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
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邪子貢
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
而拾穗行歌乎林類咲曰吾之所以為樂人皆有之而反以

本

為憂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為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及故死於足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營々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彼得之而盡者也仲康子貢問於孔子曰死者有知乎將無知乎子曰吾欲言死之有知將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吾欲言死之無知將恐不孝之子棄其親而不養賜欲知死者有知與無知非今之急後自知之家語○列子曰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尼曰生無所息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

曰有焉耳望其墳墓如也寧如也墳如也則知所息矣
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之息焉小人伏焉仲尼曰賜汝知之矣
人齊知死之息也○要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仁者息焉不
惡未死之息也○要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仁者息焉不
為仁者伏焉死也者德之微也○古者謂死也人死而後
一非則生也人死而後生也○古者謂死也人死而後
遊于四方而不歸者何人矣○古者謂死也人死而後
人鍾賢也○古者謂死也人死而後生也○古者謂死也
世必以死為歸○古者謂死也人死而後生也○古者謂死也
曰聖人知死之息也○古者謂死也人死而後生也○古者謂死也
一休焉○古者謂死也人死而後生也○古者謂死也
云風夜照○古者謂死也人死而後生也○古者謂死也
此賜教休也○古者謂死也人死而後生也○古者謂死也
易也○古者謂死也人死而後生也○古者謂死也
之何其休也○古者謂死也人死而後生也○古者謂死也

卷之九十一

百不知其時之遷易○古者謂死也人死而後生也○古者謂死也
棺乃止○古者謂死也人死而後生也○古者謂死也
於孔子曰賜教休也○古者謂死也人死而後生也○古者謂死也
云溫恭朝夕○古者謂死也人死而後生也○古者謂死也
願息而事親○古者謂死也人死而後生也○古者謂死也
焉可以息哉○古者謂死也人死而後生也○古者謂死也
息于朋友○古者謂死也人死而後生也○古者謂死也
可以息哉○古者謂死也人死而後生也○古者謂死也
爾索綯○古者謂死也人死而後生也○古者謂死也
則賜教休也○古者謂死也人死而後生也○古者謂死也
高則填也○古者謂死也人死而後生也○古者謂死也
此乎死也○古者謂死也人死而後生也○古者謂死也
人休焉○古者謂死也人死而後生也○古者謂死也
子祀子與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為首以生為
脊以死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
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俄而子與有病子祀往問之

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為此拘也○也曲倭發背上有五管
頤隱於齋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間而無
事駢聯而鑢於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為此拘也○也
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子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
子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子因以求鴉炙
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子因而乘之豈更駕哉
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
之所謂縣解者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
久矣吾又何惡焉俄而子來有病喘且死其妻子環而
泣之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

卷之九十一

又將奚以汝為將奚以汝適以汝為鼠肝乎以汝為丘臂乎
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
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
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言生者乃所以善吾
死也今火冶鑄金、鑄躍曰我且必必鑄鉞大冶必以不
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不
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
哉成然寐遽然覺而華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
相與於無相與孰能登天遊霧撓桤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

窮三人相視而嘆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聞而子桑戶死未幾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及其真而我猶為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礼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礼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汝往吊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為附贅縣疣以死為決疣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体忘其肝膽遺其耳目

卷之九十一

廿

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彼又惡能憤然為世俗之礼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南華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感居喪不衰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

一恠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道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共夢未始覺者邪且彼有骸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言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南華

卷之九十一

廿

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高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南華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蹙蹙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者虛垢也死生而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又何惡焉南華

公叔文子升於坂丘遵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

欽葵馬蓮伯玉曰吾子樂之則暖清前禮了

李武子寢疾蟠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惟公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禮了

孔子晨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而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喆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則吾安仗喆人其萎吾將安故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歎而言曰賜汝來何遲也不疇昔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即與賓主夾之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

卷之九十一

廿三

賓之而立也歆人也禮子子疇昔十夫明王不興則天下其孰能宗余殆將死遂寢病七日而終時年七十有三矣家語

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家語

夫子見禾之三變也滔然曰狐鄉丘而死我其首木乎鴻烈

瞿鵠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爲

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受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汝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鴉炙子嘗爲汝妄言

之汝以妄聽之奚旁日月挾宇宙而高其脰合置其滑稽以隸相尊衆人後、聖人愚託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隳子惡乎知悅生之非感耶子惡乎知惡死之非萌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匡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子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

卷之九十一

廿三

者自以爲覺竊然知之者乎牧豕圉哉丘也與汝皆夢也子謂汝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吊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南華

魏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愛其相室曰公之愛子天下無有今子死不愛何也東門吳曰吾常無子、之時不愛今子死乃與嚮無子同臣奚憂焉冲虛

子求行年五十有四而病偃僂脊管高乎頂腸下迫頤兩髀在上燭管指天旬旬自闕於井曰偉哉造化者其以我而此拘、邪此其視變化亦同矣鴻烈

成子高寢疾慶遺入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

何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雖生無益於人吾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則擇不毛之地而葬我焉

禮了

楊朱之友曰李梁李梁得疾七日大漸其子環而泣之請暨李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莫不為我歎以曉之楊朱歎曰天其不識人胡能竟匿祐自天弗孽由人我乎汝乎其弗知乎暨乎丑乎其知之乎其子弗曉終謂三暨一曰矯氏二曰俞氏三曰盧氏診其病矯氏謂李梁曰汝寒溫失節虛實失度病由饑飽色欲精慮煩散非天非鬼雖漸可攻也李梁曰哀暨也並屏之俞氏曰汝始貽氣不足乳湮有

卷之九十一

四

餘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弗可已也李梁曰良暨也且食之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稟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藥石其如汝何李梁曰神暨也重貽遠之愆而李梁之疾自瘳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生如賤之所能失亦非輕之所能薄故貴之或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或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非反也此自生自死自厚自薄或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順也非順也此亦自生自死自厚自薄冲虛

楊朱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有賢愚貴賤是

所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所同也雖然賢愚貴賤非所能也臭腐消滅亦非所能也故生非所生死非所死賢非所賢愚非所愚貴非所貴賤非所賤然而萬物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先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一矣孰知其異且趣當生莫遑死後冲虛

楊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此語至矣相憐之道非惟情也勤能使逸饑能使飽寒能使溫窮能使達也相捐之道者非不相哀也不含珠玉不服文錦不陳犧牲不設明器也冲虛

卷之九十一

五

孟孫陽問楊子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新不死可乎曰理無不死以新久生可乎曰理無久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且久生奚為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休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若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况久生之苦也乎孟孫陽曰若然速亡愈於久生則錢鋒刃入湯火得所忘矣楊子曰不然既生則廢而任之完其所歆以俟於死將死則廢而任之完其所之以放於盡無不廢無不任何遲遲速速於其間乎冲虛

無所由而常生者道也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常也由生

而亡不幸也有而由而常死者亦道也由死而死故雖未終而自亡者亦常由死而生幸也故無用而生謂之道用道得終謂之常有而用而死者亦謂之道用道而得死者亦謂之常有季梁之死楊朱望其門而歎隨梧之死楊朱撫其尸而哭

隸人之生隸人之死衆人且歎衆人且哭

子列子適衛食於道從者見百歲髡髻蹇蹇而指頤謂弟子百豐曰唯子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此過養乎此過歎乎以冲虛○莊子至樂篇云莊子之楚見空輶輪駘然有形微國之事奔競之謀而高此多將子有不善之術悅道父母之此手於是語幸獲輶輪枕而卧夜半輶輪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歎聞死之

卷之九十一

廿六

說乎莊子曰然爾難曰死無君子工無臣于下亦無四時之事使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通也莊子不信曰識子歎之乎爾難深嘆感類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問之

莊子妻死惠子吊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歎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歎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難乎坐苟之間實而有氣一變而有形一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商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歌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南華

莊周病劇弟子對之泣應曰我今死則誰先更百年則誰後必不得免何貪於須臾

莊子將死弟子將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賻送吾葬其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鵲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烏鵲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以不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其徵也不徵明者唯為之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勝神也父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呂覽博物志曰鴻臺子羽子溺水而死歎葬之咸明曰此命也與蝶幾何親與魚蟹何仇逆使葬

卷之九十一

廿七

不能知一則無一之能知也譬吾處於天下也亦為一物矣不識天下之以我備其物與且惟無我而物無不備者乎然則我亦物也物亦物也物之與物也有何以相物也雖然其生我也將以何益其殺我也將以何損夫造化者既以我為坯矣將無所為之矣吾安知夫剝矣而歎生者之非感也又安知夫絞經而求死者之非福也或者生乃徭役也而死乃休息也天下茫茫其生我也不擇求己其殺我也不擇求止歎生而不事憎死而不辭賤之而不弗憎貴之而不弗喜隨其天資而安之不極吾生也有七尺之形吾死也有一棺之土吾生之以于有形之類猶吾死之淪于無形之中也然則吾生

也物不以益衆者死也土不加以厚吾又安知所喜增利害其間者乎夫造化者之攫援物也譬猶閭人之埏埴也其取之地而已為盆盎也與其未離於地也無以異其已成器而破碎漫漶而復歸其故也與其為盆盎亦無以異矣夫臨江之鄉居人汲水以浸其園江水弗憎也若滂之家決滂而注之江滂水弗樂也是故其在江也無以異其漫園也其在滂也亦無以異其在江也是故聖人因時以安其位當世而樂其業鴻烈

賈誼在長沙鵬鳥集其承塵長沙俗以鵬鳥至人家主人死誼作鵬鳥賦齊死生等榮辱以遺憂累焉西京雜記

卷之九十一

廿八

杜子夏葬長安北四里臨終作文曰魏郡杜鄰主志忠款犬馬未陳奄先草露骨肉歸於后土氣魂無所不之何必故丘然後即化封於長安北郭此焉宴息及死命刊石埋於墓側墓前種松柏樹五株至今茂盛西京雜記

或曰人有齊死生同貧富等貴賤何如曰作此者其有惧乎信死生齊貧富同貴賤等則吾以聖人為囂、楊子

山陽太守汝南薛恭祖喪其妻不哭臨殯於棺上大言自同恩好四十餘年服食祿賜男女成人幸不為夫復何恨哉今相及也今按札為適妻杖重於宗也妻者既齊於已澄灑酒以養姑舅契關中饋經理委織縫、傳重其為恩萬勤至

矣且鳥獸之微尚有回翔之思啁噍之痛何其死喪之感終始永絕而曾無惻容尚當內崩傷外自矜飾此為矯情偽之至也俚語婦死腹悲唯身知之又言妻非礼所與此何礼也豈不悖哉大尉山陽王襲與諸子並杖太傅汝南陳蕃表阮皆制衰經列在服位躬入隨哀以送之近得礼中王公諸子魏杖亦過矣風俗通

十三年江都難作文中子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曰歸休扎殆夫子召我也何必永厥齡吾不起矣寢疾七日而終文中子

卷之九十一

廿九

子苑第九十二卷

喪葬

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為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為之服檀弓

春秋譏文公以喪娶難者曰喪之法不過三年、之喪二五月今按經文公乃四十一月乃娶、時無喪出其法也矣何以謂之喪娶曰春秋之論事、莫重乎今娶必納幣納幣之月在喪分故謂之喪娶也且文公以秋禘祭以冬納幣皆失於大登春秋不識其前而顧譏其後必以三年之喪肌膚之情也雖從俗而不能終猶宜未平於心今全無悼遠之

卷之九十二

志反思念娶事是春秋之所甚疾也故譏不出三年於首而已譏以喪娶也不別先後賤其無人心也緣此以論禮之所重者在其志、敬而節具則君子子之知禮志和而音雅則君子子之知樂志喪而居約則君子子之知喪故曰非虛加之重志之謂也志為質物為文著于質、不居文、安施質、文而備然後其禮成文質偏行不得有在己之名俱不能備而偏行之寧有質而無文雖非子能禮尚少善之介葛盧來是也有文無質非直不予乃少惡之謂周公實來是也然則春秋之序道也先質而後文右志而左物禮云、玉帛云乎哉推而前之亦宜曰朝云、辭令云乎哉樂云樂

云鍾鼓云乎哉引而後之亦宜曰喪云、衣服云乎哉是故孔子立新王之道明其貴志以反和見其好誠以成偽其有繼周之弊故若此也董仲舒

宣公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而東門襄仲卒壬午猶緇子游見其故以問孔子曰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卿卒不緇家詩○檀弓云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緇萬入去蒿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緇

卷之九十二

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與之琴使之絃說苑有推同侃、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子曰君子也閔子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與之琴使之絃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弗敢過也子曰君子也子貢曰閔子哀未盡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又曰君子也二者殊情而俱曰君子賜也惑敢問之孔子曰閔子哀未忘能斷之以禮子夏哀已盡能引之及禮均之君子不亦可乎問家語○說苑作孔子曰故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敢引而致之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固優者之所居若者之所勉孔子在衛司徒敬子率夫子吊焉主人不哀夫子哭不盡聲而退蘧伯玉請曰衛鄙俗不習喪禮煩吾夫子辱相焉孔子許之掘中甕而浴毀窻而綴足襲於牀及美毀窻而躡行也出於大門及墓男子西面婦人東面既封而歸殷也道孔子行之子游問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夫子變之矣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喪事則從其質而已矣家語○檀弓云國相子也

男子婦人安位子張曰司役教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曰適母曰我喪也斯沾尔專之賓為賓焉主焉主焉

子皆西鄉

鄉人以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將為之服曰顏克而問禮於孔

子孔子曰繼父同居者則異父昆弟從高之服不同居繼父

且猶不服況其子乎家語曰繼父云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

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曰曰我未之前聞也

魯人則為之齊衰秋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秋儀之間也

此則又與孔子之論異何也

豈公叔秋儀乃同居異父乎

公父穆伯之喪敬姜晝哭禮云惟殯非古也文伯之喪

晝夜哭孔子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

家語

南宮縚之妻孔子兄之女喪其姑而誨之縚曰爾母從

尔母處尔蓋榛以為筭長尺而總八寸家語

子張有父之喪公明儀相焉問欲顙於孔子曰曰拜而後

欲顙顙乎其順欲顙而後拜顙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

至也家語

卡禮人有母死而孺子之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繼

也夫禮焉可傷也焉可繼也故哭踊有節而變除有期家語

禮云云有子與子游主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子一不

知夫喪之顯也子致生之父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子將曰

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與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或秋之道也

斯戚斯慟斯噍斯號斯哭

品節斯之謂禮

孟獻子禫慙而不樂可御而不處內禮云不作比子游問於孔

子曰若是則過禮也禮云無孔子曰獻子可謂加於人一等

笑家語

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孔子曰由爾責于人終無

己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子路出孔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

其善家語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

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禮有先王制行道之人皆

弗忍先王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者企而及之禮云制

三句子路聞之遂除之家語

伯魚之喪母也期而猶哭夫子問之曰誰也禮云作誰門人

曰鯉也孔子曰嘻其甚也非禮也禮云無非伯魚聞之遂除

之家語

子夏問三年之喪既卒哭金革之事無避禮與初有司而之

乎孔子曰夏后氏之喪三年既殯而致事殷人既喪而致事

周人既卒哭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

子夏曰金革之事無避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魯公伯

禽有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利者吾弗知也家語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居康

言語飲食所爾於喪所則稱其服而已敢問伯母之喪如之

何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期而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若知此者由文矣我家語

子夏問曰官於大夫既升於公而反為之服禮與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之為公臣曰所以遊僻者可人也公許管仲卒桓公使為之服官於大夫者為之服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家語

子夏問於孔子曰凡喪小功已上虞祔練祥之祭皆沐浴於三年之喪子則盡其情矣孔子曰室徒祭而已哉三年之喪自有瘍則浴首有創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而病君子不為也毀瘠而死者君子謂之無子則祭之沐浴為齊潔也非

卷之九十二

五

為歸也家語

子貢問居父母喪孔子曰敬為上哀次之瘠為下顏色稱情戚容稱服曰請問居兄弟之喪孔子曰則存乎書笑已家語子貢問於孔子曰殷人既窆而吊於壙周人反哭而吊於家如之何孔子曰反哭之吊也哀之至也及而亡矣失之矣於斯而甚故吊之死人率事也殷以慤吾從周殷人既練之明日而祔于祖周人既卒哭之明日祔于祖祔祭神之始事也周以戚吾從殷家語

子貢問曰聞諸晏子少連大連善居喪其有異稱乎孔子曰父母之喪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期慤來三年憂未喪之子連

於禮者也家語

子游問曰諸侯之世子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父內有慈母君命而使教子者也何服之有昔魯孝公少喪其母其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欲喪之有司曰禮國君慈母無服今也君為之服是違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喪慈母練冠以燕居遂練以喪慈母喪慈母如母始則魯孝公之為也家語

卷之九十二

六

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杖簡子禮與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為夫子無所不知夫子亦徒有所不知也子貢曰子所問何哉子路曰由問魯大夫練而杖簡與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止吾將為子問之遂趨而進曰練而杖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子謂夫子而弗知之乎夫子徒無所不知也子問非也禮居是邦則不非其大夫家語

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奉尸者出戶武孫從之出戶乃袒投其冠而括髮子路歎之孔子曰是禮也子路問曰將以斂則變服令乃出戶而夫子以為知禮何也孔子曰由女問非也君子不奪人以質士家語○禮子路曰武叔之母死既

曰知禮

齊晏桓子卒平仲處哀斬並經帶杖以管屨食粥居倚子廬寢苦枕牀其老曰非大夫喪父之禮也晏子曰唯卿子字大夫曾子以問孔子曰曰晏平仲可謂能遠官矣不以

已如知子之是駭人之非悲辭以避咎義也夫家語

孔子曰禮之所以象五行也其義四時也故喪禮有季馬有恩有義有節有權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為父母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掩恩賓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尊義之大也故為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暮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喪不過三年齊衰不補墳墓不脩除服之日鼓素琴示民有

卷之九十二

七

終也凡此以節制者也賓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故父在為母齊衰者見無二尊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行事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行者面垢而已此以權制者也親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懈葬悲號三年憂哀之殺也聖人因緣以制節者也家語

秦莊子死孟武伯問於孔子曰古者同寮有服乎荅曰然同寮有相友之義貴賤殊等不為同官聞諸老聃昔者號叔聞天太顛容宜生南宮适五臣同寮比德以贊文武及號叔死四人者為之服朋友之服古之達理者行之也孔

墨子曰景公祭路寢聞哭聲問梁丘據對曰魯孔子之後也其母死服喪三年哭泣甚哀公曰豈不可哉墨子曰古者聖人非不能也而不為者知其無補於死者而深害生事故也詰之曰墨子欲以親死不服三日哭而已於意安者卒自行之空用墨子為引而同乎已適證其非耳且墨子服父禮則無緣非行禮者也孔

季桓子喪廬子練而無衰子游問於孔子曰既服練服可以除衰乎孔子曰無衰衣者不以見賓何以除馬家語宰我欲短喪顏回曰人知其一未知其他但知暴虎不知憑河鹿生三年其角乃墮子生三年而離父母之懷

卷之九十二

八

鄭人子蒲卒哭之呼滅子游曰若是哭也其野哉孔子惡野哭者、聞之遂改之檀弓

夫子既卒門人疑所服夫子者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回也若喪其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今請喪夫子如喪父而無服於是弟子皆吊服而加麻出有所之則由經子夏曰入宜經可居出則不經子游曰吾聞諸夫子喪朋友居則經出則否喪所尊雖經而出可也

曾子之喪浴於爰室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檀弓曾子曰小功不為位也者是委卷之禮也子思之哭嫂也為位婦人倡踊中祥之哭言思也亦然曾子謂子思曰似吾親

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後起禮子

高子臯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禮子

曾子吊於負夏主人既祖塋池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后行禮後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問諸子游曰禮與子游曰飯於牖下小飲於戶內大飲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廛矣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曾子聞之曰多矣乎子出祖者禮子

卷之九十二

九

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爲之麻衰壯麻經文子辭曰子辱與彌年之弟游又辱爲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年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年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子游趨而就客位

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鄰人之母以美其母也不可既矣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禮子

曾子與客主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曰反哭於尔次曾子北面而吊焉禮子

陳莊子死赴於魯、人欲弗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修之間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弗哭焉得而弗哭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於是哭諸縣氏禮子

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禮子

卷之九十二

十

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禮子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隆則從隆道汙則從汙汙則安能爲白也妻者是高白也母不爲白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禮子

子思居衛魯穆公卒縣子使手衛聞喪而服謂子思曰子雖

未臣魯父母之國也先君宗廟在焉奈何不服子思曰吾豈愛乎礼不得也縣子曰請問之荅曰臣而去國君不掃其宗廟則為之服寄公寓乎是國而為國服吾既無列於魯而祭在衛吾何服哉是寄臣而服所寄之君則舊君無服明不二君之義也縣子曰善哉我未之思也孔鮒

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總既葬而除不忍無服遂至親也非父母無服則吊而加麻文子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荅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期大功之喪服其兩除之服以葬既葬而除之其虞也吉服以行事也孔鮒

卷之九十二

十一

衛將軍文子之內子死復者曰畢姬女復子思問之曰此女氏之字非夫氏之名也婦人於夫氏以姓氏稱礼也孔鮒縣子瑣曰吾聞之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滕伯文為孟虎齊萊其叔父也為孟皮齊萊其叔父也禮子

司士責告於子游曰請襲於床子游曰謠縣子問之曰沐哉叔氏專以礼許人禮子

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為君何食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礼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為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禮子

季康子之母死陳絜衣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絜衣何而陳於斯命徹之禮子

顏丁善居喪始死皇馬有求而弗得及殯望馬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馬如不反其反而息禮子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飲般請以機封將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噫弗果從禮子

諸侯伐秦曹桓公卒于會諸侯請舍使之襲襄公朝于荆唐王辛荊人曰必請襲魯人曰非礼也荊人強之至先拂桓荊

卷之九十二

十二

人悔之禮子

孺子獲之喪哀公欲設撥問於有若曰其可也君之三臣猶設之顏柳曰天子龍輅而樽檮諸侯輅而設檮而榆沈故設撥三臣者廢輅而設撥竊禮之不中者也而君何學焉禮子

悼公之母死哀公為之齊萊有若曰為妻齊萊礼與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禮子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其情禮子

叔仲皮學子柳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而繆經叔仲衍以告請總衰而環經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末吾禁也

退使其妻總衰而環經禮子

季節見於子順、賜之酒辭問其故對曰今日家之忌日也故不敢飲子順曰飲也禮雖服衰麻見於君及先生與之梁罔無辭所以敬尊長而不敢遂其私也首卿曰既葬君若矣不辭梁罔忌日方於有服則輕矣孔鮒

貨財曰贈與馬曰贈衣服曰禭玩好曰贈玉貝曰含贈賻所以佐生也贈禭所以送死也送死不及柩尸吊生不及悲哀非禮也故古行五十奔喪百里贈賻及事禮之大也首子

宋崇門之巷人服喪而跣甚瘠上以爲慈愛於親奉以爲宜師明年人之所以跣死者歲十餘人子之服親喪者爲愛之

卷之九十二

十三

也而尚可以賞勸也況君上之於民乎韓非

文帝爲皇太薄后持三年服廢居枕塊如禮至以獲大病知後子不能行三年之喪更制三十六日服風俗通

魯人有同歲上計而死者欲爲之服問於孔季彥、曰有恩好其總乎昔諸侯大夫共會事于王及以君命同盟霸主其死則有哭臨之禮今之上計並觀天子有交燕之歡同盟歸素上紀先君下歸子弟相敦以好相厲以義又數相往來將有私親雖比之朋友不亦可乎孔鮒

春秋曰壬申公亮于高寢傳曰高寢者何正寢也曷高或言高寢或言踞寢曰諸侯正寢三一曰高寢二曰左踞寢三曰

右踞寢高寢者始封君之寢也二踞寢者繼體君之寢也其二何曰子不居父之寢故二寢繼體君世、不可居高祖之

寢故有高寢名曰高也踞寢其主奈何高寢主中踞寢左右春秋曰天王入於成周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然則天子之寢奈何曰亦三承明雖休守文之君之寢曰左右之踞寢亦作

謂之承明何曰承乎明堂之後者也故天子諸侯三寢立而名實正父子之義章尊卑之事別大小之德異矣說苑

君之喪所以取三年何也君者治辯之主也文理之原也情貌之盡也相率而致隆之不亦可乎詩云惻惻君子民之父母彼君者固有高民父母之說焉父能生之不能養之母能

卷之九十二

十四

食之不能教誨之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於教誨之也三年畢矣乳母飲食之者也而三月慈母衣被之者也而九月君曲被之者也三年畢乎哉得之則治失之則亂文之至也得之則安失之則危情之至也兩至者俱積焉以三年事之猶未足也直無由進之耳故社稷社稷稷祭稷郊者并百王於上天而祭祀之也

春秋曰庚戌天王崩傳曰天王何以不書葬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諸侯既卒記葬有天子在其不必其時也必其時奈何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士庶人二日而殯二月而葬皆何

以然曰礼不豫凶事死而後治凶服衣衰飾修棺槨作穿窆
宅兆然後喪文成外親畢至矣墳集孝子忠臣之恩厚備盡
矣故天子七月而葬同執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會畢至大
夫三月而葬同朝畢至士庶人二月而葬外姻畢至也說苑
書曰成王崩天子稱崩何別尊卑異生死也天子曰崩大尊
像崩之為言崩伏強天下撫擊失神明黎庶殯涕海內悲涼
諸侯曰薨國失陽薨之言奄也奄然亡也大夫曰卒精矐終
卒之為言終於國也士曰不祿失其志節不忠終君之祿
祿之言消也身消名彰庶人曰死視去亡死之為言漸精氣
窮也崩薨紀於國何以而有尊卑之礼謚號之制即有矣礼

卷之九十二

十五

始於黃帝至堯舜而備易言復者據遂也書殯落死者矣各
自見義堯皆惜痛之舜見終各一也喪者何謂也喪者亡人
死謂之喪言其亡不可復得見也不宜言喪何而孝子心不
忍言尚書曰武王既喪終而死者適室知據死者稱喪也
生者哀痛之而稱喪礼曰喪服斬衰易曰不封不樹喪期無
數考經曰孝子之喪親也是施生者也天子下至庶人俱言
喪何歆言身體髮膚俱受之父母其痛一也天子崩訃告諸
侯何緣臣子喪君哀痛憤懣無能不言語人者也諸侯歆聞
之又當持土地而出以供喪事故礼曰天子崩遣使者訃諸
侯王者崩諸侯悉奔喪何臣子悲哀慟但莫不欲親君父之

棺槨盡悲哀者也又為天子守藩不可傾空也故分為三部
有始死先奔者有得中來盡其哀者有得會喪奉送君者七
月之間諸侯有在京師親供臣子之事者也號泣悲哀奔走
道路者有居其國哭痛思慕竭盡所供以助喪事者是四海
之內咸悲臣下若喪考妣之義也葬有會者親踈遠近盡至
親之義也童子諸侯不朝而來奔喪者何明臣子於其君
父非有老少也亦曰喪質無般旋之礼但盡悲哀而已臣死
亦赴告於君何此君哀痛於臣子也歆聞之加賻贈之礼故
春秋曰蔡侯考父卒傳曰率赴而葬礼也諸侯薨赴告隣國
何緣隣國歆有礼也春秋傳曰桓母喪告於諸侯桓母賤尚

卷之九十二

十六

告於諸侯也喪告隣國明矣諸侯夫人薨告天子者不敢
自廢政事天子亦歆知之當有礼也春秋曰天子使宰嚭來
歸惠公仲子之賵譏不及事仲子者魯君之貴妾也何況於
夫人乎諸侯薨使臣歸瑞珪於天子何諸侯以瑞珪尚信今
死矣嗣子諒闇三年之後當乃更爵命故歸之推讓之義也
礼曰諸侯薨使臣歸瑞珪於天子聞諸侯薨哭之何慘
但喪中哀痛之至也使大夫吊之追遠重終之義也故礼禮
子曰天子哭諸侯爵弁紕衣又曰遣大夫吊詞曰皇天降災
子遭離之難嗚呼哀哉大王使臣某弔臣子死君往弔之何
親與之共治民恩深義重厚歆躬見之故礼雜記曰君弔臣

主人待于門外見馬首不哭君主主人先入君升自阼階西向哭主人居中庭從哭或曰大夫疾君問之無數士疾二問之而大夫卒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士比殯不奉樂主冠不以吊者不以吉服臨人凶示助哀也論語曰羔裘玄冠不以吊崩薨三日乃小飲何奪孝子之恩以漸也一日之時屬殯於口上以候絕氣二日之時尚冀其生三日之時魂氣不還終不可奈何故礼士喪經曰御者四人皆坐持礼屬殯以候絕氣礼曰天子諸侯三日小飲大夫士二日小飲屬殯於口者孝子欲生其親也人死必沐浴於中霤何示潔淨反本也礼檀弓曰死於牖下沐浴於中霤飯含於牖下小飲於戶內大飲於阼階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奪孝子之恩以漸也所以有飯含何緣生食今死不欲虛其口故含用珠寶物何也有益死者形体故天子飲以至諸侯以珠大夫以米士以貝也贈槨何謂也贈之為言祔也玩好曰贈槨之為言遺也衣被曰槨知死者則贈槨所以助生送死進思重終副至意也贈賻者何也贈者助也所以相佐給不足也故吊辭曰知生則賻賻財則賻車馬曰賻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事有小大所供者不苛故王制曰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卿大夫三日而殯夏后氏殯於阼階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階之上何夏后氏教以忠

者厚也曰生吾親也死亦吾親也主人宜在阼殷人教以敬曰死者將去又不敬容也故置之兩楹之間賓主共哭而敬之周人教以文曰死者將去不可又得故賓客之也檀弓記曰夏后氏殯於阼階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階稽命徵曰天子舟車殯何為避水火災也故棺在車上車在舟中臣子更執紼晝夜常百二十二人舁者所以掌持棺也故礼曰天子舟車殯諸侯車殯大夫倚塗士瘞尊卑之差也祖於庭何盡孝子之恩也祖者始也始載於庭也乘輅車諱祖稱故名為祖載也礼曰祖於庭葬於墓又曰適祖升自西階所以有棺槨何所以掩藏形惡也不欲令孝子見其毀壞也棺之為言之兒所以藏尸令兒全也槨之為言廓所以開廓辟土無令迫棺也礼王制曰天子棺槨九重衣衾百二十稱于領大度曰公侯五重衣衾九十稱士再重礼曰大夫有大棺三重衣衾五十稱士無大棺二重衣衾三十稱單給備而一稱礼檀弓曰天子棺四重水先草棺被之其厚三寸地棺一梓棺二柏槨以端長六尺有虞氏瓦棺今以木何虞尚質故用瓦夏后氏益文故易之以堅周謂堅木相周無膠漆之用也殷人棺槨有膠漆之用周人浸文牆置罌加巧飾喪葬之礼緣生以事死生時無死亦不敢造太古之時穴居野處夜皮帶革故死衣之以薪內藏不飾中古之時有宮室衣服

故衣幣帛藏以棺槨封樹識表以象生夏殷張文靜之以
器械至周大文緣夫婦生時同室死同葬之尸柩者何謂也
尸之為言失也陳也失氣亡神形体獨陳柩之為言究也久
也不復棄也曲禮曰在床曰尸在棺曰柩崩槨別號至墓同
何也時臣子藏其君父安厝之義貴賤同葬之為言下藏之
也所以入地何人時於陰舍陽先死始入地歸所與也天子
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何尊卑有差也天子七月而葬同
執必至諸侯五月而葬同會必至所以慎終重喪也禮曰家
人奉園先君之葬君居以中昭穆為左右群臣從葬以貴賤
序合葬者所以固夫婦之道也故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
又禮檀弓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已來未之有改也葬於城
郭外何死處終始異居易曰葬之中野所以絕孝子之恩慕
也傳曰作樂於廟不聞於墓哭泣於墓不聞於廟所以於北
方何就陰也檀弓曰孔子卒所以受魯君之璫玉葬魯城北
又曰於邑北首三代之達禮也封樹者所以為識故檀弓
曰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不識也
於是封之崇四尺春秋舍文嘉曰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
侯半之樹以栢大夫八尺樹以桤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
樹以楊柳白虎通

諸侯為天子斬衰三年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

卷之九十二

九

非王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明至尊臣子之義也喪服經
曰諸侯為天子斬衰三年天子為諸侯絕期何示同愛百姓
明不獨親也故禮中庸曰期之喪達乎諸侯三年之喪達乎
天子卿大夫降絕重公正也禮庶人同君服齊衰三月王者
崩京師之民喪三月何民賤而王貴故三月而已天子七月
而葬諸侯五月而葬者則民始哭素服先葬三月成齊衰期
月以成禮葬君也禮不下庶人所以為民制何禮不下庶人
者尊卑制度也服者恩從內發故為之制也王者崩臣下服
之有先後何恩有深淺遠近故制有日月檀弓記曰天子崩
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三
年之喪何二十五月以為古民質痛於死者不封不樹喪期
無數亡之則除後代聖人因天地萬民有終始而為之制以
期斷之父至尊母至親故高加隆以盡孝子思、愛至深加
之則倍故再期二十五月也禮有取於三故謂之三年緣其
漸三年之氣也故春秋傳曰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五月也三
年之喪不以閏月數何以其言莽也莽者服其時也大功已
下月數故以閏月除禮士虞經曰言莽而以祥又莽而大祥
喪禮必制衰麻何以副意也服以飾情貌相配中外相應
故吉凶不同服歎哭不同聲所以表中誠也布衰裳麻經蕭
筭纆纆莖杖為畧及水經者亦示也故慙而載之示有喪也

卷之九十二

廿

腰經者以代紳帶也所以結之何思慕腸若結也必再結之何明思慕無已所以必杖者孝子失親悲哀哭泣三日不食身體羸病故杖以扶身明不以死傷生也禮童子婦人不杖者以其不能病也禮曰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一日不食小功總麻一日不食再不食可也以竹杖何取其名也竹者感也桐者痛也父以竹母以桐何竹者陽也桐者陰也竹何以為陽竹斷而用之質故為陽桐削而用之加人功文故為陰也故禮曰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所以必居倚廬何孝子哀不欲聞人之聲又不欲居故處居中門之外倚木為廬質反古也不在門外何戒不虞故也故禮大傳曰父母

卷之九十二

廿二

之葬居倚廬於中門外東墻下戶北面練而居聖室無餘之室又曰婦人不居倚廬又曰天子七日又曰公諸侯五日卿大夫三日而服成居外門內赤墻下為廬寢苦塊哭無晝夜時不脫經帶既虞寢有席蔬食飲水朝一哭夕一哭而已既練舍外寢居聖室始食菜果及素食哭無時二十五月而大祥飲醴酒食乾肉二十七月而禫通祭宗廟去喪之教也喪禮不言者何思慕盡情也言不文者指謂士民不言而事成者國君卿大夫杖而謝賓財少持力而垢作身不言而事具者故號哭盡情喪有病得飲酒食肉何所以輔人生已重先祖遺支休也故曲禮曰居喪之禮頭有瘡則沐身有傷則浴

有疾則飲酒食肉五十不致毀七十唯粟麻在身飲酒食肉又曰父母有疾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色笑不至矧怒不至嚚琴瑟不御曾子問曰三年之喪練不群立不旅行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吊哭不亦虛乎禮檀弓曰曾子有母之喪吊子張、者朋友有服雖重服吊之可也曾子問曰小功何以與祭乎孔子曰斬衰已下與祭禮也此謂君喪然也子夏問三年之喪既卒哭金革之事無避者禮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魯公伯禽則有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不知也婦人不出境吊者婦人無外事防淫佚也禮雜記曰婦人越疆而吊非禮也而有三年之喪君與夫人俱往

卷之九十二

廿三

禮妻為父母服夫亦當服有不吊三何為人臣子常懷恐懼深思遠慮志在全身今乃畏厭溺死用為不義故不吊也檀弓曰不吊三畏厭溺也畏者兵死也禮曾子記曰大辱加於身皮休毀傷即君不臣士不交祭不得為昭穆之尸食不得為昭穆之牲死不得為昭穆之域也弟子為師服者弟子有君臣父子朋友之道也故生則尊敬而親之死則哀痛之恩深義重故為之隆服入則經出則否檀弓曰昔夫子之喪顏回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也曾子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于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曰君既歿而臣有父母之喪

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哭而反於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
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夫內子有殷事則亦如之君
所朝夕否諸侯有親喪聞天子崩奔喪者何屈已親猶尊
尊之義也春秋傳曰天子記崩不記葬者必其時葬也諸侯
記葬不必有時諸侯為有天子喪尚葬不得必以其時葬也
大夫使受命而出聞父母之喪非君命不反者蓋重君也故
春秋傳曰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不反諸侯朝而有私喪
得還何凶服不入公門君不呼之義也凶服不敢入公門者
明尊朝廷吉凶不相干故周官曰凶服不入公門曲禮曰居
喪不言樂祭紀事不言凶公庭不言婦女論語曰子於是日

卷之九十二

廿三

哭則不歌臣下有大喪不呼其門者使得終其孝道成其大
禮春秋傳曰古者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聞哀哭而後
行何盡哀舒憤然後行望國境則哭過市朝則否君子自抑
小人勉以及禮見星則止日行百里惻怛之心但欲見尸柩
汲故禮奔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遂行曾子曰師三十
里吉行五十里奔喪百里既除喪乃歸哭於墓何明死復不
可見痛傷之至也謂喪不得追服者也哭於墓而已故禮奔
喪記曰之墓西向哭止此謂遠出歸後葬喪服以禮除曾子
與客主於門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
哭於巷曾子曰及哭於爾次曾子曰北面而吊馬檀弓記曰孔

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
吾哭諸寢門外所知吾哭諸野養從生葬從死周公以王禮
葬何以為周公踐祚理政與天同志展興周道顯天度數萬
物咸得休氣允塞原天之意子愛周公與文武無異故以王
禮葬使得郊祭尚書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下言禮亦
宜之白虎通

大將軍掾燉煌宣度為師大常張文明制杖謹按禮記孔子
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
至于路亦然請喪夫子如父而無服群居則否今人乃而制
杖同之於父論者既不違糾而云親過知仁謂心之哀惻終

卷之九十二

廿四

始一者也凡今杖者皆在權威之門至有家遭齊衰同生之
痛俯伏墳墓而不歸來真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也無他也
庶福報耳凡庸小生夫何識稱然宣度涼州知名士吾是以
云耳風俗通

公車徵士豫章徐孺子比為太尉黃瓊所辟禮文有加孺子
隱者初不答命瓊亮既葬負笈并涉齋一盤醢哭於墳前孫
子瑛故五官郎將以長孫制杖聞有哭者不知其誰亦於倚
廬哀泣而已孺子無有謁刺事訖便去子瑛大恠其故遣瓊
門生茅季瑋追請辭終不肯還謹按禮凡吊喪者既哭與踊
進問其故哀之至也孺子所以經三千里越度山川而親至

者非徒徇於己顧義報乎哭醊墳前是也訖當即其帳余聞
勞子瑱、宿有善名在札無遺僕見微闕教誨可乎如何
僚忽甚於諸人昔默教忽於嗟來然君子猶以為嗟可去謝
可食今與黃有恩故矣孝子寢伏苦塊又孺子到便詣墳無
介夫何為哉風俗通

上國衆事所以勝江表者多然亦有可否者君子行礼不求
變俗謂違本邦之他國不改其柔梓之法也況於在其父母
之鄉亦何為當事棄舊而強更孝乎乃有轉易其聲以效北
語既不能便良似可耻可笑所謂不得邯鄲之步而有匍匐
之嗤者此猶其小者耳乃有遭喪者而李中國哭者今忽然

卷之九十二

廿五

無復念之情昔鍾儀莊舄不忘本聲古人建之孔子云喪親
者若嬰兒之失母其號咷常聲之有寧令哀有餘而礼不足
哭以洩哀姑拙何在而乃治節其音非痛切之謂也又聞貴
人在大哀或有疾病服石散以數食宣藥勢以飲酒而性命
疾患危萬不堪風冷幃帳茵褥其所安心於是凡瑣小人之
有財力者了不復居于喪位常在別房高牀重褥美食大飲
或與密客引滿投空至于沉醉曰此京洛之法也不亦惜哉
余之鄉里先德君子其居重難執在并居哀老子礼唯應緩
麻在身不成喪致跣者皆過哀嘔粥口不經甘時人雖不肖
者莫不企及自勉而令人乃自取如此何其相去之遠細乎

葛洪

文中子有內弟之喪不飲酒食肉郡人非之子曰吾不忍也
賦載馳卒章而去文中子

卷之九十二

廿六

子苑第九十三卷

葬

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 葛洪

禹之喪法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

喪三日尸子

昔大禹即位十年東巡狩崩于會稽因而葬之有鳥來而之

耘春拔草根秋啄其穢是以縣官禁民不得妄害此鳥犯則

刑無赦 鄭道元

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其所以

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

卷之九十三

齊國好厚葬布帛盡於衣衾材木盡於棺槨桓公志之以告

管仲曰布帛盡則無以為蔽材木盡則無以為守備而人厚

葬之不休禁之奈何管仲對曰凡人之有為也非名之則利

之也於是乃下令曰棺槨過度者戮其尸罪夫當喪者夫戮

尸無名罪當喪者無利人何故為之也 韓非

晏子之宅近市墨公欲易之而嬰弗更焉誠曰吾生則近市

死豈易志乃葬故宅後人名之曰清節里 鄭道元

孔子在宋見桓魋自高石槨三年而不成工匠皆病夫子歎

然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冉子僕曰礼凶事不

豫此何謂也夫子曰既死而議諡定而卜葬既葬而立廟

皆臣子之事非所豫屬也况自為之哉 家語曰檀弓云有子

夫子曰聞之矣喪欲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速

言也 曾子曰參子游聞之夫子曰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

曾子曰斯言也夫子游聞之有子曰然則夫子之言也

曾子曰斯言也夫子游聞之有子曰然則夫子之言也

曾子曰斯言也夫子游聞之有子曰然則夫子之言也

曾子曰斯言也夫子游聞之有子曰然則夫子之言也

曾子曰斯言也夫子游聞之有子曰然則夫子之言也

曾子曰斯言也夫子游聞之有子曰然則夫子之言也

曾子曰斯言也夫子游聞之有子曰然則夫子之言也

卷之九十三

內難出國之狄子推隨其行割肉以饋軍糧後文公復國忽

忘子推 奉唱而歌文公始悟當受爵祿子推奔介山抱

木而燒死國人葬之恐其神魂賈於地故作桂樹焉 晉父生

於宮殿死於枕席何用桂樹焉 鄭道元

孔子在衛 之人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為喪乎足

以為法也 小子識之子貢問曰夫子何善爾其往也如慕其

往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送而虞哉子曰此情之至者也 小

子識之我未之能也 家語

吳延陵季子勝於上國 禮記上國句適齊於其逆也其長子死

於贏博之間 說苑有孔子聞之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礼者

也往而觀其墓焉其飲以時服而已其墳掩坎深不至於衆
其墓無盟器之贈禮子無其墓既葬其封廣作墳輪掩坎
其高可時隱也既封則季子乃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
骨肉歸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所不之無所不之而還行孔
子曰延陵季子之禮其合矣家語

子游問喪之具孔子曰稱家之有亡焉有亡忍乎齊孔子曰
有也則無過禮苟亡矣則歛手足形還葬懸棺而封人豈有
非之者哉故夫喪亡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
哀有餘也祭祀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敬有
餘也家語

卷之九十三

三

孔子之母既喪將合葬焉曰古者不附葬而不忍先死者之
復見也詩云死則同穴自周公以來附葬矣禮子三季武子
故衛人之樹也離之有以間焉魯人之樹也合之矣夫吾從
魯運合葬於防禮子曰孔子少孤不知其葬於五父之衢
於防禮子曰孔子少孤不知其葬於五父之衢
後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
之人不可以弗識也吾見封之若堂者矣又見若防者矣又
見覆夏屋者矣又見若斧形者矣吾從斧者焉禮子見下五
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虞門人後雨甚至墓崩修之而歸
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對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云孔子注
然而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及二十五日而大祥五日而

彈琴不成聲十日過禫而成笙歌禮子云有子蓋既祥
原思言於曾子曰夏后氏之送葬也用盟器示民無知也故
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而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
不然乎夫盟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古之人胡而而死其親
也家語

子游問於孔子曰曰之死而致死乎不仁不可為也之死
而致生乎不智不可為也凡為盟器者知喪道也備物而不
可用也是故竹不成用而元不成膝禮子作木不成斷句琴瑟張而
不平笙竽備而不和有鍾磬而無蕤簋其曰盟器神明之者
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不殆於用罔也家語

卷之九十三

四

子游問於孔子曰葬者塗車芻靈自古有之然今人或偶
是無益於喪孔子曰為芻靈者善矣為偶者不仁不殆於用
人乎家語

子罕問於孔子曰始死之設重也何為孔子曰重主道也故主
親重焉周人徹重焉請問喪朝子曰喪之朝也順死者之考
心故至於祖者廟而後行殷朝而後殯於祖周朝而後遷葬
家語

公西赤問於孔子曰大夫以罪免率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
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則葬之以士禮矣而致仕者死則
從其列家語

孔子之喪公西赤掌殯志子作焉馬哈以蔬米三貝襲衣

十有一稱加朝服一冠章甫之冠珮象環徑五寸而其組綬

桐棺四寸柏槨五寸禮子無咎以蔬飾廬置翼設披周也設

崇殷也綢繅設旒夏也兼用三王禮所以尊師且備古也

無兼用三王十二字有子張之表公之喪公葬於魯城北泗

水上游入地不及泉而為封偃斧之形高四尺樹松柏而志

焉弟子皆家於墓行心喪之禮既葬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

夏氏子貢禮子作謂之曰吾亦人之葬聖人非聖人之葬人

子矣觀焉昔夫子言曰吾見封者夏屋者見者斧矣從者斧

者也馬鬣封之謂也今徒一日三斬板而以封尚行夫子之

志而已何親乎哉二三子三年喪畢或留或去惟子貢廬於

墓六年自後群弟子及魯人處於墓如家者百有餘家因名

其居曰孔里馬家語

春秋孔演圖曰鳥化為書孔子奉以告天赤爵樹書上化而

黃玉刻曰孔提命作應注為赤制說題辭曰孔子卒以所受

黃玉葬魯城北即子貢廬墓處也鄭道元口無周云孔子死

有餘家命曰孔里孔墓子曰夫子墓處方一里在魯城北大

里泗水上諸孔氏封五十餘兩人名昭穆不可復識有銘碑

三所數碑具存皇覽曰弟子各以四方草木植故多諸美

樹不生棘木刺草今則無復遺條矣

國子高曰葬者藏也藏也者歆人之弗得見也是故永足以

飾身棺周於衣槨周於棺土周於槨及壤樹之哉禮子

卷之九十三

五

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后陳子亢

至以告曰夫子疾慕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礼

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

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為之也於是弗果用禮子

季子鼻葬其妻杞人之禾申祥以告曰饋庚之子鼻曰孟氏

不以是罪于朋友不以是棄子以吾為邑長於斯也買道而

葬後難繼也禮子

王允常塚北家在木客村者考云勾踐使工人伐柴楮欲以

獻吳久不得歸工人憂思作木客吟後人因以名地勾踐都

琅邪欲移允常冢中坐分風飛沙射人不得近勾踐謂

不欲遂止鄭道元

子墨子曰鄉者本吾言曰意亦使其言用其謀計厚葬久喪

請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則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為

人謀者不可不勸也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若人厚葬久喪

實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則非仁也非義也非孝子

之事也為人謀者不可不沮也是故求以富國家甚得貧馬

欲以衆人民甚得寡馬欲以治刑政甚得亂馬求以禁止大

國之攻小國也而既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又得

禍馬上稽之舜堯禹湯文武之道而政逆之下稽之桀紂幽

厲之事猶合節也若以此觀則厚葬久喪其非聖王之道也

卷之九十三

亦

墨子

今執厚葬久喪者言曰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夫胡說中國之君子而不已操而不擇哉子墨子曰此所謂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昔者越之東有輪沐之國者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居處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而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楚之南有炎人國者其親戚死朽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乃成爲孝子秦之西有儀秦之國者其親戚死聚薪而焚之燻上謂上登遐然後成爲孝子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而而不已操而

卷之九十三

七

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若以此若三國者觀之則亦猶薄矣若中國之君子觀之則亦猶厚矣如彼則大厚如此則大薄然則葬埋之有節矣故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猶尚有節葬埋者人之死利也夫何獨無節于此乎子墨子制爲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無蒞漏氣無發洩於上壘足以期其兩止矣哭往哭來反從事乎衣食之財得乎祭祀以致孝於親故曰子墨子之法不失生死之利者此也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謂將欲爲仁義求爲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百姓之利故當若節喪之高此

而不可察者此也墨子

審知生聖人之要也審知死聖人之極也知生也者不以富生養生之謂也知死也者不以富生安死之謂也此二者聖人之所獨決也凡生於天地之間其必有死所不免也孝子之重其親也慈親之愛其子也痛於肌膚性也所重所愛死而棄之溝壑人之情不忍而也故有葬死之義葬也者藏也慈親孝子之所慎也慎也者以生人之心慮以生人之心而死者慮也莫如無動莫如無發一、無動莫如無有可利則此之謂重聞古之人有藏於廣野深山而安者矣非珠玉園寶之謂也莫不可不藏也莫淺則埋相之深則及於水泉故

卷之九十三

八

凡葬必於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溼此則善矣而忘其邪盜賊冠亂之難豈不惑哉譬之若瞽師之避柱也避柱而疾觸柱也狐狸水泉邪盜賊冠亂之患此我之大者也慈親孝子避之者得葬之情矣善棺槨所以避螻蟻地土也今俗世大亂之主愈侈其葬則心非爲乎死者慮也生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爲榮儉節者以爲陋不以便死爲故而徒以生者之誹謗爲務此非慈親孝子之心也以雖死孝子之重之不急子雖死慈親之愛之不懈夫莫所愛而重而以生者之所甚欲其以安之也若之何哉民之於利也犯流血蹈白刃涉血盤肝以求之野人之無聞者忍親戚兄弟如

交以求利今無此之危無此之醜其高利甚厚乘車食肉澤
及子孫雖聖人猶不能禁而況於亂國強大家孫富莫厚
舍珠璣施玩好貨寶鍾鼎盪奪馬衣被戈劍不可勝其數
諸養生之具無不從者題奏之室棺槨數繫積石積炭以環
其外姦人聞之傳以相告上雖以嚴威重罪禁之猶不可止
且死者靡久生者靡疏生者靡疏則守者弛急守者弛急而
葬器如故其勢固不安矣世俗之行喪載之以大輅羽旄旌
旗如雲僂僂以督之珠玉以佩之黼黻文章以飾之引繅者
左右萬人以行之以軍制立之然後可以此觀世則美矣侈
矣以此為元則不可也苟便於死則雖貧國勞民若慈親考

卷之九十三

九

子者之所不辭為也 呂覽

世之為丘壘也其高大若山其樹之若林其設闕度為宮室
造窟阼也若都邑以此觀世示富則可矣以此為死則不可
也夫死其視萬歲猶一瞬也人之壽父之不過百中壽不過
六十以百與六十為無窮之慮其情必不相當矣以無窮為
死者之慮則得之矣今有人於此為石銘置之壘上曰此其
中之物具珠玉玩好財物寶器甚多不可不相一之必大富
世一乘車食肉人必相與笑之以為大惑世之厚葬也有似
於此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無不亡之國者是無不相
之墓也以耳目所聞見齊荆燕嘗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趙魏

韓皆亡矣其皆故國矣自此以上者亡國不可勝數是故大
墓無不相也而世皆爭為之豈不悲哉君之不令民父之不
孝子兄之不悌弟皆鄉里之所登配者而逐之憚耕稼採薪
之勞不肯官人事而祈美衣侈食之樂智巧窮屈無以為之
於是乎聚群多之徒以深山廣澤林藪扑擊遇禽又親名丘
大墓葬之厚者求舍便居以微相之日夜不休必得所利相
與分之夫有所愛所重而今姦邪盜賊冠亂之人卒必辱之
此孝子忠臣親父交友之大事竟葬於穀林通樹之旁葬於
紀市不變其肆焉葬於會稽不變人徒是故先王以儉節葬
死也非愛其費也非惡其勞也以為死者慮也先王之所惡

卷之九十三

十

惟死者之辱也葬則必厚儉則不葬故先王之葬必儉必合
必同何謂合何謂同葬於山林則合乎山林葬於阼隄則同
乎阼隄此之謂愛人夫愛人者眾知愛人者寡故宋未亡而
宋冢相齊未亡而莊公冢相國安寧而猶若此又況百世之
後而國已亡乎故孝子忠臣親父交友不可不察於此也夫
愛之而反危之其此之謂乎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
其一莫知其他此言不知鄰類也故反以相非反以相是其
所非方其所是也其所是方其所非也是非未定而喜怒爭
聞反為用矣吾不非聞不非爭而非所以聞非所以爭故凡
聞爭者是非已定之用也今多不先定其是非而先疾聞爭

此惑之大者也魯季孫有喪孔子往弔之入門而左從者也
主人以璆瑋收孔子徑庭而趨歷級而上曰以寶玉收璧之
猶暴骸中原也徑庭歷級非禮也雖然以救過也呂覽○家
子辛將以君之璆瑋以珠玉孔子初為中都宰聞之歷
級而收馬曰送死以寶玉是猶暴尸於中原也其示或以好
利之端而有官於死者安用之且孝子不勝情以危親志臣
不兆奸以陷君乃止
世俗之為說者曰大古薄葬棺厚三寸衣衾三領莫曰不妨
田故不掘也亂今厚葬飾棺故掘也是不及知治道而不察
於相不相者之所言也凡人之盜也必以有為不以備不足
足則以重有餘也而聖王之生民也皆使當厚優猶知足而
不得以有餘過度故盜不竊賊不剽狗豕吐菽粟而農賈皆
能以貨財讓風俗之美男女自不取於塗而百姓羞拾遺故
孔子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雖珠玉滿休文繡充棺黃金
充槨加之以丹矸重之以曾青犀象以兩樹琅玕龍茲華觀
以為實人猶且莫之相也是何也則求利之詭譎而犯分之
羞大也夫亂今之後反是上以無法使下以無度行知者不
得慮能者不得治賢者不得使若是則上失天性下失地利
中失人和故百事廢財物屈而禍亂起王公病則不足於上
庶人則凍餒羸瘠下於是然則群居而盜賊孽奪以危上
矣安禽獸行虎狼貪欲脯巨人而炙嬰兒矣若是則有何尤
相人之墓扶人之口而求利矣此雖此保而埋之猶且必相

也安得葬埋哉彼乃將食其肉而斃其骨也夫太古薄葬故
不相也亂今厚葬故相也是特姦人之悞於亂說以欺愚者
而禍陷之以偷取利焉夫是之謂大姦傳曰危人而自安官
人而自利此之謂也荀子
秦始皇大興厚葬營建冢壙於麗戎之山一名藍田其陰多
金其陽多玉始皇貪其美名因而葬焉斬山鑿石下涸三泉
以銅為槨旁竹周迴三十餘里上畫天文星宿之象下以水
銀為四瀆百川五嶽九州其地里之勢宮觀百官奇器珍寶
充滿其中令匠作机弩有所穿近輒射之以人魚膏為燈燭
取其不滅者久之後宮無子者皆使殉葬甚眾墳高五丈周
迴五里餘作者七十萬人積年方成而周章百萬之師已至
其下乃使章邯領作者以禦難弗能禁項羽入關發之以三
十萬人三十日運物不能窮關東盜賊銷槨取銅收人尋羊
燒之火延九十日不能滅郡道元
滕公駕至東都門馬鳴蹕不肯前以足跑地久之使士卒掘
馬所跑地入三尺所得石槨滕公以燭照之有銘焉乃以水
洗寫其文、字皆古異左右莫能知以問叔孫通、曰科斗
書也以今文寫之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曰吁嗟滕公居
此室滕公曰嗟乎天也吾死其即安此乎死遂葬焉西京雜
記○又
曰漢滕公奏求其東都門外公卿送葬馬不許踴地悲鳴
踴蹄下得地石有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曰吁嗟滕公

居此室

漢帝遂死皆珠襦玉匣、形如鎧甲連以金縷武帝匣上皆綵為蛟龍鳶鳳龜龍之象世謂為蛟龍玉匣西京雜記

昔文帝居霸北臨厠指新豐路示慎夫人曰此走却却道也因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愴悽悲懷顧謂群臣曰以北山石為椁用紵絮斷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戚焉文帝曰善拜廷尉却却道元

王氏交廣春秋曰越王趙他生有奉制祔藩之節死有秘異神密之墓他之墓也因山為墳其堂麗可謂奢大矣積珍玩

卷之九十三

十三

吳時遣使發拙其墓求索棺槨鑿山破石費日損力卒無所得他雖奢僭慎厥其身乃令後人不知其處有似松喬遺景牧豎固無所感矣却却道元

廣川王去疾好聚無賴少年遊獵畢弋無度國內家藏一皆發掘余所知爰猛說其大父為廣川王中尉每諫王不聽病免歸家說王所發掘冢墓不可勝數其奇異者百數焉為余說十許事今記之如左 魏襄王冢皆以石為郭郭高八尺許廣狹容四十人以身郭郭滑液如新中有石牀石屏風婉然周正不見棺槨明器雖跡但牀上有玉唾壺一枚銅劍二枚金玉雜具皆如新物王取服之哀王冢以鐵灌其上穿鑿三

日乃開有黃氣如霧觸人鼻目皆辛苦不可入以兵守之七日乃歇初至一戶無扃鑰石牀方四尺牀上有石几左右各三石人立侍皆武冠帶劍復入一戶石扉有閤鑰叩聞見棺槨黑光照人刀斫不入燒錐截之乃漆雜兕革為棺厚數寸累積十餘重力不能開乃止復入一戶亦石扉閤鑰得石牀方七尺石屏風銅帳鈎一具或在牀上或在地下似是帳縻朽而銅鈎墮落牀上石枕一枚塵埃肅、甚高似是衣服左右石婦人各二十悉皆立侍或有執中櫛鏡鑷之象或有執盤捧食之形無餘異物但有鐵鏡數百枚 魏王子且渠冢甚淺狹無棺槨但有石牀廣六尺長一丈石屏風牀下悉是雲母牀上兩屍一男一女皆年二十許俱束首裸卧無衣余肌膚顏色如生人鬢髮齒爪亦如生人王畏懼之不敢侵近還擁閉如舊焉 袁蓋冢以瓦為棺槨器物都無唯有銅鏡一枚 晉靈公冢其現壯四角皆以石為覆犬捧燭石人男女四十餘皆立侍棺器無復形此屍猶不壞孔竅中皆有金玉其餘器物皆朽爛不可別惟玉蟾蜍一枚大如拳腹空容五合水光潤如新王取以為膏滴 幽王冢甚高壯羨門既開皆是石至橫除犬餘深乃得雲母深尺餘見百餘屍縱橫相枕藉皆不朽唯一男子餘皆女人或坐或卧亦猶有主者衣服形色不異生人 乘書冢棺槨明器朽爛無餘有一白

卷之九十三

十四

狐見人驚走左右擊之不能得傷其左脚其夕王夢一丈夫
鬚眉盡白來謂王曰何故傷吾左脚乃以杖叩王左脚王竟
脚腫痛生瘡至死不差西京雜記

漢西都時南宮掖殿內有醇儒王史咸長死蔡銘曰明哲
士知存知亡崇隴原臺非寧非康不封不樹作靈乘光厥銘
何依王史咸長傳物志

楊貴字王孫京兆人也生時厚自養養死卒裸葬於終南山

其子孫掘土鑿石深七尺而下葬上復蓋之以石欲儉而反

奢也西京雜記○說苑曰楊王孫病且死令其子曰王孫
令其子必裸而葬入地必若所聞惡以爲不可令死人無知則已
矣若死有知也是戮尸於地下也將何以見先人應以爲不

卷之九十三

十五

可王孫曰吾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無益於死者而世競以
相高靡財殫智而腐之於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出此真
與暴骸于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之
無聲乃合道之情夫物各反其真矣其化而物之歸者之
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真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
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而各歸其真之精者天之
之爲言葬也其尸魂然猶虛室有知北厚葬之以幣帛多送
之以財貨以寄生者財用古聖人歸人情不忍其親故爲之
制札令則越之吾是以歛保葬之也昔先之葬者空木
爲槨葛藟爲緘其穿地也不復于無益謂今世之厚葬生者
不知生者不得用終其可謂重感矣抑侯曰善遂保葬也
楊子曰楊王孫保葬以矯世曰矯世以禮保葬如矯世則葛
藟尚矣

漢成帝建始二年造延陵高初陵以爲非霸曲亭南更營之
鴻嘉元年於新豐戲鄉爲昌陵縣以奉初陵永始元年詔以

昌陵卑下客土疎惡不可爲萬歲居其罷陵作令吏民反故
徙將作大臣解延年卿煌閣中記曰昌陵在霸城東二十里
取土東山與栗同價所廢巨萬積年無成即此處是也鄒

帝即位母丁太后建平二年崩上曰宜起陵於恭皇之園送

葬定陶貴震山東王莽秉政貶號丁姬開擲尸火災四五丈

史卒以水沃滅乃得入燒燔擲中器物公卿遣子弟及諸生

四夷十餘萬人操持作具助將作掘平其王母傳太后墳及

丁姬冢二旬皆平莽又周棘其處以爲世戒云時有群鷺數

千樹土投于丁姬窀中令其墳冢巍然尚秀隅阿相承列郭

卷之九十三

十六

數周面開重門南門外夾道有崩碑二所世尚謂之丁昭儀
墓又謂之長隧陵蓋所毀者傳太后陵耳丁姬墳墓事與書
道不甚過毀未必一如史說也新通元○又曰王莽奏毀太
后陵數月公卿在位皆阿莽旨入錢帛遺子弟及諸生四夷
凡十餘萬人操持作具助將作掘平其王母傳太后墳及
以爲世戒云時有群鷺數千樹土投于丁姬窀中令其墳冢
巍然尚秀隅阿相承列郭
戴延之西征記曰焦氏山北數山有漢司隸校尉魯恭穿山
得白蛇白兔不葬更葬山南鑿而得金故曰金卿山、形
峻峭冢前有石祠石廟四壁皆青石隱起自書契以來忠臣
孝子貞婦孔子及弟子七十二人形像、邊皆刻石記之文

字分明又有石牀長八尺磨瑩鮮明叩之聲聞遠近時太尉從事中郎傅珍之譜議參軍周安穆折敗石牀各取去而魯氏之後而訟二人並免官郡道元

秦頤以江夏都尉出為南陽太守還宣城中見一冢東向頤往車視之曰此居處可作冢後卒於南陽表還至昔住車處車不肯進故吏為市此宅葬之孤墳向望冢前有二碑郡道元

子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葵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時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桐木為棺采葛為紼下不及泉上不泄臭後世以楸梓槐柏槨各取方土所出膠漆分致釘細

卷之九十三

十七

要削除瘞靡不見際會其堅足恃其用足任如此可矣其後京師貴戚必歛江南楸梓豫章榱桷連連下土亦競相倣倣夫楸梓豫章所出殊遠又乃生於深山窮谷經歷山峯立千步之高百丈之豁傾倚險阻崎嶇不便求之連日然後見之伐斫連月然後訖會眾然後能動輿牛列然後能致水油漬入海連淮逆河行數千里然後到雄工匠彫治積累日月計一棺之成功將千萬夫既其葬用重且萬斤非大衆不能奉非大車不能載東至樂浪西至燉煌萬里之中相競用之此之費功傷衆可為痛心古者墓而不葬仲尼喪母冢高四尺遇雨而墮弟子請治之夫子注曰礼不修墓經死有棺而無

柳文帝葬於芒碭明帝葬於洛南皆不藏珠寶不造廟不起山陵墓雖卑而聖高今京師貴戚郡縣豪官生不極養死乃崇喪或至刻金鏤玉櫛梓榱桷良田造塋黃壤致藏多埋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冢廣種松柏廬舍祠堂崇侈上僭寵臣貴戚州郡世家每有喪葬都官屬縣各當遣吏齋奉車馬帷帳貨假待客之具競為華觀此無益於奉終無增於孝行但作煩擾擾傷富吏民令被鄙卑之郊文武之陵南城之壘曾斯之冢周公非不忠也曾子非不孝也以為褒君顯父不在聚財揚名顯祖不在車馬孔子曰多貨財傷于德樊則沒札晉靈厚賦以彫牆春秋以為非君華元樂呂厚葬文公春

卷之九十三

十八

秋以為不臣况於群司士庶乃可僭侈主上過天道乎景帝時原侯衛不害坐葬過律奪國明帝時赤民樵陽侯坐冢過制斃削今天下浮侈離本僭侈過上亦已甚矣凡諸所機皆非民性而競務者乱政薄化使之然也王者觀世觀民設教乃能變風俗以致太平王符聖賢之業暗以薄葬省用為務然而世尚厚葬有春春之失者儒家論不明墨家議之非故也墨家之議右鬼以為人死祇為神鬼而有知能形而富人故引杜伯之類以為教驗儒家不從以為死人無知不能為鬼然而賻祭備物者亦不負死以觀生也陸賈依儒家而說故其主語不肯明慮劉子歆

奉薄葬之奏務欲省用不能極論是以世俗內持狐疑之議
外聞杜伯之類又見病且終者墓中死人來與相見故遂信
是謂死如生聞元獨葬魂孤無副丘墓間藏穀物之匿故作
偶人以侍尸柩多藏食物以款精魂積漬流至或破家盡業
以充死棺致以殉葬以快生意非知其內無益而奢侈之心
外相慕也以爲死人有知與生無以異孔子非之而亦無以
定實然而陸賈之論兩無所展劉子政奏亦不能明儒家無
知之驗墨家有知之故事莫明於有教論莫定於有證空言
虛語雖得道心人猶不信是以世俗輕信禍福者畏死不
悞義重死不顧生竭財以事神空家以送終辯士文人有效

卷之九十三

九

驗若墨家之以杜伯爲據則死無知之實可明薄葬省財之
數可立也今墨家非儒一家非墨各有所持故率不合業難
齊同故二家爭論世無祭祀復生之人故死生之義未有所
定實者死人間昧與人殊途其實荒忽難得深知有知無知
之情不可定焉鬼之實不可是通人知士雖博覽古今窺涉
百家條入葉貫不能審知惟聖心賢意方此物類高難實之
夫論不留精澄意焉以外效立事是非信聞見於外不詮訂
於內是用耳目論不以心意議也夫以耳目論則以虛象而
言虛象效則以實事而非是故是非者不徒耳目必開心意
墨議不以心而原物苟信聞見則雖效驗章明猶爲失實矣

卷之九十三

十

實之議難以教雖得愚民之歆不合知者之心喪物索用無
益於世此蓋墨術所以不傳也魯人將以瑱瑤飲孔子聞之
徑庭展級而諫夫徑庭展級非礼也孔子爲歆也患之所
由常由有所貪瑱瑤寶物也魯人用歆姦人聞之歆心生矣
姦人歆生不畏罪法不畏罪法則丘墓抽矣孔子睹微見著
故徑庭展級以歆患直諫夫不明死人無知之義而著丘墓
必抽之諫雖盡比干之執人必不聽何則諸侯財多不憂
貧戚殯不惧抽死人之議狐疑未定孝子之計從其重者如
明死人無知厚葬無益論定議主執著可聞則瑱瑤之礼不
行徑庭之諫不獲矣今不明其說而瑾其諫此蓋孔子所以
不能主其教孔子非不明死生之實其意不分別者亦陸賈
之語指也夫言死無知則臣子倍其君父故曰喪祭礼廢則
臣子恩泊臣子恩泊則倍死亡先倍死亡先則不孝獄多聖
人悞聞不孝之源故不明死無知之實異道不相連事主厚
化自生雖事死泊何損於化使死者有知倍之非也如無所
知倍之何損明其無知未必有倍死之害不明無知成事已
有賊生之費孝子之養親病也未死之時求卜迎醫冀禍消
藥有益也既死之後雖審知至戚良如扁鵲終不復生何則
知死氣絕終無補益治死無益厚葬何益乎倍死恐傷化絕
卜拒醫獨不傷義乎觀之生也坐之高堂之上其死也葬之

黃泉之下黃泉之下非人所居然而葬之不疑者以死絕異
處不可同也如當亦如生存恐人信之宜葬于宅與生同也
不明無知為人信其親獨明葬黃泉不為離其先乎親在獄
中罪疑未定孝子馳走以救其難如罪定法立終無門戶雖
曾子、竈坐泣而已何則計動無益空為煩也今死親之魂
定無所知與拘親之罪決不可救何以異不明無知恐人信
其先獨明罪定不為忽其親乎聖人主義有益於化雖小弗
除無補於政雖大弗與今厚死人何益於恩信之弗事何損
於義孔子又謂高明器不成示意有明備則偶人象類生人
故魯用偶人葬孔子嘆睹用人殉之化也故嘆以痛之即如

卷之九十三

廿二

生當備物不示如生意惡其教用偶人葬恐後用生殉用明
器獨不為後用善器葬乎絕用人之源不防喪物之臨重人
不愛用痛人不愛國傳議之所失也故滿防者悉塞其穴則
水泄絕穴不悉塞水有所漏、則水為患官論死不悉則著
札不絕、則喪物索用、索物喪民貪耗之至危亡之道
也燕秦之燕使齊國之民高大丘冢多藏財物燕秦身弗以
勸勉之財盡民貧國空矣得燕軍卒至無以自衛國破城亡
主出民散今不明死之無知使民自竭以厚葬親與燕秦奸
計同一敗墨家之議自違其術其薄葬而又右鬼右鬼刊效
以杜伯為驗杜伯死人如謂杜伯為鬼則夫死者審有知如

有知而薄葬之是怨死人也情欲厚而惡薄以薄受死者之
責雖右鬼其何益哉如以鬼非死人則其信杜伯非也如以
鬼是死人則其薄葬非也術用車錯首尾相違故以為非
與是不明皆不可行夫如是世俗之人一詳覽、如斯可
一薄葬矣王元

元始元年中謂者沛郡史岑上書王宏奪董賢璽殿之功
靈帝和光元年遼西太守黃翻上言海邊有流屍露冠絳衣
休貌全完使翻感夢云我伯夷之弟孤竹君也海水壞吾棺
柳求見掩骸民有襁褓視皆無疾而卒博物志

方嶺上有文明太皇太后陵、之東北有高祖陵二陵之南

卷之九十三

廿三

有水固堂、之四周隅雉列樹、階欄檻及扉戶梁壁椽瓦
悉大石也檐前四柱朱洛陽之八風谷黑石為之雕鏤隱起
以金銀間雲雉有若錦馬堂之內外四側結兩石扶帳青石
屏風以文石為緣並隱起忠孝之容題刻貞順之名廟前鋪
石為碑數碑石在家左右列柏四周迷禽閣日院外西側有
思遠靈園、之西有齋堂南門東二石閣、下斬山累結御
路下望靈泉宮池皎若圓鏡矣郡道元

襄陽城東門外二百步劉表墓太康中為人所發見表夫妻
其尸儼然顏色不異猶如平生墓前有氣遠聞三四里中經
月不散今墳冢及祠堂猶高顯整頓郡道元

漢中諸葛亮之死也遺令葬于其山因即地勢不起墳壟唯
深松茂柏橫蔚川阜莫知墓嘗所在郡道元

濟南劉熹字德怡魏時宰縣雅好博古孝教立碑載生徒百
有餘人不終業而夫者因葬其地號曰生墳郡道元

魏征南軍司張簷墓有碑背刊云白楸之棺易朽之裳銅
鐵不入凡器不藏嗟矣後人幸勿我傷自後古墳舊冢莫不

夷毀而是墓至元嘉初尚不見發後大水重飢始被發掘說
者言初開金銀銅錫之器朱漆彫刻之飾爛然有二朱漆棺

棺前垂竹簾隱以金釘墓不甚高而內極寬大屋設白楸之
言空負黃金之實雖意南山宰同壽乎郡道元

卷之九十三

廿三

水南道側有二石樓相去六七丈雙峙齊棟高可丈七八柱

圓周二丈有餘石質青綠光可以鑒上簷櫺承拱雕簷四柱

窮巧綺刻妙絕人工題言蜀郡太守姓王字子雅南陽西鄂

人有三女無男而家累千金父沒當葬女自相謂曰先君生

我姊妹無男兄弟今當安神玄宅翳靈后土冥絕後何以

彰吾君之德各出錢五百萬一女築墓二女建樓以表孝思
銘曰墓樓東平林不近墳墓而不能測其虛矣郡道元
水出北山鄢谿其水南流世謂之溫水泉水側有重人穴
中有僮尸戴冠之從劉武王四征記曰有此尸今猶在夫
物無不化之理魂無不還之道而此尸無神識事同木偶之

狀喻其推移未若正形之遽遷矣郡道元

銅川府君之喪文中子酌飲不入口者三日營葬具曰必儉
也吾家有制馬棺柳無飾衣衾而卒帷車而載塗車易靈則

不從五世矣既葬之曰自仲尼來未嘗無誌也於是立墳高
四尺不樹馬文中子

薛方士問英文中子曰貧者歛手足富者具棺柳封域之制
無廣也不居良田古者不以死傷生不以厚為礼文中子

卷之九十三

廿四

子苑第九十四卷

祭祀

書曰維高宗報上甲微上甲微其後世湯之先也定公問曰此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謂親盡廟毀有功而不及祖有德而不及宗故於每歲之大嘗而報祭焉所以昭其功德也公曰先君僖公功德前行可以興於報乎孔子曰丘聞普虞夏商周以帝王行此礼者則有矣自此以下未之知也孔附

衛將軍文子將立三將軍之廟於其家使子羔訪於孔子孔子曰公廟設於私家非古札之所及吾弗知子羔曰敢聞焉早上下立廟之制可得而聞乎孔子曰天下有王分地建國

卷之九十四

設祖宗乃為親疎貴賤多少之數是故天子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太祖近廟皆月祭之遠廟而祧有二祧焉享嘗乃止諸侯立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曰祖考廟享嘗乃止大夫立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而三曰皇考廟享嘗乃止士立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合而享嘗乃止庶人無廟四時祭於寢此自有虞以至于周之而不變也凡四代帝王之所謂郊者皆以配天其所謂禘者皆五年大祭之所及也應為太祖者則其廟不毀不及太廟雖在禘郊其廟則毀矣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謂之祖宗者其廟皆不毀獨漸月在中牢一月在明牢一月謂近明堂也三月一時已足肥

月子在諸侯廟之左宗廟之右明堂也三月一時已足

矣。後之三月示其繁也。右社稷西曰右宗廟。社稷皆在庫門之內。雖門之外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上、廟一壇一
碑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皆月祭之。詩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五、廟一壇一。禪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三、廟一壇考廟王考廟四時祭之。大夫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三、廟一壇考廟王考廟四時祭之。士之廟降大夫二也。廟上士二廟一壇考廟王考廟亦四時祭之而已。自主二祀曰門曰行下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登之所謂祖稱曰廟者也。亦立二祀与上士同所史以下未有爵命號為庶人及庶人皆無廟四時祭於寢也。

卷之九十四

而猶以是為未足也故築兩宮室設為宗桃春秋祭祀以別親疎歟氏反古復始不敢忘其所由生也衆人服自此聽且速焉歟以二端一既主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饗燕所以報氣也薦黍稷羞肺肝加以饗啖所以報魄也此歟氏修本反始常懷上下用情禮之至也君子反古復始不忘所由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不敢不自盡也此之謂大敬昔者文王之祭也事死如事生思死而不歇生忌日則必哀稱諱則如見親祀之志也思之深如見親之所愛祭歟見親顏色者其惟文王乎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敬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孝子之

情也文王為能得之矣家語

子羔問曰祭典云昔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湯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此四祖四宗或乃異代或其考祖之有功德其廟可也若有虞宗堯夏祖顓頊皆異代之有功德者也亦可以存其廟乎孔子曰善如汝所問也如殷周之祖宗其廟可以不毀其他祖宗者功德不殊雖在殊代亦可以無疑矣詩云敬奉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憩周人之於召公也愛其人猶敬其所舍之樹况祖宗其功德而可以不尊奉其廟焉家語前半在慎禮內須孔子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慈其行也趙以數已祭子貢問

卷之九十四

三

曰夫子之言祭也濟、漆、馬今夫子之祭無濟、漆、何也孔子曰濟、者容也遠也漆、者自反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夫何神明之及交必如此則何濟、漆、之有反饋祭成進則燕祖序其禮樂備其百官於是君子致其濟、漆、馬夫豈豈一端而已哉亦各有所當也家語

子路為季氏宰季氏祭違昏而真終日不足繼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事其為不敬也大矣他日祭子路與馬室事交於戶堂事當於階質明而始行事要朝而徹孔子聞之曰以此觀之執謂由也而不知礼家語

衛莊公之及國也改舊制變宗廟易朝市高子罕問於孔子曰周禮釋祭於禘、在廟門之西前朝而後市今衛君欲其事、一更之如之何孔子曰禘之於庫門內禘之於東市朝於西方失之矣家語

季桓公將祭齊三日而二日鍾鼓之音不絕冉有問於孔子子曰孝子之祭也散齊七日慎思其事三日致齊而一用之猶恐其不敬也而二日伐鼓何居焉家語

文伯祭其祖悼子康子與焉進祖而不授徹俎而不興燕宗老不具則不釋、不盡飯則退孔子聞之曰男女之別礼之大經公父氏之婦動中德禮度於礼矣家語

卷之九十四

四

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季桓子問曰此何謂也孔子曰古之王者臣有大功死則必祀之於廟所以殊有績勸忠勤也豈廣舉其事以厲其世臣故稱焉桓子曰天子之臣有大功者則既時矣諸侯之臣有大功者可以如之乎孔子曰勞能定國功加於民大臣死難雖食之公廟可也桓子曰其位次如何孔子曰天子諸侯之臣生則有列於朝死則有位於廟其序一也孔鮒

漢制宗廟八月飲酎用九醞太牢皇帝侍祠以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一曰九醞一名醇酎西京雜記

古者歲四祭、者因四時之所生熟而祭其先祖父母也

故春曰祠夏曰初秋曰嘗冬曰蒸此言不失其時以奉祭先祖也過時不祭則失為天子之道也祠者以正月始食韭也初者以四月食麋也嘗者以七月食黍稷也蒸者以十月進初稻也此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孝子孝婦緣天之時因地之利已受命而王必先祭天乃行王事文王之代崇是也詩曰濟之辟王左右奉璋：：歲：髦士攸宜此文王之郊也其下之辭曰淠彼淠舟烝徒穢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文王之伐崇也上言奉璋下言伐崇以是見文王之先郊而後伐也文王受命則郊：乃伐崇：國之民方困於暴亂之君未得被聖人德澤而文王已郊矣安在德澤未洽者不可以郊

卷之九十四

五

手董仲舒

五穀食物之性也天之所以為賜人也宗廟上四時之所成物之厚無上也春上豆實夏上尊實秋上机實冬上敦實之厚無上也春上豆實夏上尊實秋上机實冬上敦實也春之始所生也尊實也夏之所受初也机實也秋之所先成也敦實也冬之所畢熟也始生故曰祠善其司也夏約故曰初貴所初也先成故曰嘗：言甘也畢熟故曰蒸：言衆也奉四時所受於天者而上之為上祭貴天賜且尊宗廟也孔子受君賜則以祭况受天賜乎一年之中天賜四至：則上之此宗廟所以歲四祭也故君子未嘗不食新

新天賜至必先薦之乃取食之尊天敬宗廟之心也尊天美義也敬宗廟大禮也聖人之所謹也不多而欲潔清不貪教而欲恭敬君子之祭也恭親之致其中心之誠盡敬潔之道以接至尊故鬼神享之享之如此乃可謂之能祭：者察也以善逮鬼神之謂也善乃遠不可聞見故謂之察吾以名之所享故祭之不虛安所可察哉祭之為言際也與祭也祭然後能見不見：不見之見者然後知天命鬼神知天命鬼神然後明祭之意明祭之意乃重祭事孔子曰吾不與祭：神如在重祭事如事生故聖人於鬼神也畏之而不敢欺也信之而不獨任事之而不專恃：其公報有德也幸其不私與

卷之九十四

六

人福也其見於詩曰嗟尔君子毋恒安息靜共尔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尔景福正直者得福也不正者不得福此其法也以詩為天下法也何謂不法哉其辭直而重有再歎人欲人省其意也而人尚不省何其忘哉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鳴呼不可不察也其中必有美者焉此之謂也董仲舒春祭曰祠夏祭曰禴秋祭曰嘗冬祭曰蒸春薦鴈也夏薦麥魚秋薦黍豚冬薦稻鴈三歲一祫五年一禘祫者合也禘者禘也祫者大祫祭於祖廟也禘者禘其德而差優劣也聖主將祭必潔齋精思若親之在方輿未登隅：：懂：：專一想親之容貌彷彿此孝子之誠也四方之助祭空而未者滿而反

虛而至者實而還皆取法則焉說元

或問犁牛之鞮與玄駢之鞮有以異乎曰同然則可以不犁也曰將致孝乎鬼神不敢以其犁也如剗羊刺豕嚴賓犒師惡在犁不犁也楊子

孝子愛日孝子有祭手有齋手夫能存亡形屬荒絕者惟齋乎故孝子之於齋見父母之存也是以祭不實人而不祭豺獮乎楊子

周祧文武為祧四時祭之而已去祧為壇去壇為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墀曰鬼壇謂築土起堂墀築土而無屋者也獨斷

卷之九十四

七

薦考妣於適寢之所祧春薦韭卯夏薦麥魚秋薦黍豚冬薦鴈制無常牲取與新物相宜而已獨新

宗廟之制古季以為人君之居前有朝後有寢終則前制廟以象朝後制以象寢廟以藏主列昭穆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總謂之宮月令曰先薦寢廟詩云公侯之宮頌曰寢廟奕奕言相連也是皆其文也古不墓祭至秦始皇出寢起居於墓側漢因而不改故今陵上稱寢殿有起居衣冠象生之俗皆古寢之意也居西都時高帝以下每帝各別立廟月俗法駕遊衣冠又未定迭毀之礼元帝時丞相匡衡御史大夫貢禹乃以經義處正罷遊衣冠毀先帝親盡之廟高帝為太

卷之九十五

八

祖孝文為太宗孝武為世宗孝宣為中宗祖宗廟皆世奉祠其餘惠景以下皆毀五年而稱殷祭猶古之禘祫也殷祭則及諸毀廟非殷祭則祖宗則祖宗而已光武中興都洛陽乃合高祖以下至于平帝為一廟藏十一帝主於其中元帝於光武為祧故雖非宗而不毀也後嗣遵承遂常奉祀光武舉天下以再受命復漢祚更起廟稱世祖孝明臨崩遺詔遵儉母起寢廟藏主於世祖廟孝章不敢違是後遵承藏主於世祖廟皆如孝明之礼而園陵皆自起寢廟孝明曰顯宗孝章曰肅宗是後顯前孝和曰穆宗孝安曰恭宗孝順曰敬宗孝桓而威宗唯鳩冲質三少帝皆以未踰年而崩不列於宗廟四時就陵上祭寢而已今洛陽諸陵皆以晦望二十四氣伏社臘及四時曰上飯大官送用園令食典省其親陵所宮人隨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陳嚴具天子以正月五日畢供後上原陵以次周徧公卿百官皆從四姓小侯諸侯家婦凡與先帝先后有瓜葛者及諸侯王大夫郡國計吏匈奴朝者西園侍子皆會尚書官屬陞西除下先帝神座後大夫計吏皆當軒下占其郡穀價四方災異欲皆使先帝魂神具聞之遂於親陵各賜計吏而遣之正月上丁祠南郊礼畢次北郊明堂高祖廟世祖廟謂之五供五供畢以次上陵也四時宗廟用牲十八大牢皆有副倅西廟五主高帝文帝武帝宣帝元帝

也高帝為高祖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宣帝為中宗其廟
皆不毀孝元功薄當毀光武復天下屬弟於元帝為子以元
帝為祢廟故列於祖宗後嗣因承遂不毀也獨新

廟者見也所以髮髻先人之靈兒也古今注

文中子之家廟坐必東南向自穆公始也曰未忘先人之國

桓公踐位令黨社塞禱祝鳧已疣獻胙祝曰除君苛疾與若

之多虛而少實桓公不說瞋目而視祝鳧已疣祝鳧已疣授

酒而祭之曰又與君之若賢桓公怒將誅之而未也以復骨

仲：於是知桓公之可以伯也管子以下

晉中行寅將亡召其太祝欲加罪焉曰子為我祀犧牲不肥

卷之九十四

澤也且齋戒不敬也使吾國亡何也祝間對曰昔日吾先君

中行寅子有車十乘不憂其薄也憂德義之不足也今主君

有車百乘不憂其薄也唯德義之不足也夫船車飭則

則賦歛厚賦歛厚則民謗詛君苟以祀有益於國乎詛亦將

為亡矣一人祝之一國詛之一祝不勝萬詛國亡不亦宜乎

祝其何罪中行子乃慙王充晏子曰景公疥且瘡暮年不

具其病多矣使史與祝晏子梁丘據晏子而問焉曰家

教二子者何如晏子曰君其可乎一則寡人再病不巳蓋其子不

益則詛亦猶也君其可乎一則寡人再病不巳蓋其子不

近臣嘿速臣釋衆口鑠金今自卿攝以東始尤以西者此其

人祝雖善祝者不能勝也且夫祝直言情則謗焉君也隱憂

人祝雖善祝者不能勝也且夫祝直言情則謗焉君也隱憂

過則欺上帝也上帝無所不可欺上帝不神祝亦無益願君

察之也上刑無罪而政退也政退則政月而君病矣公曰昔者

晏子辭不治命受相退也狐岐殺以共宗病之辭曰昔者

晏子辭不治命受相退也狐岐殺以共宗病之辭曰昔者

晏子辭不治命受相退也狐岐殺以共宗病之辭曰昔者

晏子辭不治命受相退也狐岐殺以共宗病之辭曰昔者

晏子辭不治命受相退也狐岐殺以共宗病之辭曰昔者

晏子辭不治命受相退也狐岐殺以共宗病之辭曰昔者

晏子辭不治命受相退也狐岐殺以共宗病之辭曰昔者

晏子辭不治命受相退也狐岐殺以共宗病之辭曰昔者

晏子辭不治命受相退也狐岐殺以共宗病之辭曰昔者

晏子辭不治命受相退也狐岐殺以共宗病之辭曰昔者

晏子辭不治命受相退也狐岐殺以共宗病之辭曰昔者

晏子辭不治命受相退也狐岐殺以共宗病之辭曰昔者

晏子辭不治命受相退也狐岐殺以共宗病之辭曰昔者

晏子辭不治命受相退也狐岐殺以共宗病之辭曰昔者

晏子辭不治命受相退也狐岐殺以共宗病之辭曰昔者

晏子辭不治命受相退也狐岐殺以共宗病之辭曰昔者

晏子辭不治命受相退也狐岐殺以共宗病之辭曰昔者

晏子辭不治命受相退也狐岐殺以共宗病之辭曰昔者

晏子辭不治命受相退也狐岐殺以共宗病之辭曰昔者

晏子辭不治命受相退也狐岐殺以共宗病之辭曰昔者

用事辭罪而不敢有所求也是以神民俱順而山川納祿今
君政及乎民而行悖乎神大宮室多斬伐以偏山林羹飲食
多畋漁以偏川澤是以神皆怨而山川收祿司過薦罪而
祝宗祈福意者逆乎公曰寡人非夫子無所聞此請羊心易
行於是廢公阜之遊止海食之獻斬伐者以時畋漁者有教
居處飲食節之勿羨祝宗用事辭罪而不敢有所求也故鄭
國忌之百姓觀之晏子沒而後衰晏子

定公問於孔子曰古之帝王必郊祀其祖以配天何也孔子
對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故以
配上帝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公曰寡人聞郊

卷之九十四

十二

而莫同何也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
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于啓蟄
之月則又祈穀於上帝此二者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
之事降殺於天子是以不同也公曰其言郊何也孔子曰兆
丘於南所以就陽位也於郊故謂之郊焉曰其性器何如孔
子曰上帝之牛角蜚粟必在滌三月后稷之牛唯具所以別
事天神與人鬼也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掃地而祭於
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萬物無可稱之者故因
其自然之體也公曰天子之郊其禮儀可得聞乎孔子對曰
臣聞天子卜郊則受命于祖廟而作龜于祔宮尊祖親考之

義也卜之日王親立于澤宮以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既卜
獻命庫門之內所以誠百官也將郊則天子皮弁以聽報示
民嚴上也郊之日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記掃清
路行者必止弗命而民聽敬之至也天子大裘以黼之被袞
象天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以日月所以
法天也既至泰壇王脫裘矣服袞以臨墻柴戴冕璪十有二
旒則天教也臣聞之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之禮不足
以大饗之之禮不足以大旅之具夫不足以饗帝是以
君子無敢輕議於禮者也

家語

宰我曰敢問禋于六宗何謂也孔子曰所宗者六皆繫祀之

卷之九十四

十三

也埋少牢於太昭所以祭時也祖迎於坎壇所以祭寒暑也
主於郊宮所以祭日也夜明所以祭月也幽榮所以祭星也
雩漿所以祭水旱也禋於六宗此之謂也

孔鮒

子張問云真高山何謂也孔子曰高山五嶽定其差秩祀所
視焉子張曰其禮如何孔子曰牲幣之物五嶽視三公小名
山視子男

孔鮒

雪而兩者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雪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
旱而雪卜筮而後決大事非以為得求也以文之也君子以
為文而百姓以為神以為神則吉以為神則凶

旱也雩者曰大旱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天地之
所為陰陽之所起也或謂焉或怒焉者何曰大旱者陽城陰

也陽城陰者專壓卑也同其義也雖大甚非請之而已無敢
有加也大水者陰城陽也陰城陽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皆
下犯上也以賤傷貴者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而舞之為
其不義也此亦春秋之為強禦也故變天地之位正陰陽之
序直行其道而不忘其難義之至也是故有殺嚴社而不為
不敬靈出天王而不忘其難義之至也是故有殺嚴社而不為
不敬靈出天王而不忘其難義之至也是故有殺嚴社而不為

雍有五疇祠以上祠祀五帝昔秦文公田于汧渭之間夢黃
蛇自天屬地其口止于鄜衍以為上帝之神於是作鄜時祠
白帝泰白帝作密時於陳倉北坂祀青帝焉靈公又于吳陽
作上時祀炎帝焉獻公作畦時祠亦帝焉漢高帝曰問天有
五帝今何四也博士莫知其故帝曰我知之矣待我而五遂
立北時祀黑帝焉應劭曰四面積高曰雍闕闕曰宜為神明
之隕故立羣祠焉鄜道元

卷之九十四

十三

今世之祭井竈門戶箕箒曰梓者非以其神為能享之也恃
賴其德煩苦之無已也是故以時見其德所以不忘其功也
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唯太山亦地三年
而不絕流澤及百里而潤草木者唯江河也是以天子秩而
祭之故馬免人於難者其死也塋之牛其死也塋以大車為
薦牛馬有功猶不可忘又況人乎此聖人所以重仁襲恩故
災帝於火死而為竈禹勞天下而死為社后稷作稼穡而死
為稷羿除天下之害死而為宗布射其左目風伯壞人屋室
并射中其膝又誅九嬰與竊之屬有功於天下故死託於宗
布張田為宗布謂出也一日今人室中祀之宗布是也或

曰司命傍布也此竟此鬼神之所以立為烈
時非有邪邪界也此竟此鬼神之所以立為烈

卷之九十五

十四

春秋之法王者歲一祭天於郊四祭於宗廟：：因於四時
之易郊因新歲之初聖人有以起之其以祭不可不親也天
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以最尊天之故故易始歲
更紀即以其初郊：必以正月上辛者言以首最尊首一歲
之事每更紀者以郊：祭首之先貴之義尊天之道也董仲
春秋之義國有大喪者止宗廟之祭而不止郊祭不敢以父
母之喪廢事天地之禮也父母之喪至哀痛悲苦也尚不敢
廢郊也孰足以廢郊者故其在禮亦曰喪者不祭唯祭天為
越喪而行事夫古之畏敬天而重天郊如此也甚今群臣李
士不探察曰萬民多貧或頗飢寒足郊乎是何言之誤天子
父母事天而子孫蕃萬民：未徧飽無用祭天者是猶子孫
未得食無用食父母也言莫逆於是：其去禮遠也先貴後
賤孰貴于天子：：號天之子也奈何受為天子之號而無
天子之禮天子不可不祭天也無異人之不可以不食父故
古之聖王文章之最重者也前世王莫不從重粟精奉之以
事上天至於秦而獨闕然廢之一何不率由舊章之大甚也
天者百神之大君也事天不脩雖百神猶無益也何以言其
然也祭而他神者春秋訊之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是
其法也故未見秦國致天福如周國也詩云唯此文王小心

翼：昭事上帝允懷多福：者非謂人也事功也謂天之
所福也傳曰周國子多賢蕃殖至于駢孕男者四：產得八
男皆君子俊雄也今此天之所以興周國也非周國之所能
為也今秦與周俱得為天子而所以事天者異於周以郊為
百神始：入歲首必以正月上辛日先享天乃敢于地先責
之義也夫歲弗之與歲弗行也相去遠矣天下福若無可恠
者然所以久弗行者非灼：見其當而故弗行也典札之官
常嫌疑莫能昭：明其當也今切以為其當與不當可內反
於心而定也堯謂舜曰天之歷數在爾躬言察身以知天也
今身有子孰不欲其有子礼也聖人正名：不虛生天子者

卷之九十四

十五

則天之子也以身度天獨何為不欲其子之有子礼也今為
其天子而闕然無祭於天：何必善之所聞曰天下和平則
災害不生今災害生見天下未和平也天下所未和平者天
子之教化不行也詩曰有竟德行四國順之竟者著也王者
有明著之德行於世則四方莫不響應風化善於彼矣故曰
悅有慶賞嚴於刑罰疾於法令董仲舒

郊祀曰皇：上天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庶物羣生
言而已矣夫不自為言而為庶物羣生言以人心庶天無尤
焉而辭恭順宜可喜也右郊祀九句九句者陽數也董仲舒
其祭社稷宗廟山川鬼神不以其道無灾無害至于祭天不

享其卜不從使其牛口傷臄鼠食其角或言食牛或言食而
死或食而生或不食而自死或改卜而牛死或卜而食其角
過有深淺厚薄而灾有簡甚不可不察也猶郊之变因其灾
而之变應而無為也見百事之变之所不知而自然者勝言
與以此見其可畏專誅絕者其唯天乎董仲舒

信鬼神者失謀信日者失時何以知其然夫賢聖周知能不
時日而事利敬法令貨功勞不卜筮而身吉謹仁義順道理
不禱祠而福故卜數擇日潔齋戒肥犧牲飾珪璧精祠祀而
終不能除悖之禍以神明有知而事之乃欲背道妄行而以
祠祀求福神明必違之矣天子祭天地五嶽四瀆諸侯祭社

卷之九十四

十五

稷大夫祭五祀士祭戶門庶人祭其先祖聖王承天心制礼
分也凡古之卜日者將以輔道稽疑示有所先而不敢自專
也非欲以顛倒之惡而幸安全之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誂
也是以泰山終不言季氏之旅易称東鄰殺牛不如兩鄰之
禴祭蓋重礼不肯牲也敬實而不貴華誠有其德而推之則
安往而不可是以聖人見人之文必考其質說苑

五祀者何謂也謂門戶井竈中雷也所以祭何人之所處出
入所飲食故為神而祭之何以知五祀謂門戶井竈中雷也
月令曰其祀戶又曰其祀竈其祀中雷其祀門其祀井獨大
夫已上得祭之何士者位卑祿薄但祭其先祖耳禮曰天子

大夫成群立社曰置社月令曰擇人日命人社論語曰季路使子羔為費宰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不謂之土何封土為社故變名謂之社利於象土也為社立祀治謂之稷語亦自變有內外或曰至稷不以稷為社故不變其名事自可知也

春之九十四

九

自祭也其壇大何如春秋文義曰天子之社稷廣五丈諸侯半之其色如何春秋傳曰天子有太社為東方青色南方赤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上冒以黃土故將封東方諸侯青土首以白茅謹敬潔清也祭社有樂記曰樂之施於金石絲竹越於聲音用之於宗廟社稷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如之何孔子曰麻臣子哀痛之不敢終於禮也編俗通曰社神孝經說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

春之九十四

九

也則社稷之土何封土為社故變名謂之社利於象土也為社立祀治謂之稷語亦自變有內外或曰至稷不以稷為社故不變其名事自可知也

官

相

○靈星俗說縣令問主簿靈星在城東南何法主簿仰答曰唯靈星所以在東南者亦不知也漢書郊祀志高祖五年初置靈星祀后稷也歐爵蕞揚田農之事也謹按祀典既以立稷又有先農無為靈星復祀后稷也左中郎將賈逵說以為龍第三有田星靈者神也故祀以報功辰之神為靈星故以壬辰日祀靈星於東南金勝木為土相新曰明星神在天傳說曰靈星火星也一曰龍星火為天曰屬山氏之子莊及后稷能植百穀以利天下故祠此三人以報其功漢書郊祀志五年初置靈官靈神祀器記曰臧文仲安知禮燔柴於靈者老婦之祭也故盛於盆尊於瓶周禮說顓頊氏有子曰黎為祝融祀以為靈神謹按明堂月令孟冬之月其祀

卷之九十四

廿二

竈也五祀之神王者所祭古之神聖有功德于民非老婦也漢記南陽陰子方積恩好施喜祀竈臘日晨炊而竈神見再拜受神時有黃羊因以祀之其孫識執金吾封原鹿侯典衛尉鮑陽侯家凡二侯收守數十其後子孫常以臘日祀竈以黃羊○風伯楚辭說後飛廉使奔屬飛廉風伯也謹按周禮以柳燎祀風師者箕星也箕主簸揚能致風氣獨斷曰風伯神在天能興風易曰為長女也長者伯故曰風伯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養之萬物有功於人王者祀以報功也戊之神為風伯故以丙戌日祠於西北火勝金為木相也○雨師春秋左氏傳說共工之子為玄冥師鄭大夫子產禳於玄冥雨

卷之九十四

廿二

師也謹按周禮以柳燎祀雨師者箕星也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獨斷曰雨師神畢星也其象在天能興雨易師卦也土中之眾者莫若水眾者師也雷震百里風亦如之至於太山不崇朝而徧雨天下異於雷風其德散大故雨獨稱師也丑神之為師故以巳丑日祀雨師於東北土勝水為火相也○雄鷄俗說鷄將旦為人起居門亦昏閉晨開扞難守固禮貴報功故門戶用鷄也青史子書說鷄者東方之牲也歲終更始辨秩東作萬物觸戶而出故以鷄祀祭也太史丞鄧平說臘者所以迎刑送德也大寒至常恐陰勝故以戌日臘戌者溫氣也用其氣也殺鷄以謝刑德雉者門雌者戶以和陰陽調寒配水節風雨也謹按春秋左氏傳周大夫甯孟適郊見雄鷄自斷其尾歸以告景王曰憚其為犧也山海經曰祠鬼神皆以雄鷄魯郊祀常以丹鷄祀日以其朝聲赤羽去魯侯之咎今人卒得鬼刺非悟殺雄鷄以傳其心上病賊風者作鷄頭可以治蠱由此言之鷄主以禦死辟惡也○殺狗磔邑四門俗說狗別屬主善守禦故著四門以被盜賊也謹按月令九門磔禳以畢春氣蓋天子之城十有二門東方三門生氣之門也不欲使死物見於生門故獨於九門殺犬磔禳犬者金畜禳者却也抑金使不害春之時所生令萬物遂成其性火當受而長之故曰以畢春氣功成而退本行終也太史公記秦德公

始殺狗獐邑四門以禦蠱苗今人殺白犬以血題門戶正月

血犬血辟除不祥取法於此也○腰謹按韓子書山谷居汲

者腰臘而買水楚俗常以十二月祭飲食也又曰嘗新始殺

也食新曰臘臘○臘謹按禮傳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

蜡獨斷曰天子大蜡八神之別名蜡之言索也祭曰索此八神而祭之也大同小異為位相對而祝曰土反其宅水埽

其壘昆蟲母作蠶漢改為臘者獵也言田獵取獸以祭祀

其先祖也或曰臘者接也新故交接故大祭以報功也漢家

火行衰於戌故曰臘也獨斷曰五帝臘祖之別名青帝以未

午祖赤帝炎帝火行白帝以丑臘祖太白帝少昊金行黑帝

以辰臘祖黑帝行黃帝以辰臘未祖黃帝軒轅后

行土○祖謹按禮傳共工之子曰修好遠遊舟車所至足跡

所達靡不窮覽故祀以為祖神祖者祖也詩云韓侯出祖清

酒百壺左氏傳襄公將適楚夢周公祖而遣之是其事也詩

云吉日庚午漢家盛於午故以午祖也○禋謹按周禮男巫

掌望祀望衍旁招以茅女巫掌歲時以祓除瘴浴禋者潔也

春者蠶也蠶搖動也尚書以殷仲春厥民析言人解癢生

疾之時故於水上暴潔之也已者社也邪疾已去祈分社也

○司命謹按詩云芡之棣橫新之楨之周禮禋燎司中司命

文昌也司中文昌上六星也禋者積薪燔柴也今民間獨祀

司命耳刻木長尺二寸為人像行者擔筐中居者別作小屋

齊天地大尊重之汝南餘郡亦多有皆祠以腊率以春秋之

月風俗通

山猶人之有骨節水猶人之有血脉也故人食腸滿則骨節

與血脉因以盛矣今祭天地則山川隨天地而飽今別祭山

川以為異神是人食已更食骨節與血脉也社稷報生穀物

之功萬物生於天地猶毫毛生於體也祭天地則社稷設其

中矣人君重之故復別祭必以為有神是食已當復食形體

也風伯雨師雷公是群神也風猶人之有吹煦也雨猶人之

有精液也雷猶人之有腹鳴也三者附於天地祭天地三者

在矣人君重之故別祭必以為有神則人吹煦精液腹鳴當

復食也日月猶人之有目星辰猶人之有髮三光附天祭天

三光在矣人君重之故復別祭必以為有神則人之食已復

食目與髮也宗廟已之先也生存之時謹敬供養死不敢不

信故修祭祀緣先事死示不忘先五帝三王郊宗黃帝嘗

之屬報功堅力不敢忘德未必有鬼神審能敬享之也王充

王者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卿大夫祭五祀士庶人祭其先宗

廟社稷之祀自天子達於庶人尚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

宗望于山川編于群臣禮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嘗祖顓頊

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嘗

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燔

柴於大壇祭天也瘞埋於大圻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於大

卷之九十四

廿三

卷之九十四

廿四

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起祭月也
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川林谷丘
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
其地則祭亡其地則不祭此皆法度之祀禮之常制也王者
父事天母事地推人事父母之事故亦有祭天地之祀山川
以下報功之義也緣生人有功得賞鬼神有功亦祀之山出
雲雨潤萬物六宗居六合之間助天地變化王者尊而祭之
故曰六社社稷報生萬物之功社報萬物稷報五穀五祀報
門戶井竈室中雷之功門戶人所出入井竈人所飲食中雷
之功託處五者功鉤故俱祀之周棄曰少昊有四叔曰重曰

卷之九十四

五

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修及熙
為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犁
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
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
為稷自商以來祀之禮曰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
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
也其子曰后土管平九土故祀以為社傳或曰炎帝作火死
而竈為禹勞力天下水死而為社東方之神其帝太昊其神
少昊南方之神其帝炎帝其神祝融西方之神其帝少昊其
神蓐收北方之神其帝顓頊其神玄冥中央之神其帝黃帝其
神后土禮曰王為群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靈曰國門曰

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諸侯為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雷曰
國門曰國行曰公厲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
二祀曰門曰行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社稷五祀之祭
未有所定皆為思其德不忘其功也中心愛之故飲食之愛
見神祭祀之自禹興修社稷祀后稷其後絕廢高皇帝四年
詔天下祭靈星七年使天下祭社稷靈星之祭水旱也於
禮舊名曰雩之禮為民祈穀兩祈穀實也春求實一歲再
祀蓋重穀也春以二月秋以八月故論語曰暮春者春服既
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暮春
四月也周之四月正歲二月也二月之時龍星始出故傳曰

春之九十四

六

龍見而雩龍星見時歲已啓蟄而雩春雩之禮庶秋雩之禮
存故世常修靈星之祀到今不絕名變於舊故世人不識禮
廢不具故儒者不知世儒案禮不知靈星何祀其難曉而不
識說縣官名曰明星緣明星之名說曰歲星：東方也東
方主春：主生物故祭歲星求春之福也四時皆有力於物
獨求春者重本尊始也審如儒者之說求春之福及以秋祭
非求春也月令祭戶以春祭戶以春祭門以秋各宜其時如
或祭門以秋謂之祭戶論者肯然之乎不然則明星非歲星
也乃龍星也龍星二月見則雩祈穀兩龍星八月將入則秋
雩祈穀兩儒者或見其義語不空生春雩庶秋雩與故秋雩

之名自若為明星也實曰靈星：者神也神者謂龍星也
群神謂風伯雨師雷公之屬風以播之雨以潤之雷以動之
四時生成寒暑變化日月星辰人所瞻仰水旱人所忌惡四
方氣所由來山林川谷民所取材用此鬼神之功也凡祭祀
之義有二一曰報功二曰修先報功以勉力修先以崇恩力
勉恩崇功立化通聖王之務也是故聖王制祭祀也法施於
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
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賞均刑
法以義終舜勤民事而野死鯀勤洪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
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契為司徒而民

卷之九十四

芒

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
王以武功去民之災凡此功烈施布於民：賴其力故於報
之宗廟先祖已之親也生時有養親之道死亡義不可背故
修祭祀示如生存推人事鬼神緣生事死人有賞功供養之
道故有報恩祀祖之義王充

六號之別名神號尊其名更為美稱若曰皇天上帝也鬼神
若曰皇祖伯其祗號若曰后土地祗也牲號牛曰一元大武
羊曰柔毛之屬也齊鄉黍曰薌合梁曰香其之屬也幣號玉
曰嘉玉幣曰量幣之屬也獨斷

凡祭宗廟禮牲之別名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豚曰腍肥

羊曰柔毛鷄曰翰音犬曰羹獸雉曰雊趾兔曰明視獨斷
凡祭號牲物異於人者所以尊鬼神也脯曰尹祭黍魚曰商
祭鮮魚曰脰祭水曰清滌酒曰清酌黍曰薌合梁曰香其稱
曰嘉疏鹽曰鹹醢玉曰嘉玉幣曰量幣獨斷

太祝掌六祝之辭順祝頌豐年也年祀求永真也告祝祈福
祥也化祝弭災兵也瑞祝逆時雨寧風旱也策祝遠罪病也
獨斷

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民事未定郡祀有關不為尤夫
必也奉其重而祀之望祀五嶽四瀆其神之祀縣有舊常若
今郡祀之而其祀禮物從鮮可也禮重本示民不偷且招典

卷之九十五

廿八

物其俗物以豐年日月之災降罪非舊也獨斷

天地定位祀徧群臣六宗既饗三望咸秩甘雨和風是生黍
稷兆民所仰美報興焉犧盛惟馨本於明德祝史陳信實乎
文辭昔伊祈始蜡以祭八神其辭云土反其宅水滌其壑昆
虫無作草木歸其澤則上皇祝文爰在茲矣舜之祠田云荷
此長耜耕彼南畝四海俱有利民之志頗形於言矣至於商
頌聖敬日躋玄牡告天以萬方罪已即郊禋之祠也素車禱
旱以六事責躬則雩索之文也及周之太祝掌六祀之辭是
以庶物咸生陳於天地之郊旁作穆：唱於迎日之拜夙興
夜處言於附廟之祝多福無疆布於少牢之饋宜社類禘稷

不有文所以寅虔於神祇嚴恭於宗廟也春秋已下賸祀詣
祭祀幣史辭靡神不至：於張老成室致善於歌哭之禮廟
賸臨戰獲祐於筋骨之請雖造次顛沛必於祝矣若夫楚辭
招魂可謂祝辭之組織也漢之群祀肅其旨禮既總頌儒之
儀亦參方士之術所以秘祝移過異於成湯之心俚子歐疾
同手越巫之祝体失之漸也至如黃帝有祝邪之文東方朔
有罵鬼之書於是後之譴呪務於善罵唯陳思誥裁以正義
矣若乃禮之祭祀事止告饗而中代祭文兼譚言行祭而兼
譚蓋引神而作也又漢代山陵哀策流文周喪盛姬內史執
策則策本書贈因哀而為文也是以義同於誄而文實告神

卷之九十四

九

誄首而哀末頌体而呪儀太史所作之譚因周之祝文也凡
群言發華而降神實務修辭立誠在於無媿祈禱之式必誠
以敬祭奠之楷宜恭且哀此其大較也班固之祀濛山禱祈
之誠敬也潘岳之祭庾婦奠祭之恭哀也舉彙而求昭然可
鑒矣盟者明也駢毛白馬珠盤玉敦陳辭乎方明之下祝告
於神明者也在昔三王詛盟不及時有要誓結言而退周衰
屢盟以及要契始之以曹沫終之以毛遂及秦盟昭夷設黃
龍之詛漢祖建侯定山河之誓然義存則克終道廢則渝始
崇替在人呪何預焉若夫臧洪歆辭氣截雲蜺劉琨鐵誓精
貫霏霜而無補於晉漢反為仇讐故知信不由衷盟無益也

夫盟之大体必序危机獎忠孝共存亡戮心力祈幽靈以取
鑒指九天以為正感激以立誠切至以數辭此其所同也然
非辭之難處辭為難後之君子宜在殷鑒忠信可矣無恃神
焉劉勰

卷之九十五

十

天蓋尊而遠之也故以祀禮接焉近則求諸已也已者非他
也盡性者也卒歸之人推鬼於人蓋引而敬之也故以饗禮
接焉古者覲盥而不薦思過半矣薛收曰敢問地祇子曰至
於百物生焉萬類形焉示之以民斯其義也形也者非他也
骨肉之謂也故以祭禮接焉收曰三者何先子曰三才不相
離也措之事業則有主焉圓丘尚祀覲神道也方澤貴祭察
物類也宗廟用饗懷精氣也收曰敢問三才之蘊子曰至
乎問夫天者統元氣焉非止陽之蒼蒼之謂也地者統元形
焉非止山川丘陵之謂也人者統元識非止圓首方足之謂
也乾坤之蘊汝思之乎於是收退而學易文中子

子死卷之九十五

神鬼

昔帝堯修壇河洛擇良議泥率舜等升於首山而導河渚有五老港焉相謂河圖將來告帝以期知我重瞳也五老乃翻為流星而昇於鼎湖道元

昔禹洪水現於河見白面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也博物志有河伯三字又云禹陵華陰潼鄉人也得仙道化為河伯豈授禹道同哉仙傳乘龍虎水神乘魚龍其行恍惚萬里如室授禹河圖而還於淵鄒道元

援神契曰五嶽之神聖四瀆之精仁河者水之伯上應天漢泰山天帝孫也主召人魂東方萬物始成故知人生命之長

博物志

卷之九十五

左丘明國語云華嶽本一山當河之水過而曲行河神巨靈手盪脚蹋開而為兩今掌足之跡乃存華嚴開山圖曰有巨靈胡者偏得神元之道能造山川山河所謂巨靈崩肩首冠靈山者也博物志

上古之人有神荼毒蠱者昆弟二人性能執鬼居東海度朔山上立桃樹下簡閱百鬼無道理妄為人禍荼與鬱壘縛以盧索執以食虎故今縣官斬桃為人立之戶側畫虎之形著之門闕又曰山海經又曰嶺南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開東北曰鬼門萬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鬱壘主閱錮萬鬼惡害之鬼執以索索而以食虎於是黃帝乃作札以時驅之五大

夷人門戶畫神荼鬱壘與虎懸葦索以禦凶魅有形故執以龍不常無以異之時也○王充○風俗通云桃梗葦索度謹山華上桃樹下簡閱百鬼無道理妄為人禍荼與鬱壘縛以盧索執以食虎故今縣官斬桃為人立之戶側畫虎之形著之門闕又曰山海經又曰嶺南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開東北曰鬼門萬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鬱壘主閱錮萬鬼惡害之鬼執以索索而以食虎於是黃帝乃作札以時驅之五大

卷之九十五

在丹陽巴蜀丹山即巫山者也又帝女居焉宋玉所謂天帝之季女名曰瑶姬未行而封于巫山之臺精魂為草寔為靈芝所謂巫山之女高唐之姬旦為行雲暮為行雨朝暮陽臺之下旦早視之果如其言故為立廟號朝雲焉博物志

巫咸山北地理志曰山在安邑縣東海外西經曰巫咸在女丑北方手操赤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群巫所從上下也大荒西經云大荒之中有靈山巫咸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

巫礼巫抵巫謝巫羅十巫從此升降百藥爰在郭景純曰言言羣巫上下靈山采藥往來也蓋神巫所遊故山得其名矣鄒道元

周武王有疾不豫周公請命設三壇同一壇植筆秉圭乃告于太王：季文王史乃策祝辭曰：予仁者考多才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其不若多才多藝不能事鬼神：者謂三才也。即死人無知不能為鬼神周公聖人也聖人之言審則得幽冥之實得幽冥之實則三王為鬼神神明矣。曰：實人能神乎？不能神也。如神宜知三王之心不宜徒審其為鬼也。周公請命史策告祝：畢辭已不知三王所以與不乃卜三龜：皆吉然後乃喜能知三王有知為鬼不能知三王許已與不須卜三龜乃知其實定其為鬼須有所問然後知之。死人有知無知與其許人不許人一實也能知三王為鬼可信也。如

卷之九十五

三

不能知謂三王為鬼猶世俗之人也與世俗同知則死人之實未可定也。王充

箕子居朝鮮其後伐燕之朝鮮亡入海為朝鮮國師兩妻墨生珥兩青蛇蓋勾芒也。博物志

阿難是諸生非破律儀犯著薩戒毀佛涅槃諸餘雜業歷劫燒然後還罪畢受諸鬼形者於本因貪物為罪是人罪畢遇物成形名為怖鬼貪色為罪是人罪畢遇人成形名為魅鬼貪惑為罪是人罪畢遇畜成形名為魅鬼貪恨為罪是人罪畢遇蟲成形名為蟲鬼貪憶為罪是人罪畢遇衰成形名為厲鬼貪傲為罪是人罪畢遇氣成形名為餓鬼貪周為罪

是罪人畢遇幽成形名為饕鬼貪明為罪是人罪畢遇精為形名魑鬼貪成為罪是人罪畢遇明為形為役使鬼貪黨為罪是人罪畢是人為形名傳送鬼阿難人皆以純情墜落業火燒乾上出為鬼此等皆是自妄想業之所招引若悟菩提則妙玄明本無所有復次阿難鬼業既盡則情與想二俱成空方於世間與无負人究對相值身為畜生酬其宿債物性之鬼物銷報盡生於世間多為梟類風銷報盡生於世間多為咎微一切異類畜魅之鬼畜死報盡生於世間多為狐類蠱蟲之鬼蠱滅報盡生於世間多為毒類衰厲之鬼衰窮報盡生於世間多為蚶類更氣之鬼氣銷報盡生於世間多

卷之九十五

四

為食類綿幽之鬼幽銷報盡生於世間多為服類和精之鬼和銷報盡生於世間多為應類明靈之鬼明滅報盡生於世間多為休微一切諸類依人之鬼人亡報盡生於世間多為循類阿難是等皆以業火乾枯酬其宿債傍為畜生此等亦皆自虛妄業之所招引若悟菩提則此妄緣本無所有楞嚴傳曰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宣王將田於圃杜伯起於道左執彤弓而射宣王：伏轡而死趙簡公殺臣莊子義而不辜簡公將入於桓門莊子義起於道左執銅杖而捶之斃於車下。王充

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問於內史過曰是何故有之

不濟乎寡人大惑豈有人若此者乎管仲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俞見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而登山神見說作事必濟此人且走馬前疾道也袪衣示前有水也右袪衣知道之神也

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贅水者曰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濟說從左方涉行表之從左方涉至膝從右方涉其大濟十里有水曰遠水方渡至膝已渡事果濟桓公立拜管仲於馬前曰仲父之聖至若此寡人之祗罪也久矣管仲對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而後知之臣非聖也善承教也管子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詰詒為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

卷之九十五

七

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瀟之氣散而不反則為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窺有瞽戶內之煩壤雷震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離離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決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萃山有夔野有方皇澤有委蛇博物志曰水石之怪為龍罔象水之怪為委蛇變烟土之怪為羊火之怪為宋無忌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輒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南華

晉惠公改葬太子申申秋其僕狐突適下國遇太子太子趨登僕車而告之曰夷吾無礼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界秦祀余狐突對於帝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之祀君其圖之太子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狐突之新城西偏巫者之舍復與申生相見申生告之曰帝許罪有罪矣楚之於韓其後四年惠公與秦穆公戰於韓地為穆公所獲竟如其言王充

卷之九十五

八

秦桓公伐晉次於輔氏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翟土立黎侯而還及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妾病困則更曰必以是為殉及武子卒顆不殉妾人或難之顆曰疾病則亂吾後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魏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躡而顛獲故之夜夢見老父曰余是所嫁婦人之父也尔用先人之治命是以報汝王充

昔荀偃伐齊不卒事而還庫廩生瘍于頭及著雍之地病目出卒而視不可喻范宣子浼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宣子睹其不瞑以為恨其子吳也人情所恨莫恨于故言吳以撫之猶視者不得所恨也樂懷子曰其為未卒事于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死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

受哈代齊不卒荀偃所恨也懷子得之故目瞋受哈宣子失之目張口噤曰荀偃之病卒苦目出：則口噤：則不可哈新死氣盛本病苦目出宣子撫早故目不瞋口不闔少久衰氣懷子撫之故目瞋口受哈此自荀偃之病非死精神見恨于口目也楚成王廢太子商臣欲立王子職商臣聞之以宮甲圍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王縊而死謚之曰靈不瞋曰成乃瞋夫為靈不瞋更成乃瞋成王有知之效也謚之曰靈心恨故目不瞋更謚曰成心喜乃瞋精神聞人之議見人變易其謚故喜目瞋本不病目人不撫慰目自翁張非神而何曰此復荀偃類也雖不病目亦不空張成王於時縊死

卷之九十五

九

氣尚盛新絕目尚開因謚曰靈少久氣衰目適欲瞋連更曰成目之視瞋與謚之為成偶應也時人見其應成乃瞋則謂成王之魂有所知則宜終不瞋也何則太子殺已大惡也加謚為靈小過也不為大惡懷忿反為小過有恨非有神之效見示告人之驗也夫忠謚非靈則厲也紀於竹帛為靈厲者多矣其尸未歛之時未皆不瞋也豈世之死君不惡而獨成王不憎之哉何其為靈者眾不瞋者寡也王充

鄭伯有貪懷而多欲子皙好在上二相得子皙攻伯有伯有出奔駟帶率國人以伐之伯有死其後九年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後歲人或夢見伯有介

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之日駟帶卒國人益惧後至壬寅日公孫段又卒國人愈惧子產為之立後撫之乃止矣伯有見夢曰壬子余將殺帶壬寅又將殺段及至壬子日駟帶卒至壬寅公孫段死其後子產適晉趙景子問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彊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匹夫匹婦彊死其魂魄猶能憑依人以為淫厲况伯有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弊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腴抑諺曰葉尔小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弘矣取精多矣其族又大所憑厚矣而彊死能為鬼不亦宜乎

卷之九十五

十

伯有殺駟帶公孫段不失日期神審之驗也子產立其後而止知鬼神之操也知其操則知其實矣實有不室故對問不疑子產智人也知物審矣如死者無知何以能殺帶與段如不能為鬼子產何以不疑曰與伯有為怨者子皙也子皙攻之伯有與駟帶乃率國人遂伐伯有公孫段隨駟帶不造本辨其惡微小殺駟帶不殺子皙公孫段惡微與帶俱死是則俱有之魂無知為鬼報仇輕重失宜也且子產言曰彊死者能為鬼何謂彊死謂伯有命未當死而人殺之邪將謂伯有無罪而人究之也如謂命未當死而人殺之未當死而死者多如謂無罪人究之被究者亦非一伯有彊死能為鬼比干

子胥不為鬼春秋之時弑君三十六君為所弑可謂殲死矣
典長一國用物之精可謂多矣繼體有土非直三世也貴為
人君非與卿位同也始封之祖必有穆公子良之類也以至
尊之國君受亂臣之弑禍其魂魄為鬼必明于伯有報仇殺
離禍繁於帶段三十六君無為鬼者三十六臣無見報者如
以伯有無道其神有知世間無道莫如桀紂：誅死魄不
能為鬼然則子產之說因成事者也見伯有殲死則謂殲死
之人能為鬼如有不殲死為鬼者則將云不殲死之人能為
鬼子哲在鄭與伯有何異死與伯有何殊俱以無道為國所
殺伯有能為鬼子哲不能殲死之說通於伯有塞於子哲然

卷之九十五

土

則伯有之說杜伯之語也杜伯未可然伯有亦未可也王
楚巫微導裔款以見景公侍坐三日景公說之楚巫曰公明
神主帝王之君也公即位十有七年矣事未大濟者明神未
至也請致五帝以明君德景公再拜稽首楚巫曰請巡國郊
以觀帝位至于牛山而不敢登曰五帝之位在于南園諸
而後登之公命百官供幣具于楚巫之所裔款視事晏子聞
之而見于公曰公令楚巫齋牛山乎公曰然致五帝以明寡
人之鬼神將降福于寡人其有所濟乎晏子曰君之言過矣
古之王者德厚足以安世行廣足以容眾諸侯戴之以為君
長百姓歸之以為父母是故天地四時和不失星辰日月

順而不亂德厚行廣配天象時然後為帝王之君神明之主
古者不慢行而繁祭不輕身而恃巫今政亂而行僻而求五
帝之明德也繁賢而用巫而求帝王之在身也夫民不苟德
福不苟降君之帝王不亦難乎惜夫君位之高所論之卑也
公曰裔款以楚巫命寡人曰試嘗見而觀焉寡人見而說之
信其道行其言今夫子訊之請逐楚巫而拘裔款晏子曰楚
巫不可出公曰何故對曰楚巫出諸侯必或受之公信之以
過于內不知出以易諸侯于外不仁請東楚巫而拘裔款公
曰諾故曰送楚巫于東而拘裔款于國也晏子

季康子問於孔子曰舊聞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實請問何

卷之九十五

土

五帝孔子曰昔丘也聞諸老聃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
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
法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亦象其義故其生為明王者死
而配五行是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皞配金顓
頊配水康子曰太皞其始之太何如孔子曰五行用事先起
於水：東方萬物之初皆出焉是故王者則之而首以木德
王天下其次則以所生之行轉相承也康子曰吾聞勾芒為
木正祝融為火正蓐收為金正玄冥為水正后土為土正此
五行之主而不亂稱曰帝者何也孔子曰凡五正者五行之
官名五行位成上帝而稱五帝太皞之屬配焉亦云帝後其

號昔少皞氏之子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勾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玄冥顓頊氏之子曰黎為祝融共工氏之子曰句龍為后土此五者各以其所能業為官職生為上公死為貴神別稱五祀不得同帝康子曰陶唐有虞夏后殷周獨不配五帝意者德不及上古耶將有限乎孔子曰古之平治水土及播殖百穀者衆矣唯句龍氏禹食于社而棄為稷神易代奉之無敢益者明不可與等故自太皞以降逮於顓頊其應五行而王教非徒五而配五帝是其德不可以多也家語

卷之九十五

主

病目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精有所結而使之然苟知吾心能于無中示有則知吾心能於有中示無但不信之自然不神或曰厥識既昏孰能不信我應之曰如捕蛇師心不怖蛇彼雖夢蛇而不怖畏故黃帝曰道無鬼神獨往獨來閼尹子心蔽吉凶者靈鬼攝之心蔽男女者淫鬼攝之心蔽盜憂者沉鬼攝之心蔽放逆者狂鬼攝之心蔽盟詛者奇鬼攝之心蔽藥餌者物鬼攝之如是之鬼或以陰為身或以出為身或以風為身或以氣為身或以土偶為身或以形為身或以老為身或以敗器為身彼以其精此以其精而精而攝則則神應之為鬼所攝者或解奇事或解異事或解瑞事其入

傲然不曰鬼于躬惟曰道于躬久之或死木或死金或死繩或死井惟聖人能神而不神于神役萬物而執其机可以會之可以散之可以禦之日應萬物其心寂然閼尹子

閼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呼豎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扁鵲曰曰血脉治也勿論衡而怪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之曰告公孫支與子與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季也帝告我晉國且大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之敗秦師于殽而歸緄緄此子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病必間有言也居二日半閼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樂與百遊于鈞天廣作廣樂九

卷之九十五

主

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熊死帝甚嘉之賜我二節簪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屬我翟犬曰及汝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之晉國且衰十世而亡羆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南作亦不能也有也論衡有今余將遇虞舜之熱通余將董安于面言而藏之以扁鵲之言告蘭子賜扁鵲田四萬畝他日蘭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將刃論衡作當道者曰吾有欲謁子主君後者以聞閼子召之曰嘻吾有所見子晰論衡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以謁蘭子屏人當道者曰論衡有主君之命論衡臣在帝側閼子曰然子之見吾何為當道者

卷之九十五

五

上先為黃簡子與諸賢之簡子慕諸子曰吾藏室符于常山之子
 問之無恤曰從常山上臨代是為襄子二既立諱殺代王而
 并其地又并知氏之地後取空武自蘭子遂取十世至胡地武
 吳慶入其母姓釁子孟姚其後武靈王遂取中山并胡地武
 妖祥見于十九審美皆為胡服國入化之漸若天告之何以知天
 不實告之也以當道之人在帝側也夫在天帝之側皆神
 也致帝之命是天使者也人君之使車騎倫具天帝之使策
 身當道非其狀也天官百二十与地之王者無以別其地者
 王者官傷倫具法象天官票取制度天地之官同則其地者
 也宜鈞官同之樓臺山陵官位也何以知蘭子所見帝非實帝
 輒得官位實樓臺山陵非官位也則知簡子所夢見帝者非
 之知帝賜二笥翟犬者非天帝也非天帝則其言天下至地
 于鈞天非天也魯叔孫穆子夢天壓已者實然是天下至地
 也至地則有樓臺之抗不溥及已及已則樓臺宜壞樓臺不
 壞是地不至地不至地則不溥壓已不溥壓已則壓已者非

天也則天之象也叔孫穆子所夢歷已之天非天則知錯簡
子所游之天非天也或曰人各有夢見甲明日則見甲矣
夢見君明日則見君矣曰然人有直夢二皆象也其象直
耳何以明之直夢者夢見甲夢見君明日見甲與居此直也
如問甲之與居甲與居則不見也甲與居不見所夢見甲與
居者象類之也乃甲與居象類之則知簡所見帝者象類帝
也

智伯攻襄子：、奔保晉陽原過後從至王澤見三人自帶
以上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為是遺趙無恤原過既至
以告襄子齊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無恤余霍太山陽侯
大吏三月丙戌余將使汝及滅智氏亦立我三百邑余將使
賜若林胡之地至于後世且有仇王赤黑龍面鳥屬鬚眉鬣
髯大膺大匈修下而鴈上左任介乘奄有河室至于休濶諸

卷之九十五

共

洛南伐晉別北滅黑姑襄子再非受三神之令三國攻晉陽
藏餘乃以汾水灌其城不沒者三板城中懸釜而炊易子
而食張孟談乃夜出見韓魏三反與合謀而滅智氏共分
其地於是趙北有代并知山遂祀三神於百邑使原過主霍
太山至武靈王竟胡服騎射辟地千里風俗通

子苑卷之九十五

子充卷之九十六

神鬼

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故當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以為將不可以明察此者也既以鬼神有無之別以為不可不察已然則吾為明察此其說將奈何而可子墨子曰是與天下之所以察知有與無之道者必以衆之耳目之實知有與無為儀者也請或聞之見之則必以為無若是何不嘗入一鄉一里而問之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有嘗見鬼神之物聞鬼神之聲則鬼神何謂無乎若莫聞莫見則鬼神可謂有乎今執無見者言曰夫

卷之九十六

天下之為聞見鬼神之物者不可勝計也亦孰為聞見鬼神有無之物哉子墨子曰若以衆之所同見與衆之所同聞則若昔者杜伯是也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吾君殺我而不辜若以死者為無知則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其三年周宣王合諸侯而用於圃田車數百乘從數十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執朱弓挾朱矢追周宣王射入車上中心折脊墮車中伏殺而死當是之時周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者在周之春秋為君者以教其臣為父者以警其子曰戒之慎之凡殺不辜者其得不祥鬼神之誅若此其懾也以此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

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為然也昔者晉文君鮑之時有臣曰祁觀辜固嘗從事于厲株子拔捐出与言曰觀辜豈何陸璧之不滿度量酒醴粢盛之不淨潔也犧牲之不胾肥春夏秋冬選失時豈女為之與意鮑為之與觀辜曰鮑幼弱在荷維之中鮑何與識焉官臣現辜特為之株子拳捐而索之殪之壇上當是宋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者在宋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諸不敬慎祭祀者鬼神之誅至若此其懾也以此若書之說觀之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為然也昔者齊莊君之有所謂王里國中里數者此二子者訟三年而獄不折齊君由謙殺之恐不辜猶謙釋之恐

卷之九十六

失有罪乃使之入共一羊盟齊之神社二子許之於是泅血搃羊而漂其血讀王里國之辭既已終矣讀中里微之辭未半也羊起而觸之折其脚挑神之神而索之殪之盟所當是時齊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者在齊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請品先不以其請者鬼神之誅至若此其懾也以此若書之說觀之鬼神之有豈可疑哉是故子墨子言曰雖有深谿博林幽澗母人之所施行不可以不量見有鬼神視之今執無鬼者曰夫衆人耳目之請豈足以斷疑哉奈何其欲為高君子於天下而有復信衆之耳目之請哉墨子昔者武王之攻殷誅紂也使諸侯分其祿也使親者受內祀

疏者受外祀故武王必以鬼神為有是故政殷誅紂使諸侯
分其祭若鬼神無有則武王何祭分哉非為武王之事為然
也故聖王其賞也必於祖其饗也必於社賞於祖者何也告
分之均也饗於社者何也告聽之中也非惟若書之說為然
也且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聖王其始建國營都日必擇
國之正壇置以為宗廟必擇木之脩茂者立為以散位必擇
國之父兄慈者貞良者以為祝宗必擇六畜之勝臍肥倅毛
倅毛以為犧牲珪璧璜、稱財為度必擇五穀之芳黃以為
酒醴粢盛故酒醴粢盛與歲上下也故古聖王治天下也故
必先鬼神而後人者此也故曰官府選效必先祭器祭服畢

卷之九十六

三

藏於府祝宗有司畢立於朝犧牲不與昔群故古者聖王之
為政若此古者聖王必以鬼神為其務鬼神厚矣墨子
巫馬子謂子墨子曰鬼神詭與聖人明智子墨子曰鬼神之
明智於聖人猶聰耳明目之與聾瞽也昔者夏后開使蜚廉
折金於山川而陶鑄之於昆吾是使翁難卜於白苦之龜免
曰鼎成三足而方不炊而自烹不奉而自藏不遷而自行以
祭於昆吾之墟上鄉人言兆之由曰饗矣逢、白雲一南一
北一西一東九鼎既成遷於三國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
人失之周人受之夏后殷周之相受也數百歲矣聖人聚其
良臣與其桀相而諫豈能知數百歲之後哉而鬼神知之是

故曰鬼神之明智於聖人也猶聰耳明目之與聾瞽也墨子
列異傳曰武都故道縣有怨特祠云本南山大梓也昔秦文
公二十七年伐之樹瘡隨合秦文公乃遺四十人持斧斫之
猶不斷疲士一人傷足不能去卧樹下聞鬼相與言曰勞攻
戰乎其一曰是為勞矣又曰秦公必特不休矣曰其如何
又曰赤灰跋於子何如乃默無言卧者以告令上皆赤衣隨
斫所以灰跋樹斷化為牛入水故秦為立祠鄭道元

昔秦文公成伯之言遊獵於陳倉遇之于北坂得若石焉其
色如肝城如寶祠之故曰陳寶其來也自東南南燁燁若雷
野鷄皆鳴故曰鷄鳴神也鄭道元○按史記後九年文公獲
若石云于陳倉北坂城祠之其神

卷之九十六

四

或不至或教未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于祠
城則若雄雞其聲殷云野鷄夜鳴以一牢祠命曰陳寶增曰
陳倉縣有室夫人祠或一歲二歲居舍葉神來時天為
之殷雷鳴雖為蛇在長安正西五百里又云其光景動
人目惟

風俗通曰秦昭王使李冰為蜀守開成都西江溉田萬頃神
歲取童女二人為婦冰以其女與神為昏徑至神祠勸神酒
酒益恒澹、冰厲声以責之因忽不見良久有兩牛鬪于江
岸旁有閒水還流汗謂官屬曰吾聞疲極當相助也南向腰
中正白者我緩也主簿刺殺北面者江神遂死蜀人慕其氣
決凡壯健者因名冰兒也鄭道元
三齊畧記曰始皇於海中作石橋海神為之聖柱始皇求為

相見神云我形醜莫圖我形當與帝相見乃入海四十里見海神左右莫動手工人潛以脚畫其狀神怒曰帝負約速去始皇轉馬還前脚猶立後脚隨崩僅得登岸畫老溺死於海眾山之石皆傾注今猶岌岌東越疑即是也鄒道元

千寶搜神記曰昔秦人築城于武周塞內以脩胡城將成而崩數矣有馬走一地周旋反覆父老異之因依以築城乃不崩遂名馬邑或以為代之馬城也鄒道元

春秋後傳曰使者鄭客入相柏谷關至平舒置見華山有素車白馬問鄭客安之荅曰之咸陽過鎬池曰吾華山君使願託書致鄒池君子之咸陽過鄒池見大梓下有文石取以款

卷之九十六

五

扣梓富有應者以書與之勿妄發致之得所款鄭客行至鄒池見一梓下果有文名取以款梓應曰諾鄭客如睡竟而見宮闕若王者之居焉謁者出受書入又見頃聞語聲言祖龍死神道茫昧理難測故無以猜其幽致矣鄒道元按史記三十一卷年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吾遺高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君問其故固怨不見置璧去也退者表壁具以問始皇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還言曰祖龍昔人之先也使卿府視璧乃二十八行歲事江所記璧也於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從吉遷北河榆中三萬家拜爵一級

舊有付留神象此神嘗與魯班語班令其人出付留曰我貌醜醜善圖物容我不能出班于是拱手與言曰出頭見我付留乃出首班于是以脚履地付留竟之便還沒水故置其

像於水唯背以上立水後董卓入閔遂焚此橋魏武帝遂更修之橋三天六寸付留之像曹公乘馬見之驚又命下鄒道元此与始皇海神事類

漢武帝故事曰帝崩後見形謂陵令薛平曰吾雖失勢猶為汝君奈何今吏卒上吾陵磨刀劍手自今已後可禁之平頓首謝因不見推問陵傍果有方石可以為礪吏卒常盜磨刀劍霍光歆斬之張安世曰神道茫昧不宜為法乃止故阮公詠懷詩曰失勢在須臾帶劍上吾丘鄒道元

禹同山其山神有金馬碧鷄光景倏忽民多見之漢武帝遣諫大夫王褒察之欲致其鷄馬褒道病而卒是不果馬王褒

卷之九十六

六

碧鷄訟曰敬移金精神馬縹碧之鷄故左太冲蜀都賦曰金馬騁光而絕影碧鷄倏忽而耀儀鄒道元

朱敏本蜀論曰荆人驚令死其尸隨水上荆人求之不得營令汶田下邑復生起見望帝：者杜宇也後天下女子朱利自江源出為宇尊遂王於蜀號曰望帝：立以為相時巫山峽而蜀水不流帝使鰲令鰲巫峽通水蜀得陸處望帝自以德不若遂以國禪號曰開明鄒道元

高皇帝以趙王如意為似我而欲立之吕后恚恨後配殺趙王其後吕后出見蒼犬噬其左掖怪而卜之趙王如意為祟遂病腋傷不愈而死王充

丞相武安侯田蚡與故大將軍灌夫杯酒之恨事上聞灌夫繫獄當嬰救之勢不能免灌夫坐法當死其後田蚡病甚謂曰諾使人視之見灌夫當嬰俱坐其側蚡病不衰遂至死曰相殺不一人也殺者後病不見所殺田蚡見所殺田蚡獨然者心負憤恨病乱妄見也或時見他鬼而占鬼之人聞其往時與夫嬰爭欲見神審之名見其狂諾則言夫嬰坐其側矣王充

或問趙世多神何也曰神怪茫若存若忘聖人曼云楊子漢子武建武二年西河鮮于真為清河太守作公解未就而死後守趙高計功用二百萬五官黃秉功曹劉通言四百萬

卷之九十六

七

錢於是真乃見見白日道後入府與高及秉等對共計校定為適東西割匿真乃書表自理其畧言高貴不尚鄙畝能之夫而箕踞遺類研密失机婢妾其性媚世求顯偷竊銀皮鄙辱天官易記負乘誠高之謂臣不勝鬼言謹因千里驛聞待高上之便西北去三十里車馬皆城不復見秉等皆伏地物故高以狀聞下還真西河田宅妻子焉兼為差代以旌幽中之訟郡道元

應劭曰漢光武自呼沱南出至此失道不知所以遇白衣老父曰信都為安守去此八十里世祖赴之任開光門納焉漢氏中興始基之美尋求父老不得議者以為神郡道元

武強邑人有行於途者見一小蛇疑其有灵持而養之名曰擔生長而吞噬人里患之遂捕繫擔生負而奔邑淪為湖縣長及史咸為魚矣今縣治東北半許落水淵水又東南結而為湖又謂之郎君淵耆宿又言縣淪之日其子東奔又陷於此故淵得郎君之目矣郡道元

孔靈符會稽記曰的射山南有白鶴山此鶴為仙人取箭漢太尉鄭弘嘗采薪得遺箭頃有人覓弘還之問何所弘識其神人也曰嘗患若邪溪載薪為難願旦南風暮北風後果然故若邪溪風至今猶然呼為鄭公風也郡道元

卷之九十六

八

為守以乱世多死亡暴骸不葬故也乃悉收莖之哭聲遂絕郡道元

詩刺不續其麻女也婆娑今多不修中饋休其蠶織而起李正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炎惑百姓婦女羸弱疾病之家懷憂憤皆易恐懼至使奔走便時去離正宅崎嶇路側上漏下濕風寒所傷姦人所利賊盜所中益禍益崇以致重者不可勝或棄墜藥更往事神故至於死以不自知為巫所欺誤乃反恨事巫之晚此災細民之甚者也或裁好繒作為疏頭令工采蠶雀人書祝虛飾巧言欲邀多福或裂折繒絲裁廣數分長各五寸縫繪佩之或紡絲絲而縻斷截以縋臂此

長無益於吉凶而空殘滅繒絲索悖小民剋削綺縠寸竊八
采以成榆葉無窮水波之文碎刺繡紵詐為笄裳裙襖衣被
費繒百繒用功十倍此等之傳既不助長農工女無有益於
世而坐食嘉穀消費白日毀敗成功以見為破以牢為行以
大為小以易為難皆宜禁者也 王符

凡人吉凶以行為主以命為決行者已之質也命者天之制
也在於已者固可為也在乎天者不可知也巫覡祝請亦其
助也然非德不行巫史祈祝者蓋所以交鬼而救細微尔主
於大命末如之何譬民人之請謁於吏矣可以解微過不能
脫正罪設有入于此晝夜慢侮君父之教干犯先王之禁不

卷之九十六

九

克已心思改過善而苟驟發請謁以求解免必不幾矣不若
修己小心畏懼無犯上之必令也故孔子不聽子路而云丘
之禱久矣孝經云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由此觀
之德義無違神乃享鬼神受享福祚乃隆故詩云降福禱
降福簡之威儀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此言人德義茂美
神歆享醉飽乃反報之以福也號延神而亟反趙嬰祭天而
速滅此蓋所謂神不歆其祀民不即其事也故魯史書曰國
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楚昭不禳雲宋景不移咎子產距
御寇邾文公違卜史此皆審己知道身以俟命者也晏平仲
有言祝有益也詛亦有損也季梁之諫隋侯宮之奇說虞公

可謂明乎天人之道達乎神民之分矣夫妖不勝德邪不勝
正天之經也雖時有違然智者守其正道而不近於淫鬼所
謂淫鬼者閑邪精物非有司守真神靈也鬼之有此猶人之
有姦言賣平以干求者也若或誘之則速來不止而終必有
咎鬼神亦然故申繻曰人之所忌其氣炎以取之人無累焉
妖不自作是謂人不可多忌多忌妄畏矣致妖祥且人有爵
位鬼神有尊卑天地山川社稷五祀百辟卿士有功於民者
天子諸侯所命祀也若乃巫覡之謂獨語小人之所望畏士
公飛尸咎魁北君銜聚當路直符七神及民間繕治微蔑小
禁本非天王所當憚也舊時京師不妨動功造禁以來吉祥

卷之九十六

十

部位為年時德行為三者授天授性命決然表有顯微色有
濃淡行有薄厚命有去就是以吉凶期會祿位成敗有不必
非聰明慧智用心精密孰能以中 王符
世信祭祀謂祭祀必有福又然解除謂解除必去凶解除初
祀先設祭祀比夫祭祀若生人相賓客矣先為賓客設膳食
已驅以刃杖鬼神如有知必悉止戰不肯徑去若懷恨反而
為禍如無所知不能為凶解之無益不解無損且人謂鬼神
如何狀狀如謂鬼有形象：生人：懷恨必將害人如
無形象與煙雲同驅逐雲烟亦不能除形既不可知心亦不
可圖鬼神集止人宅欲何求乎如執款殺人當驅逐之時避

人隱匿驅逐之止則復還立故處如不欲教人寄託人家雖不驅逐亦不為害貴人之出也萬民並現填街滿巷爭進在前士卒驅之則走而却士卒還去即復其處士卒立守終日不離僅能禁止何則欲在于現不為一驅還也使鬼神與生人同有欲于宅中猶萬民有欲于現也士卒驅逐不久立守則現者不却也然則驅逐鬼者不極一歲鬼神不去今驅逐之終日之間則舍之矣舍之鬼復來何以禁之暴殺于庚雞雀啄之主人驅彈則走繼之則來不終日立守雞雀不禁使鬼神手不為驅逐去止使鬼不神手與雞雀等不常驅逐不能禁也虎狼入都弓弩巡之雖殺虎狼不能除虎狼所為來

卷之九十六

十一

之害盜賊攻城官軍擊之雖却盜賊不能滅盜賊所為至之禍虎狼之來應政失也盜賊之至起世也然則見神之集為命絕也殺虎狼却盜賊不能使政得世治然則盛解除驅鬼神不能使凶去而命延病人困為見鬼之至性猛剛者撻紉操杖與鬼神戰鬪一再錯受服知不服必不終也夫解除疇驅逐鬼與病人所見鬼無以殊也其驅逐之與戰鬪無以異也病人戰鬪鬼猶不去宅主解除鬼神必不離由此言之解除宅者何益于事信其凶去不可用也王充

昔顓頊氏有子三人生而皆以一居江水為厲鬼一居若水為魍魎一居歐隅之間主疫病人故歲終事畢驅逐疫鬼因

以送陳迎新內吉也世相倣倣故有解除夫逐除疫、鬼不往行樂紂之行海內擾亂百禍並起雖日逐疫、鬼猶未衰世好信鬼愚人好求福周之季世信鬼修祀以求福助愚主心惑不顧自行功猶不立治猶不定故在人不在鬼在德不在祀國期有遠近人命有長短如祭祀可以得福解除可以去凶則王者可竭天下之財以與延期之祀富家翁嫗可求解除之福以取踰世之壽案天下人民夭壽貴賤皆有祿命操行吉凶皆有衰盛祭祀不為福、不由祭祀世信鬼敬神故好祭祀、無鬼神故通人不務焉祭祀厚事鬼神之道也猶無吉福之驗况盛力用威驅逐鬼神其何利哉王充

卷之九十六

十二

人見鬼若生人之形以其見若生人之形故知非死人之精也何以效之以囊索盈粟米、在囊中若粟在囊中滿盈堅韌立樹可見人瞻望之則知其為粟不囊索何則囊索之形若其容可察也如囊穿米出囊敗粟棄則囊索委辟人瞻望之弗復見矣人之精神藏于形体之內猶粟米在囊索之中也死而形体朽精氣散猶囊索穿敗粟米棄出也粟米棄出囊索無復有形精氣散亡何能復有体而人得見之乎禽獸之死也其肉盡索皮毛尚在制以為裘人望見之似禽獸之形故世有衣狗裘為狗盜者人不覺知假之皮毛故人不意疑也今人死皮朽敗雖精氣尚在神安能復假此形而以得

見乎夫死人不能假生人之形以見猶生人不能假死人之視以亡矣六畜能变化象人之形者其形尚生精氣尚在也如死其形朽腐雖虎兇勇悍不能復化魯公牛哀病化為虎亦以未死也世有以生形轉為生類者矣未有以死身化為生象者也 王充

天地開闢人皇以來隨壽而死者中年夭亡以億萬數計今人之數不若死者多如人輟為鬼則道路之上一步一鬼也人且死見鬼見魘百千萬滿堂盈庭填塞巷過不宜徒見一兩人也人之兵死也世言其血為燐血者生時之精氣也人夜行見燐不象人形渾沌積聚若火光之狀燐死人之血

卷之九十六

十三

也其形不類生人之血也其形不類生人之形精氣去人何故象人之体人見鬼也皆象死人之形則可疑死人為鬼或反象生人之形病者見鬼云甲來甲時不死氣象甲形如死人為鬼病者何故見生人之体乎 王充

天地之性能更生火不能使滅火復燃能更生人不能令死人復見能使滅灰更為燃火吾乃頗疑死人能復為形案火滅不能復燃以况之死人不能復為鬼明矣夫為鬼者人謂死人之精如審鬼者死人之精神則人見之宜徒見裸袒之形無為見衣帶被服也何則衣服無精神人死與形体俱朽何以得貫穿之乎精神本以血氣為主血氣常附形体

雖朽精神尚在能為鬼可也今衣服絲絮布帛也生時血氣不附看而亦自無血氣敗朽遂已與形体乖安能自看為衣服之形由此言之見鬼衣服象之則形体亦象之矣象之則知非死人之精神也 王充

汝南銅陽有於田得屠者其主未往取也商車十餘乘經澤中行望見此屠者絕因持去念其不事持一鮑魚置其處有頃其主往不見所得屠者反見鮑魚澤中非人道路怪其如是大以為神轉相告語治病求福多有效驗因為起祀舍衆巫數十帷帳鍾鼓方數百里皆來禱祀號鮑君神其後數年鮑魚主來歷祠下尋問其故曰此我魚也當有何神上堂取之

卷之九十六

十四

遂從此壞傳曰物之所聚斯有人言人共獎成之耳風俗通汝南：頃張助於田中種木見李核意欲持去願見空桑中有土因殖種以餘漿溉灌後人見桑中反復見李轉相告語有病目痛者息陰下言李君今我目愈謝以一豚目痛小疾亦行自愈眾目吹聲因盲者得視遠近翕赫其下車騎常教千百酒肉滂沲間一歲餘張助遠出來還見之驚云此有何神乃我所種耳因就斫也風俗通

汝南汝陽彭氏墓路頭立一石人在石獸後田家老母到市買數片餌暑熱行疲頓息石人下小膝遺一片餌去忽不自意行道人有見者時客適會問因有是餌客聊調之石人能

治病愈者未謝之轉語。頭摩石人頭腹痛者，摩其腹亦還自摩。他處於此，凡人病自愈者，因言得其福。力號曰：賢士輜輶相擊，帷帳絳天絲竹之音，聞數十里。尉部常往護視，數年亦自歇，沫復其故矣。風俗通

陳國張漢直到南陽，從京兆尹延叔堅讀左氏傳，行後數月，見物持其女弟，言我痛死，喪在陌上，常若飢寒，操一量不借。挂柴後，昔上傳子方送我五百錢，在北墻中，皆以取之。又李幼一頭牛，本券在書篋中，往求索之，悉如其言。婦尚不知有此女，新從聲家來，非其所受人。哀傷益以為審，父母兄弟弟，經到未迎，喪去，精舍教里，遇漢直與諸生十餘人相追，漢直

卷之九十六

十五

頗見其家，恠其如此。家見漢直謂其鬼也，恠惘良久。漢直乃前為父拜，說其本末，且悲且喜。凡所聞見，若此非一夫死者，漸也。鬼者，婦也，精氣消越，骨肉歸于土也。夏后氏用明器，殷人用祭器，周人兼用之，視民疑也。子貢問孔子死者，其有知乎？曰：賜，爾死，自知之，由未晚也。董無知云：杜伯死，親射宣王於鎬京，子以為桀紂所殺，足以成軍，可不須湯武之衆古事既察，且復以今驗之。人相啖食，甚於畜生，凡菜肝蠶，瘕尚能病人人，用物精多，有生之最靈者也，何不芥蒂於其胃腹而割裂之哉？猶死者無知審者矣，而時有漢直為狗鼠之所為。風俗通

司空南陽米季德停喪在殯，忽然坐於牀上，顏色服飾聲氣，熟是也。孫兒婦女以次教誡，事有條貫，鞭撻奴婢，皆得其過。飲食飽滿，辭決而去。家人大哀，剝斷絕如是。三四家盜賊苦其後飲醉，形壞，但得老狗便扑殺之，推問里頭沽酒家狗。風俗通

武帝時，迷於鬼神，尤信越巫董仲舒，教以為言。武帝欲驗其道，令巫詛仲舒：「服朝南面，誦詠經論，不能傷害而巫者忍死。」風俗通

汝南汝陽西門亭有鬼魅，賓客宿止有死亡，其厲獸者皆亡髮，失精，尋問其故，云：「先時頗已有恠物，其後郡待奉掾宜祿。」

卷之九十六

十六

鄭奇來去亭六七里，有一端正婦人，乞得寄載，奇初難之。然後上車入亭，趨至樓下，吏卒檄白樓不可上，云：「我不忍也。」時亦昏冥，遂上樓，與婦人棲宿，未明發去。亭卒上樓掃除，見死婦，大驚走。白亭長亭長擊鼓會諸廬吏共集診之，乃亭西北八里吳氏婦新亡，以夜臨殯，火滅火至失之家，即持去。奇發行數里，腹痛到靚頓利，陽亭加劇，物故樓遂無復敢上。謹按北部督郵西平到伯夷年三十所，大有才決，長沙太守到若章孫也。日晡時到亭，勅前導人錄事掾白：「今尚早，可至前亭。」曰：「欲作文書，便留吏卒惶怖，言當解去。」傳云：「督郵欲樓頭望，亟掃除，須臾便上，未冥樓鏗階下，復有火勅我，思道不可見。」

火滅去吏知必有變當用赴照但藏置臺中耳既冥整服復坐服誦六甲孝經易本訖卧有頃更轉東首以掌巾結兩足幘冠之密拔劍解帶夜時有正黑者四五尺稍高走至柱屋因覆伯夷持被掩足洗脫幾失再三徐以劍帶擊魅脚呼下火上照視老狸正赤畧無衣毛持下燒殺明旦拆樓屋得所斃人結百餘因從此絕伯夷孝廉蓋陽長楚辭云營舍處

止沂江而上到嶧山下蘇起蜀人神之尊立為王漢淮陽太守尹齊其治嚴肅死未及殮怨家欲燒之屍亦飛去見於書傳樓上新婦豈虛也哉風俗通

卷之九十六

七

餘圍扶蘇蓋數畝地播不生穀遺客伐之六七血出客驚怖歸白其事叔高大怒老樹汁血此何等血因自嚴行復斫之血大流灑叔高使先所其枝上有一空處白頭公可長四五尺忽往赴叔高乃逆格之凡殺四頭左右皆怖伏地而叔高恬如也徐執視非人非獸也遂伐其木其年同司空辟侍御史兗州刺史以二千石之尊過鄉里薦祝祖考白月繡衣榮美如此其禍安居春秋國語曰木石之怪夔魍魎物惡能害人乎風俗通

孔氏志恠曰盧充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先冬至一日出家西獵見一顰李弓而射即中之顰倒而復起

充逐之不竟遠忽見一里門如府舍門中一鈴下有唱家前先問此何府也答曰少府也充曰我衣惡那得見貴人即有人提撲新衣迎之充著盡可体便進見少府展姓名酒炙數行崔曰近得專府君書為君索小女婚故相延耳即奉書示充父亡時雖小然已見父手迹便歔歔無辭崔即教內令女郎莊嚴使充就東廊充至婦已下車立席頭共拜為三日畢還見崔曰君可歸矣女有娠相生男當以相還生女當留自養教外嚴車送客崔送至門執手零涕離別之感無異生人復致衣一襲被褥一副充便上車去如雷逝頃更至家人相見悲喜推問知崔是以人而入其墓追以懊惋居

卷之九十六

八

四年三月三日臨水戲忽見一轎車乍浮乍沒既上岸充往開車後戶見崔氏女與三歲男兒共載充見之忻然欲捉其手女牽手指後車曰府君見人即見少府充往問訊女抱兒還充又與金盃別拜贈詩曰煌煌靈芝質光耀何猗華豔當時顯嘉異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榮曜長幽城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儀會淺離別速皆由靈與祇何以贈余親金盃可願兒愛恩從此別斷絕傷肝脾充取兒盃及詩忽不見二車將兒還四坐謂是鬼魅余遙唾之形如故問兒誰是汝父兒遂就充懷衆初怪惡傳省其詩慨然歎死生之玄通也充詣市賣益高奉其價不欲速售異

有識者歟有一老婢問充得益之由還報其大家即女姨也道視之果是謂充曰我姊姊崔少府女未嫁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盞著棺中今視卿益甚似得益本末可得聞不充以事對即詣充家迎兒有崔氏狀又似充親姨曰我舅甥三月末問產父曰春懷懷也願休強也即字溫休蓋幽婚也其兆先彰矣兒遂成為令器歷數郡二千石皆著績其後生植為漢尚書植子毓為魏司空冠蓋相承至今也

漢靈帝時遼西太守廉翻夢人謂己曰余孤竹君之子伯夷之弟遼海漂吾棺柳間君仁善願見藏覆明日視之水上有一浮棺矣嗤笑者皆無疾而死於是改葬之晉書地道志曰遼

卷之九十六

九

西人見遼水有浮棺欲破之語曰我孤竹君也汝破我何為因為立祠焉郡道元

昔南陽文叔良以建安中為甘陵丞夜宿水側趙人蘭襄夢求改葬叔良明尋水求棺果於水側得棺半許落水叔良顧親舊曰吾聞人傳此吾必不以為然遂為移殯輟而去之

元

武昌記曰樊口南有大姥廟孫權常獵於山下依夕見一姥問權獵何得曰正得一豹母曰何不擊豹尾忽然不見應劭漢官序曰豹尾過後執金吾罷屯解圍天子鹵簿中後屬車施豹尾於道路豹尾之內為首中蓋權應在此故為立廟也

郡通元

或曰祈請者誠以接神自然應也故精以底之犧牲玉帛以昭祈請吉朔以通之禮云云玉帛云乎哉請云祈云酒膳云乎哉非其禮則或愆非其禮則不應苟悅

聞戰死之處其人馬血積年化為燐看地及草木如露略不可見行人或有所觸者看人便便有光拂拭便散無數愈甚有細咤聲如炒豆唯靜住良久乃滅後其人忽如失魂經日乃差今人梳頭脫著衣時有隨梳解結有光者亦有咤聲博物志

卷之九十六

十

湊水又西南迆中宿縣會一里水其處隘名之為硯岐連山交枕絕岸壁竦下有神廟背河面流壇宇虛肅廟渚攬石峰巖亂峙中川時水洊至鼓怒沸騰流水淪沒必無出者世人以為河伯下林晉中朝時縣人有使者至洛其使訖將還忽有一人寄其書云吾家在硯前石間縣縣即其處也但扣藤自當有人取之使者謹依其言果有二人出外取書并延入水府衣不需濡言此似不近人情然造化之中無所不有穆滿西游與河宗論寶以此推之亦為類矣郡道元

傳承先民曰王氏墓暨于永和之元年冬十二月當臘之時夜上有哭聲其音甚哀附居者王伯怪之明則祭而察焉時大鴻雪下無人徑有大鳥跡在祭祀處左右咸以為神其後

有人著大冠絳單衣杖竹立冢前呼採薪孺子伊永昌曰我
王子喬也勿得取吾墳上樹也忽然不見時令太山萬壽
故老之言感精瑞之應乃造灵廟以休厥神於是好道之儔
自遠方集或絃琴以歌太一或譚以歷丹思知至德之兆寔
真人之祖先延熹八年秋八月皇帝遣使者奉犧牲致礼祠
濯之敬肅如也固相東萊王璋字伯義以為神聖所興必有
銘表乃與長史邊軌遂樹之玄石紀頌遺烈觀其碑文意似
非遠既有經見不能不書存郡道元

開山圖曰太山左亢石在右亢父知生梁甫主死郡道元

粉水有文將軍冢墓隧前有石虎石柱甚修麗間丘羨之為

卷之九十六

廿

南陽樊婦墓側將平其域夕忽夢文諫止羨之不從後羨之
為楊佺期所害論者以為文將軍之崇也郡道元

宋太始元年明帝遣沈攸之西伐子勳伐柵青山觀一童子

甚麗問伐者曰取此何為答欲討賊童子曰下旬當平何勞

伐此在衆人之中忽不復見故謂之青林湖郡道元

縣北十餘里有神穴平居無水時有渴者誠啓請乞輒得水

或戲求者水終不出縣東十許里至平樂村又有石穴出清

泉中有潜龍每至大旱平樂村左近村居輦草穢著穴中龍

怒涸吏水出蕩其草穢傍側之田皆得澆灌從平樂順流五

六里東亭村北山甚高峻上合下空微東西廣二丈許高

起如屋中有石林甚整頓傍生野蕈人往乞者神許則風吹
別分隨偃而輸不得過越不偃而輸輒凶往觀者去時特平
暨處自然恭肅矣郡道元

程雅問拾蠶一名無患者昔有神巫名曰實作一本能符効
百鬼得鬼則以此為捧殺之世人相傳以此木為象鬼所畏
競取為器用以却厭邪鬼故號曰無患也

文中子讀無鬼論曰未知人為知鬼既瞻作無鬼
論。文中子

子苑卷之九十六終

卷之九十六

廿

子苑卷之九十七

品藻稱物必先審其權衡故先之以品格權衡也後之以方人稱物也

周成王曰寡人聞之有上人者有下人者有賢人者有不肖人者有智人者有愚人者敢問上下之人何以為異邪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凡人者若賤若貴若幼若老聞道志而藏之知道善而行之上人矣聞道而弗取藏也知道而取行也則謂之下人也故夫行者善則謂之賢人矣行者惡則謂之不肖矣故夫言者善則謂之智矣言者不善則謂之愚矣故知愚之人有其辭矣賢不肖之人別其行矣上下之人等其志矣周成王曰受命矣賈誼

卷之九十七

凡論人有要務物之人無大士焉彼矜者滿也滿者虛也滿虛在物、為制也矜者細之屬也凡論人而遠古者無高士焉既不知古而易其功者無智士焉德行成於身而遠古卑人也事無資遇時而簡其業者愚士也釣名之人無賢士焉釣利之君無王主焉賢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賢人之行王主之道其所不能已也管子

桓公放春三月現於野桓公曰何物可比於君子之德乎隍朋對曰夫粟內甲以康中有卷城外有兵刃未敢自恃自命於粟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乎管仲曰苗始其少也萌、乎

何其孺子也至其壯也莊、乎何其士也至其成也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天下得之以安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矣桓公曰善管子

老子曰昔者中黃子曰天有五方地有五行聲有五音物有五味色有五章人有五位故天地之間有二十五人也上五有神人真人道人至人聖人次五德人賢人智人善人辯人中五有公人忠人信人義人禮人次五有士人工人農人商人下五有衆人奴人愚人肉人小人上五之與下五猶人之與牛馬也聖人者以目眎以耳聽以口言以足行真人者不眎而明不聽而聰不行而從不言而公故聖人所以動

卷之九十七

天下者真人未嘗遇焉賢人所以矯世俗者聖人未嘗現焉所謂道者無前無後無左無右萬物玄同無是非非文子老子曰自古及今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君子不責傷於一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剌直而不肆博達而不訾道德文武不責備於人而力自修以道故不責于人易償也自修以道則無病矣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瑕明月之珠不能無穢然天下寶之者不以小患妨大美今忘人之所短忘人之所長而欲求賢於天下即難矣夫衆人之見位之卑身之賤事之濇辱而不知其大略故論人之道責即現其所本富即現其所施窮即現其所受賤即現其所為視其所患難以知其所勇

孔子在衛冉求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欲以求治是猶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將用之已

卷之九十七

主

有才而以資鄰國難以言智也請以重幣延之季孫以告哀公從之孔子既至舍哀公館焉公自阼階孔子賓階升堂主侍公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以卿丘未知其為儒服也公曰敢問儒行孔子曰畧言之記作掩數之則不能終其物悉數之則留更僕未可以對記作終也哀公命席孔子侍坐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主有如此者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大讓如慢小讓如偽大則如威小則如規難進易退也粥音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儒有居處齊難其起坐恭敬言

必誠記作信行必中正道塗不爭陰陽之利冬夏不爭陰陽先記作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為也其備預有如此者
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不祈土地而仁記作義以為
土地不求多積而多文以為富難得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
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也先勞而後祿
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情有如此者儒有委之以貨財而不貪
淹之以樂好而不淫劫之以衆而不惧阻之以兵而不攝見
利不虧其義見死不更其守驚轟攫搏不程其勇引重鼎不
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
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儒有可親而不可劫可近而不
可迫可殺而不可辱其處居不過記作其飲食不溽其過失
可徵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儒有忠信以為甲冑
禮義為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
立有如此者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單門圭窬蓬戶甕牖
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之不敢以詬
其仕有如此者儒有今人記作居古人以奢今世行之
後世以為楷若不逢世上所不援下所不推詭譎之民有比
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其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猶竟信其
志乃記作不窮將焉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必以和優游

卷之九十七

19

以法記作禮之以和為貴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儒有內稱不辟親外奉不辟怨程功積事不求厚祿推賢達能記作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君得其志民賴其德多利國家不求富貴其奉賢援能有如此者記作有儒有聞善以相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記作相死也相與記作相與也也遠相致也其任記作有如此者有如此者儒有澡身浴德陳言而伏言記作而正之上不知也黜記作而黜而翹之又不為急也不臨深而為高不加少而為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已不與異已不非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尚寬砥礪廉隅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雖以分國視如錙銖弗肯臣仕其規為有如此者儒有合志同

卷之九十七

五

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又別則聞流言不信記作其行其行方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記作有如此者夫溫良者仁之本也慎敬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遜接者仁之能也禮接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儒有不隕穫于貧賤不充詘于富貴不恩君王不累長上不閑有司故曰儒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為戲家語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論魯國之士與之為治敢問如何

取之孔子對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為非者不亦鮮乎曰然則章甫綬履紳帶搢笏者賢人也孔子曰不然也丘之所言非此之謂也夫端衣玄裳見記作子而乘軒者則志不在食烹記作子而乘軒者則志不在記作子而乘軒而飲粥者則志不在酒肉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謂此類也記作非者不亦鮮乎公曰善哉盡此而已乎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公曰敢問何如斯謂之庸人孔子曰所謂庸人者心不存慎終之規口不吐訓格之言不擇賢以托其身不力行以自定見小聞大不知所務從物如流不知

卷之九十七

六

其所執此則庸人也記作不為已憂勤行不知所止交不知所定日選擇于物不知所貴從物如流不知所歸五鑿為正心從而壞如此則可謂庸人公曰何謂士人孔子曰所謂士人者心有所定計有所守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雖不能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是故知不務多必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必審其所謂行不務多必審其所由知既知之言既道記作子之行既由之則若性命之形骸記作子之之不可易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此則士人也公曰何謂君子孔子曰所謂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記作子德子仁義在身而色無伐思慮通明而辭不專記作子篤行信道自強不息油然若將可越而終不可及

者君子也公曰何謂賢人孔子曰所謂賢人者德不踰閑行
中規繩子而不傷言足以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道足以
化于百姓而不傷於本富則天下無宛子財施則天下不
病貧此賢者也公曰何謂聖人孔子曰所謂聖人者德合於
天地變通無方窮萬事之終始協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
遂成情性明並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親者不識其
鄰此謂聖人也子作所謂大聖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
遂成萬物也性情者所以理然不取舍也故其事大辨乎
天地明察乎日月德要善物于風雨終始也其事不可備
不識其鄰若此則不可謂大聖矣公曰善哉非子之賢則寡
人不得聞此言也家語

卷之九十七

七

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知者使人知
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子貢曰子賜知者若何
仁者若何子貢對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
矣顏淵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顏淵對曰知者自知
仁者自愛子曰可謂明君子矣家語
顏回問君子孔子曰愛近仁度近智為己不重為人不輕君
子也夫回曰敢問其次子曰弗學而行弗思而得小子勉之
顏回問小人孔子曰毀人之善以為辨狡詐懷詐以為智幸
人之有過耻李而羞不能小人也家語
孔子曰凡人心險于山川難於知天猶有春夏秋冬之期

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肯有順懷而達有
堅而縵有緩而鈇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熟故君子遠
使之而現其忠近使之而現其敬煩使之而現其能卒然問
焉而現其智急與之期而現其信委之以財而現其仁告之
以危而現其節醉之以酒而現其則雜之以處而現其色九
徵室不肖人得矣南華

卷之九十七

八

儉之謂賢功成事畢榮在祿香光揚志滿之謂材賢可以鎮
國材亦可以理國所謂鎮者和寧無為人不知其力所謂理
者勤率其事人知所於德一賢統眾材則有餘眾材度一賢
猶不足如是賢材之殊域有居山林而謹者有在人俗而靜
者有謹而正者有靜而邪者凡視察其貌鄙俗而能有賢者
萬不一視察其貌端雅而實小人者十而九夫不練其言而
知其文不責其儀而審其度不采其孝而知其善不流其毀
而斷其實可謂有識者也充倉子
古之真人不達寡不雄成不舉士若然者遇而弗悔當而不
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能登

假於道也若此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食無憂其食不甘其
息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嗟言若哇
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其出
不訢其入不距倏然而往倏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生不
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
助天是之謂真人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其貌其體其然似秋
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故聖人之用
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故樂通物
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
名失已非士也己身不真非役人也若狐不借務光伯夷叔

卷之九十七

九

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
適者也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觚
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
得已乎濔乎其進我色也與乎其止我德也屬乎其似世乎警乎
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悅乎其忘其言也以刑為體以
禮為翼以智為時以德為循以刑為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
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智為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為
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于丘也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南華
苑風問於諄芒曰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私行無慮不藏
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其利之：謂悅其給之：謂安恬乎若

嬰兒之失其母也僅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
其所自來飽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願聞神
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昭曠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
事銷亡萬物復情此之謂復冥南冥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誅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
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修
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進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
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強國
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數澤廣開曠釣魚開慶無為
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呴呼吸

卷之九十七

十

吐故納新熊經鳥甲為壽而已矣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
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
而治無江海而閒不導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淡然無
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南華

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姝者李一先生之言
則暖：姝：而私自悅也自以為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
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承應是也擇疏鬣自以為廣宮大
園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
鼓臂布草操烟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
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奔也羊肉不暴蟻：暴羊肉：、

種也舜有殯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率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率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耄耋者也是以神人惡衆至則不比則不利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南華

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為利不賤門隸貨財不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汙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為在從衆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戮耻不足以為辱知是非之不可為多細大之不可為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已約分之至也南華

卷之九十七

十一

楚王問莊辛曰君子之行奈何莊辛對曰居不為垣墻人莫能毀傷行不從周衛人莫能暴害此君子之行也楚王復問君子之富奈何對曰君子之富假貸人不德也不責也其食飲人不使也不役也親戚愛之衆人喜之不肖者事之皆欲其樂壽而不傷於患此君子之富也楚王曰善說苑

得道之人貴為天子而不驕倨富有天下而不驕誇卑為布衣而不瘁攝貧無衣食而不憂懼狠乎其誠自有也竟乎其不疑有以也樂乎其必不渝移也循乎其與陰陽化也忽乎其心之堅固也空乎其不為巧故也迷乎其志氣之遠也昏乎其深而不測確乎其節之不痺也就乎其不肯自

是鵠乎其羞用智慮也假乎其輕俗誹謗也以矢為法以德為行以道為宗與物變化而無所終窮精充天地而不竭神覆宇宙而無望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莫知其門莫知其端莫知其源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此之謂至貴士有若此者五帝弗得而友三王弗得而師去其帝王之色則近可得之矣士不偏不黨柔而堅虛而實其狀惺然不僕若失其一傲小物而志屬於大似無勇而未可恐狠執固橫敢而不可辱害臨患涉難而處義不越南面稱寡而不以侈大今日君民而欲服海外節物甚高而細利弗賴耳目道俗而可與定世富貴弗就而貧賤弗竭德行尊理而羞用巧衛寬裕不訾而中

卷之九十七

十二

心甚厲難動以物而必不妄折此國士之容也呂覽
端慤順弟可謂善少者矣如好學遜敏焉則有鈞無上可以為君子者矣偷儒憚事無廉耻而嗜乎飲食則可謂惡少者矣加惕憚而不順險賊而不弟焉則可謂不祥少者矣雖陷刑戮可也呂子

有通士者有公士者有直士者有慤士者有小人者上則能專君下則能愛民物至而應事起而辨若是則可謂通士矣不下比以聞上不上同以疾下分爭于中不以私害之若是則可謂公士矣身之所長上雖不知不以悖君身之所短上雖不知不以取賞長短不飾以情自竭若是則可謂直士矣

庸言必信之庸行必慎之畏法流俗而不敢以其所獨甚若是則可謂慤士矣言無常信行無常貞唯利所在無所不傾若是則可謂小人矣公生明偏生闇端慤生通詐偽生塞誠信生神夸誕生惑此六者君子慎之而禹桀所以分也子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不學問無正義以富利為隆是俗人者逢衣淺帶解果其冠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終季雜奉不知法後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禮義而殺詩書其衣冠行偽已同於世俗矣然而不知惡者其言議誥說已無異於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分別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謂委積足以掩其口則揚如也隨其長子事其便

卷之九十七

主

辟奉其上客倜然若終身之虜而不能有他志是俗儒者也法後王一制度隆禮義殺詩書其行以有大法矣然而明不能齊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未至則知不能類也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內不自以誣外不自以欺以是尊賢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者也法先王統禮義一制度以淺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萬苟仁義之類也雖在鳥獸之中若別白黑倚物怪變所未嘗聞也所未嘗見也卒然起一方則奉統類而應之無所擬態張法而度之則曉然若合符節是大儒者也子

秦昭王問孫卿曰儒無益於人之國孫卿子曰儒者法先王

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則勢在朝而宜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慤必為順下矣雖窮困凍餒必不以邪道為貪無置錫之地而明于持社稷之大義嗚呼而莫之能應然而通乎財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勢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於窮閭漏屋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仲尼將為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粥牛馬者不豫買必蚤正以待之者也居於闕黨之子弟罔不有親者取多孝悌以化之也儒者在本儒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儒之為人下如是矣王曰然則其為人上何如孫卿曰其為人上

卷之九十七

主

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修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為也此君義信乎人矣通于四海則天下應之如響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夫其為人下也如彼其為人上也如此何謂其無益於人之國也昭王曰善子先王之道仁人隆也此中而行之易謂中曰禮義是也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君子之所謂賢者非能偏能人之所能之謂也君子之所謂知者非

能偏知人之所知之謂也君子之所謂辨者非能偏辨人之
所辨之謂也君子之所謂察者非能偏察人之所察之謂也
有所正矣相高下視境肥序五種君子不如農人通財貨相
美惡辨貴賤君子不如賈人設規矩陳繩墨便備用君子不
如工人不恤是非然之情以相薦導以相耻忤君子不
若惠施鄧析也若夫譴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使賢不肖皆
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萬物得其宜事變得其應慎墨不
得進其譏惠施鄧析不敢竄其察言必當理事必當務是然
後君子之所長也凡事行有益于理者王之無益於理者廢
之夫是之謂中事凡知說有益於理者為之無益於理者舍

卷之九十七

三

之夫是之謂中說事行失中謂之姦事知說失中謂之姦道
姦事姦道治世之所棄而亂世之所從服也若夫充虛之相
施易也堅白同異之分隔也是聰耳之所不能聽也明目之
所不能見也辨士之所不能言也雖有聖人之知未能倖指
也不知無害為君子知之無損為小人不不知無害為巧
君子不知無害為治王公好之則亂法百姓好之則亂事而
狂惑慙陋之人乃始率其群徒辨其說說明其群稱老身長
子不知愚也夫是之謂上愚曾不如好相鷄狗之可以為名
也詩曰名兒為域則不可得有覲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
以極反側此之謂也 荀子

以容俗為善以貨財為寶以養生為己至道是民德也行法
至堅不以私欲亂所聞如是則可謂勁士矣行法至堅好修
正其所聞以摘飾其情性其言多當矣而未論也其行多當
矣而未安也其知慮多當矣而未周密也上則能大其所隆
下則能開道不已者如是則可謂篤厚君子矣修百王之
法若辨白黑應當時之變若數一二行禮要節而安之若生
四枝要時主功之巧若詔四時平正和平之善億萬之衆而
博若一人如是則可謂聖人矣韓嬰曰傳曰以從俗為善以
是民德也未及於士也行法而志堅好修其私欲害其所聞是
勁士也未及於君子也行法而志堅好修其私欲害其所聞是
言行多當未安論也知慮多當未周密也上則能大其所隆
也下其開道不已者如是則可謂篤厚君子矣修百王之

卷之九十七

未

之法若別白黑應當時之變若數三綱行禮要節而安之若
因化之功若推四時天下得序群物安居是聖人也韓嬰曰明
昭有周式非：其有條理也嚴：其能敬已也分：其
其有終始也默：其能長久也樂：其執道不殆也昭
：其用知之明也修：其用統類之行也綏：其有
文章也熙：其樂人之誠也隱：其恐人之不當也如
是則可謂聖人矣此其道出乎一易謂一曰執神而固易謂
神曰盡善挾洽之謂神萬物莫足以傾之：謂固神固之謂
聖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
矣故詩書禮樂之歸是矣詩言是其志也書言是其事也禮
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故風之所以

為不逐者取是以節之也小雅之所以為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大雅之所以為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頌之所以為至者取是而通之也天下之道畢矣鄉是者減倍是者已鄉是如不減倍是如不止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也

荀子

人論志不免於曲私而冀人之以已為公也行不免於汙漫而冀人之以已為修也其愚陋溝督而冀人之以已為知也是衆人也志忍私然後能公行忍情性然後能修知而好問然後能才公修而才可謂小儒矣志安公行安修知通統類如是則可謂大儒矣大儒者天子之三公也小儒者諸侯大夫士也衆人者工農商賈也

荀子

卷之九十七

七

畏死遠難降北之民也而民尊之曰貴生之士學道立方維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孝之士遊居厚養牟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語曲牟知偽詐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辨智之士行劔攻殺暴傲之民也而世尊之曰礪勇之士活賊匿姦當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孝之士此六民者世之所譽也赴險殉誠死節之民而世少之曰失計之民也寡聞從令全法之民也而世少之曰獲陋之民也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而世少之曰寡能之民也嘉厚純粹整毅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愚慙之民也重命畏事尊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怯懦之民也挫賊遏奸明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譚諂之民也

此六民者世之所毀也姦為無益之民六而世譽之如彼耕戰有益之民六而世毀之如此之謂六反轉非

君子大心則敬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知則明達而類愚則端慙而法喜則和而治憂則靜而遠達則率而容窮則約而詳小人大心則慢則暴小心則淫而傾知則攫盜而傲愚則盡賊而亂喜則輕易而快憂則挫而憤達則驕而偏窮則棄而類其肢體之序與禽獸同節言語之暴與重夷不殊出則為宗族患入則為鄉里憂詩曰如重如壓我則用憂韓嬰君子易和而難狎也易懼而不可劫也思患而不避義死好利而不為所非交親而不比言辨而不亂溫乎其易不可

卷之九十七

七

失也礪乎其廉而不剝也溫乎其仁厚之光大也超乎其有以殊于世也詩曰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韓嬰大丈夫恬然無思澹然無慮以天為蓋以地為輿四時為馬陰陽為御乘雲陵霄與造化者俱縱志舒節以馳大區可以步而步可以驟而驟令雨師澆道使風伯掃塵雷以為鞭策雷以為車輪上游于霄霓之野下出于無垠之門劉覽偏照得復守以全經營四隅還反於樞故以天為蓋則無不覆也以地為輿則無不載也四時為馬則無不使也陰陽為御則無不備也是故疾而不搖遠而不勞四支不動聰明不損而知八紘九野之形埒者何也執道要之柄而游于無窮之地

烈鴻

故知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豪十人者謂之傑董子云萬人者曰英千人者曰俊百人者曰豪十人者曰傑明于天道察於地理通於人情大足以容衆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知足以知變者人之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仁足以得衆明足以照下者人之俊也行足以為儀表知足以決嫌疑廉可以分財信可使守約作事守法出言可道者人之豪也守職而不廢處義而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者人之傑也

或問人曰難知也曰馬難曰太山之與蟻垤江河之與行潦

卷之九

九

非難也大聖之與大佞難也嗚呼能參以似者為無難楊子或問大人曰無事於小為大人請問小曰事非禮義為小楊子或問聖人表裡曰威儀文辭表也德行忠信裡也楊子或問君子言則成文動則成德何以也曰以其翔中而彪外也般之揮斤羿之激矢君子不言：必有中也不行：必有稱也楊子

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楊子

華陰張太常問如何斯可謂倫德君子孔季彥答曰性能沈遠則不可測志不可小則不可度砥礪廉隅則不可越行高休卑則不可階與事教業與言俱主捨已從善不耻服人交

交以義不慕勢利並立相下不倡游言若此可謂倫德矣張生曰不有孝弟忠信乎答曰別而論之則應此條總而目之則曰孝弟忠信張生聞是言喜而書之孔附

長孫尚書問孔季彥曰處士聖人之後也豈知聖人之德思乎齊答曰德行邈於世智達秀於人凡於如此矣曰聖人者必能聞於無聲見於無形然後稱聖爾如處士所言大賢則能為之季彥曰君之論宜若未之近也夫有聲故可得而聽有形故可得而見若乃無聲雖師曠側耳將何聞乎無形將離委並照將何觀乎書曰惟狂克念作聖狂人念思道德猶為聖人：大賢之清者也賢人中之清者也孔附

卷之九

九

聖人者何聖者通也道者聲也道無所不通明無所不照聞聲知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禮別名記曰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俊傑萬傑曰聖：人未沒時寧知其聖乎曰知之語語曰太宰問子貢曰夫子聖者歟孔子曰太宰知我乎聖人亦自知聖乎曰知之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何以知帝王聖人也易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於是始作八卦又曰聖人之作易也又曰伏羲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文俱言明皆聖人也論語曰聖乎堯舜其由病諸何以言禹湯聖人論語曰巍々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

馬與舜比方魏：知禹湯聖人春秋傳曰湯以聖德故放桀何以言文王武王周公皆聖人詩曰文王受命非聖不能受命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湯武與文王比方孝經曰則周公其人也下言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何以言皋陶聖人也以自篇曰若稽古皋陶聖人而能為舜陳道朕言惠可底又旁施象刑維明白虎通

或問知人自知孰難曰自知者求諸內而近者也知人者求諸外而遠者也知人難哉若極其數也明有以內識有外以暗全有內以隱有外以顯然則知人自知人則可以自知未可以知人也荀悅

卷之九十七

十一

蓋人物之本出乎情性：之理甚微而玄非聖人之察其孰能究之哉凡有血氣者莫不含有元一以為質稟陰陽以立性體五行而著形多有形質猶可即而求之凡人之質量中和最貴矣中和之質必平淡無味故能調成五材變化應節是故現人察質必先察其平淡而後求其聰明：者陰陽之精陰陽清和則中獻外明聖人淳耀能兼二美知微知重自非聖人莫能兩遂故明白之士達動之機而暗於玄慮玄慮之人識靜之戶而困於速捷猶火日外照不能內見金外內映不能外光三者之義蓋陰陽之別也若量其材質稽諸五物：之徵亦各著於厥體矣其在體也木骨金筋火氣

土肌水血五物之象也五物之實各有所濟是故骨植而柔者謂之弘毅：也者仁之質也氣清而朗者謂之文理文也者禮之本也休端而實者謂之貞固：也者信之基也筋勁而精者謂之勇敢：也者義之決也色平而暢者謂之通微：也者智之原也五質恒性故謂之五常矣五常之別列為五德是故溫直而擾毅木之德也剛塞而弘毅金之德也愚恭而理敬水之德也寬栗而柔土土之德也簡暢而明砥火之德也雖體無窮猶依乎五質劉劭後半見夫中庸之德其質無名故賦而不顯淡而不醜質而不縵文而不績能感能像能辨能訥變化無方以達為節是以抗者

卷之九十七

十二

過之而拘者不逮夫拘抗違中故善有所重而理有所失是故厲直剛毅材在矯正失在激訐柔順安恕美在寬容失在少決雄悍傑健任在膽烈失在多忌精良畏慎善在恭謹失在多疑強楷堅勁用在損幹失在專固論辨理繹能在釋結失在派宕普博周結弘在慶裕失在淵濁清戒廉潔節在儉固失在拘局休動磊落業在攀躋失在踧越沉靜机審精在玄微失在遲緩機露徑畫質在中誠失在不微多智輻情權在謙畧失在失逮及其進德之日不止揆中庸以戒其材之拘抗而指人之所短以益其失猶晉楚帶劍逃相詭反也劉劭後半見

用人門

蓋人流之業十有二焉有清節家有法家有術家有國体有器能有減否有伎倆有智意有文章有儒孝有口辨有雄傑若夫德行高妙容止可法是謂清節之家延陵晏嬰是也建法立制強國富人是謂法家管仲商鞅是也思通造化策謀奇妙是謂術家范蠡張良是也兼有三材、皆備其德足以厲風俗其法足以正天下其術足以謀廟勝是謂國体伊尹呂望是也兼有三材、皆徵其德足以率一國其法足以正鄉邑其術足以權事宜是謂器能子產西門豹是也兼有三材之別各有一流清節之流不能弘恕好尚訕訶分別是非是謂減否子夏之徒是也法家之流不能創思遠圖而

卷之九十七

三

能受一官之任錯意施巧是謂伎倆張敞趙廣漢是也術家之流不能創制垂則而能遭變用權、智有餘公正不足是謂智意陳平韓安國是也凡此八業皆以三材為本故雖波流分別皆為輕事之材也能屬文著述是謂文章司馬遷班固是也能傳聖人之業而不能幹事施政是謂儒孝毛公貫公是也辨不入道而應對資給是謂口辨樂毅曹丘生是也膽力絕衆材畧過人是謂曉雄白起韓信是也凡此十二材皆人臣之任也主德不預焉劉劭。後半見用人門

夫人初甚難知而士無衆寡皆自以為知人故以已見人則以為可知也現人之察人則以為不識也夫何執是故能識

同体之善而或失異量之美何以論其然夫清節之人以正直為度故其歷衆材也能識性行之常而或疑法術之詭法制之人以分數為度故能識軼方直之量而不貴變化之術謀之人以思謀為度故能成策畧之奇而不諱遵法之良器能之人以辨護為度故能識方畧之規而不知制度之原智意之人以原意為度故能識韜略之權而不貴法教之常伎倆之人以邀功為度故能識進趣之功而不通道德之化減否之人以伺察為度故能識訶訖之明而不暢調儻之異言語之人以辨析為度故能識捷給之惠而不知含章之美是以互相非駁莫肯相是取同体也則接論而相得取異体

卷之九十七

四

也雖歷久而不知凡此之類皆謂一流之材也若二至已上亦隨其所兼以及異教故一流之人能識一流之善二流之人能識二流之美盡有諸流則亦能兼達衆材劉劭。後半見言語門

夫卓之精秀者為英獸之特群者為雄故人之文武茂異取名於此是故聰明秀出為之英膽畧過人謂之雄此其大体之別名也若校其分數則牙則須各以二分取彼一分然後乃成何以論其然夫聰明者英之分也不得雄之膽則說不行膽力者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則事不立是故英以其聰謀始以其明見机待雄之膽行之雄以其力服衆以勇排難待英之智成之然後乃能各濟其所長也若聰能謀始而明

不見机乃可以坐論而不可以處事聰能謀始明能見机而勇不能行可以循常而不可以慮變若力能過人而勇不能行可以為力人未可以為先登力能過人勇能行之而智不能斷事可以為先登未足以為將帥必聰能謀始明能見机勝能決之然後可以為英張良是也氣力過人勇能行之智足斷事乃可以為雄韓信是也体分不同以多為目故英雄異名然皆偏至之材人臣之任也故英可以為相雄可以為將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則能長世高祖項羽是也然英之分以多於雄而英不可以少也英分少則智者去之故項羽氣力蓋世明能合變而不能聽采奇異有一范增不用是以

卷之九十七

七

陳平之徒皆已歸高祖英分多故群雄服之英材滯之兩得其用故能吞秦破楚定有天下然則英雄多少能自勝之數也徒英而不雄則雄材不服也徒雄而不英則智者不歸往也故雄能得雄不能得英、能得英不能得雄故一人之身兼有英雄乃能役英與雄能役英與雄故能成大業也劉劭八觀者一曰觀其尊殺以明間雜二曰觀其處變以審常度三曰觀其志質以知其名四曰觀其所由以辨依似五曰觀其愛敬以知通塞六曰觀其精机以辨怨惑七曰觀其所短以知所長八曰觀其聰明以知所達何謂觀其尊殺以明間雜夫賢有至有遠若至勝遠則恩情奪正若然而不然故仁

出於慈有慈而不仁者仁必有悔有仁而不恤者屬必有剛有屬而不剛者若夫見可憐則流涕將多與則悵嗇是慈而不仁者親危急則惻隱將赴救則畏患是仁而不恤者處虐義則色厲頤利怨則內荏是屬而不剛者然則慈而不仁者則悵奪之也仁而不恤者則悵奪之也屬而不剛者則慈奪之也故曰慈不能勝悵無必其能仁也仁不能勝悵無必其能恤也屬不能勝慈無必其能剛也是故不仁之質勝則伎力為害器貪悖之性勝則強猛為禍梯亦有善情較惡不至為害愛惠分篤雖傲狎不離助善著明雖疾惡無害也救濟過厚雖取人不貪也是故觀其奪殺而明間雜之情可得知

卷之九十七

七

也何謂觀其處變以審常度夫人厚貌深情將欲求之必觀其辭言察其應贊夫現其辭言猶聽音之善醜察其應贊猶視智之能否也故現辭察應足以互相別識然則論顯揚正白也不善言應玄也經緯玄白通也移易無正雜也先識未然聖也追思玄事叡也見事過人明也以明為晦智也微忽必識妙也美妙不昧疎也測之益深實也假合炫耀虛也自見其美不足也不伐其能有餘也故曰凡事不度必有其故憂患之色乏而且荒疾疾之色亂而垢雜喜色愉然以澤溫色屬然以揚如惑之色胃昧無常及其動作蓋並言辭是故其言甚悻而精色不從者中有遠也其言有遠而精色可信

者辭不敏也言未發而怒色先見者意憤溢也言將發而怒氣送之者強所不然也凡此之類徵見於外不可奄遽雖欲違之精色不從感愕以期雖變可知是故觀其感變而常度之情可知何謂現其至質以知其名凡偏材之性二至以上則至質相發而今名生矣是故骨直氣清則休名生焉氣清力勁則烈名生焉勁智精理則能名生焉智直強慤則任名生焉集于端質則令德濟焉加之學則文理灼焉是故現其所至之多少而異名之所生可知也何謂現其所由以辨依似夫純訐性違不能公正依訐似直以訐善純宥似流不能道道依宥似通行傲過節故曰直者亦訐者亦訐其

許則同其所以為許則異通者亦客者亦客其客則同其
 所以為客則異然則何以別之直而能溫者德也直而好許
 者偏也許而不直者依也道而能節者通也通而時過者偏
 也客而不節者依也偏之與依志同質違所謂似是而非也
 是故輕諾似烈而寡信多易似能而無效進銳似精而去速
 訶者似察而事煩許施似惠而無成面似從忠而退遠此似
 是而非者也亦有似是非者大權似姦而有功大智似愚
 而內明博愛似虛而實厚正言似許而情忠夫察似明非御
 情之反有似理訟其實難別也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得其
 實故聽言信貌或失其真說情御及或失其賢否之察實

在所依是故現其所依而似類之質可知也何謂現其愛敬以知通塞蓋人道之極莫過愛敬是故孝敬以愛為至德以敬為要道易以感為德以謙為道老子以無為德以虛為道禮以敬為本樂以愛為主然則人情之質有愛敬之誠則與道德同体動獲人心而道無不通也然愛不可少於敬少於敬則廉節者歸之而衆人不與愛多於敬則雖廉節者不悅而受接者死之何則敬之為道也嚴而相離其勢難久愛之為道也情親意厚深而感物是故現其愛敬之誠而通塞之理可得而知也何謂現其情机以辨怨感夫人之情有六机杼其所欲則喜不杼其所能則怨以自伐歷之則愚以謙損

下之則悅犯其所乏則姻以惡犯姻則如此人情之六机也
夫人情莫不欲遂其志故烈士莫不力之功善士樂督政之
訓能士樂治亂之事術士樂計策之謀辯士樂陵訕之辭貪
者樂貨財之積幸者樂權勢之尤易贊其志則莫不欣然是
所謂抒其所欲則喜也若不抒其所能則不獲其志不獲其
志則戚是故功力不建則烈士奮德行不訓則正人哀、政
亂不治則能者歎、敵能未殲則術人思、貨財不積則貪
者憂、權勢不尤則幸者悲是所謂不抒其能則怨也人情
莫不欲遂其志故惡人之自伐、皆欲勝之類也是故自伐
其善則莫不惡也是所謂自伐歷之則惡也人情皆欲求勝

故悅人之謙：所以下之下有推與之意是故人無賢愚接以謙則無不色澤是所謂以謙則之則悅也人情皆欲掩其所短見其所長是故人較其所短似若物冒之是所謂較其所短則姻也人情陵上者也陵犯其所惡雖見憎未害也若以長較短是所謂以惡犯姻則如惡生矣凡此六机其歸皆欲處上是以君子接物犯而不校：則無不敬下所以避其害也小人則不然既不見机而欲人之順已以佯愛敬為見異以偶邀會為輕苟犯其机則深以為怨是故現其情机而賢鄙之志可得而知也何謂現其所短以短所長夫偏材之人皆有所短故直之失也訐剛之失也厲和之失也懷介之失也拘夫直者不訐無以成其直既悅其直不可非其訐：也直者之徵也剛者不厲無以濟其剛既悅其剛不可非其厲：也者剛之徵也和者不懷無以保其和既悅其和不可非其懷：也者和之徵也介者不拘無以守其介既悅其介不可非其拘：也者介之徵也然有短者未必能長也有長者必以短為徵是故現其徵之所短而其材之所長可知也何謂現其聰明以知所達夫仁者德之基也義者德之節也禮者德之文也信者德之固也智者節之帥也夫智出於明：之於人猶畫之待白日夜之待燭火其明蓋盛者所見及遠：之明雖是故守業勤學未必及材：藝精巧未必

卷之九十七

七

及理：義辯給未必及智：能經事未必及道、思玄遠然後乃周是學不及材：不及理：不及智：不及道：也者回復變通是故別而論之各自獨行則仁為勝合而俱用則明為將故以明得仁則無不懷以明得義則無不勝以明將理則無不通然則苟無聰明無以能遂故好聲而實不克則恢好辨而理不至則煩好法而思不深則刻好術而計不足則偽是故鈞材而好學明者為師比力而爭智者為雄等德而齊達者稱聖：之為稱明智之極名也是以現其聰明而所達之材可知也劉劭

卷之九十七

七

子苑卷之九十八

品藻

七繆一曰察譽有偏頗之繆二曰接物有愛惡之惑三曰度心有大小之誤四曰品質有早晚之疑五曰變類有同休之嫌六曰論材有中壘之詭七曰現奇有二尤之失夫采訪之要在多少然微質不明者信耳而不敢信耳故人以爲是則心隨而明之人以爲非則意轉而化之雖無所嫌意若不疑且人察物亦自有誤愛憎兼之其情萬原不暢其本胡可必信是故知人者以目正耳不知人者以耳欺目故州閭之士皆毀皆譽未必可爲正也交遊之人書不三周未必信是

卷之九十八

十一

也夫實厚之士交遊之間必無所在肩稱上等拔之下等推之苟不能周必有微毀故偏上失下則其終有毀偏下失上則其進不傑故誠能三周則爲國所利此正直之交也故皆合而是亦有遠比皆合而非或在其中若有奇異之材則非衆所見而耳所聽未以多爲信是繆於察譽者也夫愛善疾惡人情所常苟不明質或疎善：非何以論之夫善非者雖非猶有所是以其所是順己所長則不自覺情通意親忽忘其惡善人雖善猶有所乏以其所乏不明已長以其所長輕己所短則不自知志乖氣違忽忘其善是惑於愛惡者也夫精欲深微質欲懿重志欲弘大心欲謙小精微所以入神妙

卷之九十八

十二

也懿重所以崇德宇也志大所以載物任也心小所以慎咎悔也故詩詠文王小心翼翼：不大聲以色小心也王赫斯怒以對于天下志大也由此論之心小志大者聖賢之倫也心大志小者豪傑之雋也心大志小者傲蕩之類也心小志小者拘悞之人也衆人之察或陋其心或壯其志大是誤於小大者也夫人材不同成有早晚有早智而速成者有晚智而晚成者有少無智而終無所成者有少有令材遂爲雋器者四者之理不可不察夫幼智之人材智精達然其在童髫皆有端緒故文本辭繁辭始給口仁出慈恤施發過與慎生畏懼廉起不取早智者淺惠而見速晚成者奇識而舒遲終聞者並困於不足遂務者周逮而有餘而衆人之察不慮其變是疑于早晚者也夫人情莫不趣名利避損害名利之路在于是得損害之源在于非失故人無賢愚皆欲使是得在己能明己是莫過同休是以偏材不入交遊進趣之類皆親愛同休而善之憎惡對及而毀之序異雜而不尚也推而論之無他故焉夫善同休毀對及所以誣彼非而著己是也至于異雜之人於彼無益於己無害則序而不尚是故同休之人常患於遇惡及其名敵則數能相下是解直者性奮好人行直于人而不能受人之訐畫者情露好人行盡於人而不能納人之徑務名者樂人之進趣遇人而不能出陵已之後

是故性同而材傾則相援而相賴也性同而勢均則相競而相害也此又同體之變也故或取直而毀直或與明而毀明而衆人之察不是於體是也夫人所處異勢有申壓富貴遂達勢之申也貧賤窮匱勢之壓也上材之人能行人所不能行是故達有勞謙之勞窮有著明之節中材之人則隨世損益是故藉富貴則貨財充於內施惠周於外見瞻者求可稱而奪之見援者闔小美而大之雖無異材猶行成而名立處貧賤則欲施而無材欲援而無勢親戚不能恤朋友不見濟義不復立恩愛浸以離怨望者並至歸非者日多雖無罪尤猶無故而廢也故世有侈儉名由進退天下皆當則

卷之九十八

平

清貧者雖苦必無委頓之憂且有辭施之高以獲榮名之利皆貧則求假無所告而有窮乏之患且生鄙吝之訟是故鈞材而進有與之者則休益而茂遂私理卑抑有累之者則微降而稍退而衆人之現不理其本各指其所在是疑於申壓者也夫清雅之美著乎形質察之寡失繆之由恒在二尤二尤之生與物異列故尤拙之人含精於內外無飾姿尤虛之人碩言瑰姿以實華及而人之求奇不可以精微測其玄机明其希或以貌水為不足或以瑰姿為巨偉或以直露為虛華或以巧飾為真實是以早接多誤不如順次夫順次常德也苟不察其實亦為往而不失故遺賢而賢有濟則恨在

不早拔奇而奇有敗則患在不素別任意而獨終則悔在不廣問而誤已則怨已不自信是以驥子發足衆士乃誤韓信立功淮陰乃衆夫豈惡奇而好疑哉乃尤物不世見而奇逸美異也是以張良體弱而精強為衆智之雋也荆叔色平而神勇為衆勇之傑也然則雋傑者衆人之尤也聖人者衆人之尤也其尤弥出者其道弥遠故一國之雋於州為輩未得為第也一州之第於天下為標天下之標世有優劣是故衆人之所貴各貴其出已之尤而不貴尤之所尤是故衆人之明能知輩士之數而不能知第目之度不能識出尤之良也出尤之人能知聖人之教不能究人入室之奧也由

卷之九十八

四

是論之人物之理妙不可得而窮也劉劭蓋知人之效有二難有難知之難有知之而無由得效之難何謂難知之難人物精微能神而明其道甚難固難知之難也是以衆人之察不能盡備故各自主度以相規求或相其形容或促其動作或揆其終始或揆其擬象或推其細微或恐其過誤或循其所言或稽其行事入者進難故其得者少所失者多是故必有卓創信形之誤又有居止變化之繆故其接遇現人也隨行信名失其中情故淺美揚露則以為有異深明沉漠則以為空虛分別妙理則以為離委口傳甲乙則以為義理好說是非則以為臧否講目成名則以為人物

平道政事則以為國休猶聽有聲之類名隨其音夫名非實
 用之不效故曰名猶口進而實從事退中情之人名不副實
 用之有效故名由衆退而實從事此草創之常失也故必
 待居止然後識之故居視其所安達視其所奉富視其所與
 窮視其所為貧視其所取然後乃能知賢否此又已試非始
 相也所以知賢未足以知其畧且天下之人不可得皆與進
 廢或志趣變易隨物而化或未至而懸欲或已至而易頽或
 窮約而力行或得志而後欲此又居止之所失也由是論之
 能兩得其要是難知之唯何謂無由得效之難上材已莫知
 或失所者在幼賤之中未達而喪或所失者未後而先沒或

曲高和寡唱不見讚或身卑力微言不見亮或器非時好不
 見信貴或不任其位無由得拔或在其位以有所屈迫是以
 良材識真萬不一遇也須識真在任識百不一有也以位勢
 值可薦致之宜十不一合也或明足識真有所妨奪不欲貢
 薦或好貢薦而不能識真是故知與不知相分亂於總猥之
 中實知者患於不得達效不知者亦自以為未識所謂無由
 得效之唯也故曰知人之效有二難刻

悲責人時或問官吏民甲乙何如其清高閑能者洪指說其
 快事其貪暴闇塞者對以偶下識悉洪由此頗見訛責以顧
 護太多不能明辨臧否使皂白區分而洪終不能改也每見
 世人有好論人物者比方論匹未必當允而褒貶與奪或失
 准格見譽者自謂已多未必信德也見侵者則恨之入骨髓
 於血讐洪益以為戒遂不復言及士人矣雖門弟子弟其稱
 兩皆以付邦族不為輕手其價數也或以訛洪：吾曰我身
 在我者也法當易知設今有人問我使自比古人及同時令
 我自求策則我實不能自知可與誰為匹也况非我安可為
 取評定之耶漢末俗弊朋黨分部許子將之徒以口舌取戒

爭訟論議門宗成讎故汝南人士無復定價而有月旦之評
 魏帝深亦疾之欲取其首尔乃奔波亡走殆至屠滅前鑒不
 遠可以得師矣且人之未易知也雖父兄不叱盡子弟也同
 乎我者遽是乎異乎我者遽非乎或有始無卒唐堯公旦仲
 尼季札皆有不全得之恨無以近人信其嗟：管見焚燭之
 明而輕人評物是皆邁彼上聖大賢乎嘗洪
 歷覽前載逮乎近代道德微俗弊莫劇漢末也于時率皆素
 偷容掩德蔽賢忌有功而危之疾清白而排之諱忠讓而陷
 之惡特立而擯之柔媚者受榮飾之祐方稜者蒙訕棄之患
 養豺狼而殲麟虞殖枳棘而前椒桂於是傲兀不檢九轉萍

流者謂之弘偉大章苛碎峭峻懷整扶毒者謂之公方正直
令色警惠有貌無心者謂之机神朗徹利口小群希指巧言
者謂之操領清研粹突洋驚駭矜輕俊者謂之巍哉現樂嗜
酒好色開肯無疑者謂之率任不矯求取不慮好奪無足者
謂之淹曠達節蓬髮褻服進集非類者謂之通美汎愛久經
說聖順非而博者謂之莊老之客嘲弄喚領凌尚侮慢者謂
之蕭豁雅韻毀方投圓面從響應者謂之絕倫之秀憑倚權
豪推貨履徑者謂之知變之奇嬾看大軍望空下名者謂之
業大志高仰賴強親位過其才者謂之四豪之匹輸貨權門
以市名爵者謂之輕財貴義結黨合夥行典口違者謂之以

卷之九十八

七

文會友左道邪術假託鬼怪者謂之通靈神人卜占小數誑
飾禍福者謂之知未之妙雙馬弄稍一夫之勇者謂之上將
之元合離道聽偶俗而言者謂之英才碩儒若夫体亮行高
神清量遠不誦笑以取悅不曲言以負心含霜履雪義不苟
合據道推方巍然不群風雖疾而枝不撓身雖困而操不改
進則切辭正論攻過箴闕退則端誠杜私知無不為者謂之
閭閻徒苦風興夜寐退食自公憂勞損益畢力為政者謂之
小器俗吏

擬玄黃之覆載揚明並以表微文彪焉而備休濫獨見以入
神者聖人也稟高亮之純粹抗峻操以邀俗虛靈机以如愚

不戒過而誦讀者賢人也居寂寞之無為蹈脩直而執平者
道人也盡蒸嘗于存亡保膚髮以揚名孝人也垂惻隱于有
生恒恕已以接物者仁人也端身命以殉國經嶮難而一節
者忠人也觀微理於難竟料倚伏於將來者明人也量理亂
以卷舒審去就以保身者智人也順通塞而一情任性命而
不滯者達人也不枉尺以直尋不降辱以苟命者雅人也據
体度以動靜每清詳而無悔者重人也体冰霜之粹素不染
絮於勢利者清人也篤始終於寒暑雖危亡而不猜者義人
也守一言於必死要歷歲衰而不渝者信人也擗銳藻以立
言辭炳蔚而清允者文人也奮果毅之壯烈聘干戈以靜難

卷之九十八

八

者武人也甄墳索之淵奧該前言以窮理者儒人也銳乃心
於精義各寸陰以進德者人也識多藏之厚亡臨福利而
如遺者廉人也不改操於得失不傾志於可欲者貞人也卹
急難而忘勞以寡人為己任者篤人也繫皎介以守終不避
辱而苟免者節人也飛精机之英麗言約暢而判滯者辯人
也每居卑而推巧雖處泰而滋恭者謙人也崇敦睦於九族
必居正以處理者順人也臨結綏而能斷操繩墨而無私者
幹人也拔朱紫於中搆判猶豫以允當者理人也步七曜之
盈縮推典已之道度者術人也赴白刃而忘生格兇虎於林
谷勇人也整威容以肅衆仗法度而無二者嚴人也創机初

以濟用總言數而並精者藝人也凌強禦而無憚雖險逼而不沮者點人也執匪懈於夙夜忘勞瘁於深峻者勤人也蒙誘誦而晏如不懼於可畏者勁人也聞蒙害而不歎連憂難而不變者審人也知事可而必行不猶豫於群疑者果也循繩墨以進上不乾沒于僥倖者謹人也奉禮度以戰兢及親疎而無尤者良人也履道素而無欲時雖移而不變者朴人也凡此諸行了無一然而不路善人之迹者下人也不致養於所生損道而危身悖人也懷邪偽以偷榮豫利已而忘生者逆人也背仁義之正塗苟免人以自安者凶人也好爭奪而無厭專醜正而害直者惡人也出繩墨以傷刻心好殺而安忍者虐人也飾邪說以浸潤構誘累于忠貞者諂人也雖言巧而行違實履濁而假清者佞人也不原本于枉直苟尚勝而肆怒者暴人也措細善以取信陰扶姦而無親者姦人也承風指以苟容撥主意而扶非者諂人也言不計于及獲好輕諾而無實者虛人也親利地而亡義棄廉耻以苟得者貪人也觀艷逸而心蕩飾誇綺而思邪者淫人也見成事而疑惑動失計而多悔者闇人也背訓典而自任取請問於勝己者損人也知善事而不逮雖多為而無成者劣人也委德行而不修奉權勢以取媚者獎人也履蹊徑以僥速推貨賄以爭津者邪人也既傲狠以無禮好凌辱乎勝己者悍人

也被抑枉而自誣事無苦而振懾者怯人也治細辨於稠衆非其人而盡言者淺人也聞事宜之可否雖企慕而不及者頑人也知事非而不改聞良規而增劇者惑人也無齊恤之仁心輕告絕於親舊者薄人也既疾其所不逮喜他人之有災者妬人也專財穀而輕義現困匱而不賑者吝人也冒至危以僥倖值禍敗而不悔者愚人也情局碎而偏黨志唯務於盈利者小人也騁鷹犬於原獸好博戲而無已者迷人也忘等威之異數快飾玩之誇麗者奢人也耽聲色與飲譫廢慶吊于人理者荒人也既無心修尚又怠惰於家業者嫺人也無抑斷之威儀每脫畧而不思者輕人也現道義而如醉聞貨殖而波擾者穢人也杖淺短而多謬聞趨舍之臧否者笨人也憎賢者而不貴聞高言而如聾者闇人也親朱紫而不分雖提耳而不悟者蔽人也遠道義以趨趨冒刑刑而罔顧者亂人也無動作而受唾言發口而違理者拙人也事首豪而僅庸值衰微而背惠者愚人也損貧賤之故舊輕人士而踞傲者驕人也棄衰色而廣欲非官李而遠進者蕩人也無忠信之純固背恩養而趨利者叛人也當交頹而面從至析離而背毀者偽人也習強梁而專已距忠告而不納者判人也曷洪人技未易知真偽或相似士有顏貌修麗風表閑雅望之溢

目接之適意威儀如龍虎盤旋成規矩然心啟神否才無所
堪心中所有盡附皮膚口不能吐片奇筆不能屬半句入不
能事民出不能用兵治事則事廢衛命則辱命動靜無宜出
處莫可蓋難分之一也士有貌望樸悴容現堙陋聲氣雖弱
進止質澁然而含英懷寶經明行高幹過元凱文蔚春林官
則庶績用康武則克全獨勝蓋難分之二也士有謀猷淵遠
術略入神智周成則思洞幽玄才兼能事神器無宜而口不
傳心筆不盡意造次之接不異凡庸蓋難分之三也士有机
辨清銳巧言綺絮擊引譬喻淵湧風厲然而口之所談身不
能行長于識古短于理今為政、亂牧民、怨蓋難分之四

卷之九十八

士

也士有外飾是恭容度言恪而神疎心慢中懷散放受任不
憂居局不治蓋難分之四也士有控弦命中空拳入白倒乘
立騎五兵畢習而依輕慮淺手勦心怯虛試無對而實用無
驗望塵奔走聞敵失魄蓋難分之六也士有梗槩簡緩言希
貌樸細行踴躍不為小勇弱踣拘檢犯而不校握爪垂翅名
為弱愿然而膽効心方不畏強禦義正所在視死猶歸支解
寸斷不易所守蓋難分之七也士有孝友溫淑恂、平雅履
信思順非禮不蹈安困窮志操清冰霜而疏遠迂濶不達事
要見机不作所為無成居已梁倡受任不奉蓋難分之八也
士有行己高簡風格峻峭峭傲倨寒凌侮慢俗不肅檢括不

護小失適情率意考若無人朋黨排譴者同敗士有不附
品藻所遺而立朝正色知無不為忠於奉上明於下蓋難
分之九也士有含弘曠濟虛己受物藏疾匿瑕溫恭廉潔
謙冲退救危金信寄命不疑託孤可保而純良暗權仁而不
斷善不能賞惡不忍罰忠貞有餘而幹用不足操柯猶豫
法效非枉直混錯終於負敗蓋難分之十也昔洪

卷之九十八

士

雄嗜酒而少算故通之不循廉隅杜鵑之請求無厭班固
實以作威馬融黨梁而賈賈文李傲誕以連誅正平狂慈以
致戮仲宣輕脫以躁競孔璋惇惇以粗疎丁儀貪婪以乞貨
路粹餽啜而無耻潘岳說禱于懸懷陸機傾及於賈郭傳玄
剛隘而置臺孫楚恨懷而訟府諸有此類並文士之瑕累文
既有矣武亦宜然古之將相疵咎實多至如管仲之盜竊吳
起之貪淫陳平之污點絳灌之諛譖公詞以下不可勝數孔
光負衝據鼎而及嬖黨賢况班馬之賤職潘岳之下位孔王
戎開國上秩而鬻官董崇俗况馬杜之營懸丁路之貧薄然
子夏無虧於名儒靖冲不塵于竹林者名榮而疵滅也若夫

屈賈之忠貞，鄭枚之机竟，黃香之淳孝，徐幹之沈默，豈曰文士必其玷歟？蓋人稟五材，脩短殊用，自非上哲，難以求備。然將相以位隆，特達文士以職卑，多謫此江河，所以騰湧清流。所以寸析者也。名之抑揚，既有然矣。位之通塞，亦有以焉。蓋士之登庸，以成務為用，魯之敬姜，婦人之聰明耳。然推其規，綜以方治國，安有大夫季文而不達於政事，北彼揚馬之徒，有文無質，所以終乎下位也。昔庾元規才華清英，勲庸有聲，故文藝不稱，若非台岳，則正以文才也。文武之術，左右惟宜，卻穀敦書，故奉為元帥，豈以好文而不練武哉？孫武兵經，辭如珠玉，豈以習武而不曉文也？是以君子藏器待時，而動發。

卷之九十八

五

揮事業固宜蓄素以剛中，散悉以彪外，樞機其寶，豫重其幹。搦文必在綿軍，國屬重必在任棟，梁窮則獨善，以垂文達則奉時以聘績。若此文人，應梓材之士矣。劉勰

李密問英雄子曰：自知者莫自勝者，惟文中子。

識寡於亮，德輕于才，斯過也已。文中子

書曰：其在祖甲，不義惟王，公西赤曰：聞諸晏子，湯及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大君，夫太甲為王，居喪行不義，同稱君何也？孔子曰：君子之於人，計功而除過，太甲即位，不明居喪之禮，而于冢宰之政，伊尹放之于桐，憂思三年，追悔前愆，起而復位，謂之明王，以此視之，雖四於三王，不亦可乎？
孔鮒以下係方人

至德小節，倫大節，齊桓卒而不密，晉文密而不季，晉文得之乎閭內，失之乎境外，齊桓失之乎閭內，而得之本朝，鴻烈齊桓尊王室，而諸侯服，惟管仲知之，符秦季大號而中原靜，惟王猛知之，或曰：符秦遂于曰：晉制命者之罪也。符秦何逆昔周制至公之命，故齊桓管仲不得而背也。晉制至私之命，故符秦王猛不得而事也。其應天順命，安國濟民乎？是以武王不敢逆天命，背人而事紂，齊桓不敢逆天命，背人而黜周，故曰：晉之罪，符秦何遂三十餘年，中國士民東西南北自遠而至，猛之力也。文中子

卷之九十八

五

成侯嗣公聚欽計數之君也，未及取民也。子產不取民者也，未及為政者也。管仲為政者也，未及脩禮者也。故脩禮者王為政者強，取民者安，聚欽者亡。子

子謂子家駒：績然大夫不如晏子，功用之臣不如子產。子產惠人，也不如管仲，之為人力，功不力，義力知不力，仁野人，也不可以為天子大夫。子

楚莊王殺陳夏徵舒，春秋貶其文，不予專討也。靈王殺齊慶封，而直稱楚子何也？曰：莊王之行賢而徵舒之罪重，其於人心善，若不貶孰知其非？正經春秋常於其嫌德者見其不得也，是故齊桓不予專地，而封晉文，不予致王，而朝楚莊，弟子

專殺而討三者不得則諸侯之得殆此矣此楚靈之所以稱子而討也春秋之辭多所況是文約而法明也問者曰不予諸侯之專封復見於陳蔡之滅不予諸侯之專討獨不復見廢封之殺何也曰春秋之用辭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今諸侯之不得專封固已明矣而廢封之罪未有所見也故稱楚子以伯討之著其罪之宜死以為天下大禁曰人臣之行貶主之位亂國之臣雖不篡殺其罪皆正死比于此其云尔也董仲舒

春秋之好微與其貴志也春秋修本末之義達變故之應適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極者也故君殺賊討則善而書其誅

卷之九十八

五

若真之討則君不書葬而賊不復見矣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賊不復見以其宜滅絕也今趙盾弑君四年之後別獨復見非春秋之常辭也古今之學者異而問之曰是弑君何以復見猶曰賊未討何以書葬何以書葬者不宜書葬也而書葬何以復見者亦不宜復見也而復見二者同貫不得相若也盾之復見直以赴問而辨不親弑非不當誅也則亦不得不謂悼公之書葬直以赴問而辨當誅弑亦不當罪也若是則春秋之說亂矣豈可法哉故實比而論是非雖難悉得其義一也今誅盾無傳弗誅無傳不交無傳以比言之法論也無此而廢之誣辭也今視其比皆不當死何以誅之春秋

赴問數百應問數千同留經中繙援比類以發其端卒無妄言而得應以傳者今使外賊不可誅故皆復見而曰問此復見何也言莫妄于是何以得變應乎故吾以其得應知其問之不妄以其問之不妄知盾之獄不可不察也夫名為篡父而實免罪者已有之矣亦有名為弑君而罪不誅者逆而拒之不若徐而味之且吾語盾有本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言物莫無隣察視其外可以見其內也今按盾事而現其心慮而不刑合而信之非篡弑之隣也按盾辭說乎天弓內不誠安能如是故馴其終始無弑之志挂惡謀者過在不遂去罪在不討賊而已臣之宜為君之討賊也猶子之宜為

卷之九十八

六

父嘗藥也子不當藥故加之弑父臣不討賊故加之弑君其意一也所以示天下廢臣子之節其惡之大若此也故盾之不討賊為弑君也與子之不嘗藥為弑父無以異盾不宜誅以此參之問者曰夫謂之弑而有不誅其論難之非衆之所能見也故赦子之罪以傳明之盾不誅無傳何也世亂義廢背上不臣篡弑覆君者多而有明大惡之誅誰言其誅故晉趙盾焚公子此皆不誅之文而弗為傳弗欲明之心也問者曰人弑其君者卿在而弗能討非一國也靈公弑趙盾不在不在之與在惡有薄厚春秋責在而不討賊者弗繫臣子尔也責不在而弗討賊者乃加弑焉何以責厚惡之薄惡之

厚也曰春秋之道視人所惑為主說以大明之今趙盾賢而不遂於理皆見其善莫知其罪故因其所賢而加大惡繫之重責使人湛思而自省悟以反道曰吁君臣之大義父子之道乃至乎此、所由惡薄而責之厚也他國不討賊者諸平晉之民何足數哉弗繫人數而已此所由惡厚而責薄也傳曰輕為重、為輕非是之謂乎故公子比嫌可以立趙盾嫌無臣責許止嫌無子罪春秋為人不知惡而恬行不倫也是故重累責之以矯枉世而直之矯者不過其正弗能直知此而義畢矣董仲舒

卷之九十八

七

經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雖死已終弗為也公子目夷是也故諸侯父子兄弟不宜主而主也春秋視其國與宜主之君無以異也此皆在可以然之域也至於鄭取乎莒之以為同居目曰莒人滅鄆此不可以然之域也故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大德、無踰閑者謂正經諸侯在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小德、出入可也權譎也尚歸之以奉鉅經耳故春秋之道博而要詳而又一也公子目夷復其君終不與國祭仲已與後改之晉荀息死而不德衛曼姑拒而弗內此四臣事異而同心其義一也目夷之弗與重宗廟祭仲與之亦重宗廟荀息死之貴先君之命曼姑拒

之亦貴先君之命也事雖相反所為同俱為重宗廟貴先君之命耳難者曰公子目夷祭仲之所為者皆存之事君善之可矣荀息曼姑非有此事而所欲恃者皆不宜主者何以得載乎義曰春秋之法君主不宜主不書大夫主則書、之者弗予大夫之得主不宜主者也不書予君之得主者也君之立不宜主者非也既主之大夫奉之是也荀息曼姑之所得為義也董仲舒

卷之九十八

八

難紀季曰春秋之法大夫不得用地又曰君子無去國之義又曰君子不避外難紀季犯此三者何以為賢、臣故盜地以下敵棄君以避患乎曰賢者不為是、故託賢於紀書以見季之弗為也紀季弗為而紀侯使之可知矣春秋之書事時記其實以有避也其書人時易其名以有諱也故詭晉文得志之實以伐諱避致王也詭莒子說謂之人避隱公也易慶父之名謂之仲孫變盛謂之成諱大惡也然則說春秋者入則詭辭隨其委曲而後得之今紀季受命乎君而經書專無善一名而文見賢此皆詭辭不可不察春秋之于所賢也固順其志而一其辭章其義而褒其美今紀侯春秋之所貴也是以听其入齊之志而詭其服罪之辭也移之紀季故告糴於齊者實莊公為之而春秋詭其辭以予穢孫辰以鄙入于齊者實紀侯為之而春秋詭其辭以予紀季所以說之不

同其實一也唯者曰有國家者人欲主之固盡不圉城君死之正也何賢乎紀侯曰齊將復讐紀侯自知力不加而志距之故謂其弟曰我宗廟之主不以死也汝之鄰往服罪於齊請以立五廟使我先君歲時有所依歸率一國之衆以衛九世伐伯之主襄公逐之不去求之弗予上下同心而俱死故為之大去春秋賢死義且得衆心也故為諱城以為之諱見其賢之也以其賢之也見其中仁義也董仲舒

葉公諸梁問樂王鮒曰晉大夫趙文子為人何若對曰好季而受規諫葉公曰疑未盡之矣對曰好季智也受規諫仁也江出汶山其源若瓊口至楚國其廣十里無他故其下流多

卷之九十八

十九

也人而好季受規諫宜哉其主也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語言順德之行此之謂也新序

趙文子與叔譽現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婦

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不沒其身其智不足稱也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

我則隨武子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忘其友晉人謂文

子知人說苑曰水經註曰國語曰趙文子與叔向遊于九原

子知人曰死若可作也吾誰與婦叔向曰其陽處父乎文子

納諫不忘其師矣故其京尚存漢興增陵于其下故曰京陵

晉平公問于師曠曰咎犯與趙衰孰賢對曰陽處父欲臣文

公因咎犯三年不達因趙衰三年而達智不知其士衆不智也知而不言不忠也欲言之而不敢無勇也言之而不听不賢也說苑

晏子使晉平公饗之文室既靜矣晏以平公問焉曰昔吾先君得衆若何晏子對曰君饗寡君施及使臣御在君側恐俱不知所以對平公曰聞子大夫教矣今迺得見願終聞之晏子對曰臣聞君子如美淵澤容之衆人婦之如魚有依極其游泳之樂若淵澤決竭其魚動流夫往者維雨乎不可復已公又問曰請問莊公與今孰賢晏子曰兩君之行不同臣不敢不知也公曰王室之正也諸侯之專制也是以欲聞子

卷之九十八

二十

大夫之言也對曰先君莊公不安靜處樂節飲食不好鍾鼓好兵作武士與同飢渴寒暑君之強過人之量有一過不能已焉是以不免于難今君大宮室美臺榭以避飢渴寒暑畏禍敬鬼神君之善足以沒身不足以及子孫矣晏子

晏子使於晉平公問曰吾子之君德行高下如何晏子對

以小善公曰否吾非問小善問子之君德行高下也晏子對

然曰諸侯之交紹而相見辭之有所隱也君之命實臣无所

隱嬰之君無稱焉平公整然而辭送再拜而反曰殆哉吾過

誰曰齊君不肖直稱之士正在本朝也晏子

子淋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極言子產之惠也可得聞乎孔子

之若是也。要故執子游曰：夫浸水之所及也，則生其所不及。則死故民皆知焉。膏雨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受賜也，普矣。莫識其由來者，上德不德，是以無德。季孫曰：善縣子曰：其然。

巫馬子謂子墨子曰：舍今之人而譽大王，是譽槁骨也。譬若匠人然，智槁木也，而不智生木。子墨子曰：天下之所以生者，以大王之道教也。今譽大王是譽天下之所以生也，可譽而不譽，不仁也。墨子曰：

或問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奧，曰：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或曰：子小諸子，孟子非諸子乎？曰：諸子者，以其知異於孔子者也。孟子異乎，不異楊子。

卷之九十八

華

衍無知于天地之間，雖隣不覲也。楊子

魯仲連陽字古蕩，而不削蘭相如，割而不傷。或問鄒陽曰：未信而多疑，恍辭免量幾矣。執楊子

子高以為平原君伯世之士，惜其不遇時也。其子順以為衰世之好事公子，無伯相之才也。申叔問子順曰：子之家公有道，先生既論之矣。今子易之，是非馬在。答曰：言貴盡心，亦各其所見也。若是非，則明智裁之。孔韜

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為次。其魯仲連乎？王曰：魯仲連強作之者，非体自然也。答曰：人皆作之，不止乃成。君子文武欲作堯舜而至焉，昔我先君

夫子欲作文武而至焉，作之不變，習与体成，習与体成則自然矣。孔韜

卷之九十八

西

天下不治，孫卿不過時也。德若堯禹，世少知之，方術不用，為人所疑。其知至明，修道正行，足以綱紀鳴呼，賢哉。宜為帝王，天地不知善，桀紂殺賢，良比于剖心。孔子拘匡，接輿避世，箕子佯狂，田常為亂，閭閻擅強，為惡得福，善者有殃。今為說者，又不察其實，乃信其名。時世不同，書何由生，不得為政功，安能成志。修德厚孰謂不賢乎？荀子

或問茅焦歷井幹之死，使始皇虛左之，乘蔡生欲安項成陽，不能移又亨之。其者未必歟？曰：生拾其木，侯亨不亦宜乎？焦遂許而順守之，雖办劇虎牙矣。楊子
或問蕭曹曰：蕭也，規曹也。隨膝灌樊鄴曰：俠介叔孫通曰：軀

人也素盜曰忠不足而談有餘是錯曰愚酷吏曰虎執角而翼者也貨殖曰蚊曰血國三千使將踈飲水褐博沒齒然也或問循吏曰吏也游俠曰竊國是也佞幸曰不料而已

子楊

或問近世社稷之臣曰若張子房之智陳平之無悞絳侯勃之果霍將軍之勇終之以禮樂則可謂社稷之臣矣楊子

或問季布忍馬可為曰能者為之明哲不為也或曰當布之急雖明哲如之何曰明哲不終項仕如終馬攸避楊子

成案曰太宗治天下孰与孝宣皇帝劉向曰中宗之世政教明法令行邊安四夷親單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樂其

卷之九

五

治過于太宗之時亦以匈奴賓服四夷和親也上曰後世皆言文帝治天下几至太平其德比周成王此語何從生向對曰生于言事文帝禮言事者不傷其意群臣無小大至即便從容言上止輦听之其言可者稱善不可者喜笑而已言事多褒之後人見遺文則以為然世之毀譽莫能得實審形者少隨聲者多或至以無為有故曰堯舜不勝其善桀紂不勝其惡桀紂非殺父與君也而世有殺君父者人皆無道如桀紂此不勝其惡故若文帝之仁賢不勝其善世俗褒揚言其德比成王治几太平也然文帝之節儉約身以率先天下忍容言者含咽臣子之短此及通人唯及似出于孝宣皇帝

者也如其聰明遠識不忘數十年事制持万机天資治理之材恐文帝亦且不及孝宣皇帝向以為如此風俗通

列向少時數問長老賢通於事及東方朔時人皆云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為凡庸誦說故今後世多傳聞者而楊雄亦以為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然朔所以名過其實以其恢誕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劣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是柳惠其滑稽之權乎朔之逢會射覆其事浮淺行于衆僅見牧豎莫不眩耀而後之好事者固取奇言怪語附著之耳安在能神聖歷世為輔佐哉

卷之九

六

或問公孫弘董仲舒孰述曰仲舒欲為而不可得弘容而已矣楊子

或問霍光曰元始之初擁少帝之微摧燕王上官之鋒處廢興之家堂乎幾難矣哉至顯不惠矣楊雄

桓君山謂楊子雲曰如後世復有聖人徒知其才能之勝已多不能知其聖与非聖人也王元

周之人多行秦之人多病行有之也病曼之也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之士也肆秦之士也拘楊子

易記出虛默語書美九德成事同歸殊塗一致百慮不期相及各有云尚而已是故伯夷讓國以採薇展禽不去于所生

孔丘周流以應聘長沮隱居而耦耕墨翟摩頂以放踵楊朱一毛而不為干木息偃以藩魏也齊重蟹而存郭夷吾朱絃以三婦平仲辭邑而濯纓惠施從車以百乘危徒步而裸形穽戚高歌以干祿顏闔踰牆而遁榮高柴趨門以避唯季路求入而墮零端木結駟以貨殖顏回屢空而弗營孟獻高宇以美室原憲蓬門而株樞傳曰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古今行事是則然矣以其舛曰十友風俗通桓帝問尚書令陳蕃徐稚袁宏誰為先後蕃答稱素士公族不饒自彫至于徐稚傑出薄俗故宜為先桓帝徭禮徵之不至鄭通元

卷之九十八

達人批山濤也多可而少恠文中子

溫彥博問嵇康阮籍何人也文中子曰古之名理者而不能窮也曰何謂也子曰道不足而器有餘曰敢問道器子曰通變之謂道執方之謂器曰劉伶何人也子曰古之閑閑人也曰可乎曰兼忘天下不亦可乎曰道足乎曰足則吾不知也

文中子

或問謝公文文中子曰簡曰問王導曰教矣問溫嶠曰教人也問桓溫曰智近謀遠鮮不及矣文中子

或問陶元亮子曰放人也歸去來有遐地之心焉五柳先生傳則几於閑閑矣文中子

太和之主有心於賈瓊曰信美矣子曰未光也文中子就謂齊文宣嘗而善揚遵彥也謂孝文明吾不信也謂尔朱榮忠吾不信也文中子

或問魏孝文文中子曰可與興化文中子

或問王隱文中子曰敏人也其器明其才富其季時或問其道子曰述作多而絃制淺其道不足稱也文中子

或問蘇緯文中子曰俊人也曰其道何如子曰行于戰國可以強行于太平則亂矣文中子

或問常孝寬文中子曰幹矣或問楊愔子曰輔矣文中子

子謂程元曰汝與董常何如程元曰不敢企常也道道德元也志仁義子曰常則然矣而汝等存義未數然也其于

卷之九十八

彼有所至乎子曰董常時有慮焉其餘則動靜慮矣文中子子謂李靖智勝仁程元仁勝智文中子

子謂董常几于道可以理變文中子

子曰義也清而莊莊也清也惠而斯斯威也和而博收也曠而肅肅也明而通通也澹也誠而厲厲也玄齡志而露露字微也直而遂遂大雅深而弘弘大叔達簡而正陳叔若逢其時不滅卿相然禮樂則未備文中子

識鑒

吳大夫被離問于齊曰何見而信白喜于齊曰吾之怨与喜

同子不聞河上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因復俱流誰不愛其所近悲其所思者乎被難曰吾現喜之為人鷹視虎步專功擅殺之性不可親也子胥不然其言卒受其敗

田忌去齊奔楚王郊迎至舍問曰楚萬乘之國也齊亦萬乘之國也常欲相并為之奈何對曰易知耳齊使申穰將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將之至魯將軍首而反耳齊使田居將則楚發二十萬人使上將軍將之分別而相去也齊使盼子將楚發四封之內王自出將而忌從相國上將軍為左右司馬如是則王僅得存耳於是齊使申穰將楚發五萬人使

卷之九十八

七

上將軍至擒將軍首及於是齊王忿然乃更使盼子將楚悉發四封之內王自出將而忌從相國上將軍為左右司馬王車屬九乘僅得免耳至舍王北面正領齊袞問曰先生何知之早也田忌曰申穰為人侮賢者而輕不肖者賢者不肖者俱不為用是以亡也田居為人尊賢者而賤不肖者賢者不肖者任不肖者退是以分別而相去也盼子之為人尊賢者而愛不肖者賢者不肖者俱不肖者任是以王僅得存耳說苑

平原君勸趙孝成受馮亭王曰受之秦兵必至武安君必將誰能當之者乎對曰渑池之會臣察武安小頭而面銳腫子白黑分明視瞻不轉小頭而面銳者敢斷決也腫子白黑分

明者執志強也可與持久唯與爭鋒廉頗為人勇鷙而愛士知難而忍恥與之野戰則不如持守足以當之

高皇帝封吳王送之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反者豈汝邪列景帝時潁與七國通謀反漢王元

王仲壬撫班固背曰此兇必為天下知名抱朴子

龍之潛也慶雲未附則與魚鱉為隣驥之伏也孫陽未賞必與騶駼同櫪士之賢也知己未顧亦與傭流雜處自非神机洞明莫能分也故明哲之相士听之于未聞察之于未形而照其神智識其才能可謂知人矣若功成事遂然後知之者何異耳聞雷震而稱為聰目見日月而謂之明乎故孔方謹

卷之九十八

卅

之相馬也雖未追風逐電絕塵掣影而迅足之勢固已見矣薛燭之賞劍雖未陸斬玄犀水截蛟龍而銳刃之資亦已露矣故范蠡吹於犬實文種聞而拜之鮑龍跪石而吟仲尼為之下車堯之知舜不遠桑陰文王之知呂望不以永日肩輿之微而形于色音聲之妙而動于心賢聖現察不待成功而知之也陳平之棄楚歸漢魏無知識其善謀韓信之亡于黑水蕭何知其能將豈待吐六奇而後明破趙魏而方識哉若夫臨机能謀而知其智犯難涉危乃見其勇是凡夫之識非明識之鑒公輸之刻鳳也荆距未成翠羽未樹人見其勇者謂之越鵠上鵠項切見其首者名曰鵠鵠上鵠項切皆譽其

其醜而哭其拙及鳳之成翠冠雲髻朱距電搖錦身霞散綺

翻森
異二切

發翾然一翥翾翔雲棟三日而不集然後讚其

奇而稱其巧竟遭洪水浩：滔天蕩：懷山下民昏墊禹為

匹夫未有功名竟深知之使治水禹乃鑿龍門斬荆山導熊

耳通鳥鼠櫛奔風沐驟雨面目黧黑手足胼胝冠絰不暇取

經門不及過使百川東注于海西被于流沙生人免為魚鱉

之患於是衆人咸歌詠始知其賢故見其朴而知其巧者是

王尔之知公輸也鳳成而知其巧者是衆人之知公輸也未

有功而知其賢者是竟之知禹也有功而知其賢是衆人之

知禹也故知人之唯未易遇也侯生夷門抱閭之隸見知于

卷之九十八

廿二

無忌豫子范中行之亡虜也蒙知于智伯名尊而自顯榮滿

于當世雖復刎頸魏庭漆身趙郊揣情酬德未報知己虛左

之碩國士之遇也世之烈士願為賞者授命猶賢者之思視

聖者之想行而目終不得聞足不得伸徒自悲夫劉晝

俗之常情莫不自貴而鄙物重己而輕人現其意也非苟欲

以愚勝賢以短加長由于人心唯知非可以准衡乎未能虛

己相推故有以輕抑重以短凌長是以嫫母闕井謂嫫母西

施齊桓矜德自稱賢於堯舜若子貢始事孔子一年自謂勝

之二年以為同德三年方知不及以子貢之才猶不識聖人

之德望風相崇奚况世人而能推己邪是以真偽錯錯賢愚

雜揉自非明哲莫能辨也劉晝

卷之九十八

廿三

子苑卷之九十九

獎譽

三皇者何謂也謂伏羲神農燧人也或曰伏羲神農祝融也禮曰伏羲神農祝融三皇也謂之伏羲者何古之時未有三綱六紀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能覆前而不能覆後卧之註：起之吁、飢即求食飽即棄餘茹毛衣血而衣皮帶於是伏羲仰觀象于天俯察法于地因夫婦正五行始定人道畫八卦以治下：伏而化之故謂之伏羲也謂之神農何古之人民皆食獸禽肉至于神農人民衆多禽獸不足於是神農因天之時分地之利制耜耨教民農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謂之神農也謂之燧人何鑽木燧取火教民熟食養人利性避臭去毒謂之燧人也謂之祝融何祝者屬也融者續也言能屬續三皇之道而行之故謂祝融也通曰春秋通風俗也

卷之九十九

二

于地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結繩為書以文之使民宜之唯獨叙二皇不及燧人：燧人：功重于祝融而

卷之九十九

二

宰我問於孔子曰昔者吾聞諸榮伊曰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者人也抑非人也何以能至三百年乎孔子曰禹湯文武周公不可勝現也而上世黃帝之問將謂先生難言之故乎宰我曰上世之傳隱微之說卒末之辭聞忽之意非君子之道者則予之問也固矣孔子曰可也吾略聞其說黃帝少昊之子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哲敏齋莊敦敏誠信長聰明治五氣設五量撫萬民度四方服牛乘馬擾馴猛獸以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三戰而後克之始垂衣裳作為黼黻命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以順天地之紀知幽明之故達死生存亡之說播時百穀嘗味草木仁厚及于鳥獸昆蟲考日月星辰旁耳目勤心力用水火財物以生萬民：賴其利百年而死民畏其神百年而亡民用其教百年而移故曰黃帝三百年宰我曰請問帝顓頊孔子曰五帝用說三王用度少欲一日徧聞遠古之說操執予也宰我曰昔予也聞諸夫子曰小子毋或徧故敢問孔子曰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曰高陽靜淵而有謀疏通以知遠養材以任地履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性以教衆崇識以祭祀巡四海以寧民

三王者何謂也夏殷周也夏者大也明當守持大道殷者中也明當為中和之道也聞也見也謂當通著見中和之為也周者至也審也道德周密無所不至也何以知即改主號也詩云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此改號為周易邑為京也春秋傳曰王者受命而王必擇天下之美號以自號也五帝無有天下之號何五帝德大能禪以民為子成于天下無為主號也或曰唐虞者號也唐蕩也也蕩也者道德至大之貌也虞者樂也言天下有道人皆樂也故論語曰唐虞之際帝嚳有天下

卷之九

下號曰高辛。顓頊有天下。號曰高陽。黃帝有天下。號曰自然。

者獨宏大道德也高陽者陽猶明也道德高明也高辛者道
德大信也白虎通云風俗通云禮疏註記說夏禹殷湯周武
命自天命此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屬刑文王尚書邦作乎
春秋說王者孰謂文王也謹按易稱湯武革命尚書武王
戎車三百兩虎賁八百人擒紂于牧之野惟十有三祀王訪
于箕子詩云亮彼武王製伐大商厥殷遺劉皆定武功由是
言之武王審矣論語文王率殷之叛國以服事殷時尚臣屬
何緣得獨稱新生哉經美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王業始光
於此耳俗儒謂已王與乎高者輔論至于訟問太王季
皆自堯以上王者也子孫據國而起功德浸成故名著故因
茂自堯以上王者也子孫據國而起功德浸成故名著故因
焉奔以白衣破行題名非唐天子雖後更制不名著故因
名馬經曰有鯀在下曰虞舜金曰伯禹平水土是也湯者
據也昌也言其攘除不軌改邑為商成就王道天下熾盛文
武皆以其所長夫擅國之謂王能制割之謂王制殺生之威
之謂王者往也為天下所歸往也揚子曰成湯王承也

文王淵也哉問丞承曰由小淵致大不亦丞乎單夏公天不
亦承乎淵也曰重易六爻下亦淵乎浸以光大不亦懿乎又
曰堯舜之道皇兮夏殷周之道將兮而公延其光兮
或曰何謂也曰堯舜以其謀夏以其次功殷以其伐

子曰王者有似乎春秋文王以王季為父以太任為母以太姒為妃以武王周公為子以太顛閼天為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而天下正其事成矣春秋致其時而萬物皆及王者致其道而萬民皆治周公載已行化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家語

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受武王以爲天下
惡天下之倍周也履天下之籍听天下之斷低然如固有之
而天下不稱禽鳥殺管叔庶殷國而天下不稱戾鳥兼制天

卷之九十九

六

下五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稱偏焉教誨
開導成王使諭于道而能脩迹于文武周公歸周又藉於成
王而天下不輟事周然而周公北面而朝之天子也者不可
以少當也不可以假攝為也能則天下歸之不能則天下去
之是以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息天下之離周也
成王冠成人周公歸周又藉焉明不滅主之義也周公無天
下矣卿有天下今無天下非擅也成王鄉無天下今有天下
非奪也變勢次序當然也故以枝伐主而非越也以弟誅兄
而非暴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順也固天下之和遂文武之業
明枝主之義卿亦變化矣天下厭然猶一也非聖人莫之能

為夫是之謂大儒之效子

客有道曰孔子曰周公其盛乎身貴而愈恭家富而愈儉勝敵而愈戒應之曰是殆非周公之行非孔子之言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履天子之籍負康而坐諸侯起走堂下當是時也夫又誰為恭矣哉兼制天下五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為天下之顯諸侯執謂周公儉武王之誅紂也行之日以兵忌東面而迎太歲至汜而祀至懷而懷至共頭而山隧霍叔懼曰出三日而五災至無乃不可乎周公曰剋比干而囚箕子飛廉惡來知政夫又惡有不可乎遂選馬而進朝食于咸幕宿

卷之九十九

二

于百泉厭且於牧之野鼓之而紂卒易鄉遂棄殷人而進誅紂蓋殺者非周人因殷人也故無首虜之獲無陷唯之賞及而定三革饒五兵合天下主聲樂於是武象起而詔獲廢矣四海之內莫不変心易慮以化順之故外闔不關跨天下而無斬當是時也夫又誰為戒矣哉

孔子曰昔者周公事文王行無專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素持於前洞焉若將失之鴻烈作洞：馬之如將不勝悲失之可謂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承文武之業履天子之位鴻烈作烈聽天子之政征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抱成王鴻烈作烈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振恐鴻烈作烈海內可

謂能武矣成王壯周公鴻烈有致政北面而事之請然後行鴻烈作請而後為復無伐矜之色可謂臣矣故一人之身能而後行無懼恐之志三變者所以應時也鴻烈有其位達其好憎以其威勢供其嗜慾而欲以一行之禮亦明矣鴻烈有詩曰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君子有之韓嬰

文中子謂周公之道曲而當私而恕其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乎

五伯者何謂也昆吾氏大彭氏豕豕氏齊桓公晉文公也昔三王之道衰而五伯存其政率諸侯朝天子正天下之化興復中國據除夷狄故謂之伯也昔昆吾氏伯於夏者也大彭

卷之九十九

八

氏豕豕氏伯於殷者也齊桓晉文伯於周者也或曰五伯謂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王吳王闔閭也霸者伯也行方伯之職會諸侯朝天子不失人臣之義故聖人詩之非明王之張法霸猶迫也記也迫脅諸侯把持其政論曰管仲相桓公伯諸侯春秋曰公朝于王所於是時晉文之伯尚書曰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知秦穆之伯也楚勝鄭而不告從而攻之又金還師而佚晉冠圍宋、因而与之平引師而去知楚莊之伯也蔡侯無罪而拘于楚吳有憂中國心與師伐楚諸侯莫敢不至知吳之伯也或曰五伯謂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莊王也宋襄伐齊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

春秋傳曰維文王之戰不是過知其霸也白虎通曰春秋說春秋通
文素縵采縵楚楚是五伯也謹按春秋左氏傳夏后太康
于脫樂不循民事諸侯僭于是昆吾氏乃為盟主誅不從
命以尊王室及殷之末也大彭氏豳氏漢諸侯所謂不從
道廢而伯室與者也齊桓九合一匡率成王室責徐楚之罪
天子孔子稱民文為文之會修朝聘之禮細素冠帶翼戴
而不正至于三國無義之敗殺賢臣而公受鄭甘言置戎而
去違黃髮之計而過敵之敗殺賢臣而公受鄭甘言置戎而
詩黃鳥之所為作故諺曰諺襄公不度德量力而名不
實六卿之石先著其故諺曰諺襄公不度德量力而名不
摩上現兵京師問其故諺曰諺襄公不度德量力而名不
其亦巨皆無與微雖重事王室之功也世之紀事者不詳察
也白也言其或建五長功實明或後生堂不時平伯者長
也持天下政糾率同盟之功也伯者世之紀事者不詳察
困于衛復兵不救糾率同盟之功也伯者世之紀事者不詳察
德以天地之始道之大綱也五行者品物之宗也通以三
三皇五帝三王五伯至道不遠三五復返擊若

卷之九十九

九

齊景公問於孔子曰秦穆公其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對曰其

國小而志大雖處僻而其政中其奉果其謀和其令不偷親
奉五殺大夫於係縲之中與之語三日而授之政以此取之
雖王可也伯則小矣說苑

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之為人如何子曰仁也子路曰昔管
仲說襄公、不受是不辯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不智也
家殘于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柱桎而居檻車無慙心是無
醜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不忠也
孔子曰管仲說襄公、不受公之聞也欲立子糾而不能

不過時也家殘于齊而無憂色是知權命也柱桎而無慙心
自裁審也事所射之君通于變也不死子糾量輕重也夫子
糾未成君而管仲未成臣管仲殺義管仲不死束縛而主
功名未可非也召忽雖死過於取仁未足多也家語曰
孔子曰管仲何如人也子曰大矣也子路曰昔者管子說
公棄公不說是不公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無能也家
也事所射之君是不忠也柱桎而居檻車中無慙心是無
子何不以大之君是不忠也柱桎而居檻車中無慙心是無
公不以大之君是不忠也柱桎而居檻車中無慙心是無
愧而無憂色是非不忠也柱桎而居檻車中無慙心是無
之則非無仁也事所射之君是不忠也柱桎而居檻車中無
也死之則不免為死之北由法不知也功後用
于天下夫何為死之北由法不知也功後用

卷之九十九

十

趙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曰：然如不出諸其口所
舉於晉國第車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為其子馬
呂覽 子華子曰先大夫文子之志也好學而能受規諫立
者不勝衣言若不出口身舉士於白屋之下者四十有六人
有能獲其赤心公家賴焉及其受規諫也仁也無私德焉忠
江之源出於汶山其大如甕口其流可以濟此無私德焉忠
諸群利廣袤二千五百里方舟然後可以濟此無私德焉忠
出公族非一也德也夫先大夫文子其訓于正卿用能先于
國類其君曰主盟於諸夏天下賴其仁兵稍之不計者盡士
師人武立如不勝衣言若不出口身舉士於白屋之下者四十
其意而公家甚賴之及武子之生也然所奉士也數十人皆得
為賢也

卷之九十九

十一

贈賄同是禮而後享燕無私送不過郊語說昊天有成命既而叔向告人曰吾聞之曰一姓不再興今周有單子以為臣周其復興乎昔史佚有言曰動莫若敬君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若莫咨今單子皆有焉夫宮室不崇器無錙鏤倫也身恭除繁外內肅給敬也燕好享賜雖歡不踰等讓也賓之礼事称上而差咨也若是而加之以無私重之以不侈能辟怨矣居勤動敬德讓事咨而能辟怨矣為卿佐其有不興乎夫昊天有異命頌之盛德也其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命有謚者寧也億也命者制令也基者經也勢也夙早也康安也后王二后文王武王成王者武王之子文王之孫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臨民故稱昊天焉不敢怠安蚤興夜寐以繼文王之業布文陳紀經制度設紀經制度海之內懿然葆德各遵其道故曰有成承順武王之功奉揚武王之德九州之民四國之國詩謠文武之烈繁九譯而請朝致貢貢職以供祀故曰二后受之方是時也天地調和神民順億鬼不厲崇民不謗怨故曰睿謚成王質仁聖哲能明其先能承其親不敢惰懈以安天下以敬民人今單子美說其志也以佐王室吾故曰周其復興乎故周平王既崩以後周室稍稍衰弱不墜當單子之佐政也天子加尊周室加興實証

卷之九十九

十一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于是乎見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噤予又何規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南華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已不直人善發不悅遂伯玉之行也故為人父者則願以為子為人子者則願以為父為人君者則願以為臣為人臣者則願以為君名昭諸侯天下願焉詩曰彼已之子邦之彥兮此君子之行也韓嬰夫子適周見襄私言終退襄私語劉文公曰吾現孔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龍顏黃帝之形貌也修肱而龜背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之容體也然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抑亦聖人之興者乎劉子曰方今周室衰微而諸侯力爭孔丘布衣聖將安施襄私曰堯舜文武之道或弛而墜孔樂崩廢亦正其統紀而已矣既而夫子聞之曰吾豈敢哉亦好禮樂者也孔鮒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詩書而導之以孝悌說之以仁義觀之以禮樂然後成之以文德蓋入室升堂者七十有餘人其孰而賢子貢對以不知文子曰以吾子常與季賢者也何為不知子貢對曰賢人無妄知

賢即難故君子之言曰知莫難於知人是以難對也文子曰若夫知賢莫不難今吾子親游焉是以敢問子貢曰夫子之門人蓋有三千就為賜有逮及焉未逮及焉故不得遍知以告也文子曰吾子之所及者請問其行子貢對曰夫能夙興夜寐誦誦崇礼行不貳過稱言不苟顏回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惟則若逢有德之君世更顯命不失厥名以衍于天子則王者之相也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罪也孔子論其材曰有土之君子也有衆使也有刑用也然後稱怒焉孔子告之以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匹夫不怒惟以

卷之九十九

十三

忘其身不畏強禦不侮衿衿其言循性其都以富材任治我是仲由之行也孔子和之以文說之以詩曰受小拱大拱而為下匡駿龐荷天子之龍不慙不悚敷奏其勇強乎武文不勝其質恭若恤幼不忘賓旅好孝博藝省物而勤也是冉求之行也孔子語之曰好李則知恤孤則惠恭則近礼動則有維堯舜焉恭以王天下其稱之也曰宜為國老齊莊而能肅志通好礼擯相兩君之事焉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子曰經礼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子曰貌以擯礼：以擯辭是謂難焉衆人聞之以為成也孔子曰人曰當賓客之事則達矣謂門人曰二三子之欲李

卷之九十九

十四

賓客之礼者其於赤也滿而不盈實而如虛過之如不及先王難之博無不李其貌恭其德敬其於人也無所不信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是以眉壽是曾參之行也孔子曰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中夫四德者也以此稱之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侮不佚不傲無告是顯孫師之行也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獎百姓則仁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子以其仁為大孝之深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若商也其可謂不險矣貴之不喜賤之怒苟利於民廉於行已其事上也以佑其下是臺濬穉明之行也孔子曰獨貴獨富君子恥之夫也中之矣先成其憲及事而用之故動則不妄是言偃之行也孔子曰欲能則李欲知則問欲善則詳欲給則豫當是而行偃也得之矣獨居思仁公言仁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為異士自見孔子出入於戶未嘗越礼往來過之是不履影啟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孔子曰柴於親喪則難能也啓蟄不殺則通人道方長不折則恕人也成湯恭而以恕是以日路凡此諸子賜之所親觀者也吾子有命而訊賜：也固不足以知賢文子曰吾聞之也固有道則賢人興焉仲

人用焉乃百姓歸之君吾子之論既富矣壹諸侯之相也
抑末世未有明君所以不遇也子貢既與衛將軍文子言適
魯見孔子曰衛將軍文子問二三子之行於賜不一而三賜
賜也辭不獲命以所見者對矣未知中否請以告孔子曰言
之乎子貢以其辭狀告孔子聞而笑曰賜女次為知人矣
子貢曰賜也何敢知人此以賜之所觀也然吾亦語女耳之
所未聞目之所未見者豈恩之所不至知之所未及哉子貢
曰賜願得聞之孔子曰不克不忘不念舊怨蓋伯夷叔之行
也畏天之敬人服義而行信孝於父母恭於兄弟從善而教
不道蓋趙文子之行也其事君也不敢愛其死然亦不敢忘

卷之九十九

十五

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君陳則進而用之不陳則行而退蓋
隨而子之行也其為人之淵源也多聞而難誣內植足以沒
其世國家有道其言足以治無道其默足以容蓋銅鞮伯季
之行也外寬而內正自挾於隱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人汲
於仁蓋遽伯玉之行也孝恭慈仁允德圖義約貨去怨輕財
不置蓋柳下惠之行也其言曰君雖不量於其身臣不可以
不忠於其君是故君擇臣而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之有道順
命無道衛命蓋晏平仲之行也蹈忠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
之內國無道廢賤不悶貧而能樂蓋老子之行也易行以俟
命居下不拔其上其現於四方也不忘其親不盡其樂以不

能則孝不為已終之身憂蓋介子山之行也子貢曰敢問夫
子之所知者盡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謂其然亦畧奉耳
目之所及而已矣昔晉平公問祁奚羊舌大夫昔之良大夫
也其行如何祁奚辭以不知公曰吾聞子少長乎其間今子
掩之何也祁奚對曰其少也恭而順心有恥而不使其過宿
其為大夫也悉善而謙其端其為與尉也信而好直其功至
於其為容也溫良而好礼博聞而時出其志公曰曩者問子
子奚曰不知也祁奚曰每位政變未知所止是以不敢得知
也此又羊舌大夫之行也子貢跪曰請退而記之家語

卷之九十九

十六

夫之所自為夫子所以與之者孔子曰子產於民為惠至於
學為博物晏子於君為忠臣而行為恭敬故吾皆以兄事之
而加愛敬家語
孔子曰回有君子之道四焉強於行義弱於受諫休於待祿
慎於治身史鱣有君子之道三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
直己而曲於人曾子侍曰參昔嘗聞夫子之三言而未之能
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見人
之有善者已有之是夫子之不多也聞善必躬行之然後道
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季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是以自知終
不及二子者也家語

子貢見太宰嚭太宰嚭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足以知之太宰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惟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大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材焉太宰嚭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賜其猶一累壤也以一累壤增太山不益其高且為不知太宰嚭曰然則子有所約也對曰天下有大樽而子獨不酌焉不識誰之罪也說苑

趙簡子問子貢曰孔子為人何如子貢對曰賜不能識也簡子不說曰夫子事孔子數十年終棄而去之寡人問子貢曰不能識何也子貢曰賜譬渴者之飲江海知足而已孔子猶江海也賜則奚足以識之簡子曰善哉子貢之言也說苑

卷之九十九

十七

齊景公謂子貢曰子誰師曰臣師仲尼公曰仲尼賢乎對曰賢公曰其賢何若對曰不知也公曰子知其賢而不知其奚若可乎對曰今謂天高無少長愚智皆知高幾何皆曰不知也是以知仲尼之賢而不知其奚若說苑
子貢辭而精之然後廓而也於戲現
書者違子貢雖多亦何以為慎哉

趙襄子謂仲尼曰先生委質以見人主七十居矣而無所通不識世無明君子意先生之道固不通乎仲尼不對異日襄子見子路曰嘗問先生以道先生不對知而不對則隱也隱則安得為仁若信不知安得為聖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鍾而撞之以槌豈能發其聲乎哉君問先生無乃猶以提鍾乎說

元

孔子使宰予使於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宰予以遺孔子馬宰予曰夫子無以此為也王曰何故對曰臣以其用思其所任在現之有以知其然王曰言之宰予對曰自臣侍從夫子以來竊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為積不台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月此所以為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麗靡窈窕之涵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過之弗之聽也故臣知夫子之無用此車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其志歆興而行之天下誠

卷之九十九

十八

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使步以朝固猶為之何必遠辱君之重貶乎王曰乃今而後知孔子之德也大矣宰予歸以告孔子：曰二三子以予之言何如子貢對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天深則配海若予之言行事之實也夫子曰夫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是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孔鮒

子華子往見季沈：曰自吾後於夫子也轍迹不遺於四國未有終歲以處也夫子亦勤且病矣哀也鄙人不通於夫子之量天下失道黑白溷：而吾夫子駕其說將安之哀將有以請而弗敢也願質之於吾子：華子曰然仲尼天也其

可違物而與處乎其可絕物而自營乎日月不宇宙四指必
迷所鄉矣仲尼人之準繩也仲尼之轍迹則病矣而亦皇暇
之恤季沈曰敢問吾子之不試何也子華子曰本也何足以
望夫子：：軫方而轂圓者也將無手而不可我則有所可
也夫以我之所可而從夫子之無手不可逝將從其後也程
本

齊太史子與適魯見孔子：：與之言道子與說曰吾鄙人
也聞子之名不覩子之形久矣而求知之寶貴也乃今而後
知泰山之為高淵海之為大惜乎夫子之不逢明王道德不
加泰民而將垂實以貽後世遂退而謂南宮敬舛曰今孔子

卷之九十九

九

先聖之嗣自弗何以末世有德讓天所祚也成湯以武德王
天下其配在文殷宗以下未始有也孔子生於衰周先王典
籍錯亂無紀而乃論百家之遺記考正其義祖述堯舜憲章
文武刪詩述書定禮理樂制作春秋贊明易道垂訓後嗣以
為法式其文德香矣然凡所教誨束脩以上三千餘人或者
天將與素王之子夫何其盛也敬叔曰殆如吾子之言夫物
莫能兩大吾聞聖人之後而非繼世之統其必有與者焉今
夫子之道至矣乃將施之無窮雖欲辭天之祚故未得耳子
貢聞之以二子之言告孔子：：曰豈若是哉亂而治之滯而
起之自吾志天何與焉家語

公叔文子卒其子請謚于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
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飢夫子為粥與國之飢者是不亦
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聰
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
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家語

或問淵騫之徒惠子在曰在寢或曰淵騫曷不寢曰攀龍鱗
附鳳翼：以揚之勃：手其不可及乎如其寢如其寢七十
子之於仲尼也日間所不聞見所不見文章亦不足為矣楊
子

卷之九十九

廿

衛將軍文子問子貢曰季文子三窮而三通何也子貢曰其
窮事賢其窮舉通其富分貧其貴禮賤窮以事賢則不侮通
而舉窮則忠於朋友富而分貧則宗族親之貴而禮賤則百
姓戴之其得之固道也失之命也曰失而不得者何也曰其
得不事賢其通不舉窮其富不分貧其貴不禮賤其得之命
也其失之固道也說苑

趙簡子問於成摶曰吾聞夫羊殖者賢大夫也是行奚然對
曰臣搏不知也簡子曰吾聞之子與友親子而不知何也摶
曰其為人也數變其十五年也廉以不匿其過其二十也仁
以喜義其三十也為晉中軍尉勇以喜仁其年五十也為邊

城將速者復親今臣不見五年矣恐其變是以不敢知簡子曰果賢大夫也每變益上矣說苑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教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為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入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為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

卷之九十九

廿

李者真土梗耳夫魏真為我累耳南華

齊辨士田巴服祖丘議稷下毀五帝非三王服五伯離堅白合同異一日服千人有徐劫者其弟子曰魯仲連年十二號千里駒往請田巴曰臣聞堂上不奮郊草不苦白刃交前不救流矢急不暇緩也今楚軍南陽越伐高唐燕人十萬聊城不去國亡在旦夕先生柰之何若不能者先生之言有似梟鳴出城而人惡之願先生勿復言田巴曰謹聞命矣巴謂徐劫曰先生乃飛兔也豈直千里駒已終身不談魯連子問長者曰蘭相如仲秦而屈廉頗棄布之不塗朱家之不德直不疑之不校韓安國之通使楊子

公儀子見董仲舒之才之邵也使見善不明用心不剛傳免尔楊子

或問屈原智乎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如其智揚子黃帝有涿鹿之戰堯有丹水之師舜時有苗不服夏啟有扈叛逆高宗伐兇方三年剋之周成王管蔡悖乱周公東征前代皆然漢不聞此高祖之時陳豨反彭越叛治始安也孝景之時吳楚興兵怨晁錯也匈奴時擾正朔不及天荒之地王功不加兵今皆內附貢獻牛馬此則漢之威盛莫敢犯也紂為至惡天下叛之武王舉兵皆願就戰八百諸侯不期俱至項羽惡微號而用兵與高祖俱起威力輕重未有所定則項

卷之九十九

廿

羽力勁折鐵難於摧木高祖誅項羽折鐵武王伐紂摧木然則漢力勝周多矣凡克敵一則易二則難湯武伐桀紂一敵也高祖誅秦殺項兼勝二家力倍湯武王為殷西伯臣事於紂以臣伐周夷齊恥之扣馬而諫武王不聽不食周粟餓死首陽高祖不為秦臣光武不仕王莽誅惡伐無道無伯夷之譏可謂順於周矣丘山易以起高淵滄易以為深起於微賤無所因階者難舉爵乘位專祖統業者易堯以唐虞入嗣帝位舜以司徒因堯授禪禹以司空立功代舜湯由七十里文王百里武王為西伯襲承帝位三郊五代之起皆有因緣力易為也高祖從亭長提三尺劍取天下光武由白水奮威

武海內無尺土所因一位所乘直奉天命推自然此則起高
於淵濤為深於丘山也比方五代孰者為優傳書或稱武王
伐紂太公陰謀食小兒以丹令身純赤長大教言殷亡殷民
見兒身亦以為天人及言殷亡皆謂商滅兵至牧野晨奉脂
燭姦謀惑民摧掩不脩周之所諱也世謂之虛漢取天下無
此虛名武成之篇言周伐紂血流浮杵以武成言之食兒以
丹晨舉脂燭殆且然矣漢伐亡新光武將五千人王莽遣二
公將三萬人戰于昆陽雷兩晦冥前後不相見漢兵出昆陽
城擊二公軍一而當十二公兵敗天以雷雨助漢威敵孰與
舉脂燭以人事譎取殷哉武云武王伐紂赴火死武王就

卷之九十九

廿三

斬以鉞懸其首於大白之旌齊宣王憐寡鍾之牛睹其色之
敵鯨也楚莊王赦鄭伯之罪見其肉袒而形暴也君子惡
不惡其身紂屍赴於火中所見悽愴非徒色之敵鯨祖之暴
形也就斬以鉞懸其首何其忍哉高祖入咸陽閭樂誅二
世項羽殺子嬰高祖雍容入秦不戮二屍光武入長安劉聖
公已誅王莽乘兵即害不刃王莽之死夫斬赴火之首與貫
彼刃者之身德虐孰大也豈以羹里之恨哉以人君拘人臣
其逆孰與秦奪周國酈平帝也鄒伯奇論桀紂之惡不若
以秦之不若王莽然則紂惡微而周誅之痛秦莽罪重而
漢伐之輕寬狹誰也春秋無將而必誅廣陵王荆迷於嬖

正楚王英惑於俠客事情列見孝明三宥二王吞藥周誅管
蔡違斯遠矣楚外家許氏與楚王謀議孝明曰許氏有爵於
王欲王尊貴人情也聖心原之不繩於法隱彊矣傳懣書市
里誹謗聖政今上海思犯奪爵土惡其人者憎其骨餘之二
王之好安楚廣陵彊弟貢嗣祀陰氏二王帝族也位為王侯
與管蔡同管蔡城嗣二王之後恩已褒矣隱彊異姓也尊重
父祖復存其祀立武庚之義繼祿父之恩方斯肅矣何則並
為帝王率兵相征貪天下之大絕成湯之統非聖君之義失
承天之意也隱彊臣子也漢統自在絕城陰氏無損於義而
猶存之惠滂沛也故夫雨露之施內則注於骨肉外則布於

卷之九十九

廿四

他族唐之晏、舜之燕、豈能踰此驪兜之行靖言庸回共
工私之私薦於堯三苗巧佞之人知力極盡罪皆在身不加
於上唐虞放流死於不毛惡謀上懷挾叛逆考事失實誤
國殺將罪惡重於四子孝惠加恩則論徙邊今上寬還歸州
里開關以未思真斯大晏子曰鉤星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
夫地動天時非政所致皇帝振畏猶歸於治廣徵賢良訪求
過關高宗之側身周成之開置屬能逮此穀登歲平庸主因
緣以建德政顛沛危殆聖哲優者乃立功化是故微病恒醫
皆巧薦劇扁鵲乃良建初五年無妄氣至歲之疾疫也此旱
不雨牛死民流謂劇矣皇帝敦德俊入在官第五司空股肱

國維轉穀振賑民不乏餓天下慕德雖危不亂民飢於穀飽於道德身流在道心回鄉內以故道路無盜賊之跡深幽迥絕劫奪之姦以危為寧以困為通五帝三王孰能堪斯哉王充

或問曰難行曰若高祖聽戍卒不懷居遷萬乘不俟終日孝文帝不愛千里馬慎夫人衣不曳地光武手不持珠玉可謂難矣抑情絕欲不如是能成功業者鮮矣人臣若金日碑以子私謾而殺之丙吉之不伐蘇武之不節可謂難矣荀悅

美行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見高門言辭畢敬觀陸賈執正王陵申屠嘉折節周昌汲黯守儒轅固申公災異董

卷之九十九

五

相夏侯勝京房楊子

或問楚元王子曰惠人也問河間獻王子曰智人也問東平

蒼子曰仁人也問東海王疆子曰義人也保終榮寵不亦宜

乎王通

或問近世名卿曰若張廷尉之下雋京兆之見尹扶風之繁

王子貢之介斯名卿矣楊子

張騫蘇武之奉使也執節沒身不屈王命雖古之庸使其猶

劣諸楊子

子謂魏相真漢相識兵畧達時令遠乎哉文中子

或問子蜀人也諸人曰有李仲元者人也其為人也奈何曰

不屈其意不累其身曰是夷惠之徒與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也如是則奚名之不彰也曰無仲尼則西山之餓夫與東國之紕臣惡乎聞曰王陽貢禹遇仲尼乎曰明星皓皓華藻之力也欬曰若是則奚為不自高曰皓皓者已也引而高之者天也子欲自高邪仲尼世之師也見其貌者肅如也聞其言者愀如也觀其行者穆如也但聞以德誦人矣未聞以德誦於人也仲尼畏人也或曰育育曰育育也人畏其力而侮其德請條曰非正不視非正不聽非正不言非正不行夫能正其視聽言行者吾先師之所畏也如視不視聽不聽言不言行不行雖有育育其猶侮諸楊子

卷之九十九

五

或問揚雄張衡子曰古之振奇人也其思苦其言艱曰其道

何如子曰靖矣文中子

王公子問桓君山以楊子雲君山對曰漢興以來未有此

人

賈瓊習書至桓榮之命曰洋子光明之業天實監尔能不

以揖讓終乎文中子

房玄齡問田疇何人也子曰古之義人也文中子

子謂諸葛王猛功近而德遠也文中子

子讀樂毅論曰仁哉樂毅善藏其用智哉太初善發其蘊文

中子

符秦之有臣其王猛之所為乎元魏之有主其孝文之所為乎中國之道不墜孝文之力也文中子

薛收問仲長子光何人也子曰天人也收曰何謂天人士曰眇然小乎所以屬於人曠哉大乎獨能成其天文中子

或問宇文儵子曰君子儒曰疏通知遠其書之所深乎銅川府君之所重之豈徒然哉文中子

子曰大雅或樂於道蓋隱者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文中子王孝逸曰惜哉夫子不仕詰人後生矣賈瓊曰夫子豈徒生

哉以萬古為兆人五常為四國三才九疇為公卿又安用仕董常曰夫子以續詩續書為朝廷禮論樂論為政化贊易為

卷之九十九

七

司命元經為賞罰此夫子所以生也叔恬問之曰孝悌為社稷不言為宗廟無所不知為富貴無所不及為死生天下宗之夫子之道足矣文中子

薛收遊於館陶適與魏徵歸告子曰徵顏冉之器也

子曰杜如晦若逢其明王於萬民其猶天乎董常房玄齡賈

瓊問曰何謂也子曰春生之夏長之秋成之冬歛之父母其其父子得為其子君得為其君臣得為其臣萬成類宜百姓

日用而不知者杜氏之任不謂其猶天乎吾家之久矣目光惚然心神忽然此其識時運者憂不逢真主以然哉文中子

或曰董常何人也子曰其動也樵其靜也至其顏氏之流乎

文中子

子曰王猛有君子之德三為其事上也密其接下也溫其臨事也斷文中子

或問牛弘文中子曰厚人也文中子

子謂姚義可與友久要不要賈瓊可與行事臨難不變薛收可與事君仁而不佞董常可與出處介如也文中子

子曰姚義之辯李靖之智賈瓊魏徵之正薛收之仁程元王孝逸之文加之以薦固申之以禮樂可以成人矣文中子

子曰記人之善而忘其過溫大雅能之虞貧賤而不慚魏徵能之聞過而有喜色程元能之亂世蓋富貴寬威能之慎密

卷之九十九

七

不出董常能之文中子

子苑卷之九十九終

子苑卷之一百

非議

韶用于戚非至樂也舜薰二女非達禮也封黃帝之子十九人非法義也往田號泣未盡命也以人規之則是也以法量之則未也禮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詩曰靜恭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敷以文韓嬰

子貢問曰管仲失於奢晏子失於儉與其俱失矣二者孰賢孔子曰管仲鏤簠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為上晏平仲祀其先祖而豚肩不掩豆狐裘三十年賢大夫也而難為下君子下不僭上上不逼下宋語韓詩外傳曰管仲父出

卷之一百

朱孟青元置鼓而婦庭有陳鼎家有三婦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修偏上孫叔敖相楚樣車北馬轡餅菜羹粘魚之屬冬無裘夏葛衣而有飢也則良大夫也其儉偏下

人受命於天有善惡之性可養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若形體之可肥臞而不可得革也是故雖有至賢雖為君親含容其惡不能令君親令無惡書曰厥辟去厥祗事親亦然皆忠孝之極也非至賢安能如是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耳文公不能服喪不時奉祭不以三年又以喪娶於大夫以卑宗廟亂其群祖以逆先公小善無一而大惡四五故諸侯弗予命大夫弗為使是惡之微不臣之效也出侮於外入奪于內無位之君也孔子曰政逮於大夫四

世矣蓋自公以乘之謂也董仲舒

進丑父殺其身以生其君何以不得為知權丑父欺晉祭仲許宋俱枉正以存其君然而丑父之難為難於祭仲見賢而丑父猶見非何也曰是非難必者在此其嫌疑相似而不同理者不可不察夫去位而避兄弟者君子之所甚貴獲虜逃遁者君子之所賤祭仲措其君於人所甚貴以生其君故春秋以為知權而賢之丑父措其君於人所甚賤以生其君春秋以為不知權而闇之其俱枉正以君相似也其使君榮之與使君辱不同理故凡人之有為也前枉而後義者謂之中權雖不能成春秋善之魯隱公鄭祭仲是也前正而

卷之一百

後有枉者謂之邪道雖能成之春秋不愛齊景公逢丑父是也夫冒大辱以生其情無樂故賢人不為也而衆人疑焉春秋以為人之不知義而疑也故示之以義曰國滅君死之正也正也者正於天之為人性命也天之為人性命使行仁義而羞可恥非若鳥獸然苟為生苟為利而已是故春秋推天施而順人理以至尊為不可以生於至辱大羞故獲者絕之以至辱為不可以至於尊大位故雖失位弗君也已反國在位矣而春秋猶有不君之辭況其溷然方獲而虜邪其於義非君定矣若非君則丑父何權矣故欺三軍為大罪於晉其免頃公為辱宗廟於齊是以雖難而春秋不愛丑父大義宜

言於頃公曰君慢侮而怒諸侯是失禮大矣今被大辱而弗能死是無恥也而獲重罪請俱死無辱宗廟無羞社稷如此雖陷其身尚有廉名當此之時死賢於生故君子生以辱不如死以榮正是之謂也由法論之則丑父欺而不中推忠而不中義以為不然後察春秋之序辭也置王於春正之間非曰上奉天施而下正人然後可以為王也云尔今善惡之好榮憎辱非人能自生此天地之在人者也君子以天施之在人者聽之則丑父弗忠也天地之在人者使人有廉恥者不生大辱莫甚於去南面之位而東獲為虜也曹子曰辱君可避之而已及其不可避君子視死如歸謂如

卷之一百

三

頃公者也董仲舒

子貢問曰昔孫文子以衛侯哭之不哀知其將為亂不敢舍其重器而行盡實諸戚而善晉大夫二十人或称其知何如孔子曰人知其為知也吾未知其為知也子貢曰敢問何謂也子曰食其祿者必死其事孫子知衛君之將不君不念伏死以爭而素規去就尸利携貳非人臣也臣而有不臣之心明君所不赦幸哉孫子之以此免戮也孔

顏回問於孔子曰臧文仲武仲孰賢孔子曰武仲賢哉顏回曰武仲世称聖人而身不免於罪是智不足称也好言兵計而挫銳於邾是智不足名也夫文仲身雖沒而言不朽惡有

未賢孔子曰身沒立言所以為文仲也然有不仁者三不智者三是不及武仲也回曰可得聞乎孔子曰下展禽置六閑委織蒲三不仁設虐器繼逆祀海鳥三不智武仲在齊齊將有禍不受其田以避其難是智之難也夫臧武仲之智而不容于魯抑有由焉作而不順施而不怨也夫夏諺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家語

冉求曰昔臧文仲知魯國之政立言垂法于今不亡可謂知矣孔子曰若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不止燔柴於竈以祀焉夫竈者老婦之所祭盛於甕尊於瓶非所崇也故曰禮也者由休也休不備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倫也

卷之一百

四

家語

仲尼之齊見景公而不見晏子貢曰見君不見其從政者可乎仲尼曰吾聞晏子事三君而順焉吾疑其為人晏子聞之曰嬰則齊之世民也不維其行不識其過不能自立也嬰聞之有幸見愛無幸見惡誹謗為類聲譽相應見行而從之者也嬰聞之以一心事三君者所以順焉三心事一君者不順焉今未見嬰之行而非其順也嬰聞之君子獨立不慙於影獨寢不慙于魂孔子拔樹削跡不自以為辱窮陳蔡不自以為約非人不得其故是猶澤人之非斤斧山之人非網罟也出之其口不知其困也始吾望傳而責之今吾望傳而疑

之仲尼聞之曰語有之言發於尔不可止於遠也行存于身
不可掩于衆也吾竊議晏子而不中夫人之過吾罪幾矣丘
聞君子過人以為友不及人以為師今丘失言於夫子訖之
是吾師也因宰我而謝焉仲尼見之曰子見公曰曰先生
素不見也公告晏子曰曰晏子事三君而得順焉是有三心所以
不見也公告晏子曰曰晏子事三君而得順焉是有三心所以
陳蔡不立以爲約始吾望孔子伐樹則不爲之若身窮
晏子事之不以相毀也公怯而晏子事之以勇公侈而晏子事
之以儉晏子固多心乎梁丘據問晏子曰事三君而不同心而
俱順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曰一心可以事百君而百心不可
以事一君故三君之心非一也而晏子之心非三也孔子聞之
曰小事一君故三君之心非一也而晏子之心非三也孔子聞之
手非所謂毀而不見也景公問晏子曰若人又曰行成則有孔子
手對曰孔子者君子行有節者也晏子又曰行成則有孔子

卷之一百

五

亦兄之弟也其父尚為孔子門人也夫德之以爲貴則其罪
亦不賤矣是則晏子亦尚為孔子門人也夫德之以爲貴則其罪
也晏子以此而疑已之命也伐樹則絕糧七日何約乎此
對曰有孔子焉則無若矣則無若矣則無若矣則無若矣則無若矣
曰晏子之爲有孔子焉則無若矣則無若矣則無若矣則無若矣
過之識者乎處君之上與聖人則聖人之中則自齊子士處君
以不逮矣則晏子亦未始爲聖人之語也此乃孔子之所謂
爲也又墨子曰齊桓公問晏子曰孔子何如人晏子對曰
公又復問之而對曰景公曰何如人也晏子對曰人者衆矣俱以賢
今寡人問之而對曰景公曰何如人也晏子對曰人者衆矣俱以賢
人雖然嬰聞之而對曰景公曰何如人也晏子對曰人者衆矣俱以賢
利其上下之怨嬰聞之而對曰景公曰何如人也晏子對曰人者衆矣俱以賢
勞思盡智以行邪勸下孔上教臣殺君非賢人之行也入人

卷之一百

六

之固而與人後謀非義之類也知人不忠趣之爲孔非仁之
類也而與人後謀非義之類也知人不忠趣之爲孔非仁之
通乎君臣要不知孔丘之有異于白公也白公之與孔丘同也
則其不知孔子也甚矣矣孔子曰吾不知孔丘之與白公同也
而敬之則語說其皆妄傳也然而沮丘之封何執
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之以孝子為
彼且漸以諛說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已桎梏邪
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者解
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南華
孔子見容：去顏淵曰容仁也孔子曰恨兮其心願兮其口
仁則吾不知也言之所聚也顏淵整然变色曰良玉度尺雖
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
其瑩夫形体也色心也閔：乎其薄也苟有溫良在中則眉
睫者之矣疵瑕在中則眉睫不能匿之詩曰鼓鍾于宮聲聞
于外韓嬰
澹臺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行不稱其
貌宰予之辭雅而文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而智不充其辯
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家
語
叔孫武叔見未仕於顏回：曰甯之武叔多稱人之過而已
評論之顏回曰固子之未宜有得於回焉吾聞諸孔子曰言
人之惡非所以美已言人之枉非所以直已故君子攻其惡

無攻人之惡家語

孔子曰子而不免白公之難子而死焉家語

或問子胥種蠶孰賢曰胥也俾吳作亂破楚入郢鞭尸藉館皆不由德謀越諫齊不式不能去卒眼之種蠶不繡諫而山棲俾其君誅社稷之靈而僮僕又終弊吳賢皆不足邵也至蠶策種而遁肥哉楊子

命令相曰大夫蠶大夫種大夫庸大夫畢大夫車成越王與此五大夫謀伐吳遂滅之雪會稽之恥卒為霸王范蠡去之種死之寡人以此二大夫者為賢孔子曰有三仁今以越王之賢與蠶種之能此三人者寡人亦以為越有三仁其

卷之十

七

於君何如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伏地再拜對曰仲舒知禍而李淺不足以決之雖然主有問於臣不敢不悉以對禮也臣仲舒聞昔者魯君問於柳下惠曰我欲攻齊何如柳下惠對曰不可退而有憂色曰吾聞之也謀伐國者不問于仁人也此何為至於我但見問而尚羞之而况乃與為詐以伐異乎其不宜明矣以此觀之越本無一仁而安得三仁人者正其道不謀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致無為而習俗大化可謂仁聖矣三王是也春秋之義貴信而賤詐人而勝之雖有功君子弗為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童子言羞稱五伯為其詐以成功苟為而已也故不足稱於大

君子之門五伯者比於他諸侯為賢者比於仁賢何賢之有譬猶瓠珎比於美玉也臣仲舒伏地再拜以聞重仲舒

或問柳下惠非朝隱者歟曰君子謂之不恭古者高饒顯下祿隱安奢仁之賊也妄毀義之賊也賊仁近鄉賊愈義近鄉訕楊子

陳人有武臣謂子鮪曰夫聖人者誠高材美稱也吾謂聖人之知必見於未形之前功垂於身後立教而戾夫弗犯吐言而辯士不破也子之先君可謂當之矣然韓子立法其所以異夫子之謂者紛如也子每探其意而拔其事持久歷遠過姦勸善韓氏未必非孔子未必得也吾今而後乃知聖人無

卷之十

八

世不有前聖後聖法制固不一也若韓非者亦當世之聖人也子鮪曰子信之為然是固未免凡俗也今世人有言高者必以極天為稱言下者必以深淵為名是資勢之談而無其實者也好事而未鑒也必言經以自輔援聖以自賢欲以取信於群愚而度其說也若諸子之書其義皆然吾先君之所自志也請畧說一隅而君子審其信否焉武臣曰諾子鮪曰乃者趙韓共并知氏趙襄子之行當先加其臣而後有功韓非云夫子善之引以張本然後難之豈有不似然實詐也何以明其義昔我先君以春秋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至二十七年荀瑶與韓趙魏伐鄭遇東垣而還時夫子卒已

十年矣而晉四卿皆在也後悼公十四年知氏乃亡此先後甚遠而韓非公稱之曾無作意是則世多好事之徒皆非之罪也故吾以是默口於小道塞耳於諸子久矣而子立尺表以度天植寸指以測淵濶大道而不悟信誣說以疑聖殆非所望也武臣又手跪謝施而退遂告人曰吾自以為孝之博矣而可否於孔氏方知余不在多要在精之也孔鮒公行之子之燕遇曾元於塗曰燕君何如曾元曰志平者輕物者不求助苟不求助何能事荀子莊楊蕩而不法墨晏儉而廢禮申韓險而無化鄉衍迂而不信楊子

卷之十

九

匡章謂惠子於魏王之前曰蝗螟農夫得而殺之奚故為其害稼也今公行多者數百乘步者數百人少者數十乘步者數十人此無耕而食者其害稼亦甚矣惠子曰惠子施也難以辭與公相應雖然請言其志惠子曰今之城者或者操大築乎城上或負畚而赴乎城下或操表擬以善晞望若施者其操表擬者也使工女化而為絲不能治絲使大匠化而為木不能治木使聖人化而為農夫不能治農夫施而治農夫者也公何事比施於螻螟乎惠子之治魏為本其治不治當親王之時五十戰而二十敗所殺者不可勝數大將愛子有擒者也大術之愚為天下笑得舉其諱乃請令周太史更看

其名圓邯鄲三年而弗能取士民罷潞國家空虛天下之兵四至衆庶排謗諸侯不啻謝於翟剪而更聽其謀社稷乃存名實散出土地四削魏國從此衰矣呂覽

白圭謂魏王曰市丘之鼎以烹鷄多洎之則淡而不可食少洎之則焦而不熟然而視之鰻為美無所可用惠子之言有似于此惠子聞之曰不然使三軍餓而居鼎旁適為之醜則莫宜之此鼎矣白圭聞之曰無所可用者意者徒加其醜邪白圭之論自悖其少魏王大甚以惠子之言鰻為美無所可用是魏王以言無所可用者為仲父也是以言無所可用者為美也呂覽

卷之百

十

客有田見駢者被服中法進退中度趨翔開雅辭令遜敏田駢聽之畢而辭之客出田駢送之以目弟子謂田駢曰客士欽田駢曰殆乎非士也今者客所奔飲士所術施也士所奔飲客所術施也客殆乎非士也故火燭一隅則室偏無光骨節盡成空竅哭歷身必不長衆無謀方乞謹視見多故不良志必不公不能立功好德惡予國雖大不為王禍災日主故君子之容純乎其若鍾山之玉括乎其若陵上之木淳乎其若澁畏化而不肯自足乾乎其若取舍不悅而心甚素樸呂覽李實言曹良於平原君欲仕之平原君以問子高子曰不識也平原君曰良嘗得見於先生矣故敢問子高曰世人多

自稱上用我則國無患夫用智莫若觀其身且猶不免于患
國用之亦患得無患乎平原君曰良之有患時不明也居家
理治可移于官良能植貨故欲仕之子高曰未可知也今有
人於此身修計明而貧者智不存也身不修會計闇而富者
非盜無所得之也孔鮒

或問信陵平原孟嘗春中益乎曰上失其政姦臣竊國命何
其益乎揚子

荀子曰吾汝語學者之菟其冠絕其纓禁緩其容簡連填之
然狄莫然瞋然瞿然瞿然酒食聲酒食聲色之
中則瞞然瞋然禮節之中則疾然瞿然勞苦事業

卷之一百

十一

之中則僂然離然偷儒而罔無廉恥而忍譏詢是學者
之菟也第作其冠神禪其辭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
也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噉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
也偷儒憚事無廉恥而奢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
氏之賤儒也彼君子不然佚而不墮勞而不慢宗原應變曲
得其宜如是然後聖人也荀子

齊有田士田仲者宋人屈穀見之穀問先生之義不恃仰
人而食今穀有樹瓠之道堅如石厚而無竅獻之仲曰夫瓠
所貴者謂其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剖以盛物而任
重如堅石則不可以剖而以斟吾無以瓠為也曰然穀將以

欲棄之今田仲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人之國亦堅瓠之類
也韓非

或問呂不韋其智矣乎以人易貨曰誰謂不韋智者歟以國
易宗呂不韋之盜穿窬之雄乎穿窬也者吾見擔石矣未見
維陽也揚子

秦將白起不仁奚用為也長平之戰四十萬人死蚩尤之亂
不過於此矣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將不仁奚用為
剪曰始皇方獵六國而剪牙歟揚子

或問儀秦李季鬼谷術而習乎縱橫言安中國者各十餘年
是夫曰詐人也聖人惡諸曰孔子讀而儀秦行何如也曰甚

卷之一百

十一

矣鳳鳴而鸞翔也曰然則子貢不為歟曰亂而不解子貢耻
諸說而不富貴儀秦則諸或曰儀秦其才矣乎跡不蹈已曰
昔在任人帝曰難之六才矣才乎才非吾徒之才也揚子

周之順報以成周而西傾秦之惠文昭襄以西山而東并訖
愈曰周也羊秦也狼然則狼愈歟曰羊狼一也揚子

或問六國並其已久矣一病一瘳迄始皇三載而咸時激地
保人事乎曰具諸問事曰孝公以下彊兵力農以蠶食六國
事也保曰東溝大河南阻高山西承雍梁北鹵涇塢便則申
否則蟠保也激曰始皇方斧將相方刀六國方木將相方肉
激也揚子

或問竊政二十六載天下擅秦：十五載而楚：五載而漢五十載之際而天下三擅天邪人邪曰具周處子弟列名城班五爵流之十二當時雖欲漢得乎六國蚩：為竊弱姬卒之屏營竊擅其政故天下擅秦：失其猷罷侯置守：失其微天下孤睽項氏暴彊改宰侯王故天下擅楚：之月有漢朔業山南發跡三秦追項山東故天下擅漢天也人曰兼才尚推右計左數動謹於時人也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揚子

卷之一

三

或問蒙恬忠而被殺忠奚可為也曰塹山堙谷起臨洮擊遠水力不足而屍有餘忠不足相也揚子

或問李斯盡忠胡亥極刑忠乎曰斯以留客至作相用狂人之言後浮大海立趙高之邪說廣沙丘之正阿意督責為用忠揚子

或問陳勝吳廣曰亂曰不若是則秦不亡曰亡秦乎恐秦未而先亡矣揚子

或問楚敗垓下方死曰天也諒乎曰漢屈群策：屈群力楚激群策而自屈其力屈人者克自屈者負天曷故焉揚子或問秦楚既為天與命矣秦繼灞上楚分江西興廢何速也曰天昨光德而隕明武昔在有熊高陽高辛唐虞三代咸有顯德故天昨之為神明主且著在天庭是生民之頌也厥養

國長父君秦楚彊閔震撲胎藉三正播其虐於黎苗子弟且歆喪之況於民乎況於鬼神乎靡未速也揚子

或問義帝初矯劉龕南陽項救河北二分崩一離一合設秦得人如何曰人無為也喪其靈久矣韓信黥布皆紉立南面稱孤卒窮時戮無乃勿乎或曰勿則無名如何曰名者謂令名也忠不終而躬逆焉攸令揚子

或問酈食其說陳留下敖倉說齊罷歷下軍何辨也韓信襲齊以身脂鼎何訥也曰夫辨也者自辨也如辯人幾矣揚子或問蒯通抵韓信不能下又狂之曰方連信閉如其抵曰讎可抵乎曰賢者司礼小人司讎况拊鍵乎揚子

卷之一

四

京房郭璞古之亂常人也文中子

崔駰訊揚雄以為范蔡郭衍之徒乘衆相傾誑曜諸侯者也而云彼我異時又曰竊贊卓氏割炙細君斯蓋士之贅行而云不能與此教公者同以為失類而改之也華嶠

抱朴子曰嵇生以為太原郭林宗竟不恭三公之命學無不涉名重於往代加之以知人：則哲蓋亞聖之器也及在衰世懷：惶：席不暇溫志在乎匡亂行道與仲尼相似余答曰夫智與不智存於一言樞机之玷亂乎白珪愚謂亞聖之評未易以輕許也夫所謂亞聖者必具体而微命世絕倫與彼周孔其間無所復容之謂也若人者亦何足登斯格哉

林宗拔萃翹特鑒識朗徹方之常人所議固多引之上聖實復未足也此人有機辯風姿又巧自抗遇而善用且好事者為羽翼延其聲譽於四方故能挾之見推於亂世而為過聽不覈實者所推策及其片言所褒則重于千金遊步所經則賢愚波蕩謂龍鳳之集奇瑞之出也吐聲則餘音見法移足則遺迹見擬可謂善擊建鼓而當揭日月者耳非真隱也蓋欲立朝則世已大亂欲潛伏則悶而不堪或躍則畏禍害確爾則非所安彰惶不定載肥載臞而世人逐其華而莫研其實散其形而不統其神故遭雨巾壞猶復見傲不覈其短皆是類也俗民追聲一至於是故雖有缺壞莫之敢指也夫

卷之一百

十一

林宗學涉知人非無分也然而未能避過實之名而聞於自料也或勸之以出仕進者林宗對曰吾畫察人事夜視鬼象天之所廢不可支也方今運在明夷之爻值勿用之位蓋盤桓潛居之時非在天利見之謂也雖在原陸猶恐滄海流橫吾其魚也况可冒衝風而乘奔波乎未若巖岫願神娛心並老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案林宗之言其知漢之不可救非其才之所辦審夫法當仰隋商洛俯從五湖追巢父於峻嶺尋漁父於滄浪若不能結跼山谷離群獨往則當掩景淵灣輒麟括囊而乃自西徂東席不暇溫欲慕孔墨棲之事聖者憂世周流四方猶為退士所見訕彈林宗才非應期器不絕

倫出不能安上治民移風易俗入不能彈毫屬筆祖述六藝行自銜耀亦既過差收名赫々受饒頗多然卒進無補于治亂退無迹於竹帛現俯視汨水泮草靡未有異庸人也無故沉浮於波濤之間倒屣於埃塵之中邀集京邑交關貴游輪利焚柴匪遑登處遂使聲譽翕習秦胡景附巷結朱輪之軌堂列赤紱之客輶車盈街載奏連車誠為游俠之徒未合退隱之科也有道之世而臻此者猶不得復廁高潔之條實為祕丘之俊民而修茲術於危亂之運累足多執孰不謂之聞於天人之否恭蔽於自量之優劣乎空背恬默之塗竟無有為之益不值禍敗蓋其章耳以此為憂世念國希擬素王有

卷之一百

十一

似蹇足之尋龍騏斤鷄之逐鴻鵠焦冥之方雲鵬鷗之比巨象也然則林宗可謂有耀俗之才無用守之質見無不了庶幾大用符采外發精神內虛不勝煩躁言行相伐口稱靜退心希榮利未得玄圃之棲禽九淵之潛靈也自銜自媒士女之醜事也知其不可而尤劬尤亞聖之器其安在乎雖云知人々之明乃唐虞所難尼父所病夫以明並日月原始見終且猶有失不能常中况於林宗焚燭之明得失鮮已為不少矣然則名稱重於當世美談盛於既沒故其所得者則世共傳聞而所失者則莫之有識爾雖頗甄無名之士於策策指未剖之璞於丘園然未能進忠烈於朝廷立禦侮於

疆場解亡徵於倒懸折逆謀之競逐若鮑子之推管生平仲之達穰苴林宗名振於朝廷敬於一時三九肉食莫不欽重力足以拔才言足以起滯而但養疾京輦招令賓客無所進致以匡危蔽徒能知人不肯薦舉何異知沃壤之任良田識直木之中梁柱而終不鑿之以播嘉穀伐之以構梁棟與解於不粒何救於露居哉其距貢奉者誠高操也其走休不者亦其疾也嵇主又曰林宗存為一世所式沒則遺芳永播顧儒俊士未或指點而吾生獨評其短無乃見嗤於將來乎抱朴子曰曷為其然哉苟吾言之允當付於後之識者何恤於寡和乎且前賢多亦訛之獨皇主褒過耳故太傅諸葛公元

卷之一百

七

遜亦曰林宗隱不修遁出不益時矣欲揚名養老而已街談巷議以為辯訕上謗政以為高時俗貴之歛然猶郭解原涉見趨於曩時也後進慕聲者未能考之於聖王之典論之於先賢之行徒惑華名咸競准的李之者如不及談之者則盈耳中人猶不覺童蒙安能知故零陵太守殷府君伯緒高才萬論之士也亦曰林宗入交將相出游方國崇私議以動衆閑毀譽於朝廷其所善則風騰雨驟改價易姿其所惡則摧頓陸沉士人不齒折其名賢遭亂隱遁舍光匿景未為遠矣君子行道以匡君也以正俗也于時君不可匡俗不可正林宗周旋清談閭閻無救于世道之陵遲無解於天民之憔悴

也又故中書郎周生恭遠英偉名儒也亦曰夫遇治而贊之則謂之樂道遭亂而救之則謂之憂道亂不可救而避之則謂之守道虞舜樂道者也仲尼憂道者也微子守道者也漢室將傾世務交游林宗法當慨然私心要同契君子共矯而正之而身棲之為之雄伯非救世之宜也于時雖諸黃門六畜自寓耳其陳蕃竇武之徒雖鼎司救伯皆貴重林宗信其言論臧否取定於匡危易俗不亦可異乎而林宗既不能薦有為之士立毫毛之益而遁逃不仕者則方之巢許廢職待客者則比之周公養徒避役者則擬之仲尼棄親依豪者則司之游夏是以世眩名實而大亂滋甚也若謂林宗不知則

卷之一百

十六

無以稱聰明者謂知之而不改則無以言憂道昔四豪似周公而不能為周公今林宗似仲尼而不得為仲尼也於是問者慨而嘆曰然則斯人乃避世之徒非全隱之高矣葛洪杜淹問崔浩何人也子曰迫人也執小道亂大經文中子太原府君曰溫子昇何人也子曰險人也智小謀大永安之事同州府君常切齒焉則有由也文中子文中子見劉孝標絕交論曰惜乎舉任公而毀也任公於是乎不可謂知人矣見辯命論曰人道廢矣文中子或問楊素子曰作福作威王食不知其他也文中子文中子在長安楊素蘇襲李德林皆請見子與之言歸而有

排調

卷之十

子丸

子至即與之坐國之急務當世之得失耶孝禹窮王熙

晏子使楚晏子短楚人為小門於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

卷之一

十

周南之戰公孫喜死韓非

馬猶知善之而况君人者者孟子曰夫電雷之起也破竹折

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偏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公之君若此也淳于髡曰不然昔者摺封生高商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稱詠大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夫子苟賢居魯而魯國之削何也孟子曰不用賢削何有也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汙世夫藝冬至必凋吾亦時矣詩曰不自我先後非遭凋世者與韓嬰

白圭新與惠子相見也惠子說之以璽白圭無以應惠子出白圭告人曰人有新娶婦者婦至宜安矜煙視媚行豎子操焦火而鉅新婦曰焦火大鉅入於門中有缺陷新婦曰塞

卷之十

廿

之將傷人之是此非不便之家氏也然而有大甚者今惠子之遇我尚新其說我有大甚者惠子聞之曰不然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愷者大與悌者長也君子之德長且大者則為民父母之教子也豈待久哉何事比我於新婦乎詩豈曰愷悌新婦哉誹汙因汙誹辟因辟是非者與所非同也白圭曰惠子之遇我尚新其說我有大甚者惠子聞而誹之因自以為之父母其非有甚於白圭亦有大甚者呂覽楚使聘於齊王饗之梧宮使者曰大哉梧子王曰江漢之魚吞舟大國之樹必巨使何怪焉使者曰昔燕攻齊尊維路渡濟橋焚雍門擊齊左而虛其右王歎絕頸而死於杜山

公孫差格死於龍門飲馬乎淄渚定獲乎琅邪王與太后奔于莒逃於陽城之山當此之時則梧之大何如乎王曰陳先生對之陳子曰臣不如刁勃王曰刁先生應之刁勃曰使者聞梧之言耶昔者荆平王為無道加諸申氏殺子胥父與其兄子胥被髮乞食於吳闔閭以為將相三年將吳兵復讐乎楚戰勝乎柏卒級頭百萬囊瓦再鄭王保於隨引師入郢軍雲行乎郢之都子胥親射宮門掘平王冢答其墳教以其罪曰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士卒人加百焉然後止當若此時梧可以為其裕矣說苑

卷之十

廿

伏日詔賜從官肉大官日晏不來東方朔拔劒割肉謂同官曰伏日當早歸請受賜即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割肉而去何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朔再拜曰朔未受賜不待詔何無礼也拔劒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曰笑使先生自責乃反自喜復賜酒一石肉百斤京兆有古生者學縱橫揣摩弄矢撓九擲蒲之術為都掾史四十餘年善詭譎二千石隨以諸謹皆握其權要而得其歡心趙廣漢為京兆尹下車而黜之終于家京師至今俳戲皆稱古掾曹西京雜記赤眉樊崇與盆子及大將等奉塗綬劍壁廬世祖不即見明

日陳兵于洛水見盆子等謂盆子丞相徐宣曰不悔乎宣曰不悔上嘆曰鄉庸中噉鐵中錚也鄭道元

世故雖有禮教漸頹故讓莫崇傲慢成俗儔類頗會或踣或踞暑之月露首坦體盛務惟在擣蒲聲色舉口不踰綺襦紉袴不聞清談論道之言專以醜辭嘲弄為先以如此者為高逸以不尔者為駭野於是馳逐庸民慕之者猶宵虫赴明燭李之者猶輕毛應颺風嘲戲之談上及祖考下逮婦女往者慮其不深報者恐其不重唱之者不慮見吞之後和之者恥於言輕之不塞利口者扶強而黨勢辯給者借錄以刺厥以不應者為拙劣以先止者為負敗如此交惡之辭烏能默哉

卷之一百

其有才思者猶善於依因機會倣倣體例引古喻今言微理舉雅而可咲中而不傷若夫拙者之為人也枉曲直湊使人愕然妍之與媼其於冥絕豈惟無益而已哉乃有難堪之容拂衣拔棘手足相及醜言加於所尊歡心變而成讐絕交壞身構隙致禍以杯螺相擣者有矣以陰私相計者有矣陳靈之被管氏之泯族匪降自天口實為之樞机之榮榮辱之主三絨之戒豈欺我哉抱朴子

為良夫之詩曰自有肺腸俾民卒狂夫心險如山口壅若川怨怒之情不一飲譴之言無方昔華棄甲城者睨睨目之詭臧紀表師國人造侏儒之歌並嗤戲形貌內怨為俳也又鑿

鮮鄙諺觀首淫哇苟可箴戒載于礼典故知諧辭謔言亦無棄矣諧之言皆也辭淺會俗皆悅笑也昔齊宣酣樂而淳于說甘酒楚襄譙集而宋玉賦好色意在微諷有足覓者及優孟之諷漆城優施之諷棄馬並譎辭飾說抑止昏暴是以子長編史列傳滑稽以其辭雖傾回意歸義正也但本体不雜其流易樊榭是東方枚臯舖糟啜醢無所匡正而詆嫚媒弄故其自稱為賦廼亦俳也見視如倡亦有恆矣至魏大因俳說以著茂書薛綜憑宴會而發嘲調雖拊推席而無益時用矣然而懿文之士未免狂嚮潘岳醜婦之屬東晉膏餅之類尤相效之蓋以百教魏晉滑稽盛相驅扇遂乃應瑒之異方於

卷之一百

盜削卯張華之形比乎握春杵曹晏芳言有虧德音豈非溺者之妄茂晉靡之狂歌歟諛者隱也避辭以隱意諛譬以指事也昔還揚求拯於楚師喻督井而稱麥趙叔儀乞糧於魯人歌佩玉而呼唐癸伍舉刺荆王以大鳥齊客訕薛公以海魚莊姬託辭於龍尾臧文謬書於羊裘隱語之用被于紀傳大者興治濟身其次弼違曉惑盡意生於權譎而事出於机急與夫諧辭可相表裏者也漢世隱書十有八篇詠固編文錄之歌末昔楚莊齊威性好隱語至東方曼倩尤巧辭述但諛辭詆戲無益規補自魏代以來頗非俳優而君子隱化為謎語謎也者迴互其辭使昏迷也或依目文字或圖象品物

物纖巧以弄忠淺察以銜辭義款婉而正辭款隱而顯荀卿
蠶賦已兆其体至魏文陳思約而密之高貴鄉公博李品物
雖有小巧用乖遠大夫觀古之為隱理周要務豈為童稚之
戲謔博辭而抃笑然文辭之有諧隱譬九流之有小說蓋
稗官所采以廣視聽若效而不已則髡袒而入室施孟之石
交乎劉

子苑卷之一百終

卷之一百

廿五

子苑一百卷

衍聖公孔昭
煥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抄本之首有籍圖主人麥溪張氏
二小印不知為著書之人為藏書之人也其書雜
採諸子分人倫性行學業政事人事五門每門之
中又各分子目於一事而彼此異同或字句有增
損者皆叅校分注其用意頗不苟而所載泛濫太
甚如博物志舊列小說家謂之子可也水經注則
史部地理之書檀弓亦經部禮記之文總曰子苑
名與實不相應也是亦愛博之過矣